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三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書名	撰者	版本	頁
孔堂初集二卷文集一卷私學二卷	清 王 豫撰	吳興	一
茗柯文初編一卷二編二卷三編一卷四編一卷茗柯詞一卷	清 張惠言撰	受經堂	三七
焦里堂先生軼文一卷	清 焦 循撰 民 徐乃昌校錄	鄦齋	一一一
尚絅堂駢體文二卷	清 劉嗣綰撰	花雨樓	一二九
七娛一卷	清 沈清瑞撰	昭代	一八一
确山駢體文四卷	清 宋世犖撰	花雨樓	一八七
疊翠居文集一卷	清 紀慶曾撰	適園	二四三
靈芬館雜著二卷	清 郭 麐撰	花雨樓	二六七
德風亭初集十三卷	清 王貞儀撰	金陵叢書	三四七
小謨觴館文集注四卷	清 彭兆蓀著 清 張嘉祿注	四明	四五五
九水山房文存二卷	清 畢 亨著	海源閣	五八五
崇雅堂駢體文鈔四卷	清 胡 敬著	刻鵠齋	六三七
悔庵學文八卷補遺一卷	清 嚴元照撰	湖州	七一五

久堂初集二卷
文集一卷
私學二卷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立父病中自次其文爲孔堂初集二卷孔堂文集二卷孔堂私學二卷總五卷號王立父遺文戊午正月病革余入視臥內立父命侍側者出一編牀頭謂余曰吾不能與子共竟斯道命也惟子知我辱厚於我區區者重以累子視吾兒長能讀吾書則授之即不然得不終棄斯幸矣余時哽咽不能出聲頷之而已既視其含斂退而封識藏篋中不忍發也暇日偶言於所知乃俾余撿校其字畫而募工鏤之板昔歲丁酉余姊歸立父先君愛其才館置之時我姊嗜讀書曉晰大義事有可不可敎舉二十一史司馬氏通鑑以證其說余兩弟炳衡豐萬喜爲樂府歌詞而余與立父兼治古文年少氣銳自

許要爲數百歲傑出人而立父尤明敏强記落筆輒傾動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交加賞異不啻口出今號孔堂初集者皆當時數年閒作也己酉以同郡嚴氏韋連逮詔獄猶記余送之杭州武林驛鋃鐺拖曳書未嘗去手自後獄解居京師暨客授里居諸所爲誌傳序記如孔堂文集者逾益簡古純粹轥作者之堂矣其孔堂私學則詳於自序大率本諸師友淵源所漸而自得於經史者爲多其於經史博觀約取而於經尤深於詩禮不蹈襲不穿鑿而能得其所以云之意蓋年來益務爲有用之學雖流離頓踣而耿耿者自信不少悔余嘗謂以立父之才之遇豐此嗇彼殆天將誘其言使有所扶樹明白非苟然者惜乎其遽死也嗟乎天不可恃而在我者當自盡立父已矣雖未見其止而文章必傳無疑正復何恨惟是二十年來吾先君捐館炳衡豐萬相繼夭折我姊之喪且不及俟立父之歸今立父死甫期而其遺孤則又殤矣余憂患疾病精神霣喪豈獨所就有負於初心而慙於立父其輾轉死生契闊之際且不待一展卷而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立父每病後世詩學之衰七言律又其靡也故集中多不存其餘述造雖片詞半簡皆有可觀非其所自次不復增入將收拾爲補遺附焉而特書立父爲文之本末暨余之所感以諗世之知立父者乾隆己未六月姚世鈺書

原書闕

時亦從游昕夕抱書入像設雖堪𢢽清芬如可揖別去踰十年已歷塵沙劫精廬無復存廢墟風𣶏𣶏我聞爲憮然重來看一帀惟見荒榛間石筍如人立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序

虞山錢遵王積書逾萬卷其間宋元槧本爲多因取今世俗本之脫謬顚倒者手校之凡是且非如以匙勘鑰復毛舉其目各爲論次著於錄得四卷署曰讀書敏求記而我友趙君爲刊鏤之以行嗚呼道成於學而藏於書故索道於斯世者必究塗焉若遵王所爲玩其華而已於學何補雖然顏之推嘗言之校正書籍亦何容易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然則覽是書者毋輕議其離本飭末也

沈謙之時文序

沈君謙之將板行其所爲今時文於世而蘄予一言予讀之旭旭然如日之始出燦亮瑩潔光照無主宜一時耆名老德胥歎嗟以爲莫及而試使之年則尚未勝冠於是且有與疑年者予則曰可無疑也夫凡今之抱負墳策者莫不窮日落月嘔膽刳衷蘄有以自見顧反刓刻僞卒罕其人艮以自棄於高聽而甘心馳騖於曹好曹惡之中是由適郢土而首冥山也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而又𠵯怪焉柳子厚不云乎學操琴學書無碩師而徒狀其文其所不可傳者終不能得孰謂爲文而異於

是況今時文卽漢經義問嘗披漢儒林傳其所載通經名家者率各習其師而經生所處落落參錯天下則往往嬴糧舉藥負書擔囊踰越山河以究竟其術至有積十餘年還家者有絕問不還而其家且為之發喪制服者是故學成而身已無却少壯矣其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不俟出門而世世傳學不絕者梁邱氏高氏歐陽氏陳氏大小夏侯氏孔氏韓氏徐氏大小戴氏瑕邱江氏尹氏劉氏張氏曹氏牟氏甄氏而外無聞焉自非大雅卓爾甘辛苦不辭者將不免隨其嗜慾準的無依哉然則於謙之乎何疑蓋沈氏地胄清華其以通一經擢上第登承明金馬著作之庭者且三世未艾略眡漢之梁邱氏高氏以下何遠而謙之又時時從還滄方先生遊胚胎擩染不啻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曹好曹惡者一切不以亂其心而獨得所不傳故雖笄丱勝鮐背也而猶疑焉必華髮墮顛而後可乎是齊宣王之用人而見哂于閭邱卬者也疑者乃解遂次第於策以復謙之并眎凡今之抱負墳策者其謂之何矣

白雀寺觀設戒同姚豐萬

髣髴萬松岡迢遞野路長開堂僧說法到處我逢場落日見山翠微風聞佛香琅琅又何意一笑問空王

卽事

雨絲風片正蕭然比落吳蠶已再眠一段清愁誰畫得

第一九三冊 104

紅綃香潤入梅天

風雨同姚蓺浦泛舟碧浪湖

昨夜鵂鶹啼今朝雨不止當門碧泱泱已添三尺水終日但昏凝入夏猶凄寒而我於此時瑟居慘不歡招呼林藪人共覓蕭森處正值開岸風扁舟出城去斯須見峴山山前碧浪湖湖光淡無類山色腴不枯迷茫山上雲閃忽湖中電初至亦悸怖小住適眷戀始悔從前來登臨殊草草不從風雨中安識湖山好

過臧丈道山寓齋

城南賃屋絕纖埃畏斧柴門午後開步屧相過先一笑少年也覓老人來

卜肆記

人苟有以立其身居毋卑行毋污是故司馬相如之酒鑪宋清之藥店陳起之書坊嚴君平之卜肆胥灼當世而芳千古嚴君喜巖今之君平也家貧贍生多闕僦[illegible]屋於駱駝橋之側為肆而鬻卜焉卜之為類實繁舉其概以蔡以蓍以瓊茅以錢以粟以瓢以箕以蚌殼以雞以鳥以鏡以琵琶以瓦以箸以筳篿不可覼縷要其歸為稽神求問導惑教愚鈞也而喜巖則以字且卜之為道術眇雖異原其所得莫不學有師承心難獨出而喜巖則洗析字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曰豈宜空所依傍不差秒忽豈非所謂襲古增妙者與其肆

陋狹不逾數席而通途在前憧憧者蜂還蟻逆彙呼族譟塵起撲面素衣成緇扇不能障袖不能拂而喜巖處之靈府恬而神用爽初不以羣形浩擾而築其聰翳其明也夫前㒵之稱君平以爲與父言慈與子言孝顧閉肆下簾輒讀老子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喜巖儒者所吟誦胥古聖賢道德言語意其吉凶他人必賢於君平遠甚不寧惟是吾聞季札以樂卜趙孟子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喜巖深於詩著有數百篇傳詠於時必達於政而能言又先儒黃文叔謂詩卽所謂樂語蘇明允謂樂足以通禮之所不及然則喜巖之於人之情世之變意通響象圖在精誠故何慮何營十言十當彼務華絕根者尚無從窺測其萬一豈況君平淺聞小數難可同年而語而又安得以其居之卑行之污而聽其晦而不彰耶君平死百千年陸龜蒙爲作卜肆銘以刻其意吾與喜巖生同時論交也久遂攬筆爲記庶將來不淪於寂寞

寄金壽門若谿二首

相見卽成別相思日幾回元龍非慢士文舉自多才（時客若谿長官所）遠道開詩板涼風戀酒杯遙知有鄉信已寄熟衣來

舊業若谿上年來蹤跡稀房廊生篠本梁梠長垣衣遙憶爾久客應憐我未歸秋深能待否相約一開扉

題朱水部扁舟詩意圖

水部清唫蚤擅場生綃一剪畫谿光瓜皮艇子隨風去無數雁花開夕陽

寄方朴山先生

幽莠幼亂禾蘗牛黃似虎萬事莫不然更僕難覼縷流毒及詞章是非尤蠭午他目則亦目出奴每入主他耳則亦耳數典競忘祖嬴劉視若讐韓李棄如土自命蛟螭盤毋乃螻蚓語嗚呼作俑誰沿襲成門戶先生大雅材早歲謝簪組涵泳窺聖涯爬梳窮義府餘事摛清文長袖稱善舞嗤點開精藻講畫復隆古同器判薰蕕一水分灘港縱教僞體多魯縞當彊弩足令持駑者北面悔適楚嗤子本檮昧與世相鉏鋙獨於此用心時過枉勤苦譬彼負山蚊何異失相瞽豈期高手醫收蓄到敗鼓見貽尺素書鄭重示端緒時時上口誦不敢便臧弆并招錢塘遊祛衣造兩廡（時先生授徒錢塘）樽酒爲細論件繫復毛舉眞成稛載歸垂橐得積貯別來倏數月多病困煩暑稍稍饬編疏依然笑貧窶方知贋與眞相去一累黍所貴愼其實剽竊焉足取何日更過逢高飛乞毛羽江天潮落時徵唫一延佇

題喬上舍湘江醉月圖

入手何辭杯淺深月高風定足開襟鷓鴣一例愁行客

柔櫓休過苦竹林

喜雨

昨夜月離畢今朝雨不休已滿田田水還添岸岸流旱苗青吐穗細草綠垂頭吾道亦謀食從玆百不憂

秋近示豐萬病中

桑屐田衣是樂方經旬拋却臥匡牀萬金良藥何由得但望秋來一味涼

寄朱進士陽羨

曾擕襆被㕘僧寮慚愧高情折簡招夢裏時時過水樹野鶯煙樹綠迢迢

姚念慈經義序

自漢剗挾書令而經典寖興逮隋煬皇縣明經科遂用以擢士歷代襲沿到於今不廢夫經者羣聖相因之書誠仁誼道德之陶鈞槖鑰也故學者從事焉所爲怡情理性旌智飾能美七尺之軀而推之以通夫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者胥於是乎賴惜誰昔之爲論注疏說者徒馳逐於物名器械詁訓章句之閒以逞其不急之辨過華之辭其後說堯典篇目至十餘萬言疏仲尼居義卽兩紙於聖人之旨何當也而乃各以家法教授時之紆侈袂曳方履者靡然從之出奴入主黨枯竹而護朽骨其上之發題與諸生酬問者又只課其通師法以不并有令其全寫註疏者而不克相繩於本源之地是故名曰愛好經術搜選高能其爲無用實與詩賦焉無以異逮宋之欲末而徽國朱文公出入聖之域執聖之權而悼道之鬱滯由於士不明經經之不明由於異說紛洄汩之也因總誰昔之所爲論注疏說者而裁之鉏類夷荒抉精剔華以書之於策其末及爲者命門弟子成之於是斯文燦然日光玉潔而當其時未知重也明氏勃興以爲奧窔之閒簟席之上可以具聖王之文章起平世之俗者莫尙乎經而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者莫尙乎文公以下所著之章句集註輩遂砥礪學者於其中而使之因聖言以攄意托王義以流藻其荒經蔑古如前所陳者卒無所容寄焉

蓋縣科之正誠爲依古以來未有獨是設教於本其敝且末但知談仁講誼吟道詠德之可以決科往往視爲魚兎之筌蹄玩其華而不登其實干賞蹈利口行相反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亦得比肩青紫降而不能乃有讀論惟取一篇若崔祖濬之云者且紛紛也嗚呼明氏以前其失爲繁釀明氏以後其失且空疎至於空疎則其患有不可言者繆種流傳於今爲甚矣姚子念慈鬱怏於胷鏗鏘其聲嶄剗遠非而補近失宜其經義弘深肅括是所謂修其六翮以應搖高翔一舉千里者也彼區區侍腹背之毳欲決起而飛不暵乎後哉玆將雕於板而予特爲一言願與凡今席仁杖誼積道藏德之君

子共奬目之

題編脩沈丈碧浪泛艑圖三首

吾鄉富山水清絕城南道出郭廛一里舉目羅眾妙四面煙鬟列中間明鏡照須以船爲家領略庶稍稍當時十五賢愛此稱高蹈爾來空蕭瑟誰與解戀嫪居處惟白足出沒但黃帽多少腰金翁錄錄何由到

夫君金閶彥矯矯如立鶴綺歲達詞門高名滿六幕九字感帝王十年走京雒似於名利間跡未能脫略豈知通籍後宦情蟬翼薄玉堂已清冷不如返邱壑況有垂老親菽水得至樂念此便抽身奚俟秋風作

歸來三徑荒寂寥難獨守晚思具畫船亦足樂且久鎮日對谿山息心謝奔走興到談金鑾酒酣拍銅斗漁弟與漁兄初不識誰某隨波共往來數面成鄰耦我無一閒茆旅羇顏愈厚因亦念浮家爲君充水手

春盡日憶故園

天氣催人換夾衣故園三徑夢依依朝來始訝春歸盡無復楊花似雪飛

立秋前一夕雨

簾外草蟲鳴閒房夜氣清暑從燈下退秋向雨中生時節無停軌卷編有至情家人休笑我長作忍飢聲

與吳尺鳧書

豫閑居翫古思於摩研編削之暇紀述先民德音而蕲正是非廣見聞則莫宜奇偉人之在菰蘆中者今年秋乃得於武林客舍交宣州沈丈桴厓桴厓爲明徵君耕巖先生孫往讀徐侯齋萬季野諸公所爲徵君傳業得詳其磊落大節獨念徵君操清行朗當時律其器後世嘉其長即叢細之事無不可以垂罔極因欲桴厓口論道之桴厓行年七十垂翼華髮以工畫遊江湖間既徧交今逢衣徒今逢衣徒無能知徵君者桴厓聞誦其清芬率茫然如墮雲霧故以豫殷殷問尤樂與豫言而不厭也比復來吳與豫見之殷殷問如在武林時桴厓與豫言不厭亦如在武林時蓋徵君嘗變姓名竄隱金華山中拾橡采葛以自賑給既好事者覺之季滄葦令蘭

谿餉徵君金百供餐糒辭不聽適故人某子自江上來謀葬某徵君曰吾爲令流其澤於黃泉遂以其半授某子俾歸葬而以其半坎而埋之蕪湖沈昆銅死於難當徵君生還里門時聞其骨尚暴露雨花臺後山嘗用邑憤徵君疎宗故有家石埭者石埭令姚六康欲介之見徵君辭曰能爲我瘞昆銅勝於面也令聞亟召昆銅弟五鹽至予五十金五鹽故甘酒以長酣爲事緣手散其金立盡徵君復遺書六康卒殯藏焉徵君雖宛轉塵中猶能施及冥寞若是是亦足以載之末年增高助廣而諸公所爲傳胥闕如非桴厓口論道幾何其不刊滅耶豫既慶幸得所未聞而桴厓論道至此輒楚楚然負結

於意縈淚於眏孫復異而尋厥根口欲張而貌逾戚也蓋徵君之歿業歷載彌年而柩殯無所託在淺土因相顧抑喟時無季滄葦姚六康復不得吁而憐如徵君之於崑銅暨故人某者壹惠咳唾而榑厓之貧初不異徵君居金華山時孫雖爲心謀意籌而貧又略與榑厓等足下豪俠好義樂人之樂憂人之憂杜季頁不足況也坐是家已中落然此事不可不令足下聞知也趙君公千乃足下儔談餘語隙倘亦及之

沈榑厓像記　長興王豫立父

嘗聞張僧繇世爲畫師予固狂而不信也今年交宛陵沈榑厓先生先生繪事功殊絕率法其家石田而法石田又不屢屢繪事幼稟先人艮規知嘉遯之獨肥恥夸毗以求舉行年七十崎嶇儉約之中與石田較德比行風味都欲相似敦樂藝文下筆不自休文不華實不朴略覘石田何遠是故人無智愚題目先生胥曰今之石田特天骨峻擢毛髮清竦望之如白圭振鷺未審石田何如先生耳異時先生過涂呈書廣陵曰先生貌何酷

嘉業堂校刊

似石田也往於賈區得石田遺像自爲題識而守谿王公繼唱於後吾固寶之今遇先生宛如斯畫則信乎先生前身之爲石田也夫鮑井羊環昔之人且有克自記憶者而何獨於張僧繇而疑之涂雅善寫眞旣裂素灑翰重撫以贈先生茲出視予蘄一言曰予文宜敘事且石田像故有守谿筆語予於守谿同姓爲近其無辭先生忘其年下交予義敦以正誓信以固敢諉耑鄙恇爲皺述顧猥欲以予方守谿予則慝矣長城王豫立父記

春盡日雨中會施竹田見寄

惜別情如夢追歡願久違茶瓜他日約苕霅幾時歸竹田本吾鄉人而家於杭者雨點寒猶滴楊花濕不飛朝朝候鳴鵙目

斷釣魚磯

病中六月十八夜對月有懷錢唐諸游好

竹樹饒涼意微風來颯然懷人成獨立多病失佳眠稍待荻苗水相尋鴨觜船明明頭上月佝隔幾回圓

題杭堇浦松吹讀書圖

讀書攻前古所要精與博時風求速化經史東高閣徒然逞胷臆惟恐勞齒齶譬諸耕田夫曾不利錢鎛縱或強記覽窺尋昧萬護磊磊羣聖文撑腸等糟粕譬諸無制兵何能猛刺斫吾友堇浦杭百鷙中一鶚雖處闤闠閒未嘗異邛壑雙松爲表門亭子香茅縛架插祕閣鈔巨細恣領略心識作者意英華飽咀嚼積久鑄偉辭落

筆風掃籜手持示流輩相顧互驚愕曩爲苕霅遊結交事如昨別去動經歲令我風味惡披圖如見君亦足慰寂寞爭得縮地術共聽秋城柝

寄舍弟志上

漸見中秋月下弦無因同棹苕谿船向君枉說家山好酒滯香留又一年

浙西遊藁序

莊生善屬書離辭用剽剝儒墨而其言洸洋自恣曰適已故凡學聖人者胥謂不可爲法而予則嘗竊取其意曰言今詩人之詩彼生之言曰聞在有天下不聞治天下蓋恐天下之有誘慕好欲以淫其性遷其德也又曰

塞聰曠之耳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合其聰明矣擾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生非惡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也惡天下之躍而效之者之患至於失我也今夫詩所以言志而志各有趣譬諸曲不可採爲直魚不可慕爲鳥而今詩人終朝分夜率效唐李白氏杜甫氏作者獨不見蜘蛛之布網邪蛣蜣之轉丸邪不求之於工匠而用其自能奈何今詩人迷而失致其陋竟出蜘蛛蛣蜣下宜其詩率廉劌彫琢鞲卷胑囊與李杜氏勢相遠益不復可道里倘彼生不亡吾知必以李杜氏爲亂主謂其簧鼓天下淫人之性遷人之德甚曾史楊

墨師曠工倕離朱也宣州大布衣沈兆符氏以工畫遊四方而遊必有詩頃僑浙河西逾半歲胠其槖得若干篇都爲一集兆符氏晚號㯳厓逍遙無待取譬大木疑有得於彼生弘旨故予既竊彼生意以言今詩人之詩茲復取以言兆符氏詩蓋兆符氏詩不煩繩削盡成聲逸於李杜氏愈遠之愈近之誠用其自能者也不遷其德者也不淫其性者也

喜竹田過訪

迫漲水三尺當門鏡樣鋪美人憐寂寞小艇出菰蒲話舊開詩板閒情仗酒壺白雲多處望認得故園無

送竹田還錢唐次留別原韻二首

畫橈劃破碧粼粼空翠飄來濕角巾從此菰城一回別白蘋香戀苦吟人

道場銀色雲千片金蓋羅紋水一隈約略與君尋故地青山如此肯重來

雨後舟次菱湖

一昔雨催詩唫圓燭灺時浦寒鷗意靜風緊櫓聲遲漁笠眞生計江鄉入夢思淩波塘漸近依約見苗茨

泉語亭對雨同竹田

門巷靜復靜孤亭相對淸山中棋欲熟客裏雨無情庭樹忽秋色盆池多水聲晩來風更急襆被薄寒生

雨阻風秀軒欲訪堇浦不得却寄

漢上憶題襟停橈欲過尋江鄉三日雨孤客一年心予與堇浦別已一載矣路暗無來夢茶香耐苦唫思君情似水翻比在家深

夢華集序

嗚呼古之傷心人有如予同里之沈先生子慕者乎先生幼喪母暨長父命教小學於家而以異母弟從受句逗辭不聽踰月春膇弟尙服絮面發赤先生使易衣入白母則以爲搏其頰也母恚甚將譸張之慫先生父以忤惪而告之縣先生聞遂宵遁山行水涉沙莽之馳日無寧晷夜則往往無所容寄逮越鄉寖遠乃敢與士大夫相接而先生之才故非常與四方賢良磁動針合所

至之地饐幣發麋者東西家不絕故藉以稍稍捐去道路孤貧之憂而其後遂得安家於陽羨者且數十年先生痛埽除牛下之不能如王祥也結廬室外之不能如薛包也身勤事左不啻宅於爐室於冰卽魂夢吁騐亦莫能少爲之偃息也而因疾夫世之挾策負素者率汲汲於應用之文於時事都不通曉遂撥不道而發憤篤專於詩又疾夫世之爲詩者貪常嗜瑣褕膩褻狎而不足以正得失備勸戒乃以其腹憤之軋軋者悉發之爲古詩居無何遂以其詩聞遠近顧予則未見其詩并未識其人也歲丁酉雲中鮑西岡爲吾邑令工詩能下士先生槖其詩來謁令曰邑有詩人某者先生豈聞之與先生笑曰吾邑亦有詩人邪以令言記姓名去賓不知予何人也後予過先生道舊先生執手欷歔曰然則吾與女不偶然也吾蓋女祖之未亡友也往吾與女祖望衡對宇又世講相好也過從無閒日自女祖歿吾走大枝遂去爲江湖浪人故與女雖鄰不覿爾猶記吾始出門止雙林之佛寺遘癘疾寺故無僧而比屋居者患是疾善傳染復斷不往來偃臥五六日忽如夢而遇女祖手一杯水告吾曰飲此可不死已而疾平蓋女祖不以死生路異而振吾於呻吟困頓之中也且吾及見女祖臨盡時數往視女父呱呱然未離襁褓大懼不克成立今不意晚暮之年復見女鸞翔冰峙又得翕然致能詩

之聲於談者之口若是女祖可以瞑目矣爰自顧華髮墮顛目暗耳聾鬚已參半白齒牙亦有動搖者而瞿然顧後嗣績之重無可付托天只人只我辰安在不禁滂然流涕之覆面也於是出詩集示予集曰夢華夢華草善忘先生取以自名知古之傷心人其耿耿者未下也因爲甄其生平零丁仲愊曁與予家情誼如此以爲先生集序

離思二首

愁與病相連空房枕手眠無情怨金燼夜夜彩光圓

夢裏頻相見連宵夢亦稀生憎未圓月流影入羅幃

十[illegible]書扈銘

十四經廿一史頼爾夾持助我行李一日千里從兹始

題竹田讀書圖

我腹何彭亨不得飽粗糲顧獨著讀書直欲汰百事勉爲三頓謀恆因一編廢家人笑且言君豈戀文字秖應長顣頷聊爾味無味一朝得自恣窜免营蒯棗漫聽漫應之汗出已漸背夙昔慕施君江湖詩人最高詞歸麗則僞體鶩稊稗叢書衡門下六合競交會先河而後海一一究源委畫手爲作圖妙筆逞嫵媚犬雛有得色花竹見生意今年忽過尋索詩命題識相攜錢唐游扁舟得共載日暮抵清河坊名君所居歊若破天械君會故豁達緩急時所頼錢貯不用又栗腐尙塡膺那更歎迍邅心

侈體復怯何爲勤記誦竟與賤子配可知成癖好菀枯量一概幽蘭非不芳盈腰乃服艾正味非不美有口乃甘帶飽食亦復佳本性別有在君眞我同調相得形骸外歸來語家人前言無已太

送沈樗匡還宛陵序

初予識巖穴知名之士沈樗匡先生於錢唐羣萃中見話先朝跡有由緒輒結舌注耳駭未曾有既予歸而先生扁舟來遊旅於蕭寺思逢悟賞見予雅任闊達不脩常人近事輒自忘其耆年粹悳捉手請交肩隨齒序如兄弟復創相獎目目爲雄情爽氣此世無雙也先生嘗逮事王父耕巖徵君當爾時鴻生舊學之詣徵君者胥

立二　七

與先生披襟致契顧雅俗是非卒少所優潤曁長客遊四方止憩處當世顯名字者輒猥積先生往往翹須厲色覺一坐無人蓋先生故不輕推引者茲獨何取乎擯落於世之幼生而虛爲褒飾乃爾昔者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惟吾家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陳君舉名高一世從之者雷動惟呂成公深論謂不獨長在文字知己之雅難得古今莫二先生幼稟徵君頁規從宿士徐半山學詩古文曁書遂尙布衣之操蕭條方外是故書曁詩古文其迹而非其所以迹者也今雖所游見珍持縑素來請者應之手不能堪芒率尋其迹而非其所以迹予獨欽祟先生非詞客非畫師然則先生

第一九三冊 104下版

25

蓋感予知己也夫有積德者宗宜碩大徵君嘗三上書非訐執政既尼不行乃潛身窮巷保眞頤志孝子順孫復克世濟其美若是而徵君死餘五十年棺櫬尙歸然在殯宮不得穿劚事葬而先生華髮墮顚猶水陸奔走藉十指營立家事而執政肩嗣睃居利處氣勢烜赫孰主張是倒行而逆施予於先生竊概然也歲聿云莫先生將還宛陵請見於予文而意滿情臉辭殊不流裁克書概然於中曁先生所由歡於予者以送遠去先生又必撫手歎解以爲非公家言

若谿雜句三十六首

吳王城郭滿煙霞遺事銷湛孰爲嗟天遺吟詩鄉口住

立土　八

生綃一剪送年華 余家車渚山吟詩鄉

一岸濕雲沈夜色四山涼葉下秋聲 宋邵緝詩 推篷認取長城路愁絕詩中畫裏行

閒尋聖井憶陳王寂寂空林貝葉香說與遊人莫怊悵景陽宮井更荒涼 陳武帝故宅今爲下若寺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水自涌出因以浴帝今其井尙在歸有光爲令時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爲之銘見文集

一春長自雨瀟瀟記過吳王送女潮輕薄桃花鳴咽水縱無離恨也魂銷 吳山下有潮高三尺吳王常送女於此故名至今水皆倒流

浣紗人去渺愁予伍子城荒水浸渠誰復蘆中問窮士居人猶自說無胥 無胥庵名伍胥奔吳過此追者後至見一女子浣紗問之答以無胥故名見楊維楨詩

堯市池中孰澥洄纜船石已莽蒿萊不知歷幾華嚴劫
猶有野荷花亂開 吳興雜錄云堯市山上有池至今生野花
選勝還須轂觫車石門山色美何如茶花開徧深深塢
最好風光是夏初 堯市山一名石門山皮日休詩云鬧尋堯市山遂入深深塢又云最是夏初時茶花滿煙雨見松陵集
底須荷葉包魚鮓不用霜刀斫鱠絲俊味但思白頭茶
年年一飽歲寒時
三鴉岡上葬衣冠宰相風流欲況難弔古偶來思一拜
亂山合沓墓門寒 謝安初葬建康陳始興王叔陵因葬其母發之棄安柩安孫夷吾時爲長城令患之民爲遷葬於三鴉岡有謝太傅塘碑後移入罨妙亭見西吳里語
回首虔亭已劫灰昔年射虎亦雄哉如何本有縱橫志

五二　九

却受曹家九錫來 三國志孫權傳云權射虎於虔亭名勝志云縣脚嶺下有虔亭遺址爲孫權射虎處
太守誰憐萬姓貧三州爭進火前春清風樓下草初出
便有無窮採掇人
年來茶戶無驅使紫筍今看徧地栽但使永無修貢日
儘教冷落薦春臺 薦春臺明貢茶處今廢
勝遊豈復聞昏朝顧渚曾聞有夜橋好是魯公行樂地
惜無人更愛清宵
古冢人傳九女名一抔終古竟誰爭城南可惜陳王墓
歲歲老農來火哄
最憶當時汐社人冬青杜宇劇悲辛一株榆爾禪宮裏

管領江南春復春 萬玉菴老梂一本相傳爲南宋時物
上若村將下若通開缸爭羨臘醅濃郁翁縱使能勝飲
未必人間號酒龍
藝苑流傳孰典型吳均新體已冥冥含情數問當時宅
矆見青山未了青 吳均家縣東青山見文集與施從事書
陸匯橋邊繫短篷江湖牢落想高風迎人只有能言鴨
出沒菰煙蘆雪中 陸匯以陸龜蒙築別業於此得名見西吳里語
求詩巷曲設柴關爭羨高風物外閒若與先生論出處
如何便敢老茶山
石壁巉岏類削成坡公昔日此題名巖前一匹泉無恙
時作驚川聒谷聲 卞山碧巖有珠簾泉并坡公題名今尚在

五二　十

西子栽香事尙傳徐公深隱憶當年美人高士俱黃土
看到梨花倍可憐 藝香山爲西施種蘭處見楊維楨詩又徐波嘗隱居山中見牧齋初學集
一自爲園顧渚山茶經流布滿區寰晚來空著毀茶論
已被圖形煬突閒 顧渚山有陸羽茶園見唐書
蒼蒼高弁與天通四面浮嵐暝翠同花石江南搜採盡
此間留得小玲瓏 雲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其山尤勝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邱在空中洞穴十數皆旁相通貫故名見范成大驂鸞錄
獅子參禪事絕奇法門妙悟有誰知色塵聲界俱清淨
底事猶躭漁父詞
博士風流蚤擅名閒情最賞米嘉榮鳳臺門外人猶記
曾衣朱衣並馬行 臧懋循官南國子博士時嘗與所歡小史衣紅衣並馬出鳳臺門中白簡

龍宮見列朝詩集
剎下之銘久僵仆贔頭鼠尾亦銷磨賸有魚陂古碑在
幾人解著手摩抄
父老猶能說戰功呂山懷古意無窮當時若不親經史
應被狂兒笑阿蒙呂山爲呂蒙屯兵地見名勝志
兒時昕夕款禪扉愛說先生此息機八九年來池館盡
壞墻開徧野薔薇車渚山有僧舍名新菴丁公元鷟書院予嘗讀書其中今毀
罛船出沒太湖中樓泊寬於一畝宮六道高颿雲時掛
今朝知有石尤風
坡公在昔巧言語坐是長教與禍期不信左官施武子
猶因元祐罪人詩宋施宿字武子紹興閒爲左司諫又爲淮東倉曹言路與有嫌欲劾之無

以爲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鋟板倉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見西吳里語
釣舟不用乞艅艎魚網魚筌徧水鄉漁子每思竈媳婦
漁娃盡愛茜花郎
栽田賣藥事茫茫玉竇空留舊草堂記得三人曾共宅
孰居南北孰中央唐鄭遨羅隱之李道殷偕隱於玉竇泉側號所居爲三隱草堂見天下名勝志
尚書情味太清孤客至何辭開酒壺欲把乳羊沽一斗
山前山後雨糢糊建安李尚書嘗稱見坦上翁劉大司空麟於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歡然達夜見歸太僕集
茶山谷落無人跡煙樹蒼茫有鳥棲喚得春來成底事
年年此處盡情啼顧渚山有報春鳥見松陵集

當門下若水粼粼江甲防風各鬪新深炷鑪香高著火
能來聽雨是何人廣福寺在若谿之濱宋劉一止嘗聽雨其中有詩見苕谿集
爲愛蘘花別故居寂寥蹤跡似逃虛舊聞收拾思何補
空使家人笑著書
予爲淇浦家贅壻有年所矣淇浦以客授菱湖不
克昕夕會合而此亦爲予邑錢氏贅壻是夕歸舟
偶同淇浦卒爾賦此
頻年聚散等摶沙襆被篝燈感歲華一笑相看兩秦贅
江湖君客我還家
長相思
春鶗復秋蟀歲月水東注郎爲弦上箭妾作被中絮

寄舍弟靜甫時讀書金沙菴中
聞道急程茶罷後金沙泉足浸原田何時試裏小團月
啄木嶺邊來就煎
將往荆谿謁太史公口占與家人別
欲別休辭醉當杯奈爾何夕陽孤櫂遠秋色五湖多未
遂買田計空憐問字過明朝倘相憶應唱定風波
題沈處士看劍圖二首
平生蹤跡類飄蓬諷諭詩成羇旅中豈有雄心銷未盡
白頭猶欲事猿公
蕉花蕉葉鎮相憐處士配湯氏號蕉雲蕉葉蕉花秖自知處士集中句也晚結精
廬傍善卷得似東坡有田否便應賣劍買烏犍

曝書有感

平生有微尙好古入骨髓每遇未見書不吝益價市積累得萬卷稍稍窺涯涘今年困衣食奔走辭鄉里唐捐鎖櫝中半歲不發視歸當六月初休夏暫停止競勸出暴之陳鑰乃一啟腦角多捲折籤牓失終始觸手類棼絲次第羅階戺將窮心更驚蠕蠕見白蟺周禮與毛詩朽斷已難理嗚呼斯二經治世之綱紀何爲幺麼輩聚族竟於是而我還自責失足落泥滓人棄蟺則取物理固如此旣爲亡書惜又抱不學恥但恐遺噍類必食盡後已安得竹雞啼頃刻化爲水

長興王豫立父

吳氏湘雲權厝誌

吾友長洲張君有外婦姓吳氏字湘雲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以某月日槀葬京城西某山之原吳氏生長侍御史劉公邸第歲丙午張君就吏部選來京師與侍御世故誠相慕用而侍御雅以吳氏性靖專往往舉動殊於等夷類有志者乃納諸君越二年張君得黔之印江令印江去京師萬餘里不克偕吳氏往命處父毋家未久又得罪下司寇獄吳氏年尙少君愛憐之過甚意欲俾再嫁而以告其父吳氏聞不可曰請待張君

君獄行解矣已而不果復告其父如初吳氏卒不聽持其志益堅而默默飲泣連日夜瀀成疾以卒卒之時年二十三嗚呼天殆欲令頑鈍失身蒙愧恥者久存耶爲之銘曰魂其有靈兮於此寄終歸江南兮如汝志

雜說

韓子上書張僕射以爲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甚矣知己之難也然吾聞施伯之於管夷吾公叔痤之於衛鞅嘗欲殺之矣欲殺之者以知其才耳後皆如其所言由今以思感恩則未知己則有之矣嗚呼士患於無知己無知己而至索知己如管夷吾之於施伯衛鞅之於公叔痤者噫嘻甚矣知己之難也

梁士大夫無不精信釋敎言因果者而范縝嘗著神滅論矣其對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若是者富貴貧賤皆會其所適而然天無容心人無所用力而因果之說屈矣雖然一人之身顧有始盛而卒陵夷衰微者有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者此又何也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詩曰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天人之際蓋有是歷歷不爽者如縝言則貧賤者惰而富貴得志遂可舉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顧忌也耶

沈萩林詩序 代

海昌沈生萩林少喜爲詩嘗受學於其鄉之耆長舊有位人月鍛季鍊其詩遂工大江以南稱詩者人人歎以爲莫及也已而來京師能詩之聲日著京師之人亦無敢與相甲乙如在江南時今又學於予顧其意若有不安於其所已學者而求進焉予踐其意而竊自慚非其人也雖然嘗聞之矣先王採詩之典行不獨士大夫能爲詩閭巷之閒皁隸之賤以至婦人女子率意歌謠咸可觀焉今十五國之風具在可攷而知顧其後列國諸侯卿大夫燕享聘問其所稱引況喻率不出三百五篇之詩無一人焉造篇以相贈答者孔庭七十子之徒皆

異能之士而許其可與言詩者屢賜與商由是言之詩之爲道淺者得淺焉深者得深焉生思進乎其所未學者卽於詩焉求之其可矣噫今之士爲詩者多未嘗爲生之學而輒自喜者尤多然則如生者人第謂其詩莫能及抑又何也

王夫人墓誌銘

封翰林院庶吉士江夏王公之夫人於雍正六年某月某日開八袠族姻爲壽夫人前者滿堂遠近競尊慕之已而以疾卒某月某日將祔於封公上恩里夜泊山之封夫人姓趙氏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生才子六人雅能成其身名謂之君子之子皆夫人相封公以訓之者也

長開泰翰林院庶吉士改令博羅再令慶源先卒次開運進士房山令次開藩舉人袁浦鹽大使次開銓舉人歷平彝新平大姚令次某次某皆諸生孫十二人曾孫九人當開泰官博羅開運官房山時夫人筋力未向衰迎養之使時至夫人曰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者婦人也卒不往旣夫人年彌高諸子次第宦遊未入仕者又命輔仕者以行有請歸恭養者勿許曰男兒當致力爲國家用居忠不異於履孝也夫人平生言行皆從儀法其賢難可一二數顧卽一二適益以見夫人之賢焉女一人嫁同縣某某官銘曰有子六人壽八袠夫先其歸卜是室我爲之銘垂不滅

答劉牧書

辱書以范文正公爲比何可當何可當足下自言窶貧幾於情隘辭蹙矣而適往不屑之韻自在也三復殷勤豈能自已昔范公掌學睢陽有孫秀才者事干謁以養親范公屢周之爲補學職旣而辭去後十餘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道高德邁遂偕富鄭公薦而致之朝而後知卽曩者索遊秀才也嗟夫以孫明復之賢而窮苦顚跌不免日奔走以求於人僕誠聞其事而悲之今僕雖無以振足下不敢不以古賢人處足下也足下又言窮心於經日久然未嘗用以治身心性情而徒欲得漢唐宋以來諸儒所未及昭晰者則亦近於好異以取高矣

且夫老氏佛氏之說之害經也先儒審諭之矣足下顧謂未及昭晰而比而同之以爲此卽老氏之所云云也此卽佛氏之所云云也以其似者亂其眞者其弊豈僅好異取高而已孫明復旣補學職後范公以春秋授之卒以通春秋聞於世僕於經頗鹵莽然竊嘗用以自治而不忍以異說羼也足下其諦思之某再拜

李君詩集序

士方伏處堀穴巖藪之中閔默不自得必思假於物以宣其情志情志旣宣矣輒用以自娛抑且用以娛人而物之可以宣情志又可用以自娛并以娛人者惟詩爲然夫火齊水碧與夫鸞鳳孔翠翬翟之文章寒不足以

衣飢不足以食而人莫不寶貴之者其光價有以自耀也惟詩之於人亦然幽瀛滄冀之閒有秀出於衆者曰李君李君學古行高令出而爲用於世庶幾哉飢者之食寒者之衣乎顧猶有待焉乃壹宣其情志於詩予嘗誦之歌之其美而可愛火齊耶水碧耶翬翟耶孔翠鸞鳳耶予幾無以名李君徒爲李君致憾於閔默不自得而已

邊君詩集序

詩者承也志也持也楛其志設中於心持其行罔敢失隊而一時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亦於是乎觀焉非獨三百五篇爲詩也書載皐陶與舜相對歌詩且爲濫觴

之漸逮於孔子贊易亦多詩詠之體凡以平言未得盡其心術故卒成於歌詠欲俾來者諷諭涵濡得其性情而不能以自已此聲樂之本也漢魏以來作者屢以音律調韻取高與周官太師教以六詩之旨去之彌遠而詩與文尤判若背膂至有以文爲詩取譏議者無怪乎言詩者雖多而詩不足用也吾讀邊君之詩而深嘉之昔之傳詩者齊魯韓三家而惟毛公之傳爲大行後代爲義疏者數十家而惟隋之二劉氏特爲殊絕長與炫皆君之鄉人也其君之詩之工之所自乎吾是以樂爲邊君言之

四書正義序

士無不專治朱子以推而達諸孔子者然孔子之道絕朱子之道亦絕今且四百年餘矣何者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天德地業人事之治備焉宋河南程子暨橫渠張子旣以四子之道歸諸其身與門弟子講明而切究之迨朱子出擇焉逾精語焉逾詳其所自爲書衆矣先儒之言亦折中而論定之矣學者由是以學焉操其說而力行之勿怠以止則人人皆可相攀以入聖人賢人之域無難也而明氏據茲以擢士士徒視爲得魚兔之筌蹄未嘗用以自治也得魚而忘筌得兔而忘蹄亦未嘗用以治人也於是閒有聰明才辯之士志於聖人賢人之道者輒倡邪惑之言而獵取近似者務與

朱子相伐其意蓋懲流俗之失而不知其所以失卒陷於異端而莫能自拔也悲夫然當其始士雖不克求朱子之道猶知讀朱子之書取其完者永樂時纂次大全謬加簡汰而博存朱子以後衆家之說迄於今士且屢知復習蔡清林希元之書而朱子之書不觀矣吾友桐鄉孫先生慇之輒彙朱子所論定與所自爲之書於一編題曰四書正義而力學深思以求索於其閒之日久矣嘗以視予曰子其爲我序之先生蓋不爲科場之文而欲推朱子以達於孔子者也雅善予予嘗從容問先生以學之所自先生曰始吾居鄉亦嘗隨時俗爲文里舍有錢先生者以漁爲業乘船往來船中以前安漁

具而半以後叢書豪貴人弗克見也即有聲場屋者亦避之吾嘗與過逢問學乃知天德地業人事之治之胥在於是也時徵月初升天寒先生過予滅燭相與坐廣庭言錢先生生平太息而刪至今歷然不忘於心因序先生之書輒及之先生名字在四方爲小人所連引罹禍毒幾至危殆而錢先生沈浮江湖年八十尚無恙也錢先生爲不可及矣

祭社稷祝文 代

嗟爾五土之示五穀之神所以助時祈福爲民禦菑捍患者也茲者龍見之辰萬物始盛待雨而大乃亢旱歷旬霖雨不至毛澤行盡矣是月不雨則無及矣去歲民

罹水菑五穀不登是月不雨年復不艾則民無食矣古者郡縣旱則修五事某不德繫官於此冤獄必多鰥寡孤獨未克振省徭輕賦進賢良退貪邪舉未能焉宜天之見異也自責幾無以容矣顧民則何辜請以身塞無狀望雲液之敷降焉且神亦與有責焉民相率饑而死神其忍諸敢陳精誠惟神昭祐

朱考功哀辭

閼茂之歲余既以鉤黨徵繫請室而君適選吏部考功在京師初余與閭里浮湛相徵逐酒食游戲類任俠自喜者時君年厪勝冠余長於君厪三歲數與君過逢相樂也已而君專治科舉業余亦棄家僑居郡城日夜治

羣聖文思躋其庭而造其堂參求諸天下賢英士大夫思廣其道而輔其成視場屋士往往不以屑意歲一再歸君羣從中間有相往還者獨未嘗過君而君亦未嘗過余如是者餘十年忽忽不知其久且速也嗚呼當今之世遭患難而望人之捐城委胔破族屠身以援救之固已惑矣余自被急徵於今人情尤悉也安望始之從者因窘臨而翻深乎雖緩急人所有當意滿志得之時易改其度也而君顧遇余逾益厚殆忘其身之貴與余之在困頓無聊之中也其賢遠於人乃若是哉既余獄解還江南君病良已未幾乞假歸今年春二月其母夫人開六袠族姻爲壽夫人前者滿堂而君病不可爲矣

君少孤事其母盡孝道兄弟怡怡如也妻子申申如也待交游初持一心不以盛衰疎數致異好行其德若嗜慾其植志行身宜壽考顧得年厪三十有八以卒可哀也已余既哀君於君之卒不忍閉蓄而又懼其未克顯聞於後也故作哀辭庶幾有因余辭以知君者

始人事之未通兮樂放态而爲少年之游追思多有可笑兮咸更節而辭儕流術業夫既異門兮欲會合而末由歲月渾忘其飄忽兮曠十有餘載之不相謀出與處難可齊兮遂一湛而一浮芧田一頃中有井兮我乃隨俊及而俱收君通顯而念舊兮賑我饑寒而緩我離憂作雲雨於一手兮因盛衰而薄厚易以不侔叔末紛紛

其皆然兮感君敦古誼而獨不君既乞假以南還兮余亦去圖土而歸鋤耰遇春秋之佳日兮庶得追隨於故邱胡昊天之不仁兮善人長逝而不留息裁羈丱兮毋已白頭里閭鄰人尙爲之罷社兮朔游舊感恩而未酬作哀辭以舒余哀兮孤雲慘淡風颸颸

耕巖草堂圖記

宣城沈貞文先生以論執政罷歸築室於麻姑山之西與同志周儀部掩闢理佐王之學漳浦黃公嘗分書題曰耕巖草堂先生之學師徽國朱文公其所眞知而固守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閒許平仲吳幼淸世所稱顯學之儒先生雅不以屑意而惟以金文安許文懿爲得文公之正傳欲深造而與之並其後馬士英阮大鋮柄政輒曲殺儀部行及先生遂變姓名出亡不之他州邑而獨之金華豈非以其爲金許二公之鄉耶夫樂其道思造其地覽其山川風物乃人之情而先生於流離困頓之中尤惓惓也先生既自完其身而亦以此敎其子孫迄今三世克守其家法先生之孫樗翁與予善嘗以予之學爲能知先生者茲過予谿上出耕巖草堂圖求記予念今天下學者信有讀文公之遺文而明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義者乎其於先生之學必有合焉否則披斯圖用以尋繹先生爲學之旨則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必有較然者異時文安文懿之徒出將自於此且無俟登草堂造麻姑之山而已可以一展卷得之則斯圖之傳其裨於學者甚鉅也遂不辭而爲之記丙辰八月三日長興後學王豫立父記

錢安伯小傳

錢安伯名湛歸安之松亭鄉思谿人也始余見安伯姚氏安伯尙未離乳保之懷也已能道數與方名造次不苟然余姚氏壻安伯姚氏所自出故歲得相見以爲常其後余出在外安伯年寖長歲甲寅授徒任邱任邱長安伯從父也南來者輒言安伯爲人仁孝謹艮積思於六經好其辭雅欲衣被其術於游舊恩意尤篤也已而見安伯所爲文喜其可相攀以至於古之立言者余南還復得見於姚氏既且至思谿與安伯處日久竊其用心與力於學者事靳盡通曉然後已覺向之言者猶未詳焉思谿故名勝地自其家兵部南離公始居於此後稍多故矣安伯之尊甫慕庭先生復治境埆之處築室樹竹木思復先人之舊又以金錢招求善書得書多恣安伯學以故四方宿齒士至吾郡者率過思谿留旬月不去先生賓禮之久而逾益歡凡以爲安伯也安伯亦誠篤學與士友論議講解深自謙遜俾各盡其長儻天假之年或推所有以施諸人或誘其言以覺後世之民及其成就必有一於此而安伯死矣得年財二十有一安伯素秀羸自苦爲學無閒疾病父母數戒之不輟與

內兄姚世錞妹壻沈作霖相知旣甚深安伯之亡適當鄉試二人爲之不入舉場亦可以見其能取友也娶吳氏生子旋卒玆復生女未匝月而安伯死天之於安伯而命之如此不可解也所著經義十七篇詩一卷行將板行於世

長興王豫曰往余遇茅鈍叟於任邱年五十餘矣與之言故鄉才彥聞者鬱奮而出盍歸授徒以畢老乎意蓋謂安伯曁吾邑朱君履翔數輩也鈍叟不果歸余歸未朞哭朱君旋哭安伯天於高才生不及竢其年之壯盛遽摧折之如是鈍叟之不歸豈蚤有會於天意耶

寓明府鮑公書

門人王豫再拜寓書夫子大人閣下舍弟錫苦志科舉之業而坎軻迍邅有年所矣玆幸見遇於大賢其激揚感慨不啻侯喜之於盧公虔也夫知己難遇故不必身受者始知其足貴喜爲盧公所知自言死不恨以昌黎韓公之賢亦以爲士之修身立節或異世而相慕或日接膝而不相知而累歎侯喜之言爲誠然況豫於錫爲兄弟哉又況豫嘗先言於左右者哉其大公之恵而感遭逢之難實倍萬昔人也豫比困窮愈甚獨居私念生於斯土而姓氏得著紀乘者依古以來不過數人而莫先於梁之吳叔庠豫誠不自揆庶幾得附其後焉叔庠遇知於柳吳興而豫獲幸於明廷叔庠得於綠嶂百重淸川萬轉之處葺宇而居而豫無一瓦之覆且欲以所居求直於人用爲朝夕饘粥之資亦不可得設豫與叔庠易地以處不識柳公當如何爲之籌畫也豫旣感公之德敢復以告焉豫恐懼再拜

立泉記

孔堂山之東先廬在焉踰而南二里許曰士林步一曰吟詩巷明茶山處士沈貞棲逸處處士故以日哦爲事因有斯目矣今屯落皆耕氓難可與林澤遊也余總角輒獨遊而樂之有泉澄渟冬夏不減尤余昕夕不去心者也處士嘗記士林山水矣不及此泉耕氓資以汲養而已余欲於泉上得一夫之田宅雜植衆果竹栢藥草

之屬爲家之具足矣娛目賞心之物備矣隱身行義於其中異時當有并知此泉者顧豈可蚤暮得耶用是先以余字與之曰立泉而託於文庶遠近傳王氏之汪焉

強圉大荒落圉月三日庚申長興王豫立甫記

戴雲居詩序

閒嘗誦陶淵明移居詩而訢訢焉樂之不獨愛其人并念其地焉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曰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夫淵明詎不肯以一身事二姓其睠睠司馬氏之心固與乃祖長沙公未嘗有異也徒自傷悼無所藉手以爲報仇震動之舉故隱忍而未有云遂迺

俛仰辭世跡同枯槁要其積怨發憤數寄託於首陽易水無終之閒所謂拊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意同閭巷之人不能盡識也其文復至高後世稱爲曹劉鮑謝皆莫及焉則賞奇文而析疑義恐尤難其人而南邨故僻左地非若通邑大都也迺其言顧若是余爲僑人二十年當世卿士大夫旣嘗與之游矣前年歸自京師卜宅於藍畫谿上求素心人衡門之下落然不可得也能言之人不可得即索解人亦不可得往往鬱怏於胷箝籥其口輒念淵明雖居窮閻不克振長沙公業然有朋友講習之樂差堪用以自慰而余之閔默孤處耿耿者彌難遣也今春有披藜藿到門者爲戴君雲居戴君

年稍長輒棄捐科場之學而肆力於詩余聞其名聲之日舊矣承顏接辭洵淵明所稱素心人也詩法香山眉山至其沖澹深邃不煩繩削而自合則雅與前人之稱淵明者鈞因復思惟淵明言素心人多顧無一人焉附淵明以傳者則其所爲多者不多而余得戴君余且冀附戴君以傳則一人詎爲少耶余生不幸邅屯離蹇形神蚤衰病疾之餘覽古方書而君尤通於俞跗長桑君之術余嘗欲就學之未能也先爲序其詩如此云丁巳閏九月朔日

孔堂文集卷一

孔堂私學卷一

長興王豫立甫

立甫鄙儒不知時變遂乃刱跡捐世隱學山巖習讀之書場屋之士不樂觀也習讀日久有會於心欲矢諸口場屋之士不樂聞也性情舉厝山中人盡笑爲迂然則立甫之學殆未可以公諸人也得不謂之私乎立甫既不能舍其學以趨時合變而人所不樂聞者復不能箝龠其口使終不出也無已輒寫之於紙而并及向之得於師友者以自觀焉時月所積都無次第叢爲一編名曰孔堂私學息元善生七月矣俟其長以付之可耳孔堂所居山也强圉大荒落壯月九日乙丑貞疾齋書

念臺劉公

山陰念臺劉公與吾邑愼所丁公爲異常交丁旣下世葬邑之西篠浦時朝廷機軸大亂厝注日乖踰時劉輒度錢唐西來徑造丁公墓所修雞酒薄祭而毛舉耳目所見聞事以相告憤慨之深往往流涕嗚咽不自禁乃呼曰愼所愼所皇室之事遂至於此幽明路異君豈知之告畢便還其家或聞而要迎於半路劉了不一詣也

茅鈍叟

余嘗目歸安茅鈍叟爲博雅陳同甫已而以所注近思錄見視余語之曰同甫是未見近思錄之鈍叟鈍叟是已讀近思錄之同甫茅亦受之而不以爲悟也

因樹屋

余以鉤黨逮赴刑部獄初入從獄吏得屋三間與桐鄉朱霞山兄弟共住庭中有白榆合抱蓋百餘年物也旣有來告余者曰此中合箸君輩矣往戴田有方靈皐嘗居之先基立於周侍郎櫟園所謂因樹屋者也時侍郎孫仁舉亦繫獄訊之以爲誠然至方戴同居白頭獄卒都能言焉余笑謂霞山曰因樹爲屋申屠蟠事固於我輩尤切也

古文尙書

治經以明義理也未嘗求明義理於心而徒從字句閒立異同之論雖博辯均無當也古文尙書其言淵懿視

今文治過之殷湯歸自克夏始明恆性傅說進於高宗肇言典學精一執中之傳主善克一之戒胥先聖之精言後聖由以津逮者也世顧疑爲僞焉以其字句不類乎今文爾卽有以爲非僞者其所援據亦不離字句之閒無能明義理以證成其說而通彼我之懷也由是古今之學是非忿爭聒而不舍聞有攘袂而起至於相築者去治經之旨彌遠矣

樊伷謝玄陳蕃

伊川程子曰管轄人須有法令帥千人能使之依時及節得飯喫者能有幾人此潘濬所以輕樊伷也孫權欲討伷外白差督督萬人往焉權召問潘濬答以五千兵

足可擒佃矣權問何以輕之濬曰臣所以知之者佃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卽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後謝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惟郗超謂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必能立勳旣而人咸歎超為先覺玄與佃事正相反而成敗因之硏尋程子之言合之濬超之鑒之愨可以相士矣陳蕃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後卒困於閹豎知其舉動之多疎也

蒹葭

蒹葭之詩言守道之賢人深自持於亂世故當亂世節

適堅材適成焉譬諸蒹葭者蓋蒲柳之質望秋先零矣蒹葭至白露凝戾為霜適堅成可用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言賢人未嘗不欲仕而惡不由其道是故逆其道以求之其人彌遠順其道以求之其人甚邇焉蒹葭人競用之亂世諸侯曾無能用賢人者詩人所以歎也

前人釋紡為蒹葭長為萑葦若然則白露為霜之時合名萑葦矣治經不尋味本文徒事繁引以示博聞不知已陷於穿鑿

歐陽公與郭秀才書

歐陽公與郭秀才書中有云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蓋全用鄭氏箋也後人乃昧其出處而以為歐陽所自為引以釋此詩不禁使人笑來

司馬溫公

讀孟子則疑與伊川程子語則終日無一句相合世乃有愚而自用如司馬溫公者乎始折荆公則欲恭承祖宗之舊旣相哲宗則欲盡改熙寧之法然試以役法言之英宗朝為諫官時嘗陳置鄉丁爲前之病民而欲募人以充之矣是祖宗舊章其始未嘗不欲變也旣曰募則必有以酬之此錢非出於官必出於當役者與熙寧

助役之法有以異乎柄政之日乃齗齗不可卽一事而初終頓殊由斯以推其罷行之意在荆公不必盡在朝廷也

孫伯符志業不遂

孫伯符平定江東易於烈風之掃枯葉其得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數年之頃爾同時惟曹操號善用兵亦以為猘兒難與爭鋒若劉表黃祖輩窮蹙抑已甚矣使其得年半仲謀天下不足平也惜以輕出微行中道為賊所殺晉陳林道在牛渚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而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是言也有聲有淚足可徹天徹泉也

街亭之敗

街亭之敗天也非人力也諸葛孔明豈誠明不知人而馬幼常豈誠不可大用者哉孔明之初出師也關中響震南安天水安定應時歸降假使兵交方始易敗爲勝咸陽以西不血刃可指日定也甫出門而車軸折遽還漢中引咎責躬厲兵講武以圖再擧而時不聽矣迨於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屯田久住賊不復出事臨垂克發病隕喪訖不克申其討賊之志漢殆天之所廢也不然馬幼常智計之士非攘臂袒體前死而不還踵者也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孔明用其謀以平南中既且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以定夷漢以安

率承幼常旨而謂其不足以當張郃是殆未識天心也不寧唯是烏林之役曹操方遁吳之諸臣唯魯子敬謂當結劉備以治曹操而周公瑾欲徙備置吳分關張各置一方矣旋欲進取劉璋而并張魯矣設公瑾不死昭烈且不能入蜀亦安得據荊州而有之方治嚴遽卒於巴邱而代之者魯子敬也遂以荊州業昭烈而鼎峙之業成焉既而關雲長攻曹仁於樊威震華夏操方議徙許都以避之儻延以時月雲長自樊以逼許洛昭烈命一軍出漢中以向咸陽操且窮迫豈復有自安之術耶雲長之勢方振而魯子敬死呂子明代之矣子明蓋嘗謂關羽君臣不可以腹心待而當及强壯以圖之者也

於是雲長沒昭烈且受折辱以死焉夫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而此一人者適丁其時以敗之成之間不容髮凡此皆天也人方當塗掌事之時一切宜循道理竭心力不得委之於天及事定之後推而論之則莫非天之所爲者余嘗病學者好以事後成敗摭前人故因街亭之敗而類及之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鄭氏地官廛人注雖總釋廛爲民居區域之稱愚意竊有別焉後市之廛市人居之左右各三區之廛民居之廛布註曰廛舍疏曰即市屋舍名之爲廛者後市之廛也載師廛里註曰廛里若今云邑里居矣園廛註曰廛無穀園少利左右各三區之廛也攷市之制四面有門明旦市門開胥執鞭度守焉羣吏爲敘肆行列正其不正者而以經界其市俾米粟自爲米粟之肆絹布自爲絹布之肆各有處所儼若朝位不相雜亂其閒安得令民居之設與民參錯比居而宅又各樹桑麻安能以眾整如是禮君子不過市過則使之出罰下逮命夫命婦命夫命婦未至與民絕還往之禮今禁不過明市者事是交利行刑之處也且九賦七曰關市之賦明在市者占會百物故特爲啚末作之賦也若夫民閒固自有小

司徒之法焉以辨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者也候聚候散之市人雜聚於其中其何以行之孟母舍市暨晏子之居近市云爾然以孟子之賢猶嬉戲而爲賈衒使處民於市日見異物且胥化耕民而逐末矣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孟子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蓋指後市之廛也百族之賣儥自有期限非可日日了市事於市也交易而退乃其常爾唯他邦之來爲商者沈滯不售之物必於邸舍停儲既有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而復稅其貨賄病於斂之厚已今但賦其廛或但吏治之而并不賦其廛天下之商

皆悅而願藏於市决也其謂廛無夫里之布者乃指左右各三區之廛也夫宅不毛者出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復出夫布情游者其何辭焉唯遠人始至未及就常業亦未及樹桑麻旅師之職所謂新甿征役皆舍者也而戰國時輒罰以夫里之布求安其身難矣無之是以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也曰民曰氓各有義也

廛人掌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蓋皆取諸市人與民無與者也民則有園廛之稅二十而一乃國稅之最輕者其不同於廛布審矣今總釋廛爲市宅而謂既賦其廛布復令出此夫布里布一廛而三稅之加重焉戰國之君雖厚斂竊恐民無以給也

宅不毛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之毛者使出一里之罰布先王所以警游惰之民也民無職事者不事當家無四時之業者視宅不毛游惰爲更甚矣是以載師使出夫家之征閭師使出夫布先王惡而罰之如此其重也孟子止言無夫布者戰國諸侯雖橫斂於民亦必於其名之可以附會者焉遠人初來是未及就業而非不事當家者故雖戰國亦不遽以夫稅家稅征焉而但用閭師之常法以役之後之說者匱從夫布里布較輕重失其等矣又謂里布之罰爲世家爲亭臺池沼以占民田者廛無穀廛無田也及戰國亦無有世家占民田而爲

亭臺池沼者既釋廛爲市宅矣命夫無故且禁游觀焉末世雖未必猶秉周禮顧安得爲亭臺池沼於其間且以占民田故有里布之罰法已太寬槩以夫布而不問所占之廣狹尤法之不得其平者況萬無可以濫及乎民之理而孟子欲無之是徒忝世家於民奚裨焉而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非其義也

田賦

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貊小貊十一稅天子之正其言本於孟子孟子爲三代言之也三代聖王之於民爲之謀其室家者至纖至悉不特授之田宅已也後世之民凍餒並至切於體膚

誰其卹之其得有此頃畝者自非仕宦上之人曷嘗有毫髮之助焉而一切煩費輒取諸民之有田者蓋三代以一人養萬民而民無不足後世以萬民奉一人作業劇而民愈不克以自贍上之人曾莫之省焉元后作民父母何渠若是仁人於此能無惻心乎是以漢高祖當天下初定之時輒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在位十三年乃盡除之迄景帝初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遂定爲經常之制子孫世守焉亂於王莽復於光武暨桓靈之世其治爲君子所不道然於田賦屢畝增十錢而已此漢氏享國長久之術也今之儒生即讀書識道理與之言井牧之政輒病其難復矣若夫漢制則人人當

知其可循而行也救人拯弊誠莫有急於此者或諗予恐國用不足也夫文帝時天下治平未久也與匈奴結和親歲致金絮采繒之奉旋背約數侵盜北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兵連不得休息河決酸棗潰金隄大輿卒塞之天下未嘗無事也盡蠲田之租稅以與民而天下用饒武帝舉動輒費凡百餘巨萬節儉之風蕩然矣然其初寧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用其後寧入物補官出貨除罪進興利之臣置均輸鹽鐵官以盡取鹽鐵之利置平準以奪富商大賈之利以至算軺車賈人緡錢船五丈以上者而訖不忍稍有增加於三十取一之田賦是亦足以見仁人務本之心也今取民之制過於十一且數倍何不引漢氏長久之術以告之也

歲賦名類不一訖歸於一於是乎畝有畸零之數焉宋建隆間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銖釐絲忽蓋恐米之合勺易以成升金銀之毫絲忽易以成釐釐且成分銖分且成錢而吏得因緣以爲姦也鄉有逃絕之戶其租聽均攤於各戶代輸之今當春時布種無一畝一角不耕之地而民莫有免於越額增數者愚意每畝但令米成升銀成分餘悉除之則吏不能因數之畸零以病民果有逃絕之戶令鄉胥指定其田產坐落募人詣佃輸官其實稅存業去者許有司檢覆申監司除豁由是均攤之弊盡革則吏不得假戶之逃絕以病民

斯二者所損於經常之入甚不多也而吏無所施乾沒之謀民不啻歲蒙蠲復之惠矣

後世困於斂求而民之逋欠且至於積年古無是也觀漢氏除租之詔胥曰無出今年田租可見已至晉咸和閒始有因水旱而田稅不至者夫以課之多致欠之積一旦放免誠爲盛德之事惜乎廑用以惠頑猾而良民不得與焉蓋良民雖貧寧破家蚤輸之矣其力能逋欠者類與吏相首尾非頑民即豪戶也善爲國者苟加恩於民不如豫賜新租急督舊欠則被澤者均而頑猾冀倖之心以絕亦今日之實益也

孔堂私學卷一

白駒　　長興王豫立甫

賢人去國過其友爲別其友賦詩以送之言吾友是役於君臣之誼殆難留焉朋友之情能決然乎以永今朝以永今夕吾友其何辭矣今雖不可以終留繼自今倘國家有轉移之機勿徒高翔遐之風也貢然來思吾所尤矣夫今之速吾友以行者豈非爾公爾侯皆期於逸豫而無相助爲理之人乎苟異日者胥克勤於其職而無以逸豫爲期則否可復通處可復出也優游豈吾人所耽遁思豈吾人宜決哉如其一往而不可復也則將

以空谷畢老乎君臣之誼終廢矣朋友之書信不可不時通也自愛音聲等諸金玉不以遺問朋友而并朋友而遐棄之古之潛深伏奧者往往發憤而出於此吾友其毋然也詩人纏緜排惻之意余爲疏通之如是千古而下言離之什有能彷彿其萬一者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初孟子之告滕文公但敷陳三代之制而分別其善否所以勸其必行助也逮於答畢戰之問則行助之志已堅特未得夫下手之方於是孟子迺從往古成法之中復變通以己意俾其行之於今無毫髮之遺憾焉故曰請者刱始之辭而非沿襲之辭也後言井田形體之制亦孟子所欲行之於滕者耳百畝非殷制至周之行助第因大田之詩而想像之以明當今之宜復未嘗決然決周之亦行助也故曰請者刱始之辭也初言助今兼取貢者以分疆畫井必得空曠之地滕之野宜之若夫國中有山谷藪澤之間病於難行則以貢通之且夫貢之所以不善者以其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耳今但什一使自賦壹視歲之豐儉而贏絀得以自如用貢之便而去其弊此正朱子所稱疏通簡易自成一家迺經綸之活法而非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者也是故行助于野行貢於國中亦就滕而言由斯以推設國中而平衍不妨用助野而有山谷之險藪澤之阻不妨用

貢秪因地勢之便利而不必量以一概後之說者如奉新陰氏鄱陽馬氏胥謂鄉遂平原廣野可畫爲萬夫之井宜行助法而反行貢法都鄙苞有山林陵麓難用溝洫齊整分畫宜行貢法而反行助法是皆昧於孟子就滕言滕之活法而猥以康成鄭氏之說汩而亂之故也鄭氏之注周官也考遂人匠人之制而無以通之迺謂鄉遂用溝洫都鄙用井田竊取孟子之言附會爲周人一定之制至遂以周之徹法當之夫孟子之言果卽周之徹法則其告文公者但當勸以復祖宗之舊如有若之於魯哀公可矣焉用繁其辭而沒其實且於助法之行爲此疑似之言揣摩之論哉大抵周之徹法至孟子

時已不得其詳故不特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從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以推測得之者之為難信也周官雖非僞書至雜以考工記實由河間獻王所言原有是求其合而轉離者信如鄭氏九夫為井其數必拘於九則誠然矣安見遂人之數之必拘以十也讀聖人賢人之文尤貴有弘致深識者此也

孟光論學之謬

漢後帝立子璿為皇太子孟光問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於祕書郎郤正乃曰吾欲以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

其急者時諸葛孔明云亡蜀人士遂尠知學者以故莫能斥其謬而郤正翻以為良箴陳壽且著諸紀乘嗚呼此聖賢大學之道所以曠百世無復津逮者不足怪也古者太學之中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民家之俊秀咸在焉其上之所教者無弗同也其下之所學者無弗同也尋其旨歸曰修身而已矣曰推其修諸身者以理人而已矣蓋自天子之元子以下皆有此身則身之當成也俊秀自為比長閭胥以上皆與天子共有理人之職則職之當盡也元子異時為天下國家之主俊秀異時為天下國家之輔同贊王業雅宜於同心同德也夫如是敎安可以有異法而學安可以有異術乎後世裂而異之博士以治經治經以尋章摘句博識章句以探策講試至於儲君讀書則志在于權略智調而已身之不克修其用以理人者皆苟道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材之盛至於郤正陳壽輩而止又安望其度越諸葛孔明而上也嗚呼孟光之言行天下國家不得復至于治且安不足怪也

二子乘舟

自衛適齊渡河乘舟其常也今詩言二子則是稔知宣公之欲殺伋而壽與伋之且將相爭以死也夫宣公之欲殺其子也不殺之於衛而顧殺之於齊乎此又理勢之易明者也若是則詩人固稔知二子之必不及渡河

也盜待諸莘而殺之莘衛東地則是二子實未嘗渡河也詩人乃明知之又不敢顯斥之第言二子適齊計其程今當渡河矣乘舟而往其景汎汎然而不知我何以思二子而不能置中心養養然也二子乘舟汎汎然其將漸與齊近乎我之所以思之不能置者恐其不必遠至於齊而即有害也蓋據左傳此詩乃左右公子之徒之所為故但哀傷二子而不敢顯斥宣公又聞其事獨先非最親暱不能也若以為國人作何忽詞微義婉與新臺頓殊與

金罍

余客桐鄉汪學山相招為文字之飲出朱碧山所製酒

器以勸酒其器以金爲之作張騫乘槎之象中可受斗升雕鏤之工治金殆如治玉石焉因思古金罍之制毛傳云人君黃金罍疏引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黃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孔氏以爲謂之罍者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孔氏意蓋以金不能刻畫也觀朱碧山所製之工如是其得遽謂金不能刻畫乎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之云未足以破舊說也事不目見而徒以臆斷其難可盡信寧獨先王之禮器與

雄雉

雄雉于飛以有泄泄之羽況其夫之賢而不免役使之事也久於役使家人懷之然以賢故則今之阻隔蓋自遺耳雄雉于飛而不息則下上其音焉其夫之久役而不敢告勞之譬也夫誠賢得名爲君子之人矣女子善懷貧無以解其心之勞也視日月之已邁既無以解家人悠悠之思計道里之相遼復不聞有征夫還歸之信至此不得不致憾於在位之君子矣百爾君子率不知德行者爾誠有人焉知何如者之爲德行則若其夫之賢於人無害於物無貪隨所施而各當何必久寘之軍旅之間乎蓋其思甚長而怨而不怒此風詩之變而不失於正者也

雞鳴

此夫婦相往復之詞婦語其夫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焉蓋蠅聲與雞聲不相似類且未有蠅聲先於雞聲者愚是以知舊說之不然也蠅聲乃東方明之候故又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至是而其夫乃復之曰匪東方之明月出之光也夫前既以雞聲蠅聲爲言矣茲顧謂其婦復以月光爲東方之明是明以晏爲蚤而勸其夫之息偃矣愚是以知舊說之不然也末乃縱言之曰卽東方既明而蟲飛且至於薨薨乎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焉蓋諸臣之會於朝者不聞視朝之期則亦各退而歸治其家事矣其亦庶無憎及予與子者乎其夫之淫荒怠慢甚矣其婦亦違雞鳴而興纚笄而朝之禮故章句之間秪餘親愛無已之情至所謂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反復求之卒不可得也

田制

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朱子以爲田制既定其溝涂畛域有不可易者今代爲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彌甚矣嘗用是深疑之近者崑山顧氏四明萬氏本王制以立言原丈尺之各異始知三代之所異者在乎授田之制稅粟之制而多寡之殊其

名訖未嘗廣狹之改於舊也由是朱子之所疑可以氷釋而徐氏陳氏之論不待攻而自破矣朱子曰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也想周公且大言之爾夫周公豈大言以欺人者蓋周之五千里即夏之二千五百里此亦可用以證成顧氏萬氏之言也而或者猶非之古嬴今縮等諸狙公之賦芧不知法制當衰替之時往往名存而實不克以畫一唯概與之變革則齊是以夏殷周代興其治必自人道始肴率始諸立權度量也豈得以私心自用之漢唐比而亦豈得以狙公之朝三莫四比不然五十畝七十畝百畝朱子之所疑何以解焉

里制

穀梁傳班氏志泥於什一之文如一夫授田百畝而耕公田十有二畝半則爲己嬴也於是公田爲居之說興焉什一之制誠合矣復無以足夫孟子五畝之宅之數於是又謂在邑亦各得二畝半之居焉公田無爲廬舍之事毛詩甫田疏詳之矣甫田疏云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言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十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春在野而冬在邑之非先王立法之義讀禮疑圖詳之矣讀禮疑圖云蓋一夫一婦

食力之小人也就田斯可以治農業而死徙無出鄉又同井者之所安也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任近國中猶以搬運爲煩不欲輕動而況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先王之立此法果何義耶大抵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然亦取於便農功廼饁餉去田豈宜遠哉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合爲一邑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丁男之有妻者爲室室亦家也所主在於同井無出鄉而已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以寓農民哉去其宿說而里制乃可得言焉桉大司徒之職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又曰以其室數制之舊說率用班氏旨閒嘗誦公劉詩竊有以窺其萬一而知民居之必有所依以爲阻固也詩曰乃覯于京于京斯依則依於高大之邱也又曰度其夕陽則依於山之西也又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或在澗兩邊或開門向澗則依於澗也又曰芮鞫之即或就水之內或就水之外則依於水也視其陰陽寒煖所宜觀其流泉浸潤所及公劉所爲居處其民者如是而大司徒相宅之制不從可識乎大司徒既辨其地爲十等矣地之平衍者去山林川澤必遠則建步立畝以爲民田其近山林川澤而地形不可正方者則以爲民居其居之眾寡視地域廣狹而無限制焉故凡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皆民之居所依以爲阻固者也先王既使其民聚廬而託處而生相近者死亦相迫是以大司徒安民庶之道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而舊說亦未見有言及墓地所在者孟子曰死徙無出鄉禮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然則其即在民居之後決矣甫田之詩曰今適南畝又曰饁彼南畝大抵民田在前民居在後而其最後則墓地也此里制之大畧也

王立甫壙志銘　全祖望

立甫姓王氏諱豫字敬所浙之長興縣人娶姚氏吾友薏田之姊也立甫生負異稟其骨相臞臞就婚於姚氏薏田與立甫爲同歲其才相埒唱酬時相厄而薏田之姊於十七史皆能背誦亦頗欲鍼砭夫婿立甫出則遇敵手入則懼爲其婦所窘益沈酣于學大放厥辭古文初學柳州繼而歸於半山詩則醋乎唐音也顧立甫有膏肓之疾莫甚於好名以其好名故不愼於擇交而連染之禍至逮入京師立甫故孱瘦神魂魄力不足以當大難況家貧甚鋃鐺就道一無所資長繫五年其妻以望夫而死迨事解得出而芒角已摧困殆盡不可復振矣癸丑之夏買舟南下過予臥榻中悵然言曰吾一往消索不敢復與諸公爭宋號之長但願繼今以往寂坐深山窮經治史稍於學有所得東隅之失或可藉手以見予予曰諾乃至任邱故人爲之宿留猶貽書於予謂志氣奄奄幾不可收束寄聲吾友願得良規以箴我心疾則成我者也未幾抵家遂不通問薏田以札來謂其山居頗適不料其死之遽也立甫鋭意著書其出獄也杭堇浦方過予而立甫至堇浦問曰患難之中所著多少立甫曰無有也堇浦慍曰古人遭患難正可立言何忽忽耶立甫謝之嗚呼豈知立甫雄心已爲荼苦所盡竟不能待五稔也立甫初哭其妻謂予曰吾之負吾婦者不可挽矣薏田自當有文以傳其姊然吾尚欲予之文以張之予逡巡未及踐約而今乃以志立甫者及其妻豈不恫哉遺文有孔堂小稿長興令鮑辛浦爲梓以行世立甫最善徵文獻壬子予將赴秋試前一夕立甫來視予偶與談張尚書冰槎集中考證傾耳聽之神味津津火盡取所儲閩中樺燭焚之雜三號童僕盡起席間燈火尚熒然立甫乃曰吾過矣予得無入闈而困耶立甫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無子葬於某山之某原銘曰

蘭而摧玉而折欲問天其何說苕溪水共嗚咽有此文倘不滅

右孔堂初集二卷文集一卷私學二卷長興王孫立甫撰立甫自少卽負奇氣聰明强記不屑治家人生產專力於詩古文詞就婚於歸安姚氏與妻弟世鈺以學問相切磋此編卽病革時手授世鈺者也鄞全謝山謂其古文初學柳州繼而歸於半山詩則純乎唐音是固然矣今觀所著孔堂私學如據公劉詩以推大司徒相宅之制而班志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野之說不足信據小戴記王制之文知三代授田多寡之不同由於丈尺之各異可以釋朱子之疑而徐氏陳氏之論不攻自破又以知其讀書能通知古今之故不徒工於文詞已也立甫年少氣盛喜言結納因此連染同郡莊氏史禍致

逮詔獄洎事解得釋已閱五年平時意氣摧折殆盡歸後五年竟卒年僅四十有一使天假之年萬一有遇何難推其所學以爲世用乃遇旣不克副其才年又不能充其志猶賴此編之存使後世讀其書悲其遇而惜其所志不克伸也刻以傳之又安可已哉壬戌中秋節吳興劉承幹跋

茗柯文

第一九三冊 104[illegible]

茗柯文初編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武進張惠言皐文

游黃山賦并序
黃山賦并序
寒蟬賦并序
秋霖賦
望江南花賦并序
竹樓賦并序
債春賦并序
鄧石如篆勢賦并序
長平鏃箴并序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莊先生遺文後序
書墨子經後
讀荀子
續柳子厚天說
送惲子居序
送張文在序
莊君墓表
崔景偁哀辭

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區之閒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詭麗超絕列嶽蓋象崑崙閬風方丈蓬萊又其幽扃宮別杳冥并旭凝霜仍雪閟自太始舉世罕能登陟是以容成宅其陽浮邱棲其巔軒皇練其鼎玉女流其凾鸞鶴翔其林芝英挺其皐予與桐城王灼濱麓容遊茲邦因往探焉故復纚覽誕略未遂冥窮然于高則窮蓮花之崇于奇則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倏承解纓絡結廬神陝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也

迫區中之隘陋兮貊寥廓而神攄行周覽乎八極兮騎騂騩以踟躕崑崙荒忽莫可揖集兮奄息汜濫舒節乎三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溪兮覩容成之高臺鬱巖巖之岮嵑兮拂穹窿而上迴連岑吁其坱圠兮徑曼衍以延屬經崇駊騀以撇

天兮歷陁罷陀以頹谷霞嬰雲汩般以澹瀁兮褫碆紆濔紛以相逐時固未臻乎黃山也忽丹嶂之岑巘兮矗巃嵸以霞起浮纖削而孝嶅兮勢振飈而不已心炯炯而上假兮自眇眇而無倚何風引而歘去兮處不可乎彌揆夕信宿于招提兮浴神濫之湯湯陰火熇溥于巖幽兮伯僑無忌予以回皐疏煩想于游蒙兮霍然飈除書然雲揚乘凌兢而絕太陰兮與眞䋣乎相將橫紡兆以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闓幻景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僊廬旋窒宥𥨪以婠娟兮枕榱欐而相扶應眞卓錫以遙佇兮狀頳顴而雎盱羌窈聊而無見兮悵天閟之不我舒厲嶔嶇而百轉兮穿前另以上征雲飛飛而襲予兮后氣黮黮而愈清岑嵓雜遝以差錯兮衡從隱倚追

以縱横堂防絕限㠋以艭路兮愕眙怵㲋翠以搶攘入鬼室之懿濞幽杳兮出雲窟之峑寥窈寘搏徐衍之膠盤枝梧兮㝊光景之晻曖鏗瞑稍定氣而回眺兮矗天都之巍巍下嶙峋而刻削兮上洪紛而錯崔嵬翹撇烈孤以獨舉兮厲重陽而下迤形精溢遠若不知其所柢兮盪空青而無依縝滜絡繹交以騰湊兮龍鱗霞駮煒以林離天扉戶室巖以高躋兮亢鳥騰乎將吾止之獨撟首而不可即兮心徊徊而不怡仰穿溟涬兮上出彷徨傾臺兀兀兮俛視崢嶸震慄徙倚兮一升極目天表兮洋洋連華蕤蓴以右起兮翼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峻嶧鬼歲据以天橋紅朵翠氣交曳而竝颺兮蒙合欲歘半散以招搖披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

而摡逍遥往往高松負石以成質兮壁走樛枝以還會東西蜿蜒從靡而卻負兮蛟螭蜵蟉相詭而異態沐疏佗之霜雪兮積禪通之流澀猿狖仰朐而不能拏兮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視羣崒靡何巑巑高低混泓發積參差鬱撓天地泓泓霏霏似驚潮之鴻涌于海門兮如蟺埋之豕列于庭階也于是脈奇選崇塈蓮華之顛而造焉降巑岏而陟蘖刖兮回兀嶪而踐巀嶭風磴運裊以㝊浚兮石齒盱駴以碭突逡巡三兮以側足兮下視欽巖庨窌以罔沕噤吟跬蹊僅乃得度兮目眩轉而茈忽詘㯰折枝態經以卻立兮浸淫㟏岈攀以中必雖剕忌之傈俟疾迅兮猶㦔㦔而氣失爾乃石扇禎庭兮掩杳玲瓏會宇複復兮宛潬交通參差蔽虧兮壹陰壹陽枝

樳刻削兮神樞而鬼工淹回旋而詰屈兮邈乾坤其若蒙欻㬩涌而上出排閶闔之蕩蕩軼遊氛于鴻濛淩虛無而獨立兮貫倒影而高厲倚瑤光而剖衆神兮捎豐隆而扶屏翳馮蔑蒙而下矚兮汨修嬈于一氣峍屼鑽列瑣碎而不可詰兮宕寘寘其容裔攬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天地之所際搨吾下夫崔巍兮降雲梯之嶙嶙透迤栥折以規轉兮阬隤稽而若顛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豕而極巔圜羣象于寸眸兮騈衍振陳宮以巍顏撑菌閣之卄六兮岭元君于雲開卻睨巨鼇兮欽淫燒瀁瀁兮聳精僊之八兮威㸚紛何爲乎揚靈總圭笏兮相翔吹參差兮杳寘濇湟陸離班以屯蹇兮振耀罶鬡瀾以煌熒四顧埸札莘莘縱縱怪物神鬼紛羅

交馳巨鼇泱吻以釾釾兮卻贔屭而躨跜狻猊刱㲉以奮鬥兮作首目之彨彨巨靈高掌于雲外兮勢爪踢乎華宴女娥幼眇以流睇兮被長佩之䙁綏百怪欺怨以𪘏對兮儼嶙峋而睽睢羣岳岳以嶢嶢兮隨顧盼以驕騃卒悚悚以驚魂兮中怡悵而意迷會崭窪姿日夜出雲瀚沛茀鬱烟烟熅熅紛飈起而屬天兮汩混會而渾庉爾乃輕颸乍起宕拂四表洼揚驚奔泮渙騷擾紛紜邅迴以下降兮綢繆周盤轇以旁繞窅㢠糾撓皇以回薄兮紆鬱漫衍敷以緜邈圍宇廓以清澂兮柔祇濫其漫漫匼帀澒洞千里而無極兮州袂大瀛倒灌而外環于是紛汝惝怳㵄㵄泝泝隃陁曳獻閼閼旋冕濞洶洶其交會兮洶煩澹而紛屯崭巖㬎峞怒起而涌出兮吹濞

潚崒迫隘而復還鯨迴鯤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天撟蓼以
龍翰偹蟰蜩像揚光以出八兮忽若蛟入水斐飄麗以耿曼
三山滉瀁欻狂水下兮泚不知其所遷崪中起而突植兮又
象碣石之孤鶱滑眩譎幻儵忽而萬變兮嶃不可乎究原于
是曰駴意蕩志懼神疑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直際
天極浩乎瀰瀰沆沆溶溶鱗鱗離離嘻嘻兮旭旭天闕兮洞
開翠為縿兮朱為旗金為闕兮銀為臺仙車九葩兮紫蓋委
麗鮮扁卉翕兮紛緼輝光炫耀兮陸離暢飂然而與神俱兮
廓蕩蕩而高馳曳寫霧而邅逝兮厭浥襟之英英披靡蘼之
幡纚兮碕隩嶇之松聲幽入為我揮琴兮（儀徵江鉦字麗田隱居山中）過
素女于太清山鳥更唱而赴曲兮流仙樂之泠泠紛吾窮此

遐覽兮與無友而為期揖松僑而儷游兮載羨門而與之歸
逝散髮以消搖兮遺氛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綴雲虹
之采𨗯左格澤之炎精兮右屬卿雲乎崦嵫蒼蚪顛鸞赴熛
以相待兮丹砂赤醴煜爛以凝滋餐六氣以呼吸兮羞五采
之璚枝庶遠遊之輶舉兮聊發軔乎自茲

黃山賦

余既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昔者居方物別圖經沐浴
崇陴羣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攟采梗概以賦之
丹陽之南巒障之中有黟山焉是曰三天子之都上絡斗紀
下摟衡巫外則崒山崔嵬于近作嶂陪以大鄣屬以匡廬廬
江出其西浙江出其東千源萬溪經營淡澹各走相詭宛潬
黯黮回錡隘巘追觸韜緘逆防孫理梢砮出窞勢若矢激不
可追覽雷出靇追轉石異聲鬩沛汩淚泙龍鏗訇漻繆谽谺
礚礚悲鳴鐘鏞穆羽將瑲代更蕩瀸瀑塌纖潛不藏文鱗錦
爍瑩瑩煌煌若此者數百千處然後溪鬪會流交注羣輸迸
泣潼潼上合彭蠡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岎岭崆崇糾纚嶇
崎積沓匼帀陰陽蔽虧夫容菡萏倚天無芾形精亘輝灼若
朝霞其會高則上出閶闔平睨寒門頫視一氣空如下天其
窮陰則涸沍憀慄昧不見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蜚之霜其
石則跳踔刻削岾嵥增積摶總別追重疊并岦將顛復稽附
磅躃蹝縱橫駴盱震心警魄黝質斑采炫燿龍鱗隨物成象
百怪千端若有鬼神突怒淩厲畢不知其所原增巖重岫懿

嵏紛寘環橑複筦脇施瓏玲陽光迆輝凝自地燭不見天形
或乃頑竈金鼎威蕤玢璘匡牀方几羅于其庭霞文碧篆守
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其宮別于前則雲門谽閜亙峙高
闕夫容桃花紫石丹沙壘障擲盆青鸞石人儻儻茷茷委有
温泉是之自出天都魏魏巋然特雄蓮華右起爭隆匹崇紅
沓交錯洪紛馮戎羣巒來朝若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石室
醴泉之池曰精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觔步拔珠參差
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鐔白鵝岭嶙巃嵸九龍懸泉消搖之
溪堪嶆溶洗千態萬狀澄碧百尺輝黛沈颼列如綵星揮布
茫望于中乃有錦鱗揚鬐石班無雄鈉魚兒啼其右則有飛
龍雲際容成浮邱石牀布水聖泉飛來松林采石紫雲翠微

翟鮮互別翽翔相追其谷則乖龍老蛟窫蜷淵處千瀑亂入
冬夏激雨鴻扶延延雲轉雷驟丹臺中墳是曰天海鬱概泉
皺棽棽彔彔冢影厥嶵陊賁其隍絡繹梟杌譎空流光絕霞
欲焱髦紛前翠彩灑漊般爚旁于後則仙都岩嶢師子壘眥
丹霞后琴厲以始信叢后箭植緣卒而起箭參嶢帕傑池朮
已爾乃其木則有木蓮九照神州無偕檀柤翁柏海桐卒夷
楓樹檉椰樅桂黃楊枒杈交柯魁瘣紛揚馮陵漭京鬱鬱葺
葺上蘊重陽喬羽翡炕旁御日月中稽風聲檞槲叫囂無時
晏寧頹根陰幹出火自照輝輝熒熒其下乃有白虎蒼豹素
雌元熊山閭一角醜虎入从倏來報往驚嗅羣訌玃父嘗碩
貜子猿公蒼髯修顏接幹迴叢透脫牢落天掉無躬其上乃

有雙鷁獨鶴列仙之乘碧雞流離鵻鵻嬰嬰頻伽之鳥引曲
赴節若調乎鑾笙其松則枝梧節族膚后蟲雲蛟螭倒投之
而鰭鱗仰矚撇烈不見柢根奇瓌易貌覩之無窮緣文無端
其下乃有琥珀威喜伏靈后脂蘊精閟采偃靈是資草則鋪
于披靡軋芴蔚對蘼蕪突蘿蒻蒻蘚菭珊瑚翠雲龍修雲霧
春芳隱隆秋馥霍濩蕙花散榮翕習蔓若青碧翠紫菲菲菁
菁熠爚煜扈不可紀名粵有大魏黃進山精餘糧大苦菜苄
同芸赤砂石乳紫芝九莖石藍之花千年一榮神農未知俞
跗未更若乃黃柑丹杏桃栗杜櫞枇杷棠梨若榴木蘭彼子
棣梅餺芳裂芬林禽崖蜜松肪出焉爾乃其懸磴突騰揭孽
側足庾某犯峚岱踏硎骨仰冠傾隧倪跖紛遯困屼屼震慄
慄萬端異類氣謚汗駴恍恍魂隊進不敢征退不得喙慫忽
怊悵目不敢睞歧息扶服熊經鳥肵然後得局焉若其淩鴻
濛貫倒景颸洏泫息滓溟浮恍惚超虛無爛昭昭神靈居流
澥涌瓊爽充偓佺厮征欻扈豐融聚轂公樂呼吸亾雙于是
天雨新霽尉曾朝隮噎魃坱圠洶洋四施襄混懷隧馮陵
夷東混扶桑日之所出南瀆炎風西淹總極北沍積冰漫漫
汨汨風至波起天地炭業狀若浮海說于碣石沄沄積潏化
爲魚黿黴鯨犴鯢稠菽纜翻土囊鬱勃萬響怒叫驚禽悲獸
跖魂哀嘯嵥嵥隱隱不知處所瀕聆忽荒背枉水下翔陽震
盪涌波憑興浮彩下爛絢耀上升天紀地維扈煌熒九光
十彩轉五代更蓬萊閬風昆侖曾城琪樹建木珊瑚琳瑨戢

勝虎齒頷揚流形芒芒無端隨望而生絪縕元黃儋將會儀
憑蒙龍睨天綷靈之飄飄鎮高邁橫淩九坑杳天外于膏樂
兮發蒙蓋

寒蟬賦

陸士龍謂蟬有五德故爲作賦亦復僑居之感貧士之歎也
余唯其蛻濁濊辭泥滓清潔莫尚無營于物而喧喧不已豈
非生道遙老氏守嘿之旨耶暇日省陸賦聊致思焉
夫何寒蟬之修絜感時進而來翔辭緇涅于埃濊翩乘風而
道行儵既翕于五日欻毕伏于淹警何變化之至神而知幾
之孔章也端廣頷以飾首抗修緌以儀冠斑文章之照爛矯
流離于輕翰吸醴泉以爲飲接沆瀣而爲餐棲一枝而有餘

翳片葉而爲安心抱清而守素體逍遥以自然胡嘒嘒以悲號聲感激而不慕横滔涸而頻咽鬱廻厲而縈互紛旁振以接響唉逐聲而合趣款餘兮于勁秋弔陳芳于假夏恐雨雪之夙集沿餘光之易謝怨王孫兮不歸紛啾啾而誰訴甘緘默之不能將多言而未瘁頌曰緊惟寒蟬稟五德兮精類外糅乃任自兮居高揚清姱而不閉兮應候守信亮志以壹兮含氣飲露泊其無求兮逍遥棲遲孰非大游兮益葆厥章卓以長靜兮閉志自藏保正性兮棄汙遷爽任而不守兮嗟爾至德永以爲友兮

秋霖賦

何重雲沓沓之曖曖兮噎訰訰而無譌八漠傾以雲霿兮天

地鬱沓以滲離羲和潛繼于太陰兮金樞弭節而勿御屏翳哨兢以扇威兮豐隆日夜而屯聚值秋氣之凄凄兮況兹霖之淪渫登高城之曠覽兮滌汩減以四集清漳奔揚以潰溢兮平蕪漾漾以潚潚川原淼其無津兮哀行旅之淡涉鶩鳴高鷹側翼而孤聯兮雁嗷嗷而無依寒雞溼而不飛兮稻粱悠而不歸心抑鬱而無憀兮暮獨返于虛堂飄風淒淒而入幃兮舊循檐之涓涓聲闃苦而不徹兮雨足入于空牀夜沾溼而十起兮厭顛倒乎余裳獨寥寥而不寐兮百慮頽而侵靜故鄉杳以日遠兮又流慟而北南唯同懷之宋歷兮共千里之忉心造兮襟于假夏兮泛清秋之緒風欲褰裳而就之兮限浮滁之汪汪念人生之靡継兮恨秋夜之不旦聊援翰以抽思兮許中懷之惓惓

望江南花賦

庭有小草脊聶豈炕莖不盈尺黃花五出四柎交菩儷而同氐榮必其偶縱午相代開秋發芳風嚴霜頹而彼寸柯方敷厥章客有言其名者是曰望江南之花旣感其道爰爲賦焉何小草之珍瑰感兹名之見奇其纖支附柯簡節薄葉之麗生也翳翳草縈蕪縱根萌誕往枝條倚靡遊塵離焉鑽飈吹焉於是晚春早夏百卉茂止紆丹晛其左錯紫曄其右亂賁靃散饒部瀾漫于其側拂兮其不逮時也委委猗猗誠未足以命知其異也抽兮首兮攡乎其不爲之友也爾其觀朝陽而布葉嬌夕儀而斂陰託秋霜而表榮倚曾埔而效心華不

飾悅香不越林藝不比標偏不戾參獨專專兮沈沈體志安隱醰醰淡淡淒淒兮秋風飄飄兮吹我襟初服兮攻化恐冉弱兮形任諒君子之不佩悵永望兮江南

竹樓賦

桂格卿嗜竹自號曰竹樓好事者爲畫竹樓圖煙標旣竝雲嬀在兹亦勝情者所寄也請余賦之辭曰

江南之幽篠兮百尺而不見陽后結根而成色雲裁葉而舒光亦山陰素流折紺參差縹淚汨山雕氣而縟景水陽朝而陰夕乃有高樓起乎其中修欄層倚空厲玲瓏虛瑤席以受碧倒瑱霞而鏡紅眷若孤棲入聲四沈單鶴偶叫潛蚪一吟雲自態而逕入風萬響而來壽于是幽居之士任達之流追

爾長嘯沙焉登樓結柔條兮三春發勁幹兮九秋是時芳杜已歇桂枝方彫悟窈窕之既晏顧防露之未朝理紛緼之昔悅屬郢客之長謠謠曰洞庭波兮湘水深山中人兮青玉袪橫千里之騁望報蘭茝之素心遂爲頌曰猗彼修竹君子德兮緣文翠章儀其有則兮登高望遠孰其可識兮絕世獨立與爾爲極兮

賃春賦

海寧張文在僑居京師屬畫者作賃春圖以自況爲擬梁生之賦以敘之

時恇恇兮不留淹吾馳兮未央周皇都兮結覽悲窈窕兮曰長慼梁鴻兮作歌摻妻息兮內傷信余志兮弗諒容回徊兮

微祿果摶觝兮異方世不云兮我穀總余駕兮將逝攬九州兮一遠心眩沄兮故閭寠嫠兮祓之託廡下兮顑頷聊消搖兮時暨固靡冀兮尙賢幸芳馨兮未沫惟歲暮兮寤陰風調調兮振林衆巇巇兮余笑心惻惻兮孰任

鄧石如篆勢賦

倉籀既悠蟲鳥茫昧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封石頌德摛華絢豔後埶是則佐隸趨簡迺及分勢六書載淆八體亦廢二漢緜延厥緒弗恢金刻石雖莫究其追般般石鼓發于陳倉嚋曰體譌庶有憲章在唐李監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飾鳥步傳刻世貿厥眞亦抎嬰姿嫮妍維爲斯仞鍾張之法代傳代工曾是蠢文弗軌弗蹤猗歟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洪此藻筆俗學紛緼辭之廓如古人不見誰毀誰譽閎諸蔡邕篆勢有賦旁涉僞作緣緣凝露用範用閑芍思詳觀敷擢彬縩永光藻翰其詞曰

書兮風回欻兮電追麥兮梢雲之冒松柎濞兮百川之隘堆㞌激兮逆折谽閜而東歸淸思下蒸迅神上落經緯中彌觚芒周作突植立以離偶乃翕翹而佹還窈窕冥冥若首若驚若應龍將䖒以須震霆幡幡慘慘若陽若陰似柔樹霣榮不可見風或衡遭規旋或孤出介入或來而忽往或闔而不翕或圭組敫佩或死碎冰消縱橫絪緼絡繹繽紛遠而望之若異類崒噩而竝出鶡首目之縱華卽而察之若慈母字子裘回遷轉煦嫗而相分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儗振甄林

之絕塵追軼軌于秦始嗟作者之難覯信知道之實稀與梗概而略論願執簡以同歸

長平鏃箴

內閣中書趙君億孫藏銅鏃一枚云自其外祖父某副使官山西時得之高平土中其地是古長平疑秦趙戰鏃也脊中而殺以爲刃以周尺度之長二寸兩從迤以博得寸之半鋌斷存者半寸而旁鋌而下刃枝出夾笴者寸也權其重得今稱七銖二絫于古益半鋝而弱以是知考工記云鍭矢長寸圍寸鄭康成氏讀爲長二寸猶信而圍亦當爲二寸而鄭氏略也又惜其鋌之不完無以測古三垸爲幾何重也趙君幼而受之其母夫人夫人幼而受之副使往時其廬火夫人嫁

時物悉燬而此鏃獨存今夫人歿若干年趙君出視未嘗不欷歔也余既獲觀焉又讀趙君所自爲銘感其志乃作箴曰巖巖古鏃出自長平昔在羸趙戰爭所營磔磔革革曰維凶悳孰樹傳斯而是寶是服既刊既薙既夷厥銛既賁厥華而蒼亦是漸既拔會壞既襲厥珍孰吉金亦錯而此焉不賓故晦者飾之大恒者道之泰有衆弗媺雖材必劌有文弗揚雖剡必章矯性而性性性者門也無用而用尊用者存也匪童之誨髦以爲戒匪令之諄毋訓是勤毋言不更敢告侍旁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道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奧旨備于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者皆不與

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達于性有鬱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漻漻地之嶤嶤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硪谿谷風雲霧霿霆震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蟻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鬭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于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于是錯綜其詞回互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于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嵩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恉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偁竝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漾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爲之愉暢輸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誦而不觚讀而不斆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無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𣰟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泠汰其義轂輠于物芴芴乎古之徒

也剛志決理輐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于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奡不可理其辭淤而旨文確乎其不煩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遴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聲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廬頡滑而不可居開決宧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于宋玉揚雄恢之賜入竅出緣督以爲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后䁖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盱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壒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撥鉤于蔽牾而傲侻可覩其于宗也無蛻也不倣

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為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為之博而不沈贍而不華進犿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厓儌倪以為質以天下為郭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為也其原出于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追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拳跋紛悅則曹植之為也其端自宋玉而枅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卒以變古曹植則才子矣揖揖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揖于同不獨于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為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為也其原出于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儁也以情為裏以物為襮鏤雕雲風琢刻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悆乎其氣煊乎其華則謝莊鮑照之為也江淹為最賢其原出于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冷冷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照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駮外俗者之圉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于塗奧則庾信之為也其規步矱騤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于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舘矣後之作者慨乎其求之或闕也

莊先生遺文後序

右莊先生遺文若干卷其子有可輯錄先生德博而居臨志昌而遇蹇更貧困務自刻苦為學問於六經之指古先聖之微言絕學三代之制作井田禮樂政法卓卓大義削刻傳注

晳白決黑究之于心持論不為師說搖惑將欲有所著述未及就以授有可先生之歿二十年而有可學成周易春秋毛詩周官具有論說既乃撰次先生所為古文辭歌詩都為一編付其友王灼敘而藏之葢有可既成先生之志乃敢集先生之文葢其重也余不幸幼而孤少長讀先君子所為詩識先生名知先君子于先生友也既與有可游識先生之緒論有可之窮如先生其為人進退無咎悔其學不求知于世一如先生先生雖縕其學不得施用有可能述其書以傳于後能成其身以章先生之德其父子之際雍容刻厲觀于茲編可以悲而樂之先君子既與先生交有可又辱與予善而予學日以困無以自樹立將忝其先人于有可之集先生文益愧赧悚惕而不能自已也

書墨子經後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即此也墨子書多奧言錯字而此四篇為甚勝注既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旨要合為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亾墨氏書雖存讀者葢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氏之言修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為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為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蔓

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衆矣而孟子獨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誖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

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雖他說之誖于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亾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

讀荀子

一言而本末具者聖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遺然而不虛言言以救世者賢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未有不甚弊者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其言殊其所以救世之意一也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鼻之于臭耳之于聲四肢之于安佚是性也不亦與荀子言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者同乎哉荀子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不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者同乎哉公都子問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三說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然則孟子不以三說皆非者豈不以上知之性善下愚之性不善而中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哉雖然由孟子之說則人得自用其爲善之才而道甚邇事甚易由荀子之說則道者聖人所以撟揉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異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于此也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夫義者仁之裁制也禮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可也

續柳子厚天說

或曰柳子之說天也比之果蓏癰痔草木天固若是無知乎曰蒼蒼者謂之天亭亭者謂之地歔歔翕翕者謂之元氣陰陽其有知也無知也吾不得而知也甯無知乎柳子之說備矣甯有知也吾爲柳子竟之凡有知者孰過于人人之身楞然而虛其中者天地耶呼吸而往來者元氣陰陽耶人之有知也以神其帝之主宰于天地陰陽元氣者耶然則人居天地之中其猶心毛肝葉耶其脾之榮膽之精肺之魂魄耶必且猶蟯蛕之居且食于藏者耶其有不善之生也不猶蠱之與瘕者耶蟯蛕之在于藏也未有知之者也其死而出于後然後知藏之有蟯蛕也其奚則生其奚則死其亦仰而訴于吾乎其亦哀而欲吾之仁之乎人且有恩若罰于蟯蛕者耶

寒淫之宛而蟲生焉食之蠱而蟲生焉其生而戕于藏府痛知于身而不知其爲蟲也有扁鵲者藥而下之扁鵲者知之其人不知也曾之氓有食生菜而蛭生于腹者病三年他日誤食芫華而病愈故自生以至其斃而曾之氓不知有蛭也夫屏穀而導引者去三蟲蟯蛕未有生焉者也其次和藏氣調血脈瘕蠱未有生焉者也神之濁而有蟯蛕神之亂而有瘕蠱然則人之生于元氣陰陽之薄也決也彼且及知有生其閒者耶知有生其閒者毋亦待彼芫華扁鵲者耶而怨之而哀之而望其賞與罰焉者非惑耶

送惲子居序

余少時嘗服馬少游言求爲鄉里善人以沒吾世年二十七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磢切道德乃始奮發自壯知讀書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閒共躓于舉場更歷困苦出顚仰塵俗入則相對以悲已相顧自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詩曰無言不讎子居之益余多矣于其遷而爲令余可以無言始子居之語余也曰當事事爲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嘗忘也凡余之學嘗求其上矣自以爲不足則姑就其次故往往無成焉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子居向時之所道者皆其上者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至耶曰吾不爲彼之所爲者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是乃子居之所以益余者也子居勉之矣

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廉恥之念其入于勢利也猶靮之在項羈之在目而以旋于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于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謁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閒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機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遷而得官則譁然曰某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爲善惡者則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淳澆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

官貧嗚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强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少舉于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　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人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貲入詩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輿馬士大夫宦者視爲畏區而文在以覊落才抱負奇氣浮汨爲吏十餘年更偃蹇摧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相知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樸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繇役此眞吾所樂者君子于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莅政治民其爲

良有司也無惑焉于其行也序以送之

莊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三日故國子監生莊君卒年七十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原自君未卒之二年故患噎疾者垂三十年矣僅乃得愈恒杜門簡人事而其宗祠舊有田產主者非能理日以落羣議代者難其人君奮然曰吾老矣幸而不死請以餘生治此他日可以見先人乎乃取出入籍日夜鉤校之必親仿北渠吳氏義莊約定爲章規榜祠中北渠吳氏者自明時其祖性置祠產號爲義莊子孫守之至今郡人比之吳范氏君旣與族人約盡釐宿所弊經畫之至忘寒暑飲食家人固請少息不聽如是者十餘月條理厲具而君勞苦

致疾竟卒君生數歲而喪母事考石門君朝夕無方四十餘年未嘗廢左右石門君致官家居君之兄曰綸渭中進士知縣武康嘗迎親就官舍然石門君尤樂君之養居數月輒歸維綸渭亦樂君之能養其親也君應舉于鄉再進再詘或勸試京闈君以石門君故不可其後疾作遂絕意仕進焉石門君之卒會有故十年不克葬君常自咎責執心喪不御音樂及畢封樹顧謂其子宇逵曰吾今臥背始怗席也君性狷潔無棄言無責諾聞人是非若出在已又盛氣與人言偶及不平事立發憤大恚變色氣上逆久之乃已喜讀史至其感慨往往盛怒投卷起左右皆卒愕其得噎疾以此及理祠事事或不能副君意君盛氣忼慨益銳身以爲已責故其心力尤

瘁竟不支云君諱緗衡字耘石祖令輿翰林院編修考稻承中明通榜初爲蠡縣教諭遷授湖南石門縣知縣以疾乞休母董太宜人莊氏世爲武進顯族自君祖父時以進士起家者同時十餘人至君而抑困子宇逵有儁才復躓有司君謂之曰自吾祖入翰林以官籍解于省者六人昔之易今之難也聞之再植之木其根必傷汝好培之蓋君之用意如此君配吳孺人涇縣教諭振聲之女所謂北渠吳氏者也爲婦謹爲母莊先君七年卒子一人即宇逵縣學生女一人壻董雲錦君之葬也邑之士來會喪咸以君有質行墓不可無表以書走京師抵宇逵之友張惠言曰子宜爲文嗚呼君不幸以疾廢于世不得有所施設及其事親成身可以有立于後

矣乃系之以銘曰
生也親之貧死也親之勤胡德之昌而屯其身其華不蕃以豐其根

崔景偁哀辭

余始識景偁于京師與為友景偁以兄事余既數歲已而北面承贄請為弟子余愧謝不獲且曰偁之從先生非發策決科之謂也先生不為世俗之文又不為世俗之人某則願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為師為弟子云者其取之有由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援焉而取非所衒焉而學則以為狂且愚昔韓退之作師說毅然為人師一世非笑之唯李翺張籍皇甫湜數人以為然余之文質靡至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道其于景偁未有以相過也而窮困之厄已明白景偁遊公卿間名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嘗聞之乃退然就執友之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翺張籍之徒相頡頏也景偁之學挫于進而勇于取雖小物務既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偁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年二十五其為人長弟完好生而父兄稱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者余獨悲其有盛志而卒不遂其學以無聞于後為可惜也為辭以哀之曰

嗚呼偁耶黯黯以為賢誰使與耶既朝耕而夕顛又誰愴耶苟嗇其命而胡以厚其憑耶將匪獲于天而獨自以心為雄耶才者之小年延于不肖者之恒耶泯泯于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柰何乎偁耶

茗柯文初編

茗柯文二編　卷上　　武進張惠言臯文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 并序
周易虞氏義序
虞氏易禮序
虞氏易事序
周易鄭荀義序
周易別錄序
易緯略義序
詞選序
丁小雅鄭氏易注後定序

畢訓成詠史詩序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莊達甫無名八詩序
遷改格序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 并序

楊子圖其貌爲一漁一樵取邵康節氏之文題之曰漁樵問對于時歲在己酉以書命余于京師曰其爲我賦之余時甫涉易學自以未知道不敢以爲其後余南還罹毋氏之戚則又不暇以爲今年之春乃得就楊子而觀所謂漁樵問對圖者縱言及于易余謂曰康節氏之爲此言也豈不越哉曰火無體薪無用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天本用地本體然故靜體而動用也余以爲不然乾恒易坤恒簡體也乾靜也專動也直坤靜也翕動也闢皆用也彼康節者其道家言乎先陰而後陽舍奇而用耦先天橫圖地居東天居西以陰爲體也二而四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陰之數也易則不然始于一變而七九二八六麗于一七九者也故易乾道也陽道也畫數三兩之而六陰從陽也易也者體陽而用陽先天者體陰而用陽易者體陰陽而用動靜先天者體靜而用動然則康節爲老氏之徒無惑也吾子草思卦爻規榘天地時有所得往往合于鄭荀易學廢久矣庶幾吾子是賴今乃取康節之說以自表毋乃逐其末而未究其本苟隨俗學之軌轍而未折衷于大道

也楊子曰子之言則誠晰矣雖然夫易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曰廣矣大矣不可爲典要今夫步日月者右行及以左行推之而不忒者進退之數也昔者孟子言性善荀卿反之言性之善惡雖異而其教人爲堯舜仁義則一也吾惡知夫言陰之耦者非所以言陽之奇乎吾惡知夫言體之非用言用之非體乎且吾聞之求道于易猶挹水于河取明于太陽也各得其所資焉今吾伏鄉里誦先王之書上以事父母下焉友朋是娛動則不足而靜或有餘性又善病庶幾遺物之役役者以寧吾軀故凡體其靜而待動者皆吾之徒也又何怪于斯圖也哉余曰唯唯乃爲之賦曰

魚以濡自慕兮薪以明自燒大哉水火之爲貞兮化萬形而

不膠緊動靜之無方兮固體用之合德火假薪而後然兮水
寄魚而後食夫唯火之爲用兮用其無用也傳旣盡而不滅
兮吾不知其所從也水之爲體兮體其無體也逝曰夜而不
舍兮吾不知其所底也用者人兮體者身兮身者主而人者
賓兮無滑而魂無塞而門而以卑其施而蘊其文以全吾之
眞兮

周易虞氏義序

虞翻周易注釋文云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九卷翻字仲翔會
稽餘姚人少好學有豪氣又善矛太守王朗命爲功曹朗爲
孫策所敗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朗遣翻還策復以爲功
曹待以交友之禮多所匡諫策嘗納之策攻黃祖翻從說華

歆下豫章還至吳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
爲吾蕭何守會稽其見委重如此出爲富春長漢徵爲侍御
史不赴曹操爲司空辟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耶策
薨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說又性疏直數有
酒失權因醉手劒欲擊之大司農劉基固爭得免其後權與
張昭論神仙事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
也權遂怒左右多毀翻乃徙翻交州十餘年卒于交州翻博
學洽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爲周易論語
國語老子參同契注解周易日月變例周易集林律歷太元
明楊釋宋其書皆亾目錄在三國志傳及隋唐書志自漢成
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
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爲異而孟喜傳易家陰陽其說易本于
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
息諸儒皆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
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穎川荀
爽南陽宋忠皆以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學旣作易注
奏上之獻帝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
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
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
述其業至臣祖父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
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于軍旅習
經于枹鼓之閒講論于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所

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又奏
曰經之大者莫過于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
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
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顚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
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
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
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
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
以示世若諝者若爽也是時少府孔融善其書與翻書曰自
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眾說騁辭竟聞延陵之理樂
今觀吾子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

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索旁通者已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鬯茂條理遂于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于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亾而宋道士陳摶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于今牢不可破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我大清之有天下百年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于亾廢之後左右採獲十無二三其所自述大抵祖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旣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亾而漢魏師說略可見者十餘家然唯荀鄭虞氏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亾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恉爲消息二卷庶欲探賾索隱以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

虞氏易禮序

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記曰夫禮必本于太一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故知易者禮象也易家言禮者唯鄭氏惜其殘闕不盡存又其取象用爻辰爻辰者遠而少變未足以究天地消息至其原文本質使周家一代之制損益具備後有王者監儀在時不可得而廢也虞氏于禮蓋已略矣然以其所及探諸鄭氏源流本末蓋有同焉何者其异者所用之象也而所以爲象者不殊故以虞氏之注推禮以補鄭氏之闕其有不當則闕如一以消息爲本

虞氏易事序

孟氏說易本于氣而以人事明之然虞氏之論象備矣皆氣也人事雖具說然略不貫穿匪獨虞爾鄭荀多說人事者爻象亦往往錯雜後學不得其通乃始苦其支窒而不能騁于是悉舉而廢之而相辯以浮辭日以益衆夫理者無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雖姬孔靡所據以辯言正辭而況多岐之說哉設使漢之師儒比事合象推爻附卦明示後之學者有所依逐至于今曲學之響千喙一沸或不至此雖然夫易廣矣大矣象無所不具而事著于一端則吾未見漢儒之言之略也述易事云爾

周易鄭荀義序

漢儒說易大指可見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荀費氏易也虞孟氏易也鄭氏言禮荀氏言升降虞氏言消息昔者虙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氏贊易質述之

至其說經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彖辭夫七八者彖九六者變經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與實不相應非虙犧氏之旨也爻彖之區既隘則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彖十二而止殆猶滯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辯大小之序正不易之倫經論創制吉凶損益與詩書禮樂相表裏則諸儒未有及之者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萬物始乎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簡位有進有退道有經有權歸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陽常升而不降陰常降而不升則姤遯否之義大于既濟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雲行雨施陰陽和均而天地成位則章章

乎可謂得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氣以定六位運始終之紀以敘六十四卦要變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發揮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以則四德蓋與荀同原而閎大遠矣王弼之說多本鄭氏而棄其精微後之學者習聞之則以為費氏之義如此而已其盈虛消長之次周流變動之用不詳于繫辭彖象者概以為不經若觀鄭荀所傳卦氣十二辰八方之風六位世應爻互卦變莫不彰著劉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豈不信哉治易者如傳春秋一條之義各以其例時若可比究則迴殊李鼎祚朱震合諸家而為說是知日之圓而不知其不可以為規也余既述虞氏之注為消息以發其義故為鄭荀各通其要以俟治古文者正焉

易義別錄序

敘曰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水之為川也源有大小流有長短而皆可以至于海則斷港絕潢莫得而儗焉者其塗通也吳秦人之生也同聲及其長而不相通然累譯而皆得相喻者其意同也聖人之道著之于經傳之其人師弟子相與守之然夫子沒而微言絕二百餘年之閒以至漢興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此皆七十子所親受世世傳業口授而筆記猶尚如此源遠末分非秦火之禍也況乎去聖久遠經簡廢絕承學之士各自為宗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可勝道耶然揆其本原罔不依經附傳承師論法雖汎濫殊等

其歸不同者尟矣故規矩之所出非一木之材也皆成器焉器不足以盡規矩則有之矣求之于規矩之外而得之者未之有也易之傳自商瞿子以至田生惟一家焦氏後出及費氏為古文而漢之易有三自是之後田氏之易楊施孟梁邱高氏而五唯孟氏久行焦氏之易為京氏費氏興而孟京微焉夫以傳述之統田生丁將軍之授受則孟氏為易宗無疑而其行不及費氏者以傳受者少而費氏之經與古文同馬融鄭康成為之傳注故也王弼注行而古師說廢孔穎達正義行而古易書亾其見于釋文敘錄者自晉以前三十有二家李鼎祚集解所引二十有三焉皆微文碎義多不貫串蓋易學掃地盡矣可不惜哉夫不盡見其辭而欲論其是非猶

以偏言決獄也不盡通各家而欲處其優劣猶援白而嘲黑也余于易取虞氏既已推明其義以鄭荀二家注文略備故條而次之自餘諸家雖條理不具然先士之所述大義要旨往往有不可得而略也乃輯釋文集解及他書所見各爲別錄義有可通附著于篇因以得其源流同異若夫是非優劣亦可考焉凡孟氏四家孟氏姚信翟元蜀才京氏三家京氏陸績干寶費氏七家馬融宋衷劉表王肅董遇王廙劉瓛子夏傳非漢師說別爲一家

孟氏

孟喜（正義作僖）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舉孝廉爲郎曲臺長病免爲丞相掾漢書藝文志易章句孟氏二篇

隋志云八卷殘缺梁十卷釋文敘錄云十卷無上經又引七錄云下經無旅節無上繫今集爲一卷漢興言易者自田何田何之傳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各著易傳楊何受王同蔡公受周王孫亦各爲傳田王孫受丁寬授施讎孟喜梁邱賀施孟梁邱各爲章句施氏之後有彭宣戴崇作易傳畢鸞作易說孟氏之後有洼丹作易通論袁京作難記梁邱之後有五鹿充宗作略說田何所傳著書盡是矣永嘉之亂諸家盡亾而孟氏闕佚之書幸存當漢之季年馬融鄭衆康成荀爽好費氏學由是費氏大興而田氏說微獨會稽虞翻作注傳孟氏史稱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梁邱賀以爲妄言喜竟以改師說不得爲博士今觀虞氏所說陰陽消息之序神明參兩之數九六變化之用精變神妙將非田生之傳果有得其祕奧者哉然遺文所存皆零文碎字其大義絕不得見藉非虞氏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其遂歇滅矣夫學者求田何之傳則唯孟氏此文求孟氏之義則唯虞氏注說其大較也然虞氏雖傳孟學亦斟酌其意不必盡同蓋古人之學傳業世精非苟爲稱述而已故據其同異或發其旨庶治古文者有考焉孟氏卦候消息惠徵士爲易漢學既發明之故不具著儒者皆言鄭康成始以彖象附經漢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則章句宜以十二篇爲次今推其文經亾者卒無彖象益後

人竄者依鄭氏附著之邪抑其本固然也

姚氏

釋文敘錄云姚信字德祐吳興人吳太常卿注易十卷又引七錄云十二卷字元直隋書志亦十卷吳興志有姚德祐文集輯易注爲一卷明人爲之甚疏略今補而正之余治易始虞氏以其說見于集解者視他家爲多猶可參校而得其義又商瞿之傳至漢末而絕唯虞爲孟氏學七十子之大義儳有存者故樂得而攷之既已玩其遺文略得其義例則益知易道消息雖馬鄭大儒未能見之者以費氏徒出經文非有古師說夫子之微言有所闕而不發故也則又竊怪孟氏之傳在吳虞氏五世傳業不絕而漢魏

之閒未有爲其學者及仲翔之注旣上爲世所推亦未聞有聞風而起者又以知時俗所尙在彼不在此卒使虛空之儒得逞其說經學欲絕良可悲也其後覩蜀才注卦變之法與虞氏同而未得其本翟子元者時有所合而未詳然皆孟氏之支系也最晚乃讀姚氏注其言乾坤致用卦變旁通九六上下則與虞氏之注若應規矩元直豈仲翔之徒歟抑孟氏之傳在吳元直亦得有舊聞歟惜其所傳者止此無以證之自商瞿受易三百年而至田何田何之傳四百年而僅得虞翻虞翻之後三百年而亾其略可見者姚信而已耳翟子元蜀才而已耳故吾于三家之書雖闕文殘字不可比義猶寶貴愛惜紬繹而不敢忽者也

翟氏

陸德明云荀爽九家集解有翟子元子元不詳何人爲易義釋文雖時引翟文而敍錄不列子元易義則知德明未見其書特就九家集解引之李鼎祚集解有翟元翟元蓋卽子元李書諱元爲元鄭元字亦如此其所集亦自九家可知二書之外未見有引子元易者德明稱九家集解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若以當九家者然李鼎祚旣引九家又別自引翟元則九家非此九人元朗亦云其注又有張氏朱氏則不以九人爲九家亦可知也或又謂九家者淮南之九師荀爽爲之集解今以李氏所引九家之文往往指釋荀注則九家解荀非荀解九家又明要之九家所以逃荀而屢引他家以證成之覩子元諸文皆與荀義相近則其采自九家又益信然子元之易蓋孟氏非費氏何以言之荀氏有卦變無爻變今子元於泰則云五處元君二上包五於姤則云九五遇中處正此皆虞氏之義與荀氏殊故知子元爲孟氏易也依九家序所次子元之生必在虞後其與元直蜀才未知後先若其書固已升孟氏之堂而未入其室可以差肩于姚俯接于范矣漢魏易家如此者不多得而亾之最早可知輔嗣注行馬鄭荀義猶不甚相遠世儒倘或傳之最淺怪而屏弃之者孟氏諸家之說也

蜀才氏

蜀才者七錄云不詳何人七志云是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云是譙周顏之推陸德明以爲范長生也長生涪陵丹興人一名延久又名重久又名支字元壽隱居青城山李雄卽成都王位長生乘素輿詣雄雄卽日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釋文敍錄隋唐志皆云蜀才易注十卷蜀才之易大約用鄭虞之義爲多卦變全取虞氏其不同者剝爲師夬爲同人此參京君剝上九爲謙之義推其意蓋以剝爲師師爲比爲乾之消息夬爲同人同人爲大有爲坤之消息于虞氏旁通之義則未概闕然剝夬下降師同人上升遯上反下其序猶有合者非李挺之之復姤五變而生剝者所可口實也

京氏

漢易家兩京房太中大夫京房者淄川楊何弟子梁邱賀所從受易者也無書元帝時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受易梁人焦延壽今所爲京氏易者也釋文敘錄京房章句十二卷又引七錄云十卷錄一卷目隋書志云十卷京氏占候書隋志十種凡七十三卷唐志五種二十三卷其見于史傳有遺文者曰易傳曰積算曰飛候曰易占曰易妖曰易數曰風雨占候其存者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一卷延壽自言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延壽易卽孟氏學孟氏之徒翟牧白生不肎曰非也及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然七略猶著之曰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自君明長于災異易家世應飛伏六位六甲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皆出京氏然嘗推求漢唐以來引京氏言災異者皆舉其易傳而未嘗及章句至陸德明李鼎祚往往引京氏之文率與易傳大異蓋出于章句將非京氏自以易說災異而未始以災異說易後世之言京氏者失其本耶余嘗譜陸績治易京氏而其言純粹與干寶絕不相類如其言雖謂之出孟氏可也使京氏章句而在其不當在陸下章章明矣六日七分卦候消息風雨寒溫此孟氏所傳以一行所識京氏法四時卦用事上減九卿卦之七十三分則亦其不與孟氏相應之大者惜乎章句之文百不存一京氏之大義亾矣惠定宇易漢學發明京氏積算爲詳余以爲非京氏之所以爲易故不錄占候書而輯章句爲一卷其義例則不可得而說云

陸氏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爲孫權奏曹掾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釋文敘錄陸績周易述十三卷又引七志云錄一卷隋經籍志云注十五卷又與虞翻同撰日月變例六卷亾明姚士粦採釋文集解合以京氏易傳之注爲陸氏易解一卷今四庫本是也易傳注世有其書又不宜入易注其所採闕謬甚多今正而補之因論其義例爲一卷公紀注京氏易傳則其易京氏也余嘗以爲京氏既爲易章句又爲易傳飛候之書以謂易含萬象不可執一隅然則積算之法殆不用之章句以易傳飛候求易者爲京氏者之未失也今觀公紀所述凡納甲六親九族四氣刑德生剋未嘗一言及之至言六爻發揮旁通卦爻之變有與孟氏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易卽孟氏學公紀儻得之耶京氏章句旣亾存于唐人所引者僅文字之末不足以見義由公紀之說京氏之大指庶幾見之公紀以少年與仲翔爲友觀其書亦幾欲與右虞頡頏矣

干氏

明姚士粦輯干常侍易解三卷但取李氏集解之文而又

時有疏謬丁教授杰補正之頗詳具今依而錄之因論其例爲二卷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晉元帝時爲著作郎領國史出爲山陰令始安太守王導以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其注易十卷見釋文敘錄隋志又有爻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宗塗四卷亡冊府元龜又云有周易元品二卷史稱寶好陰陽術數留心京房夏侯勝之傳故其注易盡用京氏占候之法以爲象而援文武周公遭遇之期運一一比附之易道猥雜自此始矣蓋嘗論之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易以陰陽往來九六升降上下而象著焉陰陽以天地日月進退含次而象生焉故曰消息鄭氏之言爻辰用事荀氏之言乾升坤降虞氏之言發揮旁通其不參互

卦爻而依說卦以爲象其用雖殊其取于消息一也令升則不然其所以爲象者非卦也爻也其所取于爻者非爻也干支也由干支而有五行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此皆無與于卦者也故乾之爲甲也震之爲庚也離之爲己也此見于經者也干支爲卦象也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見辰戌名艮見巳亥名兌則卦爲支干象也以甲子爲水而乾象淵以庚辰皆水而震象姦邪顛倒乖舛說卦之義盡謬矣京氏之義其本在卦氣消息其用在爻變考之其傳及章句遺文可知令升曾不之察而獨取其所以占候者以爲象然則令升之爲京氏易者非京氏也昔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故易者文王考河

洛應圖書革制改物垂萬世憲章周公監之以制作者也鄭氏知之故推象應事周官典則一一形著于易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若乃應期受命革而用師商周之所以興廢固亦見焉今令升之注僅存者三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革紂周公攝成王者十有八焉至于禮樂政典亂治之要蓋未嘗及則是以易爲周家紀事之書文武所以自旌其伐也且文王作卦辭而蒙託成王遭周公未濟託祿父不終微子爲客則是易爲讖數之言妖災之紀也故京氏以易陰陽推後世災變令升以易辭推周家應期故曰令升之爲京氏者非京氏也魏晉之代易學中微令升知虛空之壞道而未得其

門欲以蕞瑣附會之說勝之遂使後之學者指漢師爲術數而不敢道則易之獘令升實與有責焉耳雖然其論法象始于天地疾虛誕之邪說豈非卓然不回處後世之遠者乎

馬氏

費氏古文易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無章句七錄有費氏章句四卷蓋僞託不足信傳之者前漢王璜後漢陳元鄭衆皆無著書有書自馬融始七錄云馬融傳九卷隋經籍志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一卷亡一疑九字之誤而釋文敘錄及唐藝文志皆有馬融傳十卷孔穎達陸德明李鼎祚引馬融說似俱親見其書不知隋志何以

云亾也馬融爲易傳授鄭康成康成爲易注于是費氏遂興然陸德明以爲永嘉之亂鄭注行世而費氏之易人無傳者豈以僞託之章句爲費氏耶荀爽亦注費氏易者其義又特異或者費氏本無訓說諸儒斟酌各家以通之馬鄭荀各自名家非費氏本學也鄭易之于馬猶詩之于毛然注詩稱箋而易則否則本之于馬者蓋少矣今馬傳既亾所見者僅訓詁碎義就其一隅而反之大抵以乾坤十二爻論消息以人道政治議卦爻此鄭所本于馬也馬于象疏鄭合之以爻辰馬于人事雜鄭約之以周禮此鄭所以精于馬也故錄馬氏之傳著鄭氏所以同異爲費氏學者可以考焉

宋氏劉氏

三國志注劉表爲荊州牧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釋文敘錄及隋經籍志皆有劉表易章句五卷釋文又引中經簿錄云注易十卷七錄云九卷錄一卷疑卽所謂後定者也而宋忠復自有著書釋文敘錄云宋衷易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又引七錄七志云十卷隋志則云梁有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亾忠與衷五業與五等形聲之殊蓋釋文成于隋其時宋注猶在陸元朗得見之隋志據唐時見存則知此書亾于唐初矣然李鼎祚史徵皆詳引之則似未嘗亾者疑不能明也虞仲翔表云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今以殘文推之仲子言乾升坤降卦氣動靜大抵出入荀氏虞君以爲差勝康成者或以此景升章句尤闕略難考槩其義于鄭爲近大要兩家皆費氏易也然費氏易無變動而仲子注革五云九者變爻則其異于鄭荀者不可得而聞云

王子雍氏

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魏司徒蘭陵成侯王朗之子文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郎稍遷廢帝嘉平中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卒贈衛將軍諡景侯釋文敘錄王肅易注十卷又云作易音而無卷數隋經籍志有易注而無易音或音與注合爲十卷也肅著書務排鄭氏其託于賈馬以抑鄭而已

故于易義馬鄭不同者則從馬馬與鄭同則并背馬故鄭言周禮則肅申馬論爲殷春祭是也鄭言卦氣本于馬則肅附說卦而棄馬西南陰方東北陽方用馬注而改其春秋之文是也馬鄭取象必用說卦是以有互有爻辰則肅并棄說卦剝之以坤象牀以艮象人是也然其訓詁大義則出于馬鄭者十七蓋易注本其父朗所爲肅更撰定疑其出于馬鄭者朗之學也其掊擊馬鄭者肅之學也自馬鄭注行而費氏易興諸家皆廢荀宋雖費氏而宗之者不及馬鄭以馬鄭主于人事而不及易家變動之說也王朗父子竊取馬鄭而棄其言禮言卦氣爻辰之精切者王弼祖述王肅而並去其比附爻象者于是虛空不根而道士

之圖書作矣嗚呼魏晉以莊老亂天下而易先受其禍聖
道不亂邪說不興時數會之子肅奚咎哉

董氏

董遇字季直宏農華陰人建安初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
魏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卒釋文敘
錄董遇章句十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並云十卷隋書經籍
志則云梁有魏大司農董遇章句十卷亡攷集解不引董
遇則遇書亡于唐初蓋可知遇著書在王肅前故無與鄭
合者其于鄭荀則多同義雖不可考要之爲費氏易也

王世將氏劉子珪氏

王廙字世將琅邪臨沂人晉愍帝時封武陵縣侯元帝時

爲左衞將軍諡曰康侯釋文敘錄易王廙注十二卷又引
七志七錄云十卷隋志唯有三卷殘闕劉瓛字子珪沛國
相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博通五經聚徒
教授常有數十人嘗爲主簿行參軍公事免遂不復仕齊
太祖踐祚欲用爲中書郎不受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
丞又除會稽郡丞數除官皆不拜卒諡曰貞簡先生釋文
敘錄引七錄云劉瓛作繫辭義疏隋志有劉瓛繫辭義疏
二卷又周易乾坤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四德例一卷亡
文選注所引或云易注卽其義疏之文非別有注也而冊
府元龜有劉瓛義九卷董眞卿周易會通引劉瓛同人之
注皆不足信東晉以後言易者大率以王弼爲本而附之

以元言其用鄭宋諸家小有去取而已非能通其說如王
廙者是也齊代鄭義甚行史稱子珪承馬鄭之後一時學
徒以爲師範其于易或宜宗鄭黜王殘闕之餘無聞焉耳

子夏傳

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
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
許人隋書經籍志周易傳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闕
梁六卷案漢書藝文志易有韓氏二篇丁氏八篇而無馯
臂子弓則張璠之言不足信丁寬受易田何上及馯臂子
弓受之商瞿非自子夏則荀勖言丁寬亦非劉向父子博
學近古以爲韓嬰當必有據儒林傳稱韓生亦以易授人

推易意而爲之傳不聞其所受意者出于子夏與商瞿之
傳異耶今所傳子夏傳十一卷崇文總目云十卷以釋文
集解諸書所引校之都不相合晁以道云是唐張弧所作
惠徵士棟以爲唐時子夏殘書尚存無容僞爲僞之必宋
人也然予謂卽唐時二卷者亦非眞韓氏書其文淺近卑
弱不類漢人殆永嘉以後羣書旣亡好事者聚斂衆說而
爲之也朱子發云孟喜京房之學大要皆自子夏傳而出
此不察之言也孟京之易傳之商瞿豈得出于子夏哉子
發又以七日來復傳證京房六爻之義以井谷射鮒傳證
井爲五月之卦固有合者要之爲傳者取于孟京非孟京
取于此傳觀其爻意可知也然晁以道云二卷之書不傳

而漢上易傳所引皆非十一卷之僞書則似朱子發見之者其復出于晁後耶而又何時亾之又不可曉也

易緯略義序

緯者其原出于七十子之徒相與傳夫子之微言因以識陰陽五行之序災異之本也蓋夫子五十學易而知天命子贛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以其言者六藝之文著之其雜言者游夏之徒或口受其傳恉益增附推闡以相傳授秦漢之閒師儒第而錄之其亦有技術之士以其所能推說于篇參錯閒出故其書雜而不能醇劉歆之于緯精矣嘗其時河洛之文大備而七略不著錄將以符命之學出于其中在所禁祕耶鄭康成氏漢之大儒博通古文甄錄而爲

之注則緯之出于聖門而說經者之不可廢也審矣至隋而六經之緯焚滅唯易獨存後漢書注載其目曰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宋而更有乾元序制記乾坤鑿度宋之諸儒排而擯之訖于元明無傳于世存者獨明永樂大典所編而緯無完書矣竊嘗以爲乾坤鑿度僞書也不足論乾元序制記宋人鈔撮者爲之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亾佚既多不可指說其近完存者稽覽圖乾鑿度通卦驗稽覽圖論六日七分之候通卦驗言八卦晷氣之應此孟京氏陰陽之學乾鑿度論乾坤消息始于一變而七進而九一陰一陽相竝而合于十五統于一元正于六位通天意理人倫明王度蓋易之大義條理畢貫自諸儒莫能外之其爲夫子之緒論田楊以來先師所傳習較然無疑至其命圖書考符應算世軌則其傳湮絕文闕不具不可得而通亦非達士之所欲說也故就三書而求其醇者通卦驗十三稽覽圖十五乾鑿度十八易學蕪絕漢人之書皆已亾闕其僅而存于今足以考古師說如此三書者治易者蓋可忽乎哉故條而次之以類相說通其可知者闕其不可知者存其略云爾

詞選序

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係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其緣情造耑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

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淫蕩靡曼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罔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不徒彫琢曼飾而已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白居易劉禹錫之徒各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麗閎美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變新調詞之雜流由是作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之言出于其閒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

破碎奔析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亾而正聲絶元之末而規矩隳五百年來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緐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竝爲指發庶幾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之也

丁小疋鄭氏易注後定序

自王弼注興而易晦自孔穎達正義作而易亾宋之季年學者爭說性命莫不以王孔爲本雜以華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蒐輯闕佚彙爲一書可謂偉矣自是之後盖五百餘年而得惠定宇氏始考鄭氏爻辰增補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天下知有鄭易又數十年丁君小疋從而定之

正其違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士以不習鄭學爲恥其考鄭書者無慮數十家而以丁君此書爲最善盖其始爲以至于今二十餘年不苟成書有爲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爲之校者以十數唯以傳信爲務而不以臆斷其爲之也勤其出之也慎則其獨善宜也且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豈唯其文哉將有取其義也王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震之言曰多論互體曰以象數爲宗夫易之有互不始鄭氏自田何楊叔以來論互體不足爲鄭學也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所以爲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之辭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竝稱者末學之陋也吾以知伯厚之于鄭易概乎未有聞也定宇氏說爻辰是矣雖然爻辰者鄭氏之所以求象而非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盡于爻辰而已乎記曰夫禮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是說也諸儒莫能言唯鄭氏言之故鄭氏之易其要在禮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質損益大小該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爲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夫以王惠二家之學如此則其所輯往往有牴牾而不知者非其學不博識不精其所涉淺也丁君于此書余見其稾本一字之異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于義審于義審則其

分別有序也無惑爾已余往嘗疑鄭君箋詩以婚期盡仲夏以前于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盖出于此又嘗疑雷震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讀晉康侯之注諸侯有三捷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其他如此者甚衆惜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使禮家微言泯沒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之比類傳物以合鄭氏禮注則于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小疋之功不可廢也夫

畢訓咸詠史詩序

古之爲學非博其聞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爲文非華其言

而已必有所行之必其有所用則二帝三王周孔之道如工之有矩不可以意毀也必其有所行則發于中而有言如鼓之有桴不可以外遏也嗚呼今之學者其取于古也略矣其取于已也詳矣六藝之書仁義禮樂之迹習之矣非求明也明之矣非求通也通之矣非求得也故曰其取于古也略爲時文爲辭賦爲詩以集名者比屋可數下者以爲名也上者以求傳于後也就其名而傳焉者不可以論是非不可以考治亂而其言也不可止故曰其取諸已也則詳雖然今之世之所謂達于用者吾見之矣必其悍然無忌憚者也其共笑爲迂者則必稍嚮學者焉笑之甚則必其學愈甚者焉今之言之所謂周于行者吾聞之矣必其惛然無廉恥者也其共怪爲謾者必言之稍文者爲怪之甚則必其文愈甚者爲嗚呼吾不得見古之學矣吾不得見古之文矣其有學古之學爲古之文者將惡乎用之而惡乎行之吾友畢訓咸于古無所不學志足以立事才足以致務而其狀悛悛如鄙人雖與之游者莫能測不苟爲文唯作詠史詩百餘篇捋譏成敗斟酌道理皆有條驗嗚呼以訓咸之文求其所學其有所用而行之也審矣世方迂訓咸則孰知此詩之非謾乎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吾友莊達甫授余以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余讀之終篇乃言曰是九人者生皆同族皆仕焉而老其仕皆有清節又皆能爲詩其不及會而屬和者二十一人又皆耆德嗚呼可謂盛矣盍吾聞乾隆之初

國家太平之澤久物力舒給百姓安樂壽考其君子惇行上禮廉恥爲務苟賤嗜利者不齒于里黨而莊氏于吾鄉爲故家科第仍顯文章行誼冠冕士類觀于斯譜則諸君子所以沐浴世澤耄期稱道者豈獨莊氏之幸歟昔者先王致天下之士與之治百姓然七十而致政歸老于鄉里豈不以教民知恥勸讓安老者哉其老者則非佚息而已必以時坐左右塾教其里之子弟大夫謂之父師士謂之少師民志之不壹孝弟有弗達惰于農桑而薄于友助責在父師少師于是蜡月農功畢餘子入塾黨正以鄉飲酒之禮致民于序而正齒位杖者爲賓父師少師爲僎皆與獻酢之禮旣成旅而乞言相與歌詠古聖之道歸美于上故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先王所以正人倫厚風俗仁壽一世恃有此道也今去九老之會五十年矣其老者猶及見前輩之盛德其少若壯者盍無聞焉然則由今以後鄉人子弟景頌先烈世遠愈不及將何所考正而傳道者哉此達甫之譜所以不可不作也達甫爲九老中南闈翁後人篤學力行克世其美嘉慶元年詔郡縣舉孝廉方正邑之人以達甫應大府上其名擬召用達甫固辭皆以爲鄉之先生皆如九老鄉之子弟皆如達甫庶幾哉吾鄉之人士膏澤

聖世之化休問盛事將不絕于來茲矣遂書而爲之序嘉慶三年月日

莊達甫無名人詩序

往余讀高士傳以爲古之君子懷貞負和不得已而與世相接猶淡自匿晦或名不可得而聞則夫高巖窮谷之中終已不通于世者豈少也哉惜乎其不得盡傳之也既而思之古之高世之士非苟以身儕麋鹿而已若許由善卷披衣齧缺之倫親爲帝者師及三代之衰沮溺丈人荷蕢之屬乃有激而逃焉者然許由洗耳巢父牽犢披裘公反裘負薪荷蕢之流通言于孔子彼雖隱其光藏其形亦未始不欲自見以傳于後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然則君子雖遯世或者無終晦于淡巖窮谷而不得一接其名者耶孔子作春秋以名爲褒貶故有求名而不得有欲蓋而名彰然如齊之太

史氏秉筆爲道兄弟赴義若飢渴絳縣老人晉之重人聲動公卿而史不能道其姓氏則又以爲古之君子者雖其有稱于後蓋亦有幸有不幸而況其名與事俱泯焉者又可勝道哉司馬遷曰閭巷之士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世悲夫有以也吾友莊達甫次古君子之見于傳而佚其名者自上世迄周凡若干人頌之以詩爲一卷達甫今之砥行立名者又何有高世之志昔者揚雄論德名以鄭子眞楚兩龔嚴君平爲庶幾而班固作史以王吉貢禹鮑宣兩龔與四皓鄭嚴同傳蓋明出處之同科隱顯之一致也達甫之爲此豈曰以慕夫鴻飛冥冥之爲徒者哉

遷改格序

易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解之者曰君子謂乾也益之初否之上乾也其四否之三坤也坤進而居乾是謂遷善乾降而正坤是謂改過改過之道不可以不重也如雷然赫乎其動之也遷善之道不可以不輕也如風然泠乎其入之也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者也君子之學始于自知而訖于自成始于自知者能見善與過之謂也非所善而善是謂僭非所過而過是謂誣誣且僭君子雖自反其能益乎夫決嫌疑定猶豫別是非舍禮何以治之故禮者道義之繩檢言行之大防進德修業之規矩也君子必學禮然後善其所善而過其所過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大作國之大事祀與戎也其二曰王

用享于帝享者祀也其三曰益之用凶事凶事喪也其四曰中行告公從告公朝聘之禮也利用爲依遷邦言大封也故吉凶軍賓之禮具于益焉君子于以考善于以鑒慝是謂自知訖于自成者無咎于始無怠于終變動不居而常執其貞無咎于始者益之初復也復小而辨于物既以辨之君子不如是則不樂故傾否先否後喜也無怠于終者益之成泰也乾動而下坤動而上乾德也坤業曰進而照之以德光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變動不居而常執其貞者益之用既濟也不正不益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永貞吉閎龜也兌朋也貞正也言三正閎而下益兌也其在上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莫益之者上不來也或擊之者初將壞也立心

勿恒者與爲坎濟未泰也夫時者有變而禮無不宜君子務正其道正其道而勿有守之以恒是以大道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之謂也吾友莊君卿珊寡言而力行好學不勌與其同志陸君紹聞取明人功過格正之以禮明其統例名之曰遷改余以爲君子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唯無求其報應禍利而已非昧昧于善惡之輕重而曰吾明道不計功也卿珊之爲此其諸以爲禮之律令與故爲說易之言遷善改過者以序其篇

贈毛洋溟序
送錢魯斯序
與左仲甫書
答莊卿珊書
鄂不草堂圖記
江氏墓圖記
周維城傳
濟南知府莊君傳
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楊君茹征墓誌銘
恭城知縣陸君祠版文
先府君行實
先祖妣事略
先妣事略

贈毛洋溟序

余之友曰毛洋溟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余之友曰吳仲倫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洋溟爲人坦易通適其文跌宕尙奇氣仲倫行嚴整進退有法其爲文亦然二子者未嘗相過從余嘗以洋溟之文示仲倫仲倫弗之許以仲倫文示洋溟洋溟亦弗深許也然余聞仲倫言古之君子尊其道故其思約致其學故其辭文惟洋溟之言固若是洋溟論爲文以古人爲規矩始於法成於化仲倫亦嘗云爾夫二子者其學於道同學於古人之文同而至其爲文乃若大異何哉余嘗疑古之文人前後數千百年更相詆訾以是所見嘗以爲設使其並生一時相與上下其議論未知其所爲是非者果有是非乎其無是非乎抑亦互相爲斷斷者乎然唐人爲文唯韓愈氏爲是其時若李元賓樊紹述之流於古人之文未爲得規矩也而韓氏之推之不啻其自許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則又疑以爲古之學於道而庶幾古人者雖有不同其必無互相爲是非者耶今二子者並時而生又同州邑處余以未嘗一相見上下其論議也果其開口一論議則余之所疑於古人者其可釋耶抑二子者

自有同焉者而其異者未足爲是非也余爲古文在洋溟後而同學於仲倫二子者之是非余無以識之也故序洋溟之文以訊仲倫

送錢魯斯序

魯斯長余二十四歲以嘗從先君子受經故余幼而兄事之魯斯以工作書爲詩名天下交友徧海內余年十六七歲時方治科舉業閒以其暇學魯斯爲書書不工又學魯斯爲詩詩又不工然魯斯嘗誨之越十餘年余學爲古辭賦乾隆戊申自歙州歸過魯斯而示之魯斯大喜顧而謂余吾嘗受古文法於桐城劉海峯先生顧未暇以爲子儻爲之乎余愧謝未能已而余游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置曩時所習詩賦若

書不爲而爲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而余留京師六年歸吏太孺人之憂復游浙中轉入歙而鄫斯客湖南北久乃歸參差不得見者十三年今年夏余自歙來杭州留數月一日方與客語有覢然而來者則鄫斯也其言曰吾見子古文與劉先生言合今天下爲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於世未能還鄉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見故來與子論古文鄫斯遂言曰吾曩於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拓於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於中而會之於心當其執筆也繇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意無窮吾於爲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夫古文亦若是則已耳嗚呼鄫斯之於古文豈曰法而已哉抑余之爲文何足以與此雖然其惓惓於余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以道若惟恐其終廢焉者嗚呼又可感也於是留數日將去送之於西湖書其言而誌之且以爲别

與左仲甫書

仲甫執事前者奉書適苦頭痛言辭草猝懷不能盡凡今天下之患在事至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爲之也爲之而不足以勝之也凡爲其事者未有不欲人之任之也非其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爲果足以勝之也知其不足以勝

之而無勝之者之可以代之故不得已而聽其事之不勝也夫用人之道若良賈之息物然陸而資舟水而資車故時用物而不匱事之至也而求勝之焉者此其所以無人也識足以察之權足以致之是之謂豫事凡今之有其權者皆不足以言此者也或可與之言則又不足以察此者也州縣官之於權可謂微矣雖然事之至而所欲求者其與有其權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仲甫之於此有其責矣其亦知之矣而識又足以察之然則有其權者不足與言可與言者非仲甫而誰哉仲甫之官不足以奔走天下之士仲甫之財不足以延攬天下之士然而望之於仲甫者以仲甫之自有可用之權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未有一家之人曠不相接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未有子孫之才智僕隸之技力漫不相悉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昔者宓子賤父有兄事者有父事者有師事者今之縣與古之邑大小殊矣民人戶口不啻十倍而曰無其人者儻不然歟今仲甫之於所治搢紳之士草野之族下及吏胥之役亦嘗得其可任者歟其有之則吾於仲甫無以復言也如其求之而未得也其未嘗求之也則仲甫之責方今之務未有要於此者也夫鴻毛雖衆不若一翮諾諾盈側不當一士仲甫左右儻有周舍其人者乎其未有也其未嘗求也則仲甫雖盡相識者而汎愛之人人有得於仲甫其益於仲甫之事可知也方今人才誠不易得仲甫氣爽而見遠當有以辨之大要不汲汲於世俗而近於迂誕者乃爲才耳

朋儕中如丁道久者庶幾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任之一人也惠言於天下事無一能曉不量其愚鄙輒欲以狂言聞於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不宣

答莊卿珊書

卿珊足下得四月二十日書忻悚以愧僕不肖幼不知學長而漫游行不足以自立文不足以自通過辱推許誠非任受拒損之義自恒以上所不敢承況惠言之謭謭者耶然吾子名家子學有源别質直不妄固知非苟爲獎借而已蓋其有所篤好淡嗜嗜若不及中誠發於天性推而達之而不自知其所施之非人僕豈惟媿吾子之推許已哉抑重媿吾子

取道之勤勤爲所不可及也自僕往京師鄉里之賢士聞其名者多矣嘗恨不及知而友之其或見之而無恨於不知者乃亦多有三歲以來略得相識然困於憂患心惛然不暇曉又奔走衣食汲汲靡底其慕而友之者卒歲不過三四見又嘗自恨友之而不足知之與向之不得友之也無有異去歲遊南陵與道久居三十日自以爲知之其聰敏特達志氣激發昭昭然在三代之上庶幾聖人之所爲進取者僕既得其爲人稠人廣衆之中卒語之以自壯吾子在諸君子之中內重而外厚最可一望而識又學於道久議論性術一宗於師僕之於知吾子也自以爲差易而又堅之以道久則吾之信於吾子者其亦有以得之矣自古非才之難成之實難其於今尤甚何者貧窮迫其中而誹譽敗其外也然天下之事無難爲之則已爲之有異於古乎哉幸而不爲其事則已爲之不必於古之人之爲之乎哉才之天也成之人也在天者道久之與卿珊皆是矣在人者道久之與卿珊之志皆是矣二子者之成豈不謂難哉然吾謂二子者有其志則衆人之所難者不足以難之而二子者之不負乎其志抑爲難也僕材駑而精茶終以無所造就庶幾朋友之中多見有其人者而吾之求之亦未始屢得抑鄉里之士僕所未知者猶多卿珊必知之其儻爲我言吾得徧友之足矣遷改格序前錄去計已得見文辭雖不足道其亦可爲一贊之助耳舍弟方銳意爲學而迫於所難者憂恐猝猝未知所成就何如耳方暑自

愛不宣

鄂不草堂圖記

巖鎮市之南舊有園曰先春地平衍小不能三畮臺樹之飾甚儉池石花樹獨奇其外平疇長林帶以崇山雲物之態四望交屬巖鎮之爲園者莫及焉乾隆乙巳余客巖鎮時園荒無人嘗以歲除之日與桐城王悔生披籬而入對語竟日朔風怒號樹木叫嘯敗葉荒草堆積庭下時有行客闚門而視相與怪駭不知吾兩人爲何如人也壁閒有舊題則金君文舫及其伯錡莊季星巖聯句詩蓋五六年前游詠之盛猶可想見而其時錡莊官京師文舫星巖侍觀察公於吾郡皆不得相見讀其詩俯仰今昔又爲之慷慨明年余與悔生皆去

巖鎮又十年余復來則園已爲文舫所有盜治其傾圮位置其樹石增以迴廊曲房高樓修除山若聳而高水若瀏而深花木魚鳥皆若相得而欣既乃易其名曰鄂不草堂誌昔遊也於是鈎莊官河東文舫則與星巖昕夕歌嘯其中燕飲屬客余時時在坐而是歲十月王悔生適至信宿草堂乃去當君兄弟昔日詠觴之時豈意十五六年之後來爲斯園主人而余與悔生十年之間南北奔走適草堂之成而復得相遇於此人生盛衰聚散大都如此非偶然也於是黃君純奐書草堂圖記其後云園於程氏當明之某年草堂於金氏爲嘉慶元年編竹爲籬方若干步堂居東偏西嚮前有桂樹四堂之左曲廊迴以北水閣在其北少西南嚮其下池怪石環其池池中爲梁梁西有梧桐高三十尺古藤繚之藷其末末下垂復土爲本相去六尺樓在池西方二丈四達囪曲池環之若矩夫渠盈焉其岸多者梅石如人立曲池之西又樓之東嚮道夫渠上屬於方樓北降爲曲房爲齋爲庖湢以屬於水閣曲池之南爲畦春種芍藥秋種菊菊東亭亭北值水閣牡丹在亭東其東紅豆樹高四十尺三歲一實北值平堂文舫名應璜內閣中書不榮其官退而樂兄弟之樂君子以爲賢

江氏墓圖記

相墓之法由來遠矣班孟堅曰形法者大舉九州地域以立城郭宮室劑其吉凶譬律有長短而徵其聲非有鬼神其數然也然氣與形相爲首尾有有其氣而無其形亦有有其形

而無其氣則精微之獨異者焉以其說不見於六經傳其學者皆技術之士言不能雅馴學士罕道之是以靡所折中而迂怪荒亂之言縱矣自宋以前地理家書著錄者七百餘卷今其存者不百一而元明以來僞妄之書徧天下異學之禍非獨儒術然也傳曰占水之法以勢爲難而形次之方又次之勢來形止謂之全氣夫氣之行乎地也無乎不之也雖然有散有聚有發有斂有和有乖有淳有駁是之謂八成夫氣者呴也呴必有所積積必有所起起必有所分分必有所會是故欲其來來也者會之徵也來也者無不往也有所冓而畜有所畜而凝來者畜則往者亦來是故欲其止止也者凝之徵也雖然懼其氣之乖也故陰陽以沖之逆順以偃之死生以物之猶懼其駁也故經之以十二兩之以八參之以二十四緯之以四十八有向有背有右有左故曰方方也者受其來動其止也是之謂三寀今世之爲術者則不然論勢則破於五行而不窮其分變論形則眩於四勢而不察其頓息論方則舛於星卦而不原其條理紛紜回互百變萬出而各自以爲神嗚呼楊曾不作其誰與正之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所以安親之體魄也以親之體魄邀其利也者君子謂之逆雖然體魄之安於其地也吾不得而知也其禍於其子孫者其體不安也吾見之矣故葬者以禍福爲之徵君子不欲言顧有所弗廢也吾友江君少好學無所不窺以其先世之有未葬也乃精求地理之學古今之書悉遍之考之以目驗決

其是非若白在黑爲之十餘年乃始卜地以葬其祖及曾祖其族人紹蓮爲圖其地形而藏於家欲子孫之世有考也後十有八年余來新安始識君時時質君于地理以君之論証之於書皆可信旣觀君之葬有合於古者三焉一曰不趨正勢故審氣特二曰不貪貴脈故乘氣親三曰不逐水向故用氣純信乎哉其有以寧其親也乃記其圖曰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辛丑歙江毓英葬其曾祖考朝議大夫霖公府君於所居北邨賓塢之原以其曾祖妣徐恭人及其祖考朝議大夫虞在府君祖妣方恭人祔山祖於瑞金別於雞冠降於馬墳於法龍巨門穴左輔水貪狼來脈艮入氣甲葬乘甲向在申左加坤封之崇四尺圍十六尺碑於後向亦中右加庚就用水爲癸局其如圖嘉慶三年十二月八日武進張惠言書

周維城傳

嘉慶元年余游富陽知縣惲侯請余修縣志未及屬稾而惲侯調任余去富陽富陽高傅占君子人也爲余言周維城事甚具故爲之傳以遺後之修志者

周豐字維城其先紹興人徙杭州世爲賈有貲父曰重章火災蕩其家流寓富陽重章富家子驟貧抑鬱無聊益跅弛不問生産遂大困窘以病死豐爲兒時當天寒父中夜自外歸又無所得食輒引父足懷中以臥十餘歲父旣卒學賈晨有老人過肆與之語奇之立許字以女女李氏也豐事母起坐行步嘗先得其所欲飲食必親視然後進事雖劇必時時至母所視問輒去去少頃卽又至母不覺其煩李氏女又能順之母晩有不當意或端坐不語豐大懼皇皇然若無所容繞膝盤旋呼阿母不已聲悲慕如嬰兒視母顏色怡乃大喜又久之然後退其子孫逮見者言其寢將寐必呼阿母將寤又如之殆不自覺也豐年四十二時未有子病幾死過吳山有相者睨之良久引其手指之曰是文如丹砂公殆有隱德當有子富壽康寧自今始矣豐賈致富有子三人孫七人子瀌沅孫凱恒皆補學官弟子豐年八十四卒如相者言豐於鄉里能行其德有長者行嘗有與同賈者歸豐旣資之已而或檢其裝有豐肆中物以告豐豐急令如故藏誡勿言其來待之如初高傅占言曰富陽人多稱豐能施與好義然豐嘗曰吾愧吳翁焦翁吳翁者徽州人賈於富陽每歲盡夜懷金走里巷見貧家嘿置其戶中不使知也焦翁者江寧人挾三百金之富陽賈時江水暴發焦急呼漁者拯一人者與一金凡數日得若干人置肆中飲食之俟水息資遣之歸三百金立罄二人者今以問富陽人不能知也豐又嘗言吾生平感婦翁知我嗚呼市井中固不乏士哉

濟南知府莊君傳

莊君鈞字振和自號曰斅坡先世自鎭江之金壇徙武進明宏治中有禪者中進士官山東參政其後子孫多顯武進之言世族者推莊氏以至君十世矣君少育於外王父劉文恪

公於義乾隆初劉公奉節巡修畿輔河道君年十九隨某府數爲劉公言水利事劉公甚奇之當是時直隸總督高公某方舉能任河工者曰孰有才如班某而不早試之吏者乎卽
上其名補霸州判卓異升東安縣知縣磁州知州以與按察使有親例改河南禹州升直隸汝州蒞升漢中府知府　奏
留河南改補南陽府又調大名府丁父艱服除授濟南府護理濟東道按察使印卒於官君旣以高公舉任河工而以後督方公觀成卓異爲其留河南也以巡撫阿思哈公奏而直隸總督周公元理請之故又調直隸君旣明習水利事又長於治民所在大府爭欲任君以事任州郡皆有殊績而君性謙謹未嘗自言及君之歿而其子幼無以知君之詳獨得其

卓卓稱誦於人者四事其一事曰磁州二漳水合於其西夏秋之閒水潦至決溢四漫或數百里無廬瀕河之吏歲賦畚築隄而捍之潰又增焉以爲常君至州議曰水方捍而撓之以隄是搏之也請穿河引之勢必殺總督方公然之疏於
朝報可如君所欲穿者漳患大息其二事曰漳之瀕有棄地數千頃故民田也爲水敗獨其賦存吏以敲樸責之君請總督以聞盡蠲之民祠君於漳水上其三事曰汝州舊有衞衞有四屯衞之罷也幷於州而諸屯距州二三百里遠徭役以爲病君爲州皆貰免屯之民立石誦焉其四事曰君始爲大名府歲大旱君謁守道請發粟賑道曰太守擅之乎告誰執君曰府去省千里文移往返必旬月飢民旦暮且死何告

之云乎知府請任立檄大名元城出穀四萬石與民旣總督周公奏之有
旨復與賑穀四萬石民無餓者是秋歲大稔

張惠言曰君之子軫與予交軫言君在東安時河水暴至君乘小舟渡及中流舟覆僕役皆溺有躍而呼者曰此吾賢父母也遽入水負之出及其去大名民號哭而走送者百里不絕余以世多言今民之情不如古觀於君豈其然哉惜乎君之未得盡其所設施而其事又不得而盡傳之也余嘗游大名大名之人至今能道君之賑民衆也

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惲本楊氏漢平通侯惲其子避難以父名爲氏是曰貞道爲

梁相後遷於毗陵之黃山而葬焉子孫世爲毗陵人君之支祖曰魏明湖廣按察司副使卒亦葬黃山君祖曰燮臣父曰士璜由君至副使幾世由副使至梁相幾世武進嘗與越之要屢有兵燹故其望族不及宋以上唯惲氏自漢子孫不他徙能識其祖之居葬至於今不墜楊氏君之所居曰后橋去黃山十里自祖考皆不仕以經授鄉里教其三子爲人好善而嫉惡持之甚嚴辨取予甚力不取虛美不逐世法獨行己志而已患溼疾以嘉慶元年月日卒年六十有三其明年某月日葬於其祖考之兆南在所居之北三里君之子敬嘗試禮部不第君時已病敬請歸省輒弗許其意欲以成其子之名以信其志也已而以教習官學生得官當選爲知縣固非

所欲請於君君命就遂其意又欲以所欲爲者屬之子以施之民也敬爲吏廉奉祿不足以豐養君以病困未能之所治見其政成而君於是死矣余與敬交最久今年春卜葬吾母先時請於敬以銘墓之文敬許之矣未及爲而遭君憂嗚呼吾母不得敬之銘而乃使余銘君之葬也其可感也夫君諱輪字印槐配鄭氏考曰縣學生賓石今舉人環其兄也內德盛茂事君疾備至而不衰子三人長曰敬江寧鄉試舉人由浙江富陽縣知縣調江山縣以

覃恩封君文林郎配孺人貤贈君之考如君妣錢如配鄭氏次斆次敷順天鄉試舉人女一適鄒氏孫二銘曰

是唯君子之親繄此幽德兮曜其後人千秋萬世兮無或湮

楊君茹征墓誌銘

嘉慶三年七月乙丑陽湖楊君茹征卒其子嵎谷之友王曰巨以書訃張惠言於杭州巨曰以君之好文章詞人學士之交於嵎谷者無不愛且禮也而於吾子及莊宇逵驥訓咸三人者殆無日去諸口今其不幸而卒子可無以銘其臧又曰君之行在門內父子兄弟詩至淳篤而無奇異可喜之事君之義在取予交接矜分循節而無任氣矯俗之舉君之風概在鄉里朋友敬信愛樂而不得尺寸之用以見於世懼遂無述於後使潛德晦昧則後進者之恥也又曰方君病且革嵎谷或讀書數曰怒猛省誦詩曰有倫有脊自是神定如平常及將屬纊嵎谷泣告曰大人行矣其擇高明遠大之路而蹈之君已不能言頷之遂卒嗚呼觀君生死之際所以自持及父子之所以相勖者其生平之所養豈苟焉而已哉張惠言曰古者取士以德行故士爲善於國不若爲善於家後世一以科舉試無用之文詞非是者擯不得仕進士之有以自見者豈不鮮哉而世之論人者必求其奇行高節絕黜之士則略非稱道爲德者無以勸而俗以益媮其不以此歟如君者道足以治其行而無其位學足以淑其德而無其文惠足以博其施而無其財若乃矯異絕特之事以取傳道非君之所存也然則予之銘之也其容已乎君諱彙吉字茹征卒年七十一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祖諱某考諱某妣某氏娶於某生子二人長自嵎谷賢有文爲士宗師以廩膳生貢太學次

曰某孫若干人曰某某近勇補學官弟子君爲人長疏哲有容音響清越論議侃侃娓娓多病竟日對客莊坐猶無倦色君每以不學爲憾前年春惠言將之歙謁君別君命嵎谷館之夜分與嵎谷論易君在別室聽久更來相與譚名理多獲以是知君之未嘗不學也銘曰

氣剛以嚴又直以介何德之方惠於交友敬以終始何道之常有所不取靡所不予何施之光自厥門內亦暨宗黨御乎州鄉自我罔怍自彼罔怨何行之臧猗乎君歟而襲於不文而陋於不文歟我銘其幽以許君子後其尚有聞歟

恭城知縣陸君祠版文

廣西恭城知縣陸君諱廣霖字用賓既卒之十七年其子繼

輅以書請於張惠言曰先人之葬也內閣中書趙君懷玉旣銘其墓然吾子今之有道德能文章者以繼輅之獲與游而不能得一言以傳其先人且疑先人之有遺行而吾子弗之許也敢以爲請邑有吏知吾先人而傳之俾有述抑亦吾子之責惠言媿謝非其人不獲則條具其行事可論者以爲服文俾著之廟將俟表君之墓者刻焉其辭曰

君中乾隆三年順天鄉試舉人四年會試進士是時福建知縣缺大吏以請天子重其人特用新進士選補而君得連城進士之有即用知縣自君始君由連城知縣歷寧化彰化順昌而彰化再任最後爲恭城縣署百色同知君爲知縣屢以公事失官凡三失官輒復以知縣用嘗保舉知府終不得遷

卒以知縣爲同官牽連罷職焉君爲知縣二十餘年所治閩粵之間或在海中林箐谿峪夷民獠蠻盜賊所處不可施以政地曠以隔俗獷悍睢眦語言挺刃矢相鬭結連黨羣千百爲讙吏相顧不敢問則縱弛竊靡蔑且無事及其不可隱則嚴治以法痛芟艾之君以威惠爲治善摘伏鉤距中民之情偏言單辭應手立斷姦民巨豪先知其主名窟穴所在張關發機壞其萌牙姦不得發寧化豪劉席玉其黨數百人號鐵尺爲鄉里害君始至行縣召之至及其黨皆至遽執之衆大驚不知所爲皆首服論十四人如法盜則氏者居下泉里聚黨自衛積十餘年吏莫敢捕君致其族之爲諸生者諭之曰家有巨猾不能擒非將及汝衆曰諾句餘盜皆得而盜賊鬭

君之威亦不敢匿名捕之無不獲者嘗遣吏有所執取吏難之君曰不得吾親往至則已自械而待蓋其嚴如此然君實以平恕服之非以武威爲務連城民有負其族之貧者出其主於祠貧者怒火其祠遂相劫殺吏當之死君至致其族人於庭諭以情涕泣交下衆皆泣大感悔乃出火祠者於獄而反其主和如初臺灣多漳泉兩郡人素不悅往往持兵鬭因肆劫君之在彰化以事他出泉人乘君之不在也攻漳人於市衆大駭君聞馳歸親諭之咸解兵叩頭君子之杖其自彰化調順昌也守道以彰化多鴨蠹農時飼鴨者朱一桂以臺灣畔徵之謂君必禁斷乃去君曰此民業可禁耶籓其籍令鄰里保任之君之寬厚善全活人皆此類故終君所任無劇

盜兵鬭者舊獄無不決君所不直退無怨言謗辭君在閩嘗爲巡撫陳文恭公陳十二事曰崇貢院道水利鑿橋梁裕積貯廣郵亭興煤廠端士習嚴械鬭禁囤積廢闖神戒溺女止燒山陳公以爲善多見施行其治縣亦皆用此蓋君明習吏事知大體本末明定以決之强定以勝之而屢起屢躓終不越縣令又以廢退卒故人多惜焉君以善治獄聞其事見於趙君之誌甚具故采其大者而論之君之卒以乾隆四十五年月日年七十五以乾隆五十三年月日葬於孝仁鄉方基邨夫人高氏莊氏子五人繼輅最小賢而有文孫耀適亦與余善

系曰君之宗自稱始祖廷煒父載起世有緒以至君顯其德

施於民胡起之胡有才而已斯君有子亦作學門未昌其有待君之季維其賢亦有孫世作程澤之羕於是存有不信訊此文

先府君行實

先府君諱蟾賓字步青號雲墀姓張氏其先自宋初由滁遷常州常州之張多由滁譜牒廢世不可紀其後曰端當明宏治中居南門德安里是為大南門張氏張氏非大南門不共譜端生欽欽生洲洲生宏道萬歷中舉於鄉官開封府通判生典典生以鼎以鼎生銘偘銘偘生宋宋生金第娶於白生府君自典至金第皆補郡縣學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為事而銘偘當明之亡獨不為制舉業云府君生九歲而孤有兄

曰思楷弟曰瑞斗家貧日不得再食奉白孺人教兒弟相厲以儒學補府學生試高等廩膳常教授鄉里閒其後游杭州一歲得疾歸遂卒年三十有八府君既不得志於世無所表見又不獲永其年充所學以致不朽所論著皆未就其卒時惠言方四歲翊遺腹四月而生凡其言行可紀者非得聞之於人所傳又非敢審而府君之執友湯先生賓輅鄭先生環楊篤行君子也知府君深守道德不毀譽故著其言以為府君行實焉湯先生曰君好學深思不事穿鑿譔為詩及制舉文操紙筆立就性沈摯寡欲少言尤不喜說人過與人交不設城府久而能敬鄭先生曰薛心銘董仲容湯賓輅君兒弟總角交也賓輅抗希古人好考核故事不輕出門戶君兒弟與仲容則常集於薛氏字亦時時在坐雖容出論議率常連日夜君色溫而恭言簡而中余心敬賓輅而酷愛君謂可入於道近也篤于孝友平生未嘗與人近人亦未嘗近君或問之曰天壤閒何處可使性氣其為人如此鄭先生又言府君有異表中夜目光閃閃或一二尺許嘗自言秋夜偶歗月見河漢閒雲鱗鱗士女數十人雲裳霞佩執諸樂器飄飄過太虛膚髮纖悉可辨云湯先生名修業鄭先生名環皆常州武進人

先祖妣事略

先祖妣白孺人年二十二歸我先祖考政誠府君生子三人女二人政誠府君倜儻好學通六藝諸子之書天文術數劒

騎之說家貧應困童子試文文復府君命北游占天津商籍鄉試順天俄得疾卒京師年三十五是歲雍正十一年也訃至孺人慟絕是時文復府君年七十一呼曰天乎兒與婦偕亡乎頃之孺人蘇文復府君曰我老矣諸孤幼新婦死耶孺人泣謝曰不敢明年文復府君病及革顧孺人泣曰吾死矣諸孤與新婦為命新婦存一日諸孤亦存一日也良久唏噓曰貧甚無可倚者吾死新婦存耶孺人泣對曰新婦生死與諸孤俱文復府君遂卒是時孺人三子曰思楷年十一歲曰蟾賓九歲曰瑞斗六歲兩女少長年十二三歲孺人率二女紡織以為食而課三子讀書口授四子毛詩為之講解有疑義取筆記俟伯叔父至就質焉或謂孺人家至貧令兒習他

業可以糊口今使之讀讀未成餓死矣孺人曰自吾翁而上五世爲文儒吾夫繼之至吾子而澤斬吾不可以見吾翁卒命之學文復府君有弟曰衍黃老矣教授於家憐諸孫恒誨之嘗語孺人曰而子可教吾欲教督之念其枵腹不忍也孺人謝曰翁幸督之枵腹何病焉及孺人所以教言行出入罔閑三子皆以文行有聲自文復府君卒後十數年日常不得再食冬衣無袴夏無帳食以糠覈爲粥唯歲時及家忌日乃具蔬食以祭孺人曰雖不成禮不敢闕也戚族中有周恤之者一泉一粟皆籍記之曰他日不可不報而政誠府君之卒於都也內閣中書許公宏聲爲經紀其喪文復府君之終事則衍黃辦之孺人尤感焉曰吾子孫勿忘此大德孺人後政

誠府君二十六年以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卒年六十有四考諱琪武進學生母吳孺人政誠府君諱金第天津府學生文復府君諱采武進縣學生孺人之在室也母太孺人病孺人割股肉和藥以進病輒愈及文復府君疾革孺人復割股以進焉及其卒也子瑞斗亦爲之割股孺人喜釋氏書晚乃蔬食曰此亦安心一法至於僧尼寺觀毋許往來以爲家教孺人子思楷縣學生蟾賓府學廩膳生惠言之父也女壻曰趙愷元鄧規方孫三人曰富言惠言翊孫女三人壻曰董達章丁某許某曾孫五人孺人卒之五年子蟾賓亦卒其明年思楷及瑞斗奉孺人之柩合葬於加冠橋政誠府君之兆知縣黃公瑞鵬表之曰純孝苦節嘉慶年月日孫惠言謹

述

先妣事略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陽之滕邨遷武進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唯姊觀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賃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歿兩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嗇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兒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飧各

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啗惠言比日昳乃貰貸得米爲粥而食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及先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鍼黹常數綫爲節每晨起詰三十綫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等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鄰里之窮之來告者未嘗不佽䘏也先是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侍紡績以撫府君兄弟至於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爲賢及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

者人以爲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嘗得白太孺人歡於先後委宛備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姊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君與先妣尤相得虛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徙居城中何歲時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唯恐速去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臧獲皆爲流涕先妣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以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權葬於小東門橋之祖塋俟卜地而遷焉府君姓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言乾隆丙午科舉人翊武進縣學生爲叔父後觀書之壻曰董達章國子監生嗚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

此仕伯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晝臥惠言戲牀下以爲母倦哭而寢也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蘇而先妣疾惠言在家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罰於惠言獨使之無父無母也耶而於先妣何其酷也

茗柯文二編卷下

茗柯文三編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凡文三十首爲一卷

蕉花賦 幷序
館試靈臺偃伯賦
館試蜡賓說禮賦
館試匠成翹秀賦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
館試大愷樂賦
館試龍見而雩賦

散館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原治
楊雲珊覽輝閣詩序
莊達甫擷山採藥圖序
文槀自序
安甫遺學序
虞氏易變表序
記江安甫所鈔易說
送左仲甫序
送趙味辛同知青州序
書山東河工事
書左仲甫事
記族弟平甫語呈座主阮侍郎
貤贈文林郎袁君家傳
袁太孺人傳
江安甫葬銘
祭江安甫文
告安甫文三首
祭董潯州文
爲諸生祭歐敦甫文

蕉花賦 幷序

阮司農座主小瑯嬛仙館有蕉花一枝命惠言賦之

維江南之名卉有蕙圃之巴苴裁縹玉以爲葉舒青霞以爲萼揚翹葳蕤樹萼洽淡夫容發波到植菡萏擢孤榮以四照苞深房之密掩馨回緣以風轉芳滋紅而露湛于時朱炎曜夏素晷移秋芳草欲歇繁英既收心百重而獨展葩千番而遞抽既榮朝而萎暮

若昔逝而今遒諒榮萎其迭運何今昔之相倖奉君子之盼睞效弱植於軒墀豈華豔之敢飾幸芳臭之在茲感蘭蕙之早晏念蘅杜之相違恐秋風之易落怒芳洲之未歸馳淸暉而結思恒百卷以爲期亂曰赤巖山前路以遠扶荔宮中日以晚願持兮素心報衆芳兮九畹

館試靈臺偃伯賦 以功成奏凱民悅無疆爲韻

儀昔三五仁洽道豐曷閒無誅而治達不殺而化隆是以師貞丈人雅美車攻邦典九伐軍資五戎

皇奮厥武帝謂是通電擊霆震龍翔鳥翥索之招搖之下行乎太乙之中三唘而名大武七德而奏膚公迺反齊斧挂敦弓倡愷樂以偃武登靈臺而課功瞻彼靈臺之爲制也丙己奠位房心曜精前明堂之赫赩帶璧水之渟瀠眇傑構而聳出象漸臺與蓬瀛保章是書雲物焉相以測機衡察五是之來備考三階之泰平于時釋奠儀具獻馘禮成回戎輅萃輕苯仿偟乎靈囿而升乎高臺之嶢崢進蓐收使受鉞厲勾陳而洗兵維彼師節曰伯是名義在止戈禮先偃旌惟夫伯也者纁繆上陞華芝下覆絳素殊表緇青各副弧旌枉矢朱鳥白獸八方維中六甲旬戊九七四六前左後右指揮則波騰擺亞則飆駭回皇則天旋掣曳則山仆司幄機而爲目運奇正而相首聲金鼓之和響聞笳管之淸奏當夫鵝鸛朝弦豼貅夜鎧陳壓崩雲鋒驚立海象弭魚須厹矛鋈錞百金之士鴻麗十決之雄鶡待司常分旗卒開斯在北風吹而獵獵流波縈而浼浼軍威奮士氣倍摧蒙茸刋嵬摹翕張而萬騎矞皇軫轉而三軍錯璀一麾翩如再接厲

乃故能蹴秦望于埃壒掃楚氛以木檼使卷舌反踵岐頭植鬊莫不崩角稽首拱頤樹頰望荼火而惕息與蟲沙而腐鮻受降則積甲齊山振旅則執同聽凱故其偃之也解飛旛脫維紃褫垂斿之旖旎祛綢杠之輪囷收龍章之煥霍卷虎畫之辮編將遂剖提鼓碎金錞埋暢轂破文茵倒干戈而卻載韜騏騄于閒昣朝無冠鶡之將野無服劒之民豈徒銅虎銷其符璽牙璋毀其齟齗于是八荒來庭九有有截西傾順軌東鯷案轍三光宣精十煇時節罰質芒寒欃槍燿

滅北落之陳虛懸南軍之門空設考靈耀之休徵樂
符瑞之章徹聽鐃吹而朋怡仰天衢而曹悅爾乃司
馬執法太史陳符觀天人之協應覽萬國之有無僉
以爲
皇上仁育義正恩洋澤濡有不率化天戈是誅所以
追來孝于
陟降播柔武于寰區鱷鯢既翦封狐既除自我天覆
弗震弗渝文威赫其廟算承烈訏其顯謨葢鞿囊命
于姬氏于羽陳千有虞雖自古而爲昭殆方今而未

俞也遂作頌曰於赫
聖武威謀孰亢我奮我師我伯央央於昭
聖文惠風溥翔我還我師我伯洋洋
皇在靈臺苞符孔彰我伯既偃與民共慶乃流璧雍
遂開明堂於千萬年惠我無疆

館試蜡賓說禮賦 以出游于觀之上言偃在側爲韻

有講藝公子問於翰林主人曰葢聞德者道之失禮
者德之逸治化之與氣運若漸於淖而汨焉動以遠
則騰而軼矣何以稽諸汙尊而抔飲者不以燔炙爲
飽也營窟而橧巢者不以棟宇爲謐也帝緒王統或
繼或述天青地素一文一質人藏其心神閟其吉是
以素王臨兩觀而興歎悼小康之莫必意彼六君子
者葢將終古而不出矣夫主人曰吁豈有是哉若客
所言則是唐嫣道不卓而姬姒治不休也泰山之封
何儀七十有二而未遐哉往者周綱既解王澤即幽
簴弛其系綐棼其斿十二力政漬漬浮浮孔子雖制
作倉黑不代求輿于魯麟以次春秋監彼二代亦曰
從周故乃原百一之澤明張弛之由瘖象魏之明備

志禮教之優遊俟後聖有作而道罔不侔也盍亦覽
方今之治與三代儔乎我
大淸之有天下也功邁往紀德隆古初
四聖重光以咻以嘘民不識帝力厥有政有居作而
相胥息而相於其覺呿呿其臥蘧蘧一百六十年有
餘矣是以禮樂既備而民用燕譽也我
皇受之振天紘斡地幹握乾符衍坤算有孚在上中
正以觀赫風雷之眒屬爛日月之淸晏然後搜薪標
于阜麓載羣雅于雲罕懸旌設磬執簡奉籥皋棄之

徒思曰贊贊倫魁能冠相與列乎殿陛者若日煇而雲縵也陬滐之域歆食衎衎領引目肝相與屬乎輪轂者若掌跖而指按也夫其顧諟明命昭假不遲天地爲本事則舉之乂暘肅雨仁敷義施孰柄孰端陰陽四時考朝究夕爲畢爲箕日月從星事公不私恩開威閤生殺互倚鬼神五行是復是司須憲飭典陶軒育羲禮義爲器情田以治馴梟革獍纓羈絡縻比于四靈胎天可窺于是仲冬日至中孚信養萬物權輿于下赤萌于上大報本以反始恭

圜丘之烟煬爰

嚴父以躋配荅五精之嘉貺爾乃孤竹諧奏雲和高張器用陶匏齊列秬鬯六變既畢百靈時嚮神明肹蠁閶闔詄蕩嘉無斁于對越駿奔走乎顯相維

皇情之庭紹贍

陟降而載愴夫聖人之德何以加于孝乎孝者禮之門也治之源也是以六合祗德九寓肅恩外圻八埏旁暢無垠鷙蟲迴面而內向鴂舌革響而棲樊楚氛既靖秦弧載韔舞虞干之奕奕陁崇墉之言言足使梘頭交踵之國結胸儋耳之蕃戶皆封而不閉壤可游而罔譬然而

聖主猶孜孜勿盈篤近舉遠屏符瑞之彪炳卻雅頌之赫煊成周之橐既建靈臺之伯斯偃與舞七德議禮三本酌中聲于四衢刈衆芳于九畹功不見其所事俗不知其所返物生其其人貢其悃斯古之所謂大順道積焉而不苑者已故曰聖有前後道無咎悔苟符節之能合貫古今而相待尼父刪述六經載采漢初萌芽唐猶傀儡宋學刊其圭璧明制遺其鼎彝

更降迭替越二千有二十載而後大道之行于此乎在也豈非百世可知而聖言非紿歟答既飫于至道飽乎帝則炯乎若覺攬乎若得作而曰美哉德也雖謨典所敕河洛所式方斯蔑而昔嘗恨不逮夫帝世聞斯論也其寘身大庭之側矣請終身誦之剖禮說者惑也

館試匠成翹秀賦以入學庠序以脩彝倫爲韻

於皇時

聖厥中允執

重光乃宣
神武載戢紘
天網以遐覆繘井收而用汲興三雍之上儀開二酉
之祕笈雖葑菲而必采孰椒蘭之弗緝執經則圜橋
俱觀籲俊則四門竝入維　作人之雅化本因材以
登擢樂有儀于菁莪謝無成于郁樸度千章於栞枏
熟百穫于稰穛稽葛洪之遺論覈淮南以研摧譬翹
秀之殊材待匠成于採斵鈞
鴻規于大造施尺度于末學若夫徒洲竹箭之藪荊

衡卉木之場舁枝雲構靡幹風攘猗儺接畛湻汋連
岡必勁質之能植斯翹然而獨揚百圍殊于樗散七
年識于豫章江漢則爲杞爲梓終南則有紀有堂信
高標而自賞羌拔類以爲良擬官材于造士最羣倫
于膠庠至于春蘂相期秋實堪佇英三擢而爲芝穖
下垂而象黍幽蘭時菊之標玉的金莖之侶緊無言
而孤秀洵不暱于野處揚紛葩于紉佩美嘉薦于筐
筥流左右子苻菜鬱條𡇈于秠秬似英華之初發始
譽髦於術序於是選公輸命王爾量修輪度丈咫搜

根柢而呈嫮約鈞衡以效伎運精心以司契順衆材
而程美規圓象天準平法水標直從繩分弧綴矢理
正雲拔文奇波詭庀工而任則棟梁成器而珍維簠
簋胡取裁而必當諒匠心之有以至其養芒角培萌
勾雨深葉茂風暖花柔滋九畹而將刈服三時而待
秋被厚澤之既渥誦厥壤之可游掇遠芳於叢薄攬
孤馨於道周故使薜芷不閼于湘沅蘋藻見取于公
侯質受成於亭毒豈資媒於蹇修是知維木有翹
皇則匠之維草有秀

皇則成之苟甘白之可受自追琢之必施問彌綸於
上緯胡
帝則之能窺千林擢枝以爭拔百卉抽穎以效時松
無心而干日葵有意而傾曦冀
雨露之必及緬矩矱以爲期又孰知匠氏何以用其
斧削鬱人何以齊其尊彝然而
聖風有自
至教易循五品先于孝弟六行終於睦婣因物付物
以人治人猶衆木殊材而規榘同其曲直百卉殊氣

而芳臭和其甘辛斯靈均可得而佩匠石可得而掄
則夫
聖天子使天下洨濯摩厲懷材貢珍不識不知而臻
大化之湑者豈非學校之化陶冶于人倫也哉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以稟角解蘭根出泉水動爲韻
天道神運聖人奉時維三微之漸著乃三統之初基
雖迭取于紐引實孕始于茲滋考日景于南陸候緹
灰于北維陰初藏于屈蠖陽未觸于童麋是爲天正
之首而周月以之原夫五曜重麗五星高暐黃赤殊

其纏表東西互而超趠學有星紀是爲天朔牽牛之
初其道有倬起經維而肇緯度引觜觿而絡辰角釁
釁則斗振于天紀歲則復生于剝星迴梅而再建日
周次而方罷擬規璧之有合譬連環之不解端天心
于專直齊乾則之闔捭陽周神而無倚物權輿而茀
駥斯牝馬之所以行于地中而潛龍之所以信于溟
澥也是以握先迣氣中孚爲端甲子初正九六相摶
滋黃宮以信養感赤象之生難候乍分于土炭氣先
入乎芸蘭七十三分而坎效六日七分而震完蓋天

所以爲宙合之櫜而正夫七始之迴環周人取焉改
月紀元標微陽于歲首建春序于天根合貞元於易
象胎罔直於元門冰終時而有始日萌艸而猶屯既
孳生而子應固蠢動而春原帝非忽於出震時適會
於終坤爾乃表月次王統正號吉定朔候於夜半協
陽光於日出天子居青陽而聽政太師抱黃鐘以調
律六官先至日而和典五史編首時而載筆蓋用九
以倡八六體一以匑四七故正時不以歸歲之餘而
陳風特以稱日之一且夫正朔三改文質再旋順三

才以爲序實百王所同然軒轅以尙赤爲統虞嬀以
建子爲年夏規殷革商紀周遷竝改時以命月明稽
古以同天故知春氣雖成于青陸春陽先動于黃泉
此尙書有伏勝之說春秋有陳寵之傳然而正歲記
于周官汁月閏之虞史雖成正於天統實不易于人
紀美夏數之得天驗盛德之在水候五日之結蚓佇
三朝之瑞雉所以順造物之生長一百姓之聽視蓋
尼父所以禪周正考三王而合揆者也我
皇上熙績欽堯道經演孔正乾坤之敘執天人之總

授時則卦取大來推策則爻先反動八能之氣既調
三素之雲常滃雖復寒温測于孟京占步推于焦董
不啻指春工于條末窺天象於筦窒何足以識三十
六宮之往來百七萬里之幈幪也哉
館試大愷樂賦 以飲至云畢告捷在兹爲韻
皇帝嗣位之六年文德既盈武節斯稔振兵釋旅作
大愷之樂以功薦於
太寢禮也八荒四埏萬類千品枉繩邪匡道履度稟
回回焉浛浛焉聆奏者神繹撫節者志懍若諧箾韶

之成化可遊而和可飲也粵我
大清之有天下照之以日月容之以天地恢之以久
大成之以簡易芸生之屬蠢蠢咸遂譬繁林之翳而
鸞鵠並棲膏土之沃而薰蕕共植遂乃有苗弗率防
風後至義于斧鉞之誅罪甚市朝之肆
聖王閔焉乃詔太尉進司動厲勁卒勒雄軍靜若山
岳動成風雲簡不率教者而誅之若薙氏之芟耘然
猶解毫津之㘯戒昆岡之焚兵以撫戢爲治令以寬
大爲文優柔夷愉使其回面而內向是以歷五載之
久而曾不急摧枯朽以斧斤蕘崇墉有臨衝之肆虎
階有干羽之勤曾未足以云也是故豚魚孚駭豕謐
墉隼殲穴禽出秦壘刋楚氛失天戈回武功畢振軍
容以入國執世俘而數寶歌杕杜以勞勩賦出車以
勤恤念七德之武志本
十全之
善述懷天保與采薇始憂勤而終逸將偃伯于靈臺
必告成于
太室命太師以執同聽軍聲而爲律于是岐伯后夔

制氏之倫僉爾而進曰昔者黃帝揚德建武軍樂造
焉越周武王得意示喜愷歌告焉鎛師以晉鼓節奏
眡瞭以編鐘合操司馬秉鉞而先獻樂師播詩而倡
導漢歌有短簫之曲晉制沿鼓吹之號芟張雅麗而
不典巴渝粗奮而近虣惟我
皇上緝熙
重光道洽義浹懷繩者被其濡煦背矩者懾其震疊
故禮教以爲綱陸兵刑以爲調燮所以化其不臧而
弭其不協非以嘉戰功而多克捷也空開徵角之宮

啓英莖之箓詩天保之單厚進人舞之蹀躞頌
皇武之耆定昭
聖文於奕葉遂拜手稽首而進樂章曰於鑠
皇武載民之采九州攸同外薄四海昔我山師梟獍
是臨今我振旅頑獷是改彼頑者梟歌舞斯在豈惟
戰士實樂以愷惟
皇之功以永千載於昭
聖文奉天之時五載不遑恩潭澤滋昔我出師謂民
顛危今我振旅由庚有夷彼危而夷孰扶孰持下謀
之風不其在茲惟
皇之成以永無期

館試龍見而雩賦以爲民祈祀大雩帝用盛樂爲韻
於維
聖王徵用驗事八風告期五是來備曰暘暘敷曰雨
雨施雖休和之時玆猶艱閔之余懿匪民曷勤匪禱
曷爲稽春秋之盛典觀昊穹之昭示粵以孟夏丙辰
舉常雩之祀于
郊祉禮也于時恢台肇候景風協辰赤德旗曜蒼精
謝竣天田輝輝而照耤牽牛熤熤而臨畛維龍火之
初見告農期于萬民乾爻純而天飛震氣究而淵申
實風雨之所奉識膏澤之將新爾乃太史候于天部
宗伯詔于王闈命稻人以供斂詔視祲而觀煇童冠
釁浴而興舞肆師表器而揚徽音官涖縣而畢具家
宰誓戒而莫違令先庚而先甲義有報而有祈各展
釆以錯事用昭虔而受禨
天子乃以陽鼂備
大駕揚瓊繁鳴和鸞軾玉几以卽於齋宮湢濯食玉

儲精垂祉駕斗車之威麗建招搖之颯纚左靈星而
右辰角驂農丈而服天耜超房駟而逾邁排閶闔而
直指儼對越于
蒼穹表敬恭于禋祀
圜靈肸蠁五位晚謁邸陳四圭樂變六會金版告謁
玉罍芬馝皋搖太一猋爓華蓋豐隆蹝以屬衡屏
翳儼翼以承旆廓盪盪而合莫信巍巍而兩大旦夫
聖皇之勤民也撫時爲柄與神合符先東作而省歲
後西成而慮無張昏中而黍種農晨正而土渝伊詢

箕與課畢若望杏而瞻蒲故其事
天也南郊用北陸而爲候明堂驗辰角而非誣始耕
既重啓蟄之禘而祈祀復尊龍見之雩是以農舞于
疇時報之歲辰二十入而不愆雨三十六而可計驗
三階之泰平察五緯之高麗占太陰而常稔測元枵
而虛繫韙錫福于我
后實奉若于
古帝遂乃欃槍靖氛旬始埽雺白虎敎囿而成罰鶉
鳥戢翼而弗縱我澤無私民樂與其鑄劍戟而爲耜

薅榛荆而播種占禳則十二次而無隔隩堰通蜡則
七千里而均諸豳頌斯
聖人所以奉三辰大一統泯聲臭于合載兼覆幬以
爲用者也遂作頌曰惟
聖若
天惟
天佑
聖懸星表時實標效敬維雨之膏維祀之慶人若其
疇物正其性時乘六龍曰德之盛

皇來祀雩有殷其樂黃鐘大呂升霄降邈
皇既雩止有渰其渥祁祁斯甘穰我稰穛屢維豐年
皇武攸暭
散館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以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爲
韻
懿惟
聖王立功立事既耆定于
武德爰酯𠻘于
文治表

烈承而
謨顯體乾大而坤至
紹宗伯以典禮敷時夏而攸肆昭物則于上下法易
簡于天地成位則才乃參三居體則支宜暢四原夫
天地之精是曰眞宰經星辰而運日月奠維躔而橐
山海行以錯而不棼氣以殊而不改陰陽以消息而
不窮剛柔以成形而不倍政莫詭乎璣衡步難窮于
豎亥自非有節于一元曷以爲昭于億載夫禮也者
因人情而作制統物度以爲規六視聽乎耳目腱會

第一九三册 104

于膚肌旣繩準于一世乃品節夫二儀識財成于后以兼天地而官之故其尊卑殊施高下作對譬氣形之升降均事功于覆載威儀與俛冕弁藻繢比文理之質象垂賁飾于草昧吉凶相權生殺互代似嚴溫之迭乘道竝行而不悖紀綱周詳品庶咸乂擬圜方之範圍籠萬彙于形內至其內心外心體物周帀天端地倪爲訢爲合從隆從汙時物相雜天盈地虛一闢一闔順摭經等規重矩沓天施地生昭晣竝納升中降禪春歆秋飲天蟠地際煦嫗相答蓋嘉會者天

地所以賦性行異者人君所以興盛必制節而不過乃保合而各正樂以順禮而敎和禮以防樂而居敬旣反此而爲刑亦在茲而爲政是以八荒一志萬國齊風竝傾心于

帝則咸歸極于大中彼觀型于象魏若履度于厚穹貞之日用飲食以爲質鈞之道德風俗而皆同又何怪奔駷無驚於呈鹿潛游不化于沙蟲則惟我文與

皇上察地監儀則天與配本身度之昭彰範羣倫迷晻曖中和竝致位育咸在耕鑿何知道贊不變雖復捜逸禮于河間綴遺經于小戴豈足以文

盛治之媄媥喻情田之沾溉也哉

原治

古之治天下者上不急乎其下而下無所拂乎其上政不令而成獄不省而措其逸也如此其政之施于民者不過歲時讀法而已是亦今有司之所奉行者也其刑罰之條止於三千五百而以待獄訟常有餘豈今之有司常愚而古之有司常智歟其民與上相接者飲酒習射吹笙擊鼓以爲樂而智仁聖義中和

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事皆從之學士大夫所習焉而難成焉而可貴者鄉黨州閭之子弟常出于其間其化之滀而俗之懋也又如此蓋先王之制禮也原情而爲之節因事而爲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樂之情卽有飲食男女聲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爲之婚姻冠笄喪服祭祀賓鄉相見之禮因以制上下之分親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攘升降之數使之情有以自達欲有以自遂而仁義禮智之心油然以

生而邪氣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飲食知能所及思慮所造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夫蠻粵之人生而侏離聞中國之音則駭而視被髮文身之俗瞀章甫而無所售彼其習于鄙陋者猶如此而況習于禮教者其有奇衺放恣之民生其閒有不怪且駭屏之而無所容者乎故先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至于數十百年而不遷者非其民獨厚其理自然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甚繁而其行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簡而施之也甚博政也

者正此者也刑也者型此者也樂也者樂此者也是故君者制禮以為天下法因身率而先之者也百官有司者奉禮以章其教而布之民者也度禮之所宜而申之以民所常習故政不煩也權禮之所禁而輕重之以繩不合者故刑不擾也民習于禮故知有是非有是非然後有羞惡是故賞罰可得而用也民習于禮故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知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然後有孝弟忠信是故軍旅田役之事可得而使也民習于禮故有孝友睦姻任卹有孝友睦姻任

卹然後有智仁聖義中和是故其人材成者可得而用也故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壞國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不去而風俗隳國家敗者未之有也後之君子則不然不治其情而畀其欲也不制其心而惡其事也令之以政而不知其所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民行而無所循習動而無所法守不勝其欲而各以知求之知上之有以禁我也則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多為刑辟以束縛之條律之煩至不可勝數以治其不

幸而不能逃者其幸而能逃不抵于法則又莫之問也雖其不能逃而抵於法吏當之死而不敢怨而其所以然者豈非其人之大不幸歟此三代以下所以小治不數見而大亂不止者也

楊雲珊覽輝閣詩序

余年十八九時始求友最先得雲珊時余姊之壻董超然與雲珊銳意為詩二人者居相邇輒夕相過過則論詩余心好兩人詩未暇學也其後三四年余以喪貧奔走南北率數年乃一得見見輒出新詩錄益

卷而余學詩久之無所得遂絕意不復爲每見超然雲珊讀其詩惡然以媿超然之詩始學杜甫務爲嶢刻沈壯晚乃歸于宋人以劉亮湊泊爲工雲珊則一宗仰李白益以恢張雄奇踸踔天地揮霍日月以寓其不可一世之概嘗游大梁與客登吹臺酒酣集王勃滕王閣序字爲七言律四章振筆書紙雲湧飈發坐客瞠視謂高適杜甫後一千五十餘年無是會也然超然雲珊抱其奇游天下天下交口稱其詩而兩人窮愈甚超然唶嗚叱咤悲憤雄厲之氣時見于詩

而雲珊益豪邁倜奇磊落不可遏抑乾隆乙卯余依惲子居富春雲珊適至留數日將別子居餞之觀山之巔把酒瞰江風雨驟至山水汩沒魚龍叫嘯雲珊慷慨長歌意氣甚盛然余微覰其詩酒閒往時少年跌宕之概殆有不同人生憂患卒卒年歲一去不可復得回憶身世又足慨也嗣後不相見者又四年今年雲珊以書來言東鹿令李君鈔其詩三卷刻以行世屬余爲之序往時嘗戲謂超然雲珊僕不作詩諸君詩集成要當僕序之今雲珊索余言其可已耶然余不工詩豈足以論雲珊之詩雲珊方治經爲漢儒之學所著書益多詩又豈足以盡雲珊獨吾三人二十年來遊好之迹雲留風逝不可把玩讀雲珊詩怦怦有動于中書之以記超然于江南新詩近如何也

莊達甫攝山采藥圖序

始余見達甫圖其貌取杜甫詩題之曰看劒引杯時達甫方壯年銳意天下事議論慷慨豪氣見於眉目閒迄今十八九年屢困場屋益衰且病以孝廉方正舉有司欲以應

召用固辭不赴遂不復應進士舉而更爲圖曰攝山采藥或以告余曰達甫殆無意于世也夫余聞而疑之古之君子汲汲憂樂于天下者誠以道存也道苟存不以遇不遇異其志又不當以吾身之衰而有自安之心達甫年未五十道之行不行未可知縱不得于今亦當有以見于後而區區攝生之謀哉與向所聞于達甫者頗大異然余竊嘗論國家之用人也如臾柎扁鵲之蓄百藥焉取之必擇其地聚之必當其時儲之必備其物一旦有用出之籠中而來匱焉者

其求預也事方其急而號之山澤之閒其捆載而來者必柴胡桔梗也人蓡紫芝丹砂石乳未有能致者焉人蓡紫芝丹砂石乳之用而投以柴胡桔梗其不足以愈病而速之死也明甚見柴胡桔梗之不足以愈病而以爲天下之藥皆若是與夫偶得柴胡桔梗之效而以爲天下之藥莫良於是曾不人蓡紫芝丹砂石乳之求者其惑豈細耶若是者曾不足以當庸醫而儼然任國家進退天下士自以爲得之世有臾柎扁鵲盧不爲大憂耶余又疑以爲達甫之意或出

于此然吾聞古之有道之士益有重治其精神而易天下者吾未嘗學之也達甫儻聞之歟序其事姑以問之

文稾自序

余少學爲時文窮日夜力屏他務爲之十餘年迺往往知其利病其後好文選辭賦爲之又如爲時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見余黃山賦而善之勸余爲古文語余以所受于其師劉海峯者爲之一二年稍稍得規榘已而思古之以文傳者雖于聖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義施天下致一切之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以儒老聃莊周管夷吾以術司馬遷班固以事韓愈李翺歐陽修曾鞏以學柳宗元蘇洵軾轍王安石雖不逮猶各有所執持操其一以應于世而不窮故其言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淺深醇雜見乎其文無其道而有其文者則未有也故迺退而考之于經求天地陰陽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于禮鄭氏庶窺微言奧義以究本原已而更先太孺人憂學中廢嘉慶之初問鄭學

於歙金先生三年圖儀禮十卷而易義三十九卷亦成犅以述其迹象闢其戸牖若乃微顯闡幽開物成務昭古今之統合天人之紀若涉淵海其無涯涘貧不能自克復役役于時自來京師始又廢棄嗚呼余生四十年矣計自知學在三十以後中閒奔走憂患得肆力於學者纔六七年以六七年之力而求所謂道者敢望其有得耶使余以爲時文辭賦之時畢爲之可得二十五年其與六七年者相去當幾何惜乎其棄之而不知也後此者尚有二十五年耶其庶幾

有聞其訖無聞乎他日復當悔今日之所爲如曩時未可知也然余之知學于道自爲古文始故檢次舊所爲文去其蕪雜自戊申至甲寅爲一編丁巳戊午爲一編存以考他日之進退云

安甫遺學序

右凡三卷歙童子江承之安甫撰安甫生十四年而學學四年年十有八正月一日殁于京師其學好鄭氏禮虞氏易非二家之說猶泥芥也其志以爲易亡于唐禮晦于宋傳且數百年

本朝儒者乃始有從而發明之然數十年之間天下爭爲漢學而異說往往而倡學者以小辨相高不務守大義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爲許鄭不可勝數也故其治鄭氏則依于婺源江徵君及歙金先生其治虞氏則依余之易義然皆貫串經文以求其合其有不合雖余口授不敢信爭之每斷斷盡悟乃已其自期賈孔以下蔑如也嗚呼學者患志不篤志篤矣患擇術不正術正而志篤如理驥楫而沿于通川其至海也必矣然而不至者豈非命哉嗚呼觀其零文碎義之偶存者如此亦足以悲其志矣

虞氏易變表序

虞氏易變表亡生江承之安甫所作也安甫受易三年從余至京師乃作此表其義例屢變益審故爲完善自鼎以下十五卦未成安甫死之七月余役陪京館舍無事乃取其槀校錄而補之定爲二篇附于消息之後嗚呼吾書苟傳也安甫爲不死矣

說江安甫所鈔易說

凡余所著易說安甫手寫者虞氏義九卷消息二卷

禮二卷事二卷侯一卷鄭荀義三卷緯略義三卷共裝爲八本唯別錄十七卷未及寫而安甫死矣余以嘉慶丙辰至歙居江都江氏明年余書稍稍成時余之甥董士錫從余與安甫年相及相善竝請受易各寫讀之所居橙陽山門前有小池夫渠盈焉時五六月間每日將入兩生手一冊坐池上解說風從林際來花葉之氣掩冉振發余於此時心最樂其冬士錫歸常州學以不能竟而安甫明年從余至浙又明年遂從余北來兩年之間非疾病未嘗一日廢此書非

舟車逆旅未嘗一日不寫此書蓋能通者十五卷矣嗚呼余爲此書好之者安甫耳士錫耳士錫敏于安甫而精專不如又不竟以去安甫爲之幾成而竟死後之人其況有傳吾書者耶雖有之其于吾也奚所樂于其心故哀安甫所寫爲一帙時時覽觀以寄余之悲焉安甫幼時不喜學作字故其爲書速而拙比來京師乃自恨學顏魯公大字筆力勁整可愛安甫死之十日夢于余曰請讀書禮乎易乎余呼之如平生曰二汝乃今爲鬼安所事禮順陰陽時消息幾以

奠汝游魂安甫諾而去自是未嘗與吾夢接也嗚呼安甫其尚不忘于玆耶嗚呼可哀也已

送左仲甫序

陽湖左仲甫爲縣令之六年以催科罣吏議將謁部是時

天子始親政事赫然誅元惡召安徽巡撫朱公入爲冢宰瀕行仲甫謁公于途次公賜之食從容問政要仲甫以爲方今大患在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之事夫上之所取下之所習無事之所養有事之所用

今　國家求政事之選而于時文詩賦取之其不足以得士也明矣夫時文詩賦非一日之功也士蓋有數十年爲之而幸一日之得焉自非有過人之資未有能通世務知治亂者也其有能通世務知治亂者其見棄于時文詩賦而不獲選者則亦多矣方今科舉卽不能改宜令天下薦舉有文武智術之士　朝廷試而用之庶幾于事有屬方今郡縣駐防之兵所得額餉少者日才白金四分而上官供億公使往來之資又出其中兵以所得餘金養父母畜妻子其爲

農賈伎業以給焉者良兵也桀黠者無賴於鄉曲者夫不給其家而求其服練雖孫吳不能而況用其死乎則以爲宜優其給而捐其擾然後乃可責其用朱公難其說仲甫至京師以告其友張惠言惠言曰國家養文武士一百五十年矣其爲澤至深厚而爲士者日以嗜利而無恥爲兵者日以怯弱而畏死是豈無故哉今　朝廷求言如不及朱公以道輔治仲甫之言行不行未可知也抑仲甫之道大用之于天下小用之于一邑其可乎古者郡縣掾吏皆官長辟除

孝廉茂才則於是乎選故守令常恃以爲治今者悉更之以書吏官待之以僕隸之體而吏自待以商賈之心夫責僕隸以禮而冀商賈以廉無是理也書吏不可廢矣若仿古三老孝弟之制鄉舉其賢能以賓禮禮之使爲敎化之倡而任以保甲之事則催租捕盜之吏可以不至鄉里而縣無事且夫一縣之役無慮數百人其得食于官者數十人而已以無所資給之人入而辦公事趨之若鶩者誠有所利也其皆不得已而用之乎抑猶有可汰者乎縣令貧非可以財

優之也少其人則其用易給而可繩以法矣方今冊人者曰公而已夫進賢退不肖之謂公賞善罰惡之謂公今者唯成例是視其所謂公吾所謂私也故公賞不足勸而公罰無所懲公之爲蔽如此而賢者不之喻愚竊以爲大過非仲甫吾誰與語之于其行遂書之以爲別嘉慶四年五月十五日

送趙味辛同知青州序

古之仕者在州郡則澤及一方在京朝則澤及天下故賢者自京官出于外則爲不得其志而朋友亦相與咨嗟歎惜之今之世則不然京官之號爲清要者非有議論事權有裨于上下者也

朝廷歲命宰相卿長察任治事者

簡以爲外官大者郡守小者司馬別駕州牧

天子重其親于民親引而見之然後可其奏其鄭重如此夫古之君子患其道之不行也不患其官之不榮也患其德之不稱位也不患其位之不副德也而京官之出于外以爲不得其志相與咨嗟以惜其去是徒欲榮其身顯其位而不願其道之行澤之及于

下也趙君味辛居中書二十年出同知青州趙君賢者內閣要地二十年而方佐郡謂之得志可乎雖然宰相以趙君爲才而舉之

天子以宰相所舉爲是而用之趙君獨得自簡其官乎同知之職于一郡事無所不參而又有專責督捕水利之事郡之治否于是乎在而趙君之德固足以澤于民是其志之得行也而以其身之不榮位之不顯惜其去者是朋友之私也故吾序此以解之趙君方歸壽其尊甫緘齋先生其以吾此說爲先生誦之

必且忻然樂也

書左仲甫事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旣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于筐有稻有秫豚蹄鴨雞傴僂提攜造于縣門君呼之土曰父老良苦曷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瘠益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鵝鴨卒用供

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㭬數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焉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于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衆曰善則請于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於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于府者曰亳舊寡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敺亳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潁聞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辨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寃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質重不可徙非有超絕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悱惻之心推所學于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

治者輒曰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如其才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又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爲請

天子知其名

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貤贈文林郎袁君家傳

君姓袁氏名思齊字景賢武進夏雷鄉人也袁氏始

第一九三冊 104 下版
7B

居夏雷邨者曰太學生坴六世而至君之祖家珍家珍生廷遴廷遴娶于蔣生君自坴以後世爲農家君幼習農力田作苦家以漸裕有田百畝宅二區然心獨好儒子孫皆使爲儒擇名師教之敬禮備至惟恐不順適其意所交游有文士至郎喜接禮之不倦如是二十年君之子清憲始補博士弟子員後則副榜貢于鄉而袁氏相繼入學官者不絶清憲之子鍔以舉人令雲南

覃恩貤贈君爲文林郎新平縣知縣至今稱爲文學

家君有女弟適殷氏母夫人所鍾愛也閒日輒餽遺君必自負戴往殷所居曰黃巷邨去夏雷邨二里所每薄暮自田歸食已往省女弟返告母無恙然後治家事也其後女弟之夫死子幼春耕君持酒食驅牛率徒役往爲殷氏耕畢耕乃返秋當穫君又持酒食率徒役往爲之穫畢致之然後返其耘耨亦如之君教家以爲善曰日發一善心終歲便有三百六十善聞古人胎教之法常以訓子婦曰欲子賢當如此故袁氏世孝友恂恂謹厚君之教也君既訓子孫以學適

建宗祠置祭器草家譜規模草創蓋略備焉君年六十五卒元配王氏繼徐氏竝貤贈太孺人子六清憲爲長君卒之夕徐孺人以婚嫁未畢爲憂君指清憲曰汝有此讀書明理之子何憂爲孺人泣君笑曰弗悲死歸也其識量如此君之孫祖望爲邑老師惠言少以父行禮之鍔爲吏員友惠言故傳君于譜

丹陽匡鼎來篤行士也嘗論君曰觀君臨卒兩言有味乎其言之也讀書則明理故可無後憂然則君之令子孫讀書豈區區富貴利達云爾然君未嘗讀書

茗柯文二編　花雨樓校本

而考其言行世之讀書者或反不逮此豈非孔子所謂善人者耶君子以鼎來爲知言

袁太孺人傳

武進夏雷邨袁氏有賢母曰蔣太孺人副榜貢生贈文林郎清憲之妻子曰祖期祖望祖修祖訓鍔皆以文行稱于庠序而祖望爲最學者字之曰念方先生鍔以舉人爲雲南知縣有循政

覃恩得贈爲太孺人袁氏世力田至清憲始治舉子業其考貤贈文林郎思齊教子孫有法度太孺人姙

身卽戒以古胎教之法及舉子訓之曰勉樹德勿姑息以勖而子成太孺人謹而行之其教子自其齠齔令長者慈少者恭翼如也學有閒怒之嬉戲責之有不悌遜痛懲之無得貰者故祖期兄弟幼皆恂恂無疾言遽色無子弟之過長而皆守其教以克有成太孺人爲人恭敬仁愛儉於己而周于人御一食有不得食者在其側不甘也服一衣有不得衣者在其側不煖也袁氏之族十二支同邨而居者及異姓僮百餘家長者無弗長也如其長幼者無弗幼也如其幼

有乏之無弗賙也有急無弗急也有疾病必問之必餽遺之憂之也若在己十二支之姻親宗女至無弗禮也於其親者館之加隆焉下逮戚屬之臧獲必易服乃見予之食然後聽去雖匃者必食之飽年老癃病或匃之宿給以米然後遣之匃婦有老而謹者時時至或輟食食之徹茵薦寢之推其心惟願接于我者靡不得所不知有貴賤之分人我之異也然太孺人家僮中人產所賜予人皆出節儉及紡織衣服無得匽篋笥者率爲人乞去質錢冬寒常以所薦茵與無

被者其子婦知之更以進則卻之曰吾弗寒也固請薦之閱旬日則或又以與人矣太孺人年八十八卒以乾隆壬子之十月卒前數日猶扶病出爲人計晝薪米蓋其天性然病革笥侍語之曰今而知萬事莫如爲善也又曰子孫務勤讀勿與人爭利利與人同則有福而無禍姑太孺人祖姑蔣以勤儉好施稱賢於諸孫婦中獨善太孺人曰吾與若同氏惟若能嗣吾及太孺人老而訓子孫必曰吾聞之祖姑如此

論曰夫子有言婦人學于舅姑觀贈公之戒太孺人

自胎教始而太孺人言必稱祖姑袁氏之世德有以哉有以哉婦人之慈仁者類能好施予然如太孺人之同視一體何其發於至誠而施行之不倦也及其秉禮審義動識大體此豈婦人之仁哉嗚呼可謂賢矣

江安甫葬銘

江承之字安甫年十四從余學時文十五讀江永鄉黨圖攷奮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攷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余方

次虞氏易又請受之每一卷就輒手寫講解比余書成而安甫悉能指說益爲余校其不合者數十事十七從余來京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一日病死年十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余唯余言是從飲食寢處必余依暫去余皇皇若無所稅其從余而來也余不忍沮其父母憐之亦不忍拂也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讎嘗寫後漢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悠然有千載之思往往欲著書余每戒之今檢其

錄有曰周易爻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略已具未就余取其易表附于吾書而錄其條于各書者次爲一卷庶以存其大凡安甫徽州之歙人父曰毓英有兄弟聘妻吳氏先三年死年十有七歙俗嫁殤以其喪歸江氏安甫死之三日余殯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柩某月日至歙以某月日與吳氏合葬於某原余既傷安甫之死而重悲其志故爲之銘以遺其父使刻之銘曰

爾以吾爲歸爾亡死吾尤誰天乎人乎後其尚有聞乎嗚呼

祭江安甫文

嗚呼爾有父母爾有弟兄棄愛割慈從吾北征爾之從吾如影依形爾之聽吾如響答聲嗚呼夫孰使爾志之卓而忘其道之艱夫孰使我愛之篤而忘其體之孱是豈有冥冥者爲之而吾與爾皆會其適然嗚呼出之幃房之內而置之風雲之區又不能時其寒燠而使隕其軀是得謂之命乎時余之辜斯已矣嗚呼死者有知當求康成仲翔氏於地下而師之爾奚

羨乎永生而吾之愧憾以悔悲不見爾學之成者其將終古而無窮也耶尚饗

又告安甫文

告安甫汝命止此復何言耶吾疾困不能憑沙以訣豈亦命耶汝魂有知其能南歸依爾父母耶其未能耶朝夕依吾勿他往也嗚呼 告斂

告安甫此屋不可居今將殯汝于橫街白衣菴西偏之室是亦汝幽宮也汝安之吾未有定居魂氣無不之視吾之所在汝來依我 告殯

告安甯此凶宅也汝知之吾弗知以戒汝吾忍復居此耶今日之酉陰陽家言汝反宅中汝之魂其不眷於此室也其郎爾幽宮無怨無恫幽明雖隔魂魄何其遼邈哉吾靡所定居凡所舍止郎爲吾宅汝來夢中與我共語門神戸靈勿呵勿阻　告反宅

公祭董溽州文

古稱文人少達多窮或困名位坎壈以終亦有起之莫或擠之孰執其樞終然不施噫君之生早鞠荼苦九齡孤兒母氏是怙匪母是怙亦母是師臨機授經

琅琅厥辭兒飢無食兒寒無衣母氏謂兒莫疚以悲兒通經術當爲國毗他日飽暖勿忘此時寒人知寒飢人知飢兒拜受敎雪涕充頤吾鄉之文唐薛已遠陶蔣之後波蕩靡反孰云振之僉曰徵管蠅嗶蛙吟湶若濯瀚君受其業厥聲喤喤昌黎之傳得皇甫張春葩怒抽秋濤驚洴巨刃施手靡天可揚精心四周植于中央驅駻壇坫三十餘年名高數奇往蹇來連以昌其詩開流灑川寶棄誰怨和氏斯慭荀卿遊學四十乃通旣第春官民曹是庸維時管君亦在郎官

君來頡頏若蘄附聲同執玉敦其掌珠槃遠近歸高瀸佩冕冠古有二妙曾何足歎旣㝡五司洊崇左省陳殷師卿計歲貳棣

帝曰嘉玆克咸爾勳

命于南州以作爾勸世言儒生用不適世君才槃槃通達政治庶隆大猷副彼利器一麾霜肅五馬星馳篠驂纔訝薤露遄晞奇抱長閟修懷竟摧嗚呼文星天絕其系管君先隕君復後逝半載匪久喪我二士如何昊天畀命勿遂家多哭寢士競爲位疇昔之日

飲餞之辰言笑晏晏高談載申君言朋友是維大倫六行有四任卹睦姻富乃行德貧斯弗親如決西江詎甦涸鱗我欲制用三科是分一曰公貲二充家緡三爲客儲親疏以均嗚呼此志曾是莫伸大廈廣覆今誰與鄉遺此一言寒畯歸仁萊蕪塵魚西華葛帔維清維貧詒厥孫子英英宗介亦維丕祉學君之交述君之事君所未竟尚克有嗣潯江悠悠旣阻且長君去幾時君赴在堂銘旐弗瞻生芻曷將陳牲在俎釃酒盈觴君其鑒歆翩然以饗

爲諸生祭歐敦甫文

嗚呼敦甫以子之聰穎特達而學不底於成耶以子之孝恭温良而行不獲其亨耶天之生材曷弗艱耶旣已生之而摧折夭閼使中道顛耶將榮者自華落者自苓而舉無關於天耶嗚呼敦甫毀不滅性子未聞耶胡一哀之不勝而遽隕其身耶將菁魄之竭已久而不復振耶抑飲食匪宜藥物匪良而遘此屯耶君子覩過斯知仁耶孰云死孝而弗珍耶嗚呼敦甫吾不見子旬有餘日耳豈謂朋友之盡於斯耶其不

隔於吾目者恍覩精敏其子之英爽渝而不澌耶其不絶于吾心者纏綿肫篤其子之相與氣誼沬而不衰耶胡爲乎朝之言怡怡夕之言嘻嘻而易以同志之閔涕師長之嗟咨耶嗚呼是亦悲矣而況垂白之老扶杖而慟下顧繼嗣而斬焉嫠耶嗚呼敦甫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子而無知吾爲誰悲耶子而有知吾悲有時殺而子之悲于地下者其無窮期耶嗚呼敦甫命耶非耶命非吾與子所能制而又奚悲耶絮酒一樽尚歆茲耶嗚呼哀哉

茗柯文三編終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詩龕賦 并序
尙友圖銘 并序
送福子申宰漳平序
上阮中丞書
答錢竹初大令書
嘉善陳氏祠堂記
記管貞婦
許省初家傳
承拙齋家傳
陸以寍墓誌銘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誌銘
祭金先生文

詩龕賦

梧門先生貯古今人詩于一室題之曰詩龕或曰詩之有梧門猶禪之有上乘正覺也故龕之余以爲不然禪之有語言文字下也梧門奚取焉嘗謂六義失而詩道變變窮于禪詩龕云者窮其變而存之也夫存其變者可與正矣乃賦之曰

夫惟二雅之多材兮古之號曰九能商臬姬而三百兮歎至聖之所裁屈摛賦以顗憤兮宋儀之以哀曲睠河梁之執手兮放五言之高躅班分馳而並進兮遂世嬗而家貿驟煩聲與詭律兮豈輶史之所受吾聞詩之爲教兮政用達而使專何古人之介雅兮今惟纁乎悅聲豈緣情之或非兮固同川而改瀾亮余志之不芳兮雖薜茝其孰玩曲有變而殊奏兮言有畸而異方羌山水之云滋兮曾告退乎老莊既俶之以曠放兮遂逃虛于禪寂識多歧之必究兮世孰通其蔽惑五金躍而待冶兮八材區而俟工覽焦墟之一派兮知衆流之必東啓玆龕而畢受兮攬斯文之變態會秦越而儷言兮錯朱素而儷色將編仁義以爲藩兮結道德而葺之峙六義以爲壁兮楹四始以相持介奚斯而擯吉甫兮延考父于東序陶潛揖于庭堂兮甫白儼而翼宁庶僞體之有裁兮範九軌而同塗起往賢而質中兮俟來哲以通符必口白而稱

覺兮又胡爲此蘧廬

尚友圖銘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是以尚論古之人而友之夫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必無見爲未足者也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其人必不止天下之善士也雖然頌其詩讀其書猶以爲未也又論其世則雖古之人友之豈易足乎孟子所論于古者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猶以爲不同道然則孟子之所尚友者孔子一人而已故君子之觀人也視其所友於

世無所不屑者未能高於世者也于古無所不屑者未能高於古者也海鹽陳子仲魚畫尚友圖武進張惠言銘之曰

余以今之友爲寡兮求于古而豈多余惟古之爲歸兮古之人其謂余何去之五百歲其援余手乎余孰且無友乎

送福子申宰漳平序

吾嘗讀孟子降大任之說而竊怪世之貧賤者何其顛頓困踣而不克自振者之多也豈孟子之說亦有時而不驗耶將天之苦勞餓乏之拂亂夫大任之人者非猶夫苦勞餓乏拂亂夫人人者耶蓋古之君子其志固皆有天下自任之重其學問固皆有非義非道不受高爵厚祿之心夫如是而嘗之以苦勞餓乏拂亂之遇使之歷人世之情僞而迭試其德慧術知於經權變故之交故其得于中者益堅而用于事者益密此其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志之所願不過身家衣食功利之務其學問之所及僅僅知惡之不可爲而未必識其所以幸

而遂其生優游其心而養其廉恥猶可日黽月勉而不喪其素亦庸有進焉不幸而苦之勞之餓之空乏之拂亂之彼其心如以未成之舟無檣楫之具驟而放乎江海衝洪波觸高浪目駭神眩手足顛倒尚何心之能動性之能忍而不能之能曾益哉故曰天之霜雪一也凡卉得之以殺而松柏得之以堅士之處貧賤烏可一槩而道哉吾友福君子申自乾隆癸丑成進士失朝貴人意擠而壓之至今十年始得選爲令蓋吾始見子申時年甚少氣甚高才銳而識擴以

之辨天下事若不難也雖朋友亦許爲然已而擯不用家貧甚服勞事親艱瘁備至十年之閒其氣充然以夷其才黯然以深其識淵然以長蓋吾所交多貧賤之士其能自振拔不隨流俗者固不少而得力于勞苦饑乏拂亂以成爲有用之才者未有如子申者也夫以子申之才僅僅爲一令天固非以此任子申而所以動之忍之曾益之者自此益大雖然今之縣令古百里之國也管夷吾百里奚孫叔敖其治未有越於此子申行矣其亦曰天以苦我勞我餓我空乏

我拂亂我也夫安往而不濟乎

上阮中丞書

伏承政化協和動履吉豫錫祚踐慶習于嘉祥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南山之詩所爲詠也曩者不敏以風聽不實之言瀆陳左右夫子不以其愚妄手辱誨諭使祛其影響之疑而進以太公之道又惟恐不盡其狂瞽之說勤勤焉誘而導之乃知鄙儒拘方不足闚域外之度而大君子因物付物無一毫適莫于其胸中而分寸節度權銖衡黍纖芥之翳不得容于其閒所謂先覺者不逆詐不億不信於夫子見之夫取善節則人有其善與善廣則人勸于爲善好直言則人孰不樂告之以善此三美者古之君子治天下未有不由此者而夫子實允迪之則夫知人安民致吾君于堯舜光德業于三代豈獨及門之士所稱誦而願望者哉惠言嘗竊以爲在上者之用人也如良醫之聚蓄百藥焉自紫芝人蓡丹砂石乳以至柴胡桔梗烏頭鉤吻莫不備具故一旦有所用取之籠中而不匱焉者其求豫也求之不豫而用之匱其不至雜

投也者幾矣雖然其取之也則有閒矣命之于野捆載而來者柴胡桔梗也烏頭鉤吻其得之也不難然制而用之達其性而殺其毒迨其熟也非一朝夕矣紫芝人蓡丹砂石乳則必求之深巖之下幽谷之中蓋有曠年而得之或亦有不得者焉雖然其用之也則又有分矣柴胡桔梗爲用也廣而不足以起痼疾烏頭鉤吻投之當其力十倍然而懼其元氣之傷也紫芝人蓡丹砂石乳可以起沈痼奏殊效常服而無後患用人者亦然斫弛之士貪詐之才任之以濟事

殆有所不得已也今夫子既能制烏頭鉤吻而用之矣則其無所遺于紫芝人蔘丹砂石乳決也浙東西之廣士大夫之都夫子不亦得其人乎毋亦有伏匿深巖幽谷而不得接于籠中者乎如得其人其與烏頭鉤吻之用當什伯也如不得其人則世道之憂愚竊以爲方今之務未有先焉者也易曰羸豕孚蹢躅言豕之孚以其羸而未嘗忘蹢躅也昔寇萊公薦丁謂于李文靖文靖曰才則才矣如斯人者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曰

他日思吾言也司馬溫公欲罷免役刻期五日當時范忠宣蘇文忠皆以爲難而蔡京獨如約開封畿縣無違者溫公喜曰奉法當如此然卒亂宋者京也夫使謂與京長爲文靖溫公用雖終其身爲君子可也然用之者不能皆文靖溫公而謂與京之才又自不可遏抑此如以柴胡桔梗制烏頭鉤吻欲其毒之不發也難矣故良醫務蓄珍藥而君子務樹善人紫芝人蔘丹砂石乳苟得其用則烏頭鉤吻之利可廢即藉之而決不爲後患矣此惠言爲育才者言之非斤

斤不忘于此一人也蓋君子之行也爲可終也爲可繼也不自吾身而已矣關權之事儻亦有然想遠慮深思當有以處此惠言竊惟無隱之義不勝大願欲夫子爲斯世宏人材之路爲百穫之計故不敢其野哉而敢以聞于函丈伏惟有以誨之

答錢竹初大令書

春間辱手書伏承憂患之餘有假年寡過之想以惠言稍知易理命決之于筮占惠言之于易蓋所謂臆說而不知是且非者然竊不自揣覆有辱問者往往

發其戹言矧以先生之命而敢固匿然而承命以來百有餘日未知所以報者何也他人之所惑者富貴貧賤窮通得喪之交戰是其吉凶之故皆有數以制之而推而言之以合于人倫天道所當盡者皆文象之所宜告今先生既已脫人世之羈靮又息心遠覽浮游塵滓之外則所爲富貴貧賤窮通得喪者他日子孫之事無與于先生而先生亦必且視之如太虛浮雲而不足動其靈臺推先生之意直以爲神仙之術呼吸吐納以求長生之日久未知道家所謂福緣

者何如傑其得悟大道而與天地同久耶其敝精勞神而無益壽命之數耶此先生所以疑而欲一決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惠言所習者伏羲文王孔子之易非魏伯陽陳摶之易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假而孔子所謂害者進而叩其說于孔子其不肯相告決也此惠言所以不敢報命也雖然來命欲究損益之義窮性命之理此則惠言所誦習者敢不爲左右陳之孔子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人以陽生復人之始也坤人之終也自復而臨而泰謂之息人

之少而壯也自否而觀而剝而入於坤謂之消人之老而死也獨陽不生獨陰不生陽爲主則陰成之復臨之時有遘遯不足以消復臨也陰爲主則陽伏藏而不勝觀剝之時有大壯乾不足以息觀剝也往來者惟泰否焉故泰否者盛衰之樞也君子泰則不使爲否否則能使爲泰其用在損益故曰損益衰盛之始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言陰變陽化六位各正如既濟也故損之變爲既濟則不反否益之變爲既濟則反泰所謂各正性命也性者人

之成也于卦爲震命者天之令也于卦爲巽益之爲象也復乎性而盡命損象反之反性命者不可以久故可貞正其性命也故人之盛也而忿衰忿欲害之也懲忿窒欲損之道也雖常泰可也人之既衰也是忿與欲之過也遷善改過益之道也雖反泰可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此而已雖然君子豈以爲常盛而不衰哉性也者人之成也命也者天之令也成于性者吾勿暴之而已命于天者吾何知焉苟求知是乃欲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既濟之象是也君子

之正性命也爲明道也爲行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無益於天地萬物而私其身以長存君子以木石之生猶之乎腐草之萎爾已且夫泰損其初則損其二而益損其三而否矣夫否損其上則益損其五而損損其四而泰矣故益有損焉益之大者也非損也損有益焉損之大者也非益也君子勞精神苦思慮汲汲然不敢寍也皇皇然不敢暇也內以益其心而外以益於人是損而益也君子謂之泰若夫屏聖智絕禮義嗇其精恐其易竭也保其神恐其易耗

也內以愚其心而外以亂天下是益而損也君子謂之否也今聞先生于橫逆之至未能平其心而驚焉長生之是求毋乃忿之未懲而欲之未窒乎彼魏伯陽陳摶之所謂性命者如此焉則恵言不能知也若伏羲文王孔子之所謂性命者則恵言知其不如此也然則君子之所汲汲皇皇而有事者何哉其在損曰利有攸往言懲忿窒欲之當有事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者祭禮也可用者誠也天子祭八簋降損至士而用二敦同姓則二簋謂禮之別尊卑定親

疏也夫忿之來也愛人而不親也禮人而不答也則分不正倫不序而誠不至也二簋可用亨而橫逆如故則妄人而已矣君子不忿也夫欲生于不知足不知足生于不知禮二簋用亨禮如是不敢過也不敢過而欲不窒者寡矣使損其疾使遄有喜明忿之無自來也或益之十朋之龜明不待欲而足也是損之義也其枉益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言遷善改過之當有事也夫不明于善之爲善過之爲過而遷之改之者必不益矣何以明之曰禮也夫禮有文焉有數焉非可以意造也故得過其過而善其善益之二曰亨帝吉禮之大者也三用圭凶禮之大者也四遷邦軍禮之大者也中行告公賓禮之大者也故吉凶軍賓之禮具而後可以遷可以改是益之義也先生將修魏伯陽陳摶之所謂性命者則恵言不能知也若將求伏羲文王孔子之所謂損益者則恵言之說其是乎其非乎將就先生正之也抑又聞之財者士人之大命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君子所以成天地佐百姓舍財無以也

說易者謂聚財則損散財則益是不然聚財者小人之事也散財者豪俠之事也君子之財有損益而無聚散要在用之以禮而已二簋非少也十朋非多也君子之用財也使親者加親而疏者不遠也尊者加尊而卑者不淩也二簋用亨之謂也既辨其親疏尊卑矣又辨其賢不肖或益之十朋之龜之謂也夫然故百姓戴之于下有孚惠我德之謂也賢士奉之于上得臣無家之謂也夫茍賢士奉之百姓戴之又何橫逆之足患哉方今吾鄉風俗益偷禮教益薄此世

道之憂搢紳先生之恥也先生學問行誼爲鄉人典型惠言自勝衣則知企仰于今三十年矣奔走南北望見淸光之日少未得竭志意于前誠願少迴莊列之志就周孔之軌推酌損之義孚惠德之心脩二篇之誠廣十朋之用就大作之利遠或擊之害則身名泰而性命長鄉里皆有所矜式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不罪其慢迂而教之幸甚

嘉善陳氏祠堂記

宗祠非古也古者大夫士立廟各有數皆于大門之內其自別子若始遷爲大夫而其子孫繼世者得立爲太祖然昭穆之世惟及祖考有大事省于其君乃祫其高祖非如後世宗祠自始祖以下皆立主而祀之也其繼世爲大夫者或失位則廟亦毀非如後世宗祠一成而弗廢也三代而下宗法不立民無統紀而輕去其鄉則背祖忘宗之患作宋之大儒憂之乃始講論使士庶人之祭皆及高祖而又以義起先祖初祖之祭宗祠之作蓋由此其仿也夫聚百世之主于一堂而合子孫之屬以事之使俱生其水原木本

之思而因進之以敬宗收族之教于以惇化善俗莫近于此然則宗祠非古禮而得禮意後之君子恆兢兢焉務之余嘗遊新安其大家世族必聚處所處必爲宗祠春秋祭饗盥獻拜饋往往猶有古禮故其民孅儉勤力而孤貧不收者鮮豈非先儒程子朱子之流澤長而其鄉先生世能振之哉蓋大江之南風俗近古者余于新安見之休寧藤溪陳氏新安望也元時定宇先生倡明朱子之學爲世儒宗藤溪爲郡要衝余嘗過而拜其祠下及來京師嘉善陳孝廉治鴻與余同門知其爲藤溪之別定宇先生後也一日以其祖館陶君之命命余曰吾陳氏之定居嘉善當前明之季贈中憲大夫崇祀鄉賢府君諱華育及其弟華允華美爲三宗藤溪第二十九世也傳百餘年至乾隆戊午始建宗祠越三年而成迄今又六十年而祠未有記懼後世之無徵也當求能爲古文辭者而託焉以屬吾子余曰子之家有鄉賢府君之貽謀有定宇先生之世教有新安程子朱子之風澤其汲汲于敦本楙族也固宜然而自中憲以來經營者三世

遲至百年而後成信乎創垂之難也夫創之難守之
詎易耶書之以告後人又館陶君所以垂裕也余敢
以不文辭乃爲之記曰乾隆五年嘉善楓涇陳氏宗
祠成凡爲屋若干楹門二重前堂後寢牲殺有所尊
盟有序滌濯有廡庖湢有字名其堂曰承志紹祖也
榜其門曰藤溪毓秀明宗也董其役者中憲君之孫
某官廷玉增廣生起鳳求余文以記之者廷玉之子
前館陶知縣某楓涇本曰清風涇俗傳風爲楓云在
縣西鄉四中區

記管貞婦

管貞婦徐氏武進人父鼎亨以進士官四川知縣有
儒行吏蹟鄉人稱之曰南湖先生南湖先生以季女
字同邑管繼楨子錫齡貞婦也嘉慶三年貞婦年十
四錫齡死家人祕其訃貞婦陰知之言笑如平常明
年南湖先生卒又明年兄某將以貞婦字他氏貞婦
請歸管余翁者徐姻戚也夢南湖曰吾女欲歸管歸
管非禮也爲我諭之余翁晨扣徐氏門則貞婦方爲
母兄誓死翁大駭述其夢貞婦曰兒之爲管氏父命
也父命兒之婦管也卒固請而歸于管論曰女從父
者也父未命適人而夭夫是謂婦而不女貞女之辭
以父命何其順也嗚呼自其聞錫齡之死豈一日忘
管氏哉彼知父之以爲非禮也請之而不得必要之
是戚父之命以成己志也夫是故忍而弗形曰孝也
歟曰智也歟

許省初家傳

海鹽許嘉猷嘗與余同教習官學生相友善嘉慶辛
酉謁選知縣至京師時過省余爲言其六世祖省初

君事曰許氏先塋在邑之洞孔山塋外有田勢家欲
奪之以重利啗其族人或許之則挈其塋表族父兄
莫敢言君年才十餘奮然以狀白布政使布政使下
其事有司百計撓君君詞强弗能折久之卒以田歸
許氏海鹽西路鹽場課重二邑黃口腹孕皆有征竈
戶大病君白當事歲免金八百有奇丁減課一錢五
分存場之徵三之一是時倭寇略海上都指揮周應
禎禦之海鹽君以便宜干之事多效嘉靖甲寅應禎
逐寇至黃山嶺君集義勇爲左右翼倭懼遁去應禎

治軍嚴海寧人德之會其㱿君上其事巡撫請立廟於黃山名其嶺曰都司嶺君少補學官弟子一試於鄉不得志卽棄去讀書靈泉山中及卒縣人祀之西倉報功祠余曰古之人所以汲汲於仕進者豈爲一身之祿利哉懼其沒沒以死而澤不及于人也後之仕進者不然利害若毫毛比可以就其祿利者罔弗前也可以損其祿利者罔弗後也是故位愈高而業愈卑及其死也沒沒與匹夫等不亦哀歟君不屑與舉子伍而其所立者及于家及于邑㱿數百年而俎

豆弗衰其與當時之取科第爲顯官者得失何如也嘉猷請書其事于譜遂次而傳之君名敦冑字仍甫省初其號爲海寧靈泉里人其先自唐睢陽太守遠宋提督潞州軍事某始居海寧明初有國器者應特徵同知海州有政蹟祠名宦七世至君實睢陽之三十七世孫云

承拙齋家傳

承君名任字是常自號拙齋先生其先祖漢侍中祭酒官宋南渡時有振者及其弟採僑居毘陵子孫世爲武進太平鄉篠塢里人拙齋採後也父兗以孝聞事在郡志拙齋學於宜興杭生通五經四子書泛覽百家爲詩古時文然以躬行爲務補學生員九試於鄉不得舉以所學授生徒終其身作愛吾廬記以自述其辭曰愛吾廬者拙齋先生讀書處也破屋數椽不蔽風日方庭跼武無佳葩奇卉可以娛目有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講習其中有四子一孫各授一經日與辨析疑義使爲歌詩文辭點筆以爲樂役使無童僕客有至者則延入蔬食相對與之論古聖賢若晤

之几席也先生以致知格物爲基阯以身體力行爲堂奧以懲忿窒欲爲牆垣以推己及人爲門戶以書策吟詠爲園囿保吾天全吾眞處而安焉入而自得焉蓋不足爲外人道也其指趣如此常語學者曰文詞小伎于身心何所益讀聖賢書如此爾耶子志試禮部瀕行命之曰行己有恥立身之大端也得失之際愼之志兄弟皆恂謹力學父之敎也著四書質疑錄拙齋集若干卷時文若干篇年六十有六嘉慶三年三月十五日卒子曰志曰惠曰懋曰憲曰寧懋早

卒寗爲叔父後而志中式乾隆甲寅科舉人拙齋年十三而喪母郎知守禮父卒教育異母少弟有恩禮居鄉長者行甚衆要其大者論之故不著杭生者名樂篤行君子也從學者稱留閑先生目盲廢矣拙齋事之八年及卒邀同門具其行呈于學官旌其門拙齋所授徒陽湖張滈宜興陸典疇皆以力行稱于鄉里

論曰自時文之學興而六經四子之書爲科舉羔雁而已父以是教其子師以是傳之徒周公孔子之說

日舉于口而筆于書而終身不知其爲何物者衆也拙齋教人求之身心而勖其子以有恥古之學者何以異是志爲余言君終身服一言曰恕然晚年乃曰吾嘗謂恕以接物善矣今而知未也當思孟子三自反然則拙齋得力之淺深與其勤于學至老而不倦皆可以知之矣

陸以寗墓志銘

乾隆辛亥余始識陸以寗于京師時以寗五十餘矣鬚鬢宣白而容貌充然望之類有道者與之語詵愻冲粹雖老不遇未嘗有憤懟之意其篤學力行又不以年之衰而懈朝夕也余禮之不敢與齒而以寗以朋友待余居相遠不時得見見則必論六經聖賢之道致治之源及古今文章升降利害欣然不覺坐之久也甲寅余聞先孺人疾馳出都不及與以寗别明年乙卯余方居憂則聞以寗死矣越六年嘉慶已未余復來京師以寗之子念祖來請曰將葬願有銘余曰嗚呼非余孰當銘以寗者耶則受其狀已而葬中輟又二年念祖來速銘乃敘之曰君諱致遠字以寗

又字秀石號緘齋姓陸氏曾祖韜祖世爵考祇德世居常州宜興宜興分荆溪爲荆溪縣人以寗少聰敏喜爲詩從詩人儲長源遊長源亟稱之曰吾詩授陸生矣年十九補縣學生員屢困鄉舉四十遊京師程編修晉芳善其詩由是知名于時又五年乃以國子監生舉順天鄉試六試禮部不第乾隆六十年大挑天下貢士以寗得教官將歸俟選而病發病閒遂行八月十一日至靜海縣之唐官屯卒于舟次厝其柩道旁元女廟中其明年念祖奉以歸八月十八日至

荆溪厝之舍旁廣興寺嘉慶年月日卜地葬于某鄉某原以盦卒年五十有七娶高氏生子二人長念祖次貽孫女子子一人適某氏孫一人以盦早失怙恃家貧以教授自給恆客遊南至百粵北窮極代所至周覽山川人物草木之變態悲憂懼欣感觸世事一寓于詩所刻朱山堂詩一卷其少作也生平作甚多益工余性不好詩以是未嘗求以盦全詩嗚呼孰知其死之遽而其詩遂散失不可復次存者益少也悲夫以盦晚年喜論經世之學好黃梨洲顧亭林之書又通醫善傷寒論治有奇效常曰六經重漢學醫又甚焉唐宋以後榛棘多矣明其傳者成無已最後方有執喻昌而尤善柯琴自云愛之同邑張雲衢雲衢愛之靖江鄭汝楫銘曰

少迪領聞老弗頹連蹇其身心益夷德之不施昌其詩詩且弗存知者誰嗚呼以盦命若茲歸後故土魂不羈是固是安後嗣丕我銘其藏言罔諆千秋萬世徵此辭嗚呼以盦其又何悲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誌銘

君諱穆宗字剛中號履亭姓許氏世爲海盦人余作傳所謂秀才省初君者君五世祖也祖諱某考諱某娶于姚生四子而君爲仲君早失父家貧懼無以爲養乃輟儒業習賈當是時無一椽之居賃屋于吏部橋南奉其母而身往來吳越間嘗雪夜步行百里并日而餐母供養備己而家日裕作室龍山之麗橋名其堂曰經德樓曰慕樓塾曰汲脩以孝友忠信教其子延名師誨之學皆克有成君貧時嘗夜得遺金於途伺其人而還之爲人賈有誤畀以五十金者數百里反之其營宅也里人有將搆釁者潛以骨一器眞其下君見之惻然命卻地瘗之加益薦焉其人大感媿一夕移之去且詣君謝君終身不言其人又嘗讓其兄之遺貲千金撫弱弟及兄之孤女皆有恩意舅氏之老而無歸者葬之祀之其于鄉賑粟社衆修學宮志書君必董其事所輸過于其力故知與不知皆曰許君長者也嘗就相人相曰公瘦形鵠立音聲迆然身有二十餘子如丹砂法當立其家然有大厄今且至已熟視指之曰此所謂陰騭文兒矣未幾鄰

家火火延三十餘家比至經德堂風返火息有於火
中見神人五導火行至君之屋而没羣以為陰德之
致云君先娶沈氏早卒無子又娶朱氏有賢行孝於
姑勤於家約不困豐不泰生子三閒國子監生艮模
縣學廩膳生嘉猷乾隆己酉舉人教習官學生以知
縣用女一人適嘉興學附生王伺繩孫八人三人補
州學附生君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卒年
六十有三後十四年嘉慶二年五月十四日夫人朱
氏卒年七十有九又幾年閒等奉其柩以某年月日

合葬于某鄉某原於是嘉猷來請曰願有銘余辱史
氏不敢辭銘曰
行之寅以盛其親德之宥以穀其後其取于己也詳
而天其昌之行之介其殖乃大德之施其裕乃垂其
取于世也廉而天其咸之有澤不竭有銘不泐是維
古君子之室而後其式之

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枉禮誰皦明之北海鄭氏經唐
涉宋大論日蕪天鑒

大清篤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刊榛究途灑流
就東厥有繼者休寧之戴先生起歙並轍聯佩戴君
閎通衆流並泳志脩年短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約
理積掉頭房廡壺奧獨闢既啟其室遂周其藩桴宋
榕桷既固既完箋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匡捄是謂
篤信一義之發邇于曉眸先生不言千載其幽較其
所成於戴盍多婺源之傳岱華比峩古人著書感發
不遇先生不然賾志養素早年獻賦入贊機衡對策
鑾坡聲震　殿廷

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愼簡俊乂翩然高蹈
有遯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巍杜門養痾三十一年
既定禮堂其八未傳景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弗遺
後學誰放伊蒙寡昧一言獲褒春風所噓不遺薪蕘
三年在門莫窺美富既困馳驅乃始自咎獨持緒論
以當衆岐端策恐驟瞻途識夷丙辰之春再謁几席
先生欣然曰子可盍則理其穢則淪其清拔之拓之
以崇以閎閔其飢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
歲在己未孟春北征先生餞之肴核既盈酒酣執手

曰學實難背不知道繡其帨鞶前賢後生氣求聲應
弗章弗傳孰美孰盛挹河知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
非子曷望疇昔之歲殷勤與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
勉子舊聞告我新得使我暮年快覩奇特惶恐再拜
負慙此言匪敢怠荒乃為俗牽逝將歸來返我矩矱
庶幾籍湜果不畔去忝閭易簀命簡作槭寫不成章
筆絕意嗛嗚呼微言遂絕于茲哭寢此日傷心曩時
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曷敢以二尙羈塵鞅
罔遂駿奔輇紼不親莫與弗存南望一慟告茲哀衷

言有弗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鑒永知後死
斯言勿玷嗚呼哀哉

茗柯文四編終

右茗柯文四編家皋文先生所著也先生幼孤苦貧餓至無以爲饔餐而其學之所成皆犖犖大者不局於章句不惑於世俗未嘗以境累其心可謂難矣先是阮文達公爲刊其虞氏易義及儀禮圖於後其友李生甫張雲藻又有編年文集之刊今易禮二書多有存者惟文集不可見予訪求數載始得之板已漫漶因爲讎校再四少縮其本重付手民竝於靈芬館集中見有郭祥伯後序一首亦爲刊入先生文學昌黎永叔天阨其年未極所造然其湻雅質實固無有能過之者也文達稱其以經術爲古文又明其能不蹈於虛無華藻支離三者之病郭氏謂其能自樹立俱非無見讀者可以得其概矣壬午夏鎮海張壽榮鞠齡甫識

茗柯詞目錄

武進張惠言皋文

虞美人 胡蝶

雙雙燕

傳言玉女

粉蝶兒 春雨

青門引 上巳

南歌子 長河修禊

水龍吟 瓶中桃花

前調 寒食次許伯英韻

前調 淸明次伯英韻

木蘭花慢 楊花

水調歌頭五首 春日賦示楊生子掞

江城子 塡張春溪西湖竹枝詞

菩薩蠻

花非花

水龍吟 荷花爲子掞賦

摸魚兒 過天香樓憶同崔格卿舊遊感而賦此

相見歡四首

醜奴兒慢二首 見榴花作

滿庭芳 五月五日泛豐溪

木蘭花慢 遊絲同舍弟翰風作

玉樓春

賀新郞

六醜 薔薇謝後作

八六子

南鄉子

浣紗溪

滿庭芳 題方湛厓春堤試馬圖

靑玉案 題蘆溝折柳圖

破陣子 擬辛幼安壯詞送同年張子白之官甘肅

浣紗溪 永平道中作

風流子 出關見桃花

水龍吟 夜聞海濤聲

浣紗溪二首

念奴嬌 贈劉松嵐刺史

高陽臺二首 庚申五月五日作

齊天樂 六月聞蛩

武進張惠言皋文

虞美人　胡蝶

斜陽誰遣來花徑春色三分定游絲無力繫花腰忙煞枝頭相送亂紅飄　等春莫向花間去花外游蜂聚南園芳草不曾空收拾春魂歸去趁香叢

雙雙燕

滿城社雨又喚起無家一年新恨花輕柳重隔斷紅樓芳徑舊壘誰家曾識更生怕主人相問商量多少雕簷還是差池不定　誰省去年春靜算數到今年絲魂絮影前身應是一片落紅殘粉不住呢喃交訊又惹得鶯兒鬧聽輸與池上死央日日闌前雙瞑

傳言玉女

多謝東風吹送故園春色低晴淺雨做清明時節昨夜花影認得江南新月一枝枝漾春魂如雪　卻問東風怎都來伴闌寂繡屏綺陌有春人濃覓閑庭閉門拚鎖一絲愁絕夢兒無柰又隨春出

粉蝶兒　春雨

甚心情還自來小樓凝望一絲絲看他愁樣軟東風暫禁着柳花飛颺卻無端催着桃花飄蕩　者心情付春雨繞遍天壤一絲絲看儂愁樣是啼痕染就了萬重烟障問江南芳草可還惆悵

青門引　上巳

花意催春醲和雨做成雲性流杯不敢趁輕陰游絲一縷倚是江南影　無端燕子呼殘病說道春將盡出門卻看芳草青青放出垂楊徑

南歌子　長河修禊

雲重纔臨絮風輕已試香桃花好在柳初黃和着三分飛絮便輕狂　舊蹟鶯能說新愁水自長只須坐石莫流觴若到三分薄醉耐斜陽

水龍吟　瓶中桃花

疎簾不捲東風一枝留取春心在劉郎別後年時雙鬢青青未改冷落天涯凄涼情緒與花顛頓趁紅雲一片扶儂殘夢飛不到垂楊外　看取窗前細蘂釀幽芳幾多清淚六曲屏風一痕愁影攪來都碎明月深深為花來也為人無寐怕明朝又是清明點點看他飛墜

前調　寒食次計伯英韻

向前還有多春廿番花信從頭計西風做冷東風做暖桃花都記守得春三禁烟時候雨酡雲醉怕玉樓深處游人未見又一片拋春外　笑說踏青去好恐看花為花凝淚舊燕不來新鶯多語春情誰繫到晚憑闌西山見我相看嫵媚正疎簾底輕陰不醒蝶兒清寐

前調　清明次計伯英韻

陌頭試問垂楊清明多少春人至芳塵十丈嬌雲千片飛來

容易胡蝶須邊黃蜂翅底搓成花味看昨宵寒重今朝暖透春一樣遊情異剩有無家燕子過花期未收愁睇繡戶無蹤海山何處也隨花戲欲向殘紅殷勤說與留春無計只東風不到重簾隔斷游絲天際

木蘭花慢 楊花

儘飄零盡了何人解當花看正風避重簾雨迴深幙雲護輕幡爭他一春伴侶只斷紅相識夕陽間未忍無聲委地將低重又飛還 疎狂情性算淒涼耐得到春闌便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稱清寒收將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繞雲山看取青青池畔淚痕點點凝斑

水調歌頭五首 春日賦示楊生子掞

東風無一事裝出萬重花閒來閱遍花影惟有月鉤斜我有江南鐵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徹玉城霞淸影渺難即飛絮滿天涯 飄然去吾與汝泛雲槎東皇一笑相語芳意在誰家難道春花開落更是春風來去便了卻韶華花外春來路芳草不曾遮

百年復幾許慷慨一何多子當爲我擊筑我爲子高歌招手海邊鷗鳥看我胸中雲夢芥蒂近如何楚越等閒耳肝膽有風波 生平事天付與且婆娑幾人塵外相視一笑醉顏酡看到浮雲過了又恐堂堂歲月一擲去如梭勸子且秉燭爲駐好春過

疎簾捲春曉胡蝶忽飛來游絲飛絮無緒亂點碧雲釵腸斷江南春思粘着天涯殘夢賸有首重回銀屏且深抑疎影任徘徊 羅帷卷明月入似人開一尊屬月起舞流影入誰懷迎得一鉤月到送得三更月去鶯燕不相猜但莫憑闌久重露濕蒼苔

今日非昨日明日復何如竭來眞悔何事不讀十年書爲問東風吹老幾度楓江蘭徑千里轉平蕪寂寞斜陽外渺渺正愁予 千古意君知否只斯須名山料理身後也算古人愚一夜庭前綠遍三月雨中紅透天地入吾廬容易衆芳歇莫聽子規呼

長鑱白木柄劚破一庭寒三枝兩枝生綠位置小窗前要使花顏四面和着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蘭與菊生意總欣然 曉來風夜來雨晚來烟是他釀就春色又斷送流年便欲誅茅江上只恐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憐歌罷且更酌與子遶花間

江城子 塡張春溪西湖竹枝詞

碧雲無渡碧天沉是湖心是儂心心底湖頭路斷到如今郎到斷橋須有路儂住處柳如金 南高峯上望郎登郎愁深妾愁深郎若愁時好向北峯尋相對峯頭俱化石雙影在照清潯

菩薩蠻

鷓鴣飛上羅襦繡銀屏春向死央透香鬟鬢花風玉釵胡蝶紅 柳絲千種碧約絕央山色山色正如眉銷殘春不知

第一九三冊 104下

花非花

花非花月非月難得開容易缺眉痕鎖夢歷花情心影當春看月出

水龍吟 荷花為子揆賦

西洲一夜溫香隨風和夢枝頭住紅衣翠袖何人知道橫塘日暮一水盈盈千情脈脈回頭頻悞向天涯遠道相思萬里便採得遺誰去 直是尋蓮等藕好三春過卻佳期無數多少纏綿而今看取苦心如許烟學愁容雨偷淚色芳塵何處只月明一片依然省識凌波微步

摸魚兒 過天香樓憶同崔格卿舊遊感而賦此

鎮三年看花一度人生幾回朝暮歡情容易愁中過偏是愁人記取花深處是往日分紅擘翠曾游路舊時鷗鷺若問我淒涼酒徒一散寂寞委黃土 百年事休說重來非故當時感慨何許尊前萬柄新粧擁明日亂紅無數天也悞怎不許清秋一例袤風雨問花無語但倚盡危闌斜陽漠漠獨自下樓去

相見歡四首

年年負卻花期過春時只合安排愁緒送春歸 梅花雪梨花月總相思自是春來不覺去偏知

重簾護了窗紗玉鉤斜燕子成巢長自趁飛花 秋千倦銀箏亂英看他簾外游絲落絮是天涯

枝頭負遍殘紅更無踪春在斜陽荒草野花中 溪邊樹堤

問路幾時逢昨夜夢魂飛過小橋東

新鶯唬過清明有誰聽何況朝風夜月杜鵑聲 留春住催春去若為情擬化一雙胡蝶抱花醒

醜奴兒慢二首 見榴花作

柳綿吹盡樓外舊愁如夢又鎮日門隨雨閉簾借烟籠卻怕憑闌相思無字問殘紅新陰綠處幾時輕逗芳意千重 玉勒倦遊從他幽獨不到山中況滿地浮英浪蘂還做春容只有斜陽年年識得換熏風春餘心事憑將杜宇深訴花工

絲雲初破濃點幾枝紅暈是萬疊相思簇就深捲愁痕試問東風吹來還有舊春魂杜鵑能征鴻去盡芳意誰論 長記那時美人初見一樣緗裙便消受朱幡深護已耐南熏不恨淒涼為君幽獨又傷神黃梅時候半天風雨自倚孤村

滿庭芳 五月五日泛豐溪

雲牖還開雨疎才歇急水新漲潺潺竹篙輕快隨意度平灘樹裏幾家村舍壺觴暖笑語闌珊溪聲外斜陽一片無數是青山 鄉關回首處青桃翠羽玉管紅檀悵天涯十載舊夢都刪卻道年華似水將歸思又逐驚湍渾無耐豐溪千折不到白雲灣

木蘭花慢 遊絲同舍弟翰風作

是春魂一縷銷不盡又輕飛看曲曲迴腸愁儂未了又待憐伊東風幾回暗剪儘纏綿未忍斷相思除有沉烟細裊閒來情緒還知 家山何處為春工容易到天涯但牽得春來何

會緊住依舊春歸殘紅更無消息便從今休要上花枝待覷梁間燕子卿他深度簾絲

玉樓春

一春長放秋千靜風雨和愁都未醒裊邊餘翠掩重簾釵上落紅傷晚鏡　朝雲捲盡雕闌暝明月還來照孤凭東風飛過悄無蹤卻被楊花送微影

賀新郎

柳絮飛無力問東風天涯吹送幾時纔歇一片嬌紅辭花去看有千番欹側知多少臙脂暗泣只有愁雲凝不散做絲絲淚點還長絕春到此亦輕別　去年團扇長相憶料新來尊前難問舊時明月滿水東西流到海便有相逢時節又只恐蓬萊路隔欲向東君深深訴怕春歸從此無消息屬燕燕頻說

六醜　薔薇謝後作

便風風雨雨看眼底韶光都歇道春覓歸春來多少恨無限凝積長記尋春早一枝紅粉壓心頭千疊東君不管春狼藉落盡桃頭雕殘杏纈回頭已無蹤跡只新叢細蕊還賸芳澤　花工拋擲為春芳暗泣試問春何在難重憶東風也解珍惜向蒼苔扶起幾番欹側低回久更休相憶便留得一朶嬌紅獨自柰他深碧飄零處芳意難滅有暗香遙過春前去梅花識得

八六子

曲闌東畔花一朶嫣然開向愁中正淚濕五更寒雨傭欹一地温風可憐似儂　會憑幽夢相通夜月梅邊舊恨朝雲闌外輕蹤但遙徧天涯有誰寄與西洲春遠洞庭秋晚耐他芳意千絲宛轉柔情一點玲瓏況匆匆蘋波又摧斷紅

南鄉子

身與白雲輕飛過千山路未平窗裏燈光窗外月微明遠夢糢糊易得醒　已有亂蛩鳴聽到西風又暗驚遶屋青荷三萬柄三更都作芭蕉送雨聲

浣紗溪

朝看雲橫暮雨斜東風一例送年華舊愁新恨滿天涯　胡蝶一春隨落絮燕兒終日說飛花此情何處不堪嗟

滿庭芳　題方湛庄春堤試馬圖

豐樂溪邊潛山畔幾年春色留人玉驄初到長記撥紅雲便與桃花曾約花開處來定千巡都相識一花一態一日一番春　良辰如夢裡又教曾見玉轡璵鞍想輕隨嬌霧逐芳塵只我天涯倦客故鄉杳往事難論空惆悵西風不管一夜老江蒓

青玉案　題盧溝折柳圖

新安江上山無數正催送春帆度沙市垂楊長記取荒烟欹岸斜陽滿樹箇是逢君處　青門衰柳垂垂暮折得長條送君去可憶豐溪堤畔路波光似雪花容入霧三月飛輕絮

破陣子　擬辛幼安壯詞送同年張子白之官甘肅

路到陽關天盡馬過青海風輕夜泛淅𧗠酬州壯士曉撥琵
唱徵聲散衙新句成 畫角聲中秋社雕旂影裏春耕高坐
春烟三月靜歸臥淞波半剪清休論身後名
浣紗溪 永平道中作
風柳疎疎颯酒旂夕陽下盡月來時一般情緒少人知 夢
裏鎮長無覓處曉來何苦又相思人間天上兩空期
風流子 出關見桃花
海風吹瘦骨單衣冷四月出榆關看地盡塞垣驚沙北走山
侵濵渤叠嶂東還人何在柳柔搖不定草短綠應難一樹桃
花向人獨笑頹垣短短曲水彎彎 東風知多少帝城三月
暮芳思都刪不爲尋春較遠辜負春闌念玉容寂寞更無人

處經他風雨能幾多番欲附西來驛使寄與春看
水龍吟 夜聞海濤聲
夢魂快趁天風環然飛上三山頂何人喚起魚龍叫破一泓
盃影玉府清虛瓊樓寂歷高寒誰省倩泠槎萬里錚儂歸路
波聲壯侵山枕 便有成連佳趣理瑤絲爲他清冷夜長無
奈愁深夢淺不堪重聽料得明朝山頭應見雲昏雲醒待扶
桑淨洗沖融立馬看風飄隱
浣紗溪二首
山氣清人遠夢蘇海天搖白樹空虛馬蹄不礙嶺雲孤 楊
柳官橋通碧水桃花小市賣黃魚東風未起早陰初
王氣東來百戰艱行人指點土花斑杏山過了又松山 邊

馬百年思塞草征夫雙淚唱刀鐶何人回首戰場間
念奴嬌 東方之美者有醫巫閭之珣玗琪焉今錦川文石殆
是也劉松嵐刺史見贈一枝周圍肉好作水雲漾月
之文瑩澈可愛賦此酬之
海雲一朶是何人招入醫閭山骨千古驚波流不盡洗出海
山明滅入手秋空當心夜炯見此明明月蓬萊何處一泓如
許澄澈 此地宜着神仙小山高賦能瓊枝親折我是江東
飛來鶴定與閒雲相識出岫無心平波好住攬佩還重結且
歌徵角尊前試押清越
高陽臺二首 吾鄉五月競渡爲江南勝事不得見者十六年
矣丁巳端午寓居歙縣與舍弟翰風及金子彥
兄弟泛豐溪至漁舟山賦滿庭芳一闋戊午則在武林遊
觀西子湖己未在京師看荷花于天香樓亡生江安甫皆
從焉今年來居遼海風雨如晦懷人撫序悵然感之

紅杏橋邊白雲渡口畫船簫鼓端陽十六年來故園事事堪
傷前年此日偏相憶有沙鷗招得成行向豐溪掠過波聲劃
破山光 當時但覺離情遠倩蠻牋緘恨苦說他鄉誰道而
今回頭一樣天涯客來都問江南好問江南可是瀟湘怎憑
闌一縷西風一寸迴腸
聽雨湖頭看花日下兩年多少閒情一卷離騷有人和我吟
聲而今往事難追省淚如絲不透重扃把深杯酬向遺編易
傳元經 仙人聞說遼東鶴問歸來丁令可識湘纍海潤山
高千年幾許冤魂傷心欲奏招魂賦怕夜臺猿狖還驚請看
他怨雨悲風鎖住愁城
齊天樂 六月聞蛩

西風薛未來庭院秋心便勞深訴石井苔深銅鋪草淺別有淒涼情緒流年暗數甚蛙黽蟬瘖任他風雨多謝殷勤尊前特與說遲暮　庾郎愁絕如此便從今夜夜相和悲語吟穩還驚聲孤易斷消受一秋涼露江南夢苦記雕籠攜來畫堂同去快聽雄鳴爲君拂衣舞

焦里堂先生軼文

羅振玉篆

南陵徐乃昌校録本

焦里堂先生軼文

三聞 並序　　南陵徐乃昌校錄

庚戌冬焦子病血就醫於城寓佛舍畏風不敢出戶友人慍余寂日至而述所聞于是神仙妖鬼之態孝友廉節之事拳勇劍猾之習伎伶諧謔之巧奢麗怪儉之異文奇詞賦之奇褒貶是非之辯往來於耳病爲之忘既愈不復記惟記其三錄而著之

禁異服

蜀國之君禁異服者令曰異服者誅問其臣曰有諸對曰有之周制也錄其故制以進明年春蒐於郊東觀於

岷山之陰岷山之農臺笠耕於野蜀君大恚曰此衆叛吾令吾禁異服何爲不弁冕而臺笠也臣諫之益恚曰鄉問爾爾以故制進矣卒殺其農人於是蜀國之人皆弁冕如君制君大悅

履迹

嶂之公子以貧爲博士其人曰博士必讀書博士求諸市得詩傳箋早夕誦之至生民履武之解喜曰富貴可履迹得也乃率婦禱於郭外叢榛之間有迹焉縮三寸廣一寸許喜曰詩不我欺矣挾其婦履之歸而有娠明年舉一子喜曰此履迹所生者長必貴也長甚不慧不能辨菽麥好牧豬奴戲鄉里共譏之嚴責不變博士以恨卒子益放蕩以餓附於賊瘐死獄中

醫斷舌者

京師有醫者不知何許人標其技曰專療斷舌非斷舌不醫也世固無斷舌者或勸易其業曰各自信不可以不知者紿世也三十年無一人至寒餓於室不能出親戚鄰里共笑之戒子弟勿效其醫斷舌也某嫗者戲婦人婦人齧其舌斷醫者莫知所以治法婦人之夫持舌且訟之左右舉醫斷舌者覩之曰非吾誰能治者挪以藥舌長如昔以萬金歸於是親戚鄰里共駭之責子弟效其醫斷舌也

上英尚書書

循再拜老夫子門下循自丁卯秋奉書問安倏越八九載久疏起居實不敢以無聊套語冒瀆尊嚴循湖居每見城中人必問夫子近來事業始聞兩世兄蜚聲騰達私爲欣慶又聞吾師勤勞王事不愧古大臣之風循用是自喜以爻息之材獲列昌黎門下每以此誇耀於人惟是　堯舜在上遠邁漢唐敬願吾師愈加警惕愈加勤勞愈加損抑務令勳業規模上與皋夔比烈魏丙姚宋不足多也循自一病之後迭遇水溢幸得友朋帮助不致飢寒惟兩足不時掣痛日不離藥偶觸風冷則舉發不能起立當此太平有道之時志展以州縣官自奮而苦爲疾累然雄心所指恆思爲　國除應先是嘉

慶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有縣中舊役聶兆何者在湖中東嶽廟聚集男婦講經身被道袍而戴笠朝轔高座於嶽神之前里人不平同里甲郭標往擒之衆乃駭散縛得數人並經卷解送於縣縣之胥隸以爲多事將縱之去時阮大中丞丁憂在家循急趨往告阮公以爲不可輕縱卽作札與郡守伊公秉綬伊素賢因此憲提至府是時聶猶戴笠道袍也伊公擲示其後嶽廟一帶無敢有講經傳法者而循坐是深遭怨恨連結萬端詭伏數年不入城市論者以爲性情僻傲循亦無以自白向在京師數承師誨殷殷不啻家人父子既感深已且懷至誼時欲以數年情事一吐於夫子之前適門人吳承

龍報捐知縣來京赴選謹具稟令其代爲叩頭請安其人從循學文鄉試未售循見其年富力强可以爲　國家効力勸其出而仕或有以盡循之志也循家居以來專心學易擬有所述假爲通釋圖略章句三書約四十卷因草稿未定未遑呈鑒俟寫一淸本恭請教正先此稟知不勝悚惕依戀之至

寄王伯申書

丙寅郡城晤後循以病居制者十年故未通一函奉候經義述聞又增若干條否循十年來專學於易覩向日條呈請教者已改易七八次盡於全易有不通處卽舍去從頭看起乃悟得其比例全似九數簡謂伏羲以六十四卦教人有畫無辭其畫之奇一偶一亦如祘筴之有正負當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皆以爻之所之示人至文王時所之不明故文王繫辭卽指其所之孔子則贊翼之亦卽明其所之大旨在教人改過卽以寡天下之過明人倫定民志全在所之之得失以爲吉凶惟以辭指其所之故辭之所繫第如祘法之用甲乙丙丁四聲之取天子聖哲用以爲標令人緣是以推卦畫之變動義悉存乎辭之外而不在辭審矣不爾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用拯馬壯以及頻復頻巽敦艮敦臨冥豫冥升之類一吉一字屈曲相導所指甚明有用轉注以貫之者如潛卽下定卽甯字卽飾救卽勞亦卽輪鴻卽

代晉亦卽代顯卽揚亦卽庚是也有用假借以貫之者如髮卽拔鶴卽隺楊卽揚約卽酌亦卽酌據卽灑肺卽積秩卽夬豶卽賁亦卽奔賁又卽焚祗卽抵亦卽震震亦卽振屯卽純又卽臀髕卽敝亦卽揣是也各隨其文假借成章而陰以行其比例卽指其所之因悟得其例有三曰旁通如蒙之與革屯之於鼎是也惟旁通乃有孚惟有孚乃合一陰一陽伏羲定人道制嫁娶使夫婦有別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全在此日相錯如乾坤錯爲泰否坎離錯爲旣濟未濟是也天下事物以相錯而治錯而得乎道惟在旁通旁通情也在舜爲善與人同在孔子爲忠恕一貫在大學爲絜矩後人自覩爲君子

不能旁通情故與人相錯遂互相傾軋不能爭於小人
亦不利君子貞而易道狀矣日時行卽變通以趨時元
亨利貞全視乎此如乾二之坤五爲大中坤初之乾四
應之爲下應坤三之乾上應之爲上應上下一齊俱應
則成兩既濟終止則亂矣下應成家人屯則家人必變
通於解屯必變通於鼎上應成革蹇蹇必變通於睽革
必變通於蒙若革四之蹇初屯三之家人上則非時行
其道窮故屯君子幾不如舍謂舍家人而通鼎也家人
反身謂反而爭於解也蹇不利東北蹇下艮爲東北不
可使初往革四故往蹇而宜待也革改命卽改而通蒙
也惟屯通鼎故屯見也鼎象也而見乃謂之象一句全

指屯鼎旁通屯通鼎爲象革通蒙亦爲象革通蒙蒙二
之五成觀爲夬二之剝五之比例孔子贊剝之觀象也
於屯通鼎指之爲象於剝成觀又指之爲象於是四象
之義可明大極者大中也兩儀者上下應也四象者家
人通解屯通鼎革通蒙蹇通睽也其象四而卦則有八
故四象生八卦也易者變通之謂因變通而有大中上
下應有四象故曰易有大極易有四象大中元也上下
應亨也變通不窮利也終則有始利而貞也聖人教人
存有餘而不可終盡故如是乃宜如是乃不窮儀卽宜
也象卽似也似者繼續也繼善而續終則長久不已矣
此當位之變通也若不當位則先不大中而乾四之坤

初成小畜復乾上之坤三成謙夬是爲失道失道則凶
然小惡猶可改也是宜辨之於早令小畜通豫復通姤
夬通剝謙通履一經改悔則不遠復而其旋元吉此不
當位之變通也未變通則厲既變通則无咎而先咎存
乎悔不能卽悔困而復變窮而後通則歸復又成明夷
夬又成需而後需乃旁通晉明夷乃旁通臨爲吝雖吝
亦歸於无咎聖人教人改過如此皆於爻所之示之蓋
當位則虞其盈盈不可久不當位則憂其消消亦不可
久故盈宜變通消亦宜變通所謂時行也其教人之義
文王周公已施諸政治孔子已質言之於論語大學中
庸傳之七十子此易辭全在明伏羲設卦觀象指其所

之故不言義理但用字句之同以爲鄉導令學者按之
而知三百八十四爻之行動如讀句股割圓之書按其
甲乙丙丁等字於其同者卽知綫之所移亦如曲之字
譜按工切四合卽知聲之高下義理自見畫之所之之
中指明其所之則義理自見文王述伏羲孔子贊文王
如此志在使伏羲當日通德類情之故從卦爻中顯出
宜按辭以知卦泥辭以求義理非也惟其顯然者易見
而用轉注用同聲之字假借者非明六書訓詁鮮克信
之術近年得力於廣雅疏證用以解易乃得渙然冰釋
因數聲音訓故之妙用以通他經固爲切要而用以解
易尤爲必不可離蓋易之辭文王周公孔子大半用此

以自爲比例舍此則不知所謂尤亟亟也或謂易經可
以空言了之竟不知而妄作耳兩年來以宮保阮公幾
次催令成書已於去年草成章句十二卷通釋二十卷
圖略八卷共爲雕菰樓易學四十卷屢欲寄呈論正以
卷帙多苦於抄寫先撮大略奉問答更將全稿呈請臂
痛腕掣乘以兩棗草草書不成字祇候台祺十二月初一日

代阮撫軍撰毛西河全集序

蕭山毛檢討以鴻博儒臣著書數百卷後之儒者每薄
之薄之者以檢討好罵人且以所引證索諸原書多不
合謂其杜撰以欺世也余謂善論人者略其短而著其
功表其長而正其誤益之治水也先以烈山澤倉公之

治疾也輒以火齊實邇諸下法仲春之月生機萌芽雷
霆震之而稊者出句者達蓋晦塞之後運會初啓非有
以鼓動之未足決其滯也有明三百年以時文相尚其
弊庸陋譾僿至有不能舉經史名目者 國朝經學盛
興檢討首出於東林蕺山講學標榜之餘以經學自任
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廢疾頓起當是時充宗名於浙東
朏明名於浙西甯人百詩名於江淮之間檢討以博辨
之材睥睨一切論不相下而道實相成迄今學者日益
昌明大江南北著書授徒之家數十視檢討而精核者
固多謂非檢討開始之功不可漢孟喜改師法梁邱賀
疏通證明以辨其僞乃虞仲翔五世傳孟氏易至今賴

之唐孔潁達稱二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
其所同然毛詩正義終藉之爲嚆矢不能舍何也以其
謬於已者小而有功於人者大也檢討排易始末發明
荀虞干侯之易在元和惠氏易學之先於詩駁申培之
僞於春秋指胡氏之偏於禮明再嫁何讀之謬斥繼嗣
爭訟之非類皆有益聖經裨於風俗 本朝開四庫
館凡檢討所著述均分隸各門固未嘗屏其書而廢之
也余督學兩浙按試紹興府屬說經之士雖不乏人而
格於所近者十之八九適諸生陸某以西河全集請序
於余因發其端於卷首俾浙之士知鄉先生之書有以
益神智而開蒙塞人置一編以教子弟比之王氏論衡

當不僅爲譚助也至於引證中間有譌誤則或撰自客
中或錄諸口說趙洲鄉複壁著書儒者所諒又何間焉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歲乙卯循游浙南蒿學使阮伯元宮詹署中自春徂夏
時放舟至水木明瑟軒與武虛谷 億 桂未谷 馥 段赤亭
松苓 諸君賦詠湖山考訂典籍語間向宮詹詢辛亥壬
子間 詔修太學石經事宮詹出所校儀禮十七篇
示循且語循曰唐石經傳註淵洽又譌東壁爲東壁錯
段修爲暇修誠不免劉煦所譏若蔣衡工於書法疏於
字體以壖代壖省篋成篋如斯之類列誤實多自奉
詔後冬寒夏暘退直餘閒爐列諸本反復經義審擇

得卒業又博訪通儒務從人善如得以為昏姻之故爲庶子適人者則用戴東原翰林說質服鄉服鄉大夫則用劉端臨教諭說春秋脩服則用王伯申明經說丧服傳刊去四十字則用金輔之修撰說又錢辛楣宮詹王懷祖給諫亦曾執手問故校畢勘成四卷付石經館以俟總裁之加勘此其稿也循於儀禮一經學之有年每歎經文之譌莫此為甚雖顧亭林張稷若正之於前金璞園校之於後乃參閱未詳終非善本諦觀宮詹此書博綜約取融其成見不期駭俗擇善為公學者得此藉以貫通此經為不難矣因寫付梓人以貽同里諸友宮詹又有校正鄭注賈疏刪記考證益精俟更刻以傳焉

請究毀名人墓狀

辛酉科舉人焦循為毀墳掘墳請勘請究事處士王方魏係明吏部王納諫之孫明給事中王玉藻之子墓在雨膏橋地方與夏長祿祖墳為鄰循祖母係方魏之女孫今年正月初六日在方魏墳上拜省見塋壙被毀無存壙外左側尚有一塚係王定九之父母棺經發去塚於右首毀壙之基上不勝駭異即時詢問看墳上李二李三據稱陰陽生陳九向墳裔王定九說合將墳賣與夏姓掘毀做墳及問陳九則又云房宗山出筆包賣循隨即於初九日知會地保張勇託其確查報官至今兩月並不舉報夏姓行將葬墳竊以方魏為北湖高士文德立言一鄉所式謬值市井之奸不肖之裔橫加毀掘形迹顯然見在同里紳士勒石表墓特此仰叩老父母台下親賞勘親嚴究懲治以安名人身後之墳以正風俗人心之害嘉慶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白香山生日序

昔人治浙有善政以名儒為名臣莫如白與蘇兩公蘇公以臘月十九日生士大夫每於是日賦詩高會藝林傳為美談白公自述云大歷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公作錢塘湖石記自題長慶四年杭州刺史寶歷元年撰吳郡詩石詩云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公刺杭三年蓋長慶二年涖杭也自敘寫真詩

云元和五年予為左拾遺翰林學士時年三十七自大歷六年計之公年三十七當在元和二年以元年召為翰林學士遷左拾遺寫真於集賢殿御書院蓋在明年五年當為字之譌耳公居杭時年踰五十矣今浙江撫軍阮公與白公同日生而先白公十餘年官於杭嘉慶八年正月二十日值撫軍四十誕日謙遜不受賀其門生賓友相與語曰撫軍之政如白公生日又與白公同日烏知非白公後身盍於是日仿蘇公生日故事為白公壽撫軍其無辭焉或曰刺史官職不及撫軍尊恐擬非其倫或曰白公以刺史入朝為刑部侍郎上柱國封晉陽縣男進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爵非不高也或

曰烏以爵爲史稱白公以直道事君完節自高晚益不預古人之倫以德不以爵詩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仲之爵豈將於吉甫哉德之偕也焦子曰善相與爲詩欲述其事徵詩以質之集成用以爲後序

書笠澤叢書後

陸天隨所自作甫里先生傳稱其貧而不言利又云有田奇十萬步牛四十蹄耕夫百餘指以每畝二百四十步計之十萬步約田四百畝有餘有田四百畝其不言利也宜矣

書杜子美詩集後

嘉慶甲子初夏在泰州得此本書中朱筆抹處甚多亦妄人也昔見有以朱筆抹庾子山之文者至今作惡不意又見此程易疇先生跋董思翁王氏御書樓卷子云迹之以神故筆近率愈率愈神出之以眞故貌似陋愈陋愈眞是論眞得書家三昧余謂凡詩文皆然杜詩一首中往往有一二句似率一卷中往往有數首似陋味之又味其率處陋處誠不容學夫作一詩必字字滿意此人力也彼傖父烏足以知之

尚絅堂駢體文鈔

一夔作

光緒六年秋八月四明
張氏花雨樓重校

乾嘉之間海內言文章者必歸毘陵爲之渠魁者皆以茹漢嚌唐槃古虐今爲能其所爲學固據人所尊而詩文乃別立門戶人亦莫敢易視之也其時芙初劉君已有聞於世而與之上下議論矣初與相接未及深言閒復迂返闕尋意恉知其自有所得而非與俗同因各出所著迭相箴規余固服君而君亦不余迂也嘗竊論詩之爲道宏博廣遠初非一途然必以古爲程自已而出近之髦士專希聲塵與今爲緣優孟郎似順時而趨附和胥同人有其心斯擅其製彼

亦法古我乃從今郎與之齊去古已遠其有自負盛名特標新格佚僻放筆有偭前規或又專詆前輩深掎利病忌孝章之大名謂孔融之近俳嗚呼文人相輕自古已然究之千秋之事必非一人之私所可軒輊抗吭拊背亦復何爲今芙初之詩具在其抗心希古涉慮述懷諄復婉篤悱惻芬芳體不沿襲骨不卑靡章志而幽稱心以出身世之榮顇心靈之感兆胥於是見之而其辭能工是亦足以傳矣其爲文多出腹稿有不暇鍛鍊而滔滔自運倚聲喜於委折譜言見文然其邁往之氣雋永之味不可誣也南城曾賓谷先生以君遺稿將付剞劂謂麐獲私於君屬爲訂定伏念宿昔知好零落殆盡正禮小文秣陵書札爲憶當時邈若山河之隔猶存後死敢忘平生之言至比之鄉賢非止不媿貽之來者庶亦無譏知我罪我又何憒焉道光四年二月毘陵舟中吳江郭麐序

倘絅堂文集目錄

卷一

書二十八首　啟七首　弔祭告廟祠碑文五首　誄二首　銘一首

卷二

記九首　引一首　序二十六首　壽序三首

祭文一首

尚絅堂駢體文卷一

陽湖　劉嗣綰　醕甫

答顧響泉先生書

前得報書并寄到所刻梁溪詩選二千餘年繼詩壇之俎豆千一百家比文人之封禪西神之山二泉之水其功峻其源深矣　本朝諸家推南沙爲第一理實而不膚味淸而不薄秋水鑪塘殆不能過近時作者於斧仙若洲二君采錄尤備吴碑一書鮑墳再唱客鐙夜讀聲與淚俱此曹子桓所爲逝者之痛也某

瓠浮江上匏繫天涯陟嶺思親臨池憶弟自感身世思歸里門顧自高曾以來世有薄田可遂歡養負累日深舊業遂蕩三年之劵莫折一斗之粟徒舂不得已而負米四方勞薪千里豈所語於丈夫之志者哉點春亭下歲云秋矣望淵明之三徑松菊未荒問少陵之草堂猿鶴無恙南雲渺渺恨不奮飛畧抒所懷無任依戀

與張皋聞書

執別以來旬月軫結追維緒語篤愛亘多叔向居晉能知殽蔑之心士會去秦不忘繞朝之策古抱今情斯眷眷已足下胸藏鳳尾談折鹿角中正克守質文互宣以此鏡別衆流裁成吾黨嵩陽之館匪遙華陰之市將盛都門人海品類尤雜炙手可熱盟心易寒一貴一賤翟公之所榜門勢交量交劉峻之所著論固已堅我崖岸屛之階庭曾鐸表其高風齊竽除其濫奏矣若乃奇振於獨氣求於同山桂一馨岑苔並色不以榮悴易不以出處殊而六蔽未開三益罔取終無補乎學問未足語夫性情蒙有惑焉請陳其略

昔李斯吴起別派衍於西河力牧容區傳薪極於鬼谷太卭之道宜廣河汾之教貴宏若拘守師箴堅持黨議以矛刺盾借筆操戈輸墨攻守交肆譸張高赤異同各爭紕繆南轅而不知北轍東向而不見西牆其惑一也圭臬之樹儒者以之飭躬韋弦之佩凨人於焉尙志如徒屨製曾風裳縫唐俗博康成之帶小子夏之冠謂可陳綿蕞以居功擁皐比而講學則巫俗恆多禹步伶人亦託虁宗要敬禢者之服許議鴻臚王式博士之衣貽譏狗曲徒操傴尺終屬虛車其

惑二也朱雲之叱張禹朝廷旌其直名汲黯之數張湯道路服其公罪今之尚意氣逞譚論者攝次公之衣使灌夫之酒正平之鼓入座而郎擿安道之琴登門而輒碎是則野兒多狂山膏善罵縱無譏於桀犬豈有當於堯羊其惑三也言者心之聲也名者實之號也孔璋不嫺乎詞賦而謂風同長卿孔昭不嗇乎經術而欲名齊董相詆訶作者唐突古人自蔽益深自處愈妄方且雕龍之辯出入縱橫捫蝨之談淩躐王霸語道德則關西夫子論經濟則江左夷吾其惑

四也五噫之作梁鴻欲以悟君三良之篇陶潛豈嘗忘世如徒感傷時命悲憫天人口著罪言手標謗史而旨不歸於忠愛教顯悖乎溫柔韓非說難孤憤無端揚雄反騷離憂安屬其惑五也董子曰先質而後文左志而右物故明體正以達用佩實乃能銜華或者棄絕學之丹青耀虛名於朱紫魯縞齊紈徒摛其文飾宋畫吳冶競豔其浮榮則雖刻楮忘年鏤冰費日亦不過燕客藏璞鄭人買珠葉公之好似龍何如伯樂之相眞馬乎其惑六也若夫山頭射虎李廣能飛帳下鬪雞劉琨輒舞天下事固有莊論正襟危言動色者矣設使石磯少激竿木多頑枚臯則自以爲俳鄒陽則伊其善謔齊纓索笑楚袖貢歡賓戲方陳客難繼作雖樂廣之談淸耳匡衡之說解頤祇足娛人無關勵世是直以儒爲戲安用以禮爲羅其惑七也葢源正則流淸本堅則末茂友盡忠告之道師有觀摩之方郎甫晉卿今之志士從足下遊必不至規瑱其言鑿枘而行也特質未化氣未純耳夫孺子以取履成名王生以結襪養重足下顧不能得此於弟

子哉以水濟水其道將窮以柯伐柯其則不遠循循善誘則吾聖人教已僕之遄歸不家食吉曩者結習茲焉日除經史而外迺涉老莊狂狷之閒可居夷惠每喧囂雜處得所鎭定蕭寂獨居知所激發治心之要差爲得之敢告足下亦殊不願足下之告人也願言之隱我懷如何溽暑孱軀爲道自愛

與顧立方丈書

前留吳門昕夕奉教廣文先生之舍備極乎嘯詠蘇州刺史之筵亟申其芳宴懷哉懷哉何能已已昨歸

自郡城得令弟斐瞻訃喪且返矣素旌千里虛幃七尺驚死別於青楓悼生埋於玉樹嗚呼僕自辛丑哭學和乙巳哭傅爰今復哭斐瞻君家昆季鬬天何忌之濱而奪之速也僕竊維稚歲獲交羣從依依寒暑垂十餘年談讌未終酒鑪當歇逝者之慟感咽心脾況姜家長被遽嘆長眠謝池春草不生短夢其在令原能無愴絕惟閤下早衰之質攻苦積瘁頭白偏親相依爲命達人覲化敢進區區昨展空齋昔遊宛在秋蔡落子猶誤棊聲古苔上階獨尋篆格竹所舊話

蘭上墜歡覽其遺編悽然泣下學和客死行篋未歸斐瞻傅爰均有緒言上期作者雖所志未就亦足自存元方定季方之集風流邈然徽之臨獻之之喪人琴已寂私心眷眷良在於玆感遠存往言之於邑

山中與鮑若洲書

山中十日庭樹報秋離形絕塵曠如自遠董子云儼然獨處惟山之意僕始得之矣故人不見城闉致隔謦欬猶昨景光迭新山木悅君而不知嶺雲怡我而誰贈顧此天繪惜無畫圖足音窅然使人失盼夫一日之感采葛爲勞千秋之思撫松成愴以余多恨能無眷眷山齋雖僻亦足晏娛鐘聲上雲櫩翠下雨冷泉咽其淸蔓瘦竹搖其古魂山鬼宜笑時來牽蘿野狐工媚乃復拜月一鐙熒然輒墮遐想頗望足下能來同之昔人千里相思猶復命駕況僕與足下近在咫尺哉樵風載塗朝暮可至幸勿令山中人停琴而久思支笻而長望也

與王秋塍書

寄跡宋中獲交大雅山木載詠蘭襟是佩辱連輿詣

竹並馬看花兔走木蘭之祠鹿遊牡丹之院古臺十里舊雨一時觴折郯枝壇傾高李將今方昔良爲多幸別來半載用感九秋足下棠陰益繁階草方綠牘下如水琴鳴有風昔嵇中散有言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及覩於足下不謂然矣僕依都下如滯周南蹻者徙居寓園春告暮矣此閒風景殊類江鄉然岸柳十圍不解留客山桃一面卽能笑人耳目異觀未識何故宅折而西一水環帶寬可彌畝亘以長橋橋東有亭闌檻相亞幽鳥隔竹如聞宮商遊魚唼花不辨紅

紫雲壑汪叟君之故人輒攜一尊來憩日暮淙雲歸山止水遶屋頗悟齊物因知樂天倘亦浮沈人海之中跌宕風塵之外者哉足下一官辭鄉綿歷年所側聞老屋密邇湖莊樵蘇未替風煙猶昔鄰父瓦盆可當歌唱兒時釣石行就畫圖仰給衣食栽百株之桑俯役奴僕足千頭之橘一一代籌不覺神往夫人方致出谷之慕僕乃爲還山之吟不知足下十年以來得幾僕也野人之言附博一笑幸勖光彩毋忘德音

答陳理堂書

前歲觸暑北上接軫千里月涉於野星飯在門辱足下知愛爲忘年交長途言笑遂忘勞頓都門日淺歡娛未足文戰既北驪歌遽賦此之別也祖生之鞭其投繞朝之策誰贈非特悲離犖泣歧路而已僕車輪生角兩載於茲曳裾之歎乃復不免夫僕素念上之冀得尺寸之階以繼堂構下亦思竭斗石之才以追作者三十以來遽就積喪體復清羸近耽元言閒涉梵課即復玩弄章句如寒蟲一號窮鳥三歎所謂自鳴其天也足下學植素豐兼峙品節培膏希光扶質立幹仙觀之花瓊千年而不凋豐社之水珠十里而猶映他日名山成就倘不在古人後乎容甫之歿聞之心慟追憶仲則少雲立方諸君俱曠世才零落若此夫僕與足下所識不過十年二十年閒耳而茂陵之稿半佚人閒玉樓之文遽歸天上王郎弔夢屈子歌巫興盡悲來曾是不意然則過此以往知僕與足下又當何如耶古人云行樂須及時焉能待來茲揚州煙月之地文士輻輳騎鶴隋隄之上走馬蜀岡之顛清遊既臻逸響斯赴有所述造倘寄一二以爲相

思之資亦一快也僕比寓公相邸第與外城較隔潛韓二君倘未一面端人之友當如舊識耳秋高風厲努力自愛願言之懷曷其有極

答吳枚庵書

甲寅春辱手告知足下主講瀏陽旋以楚境少甯音書不嗣足下寄家烽火之外旅食瀟湘之南無官可居乃爲長沙之謫無米可乞更值春陵之饑盡室播遷重以身累計違鄉國綿歷十年昔景眞繫懷於倫好孝穆眷眷於宗室博昌父老之書不忘墟里襄陽

者舊之傳因感山邱況在羇孤能無動念僕以乙卯之冬銜哀歸里塵事多處饑驅遂迫比發豫章言留鳩茲瀧岡之阡日月未卜輒思買山十笏廬墓數椽魚菽以祀先人雞黍以奉吾母敦勖子弟弗墜前業周旋鄰里克繼世好所願止此亦復不奢而債臺久居舊產盡蕩曾人之田假而不歸薛公之券積而難返坐此怏怏靡有寧日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嗟乎今之遯者難乎其肥矣曩者漢上之遊數往論心同舟申款願言偕隱遐思卜居笑展君圖以盟息壤君好曼聲故多逸趣微吟芳草託興湘波未敢盡其古歡竊欲圖其後會迺尺電不留英年飆忽津梁異軌關隴殊途水有東西之流星有參商之隔昔年遊好歡若平生首路風波幾無歸櫂能不悲哉僕別後得詩可十餘卷頗悔少作痛自攺創顧學植淺力苦不逮暇日當錄一本質之足下昔徵之之集待傳於白傳敬禮之文求定於陳思每一念及此心怦然則不欲更緩也宋金元三朝詩選鍊精存液可砭俗尚梅邨詩註刻竣否本朝詞選尤宜付梓以公諸世近時實無善本也固結之私聊復縷縷衡陽雁回有以復我

貽友人書

足下邗江之櫂竊意道出鳩茲當展良覿比奉故人告知足下因舉孝廉方正迫於歸里足下名場坐困垂二十年倚閭之望未知所慰竊體介母求祿之意冀遂毛生捧檄之願足下之心亦良苦矣顧進退出處所當三思古者周崇六行仁讓同興漢制十科賢良並策朝重端門之典世高講幄之風大儒循吏鮮不由此方郡邑之舉也足下當固辭不能以曹邱之揚自解於毛遂之薦也且名者實之賓也誠使素履有孚嘉遯無悶歸厚之門昔人所旌通德之里過者猶式如徒以名焉而已季良名流取之以誡子弟公謹才士黜之以懲風俗披葉公所好之龍騰笑乎公卿羊公不舞之鶴貽嗤乎賓客由來舊矣夫人即至哲必不能掩己之短以兼人之長人即至愚亦必不肯棄其所工而用其所拙今足下既不獲焚棄筆硯刪除詞藻就繩墨之訓務布帛之言去文苑而入儒

林舍文章而談道德則必至名實不相符言行不相顧虛車不足以行遠贗鼎不足與入廟繫而無用致歎匏瓜華而不實貽譏桂樹若足下者爲麒麟之楦耶爲鸜鵒之車耶僕竊爲足下不取也僕學植未成行能無算前望修途茫無所託願以知交之雅聊盡忠告之道薺甘荼苦鑒此區區足下勿濫南郭之吹免貽北山之笑也幸甚

致汪劍潭丈書

都門過從幸奉雅教珠玉出手葦紘在身拜辭高齋

瞀又一載近惟閣下輿居清娛攝衛增勝落落素履翩翩華裾多士若蟻爭趨古槐雙雛比鳳不負新竹朗月延照和風襲襟雖冷官一氊貧士四壁不足以減此清致也某去臘旋里憂患遝集風林不靜愴何可言饑來驅人仍復浪走春閒薄遊邗上旋涉蘇杭六月之杪渡浙而東洗眼桐江濯足嚴瀨煙唱晚合山圖晨開便思挂席辭家刺船入海飄然琴劍又滯章門數月以來心旌蕩絕斷風零雨迢迢各天一日之思有逾三秋百年之憂顧及千載邇者南浦始波

西堂欲葬雙鬟蟬薄一身螢單樹底脫髮有安仁之二毛風前約帶無東陽之一尺卽復驅使煙墨平章月露淒思忽入華心易凋恐不能結秀捶芳追隨大雅也淸暉天末思之悵然敢期德音以當雜佩

與吳穀人先生書

暮春杪嚴少峯編修來知先生乞終養假旋里開北山之草堂樂西湖之愛日閑雲出岫正共仰其孤高淸泉在山終莫方其廉潔雅望足以表羣倫冲襟可以鏡淸流邇者賦閒山居避暑湖上團扇奪雪葛巾

飄煙南皮之瓜浮成鴨綠之江西園之酒汎若紅螺之海同舟李郭望卽神仙聯吟韓孟圖爲主客顧望風流伊其翹想某溯江南下小住嬀茲密邇故園藉圖將母顧以遭家多患閱世少閒入此歲來凄其益甚華心頓素元髮將凋寒蟬翳葉時抱一身之驚遊蜂釀花空貽百口之累煩憂菀結荼蓼爲懷正恐塵海緣深名山業淺不復能肩隨大雅手挹宗風迴憶春明佳日杖屐追陪蕭寺花初燕臺月晚霏玉屑之在座咽金絲之滿堂歲月不居人事徂謝苕亭介夫

相繼下世存殁之感時復縈懷追念昔遊因思盛德白雲渺渺龍門之望彌極風雨瀟瀟雞鳴之感不已懷戀反側如何如何抒管述情無任依溯

與鄒曉屏先生書

深愧仁里幸接禮門芳鄰所居陋巷斯化綠楊一樹元白兩家之春蓬蒿三徑羊求二仲之跡承略分投贈忘年結納陳說風義鑒別雅俗吹鄒衍之律而溫風自生傳劉向之經而藜火代照也先生表植人倫激揚清濁養醕儒之學問勵名臣之節概前者使車

所至一莅浙中再臨濟上乃衡文之任耳夫浙水一潮與終古爲盈虛泰山一雨視四海爲枯潤濟世之功胥準乎是安石再出某竊附於蒼生之望焉某少忝遠志壯而無成顧以上有老母未敢遽言放廢秋水既落當渡桑乾入洛之衣雖塵而不緇踰淮之橘遇寒而不化某之自信此焉而已別後餐衛定復增勝占素履以協吉頌朱絲以表直思德之永滋眷眷焉溽暑炎風伏惟慎夏自愛

答吳香竹書

香竹足下辱五月二日書循覽再四慨然增離別之恨恤維煩暑餐衛致佳寄宅古槐之南結鄰深樹之側卻埽人室懸車在門擺脫塵埃滌盪冰雪被芳露以浣筆帶清流以洗襟是亦吾輩汗漫之鄉逍遙之界也僕寄跡江城清風告至瑟瑟林木英英水雲借彼濁醪酬此清節亦足娛古懷延勝覽焉顧以昨者訪舊里門半成宿草山邱雪涕時痛於懷載眷天涯風雅凋喪介夫之殁又弱一个其餘諸子滇楚從軍音塵曠絕存者萬里逝者九原目斷關河能無於邑

迺復偃仰樵牧游浪儒元泠看局外之棋閒說枕中之夢獨何爲也僕春秋三十有五矣少不自量負黃鵠之壯志騁碧雞之雄辯不數年來遽就湮沒名心已退妄念漸空思欲息影元關銷聲窮谷讀書養親以完我素而時命舛錯饑來驅人寧不爲之短氣哉若夫煩華流蕩固君子所勿欽依阿澒洞亦大雅所弗尚薄俗所趨蒙竊有惑願與足下共勉之而已秋風多厲勉謀饔飧臨書悵然詞不終幅

與吳蘭雪書

快晉雪於天邊憶吳雲於江上愁如髮積心與旌懸緬我季重歸香蘇之山返新田之里春盤介母寒具留賓婦姑聽膃肭之碁兒女話團圞之火重以鴻妻偕隱鮑妹同居繡詩弄玉之樓寫韻文簫之館蘆簾紙帳茗椀香爐無王粲之七哀有啟期之三樂矣前者官閣題襟客窗擁被遲君說餅讓我題糕攜畫燭之雙條對冰文之一卷舊夢如昨清遊已非言辭百尺之樓別賃三間之屋馬餘病骨鴻入歸心凍水都流迴風併起樓臺不定看雪月之模糊星漢將闌判

人天之離合況復年如蔗尾春到梅梢酒淺愁深更長夢短愛而不見我勞如何風便裁書伏維珍重

答何蕅汀書

去歲從粵客某附寄一椷青鳥之使仍還翠鱗之書不達道里悠遠山川間之也月之六日辱手書情詞篤切竝寓諷勸且頌且感夫行百里者不亟亟於跬步憂千載者不慼慼於旦莫松柏藏蜜自成棟梁之觀雲霞在山別具樓閣之勢足下閱歷既周神識益長然而吾人靜躁異致取舍殊塗不可強也見示近製數章弔蒼梧之奇攬鬱林之勝蜃煙蠻雨狖鳥獞花狂傳青兒之呼痛甚黃麞之飲鵁鶄參軍能作蠻語鷓鴣才子不忘鄉音宜其抗情之哀結響之壯也僕兩載都門傭書隱跡長安日近人海風高馬下黃金之臺鴻歸碣石之館西笑不已南還無時豪氣坐減遂成落寞北窗旬月溽暑未闌冰碗不涼鑪山自火豆棚七尺藤陰半牆鳥無閒暇之心蟲有小年之語三士之桃井螬畏之而不前五侯之鯖盤蠅附之而不去此中出處悄焉憂之僕將買櫂且浮瓜洲之

瓜君倘迴鞭請折柳州之柳也

與馬雲隄書

故山一面便挂征帆光陰往來風雨離合歸林之鳥依枝而忽驚尋源之魚逐浪而旋失分手以來圓月數換蜎蜎者蠋春桑因之成衣嘒嘒者蜩秋槐於焉擇蔭時序遷矣人事閒之爲可感也近想足下避暑山麓納涼湖亭發齊館之雅興動梁臺之清吹瓜載一艇浮成碧天荷開十里浩若紅海二三舊侶逍遙其中亭亭雲心落落霞想誠湖山之勝致林壑之清

緣矣僕溽暑于役言徑浙西孟秋之杪始抵章水蕲遊已倦且住爲佳然而泥爪獨留蓬心孤往秋燕如客江鷗笑人他日者略購買山之錢免修乞米之帖得歸故里樂此餘閒周旋婦姑徵逐倫好鐙火如夢壺觴亦偎綠埜舊墅以娛北堂碧山新社乃近東郭漁弟同歸於好山妻亦鑒斯盟前路不迷素心長在初終之言質之足下

答吳白蓀書

夏初得手敎知巳赴大庾學舍報書未由君以冷官遠同謫宦友朋之念安能置懷大庾地瘠俗顧不薄日與諸生循循相處詠歌先王分子夏之小冠奪戴憑之重席功雖不廣所學存焉也來書辱以古人相勖自維學淺知力凡弱而當世君子顧欲厠之儒者之列期之風雅之任薄靑雲以蟬翼之輕嗣日光以螢火之末有以知其難也比來每思發篋窮年肆志古籍而塵務攖其外憂思迫其內事與願違興與境阻高山之景自崖而輒返前津之逮臨河而罔濟夫以知非之歎俟之他日無稱之疾諉之沒世嗟何及矣至僕之蹤跡隨遇所安同好不諒致來譏責足下視僕豈墮冥冥之行而逐靡靡之俗者哉和光同塵乃柱下之遺訓情恕理遣亦叔寶之微論與物無忤以全吾眞僕之自處者有在矣足下愛我甚知我深耳僕自離家又一寒暑兩弟臥病偏親倚閭勢難久客復事奔走足下一官匏繫絕意遠行回首昔遊遂如隔世歸雲在望乃厭敬亭之山折梅入手與思庾嶺之驛山川修阻相見無期情多地遐徒增惆悵

與施雪帆書

昨辱枉顧未獲復面足下裵裒古藤之陰流連枯樹之作撫景傷懷移晷乃去意致不在古人下也聞子于邁三日爲期僕裝載塗明發即戒饑驅四方不遑朝矣夫僕與足下方其少也蕩海夷嶽之槪弃雲絕霧之氣謂可以淩轢千古橫騖八極乃至側身天地投足風塵宋人之守恐失乎寸株之地越客之射竊笑乎五步之外此亦黃鵠之在樊籠而艮馬之困乎鹽車也前見佳章手格益嚴詞旨益曠駸駸乎一窮通均得喪混菀枯於一致等勞逸於齊觀足下殆以

東野之窮爲南華之達者乎仲則詩近爲某明府選刻去取失當昔弇山尚書欲梓其遺集久而遂寢則亦幸不幸者存乎其間也足下勉之矣吾人身不並麟鳳年不逮龜鶴同羣則牛馬爲曹屏處則麋鹿爲伍乃欲持尺寸之管以與百氏爭奇萬族競秀傳薪窮谷割席名山此則係乎師友之淵源平生之風義者也今足下之行也近不踰錢塘遠不過禹穴而僕也攜采石之酒上清風之亭相距千里而近耳異嶺之雲陰晴合乎氣候一江之水潮汐通其消息愼河舫之出入閱沙鳥之往來如是而已行李在門僕夫載促書此志別不備不宣

與施石樵書

石樵足下日前湖上小住清遊之暇繼以芳宴所苦良覿未久離筵頓促在山之泉修林忞其映帶出岫之雲迴風增其悽愴固聚散之蹟異亦勞逸之致殊也與足下別渡江而西候潮富春揖秀嚴瀨四山如畫翠滴篷底餐霞悅魂捉月盪魄獨攜一尊以酬孤影役役昏曉悠悠山川離家既遠鄉夢參錯桐江食魚因思建業之水泥港雪蕩忽憶石湖之菱炎風扇空渴病乃甚日甘清冷以致破腹一夜數起披篷而出時有奇景助我壯觀火雲西流虹月東見河漢下映皆成赤岸如是逾月方抵章門解裝以來旬日病暑薄事登覽言從江城樓當夕佳閣共秋水西山睡起相對如沐此間賓從連輿若雲亦復仿吹臺之淸興追河朔之盛事而吳質同遊從者失歡顧雍在側見者不樂知我罪我夫復奚言歲月不居玆已秋暮寓齋兩間牆隙新塌四面多樹昨來風聲蛩吟一鐙蟬翳半葉秋士之感如何如何以視足下逍遙谿山跌宕文酒將冰喻炭安可同語臨別承以靈石山樵圖屬題僕讀禮以來唫詠久輟無以應也他日者爛柯人跡之外伐木鳥聲之中樵唱十里隨君往來谿風兩岸送我南北足下倘有意乎前途阻修人事錯失昨非今是其誰知之略布所懷詞不宣備

與王賚漁書

章貢一水浮來天末之書羅浮兩山斷到夢中之路目方窮於粤嶠腸忽繞於吳門承示竹枝詞載一葉

之綠篷擁雙聲之絳樹入問玉暖帳裏金銷葉枝十
八白肥紅瘦之年胡蝶一雙綠葉青陰之日以此麗
新聲於蘭畹摘豔曲於花田雖越網千絲秦珠十斛
未足方其清麗也僕也唱大江之東去乘黃鶴以飛
來望遠愁深懷人景短丁山晚合千家鶯燕之聲亥
市晴開萬竈魚鹽之火雖長年之小住乃來日之大
難又況斑竹祠荒桃花廟古問楚天而不語弔湘水
以無情葢客中之送客方多而秋士之悲秋特甚矣
曩者湖上同居月泉結社一瓢渡水雙屐尋山客來

松下敲鶴夢於碁聲入在蘆中寫漁謳於笛譜每當
城頭月上艇子煙橫鴨鴨呼名雅雅接隊折荷衣而
風腸欲斷牽蘭帶而露眼如啼清尊既開芳俎斯薦
松花春毿桂栗秋鮮宋嫂嘗羹吳姬壓盞餅說公羊
之肆酒當司馬之罏則有桃根一面菱角雙了黑黑
搊箏紅紅掐譜念家山於曲底記水調於湖頭幾家
簾閣曾聽懊惱之歌何處闌千不劃相思之字今則
雪泥印在煙水痕消如燕辭家與鷗爲客挂一帆而
天遠打雙槳而年流聊復九而山迎兩頭風送渺渺

波愁君住梅花之國瀟瀟雨唱我尋蘭葉之門

與倪米樓書

米樓足下山居一枕離別須臾依遲西湖眷念良友
僕於斯時效觀化之蒙叜學忘情之太上良不欲以
聚散之感重傷足下心也僕渡江而後風來打頭富
春桐廬留我旬日緬灘而上水祗尺許十里五里篙
師叫絕每遇都邑輒有停泊市人一呼不辨雅鵲下
士大笑如聞蒼蠅同舟之人顛倒枕籍而僕且柁樓
呼風篷底吸月如在湖山勝處與足下相往還也江

程帆落余月且盡南州一榻聊避炎暑閱士千里百
不得一輟沐見客動至失歡此閒舊雨蹤跡萍散綿
綿天涯渺渺鄉井愛波成海情塵比嶽一念自縛彌
綸兩閒旬月感秋兼得肺病鬱鬱居此如何可言嗟
乎米樓僕與足下憂患既同投契亦合僕齒愧長人
事多感朔則奔走煙墨夜則驅使魂夢側身窗櫺以
就月星託足屋宇以避風雨思欲爭雄毛角競秀動
植窮天地於跬步等古今於瞬息百世而下有如足
下之知我者哉一枝遠借巢居知風蜀坂之馭不叱

而將回朝歌之車聞名而悔入爲吾輩歌行路難耳足下方爲六月之息毋輕千里之役前者之約亘非所期秋風已淒行矣自愛

與汪籍龕書

僕與足下相聚者僅匝月相暌者祇一年而遥遥此心日歷百劫不啻恆河之積沙漏天之補石也得手書知足下近況並識旋里後借徐陵之筆架下溫嶠之鏡臺水流紅而自香山埽黛而宜笑以此棲遲里舍徙倚湖天篆靈岩山人之笻盪石湖居士之槳竹

雨飛翠荷風送曛阮展一穿郭巾再墊清遊繼燭款語停栖豈復知風塵故人登古燕臺雪涕南望思我籍龕不置也僕春試迴避從壁上觀車輪生角復滯都下自離鄉井綿歷五年故園之思飄瞥成夢每一涉想如秋雨之墜空而暮雲之歸樹也僕少受情累不早解脫一意纏綿如蠶自縛思欲懺慧業之根除綺語之障度蓮泥之浩劫斷風絮之夙因經卷藥罏悅我禪趣用是猛省妄念日消對虛白之半窗避輭紅於一室不自知其在都邑之內公卿之門也籍龕知我心哉長安六月炎歊扇人車聲殷雷終日動地齋止十步四面紙窗狂風一來沙颯如雨塵硯不開積至旬日饑鼠出穴時來窺人自非倪生誰與寂處足下淹雅才蜚聲文壇高秋一鶚好音不遠春明之晤跂予望之長夏溽暑諸惟珍重

與倪米樓書

米樓足下零雨異地停雲各天迢迢之思勞如何矣客歲蕭晨曾展尺素乃雪泥鴻爪莫辨東西土偶桃人爭憐去住古人所以有飄風之悲散雪之歎也猶

憶去年繫櫂西泠入山消暑坐畫船於天上彷水嬉於湖中朝霞暮霞殘月新月荷花笑我菱角菌公嗟清景之須臾慨故人之寥落僕與足下此心同之僕章門解纜遂泊中江坐臥扁舟幾及兩月阻風中酒蕉萃何堪此閒風土亦復清美面城而西水天一色里人所稱小西湖也半郭半郊一亭一榭時有佳士觴詠其閒然而僕也中年身世小住情懷劫後談禪因中說夢悟雲煙之了了看露電之如如隕霜之蟬依高枝而含悽隨風之螢入深竹而屏照即或流連

煙墨刻引宮商亦復如山陽之笛懷舊者所以傷雍門之琴感時者爲泣下也足下年未及壯嗜古又力擢秀藝圃之中漱芳文淵之裏遺毫作僕呼墨爲卿又何難步屈宋之後塵追王楊之盛軌乎歲月如流茲又溽暑驗風信之離合通潮音之上下不生不滅何古何今在在皆僕與足下晤對時也語云君子知幾達人觀化怡情養素餘無可言

寄楊笠湖夫子書

立雪三年望風千里側聞別後逾月淸遊閒停虹月之船自訪鷗波之里閣下煙霞餐勝山水滋情酒者子舍怡雲官齋養日仙令之縣不羨河陽之花郇公之廚不思建業之水小年趣永暮景娛多勝可知也某荒園一畝董子少窺破屋數閒玉川多病粱春易輟墨突無煙菽水不歡稻粱何所亦欲去鄉里辭倫好矣每憶春風撰杖秋水著書臥亦淸遊坐還小隱參禪理以讀書維仙心於論詩能令公喜當顧曲而頻來將移我情竟刺船而忽去其能無到水津迷尋山路斷也哉昨者閒過問字之亭一眺唫風之閣白

自生於虛室靑只裊乎爐煙秋藤對壁狂吟一蜂春花背牆冷戀雙蝶眷此情景有懷如何茲附呈近日詩文各數首先生有嗜痂之癖野人爲獻芹之思不自顧其意之疎情之鄙也龍門天遠蒼波渺然杖履追隨期之何日

致吳穀人先生書

客秋馳寄一牋託朝歌之車附剡溪之櫂往而仍復洪喬誤人也側聞杖履近作寄公選樓暢開文社迭舉繼歐陽者七百載師元禮者五百人粲粲門子斯爲盛已伏惟闌暑淸暇益多選吹竹西之亭續騷淮南之館涼迎古苑末夕螢流酒載長橋方秋虹倚奏懷而衆壑皆響佇賞而一波自嬌伊古西園之遊東閣之宴不是過也某夙仰師門叨隨末座偶託折楊之詠深負焦桐之知小住西湖一年於此矣風花度劫煙水棲心倚竹身寒觀河面皺吟肩削盡眞入山圖詩骨涼來不離泉夢適者月魄方盪秋魂已銷浮白之觴罷飛鬧紅之舸不至渺渺余懷悽悽咽爾極况復江天日短鄉井愁長丙舍未營午橋將圮白頭老

毋黃口嬌兒一身無山雞之膏全家有鳴吻之望寸
心木落百感蓬飛又安能借酒忘憂因詩作達乎計
偕入都約在冬日小春之梅既開大隄之柳將折平
原留飲十日爲期所恐輪無四角路有三叉公歸何
所倘騎湖上之驢客遊未倦空跨揚州之鶴也

答汪竹海書

兩月春明歡娛未暢流水一別浮雲不歸昆季出都
當及秋暮浮湘出粵結夢迢迢前辱來書申之後約
出處去就此復難言計僕長君一十八歲君猶茂齒
僕已衰齡炎方多燠冬橘能榮朔地苦寒春桑不葉
越禽汝貉語豈同年屬以繁憂迫而奔走一颿秋駛
昨發吳門擬綴清遊以答風日督帥適至旌旟戒途
二三地主負弩疾走市人之驚乃亂犬吠下士之笑
如聞蠅聲遂至敗輿攘臂徑過足下度之如僕者尚
能謝薜衣而易簪纓去漁笛而聽鼓角哉足下文章
上追秦漢天性伉直尤絕近今顧手弓貴柔操絃忌
急僕雖不才敢忘獻納吾人榮枯雖判燥溼相關松
有悅柏之心李有代桃之戚性情之故非復區區願

鑒其愚以爲一得瘴鄉攝衛愼保清虛不盡之言嶺
雲在望

答許藕舲書

國門執別簪爾成秋墜雨飄風離愁寸積歡悰致少
遂疏報書足下小住京華特眈幽素琴有在御之德
棊無不平之心綠壺駐春碧幌延月庶幾古歡洽此
同好南歸何日懷哉懷哉僕居里門僅及旬月飄蕭
淮海遊浪儒元勝賞既稀清尊告謝涇涇邑邑思不
可任采蘭十步空懷古香攀桂一叢眷言高隱逍遙
之舉竊有遐心昨辭維揚重迫家累茅生奉母向子
婚男坐是饑驅更靡甯日清秋買櫂行指婺州薦蒲
星飯折荷露飲訪水識路尋煙知郵柁樓歌聲不辨
吳越隔岸隱隱和之洞簫憶蘭上之清遊懷蘆中之
逸侶風雅掠岸霜鴻叫天漁子一吟樵夫再歎憂思
之來不可說也行次鶯脰先裁魚書明發高齋遇君
於夢

與蔡浣霞書

自發南中風雲錯互離逖之感沈鬱彌襟華思頓彫

瑤音不嗣清商告節君子維宜曹務多暇定省道勝守默稀元窔眞養素弗以朱轂厭其青氊竊覽時人尠茲旨趣僕之南下江淮告災隄岸摧魂郇墟楚矚負薪塞土迄無成功湖身浸高河勢倒注豈惟陵谷殆歎變遷湖厥濫觴匪伊朝夕舟艘比阻往來始絕勞歌動地呼聲殷天流民播蕩未復邦族雁戸遍埜雖羅彌澤生涯無藉坐益窮蹙一囊之粟侏儒捧腹三束之薪支離攘臂魯論爇火班書質錢古人所嗤我輩不免日昨返里危坐債臺重以親知壘遭喪故

自維身世因感天人有悟向子損益之理無改休明夷白之行榮辱等視物我兼忘惟在文章未能遽置前者得覩述造實飫我心結義淵深抗情哀上孔氏規其紛麗揚子惡其華冄動以言詞見君風骨音塵雖隔結想於茲僕五十之年忽焉且至修名不立老復安能吾宗孝標有云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每省斯言輒爲隕涕而二三知己乃復期以遠到之業勖以進取之途謂不祥之金常自踴躍不材之木見告夢寐恐不能耳比有浙中之行荻渚蘆洲秋望致美霜

蟄獨鷹南雁正飛言念故人渺在天末箋繒勿曠幸慰翹思

答汪小竹書

一別清風佳音告慰元溆南下書悉起居自夏徂秋百端頹喪握管再四音塵終輟自非親愛誰能諒之足下年均終賈才埒班揚十策不窮千言可待珥彤之職諒無忝巳吾人報稱重賴文章忠愛不存風騷斯薄昔王褒獻頌不假洞簫相如納諫豈關綠綺張平子之詞賦能議史裁谷子雲之筆札雅規方術惟

夫高義可雪虛聲顧於足下能無厚望僕自循寡薄分遠浮榮比返征塵重爲形役江淮災沴嗣以海氛寓目蒼黃動成浩歎維揚陳迹不無棲戀清遊徂謝湖亭杳然密友致稀心神簡寂每欲約趣猶龍希風柳下雌黃罔設堅白不鳴釋躁平矜與道休適所得匙淺滋用恧焉夫嗣宗不論人過士林獻疑稚川不及人非鄉黨貽誚況在今時豈能解免然竊見當代自好之士厓岸過峻周甫以峭僻致累子幼以狷懟賈禍徒損於己無益於人嘗自忖度不願以彼易此

也才智旣凡迄無奇行生平雅意惟在人倫俯仰朋儕周旋肯月悅親信友卽又難言志折心摧可爲扼腕足下知我筆之傳載略有未盡故特陳之太公循績比莅何郡足下得假計及秋杪入都後約當無遠期所恐菀枯異命出處殊方相見之懽邈焉無日劉雲春木天各一涯迴憶昔遊追思勝侶逝者朝露存者晨星眷望關河悲來橫集惟冀善調玉體以榮令名哽咽裁書不能終幅

致吳稷堂侍郎啟

前得吳上舍書備述緒語望某入都因値　內庭傳充記室佇懷徽德天未神馳夫玉羞自獻非所論於卞和金諱不祥豈能逃乎歐冶竊某潛蹤塵海獲賞風檐一賦小言遂覩大雅辱山公之啟事邀水部之分箋吳江楓落崔郎卷裏之詩隴首雲飛柳惲扇頭之畫摛揚過當塵忝良多旣而鞭指江南夢離薊北蕭條琴劍惻愴關梁願言霽月之思敬頌清風之德未免低徊身世眷戀音塵何敢隱情惜已同劉勝之寒蟬匿迹冥懷類莊生之屈蠖則以遭家多故惟上無田負米方殷飄蓬易轉以西風之席帽張南浦之布帆帶書未卻過蘇圃而懷慙鏡具空攜向徐亭而灑淚屬居清節益愴中懷吳波渺渺一葉初飛燕樹蒼蒼孤鴻不返攜子安之筆秋水極乎天長望元禮之門長安同於日遠雲停雨墜我勞如何所望風波不滯人海重逢焦桐爨下中郎之賞不孤春草篇中白傅之居有託臨楮縷縷不敢多云

請瘞古冢啟

某月日余因事出城東見土人鑿地可五六尺許得

古棺一白骨已露黃腸未毀不銘不碣何年何世哀哉古人盡於此日于時白楊亂嘯楓葉倒下鬼火出壙如照其歸塗神雅繞枝豈逢其舊識余以行路蓋喪哀不能去也昔西隴一墓傳爲混沌之氏東岡二棺尊以冥漠之號敬告仁里取法往者沿郁而西叢莽彌畝請於隙地爲別冢焉招魂無主之宅或卜無名之鄉齊君一丈夫之夢勿銜恨於梧邱秦皇五大夫之封將被蔭乎松隴

謝餽小豬肉啟

某史書對校方訛渡豕之文樂府旁捜偶辨呼豨之字何來白蹢忽賜黃腔猪不稱苓豭盈笑艾昔者召南美其壹發遼東慚其再見雖加大繭之錫未設瓠葉之筵絛肩啖我奉斗酒其敢辭猪肝累人酬尺書以爲報

謝餽鯽魚酒啟

美人羔酒曾傳太尉之家名士鯽魚忽到荊州之座枯還待索潤巳先流嘗丙穴而彌腴引丁沽而不濁醉看竹石之圖酒腸角出蓴憶江湖之味魚腹書還

謝餽雉啟

中年令尹不聞一邑之歌如皋大夫空說三年之笑朝飛偶唱夏翟頻開與扇爭輝將裘比曜本無心於文采殊有當於盤飧將學彭祖之親斟竊笑庖人之代治勝公膳之雙膏粱飽德擬侯鯖之五口腹知愿

謝惠哈密瓜啟

危星東去匏是仙根淨土西來瓜成佛果伊古瓜州之地卽今哈密之區抱黃臺而蔓歸出青門而種遠一騎紅塵笑荔支于唐驛千年紫塞羞蒲桃於漢宮方東藖以逾珍儷南皮而更貴碧藕蓮花同浮玉井文鱗柳葉（柳葉魚出哈密）並剖銀刀此日蟠桃鳥使須成曼倩之圖他年青李來禽肯乞右軍之帖

索藥酒啟

朝朝飯顆客自看山夜夜酒泉誰當領郡伊釀王之善政有麴部之名材谷麴糵於商賢責苞茅於楚貢家有大藥之王旨矣多矣世無中酒之聖淸斯濁斯僕也景升三雅負此佳名伯倫二豪居然勁敵品盤中之小四海談座上之大九州願借靑田以開白社

黃嬌捧盞紅友傳觴玉山夜倒傾一斗以何妨金谷晨陪罰三升而並得

祭吳季子廟文

昔牛斗下燭之墟江漢遠濯之地習僻陋而斷髮蒙榛狉以棲身千人成都三讓宅國至德所被迄無能名繼自澹臺遠遊江上沈璧言偃成學里中聞歌釆風判蠻推本鄒魯而其篤產世族流輝邦邑緊我季子實稱先賢雖吳畋州來之封漢易延陵之號而故邑尙在高風莫替祀典所舉久而成神則吾邑季子

廟所由來也維神系出姬氏明德之後有人生於春秋世祿之家由禮不墜先人采藥之志罔希弱弟蒯桐之風上紹孤竹爲百世之師近附子臧守千古之節匪弁髦乎君國迺脫屣乎富貴吳俗好鬥時方戰爭致師乎雞澤卻敵乎鵲岸搴姑蔑之旗奪餘皇之舟以致巢隕諸樊鬪戕戴吳勇登於堂死暴於野獨能休養禮讓光昭文明貴貴賢賢教洽風俗古之人歟蹈德而履善廉頑而立懦者矣或者曰禍楚者申也亂衛者郢也魯位攝隱徒開廢嫡之嫌宋祧傳殤

轉失知人之哲若夫難兄難弟與子與賢奄有吳土聿興周道振西雝之鐘鼓再見衣冠偃南國之旌旗無煩荼火計不出此而篡竊一家滅亡二世厲階所在何說之辭仰知楚風不競天道潛移吳沼將成地靈亦洩祈死得死禍福之無常莫爲而爲廢興之有主金玦偏衣城濮將興之兆當璧壓紐乾溪不復之徵鄭憂蔓草叔段終亡晉衍椒聊成師迺大以云人事夫豈然哉或又謂人臣必誅其將君子貴防其預號牛召亂恃有後圖乳虎滅宗不無先見公子光者

其事類商臣而跡同夫槩也久矣夫異念已萌陰謀早蓄履霜冰至貫日虹成三士縱殺以二桃兩君終遺夫一矢宋襄以愛兄者守國功讓子魚衛成以疑弟者還宮罪歸歂犬骨月之際蓋難言之況爲虺弗摧困獸猶鬥苟息不能消里克之釁管仲不能弭豎刁之亂抑又何也或又謂返不討賊良史所書義可滅親純臣無愧當日者奉使全身還朝免難徒有枕尸之歎不聞跣足之呼君目未瞑復讐之志已虛臣罪當誅討逆之風安在則豈知靖國敗國蔿賈之深

心喪君有君飴餳之權術蓋入宮聲罪則內援已孤赴敵乞師則外患將至彼晏嬰無助而端委立於門葉公有爲而免胄入於國者豈非緩急異時難易殊勢耶或又謂天地清寧巢由不妨遯世家國臲卼園綺且當入朝乃始則棄室而耕既則復命而退終身不入秦越視焉抑亦甚矣嗟乎履衞土而食衞粟子鱄所以盟心鞭楚墓而處楚宮申胥所爲痛哭何身何世吾相吾君來還唁野愁聽鴝鵒之謠去已違山厭聒蟪蛄之耳則其冥情理亂遁迹郊墟四海安歸

一邱可老而豈忘燕幕之危戀堯裘之樂者乎且知遠而畧近者非智也察彼而昧此者非哲也以彼理炳先幾望推達識早知夫魚腸釁始烏喙圖終虎踞池邊鹿遊臺下痛諸兄之無祿憂吾宗之不祀幾幾乎鬼謀曹社神降莘墟虞臘將終魯郊已改許遷而思太岳蓼滅而悼庭堅則又陳完易姓常存虞代之韶王子投荒獨抱湯孫之器者矣廟之落成也爲乾隆五十五年之某月日殿約百步廊餘十弓既丹其楹亦堊其室此邦人士雲集嚮應將於是觀禮樂焉

絲竹之奏如聞乎壁中俎豆之陳兼實乎庭下昔者壽夢之鼎已入魯封闔閭之鼓旋從越國吳鴻扈稽之鉤淪精大水干將莫耶之冶遺跡空山維神英風如生廟貌斯濬坐帳猶昔棲衣不塵慶忌墮幘無其飄揚夫差請冠遜此婉好敬升馨香虔遂瞻拜福我里土光茲人文嗚呼死者可作問趙文叔譽之誰歸靈兮有知配太伯仲雍而來饗

弔梁鴻文

按伯鸞名其妻曰孟光字之曰德曜而自更其名曰耀字侯光又姓運期命意殊闊顧當時莫有識其意者竊謂霸陵一出五噫之歌絕非漫作但爲肅宗所非故終隱耳余梁溪人也雅慕先生竊自附於知先生者敬爲文而弔焉緬彼東漢兮先生道藏比軌嚴陵兮改字曰光其德則耀兮其運不昌時維建初兮俗尚善良帝實長者兮外戚勢強國維不振兮將柰朝章哲士遠慮兮救世不遑霸陵東出兮登岳而眺于彼京師兮五噫動調天風浩蕩兮宮闕危陗排雲叫絕兮閽者徒告謂處明時兮胡乃悲悼亦既長往

兮樂此高蹈夫誰知先生之衷之苦兮麥秀未墟弔禾黍兮履霜將至思陰雨兮保邦未危今猶古兮誰在君側而不悟兮隱隱隆中吟梁父兮迢迢長沙哭賈傅兮吁嗟國無人兮莫我聽兮匪躬之故天之命兮歷齊魯而未可久兮且適越而入吳賴主人之有賢德兮守廡下其故吾彼高鄭之屢徵兮羌獨遠乎空谷樂椎髻之相對兮遂先生之初服緊何德之克曜兮翳何運之能復語留連於身後兮盜有志而勿告子高子之西向兮友此心而尚之彼山妻其猶未

察兮嗟千載而諒之嗟余里之輝映兮夫惟先生之故也緬梁溪之澹澹兮奚清流之能誤也鑑古鏡之朝汲兮聽寒邨之夜舂寄余懷于滅竈兮夫何地而不容余將采蘭於溪上兮芼荇荼于溪中請盥手而陳詞兮誦令德兮無窮于是更爲五噫之歌冀先生之惝而聽焉歌曰逸民曠代兮噫遠志未遂兮噫寄跡吳地兮噫祀典久廢兮噫吾師百世兮噫

告嚴子陵廟文

嘉慶乙丑八月廿有七日余往婺州道過桐廬弭櫂

子陵釣臺之下驚飆夜作沙石迸發潛蛟起立神雅舞空檣櫓相觸舟子失色余顧而嘻曰咄咄先生何風之暴也昔者謝翺慟哭西臺守祠嚴侶賓主斯集風雪滃至林木爲悲屬海內清晏余以孤客匍次江干靡有鬱憤晨起盥手敬爲文告於先生之廟曰先生清流之冠逸民之嗣天應其星地激其瀨廟食斯土秀頑共仰千五百載於兹矣山高水長草榮木茂遊覽之勝亦罔不臻荅梅尉仙去言留埼鄉桐君遠來共樂吾土漸漸之石粼粼之水濯纓濯足靡所靳焉某近遊焦嶺二詔傾心昨發梁谿五噫動詠沿緣浙水來容瀧中忽目清威致興變鎭有愧雷君過延平而躍劍敢同子羽遇陽侯而投璧昔抱瓜而墮曹娥浪沸聞歌而應舒姑泉涌湘纍沈寃蓄蛟龍之怒伍相賜革成白馬之悲每以貞忠形其奮激載詳出處竊獻驚疑非無大澤之潛敢請狂風之反虛舟不觸高臺可登方將上瀆山靈遠移邨籍樵牧先路漁釣嗣興希附高蹤爰傳逸事鄙言無狀敬告先生

重修單貞女祠碑文

貞女康熙初入祠在惠山麓舊植桃數十株士女雲集靈應若響歲久祠圮邑人將請於宰而修之夫清白守節不隱無屈曰貞載在祀典有廢必舉也余爲文書之碑俾采風者得觀覽焉

猗歟貞女篤生寒門芳扇空谷暉流舊邨采采陔蘭誰謂荼苦女子十年嬰兒千古古華山下雙扉對開衣飄神舉帳動靈來風吹碧桃雨洗斑竹野鶴不歸山鵑自哭靡笄之碑女嬃之砧西神一片貞珉至今

祭張皋聞文

乙丑春余客京師重寓東城之心太平盦臯聞張君故居也禮朋友之死宿草不哭時距君沒蓋三年矣伫慨虛室遡哀泉路情不能制敬爲文而祭之辭曰

嗚呼惟命不齊惟道無假英英夫子篤生蓋寡學測爻彖功崇騷疋清文式靡淵質辭野登朝簪筆實國之光經折五鹿函開九羊雍容華館逍遙廣場處和不偶在默能詳義切雲漢志棲煙霞高風翥鶴勝情翹鷺惻愴倫好綢繆親故酒德貽清琴歌約素屋粱春月君牀對眠秋風首路君兆已遷庭飄蠹帙壁網

塵箋重來幾載遠別千年維兹友生在昔晏語翩若墜葉颯如寒雨影堂魂下空帷靈舉鬱蔓松阿蕭神蘭宇入子東齋開子西軒室悲鵩止尚想鴻騫鄉流鄭學家表揚言臨風軫素曷禁潺湲嗚呼哀哉

吳雲士誄

桂埜秋黯蘭堂夜靡嗚呼吳子遽歌蒿里別無一稔交有二紀述子生平德音不巳萋萋詞苑鬱鬱言條書形霧散賦格霞標風義旣臻聲華既昭近子則市遷子則喬厥風不滔緊俗不古秖子文貌人或子忤出門有功言去鄉士結客燕趙尋師鄒魯子德何潛匪玉而拔子文何闇匪珠而投薦書抑爾折簡辭鄒亦旣歸止迺誡遠遊誡遊維何曰侍母疾曰終母身勉報母德何德不克而報不卒牽裾宛轉屬纊悽惻子之藐孤長者五歲遺言訣妻飲食教誨子慈不終子孝不匱伊慈伊孝實康實惠嗚呼哀哉疇昔同遊子年英英屈指今兹載悼友生子志不衰尚勖榮名匪名之榮顯揚其聲子謂升沈人定勝數我進違言冀子之悟子悟何速遽我先路委質浮塵遊神大素

彼蟬與蛻彼鶴與飛豈不念存所存者希曾未知命亦莫知非何非不徹何命不幾嗚呼哀哉微之遺書白傅則慟何子之病不我以諷元伯引柩巨卿是送何子之死不入我夢昔我里門寥寥素心及我多暇惟子見尋清談接夕款坐移陰如何空[illegible]足音庭花慘紅池草淒碧子魂不來煙水一白呼子不聞飯子不食請述子行使子動魄嗚呼哀哉

潘君妻周孺人誄

孺人姓周氏鏡塘周君之長女也生[illegible]

資須文授書得自女孫學禮先平男子玉字之鐫瑁
標姊妹琴聲之辨絃識君臣謝絮入戶跨南國之新
篇周菼漪閫話北山之故事有闈望焉壼教焉年二
十歸同里潘君簡齋亥子揚烈名族選也方其牽絲
鵲夕奉盥雞晨洗手調湯然脂伴讀金釭二等雨影
呈妍玉鏡一臺雙波注笑顧潘素羸弱姑復患痰孺
人鹿盧在腸連環結恨遂乃龍飛藥店鸞宿女牀肺
病辭香眉愁卻黛桃當風而骨瘦桂入火而心空孺
人之病成於此矣歲壬子簡齋牧山左之濱州孺人

奉姑命隨往官舍藥竈千里香車一肩送歸燕之于
飛打慈鴉而忽散鏡塘將女之病且篤也與偕行焉
濱故濱海踰月始達一拜舅室言依壻鄉晨妝尙嚴
夕飯已叟斑竹一簣湘娥之影長離白柰數聲織女
之喪遽返潘君以荀郎之體傷元相之神命短連絲
愁長竟篿懷衢水而獨寫羨秦樓之並仙蕊去孺人
之卒數月耳鏡塘既悼弱息兼傷佳壻雲抱日而不
曉玉生煙而已寒潘郎集在早寡鵠之篇亡齊女魂
歸并哀蟬之曲斷影堂開而麥入秋墳過而蠹來以

余雅託世好述其哀思授我金荃徽之形管嗚呼錦
瑟之年隔世紅簫之地誰家青陵蛺蝶應齊思子之
臺香冢鴛鴦兔立望夫之石乃爲之誄曰
舜華辭芳澤蘭表悴掌珠不還抱玉而碎繄歟淑姬
令德來佩女行書箴師儀設帨二十而嫁言歸於潘
織素匹左題紅薄韓眉圖葉借書格花看何期射雉
遽兆離鸞展如之媛扶病而語蘭息一絲藥煙半縷
見舅從姑呼耶送女之子于歸涕零如雨繄山之左
實海之濱六月徂暑千花不春玉臺拜月金谷步塵

傷哉新婦忽此陳人夫以喪歸故山返葬曾不踰時
英英彤喪曾市迸哀齊亭虛望佳婦佳兒夜臺隨倡
猗嗟女士儷爾千秋嬰兒瑱撤幼婦碑留光光貝石
鬱鬱長楸輝茲懿行勿閟山邱

　重修專諸墖名

邑之柳巷舊有專諸墖高不及丈築牆圍之歲久墻
圮墖亦漸壞石幢欹側瓦甃零亂鴟吻穿屋龜趺臥
階其築之年月邑志缺如也維我吳俗蔚興先賢延
陵之讓國碑留十字春申之好客廟食一方君乃生

自堂邑遻諸吳市著形熊背比力烏獲其言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是則椒邱決戰河神眇其一目魯陽返戈義御退其三舍氣不能下志不可奪巳宮門夾鈹窟室伏甲賁不舉晉牙能亂齊不殊蒼鷹之擊變生乎殿上豈有黃鳥之殉哀臨夫穴中洒精靡乎天義暴乎野俠骨斯在英風未衰悲石闕之長銜願金身之不壞夫荆卿之里酒人悲歌豫讓之橋國士流涕況近在此邦厥基巳古市卒走拜里巫來會衆將媢工並請立石魯壁且破吳閶正開東門抉目來伍員江上之潮北邙招魂傍要離冢邊之樹銘曰

吳宮火散蘇臺沼沒一旦魚腸千年馬骨亭亭窣堵在室中央此都人士觀者如牆靈感響應亦旣靚止勇子之生禮子之死禮子以拜神鐙不油潛虬夜吐燭子來遊龍光妙光對出天表題雁罷秋貫虹猶曉劔冷越水鉤飛吳霜願子魂兮來瘞之旁

尚絅堂文集卷一終

陽湖　劉嗣綰　醽甫

頤園讀書記

頤園者方伯百菊溪先生讀書處也拓地十笏結齋三楹遠離市廛略置邱壑仄逕通日虛廊互雲闌折而西繚以花木小屋疑艇浮來江湖危亭補樓飛入屏嶂主人旣出蓬蒿犇門蟲餘悲號鳥爲歎息許子靑士避囂其閒遊神蕭遼涉覽明瑟得林屋之勝致申盤阿之晤言溪童而外惟擕破書石友不來迺對

古硯余以暇日巾車來遊時方窮冬籬落寒色積葉平檻棲塵在梁苔印隔世屐綦猶新竹粉墜空衫襲忽古幽步徐引素襟遂開松吹落落如助淸吟之聲藤陰盤盤別成奇字之格茶塢四壁蘆簾一重寫公致佳日夕棲止鑪煙出戶隨風低高墨雲過窗與石凹凸月白而鳥夢長午雨晦則雞棲不晨以玆景光瀰觸身世俯仰傳舍深逋索居眷我同好城隅閒隔杜老茅屋難免秋風之歌白傅蕭寺空傳春草之什良會苦少芳時巳非古懽不綿淸興斯邈請告諸子爲過從焉僕將抽毫圖爾主客

龍泉寺記

去宣武坊南二里有龍泉寺焉其地爲下窪予離市較遠灌莽叢雜竹影補屋槐陰借天寺門洞開一綠無地辛酉首夏周子倬雲讀書其中時湘岩木天浣香諸子亦移榻焉余好埜行時一往過癯僧應門面若枯樹古佛臥壁身餘壞苔歷院敷重始達寓室烏圜夢於幽棟蟲選言於古牆艸蝶出繭黃於野人之衣風蟬上枝綠成秋士之鬢老杏一株實可升斗就

樹解渴便忘朝饑數子輟讀淸談乃集說劔動魄吟詩悅魂片石之硯能留白雲小團之茶可代明月自晨入夕如夏成秋英英風露逼人蕭寒離離星辰穿樹瑣碎淸磬偶發尋聲出門門外古冢累累百數妖鳥咒客山魈窺人白楊背風如助吟嘯晞髮散步逍遙其閒蓋至零露沐首始就歸寢也六月徂暑積雨尋丈諸子別僦他舍寺爲空焉余以出郭重過其地廢井空碧頹垣亂靑馳車徑返歸路惶惑驚鴉影之墮地悲馬鳴之向天蓋如舊識者冢中之人可對語

者道旁之石而已嗟乎傳舍落落誰爲吾廬禪林蕭蕭幾見彼岸乃蜉蝣出穴方閱夫朝暮蠨蛸在戶已慟夫山邱日月幾何雲煙頓改然則我輩身世之感豈獨灑淚乎泉傷心梓澤哉爰爲記而志之云爾

蔣邨記

蔣子蔣邨居武林北鄉之杉墩去墩七八里許爲蔣邨其宋時故居也道南道北阮氏表其淸門瀼東瀼西杜陵棲其幽舍枌社久徙艸堂遂蕪憶楊子之舊廬望陸家之老屋哦詩之松爨巳前代醒酒之石碎

成古阡謝公山下空說兩家之墩丁令宅邊無忘千歲之郭於是指墟里以爲號雜樵蘇而寫圖懷舊德遂初志也屬者余客西泠訪蔣邨於湖上之挹靑樓屏開斷虹檻落新翠掬水洗眼棲雲盟心展玆雅圖動我遐想夫以蔣邨植學淵海遊神江湖豪情溯霄壯志彌野方且好客投轄留賓絕纓婢蓄一陂之魚奴呼四山之橘封竹盈畝敵千戶之侯擁書數楹傲百城之主通三千里以置驛給百萬錢而買鄰不獨守淵阿承堂構而已若僕者壯不如人饑來驅我碧

山樹老白社秋荒千橋將廢芳草爲之生愁丙舍未營長楸於焉隕涕思欲結墅東山置田北郭抱漢陰之甕讀氾氏之書瓜牛半席足供坐眠茅龍一衣與閱寒暑顧可得哉他日者逃情邱壑訪舊湖天挂帆越水之陰策杖吳山之側尋鷗汎宅與鶴爲鄰松風在琴蘿月入幕願言昔夢重話玆遊蓬蒿三逕蔣詡移家之圖叢桂一山劉安招隱之作斯亦空谷之希聲幽居之逸緒也巳

城南觴月記

壬戌八月旣望余客武林同人邀飮於許子穆甫城南之書舍華月流采素秋欲波朋簪忘年芳俎薦夕羅列絲竹比較壺矢濁酒旣醉淸遊迺臻遠樹之鵲多於應門之童出牆之螢炳若行夜之燭縱步所至言尋野田杉柳隱隱飢鴟互窺荻蘆蕭蕭荒蛤亂吠聲響錯雜影形回惶飛露著草如吹鬼鐙行雲冒樹恍曳仙陂延此幽眺偕登女牆譙樓鼓聲畫壁弓影相與拊掌雜之行歌老兵嗚嗚吹角以應淸歗鶻落狂呼鷹來江岸邪許之聲湖心欸乃之響浩浩四起

不復能辨刀地忽午天河已中星辰高低風露升降千家之夢方白半郭之煙自淸一笛接曉溪魚不眠孤鈴苔秋塔鳥先起感急景之超忽循歸途於泬寥夫竟夕之話尹班洽其琴尊淸夜之遊徐陳忘其軒蓋屬以散人追陪勝友離合兩地喧寂一天申猿鶴之懷遂麋鹿之性露帶風襟足娛乎今夕雲裝煙駕預訂夫來生是則有逢氏之樂曠玆古今無懷氏之民同其旦暮者矣是爲記

浮眉樓圖記

郭予頻伽居吳江之分湖湖流遶郇寬徑十里玻璃千頃蔚藍幾重遠山窺人時出天際隱隱一髮亭亭雙鬟水仙洗妝湘娥對鏡遂於湖上築小樓顏曰浮眉取昌黎詩天空浮修眉句也潑眼成翠遊心入元拓屏四圍綴檻一折日夕棲止坐窗可遨鱗次蟲籍吹饌百氏琚談灑雪瑤情墮煙曲中笛弄風花四飛唾餘塵橫手玉一色每至漁榔夕響雁櫓晨鳴繚白縈青之鄉夢紅浴碧之境夐絕塵躅逍遙仙心飄飄乎儷宏景之三層軼休文之八詠矣若夫初日照梁朝霞臨檻伊誰絕世中有長蛾嚎隄殿角誇絳仙之黛痕蜀肆壚頭看文君之鬢影然而秋江送別暝色傳愁孔雀南飛牽牛西望往往錦帶緘恨黃衣奉書笙寒雞塞之聲簫咽鳳臺之吹殘月兩岸唱紅牙之女郎微雲一山感白頭之佳壻斯則杏梁少婦海燕銜悽苧壁王孫宮鶯訴怨望青峯而月莫對碧水以年流蓋自吳江遷居魏塘且數載矣浣花別業修竹故廬鴻爪常留鷗心自蕩而僕因君影事棖觸浮生稚川無移家之船鹿門虛偕隱之約梁鴻宅畔椎髻

淒涼范蠡湖邊修眉慘淡吾土洵美余情倦芳循覽斯圖三太息已

小聚沙龕小像記

嘉慶丙寅三月五日趙味辛司馬六十壽製圖及贊綴之詠言不鄙無文用詔小子余惟先生述德自祖蔚華在國幼吞丹篆長窺綠圖手研槧人胸鑄匠氏彥和甲觀之譽君倩丁部之書識量旣遠丰標斯峻讀范孟博之傳王寂傾心懸嵇叔夜之圖晏容尚友學若擷影詞能蜚聲宏策載射雄文乃薦槃省夕直

荷囊晨趨擅常楊之除書謗沈宋之制誥官未通顯
逮歷中外膺竹佐郡最於青齊官燕守素不名猪肝
客館戒嚴迺書虎尾五袴頌其循吏百緡表爲青卿
乾蔭不居屯災迭構風雪迫路歸於堊廬廢我告哀
升轂銜恤慕思方承宦情遂輟葢空桑之戀三宿未
忘桃子之心五仕輒化因悟向子損益之歎兼測仲
氏潛見之旨迺遙紹脅跌宕風雅從荀勖遊能辨鐘
制與裴綽語如聞琵聲松栢敦其古懽樵蘇樂其清
景三世之交共悅淸話一門之内皆稱禮宗愔愔古

風吾見罕矣緯碁代周朞耋伊始道腴既勝德容彌
劭虛位元素炳茲丹青緗函甫開巾塵斯接觀河之
面未改閱水之身自如足使在爨之桐平其琴心既
爛之柯玩此弈趣斯愛斯傳陶詠弗巳牽率荒翰重
累茲圖

清芬館記

清芬館者王子師竹讀書之室所以述先德循祖訓
也祖臏偓先生以賢書第一人成進士出而令剡之
永安先後家書存者十數裝池成冊藏度其中葢令
子孫世守焉先生幼稟穎質少懷異資自傳宿慧之
稱黃香孝童之目性固弟弟學惟經經用能角開九
羊文薦一鶚士林之譽弗替於令焉方其令永安也
德被有風令行如水石陳肺以當路鏡懸心而在堂
海疆化其狠烽客館圖其虎尾白水盟屋淸風署亭
靜梧亭之獄苹鞠圜扉行桑隴之春花移近郭蔚茲
治譜勒作家箴往往剖竹通郵栽蕉置驛飲馬申誡
封魚寄書貽淸白以製銘雜丹黃而成帙乃者恭讀
庭訓敬企門風僭躡之識仲郢芳矩斯存馬援之訓

季良義方有在而師竹方且流連祖硯枕籍楹書爲
爇心香載瞻手澤出之什襲乞余一言敢以蕪詞特
申宿諾文不加點愧齡石之八十函書不盡言抵茂
先之三十乘是爲記

蔣伯生宦跡圖記

在山泉潔遇濟水則伏流出岫雲高臨泰岱而興雨
況乎幼而隨宦繼乃涉官築堂讀書還里遷葬留去
思者兩世頌來暮者一方各具畫圖略志蹤跡豈非
稱僅事於齊魯之間振家聲於句吳之壤者哉伯生

述德白祖蔚華在國學若擷影文能蜚聲乃屑製錦之才用效傳衣之鉢習其家世特最青齊龍門千里思底績於宣房蠶樓一重現成功於海市其中汶上行春圖則係尊甫出治處也桑疇婦女郎是家人竹馬兒童無非舊識亭有清風之號齋餘白水之箴癸酉秋適莅泰安靖以鎮之宦途遇難坂驅羊腸客館戒嚴壁畫虎尾既遭否運遂搆屯災言歸至盧風雪迫路牧笛馬塍之側紅簫牛嶺之閒足使丁令還鄉讓皇接冢焉夫其濟上夜讀如對匡廬之屏金鄉聽雨或誤山陽之笛遊覽足證緇繩甫開炳玆丹青盧仝元素則有金山人葉山爲之補圖余舊友也今者伯生閱川年逝送海情長爨桐平其琴心爛柯玩斯弈旨綴此荒筆有累君圖

梁茝鄰鐙窗梧竹圖記

竹間避客乃張鷹之清風桐葉題詩亦杜陵之韻事願言山木叚託苔岑況乎京國從遊師門結契借停雲而仝友憑聽雨以傳神則有如我茝鄰先生以覃溪師多少鐙窗梧竹響都憑舊雨爲傳神何補圖寫

意是也昔者桐臺選韻竹院徵歌水石留名風花識面而茝鄰以海天之趣締煙月之緣共仰蘇齋如遊魯壁鄭箋訂舛孔疏尋譌凡夫周鼓秦鐘唐詩晉帖莫不窺其窔奧破厥垣籬於是選里而居買鄰是宅仰屋宜臥坐窗可遨容膝之地叩寂以求音打頭之鄉談禪而說夢一鐙入夕萬響當秋蓋窗外有梧一庭有竹一隝焉夫彭城聽雨弟兄增對牀之懷竹林讀書叔姪結並巷之誼亂松風於石鼎諧蓮漏於銅壺賈島門外方竭推敲陶潛室中有勞贈答心炙斯語遂成是圖僕也不文請言其略

潞河秋泛引

甲戌七月十七日子卿侍御約同人爲二閘之遊展七夕也素秋二七再展塡河之期良朋三五一尋盪槳之興言自二閘泛舟潞河魚遊在空鱗翠若掇衝單舸以娛日換袷衣而憩涼蓼花拜岸雙鴨呼名竹梢靡波一鷗入夢說中座之戚話辨鄰舡之鄉音吟肩疲處已入山圖詩骨清來不離泉語泠然下水放乎中流于時鵲聲開霽如聞宮商雁陳過空恍韻絲

竹竿楊柳之隱隱聆菰蒲之蕭蕭驢背風緊能代黃衣之奴馬頭城高欲迎烏帽之客待爽河漢遊神江湖迴帆遡秋倚檻款夕於其歸也王子命筆爰爲斯圖同遊者蔣秋吟編修吳蘭雪博士程香谷太守與余共五人各紀以詩秋吟援筆作記而余爲之引云爾

吳香竹籬下獨吟圖序

寺鐘初動城烏未起澹月在地斜河挂松脫巾露頂散步門外行不半里乃至吳子香竹寓風逕自葉虛

窗不鐙林影之際有人焉踞坐磐石悄然若有思者則吳子之獨吟乎籬下也適其友王子椒畦至因出橫紙拉之作圖流煙入毫潑水成景不事皴染點綴略具半闌風竹之畫一枕草蟲之詩畫中有詩則無詩焉可也夫余與吳子春明之話同沓而異岑秋駕之方同咻而各蔓籬下久寄荒松術於十年獨吟爲勞采葛蕭於一日昔東野將行昌黎憂其寡和中散遠別呂安致其相思則他日者留舊雨於山中表孤雲於天際抑可知巳聊綴數語重累斯圖倩之託焉

顧安能巳

杜漱岩詩集序

杜子漱岩雲川先生之曾孫也去天尺五城南表其舊居明月二分竹西傳其嗣響風骨初舉霞襟巳標愔愔宮商落落絃誦聞雛鳳之聲世稱才子下杜鵑之拜人是詩孫乃童烏就試之年早磨蝎臨宮之日翻雲手幻破浪心驚感身世之七哀哭文章之九命君乃東登齊岱北走燕關綵筆一枝青衫萬里紙貴三都枉傳名於洛下囊空四海徒乞米乎長安秋賦

載吟冬烘盡笑挾齊瑟而罷奏攜隋珠而自還一痕鴻雪都成春夢之婆半席鱸江竟作秋風之客入桃源如隔世交桂樹以忘年盍甘爲東野之窮無復北山之笑者矣君之歸里也移居城東陶氏宅其地曰映山河築玄景三層之勝遠翠橫樓開恕先一角之圖遙青闖戶庾信園中桑畦尚在王維墅裏瓜圃未荒翛然城郭之偏宵若溪山之表僕也居鄰烏桕巷接青楊流連獨樹之門躑躅三叉之路蘿月同攜其行卷樵風迭奏其好音響霜天之雁櫓慣送清歌鳴

雪夜之漁榔閒敲冷句往往肩與山寒面隨河皴零露沐首而末已片雲上頭而不知鶴長鳧短來世外之譏評蝶疲螿寒足籬邊之風味賦閒居而自得矢遊軸以如何然而熱不因人饑能驅我天寒袖薄日暮途窮歸雲無出岫之心落葉有隨流之歎時君將解吳下之帆而問粵中之櫂焉嗟乎湖山有限瘴海無涯退鷁風高跕鳶水大十八灘頭信波濤之惶恐四百峯頂看煙雨之合離以健筆之縱橫狀奇情之鬱勃儁而彌上窮且益工君須達識如莊周之著外篇僕愧知音待季札之請他樂也

蔡舫仙憶雲集序

趙北燕南古多感慨悲歌之士尊前燭底同是欽嵜可笑之人鶩鴻已詡其才名雛鳳更輸其格調名花一粲好鳥雙聲我輩之鍾情有空王之說法焉蔡子舫仙寶瑟名鄉胡笳家世慘緣方少題紅已多銅駞巷口幾輩狹邪之遊金雁驛邊經年漂泊之所兩行紅粉一部雲藍秦后卷衣之朝吳娃響屧之夜鈿藏女手釵挂臣冠癡甚雲情恍如夢憶於是借君謨茘

支之譜裁徵之芍藥之篇燕支之山欲空鶯花之海斯在嗟乎當歌而人生有幾對酒而日飲亡何分香賣履笑羊叔子不如滌器當壚學馬長卿亦得此則鄱陽善謔曼倩工諧凡傀儡之登場悉英雄之失路乎若夫綺靡緣懷煩華蕩性終無當於好色徒有累乎閑情達者戒焉非所知已

陸紹聞雙白燕堂詩集序

夫劉勰著例兼尚遺騷楊雄論詩首先辨志儒者之珍斯貴風人之佩勿謾伐木之詠聽之平心如蘭之言飲以醕德大雅既邈古懽不存吾友陸子紹聞抱道端居研經寂守窅焉有本泊然無求叔寶之神自清育長之影亦好用能藐世念於姑射接騷心於水仙珠玉脫口韻流江湖宮商在身節應風雨焉往者弭櫂西泠落帆南浦嗣依親好遠涉荊湘懷思不任篇什遂積雙白燕堂詩集若干卷其作也良朋參差佳日長短里門之暇迺辱過從君以居憂悄焉無緒東頭之屋待補北郊之山未營雙燕已去感春泥之故巢孿鳥欲飛愴秋風於別樹方君輟詠進我言歡

因憶曩遊出觀舊製嗟乎池塘憶弟碧草不春嶺上思親白雲何世而况僕關山淪落天海棲遲行卷所經前塵斯在歎麻姑之綠鬢傷庾信之青袍冷硯空敲孤鐙欲滅斯又神思以之銷磨風懷因而惻愴者哉

楊西河九柏山房詩集序

夫蹄涔之水不足以達江湖培塿之觀非所以希嵩華源淺者流易竭本薄者末不崇是以抽黃對白翳容之矜才暈碧裁紅詞人之遺興壯夫所不爲耳餘子何足取焉西河先生著宏農之望有關西之聲王

前廬後繼君家之盛名周北張南接吾宗之舊里其讀書處曰九柏山房落落之致風雨助其離奇浩浩之音魚龍資其悲嘯學方干之問石擬崔立之哦松集之所由名也方其幼也誦李白之六甲辨楊綰之四聲賦徐鉉之一篇紀王筠之十詠先颺後䑛一家風月之才仲海季江兩小文章之譽頭角嶄其特立風骨騫而早飛洎乎舉京兆捷南宮焉登龍而御李膺員駿而圖郭隗長卿淩雲之賦麟鳳騰其光氣子昇仙露之詞珠玉爭其聲價繼乃譚傾五鹿講集三

鱣戴憑之席望重乎鴻都袁宏之舟風高乎牛渚蹤跡所至歷有詩篇白門懷古囊山水之清音黃海紀遊裹雲霞之異色仙尉之郡前艸綠鄂王之城下潮黃擕煙月以尋盟乞江山而得助往往小胥乍付大雅爭傳葢其詩源於少陵杜詩鏡詮一書先生所著也筆有諸子箋窮十年八日而詠梅花東風而拜杜宇天寶閒之遺像如接其音容夔州後之諸詩獨得其格律有可鏡羣流柱頹波者焉某誼同門子學愧專家香在南豐尊同北海訂名山之後約記八海之

前遊春明鐙火短夢依然秋水樓臺長天忽其今者君將出岫僕未開船流連話雨之窗商略停雲之樹聊述數語以志雅懷置之閣上勝楊子之著元經歌向山中當劉安之學騷體

陳季馴詩集序

余與季馴舊雨十年飄風千里歷歷前夢迢迢古歡晴川芳艸仙人吹笛之樓秋水長天帝子卷簾之閣梁苑早雪燕臺莫雲清遊既佳逸興斯舉則有扶風豪士江左名流亭中曾禊四十二人之篇諭爭飛樓

上秦簫二十五郎之管絃閒作浮酒氣以成海沸歌聲之滿天宮商互調珠玉競落駸駸乎東閣之尊罍西園之軒蓋焉洒者塵海蒼茫煙江飄泊張融儆屋王粲登樓歎鴻雪之重逢慨鷗波之一往入原有恨僕最無聊而季馴文字緣深湖山興遠遇秋林而選籟停春院以徵歌時復水竹題名風花說夢閒才半日悟卽三生異書名士留眼底之雲煙酯酒婦入寫胸中之塊壘竹濫絲哀之夜金迷紙醉之天一曲烏棲三聲猿嘯往往淚隨河滿腸與風迴凡茲寓感之辰大有傷心之作自丁巳夏後得詩若干首分爲卷石山房詩稿歸雲艸堂吟艸各一卷石言巳悟同歸選佛之居雲意何遲獨表思親之舍可以見其志之篤心之苦矣暇日復集其舊時散佚諸作撥劫後之殘灰拾囊中之碎錦別爲一卷名曰爨餘且以余同遊最久屬敘述其梗概嗟乎途窮日暮哀長笛之無多海碧天青識斷琴之尙在其能無爨桐之泣焚硯之思也哉

黃魯山悲秋百詠序

夫豐山九鐘氣感者聲應蕤賓一石響附者影躍此將隕之泣無假雍門之彈巳斷之腸不煩河滿之曲維士悲秋發言成詠不平之鳴由斯起焉緊其發商飆於齊館騰清吹於梁臺江山文藻屈宋傷心軒蓋風流徐陳歎逝至夫城笳悽動隴水哀鳴關前鴻雁河梁落日之篇塞外牛羊敕勒陰山之唱黃榆蔽野紅柳連天塚艸青而霜飛邊沙白而月墮秋之悲也一至斯乎黃子魯山實維秋士蓋少而張儉亡命王粲辭家近自楚豫遠歷沙漠零愁彌谷積恨崩城每當淸節含淒蕭晨告悴風煙獨淚關河羈寄凡夫狄公思親平原憶弟參軍寄妹蘭成贈婦莫不緘錦帶以寫恨奉黃衣而報書以是言悲悲可知巳遂乃結響霜月流音砧杵艸蟲生遙夜之思落葉召長年之悲用激揚乎情性匪流連乎景物彙而成編厥有百詠夫李白百篇徒誇縱酒羅虬百首祗善緣情以茲喻體八哀託端五噫采蕭葛以見志申松桂而爲言魚網輕苕宜公同好慚予下里莫繼茲聲爾

送董巨川之荊南序

三秋賦別㮊江郎爲恨人千里壯遊歎董公眞健者時則吾友董子巨川以庚戌仲秋之月將適荊南應某君幕府之辟也同人送之郊外命酌爲别濁酒初引清霜下飛雁蕭寥以叫天蟬悽咽而辭樹山中叢桂有公子之故人江邊衰草無王孫之歸路嗟乎茲之别也能不黯然傷悽然泣哉且以足下積元圃之夜光鬱青霞之朝氣而乃馬頭彈鋏驢背攜囊叟護鯖餞杜陵豕冷習參軍之蠻語吹幕府之清笳頻年作奏表春兎於行間壯歲從軍鍛秋鷹於韝上亦人

生不如意之遭丈夫不得志之會矣然而遠遊冠好可忘離別之愁飛雲履輕兼有神仙之望挂帆入楚鼓枻浮江浪與龍吟峯隨雁轉青艸蒼梧之鬱鬱紅蘅碧杜之萋萋湘妃變竹屈平哀郢之詞巫女如花柳毅迎神之曲苗婦跳月之地姎徒咒風之墟木瓜山酸橘枝浦冷毎當蠻煙漲日藥雨霾春一彈蜀國之絃三下巴人之淚願言山水如涉登臨以余壯懷慰子行役黃鶴一去橫短笛兮各天驪駒載歌贈長鞭而首路吟灞橋折柳之句代隴首寄梅之章凡若干首敘之云爾

送方質谷之蜀中序

余也談鄒衍之九州夢向平之五岳遊仙圖其瀛海招隱志其名山況乎薛能詩裏不負嘉州李白集中尤誇蜀道棲神莫往締願徒殷雖欲從之末由也巳方子質谷以某刺史聘將有蜀中之行片帆乍張孤鴻欲沒雲停遠渚水咽危橋行者增黯然之傷而居人動浩然之興請申別語以述斯遊且夫不涉險阻不知山川之詭狀也不探幽奇不知曦月之殊倩也

今君度羊腸之棧通鳥道之船看三朝峽口之牛走八月瞿塘之馬絲能接響於千丈元熊騰臂於半空橦日陰森松風騷屑山愁望帝井吊公孫青天題劒閣之銘白日想刀州之夢作客者鬱鬱居此懷古者茫茫百端嗟乎籌邊驛在身世極於危樓問字亭非風流替於古冢過瀼西之草堂訪渭南之別業萬里飄流司馬題橋之筆半生淪落君平賣卜之簾能不顧下坂而傷心念歸途而動魄哉然而吾土雖非此閒亦樂海棠故國盧橘同鄉鳳奏響於桐花鴨呼名

於桃竹君也彈琴臺之琴貰酒壚之酒浣箋十色濯錦千頭三折巴江之字仙鯉都浮一條蜀國之弦天雞亂落他日著之吟詠流入畫圖城頭赤甲翻樂府之新聲水上青衣是行人之舊路夢裏尋君行日沒而看日出卷中寄我恍江北之望江南

芙蓉山館九人聯句詩序

歲辛酉夏農部楊蓉裳先生於廠寺得明楊君謙等七人聯句贈答詩一冊希出處於囊哲緬唱酬於古懽公之同人巳付梓巳閱數月而周倬雲姚春木汪

竹素蔡湘岩均以下第先後出都先生乃招數君偕蔡浣霞儀部許青士華停園兩孝廉及嗣綰共九人集芙蓉山館仿聯句故事時爲十一月朔日殘雪在地飛霜下檐松寮孤青竹屋一白梁園之簡斯折金谷之筵乃開香山結社擬九人之勝遊淮南留客援八公之成數洒敞瑤席煮璚糜五辛雜陳三雅交錯鶴飲甫畢驪歌巳申童僕在旁請進子墨主客離位遂相聯吟酒氣成雨呵硯冰而忽流茶聲作濤沸窗紙而逾響或按韓孟之鼎或撥陰何之灰淸緖迭引孤懷互投買島索句門外極其推敲陶潛問形室中勞其贈答華燈幢幢不假燭刻寒櫞隱隱如聞鉢催漏三下得聯句長律詩一首九人贈答詩共一十八首夫以吾輩苔岑共盟山木相悅秋鴐將返冬心易孤舊雨今雨流別淚之浪浪團雪散雪申離詞之旦旦流水一別浮雲四飛洪喬江上知來日之書難高惠夢中恐今生之路斷所賴星河雖阻泥雪長留後者難期無忘斯會云爾

陶然亭餞秋詩序

北郭雨霽西山翠流重陽既展坐益離索秋二七悵淸節之將歸良朋三五緬雅遊而誰續蕭蕭之興已遠松桂之招忽來時則九月二十九日同人觴於陶然亭舉餞秋之會也賓多於鴻僕健勝鶻霜風送響乃涉平原黃蒿過人濺不見日數車銜尾殷聲若雷沙高成邱遶隘入街如是數里方登斯亭同人乃褰衣帬歷階級踞石而坐攀楹欲飛風竹疑嘯上干層簷霜楓如醉排入虛牖亭外積水半成方塘野禽拍波來弄寒色直視遼廓城陰周遭蘆葦下偃方作

晴雪煙鷺一點似棲仙心昏鴉滿空疑潑頹墨茵席既薦壺觴遂開折花當籌捉松代麈談謔閒作繼以狂歌鴻聲墮地遙鏗宮商雁路界天俯照金碧已而林暉漸移秋影將去衆鳥離樹哀鳴褭褭輟觴淒然興盡告返落日蒼莽舍車而徘青䕢互蹤烏帽低影鬼火奪路人煙失村破冢連屋當日黃公之罏荒碑臥阡昔年到溉之石忽朝忽暮何古何今斯又洒人見而傷懷秋士因而隕涕者矣同人曰是會也請有以志之於是諸子賦詩而余爲之序

姚春木萬里圖序

姚子春木既罷秋賦將辭春明離筵甫張別酒斯把於時煙鶴流響霜鴻叫空吹角聲之曉寒挂鞭影於殘雪洒出萬里圖屬同人一言爲贈圖凡三十有二各繫贊語但設標目不假繪事有聲之畫對松風而忽開沒字之碑披蘿月而能讀結想於邈棲襟欲仙近自楚越遠逮秦蜀紀山川之勝懷溯鄉里之情話吟覽所及彙而爲圖今春木之歸也過鑑水入鱸鄉橫雲罨山圓月流泖懷人七松之觀弔古五茸之城僕如君年遊跡斯在鴻爪猶雪鷗心自波永念昔覯徒增勞佇夫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勞逸之殊致也憂萬里者失於尺寸得失之殊效也春木蘊夜光之璧鬱朝霞之氣興鶩六合情馳八埏長風之願未知所極泥蟠之歎良非所期僕菡將衰壯遊已倦五岳可適禽尙之志未償三徑待葺羊求之契罔託此中出處昕夕憂之人海波危關河日暮行矣春本相見何年生別新知渺懸天末請裁數語書之鐙端

倪米樓書隱盦詩序

余以甲寅春客津門始識米樓知其能塡詞希風姜張迥絕近韻所刊翦雲樓詞其最先作也既復見其四六文及所爲詩棲襟道山振骨蓬島卓達觀以表識鍊清氣而爲言其於古人企可及也既處都門遂同燕好非有瓜桃之贈用篤昆季之愛雞鳴膠膠不輟念於風雨馬蹄隱隱乃逖情乎荒遠愧居十年之長尙友千載之前者焉乙卯秋君試下第旋以外艱出都門於時贈策蒼黃含詞悽惻松柏相悅方敦其古歡芝蘭並焚忽傷其同類蓋不旬月而余弃先君

子之喪矣今年夏余就食江右權出武陵時君以避暑居湖上之栖霞嶺徑詣茆菴爲止宿語言山鬼之室留蔓碩人之阿復出其畫隱庵詩示余停雲奏篇閱水成歎往者游好半寄此中歲月失歡關山增愴一帆在望明發首途西陵渡口獨裁遇風之詩桐江道中空來濯纓之慕與子偕隱懷哉何期請書簡端以志吾別

錢筠邨遺詩序

錢君筠邨竹初先生之子也家有素風少無俗韻颺

風朏月門第湖其清㵎讓水廉泉里居表其勝致緬離井邑隨宦浙中幼居官舍隱几四明之山長遊胥鄉放船百粵之島歲戊申己酉間竹初先生以解組歸里門結念蕭寥崇情澹白庚彥寶之山池遊心物外仲長統之田宅樂志閒居筠邨克侍晨昏終鮮兄弟家箴是錄客譜勤修應事則穆之百函踐言則季布一諾用能慷慨任力綢繆致思湛之著屩之訓安不忘危士行運甓之功勞而待逸當其溫衾問夜撰杖娛年絜南陔之膳薄采芳蘭中小山之招載賡叢

桂其讀書處曰分綠山房積書十楹柄塵一榻主或坐隱客來臥遊玉唾隨落雜以蕉桐之聲清觴迭陳佐之松韭之味閒好音律偶綴詠歌蒸楊絹之述作秘不示人殷浩之周旋久窗作我焉夫其偃仰庭廬追隨倫好非必德行之懿書留三篋文章之美價敵百縑而倚孺之識仲郢風矩斯存文淵之懲季良義方有在彼柳敬禮衣纓結習蕭澂藻翰展少年徵逐車騎遊獵狗馬浮榮相競清議安歸不且得失之殊塗而趣舍之異致哉嗚呼可以風矣今年夏同客暨

陽寓舍一日薄醉邀余散步過劉伶之巷憩杜康之橋忽顧影形縱談身世君性故近躁未能好以暇也要之以孔明寧靜之語進之以韋曼逍遙之風首肯余言悅然有得豈知蘇卿一別常負景光張敏三夢遽鄰泉路中秋之前二日君歸自東郭見庭蘭作花忽忽心動語家人曰此非佳兆也古藤之讖淮海先知白楊之悲泉明早達遂於是夕得病病旬日而逝竹初先生抱西河之慟制延陵之情揚雄悼子元草惜其失傳徐勉喪兒哀詞爲之輟筆因檢篋中得詩

數千首冀留遺澤及付諸孤持以示余悽然殆絕昔竹林之遊向生感舊蒿里之餞杜陵述哀而況師友可作竟觀乎九原昏嫁未終長遊乎五岳以余戚好愴子生平弦望甫周山河永邈范式不來感靈旗之告夢張融巳逝思麈尾以招魂此又淚盡三號而腸爲百結者哉

許玉年悼亡詞序

許子玉年以乙丑三月結褵於吳門之呂氏甫六閱月呂孺人卒余適以事道過武林玉年出示悼亡詞

若干首纏緜騎省之作惻愴子荊之喪擬進達言先成悽咽既復手一幨淚熒熒然向余曰此亡妻遺像且請一言玉年故工繪芸追寫之以寄其思者也夫以璜玉之清門匹飛瑀之望族仙羣百摺駐若雲霞寶扇半規障來星月玉臺啟則山雞對舞珖粲湲而海燕交栖女史之箴早書姑恩之曲方奏宜其婉好永此芳華而迺骨瘦飛龍心驚別鵠裀常倚翠綃易啼紅空吟陌上之花未識西陵之柏桃夭乍賦杏嫁旋殤孺人之幼也即以孝稱將屆歸甯先期永逝時

蓋中秋前三日也嗚呼問姑衞水駕松舟而不歸望母齊亭別梧宮兮長夜煙消吳市之玉霧卷秦樓之衣路絕人天渺難即矣今者聆廣寒之樂紫府虛圓望清淺之河紅牆永隔明明劃字春人雙倚之闌鬱鬱埋香秋艸重生之徑簾旌欲斷靡響難尋蘅蕪懷而不芳芭蕉展而仍結所賴遺挂猶留墮釵可拾唾點長碧脣塗不朱郎原京兆創借圖開塉異連波腸隨錦斷僕慚無長筆雅善哀情代泣瓊瑰如聞環珮指曇花之一見歌琪樹而全非七襄機在誰挑續命

之絲九子螺殘剩表傷心之碣

葛麗農庚申集序

鏡水一曲似知章之故居屏風四山題開府之新詠中有葛井實依于湖曩以薄遊得接譚讌搴雜艸以爲佩選孤花而表襟挹子清風爲日久矣素秋既晏重抵斯土懸榻聽雨依鐙寫秋因出庚申集一卷示余曰入此歲來所得詩也新露盥水古雪浣腸宋豔高摘顏金互錯江淹之三十體蕭統之十二書令讀者流連景光悽惻肕好焉僕也閒鷗再盟客燕將返

秋社猶白寒山罷青明戒僕夫逝將去汝孤舟識路一搶停雲攜樊南甲乙之集便當離歌過潤州丁卯之橋還流別淚請綴荒翰有累華編落月在梁照我顏色

吳西津先生詩圖序

館娃之東延袤數里塔影茁白巖光孕青人文蔚然歷有年所此沈石均張永夫黃野鴻盛青嶁四先生沈文愨定爲木瀆四詩人各有專集芳艸充佩蘅松蔭裾自然德音誰與嗣響則吳西津先生其人焉每

當霞朝月晚水暝煙初阮屐雙穿郭巾一角艸芳牛牧之觀花落鷺飛之橋荷鋤入圖攜榼成吹謝幼輿怡情邱壑仲長統樂志田園暈晴課雨儲太祝之天懷鋤月畊煙王右丞之逸趣悅戚話以遷夕娛賓筵而永朝敦篤倫好維持風節池艸入夢陔蘭采香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余以庚申之春小住香溪朋尋靈麓識短李之貌古欽倪迂之致高味甚啜茗瀹清泉以論詩交加飲醑命濁酒而更酌今者黃壚頓暮白社方秋蕉蘇未希煙水斯邈蓋去先生之沒已六年矣猶子磊齋敬奉心香追維手澤執杜老之卷滿里延袁過向生之鄰竹林下愴謂余後死因省前塵願乞一言以藏三篋余也觀河面皺逝水心長琴尊之好懽若平生煙素之緣感淡兩世泥雪猶在星霜已非忝綴蕪詞以告來者

金樓泉三十六陂春水圖序

懿夫愛敬陂成邗水分注康濟河鬭湖支下通莫不分鄭白之渠形借甌閩之海派若夫樊果蠵社珠川平阿若洸若漏之匯源爲瀾爲漩之蓄勢席挂萬里

船扶千尋篙師蕩魂舟子失色則尤高郵五湖所稱巨浸也前明嘉靖間仁和金公樓泉出刺是州慮其混一請於巡按分洩湖流開石梁導石臼濬秦蘭陂洪澤增隄順軌築堰分支淮流既清湖漲亦靡此三十六陂春水圖所爲作也以彼水影梧瀉川痕鏡平鷺鷗不驚魚鳥自集茭津葦蕩剛船謳之互聞荻渚蘆洲正漁笛之吹入青山向背夕陽低昂過者無江漢中聲游者有濠濮閒想焉僕以勞人屢經湖次泊舟邵伯之埭弭櫂者卿之橋珠光兩岸看蠻社之波

迴墨色一旗覺泰郵之酒熟適九世孫中書君應麟條公治績列之家乘復展斯圖徵余作記暇日過從不鄙無文因感前徽兼懷塵躅率率荒翰書之幀端

同人銷寒詞會序

野火東風有蕭寺之逋客梅花人日來草堂之主人門外積雪是爲袁安之居廚中斷煙乃曰梁鴻之竈不有雅集曷勝古懽請以塡詞聊申寫韻慢聲隔竹疎影當松雨中爭唱笛家月底並修簫譜時也熨翰林之濕薪煨長史之獸炭烹學士之雪水辦太常之

寒虀缸面之酒試乎春醪盤中之餐調以鄉味歘卜盡夜詞成不日揆韓孟之鼎撥陰何之灰馬遲枚速文思盡乎一朝燕瘦環肥書評及乎千古童僕先折其簡主客乃開其圖序唐人之四傑誰在盧前招燕館之諸賢請從隗始

彭石夫八詠圖序

余與彭君石夫相識於時帆先生之詩龕十餘年矣曩歲戊寅遇法源寺朝夕過從因懷古懽乃出朱子鶴年舊所補圖並示八詠蓋自垂簾市肆下榻僧寮問渡沿河停車望岱已而春明滯迹秋駕羈身荒車雞棲冷巷驢券遂思問字乃過詩龕葦塘淨業看十剎之風波梧院清心聽六時之鐘響入世已久清門乍凋維時時帆先生及令嗣桂山皆去世矣牙琴海上悼綠水之何歸禪榻風前憶青鐙之有味迴念寺近危橋鶯花劫遠潭尋積水鰕菜亭空而君尚戀浮名猶淹旅況因懷鄉里輒感關山河邊下水排濁浪之千重隴上看雲送青州之一色東圖書而載道移卷軸以言歸不亦故里之鄉心而名流之逸事哉

庚辰三月三日泛舟二閘修禊序

歲在庚辰三月三日泛舟二閘稱修禊焉於時閘響如瀑壇高於林攜新社之兩三兼故人而二八亭前泛羽扶柳帶以開筵砌畔流觴映桃花而入酒玩鴨鴨之出沒數魚魚之往還筍鞵踏處近沿曲水青痕芝蓋飛來遠躍華林翠色艸堂賽二十五郎之管糟艸思眠蘭亭勝四十二客之篇握蘭更喜紫姹紅嫣之候金迷紙醉之天狂語爭喧譃言迭出時也浮白既足蹋青斯遊非無隧道看翁仲以尋碑別有閒園

說金人之捧劍於是繞叢采采點礬依依攜小山之隱君及大樹之童子解槳離岸移壺上船去水重重歸途黯黯城遙匹練郭近漁衣玩春遲之三三夢紅浴碧喻秋林之七七轉絲回黃遂繪景於丹青亦吟詩於煙素是集也彭春農鍾仰山兩學士爲主人而朱野雲王楷堂何仙槎劉眉生朱茱堂穆吟濤穆見亭岳湘巖岳兼山周雪樵周小石同集比部文雨溪之軒期而未至者則有陳石士董琴南而游戲往來於其閒者則有野雲令嗣大樹童子也遂屬野雲補

圖而余爲之序

韓景圖紅冰詞序

韓子景圖少以新柳詩得名東風御柳一城寒食之篇西蜀桐花萬里丹山之曲然但識其詩才之清而未知其詞筆之儁也因銷夏之餘閒極按春之能事乃出紅冰詞示余翦水才工裁花骨妙冰乍調於絃上紅可貯於壺中杏花鬧遍宋子京之盛名梅子黃時賀方回之佳句蓋近代梁溪詞人以梁汾爲宗與託周秦而旨歸姜史君之瓣香固在彈指焉夫以雲

水爲鄉煙騷作土雪後雙屐霞邊一觴花開鼓子流豔曲於空山菜長瓢兒宕幽懷於古澗每當新魚淰淰晚雁濛濛雨槳自飛風弦獨韻目秋江兮愁余吹春水兮干卿折荷花而白地斷腸倚竹枝而紅霞脫口兼以采藍興遠拾翠情長水北迴鐙湖西挾彈記眉痕於樓角尋酒暈於闌干鴛鴦小夢隔南浦以能來蛺蝶前身繞青陵而不去識佳壻於微雲山下唱女郎於殘月風前宜其豔奪紅牙哀逾白石矣僕也鵾管生涯烏絲結習朝朝儷曲昔昔淸謳今綺陣之

將消旱閒情之孏賦門外之綠陰已換水邊之紅豆都拋所幸禪榻重尋旗亭近賭脩簫譜於三生同來月底唱笛家之十里尚在江南此日飛花墮絮好塡成三影之詞他年朝雨輕塵愁聽到四聲之曲

陳愛蒼白門惆悵詞序

僕本恨人唱白門之楊柳卿須憐我憶山上之蘼蕪西風書不展之蕉南國記相思之豆則有如惆悵詞者陳子愛蒼緣情之作也方其作三春之蕩子署六代之寓公青谿白石猶在人間碧漢紅牆便如天上

嬌郎抱日有美如雲萬鴉兒之小字嘑上三絃哭蛺蜨之前身飛來八拍琵長於妾簧嗳因君横陳黑痠之筝低唱綠肥之曲仿肩圖於畫柳臨字腳於臂花一龕繡佛星星繫臂之盟四角香囊叩叩定情之什既而秋娘送別春夢還家虛望檀來竟歌郎出紅葉長辭萬古宮人之恨石榴一笑三年越女之緣花從風去兩地漂流泥憶雲來漫天惆悵遂使文鴛影散彩鳳身飛珠買歌歸雲隨舞散印三生而石在搖九子以鈴空於是綀素封愁雲藍寫恨借葛三之佳話爲陳九之新詞斯則柔腸寸寸牽錦段以同迴怨曲聲聲擘箜篌而入破者矣僕也淸淮十載濁酒千場湖海氣銷瑯琊情死三千殿腳瓊枝璧月之圍廿四航頭落葉繁霜之譜猶憶丁孃簾閣甲夜闌干葉子拋金搔頭贈玉畫放翁於團扇圖白傳於屛風情天劫短夢金粉而都消淚井痕深洗燕支而不去今者過楊白故宮之路蹋槐黃舊內之煙菖蒲再發如君未嫁之年桃葉雙招是我重來之地秋蝶魂消而不返春蠶絲盡而還纏記司空之見慣淚染綃紅感杜

牧之遲生陰成怨綠宜乎崔駰病損衛虎愁多黃絹憐他烏絲累我䄂尚留乎紺碧懷已滿乎瓊瑰從此小名錄上珊珊聽玉珮而來長恨歌中冉冉寄金釵而去

蔣嘯軒漁樵問答圖序

昔邵子探月窟之精微悟雲窩之安樂樵水漁山屑淸言於世外贈形答影參妙諦於胷中此漁樵問答所以有無名之名而爲忘象之象也吾友蔣子嘯軒偶借寓言遂傳眞境肖化工之筆開太極之圖蓋亦印千一能生二東坡有百太白成三四時俱妙其丹青一室獨涵其虛白山光悅孔雲影怡陶煙水迷離林嵐合沓策策堂堂不辨庚辛之氏丁丁坎坎都忘甲子之年斯固吾愛吾廬而我無我相者矣僕也煙霞悅其魂魄泉石結於膏肓傲漁唱兮一家逐樵歌兮九轉洞口船歸但飽桃花之粥山中柯爛曾看橘子之棊足使任公袖手而來巢父掉頭而去以此逍遙身世擺脫塵埃蕉鬨鹿幻夢回古淵之尋竹上鮎來心冷空江之釣但漁樵之了了何問答之云云然

則對斯岡也朵山而釣水漱石而枕流得意須忘靜觀自足一片空明惠子濠閒之水兩頭迎送鄭公溪上之風僕也且將從漁父以卜居君也幸勿爲樵夫之笑士

樂閒書屋遺藁序

樂閒書屋遺藁者余中表弟虞旭岡作也君少穎悟十歲能屬詩家世珥其華貂才名吐其白鳳年十七舉順天鄉試旋以黃簽處得中書常袞稱職能爲除書張華入宮郎與制誥方其紫微夜値紅梨晨校鳳

池之筆莫奪龍門之聲獨高然昌黎俟底三書不存正平懷中半刺將滅循其風旨有足觀焉歲壬子余自洛中入都契闊歲時重得敘處君雅好客備極游宴一燭未跋八音共調譽王褒於洞簫識高琳於浮磬興來則擊鉢能下思入則停鐘不眠往往叉手之作爭捷溫岐嘔心之篇鬬奇李賀焉時余舅氏方里居君假歸省癸丑春重試禮闈旋復報罷圖市駿而猶索劵買驢而已空一車雖棲盡室鶴望居恆多忽忽不樂顧不以爲意也一夕飲友人所歸寢而復起邀余出庭前步河影於虛檐弔蟲聲於短砌索筆作五言二章中有冠蓋去如雲落花塡古巷之句雖歌侑樂梁商之懽不終橘頌入騷屈子之命將絕蓋不數日而君病病七日而君死矣君年三十無子妻若女俱在都下將以某月日奉君柩南還夢兒亭遠哭樹連天望夫石高燕山無地招魂廢鶴之里啼淚聞鵑之橋素旐出門黃壚何世君之存也嘗以所爲詩屬余刪定今檢其遺篋合古今體得百餘首爲集而錄之成君志也嗚呼蟬蛻將去猶自戀其殘聲蠹魚

已仙誰復尋其臆字天乎何酷此子不使永年生也有涯達人安能無慨埋玉樹而長已化瓊瑰而不收夫孝穆酬總持之句方寄集中陳思定敬禮之文竟成身後疑君未死喪予平生手墨猶新音塵終古可傷也已

張舸齋飲綠山堂詩集序

蓋夫應官聽鼓吏才無郎鑿之懷仰屋著書處士乏江山之筆夫惟大雅始號通材茝靈芝以表德音拾香艸以充雜佩如吾友舸齋先生殆其人也家居鐵

甕門對銀山年年送客朝南莫北之風日日江流楚尾湖頭之水先生生齊白傅幼即黃童叔寶神清育長影好銀杏金桃文暢知名之句鄉雲仙露子昇得意之篇遂乃譜鸞鷟之雙聲匹鳳皇之五色其夫人鮑氏則海門先生之女雅堂先生之妹也金釭二等尺許量才玉鏡一臺壺能潑墨詠庭前之絮起鈿閣依依唱陌上之花開香車緩緩一時閨中有葛鮑之風劉樊之望焉先生則飛雲爲輕遠遊冠古擕笻就海蠟屐尋山武夷九曲櫂入空濛盧阜五松屏張雲

錦三十六峰寫奇情於雁宕二十八洞圖詭狀於獅林嘗繪四山紀遊圖以傳余向有句云三山佳家四山客蓋記實也所以澄懷度日樂志忘年山有眉開水無面皺棊只平心但看爛柯之局琴常斂手不登焦尾之場宜其謝舅何甥周郎陸弟敞賓筵而結社選戚話以買鄰也君詩飲綠山堂詩集已付梓者十四卷詩境淸眞恬曠進而愈工淡而彌旨編樊南甲乙之集唐韻堪酬過潤州丁卯之橋鄉音造唱荅元白之閒置一格焉僕也興託張南柰居王後吳江波

遠人海風高飲綠水以盟心望青山而表愫慚皇甫謐之吟三都作賦置鄭當時之驛千里傳書

鄭太翁七十壽序

燕山五桂何北地之才多商嶺一芝獨東園之望重椿八千而始大萊七十而方孩是惟居丈人之行斯爲得壽者之相惟我某翁河閒舊族谷口分支六經崇漢草生敎授之山三絕工唐葉貯慈恩之寺詩學弗墜歌鷓鴣之一篇文名早高夢鸞鷟而五色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旋業成均題名烏過鳳闕非凡燒尾

魚來龍門輒退劉蕡有再下之第蘇秦無十上之書然而韋賢敎子世守一經鄧禹生兒兼通百藝雖王謝盡知名之士亦甘陳得學武之才蓋長君某巳班羅敎習期滿以知縣用驥足千里鳳毛一門能世其筆先投而次君某則江花入夢戊申中式副榜補覺家克昌其後者矣而翁且嘯傲乎林泉逍遙乎里社韋杜二曲朱陳一村張公雅誼不爭大谷之梨杜老高風任撲鄰家之棗枌榆設宴雞黍留賓傲博士之瘦羊爲諸生之祭酒優游之樂鄉黨稱之厥歲建寅

於年書亥留七夕雙星之譙侑一堂二老之觴瑤池使到望鸞背以長青銀漢塡過喜烏頭之不白某分同葭戚言締蘭盟夙仰心儀用綴肩祉借南陽而挹水傾北斗以承漿仙郎作令九霄看舄影之飛國叟
開筵　三殿聽履聲之到

刑部主事魏君尊人七十壽序 代

翼軫紀分星之野而少微位旁三台匡廬稱毓秀之鄉而大隱居鄰五老所以林下之風補丹青於洛社橘中之樂陪黃綺於商山如我某翁先生其人也先

生鄗邑起家鶴城著姓一室歌鐘溯宗功於金石兩朝文笏濟世美於簪纓弱翁之裔皆賢畢萬之宗必大方先生之少也禹甸重食德之報漢京開力田之科一斗之粟不入乎民謠滿籯之金不先乎庭教置銅盤而合食設大被以安眠聞者謂閔騫兄弟家無閒言識者知楊震子孫代有陰德旣而嗣君某荷衣就塾柳篋陳編庭麥晝漂寺齏夜斷加郗鑒餐廚之飯課歐陽官燭之書方犀角之初豐卜鳳毛之必貴歲甲午嗣君舉於鄉甲辰捷南宮入比部見楊綰之

官箴早推國器乞柳遐之坐具猶記家規九棘風淸三槐露重蓋自魚須一秉鳳勅旋頒堂上鱣來門前燕賀宜乎安車以當潘輿衣錦而承萊綵矣而先生則辛苦持家運陶公之百甓儉勤風世守晏子之一裘竹頭木屑之經營棐把酒材之擘畫有覺德行無忝貽謀若夫龍伯高擇言無闕杜京產敦行爲難鄉鄰難急得輔嗣而動容族黨風奢見子將而變服甚至輝分東壁水貸西江脩鶴觀以營齋建虹橋而利涉古人云好行其德先生之謂乎迺者葭琯飛灰翦

泉益壽庭前履襪座上簪帬杖已刻乎春鳩弟幷輝夫夏翟某等同居仙尉之郡竊忝朝士之班絳縣圖開青田酒進借麥邱而獻祝吹黍谷以陳詩他日靑牛去後傳關前小尹之書此時元鶴飛來添海上仙人之算

蔣母張宜人七十壽序 代

蓋閩郡依梅尉仙人之眷屬偏多山接麻姑阿姥之容顏尙少則有蔣侯宅近門通白水之梁張使槎還家貯銀河之石而況班宗七戒孟舍三遷堂前講幄

拜文宣之女宗天上幔亭列武夷之仙宴者乎維我
蔣母張宜人族高許史村竝朱陳舊籍占小山之桂
嘗住淮南名家傳大谷之梨遂移江右宜人甫離毀
齒早識柔嘉纔及齊肩便徵淑媛伏氏之傳經學名
重女孫謝宗之詠詩篇望逾男子既而仙館鵲塡女
牀鸞集仿內家之譜便出雙眉臨奴婢之書都成一
手典裙釵而佐讀脫簪珥以傳餐牛衣不事早成夫
子之名象服將加克遂尊嫜之志以舊家之有子博
新婦之宜男雍雍乎肅肅乎可以垂女史之箴繼姑

恩之曲焉未幾而家傍鳳池人登雁塔太史旣紅綾
入宴夫人亦翠幰來朝因風解佩三生聽碧玉之珂
伴月薰香五夜疊靑綾之被時也諸生立雪名士如
雲館盡招賢座常滿客入林嵇阮俱邀品藻於山妻
出世羊求亦仰音徽於社嫂蓋元才子之名　禁中
特定而郗夫人之德世上爲難方其潘岳迎輿同遊
奧下葛洪徙宅小住秦淮一雙白板開開蔣徑之扉
廿四朱航近汎袁家之渚一時見者有神仙之望焉
旣而扶風帳設元禮門開惟士無田寄公有母蘭亭

攬勝山陰題扇之書隋苑游春陌上看花之什遨令
輝而茗話選道蘊以蘭言留萱作愛都成客舍之棠
爲竹生慈願插官河之柳泊乎瀛洲再召溫室重依
一院金蓮之影老子婆娑三株玉樹之輝諸郎競爽
喜新鶯之並出知老鶴之將還兼以官況泉淸病軀
山瘠問酸寒於杵臼窮辛苦於刀圭所以幾轉南臺
便辭　北闕當朱履退朝之日正斑衣歸里之年買
來丙舍堪當靑山仿得午橋便如綠野上紅樓而度
曲開白社以成圖婦姑春日同聽晛睆之鶯子母更

闌對話團欒之竹雖復偕老願違未亡念切而夕陽
紅好暮景長留寸草青多春暉不去宜其姓聯翼軫
名曜義娥西池少女親鐫玉琯之書南嶽夫人代掌
金箱之籙也若夫雞黍之供親饌孟筍尤甘魚菽以
祀先人季蘭倍潔織婦針神貴而克儉廚娘竈妾賤
亦知恩讓鄉廉里人懷長樂之居義路禮門世重獨
孤之望甚至覓裴航而借杵無限藍[illegible]女以留
砧有如白水妝臺摘粉自書幼婦之碑畫閣催妝代
撤嬰兒之瑱凡此高風都成懿行斯又吟之杼軸緯

百匹而應空佩以珩璜繡千絲而並貴者矣迺者剛
逢添線之辰適屆開筵之節姮娥方望月婺亦占星金
仙掌上盤承天姥之漿玉女窗前壺博井公之粲大
小雙姑盡開顏於明鏡匡廬五老羣拜祝於香爐某
等濫觴之戚叨列通家孔李之交更兼兩世三復久
書其素範一觴聊獻夫華辰從此集青鸞於海上常
捧箋來如其招黃鶴於江邊誰攜笛去

太常卿王公祭文 代

維公族望實著齊魯槐蔭植三孫枝秀五行馬在門

封貂列戶玉昆金友爲世翹楚離離黃菌奕奕紫芝
公之異表徵於幼時誦六甲篇賦四聲詩能習豹韜
能騁鴻詞小試厥才首膺河務魚須在晉驥足展步
賈讓決渠黃尊濬路得上上考均下下賦作二千石
守郡滇南銅龍之江碧雞之嵐猓花猺草憩此棠甘
公饜飫之飲德譚譚繡衣持節粵疆問俗躬勸鋤耒
手披案牘使馬如羊買牛用犢吏治稱㝡民風以睦
軍書戒途轉粟飛芻出入萬里馬瘏僕痡諸葛籌筆
贊皇繪圖克靖狼煙以佐虎符惟浙東西一歲遷秩

乃膺 帝簡廉鎭用辟曲蓋迎幢襜帷列戟獄訟平
反好是正直 帝曰還朝職在太常容臺之禮雲韶
之章伉伉六經翼翼三綱賴此介卿夙夜匪懈侍直
禁廷隨班朶殿 天顏詢及溫室時見苦縣益齡甘
泉賜宴世重叔孫人誇景倩日歲乙巳千叟登朝鵠
立虎拜濟濟羣僚天台之杖建此霞標蜀江之錦映
以雲綃 帝念老成殊恩無已 北闕拜書東都設
醴榮逾廣受德高園綺鶴笏在牀萊衣歸里濟水之
前有林有泉汶陽之側有宅有田龐眉矍鑠鶴背翩

躚杖履逍遥十有餘年枌榆選權桑梓致養徵朋白
社課農緣壤何甥謝舅殷兄張丈投轄卽來提壺並
往維公敦俗贍給務周義田立法歲必舉脩有禾在
囷有麥在舟惠流黍谷澤美崇邱惟公勸學別設鄉
塾克岐克嶷以養以育學禮五百傳經十六用勉吉
甿同趨絳幄晏子一裘惠文一冠惟公克儉樸返渾
完朝習粱舂莫運陶甓惟公克勤持家有節公之承
先清白栖心數傳祖笏一世官箴公之裕後澤身於
古功佐書倉業窺學圃如何天道榮悴靡常鵩止其

室鱸去其堂哲人云萎大雅斯亡門無端禮殿失靈光疇昔之年登朝後先惟鄉之老繫國之賢書徽賸篋佩德猶弦逝者巳矣風流邈焉傷哉古今視此且暮堯典入棺虞歌在路鬱鬱槐風蕭蕭薤露魂兮有知鑒此心素嗚呼哀哉

尙絅堂文集卷二終

尙絅堂文如麗日奇花豔豔奪目如新炙鶯簧輕脆圓潤小品中絕佳手也坊友鮑蕁史自都門歸攜有一編嫌其鉛槧未精字都沿俗亥豕並淆讎校數四重付手民剞劂竣事舊簃聿新自爾淨几明囪展卷吟誦勝槩遙增亦賞心之一助也光緒癸未且月六六福日張壽榮識

七娱

七娛　　坤編卷第三十三

長洲沈清瑞芷生著

憶香曼士坐於八瓊之圖蟲蟲絮春爭爭月午儷花二六作爲轉語有玉不客者造適而問諳曰走聞曼士之譜花也養賤芸扮滌硯珠泉列龍賓爲十二驅虎僕者三千適引飆餐沆瑶思瓊想頌酒釋名遺琴練響嗔寫白玉之臺晨校青羅之幌翻吳紵而長謠結漢佩而孤賞迷金醉紙煙撫黛倣走幸接密室之娛歡乘餘日之暇蕩頤薰香以爰詩買絲以繡像爲

羣花者鬬妍說麗博妙徵奇極嬌寵之樂獻珍重之私曼士有擇于斯乎曼士曰僕願聞之

客曰淩虛而鬱起者嘯鸞之臺也曠可以納遠巔峻可以截纖埃吁乎其壯哉爾乃鱗鱗魚瓦菡菡鴈銜拗珊瑚以鎮箔拓琉璃而爲階銜飛梁之火齊嵌層簷之碧瑰翡幃翠幬不足語其飾芰文蓮藻無以喻其材綺疏洞房霧捲煙開曲瓊無聲春風去來畫檻深兮極窈窕步廊修兮憐裴回收彼衆香是非一族圓闌護紅張屏對綠守以鎮心之犀熨以辟寒之玉春樹比鄰流鶯信宿此亦藏花之金屋也曼士其願之乎曼士曰未也

客曰古語有諸三世長者知服食陸毛水錯其命賓之極娛哉將爲吾子臚段家之品集鄖公之厨則有虎掌奇稻蟬鳴早米紅麴瓜州白飯雲子上風炊之香聞七里重味三和方丈斯陳千金鶩鶩之臛九沸猩猩之脣炙牛心而偵貫羹駝駝而製新金盤鮨鯉縷切紛綸素膚雪散紅肌綺分勺藥之醬釋醲助薰調適五味大苦細辛但佐嘗乎一七可寧體而安神

今日良讌努力加餐置酒揖坐皆當喜歡於是挫糟凍飲飛觚動爵趙女烏椁索耶桑落羅襦有薌墮珥交錯朱顏既酡青春可樂此亦醉花之狂藥也曼士其願之乎曼士曰未也

客曰吳縣蜀錦齊縷秦犨織作之妙曠無其儔其上有鶼鶼對語蝶蝶交飛蒲桃旁生蓮華倒披連環瑣子之畫四角中央之詩層波累嶂之勢霏煙垂露之姿鞓紅慘碧十色陸離爰進絲絕以弄技役針神使呈巧有赤霜之照燭無紫鳳之顛倒象只晝夜絅繿

蔈曉我縫熨貼美此手爪冰條條而界紈風漪漪而
含穀散輕煙之六銖輸玉塵之九斛圍粉態于春妍
寫鏡光于晨沐晢之能膩肩卷之不盈握此亦襲花
之奇服也曼士其願之乎曼士曰未也
客曰初七下九士女嬰春歲時荆楚風土咸秦青山
對郭垂楊覆津日高香遠風暖燕新座有琴子路有
箏人攜手放歌樂哉茲辰擁圓扇於皓腕走鈿車於
紅塵逆人家之寒食臨春波而湔裙設水戲放中流
鈎具陳羽觴浮櫂女唱榜童謳蕩槳開萍轉帆避鷗

畫橋晚寒與花雜坐玉簫兩頭冰荷千朶簾動鈎鈎
聰交瑣瑣迷蓮葉之東西狎鴛鴦而夢妥此亦載花
之畫舸也曼士其願之乎曼士曰未也
客曰鴟絲五色有玉鼻之盧邪焉瓊柱六雙有銀甲
之秦娥焉加以挑根吹管菱角炙簧篳篌北里長笛
東箱腰鼓三塤呂埏八琯宮羽繁會爲樂之方咈雲
中之白月忽流素兮滿堂走七槃之妙舞狀翠屛肖
鸞翔動合蟬之瓌態耀墮馬之明妝垂手郭祐歌聲
繞梁歌曰當窗弄錦錦一箱織成複帳薦君牀餘者

差半匹裁爲合歡裳度曲既終天寒漏長瑤草尚碧
秋河已霜錯華燈而照夜搖羅綺于花光此亦娛花
之歡場也曼士其願之乎曼士曰未也
客曰既登東南之樓以望夕景微霜吹衣華月出嶺
青天無雲一鴈墮影如此良夜可以戰茗百草之華
露巖風渚紫作雲茸碧爲花乳小鳳團春輕蟬卻暑
徵青桐君之錄寫桑苧翁之譜洗石銚于山泉沸地
爐之紅雨飲之三斗身生毛羽頓聞佳茗味似佳人
煙姿露態空山莫春抱孤香而不言寄毛女以爲鄰

促坐相要分魁鬬曹憐吹鼎而心劇爲繙經而腕勞
丁香之根四兩萱草之帶千條換骨潤肺容華易嬌
此亦沃花之神膏也曼士其願之乎曼士曰未也
客曰然則吾子所願者居何等哉曼士曰夫翹春明
姝元秋靈沈者絳脣之伏胎也洞淵紅藕崑流素蓮
者嵊州之寒蕣也僕願居以玉蘂之坊藏以翠瓊之
房覆以連琳之帳坐以女几之牀吟以太霞之曲諷
以晨啟之章曷以供使希有之鳥曷以供食金光之
草靈爪絳雪通仙是寶貽之半圭顏色常好若上客

所說美矣妙矣孰與乎交棗三華植根四照浴魄瑤波棲心丹竈兄碧柰而友綺葱長含睇以宜笑也耶容撫席而起曰下走不敏徒此拳拳得飫奧論魂悅慮遷如游閬風高謁松佺天葩吐芬藻此碧田聚爲珠英散爲玉煙祝東風而酹酒願長駐乎花年

七娛跋

芷生先生七娛蓋仿枚叔七發子建七啟而作也腴辭麗旨觸手紛披與前卷七招正自異曲同工譬諸六法七招如米敷文墨戲煙雲變幻風雨合離七娛如小李將軍金碧山水點染精細璀璨奪目兩家手筆各臻神品具眞賞者當不復軒輊於其間已癸巳仲夏宗後學楙悳識

男宸鳳翌臣校字

确山駢體文四卷

光緒九年癸未兩樓雕

确山駢體文目錄

世犖幼事帖括其於詩古文詞寓目匆遑也洎與計車賫文京師始學爲駢四儷六之語入闕來索觀者衆鈔胥煩以爲苦同人慫恿遂付剞劂功未精於刻楮孽又墮於災梨笑薄宦以七年聊自充夫囊橐媿鈴擬於片紙知誰覆以瓿瓶時嘉慶庚辰春三月臨海宋世犖識於扶風官舍

卷一
計文一十七首
卷二
計文一十五首
卷三
計文一十六首
卷四
計文二十八首

确山駢體文

卷一

臨海宋世犖

吳越錢忠懿王金塗塔搨本記爲如皋陳上舍嵩作

陳肖生上舍嵩以錢忠懿王金塗塔搨本見示塔即吾師朱石君中丞所得貢入秘府者也記銅花之剝蝕印墨黐以迷離四版森然八觚隱若金剛菩薩各現化身餓虎飢鷹悉呈幻相幸脫丙丁之厄料屬神

扶大書乙卯之年不標國號用摩挲而太息因覼縷於舊聞蓋婆留國啟之時正帝釋教行之日紇干雀凍震旦龍爭鍾兩乳於靈山護一杯於淛水江頭潮縮願力證其宏深陌上花開因緣結其歡喜卜世四傳之基業犖若金甌食邑五千之誓詞申諸寶券遂乃修伊蒲爲供養矢檀施作箕裘祝諸佛永爲護持願累世長茲富貴當夫金券玉冊土木繁興吳北閩南干戈迭擾霜寒一劍詩僧跡杳於冥鴻星轉幾繩香孩光騰於夾馬歲歲楊頭斧斫眼怕錢穿年年瓜子瓶封睡難榻穩彼忠懿者席茲世業侈擁王封方處堂之是嬉望恆沙以自懺想其窮搜變相廣聚良工命太乙使開鑪召五丁爲鼓橐人天眷屬咸護金輪日月精華悉依寶筏治應自躍鑄成三保之文岸許彼登瓦仿五臺之式指十里湖開鍋好一例銷金看六橋市報燈添幾番買夜第不知十三州境百萬生靈縱踊躍而樂輸計蓋藏而有幾封樁罄於冶造蔀屋迫以鞭笞是則釁血塗膏銅仙所爲飲泣正恐家腹戶削歐史非盡誣詞也然而覺路既通迷途不

遠奉版籍以歸眞主懺刀火以衛衆生身免賜夫牽機爵尚榮夫胙土累朝尙主脂田粉碓之頒奕世追封麟帶貂袍之盛意者函圖北獻便放屠刀膜拜西瞻即參燈印亦可證輪迴之的的悟貪忍之空空矣又況劫換紅羊經銷白氎提甚八百四十年之急景歸然八萬四千塔之靈光銅版猶輝金輪任轉問往日上埋塵蝕曾落誰家即今茲篚薦匭包直登　天府至上舍驚指眼纈細拓手煤飾以縹籤襯之素繭名篇筍束泥爭印夫羣鴻小軸香熏磚並珍夫五鳳

徵法力之堅固妙智慧之皈依斯又維摩撫而忘言世尊拈而欲笑者也僕家依佛隴典數台山泰國公主之舊居石埋蕪蘚（泰國大長公主南渡時寓台州府城之東隅今美德坊石柱猶存）嘉定丞相之故第橋落飛花（台州白雲山麓百花橋即錢園故址）美德坊延表忠譜在（台州錢氏有表忠譜國朝鮑覺莽太守所刻今存）志稱銅塔現存與鐵券並藏錢氏今則券形似瓦塔渺於烟倘購訪之有方果顛跌之無恙則山河影幻君方譚紙上之禪樓閣瞬成我且現掌中之寶

都門陶然亭雅集圖序

軟塵十丈幽敞爭說此亭藏海萬人踈狂但容我輩如魚逐隊似鷁避風小車甃甓以穿林高閣延緣而倚檻消羈愁於千里客子七人補勝事於重陽後庚三日擘牋分韻倩筆成圖莫不眷眷共深於此時落落相期於千古也撫景物之瀟灑仰天宇之淵澄四座勿喧一言試聽夫以蹤同萍梗契託苔岑或偷休沐之閒或撥簿書之暇或下帷夏課偶效窺園或覓食春明久思返棹厭六街之擾擾暢一夕之由由臭本如蘭淡眞似菊假使閒其相對嗒爾若忘不幾使林壑之笑人疑琴尊之負我哉況此地氣涵陂澤目極林坰白露下而蒹葭蒼短髮搔而茱萸插人言落帽我正盍簪他年縱別以升沈此日何差於臭味一錢不買共消明月清風幾屐此生未脫名韁利鎖第恐杯長燭短火變星移酒痕空黦夫青衫襟題終寒於白水誰能遣此卒唤奈何此陳跡所以與懷浮生所爲若夢也然則趁寒花之妮妮攀衰柳之條條壽之丹青紀以篇什又烏可以已乎是日會者滄州李農部（肆頌）定海陳舍人（慶槐）餘姚朱孝廉（文治）山陰

葉孝廉（騰蛟）儀徵汪上舍（朝黼）歙胡布衣（唐）與（世榮）凡七人如皋陳上舍（嵩）爲之圖貌行障於蘇門寫屏風於蓮社軸標年月紙落烟雲破曙而來戴星而返與眞不淺醒亦能狂便是騷壇合稱雅集若論登高能賦固當並作大夫如其臨水將歸總可呼爲秋士

都門極樂寺看菊花記

酈谷三十家折來朶朶陶令重九日舞去娑娑此友誠佳於人孰瞻況乃家山萬里人海一身擬冒雨而安尋欲訪秋而誰侶則有松潭農部篇工月露人稱

短李之才志軼烟霞獨發高秋之興離城三四里古刹相招同志六七人小車齊到拂緇塵以鞭影踼黃葉於籬根泫泫露花棱棱風格天高氣爽爭憐幽豔千枝瘦蝶寒蛩又報淸香一度矧茲游客半屬羈人得無太息於逝波驚心於短晷乎然而風襟披處茶夢圓時天生左手以持螯人把西風而浮蟻借君禪榻代我江鄉夕陽窺客以猶留花意昵人而欲笑固知遊貴愜意不待抽簪插許滿頭無妨落帽也旣而暮烟四起瞑禽亂啼客曰歸乎恐下城頭之鑰主曰

未也還飛婪尾之觴風袂全欹月輪半上林外之車聲轣轆壁間之墨跡淋漓題名者餘姚朱文治少仙大興黃焜望仲甫吳橋方琴桐圃方蟾研泉滄洲李肄頌松潭也臨海朱世犖确山爲之記時乾隆甲寅九月望日

謝陳肖生上舍嵩畫梅啟

如許淸香幾生修到無邊春信一幅傳來試鼻則鼻觀潛通欲折則手尖詫冷足下味耽禪悅腕蘊化工慣爲鄧尉之遊曾作羅浮之夢故能與雲同意爲雪寫眞舐筆脩然巡檐宛爾遂使如拳斗室似繭羈人漸滌軟塵徘徊晴雪客來不速便移坐於水邊僮亦忘情誤尋春於檻外如許安排宰相此畫定飾玉叉倘眞省識美人耳食錄載有人購得肖生畫梅縣之室中逮夜每花各有一美人自下今夜試垂紙帳

都中長椿寺觀九蓮菩薩畫像記

京師宣武門外長椿寺明李太后御容在焉俗所稱九蓮菩薩者也飾觀音之法象仿道子之傳神滿月相圓明星眸烱雖金粉剝蝕微黝梁塵而玉躞莊嚴

尙珍寶繪嗟乎此非當日搨成千本捧出九重諸佛避位於大千萬衆焚香而合十者哉夫以神宗甘叢脞之郎託靜攝之名閣部敭而勿推章奏陳而弗省甚至礦砂斂急衽席愛偏雖在位之差長幾無善之足錄然而基承富厚運際昇平敬事兩宮廣陳百戲安車妥帖法膳芳腴雲臺拱立以駕須靈殿膝行而腿鞠當夫金卮酒溢銅盎花開離離四照之枝簇簇九包之采佛輪涌現槐棘傳觀御筆題吟旃檀頂禮遂乃傾封椿以喜捨散球玉於祇林固亦諸天樂報

以休徵四海共欽爲孝養者矣且夫太后動遵禮法性秉冲和歡好無間於坤寗保護尤端於蒙養筵因講啟問日進以何書盥必親臨促晨興以上輦豈皇帝定應汝做敢逞酒嬉喜閣老眞比師嚴勿諱色勃諫臣無罪免魏絳於斧膏女伎有家許樂昌而鏡合至若正言以拒上壽我欲宣潞王之來厲聲以詰建儲汝亦祇都人之子力持大義痛絕偏徇訓炳日星功關宗社固不僅以廣營梵宇虛祈國祚之延俊供香花自種來生之福也洎乎萬孫識叶全局綦翻[illegible]棍禍起於儲宮茄花妖興於永巷破軍之星已降車箱之峽平沈戚畹愁怨於典房宦家獻戲於解茱而菩薩且恨待吾家之薄攜皇子以行豈讖語之無憑抑福緣之已罄耳北宮齋醮何解淪亡南海樓臺空叨布施刃揮臂斷問公主胡生我家繯結髮披訴高皇定知兒苦釁符蒼鳥刼換紅羊惟此像尙落人間未離天上年年烏飛兎走誰爲社飾之思量處處蛩泣鵑啼尙託檀施以供養僧偏饒舌說前代箇是孃孃佛但低眉指大衆原來爾爾城難護世燈豈長明

安得不悟富貴於浮雲慨閻浮之夢幻耶余於乾隆乙卯花朝日偕陳陰山舍人慶槐莫見山孝廉夢鈞往觀之因濡筆而爲之記

此余乙卯舊作也或謂此畫實懷宗生母李太后像當時訂據殊疎然俗久傳爲九蓮菩薩姑存之以俟考乙亥長至日記

張船山太史問陶呵神罵鬼詩册題詞

秋墳夜嘯詩唱誰家春社晨喧酒澆此輩問天不語任汝面目模糊有客能譚令我髮毛豎立付泥坏於一捻到人間便耐香烟落沙屑於三更問空中經誰棒喝船山太史官依冷署家近酆都筆下如神腕藏有鬼日日儆車羸馬忍餓高歌年年臘盡春回送窮不去奈揶揄之良苦兼笑罵以疾書當其寸管如飛一燈似豆繞牀瑟瑟搖筆總若罔聞隔壁嗚嗚破膽無非險語固知九幽諸老久無奈此狂生三界羣魔且共驚爲老吏也或謂泥犁有獄事未可知傀儡無心機還自觸然則臬目睒睒君方入海藏身獨腳跂跂我亦家山有鬼杜甫憶台州鄭司戶詩有山鬼獨一腳之句如果聞而

欲泣請誦杜工部髑髏之篇倘只書以爲符請付揚子雲瓶瓿之覆

馮蒿犇侍郎甡憶舊偶記墨蹟跋

此吾邑蒿犇侍郎司理永昌時蹟也萬里滇雲一身洱海爽童羅婦棖觸羈情銅鼓蘆笙離奇眼界緬里梓於萬八峯之下話滄桑於二十載以前海水飛高崑岡火烈門外則狼烟馬矢室中則土銼繩牀當夫密室闔題廣場戰藝帶春星以燒燭延秋月以傾杯分半榻於僧寮茶烟正颺借一編於市舍楮刻爭抄

鰈鰈如同隊之魚嚶嚶若求聲之鳥豈意雙丸駒逝半爪鴻迷葭水三秋苦岑萬里存者既睽於兩地亡者并隔於重泉迴念風雨前緣琴尊往事一番似夢百感俱生宦海放棹以難收心旌颺風而不定撫茲急景獨在異鄉狖鳥悲春蠻花泣露聽叢篁浪浪之雨對瘴茅黯黯之山此則未免有情爭能無語者也抑聞爾日夜郎蕞爾已兆狐憑老濞悍然正思豨突苴茅錫去恩忘裂土之頒干戚舞來醜試形天之技棲鷙鷹於鞲上飢偶附人負猛虎於嵎間困猶鬭志洎乎蚩尤霧合果煩風后之誅貳負尸陳又入脩羅之劫鱗已窮於釜底蛙尚肆於井中畬火之村成灰竹王之祠喋血而侍郎方崎嶇萬死憔悴半生聽竹外之鵑啼望水中之鳶墮幾至罹災之酷幸遂反正之思回首家園又驚烽火平林新市雖立見其消亡陣鳥山蛇爭奈經此摶噬山河悲慘魚雁銷沈又不知當此之時更作何語耳冊凡四葉余得之內家陳氏敗篋中蟫粉蝕餘蠅頭細簇摺痕欲絕油印如新閱歷百六十年覶縷一千餘字重爲裝葺敬繫標題

惜侍郎後裔凋零無能爲手澤之珍往典之數者此又余所摩挲久之感慨深之者乎

都中三華樹齋小集記

聚首於辛酉之夏屈指於戊申之秋蓋十又四星霜矣闌檄疊催都門重蹋朧言舊雨疎若晨星假使不再謀一夕之歡重話三生之跡則自此駒陰益駛鴻印全迷茵溷長分苦岑永隔縱炎涼習態未必入我輩之胸而富貴無忘恐終負久要之約時乎不再悵也何如然而肥魚大酒之陳席嬿近俗戲館歌樓之

赴賞更不貲而欲暢風月之高譚修履綦之雅事允宜擇地庶足愜心爰與同人借莫少司空師邸第之三華樹齋集焉庭纔旋馬局止雙雞徑借三益以重關鳥囀一聲而齊應隸朝籍者請沐而來滯公車者貰蹇而至茶烟颺處剛曼鬢絲花影低時恰依笑靨訴頻年之離索快此日之盤桓夫以吾人生託南方長偏西笑名借計吏志切登仙究之澹墨書來幾人得意殘裝載去老我長途高閣之東十年長安之棊一局紅塵拂面誰知前度劉郎白眼看人便是今生

阮籍抑且秋花易謝春夢難圓生者或遠夫湄葭逝者已悲夫宿草韶華有幾會合無多日忽忽其不留水滔滔而易逝相看黑鬢漸有霜侵試檢素衣孰非塵涴人間姑謀行樂天涯何處銷愁但許耳熱酒酣休問乘車戴笠而頑沾沾名位似凍蠅之鑽紙窗介介升沈效石鄉之爭地界抑亦可以不必矣是日會者自陸平泉太史以莊合莫見山夢鈞商山夢齡兄弟及余爲十二人秩秩盍簪般般把琖不問雲泥之事且食蛤蜊曾無臭味之差真成鶼鰈客有當食而歎者願申舊約於風前我乃泚筆而書之聊備新聞於日下

送姜芝圃志望試令河南序

手將分處細認面目於書生膝記屈時好察眉頭於大吏良以風塵習於下走者吏之一官淵湊聽之上遊者試之一字文學政事昔罕兼才撫字催科今誰兩盡與君小別觸我長言或謂中州土厚水深風醇俗儉古多循卓夙著簡編則如卓茂驅蝗魯恭馴雉牛依王渙穰卧溫邑之郊虎畏趙瑤早出緱氏之界

虞城井苦逢李錫而偏甘偃師盜橫得祭彤而斂跡孔翊之書皆投水潘岳之境盡栽花凡皆備熟君聞抑亦悉難僕數所慮澆漓漸啟風尚全移殷土本敝化之遺河濱有淪胥之患況芝圃甫離席帽學撫琴絃代割雞必其全牛臚情或隔於風馬遽云治徵三異績奏期年得毋詫爲迂譚疑爲訣語乎雖然告晉者朋友之誼也壯行者志士之心也芝圃十年讀書一行作吏絲纔牽去錦合製成迴思聚首春明橫肱夏課大羅三疊之唱已隔登仙小試百里之符莛甘

俗吏但使雖眞可割安知鳳不爲翔行矣哉索我贈
言此出君非小草送人作郡計程我且來遊他日過
周公測景之臺訪梁王賦雪之苑闡有露冕而視事
飛舄而忘勞者非他人必芝厠也揖陶侃以下車看
范丹而滌釜相與坐甘棠之下話折柳之年展君驥
足此其時乎食我豬肝何不可者

送朱少仙 文治 改教旋浙序

入街擾擾塵從人海中來一輛匆匆客向家山裏去
聰爲俗吏甘作散仙留巢父而掉頭悵江淹而分手

夫以少仙負磊落之質抱俊特之才使其接武蓬山
奮飛弱水詩成五字何難日下名高曲唱羣仙定報
洛陽紙貴豈非甚快此之不能則惟有聽鼓三通竊
精五斗幸督郵之勿至腰未折時趁敲扑之偶閒眉
初伸處高樓拄笏覓句於訟庭電掃之餘小院垂簾
焚香於吏牘風清之候本文翁之治行飾坡老之文
章何必不徵樂事之兼雪虛聲之誚而少仙出懈小
草夙願收花熱不因人冷還自愛指經師之片席足
了平生謂作吏之一行恐來爛熟誓畫粥咀虀之就

謝星輿露冕之勞蓋親朋方睽爾以相規而先生早
飄然而改注也如賤子者十年京洛四十頭顱閱歷
於來牛去馬之場徵逐於大肉肥魚之社鷁屢飛而
風退鮎欲上而竿高猶復乞食都門賣文燕市睠言
舊雨已成落落之蹤話別今宵益廑欽欽之感羽觴
甫御驪唱旋催青衫細數夫酒痕素絲漸縈夫鬢影
君既辭長安之日盤蓿方香我還瞻親舍之雲陔蘭
尙缺難爲此別且傾蕉葉以弗辭長毋相忘願折梅
花以見寄

送王伯申太史 引之 典試貴州序

顯持玉尺暗度金針經學於以大昌士風因而丕振
其惟賓興之日主試之官乎或謂貴州古稱九方地
當一郡我朝文明蔚起聲教覃敷弦歌徧紅崖白水
而遙冠帶極銅柱鐵溪而外然而居此地者訓詁株
守但說朱程帖括源流祇規單牘求其探綠圖白鈿
之冊窺石扉玉匣之藏非全畫夫鴻溝卽半收夫雁
鼎今以伯申太史據鄭司農之緒論本許洨長之微
言縱搜索之綦勞或枘鑿而難入是亦旁觀所卻慮

者嗟乎是安知
聖天子所以闢貴州之伾僿委太史以咨諏之意乎
夫以蜀人知學始自文翁瀨士能文基於韓子凡茲
僻壤端藉宗工惟提倡之有眞自轉移之較捷且古
來身司文柄人笑冬烘物名混夫天雞聲韻譌夫雌
霓但執王翁之一說悔讀南華之二篇獨非秉官燭
以如椽列麻衣以似雪者哉今太史學窮插架訓秉
趨庭著作積以等身點畫嚴於建首沈文阿采先儒
同異遂擢賢書洪興祖通易象源流首登上第蓬山

點筆發明在黍灰未劫以前祕閣繙經引據在漢漆
未刓之日箴膏肓而發墨守謬足糾夫甯休緜緬直
而銅鏡明望本高於崔李則此日皇華載路黔嶺披
雲試院茶香風槺桂馥見士之數四十選佛之場三
千語必衷於經言必則諸古從此荆襄別境參野餘
分福泉響水之村竹暗藤荒之域咸知祛豕河之舛
辨虎觀之通易互其三樂生於入書先觀象按辰集
以無譌詩證間歌補庚儀而悉協傳大小戴者襃服
勿刪習春秋科者高閣勿束士開家塾爭譚漢代之

箋買啟書林不限宋儒之界俗之易也此其時乎若
夫京邑東西江壖南北膠庠鱗比簦屩麕來室盡街
彈筵皆賓設譬鐘球之繁會方糺縵以交輝其於太
史橋梓之所闡明棗梨之所流布早已觸手章絕讀
口沫流豈待奏駪駪之詩持峩峩之節始藉爲趨時
之砥柱學古之鍼車耶是日也油幕高張輶車夙發
臨岐覼縷僕本見獵之人望月團圞君正傳衣之候
至於一心自湛五色勿迷細細披榛層層剝繭寸念
只盟於堅白到手勿輕於勒紅此則太史所優爲無

煩鄙人之贅祝也

都中寄同年王南屏于宣書時王館遼左劉松嵐刺史大觀署

客中憶客愁外添愁雁入塞以蕭蕭蟲繞階而唧唧
計關外山應見雪室已添鑪漸偪嚴寒伏惟保重松
嵐刺史才名夙噪吟興最豪與足下蘭襟舊聯苔岑
新訂似茲雅契良足愜心僕訛幸竹安居愁薪貴承
大興師相三生眷注一榻招延闢賓舍以授餐命孫
儕而請業人謂登宰相之府儼若神仙我眞升夫子

之堂渾忘美富牀多缺足屋欲打頭坐無重茵食鮮兼味亦足徵貴人之儉德滌我輩之熱腸矣惟是韓子之門奇才駢集山公之座名士麕來力並扛龍氣皆騰虎而僕學慚檮昧性拙應酬嬾求聲氣之援甘作踽涼之態所恃藏書本富日課無多得以流覽簡編從容筆墨兼之公子習之比部素躭禪悅雅善劇譚秉燭夜分笑諧並作卷簾雨夕形跡胥忘此則僕以消遣羈情屏除俗障者也至於離索已久會合無常閱世事以如棋睠別蹤其若雨我兩人者同棲人

海復隔天涯名偶絆來飢還驅去君正望遼東而弔古奈此奔波我敢詫冀北之空羣姑謀假館計乎宜早歸也如何誰憐宋玉之能悲且勸王郎以痛飲倘逢鴻羽勿吝魚緘

送莫商山明府夢齡出宰祿豐序

長安日遠滇海雲濃促行李以上肩折垂楊而分手夫以商山家承卿月代守儒風積十年以讀書荷九重之錫蔭文成翻水豈難變井爲甘筆本生花儘堪試縣以種事豈待問語敢於儳惟是奉八座之晨昏暢一庭之融洩南山木好剛侻梓而仰喬西堂草生恰依蘭而傍玉而乃一絲牽遠萬里道長問路蒙段之區買舟空舲之峽茄烟箐雨風景蒼茫金馬碧雞神光恍惚得無有南途迴首而北望愴神者乎且使商山家世寒微聲華闇淡出儒酸之面目襲生硬之衣冠下吏方屈夫膝頭上官未假夫眉睫恐笑啁之皆罪或掣肘之㝵多卽或沈滯計車句留薄宦一官入手百絫叢身跡冷於蜂室懸似磬暮客之豬肝之奉債主磨雞肋之拳當此之時而欲樹棠一區栽

桑百畮考書撫字頌起神明吾知范釜縱任以魚游葛砂定隨夫鶴去琴未彈而絃絕刃欲試而手傷並難保身遑言行志今商山翩翩公子濯濯才人風翼初摶日輪正上蘇嶠則階躋一品子又克家黃霸則位且三公官初發軔雞祗同夫刀割凫可借以舄飛何至太息於叩頭撫心於炙手者正宜閱歷於度索懸絙之境諳練於星田露冕之勞以老其才而博其識也不然司空師眷承

北闕望重中州使其陳泜犢之情則侍奉儀堪入奏

馳便鴆之訊并卓薦驛可高遷而必割愛促裝減傔就道包同僧打餞謝賓喧亦可見淸操之自堅詒謀之獨遠乎然則君其行矣此去眞穩著鞭惟是我旣言之他年向防入甕云爾

椒山生日松筠庵雅集記

京師宣武門外松筠庵前明楊椒山先生故宅也數株樹古一瓣香留緣永結夫空王風足興夫志士嘉慶癸亥四月大興朱習之比部 錫經 以某日爲先生誕降之夕邀余遊馬傍槐徑而解事向蒲團而展拜

贍颸颯至烟篆浮淸旣而全椒吳山尊侍講 鼒 上海曹玉水評事 江 憑弔同情聯翩咸集庵僧爲設婆羅之麪調玉糝之羹佐以椒鹽兼之虀飩諸人食而飽之不知街頭之塵土幾尺門外之轍跡何深也夫以分宜精降貪狠毒符孔雀藉靑詞以媚主燒紅儀以熏天政事悉委之東樓首輔竟刑於西市倒太阿之柄一鸞去而百鸞來介上壽之觴小雛昂而大雛聳甚至弁髦國法顚倒爰書箝諫諍之咽喉脅忠良於斧鑕不記山中冰雪辜負十年可憐天上樓臺繁華一瞬洎乎米田射去大樹倒時聚亡命以何爲作富翁而豈得靑蘋布籏難招蕭寺之魂玉軸牙籤盡入冰山之錄萬口唾棄百代臭貽而先生心鍊彌丹血藏能碧生前牘上寃附張經身後芻存堅同秀實迄今劫灰雖換祠火長馨憶枷鎖以風吹仰榱楹而神肅天與忠臣之膽不仗蚺蛇人瞻古佛之龕共欽龍象果孰榮而孰悴當何去而何從也哉旣而譙樓鼓催市炊烟暝僕紱爭授朋秧遂分咸憑軾以誦十大罪五奸之章爰泚筆以誌三百年同心之感

大興相國擬楊升菴重會黃夫人聯句詩題詞

大興相國啟觀空之佛眼發救苦之婆心鐙結歡喜之緣筆補化工之勅嘗擬前明楊升菴重會黃夫人聯句詩若干韻詰離悰於九原之下聽吏倡於五字之中才子佳人自古無死人門天上相見有緣想入非非言之鑿鑿脫稾後示其門下士臨海宋世犖世犖受而卒讀曰人知升菴爲才子而不知升菴之爲情人也知升菴以才窮而不知升菴之爲情死也夫以上合孕胄太甲臚名跡近星辰光依日月蚤應作

相門之相況兼以賢閫之賢詠絮才工簪花格好蕭朝衣於晨漏分綺韻於宵鐙暢臺閣之風流極閨房之樂事以嘉作耦此福誰雙而乃月少團圓天多離恨諫書甫上拜杖而膽落蚺蛇荒徼遠投問店而音迷犵鳥懸絚度嶺茅烟箐雨之間覓蹇馱裘布韈青鞵之路唫屈平於澤畔無此崎嶇謫韓愈於潮陽尙非遐僻茫茫此景脈脈誰知遂爾抉滇海爲情波向竹王作綺語頹然自放醒且益狂潦倒窮邊迷離色界殘杯冷炙侏儒之曲懊儂腰鼓鬢花温柔之鄉老

我當夫洱茶香溢蘆笛聲喧淚燭成堆肉屏環擁聚姎徒而說鬼縱苗婦使跳歌借嬌花寵柳之思效抹粉塗脂之態坐看蠻花落去無可奈何屢聞蜀魄啼來不如歸去向空咄咄霾瘴爲之頓開中酒烏烏頑豔因而泣下而夫人負貞淸之質蘊博麗之才蘭骸膏沈芎閨書掩望蘽碓於蜻蛉之塞揣衣帶於魑魅之區年年其雨作詩寄將錦鯉歲歲逢春盼赦信杳金雞話小別以三十五年終招魂於二千餘里一身縈縛萬感蕺生長成子處之孤嫠枉得狀頭之夫聾翻不若同同之鳥解喚雙聲鰈鰈之魚尙成比目恨誰能遣命也何如豈謂三百年來兩重天外復盈盈以覿面更縷縷以抒情情生文生亦歌亦泣安得不頫首於吾師而齊呼爲我佛耶耶世犖重有請者變理之手由陰以及陽普度之功郎隱以喻顯相國憐才於九幽之域燭情於三界之遙固知夏屋萬間春臺百尺城區不夜徹及無雷斷不使有負才而窮含情而死者矣補天無跡而度世有階證聖賢菩薩非兩心合兒女英雄而一笑其在斯與其在斯與相國

曰吾方以意造境汝郎以言爲瑱乎是可識也遂書之

大興師相雪晴獨立行看子題詞

梅花開處人傳宰相之詩嗛果甜時地指眞仙之宅置身高潔放眼光明淨下界之塵埃漱上清之沆瀣此我相國夫子寫圖之本意也兜羅散於佛宇姑射現於仙山灼灼紅鑪團團素鏡但證聰明於絕世不居燮理之成功披鶴氅而眺三霄其殆印鴻泥而覘一爪乎無邊沾匃士依廣厦萬間此處高寒我幸立

門三載勿嗤幻相訛取眞倪

戴春塘農部聰松隱居圖序

風花曾眼流梗驚心睠白雲以若招買青山以無計迨覩吾同年春塘農部松隱居圖而歎其繼志之遥棲神之逸也蓋農部先世叔能先生學貫古初生丁元末石人隻眼河干之浪方掀御酒千瓶江上之烽迭起黃菜迎風而欲癟紅羅映日以方鮮事不可爲身將焉用乃築室九靈山中署曰松隱居種到千株餌纔五粒蚪枝偃蹇不受秦封鶴影離褷豈餐周粟

長鑱短褐自唫季迪之詩剩水殘山偶入倪迂之畫苔上階以萬點樹縛屋以數椽其躅甚高其風良可慕也然而歷年四百閱世廿餘昆明之灰再飛蓬萊之水屢淺則隱居之鞠爲茂草圖幛之渺若雲烟理固其常事無足怪今農部抱博贍之學處明備之時小住蓬山蜚聲郎署家風益振卿月方圓固宜繪春雲出谷之圖題紫宸退朝之句文能華國業重匡時豈容種樺以當籬牽蘿以補屋者而乃典維數祖廬亦愛吾撫嘉樹之根蟠溯慶流之源永在楹則遺文卅卷梓刻方新葬山則老屋三間松風憶舊龍鱗老去雲似壞衣鴻爪尋來泥還露印人瞻修竹共推門閥之淸華君指烟蘿尙記履綦之髣髴圖託陳濬以補繪（謂竹生上舍嵩）詩倩吳質以重書（謂穀人祭酒錫麒）後事有增前光彌耀不可徵其幽遁之素志而高仰止之深情乎僕家倚合山居鄰浦水摩挲雅繪喜生面之特開緬想高風快熟聞之恰慰尙擬蠟遊屐買扁舟口誦訪戴之詞手提青松之障濤聲幢影固應留客低徊江樹溪花不且助余延佇也哉

确山駢體文卷一終

硝山駢體文

臨海宋世犖

卷二

出都留寄洪筠軒選士(頤煊)書時洪客藁城

僕南来衝炎九夏冒雨雙輪將取道中州訪鶴泉明府(戚涉縣學標)然後買舟江浦遲笱剡溪飢實驅之夫復何言都門如春塘(載戸部聽)覺生(鮑侍講桂星)意園(朱工部涤)諸君皆謂僕屢届春闈姑留夏課而大興師相已設祖筵復投客轄甚謂僕幸束途之近憚仙籍之登作色相規苦詞見激遂使拭離人之淚轉復涔涔感成我之恩益深惘惘嗟乎僕雖屢傷毷氉久歎蹉跎要豈無志於功名甘心於跧伏哉徒以椿庭之景已迫桑榆苞栩之身未藝稷黍與其空談夫陟岵何如徑賦以循陔且僕酉歲所以北上者非得已也仰惟課子之勤未荷巽申之遠曠晨昏於雲舍冀邀倖於春闈不圖事與願違命與時左徒煩屈膝終阻暴腮自思揣摩之術本疎犬馬之齒加長上無以為娛親之計次無以為出身之階遂乃竊祿一氈濫竽三載今幸瓜

期已及竹訊粗安自謂慰甚鄙衷喜出望外闘風塵而已倦望衡宇而栽奔縱捧檄無期一官尙如畫餅而曳斑可飾入何儘足稱觴指台嶺之雲濃任長安之日遠田園無恙修我旨甘筆墨未焚恣予塗抹客子之衣塵甫抖老親之笑口先開不覺百歲之為賒自謂一日之可樂此則決屣屣之計為亟亟之行者也使謂快意於七品之官僕固不若是鄙必謂耽情於三徑之逸僕又豈若是高哉僕行從廣平一路計去藁城咫尺駐馬無緣借鴻自訴伏惟亮察不盡依馳

涉縣遊唐王山記

涉縣據川原之脊界豫晉之交斗大一城劣排萬岫余以嘉慶甲子夏訪戚鶴泉大令(學標)其地署纔蝸寄衙似蜂鬬炎暑方蒸旅懷殊悶鶴泉為言縣西北唐王山之勝偕令弟思泉上舍(學文)游焉聯騎自北門出剛逢雨後恰聽泉聲塵耳一開煩襟頓滌旣抵索堡離山二里許雷雨大作衣屐盡濡遥望翠嶂峩雲丹崑巒漢在有無隱見中未嘗不歎造物之作意

阻人而故設幻景也是晚借民居宿二十日曉竹檐息溜鈺日窺窗蓐食起行揚鞭度險石棱齒齒樹影離離峯堆佛髻以全青雲帶天花而半溼取路漸省得境漸奇於是下馬步行學蟻旋進壽藤臥道老藓纏巖峯欲打頭磴全礙足時而清風颯至古樹爭鳴又安知滚滚黃塵隆隆赤日尚有此幽折之洞天清涼之世界哉既而抵山頂女媧殿覿厓爲屋架壑作簷巖乳滴而夏寒雲氣逼而暑退余乃解衣選石收筐憑欄禪房直擬夫鳥窠部婁俯臨夫熊耳彷彿霓

裳羽葆年年駕鶴以來臨翠棟朱欄夜夜吹鸞而度曲也所尤異者磴臨無地壁欲闖天徧剷佛經字皆徑寸洞外洞內斜行直行前後數萬言縱橫數百丈鋒棱雖蝕光氣常新鶴泉修志定爲高齋妃后所刻竊意地占沙國路接晉陽此山既名唐王當是朱邪氏物夫以鄴鼎初定梁虗已移君日就伶后還佞佛因之役五丁之卒起六甲之徒鑿峻阪作祇林借巉巖爲貝葉自謂證辟支之果登舍利之城矢一念以皈依祝千秋以富貴然而微衣負笈笞劉老於宮門

九蟻傳書紆魏王於劍閣封椿滿積竟負老奴警蹕辱臨但拜假父至於一夫作難李天下之骨全灰百里蒙塵劉美人之髮已剃徒增鼻孽終蹈死亡乃知顙去來三世如來何如敬天親二大菩薩苟本源之已失雖懺悔其奚追蓋攬勝未終而感慨繫之矣歸路取道城西嶽廟塑地獄變相據案者如怒荷杻者如悲過橋者如疑脫枷者如笑相窮色色想入非非第無從詢當年鐫經之人十道中作如何布置也回首峯銜夕照雲淡晴空山靈有知得毋笑來太匆匆

去偏急急乎思泉曰是不可以無記遂書之

上大興相國牋

南衙炎日北望台星倏屆三秋伏惟萬福拜別後從冀歷豫渡洛及漳留涉縣者三旬七月朔日仍取道邯鄲僨車東下霖雨彌日泥淖拍天夜阽危溝晨炊溼銼然而不敢中悔者喜親舍之漸近忘來日之大難也八月八日抵家秋雨初收夕烟欲上桂香滿路竹影遮門老父方引孫拾柴課童刈草龐眉無恙健步依然見遊子之果歸慰征人之車至倚門忘倦投

杖起行世舉於是抖擻衣塵料檢行篋敬出惠賜人葠如意蟒衣等件並所製滋德堂說縷述吾師祝嘏之意歷注之情檀玉現乎佛光芝雲護於仙樂輝煌宮錦新叨補袞之頒璀璨璃題特荷援毫之寵老眼頻拭笑口欲開謹再拜以告登信千金之難買洎乎燭煤初剔箭漏未央送親友以出門聚妻孥以團坐細敘數年內登神仙之府臥宰相之茵飲食教誨之勤造就栽培之篤聽者點首言之忘疲但感涕於恩師而齊聲以呼佛也從此貧家甘旨佐以椒辛寒士

虀鹽兼之菜甲伏生雖老爲歡喜而加餐子路本强得從容而負米自謂此日之樂不減三公但得百年之依并忘一第惟是扶風帳隔立雪門遙遂疎牌呵之承空切仰鑽之念是則情所難恝而亦勢所難兼者耳計至庚年尙需七載彼時申降已啟八旬倘託慈暉尙承愛日決當躡長途之履晉上壽之觴以慰結如以伸仰止是所願也敢預陳之

臨海朱烈女蓮姊傳

朱烈女蓮姊臨海人也許字柯龍才鳳鏘卜叶雁幣儀修佇詠桃夭滿墍梅實乃三商未屆二豎爲殃臂伯涉洹而泣歸衛玠棄車而看殺瘦腰病骨日見支離羹銚藥鑪誰憐狼籍維時烈女以先期之赴覡侍疾之行夙志懷清隻身赴義厠牏手滌蟲可憐時祖服躬援鵬方鳴候蔦蘿本緣生之物身未分明芣苢非不死之丹腸眞寸斷雙拋角枕依然處女之牀半面藁砧便作望夫之石洎乎永訣促甚微生遂決意而投繯庶比肩而屬纊而不謂捄者之鷹至也嗟乎雪霜太虐縱勁柏而亦摧銷鑠過深雖堅金而亦蝕

以烈女之鍊石作骨塡海爲心但使露紛從容冰餐安穩糠鐙夜紡米臼晨舂莫爲摧折其餘生儘可旁皇而獨活且何至以匪石之質轉涉懷春銜鬭之盟私傷獨旦者而乃驚風不測來日大難兒自靡他母乎不諒謂眉非經畫何嫌女子之貞璧本完歸豈礙嬰兒之嫁愛同舐犢苦大義之不明人願委禽緣賢稱之久著遂飾辭以相逛細馬馱歸訂賄遷以爲期塡烏密約烈女則猿腸寸斷鵑血迸流號泣以籲歸陰慊慨以申矢日竟至逢怒蠶有絲而縛牢佇見剝

膚尨在庭而吠急那堪入耳惟有麋軀空梁之雛倒經古井之魚立涸重泉覿面幸白璧以無瑕同穴失聲報青銅之自合計烈女之致命裁二十齡而艮人之告終未五十日蓋乾隆庚午年事也抑聞題扉字在未返棺尸挂劍志堅蹇餘蛻骨事直同於窮鳥魂向阻於雙鴛凡皆陶家守義之嫠梁國高行之婦遇無此苦節無此奇者獨惜焚孀爲造物所憐砥節本秉彝之好而如烈女之六張五角萬苦千辛必欲促諸九死之途天乎大酷抑且萬無一生之路母獨何心也哉

臨海鄧烈婦傳

乾隆間秦沐雲大令錫淯續修臨海縣志未及付梓而毀嘉慶丙寅余借得其稿本觀之內載生員郭光璋妻鄧氏夫逝時年二十三撫孤五載孤以痘殤氏遂自縊母覺而解之尚有一息命鄰人就口呼其氣氏甦詢知其故即翦去上下脣歃血不食而卒噫此事何忍令其不傳耶作鄧烈婦傳

水淸石見沛邪有夢耳之婦焉海竭天枯開封有斷臂之婦焉凡皆昭於史册風彼邪淫然而茹蘗猶託夫餘生集蓼藉申夫之死未有志經百折痛早裂於肝腸身到九泉慘重殘夫肢體如吾邑生員郭光璋之妻鄧氏之烈者也夫其甫悲寡鵠初唱離鸞石柱補天戈難返日依依執手之語質諸鬼神皦皦同穴之盟堅於山嶽邪衾覩殮繙髮藏棺徒緣弱息之延聊駐未亡之晷冰心矢獨雪涕撫孤紙帳遮風糠鐙紡雨任此日驚濤石沸山佇望夫冀他年空谷春回草榮知母此其志也艮足悲焉豈謂雪虐風饕天驚石破呱呱索乳聲驟斷於三更岌岌危巢頓并傷其一卵辛勤五載回首全空寅祀千鈞到頭竟絕復何心於獨活知不如其無生遂閉戶而結繩向高梁而倒挂然使無瑕白璧徑從我特而歸不遠黃泉直攜藐孤而去東海之魚鱗鱗比翼還遊泰庭之鳥啞啞挾子自叫則三從可慰於地下豈九幽果異於人間而乃佇苦停辛支離乖午驚來老母破扃戶似抉懸門闃集鄰人解短繯如拉朽索奄奄一息捫心血以

微溫嘖嘖同聲謂呼吸其可活倉皇接吻氣已涌於丹田瞬息長吁魂竟同於黑海蓋同室方爲額手而烈婦益復椎心迨詢轉活之由更增殘喘之慟謂此身本爲夫守魂兮有知恨此脣已被人汙留之何益直看手辣翦胧贅之餘肌那顧齒寒擲模糊於片血却溢米而勿進遂反席以求安不綠尺寸之膚稍涵潔清之質渺形骸如土木鍊鐵石作心肝言之鼻酸怛焉蜺委彼世之嫠婦戀莊廬之饒富藉門閥之高華花晨聞太息之聲經卷壓來生之祝依違守志徼

倖完貞迨
旌例之適符遂藻詞之共飾毋非不諒動詠柏舟兒偶有成便矜荻畫而如烈婦之銜碑喋血踐諾糜軀桐到尾而猶焦薑歷久而益辣竟爲志乘所不及載俎豆所不及磬非特閨閣失砥柱之資抑亦衣冠貽載筆之憾也爰臚奇操藉表義途呼籲既隔於
九重摹寫難傳於萬一但冀齒牙常挂俾一節永垂汗青定知口血未乾歷千年尚能化碧

臨海修復二徐先生墓記

北宋時吾台徐中行庭筠父子世所稱二徐先生者也一庭師友八行淵源足及涑水之門名並山陽之峻相傳墓在郡城東南六十九里白巖山福海寺側螭頭三尺曾經雲谷之題馬鬣一封早佚筼窗之志問青山擎來麥飰何處墓門話白屋冷到炊烟并無梵刹蚩蚩樵牧濯濯邱原識者傷之白巖楊君雅慕義如飴嗜古成癖恭桑敬梓滌仁里之由還塵榻遺編望賢闕而起慕干山繭足值村翁采藥之時一綫蛛絲認鄰子栽桑之處界半區以誰買黃犢曾眠痛

古蹟之真埋白狐任歔問天不語畫地難憑迺以壬戌之秋倏報風雷之震陰雲晝闔命太乙使先驅古木夜號遣五丁爲執役洗百年之朽壤山是移時利三日之淫霖雨纔收去棱棱石蓋巋若靈光鬱鬱佳城覆如夏屋兒童走告父老驚傳時則江夏黃侯兆台陳風聽臚戴星夙駕核志乘則福海古寺園尚淞名詢耆舊則道學遺詩誦皆上口整冠肅拜泐石留文標柳攏於荊棘之餘樹卞墓以松楸之盛揚君而後喜可知已夫以銅駝泣雨貴賤同邱石馬嘶風樓

臺一瞬華表作民家之纍姓名題額以誰知穹碑臥
官道之旁翁仲撫膺而欲泣生非立德沒已無稱若
二徐者身前謝夫徵書不嫌闇淡死後餘夫坏土尚
證英靈而楊君盻蠁之通訪求之力護文翁以二千
戶似炳先幾遇王果於五百年恍符冥約緬師資於
潛闡君家本立雪之賢馨先哲於鄉祠我輩亦擬香
之列問後死誰工五字試續朱子詩碑倘先生可起
九原請數赤城祀典

仙居朱樫園明經 庚年 韋羌詩集序

詩之爲物也助江山於腕底收烟月於行間芳草如
招白雲可贈其眞有畫意乎仙居樫園朱子幼好奇
服老擅斲輪人或呼爲書淫羌自工夫墨派當大沖
懷澹挹逸興遄飛濡瘦指以淋漓樫園工指頭畫發枯腸之
芒角或皴或潑亦古亦今蘶材塞屋而揮完鐵限當
門而踢破曾無吝惜不少留題然而氣得春多試偏
秋黜陸士衡感士不遇但唱蒼茫杜子美高歌有神
自抒抑鬱籠頭破帽浪跡於吳山越水之間覓步鼇
驢覓句於雪緊風號之際禽來魚往盡入奚囊酒綠
燈紅祗聽擊鉢眞機獨暢天骨自張人第賞其無聲
之詩格淩董巨而未識其有聲之畫體繼王韋也合
嗣 韶鈞手撫澤留書能楹讀撫軸頭之零什細事校
讐恐劒氣之竟埋亟謀剞劂一編見示雙淚迸流世
犖展誦一通撫几三歎憶游郡市曾覘冒雨之巾迫
試武林快把臨風之襟格清似鶴意澹於鷗數毹磔
磔以風梳兩睫棱棱而星炯三升酒盡計爲作畫之
時五色牋鋪恰是題詩之候鴻留半爪兔禿千毫自
許必傳衆咸叫絕豈知雁催天老烏蹴九馳重披招

隱之章已作廣陵之散不堪回首那得知音而嗣君
尚能珍而襃之計爲永之不使埋沈於異物抑亦嗣
續之得人也雖然梓費百金薆扶四壁生前戲墨爭
爲拱璧之藏身後遺編難作脛珠之走聞汪倫舊稱
弟子余友安化令汪君衡先生門人也未應秖解踏歌媿宋玉本屬
恨人聊復爲之太息

書蜀碧後

嗟乎蜀民至明季而安有子遺耶始以流寇之災繼
以勦洗之厄男婦旣盡重及從官僧道恐殲并按年

犬血肉糜於水草髑髏積於邱山巢權之酷不足奇
軒燧以來無此慘或謂蜀地山排劍閣宅倚酆都本
凶煞所照臨兼幽沴之鬱積然當獻賊搜括之際屠
戮之餘煢孑薄於雪鰍礫童奴如腐鼠好友頭羅於
案上愛妾足疊於峰尖骨肉久離腹心誰寄乃自楊
劉數人而外莫不束手待斃引頸就誅不鬬麾下之
反而圖之遁而去之固積威之有自抑亦定劫之難
逃也然則仰礮擊天錮金絕地煞星下界獄神端觕
而迎廟頂上頭靈官執鞭而喝文昌具宗第之東昔

是一家武當思道士之逃今丁厄運雖屬傳聞之跡
艮非傅會之譚洎乎一箭甫貫於當胸四鎮復起而
喋血毒留黑虎孽膺黃龍飢卒煮人以爲糧怪魅現
身於當道新鬼寃而舊鬼哭妖氣北而毒氣東一若
不空其地不能不盡其人不止者楊錦江粗知撫恤
便不許以令終孫可望萬無心肝猶復恣其跋扈遂
使磨牙吮血長吁嚱於蜀道之難雄虺靈蚍付觀襖
於汨羅之間作者之意其在斯乎讀者之傷靡有極
矣

歲貢生褒雲金公墓誌銘

公名紹祖字公望別號褒雲臨海縣學歲貢生也先
世明江西提學副使一所公 貢亭 工部侍郎存葊公
立敬 並身關賢關學窮理奧家訓炳於顏氏道脈接
於宋儒先生弱即能文志在繩武目營七錄聲售一
黌固謂霜鍔方銛風輪正遠也而乃雲迷弱水路阻
强臺久食邑庠之餼未偕計車之吏當夫桐炊人老
蕉覆夢醒痛經義之久湮聚唆髦而講肄志惟遜敏
道矢嚴尊謂大匠必無廢材雖小道必經指受庚經

拜肅墅守足發夫公羊亥史譌袪津逮直探夫司馬
至其精嚴時秝矩矱先民語耽雷同理求雪亮音宣
木鐸闡周張朱陸之傳薪法度金鍼號瞿薛王唐之
嫡裔第使搴帷有問任繭緒以徐抽祗教執卷能勤
并脯資之勿計抑且以籥爲枕味道得腴篤行如陳
仲弓渟質如梁元覽書云惟孝貧必馨蘭詩曰且耽
幼知讓棗乏買書之費萬帙半屬手鈔禀伐輻之譏
一介亦防苟取性不躭夫聲色幾曾觀魚里之優志
早泯夫紛爭從不涉雀墉之訟所以同里之牛盜去

自耻名聞束修之羊牽來爭思經執然則先生雖屢
困矮屋終老歲貧而秉齒德以稱尊合文行以立教
不且巍然天爵誾然日章也哉先生生以某年月日
卒以某年月日得年若干歲配洪氏雞旦戒興鴻莊
偕老謹持中饋無忝內修生丈夫子五長潞藩邑廩
生次某某並業儒季沁藩嘉慶辛酉拔貢伯霜仲雪
睦家術以恂恂瑜珥瑤環傍庭階而璀璀孫男若干
人女子子二某某其壻也墓在某山之原既窆後某
年沁藩始屬其門下士宋世犖爲之銘銘曰

道德蘊深文史用足云胡此才終老場屋學爲人師
撞鐘攻木三席負牆一經遺簏松楸式瞻桂蘭竹馥
護此佳城千秋葱鬱

重建白雲山文昌祠壁記

白雲山曲紫邏城隈路徑則蚓折蛇蟠澗壑則麻皴
斧劈學士巖居在焉中爲文昌祠前明邑鼎元宗伯
華峯秦公（鳴雷）所剏建也夫其依崖架閣累石成梯
棋列星排梁飛虹跨憶前身香案之侍小謫塵凡就
往年書室之基大興土木萬八千峯仙客衣披一品

以言歸一十七世宰官緣結三生而其證置身富貴
頂禮神明謝塵鞅於人間割蓬萊於海上壽藤古木
助其鬱葱飛閣曲欄精其位置洵盛舉也眞偉觀哉
洎乎屢易星霜洊摧風雨夜夜瓊臺笙沸猶聞白鶴
飛來年年壺嶠塵揚又報紅羊劫換雖經黃堂之修
葺（唐太守文獻）旋傾薜荔之牆偶披玉室之詩篇（陳處士公綸）
署認芭蕉之洞平泉花木雜付樵肩矮屋蓬蒿改依
梵刹（頹祠二楹傍華嚴庵之西不知何時所移）此先輩若何邵諸老所爲
殷建造之圖而家君及方巖諸公益復厘興修之志

也然而庀材不易籌費維艱或涓吉而旋停或醵金
而漸耗嘉慶乙丑歲邑茂才燧峯羅君（昭）惜因循之
久也遂慷慨而任之剔薜扶碑刈蓁闢徑拓華嚴之
舊址（移華嚴庵稍東而以庵址建祠於堪輿法較合）與佛分居課版築於巖
丁必躬相度首營正殿而拓層樓前臨挂榜之山後
枕梯雲之嶂雙峰筆聳點趁朱衣百雉衙排披成紫
帶雲窗月牖俯舊跡約百數步而高呂閣朱祠（前爲呂祖
閣右則朱子祠）準成規在十餘楹以內工勤二載費近千金
蓋同人咸樂爲輸而賤子實襄厥事焉噫乎福臻祥

集孰非陰騭中來子孝臣忠總向修羅上去仙階有自天榜無私彼華峯名冠羣英位登八座夫非丹籍之夙標紫宮之上選哉而乃一時之瓣香偶奉異代之傑構爭歆亦可見名蹟之其珍善根之不昧矣是用勒姓名於貞石志科第之初桃凡有一椽一甓之錫並在大書特書之例從此秩了牲肅領取三千條功德因緣郎看雲甲蟬聯誰非五百年神仙眷屬

白雲山朱子祠附祀　國初台海道斗垣楊公應魁說

文昌閣在白雲山舊爲唐公書院祠朱子焉厥後闢祇賸夫頹楹祠亦鞠爲茂草嘉慶丁卯邑紳士新文昌閣仍於其右別構三楹以奉朱子栗主從其朔也明經得溪李君俊議以前台海道斗垣楊公附香火於側客有疑楊與朱子年代甚懸道統未必相繼者邑人宋世榮爲之說曰他郡之祠朱子祠其學也吾台之祠朱子祠其功也祠其學則宜審所師承祠其功則但準諸民望客亦知楊公之功於台何如乎當耿逆肆訌之時正曾帥築圍之日城纔斗大江欲鞭投陣結烏雲鋒橫白晝衝潮之艘千隻浮橋則鐵鎖平沈隔浦之礮一聲闤市則屋瓦俱震守陴欲哭拔宅無由固已窮比枯鱗危同累卵矣楊公以參議之任襄帥府之謀素習戎韜特神指畫從容簡卒潛消國夜之驚慷慨陳詞力爭屠城之議磔泰諜於絳市賊駭其神食蔡卒以鄧糧衆呼爲毋羣謀博采逼間道於茅埒三堵竟完鞏全城如鐵聾遂使徒林兕虓兕野孤奔似此膚公合膺血食蓋朱子持節於昇平之日修水利而講倉儲楊公決策於危難之交撫哀

鴻而綏唳鶴固履時之各異抑易地則皆然也假使楊公夙慕著書高談理學戚促於干戈之寄依阿於帷幄之籌坐使軍化蟲沙民悲几肉雖日取章句而誦之挾語錄而箋之何異擐甲而設醮壇戎服而講老子縱自附朱子之學不重貽朱子之羞哉若謂台人學派於閩實屬支流則三青業有專祠十賢尚留片席似此馨薦已屬贅陳惟是峪幘南瞻猶存詩版溪山西接不少璠題日月蛤暈海潮貧六屆以永固年年觥稱村戶登千畝以常平宦跡與萬八峯而俱

高景慕歷五百年而倍切而如楊公者以勞定國以治得民鞏城郭於金湯免生靈於烽火方借數十年年內不獲丹修靑飾菊薦椒陳報明德以專祠實盛時之缺典而顧曰廢莫敢舉且疑僾不於倫抑亦見之已偏而考之未晰已客拱而聽僉戒勿譁幸不吡爲䖍言請郎書之龕壁楊公名應魁遼東籍四川潼川人

宋孝宗論

甚矣南宋孱主之相仍也說者稱孝宗負質英明誓

必恢復早歲上前驅之表登極修大閱之儀馬逸則手尙擁楣弦彎則目眥傷弩其志甚銳其意甚堅徒以咸陽羅織之餘老成凋落海陵殲斃之後嗣主仁賢軍奏交綏禮正敵國幾無隙之可蹈遂有志而勿伸嗟乎是亦震乎其名而未按乎其實也蓋孝宗偷安之習固有所受之矣夫以光堯厄逢十世土納二郞乘泥馬以南馳付銅駝於北臥甘割地之請卜基子剛入九宮忘戴天之讐任刀頭望穿五國環掉腦後刀置膝間促鉅帥以金牌殞忠良於鐵棒猶復安排鐘鼎點綴金鍋戀戶戶之笙歌說爺爺之富貴耽一角之畫賸水殘山忘半臂之書錦棚油帟何非孝宗見聞之所熟者不然采石之戰士志方伸茨湖之師國威頓振大軍四十一萬統侯指揮河朔二十二州豈無嚮應人才以用而必出天意無去而不回渡跛鼈而爬沙抵黃龍而痛飲固其所也夫何難焉而乃西棄河池東拋海泗謀如築室嬉甚處堂幸正伯姪之稱便詡子孫之福此可於高宗爲繼志而不能於宋室爲雪仇也或謂孝宗選自旁支入繼大統趙

庭承堅忍之訓通問作休息之圖泛使嘗請諸陵養晦幾及州載此中固有不得已者豈知春秋以復讐爲大易象以幹蠱爲先使孝宗式懋新猷克光舊物平塡雪窖鈌補金甌衣冠重集於汴京鐘虡仍還於仙鎭然後駕迎太上鏡淨寰中彼高宗見天命之有歸慰先仇之克復豈有不哆開笑口掬益歡顏者即曰叔武畏衛鄭之復歸牛睿甘愍懷之不返所以封願比於劉豫樞不請夫趙桓然使揮戈計出夫臨淄返骨功歸於宋父爲孝宗者何嫌何慮誰懼誰疑此

之不能而僅愼問安視膳之文飾挑菜進茶之節祥曦殿啟侈奉瑤觴聚錦園深誇陳錦沓弄僧兒之水便作淶媗宜宋嫂之羹聊資蘭膳則亦庶人之孝而非天子之孝已耳要之孝宗才原曲謹心憚更張德意感夫兩宮音容隔夫二聖加以畫舫簫鼓江山本足迷人紫陌綺羅士庶耽爲樂土郊壇之規畫已定陵寢之魂夢久虛樂南土以久居幸北風之不勁洎乎軒鼎初就虞禪遽傳奉先帝之几筵付佳兒以寶位固謂武王之行定率文王豈知曾元之賢遠遜曾

子坐死牝雞晨煽廷臣但有牽裾鐵騎宵來邊將難支殘局詩悲離黍錄付夢華此非孝宗之咎而誰咎也哉

王守仁論

善夫竹垞太史之言曰新建勳業氣節文章皆可甲世獨多講學一事嗟乎陽明何在而不以講學累耶夫以朱壽凝顛甯濠跋扈軋犖山之反計積且十年吳王濞之軍聲連及七國結援奄寺招納叛亡寨賊之名十三雄軍之數六萬星馳北渡雷掃南畿跡雖

等於揭竿勢幾疑於破竹當此之時陽明投袂而起傳檄而呼移覆巢搗穴之師抗吮血磨牙之衆不五十日懸朱泚之首於稾街提三千人掃蚩尤之孽於天市機無此捷績無此奇而乃從事獨賢高功不賞固宵小之忍肆攸刻威武之甘郎瞶聾抑亦劉養正之書冀元亨之使有以示其隙也且夫艮知之統心齋之傳正使有得於心祇宜默揩諸行而必力標門戶別樹鼓旗著說萬餘言聚徒數百輩期門待命將士之扉甲已披絳帳高譚師長之皐皮尙擁自詡五

官並用生面別開然而舌敝脣焦矜情飾貌幸而奏捷固謝安石別墅之碁不幸而覆師直邊和尙經壇之懺曾謂陽明之智而出此哉抑又聞之出處之際古人所嚴因依之由君子必愼陽明才爲世出德與時隆當物望之羣歸指肚心而尙在宋孝宗初居藩邸卽聞張浚之名趙充國久伏田間旋赴先零之召荷九重之知已誓萬死以奚辭念自出於血誠感已深於髀肉卒之馬援末老遽聞裹甲而還李廣雖侯仍未剖符而錫人謂秉鈞如張霍誼解用才我知推

轂如府方已嫌比匪且夫唐朝郭李不聞理闡身心宋代范韓非必說標性命如陽明之綱扶世宙諮練兵機自當功勒鼎鐘報馨俎豆而顧攀援堯孔調解陸朱消磨有用之精神鬨集無端之訐訟洎乎語錄梓就年譜編來意境支離鋪張怪誕游僧撫頂道士授書自窯三教之藩籬不待再傳之決裂不可謂非陽明之自啟之也惟是明儒半拘習氣純盜虛聲戴太極之圖兒奉高頭之本子箋解則畫宋爲界跂樹則自鄶無譏惟陽明獨負天材儘強人意又以聲華過盛謗毀交乘生前既莫爲引繩身後坐招夫集矢接心傳於孟子擔荷似韓昌黎譽門徒爲顏淵矯誣如文中子然則陽明其殆才足冠世而結習之未除學本希賢而標榜以貽誤者歟

送同年洪蓮泉大令 蒙煊 服闋赴都謁選序

三年聚首又逢折柳之時四十上頭本是栽花之客惜予判袂鞭影遲搖促汝上竿鑼聲正急憶昔都門聯襟旅館挑燈共籢素衣之塵同望白雲之舍蝸纏廬寄一榻會記對眠驢賃車遲六街恰容並坐既而君需銓次僕抱憂居喜蓬巷之斜連訂苔芩於不隔洎乎洪厓拍手烏逐南飛宋玉遠行裝還北上乞長安之米舊雨幾人看紫陌之春新花笑我每瞻雁路輒緬羊城羅浮之吏如仙珠江之流似鏡未由躬訪祇覺神飛豈謂花偶茵飄梗仍萍聚郄詵方傷於過隙長卿適賦以倦遊遂使雙塔峰前兩湖隄上復有兩人之跡重聽隔巷之呼指鬢影各有霜侵話名場總如風退抑且會面無幾別意旋生那得不太息於逝波低徊於歧路耶或謂伯仁有母夙抱沈疴陶令作官已諳滋味且業以俸餘構藏書之室買負郭之田何不鼓打迴帆盤修陔膳不然粵江荔子故是飽肯庾嶺梅花亦稱熟玩民歌來暮君紀重遊策驥足以就輕酬捷夢而益樂詎非快事行報樂遷而乃意憚遠行勉圖近養向銓曹而改注籲臺省以陳情另轉腳跟別持手版正恐士民或區其風氣大吏亦各有性情似亦勢之可慮而籌之未熟者雖然古聖之成事不說吾人之食祿有方既策版輿之安何憚張絃之改如謂年方強仕便踐鷗盟才諳劇繁動援鴆

葬則是賤五斗之米彭澤應臏空銜鍊九轉之丹句漏幷無官長無此事也卽如僕者椿庭景暮棘舍技窮託舞綵以自娛固牽絲之尚早送人作郡必每怦怦閉我閟門跡嫌寂寂此豈終戢影於泉石結伴於漁樵者哉君行矣揚江閩海任啟雷封秋隴春塍且勤露冕他日麥風起處棠蔭濃時有戴笠而來迎輿而揖者問中牟之雉觀單父之魚安知非僕其人也一片豬肝料不嫌爲費累幾番鴻爪尚細數以痕留若夫黯黯消魂刺刺絮語不足壯夫行色敢務去夫陳言

戲爲門人陳瑟夫備三責耳聾檄

六鑿本竇兩竅潛通洗流水以何妨非迅雷而奚掩況秀才例稱三耳在治帝并達四聰汝官非許丞術同麗老兒初就塾未應遽學家翁身不作勞底事屢聞鞞鐸而乃司聽之官失職大聲之呼不聞固知其淨掃塵根痛袪煩惱熱不因夫酒後任汝嗚嗚笑獨對夫風前付誰啞啞然而地雖可畫天亦云卑混牛蟻以同聲塞蚰蜒於去路妻子之謀閱若蟲甚可憐伯叔之訊褎如飄徒留息輸鼎鐺之尙有豈窾郤之難披是用破其佯聵嚴爲程限帝曰汝聽佛說我聞老婆之勸宜思社公之酒可酌勿謂一身獨苦曾經馬祖喝來但看三日能除免被東坡割去休反脣以相詰須知我不作宋聾倘應手以奏功定勸汝改名陳亮

确山駢體文

臨海宋世犖

卷三

臨海城東訪白鷗莊故址記

丁卯暮春候近禁烟節宜修禊簷雨初縮山翠欲流飯後與門人沈生哲李生祥兒子經畬信步出崇和門繞東湖而北落花迷我芳草招人須臾達一招提敗瓦頹垣蘋甍灌木古佛對山而髻綠餓僧擁衲而黃詢諸土人呼爲王庵嗟乎此非前明王恒叔太僕士性之白鷗莊哉夫其五嶽歸來三生悟後闢圜一頃種樹十年移石筍於寶華之山斸金松於玉京之洞紫芝紅藕位置迷離茆舍竹籬安排樸雅咏杜陵之句花妥溪喧認昌谷之巒藤蘋苔絮嵐峰隱現隔江招而欲飛洞戶參差入徑迷而自轉消磨暮景抒寫幽情山水方滋烟霞作供致足樂也且古來千鍾萬石之宅五亭三沼之華橋跨飛泉閣依絕壁闌干之數三百茶湯之入十千而主人身絆名途老牽世繫一邱一壑未許置身宜雨宜晴何曾過眼甚至

投荒萬里戢影一棺生前祇託夫萲遊身後并迷夫歸路編官府抵償之價長付鑰扃經子孫蕩廢之餘貨到柱礎以覗太僕之早離軀鎖暇託菟裘課奚童以掃花賃鈔胥以起草繹成廣志巷直比夫癸辛詩紀壯游橋可稱爲丁卯況傾圮在滄桑之後天留謝客青山埋沒於烟莽之中人識裘家緜野鏦王一席尚爲低眉山鬼五更居然含笑九原可作歷劫如斯縱曰未免有情抑亦可以無憾矣洎讀太僕所自爲莊記稱是地爲宋陳祕閣艮翰所營安知來者之復爲誰然則今日之雲散烟銷天陰鬼嘯栗鼠竄於古屋竹雞踹於荒林無人更問夫樓臺有客相弔於榛莽是又太僕所逆料之而早言之者也

重建東湖樵夫祠碑記

郡伯玉屏洪公其紳涖台之五年重建東湖樵夫祠剔古碣於春苔薦寒泉於秋菊綱常一擠俎豆三楹妥忠魂焉洵盛舉也郡士宋世犖爲之記曰夫以金川晝啟燕以逐而飛高寶殿宵焚龍以燔而骨蛻九閽鼎沸一室戈操誅鼂錯以何遲問成王而安在遂

乃覩顏白帽快意黃袍哭癡兒於灰燼之餘鋤書種
以瓜蔓之法禍乎胡慘劫也難逃然而大物未改於
朱家一姓自更夫黃屋以覘擲銅駝於典午鐘虡全
移沈畫鵠於末庚碙崖并覆其事固有間也況樵夫
身非紆組業祇執柯與世無求非官有責卽使停肩
石室失聲棋局之翻注目烘爐太息燃萁之偪則海
國之肩雲踢月豈慮塵汙台嶺之白朮黃精儘堪薇
採而乃一身似葉颯爾隨波九死如飴毅然抱石無
齊黃誤國之罪矢彭咸遺則之從此誠苦節之希聞

孤忠之罕覯者矣或謂樵夫早通朝籍本預幄謀殆
見事之不可爲始匿名於無何有魯仲連志原蹈海
暫寄餘生文信國誓不忘君敢慳一死尙冀龥高皇
於地下募勁旅於江頭但使李九江之款未輸張千
戶之書得達安知不扶危而就定轉敗而爲功者是
以半息偷存一肩暫托丁丁伐木耿耿收榆洎乎新
主詔黃舊臣族赤原燎莫撲海闊難塡始從宋玉之
招終賤尾生之諾所以昔賢著論指爲牛主事之潛
蹤（洪虞鄰觀察謂樵夫卽牛主事景先見南沙文集）邇日停乩喧傳高太常
之降筆也（近日樵夫降乩於邑東鄉開石村自謂卽高太常遜志）世犖謂是眞
烈士斷不求名善論古人何煩泥跡彼夫飼豬戀戀
首渝艮友之盟搦管諄諄覥作尊公之傳獨非此日
之廷臣他年之元老哉而樵夫獨守貞匑之志甘匪
石之貞命擲鴻毛骨埋魚腹鬼門闗啟知誰艤舫而
來鼎湖水通任我攀髯而去鯨島之魂五百長伴田
橫蟲沙之士三千勿辜穆滿以云不朽夫復奚疑至
若考軼據史彬之錄南去有馮翁之故廬（史彬致身錄載馮濉自稱馮二子黃巖人）薦馨配正學之祠比望卽方家之義井倘

謀蹕事惟艮二千石之闡幽表徵敢贅鄙詞藉紀四
百年之廉頑立懦

甲子舉人候選教諭敦夫嚴公墓誌銘

從來名士半解禪通自昔文人總根慧業其生也有
自其歿也有歸現比曇花證成上果而迂儒或以沈
溺而斥之附會而疑之固因受之自迷抑見聞之不
廣也吾友敦夫嚴公釋老抱送迦維託生晝帷則言
誦以千夜燈則聲辨其四年未弱冠卽餼於庠胷善
儲書或呼爲庫當夫含毫渺爾落紙泠然義理契於

元通心地卽於精進天成妙語一笑拈來獨闢冥詮萬緣寂處乾隆已酉大興朱文正公視學至台以宰官身具正法眼見君卷而擊賞之遂膺優薦特貢成均僉謂一顧而羣空殆亦三生之緣夙乎君則束裝北上藏八海者一身鎩羽南歸棲家山者十載迭居憂戚益務澹甯門前停問字之車室內設繙經之案香烟裊處一箇蒲團米汁參來三餐蔬素入維那之座芸編借梵夾齊陳修蘇晉之齋唫韻與磬聲間作洵儒童之菩薩實師利之化身迨捷乙科翳逢甲歲

四十二年之矮屋裁放出頭九十四名之選場幾成嫛尾人稱晚達行直步夫蠕坳君謂迂材願昇棲夫鱸舍南宮甫罷便注冷官北旆翩旋仍稱居士往年綺語益付芟除抹世婆心惟思普度見戚友清貧之狀那惜低眉聽朋儕詬諆之辭便呵饒舌是淸淨者聲色之紊都捐惟孝友于手足之歡無間佛眞出世人是再來方謂長葆谷神永逃劫厄豈意天驚棺下仙報龕成悟解脫於南無淨薰修於烏有竟以薄游與會小住蘇門借居彌勒之廬遂示維摩之寂路瞻

乾笠掣履徑歸船貨孝廉載棺空返時嘉慶丙寅某月某日也距生於乾隆壬午某月某日年裁四十有四聞其得疾之始因見寺僧烹鱓刀砧宛轉血肉模糊悲切於心痛掩其目恨殺機之未殄惆寃報之相仍幾乎發狂馴至不起則此去之蹋破火蓮身還金粟塵寰之韁鎖碁若眞靈之位業依然理固其常事奚待問惟是執經之士慟切頹山盍簪之朋感深逝水甚至緇流羽客丐婦輿徒亦復眷念濤修追思德意此又蓬居所僅見梓里所希聞者矣君名乘潮字

文似別號敦夫先世由烏程驥村遷居臨海高祖處士某焚去妻之券父歲貢某績食古之功孰謂食報之止於此耶君一子占鈺女三長適秦次適許季爲余幼子所聘么豚暮鷚訂以良姻籠鳥檻猿悵茲永別猶憶丙辰暮秋之吉焚甲子上淸之符仙許鸞停篆留蛟落謂君前世爲郡東白墖寺僧余爲郡南白巖寺僧龕擬芋以同煨雲逐輪而並轉然則作佛輪靈運之早君已返夫道山食肉噬首座之愚余尚淪夫沙界又所爲渙然汗下潸然涕洟者也君葬於某

山之原余分合爲銘不敢辭銘曰

儒與禪本一理德之修命之俟齊得喪一悲喜我尙迷君悟矣旃檀香雲梵起應眞位君記否招君魂靈江涘埋君骨靑山裏撰君銘慚弇鄙祝君墳宜孫子

手錄薇道人桐江隨筆序

薇道人王瑞彬原名居敬黃巖人也避地桐江作隨筆五卷處流離之際寫湮鬱之情意不專於著書體祇居於小說友人王瀓圜孝廉若浩以鈔本見寄龠餘僅辨蠅楷細排手錄一通覽循三歎夫以明綱掃

地閩燄燒天小人久化爲蟲沙大室竟遷夫龜鼎我國家惘包胥之哭殪寒澆之魂乾宇鏡淸坤輿斗戴當夫順流南下破竹長驅愍懷已出於靑城种姚并殲於朱鎭乃有蛙張箕怒螳肆車當并無半璧之支浪作揮戈之想斬竿揭木人祇招自市中螢雨腥風路已窮於海上至於身棲絕島計竭丸泥如張煌言者其愚可嗤其志亦可憫也維時薇道人以書生之弱預幕府之謀事不可爲死猶勿去樓船何處空傳徐福爲仙玉弩全亡尙傍田橫作客洎乎林猨不叫穴鼠被薰侍兒頫首以就擒參軍銜鬚而受縛塗山後至終戮防風平陰先鳴卒殲郭最而道人竟能設計自脫入水不濡始混跡於髡緇旋反初而魚服颷斂電矛之蔞慘聽虞歌海枯石爛以還遂餐周粟指嚴陵之瀨賃來馬磨三間傍皐羽之臺拚付驢鳴一慟爾乃繩牀土銼藜杖楮冠將軍之樹影模糊國士之橋椿䮕屗蓬隨腳轉可憐張儉無家索臏舌存誰識趙岐尙在於是坐三家之壁挑五夜之燈惝怳舊游依稀隔世江花江草野老但覺其悲或泣或歌旁

人不解其故庚子山傷心一賦目斷鄕閭毛修之亡命七年血銷戰壘唾壺擊缺望蓬海而塵迷短劍斫來銷榆陰而槧握歲月既積篇幅漸多或拾舊聞或抒新意或齗齗於道學之派或緦緦於治亂之原雖持論間涉於拘而大旨不離於正抑且立言有體措語知裁不少悲殷之辭絕無吠堯之失此固乙庫之偶遺採掇而酉穴之不媿珍藏者也惟是推許煌言一以爲武侯一以爲信國不無阿好未免過情然以艱難共歷之私生死相依之約感深知我誓

不負君要自出於素心初非愛而加膝亦足見心跡之忠厚宿諾之堅貞矣所惜卷帙非繁流傳未廣尙擬謀諸棗梓壽以棗梨留豹一斑印鴻半爪是用韲其譌字弁以戔言如九原其可作乎知同心必有應者

葉石樓秀才薰南碧霄洞圖題詞

石樓葉君見示一幀似定國之疊嶂添著妻孥仿陶令之移家并拋箱槖洞中菩薩現來詫似鳩盤石上頭陀坐時但揮麈尾爾其危崖拔地削壁倚天樹鬱

空青苔披古綠蘿倒牽而補屋石熟煮以堪糧雞犬無喧樵牧不至問人間安得此境指景物合是太初蓋石樓早讀青囊歷躋翠巘着冒雨之屐雙腳本强倚撥雲之笻兩肩長聳嘗游鴈蕩見南碧霄洞之勝欲挈家焉卜得佳鄰買成隙地杞能犬吠茅擬龍更方編槿以爲籬正依松而縛屋不意塵緣牽絆世累句留空謀下潠之田未築上洄之宅桑三宿而猶戀蕉一夢而全迷辜負山樂官之招慚媿村夫子之相迺託丹青之點染聊摹紺碧之宮庭誌勿諼也顧吾

閒鴈蕩屾峯之瓌瓏嵒巒之突兀瑰琦萬狀弁冕九州則所謂望雲之僧聽詩之叟坐禪之羅漢擘花之美人安知非累刦之初航游之侶蒼茫感喟屐爲縱橫方聯臂以高歌旋選勝而卓立既而罡風颯至骨肉都堅劫火乍燒鬚眉頓古閱歷窮諸摩海供養飽於烟雲任俗子之呼名付騷人以詩料他日石樓決數椽之卜成九轉之丹人在圖中家居塵外但神仙可學而至固知非俗骨凡胎倘妻子相率而行不且作羽人毛女也哉

爲陳聘室張烈女徵詩啟

由來青女偏解飛霜自昔素娥慣依缺月然皆蔦蘿早結茉萏中傷曾儆鳴雞旋憐寡鵠望青陵之松柏念不徒生種綺閣之蓉葹義難獨活未有甫縲鬒縚便緪寡女之絲未駕烏橋竟化望夫之石如庠生陳磬聘室張烈女者敢臚顛末藉請折中夫以苦抱荼心膏含蘭質憶騎竹馬幼本同嬉迨下鏡臺夫偏善病窗纔禽喚鷩聞擣藥之聲車偶羊牽恨煞連帷之看當夫嫁衣甫製厄運剛逢君命如絲妾心匪石傳

來鳩語先佳期爲衝凶鎭煞之行（台俗未届昏期或夫罹及公姑有疾先迎新婦過門間覗謂之衝喜烈女會有是行）扶上香輿報沈痾在絶陽破陰之候向姑婞而肅拜身未分明渺牛女以相望腸先寸斷既而僕夫促反訃使旋來力絀補天聲吞搶地覥顏而啟堂上兒願同歸制淚而掩閨門天誠何慘鏡爲我破固知我不如無生斂許君縣計報君惟有一死紅絲繫定白水盟堅蓋家人之防守綦嚴故烈女尙從容有待也且夫有家之願父母同情苦節之貞親朋卻慮况桐非經爨豈礙更絃壁已完歸何

煩脫桎雖嬰兒志在不嫁豈小姑居竟無郎惟烈性未敢以遽聞命蹇修姑從夫密議此亦轉移之曲計安頓之苦心矣烈女則耳風乍刮淚雨旋傾命也如斯天乎不諒業已登堂展覿謂女而不婦其云何但期同穴相莊庶死者復生而不媿水淸石見月澹風淒服滷一甌題屏數字嗚呼痛哉距陳生之屬纊裁七月耳前期沐浴香縈弄玉之衣半夜陰森鬼嘯黔婁之室（先一夕陳宅聞鬼嘯）韓憑之墓將宿草石扇自開（陳生墓在邑西梅浦數月前石扇迸開）所南之筆解題蘭粉箋頂報（世舉前一夕夢有以素心蘭索題者曉起而烈女兄學賢以額旌文見屬亦先徵也）凡皆精神之見非同附會之譚想死後魂已雙雙較生前慰真萬萬某等心悲竹裂涕隕蘭焚擬籲九陛以旌門先荷文宗之表碣（學使劉金門少宰鳳誥爲作陳生行手書勒其墓前）所冀續彤管之詠字字香生賁黃絹之辭人人誦熟天上以張星爲列宿望去但覺芒寒人間指陳羣爲神童魂來定能屬和佇成信史勿吝仙毫

紀臨海柯烈女事

從來貞烈之事半出詩禮之門艮以濡染既深名義

夙重抑且蔦蘿久結荼薺同嘗共牢已逮夫三商歸室本期於百歲遂乃糜軀見志灑淚捐生雖曰難能究非僅事乃有所聞臨海邵室柯烈女者世居田舍許字屠門不敢附於艮家遑遠稽夫閫訓卽曰媒氏已堅一諾童養且及數旬然而陋甚帬釵寂然衾枕如云駕鵲則橋尙須塡縱唱離鸞豈絃難更譜且其夫族父族內姻外姻誰知有陰婦粉壁之書衞姜栢舟之誓者乃能心堅斂許魂逐鶼飛視死如飴輕生若犇當舉室搶攘於喪子之際卽烈女從容而致命

第一九三冊 104上版

之時緩短則雉俯而經梁高則雉懸而挂蓋未聞一慟家人方詫其凝遠扶雙扉里黨始驚爲烈也振頽風於獨秀矢皦日以靡他致命在白水投璧之交間年祇碧玉破瓜之候此眞率性豈曰沽名而或泥門戶而嗤之比童騃而置之非徒無識抑獨何心彼夫青衿紫綬之家結髮齊眉之侶負誓言於旦旦懷良匹以奔奔齧臂之血未乾而蹇修已至對牀之詈甫絕而夢魘先呼使聞烈女之不改所天眞令此輩之汗顏無地云爾

戊子舉人截取知縣書城陳先生墓誌銘

嗚呼 世犖 至今日而始銘先生耶憶昔稱贄於先生之門執經於先生之座烏踆促晷鴻印成泥方 世犖 辛酉之北行也先生負劍臨歧扶笻灑淚頳屬題影之語銘墓之文若知爲永訣而後會之無期者蓋先生年已八十有三矣隔千里而起居疎越二載而訃音至爲位以哭搦管以思徒以胸結情長體防辭費兼輪蹄之屢倦又憂戚之旋膺筆欲下而復停簽既鋪而頻輟然終不敢聽貞珉之沒字諉鄙翰之不文致負諾於黃泉辜恩於青眼也按狀先生姓陳名文烜字東壁別號書城世爲台之臨海人五世祖寒山公 函煇 致命閩統號勝國之忠臣四世祖鳳人公 巽之 戢影卯園稱隱居之義士祖香岑公 祖澤 抱瑰奇之學翰墨久播於儒林父桂林公 丹桂 甘闇澹之修蓊畬獨勤於藝苑先生夙承家學幼毓殊姿甲乙探萬卷之儲庚子下五經之拜指蓬山之在望謂弱水其可通而乃鵬息更搏鷁飛屢退逮鄉薦甫膺之日已服官將近之年或謂才人自多晚達豈知將毋正

賦尸饔所以既報罷於南宮即息意於北轍也爾乃長安日遠台嶺雲深奉盤悅則色甚怡愉侍帬褕則躬親澣濯觴稱月下匪因客而殺雞饌進花前每命妻而汲鯉依依護砌眞看笑語皆溫洩洩判庭不以晨昏相紊蓋太母屬纊之夕已近百齡而萊子斑舞之歡遂逾七衮矣洎乎銓次將及部檄頻催遽引疾以自辭堅稱老而不赴經秋柳老生怕折腰過雨山濃熟貧拄頰其實先生神明不改精力彌增音亮鐘洪身頎玉立鬚莖磔磔眉彩棱棱每當問字人來譚

經客至鉤河摘洛箴杜發何一時被陶鎔經指授者莫不窺四庫之畧耋兩庠之聲抑且見義必爲樂善不倦愛讀書種子卒歲卹其東脩積賣文餘貲三族因而舉火澹臺之足不履縣庭彥方之名自孚鄉里人倫作矩天爵彌尊 世舉 甫在垂髫即蒙刮目十年從學哲濟同嘗半子關情裁培逾格然則序昌黎之譜非李漢其孰任傳元獻之文舍宮皐將誰屬哉先生生以康熙某年月日卒以嘉慶某年月日得年八十有五所著小誰園詩文字體遒勁彷彿襄陽詩格

謹嚴規模山谷惜未質諸巨手難遽付之梓人丈夫子四基銙啟偉皆弟子員啟今以歲貢貢矣女子子三長適應次適黃並弟子員次即 世舉 室也孫男三曾孫男二配劉氏德容懋著婉娩相莊健實持家言無出梱前先生若干年卒合葬於邑東鄉莊頭山之原 世舉 於丁卯冬爲作影堂之贊茲於庚午夏取墓上之石而銘之銘曰

分所不敢褻者丈人之尊情所不能恝者知已之恩匪尊之懾匪恩之徇而心儀於先生之孝首頫於先生之文倣屣五斗戀晨昏滿籯一經貽子孫億萬萬年視此墳

贈天台僧梅谷序

句先呈佛畫即參禪人來萬八千峯經通四十二部如梅谷者其眞有根之法器無礙之辨才乎夫其精進爲心戒定生慧結茆天柱一隖雲閒洗鉢石橋千潭月朗塵緣淨而法輪轉靈機觸而天琴張遂乃擘蕉葉以爲箋束籜皮以當筆（師製筍箬筆甚佳）林閒石上興到輒書瓶水天雲拈來入妙名篇笱束袁絲目爲詩

僧（小倉山房集有贈詩僧梅谷之作）儒術筏通施讐錄爲弟子（師爲天台施穆亭訓導方外弟子）擅吾徒不朽之業登彼岸最上之乘兼以博綜畫科妙工墨派萬花拈處半果證時握枯管以春回折生枝而露泣棲毫未竟踢限爭求祕祖一花善財莖草胥歸點染是大神通或謂百氏糠氛七能通闊化城本淨非藉語言菩薩能修合空色相今梅谷鑪煨芋火仍躭文字之緣榻裊茶烟尚戀香花之供一似莊嚴之著相結習之未忘者豈知龍宮萬笈鹿苑千函舌是廣長心皆歡喜又況願芽意樹沾

法雨而始鮮蓮出桂生護慈雲而倍盛庭前柏子池上蓮花記天女之散來喝梵志使放下我聞如是佛說云何卽如玉京上頭瓊臺高處桃花流水總是詩情八桂五芝之無非粉本使必剗除隻字莫窺翻水之機跏結六時幷絶借花之獻得毋寂一心如槁木豎十指作緊槌耶僕身絆塵緣禪慚杜撰未除詩械偏落筆以慧君恰有畫縑叨滿幅以贈我記曾玉版參過試掉口頭任教金地嶺高敢辜腰腳宅日熟逢梅子低傍松枝忽有叩彌勒之龕入維摩之室者牟尼

一串磬槌落以晨圓蝙蝠羣飛壁火明而夜照鐙花正結米汁初濃梅谷能爲我擊盎而闔詩解衣而作畫乎便汨汨於周妻何肉遇生公爭勿點頭必沾沾於儒行墨名卽昌黎將毋饒舌

陳蘿屋傳

蘿屋陳生名誥字踶三臨海縣弟子員也家衍書香幼嫻容臭髻總角挽目已下夫十行肩僅牀扶字不差於百問其從余游也黃方擁卷青已飾衿博搜緣字之書奇探紺珠之秘泝洄漢魏泛濫元明時掩卷以高譚更扣帷而善問稗家雜說借滿一瓻蝕冊遺聞記羅多寶固非若高頭墨守但沾膹馥殘膏頫首朱程動詡一知半解也戊辰歲學使劉金門少宰鳳誥按台以古學拔生第一李程日華之賦聲價頓高延清明月之詩傳鈔殆徧當夫紙牕風緊竹几鐙明墨瀋溶溶眼光睒睒形同槁木言泉倏溢於胸色若死灰思風蚤扇於臆下崛强之句倒天吳紫鳳以無痕安妥貼之章賡儕鶴嘉魚而不媿似此擅朝華之啟曉晴旭之升何難懸布揲而登履强臺而上然而

賦質素孱耗精實多相本結喉食僅踰溢余嘗舉南華寇火長吉嘔肝以戒之嗚呼孰謂其竟二十二以終耶甫逾終軍棄繻之年未及廣平戰藝之歲露晞晨薤風隕春蘭半榻蒲橫一棺藤束伏膏肓於二豎空求扁鵲之鹽聚精木於千峯難療伯牛之疾又況白鬢傑傑父迫頹齡黃口呱呱兒裁學語弱妻夢裏猶驚喚藥之聲老母燈前錯認牽衣之問埋玉樹於不忍埋之地割愛刃於萬難割之鄉活汝無由祝予偏早然則琴彈袢肉僕長抱此恨心曲唱秋墳汝其

何以瞑目也哉

與門人鄒春池孝廉揚芳書

兩隔川途七離寒暑歲馳若鶩別冷於雲所恃鴻跡雖分魚緘常接藉以抒闊念遣離懷然當葉落花開風高露泫未嘗不睠言夫往跡太息於流光也夫以僕曩者梓里卑棲苔岑託契子雲寂寞特荷停車麟士埋藏曾豪口口事已經於十載緣本結於三生則如庚臘戒程酉春上道我作識途之馬君為漸陸之鴻河凍初消雪風尚緊孝廉船賃槳畫雙圓旅舍名

題墨沾兩袖丁當鈴鐸催夢而上征鞍攲倒郵亭挑鐙而支短榻魚稱隊隊鳥喚同同此一時也既而卸馱兩堆撲塵五斗六街泥淖豕欲負塗長巷衕衕蝸如寄穀米珠薪桂苦汝勞神斂匣琴囊招余小住衣憑蝨落尚借被於劉琨橐已蚨傾仍割氈於韓億行真逐影譚每忘眠此又一時也洎乎毷氉同傷蹉跎共咤我濫竽於學舍人海藏身君遷榻於禪林佛龕戢影每逢佳饌折小柬以相招偶遇新題出短箋以索和隔城互訪心驚魚鑰之投過闕斜通袖攜驢車之費遂使土階苔滿屐齒常深曲巷馬嘶吟肩聳待真成骨肉迭作主賓此又一時也豈謂一唱驪駒遂乖禽羽乍分襟而黯黯竟覿面之遙遙兩地之月空明七年之雨如晦蒼葭采采黃鳥嚶嚶未免有情爭能無感今未聞又見告矣場開百戲人思緣木而登佛選諸天僧競打包而至驥輪共展雁路爭飛若僕者敗北屢傷抉南久倦鷁御風而翼退杖逐日而足疲馬齒徒增森靈難乞兼以憂戚之後百念俱灰荒落之餘一編穩束墜茵落溷看我且任風吹去馬來

牛與君又占星聚足音不遠企望殊深

臨海重修真如寺碑記

距台城百二十里東走而海涌潮音指華頂萬八千峯西皈而山凝寶髻林飛簷蔔聚世界之恆沙洞列芙蓉認唐朝之古寺藤蘿蔭於香剎額揭真如苔蘚繡於經幢篆留回向洵三台之淨域實八正之通門然而飽閱星霜洊更兵燹壇雖馴夫白鴿劫屢換夫紅羊迨經遺廢之餘益動荒涼之感所賴顏王諸明府以善知識現宰官身更得機禪兩法師以具足相

證菩薩戒淸齋欺佔修葺招提蓋經畫者數十年而寺乃勃然興焉何圖四生有劫三界無遮運厄辰年災生丙夜毒龍銜燭而至堅固林摧神象執燧而犇毘盧風猛無城不化難覓蓮臺有土皆焦眞成火宅白髭赤足一時盡念南無紫閣丹甍雙林頓歸烏有當斯際也浸假勘善根爲接腳作法器之仔肩不幾棲和尚於乾雀窠中抛梵王於銅駝棘裏也哉爰有法嗣某某各深願力無礙辨才志振宗風念銷劫火依舊晨鐘暮唄七箇蒲團募來仁粟義漿十方檀越

天爲雨寶香廚之飯仍充地可鋪金柰苑之材並集破草鞵以度木運錫杖以摶泥剏丈室於戊午之年建寶殿於辛酉之吉鯨鐘鼉鼓冶造簇新禪舍齋廚規模似舊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金嵌滿月之容伽藍身接引身羅漢身香頂慈雲之護水環功德香閣披青山助莊嚴珊臺控紫從此青紅壁好達摩面而忘歸郎看瓔珞花濃世尊拈而欲笑不獨挑來椰栗四衆得所依歸種就芭蕉六時資其供養也世舉身憐塵絆心豈石頑偶皈文字之禪未結菩提之果憶髫年之頂禮半月偷閒寄淸夢於心香全堂聽課騾闍回祿惜初地之成灰頃訪遠公喜舊觀之頓復媿無玉帶留鎭山門但祝珠林長輝海國重承誑諉紀歲月以濡毫皆大喜歡望樓臺而合掌若云效僧棲而製碣吾豈其人倘逢講大洞而飛花我還獻佛

秦少游賜硯記搨本題辭

太僕卿莫師以秦少游硯搨本見示蓋單父劉氏物也記逾百字蹟近千年落角久剜夫石棱古香尚留於墨繡夫以少游身登淸要職任編摩賜瓊林觀裏

之遊作金華殿中之語爾其芸臺秋爽蓬殿雲深桂一樹而香霏草千言而立就傳來天語合郎署以論封捧出中宵借管城而並賜重之松液侑以麥光當此之時官祇續除錫叨備物敬鐫歲月藉紀恩榮固其宜也從此對佳客以揮豪約羣仙而把酒蜻蜓翡翠盡入雕鏤芍藥薔薇總歸點染蹋去東華偷影香惹晴烟卧到南海藤陰溼收瘴霧逝悲似水氣吐如虹謂非訂終始於石交而飽炎涼於世味者哉嗟乎昆明劫換墨亦磨人古驛月明詩還徵鬼縱此老才

如屈宋誰招蛋蒲之魂況厥友盛若蘇黃并冷烏臺之案洎乎天水一碧冬樹長青蘞轉更殘䭾抛烟卧讀海岳之史山逐塵飛問坡老之銘床隨颩缺獨此硯尚堅金壽不共烟銷供名士之品題永舊家之珍守山河影幻文字緣長而吾師更爲手搨爵煤何題鴻製憶

御園之拜賜年月剛符少游硯記係元祐八年八月十二日充祕書郎所賜今莫師亦於嘉慶八年八月十二日充寄靜室之賠言烟粲京萬樹闘筵宴拜綵幣之賜雲長駐固知入歐陽之錄片楮總屬前因憶元祐之年空花益增後感也世舉筆耕雖久磨鐵未穿叨立雪於門牆緬高風於翰墨倘詢詩派於吾師奉一瓣之香便悟禪機指此硯三生之石

朱洌泉少府聲廉鴛湖鼓櫂圖跋

菱花十里村村白苧之詞桑葉四圍夜夜綠䆫之夢睠一樓之烟雨鷗席分人絆三輔之風塵烏紗誤我想當日芬遺楹帙曾此句留郎今茲曲度花樓倍形悵觸此洌泉少府鴛湖鼓櫂圖所爲作也夫以君先太史思縈紅豆舌吐青蓮鳳雄詞伯之壇偶入分司之幕當夫艢河水滿潞曲波平千帆之集如雲一身之輕似葉攤錢買醉選樹題詩命桑舫以劃烟賃蹇驢而曳縴然而品無桂笱勝之樓臺羌我思之不存憶吾土之信美回首傾脂河畔鏡寫天光放鶴洲前簾逼花氣粉牆五尺餞舫一篙尾拖網以漉鰕手彎弓而射鴨不少喁于之唱雜以欸乃之聲於是搴憶土風溼滲金粉摭語兒之故事譜阿子之新腔蓋傳誦已百十年而膾炙在千萬口矣頭者律帆無恙衕樹依然剛有文孫來茲薄宦爰棲毫於繭楮聊寄興於鱸蓴僕口熟名篇目營雅績知今日賃舂之廡郎當年點筆之欄所媿指比槌懸胸慙墨賸乞靈無術空緬高唫私淑有緣尙容讀畫恍坐我於漁村蟹舍敢謂旗亭賭唱而來訂訪君於角里橫塘幸勿鼓枻高歌而去

陳老蓮畫張融岸舟圖題詞

東海烟波南朝人物賃船三板在水一方牽上岸而亦佳坐攤書而可讀想其依花繫纜移石代椿尚占水以三分笑買鄰以萬貫抛開桑舫無煩劃月之聲

推出短篷記得揚帆之利儘堪小住便是浮家然則難兄映嫩柳於當年尚友感老蓮於後日毫添欲活鴨頭鷗背之間膝抱何嫌銚熟茶香之候流眞可枕門不須敲聰茲朵朵之蹤盆匱招招之慕讀書而秋風颯起豈惟我獨憶江南挂壁而春水方生指是人眞如天上

龔聲甫太史鑑 問石圖題詞

百尺瓏瓏一拳透瘦觸會雲起破卽天驚初平叱而起來元章逢而拜下聲甫太史問之鑿鑿想入非非

手披苔駁之痕口作桐魚之叩爲三生下轉語爲萬古闢聲聞所以蘇供不礙於忘言秦碑無嫌於沒字也然則入街碌碌舍石君誰與論交一片棱棱指韓陵差堪共語君是生公法眷定許點頭僕亦寒拾里人何妨饒舌

确山駢體文卷三終

确山駢體文

臨海宋世犖

卷四

黃文石大令鍇四雖吟草題詞

腸撐文字面帶儒酸舞傀儡於場中裝猢猻於袋裏課租吏未成七字問名士能値幾錢任汝官清終嫌吏俗則有盱江才子山谷詩孫青衫誤號舍以卅年白首躋官階於七品猶復隨班聽鼓需次代庖縱大吏常假以眉伸恐下走難堪夫膝屈而乃橫拖手版

長撚吟髭跡混鳧趨志憐鶴潔灞橋雪緊揮鞭多獨往之時秦嶺雲橫拄笏趁放衙之候印牀紅膩題牘背以詩成綢被黃堆潑藊頭而句就君誠薄宦僕亦狂生戀微祿而折腰遇大巫而低首毋多酌我輿隸恐訝夫高吟何以報之鈔胥尚容夫細讀入循吏儒林之傳此事且待定評撫抗塵走俗之身爲公亟下轉語

謝何蘭庭刺史承薰借書啟

幾篇文字拄腹撐腸七品官階塵容俗狀執手版則壺盧一問蟲亦叩頭閱積牘則衙鼓三通雀還穿角休談晉魏且學龔黃縱雅朧之偶馴屢思把卷奈兔園之久掉空負垂簾而欲雜巾箱於簿領之叢厠鉛槧於印牀之側未謀插架敢憚乞鄰則有文苑名流武林才子官剖乾陵之竹家吟水部之梅牙籤坐擁夫使君鶴俸半歸於書賈肯容我借策蹇衛以馱來錯認官貲環癡奴而愕視展函再拜腰折磬以何妨擁几肆觀眼刮篦而乍快奚啻百朋之錫合附一鴟擬付萬本之鈔敢謁三家

重修扶風縣文昌宮記

余以甲戌三月履任扶風既下車循舊典祇謁祠宇周覽垣楹見 先聖廟東北阿牆角半欹檐牙欲脫既而抵 文昌宮隘其宇勿宏闓其庭勿啟蓋前此者以賓至之無歸也借其前三楹爲留宿之所酒肉之所熏炙鈴鐸之所喧闐神之不歆匪朝夕矣爰以啟造商之邑紳士則以歉於歲嗇於財告既而秋報大穫謀用僉同迺召工倕迺庀宗棆先從事於 大成殿欹者扶之脫者補之既未雨之是迨遂不日而

告成因議移賓館於察院司之西撤舊材就新址取其省也剏建　文昌宮正殿三楹前殿三楹而改故殿爲後殿别於前殿之左構一楹爲忠孝祠右構一楹爲曹大家祠廢墜畢興程功不費其左右廡各建屋五楹爲義學遴庠士之懿者主之土木之事未終弦誦之聲已作修二丁之秩祀式歆夙興照太乙以繙書咸勤夜讀蓋邑人自是知嚮學焉夫以扶邑地界川原路通隴蜀互鞭絲以似織轟輪鐵以如雷宰斯邑者惟是飾郵亭餬庖湢虞供帳之弗繼遑俎豆

之嘗聞而不佞如余拙比於鳩退甘似鷁飾儒酸之面目偷案牘之餘閒遂爾侈言鸞聲高談勸學而都人士能不迂其見克襄厥成貲不吝於解囊功無虧於覆簣門前轍跡任濺濺其衝泥境内絃歌漸駸駸而鼓篋束帶對臨風之柳娵甚折腰峩冠羞習禮之瓠居然强項不可謂非僅事也工既竣邑紳士以記請爰臚顛末其損貲姓字則書於碑陰云

濬復扶風縣漳河故道並修城垣記

扶風縣治倚周原以作枕環漳水以爲襟城戴斗而啟七星城作魁斗形七門相傳取七星之象橋倚川而縈雙帶當夫羣峯倒影烟靄涵青蔦瓦排鱗澄流漾碧鞭絲帽影行客飲馬之時夜月晨星市舍聞雞之候稱勝境焉若乃春秋代謝陵谷侵尋蒓湍之所沸騰漲沙之所壅闤橫衝圩岸漸偪城闉而三里之城以蹄鐵之震撞風雨之摧蝕也觀瞻勿肅傾塌時聞余承乏踰年邑紳士以濬築告迺庀役徒迺籌經費先從事於城垣百堵皆興一簣競進登登築築秩秩斯干既畢工遂聚鍬钁而講疏鑿之宜按度程以定廣袤之準術東

流之舊蹟力挽頹波鞏北起之新隄溢防涓滴一川濺濺安瀾沿飛鳳而趨萬杵馮馮夾道偃垂虹而臥蓋閱月而告竣焉夫以此地書稱上壤詩咏飴原汧渭滙其流岐隴扼其脊晝周官之井遂豈翳異疆指鄭白之溝渠剛居接壤宰斯邑者寖假大興水利善相上宜則秔稻可媲於東南蒲杏蚤瞻於西北豈不甚快而徒沾沾於罅漏之補廢墜之修良貽笑於大方業自居於小補然而子來不日丁役如雲保障歸然灌輸帖若蒲懸芰舍邑中之謠勿興柳植沿隄濠

上之觀亦樂不可謂非厚幸也工輿以某月日成以某月日董事之姓氏及工役之費列於碑陰以備匯事之攷證云

周署雲思濂五十壽言

論交三十年以前相聚五千里以外顛毛種種駒影匆匆看兩鬢盡是霜痕到五旬豈非日暮憶兩家之先子早託心知長一歲之鄉人敢矜齒序用斛大斗附贅小言夫以拙宦如余未慣脂韋乍持手版門外則鈴聲鞭影柳亦折腰案頭則雀角鼠牙兔應禿頂

尚耽筆墨笑指奴或愛才進挈妻孥錯認僧初還俗時則署雲一鞭肯顧半刺惠投鄉話坐以深更官舍許爲小住本非賃舂之客舊雨恰來竟成入幕之賓好風吹到憐汝風餐水宿足已成胝看余走俗抗塵眉還屢皺雙丸遞轉主客則馬齒交增一榻斜連廚舍則豬肝僅給回思鄴日結面山之屋耕負郭之田弱柳五株香杭一頃課兒夜讀喚僕晨樵不且騎宦海之奔波悔出門之孟浪乎時維丙歲候紀寅春稽綫方長琱弧正挂同舍修夫祝鯁錢子進而稱觴婉

昨歲已屆知非豈我輩勿圖今是家山則黃精白朮竈下卬須名場則石火電光眼中吾老又況兩人有子幸遂長成豈其五十無聞更圖富貴但使長年可假來日非難門無索債之敲室有宿儲之物則君雖不遇未妨儁散以自全僕縱甚癡何至棧豆之久戀也署雲其少俟乎桑榆未晚松菊猶存僕且挂冠君仍戴笠憶前世曾參赤足佛說放下牛刀看他年兩箇白頭仙許掀開鶴鼎任綺園之異姓真託弟兄約劉綱以偕行各攜夫婦然則畢男婚與女嫁誰得攖

周子之襟懷倘云聽卿去而我眠得毋詫宋生之坦率哉

扶風縣龍泉寺隋舍利塔銘跋

岐扶之交有鳳泉寺焉依山峻宇乎露佛頭卧道殘碑橫遮客脚嵌壁舍利塔銘隋仁壽元年物也夫以隋文懷跋扈之心乘童昏之釁軋舉山貌有反相偪託葭莩安漢公謬飾美名遂移鐘虡當夫築壇踐阼置館求書叔寶南擒達頭北款榮追崇於累代覬卜世於億年遂乃點綴祇林皈依淨土人瞻喜捨天助

光明願諸佛廣為護持祝一切咸登法界布黃金以造塔七級鈴懸劖青石以鐫銘九幽輪轉刀兵懺後柱國已死作閻羅土木興時皇后本生來妙善固謂生生世世常托帝王子子孫孫永保富貴也而乃山河影幻風火劫迴楊花漫天而勿歸鯉魚游波而直上覘地伐漸不可耐癲鬼蚤覘於東宮普六茹姓不再與神魂已收於西嶽我是五兒之父見瓜子以何時誰呼太子而前悔獨孤之誤我遂至任張衡以作事但聽寃聲付楊素以大權竟傾寶位欺人孤寡頂禮枉懺於天尊自蹈火阬眼界卽淪於地獄生漸天元后死媿長城公固知作孽之有由非盡阿麼之無福也卽使積舍利如恆河沙之夥累窣堵如須彌山之高何解於貓鬼之沈寃何逭於蟲沙之定劫然則我來氈蠟方太息於石不能言佛聽鐘魚定低眉於山猶不老

扶風縣法門寺唐千佛碑跋

扶風縣法門寺千佛碑質瑩似玉式刻如圭平界佛頭背鐫經字不著刻像姓名洎立碑歲月以(乙)(七)等字知為則天時物也夫以龍漦擘孽雞牝當陽目眯九鼎之成膽落一抔之檄寘佳兒於南徼鸚鵡折翼以雌飛避妖鬼於東都黠鼠引吭而欲扼便請周興入甕地獄煅成偶教吉頊和泥天尊塑就遂乃嬌誣石讖誇耀金輪飾萬象之莊嚴傾九州之喜捨風道人躍馬而去莩像血枯王子晉控鶴而來蓮花面似諸無遮礙穢編三教之書究竟涅槃驚倒長生之殿問帝釋是何魔孽現此女身看唐家尚有兒孫跽迎佛骨然則此碑其卽恆沙之賸粒慾海之孤航乎惟是娬媚之曲甫終栲栳之詞繼倡頻丁禍水張萬迴布施空叨屢見劫灰李五娘沈寃孰懺料赤烏僧歸地下蚤墮泥犁看白鷳精降人間又罹孽障佛眞睡漢那知塵海三揚我作宰官僅對韓陵一片覽斯有感揩墨繡恍發石光於意云何倚風簷且聽鈴語

扶風縣唐楊珣碑跋

穹碑雲矗刻海馬以環趺巨石路橫任村牛之礪角剔來苔蘚認是龍章何處松楸久迷馬鬣手煤淺搨倚樹長吁夫以明皇履盛而驕未勤已倦天亡姚宋

坐牛相於綸亘地闢燕雲卧豬嬰於御榻識此胡貌
有反相偏付兵權欲朕躬不出長安遂恣聲色爾乃
鴻離魚網鹿聚鵰精恩幸半臂於糠妻寵萃一身於
肥婢偷寧哥之玉遂三弄聲殘賜祿兒以金錢九閽
笑徹鹿銜花去那知五宅倉黃猧亂局飜眞誤一匳
黑白彼國忠者跡緣瓜葛技飾樗蒲醜久播於狐綏
穢或傳爲蠢孽招搖錦隊并無狎客之才偃蹇台司
坐敵叛臣之釁猶復寄田蚡以鈞軸歸美所生錫孔
悝以鼎銘追褒先世仙毫親吮玉環捧硯之時豐碣

大書鐵畫垂雲之勢命東宮使題額臣亨再拜以書
名縈武部以加封汝家奕世其受福具曰予聖不乃
大言何其傎也洎乎冰釋山傾石留墨繡貞珉自譆
九重誄墓之辭社飯誰來千古覆車之鑒震到漁陽
鼙鼓入姨之粉骨全灰聽殘劍閣淋鈴三郎之玉靨
并杳惟此碑未淪榛莽獨立倉茫蛇蚓尚蟠兔烏任
逐紅塵徧閱叱翁仲使深藏粉騎曾飛憶門楣於往
事山鳥問上皇之安否石但點頭野老識宰相之姓
名鬼應墮淚請加椎蠟圖合伴夫夜游勿詒墨豬蹟

孰尊於天藻

扶風縣唐無憂王寺眞身塔碑跋

摩挲墨繡認是唐年約畧風鈴尚傳梵語閱三途之
刼問佛骨已付灰塵空四大之觀話眞身便沾色相
然則無憂王塔其卽恆沙之寶粒火宅之金蓮歟夫
以宮殿騈羅人天頂禮鑄神皇之像目眯須彌寺有武后
千佛碑煥李老之題字懸栲栳眞身寶塔字相傳唐中宗手書寶函光
啟弗憖三十載之期法界雲扃爭扶萬八門之鑰當
夫天低太白塔倚精藍秦嶺助其莊嚴漳水環其功

德獅臺擁處一柱迴向於大千鸞仗迎時萬乘焚香
而合十盛何如者而乃渡迷香象刼轉紅羊道場遽
渺於雲煙化宇長堆夫瓦礫靈鷲千嶺甫馱元奘經
來妖鳥一聲又報羅平冊換放丞相生辰之鴿繞屋
仍飛豢皇家僧耳之龍躍池久去佛惟高卧那管興
亡石不能言難詢代謝固知碑中姓字過去佛消受
金錢塔下樓臺現在身總成泡影也嗟乎化城十二
惟韓陵差可與言塵路三千在世尊但知彈指客誦
昌黎諫草定敎菩薩低眉我亦寒拾里人勿詫宰官

饒舌

扶風縣法門寺唐佛頂經石幢跋

黑灰劫後鐵畫依然紺宇摧餘寶幢巋若泥融春雪認鴻爪於唐年石裂冬冰紛鱗排於梵語想當日塔成功德燈放光明香花羣奉於蓮臺錢帛爭施夫柰苑姓名鐫處願證人天鐘盎聽來便登佛地若此幢者卽降龍之所圍繞怖鴿之所依棲也金剛無不壞之身如來只現在之相僧惟面壁誰管興亡我又訪碑總憑緣法幸購買夫斷鈌不費縑緗試搜剔於蓁

蕪細加氊蠟休詢佛骨三萬年迅若石光請發婆心十二欄護茲幢影

扶風法門寺唐鑄像殘石跋

精金廣布幾證菩提片石精鏤尚留姓氏滄桑感喟氊蠟摩挲扶風法門寺井旁有甃石焉泐已十分廣裁二尺眞成履扁幸未刓方橫鑄踞像一十三軀可辨者一十六字想當日香花唄奉羣繞蓮臺卽今茲泥鮮痕斑猶依桐井鹿盧轉處法水仍沾鴻雪印來劫灰幾換誰知汝壽登眷屬於人天如是我聞悉皈依之色相故知拓手煤於片楮合伴香姜但致效頂禮於旃檀共呼古佛

扶風縣唐重修眞身塔碑跋

嗚呼扶風法門寺之在唐可謂盛矣龍旂鸞蹕迓朽骨於宸墀紺宇琳宮飾莊容於聖冢合震旦十九塔之數能象低頭開舍利三十年之函人天合掌敢誰謗語萬里甫謫夫狂臣如此不祥九重又催夫法駕此亦極皈依之善願堅覺悟之精心者也而乃塵海劫多風輪影幻緇郎作相無補淪胥彌勒降生長丁

厄運朕今飄泊孤飛之雀何依我世忠貞獨眼之龍幾困彼宋文通者賜榮國姓爵襲王封肆厥鴟張頓成蝸觸連兵犯順付宮殿於灰塵挾主爭權鈌饋供於湯餅甚至脇婚公主迫僇宰臣自負天親二菩薩之恩甘厠河邠三賊臣之列此卽布金如祇洹之廣造塔如恒沙之多錯已鑄成孽難消去猶復攀援玉牒裝飾珠林如碑所稱纂大業於三百年將中興於十九葉無慙伯禹不讓高皇者何其傎歟惟是醜弄干戈幸逃斧鑕劫天子賊擁土宇者十二州作異姓

王享崇高者三十載尚奉唐家之朔末帝一方又報梁社之移老賊萬段雖漸卽於衰弱竟克告以考終意者釁血塗膏猶知喜捨飢鷹餓虎尚鑒精誠以視高駢之希冀上昇董昌之附會天冊實榮悴之分途卽天魔之異路然則此碑其接迷之寶筏度厄之金繩乎若夫按天復之紀年溯秦王之肇爵堪資引據藉訂沿譌則又志乘所備詳毋煩小言之贅述也

扶風縣法門寺宋浴室靈異記跋

風作吼聲雲成壞色叱雨師使觸石萬竈平沈鞭電

母以迴車千山陡裂僧惟赤足坐禪之壁全穿佛但低頭般若之舟孰繫而浴室獨無虧損再免飄颻信龍象之護持合人天而頂禮者也記刻於宋太平興國三年今嵌寺壁石棱黴泐鐵畫猶存勸大衆早植善根祝一切咸成法器末鐫社長及社衆姓名一粒未蝕於恆沙三生尚留夫片石想當日搬柴運水便脫十二時苦厄輪迴卽今茲檀板蒲團誰非五百年聲聞眷屬

扶風縣法門寺宋普通塔記跋

浮圖七級久渺雲烟墨繡一棱未埋瓦礫燐光炯爍年年螢火飛時泉路揶揄夜夜杜鵑啼處聽秋墳之對泣記生前鼎食鐘鳴茁春草於枯髏任死後烏爭鳶攫似茲狼籍幾時埋向青山幸傍龍天一例魂招石室如智師之建塔洵足釋新舊鬼之煩寃合去來今而歡喜者也劫灰頻換誰覓堵波覺路非遙我慚筏捨埋胔掩骼事本屬於宰官雨溼天陰聲還呼夫我佛證三界無遮之會總付風鈴結千年不壞之緣試指石墨

扶風縣法門寺宋九子母記跋

蓮花葉上悉現嬰孩祇樹林中頓消魔障如九子母者眞辟支之上果孽海之慈航也法門寺舊有塐像記稱其母婉約端麗如有撫育之恩其子裸裎笑啼各極冶騃之態想經營於意匠迦葉笑窺聚布施於優婆香花跽奉祝菩薩廣行方便指震旦皆大喜歡盛可知矣今則法像久杳於劫灰遺刻僅嵌於敗壁佛惟高卧任雀糞之著頭我但讀碑搨麝煤以上手看樹上烏生八九子又落轉輪聽簷前鈴語百千聲

但憑片石

扶風縣宋夫子廟碑記跋

記成於唐大歷丁未而勒石於宋慶歷戊子蓋相去二百餘年矣兩楹鞏革迭煩循吏之經營半座蝸趺曾付良工之鐫刻後先濟美莅誦聿興不可謂非盛事也顧邑志闕焉不載嘉慶乙亥邑令宋世犖搜得之韓陵一片未渺雲烟古縣千秋尚修俎豆夫子之牆數仞想當日共聽金絲岐陽之鼓十圍到今茲並留鐵畫抑亦先靈之呵護而踵事之儀刑乎世犖謹

書十年候入三載郵亭風緊柳盡折腰驛路鞭長版惟持手秩丁儀以習禮剛看案上塵清敲甲庫以譚經又報門前客到此日飾儒酸之貌汗媿頹流幾時脫供帳之勞衿還青聚倘割雞以游及僻似武城請用牲於此碑盟如息壤

扶風縣宋東坡遠愛亭詩刻跋

扶風縣飛鳳山寺號天和亭名遠愛坡公詩刻在焉想其之官取道挈偶來遊偷鞭絲輪鐵之閒戀碧瓦朱欄之勝聊茲駐足颯爾揮毫與寄五字之中蹟紀入載而外一時宰斯邑者珍其雅永壽以貞珉不可謂非賢也夫以奸人忌才俗士醜正錮先生於犴狴湯火魂飛讒已死於瓊儋詩文禍烈洎乎牟駞罔覆磨蝎厄銷妙墨未淪於劫灰片紙遂珍於拱璧端門之碑已仆案冷烏臺韓陵之石猶存仍歆□□□□部魯公之什亦驥尾之幸附印鴻爪以同留閱百世眞□風燈指十行成鶩墨繡勿疑少作藉補全集之遺用以名亭長誌流風之慕後之人亦將有感況我又現宰官公之靈無所不之此交合盟石友

扶風縣法門寺宋觀音像石刻跋

烟雲眼過石有泐時水月相圓墨看繡出想莊嚴於瓔珞眞摹道子之神話剝蝕於風霜又入維摩之劫固知簷鈴低護頂上定放光明便教鐵棒打穿眼前並無障礙也像在扶風法門寺楊家粉本不藉添毫釋子須言無嫌著糞名鐫姓刻五百年本會龍華石火電光三千界總歸烏有意者氊椎一度菩薩亦落轉輪跡象并消須彌始超色界是亦三生石上默爲點頭千佛場中亟資轉語者乎精藍搶好印月而以

滿時太白山高記雲鬟之擁處誰非我佛弟子試放眼光僕亦在家頭陀（坡詩在家頭陀無爲子即楊傑也）敢辭頂禮

扶風縣署明康對山詩刻跋

扶風縣儀門有石一方泥印模糊墨痕剝落明對山太史蹟也想名場之潦倒但付高吟慟末路於英雄不忘一飯句留半日覼縷十行而楊侯開末吏之筵屏高賢之駕鐙紅酒綠和以鳴琴片羽零璣壽之貞石樂籌書之清暇結文字之知交可謂賢矣夫以武功三百天毓茲才臚唱一聲人誇上第彼閹奴託維

桑之接喜倒屣之迎力士知太白爲仙才師成託東坡之遺體固其所也洎乎事經論定身陷爰書揚州之鶴迷入中山之狼誤我朱公叔一生落拓自悔井從柳子厚萬里投荒誰憐瓦裂翻雲覆雨信世路之崎嶇按曲徵歌消胸中之塊壘然則重茲片石俗人定說狀頭而揭作鑒車我輩尚防失足也哉

扶風縣明恢復縣事石記跋

遺民蕩析魂贈久落於干鋋良吏拊循心血尚留於石壘巡檐三復倚石長吁夫以扶邑地處衝途厄罹闖發孤城釜陷焚劫則慘甚雪鍬萬室罄縣竄逃則驚餘風鶴問井廬以安在宦眞露冕而棲指烟火以難尋民只析骸以爨前令廣平宋君獨肩修復力講招徠鞏保障於瓦礫之場通懋遷於草萊之徑郵亭廨舍咸覩厥新箕斂門攤悉蠲其舊三日公旬之用借賑貸以兼施百室築堵之聲偕誦絃以並作計是時距明社之屋裁七寒暑耳柿圜鼙鼓旋報平沈棠舍笠蓑尚勤耕鑿雖孤孽寸木無關夏屋之傾而獨撫冰絃早啟春臺之象不可謂非偉績也（世芊昇平）

幸際結綬叨來循卓儀追撫碑神往簾垂永日那知三萬六千劫之場鼓罷三通偶話一百八十年之事問志乘緊誰載筆竟軼斯文語士民急葺遺祠勿棄此石

重刻見聞隨筆序

國初同邑馮再來侍郎見聞隨筆二卷臚宦轍之睹聞資史館之甄擇淋漓烟楮感慨滄桑余讀是書而不禁喟然也夫以黑灰告劫朱社將移讖巳兆於萬孫賊鬃興於八隊彼闖獻糾烏合之衆跡起揭竿逞

狼噬之心坐看移鼎論殺掠則巢權無此酷論成就則勝廣無此奇當夫殺氣騰雲妖氛掩日九州有破竹之勢千里無寸草之留功在垂成毒伊胡底洎乎九宮碎首一箭穿胸一轉瞚之頃一舉手之力遂能制其死命殲厥渠魁固知修羅塵劫之難逃抑亦聖朝掃除之所假也而一時螳奮孤臣蛙張義士嗚嗞已落猶揮薄暮之戈棟宇全傾尚挾孤撐之柱顧穆王以安在三千士盡化蟲沙召田橫而不來五百人甘投鯨島自外昆山之玉帛屢煩因壘之干戈若何騰蛟堵允錫瞿式耜沐天波諸人跋履偏隅支持殘局一身似葉萬死如飴愚公則志在移山精衛則魂猶填海斜封壘敕朕呼狗腳之時朱履藍袍臣抱龍髯之慟張睢陽孤城切齒那知石爛天枯馬伏波荒徼裹尸不避蠻烟瘴雨良以詩書夙習茅土世承一擔綱常千秋名教忠於所事分有固然彼李定國者本逆賊之爪牙醜形天之面目乃能幡然改正盡焉勤王目不知書心惟報國碉崖已覆猶奉塊肉於一君懷恩不還終効捐軀於九殞填魑魅之鄉而不

悔竭犬馬之力而不辭志節如申包胥事跡如張世傑亦可見桑榆之非晚松柏之有眞矣而是書獨能挈其綱維析其顚末長蛇封豕徵往事於前車臙水殘山話遺蹤於半壁以云秘笈誰曰不然載付鐫棃我邑敢後爰取家藏鈔本與郭石齋叶寅鈔本徐煦莽育殘本付門人彭雲臣頊巖一士謌校而梓之司鈔錄者兄子輿洲例得附書

重刻廣志繹序

吾邑前明王恆叔太僕士性三生慧業一代名流百氏暢其咀含五嶽恣其游覽胸羅邱壑唾落烟雲莫不卓卓垂令騣騣入古而以廣志繹一書爲最夫以太僕名門秀毓朝籍早通宦跡幾徧於寰中雅尚夙超夫物表向子平尚牽婚嫁便起遐心謝靈運偶現宰官未忘結習幽巖絕壑支筇獨往之時通邑大都傾蓋高譚之會合勝情與勝具千山爭逐星輿話某水與某邱一生半經雨屐因而擘窠作字拂壁題詩續招隱之吟葺漫游之錄固其所也而乃蒐羅往事詢訪時宜燭險怪如犀燃瞭川原如螺指舉凡關河

扼要風氣遷移既縷析而條分要事賅而理舉迥非耳食鏡懸興廢之由漫付談資轡攬澄清之志進百家而挹注漏鄙玉巵啟三篋而傳鈔滲同金粉以視鏤冰翦綵鋪張一夕之登臨片羽零璣掇拾五方之志乘者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書梓於康熙丙辰而流傳絕少惟同邑洪筠軒別駕頤煊家有藏本今筠軒遠宦粵東乃取郭石齋秀才叶寅鈔本與余往歲鈔本互校一過重付梓人蟫蝕未埋豕魚難免狎鷗之莊安在久歎蒿萊印鴻之爪尚存亟登梨棗當亦

一瓣所奉爲心香九京所默爲首肯者乎

重刊石屏集序

吾郡戴石屏以詩鳴於南宋之末江湖派衍魏闕戀深不無悲感之詞惟以忠孝爲主想其一身飄泊千里漫游冰雪滌其胸襟江山助其氣勢詩是吾家之事長撚吟髯身無入國之謀但知蒿目殘山賸水中原之收復何時戛石鏗金處士之吟聲益壯蓋瓣香於杜老親炙於放翁用能成一家之言垂千秋之業以視流連風月掇拾珠琲祭獺求工刻鳧矜肖者相去未可以道里計也而或訾其風格疑其急徵抑亦過刻之談矣集爲明宏治間石屏裔孫學正鏞所刻余於鄞天一閣見其本惜未借鈔丙子秋長塘鮑生正字以鈔本見寄遂付梓人惜三豕之尚訛艱一鴟之別借亦曰訂台山之詩派此爲大宗廣藝苑之流傳聊存變雅云爾

王蕓村餘晉大令秦中草跋

夫以吾人飾儒酸之面目襲生硬之衣冠學柳折腰如瓠強項謁大吏則葫蘆一問唯諾連聲據公座則鐺鎖兩行冤呼萬狀難言稱職遑詡高吟而蕓村獨能陶冶性靈主持風雅聳山肩而覓句翻牘背以題詩固興寄之獨超抑簿書之善暇也朝衙鼓罷便拄笏而看山晝院簾垂但焚香而展卷問俗聽三農之須盡入奚囊訪古讀九成之碑并塵皂蓋人言才子例屈吏途我謂山城本供詩料一編郵示想撚髭於茶香酒熟之時兩邑壤連媿執掌於輪鐵鞭絲之地坐孤好景未滌俗吏之胸偶擬微吟又報督郵之至輸君出一頭地信淸福之能消謂我非百里才胡塵

容之未甈也哉

扶風縣治修街記

扶風縣治城大如斗路直於繩舊甃以石其經始之年若月不可考矣世犖承之是邑見其坡陀硐砂礫崎嶇車者窘輪行者縮步爰以興修商諸紳士顧以歉於歲窘於財勿果也越四載屢豐既告衆意僉同少府敏齋程君樹功力肩厥事乃遴都人士之諳練者鳩工賦丈量地庀材鑿石必方容軌必正擴其隘而廣之易其舊而新之興役於丁丑十月至戊寅

三月而告竣凡折方二百四十丈有奇用錢三千四百緡有奇即闤闠之廣袤以醵貲其祠廟公署隙地則以公費之贏補之工既畢輦重者揚鞭者負擔者貿易者交口以爲便夫民情喜於觀成而憚於謀始古來設塗有職載在周官除道有程著於夏令不佞如世犖藉寅僚之協助士庶之樂輸得以免道茀之譏賭畚端之盛其敢自以爲力乎惟是兹邑背負飴原面臨漳水每夏秋雨集廛市潦橫急溜闖西門而出東門則侵齧之病宜防也當晉豫之衝扼隴蜀之

要輪蹄之所震盪郵遞之所奔馳合日夜無盦晷則傾仄之來有漸也里甲以賦役爲困一不繼則鞭撲隨之長吏以迎送爲賢一不愼則譴呵及之何暇爲之講環涂經涂之制賦如砥如矢之章然則世犖亦幸而際其成耳坦坦履道蕩蕩由庚踵厥修治毋俾損壞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爰臚顚末以備考稽其捐貲姓名則列於碑陰云

重修扶風縣東關伏波祠記

扶邑東關伏波祠前令瀘州唐公宣文所建閱今六

十餘年矣殘瓦挂於簷端短垣頹於道左非所以昭馨報妥明神也歲戊寅世犖議重新之且捐俸爲之倡邑紳士劉瀚芳願任其事乃商諸馬氏之裔鵬飛等各出貲以助焉工興於是年十一月竣以次年三月榱桷聿新俎豆依舊話蔦飛於南徼銅柱雲迷裹馬革於西阡石人雨泣想當日雲臺圖畫雖銷薏苡之疑卽今兹錦里春秋尚奉荔蕉之奠行路望而起敬邑有名賢奕葉奉以明禋典能數祖不可謂非盛事也世犖承乏兹土慰其落成乃作迎神送神之曲

俾歌以祀公其詞曰吹簫兮擊鼓酌椒漿兮桂醑靈䨲鑠兮來下弭霓旌兮從如雨喜輪奐兮福斯土惟桑與梓兮聊容與　靈既醉兮言歸曳玉佩兮鉌衣驂紫虬兮騑騑狂閶闔兮淩紫微展下顧兮漳之湄宜爾子孫兮報且祈

前明張蒼水尚書煌言破硯題詞 蒼水自銘曰投鼠支牀幾經摩劫堅貞不渝何嫌破裂佐我揮濡長此昕夕八分書款蒼水二字昌國曹少府偉昔得之市中索書

天枯海竭曾訂石交投鼠支牀猶留墨瀋摩挲太息覼縷長言夫以尚書志切移山技窮返日磵崖已覆憐塊肉之僅存種蠡并殲矢裹尸以報國當夫烏沈壓壑螳奮當車招斬木揭竿之徒支賸水殘山之局蟻丸封去烽火倏達於金陵羽檄草來樓船尚環夫幕府惟此硯供其揮灑鑒厥忠誠助墨海之波濤走筆鋒之精銳嗚呼何其壯也洎乎長城竟圮大厦全傾崎嶇鼉鼉之鄉破碎山河之痛賸芙蓉之一片淚說補天弔蘿薜於三生幾時填海歌成正氣鳳咮爲之銜悲賦就懷沙鴝眼爲之滴淚既而林猿不叫檻

虎就擒後至終戮夫防風先鳴難貰夫郭最攀龍髯而有路甘作周頑騎箕尾以長征仍持漢節而此硯未淪海底尚在人間氣欲貫夫白虹名直齊夫玉帶休嫌破裂試招屈子之魂怪底斕斑定染萇宏之血三百年蟲沙劫換石不能言廿六字鴻爪痕留銘還可讀

題程魚門晉芳太史勉行堂文集後

處簿書叢委之中談丹鉛點勘之業迂矣然而性之所近樂或忘疲吾儒所謂獲心我佛所謂結習也世舉夙耳魚門太史名洎來關中吳蕉鄉大令以新梓勉行堂詩集見示因得卒業既而令嗣約泉貳尹又以文集粲成屬爲讐校開函朗誦掩卷長吁憶昔挾策都門假館椒花吟舫朱習之太僕每言先生髯長一尺目炯雙星據案則故我嗒忘揮毫則羣才斂避顧第知先生爲詩人而不知爲經之師也第知先生以詩窮而不知其文之富也惟是論易則力推輔嗣論學則平視象山意似近於調停說頗需夫質證而如世舉者束羣書於高閣絆五斗於衡途老尚折腰

塵全眛眼畫漢儒宋儒之界笑任督鄭息朱學陸學之爭娩非老吏然則九原而可作也微斯人其誰歸兩端其待叩乎恨吾生之已晚矣

确山駢體文卷四終

姚復莊先生駢文類苑選有宋确山文六首余訪求其集久矣會有篋藏鈔篇者要以剞劂乃出諸之比閱所作覺彩縟色鮮風骨未遒姚選之餘半皆時貌重違藏家意爰授梓焉然以爲初學津梁之問要非無所裨云光緒癸未且月六六福日張壽榮識

疊翠居文集

疊翠居文集目錄

趙苞論　匡山講大學論
陶侃論　王旦論
楊龜山論　書范文正公與元昊書後
劉基論　四民論
書東坡正統論後　一丸藥救君父論
讀商君列傳　讀晉書賀循傳
讀南史袁昂馬仙琕傳　讀通鑑
書竹垞晉齊太公碑跋後　明初三家文鈔序
谷音跋　田汝成炎徼紀聞跋
楊士聰玉堂薈記跋　文丞相集跋

說學齋稾跋　白沙集跋
王文恪集跋　震川集跋
徐健菴司寇澹園集跋　高青丘集書後
楊忠愍公年譜跋　于清端公政書跋
題貓捕蝶圖　拜經圖記
白豸山莊圖記　題宋君畫梅冊
陳銅士抱膝圖說　東郭十二詠序
徐豁人譜例序　顧氏譜序
雪香詩草序　宣符先生家傳
族祖冶夫先生家傳　貞妓王金芝傳
王孝女小傳　記三節烈逸事
北行紀程　續明史稗詠序
對酒　元提舉
宋武衷　鳳凰山訪南宋故宮遺址
乞巧　讀明史李文正傳
小室靜坐　秋夜讀書
梅影　題人松窗讀易圖
題晉書慕容恪傳　題晉書王猛傳
晚渡陸家漾　過豐草菴遺址
讀明史姜埰傳　題蔣心餘冬青樹傳奇
曉步湖干　曉過丹陽
京口渡江　聞蛩

渡淮　過高郵
泊彭口閘　過微山湖
明湖步月　曾文定公祠
城陰古礮行　移寓
不接家書　旅舍詠懷
舟中口號　夢亡兒
過鄒縣　讀三國志
夢叔姑　和人移居原韻
旅舍詠懷　詠稚犬
題龔總戎歸田圖　夜遊翠峰寺
早起見薔薇風雨吹殘口占

讀宋高宗本紀

疊翠居文集

歸安紀慶曾思詒著

趙苞論

漢趙苞爲遼西太守鮮卑入塞執其母以招苞苞不從其母被殺苞卒破敵而殺其身以謝母程子曰苞未合於義也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得之矣嗚呼是徒知母之當全而不知苞與庶不可同日論也盖操雖漢賊方挾天子以令天下庶之就操猶不失爲漢臣且與先主君臣之契即令漢果滅操其不坐庶以黨逆之罪可知也使苞降鮮卑能必鮮卑之不用之乎從之則率敵人以攻君父不從則母子託命死生正未可知也不然或漢帝赫然震怒遣大將分道出塞徼鮮卑縛送叛人如明時諳達之執送趙全則苞與母俱伏尸都市苞不能全母之生幷不能白母之志死有遺憾矣所惜者以處死責苞苞固無憾以先事預防責苞苞不得辭其責耳吾聞孝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用心之周固如此也遼西邊郡也鮮卑之患爲日久矣非變起倉卒者也即使郡不被兵母不被執推其母念子之心必有日夜不安者矣爲苞計者辭官養母計之上也否則單身之官不使母陷危地次也計不出此母子同盡且使後之論者原其心悲其遇終不能以慮患之疏爲苞解也程子之言非敢輕議但事有至當不敢以語出大儒而屈理以從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匡山講大學論

宋祥興時帝次匡山丞相陸秀夫猶書大學章句以進講論者迂之予曰不然此陸公之所以為忠也夫聖經者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一日未亡則聖經不可一日而暫釋雖軍書旁午日不暇給豈無片時之閒可以從容而論道哉當時國勢垂亡諸臣之心固以少康周宣望其君者也少康周宣豈不事詩書者能之乎明太祖之下建康也左鄰吳右逼漢元將如察罕等以重師壓其背其勢亦岌岌矣猶命儒臣日講經史論者以為開國之模焉夫同一進講也於明祖則為褒於季宋則為貶因成敗以定是非耳使必待功成而後講學則虎觀辟雍皆文飾太平之具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陶侃論

成非常之功者不當為身家之計然或不勝悻悻之心輕於一試事或不成身與國俱受其禍亦為君子所不取晉溫嶠之討蘇峻也欲與陶侃俱侃遲迴不進夫侃之忠豈難於出師者乎蓋小人舉事者必以富貴蠱人之心而固其黨方其心之未離也其鋒不可犯而其隙未可乘當峻起歷陽轉鬭無前摧京師如拉朽侃之不進蓋將以待時乎嶠固勸之侃見嶠志之堅以為吾二人同心則賊必可滅遂從其言而進師以破峻若侃者可謂晉之純臣矣古豪傑之士所見豈必盡同其所同者忠於為國而已宋文信公張越公者天下同稱其忠者也而議論多不合苟泥史傳之文以意見附會其閒誣古人矣彼不足於侃者得無以李光弼擬侃乎唐代宗時吐蕃入塞召藩鎮勤王李光弼忌程元振居中畏禍不至功名不得並郭氏者以此也使侃終於不至罪豈在光弼下哉奈何以忘身為主之臣與畏怯不前者同類而並譏之也

王旦論

大臣之道有二一曰成君德曰舉賢才二者不具雖勳業蓋世不足與古名臣之列宋王文正之相真宗也為天書儀仗使為泰山汾陰大禮使為玉清奉聖像大禮使為景靈宮朝修使一切符瑞封禪之舉俱為之附和不能辨真宗之惑而折欽若之姦誠不免後世之譏矣雖然論人者貴瑕瑜不相掩若魏公者瑕不掩瑜者也當景德祥符閒海宇承平四方賓

服而五鬼之徒日以奢侈導其主使無正色立朝之大臣縱其所之豈僅禱祠土木之事哉魏公為相諫劉后之正中宮止內侍之加節鉞榮王宮火日者上書二事非公言幾成大獄成真廟忠厚之治者誰之力也夫宋之治莫盛於仁宗仁宗之致治由於得人而所以得人者由魏公之薦賢有以積之也史稱旦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其所薦引人未嘗知以病求罷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兩府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為名臣嗚呼此非具古大臣之度者能之乎宋之國勢最弱而能北拒遼金西臣元昊雖中更靖康之變而南渡緜延猶百有餘載不可謂非得人之效也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其魏公之謂與其魏公之謂與

楊龜山論

小人亂人之國固君子所甚惡然能一旦悔悟引賢人以共濟則君子必亟與其爲善使以小人之故而懟及君父自潔其身而置國家存亡於度外則其人雖號爲君子而實與小人等蔡京之薦龜山固小人可以爲善之幾也惟召而不能用故國以敗亂而京亦受禍而論者乃比之蔡邕不知龜山之薦雖由於京而召之者天子之詔也當民心內離敵人外侮家國存亡之秋也君用我矣猶瞻顧徘徊而不出君子忍爲之乎然應召而至僅列師儒文學之官終不得爲執政則與京異趣亦可知矣且龜山不得與蔡邕比也卓之用邕勢成矣使無王允之謀呂布之閒則卓必代漢邕將俯首而爲之臣乎抑堅辭其官而去也京雖惡不過一佞相耳道君果能用賢京何從肆其惡哉昔者孔子嘗仕齊魯矣齊有陳氏魯有三桓使以並列爲嫌必議論之高過於聖人而後可也吳康齋以石亨薦應召至京終不受職進退可謂無疵矣而人猶議之古之賢者何怨於小人而好議論若是哉

書范文正公與元昊書後

范文正經略西陲致書元昊勸命息兵此忠臣爲國之心也然爲人所中幾致不測宋庠至欲斬之以令衆庠雖已甚公亦有以致之也夫元昊未反藩臣也已反賊也將帥之臣當選士厲兵以殺賊爲事乃私與賊書冀其降服夫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非鄰國相爭者比不得援古者兵交而使在其閒爲解也且元昊智計過人於公所言豈不計及之哉彼恃其兵馬之强苟且嘗試大勝則闢土疆小勝則利俘掠不幸而敗則一紙降書可以無事仁宗之寬厚必不樂勤兵於遠可知也且公不能取必於仁宗而敢致書乎元昊世受宋恩一旦背叛其罪大矣卽令果從公言遣使謝罪而仁宗猶不息怒務期罪人斯得以申天討公且如仁宗何不失信於元昊哉蓋仁宗之爲君無忝漢文惟剛斷不足故紛紛如此否則因三朝休息之後赫然有爲功業豈可限量區區元昊折箠使之而已

劉基論

明太祖既平江左中書省設座奉韓林兒劉基勃然曰此牧豎耳奉之何爲因爲上陳天命所在遂定計取天下予曰此基之絕識所以佐高皇成大業者也從來英雄崛起人心未一必假立前代之後以從人望如梁武之立齊和陳武之立梁敬齊神武之立魏孝靜豈眞心奉之哉逮於天下既定豪傑既臣然後扼其吭而奪之位而猜忌所積必殺之而後快彼數君者皆聰明人傑也豈不知名義所在足取萬世之譏而忍出此哉恐襲其跡者復號召天下而已受其害也明之初起國勢甚微而脫脫察罕帖木兒輩逼處肘腋閒如以石擊卵當則破耳林兒初起羣盜共相推奉不得不行其正朔

受其官爵以相羈縻未嘗定君臣之義也及國勢日彊張陳日促明之得天下可八九決矣而復奉林兒使一旦事成將遂從而帝之乎抑縛而去之也蓋雖命世之英雄撥亂救民者其心未嘗不圖富貴欲以櫛風沐雨之天下拱手讓人而甘處其下此必不能之勢也況明祖之年與宋不相及而林兒之爲宋後眞僞不可知於勢不當奉於理亦不必奉基能阻之可謂明理而識時勢者也其後明祖救安豐以林兒歸舟覆瓜步論者有遺憾焉使起事之始不受其封爵則林兒一盜首耳肆諸市朝不足怪尙何有左支右絀之事哉

四民論

三代以下何民之紛然多故也蓋三代以上民有恆業而志

定三代以下民無恆業而志不定周官之制以鄉處士以遂處農商安於市工世其業未有民志不定而興教化者也至秦漢以下塔寺建佛老興僧尼道士去其民之一聲色紛華之日盛期會文告之日煩倡優胥隸又去其民之一卽其安於四民者多失其故業無益之文不正之書日益衆而士失其故徭役煩賦斂厚而農失其故奇技淫巧日積於市而工商失其故四民俱失其故則心無所依易於爲非欲求三代之治不可得也爲人上者將從而治之乎抑聽其所之而不之卹乎如之何而可也曰反其本而已矣人君躬行於上自深宮食息言笑以至朝廟臨莅之際無不粹然一出於正而爲其臣者大法小廉以承流宣化於下然後重農輕賦而農

治勿以無用之物營於肆勿以不急之務奪其資而工商治於是建學校重師儒取之以德行教之以經術然後朝無不學之官野無浮薄之士薰陶久而古治可復也此治民之要道也

書東坡正統論後

始爲正統之說者誰乎天下事未有不正而可久者令出於一則正出於二三則不正正統有絕有續歐陽子之論是也東坡以謂曹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無如曹魏之强者奈何不以統與之果如其說何以處拓跋宇文氏乎魏周之盛盡有曹氏故疆隋文因之遂幷陳而有天下南朝之勢不能與北朝抗强卽不能與北朝爭統蘇子不及之將安處之哉

蓋光岳既分當國各爲史若李延壽之南北史可也陳壽之志三國是也其帝魏而僞吳蜀非也如以强者爲正統朱溫之時則梁强友貞之時則晉强梁唐周之時則中原强石晉劉漢之時則列國强恐不足爲定論也近儒儲欣者不喜朱子綱目而其論正統也謂統合則以號紀年統分則紀甲子而分注年號於下卽綱目之例也可謂明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夫

一丸藥救君父論

設有事焉俱爲己之所急欲圖兩全必至兩傷而勢又不能已也如之何則可曰行吾心之所安而已矣古之聖賢當萬難措置之會而應之綽有餘裕惟不以成敗毀譽動其心故

能合天理人情之至也倫莫重於君父人臣當社稷存亡之際事處兩難竟以身殉至陷其親於顛倒流離而不顧苟名心有毫釐未盡卽君父之罪人也否則其親素志殉國以子爲忠臣爲樂可謂養志者也又不然超然肥遯以終親年固君子所許矣魏太子丕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大集太子曰今有一丸藥於此救君乎救父乎賓客莫對邴原曰救父夫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原爲世子謀則得矣而其自謀何如也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祭義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蓋未有不能事父而能事君者也邴原與管幼安友漢末之亂幼安高蹈遼東而原投身霸府虧體辱親已甚矣幸其年不永得終爲漢臣使及見黃初

革命之時則三公之位未必不與華歆並列也嗚呼若幼安者誠無忝臣子之道哉

讀商君列傳

有國家者得才非難有才而善用之爲難苟其人已效於他國窮而歸我復因舊怨而棄之使其國終於不振非至庸愚何以若此哉戰國時魏與秦並列河之東西魏因山川之固甲兵之强縱不能制秦亦足自守乃國日以削漸至滅亡心竊怪之及讀商君傳而知魏之致弱有由矣當公孫痤之薦鞅鞅之才未著也以不知名之少年加之羣臣之上非有知人之哲者不能及鞅見逐於秦而奔魏也結釁已深勢不能使入秦而秦土地之扼塞郡邑之虛實人才之短長鞅知之爲悉且鞅刻薄人也有功於秦而秦欲殺之豈尙念孝公知遇之恩乎爲魏計者用鞅守安邑假以便宜卒以復河西故境於國良便不知出此必欲假手於秦而殺之以爲快雖然鞅固宜殺者也鞅本魏臣而先以攻魏爲事非獨魏憤之秦人亦疑之矣一旦告變出亡無所卒於車裂天道宜然誰謂其枉哉有國家者非不知秦之爲患有可以制秦之人而不用何也

讀晉書賀循傳

三代之禮遠矣賴聖人之經尙存學者參伍稽考尙可得其十一使舍之不信而逞臆說以議禮其不至叛常亂法者鮮矣晉賀循議廟制欲以元帝上繼世祖移惠懷愍三帝於別

廟而使臣下祭之循之言曰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嗚呼循可謂暗於禮矣光武以長沙定王之裔崛起布衣而有天下雖祖高帝而宗孝景誰曰不宜不得以繼世者爲比若盤庚不序陽甲不見商書吾不知循何所據而以爲前代之明典也夫羣言淆亂折諸經春秋六經之明文也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又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夫僖之於閔兄弟也傳者豈不知而槩諸父子誠以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躋且不可況可廢乎諸侯不可況天子乎若如循說則文不祀閔僖何所躋豈將躋僖於桓莊上乎儀禮喪服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

繆嘗屣者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元帝之於愍帝以臣而兼爲後之服者也喪則服斬而使臣下祭之是祭與喪異主也雖當時未見聽從唐宣宗時遷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主出太廟卽循之餘毒也夫循輔元帝於艱難之中與紀瞻顧榮俱爲名臣不可謂無功也雖然若斯議者能無得罪於聖人哉

讀南史袁昂馬仙琕傳

魏晉而降置君若弈棋雖素以名節自持者亦馬首迎降恬不爲怪於此有人焉能盡力亡國固守不撓豈非斯世之祥麟威鳳哉袁昂守吳興馬仙琕刺豫州梁武起兵手書招昂

使仙琕故人姚仲賓招仙琕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殉及建康城平昂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仙琕檻送建康帝使待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昂仙琕感其恩遇卒爲梁用惜矣夫二人者如以東昏淫虐不足事則潔身而退惟恐不速旣爲之盡力矣彼梁武者君讐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可悅其甘言厚禮爲之北面乎如仙琕者不惟有負初心亦何以見仲賓於地下哉昂仙琕俱不畏死者也斧鉞鼎鑊之不懼向不能不惑於甘言是知歲寒之操誠未易全而佞言之惑人不可不愼也

讀通鑑

論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少儀云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古之人若伊尹耕莘太公釣渭其心何嘗一日忘天下哉然不遇湯文則終身不起蓋未有不自重其身而能致君澤民者也劉聰時將立劉娥爲后廷尉陳元達極諫聰怒命曳出斬之任顗朱紀等叩頭出血卒以劉氏之言而釋之夫劉淵之先自曹魏時已徙內地固世爲晉臣也乃唱亂平陽因弒天子屠戮生民聰承其遺緒而淫酗肆虐過於其父君子不幸生其時當高蹈山林長往不返乃猶立於其朝爲之盡力豈以聰爲撥亂之主乎是可謂勇於直言而暗於擇主者矣雖然彼處可爲之朝而緘默苟容置國事於度外者非元達之罪人哉

苻堅將舉大事呂婆樓以王猛薦相見恨晚論者以昭烈得

武侯比之夫王猛見堅時堅之事未成也苻生之罪過於桀紂堅以宗社生靈之故不得已而廢之當素服告廟遷生別宮飲食供奉無闕禮然後順臣民之請而踐位焉若是堅可無媿中興而猛亦無媿良佐矣奈何廢之不久復取而殺之猛於此時當諫諫而不從則當去豈果默無一言耶抑言之而史失傳耶雖然吾知其必不諫也苻騰以反誅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從是堅尙有不忍骨肉之心而猛之殘忍過於堅也後世以猛諫伐晉以知大義許之彼亦以江山完固君臣輯睦無釁可乘耳不然猛豈一日忘晉哉若王猛者謂之能料敵則可謂之知大義則非也

晉會稽王道子亂政孝武惡之乃擢時望及所親幸者使居要任徐邈曰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宏貸消散羣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卒釀桓玄之篡劉裕因之遂廢晉而有天下君子曰邈之罪大矣邈之爲道子謀者非徒害道子也害及於宗社昔人謂西晉之禍起於夕陽亭一語吾謂東晉之亡實邈一言爲之厲階也夫道子以介弟爲宰相雖亂政日久其勢難搖幸帝之一悟耳宰相佐人主治天下豈可以天職私其親哉爲孝武計者罷道子政事以王就國歲時入見以慰母后之心則道子之身家全而晉之宗社得以無恙計不出此而以甘言誤國邈之爲國家者若何而太后且不血食矣若邈者誠晉之罪人哉孟子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又曰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嗚呼此聖人處兄弟之法也

書竹垞晉齊太公碑跋後

古諸侯父存而子立夏殷以上無所見惟周公留相王室而伯禽之國詩閟宮所謂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者是已若父以罪廢或有疾不得立則嫡孫受國於祖蓋父死子繼禮之常也有父存而子立者禮之變也傳言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則謂太公留周而丁公先立何爲不可太史謂顧命有齊侯呂伋伋已嗣位爲侯太公非卒於康王之時非篤論也然成王彌留召太保奭而不及太師意者公已

致政故不與召歟且金石之文可信者以作碑者耳目所及較之史爲可信若盧無忌碑立於晉太康時去周初已千五百年較司馬子長作史記時去古愈遠然史記共和以前僅作世表則紀年之修短本不足盡信姑存疑焉可也

明初三家文鈔序

作文非難而文之近古者爲難苟不得古人立言之本而徒艱深以爲奧險怪以爲奇貌合神離而其去古也愈遠此明代之文所以幾於澌滅也蓋明自中葉以後詞館起家者無不有集其高者空談性命拾宋人之唾餘次則膚詞陳言少改時文之面目而已最著者惟七子然摭拾奇字作班馬之衣冠似古而實非古也雖然有一代之人必有一代之文豈得謂明無文哉以予寓目所及得者六家曰金華宋氏曰青田劉氏曰寧海方氏曰餘姚王氏曰武進唐氏曰崑山歸氏皆發於性情根於經史卓然成家其文無足取或文雖佳而予所不及者尙不與焉惜家無藏書從人借讀者多不及錄僅摘宋氏劉氏方氏文若干篇題曰明初三家文鈔夫文至明初不逮古也遠矣然溫潤如景濂勁爽如伯溫雄健如希直學術經濟具見於文章雖較之歐蘇有所不及以視同甫正則道園諸公豈遽出其下哉但宋劉以元臣而仕明進退之義尙有遺憾惟方氏成仁取義以純儒而爲忠臣故其文光明俊偉玩味之久令人仁義之心油然而生信乎言者心之聲也善學古者求古人之心而充之以學無如優孟之爲

叔敖也則善矣

谷音跋

谷音舊本有張栞跋渠嘗手錄是編以授伯原之孫德基令之刊布明末常熟毛晉雕之汲古閣近人又刊之吳門寒松堂今夏從友人處假歸錄之與河汾諸老詩合爲一冊嗚呼王槍以下諸人精風高節固不僅以詩傳而詩亦足以不朽宜後世之流傳不置也惜毛氏之跋則有甚謬者毛云伯原斯編竊比靖節不書甲子之遺意晉亦知伯原固始終爲元人矣考元史隱逸傳本卒於順帝至正十年年七十五追溯始生乃世祖至元十四年也前一年元師下臨安瀛國迎降宋既亡矣文山出師江西所復郡縣得而復失匡山之敗伯

原僅二歲耳及武宗時嘗應召至京順帝時以翰林待制徵雖未食元祿不可謂非元臣使伯原而妄人也則可伯原而稍知大義也者其不向宋而背元也審矣毛氏之言亂萬世君臣之大義故摘其言而爲辨之如此

田汝成炎徼紀聞跋

記西南諸蠻變亂皆由地方有司昏貪所致謂非有爲不足以輯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千古籌邊者莫能易也至望西南諸夷盡如閩浙八百媳婦緬甸諸國皆列郡縣此迂大之言勢必不能至其序事有法氣息渾古於後漢書爲近嘉隆以後古文名世者未有能先之者也然於田州復叛歸咎新建之姑息夫岑猛死不以罪無以服土司心致盧蘇王受借端以起新建因而撫之使立功自贖處置未爲失宜其後蘇栻邦相固天討所必加釋而不誅自是後此鎮巡官之失以咎文成是姜維債師幷罪孔明騎劫敗軍連坐樂毅也

楊士聰玉堂薈記跋

玉堂薈記於姦邪亂政門戶紛爭之故載之甚詳但於懸帝多謗言當時廠衛用事伺察嚴密一有洩露則西市之禍立見序雖繫年癸未實作於明鼎革後也孫北海思陵典禮勤政記力揚懸帝之美尙有不忍故主之心士聰則無忌憚矣蓋人臣於政事得失不憚批鱗極言者非以矜直也冀有益於國家耳不幸國破君亡事已無及即偶有紀載尙當焚之以滅其跡況私記非國史比豈得借不虛美不隱惡之言以

自文乎嗚呼此郎王寅旭所謂百般醜詆故夫家者也二人俱前明侍從復仕　本朝同爲失節之臣而心之厚薄又判焉

文丞相集跋

信公當元師大入之時國勢已去犯難勤王屢躓復起卒以身殉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此三四年中謀國碩畫見於封事者必多而兵火之後散佚無存惜哉惟劾董宋臣兩奏尙存集中公少年時風節已如此平時無直言敢諫之臣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斯言信矣然上梁文壽詩多有存者殆後人愛慕之深不忍使其湮沒與予獨惜公之才前阻於似道後

隗於宜中宜中之為人不足道然國破之後去之占城長往不返較留夢炎輩猶為彼善於此君子與人為善無求備焉可也

說學齋稿跋

元世宰輔重蒙古勳臣次色目次漢人次南人終順帝朝南人登政府者惟危素一人不幸國亡當捐生以報殊遇乃以國史為名委蛇新朝且寺僧挽留之言誰實知之安知非素所假託者乎明洪武二年命修元史徵山林之士以充纂修元氏舊臣未聞與史職者素亦何功於元史哉錢謙益自矜氣節領袖東林乃當　大兵南下馬首迎降可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矣猶且網羅舊聞思成私史絳雲一炬盡為煨

燼殆造物所不容也雖然使二人不逢易姓則文采風流亦足生輝臺閣孰知其至於此哉虞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信矣

白沙集跋

白沙集九卷附以投贈墓表之類為一卷先生之學主於靜中養出端倪蓋流止則水清氣靜則心存保未發之氣即以養未發之理程子所謂心要在腔子裏者也若所云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夫寂然不動而未嘗虛也耳目之用皆性之用也歧而二之可乎錢大昕記言先生之文兼呂黎永叔子固之長予始疑其過及讀羅文毅傳波瀾容與近乎太史始知張君之言不我欺也

王文恪集跋

王文恪公集附三十六卷附公孫承天知府禹聲鵰音白社草二卷朱平涵相國取震澤集重加編訂者也文恪入閣時劉謝已去瑾欲相焦芳以文恪負重名姑使並立文恪自度力能制瑾則為之否則堅辭不拜自古豈有與小人同升而能得君行道者也然文則雍容大雅有佩玉冠裳之度馮定遠何義門論明代諸家服公尤甚以擬前哲蓋宋之宛公乎性善論云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又曰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是不知氣之靈而以靈為性也又曰心者月之魄性者月之光華是以心為體而性為用也非即無善無惡之旨乎

震川集跋

震川先生集行世者有三本此刻最先出所謂崑山本也朱竹垞與李武曾書推先生文為明代第一其服膺至矣嘉慶丁丑予館洞庭東山與施君濂夫交一日濂夫過予齋予方讀震川集濂夫曰君以為何如予舉竹垞言以對濂夫曰不然先生邃於經術議論溫醇然有意為文尚不離前人窠臼惟正學陽明之文直抒心得眞氣勃然非風塵中物也予曰然衡文如君始能鑒賞於牝牡驪黃外矣言猶在耳而施君已為異物三復斯言為之歎息

徐健菴司寇澹園集跋

我　國家自平三逆克臺灣海宇承平無雞鳴犬吠之警此

制禮作樂之時也當　太皇太后升遐　聖祖皇帝欲復行三年喪臣下安常習故力援舊制以請　聖祖重違羣議外廷勉行易月　聖孝超乎千古矣當時建議之臣他不足責先生以通儒而居卿貳猶牽於同官不能將順　聖德請節哀之章至三四上得無近於姑息之愛與文近歐陽氏足以黼黻　昇平　國初掌故多見其中　一統志明史二議更斟酌盡善蓋由居賓館者多好學之士也

高青丘集書後

侍郎天才清妙學古人之詩無不畢肖自漢魏樂府至六朝三唐以來幾於具體說者推爲明初詩人之冠使天假之年則鎔鑄百氏成一家言其所至豈有量哉然侍郎之遇有足悲者當張士誠據吳時不應徵聘隱吳淞與二三君子嘯詠於荒江之上其後應詔修元史書成授官辭職歸可謂得出處之正矣魏觀守蘇州禮爲上客觀徙府治於張氏故阯爲御史張度所訐奏以爲故宮有王氣帝命剝觀皮以徇侍郎以作上梁文腰斬於市此豈意料所能及哉夫高帝起布衣有天下民之情僞知之熟矣觀守蘇有善政豈爲叛者耶且明制太守不主兵而蘇去南京數百里一旦有變朝發而夕至矣雖欲變誰從之哉當元之季竊名字者何限高帝草薙而禽獮之可知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觀豈不聞之耶況張氏故宮即唐宋時舊治也使果有王氣元以前守郡者指不勝屈未聞南面而王者張氏據之何以不數年而覆滅也

此雖至愚者知之而高帝不察者天性雄猜果於誅戮度中其所忌故不暇察而誅之耳觀何罪侍郎更何罪哉侍郎性情恬退詩亦清雅無取禍理而卒死於冤獄蓋生死有命雖知幾者莫能避也嗚呼後之讀者能鑒於此可以信道直行而不爲利害所淆惑矣時夜將半風月淒清悼才人之無辜慼禍福之倚伏爲歎息者久之

楊忠愍公年譜跋

忠愍謫狄道典史建書院以教學者正室爲道統祠列祀五帝三王周孔以下至宋元諸賢而明代大儒惟辥文清與焉當時餘姚之說方盛行而文清未祀國學也況徐階羽翼王學而公嘗受業徐階乃艱難貶謫之中能篤信正學如此蓋公以躬行忠孝爲學不必擁皋比著語錄乃爲繼聖賢之餘緒也惟其篤信正學不奪時尚故能歷九死而不悔也

于清端公政書跋

清端爲崇禎己卯副貢生越五年明鼎遂移我　世祖皇帝入關討賊直隸山東西傳檄而定當時獻策軍門者無不擢用況公已列選人使急於仕宦何待十八年之久而始授縣令哉蓋公知天命有歸　眞人應運而明季諸王皆孱弱非撥亂才即捐軀殉之沈宗族而不悔於明何稗然必遲之久而後仕者時明之餘孽尙據西南使公早就銓曹或得三楚閒一職將攘臂奮戈而與故主子孫爲敵公所不忍爲也出處之際光明俊偉卓有得於聖賢之學者惡能及此哉能青

獄相國誌公墓云爲學務敦實行不屑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雖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嗚呼此覘世之辨爭朱陸徒滕口說者不可同年語矣外集載武祇遹語云辛卯同肆業會城之崇善寺放榜三人俱未售是公於順治八年始出應試蓋當時湖南廣東已略定矣此公未白之隱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之讀公書者若廉介之操治民用兵之略世多知之故不復著

題貓捕蝶圖

此沈還所畫倣石田筆意寫貓之捕蝶雙眸炯炯竦身欲躍具有聲態癸未十月念昔堂主人出以相示屬題數語於卷端予撫卷久之不覺有感於中也夫蝶遊宇宙閒非不栩栩然樂然而貓已伺其後善搏噬者莫如貓其覘蝶宜若易得而亦不能必也是可以觀矣蓋天地之閒物各有主有心於求者未必得而委懷任運者時有無意之遭焉君子修則勵己遇則俟命誠有見乎此也或曰貓蝶猶耄耋取介壽之意是說也予不敢信云

拜經圖記

張君淵甫交予二年甚相得一日出拜經圖屬題用南齊臧榮緒故事也夫榮緒之拜經可謂善用其敬矣然未聞卓然可紀如古聖賢之爲者得無務其文而不求其實乎蓋天地萬物之理備於六經自日月寒暑之往來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華實鳥獸蟲魚之變化無不可與聖賢之言相證然或求之過深遂至束書不觀空言性命有不流於釋老之徒者希矣百年以來學者始知好古然徒於朔閏之乖違輿地之沿革官爵氏族之互異考之不厭其詳若成己成物之道知之者蓋鮮嗚呼是可謂窮經者乎善學者不然用力於物則民彝之大而不遺訓詁名物之細博綜於漢晉以來諸家之說而必以程朱數大儒爲之歸然後精思以探其奧反身以踐其實斯爲能尊經也已淵甫方有志治經欲因諸儒以上窺聖人之微意予以見及者告之相視而笑莫之逆也遂錄其語記之卷端俾我二人共勉焉

白豸山莊圖記

白豸山莊者古白朱君讀書之廬也莊近白豸嶺故遂以名爲莊門北向由門而入其面南者爲碧山草堂自堂左繞廊而進爲挹爽閣閣疊石爲山花藥蓊薆牆外爲蔬圃種修竹千竿閣下多藏書及古人墨蹟登閣而望則長圻飯石諸峰環峙於前琳宮梵宇歷歷可數太湖三萬六千頃望之不見其極惜西南隅蔽於鄰居不見縹緲之高常以爲憾朱君性恬雅淡於榮利少嘗賈海虞滬瀆閒晚而倦遊歸息於里以簡策自娛碑版書畫能鑒別其得失予自辛巳之夏移寓山莊左側之疊翠居常過君談遂與爲忘年交癸未冬予將旋里行有日君乃出山莊圖屬予記之予按朱氏遷自郡城爲宋樂圃先生之裔明季有諱良志者賈於金陵嘗不遠千里送忠介海公之喪於瓊弔之以詩世多有稱道之者君其閒

先世之風而興起者歟今之讀書者挾兔園冊子日夕吟哦可掇取甲乙科儼然自號爲讀書人亦以讀書推之至問以經史大義瞠目不知爲何物其博而能精無媿讀書者世固未嘗無人然特千百中一二耳若君者雖於古人有本之學未之能逮以視世俗之士殆遠勝之而君常語予以未及讀書爲恨何也若朱氏世系及山莊剏建始末君述之甚詳以家乘載之故不復著

題宋君畫梅冊

予常思爲西磧鄧尉之遊以事不果癸未春殘雪初霽偕好友一二人登莫釐絕頂見梅花數十樹散置墟落間坐久之暗香徐來沁人心骨笑謂同遊者曰諸君知之乎西蹟鄧尉

之遊不是過也梅本以孤高勝奚必萬樹成林然後爲美者諸君亦相視而笑去今已四年矣今年寓硯湖濱始識坦人坦人善吟詠能繪事一日過予齋出尊甫先生畫梅冊屬題展圖披覽彷彿昔年光景予雖不及見宋君而喜坦人之能承家學也爲題其卷端云

陳銅士抱膝圖說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浮大舟也無力此莊生見道之言也譬之草木然當隆冬時陽氣堰伏冰雪重封萬木索然無生態彼桃李冬華人所共詫爲奇者非造化生物之妙也人有航大海者見夫浪勢拍天包山陵薄日月罔象天吳恍惚呈露以爲生平未見之奇回憶波平浪靜時扁舟可行與豁潤無異但覺其汪然大耳古之聖賢當未仕時畎畝之中禮樂存焉若終身樂之不厭者惟其積之也久故其發也莫禦猶陽氣蘊於冬則草木盡達海水鼓於風則波濤洶湧理固然也孔明居隆中時雖密友如崔州平輩且莫測其量豈嘗有意爲表暴哉其訓子書云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東漢諸儒見此者鮮程子謂有儒者氣象其在此乎使不遇先主於孔明何損也予友陳君銅士剛毅而好學者也以抱膝圖屬題因作此以質之

東郭十二詠序

昔唐王右丞居輞川有華子岡茱萸隝諸勝與秀才裴迪吟詠其間迄今讀其詩者如至其境元時有顧德煇者高曠能

詩所唱和皆一時名士今所傳玉山草堂雅集者是也是知山川之美園林之勝未嘗不賴文人吟詠以傳也太湖之南有村曰東郭去湖五里而近村中溝塍紛錯繞以清谿小橋野店有煙雲竹樹之勝北望具區則縹緲莫釐諸峰明滅天外浪舶風帆出沒無際山川之清曠村舍之幽雅實兼有其勝焉吾友徐君豁人世居於此侍親讀書之暇散步林野顧而樂之作東郭十二詠屬蔣霞竹繪之爲圖而諸友之工詩者皆作詩以和之索序於予予惟古之君子當其未遇時必處於寬閒寂寞之濱日遠乎紛華盛麗而又有誦讀之勤林泉之適則其志日以高學日以進非徒爲他日立朝之用卽友朋之往復詩篇之唱和無不可觸發其性情焉予於是集

也見徐君之志而諸君子之志無不可見傳之後世豈徒使輞川玉山諸詠專美於前哉徐君早餼於庠而好學不輟非煙霞錮疾者也夫必心無俗累而後足以成經世之業因道古人未遇時所以養其心者以序之

徐豁人譜例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宋元諸史體例日嚴而其爲書不但遠遜班馬即較之陳壽姚廉翟奚啻筳與楹哉則著書者似不必沾沾言例然才不逮古人而又無法以馭之則雜亂糾紛而無所底止則有例者終勝於無例也徐君豁人以宗譜不修歲久萃數年之力輯錄成帙以譜例示予予受而讀之立法謹嚴而命意忠厚世次從始遷詳其近也生卒嫁娶必詳書備稽考也婦與壻之自出俱書而不附會貴顯遷移之地里俱載而必闕其無稽貴家法重節義於敦宗睦族之中寓勸善懲惡之意可謂斟酌盡善者矣予近日與族人有修譜之役得讀君譜例取與家譜相宜者用之俾吾宗人知先世立家之難兢兢業業以不墜其家聲則徐君之有功於其族者固厚而裨益於他人者豈淺鮮哉

顧氏譜序

歲丁亥館雪香顧君家顧君儒雅能詩相得甚懽也一日出所輯譜系謂予曰吾家世居湖濱自明中葉前譜牒散亡不可復考予搜輯累年自三世以上僅得其世次五世以上始得其諱字六世以下乃能得其生卒之詳錄爲一卷俾吾子孫世世修之以其敦宗族之誼庶不至視一本者爲路人也且予先人以周姓繼顧氏其周氏之來何地爲何族已不能致詳幷著明於譜使知百世不通婚姻之義惟是族姓單寒大懼隕先人之緒若附會顯達以自誣其祖吾所不敢出也予曰君以單寒爲慮乎夫盛衰由於天而德業由於己苟能積之不已安見微者之不可以盛少者之不可以蕃耶予數年前嘗往來玉峰澱濆間訪求名賢遺冑知健菴司寇後人有降爲皁隸者至黃浦呼小艇以渡問刺船者徐姓乃相國文定公後也華亭王氏所稱甲第連雲者或廢爲馬廐而橫雲山莊亦蔓草頹垣非復昔時之盛矣此數君子者文章功業煊赫一時乃遠者二百年近者或未及百年而遂零落至此豈富貴有時而不可常與抑子孫不克守其先訓以至此與抑秉權勢者爲天之所惡與是皆不可得而知也君先世淳厚以力田服賈起其家苟能積德以立其基讀書以充其學訓後嗣以孝友勤儉以永其傳則子孫繩繩以光大其門閭吾必自此始矣若譜系之修所以表其自出不當以繁盛爲誇亦不可以單寒而遂廢也君曰然遂書以爲序

雪香詩草序

詩以道性情此人習見之言而古今言詩者莫能易也悲歡喜怒異乎情富貴貧賤異乎遇臺閣山林羇旅從征異乎境而情之所發無不可有詩或者昧其本然麤豪叫囂以效杜韓淺率鄙俚而稱元白舍己之性情而效古人之面目古人

不能學而已之性情已全失矣顧君之詩清新婉麗能道己之性情而無模擬剽竊之弊暇則覽古人之詩以求其用意近年鄧齋太史詩盛行君不專於袁而謂其聰明獨到處亦不可廢可謂知所取舍矣予謂古人之詩各用其長譬之宮商異曲而俱協乎管絃酸鹹異味而俱調乎鼎鼐學者得其性之所近則效法古人者實以發己之性情也若歷下竟陵互相詆斥詩之末失耳顧君其以吾言爲何如也

宣符先生家傳

先生諱象台字汝瞻號宣符明刑部員外諱濂孫也好古力學餼於縣庠貢入北京國子監授廣西河池州同知同邑溫推官璜忠節士也平生慎許可獨心嘉先生作詩贈焉廣西

邊徼土瘠民貧先生廉潔自矢邊民安堵陞授宣山知縣移任荔波忻城隆安俱有政稱以病歸當是時流賊亂中原甲申春北都告陷先生爲憤懣不食者累日明年夏　大兵渡江諸郡縣降服恐後先生自以世食明祿猶偕故國遺臣日夜部署兵食思爲魯陽戈之揮未及發順治丙戌正月以憂卒年六十三生三子穀牧年或傳或絕今僅有存者

贊曰予弱冠時侍曾叔祖宏仁公坐公年最篤老能道先世遺事述之甚詳知先生忠義人也惜不及問同事者姓氏今公歿久宗族無知之者矣夫人臣忠於所事至國家破亡猶抗志不屈此豈可勉强爲之哉誠不可使湮沒而無傳也吾朝褒揚忠節迥越千古　高宗純皇帝賜謚故明殉難諸臣我　皇上允廷臣之請以明儒劉宗周黃道周從祀孔廟而前代遺民中如錢澄之黃宗羲輩俱取其遺書著錄　四庫由此推之若先生者固　聖世所不罪也因摭其事爲傳以補舊譜之闕遺云

族祖治夫先生家傳

先生諱峻字鐵山自號治夫予大父行也爲府學諸生家貧習刑家言以養母母病嘗割股以進弟有疾爲之衣不解帶者累月從弟磊家貧好學賴先生教誨之得以成立其孝友如此先生資稟過人能窮經明於漢儒爻辰飛伏納甲諸術嘗手鈔律呂正義數理精蘊諸書讀之窮日夜故於樂律推步尤精善琴及弈每遇風日清佳坐小蓬萊中出所蓄古琴

撫之成操友來訪者輒引與對弈或清言竟日忘晷之移也然先生性雖恬淡而爲善於鄉者必力憫湖俗多火葬勸捐富室立師善堂設杼山義冢不能斂者棺之不能葬者瘞之至今野無露骼焉其他善舉甚眾不能盡詳也近年方重輯族譜未及成卒年五十六葢時方大水當事延司振糶先生不忍以疾辭遂至大故云配屠氏有婦德子三南星南枝南金皆能守遺訓以世其家

貞妓王金芝傳

予鄉近太湖湖濱人多業蠶有商於江西者嘗至饒州能道貞妓王金芝之遺事金芝者不知何許人貌豔麗少隸樂籍人非當意者不輕見雖誘以重貲勿顧也論者以其高潔比以

花之水仙云與山西商某有終身約商父聞之大怒連書促商歸商不得已辭去將行謂金芝曰待吾三年不來而後嫁金芝之嘅然曰約既定矣當守之終身豈特三年哉遂杜門謝客坐臥一小樓攻針黹自給及期商問不至遣嫗問之同賈者或曰來或曰商父庭訓嚴是不來矣金芝尚欲堅意待商而鴇母苦之乃作書謝商閉戸吞金環自殞商聞之潛舟南下至饒撫金芝棺大慟爲之營葬具甚豐䁥樹碑表之當是時無不知王金芝之爲貞烈也予嘗閱明小說天順時有楊玉英者與都督楊俊昵俊爲曹石所讒死西市玉英趨往紉其首棺斂畢哭曰忠臣死矣遂自縊柩旁使金芝當玉英時力優爲之而或傳或不傳所與遊者異也嗚呼金芝一妓耳非有閥閱之傳詩書之澤乃感知己恩能不惜一死以殉之有士君子所不易及者金芝一妓耳妓猶如此噫

王孝女小傳

王孝女天津人父枚與張希哲同舉進士以孝女許嫁希哲子會枚希哲先後任蘭山知縣爭倉庫虧缺相關也枚傷而卒孝女哭曰許嫁父命也不可舍而他適若適張氏日奉甘旨而呼讐人爲舅我不忍也家人覺其意環守之越數日守者少懈遂縊而死年未二十嗚呼適他姓非貞事父讐非孝二者非死莫全也世輒謂今人不古若若孝女者雖聖賢處此何以加焉

記三節烈逸事

予年十五六時　先祖母嘗爲予言吾舅家烏鎮幼從母往舅氏門側小樓有節婦居焉節婦依父以活父貧受人傭夜擊柝衛鄰里婦縫紉以佐食市喧甚遇演劇觀者比戸婦未嘗啟牖窺也外大母憐其貧時賙卹之强而後受婦來謝見之年甚少後其父卒終守節以老市人不見其面者數十年惜年老善忘不能記其姓氏矣嗚呼　祖母之卒已三十年距節婦之存葢七八十年矣嘗問之鎮人無知者繼聞乍浦湯山有烈婦某氏事烈婦者其姑倡也强婦與少年遊婦不可百計苦之卒以鞭撻死又聞有某氏者虎丘舟子女也許嫁而壻貧父絕其婚女夜投上津橋下死虎丘遊船最盛舟人婦女豔妝佐酒乃有貞烈如某氏者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信哉惜逃者不能言其姓氏使三人者得遇震川當與張貞女並傳矣

北行紀程

庚寅夏予有山東之行六月二十八日自蘇州登舟次日過無錫七月朔過常州府舟繞城而行暮泊呂城相傳吳將呂蒙屯兵處也初二日過丹陽初三日由京口渡江望金焦山色甚佳江天寺高出天半輝煌金碧倒影清流中以同舟者眾不果往晚過揚州城里許遇南行者曰夜有警舟子色動遂泊焉初四日過邵伯湖岸左有謝傅甘棠坊晚過高郵初五日過寶應湖水勢甚駛日昃時雷雨大作船震蕩不止三四刻許雨漸止涼風至矣初六日過淮安至清江浦清河縣

治也縣無城爲河督駐節所官吏坌集百貨俱備淮北縣鎮俱商販於此風俗奢麗儼然江南一大郡也適有濟寧舟將返者泊楊家莊索價三千遂雇焉初九日薄暮渡淮河淮合流勢甚洶湧予爲之色駭舟子曰君未見汎漲時也沿岸西二三里揚帆北行時新月初升明星三五隄上柳瑟瑟作秋態動人鄉思瞬息抵岸初十日過桃源縣境十一日過潫流閘有榷貨務隸淮揚督關乃宿遷境也十二日過窯灣入邳州境十三日過嶧縣境始入山東界十四日過侯仙閘爲漕艘回南者所阻夜半始解維行逮曉過閘四南流紆緩蓬底安眠不覺也十五日過韓莊閘爲滕縣界矣自淮以北藉湖爲水櫃蓄水濟運微山昭陽諸湖大者十餘里小者亦不下

三四里偏種芙渠菱芡價值比吾鄉僅十之二嘗之味微澀蓋土性之剛柔異歟十六日彭口閘啟閘內水高三尺諸舟爭進挽之以索邪許聲囂甚逮午過夏鎮沛滕接壤處也夏鎮以南與江蘇土壤相錯鎮以北俱山東境矣蒞江淮天塹縱列平東西而運河橫貫之河濱村墅多金龍四大王廟神謝氏宋理宗后姪也元師下臨安自沈錢塘以殉嗚呼紹興以後淮北不隸宋之版圖久矣今之宰牲獻幣鼓吹喧闐者皆神生平所未至處也豈憤宋之不能恢復故示靈於此歟自夏鎮北四十里爲魚臺縣境十七日過仲家淺有仲子衣冠墓自舟中望之宰樹蕭然而牆垣頹矣是日過閘八而石佛閘水勢尤駛漏二下至濟寧城外泊焉

續明史雜詠序

吾鄉嚴海珊先生嘗作明史雜詠有所論者則詠之不偏及也山陰劉忠節孫某者謂之曰聞先生詠明事吾祖念臺何以不及先生曰予率意成詠耳古人不朽豈藉予言以垂哉因補作念臺詩見記鈔中至今已近百年矣吾友金子山甫精史學善韻語今春出所詠明史詩示予索文以序之予讀之自帝王將相以至文苑方技諸人有可表見者無不入詠卷帙過於嚴而論古之識亦有補前人所未及者予深服之而君猶欲然以爲未足也予質鈍於二十一史讀者僅五六家惟

欽定明史及王司農史稾讀之稍詳於勝國治亂存亡之故略能道其本末洪武之剏業似漢高帝而綜核過之

永樂之嗣緒似唐文皇而武功則不及惟宣德洪治之守成擬漢之文宣殆無媿色然大寧棄而肩背無藩籬之固詞臣相而殿閣多迂謬之士正德以降如日之下昃猶延至百數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也聽政荒則朝綱紊門戶盛則氣節僞廠衛專則人心思亂矣意欲論其得失而才力限之逡巡未敢下筆今得君詩讀之持論嚴而不刻不媿知人論世之學蓋君宅心和平故得詩人敦厚之意者如此荒陋如予何足爲君重者而君之意不可卻也遂援筆而爲之序云

對酒

把酒問青天青天喑不語舉杯邀明月明月清如許人生但貴適意耳何須跼蹐如囹圄期頤百歲翁宇宙蜉蝣客但看

墟墓間淡淡衰楊白豈無鏹千萬豈無門棨戟一朝生氣盡
共作溝中瘠何須騎鶴上揚州何須黃金印懸肘但得杯中
酒未乾煙霞草木俱佳友君不見華亭鶴唳不堪聞誰呼上
蔡東門狗淮陰釣臺千古存垓下功名豈白首

元提舉 借青田也

元提舉明中丞決策如神江左興拔漢幟平吳壘徐常旌旗
遂北指應昌晏駕跡荒涼妃主皇孫辱無比嗚呼功已成罪
莫贖技癢不肯隱青田南人凱歌北人哭

寧武哀 悲忠武也

寧武城頭陣雲黑寧武關前地流血一朝鼙鼓震三關刀劍
如林光如雪將軍振臂一聲呼弓弦有聲如霹靂沫血裹瘡

爭向前三軍誓死肯降敵回頭那得有援師刁斗無聲飯少
矢向空泥首謝君王臣力於今眞竭矣婦女咸知報主恩將
軍甘向沙場死能使逆徒驚破膽欲返西安俟再起一騎降
表大同來朱明運亡從此始

鳳凰山 訪南宋故宮遺址

清波門外水如天細柳垂垂年復年一片夕陽煙靄裏遊人
指點鳳凰山

乞巧

蓮步輕移印綠苔絲針穿罷幾徘徊庭前處處陳瓜果畢竟
何人得巧來

讀明史李文正傳

一代文章伯興亡係此身童心沖主樂直語豎貂瞋計密除
常侍謀深護諫臣盡同劉謝退顧命託何人

小室靜坐

亭午臨窗坐漸看樹影移危牆垂薜荔老屋網蛛絲古意書
千卷狂懷酒一巵閒門無客到信筆且裁詩

秋夜讀書

冉冉秋將晚宵長氣益清醉心惟一卷放眼極千春露響微
聞竹鐙寒欲逼人此中有眞樂端不羨浮名

梅影

此花合與夜相宜每到開時最繫思小圃橫斜人定後一籬
香韻月來時迎風淡宕春無跡映水蒼涼鶴未知記得移根

來庾嶺沖寒攀取最高枝

題人松窗讀易圖

結廬東山下終日面巖谷山徑窈而深白雲常在目中有幽
棲人端坐韋編讀寥寥千載心時與相往復松風如濤來吾
自樂吾獨

題晉書慕容恪傳

劉石紛爭地苻姚戰鬭場如何百年後尙想太原王赤膽扶
劉禪冰心勝霍光天留公不死評德亦忠良

題晉書王猛傳

復見南陽烈中原指顧收生能留晉朔死不釋羌酋蠆尾消
三府狼煙靖六州如何坏土塋泥水又鞭投

晩渡陸家𣵀

野渡夕陽微臨流看欲迷青山迴望合遠渚入雲低風急欹檣燕波翻沒水鷺老農田事罷閒坐話耕犂

過豐草菴遺址

冰雪殘冬萬木枯陽春纔到氣潛蘇那知薄暮荒江上獨聽林中叫鷓鴣

門前流水遶橫塘衰草寒鴉日影涼唏髮一編遺集好鄰翁覆瓿也生香

讀明史姜埰傳

朝衣脫卸著征衣慟哭彤廷拜杖歸直進讜言干主怒繫心門戶未知幾身留遠戍輸殘骨家殉圍城瀝落暉記否萊陽墳下路兒童朝牧夜烏飛

題蔣心餘冬青樹傳奇

秋風秋雨暗蘭亭舊事漁樵話裏聽留得趙家坏土在四山月黑葬函經

鑾輿萬里度龍沙撲面風塵席帽遮歡喜佛前深下拜生生莫到帝王家

席間佳釀蒲萄酒塞下新聲羌女歌忽見玉關春色好難忘魂夢到西湖

柴市前頭日易曛贊留衣帶豈忘君烏龍不作人間雨歸向寒潭臥晩雲

嚴陵石畔酒帘飄共話天家事已遙一樣逸民俱不朽羡他身沒太平朝

曉步湖干

撲面西風急濤聲囓岸頭雲山遙不辨空水澹相謀斷簡曾何負漁竿莫浪投歸來猶露溼萬頃此胸收

曉過丹陽

晨光澹澹辨城濠十里丹陽暫泊艘屋瓦漸明知市近江潮初漲覺船高淩空塔影微分級到耳鐘聲欲作濤處處烽臺生雜樹昇平千古幾逢遭

京口渡江

形勝推京口長江繞帶如潮威吞北固山勢壓南徐嚴鑰兼淮海生涯雜釣漁中流帆不轉午倦且抛書

聞蛩

忽聽蛩聲急已知秋漸深那堪當此節襆被宿江潯斷續添鄉思悠揚助客吟何時返征轡不負歲寒心

渡淮

扁舟落日渡淮安世泰焉知行路艱急溜中奔渾似馬奇雲不動訝爲山兩隄弱柳迎秋到一片閒霞度鶴還北望桃源何處宿殘星幾點月如環

過高郵

逆水上扁舟清江日夜流青梧隨雨落白鳥逐船浮谷暗疑成障鐙明何處樓開編千古聚信宿任淹留

泊彭口閘閘右有金龍四大王廟

古廟臨流半夕陽短垣衰草接虛堂舟人豈識忠臣意鑼鼓
船頭賽大王
忍聽三宮漏點殘欲憑隻手障狂瀾臯亭降表無窮恨潮滿
錢塘月影寒

過微山湖

韓莊閘左水瀰漫茅屋人家戶兩三荷葉半乾菱芡滿風光
彷彿似江南

明湖步月

歷下城邊幾度經明湖夜色十分清長空皓月生遐思數頃
澄波澹俗情鴻雁乍來知歲冷蒹葭不住作秋聲歸來只有
殘編伴欲舉壺觴酒已傾

曾文定公祠

秋風躍馬古齊州文定祠堂枕碧流特立一朝先洛蜀論文
千古並韓歐申公畢竟非知己介甫奚能用善謀小試亦徵
儒者效村農伏臘尚相酬

城陰古礮行

繞郭峰巒添紫翠晻晻日腳空中墜城陰古礮幾經秋半入
土中半平地土花剝落蒼苔纏依稀辨得劉朱字鑄自崇禎
甲戌年當年戰士鐵衣寒於今四海昇平久誰識沙場爭戰
難維昔明政久不綱公卿俯首事貂璫礦稅連年元氣椓門
戶紛紛鬭脣舌大廈難憑一木支思陵坐見金甌缺吳橋叛
卒向東南登萊但用靴尖踢守土將軍百戰亡天高孰爲鷹

隼擊詔起朱公秉節麾揮戈欲挽白日落爾時裨將劉良佐
佩刀絳帓將軍幕壯士肉薄苦難登霹靂一聲光閃爍兩郡
烽煙指顧清或馘或俘或奔逸三齊手挈還朝廷功業至今
光史冊未及十年明鼎亡怱怱　王氣起遼陽　天兵南下
風雨疾燐火既熄白日出良佐面縛降淮陰比節睢陽誰第
一遺事相傳二百春昔時故老久無人塵薶折戟無留鏃賣
劍買牛刀買犢尚留古礮缺蝕多雨淋日炙湖之澳草野焉
知　聖澤深女兒蠶織男耕讀

移寓

飄然移寓鳥辭柯歷下棲遲半載過衣篋疊無三寸厚書囊
贖有一肩多家因道遠書難到坐盡同鄉語不訛靜對一經

情味永挑鐙莫門夜如何

不接家書一載矣范小波得南中書知予家無恙至寓
中相慰喜而有作

杜老遭天寶家書抵萬金今時方道泰何爲信消沈岱北浮
雲遠茗東積水深殷勤相慰意莫負故人心

旅舍詠懷用任丘王君寒宵雜感元韻

男兒不屑戀田疇車馬奔馳易白頭直上青雲須有命得親
黃瑩復奚求登樓作賦成何事懷刺逢人莫浪投海底珊瑚
光不滅何須鮫客網中收
命也難知任倒顛寄懷詩酒欲忘年遨遊四海徒虛願登陟
名山未有緣飄蕩子身猶特立崚嶒傲骨恥從權著書仰屋

儒生事斷儕千秋孰與傳

將行執手語遲遲擇木能無是與非志節敢期堅歲晚文章未可怨知希孤行遠道防宜慎人到中年力漸微珍重諸君臨別意得營窀穸便言歸

驪歌一曲罷離絃將出門時百慮牽客舍寒暄誰問爾長途陰雨預憂天心隨孤艇縈殘夢目極長林起暮煙寄語閨中勞悵望途窮終恥受人憐

縱酒何妨折角巾自憐華髮向風塵挑鐙索句無佳緒把盞相親有故人共說芙蓉芳易歇誰知薑桂老猶辛不忘溝壑平生志畫粥無須米一囷

永夜吟君紀夢詩隔時書到慰相思長空月黑鳴孤雁枯樹

風驚易墜枝少恥隨人今況老貧能玉女數何奇窮通未必由人計野鶴閒雲任所之

何處疏鐘伴客吟秋風蕭颯過空林汐消潮長知人世月影波涵見道心拋卻殘書猶有味汲須修綆不憂深有人寂寞良宵坐目送閒雲度碧岑

敢云心與跡雙清野步隨時適性情澗道寒深猶見鹿山中日暖乍聞鶯三冬積雪孤松傲一夜春風百草生滿眼化機無限樂鳶飛魚躍任閒行

舟中口號

秋風一棹鼓扁舟雨後南湖漲急流兩岸月明涼似水芰荷香裏過高郵

夢亡兒

何日能忘汝連宵入夢頻差肩容不改捧手意相親淺土瘞何處遺書付甚人五更常不寐倚枕待天明

過鄒縣欲謁孟子廟不果

驅車過兖州泥淖正苦雨沙河繞如帶清泚石可數蕞爾鄒子國雉堞聳百堵嶧山連岱嶽蜿蜒英靈聚篤生亞聖才浩氣留千古性善警愚蒙願學宗東魯我欲下車拜晡時尚閉戶回首望崇祠濛濛隔煙樹

讀三國志

虎鬬龍爭願不窮三分割據亦奇功日長頻展殘書卷多少英雄盡此中

夢叔姑

入夢渾忘夢存亡十載離提攜踰大母飢渴念孤兒滿望成名早頻憐得子遲淒涼松柏路麥飯奠何時

和人移居原韻

丹飄楓葉菊新黃滿院濃陰蔭海棠戶對南山秋色老書藏東壁墨華香興來攜杖過閒巷睡起看雲倚古牆曝背東軒貧亦樂天邊旅雁早隨陽

蒜果鹽豉共一箪（見顏氏家訓）高風僅見簡編中簞瓢豈敢追顏子鼓鑄何功笑鄧通僻巷停車來長者歸囊得句負奚童詩人自昔多高隱善伯無勞問呂公

旅舍詠懷再疊前韻四首

盈盈十畝種瓜疇攜杖行吟到隴頭風月無邊誰領悟詩書有味好研求殘編零落何時集負笈倉皇甚處投願作釣鼇蓬島客遺珠海底一時收

策馬先登岱嶽顛琪花瑤草不知年赤松世外堪求侶黃石橋邊孰是緣閬苑俯看塵外影飛仙不戀世人權三山飄渺淩滄海杳杳青鸞信孰傳

涓涓到海豈嫌遲路鬼揶揄孰是非荊璞不須知者賞陽春自昔和人稀風嚴野渡舟行怯雪壓征鞍馬力微滿眼雲山皆入畫奚囊句足便言歸

泠泠逸響動琴絃世事浮雲底自牽千古英豪皆尙友一生險易只憑天飄零那禁風吹葉和靄欣看玉有煙多少朱門

年少客回頭末路阿誰憐

詠稚犬

十日纔離腹居然迤邐行頻來階下走恰可掌中擎食近常呼母心虛善傍人獠驕成轉盼狡兔莫縱橫

題龔總戎歸田圖次留別定海縣士民原韻 代張蘅塘少尹五首存二

解組今喜賦旋歸祖帳喧闐映曙輝父老攀轅留不住還家常抱舊弓衣

坐鎮巖疆已七年居民行旅盡安然片帆直指扶桑島萬里汪洋水接天

平陵官署暫停驂舞綵歡迎樂意含 時就養令子遺白湖府官舍 我望白雲親舍遠幾回秋雨夢江南

夜遊翠峰寺

山外涵空碧良宵快此遊帆開雲影蕩月落寺門秋路繞鐘聲遠亭高古木幽老僧歸也未淵響雜松楸

早起見薔薇風雨吹殘口占

一架院牆東垂芳幾處同小樓風勢急紅雨滿庭中

讀宋高宗本紀

江上頻年幸何時復兩宮戀生聊命將貪位自藏弓一德褒秦相終身憾魏公獨留恭儉德千載史書中

壘翠居文集

靈芬館集

著弍卷

竺麐祥署

光緒癸未秋抄
蛟川張氏雕板

予識頻伽京師時以制舉文有名惟一二知交推重其詩以爲非近今所有然見其暫跡甚疎未能究其所業也及來相見於浙昕夕談藝始得盡讀其詩而一時名公如雲臺中丞伯淵觀察尤盛稱其文因索其所著頻伽瞿然曰此不佞常所願致力于是而未之或逮者也不佞于制舉文心所不樂遂亦無所知解于詩少而知好無一日去諸心手亦自以不致抵梧麤能得古人用意之所在獨于爲文則志大而材薄意廣而力弱汎濫馳騁無所取裁其思入而不深

其旨窒而不暢其體雜而不純見者以爲稍有師法猥辱稱許而不知其實無所得也子其謂我何迺出其雜著百餘首見示大抵以唐人爲宗上溯漢魏六朝而下沿乎宋元有明　國朝諸家意欲融會衆體自樹風骨而不屑拘守近人八家之說其志意可謂廣且大矣君子之爲學也必先自定其志及其成也則又必待其年與力之至乎是然則頻伽之欲然不自足者正能不欺其志而他日之克副其志以底于成也必也兩公之稱其文也亦所以堅頻伽之志而深知其必克底于成也夫既自定其志尤必得一二人焉以自信若夫庸衆之毀譽彼與其人之自信與否多不相讎其于學問如此況功名遇合之適然者耶遂爲引其端且以諗京師一二知交之知頻伽者

順德張青選序

吳江郭祥伯出所著雜體文索余敘予卒業爲復之曰有精稟至性絶常品之人則不得仰廩粟挂官絹坐書給札以快其所爲必蹙蹙四方涸其才通易人事更不得有餘日自放便其或傭書繕櫝之隙據梧伸楮寫人之情抗驅古今縱言所欲亦概乎非世所聞也遂塵而襲之不睬不言積日月而誦之寂默之友輒有欷噓涕洟揭竿走告於聾衆者衆以爲愚爲狂爲夸言之民則又塵而襲之以姑待於後此文之榛也而不足怪也古今學者之文制而不宕才者之文宕而不制不制不宕其文中庸軌途即縣曹好在彼吾卑伏于茲常擡喙三尺不欲是非非是冒取不信然尸居寘念浩浩乎與莫知誰何者有氣臭之接其有如祥伯之爲耶祥伯文快然獨往不可即追吾稱心爲言以貢於知祥伯者有取而娛之亦無待於衆察矣嘉慶九年冬十月德淸陳斌謹序

天下有文而無所謂古文凡言之屬出於心而書于手者皆文也古者對今而言必是乎古則非乎今乎唐虞三代古矣漢魏亦古六朝亦古唐宋元明亦皆古但問其文不文耳出于心而書于手者自古及今莫可以悉數然而有可以言文有不可以言文者則無古今之異也僕少好語言凡言之屬有可以書于手者皆慕爲之然不能守一先生之說以自附于作者何也亦曰雜而已矣然亦自其心出而書之于手則不可謂非其所自著也亦曰不文而止矣取數篇錄之作雜著序頻伽居士郭麐

靈芬館雜著目錄

卷一

墓志銘　碑銘　行狀　行略
祔志　傳　書事　書後

卷二

啓　序　後序　記　祭文
雜物器銘　詞品

花雨樓校本

沈集元墓誌銘

吳江郭　麐　祥伯

科舉之學甚矣自童子試以至鄉舉進士發名成業爲大官所試程度雖愚不肖皆可習而能也而高明卓犖之士或有不得或十年數十年其學不同所主試之人又不同其程度然人莫不頫首抑氣竭智力而爲之者貧賤之士他無所由委折趨赴亦有一二自信者亦遂得之世以爲能而顛踣頓撼遂有老死而不知止者其愚不肖則已矣有可以自立者而沈沒於此不大可哀乎嘉善沈君大成字集元爲諸生有名屢試危得復失自詭以爲必可得益自奮日夜治其業病甚不輒竟死然其才甚高善爲詩自唐宋以下詩人皆略通其意標尤摘瑕不爲苟同嘗曰吾才豈不及今人命不及今人才不及古人而有意乎古人二者俱不成則命也嗚呼使君專意於一未必不成亦未必戕精竭神以至於亡交騖並銳顧此失彼知耗力絀形痡中乾則不可謂非科舉之學之害

之也君父母老家且貧不得已也然其爲詩時出所見卓然欲有所樹立往往見於友朋贈荅窮居自厲之詞則其志爲不可及而其情益可悲已君卒于嘉慶四年七月年三十八無子女一尚幼與余交最篤余落魄不能進取知君之意不必欲其與余同也君沒與其友黃退菴輯其詩而論次其志意哀其不底於成也發憤著詞以質諸幽銘曰將爲千將而業苴履既盬千秋復志一第鬬進交戰兩俱不有誰鬬之途以賊夫人已矣乎君

亡友徐江菴墓誌銘

於虖我友江菴之亡十年矣其容貌行事顯然在目前以歲之不易而我先君子未卜葬今旣遂厥私不敢復以他辭爲解乃序而銘之曰君姓徐氏諱濤字聽松號江菴世居吳江之蘆墟邨祖某父某家素封及君日落少好聲伎博弈及長始奮刻苦於詩鉤棘縋鑿旁午貫串必求其旨趣所歸其所爲恬愉澹灩瀰深幽蒨朋酒角藝雷迅雲湧筆墨橫溢單辭後出斂手推服長於離合聚散感槩之詞往復自道蓋其

天性然也余少跳盪放縱里中能略誦五經文字下筆能爲今所謂時文者羣目以爲異材與之言漢魏以下古今詩人姓名告之且不信見病如怪民異物而君特善余時時過從歲暮風雪披敝裘要以下縫皆坼裂病畏風氈帽壓耳納一卷褏中褏掩其口敂門剝剝然問之不言心知爲君也或數日不相見迹之則往從博徒縱博窮日夜挾之至言論如平時酒逋博進囂淩戶外若不聞也貌豐下善譚笑引卷吟諷抑揚中節弟輩輒效以爲笑樂性澹然與物若無爭者然聞人訴余則憤見於色人亦以訴君嘗曰子厚自待今子累我他日以我累子於虖古所稱知己君於余非耶君旣不永其年不竟其所學而余之幽窮顚踣垂十年舊學亡失亦無以異於里人君之所以知余者非耶余之無似無以稱君之知也君之欲累余者不可知而余則終累君矣其可悲夫乾隆壬子春偕游鄧尉山至山半君不能上坐石壁仰首歌吟爲詩一章脫屣生死豪宕感激余讀而悲之竟以是歲十一月卒年三十有口子一人女一人銘曰

玄墓麓鄧尉顚死埋我立石焉嗟山靈聞此言生也病死則痙神之游風泠然梅花落君來還盍歸些此墓田

鄭弱士墓誌銘

君諱錢字弱士早歲失母君於次爲季父某鑒於憐少子也畜之慈而疏君就養無違克自樹立志果銳奮勵於學爲五七言古今體詩冥心鉥肝索險入幽轇轕變怪歸極澹泊朋好會合分曹詠言偃卧僵立氣屏面死期必勝其偶乃巳不若已者唾之如泥沙土苴負時名出已上必擠出之使不得救讀史記兩漢書輒覆誦能闇記樊紹述園池記其彊學不肎後人皆此類也余爲妹擇壻故人朱春生袁棠爲言君

君亦惟恐不得當也試以詩絕奇遂以妹歸之未及朞嘔血以辛年二十有二將卒謂其婦曰吾死無恨恨學未成志未有以遂卒不克自見於後若兄後必傳幸哀若及我有以傳我者雖夭不爲不幸矣烏虖余遭罹人世之酷偷視假息無以自存竊幸君之才足以振拔即不幸而連蹇轗塞有足以相樂者猶將忘其窮而相與終老乎此也而豈知其至於此極哉君有詩數百篇孤峭幽深脫去世俗凡近未至者年耳年少且貧未克葬妹敷泣以言不忍辭敘之以俟夫人有志而卒不遂其志者多矣余其又可恃也耶

銘曰

君字曰弱其志則彊追古蔑今虎騰驥驤吐詞陳義有敢無恇睨彼俊髦曰羸且尫天生異材不引不長豫章寸斷短於絛桑有匠斯顧涕泗而滂況彼同穴其根並傷夏日冬夜我妹之藏千秋萬歲我銘之光

陸鄂華墓誌銘

鄂華姓陸氏名娟長洲人吳郡張詡勿詡之妻也父曰某福建泉州府通判母曰側室金生十年而父得罪死獄中兄以喪歸母子不克偕越二年隨母依兄於山左又四年年十九歸於張生一子卒春秋廿二鄂華巽稟夙成賦命奇薄幼丁瑣尾之際長於孤孽之中苕英慧穆懸視惴息夫家籍沒公子漂搖道路之言存沒芒昧昆弟之外辭語百車屏居飲沫而已及牉合伉儷婉孌瑟琴杵臼之間靜好甚得而猜中已竭美疢遘災尤煎蔆飲習於糗餦飛蟬翠翹化爲服餌所生委去同產繼逝三命莫推百痗交攻茹荼畢生萎槿一夕吁其悲已平居雅尙翰墨尤工小詞寄勿詡云人自不思歸布帆空解飛多事是黃昏替人催淚痕含思悽宛哀感頑豔矣又嘗繡佛一軀綴小字如珠見者以爲不類人所爲嘉慶八年癸亥勿詡自山左以書來曰我婚於東子寔促駕今婦病死矣子所遺曹娥碑寔以爲徇伏念逝長生淺憂衆樂鮮無可以慰泉下惟亡者生平有文章之嗜哀而志

之翳子是望乃爲銘曰

猗淑姿欻何葩朗夜月升朝霞眉連卷黛何加粲玉齒豔雪和才者綺同聲歌命不齊凋舜華目晳晳光在羅氣之微言不多委窮塵渺無涯埋此恨藏山阿

族祖父漢沖公權厝誌銘

公諱銳字漢沖余祖父劍沖公同母弟也祖父以次後曾祖父柱周公公承禹門公之祀公於余爲族祖實從祖也公生於康熙五十三年卒於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九娶顧氏再娶陳氏皆先公卒無子以劍沖公季子紉荃爲後吾家世賤貧至曾王父時所遺產不足以活令公隨祖父入肆學貿易而公落度不能就時口無二價人難之輒謾駡以故所爲輒困及鰥益窮𡻕轉徙流離者數矣先子

與諸父分居讓一樓以居公樓下寘釜甑一几一盧豉蒜果之具在焉日手竹籮籮一升米爲兩日飯下舂或不舉火時余家貧甚無一日之積亦無力作饔飧之事皆兩母親之勢不能兼食公即食公公亦不忍也公性無愁雖坎坷若是欣然不以屑意賴是得長其年甚愛先子及余兄弟先子沒後余衰絰出外得束脩以養母値歲饑米一石直錢五千母及弟妹日或一食公見之慼然若不可以爲懷過於其身之不得食也歲暮余在泰興未即歸母往視阿姊家生母獨與一弟一妹居中夜然一瓦鐙弟讀書其左妹學繡其右母以錫簿黏紙鋌得一千可供明日一炊紙窗破碎風怒號如虎三更後寒益甚手指皆圻裂流血弟妹寒且倦有泣者回首見公坐室隅未去皆熒熒欲淚下問翁何尚不歸寢公曰見女母子如此我寢寧甘耶阿玉歸當令見之恐未知母苦如是阿玉者余小字也歸時先呼以告余母子皆泣公亦泣此丙午冬事也已十年矣而余淒落如故妄意一日小得發達當優游以終公餘年而今皆不可得已公

距我祖父之卒二年本生曾祖父母及祖父母皆已葬於蘆墟之胡蜨灣旁尚有隙地他日力所能者當舉公及族祖母之棺合葬之銘曰

天與以年而不養其年我宜養之而視其飢寒傷哉貧也是則天之不仁也

袁陶甡墓銘

余友袁湘湄有長子曰陶甡年十五從師學於杭越二年得疾以夭家之人自其大母父母下及童僕婢媪外與其大父行父行戚屬鄰里莫不隕涕痛惜若奪諸其懷非其肺附親昵平生曾一識面或有所媢忌者咸唏噓相告以為天不使其有成余與其師朱鐵門與湘湄為昆弟交且十年陶甡甫就塾則知敬父執修子弟禮三人者歲時過從譚論諧謔或窮日申且侍左右無倦容時時折紙乞書藏弆盈篋姿不

絕人而通敏有識年十三喜讀古書心薄時文之為至性過人其於父母昆弟孝愛仁慤若穀之於種木之於仁嬰兒之於乳世俗市井里巷險陂淫僻放狠之言辭行事無由入於耳而關於心故其夭也湘湄哭之過時而哀援冢子之義為之立後其師輯其遺詩若干首而余為之銘銘曰

去何所來何方合眼思婉清揚人之成可勿殤道也死歸爾鄉大母父母臨爾喪慰爾孝誠哭爾藏我銘永之勿永傷

阿梓瘞銘

余居京師之歲丹叔以書來告曰婦舉二子皆男也孿生而同時請命之其兄桐也余咳而名之曰梓曰漆是冬歸拜嘉慶外大母呼抱漆以出曰其母不能並乳以梓也字於鄰婦之可者促提抱以來坐之几其貌嶷嶷其笑嘻嘻相對卒不辨若山雞之舞於鏡而見其影也啼各呱呱大母顧樂之甚越一年余自武陵歸則梓殤矣更兩月而大母沒嗚呼痛毒之纏酷丁於余兄弟於是乎也何有大母之葬瘞之於兆

左七尺大母之所念也哀之以銘曰

枝連理其一萎萎者此或榮彼噫

鴛鴦冢銘并序

鴛鴦冢者何兆福高大姑之墓也並錢唐西馬塍人巽門識面非媒知名慕用言情邂逅越禮叩叩旣通旦旦自矢女父母弗知別字矣而未行男女相與謀則闔扉自絞同絓於承霤無非揚晳星之刺遂莆葦磐石之約邑令唐君閔其始而哀其終詢之兩姓合爲一兆瘞諸南屏山麓吳女新墳埋如烟之玉青陵故臺長連理之枝雁卬巖業側豔詞成蜨夢遽央琵琶木老士俗相呼爲鴛鴦冢云無錫華子晴湖黃子

忍齊來游茲邦閔稔斯蹟攜酒西泠之旁藉草松柏之下恐風流遂歇嘶等冥漠丏一員石屬文而栞之將使自獻者慮始二心者知媿其辭曰

西湖之濱南山之下幽蘭啼露白楊嘯雨歸然一坏惟士與女女也不爽無郎獨處淸臚婉揚鬒髮覆額豈伊善褢窈窕自惜援琴三挑定情一昔韓童抱玉孟任割臂一與之齊有死無二士曰晞矣敢渝斯盟周周銜羽雙雙善行草不獨活桐何半生媿此異物人之無情裒裒自絓鸞吪雉經呀然闔戶倜然高懸萬衆悼惜邑侯爲歎古也於人寬不備責信曰微生忠曰荀息較然不欺淸議反刻何如東鄰不嫁嫁畢南山何有有柏有松比翼共命翺翔來降西湖何有菡萏夫容花開蔕並蓮抱心同下有珍鳥自名鴛鴦一失其匹終古不雙春風之朝秋月之夕熠熠燐飛烟花霜積蘇小墳荒鞠香墓失人閒有心弔此寃魄

詩僧漱冰塔銘

予性嗜詩而不喜浮屠以爲其徒之稱詩者憑藉奧字梵語澹泊不近情之言以藏其身而世多不沓其學望若河漢懼其反而非笑也則相與極稱之歲戊申訪友於嘉善得沈瘦客黃退菴退菴極稱其方外交漱冰者越一年訪退菴於友漁齋漱冰在焉年已五十餘矣枯瘠而善譚衣破衲風帽掩兩耳揖就坐坐間論詩入宗法古學源流條分縷晝心異之丙辰春大雪初霽退菴乘輕舟鑿河冰三十里達予家則

漱冰偕焉飲酒賦詩至四更不寐寒甚漱冰反披予敝裘立戶外毿毿然如空山老玃僮奴咸指目爲笑然予聞漱冰孤介朗寂退菴外不妄過一人或世俗名士貴游子弟聞其名往謁坐定不出一語亦不自言能爲詩也所爲詩早宗唐人晚乃出入宋諸家然無梵語奧字澹遠蕭瑟如其爲人持論斷斷不合者未嘗假借持長齋而善食酒酒至輒飲漠然無以究其際也余於嘉慶己未二月移家嘉善先一月而漱冰化去退菴瘦客皆爲詩哭之屬予爲文銘其塔予未及應七月瘦客得疾暴卒時予適在家哭之退菴曰瘦客又將累子矣漱冰之銘不可以緩昔柳子厚蘇子瞻工爲浮屠之文予則安能然予平昔所以交漱冰與漱冰所以交予者皆不在此而離合生死之故又有其可感者予烏能辭漱冰名本白字楚蘅某氏子出家於嘉善之景德寺中歲遊四方於楚黃梅居最久黃梅僧達裔自楚持其侶應華書招與俱往而漱冰已死三月爲詩哭之甚哀退菴爲予言并言瘦客也嗚呼銘曰

浮屠之弊以詩爲市浮屠之詩其行則非豈惟浮屠士也如斯噫乎漱冰不妄交一士不妄出一詩詩教之亡浮屠以昌有來不見涕銘其藏

室女薛月璘葬銘

月璘名娟姓薛氏年十七從素君來越州病卒於越嘉慶十年十二月廿有八日也更一歲余爲歸葬于杭州西湖而誌之曰父炯母側室蔣嘉慶四年余偕素君僦居于薛一見愛憐之月璘遂以母呼而卧起飲食話言姊妹若也自後余往來皆主薛饌具縫紝縷製之事疾病愁苦酣醉失節霜晨雨夕慟哭悲歌無月璘不聞知十年之五月其父沒其從素君來越州也五越月耳蓋有不能已於行者踰一月而其母

又沒聞耗悲痛遽以隕生月璘之病素君不合眼寐者十日夕而余一不及見其又能無哀而述之耶月璘貌華腴聰頴絕人略識字余所爲詩詞茍見之皆能通其意性尤傲僻視世上男子若無一當意者父母爲論婚槩色拒涕泣余嘗舉交游中年少登科得高名者問何如笑曰是尚有櫃兒風杭諺所謂市井氣也後遂不敢言亦竟不字嗚呼月璘其果何爲也耶銘曰

千金之璧埋於一夕千秋之傳在于一石所不可傳石不能言嗚呼月璘奈何乎天

夏君墓誌銘

君諱廷裕字雲棟祖某父某以乾隆某年月日無故自絞於室卒年四十一君少從先君子學爲科舉文三十後始補邑諸生生平無他學業然頗好聚書多精本護惜甚至雖交好不輕假視長於余且二十年顧心識余所居一樓前直市肆麗雜異甚余往過之輒親自煮茗他人至不得也尤愛重其弟子潘眉見余必道之其死若有物足蹋地不離咫眉時時念其師不忘乞爲之銘余惟先人之弟子余總角時之交

至今略無存者而君又知余可哀也銘曰

介可守嗇宜壽而彊死命何有侯芭之師嚴遵友勒文元堂幾不朽

新修嚴先生祠碑銘 代

粤若姚姒遞興潁陽遐蹈子姬嬗代首陽抗蹤志成壹行奮乎百世輓近弟靡風尚遂絕其或沈冥時復可述若夫蟬蛻囂埃絕塵長往以扶樹道教鍼厲名義揆厥遺跡莫如先生炎精中微餘閏竊柄楚龔之徒膏蘭增歎先生鴻冥鵬翔莫得而篡赤伏龍升六合開槪士乘風雲人出經緯元纁三反親屈萬乘舊故之情平視黃屋姓分之樂不易軒冕高則忘勢貞不絕俗故蒲輪應求不爲薜蓬洗耳自陳亦異周王

豈非跡高萬祀履蹈中行與夫飾名驚衆硜硜自爲者異矣祠在嚴瀨歷代所崇廢興有時俎豆罔闕逮乎今茲稍復陊剝某奉

朝命撫循漸江往軺旋艫過必瞻式慮漸積圮不稱歆祀爰出奉錢屬吏鳩工始于某年月日告成于某年月日仰惟先生名在日月蹟彰媍孺彊施藻繢懼誚愚妄洒假貞石紀敬事之成以詔後來無怠無替

銘曰

維帝師處遯矣邃古若豢若踐君臣道臨高世天民

逖然颷舉用成帝德亦絜其羽懿嚴先生同遊變名世濁非清世清乃貞漢帝如龍先生如鳳龍騰而飛鳳輝不用尤來大槍赤眉青犢雲臺諸人仆之如鹿蘊藉義憤耿介處子苟無先生風義曷始我聞宋民擊石流涕非此西臺豈曰無地立懦廉頑先生之志如漢膺滂之死不避伊惟先生實作之氣峩峩之山釣臺在巔激激之水灘瀨延緣升堦歷陛清風肅然誰志功名誰懷氣節誰希獨行來拜此室

清故通奉大夫太僕寺卿陳公神道碑銘

太僕寺卿陳公既葬之二十有三年其孫某等自楚歸展敬墓次相與謀曰公事狀在史館銘幽有顧廣州之文惟外碑未有刻揭而詩之於以詔稚昧而眎永久也盍焯矣乃介其族舅弟鴻壽爲請　磨自惟不文且名位先後去公遠且久既禮辭矣竊念自少爲文即私淑公又公嘗自誌先德不欲求貴人達官今公之孫猶公之志遂不獲讓謹按狀而述其一二大者公諱兆崙字星齋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贈通奉大夫通政副使配皆贈夫人公以雍正庚戌進士試用福建知縣會舉博學鴻詞入都考授內閣中書乾隆丙辰　召試保和殿名在二等第二授翰林院檢討時同徵者百八十四人通籍者十五人皆通儒鴻生斂手交讓莫敢雁行充日講　起居注官丁父憂服除轉左春坊左中允擢侍讀學士遷太僕寺卿授順天府府尹京兆古號難治以嚴明爲稱職公一書生疑不習吏事又西夷反覆發滿洲索倫兵往征之爲隊於德勝門外供張儲偫日不暇給公莅政

斬斬靜若無事其擘畫處置皆一一先定飭大輿宛
平兩邑令各於城外設鋪戶以貯弓矢器械他軍行
所須令毋得一入城公衣短後衣策馬度居庸關大
雪中周歷諸營壘下馬相勞苦羽林髦頭之卒無不
超距踴躍讙呼京兆來公徐起上馬微吟而歸先是
順天所治縣置官車以供役其戶求退輒別簽他戶
又時以軍役旁午議以民私畜車注官籍以備急公
奏罷官車而力寢籍者之議民以不擾官用亦給調
太常寺卿左轉太僕寺少卿遷通政使副使仍晉太

僕寺卿公先後立朝四十餘年侃侃正色無纖介之
過文章學術徹於
當宁一孚於廷寮崇信於鄉邨宗師於後學充
世宗實錄明史綱目詩經補注各纂修官續文獻通
攷副總裁及經進日講餘他譔述當事者體例未定
交臣學士相顧未及下筆公徐爲敷陳肌分縷晰申
紙和墨水縣矩程
至尊動容羣儒俛首一典湖北鄉試再充會試同考
官所得士皆天下豪俊後或居臺閣爲侍從或先公

躋顯秩或出四方爲大吏皆卓卓可紀里人後進操
不律學爲文詞上者以文名當時下亦得科第發名
成業如是纍纍不絕皆以公爲師言文必曰句山先
生嗚呼其文哉公雖位不至宰輔然一二稍見施設
文章遇合亦已極儒者之榮於公皆可無憾今公孫
桂生以從軍有勛爲太守湖北有當官名竟公之志
將於是乎在詩曰
千年河清岐鳳一鳴歐陽有言須時太平國有大科
以納豪俊己未丙辰先後稱盛公起浙西既伏乃飛

伏誰躓之飛豈翼之天門詄開
帝實揖之典章煌煌星輝日光濡染大筆在
帝之旁
皇畿千里京兆所治悍卒愓息窮黎遨嬉謂公循良
張趙三王謂公儒者嚴徐東馬維
帝庸只位既崇只不究其庸人具恫只黿趺螭首有
碑穹只刻此銘詩長無窮只

景忠祠碑銘代

景忠祠者華亭陳忠裕公子龍夏忠節公允彝之祠也於惟我
國家褒節勸忠顯幽郵滯昭揭大義如天無私於是凡勝國死事之臣其行事有可依據皆蒙　宣付史館
賜謚予祠於是陳夏二公及夏公之子節愍公完淳其文學行誼與其臨難大節尤卓卓然暴著于天下易名之典專祠之祀賜祭之文視餘有加嗚呼此固足以仰見
聖人大公至正扶樹道敎激勸天下爲人臣子之至意而要非二公忠義之氣孚於異代亦不克承此而無忝謹按二公以同里相友善各負絕人之才博學工文務經世之略熟于古今成敗治亂之迹倡爲幾社以應東林諸君子海內人士望風景附惟恐後時旣而俱成崇禎十年進士忠裕以紹興推官平許都亂擢兵科給事中事福王南京乞終養歸南京失守忠節先死忠裕以祖母老遯爲僧尋結太湖兵舉事

受魯王部院職銜被執投水死忠節起家長樂令爲天下廉能第一福王擢爲吏部考功司主事以母憂不赴後爲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而舍人節愍復以海船郵表撰文事被逮不屈或云與忠裕獄詞連染兩家先後徇節大略如此夫以二公之文學行誼使其得時會樹功烈必有所以見于世者乃獨丁百六元二之災値天地閉塞之運防江之策亦成空言薦士之疏入而不聽至于奉諱辭官白簡妄奏嫉賢忌能莫此爲甚宜乎淸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賈生之哭未終屈平之石已懷使忠臣義士憤惋歎息乃事隔百年節顯
昭代周餘夏肆皆得被日月之光以震耀一世之耳目此又非二公之所及知而鄉人士君子所爲仰頌
聖德歌舞讚歎者又宜何如也忠裕公墓在富林鎭之集賢鄉前靑浦令孫君鳳鳴敎諭王君希伊謀置祠宇墓田會攺官不果少司寇王先生昶創議建祠合祀命某經紀其役上而守令下而邑之士大夫莫不助財與丁不勸而集經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

日月名曰景忠爲堂三楹兩廡夾室凡與二公同事及門人之從死與收葬二公者皆附祀焉其位次別有記伏念二公以忠義爲學者法
聖天子以褒節勸忠顯幽郵滯爲天下萬世敎鄉人士君子歌舞讚歎共成斯舉以稱
朝廷之德意揚先哲之風流爲後來所矜式是皆不可以無書某舊隸史氏職在紀述亟不獲讓爰卽麗牲之石爲文以記銘曰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志士仁人終古無極王風板蕩上下黲黷維持氣類以僇不辱維明之季大命先傾登庸側媚芟刈老成東林諸君退而講學曰復曰幾相與掎角矯矯雲間時維陳夏鳴其正聲以救變雅陳公天人磊落魁奇定亂殺降功成願違朝廷雖小其言則大勿恃長江僅一衣帶折款抑奄登塗進祝黃閣誰庸靑蒲空伏朝歌夕舞幕燕鼎魚哀不卽死以爲後圖五湖之濱竿髮圜視于周爲頑于殷爲義尺土無地孤臣逆天力窮百戰身沈九淵猗與夏公同道爲友生同高名歸同白首畧出所有已天下寂

蜚文伊何彼譖亦太國亡家破空山徬徨先吾友死歌詞慨慷亦惟令子十八從軍鬼雄勿殤尼父所云嗚呼二公皆弱書生懍然大節天地爲驚豈無鉅公名重當世呼吸死生一敗塗地豈無文章雄跞千古君子惜之雖工弗取二公之行秋霜昆玉二公之文屈悲賈哭鼎遷代易遭逢
聖朝揭此隕星與日月高維
皇敎忠維士景賢神道宰若祟祠歸然嗟我鄉人式拜式下刻此銘文以勸來者

淸故儒林郎布政司理問山東汶上縣知縣蔣君行狀

曾祖某某官

祖守某官

父忭 勅贈儒林郎

江南蘇州府常熟縣某鄉某里蔣贍岵年六十狀

常熟蔣氏自明洪武間由長洲遷居遠有代緒 國朝文肅公以文學起家子弟彬彬蔚爲望族名列朝

籍者吾吳莫之與京君以疏屬薄植傑然樹立吏而不華克有能稱不愧其家風君諱贍岵字蓼庭四歲而孤童牙知慕哀動族屬少長隨王父客遊四方流寓濟寧王父依人於汴疾篤君徒步往省冬寒風雪糧糗斷絕渡河履冰冰觸足趾皆傷血涔涔然行道嗟嘆醵金衞行旣至而疾差孝愛之性已結於髫齔感召之誠遂通於神明旣遭重酷勢不自存變化本志轉歷幕府當事者頗焉乾隆三十九年充四庫館謄錄四十二年以布政司理問分發山東署兖州府經歷修梁治矼朝涉歌咏遷武定府經歷權知鉅野縣移滕縣丞地厠赤緊驛騎闕供借馬氏間事過輒易以疲駑君請官自買無擾百姓侶辭蹇蹇不屈彊禦閭里得字息之蕃殘吏無因緣之姧民用大利鄰下其法用事者壯其志欲收爲私人君笑不應而用事者旋得罪放手之吏乾沒牽連者以十百數而君超然也時方伯陸公燿以淸剛自遂先事乞歸聞君之志深用嘉歎攝榮成縣務與民休息不弛放以詰姦不剔黝以安瘠嘗曰立意求名而民稱之不若無

名而民安之也再攝滕令加之以勤釐謬去蠹陽設陰施滕届東南之間惰遊豪滑易於伏匿倡爲白蓮教會聚徒鄙相嗾爲姦盜君開衣食之路厲法禁之原民誘狂惑卒末從革乃陰遣胥徒陽與附麗盡得其所爲而鋤其渠魁後邪教獄起邑獨少犯四十九年補授汶上縣値歲久旱流亡半道君爲粥以食餓者必躬必親於西門十方院諸所建設窩鋪收養流民九千餘口其有鬻子女者於次年爲約贖歸鴻雁安集之歌興於中野雞犬鳴吠之傲絶於造次考中

備敗在上者倚其才保息惠和在下者裹其德鄰邑被災甚者請賑格不行適中丞明公某方伯繆公某過汶上君入謁會食繆公從容嘆君才以爲某弟所不及其弟繆暉吉曾爲縣令山東者也君慷慨言曰公弟勝某十倍使其尚在見如此情狀必能請於上今某備位邑令而怯懦自爲不能救當食實不下咽敢辱公稱耶二公感動爲請於朝帑未發君白郡守先發邑所餘米以借給滋陽泗水汎舟之役萬口流歡誠發於中心事殊於越俎顧恤大體識者歸仁以

勞致疾以死勤事其孤因培赴京兆試聞疾亟歸未入竟見鄉氓自城散歸者老幼相告語咸呱呱然知君之不諱也烏乎君以孤露藷危能劬躬厲志不爲俗吏所爲至性過人如黃童強直自遂如朱季發犴摘伏如趙廣漢勞來不怠不鄙夷其民如王成柳宗元此數行者皆古人所難而君克兼之以飾其治以飭其躬易簀之後家無餘財不能歸其喪老妻弱子流寓官下可謂難矣君善治河凡東省提工緯道引河之役

上命重臣經理至皆一意委君無廢厥事

東巡迎

駕賜幣者再性儉約而好施予所嫁娶孤男女及散給宗族戚友貧乏者累數千金不倦然皆餘行不書書其大者余與君之孤因培交因培將舉其喪歸葬求譔次行事以乞當代之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表于隧辭不獲遂質實紀之無溢辭君生于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卒于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夫人金氏子三因培因才夫人金氏出因宗妾盛氏出

因培以賢有文聞於時謹狀

先君子行略

先君子姓郭氏諱元灝字清源自號海粟居士曾祖諱某祖諱如龍父諱鍔母王氏有明中葉自秀水移家吳江之蘆墟邨先大父以纖嗇筋力治家不得卒事於學輒自恨誡先君子曰若弟讀書無問家人生產學之成敗若責也家之贏絀不若責也先君子年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屢試不售家益以落諸父既受室分異先君子卑居授徒以爲養所入束脩或不足則館旁邑富人家念大父母老不得朝夕在側惕

惕然如不終日大母患嗽上氣疾疾作恒終夕不得寐得先君子摩拊抑搔目少交睫先君子益不樂出遊居家時至之絶而甘旨無闕大母卒毀甚加疾疾亟謂家人日以墨經斂無美材以暴我養之不終也與諸父友愛諄至敬諭婉篤廱廱肅肅如也於里中師事陸中丞燿而與郁君文交最善中丞自郎中出守沛南先君子寄書敦勸行義甚厚中丞報曰惠以居官切要之方敬受賜中丞清剛廉介諸故人往謁者或不滿所望退爲怨誹先君子歲時問訊而已中丞愈以是重先君子出所著相商榷而謂人曰郭君文與行俱爭第一流惜其不見知於世也先君子屢試不售則絶意進取爲詩古文以自娛旁及百氏之學以宋儒爲宗世之高材俊民務欲振奇以自異尊漢唐而絀宋曰學以爲己也不求之身心性命之間而以博涉相矜尙言詞相取勝以爲異於俗學則亦漢唐之俗學而已中丞既貴歸里而郁君亦屢試不中庋居京師十年不歸竟死郁君者高材負氣好淩轢不若己者王公貴人需醉輒謾罵而獨心服先君

子時時馳書規切之卒不能改先君子與中丞言未嘗不及郁君褒奇不遇相與唏嘘平居酒半從容言生平及郁君未嘗不流涕罷酒善鼓琴調弦雅歌怡然竟日曰我以忘憂假日而往往有哀激之音豈我心有弗平者乎年近五十患心痛及背服藥良已且彊食已而癰發於齒齦不肖麐以貧故出遊泰興去家五百餘里醫巫之不具湯藥之不親飯含之不視見星而奔扶服入門一棺在堂萬死莫贖烏乎已矣不得比於人矣無以立於天地之閒矣天降鞠凶重

罹酷罰越六年而大父棄養又五年而所生母見背頑鈍不死靦然視息極人世之聲無以畢其哀矣嘉慶二年十一月　日卜地於嘉善澄湖港之阡以葬我先君子而以所生母祔於其兆之次家貧乞貸葬渴且緩孤露失學不能通知先人之學行宣究其萬一而彊以其不肖之詞瀝血號叫冀當世之先生長者以道德文章闡幽顯微爲己任者閔焉而表其隧以詔其子孫其亦可哀也已先君子生於雍正十二年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享年五十有三娶我母迮氏生母翁氏子男三人長不肖 麐 次 鳳 女子二人孫男三人 桐 漆 栩 不肖 麐 謹述

生母祔志

維嘉慶二年月日孤子 麐 卜地於某鄉某原葬其先君子海粟先生而以所生母翁夫人祔於其兆之次墨食蓍從則入告於太夫人太夫人命之曰汝知汝母之德所以成立汝家者乎汝母家秀水出自寒門而暴慢苟賤之行疾之若讎幼孤依母十九歸我家而翦製縷結之事能之若習汝父烝烝色養先姑患嗽上氣疾汝父一夜數起汝母必偕疾亟溲便攜持惟汝母是賴他婦更代輒不欲曰不如若之安先舅寢疾汝父早世而汝母之就養如先姑汝父不得志於時居窮食貧垂二十年祭祀必肅被服必潔友朋交際必備至孤子當室交友過從酒漿膳飲必蠲必親汝所知也汝父始没汝客遠方歲凶斗米直錢五百而汝弟妹無乏食皆汝母手口所益損也我惟一女甚憐及汝生憐之過于汝姊汝嬉戲不悅學汝母戒諭不少假汝姊歸甯語家中事不當於理汝母婉以誡之汝姊之承之也過於我我冢婦也多病宜老投艱遺大惟汝母之所爲謂汝母足以成立汝家汝

母之德之孝且慈足以享汝兄弟之養我優游以老焉死於汝母之手可以必其能如先姑與夫子者天道錯迕人事橫決汝不獲蒙其澤以盡一日之養而我以老羸癃病倀倀乎單厥支體而使其立稾也我之不幸歟汝之不孝歟汝家之不克成立歟我何爲而居此世也汝母之卒以元年之七月二十四日年五十二少我年十有四蓋可無死也惟汝母之行宜有所以示於子孫者他人言之不能詳也汝幸少識文義及我之未亡聲於我耳而有聞焉其可也　鷹泣

不能對退謂其弟鳳曰先君子之葬也有日貞石之文未具謀所以揭於阡者而生母之行之不彰則是死其所生無以寍太夫人而重不肖之罪也今敢假太夫人所以命者告於幽宮不敢溢不敢漏於乎孤露十年重罹酷罰上顧鞠養假視偷息入戶欲呼出門將告顧瞻左右淚滴心摧天乎人乎使至此乎濡血墨石勒書元堂不肖之辭庶與天地永畢

陳次馮先生家傳

先生姓陳氏諱京字次馮又字稚峰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乾隆丙辰以博學鴻詞入翰林歷官江西瑞州府知府娶張恭人繼娶趙恭人先生其長子也生而敦敏無子弟之過年十二丁瑞州憂瑞州以碩學重望出爲外吏廉有治行卒官之日幾不能歸其喪先生孤露困窮益自力於學奉母食貧兄弟自相切劘能徧誦經史百氏之言旁及篆籀金石莫不研究里中長老咸指目謂瑞州有子然再試仍絀於有

司而家益貧兩適燕一至滇及豫章所主諸公皆敬憚信任如一其遊滇也以妻弟許君有采銅之役固請與偕一年而許君卒於滇失銅價至三千金孤懸八千里外勢且不返先生經紀其喪竭力營救滇之當官者咸高其誼卒償所失銅價載許君與其族人之柩及妾若遺腹子間關以歸諸其家其篤於氣誼不顧視利害而以死生易心皆此類也先生故倦遊晚乃家居課孫時手一編窮日申旦丹黃爛然爲詩文皆合古程度亦間以書畫自娛嘉慶壬戌長子鴻

壽以拔貢入都應試得縣令廣東未卽歸而先生疾
作病旬一日遂卒鴻壽既自痛其歸不獲見得一官
而不獲遂其一日之養也泣告其友郭麐乞爲家傳
以詔後嗣麐禮辭不得謹按狀詮次如右先生生於
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八著蘇林詩
文集若干卷宗譜彙略六卷娶許氏繼娶周氏子二
人鴻壽鴻豫以鴻豫爲弟後孫二人其族出世系詳
瑞州行狀故不具

郭麐曰余與陳鴻壽交垂十年嘗一見先生豐下徵
頰長須郁然望而知爲鉅人長德也然聞先生性至
和而論文特刻深且卞急遇不可於意輒力詆其失
至大聲面發赤不止惜乎不能時從先生遊聽其議
論以攻短闕乃强以其不文之詞執筆而紀述之是
可感也

吳珊珊夫人小傳

夫人姓吳氏諱瓊仙字子佩珊珊其號也幼有玉德
長多瑤情世俗女子翦綵縷結文繡之事鉛黛之飾
罔不能罔不工而一不以屑意獨好爲詩精思眇慮
本於性生年二十歸吾友徐待詔山民山民故喜爲
詩則各過望同聲耦歌窮日分夜若靑鳥翡翠之在
雲路而雝雝之相命也所居黎里俗尙華侈以財貨
相高山民獨好雅遊多長者交四方知名之士能爲
文章者必招致之夫人飭中廚具豐饍緩帶既傾柔

翰斯染一牋傳至四座色然時袁太史枚以耆年重
望傾動海內自吳中過訪見夫人詩擊節稱嘆以爲
徐淑之才在秦嘉之上山民益自喜謂獲師友之助
偕遊天平山題詩絕壁見者疑爲神仙過往飈車羽
輪動衣裳而落珠玉也山民嘗一赴京師不得意且
歸夫人亦馳書促之薜蘿之志靜好之樂雖有高官
厚祿無足以易此者矣夫人母死哭泣過哀嬰疾遘
災春秋卅六嘉慶八年閏二月日卒彝英早瘁蕙穆
猶馨翦爲孩稚呱呱扶牀山民於是子影獨立怳然

無所戀於世以書告於余思有以釋之嗚呼天之戹吾鄙甚矣沈汙掘穴無論矣或蚤夭或客遊無憀卽有達且顯者或不得行其意山民家不中貲以好客好書日益落名位不挂於朝籍獨幸得齊牢共命之偶以詩文相娛樂而今又奪之則益信天之所以戹吾鄙者不至於此極不止也然則夫人之早世不可謂非山民之命之窮有以累之而山民之命之窮亦未必吾鄙之有以累之也而又何以釋之哉然夫人之志嘗思有以自見而不以境之窮達爲念有非吾

鄙所可及者世俗女子之所爲更不足以云是則可傳也因爲論次大略以遺山民使有以自釋且自廣焉

書崔二舅事

崔二舅不知其名或遇之山左逆旅人皆呼之二舅云自言嘗遭誣下縣獄獄有盜與之同居將出謂曰我有所求於子邑之某鄉某者我所私也若且歸幸至其所是能脫我某有田若干畝婦某者今歸矣以爲信崔諾之至則叩門通姓名主人出揖客入歷屋數重侍皆勇健男子長鬣短後衣酒肉陳案主人與揖讓坐定舉酒大言曰客辱臨幸甚然未聞其旨僕覘客伉爽人也我等男子無作齷齪態教之且飲無

默默爲也崔具述盜獄中狀主顧曰是某邪何早不謀意未信崔因言曰彼有田若干畝在某所婦某者今歸矣主人笑起立曰客信義人也命侍者取酒傾之趣別治具極懽而罷先是盜有所私某婦名娼也苦不能致主人爲致之并治田廬而其鄙無知之者及是語以爲信越日置酒送崔行曰海濱荒率僻固無以爲客懽有某者我弟也令出伎爲一笑可乎召之至舒雁行進曰兄命出伎爲客歡恐辱命主人曰無已姑試之命一人負五斗米者二錢二十千十千

爲一束左右置之腰出綫長約三丈以來短竹約三寸者廿餘以綫互貫之縱橫如唐梯以其端挂屋檐垂之及地仰跅嘻曰久不爲此戲望堂益高若躓幸勿哂也左手取五斗米一齒囓其一右手并取其錢以升於肩足躡梯騰至其顚復下如是者三鳥迅葉墮不驚一塵旋置所舉米與錢於其故處不失尺寸崔大駴主人笑曰休矣歸則盜先謝諸其家矣鄰有失兩騾者物色以告崔崔以事過其地留宿因及之主人曰此足治耶他日崔歸失騾者復以得告崔心

知而不敢言也嗚呼天下桀黠豪猾悍暴不靖之徒無以厚其生無以逞其志文法吏一切持之有雄桀者爲之渠魁足以服其心而盡其力其勢不爲盜不止也方今承平之日久矣海島之寇邊鄙之孼尚未盡除去有可以取封侯樹功名而無犯禁亂法之罪皆將爭趨焉厚其生服其心而不得其力者吾不信也戰而死盜而死等死也捨美名而蹈凶禍豈人之情耶然且盜不止何也崔所見者能使人信其足以出己能盡人之伎周知其長陰報人不言功其才類

可用者故書之非奬盜也悶其不能去彼而就此也

書魏忠節公大中孝烈先生學洢像後

余少時嘗聞長老言吾鄉周忠介被逮及周孝子茂蘭血疏訟冤事未嘗不慨然肅然想見其爲人後讀史傳知公以逆閹之禍死而先時被害尤酷者楊左而外嘉善魏忠節也忠節被逮入都過吳門忠介以女許字其孫故閹黨恨之刺骨忠節死獄中其子孝烈先生奉喪歸以毀卒事具劉念臺徐俟齋所爲傳嗚呼鉤黨之禍遠矣自漢以來賢人君子忠義奇節之士被其害者不可勝紀然未有如明季之酷者也

誣之以必無之罪處之以必死之刑連延瓜蔓以及於其故舊朋友必一網而盡靡有孑遺而國隨以亡論者以爲諸君子議論太激行已太峻蹈東漢之覆轍而無救於國家之危亡夫諸君子之與閹人當國者非有血讎骨怨也特以名器不可假國是不可泯天理人心不可以盡滅祖宗綱紀法度不可以墮壞起而與之角力不勝而死耳烏有覥忍媕阿苟全於其間哉夫申屠蟠郭太不仕於朝乃可以全身遠禍儻有食其祿當其官而可委蛇其身以自附於明哲哉果若是則孔光張禹胡廣可以存漢馮道可以救五代之亂亡也嗚呼鉤黨非君子所忍言小人激之以至於斯假其名以誅殺斬艾之論者又敢於苛責君子是必將遏抑天下之士氣摧折天下之志節如是數十年雖有偉意奇行之士亦不敢一行其意國是之懵名器之濫紀綱法度之不存循至天理人心漸滅於泯泯棼棼之內如是而不危亡者未之有也余家吳江今遷於嘉善嘗拜忠節之祠過孝子之坊今忠節裔孫某以公及孝子遺像見示肅然如見其

生平而慨然有感於心也謹書其語於後

書可莊題壁詩後

右詩二紙一爲尤君二娛一爲陶君季壽兩君皆寓西湖之可莊尤以己未七月陶以庚申之冬余以己未六月寓可莊尤之來余去適旬日故尤作爲和余庚申十月余寓玉華樓陶寓可莊遂訂交而陶此詩則在是臘余已歸魏塘矣故陶此作爲寄余今年余重寓玉華樓閒往訪可莊見此二君之作雖塵埃封之而紙墨未損一羅預頃遂已四載尤既遠官滇南在碧雞金馬間陶則自去年入都至今未得耗問人

生升沉聚散之感又可言耶而余以栖栖客遊時往來湖上曩時遊從邈焉如隔世胷中更有不舍然者此二紙舊在可莊壁間旁有市井兒亦題惡札其側足可恨也遂揭歸而裝池之并以余舊作附其後且以數語志離合先後之事尤與陶未相識卽爲他時作合緣未可知也

書陳仲恬手綫縫衣圖

吾鄉陸朗甫中丞燿少時其尊甫虔實先生居京師中丞獨與母夫人居家無宿儲倚十指以給又不容於其叔父逐使別居至棄其鬴於門然中丞懇苦力學卓然思自立不以貧故自戚後中丞既貴迎太夫人養於官所時虔實翁已前卒思輒流涕奉母極盡孝養太夫人沒後出一篋示其子敝絮襖一襲也流涕言曰此吾風雪中就學汝大母拆己衣絮以足之至今不敢忘失也中丞當

高宗朝清節爲天下第一其根本則自貧時立志不忝所生始此可以爲天下爲人臣爲人子之勸矣仲恬追慕闓德久而不忘圖縫衣以寓其不匱之思余既爲詩復書中丞佚事告之仲恬兄曼生與仲恬同產早失所恃今外除既將官嶺南仲恬後於季父此圖所作爲其所後母夫人也兩君孝愛之性友戚所共知余與兩君爲布衣昆弟之交重有責望曼生他日之居官莅民仲恬之好學立行非中丞之師而誰師哉爰識其圖之左方以當贈處云

謝賓谷先生啟

吳江郭麐祥伯

伏蒙題靈芬館圖詩悱惻之懷通於意表激昂之氣見於眉稜非夫志潔行芳瞻高眺遠有悲窮悼屈之深心振滯噓生之雅意曷克爲此言者十讀三復感概于中不能已已夫草元尙白揚子乃有畔牢觸諱轉喉馮生所爲顯志然而貌不動人覆詆窮于親見才不偶命杵臼厄其終身誰闡幽仄、無與奮勵若麐者王尼牛車焦先蝸殼莢茺盈懷夢搴芳草筳篿在握意擬卜居罔嗣前修乃獲嘉許乘鷺驂虬雲中招我荷衣蕙帶世外愁予徒回眇眇之目更流浪浪之淚脂車首路斂衽陳辭若夫魚鱗作腠瓊糜屑糧仁者之粟小人有母載德何言負負而已

贈臧在東序

古之爲學一而已學者各以資之所近力之所能深造而自得焉不敢以所能傲人而輕人之所能今之爲學也多歧苟以悅一時之好而不務有得於心其所能者既自以爲不足據而所不能而人能者則相與詆毀之惟恐不至此古今之學所以不相及也與武進臧君在東今之爲古學者也研窮經義精一之至幾於亡失衣冠顚墜阬谷顧獨嗜余文以爲有古人之風遠引漢世鄭司農蔡中郎之交誼以爲敦勉而以世俗詆諆之言爲戒臧君固學司農之學而有得於心者若文章之士今世高材俊民傲然自負至比之中郎鮮不顏變媿生而況於余乎然竊獨以爲漢之士如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皆深明於經術而發作於文章下至東漢傳經之家文或不傳傳則必合乎古不然則俳然則臧君所宜輕者在此不在彼而顧猶爲是言則其爲古之學而有得於心無疑也抑又聞吾師姚姬傳先生之言曰學問之道有三義理文章考證是也文章考證皆必本於義理之二者

靈芬館雜著卷二 序 二 花雨樓校本

或各有所主要以相濟而不可以相傷如主甲之家而詬乙之客豈知甲與乙本昆弟也哉臧君主於甲而升其堂者也余則望乙之門牆而未得入焉者也即欲引而進之臭味而求之而又豈知其主人固未嘗知有是客耶余既媿臧君之言又疾今世之傚將力求所以副臧君之所望於余者而務得於心以不倍於吾師之說則庶乎其可也臧君之師爲盧召弓先生與吾師交相善兩先生者所學不同而其爲古之學一也

查伯葵詩序

文章之事有二難焉約敕自好不越纆徽而以邊幅見病卓犖偏人意主氣勢乃有奇侅詭常表裏已或絕殊彼我各爲一是求其通材世罕逢遘漢魏尚矣六朝以還代有曠逸今之作者流别唐宋子長逸才亦曰法後柳州桀士不盡榮古要以飈流遠祖體勢近宗苟有特達必非形合建安自具神鋒豈曰規模正始人心不同天巧時變即其偏宕多奇已復領褎一輩查君伯葵異稟絕人媚學不倦勤厄於世獨放於天窮居幽屏提鵬摯鷺孤往遠戍椓山范水放言而穿心出胷獨念則出鬼入神體製無詭於來今意旨彌軫乎在昔目中所見文外獨絕夫遇合有命奇偶不齊彯纓承明不必東馬之彥冠冕當世豈盡燕許之筆蕉萃婉篤中多姬姜莫得而彙晞矣又嘗見橫厲世宙馳聲海外百川仰流萬羽承翼洎夫赫赩攸寂聲華徂謝褰裳先遠擗裾即去榮落轉燭頌謗隨之甚者覆手相軋集矢不顧謚爲至愚面無小慚孝章要有天下大名元龍自非餘子可及尋迹按響

當不其然伯葵既無藉於獎飾亦不嘗夫遷流自信其學當日而衆不爲奪獨斷於中過時而人皆自失霜降木落花流水開傳之其人豈不在我僕幼而無似思之至深阸窮之遇相同研幾之道未極然於追往溯來探近索遠志所不逮意過其通竊謂騷雅之變化遂近之離合英咀華實當有卓然自見者近出所著丐言爲證不暇辭讓爰引其端既謝一言之知亦任百爾之誚二百年乃見此作一食頃欲使爲文覼縷未畢主臣而已

紅茶詩序

昔之論詩者曰有臺閣之詩江湖之詩所謂臺閣之詩者其志恬以愉其音和以雅其詞金春而玉應其色虎炳而龍翔所謂江湖之詩者其志幽以深其音哀以怨其詞與色誕曼而俶詭離奇而盼悅是二者固判然矣然而世之所謂工者類皆出於幽深哀怨誕曼俶詭離奇盼悅之作爲之沈吟俯仰纏綿菀結而不可解而所謂鴻文鉅章震耳驚目者曾不足以繫乎其心豈眞易好而難工歟豈後之論者略其迹

而專取其詞歟又豈窮達異趣而世之好爲語言者皆窮之徒歟余竊惑焉吾友潘君紅茶年未三十取甲科入翰林駸駸通顯未測其所至也顧其爲詩優游靜深又多追來感往顛頷婉篤之思近於後所云者余又滋惑焉夫詩者發於志而形於言者也故有發憤而作有不得已而後言發憤與不得已者不於其遇於其時不於其身於其心不於其詞於其志士君子所存者深所志者遠其立身行己所以自處與度夫世之所以處我者益有父母妻子之所不能喻

而言語文章之所不能達者矣顧以其身之遇與否與其詞之云爾者而爲之區別焉以論定之不已慎乎竊又論之今之所謂臺閣之詩者貴人之詩耳所謂江湖之詩者鄉曲鄙俗之詩耳茍其志之所存深且遠則其恬愉和雅之音亦必能使後之人沈吟俯仰於其間而繫乎其心非必其幽深而哀怨也紅茶方登承明著作之庭膺文學侍從之選作爲雅歌上之郊廟必不同於近世貴人之詩而余則所謂江湖者流而窮之徒也然且詞之不工近夫鄉曲鄙俗之

所爲乃欲攘臂以出其間其亦強顏而可笑矣乎

屠孟昭詩序

曩余游越州見其山平遠而逶迤其水澄泓而瀠洄輕舟孤往二三十里欣然忘返然獨怪所謂南鎮者於諸山雁行耳而其名首載於職方與具區三江五湖等豈大禹之遺迹因神聖而重歟抑或以其磅礴敦龐回環曼延雖大小齊諸山而氣勢獨傑然有以自異歟若然則神聖之區山川奇偉之所鍾亦宜有人焉犖犖州處而特立獨行者惜未之遇也去年春始得交於屠君孟昭孟昭故越人而居於杭觀其狀

貌言論已於人人中異之既而交且深盡讀其所爲詩而後確然知其爲特立獨行之士無疑也孟昭之詩氣伉以爽旨直以廉不名一家之學而發揚蹈厲有歷落嶔崟之色幽并壯士河朔少年之風此其所以異於人人者也不知其無所爲而爲是詩歟抑有得於中有感於外有不能已於言而後出於是歟夫山非求異於部婁也山之長諸山也非求異於諸山也而顧不能無異之至於不能無異之必推求其所以傑然者而後見其爲磅礴敦龐回環曼延者焉人

有以異於是乎詩文有以異於是乎孟昭年少氣盛舉凡人世馳騖爭逐惟恐不勝人之心一以資之爲詩而又敦行孝弟能急人之急視友朋如性命此其所以傑然者本固立矣充而養之漸而俟之不渝不急追古人於百世之上欲不自異得乎越州前輩文章學術與武林諸君子時有異同然其能自見者必特立獨行者也孟昭雖居於杭睠然有故土之思他日尋問山水訪求文獻其以吾言徵之且以驗子之所自得者斯可矣

杜詩集評序

昔元微之爲李杜優劣論以杜之鋪陳終始排比聲律爲工元遺山論詩駁之謂舍連城之璧而取碔砆余竊嘗思之少陵之詩宏演博大無所不賅如海焉百川之所歸輸而由河由江由淮各有所道如五都之市百貨之所積聚而富商大賈下至百族販夫各有所貿易取與杜之長律學之似而工者義山也學之不似而工者元白也微之學杜而知其不可及於是別爲纏緜婉麗往復委折之體其學之也力其知

之也深則其譽之也獨至然則以鋪陳排比爲微之連城之璧可也夫學者必以其性之所好致力焉而後有所從入入之而有得而後其立論也不必盡愜于人人而斷不爲依附影響之說浮游而無主宋人詩話無慮數十家言杜者加詳其不爲依附影響之說者皆其有得焉者也吾友劉子哲文以所輯杜詩集評示余皆取近代諸人丹黃甲乙者薈萃而臚列之無所去取其言曰吾不知詩又敢知杜諸所評者未知其皆能知杜與否而依附影響之說知其必無

也讀杜詩者紬繹而尋味之以己之所得驗其離合向背辟之欲浮海者具陳舟楫帆檣之用道路所經之險易以導之欲適市者列𪓐貝金錢與夫良楛貴賤之異宜以告之雖未必皆是其不至漂流於斷港眩惑於市儈也審矣余讀而善之曰子之用心勤矣曷不參會諸家自著新說以俟後之論詩者吾知將有人焉齋戒而請觀奉十五城以就子矣劉子笑而不應遂書以序其端

西湖餞春詩序

山水之樂友朋之懽離合聚散之感動於中而發於言人情所不能已者乎西湖天下之名山水也羈旅之日春盡之朝放舟延緣折簡招客於時新樹皆綠孤花猶紅白雲忽起滃渤浮運少選之間四山盡失湖雨乍歇倒影入船蒼翠萬狀一日數變婆娑其間不知日之向夕夫山水終古而在四時之序終則復始友朋之離合聚散邈然不可得而知也況東西南北之人之偶會於此而又値其時與地之足以樂乎心者乎忻然而樂淒然以悲斐然而有作情也與是會者東鄉吳嵩梁錢唐何元錫陳鴻壽期而不至者錢唐奚岡岡以畫名一時實爲其圖序之者吳江郭麐也

錢同人美人贈我金錯刀圖序

丹漆雕幾華矣言禮器者必犧尊而龍勺阿錫纖縞
麗矣稱法服者必深衣而緇布胡琴阮咸聲音之美
也登明堂者必灑琴而離瑟三眞六草天下之寶也
銘古器者必繆篆而殳書物有其官事從其朔利用
者因時抗心者希古茍非深嗜篤好語之而不知若
夫市人纖兒告之而竊笑粵自工商路通布幣肇始
九府法立三等遂廣用或參於龜貝名或異夫錢刀
老濞卽山倖通賜鑄黃牛興謠於井底白水見讖於

關中劉應金刀新除剛卯姬彼泉流兆茲符命自是
以降代有其模體有方圓形尠長橢雖充少府之儲
不著藝林之錄此平子言愁寄情於錯刀之贈而錢
郎慕用繪圖比美人之貽也同人今之振奇人也家
有賜書瓶無儲粟縹緗充宇科斗在篋識龍威螺匾
之書弆吉金貞石之文張京兆能辨鼎銘廷臣皆謝
楊南仲通知奇字歐九不如固已歸來堂上連船不
能載畫舫齋中錄目不及詳者矣顧其癖嗜尤在古
泉凡自範金以後龍烏而還默權輕重用考歲年摹

陰未鉛輪郭猶存天長地久之文長壽宜男之字沈
郎之所不能名姹女之所不能數莫不活碧自流殺
青可證計搜羅之富有半投贈於貧交爰託繪事以
寄勝賞客之見者竊有說焉夫作巧姦冶貨殖謂之
末富傾身障簏哲士比之守奴然而富固可求事何
知許被策輕肥傲睨王侯謚趙文叔爲至愚呵程衞
尉爲不直金銀之積氣勢以生君則室常甂頟書必
窮愁王夷甫口不能言杜子美囊無所貯謂宜座延
窮鬼交絕方兄視阿堵之如讎嫉夢穢之不潔而乃

癖同和嶠爭秦漢之錐刀論著魯褒辨宋唐之銖兩
擲地鏗然乞人過而不睨開箱爛焉妻奴見而掩口
況今邊事方般羣倫自效助水衡者千夫入邊粟者
萬計雖都內之貫朽不校而軍興之日費未已茍其
足中人之產豈宜視縣官之急抱此無用之錙銖夸
談尚古之制作名士如畫地作餅飢不可食詎不信
歟客戲未終主人逌爾而笑曰梡棋不可以饗王公
違其時也裋褐不可以易文繡賤其用也土鼓葦籥
不可以樂賓筵蟲篆鳥跡不可以書奏牘乖其方也

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性旣違俗趣復戾今人有其寶
物聚所好較短量長以彼易此僕固未暇也客遂歎
息而去余時在旁書其語以爲序

浮香樓圖詩序

樓逸翮於高林役谷神於孤往昔賢攸寄來者仡軸
刱其後之賢與浮香樓者高介石先生之別業也河
渚之莊西溪之野蘆荻縞夏桑條碧春地多梅焉野
而不官方夫壑冰將泮嵐煙欲蒸表裏霜積遠近雲
合早曦弄晴暖漲巖澗夕魄流素寒擁鷺儵主人溲
婆其間得一友焉詠挂月之村有卜鄰之約我詞女
和情往興來則查太史查浦也二老往矣風流邈然
嗣後之人褒同以感爲圖而紀之夫平泉之草木甲

乙之奇石累誓疊戒子孫忽諸非然者魏薯之一笏
端符之一記至今若丹青焉蓋浮焰則彌熄於來今
眞賞則獨軫於旣往余與高君惺泉撫塵云素同岑
聿孚說是深情爲之曠胄請從此隱其或許我知君
者各有賦言而余爲之引

銷夏三會詩序

始余因沈瘦客得交魏塘之詩人黃退庵釋瀓冰後遂移家於此亦以三人故也乃其年正月瀓冰化去越五月瘦客又物故余與退庵尊酒過從未嘗不念此二人相與太息退庵有才子壽青思未皆能詩余時時出游余弟丹叔輒與退庵父子相倡酬以爲樂繼又得其女夫汪君芝亭晚出自奮篤好而力爲之余歲時歸里各出所業以示斐然粲然若金石之迭奏而大聲小聲之應和也獨念瘦客瀓冰皆不得而

見使其相與左提右挈從容譚笑以出其間豈非一時之盛而吾黨之幸歟因是又以歎二人者之不幸也今年夏歸自邗江閉門息軌與諸君結銷夏之會爲七言絕句詩十首用以遣永日而銷煩憂亦猶賢乎博弈也芝亭將彙而刻之屬余引其端柳州有言人生不過數十寒暑余兄弟爲寓公於此六年耳而友朋身世之感已若是其不能無槩於中退庵亦行且老念將結保社數晨夕田歌野吟終老是邦非諸君之與娛而誰與乎然則此編其息壤矣會者五人三會凡得詩百五十首壽青以讀書郊外故不與云

行雁集序

有湖山之勝有朋友之歡有飲食宴樂之事不有以
聲之堙鬱不暢則飛𧷤一晌也於時秋盡賓雁紓來
蒙與顏行笈墨首簡作行雁集序

吳門畫舫錄序

花月新聞水天閒話煙花南部之錄胭脂北里之記
莫不副在縹緗傳諸茗玉撰其用意略有二端東城
父老曾見開寶之繁華南內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
世易時移哀來樂往十二樓臺故釘已失二八迭代
昔夢宛然句闌打野亦入武林之遺事瑤光奮瑁並
載洛陽之伽藍意等夢華流分野史此其一也其或
才人失職蕩子中年有離騷佚女之幽情作酺酒娟
人之生活嵜崟可笑憔悴自傷牧之豪宕感杜秋而
命篇少陵老大爲公孫而隕涕張泌無聊粧樓輯記
龜蒙有託侍兒錄名一宵璧月遂有篇章十里珠簾
任傳薄倖又其一也非此寄託不關勸懲煙墨雖驅
風雅弗尚西溪山人所編吳門畫舫錄者時際昌明
地當饒樂肥魚大酒之場紙醉金迷之窟游閑公子
無忌知名窈窕佳人莫愁新字譜集羣芳香稱一國
爲之暝寫恐異前聞然而風花易散茵溷堪憐蓮出
靑泥心含淨果桃開露井命短東風倚風含雪沈下
賢之所低徊抱月飄煙李玉溪因而惆悵當夫慈么

管脆玉泣珠啼冠上釵飛掌中襆拓鐙紅酒綠鉤弋拳脚枕昵幃低湣于襦解謂當樂死誓比長生及乎西曲車回汝南雞唱滿堂人散百年歌殘烏啼咋夜之樓鶯囀誰家之樹靑春已去黃衫不來變有懽悶詞傳儂懊惟兒女之癡情亦人天所動色假茲鴛牒聊記花牌曼睩騰光波瀾在目傳紅對鏡曲折爲眉亦憐才之盛心言情之極致也僕本恨人臣原好色淫坊魔席亦或我聞影事前塵久徵佛說屬引端之荒言作讖餘之綺語若夫温歧少日詩多側豔成式當年詞名播搢老矣自悔君無取爾已

秋夢樓詞序

文章之事各有所出各有所極唐人以詩爲樂章而有李温之詞五代及宋詞別爲一體至南渡諸家分刌合度律呂精嚴其矩矱森然秩然一時爲之渠帥者皆有好古絕俗之姿蕭遠超邁之氣而又於他文不皆工獨工爲此事故其道爲大備夫人意有所合與所趨之境不同有終身爲之而不識其塗轍有偶然得之而非其注意有問學高世而不能有爲之而即合者凡文皆然詞其易知而可見者也余少喜倚聲惟愛花間集得子夜讀曲之遺中年以往羈旅寥落死生離合窮鬱悲憂感其中而事物是非接其外以爲詩歌雜文有不足以曲折達意者遂有會於南宋諸家之作然好之而未暇工也蘭邨袁君其先人隨園先生以詩古文雄一代獨生平未嘗爲詞蘭邨顧甚好之以其餘力精研四聲二十八調而求其離合其所作曰秋夢樓詞間出示余益然而春和悽然而秋思豐情緜態曼視遠指工於友朋贈答別離往復之言未知與古誰比要非今世之士塗澤肥膩以

爲之者也然蘭邨年甚少學甚勤承過庭之訓負絕人之才方且極命古今覃思著述以世其家聲區區小道何足爲蘭邨重者余既落寞於世雅不樂與今世文章之士爭名力之所及意旨之所近有可以自致者將盡心焉以究其所極而後復於蘭邨可也文章之事大矣今之學者務博而蘭邨自謂於他文未皆工或亦能究其極歟

夢綠庵詞序

余游武林最久獲識一二賢士大夫見其詩文字畫篆隸金石刻畫莫不皆有師法循循然必規於古盍武林自　國初以來諸先生類能守矩矱以詔後學而後之學者亦遵奉弗失足以見風俗之厚而老師宿儒之不可無也如此詞之爲道詩文之小者而國初之最工者莫如朱竹垞沿而上者莫如厲樊榭樊榭之詞其往復自道不及竹垞清微幽眇間或過之白石玉田之旨竹垞開之樊榭濬而深之故浙之爲詞者有薄而無浮有淺而無褻有意不逮而無塗澤䟃囂之習亦樊榭之教然也沈君秋卿年方弱冠刻志媚學於詞尤有獨嗜其所作雖不多而塗澤䟃囂浮褻之病則已斷然無之由是以追樊榭竹垞且上溯白石玉田我知其不至於古不止耳近世之學者或守一隅之說或榮古而虐今豪傑之士則不然其始由也必於耳目所及師友之服習久於其道而後精神問學之所至能識古人之所以卓然者而追而從之古與今非有二也在我精神問學之與爲淺

深而已凡夫詩文字畫篆隸金石莫不皆然是沈君之所至固未可以所見爲限而余之所云又豈僅在詞也哉

無聲詩館詞序

詞家者流其原出於國風其本沿於齊梁自太白以至五季非兒女之情不道也宋立樂府用於慶賞飲宴於是周秦以綺靡爲宗史柳以華縟相尚而體一變蘇辛以高世之才横絕一時而奮末廣憤之音作姜張祖騷人之遺盡洗穠豔而清空婉約之旨深自是以後雖有作者欲離去别見其道無由然寫其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千曲萬折以赴聲律則體雖異而其所以爲詞者無不同也興化顧君芷彬

與余相見於邗上數晨夕者浹旬出所爲詞示余測之瀏然以清卽之擾爾而怒雷驚而電激波軒而雲委發原於讀曲子夜而其體則近於稼軒龍洲至所謂寫其所欲出千曲萬折以赴聲律者則靡不合也夫詞亦斷至於是而已矣進幺弦而笑鐵撥執微旨而訾豪言豈通論乎余少喜爲詞至今爲之不已其體屢變而卒無以自信其可以不愧於古人者讀芷彬之詞爲之太息并以夙所聞者質之芷彬以爲何如也

阮封公湘浦先生八十壽詩序

大中丞儀徵阮公撫浙之四年實嘉慶八年也陽施陰設刑膺德腴留厲不作士民咸和將報政於天子時中丞公年方强仕而封公湘浦先生始開八秩浙之薦紳先生下至兒童走卒莫不忻忻怡愉踴躍謠頌若慶其私家之榮士君子之能於言者皆願聲爲詩歌樂道盛美於是吳江郭麐言於衆曰惟阮氏遠有代緒自招勇將軍以奇功報國以厚德活人至我中丞文學蔚起不二十年敭歷中外爲大臣名

德重望莫之與京此皆我封公淑身以繼美劬躬以燾後儲休啟佑德陰而張諸君子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也竊聞享天下之厚福必有過人之量與其識量不足以受之識不足以高之既富且貴君子不榮方中丞爲諸生家綦貧修潔白之養及乎通籍洊階視學持節開府浙東西官尊祿重而封公自奉如中丞爲諸生時或者以爲持盈懼溢居高厚者宜然不知夫封公之心以爲一儒生受

兩朝特達之知擁旄秉鉞黜陟羣吏宜日夜思惟所以報稱隆寄勿替先德俾旂常史冊照耀先後區區世俗之所歆羡者蓋不以屑意無論驕淫矜夸之意絕於胸中即近時所稱大人長者知禮好讓以保持身家祿位利益其子孫者亦未足爲封公道也則夫封公之量之識其足以享是厚福而爲君子所榮無疑也封公時策杖或乘小駟出游湖山間遇田父野老勞問疾苦亦往往從山僧衲子清坐瀹茗者竟日見者皆不知其爲封公宜此邦之人願見而樂禱頌之也古之爲詩者必有序蓋有言之不足文言之而

不及詳者麐辱游中丞之門雖家訓庭誥不及聞而杖屨之侍不爲不久則序諸君子所欲言與言而不及詳者不爲諛且妄矣時和春盎朋酒在堂南山升歌蓼蕭繼奏敢舉一觴進荒言以爲先

張檥查先生七十壽序

余來杭州因陳子曼生交於張子晴厓晴厓方爲校官孝豐以文學幹濟見知中丞阮公時檄來省以事相屬得數數相見其容晬然其中盎然躬躬然粥粥然若無以自表異於其儕輩者余既心儀之一日曼生謂余曰君與晴厓交且久今其尊甫檥查先生及其夫人年各七十晴厓之友各以詩歌爲壽欲得君文序之君嘗奇晴厓爲人亦知檥查先生固雄偉奇士乎先生早補博士弟子員爲學使某公所稱賞期

以遠到家貧教授不足以養則慨然遠遊歷遊燕秦滇蜀黔楚覽其名山大川作爲歌詩性倜儻好言兵盡通六十家之書閩盜林爽文陷臺灣竊據海島形埶難卒破　朝命故福郡王將兵討之福公素聞先生招延幕府先生亦思得所憑藉一出其材略遂與福公坐樓船入海指授將士進取方略稟承　廟算凡六十日而臺灣平先後上奏便宜尺一調度皆出先生手福公上功於　朝欲列先生名先生笑不應已而又就兩廣制府吉公之招平溪峒諸苗爲逆者吉公復上先生功亟不獲辭遂有五品職銜之　錫八方謂先生將遂用世先生笑曰倚依成功名非夫也老翁胷中果有何奇不如歸鄉里乘下澤車優游餘年償少日勞苦耳乃杜門不復出築室種樹自營生壙召故舊朋友置酒爲懽爲詩歌以自娛有七十自述詩六首皆其往復自道也余謂今世學士大夫稍知言兵事講武備矣然或高譚司馬孫吳而不識行事機宜恐置之樓船下瀨之中蠻峒不毛之地長鯨拔風飛鳶墮地未必不震掉失措五色無主且見

笑於武夫殘卒而幕府上簿務爲寬大不識桴鼓安坐譚笑者時亦竄名其中以先生之策畫知計既效於時而發聞於大臣矣猶若歉然不欲居之者何也豈遂無意於自見與抑猶不足盡其材歟將非雄偉非常之士期待遠而志念深寥然不屑於俗同也然則以晴厓之文學幹濟見知於上官見信於友朋而不欲自表異者先生之教固如是亦不足爲晴厓奇而晴厓方益修其學益練其材他日發名成業以成先生之志先生享期頤之年遂田園之樂其爲康甯

壽考盃有涯量耶曼生日子誠知言請書其語以復於晴厓以諗於先生其亦逌然而酹一尊矣

贈張雲藻明府四十序

乾隆乙卯余應京兆試主今山東廉使金先生家先生名能知人門下士皆天下魁奇雄俊君子然余未盡識所最相知者故編修李君介夫今水部何君相文二人數爲余言張君雲藻之爲人嘗客坐一識之未及款曲余報罷出都館於杭州君亦就選人得縣令浙江時時過從談讌如李何二君因得深知君故魁奇雄俊君子也然獨竊念以君之才宜在文學侍從之選家世清華兄弟多官中朝爲趨走吏疑於不

得志又今時吏促數煩苛治文書慮囚嘗不暇給疑非不能非所樂後君試攝嘉善遂安兩邑令海寧州牧邑州之人皆安君嘉慶甲子眞授嘉善令方君未至邑之士相與祝於室曰必張侯來能育我邑之氓相與祝於野曰必張侯來能保我又竊怪君先攝是邑不兩月代去何以得此於人人是歲杭嘉興湖三府大水田沒者十六七民嗷嗷然不逞之徒因緣恫喝爲刼奪君立治其桀黠者勸邑之富人視田畝多寡出粟以平糶而親自行水以竹量水之深淺與可

補種者次第白大府民稍得食水退仍治耕具遂以帖然方水盛時野氓十百登堂皇訴告天雨街衢泥濘君日早起從數役乘小舟隨所告往視荒邨窮港無不到問所疾苦恆累日不得食嘗見君相勞苦君方對案飯脫粟輟箸嘆曰勞苦令分也柰無益何此槃中粟食且自愧嗚呼令難言矣愛利於民者少存心愛利而非爲名者又加少殘刻憯酷貪縱敗壘者無論矣上者以潔廉自守爲盡職不取于民而已民之飢餓疾痛非所及也或務爲通雅一不屑意曰吏

事非我能處我失當其於民之肥瘠猶秦越也民又何賴焉觀君之所爲察君之言始嘆向之所以疑君爲不得志與不樂焉者皆淺之乎測君而余與君十年之相知不若邑之人兩月之知之深也今年八月爲君四十生辰邑之人皆樂君而願祝其壽考也以余爲知君者請以言先夫余之知君乃不若邑之人之知之深其又何言無已亦取邑之人所欲言者爲言俾君常有其所以得此於人人者以無忘所祝且以諗於金先生與何君俾知士有能自樹立不愧師

門不負良友而不係乎官之內外高卑者如此而惜乎介夫不及聞此也是爲序

彭湘涵小謨觴館詩序

余與彭子湘涵交十年矣始自里閈聞其髫穎髦秀駒逸鳳鶱夙用慕尙塗轍乖分薛莒淮陰各在羈屑尤君祖望爲書以通介而相見自後或睽而合卒不歷月經時以逮今茲乃得盡讀其二十年所爲之詩凡若干集若干卷而序之曰湘涵自少迄壯總十餘稔其所爲以才爲主以古爲程旁午側出綺組瑰恢珊瑚木難碎不問賈雉裘火錦焚如裂如九機百鑷五軌六莊虞淵下舂迫而逐之山子騄耳駕而先之

秦娥趙女越施漢牆不刓步幃俠侍姸冶妖嫗失氣淫夫盪魄嗚咽顛倒莫知其由揆其張弛辭勝於理由立至强悼心亂慮姦窮既謝百怪退舍深谷峭壁夷爲唐涂方車驅馬憧憧往來徑寸之珠不易握粟熙熙飢年不羨太牢如暍得陰如壓得醒疲苶登頓邃宇攸憩其直詞正氣宏辨博議契闊骨肉喪亂死生婉篤諄復意哀指深老氓力穡宿將布陳不問凶豐不悥首級亞旅從令斥堠自遠惟其以理爲主以才爲輔古設今施泓演靜穆湘涵之所爲又一變而幾乎有成烏虖唏哉自念交臂暨於盟心凡所相期曷盡在是由其才氣壯盛可以淩終轢賈踔厲建豎洊至馴擾冥心道源亦必裨補風俗理化和平世運而往齒髮各驚蠹簡蠹翰銷沈知慧假足自信詎云本懷徒以術業無殊忻戚不二蓼蟲桂蠹彼我自知言其苦辛未爲膚受尤君而外勿以示人嘉慶十一年丙寅八月十六日吳江郭麐序

春草閒房詞序

往從隨園先生歸娶圖中見碧梧女士所題金縷曲歎其工麗閱二十年又於其族叔父華海圖中見所作詞清新婉美在夢窗竹屋之間視昔又加工焉湖樓展卷吟賞不寘已而華海出女士所爲春草閒房詞見示且曰女士嘗讀蘅夢浮眉二集以爲獨出冠時敢以所著商榷且乞一言序之夫余何足以序女士之詞因念曩時年少氣盛尺蹏寸管妄欲追逐前人世運而往回翔頓挫悲愉哀樂感其中窮愁潦落

抑鬱厄塞之境接乎外荏苒遲莫舊學忽忘平昔所刻意究心者皆不足以自信而況戔戔之詞乎女士笄總就傅婉娩婣學藉蘭錡之門承中郎之業自其髫年才名藉甚望之若鸞皇鸑鷟之在雲路而琅璈笙管之奏飄天風而偶聞人間也乃今讀其詞悲離傷逝軫往悼來愀然以憂悄然以思琤然流泉之鳴澗雜然寒蛩之弔秋孤鳥之鳴春蓋二十年中喪回身世於家門之榮落骨肉之聚散人事之變易鬱紆結轖一寓於詞其詞益工其遇益窮歐陽子之言徵

諸閨閣而猶信其亦可感已矣雖然二十年來游於隨園之門者聲華銷謝翳然在亡而女士之所就如此則其遇未爲不幸而余亦竊有以自廣華海其以此言復於女士以爲何如也

友漁齋詩集序

吾友黃君退庵學詩且三十年年五十四始錄存其所作爲十卷而以諗於余曰凱鈞生長農家無師友之益早失所怙孤子當室畝之東西無不問也鹽豉蔬果無不親也少知向學尤好爲詩取古人詩日夜誦之憒然莫知所從入然益好不輟以迄於今古之爲詩者必取漢魏六朝唐宋之作服習而知其意必以六經三史諸子百氏之書貫穿而擷其英必有江山之游歷交游之酬酢以廓其心志而暢其所言凱

鈞皆無是也稱心爲言而不能矜奇炫博以驚爆一世田歌漁唱自爲贈答而爲學士大夫之所掩耳吾子其謂之何余曰此乃所以爲退庵之詩也夫詩猶言也已所不習而强言之與所不足而衒言之愚者惑而知者哂且其言之也恆囁嚅而不快忸怩而不安先不信於己而欲信於後得乎抑君之所稱古之爲詩者其道固然然喻之於人必百行之皆備功業之克建而後爲天下士然而獨行一行高士逸民之流其蹤跡離奇俶詭放誕敖慢不近人情宜君子所

不道而論世者低回其人作史者紀述其事與夫鉅人全德並炳烜於後世此亦何哉亦曰其志之所存而已志之所存較然不可以自欺卽或淹沒蔽晦不見知於時而終不以彼易此詩亦猶是也不欺其志卽可以不背於古今夫大冠長劍高論衒議非不美也廣筵列几揖攘俛仰非不盛也然而人之情有不若故舊朋友歡然一室之閒栝酒淋灕契闊談讌與夫田夫野老班荊蕀而問晴雨者有味其言之也田歌漁唱又何病焉余少孤失學與退庵同出遊四方

獲識一二賢士大夫而牽率詶應之作往往不免此余所愧於退庵者犬馬之齒三十有九思得數畝之田躬耕自食與退庵晨夕相商榷究論風雅之指歸沈酣百代之典籍或余與君皆有所以進乎古者而病未能也因君之言輒復三歎書以俟之異日

第一九三冊 104十三號

屠蘭渚先生六十楊夫人五十壽序

嘉慶丁卯春二月屠君孟昭過余西湖之寓樓三肅而請曰吾父以丙寅歲生去歲四月六十初度俾方在京師未獲舉一觴今茲吾母年五十矣生辰在十有二月俾又將北行於是內外姻戚謀先期爲吾父母壽俾不敏幸獲交四方之士工爲文詞者願乞言以爲吾父母懽引而序之莫如子宜予竊念與孟昭交且篤嘗拜其尊甫蘭渚先生於牀下因知其內行甚悉先生固卓犖奇士夫人亦古所稱賢明婦人也

先生甫壯就婚於秦中不得志入都就吏事將得官俄聞喪偶之耗復自都至秦跋涉萬里輿櫬以歸其拂鬱坎壈勞苦之境有非人所能堪者已而由諸曁渡江遷錢塘貿易治生立門戶長子孫先後豐嗇殊矣而先生儉勤謙約一如曩時爲昔游圖以寄意慨然有老驥伏櫪之思此其志固已遠矣而夫人之初歸也家室新造食貧佐理者二十年及孟昭弱冠舉孝廉名聲噪起夫人請於先生遣入清平山讀書招德清陳白雲海甯查伯葵爲之師友砥厲學業不汲汲於進取夫人情境遇所值往往移其性情雖賢者或不免況閨門之內無高識遠見有不望其子獵科名取榮貴而以論學取友爲急務其志意又豈尋常婦女所可知哉然則孟昭之所以爲父母懽者亦務樂其志而已昌黎之稱歐陽生也曰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而其告陳商則曰事親以誠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先乎其行而飲食甘旨以外物供養者皆其後二說若不同或亦視其父母之志何如然所謂名聲流於人

人德業信於朋友者要非名與位之謂孟昭入京師益交賢人君子以崇大其業與行雖名位皆所不與而況乎肆筵設樂奉觴割鮮侈賓客陳嘏祝以爲一日之懽乎哉予敢因孟昭之請道先生與夫人之志以規我孟昭者爲先生夫人頌

江亭錄別圖後序

天下之士非甚庸愚闒茸無所知其負才能以至名一伎擅一術肯不欲枯槁寂寞往而不返者莫不望走京師京師之賢士大夫又樂引天下之士以爲重琴歌酒賦飲𫗴餞贈見於詩篇圖畫者往往而有天下之士必之京師而後足重其才與其伎術士大夫必得天下之士以相引重然則京師之所以重者非徒宮闕之壯麗山川之形勝百工萬族四夷八荒之輻湊而必在乎人才焉可知矣人才有遇有不遇有

一至而即去有已出而復入有浮沈終身而無所合人才之聚散京師之輕重係焉詩篇圖畫之所傳人才之聚散見焉固非僅好事者之所爲也吾友陳君曼生嘗試京兆不見收貢於鄉再赴廷試得縣令嶺南於其行也京師士大夫流連惜別往復贈言繪江亭錄別圖以爲贈曼生之才見重於時如此士大夫之愛才如此皆不可以無書縣令雖卑其澤足以及民其治行輒聞於上以曼生之才其遇於時必也遇則必登於朝其爲賢士大夫亦必也賢士大夫必愛才人才必羣聚其足以重京師也亦必也余以庸愚無知無一伎一術可以自見然嘗一至京師三月而出京師之賢士大夫亦有惜其去而哀其窮者序而記之不自知其有槩於中也

張皋聞茗柯文後序

張君雲藻以其同門生張皋聞太史所爲文見示屬釐正而去取之三日卒業爲刪去者七篇可存而不欲刻者二篇是正其誤舛僅十餘字掩卷而歎曰其人能自樹立之人其文能自樹立之文也孤窮食貧媚學奮厲方一世經學盛行之時獨取虞氏易鄭氏禮冥心悉力艱苦探索以信其說要爲人所難爲恥與衆同雖阨塞無所悔及其爲文一以韓愈氏爲宗其規畫步驟進退行列與夫遣言綴詞時患太似有

鉤鉞摘抉之迹要其立言方質一意不隨時俗趣舍則確然可見者也嗚呼士之習盖靡矣選輭庸下者無論矣其高者皆知談漢唐之學求其所詣則亦今之爲漢唐者之學耳自得率無有焉其用力也易其取名也速陽以尊其說而陰以售其私以其所學推之其人其與夫選輭庸下相去者有幾吾知皋聞有所不屑也皋聞自言爲古文晚其始役於他術者多而又不永其年不克卒其志然卽其所爲已可見如此可不謂之能自樹立者乎皋聞爲今刑部侍郎金

公弟子見余所與金公父子書札稱能爲古文余他文蓋未見也而余得盡讀皋聞之遺文以想見其人此皋聞之不幸而余之猶幸也既復於雲藻系其詞以爲後序

碎瓶記

徐子江庵所遺古磁瓶一色淺碧有光昱然有文纈然高五寸許員五之一口哆頸微狹從腹至足直以長類數百年物心愛之不敢以偕行慮舟車之或損也今年爲孩稚嬉戲撞擊几案墮地碎如雨遂同瓦礫以棄余自他所歸聞之心盡然傷自江庵之亡於今垂十年是物也朝夕相對如見故人蓋未必其物之珍怪貴重也昔歐陽詹故人馬伸留紫羅半臂爲贈及伸之亡已敝而棄之賦有所恨二章曰所以新

而輕著故而不留者余實未衰焉其方少耳詹輕失之於未亡之前而余輕失之於旣死之後焉所留者羅綺之屬卽留亦未能永久而江庵所遺者苟保護愛惜之雖終吾身玩而有之可也然則余之所恨其於詹又有甚焉者矣自江庵之亡至今人事多故遷流如駛市井少年里兒孅人皆敖然自以爲通人傑士惟吾鄙一二人拳拳不忘曰江庵江庵歲暮歸里落然無儔一二人者皆隔絕不相聞偶折梅欲得瓶貯之悵觸於懷不自知其傷而不能禁也夫以余之寡諧世俗之薄惡而江庵與余之契分深且久其所遺者足以傳玩以終老使如歐陽詹之於其友當不知其若何低徊悲歎之以申其恨也余雖不能如詹之足以傳其友而不能不低徊悲歎者情也是爲記

丙辰十二月二十四日郭麐記

馴鹿莊記

馴鹿莊在嘉善城東二里所港汊槃紆林木深秀雜以梅柳松竹秋則杞菊外有芙蕖菱芡之觀舟舫曲通郁舍迴合主人黃君退庵葬其先人而結屋爲丙舍以其暇會賓客賦詩於此凡十年而舍宇備花木茂主人亦髮垂垂老矣嘗爲余言晉人崇尚元虛而於死生之際感慨獨至是未究於達者之旨我因先人窀穸之地廬焉以娛老亡不侈費生不背親一日放足埋骨以從子其爲我記之余少孤無似敝廬僅

半畝不克守僦屋他縣仍歲歲走四方每一念及恒然如失路人嘗與退庵父子及舍弟共飲其所謂馴鹿莊者顧視廬舍憩息水石未嘗不徘徊自傷也夫人達則思奮窮則求息余雖未及退庵之年而與世落莫求田問舍意氣邈然先人墓在澄湖港故嘉善地旁有隙地思構一椽以居室家聚處雞豚散野春秋伏臘與退庵時相過從雖無水石竹木之勝不猶愈於棲棲不遑寧處乎爲退庵記於壁且以矢此言之不食也嘉慶五年十二月　日吳江郭麐記

梧窗影事圖記

庚申仲冬余與高君子高數晨夕於西湖之來爵樓酒無孤斟卧必連榻水影盪窗月光在衣清譚嬋嫣密坐促數燭時時而見跋雞喔喔而未已傾吐生平言念疇曩事異乎越禮情同乎感舊煩冤莫釋覼縷而陳當夫孤露安歸戚屬是託客誰存趙之孤固作從姑之姪亡人無鄉孺子長貧則有媪方垂老顧念流離女有所嬌言求燕婉謂劉盧之族望況王謝之家兒夫人在堂內言不出而蔦蘿之施與葭莩固殊

焉宛宛處子提提吉士或初七下九之相逢或稱藥量水之並侍口無偶語目有雙成青蓮研匣借靈飛六甲之經黃紬越章問急就三倉之字雞碑雀籙狠籍香匳鐵畫銀鉤循環織手閨中師事意外書來平安雷岸之札薛鼓漁陽之驚惟誇太守之郎君豈識羅敷之夫婿身難自主理實如兄於時也心膽墮地星辰在天瓊戶重闗梧葉亂飛河漢案於北戶牛女黯其無色耳上何有金環一雙室中無人玉液三咽固已心同槃石之堅命託太山之錄矣毋也不諒死

也之生四兩香焚一絲命續血點垂於胷前淚痕棲於睫上言猶在耳日出當心爲尋天外之膠空有他生之卜而況玉溪錦瑟華年易老黃門長簟遺挂已非轉因新悼彌念故人回車輪而難言銜石闕以終古意過其哀君其謂何余聞未畢蹙然以慼愀然以思夫悲者累欷則聞樂自泣病者相憐則和歌多傷僕恨人也其謂君何竊嘗聞之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悔悟相深眞罔爾見火宅化城窮子之指南也酒坊娼舍過客之迷軫也夢中之春游皆醒人之秋驚智鐙無盡慧刃有餘影事前塵佛言猶信然世無忘情之人地非埋憂之物與其鬱鬱以傷生不若緜緜而紀恨古人無可奈何宣託豪素朋情一賦白璧何瑕美人不來黃金鑄淚流傳圖畫粉碎虛空知達人無譏爾已時爰子無咎在傍知狀爲作梧窗影事圖而余爲之記云

東郭幽居圖記

世有千里置驛百函通書門多遠客座無留賓或杜門掃軌隱几直視蓬蒿沒人縣簿無迹通介之閒彼我一是若其不夸不惠或出或處譽以無方要爲失據然而眞人非離世而立處士乃誇國之稱形迹之閒豈曰通論吾友孫君壽之承藉軒華交接髦俊少長蘭錡壯游京洛凡夫金閨之彥石渠之英照耀榑桑驚爆海寓莫不撫衽相先造郄恐後洎乎倦游思息仰屋著書則有畸人窮士聱叟怪魁兒童之所指目娗孺之所笑侮又皆望門請謁來無虛日口噬耳中目擊座上登牀待麗統之來入室呼元直之至疑其任俠之流非法度之士堂羅千夫氣葢一世矣而乃迴車之巷縣磬之室守先人之敝廬幸小人之有母因樹爲屋結茅而居娖娖自好粥粥無能於昔所聞判若淵漢嗚呼窮達異勢今古殊時儒俠無通驛之人昌朗非高蹈之日其有奇嶔歷落塊磊瑰瑋進退不偶褒抱無託留人世相逐棄奇爲同雖不足高語眞人亦當不以形迹論耶君所居在吳門之東名其

居曰東郭幽居繪圖以志之徵詩以實而屬余爲之引余身世之間交游之際互有殊致不必盡同妄爲意識自周名通不讓言其雅尚亦布素畜爲記之如此居有軒有齋有亭有榭有館有樓皆各有名非余意之所在不具著云

金仁甫字記

余友金季子名勇字近園別京師十年相見於豫章聽其議論卓犖操履侃然有奮厲特立之志殆古所謂知恥者也然又聞之記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仁者勇之所根而發而徒勇則怒則害上則干時是以君子慎其所發而務厚積其中之所存以之事上忠而莊以之臨下寬而臬以之入世莫不愛而敬之近園年甚少志又甚高所以奮厲其外者不憂不至亦務厚積其中之所存而已尊甫丈人以清節直氣高一世天下咸服其風裁而憚其嚴峻竊獨窺見一二以爲胷中常以護惜善類保養元氣爲念處事持大體始終仁恕外人或未之能知也近園趨庭之暇其必有以得之矣近園曰善夫子之言也請更字曰仁甫而綴其辭以贈

神廬圖記

畫堂甲第鑿池葦山勢焰之華吾不爲高山深林巖棲谷汲獨往之樂吾不能有庭有樹有軒有廊游觀無小詠歌無荒家室團圞賓朋康樂是吾志之所存也而天又不之畀然則其將尤天乎尤天不祥必自取之取之奈何形之夢寐託之文章傳之圖畫皆是也僕幼而孤露止半畝之宮長游四方乏十金之產先人之敝廬無恙小人之故土難懷轉徙流離移家魏塘僦屋賣魚之橋結鄰酒家之保煙埃時生塵坌

交集於時之夕夢有告焉有地百弓可廛一氓水木明瑟陂陁遠平高高下下迤迤俇俇君其卜居吉兆庚庚主人曰吁此眞吾廬神輿尻馬從子娭娛惟意所擬得十有四而爲之說曰吾廬半依於水秋水時至渺然有江湖之意曰白漚天水之匯者爲渚曰影鶴渚渚有橋有亭曰語鴨亭直渚而遠架木爲榭曰三分水閣閣之後亭之旁鉅竹千挺森森琅琅虛榜敞戶高檐疎窗以夕月焉曰月玲瓏軒達於軒者曰筱廊廊側有古松結屋曰松寮怪石離立重跗單椒秀出竹木之上曰一朵山吾游觀之所不旣多矣乎其積牛腰富龍藏者曰飽蠹室其交石友揖墨卿者曰眞研齋吾詠歌之地不旣具矣乎兄酬弟勸譚藝以樂志者曰山磬書屋雲藍通德安黃而約翠者曰浮眉樓吾室家不旣聚處矣乎以其隙地因樹薙草苫茆覆之綠楊繞之曰賞雨茆屋延野客也文杏始華春醲旣熟徐鎗魯壺叵羅鑿落曰酒人所游逃醉鄉也吾交游賓從不旣合簪矣乎烏乎人生若寄百年如流各安厥居已復入室彼畫堂甲第卒與山林寂

寞之士同不能有其一物又安知廬之非吾有吾之不有吾廬也耶爰屬友人奚君爲神廬圖而諸君分圖其所擬之十有四自爲文以落之嘉慶八年閏二月郭麐祥伯記

蘿莊圖記

蘿莊者吾友蔣子伯生客居之所居也其尊甫出宰於山東之汶上廉吏可爲故園未返菟裘之地老焉雀羅之門闃矣伯生幼而孤露才可凌雲蟲負寄居之號男兒可憐士無懷土之心小人有毋官以爲家歸將焉往遂於先人之敝廬特開蔣生之三徑位寘琴書招攜賓從提鶻挈鷺飲酒賦詩蘿莊之名由此而起往歲九月秋天雨霜征車南還薄言小憩踐雞黍之約爲賈湖之留相對悲歌據地痛飲或淋灕而

題壁遂宛轉以循廊白楊繞於齋前青山在其屋上相樂相泣莫往莫來爰因留宿之辰爲微詞之諷曰升高望遠作賦登樓烏目有仙人之宅白頭待李白之歸人之情也子有意乎君亦悵撥於懷犁然有當也迺屬黃公圖其白社草木虧蔽雲山蒼莽一碧混野羣青廁門惟心儀於故國留爪印於雪泥烏乎百年小住來日大難有美人兮怨故山之猨鶴如傳舍耳況過眼之雲煙惟有文章可垂永久僕著書仰屋聊爲招隱之詞成事因人本是無家之客卜鄰先矣或辛勤以有廬讀書茫然見突兀如此屋請先留語俾記寓賢伯生有與余卜居虞山之約

園花葬局記代

自冡人墓大夫之職廢而後世風水之說興先王之教有宗有族有吉凶冠婚死喪葬埋告赴之文而又設官以師長之故其民聯而不散自登名以上至於老死皆有恩有禮蓋不能葬與不及時者渴且緩者固已罕矣竊嘗以爲禮不下庶人凡編氓下戶雖當先王之世宜有不克葬者特士大夫無有而今之士大夫有累數世而不葬其先者窮其所以則風水之說惑之過半然則冡人墓大夫之職先王固不以之防編氓下戶而爲士君子設耶園花海甯州之鄙也其鄉之人敦尚行誼建立葬局凡貧不克舉其喪與夫葬而或沮之者或資以坎或告以助其規約甚備欲其久而弗廢也屬爲文以紀之夫不克葬者不及時者渴且緩者古之人悲之後之人譏之編氓下戶猶且恥之而今之號爲士大夫者因惑於風水之說犯是不韙豈其本心若是歟抑異端邪說中於人心者深爲士大夫者不能自異於衆歟得吾說而存之即不足比於冡人墓大夫之教豈不可爲編氓下戶之所取法而士大夫有所據依以自信其說不惑於衆雖立宗收族之法不行而一方無不克葬與不及時渴且緩者是亦行古之道也查君伯葵其鄉人士君子也歸以吾之說告諸君力行而要之以久我見先王之教可復而異端邪說之不行於是邦也必也若夫睦姻任卹掩骼埋胔諸君優爲之而鄉之人固已頌之不復論云

陳靜侯宛委攤書圖記

夫抱山心者世網不能羅味道腴者俗嗜不足悅騏驥筴乎康莊鵷鵬翔乎寥廓意之所在衆人有不足與知者矣靜侯陳君忠孝之門蘭錡之族寒素自處溺苦於學里號通德家有賜書居文命會計之鄉得靈威未闚之祕自爲子弟性好山水擁百城而面南插萬軸於硯北部居州次鱗集翼比在班伯紈綺之閒非其好也賁幼輿邱壑之內自謂過之及夫家難忽丁國殤見恤作羽林之孤將良家之子以槃馬彎

弓之場爲雅歌投壺之地於長槍大戟之中集方領矩步之士人方目爲風漢君亦笑其麤官風味如此胷中廓然然而出處之塗分終惜夫往日山林之志在有待於他年君以詩國之身膺參戎之　命橫海之號新除下瀨之船已具去故鄉而少遠對遺編而興懷難攜歸雒之書仍結藏山之願託諸粉墨寫我心期將分土炭之珍於同好欲乞平生之友爲贈言嗟乎雲路方高修軫已駕祭酒諸生耳而有封侯之骨葛君名士也未忘躬耕之心以其意念之深可居

功名之會豈必挾冊佔畢端襟呻吟自同蘆中之士見異帳下之兒哉僕也涉獵蟲魚生死文字以嚴蕆一言之善獲應奉半面之知彼我方通離寄何遽藍田射虎之場從短衣而未果匡山讀書之處待白頭之來歸引而記之詩盍闕乎

將軍好武兼好文筆如牛弩輕千鈞得劍劇於十五女耽書豈是尋常人諸生傭書忽投筆此意區區渠不識道素之門忠孝家論兵論詩提一律樓船下瀨旗偃蹇回首怪游雲物遠海氛銷盡軍容閒試向麻

沙尋善本

邗上雲蘋記

靈芬子薄游邗江將訪花事康山主人投轄留賓下榻坐我其時則夏首春餘其地則水明木瑟海桐始花山雨既歇觴詠間作彼我遂通有文字之飲焉極賓從之盛焉地當繁會人競錐刀寥寥素心落落寡合忽得此段要自一奇夫難得者時也易散者客也追已往之景光惜將離之歲月提挈鵬鷺交攀鳳鴻非有煙墨曷識苔岑爰以此冊俾各留題名之曰邗上雲蘋取魏了翁語也嘉慶甲子四月記

琴媵軒圖記

侯禮娶九媵矣若而人則及姑姪井伯僇焉後不復由由禮者韙之輓近以璣采僮指相熾船水與轂邮媼閭頁目睗指咋日夥某氏之歸其女某也識士咥而夸之矣友以琴行古之道近未之有夫呂緯調則庶品貞心氣既應諧而不奸風習雨晦不韙其度霜辛露酸不拂其暢道何自臨琴之爲媵日魚魚爾矣查子名軒爲圖遂紀之

意園記

天下之事其有意而爲之也皆不如其無意有意乎功名則媒衒之機開其事業必不光有意乎隱逸則僻固之跡膠其心志必不樂畜圖書以稽古也意於矜博則夸爲文章以詔後也意於爭名則靡山林泉石之美金石之富足以頤神養和極命古今發明耳目意之所注多取而不厭則必有物焉以敗之任運而動一以無心而出處進退迄於居處玩好超然高寄以合天倪若是者其諸所謂達人者歟敦甫秦先

生世席蘭錡之望早登侍從之列恬憺聲利跌宕文史優游於其所居之意園者且十年園之廣不能五畝而竹木水石紆深幽異陂陁演迤亭榭之曲折館宇之修潔琴瑟圖籍尊罍之位寘莫不各適其宜園有館曰五笥仙館七略四部著錄咸在鱗集翼比俛拾仰取有廊曰聽雪拂水激石若瀑若注燠暘退舍霽霞忽飛由廊以達於廬曰澹生之廬窗几空明慮澹以寧前臨池帖石爲巖洞曰小盤谷館之後五楹曰退思精舍後有隙地數弓將盡闢以樹梅焉先生時時招要勝流觴詠其間一日酒半先生舉杯以屬曰某有列於朝未得終老於是秋冬之交諏日北首顧瞻徹廬若有不舍然者子其爲我記之余奉首對曰微先生言固欲有所陳夫先生固非石隱者流往而不能返者也徒以遺榮自屏幽游以樂於此園者十餘年矣雖先生之心其初果有意其爲是歟無意而處焉與無意而出焉一也水石竹木無意於爭奇獻伎以要視聽也立之植之疏之瀹之而爲是可樂也推而至於亭榭館宇之卜築圖籍琴瑟尊罍之儲

藏而愛翫也皆其適然者也然則先生於出處之大固已任運而動無膠於心於是而樹立功名以昌其事業或終遂初服以樂其心志或出其問學文章以扶樹道教皆於先生之意無所於必也而況居處玩好之奇焉者耶先生忻然而笑曰子以達人之道規我是其可書也遂書之以爲意園記

樗園記

嘉慶丙寅之夏余客游維揚題襟曾先生館余于張氏之樗園吾友王惕甫之所嘗居也園在廣儲門內由隘巷以入曲折蕭寂門有古藤偃蹇槃屈得徑稍折不數十武而升堂庭列怪石雜卉蒙茸糾結植以叢桂僅能隱人其植之高者有柏一株苕陵附焉趺蔓至頂柏蒼而聳晢茂以悅布條敷華若相媚嫵無榮頓驕蹇依附之色堂之東一榆大蔽堂半榆南有屋三楹池水平階以石爲限區以爲二前爲小亭直

柏藤而少左多澹竹梧桐其前別室高閣廢而不治折以通於徑堂後有地一畝壅土爲基對立如壘種竹數百个平其中與左右以達於館館之深不及堂廣與堂等東列三楹西繚周廊廊起自榆側亦以達於館凡園之自門由堂及館皆直徑無廚蔽開廁幽鬱隱顯之爲而樹石荒古枝幹相接交竹陰森不見曦景由堂以入杳若無窮晨露夕月坐館拓窗外視庭際披拂叢雜中有微路近緣遠碧沈沈如山園之可紀者如此自夏徂秋歷四十餘日張氏之主人莫

過而憩焉惕甫之居於是五年亦莫筆而識焉豈有之者不之奇而居之者有所不暇耶抑物之果有遭耶然則適遭之而奇之則記之也莫余爲宜館曰綠條亭曰十二峯惕甫所名也堂曰古春者舊也名曰樗園而實無樗者始逆知余之將客焉而辱之也立秋後十日記

檇園竹記

園之美於竹爲尤方其畝以爲二築土以固之瓴甋以徑之折木以闌之老者穉者靑者蒼者迸者逸者側者偃者若宿士舊民兀傲自放若纖袿薄袂娟靜相當或正入端士强立毅對或欹冠落佩野意山心疏數齋敕跌蕩潦倒目無羣倫遠佚流輩固可尙已始至之辰赫曦逞𤇆展簟苦炙開襟猶煩簾幕忽陰須眉自綠晨露墜於珊架夕月漏於羅幬欣然淸泠迥隔人世洎乎徂暑迫此凛秋纖飈不䮦而勢如潮

汐踈雨微滴而冷入夢寐屋老瓦墮檐危溜急百蟲悽其心神萬籟助其孤迥當斯時也一釭獨明四壁皆黑天山圍合李廣軍孤海水羣飛謝安神聳淸已極矣悲亦甚焉夫草木之性無與乎哀樂代謝之氣有別於慘舒洞庭廣樂不爲中山易奏嶧陽孤桐不爲雍門增悲況如此君何知許事所以記者於越羇雌感北風而厲響淮南落木爲長年而傷心云爾

月璘葬記

月璘錢唐薛氏年十七未字卒余志而銘之未克葬也今年來西湖華丈秋槎謂余曰前海甯州牧張君嘗葬其女孫於葛嶺之麓女孝而殤張君哀之其歸㙺也以託余時節往眎之其旁隙地可容一棺其於薛女臭味也鄰而瘞焉不猶愈叢雜於蓁蓁之鬼耶乃立劵七千徙其殯於越擇日以窆惟月璘之族出行事既納諸幽弗得見也則載爲之記嗚呼後之人其知余之哀而葬之也又知其鄰於孝女氏之墓也

庶無傷其穴與墳嘉慶十有二年歲在丁卯月在某日在某吳江郭某記

思亭記

別號非古也昔人論之詳矣然有古義存乎其閒而非世俗浮薄好尙之爲則君子與之海鹽吳先生有楡爲中丞秋圃公來孫以孝義稱於時其自號曰晚亭沒而其中子子修追慕不忘亦自號曰思亭子修辱與余交屬爲之記竊爲君子之立身行己其道不一而其志則自不忘其先人始凡人無不愛其親者然有越月踰時而忘者矣有歷歲年而忘者矣有富貴利達而忘者矣有困苦賤辱連蹇頓跌而忘者矣

越月踰時而忘者小人也歷歲年而忘者恆人也至於富貴利達困苦賤辱而亦忘者雖號爲君子時亦不免何也外物奪其外而天性失乎中其亦不思爾已易大傳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記曰父母既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善思其親者不係乎存亡且不係乎賢否也漢陳咸父病戒咸咸睡頭觸屛風父怒之咸曰具曉所言大約教我諂也後咸卒以事獲罪韋元成述祖爲戒獲保名位以咸之材

知砥厲名節與直言極諫之臣相先後韋氏父子謹身持祿無可稱道似不足相可否然使咸欲幹其蠱而不媚子公之勢元成不忘其祖而益厲大臣之節其行業窮達皆可自立也因以歎外物之足以奪而天性之易以失也嗚呼其亦不思爾已子修與其兄榕園友弟甚篤門以內無閒一言子修時出游四方詼諧滑稽與物無迕而中自修飭余獨深知之然則其不忘先人而能爲君子可知也不奪乎外物而失其天性又可知也能如是則古之人且有不足與乎

此者又何世俗浮薄之足疑乎余故援引古義而爲之記云

祭湘圃阮公文

惟年月日吳江郭麐錢唐何元錫高塏謹以束芻之奠致祭於故封榮祿大夫戸部左侍郎湘圃阮公之靈曰爲善無不報吾聞此語於歐陽然猶痛祿養之不逮所以焚黃於墓而表阡于岡況又或三四世五六世其後乃克昌未有提攜保抱自幼至彊親見其策名於朝敭歷中外以至受大任於封疆神明不衰耳目聰明謂德懋福備將躋登百二之上登乃遽厭人世乘飄風而去恆幹宜孝子之所讟傷惟公內行

醕篤氣直以剛繼招勇之先烈既前輝而後光鬱壯志於不試俟千里之騰驤泊乎中丞策上第列侍從

受知

先皇始就養於子舍逑

天語之琅琅謂親年尚小時

聖壽已逾八秩而公六十之未滿父子感激相與喜極而涕滂講學鄒魯聖人之鄉再　命於浙得士相望公皆來游覽都邑之繁會文學之彬雅而窮江山之淸蒼建牙開府豐功煌煌僇鯨鯢於海上散烏鴉於濤江太乙王帳之書皆得傳於靑箱然則公之魁壘豪傑之氣雖不自效於厥躬其口講指畫者固已雄偉而非常念先德以立廟建東西之二廂板築告成旣斲旣礱將奉主入廟親薦籩豆於烝嘗何貞疾之遘災竇斯願之弗償公之足疾非行不艮雞鳴沃盥傾跌致殃或疑祀事之受福曷爲子春之下堂不見夫張魏公之盛德其失足而顚也亦當有事於獻享嘆大命之不永或鬼神其先告而朱子著之於銘章誠全歸之何病況死生修短之數有物焉以主乎

渺茫惟吾儕之入哭而悲車過而嘆息者痛惜鉅人長德之云亡

公祭陳稚峯先生文

有萬每生咸願富壽夭於哲人或然或不謂本無心予奪亦偶徐俟其定可必者有嗚呼陳君媢學績文湖海之士譚辭如雲鬚眉郁然疑古偉人好善若熱遇艱益振宜貴在位宜以永年遽止於斯能無譪焉惟君先人文爲世宗交杭揖厲上下雲龍　詔開制科輦儒翁翁看我落筆孤羆深叢君嗣家學既擩既染葩史枕經珠墳筌典謂將速飛修翮屢翦命達文憎身晦名顯惟君先人儒林循吏一麾西江政聲

四際吠龕屏草於古靡愧民肥己瘠宦成家瘁鬱林石高桃花米匱東里西華練帬葛帔君不爲戚曰吾父志持其清名可以百世家人嗷嗷歐君游遨登山載筆下瀨浮刀惟其苦辛氣乃益豪作爲詩歌金撞玉敲羣指此才應登中朝不卑下位心無鬱陶鶴筊蠖伏首下尻高豈知區區有衘不袪昌黎所云不繫巧愚彼躅何人高蓋大車有墨其容玉佩瓊琚振古如此天乎人歟可信者人可疑者天我初謂爾唯唯不然君試既顯才大難用有子而才白玉堂貢璺綬銅章親民任重賀者盈門君不色動此中淵然識密鑒洞祿養不逮豈足爲痛君抱鬱塞其道必先石記先友阡表瀧岡惟柳歐陽皆待以張有子而孝又能文章定有述作爲君顯揚劬躬纛後大文煌煌焉醫夏畦溯泗其湯嗚呼陳君亦復何憾惟我知交絕絃三歎臣質云亡指血顏汗靈風肅然慰我薦盥

祭月璘薛女文

維嘉慶十一年正月十有一日俗傳冋煞之辰靈芬館主人郭麐謹以酒餚致祭於室女薛小孃子月璘之靈曰嗚呼使汝至於此極者非我伊誰然而形不能爲汝化聲不能爲汝出淚不能對汝垂此人所不諒庶幾汝魂之能知魂而來耶非汝之鄉與汝家其又增悲魂不來耶恐汝之不見我之來此將謂我其汝欺寒風淅淅殘鐙在幃嗚呼月璘來兮不來誓將招汝魂挈汝骨而與我乎同歸江水滔滔兮嗚呼孰知我心之摧

再祭月璘文

嗚呼月璘視我猶父素君猶母使汝客死豈不汝負負汝于生挈汝而走負汝於死死不我手我實爲之其又誰咎約我待來一棺在藪嗚呼痛哉汝父既沒汝母繼亡母亡不見汝去于鄉及其訃聞汝病在牀日歸未可實摧肺腸我歸自揚已迫歲晏倘復能來猶及汝見豈不偷安使汝凄眘豈不因循使汝隔面上鐙之夕家絲戶竹一鐙熒然汝貌在目雨細風斜來走山麓泥滑水深石齧我足四顧荒荒誰爲汝鄰羈鬼蓁蓁孰爲汝親餚烝不多酒漿不溫一慟庶幾還使我吞嗚呼月璘其所可言言止于此所可不言而汝已死嗚呼痛哉

祭尤二娛文

維君有靈厲一世之氣而自處於怯有酬酢萬物之智而自守以愚可以激昂卑污而下者不疾可以諧際庸愚而賢者交譽其材藝足以兼千百人而人莫知其所用其心志足以營天下而一身不獲安其居爲子爲兄翼翼與與爲師爲儒謬謬瞿瞿爲民父母身植民脥迄不得志乃復其初游於貫人豈心所愉亦復感知以徇其軀烏乎此吾友之志行行事與其生平所蓄積者人不及知而吾言之而非誣維莫之春亦既相見扶疾出堂曰君再來恐更羸尫死生之交恨一因循負吾故人之謦欬若山河如何可忘有硬在咽有淚在眶千秋之業待余不亡陳詞孔短我心則長

祭袁徵君文

維年月日郭麐朱春生謹以雞酒之奠致祭湘湄一兄之靈曰嗚呼使君至於此極者天耶人耶十年之中既失其才子又奪其偏親猶以爲未足而遽隕其身既使其邅迍鬱塞窮愁拂戾而家日以貧又使其不得閉門掃軌覃思藝書以大昌其文此皆非人也天也然天與人同出力而厄之而卒有力所不能者則君自有其不亡者存嗚呼麐與春生先後交君垂及三紀許兼師友情若昆弟不惟道義之切磨詩文之商榷其於身世之問閨門之內實同其憂喜君遽棄我兩人而逝耶豈惟我兩人之不幸君亦有慚於終始之義矣使君有知盍不一諒麐性跅弛春生褊急君居其間和平溫克方之古人其崔群呂溫之流謂宜富貴壽考雍容以老也乃五十之年才逾其一而遽以夭也出游五百里近家無一舍而不獲終於宜矣也謂天爲無知不足道也如其有知則何其謬亂而顛倒也嗚呼青紫滿朝鮐耇滿野積金藏鏹比屋連舍彼皆何人頑鄙庸下柳子以天厄爲榮退之

以好惡爲異詎足訝歟況乎妖狐首邱羣鼠同穴螻蟻蛇虺生死窟垤又賢於游鵾之解羽神龍之蛻骨也耶惟廛春生一少七歲一與齊年念皆老矣蒼蒼在顛又皆貧賤困窮不足以振君之家庶幾收拾遺文以待於後或冀君之能傳也嗚呼

袁生仲容哀詞

袁宬仲容余友湘湄中子也其兄曰陶甡十七而殤宬孝愛醕厚不及兄穎發銳敏耆學過之類有成者不幸以疾死仲容棄科舉不學學爲古詩及他論著凡數十首卓然去凡近其婦翁朱鐵門深痛惜之余與兩家姻弟交其子猶子也余旣撫子鐵門子亦庸下湘湄二子皆俊異所期望甚厚先後摧折而仲容尤幾乎有成是其可哀也爲之辭曰

偭一世而背馳兮老冉冉而無成學與志其不足自信兮庶有望於後生生之卓犖而敏銳兮羌有意乎所期不時俗之闒茸兮曾不鄙夸乎父與師之所爲旣奮志而自厲兮又絕意乎科名之塗歧見羣飛之熠燿兮甘獨行之孤危夫旣不與世而競進兮諒富貴之莫施宜無與於造物者之愛憎兮何所怒而殺之將其家之不克興兮袂掩涕之孰爲來不欲使是子之有成兮固已不能謂之爲不才天與人邈若是其殊絕兮纍有問曾莫我哀嗚呼惟吾儕之阨窮兮嗟後死其攸託余不悲夫此身之煢煢兮盍不悲夫

第一九三冊 104 ½ 版

來者之落落

嚴瀨弔嚴先生文并序

嚴光先生舉世所謂千古高士也不出而隱出而辭官以歸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似已余獨謂先生乃命世之材而光武不能用非不知先生也不欲屈其材也世傳先生所與侯君房書曰懷仁輔義天下說阿諛順指要領絕光武笑曰此狂奴故態先生與光武君房皆同學時值新室之亂天下嗷嗷三人者皆人豪也其平日師友之間議論當世之務意必有陳義甚高者至此而其說不少貶也且此三語者上

爲光武言之下乃爲君房言之耳彼君房者光武所得而臣也而光武則固以中興漢業爲志而非必有意於三代之治也然既知先生則猶欲其出出而其說不少貶則其於已未能有同也故處之以諫議之任而不任以事知其說之不少貶而其材不可屈也其說不少貶材不可屈又自度己之不能用則聽其辭祿以歸以成其名而全我故人之誼可矣彼君房未之知也曰狂奴故態者所以曉君房也世乃以爲石隱者流敖慢迂誕如許由務光者比不亦謬乎夫

懷仁輔義光武所以致中興也而不能用先王以爲治此三代之所以不復也士有命世之材或不遇時遇其時而不遇其主則用之不盡遇其時與主而亦不能用此志士仁人所爲歎息者也若先生者非耶嘉慶十二年丁卯十二月九日舟過嚴瀨感先生之遇悲論世者之不審輒示已志爲文以弔之曰

士有高一世以眇論兮雖聖賢不足以易慮夫何帝王之遭逢兮乃忍改乎此度惟先生之所志兮超三季而無遇惟垂天之鳳翼兮尙識夫希有之毛羽諒

六翮之不克與乎翱翔兮聽飄然以遐舉彼卑飛之鴻鵠兮尙藪澤而爾汝嗟時俗之險微兮鶩高蹈之已難豈先生之所志兮僅貪陵之爲歎亙千古而眼一孔兮爲先生之所諤悼世人之競論夫形迹兮斯人材之無可觀滂狂詞以敷衽兮投玉字於珠淵山風颯其響應兮水潺潺而送下瀨

湘瀨大方研銘

我友君石君友君有石如我有池淺窪面深黝斵山骨豈一手論形似大非偶石能言應曰否不能著書皆不朽

湘瀨生金研銘

研得之數十稔矣一昔朝起視之金點其上如粟余曰此文字之祥也銘曰

石田生金不生粟吁嗟爰郎長食粥

湘瀨第三研銘

有朱老品君石此第三足可惜君有兩手一解書用其二不足與君有三絕我則無學書乎學畫乎

丹叔研銘

石我兄與我弟封管城

大方宋研銘

廉隅不能使毀諸形模不能使薄如厚質重軀不能走趨以不舟車而藏香廚嗟女主人獨胡爲乎江湖歸與歸與庶與子俱吁

袁陶甡研銘

學者之先貴立志如石之堅無不濟磨以師友潤六藝父父子子傳世世曷哉袁郎眎此字

洮河研銘

六百萬得此研可惜黃童不汝見

鸜鵒研銘

體無粟新出浴誰見者兩鸜鵒

蟲蛀研銘爲張滌卿作

之蟲何知能攻堅君子法之爲其難惟堅可久惟難故壽

南唐龍尾研銘

廷珪墨澄心紙吁嗟石兒曾見此六百年來顏色蒼洗面朝朝淚如水

浮眉樓眉子研銘

兩頭纖纖月子彎半濃半澹眉上山

井田研銘

井井養而不窮汝毋入之儉而出之豐

海棠花研銘

海棠作華如此研我名其居長相見

酒器櫝銘

宜無事宜兄弟宜孫子

私印櫝銘

保爾令名如金石之壽以莫不正

湘竹筆銘

貝紅滴滴截爲筆霜辛露酸字不滅

几足研銘

石之德恆如几可憑凡交不能

永和四年甎研銘

香姜兄銅雀弟爾生其間正多事護軍初拜深源熾後五年作蘭亭字嗚呼陶泓先見此

澄泥研銘

以土德王故色尚黃望氣者曰此文字之祥也

瓜研銘

誰謂土無田瓜生緜緜不必子與孫其傳千年

小像研銘

其石頑人所棄也其人愚天所廢也惟愚惟頑爲人爲天雖面目可憎而體骨甚堅磨爾之堅永我之傳

吁千萬年

靜侯所贈研銘

予石轃長松偃此横海將軍之贈而竿木居士藏之篋衍者也

靜侯丙舍圖研銘

丙舍一帖太傅存區區誓墓笑右軍將軍武達兼通文骨如山骨清而温我銘永傳傳後昆忠臣之子賢良孫

靜侯鐵網珊瑚研銘

萬古蛟龍淵有此樹七尺石家王家不能得鐵網下索潛蚪泣歸我文窗富敵國手鐵如意誰敢擊

小鐘銘爲曼生作

不必萬石始登明堂小者不甕中含宮商我銘此鐘夜雨雷同或撞寸莛殷殷隆隆

素山乞食圖研銘

乞食狂奴乞漿酒徒舍諸畫圖亡逋香廚就吾乞書傳與否與

瘦雲館研銘 吳君國寶工書法篆刻

筆挽千鈞非爾力紙穿七札非爾職笑爾金聲兼玉德予壘見之先自失使筆如刀刀如筆劃破千山萬山石他年妙迹成一帙瘦雲館帖爾勳策

私印第二櫝銘

金石之堅也必櫝而藏之君子之全其名如是其難也允罔不臧也

私印第三櫝銘

大小之石以十計措之不宜不安其位是材而使有如此器

鐙盤銘 其高扶寸其上頫而高者加三之二可爇香篆夜則以然燭而讀書

日以焚香雖風雨如晦而不改其常夜以爇燭可提攜當案而不病於目誰其有之庶幾似之守道不變好學不倦終身以之

古柏筆格銘

魚梟洲落辟歷司徒廟擘古柏翦匡條爲筆格回萬牛非我力

兩面研銘

當面背面翻手覆手取以爲欹器之戒也故亦列於

座右

斧研銘

以偶㪚奪簪笏以妃鉞補剠刖世有官尊位達匹孤子孽當時昌獗身後抹撥者我與之活而世爲之恒也

寶鼎二年韓君冢甎或以作研爲銘之

土花斑駁落花香千年白日逢中郎將毋裔出將軍當舍爾武事文我昌

曼生以尊甫所遺瓦研屬爲銘銘之曰

不毀方而瓦全君子似之與世周旋銅臺之兄未央之弟宜爾子孫昌爾文字唯爾文之昌唯爾禬父之望

自然研銘

不方不圓人貌而天此所以爲人用而卒能自全者乎

三十小像自贊

昔年十五犢健狠跳視彼三十如車遙遙輪摧輹脫東流滔滔髫茁於頷顚童其毛昔者之遙忽焉已及後者之來由今睎昔曾是奔走曾是寒飢曾是媮樂既飽而嬉博學孫友我聞如是始虞於子今則已矣亦曰皤然勿蹈前恥能補過者庶幾君子

韻篁圖贊

萬竅號秋衆籟出虛此中有天非喁非于今善鳴者無如此君惟其虛中是以有閒白雲在天明月在地翛然者誰與天地寄我將繰獨蠒之絲斲孤生之桐從成連伯牙者游而與子結響於秋風

海椶筆筒銘

庭有古木或云海椶也取其斷爲器以受筆銘之曰溝中之斷人不之重帝命曰女奄有管城之衆研之山黑之水井田之俸諸毛之不族女實收之以世爾祿子子孫孫永寶用

小奇礓銘爲琴隖作

磔卓其骨鱗皴其肌天與之形石不自奇維人實奇世不多有世不奇之石曰我友石豈能言託我而傳願從嵜崟歷落者游於疎花瘦竹之間而不樂乎華林之園

第一九三冊 104下版
22 A

大研爲青士銘

一石三分硺之破我取其中不爲過讓君筆縱爲字
大

井田研銘

茆田四方井水渾彊飲彊食宜子孫

壽生研銘

石與墨習其色深黑然其淵然之光非石非墨見者
知其爲文章之士而不能測其中之所得也

光武四年甎研銘

漢帝諡以紀年想僭號愚可憐年無考字則古登几
席出泥土

仿漢鴈足鐙銘

陽烏一足漢製仍炎精雖熸此則恆龍虎鹿盧並不
能

香槃銘

日之移影人不知也香之消篆人不見也爲學日益
爲道日損君子以此槃爲鑒也

鷺君石銘

百蟲齧山山不喜偶隨天風忽墮水欲翔不翔起不
起獨立亭亭一公子美矣君哉錫名始

慈柏銘

壽之榮沒之蓼與母慈相終始若丁蘭宜刻此

詞品并序

余少耽倚聲為之未暇工也中年憂患交迫廓落摧懽閒復以此陶寫入之稍深遂極玩百家博涉眾趣雖曰小道居然非鸁鄙可了因弄墨餘閒仿表聖詩品為之標舉風華發明逸態以其塗較隘止得表聖之半用以軒翥六義之後奮翟四聲之餘亦猶賢乎博弈

幽秀

千巖巉巉一壑深美路轉峯迴忽見流水幽鳥不鳴

白雲時起此去人間不知幾里時逢疏花閒若處子嫣然一笑目成而已

高超

行雲在空明月在中蕭蕭秋雨泠泠好風卽之愈遠尋之無蹤孤鶴獨唳其聲清雄眾首俯視莫窮其通回顧藪澤翩哉蜚鴻

雄放

海潮東來氣吞江湖快馬斫陣登高一呼如波軒然蛟龍牙須如怒鶻起下盤浮圖千里萬里山奔電驅元氣不死乃與之俱

委曲

芙蓉初花秋水一半欲往從之細石淩亂美人有言玉齒將粲徐拂寶瑟一唱三歎非無寸心繾綣自獻若往若還豈曰能見

清脆

美人滿堂金石絲簧忽擎玉磬遠聞清揚韻不在短亦不在長哀家一梨口為芳香芭蕉灑雨芙蓉拒霜如氣之秋如冰之光

神韻

雜花欲放細柳初絲上有好鳥微風拂之明月未上美人來遲卻扇一顧羣妍皆媸其秀在骨非鉛非脂眇眇若愁依依相思

感慨

人生一世能無感焉哀來樂往雲浮鳥仙銅駝巷陌金人歲年鉛水迸淚鵑雞裂玆如有萬古入其肺肝夫子何歎唯唯不然

奇麗

鮫人織綃海水不波珊瑚觸網蛟龍騰梭明月欲墮
羣星皆趨淒然掩泣散爲明珠織女下眎雲霞交鋪
如將卷舒貢之太虛

含蓄

好風東來幽鳥始哢陽春在中萬象皆動一花未開
眾綠入夢口多微詞如怨如諷如聞玉管快作數弄
望之邈然鶴背雲重

逋峭

清霜警秋微月白夜其上孤峯流水在下幽尋欲窮

乃見圖畫愜心動目喜極而怕跋若容與以覩其罅
翩然將飛倘復可跨

穠豔

雜組成錦萬花爲春五醞酒釀九華帳新異彩初結
名香始熏莊嚴七寶其中天人飲芳食菲摘星抉雲
倜然咳唾明珠如塵

名雋

名士揮麈羽人禮壇微聞一語氣如幽蘭荷雨夜欹
松風夏寒之子何處秋山槃槃萬籟俱寂惟鳴幽湍

于漱百蘇奉君一九

郭祥伯文阮雲臺宮保孫伯淵觀察稱之今讀其集有散有儷有雅近漢魏六朝者有為唐宋之亞者蓋皆刻意求工力避凡近而出之者也自言志大材薄意廣力弱不敢附於作者不敢曰文因以襍著名其集固由虛心而然余謂散體文似非其至或當如張序年力之待之云儷體則淵懿古雅上追揚班已能自成一家非容輕量也兵燹以來世尠有其書者余訪得之先取初編讎校以授手民擬更梓其續編為綴數言於後癸未十月望後二日宗壽榮識

德風亭集

蔣氏慎脩書屋校印甲寅如月著始丙辰涂月告成

自序

儀幼習內訓承　先大父母命教之誦讀並學爲詩古文章以故女紅之暇輒肆及呫嗶年十一二隨侍尊人遠游勝地名境多所閱歷間遇宇內才媛閨秀朝千詩暮百藝一時投贈答和諸篇什且盈篋篋迨于歸後雖日與夫子相唱和然分職中饋遂半廢筆墨夫子往往代借之囑儀自集從前及今所作而又不克如志去春偵夏子樂山自浙中回宣暇日乃學詩于儀每請儀詩及文稿欲繕爲完帙意誠而未可以謝也因同夫子理匧具中雜稿既刪且焚得少可存者十之二三大抵多未經繩墨雖中體裁上不知取法于古下不知求肯于今非矯以自高蓋稟質既魯不屑拘拘以工拙相計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耳錄繕既成有士者譏之以爲婦人女子唯酒食縫紉是務不當操管握觚吟弄文史翰墨爲事況婦女不以名尙今之裒然成集也其意何哉儀聞而不敢置辨爲其論之似近乎正也第以好名疑之則非矣好名之心人皆不能無而槩觀古今來能于詩古文章者士大夫固無論即閨閣之中代不乏人一云乎傳何啻寥寂不數數覯即或傳矣而不能卓然以傳則與不傳等儀何敢以名是好況儀之所作固有不足云者哉噫嘻劍頭一吷聊用自娛猶之鳥之鳴春蟲之語秋言所欲言而已覆瓿無憾登選非榮毀我譽我不妨兩任之顏以初稿蓋未定之辭也稿而繫以德風亭則仍乎儀先人舊居之名而不敢忘也爰摭其畧如此嘉慶二年歲次丁巳

中秋月下浣金陵女史王貞儀德卿氏自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小傳

王貞儀字德卿上元人祖者輔字惺齋以知府謫戍吉林貞儀隨父錫琛出塞省覲學射於蒙古阿將軍之夫人發必中的跨馬如飛兼精壬遁星象最著梅氏算書夜觀天星言晴雨豐歉輒驗且知醫詩文皆質實說理不爲藻采於浮屠闢之甚力嘉定錢大昕重其學以爲班昭之後一人而已適宣城詹枚年三十而卒著有星象圖釋二卷籌算易知重訂策算證譌西洋籌算增刪女蒙拾誦沈疴囈語各一卷象數窺餘四卷文選詩賦參評十卷德風亭集十八卷繡紩餘箋十卷

序

江甯女史王貞儀

謙齋印集序

家藏江陰沈凡民先生謙齋印集八卷皆先生晚年自摹古人大小官私諸章其爲材也則有玉有金有銅有木有牙有角有瓷有石有凍有硨磲有瑪瑙有琥珀有水晶其爲鈕也有鐘鼎有獅象有犀兕有索有瓦有亭有螭有龜有蛇有馬有鹿有虎有牛有爲文也有蝌蚪有魚蟲有草木有人形有眞有隸有篆有草有朱有白其爲詩也有秦有漢有晉有宋其爲體也有大小有方圓有整碎有長短無不具備每一印下必注明某法某時某人此以見物莫不聚于所好然而先生之用心良苦矣今之君子動謂工於鐵筆及摹古印章而不能精研其法往往昧六書之義混篆籀而爲一或徒攻乎石藝叩之以敦卣鬲甗鉤帶鈁角之傳則未有不茫如者昔韓昌黎有言凡爲文章宜略識字印章固小技也其根柢之淺深字學之異同筆畫之考訂章法之古雅較之文章尤遠且博觀先生印集其摹古法雖點畫無少失稽而必分其體裁辨其原委注其遠近其不苟若此然則他人之爲文章尚不識字而於此固無論已先生與余先大父宣化公交最善暇日恆爲大父篆刻多至七十餘方至今猶什襲而世珍之也先生又有自刻諸章名謙齋印存一書惜未之見先生工書

法雙鉤尤精絕一時篆隸而外亦精于畫極譾神韻人皆以董北苑稱之噫亦可以知先生嗜古之大槩至其人品之正宦跡之淸又足以副名之實官至天都司馬其印集一書卷首有虛舟王先生南沙彭先生堇浦杭先生三序余敢妄續數行於諸先輩後以誌一時之企止云

讀史偶序

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經之外厥維史史者一代因之以稽治亂之迹萬世準之以觀人事之公一有不當後人皆能起而論斷之蓋本理以與爲推求徵實以與爲制案固非騁馳乎藝苑泛濫乎詞章相侈者可比也是故春秋一書史之祖也而尊爲經矣孔子作春秋論列二百四十二年事未嘗以褒貶自居而秉筆之微意寓焉史之有褒貶謂作史者據直書事而是非以判亦欲使天下後世人人讀之識其存公予正彝倫之道有所攸寄則甚矣作史固難而能讀史者之尤難乃世俗好奇嗜異閣束經史而喜博覽二氏釋道之言以衒其高沈溺既深甚至流害道德極之言語文字譾成空寂之宗抑或動稱左馬厭薄唐宋吠影傳而不獨不能明經致用並置史書不少矚目而法善戒惡之迹人事之公與夫彝倫之道殆如盲瞽之昧然以終焉亦大可哀也哉粤考後世史書之編無慮數百家代有全書學者能觀研傳紀又非徒以取資見聞必尙其與古今之常變權宜之大道心歷目下求其會歸其間或事異而時一或事同而旨殊或千

百年而贖世相符或一人之事而前後各別將於此以吾目
為監司以吾心為治吏出吾之精神以行其黜陟爰千古之
廷尉而燭之以然犀而且各有其類欲求經籍者不得通于
兵刑而後經籍之條熟欲求世系者不得淆于封建而後世
系之統明欲攻象緯則專觀象緯欲攻文章則專觀文章彙
而仍分之不流乎龐雜則易讀而無所病矣雖然二十二史
也十七部也家不能得得亦不能熟誦至如通鑑也綱鑑也
紀事也綱目也抑尤不可兼括反是而總論也會纂也史約
集要也類編也或繁或簡或未大成或不顯達必欲悉洞然
于心目則又難之也昔人謂作史者在才評史者在學余謂
讀史者更在于識而其所以識者則要在精求其筆筆者史

之主宰其張名教植綱常嚴分位皆默繫之自獲麟而筆絕
而後世之史紛乎其集然而不觀各家秉筆之意其孰得孰
失殆不能定也彼史記一書司馬氏父子踵接承明凡百三
十篇雖十篇有錄而未成然亦見聞周悉自非後人所及他
如褚少孫之補缺徐廣之音義裴駰之集解司馬貞之釋文
演注及述贊索隱皆不免鄙俚膚遠之病若夫班固祖史記
以作前漢書襲取司馬氏之義而文之繁簡大別其妹大家
之續實可頡頏子長蓋諸史之巨擘也若范曄之後漢雖體
大思精然贊附乎論亦失史體而陳壽之三國志殊非實錄
且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傳改漢曰蜀挾其私忿故為貶詞
甚屬倒置其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為正魏為篡蓋矯

壽而得其公且平者晉書之文多駢麗又雜采沈約誕謾之
說及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且出于眾手
極之叢冗而並不足徵至梁沈約傳宋書而本志復兼載魏
晉失於限斷唯裴子野更刪約之書為宋略二十卷頗為精
詳他如南北優劣互形而梁陳後魏三書固為穢史言多不
實後周書空務清言唯隋書本末兼該可云無憾南北史依
司馬氏體總序八代合八十卷敘事簡徑不支是為得之章
述之撰唐書澀難未除而名曰舊史及後曾公亮等刪之為
新唐書然永叔學春秋每事褒貶子京通小學刻意文章蓋
因不出一手故雜說多而牴牾生矣五代史撰于宋歐陽修
第五代唯唐漢差得正餘皆僭竊且未能統一天下遽以彼

相承而列諸鎮于世家未為允然況南唐蜀漢各自立國五
代尤不得而臣之昔劉道原著五代十國紀年不名世家比
之北朝十六國春秋義例較得是蓋歐陽公所未逮者耳宋
史特多因自成一代之書但修之者不一人於是有紀一事
而先後不同書人而彼此不同者遼史繁猥極甚金史畧近
簡明元史亦稱省淨又如司馬光撰資治通鑑上起威烈王
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首尾貫串
使興亡治亂次第瞭然惜其中如進曹魏而抑昭烈記武后
而黜中宗其義例固未允當宋朱子作綱目正統朱梁遵時
王之權宜其實朱溫羣盜篡悖安容進承唐統乎則仿劉氏
抑朱梁于諸鎮千古不易之公義誠可為朱子功臣而綱目

一編法春秋之經例大書分注正閏愈明或予或奪幾微必愼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使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暢雖與温公之資治通鑑相表裏而增損檃括提要適中多所救正非諸史可同語也凡此皆諸家撰史得失之大槩皆爲讀史者之不可不知者也至于正史之外則統爲雜史國語國策二書所紀次乎左氏皆周事也古者列國之史今並不傳晉乘楚檮杌後所存者亦皆非古本越絕書吳越春秋亦多少信而世本十五篇亡于唐而空名特備汲郡所得之竹書編年蘇轍所定之古史皆託始于三皇訖于周季至如穆天子傳則言不雅馴正與山海經同一荒誕而已而秦漢以前者如此自後陸賈之楚漢春秋馮氏之續史記十

七篇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紀王粲之英雄記魚豢之魏略杜延業之晉春秋略而晉之事具在南朝之宋則何承天梁陳則謝旻顧野王北朝之魏則崔浩李彪周則柳虯隋則牛宏各有繼正史而撰次者而蕭芳等作三十國春秋崔鴻作十六國春秋魏澹作魏書凡此皆隋以前者下而柳芳之唐歷陸長源之唐春秋又若貞觀政要大唐新語國史補舊史補而唐之雜史著焉五代光岳既分事多佚脫唯劉恕十國紀年陸游南唐書敍事略得史法宋則王偁之東都事略徐夢莘之三朝北盟會編李燾之長編遼金元則趙志忠陶宗儀元好問雜志其事而有明一代自鄭元王世貞以下凡數十百家體製有總雜作亦至繁云蓋自國策以下其最著

于世殆種種者皆可以爲正史之經緯其亦史之支裔乎然不讀正史不知雜史之龐錯不觀雜史且無以知正史之整嚴唯正史則其宗也嘗以三代以下之時事論之蜀漢之南渡江陵之蕭詧晉陽之劉崇旻西遼之耶律魏之孟德子嬰之帝呂姬氏之宜曰趙氏之搆統前燕之魔後秦之弋仲前涼之軌其間偏而繫之以正正而繫之以竊統垂絕而不絕統不絕而綱絕或不與之或不奪之固有明乎若鑑者在一觀乎君則漢高之明達唐太宗之英敏宋高之仁厚明高之才武自是創業之卓然者其守成之君則漢之文帝宋之仁宗明之仁宗孝宗亦爲乎其不易及而宣帝之彰明法紀憲宗之智取强藩亦誠不世出之才一言臣下欲論勳業之顯

忠愛之深必如鞠躬盡瘁之諸葛而霍光始終易心者不足言也論忠烈盡命之節必如委曲之岳氏文氏而楊之濡忍以死者不足勇也論清直之望必如化物之楊綰正色之汲黯而懷愼坐鎭谷永欺慢不足名也論循惠之樹必如興學之文翁福下之鮮于詵而黃霸粉飾王成之增戶不足效也論文章之著必如屈宋之悲壯韓愈之赫卓而嵇康絕世之語王介甫經義之說不足存也他若唐漢之君同以兵取天下而綱目則優劣之漢唐之臣同以黨誤國家而先儒則褒誅之嗣源入鄴何以諒其始意在唐智遠守東何以見其心之近漢遜至郅形討王郘而功以顯李靖征高麗而名以病博浪荊軻術不異而邪與正分之背水睢陽志不殊而成與

敗判之趙苞之與李瓘一死似同也或背母矣或殉親矣蘇武之與衛律一生似同也此徇私矣彼報國矣若此者差僅毫釐而失已千里其所不可欺于天下後世者顧如是哉然則一字之筆關係存焉邪正分焉奸善見焉是非出焉則誠宜揆古人之時勢以深白其隱則權宜同異常變之道以知且必參夫雜史何以有所重複鄙俚而正史何以能徵信於載籍何以即係舉人心之用何以可問難可斷義可以綜奇傳異可以簡取廣搜爲全史之綱維爲人品政治之嚆矢掃其障決其理洗其沈冤誅其既死枉直可否得失皆能盡上下古今而辯論驅策之苟展卷一過以爲目下十行誰不之信然於其立筆之隱微深淺猶乎茫然則史之爲史固不可

以易讀也又明甚余竊聞今世師儒之所授髦士之所肄總括帖以求應試日兀兀俛首於兔園册中齒豁頭童自詡者宿試偶詢之以古今之史籍凡所爲十六國之割據前五代之南北朝元魏之東西北齊後周以迄後五季之十國遼金元之與五代趙宋相終始至如某朝某世某君某臣孰興孰衰孰仁孰暴疇忠疇佞疇直疇冤若德治若否亂則斷不免溷沌無倫次虛空無眉目掩卷罔若茫然開卷尤若茫然是以作者讀者互在存亡疑似之中而況深意秘理曖義微情則又無論已彼其以才相勝者則每每無所容心于史籍而志大心粗得其淺而遺其精抑或名稱博雅且多半麤雜彙書襲鈔陳語每一談議非不口舌鋒利娓娓千言而一按于實際則言徒紛煩而無卷軸不過比于彈詞而已故在昔謝上蔡每與評事必熟舉史以爲證據程子則以爲得史之浮談而且譏其玩物喪志然則儒士之讀史即莫非格物窮理之學要尚其擇精語詳豈泛焉涉獵以誇靡門博矜眩于時之爲事也耶嗚呼史之所以爲史也亦固瞭然矣忠孝節義奸佞淫邪直榜樣耳成善敗惡理亂興亡直梗槩耳傳曰知其人論其世又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哉言乎蓋前者後之鑑也古者今之鏡也此其故不甚相遠是在讀者知效法知儆戒焉故由文以述其蘊由蹟以按其確深研乎經濟之實專攻乎學問之大微者闡其幽通者達其意辯其條貫發其表裏明其始卒大義既得乃無分謬離晦之憂大體既詳

乃無得一失百之漏空疏悠遠之見無所恃而後一切不以浮心游氣試其間蓋窮事多考古富能斟酌于極至則材成而學殖推以致用煩簡具備應變不窮豈徒曉然於某史之作自某人某史之先于某史爲空舉詞屑論目僅較其優劣高下遂謂深有得乎史足以匡我所未逮也故曰作史難而能讀史者之尤難也儀一婦人女子耳不能知史何敢云知讀史然揆之事理之當然學問之實際則固有如是者爰撫數語且不嫌其贅而記之世之大君子定有所指政之云爾

葬經闢異序

古無相地之書與卜山之說也而於今之時爲熾今之葬師堪輿其人者吾知之矣大抵多以點術動人其爲言也則衆

雜五行衰旺生尅衝合之語吉凶禍福轉移之異教亟亟乎借以營己之利變惑人心之是非其言或偶中之於是神明之贊交起間有一二不以黠術者言一不中卒置無與問訊之人而以黠術者益名噪矣故其術之行也易而且衆人之惑乎其術者或希速富焉或思速貴焉或求延嗣焉更羣溺于九星八宅年月日時忽乎青黃赤白孜孜然橫此所欲之竅端於胸中又不能深究地之眞理實脈及土滌水漬溼蟻乾蟲之形唯一挾堪輿地師之邪說而以親之遺骨是玩而後葬師堪輿之流得以邪說中之而大申其意而行其術焉不特此也且著其僻論自成一編以紛擾世人之心目故凡世之爲人子者得其書讀之心志皆搖然狂然而莫之所主

遂停其先人之棺櫬至于十數年者甚或有百餘年者歷子若孫之世而父母不得安于土者抑或昧于心志以棺櫬反廿下乎風高水溼之地者又有信堪輿葬師之說利他人山地盜謀而勢奪者一旦獲罪于天或雷電擊突而不容或訟于有司蹈法拋露于原野而人子方了無所痛悔其惑乎黠術而不知猛省者有如此蓋其害之流行也實盛乎唐宋至今日而彌不可言矣夫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貧者旋葬懸棺而窆之不特無所爲厝也停也並無相地之書與卜山之說也即周禮冢人墓大夫度玆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無有遠悔孝經亦唯云卜其宅兆其所以使骨肉復歸于土而必誠必信亦曰弗之有悔焉而已固似乎相地卜山而實非若今之堪輿葬師以黠術滋以營利求所欲于淡然難憑者而使世之爲子若孫忍以其祖父母生後之身以徼倖也金陵黃卓我先輩則有先得我心者而著葬經闢異一書其殆有深痛悼惡于世之爲子若孫者惑于卜山相地之愚且極屏黜乎世之持黠術以爲堪輿葬師者幷闢彼流所著之地理諸書而作之者也先是此集之出人爭重之其後竟爲黠術之輩者强相排擠交口毀詆又故多作僞本以竄其眞又互以獎惑其板使閱者昧其正義而無所取以故其書卒漸不行噫余以爲世有明理達道者固不待讀闢異而亦斷斷乎能拒黠術之徒不少爲彼所搖惑鼓動然今之能拒絕者奈何罕也余族叔禮敦先生有憂之以家

藏卓我闢異原本細爲較訂箋註分六卷焉擬付梓也特命儀爲之序雖然儀一女子耳夫何所知間卒論時弊抉俗失無乃越分而言乎族叔曰非也唯序以切中之言俾使是本布諸四方得凡爲人子者可一覽而惕然且欲使世之賢媛哲母閱之而亦以教其子若孫當知所悟則黠術不能行而人人無惑人人無悔則是書之有功扶持世道人心正不在郭璞呂才而下也已儀曰諾於是乃以所序者書之卷端時則乾隆戊申七月朔日也

韻學正訛序

吳下先輩張顧三上舍有廣韻及韻學正訛二書廣韻既已朱竹垞先生序之而海內梓行之矣正訛本則未付梨棗計

上下二卷分平上去入四音儀四伯父客湖南從逆旅主人家見之遂鈔本而攜歸後數十年余始學爲詩留心韻書然坊間諸刻卷帙浩繁異同不辯恆苦之辛丑之春偶檢家藏書乃得伯父所錄之本翻閱一過心目了然按其摘鈔字之異同皆遵循韻府本又守二百六部之分每一韻細加箋釋外必注某韻異於後收韻內就本音釋仍注明某韻異若有同異必注明某同餘異於後韻內注明韻同又注明某某與某韻異韻之義同者前雖已注後必云與某韻通其詳備而且簡括若眉列也雖然聲音之學考之正非易易是故楚騷之用韻已多半殊於風雅而漢魏唐宋以降官韻之訛實甚竟有一韻斷不能通者或三四用之而不知其乖一韻通三

四韻者或反獨律之而不辯其謬且幾至飲流而忘其源矣夫詩詞之協句一本乎韻而其叶音也亦隨之韻之所別原于異同誠不可以不講也今張氏此書明晰以辯遠引補訂正是指非既不等乎三羊四豕之淆且無合陰于隱混吻於刎之失蓋猶之作室者必有規矩陶冶者必有模範洵益於詩學匪淺故特記片語以述顛末並卜其書之必傳于將來愼不得以碎珠塊玉目之也可

周夫人詩集序

余少不知學而耽習柔翰喜與文字爲侶然性特孤僻不能接納名媛才女相與講論而目前之所稱名媛才女者亦不足以究深學知大道雖有一二人又不過互相標榜汲汲然求知于時問其學所造就則詞章咕嗶翦紅刻翠傳香匳之韻事而已否則代成贋作而已亦何異乎罕覯之有此儀既有鑒乎人是以益深歎己之闇汝淺俗孤陋寡識抑且守身畏名所謂踽踽涼涼自笑以爲殆閨中之狂士也往儀居吉林交陳宛玉女史又從其祖母謙叟老人爲弟子列老人訓以女子之道明大體之識教以古文及詩之法譬勸往來於是少得見解時復共宛玉把晤所談不越正體所習無非女紅所攻無非筆墨文翰事蓋謙叟老人我姆師也而宛玉與儀亦庶乎閨閣中之芝蘭金石交哉近回白下又得交周夫人夫人固維揚名族女且亦賢母也名誠芳字湘蘅爲儀中表姻戚爲人也則莊靜恭默儀每見藹然晤語不啻對巨儒

宿著而承提撕之力爲獨多暇日夫人以其詩若文著述一冊相示且命之爲序欣然快讀璀璨星繁殆如鎔首山若耶之金以鑄鼎象劍獨得黃冶鑪錘變化之秘無怪乎當世皆推傳以爲女博士云噫以夫人之所作直可方于鬚眉而比乎我謙叟老人以視世之名媛才女組綴成集者眞麟鳳之與鷃雀也而猶且兢兢然不敢自以爲是並不少求名于閨梱以外此正其所學者深故益自秘又烏得以香匳淺近測議之哉在昔魯邑人有以木鑽穿石槃者久不倦卒得美玉于石中今夫人年未四十將來之學益長而志愈歉宜其入乎古人堂奧矣至於可傳與不可傳又俟之異日儀不敢效名媛才女互相標榜於當世之陋習用諛夫人而夫人亦正

無樂乎僕之訣之也

陳宛玉女史吟香樓詩集序

國風之作大抵婦人女子居其半太史采之貢于天子復擇其至善者以列于樂官用之邦國用之鄉人而行于天下關雎之美后妃葛覃卷耳之作于后妃其他諸侯之夫人大夫之妻以及閭閻之閭闕咸有篇什迄今讀其詩猶然想見其政教之隆興出乎風化之貞淳並有以見性情之溫柔敦厚焉漢魏而降名姝代不乏人觀其所存者雖不能若乎古而亦莫不發於情止乎禮蓋風人之亞也山西陳氏爲澤州巨族世以詩名家而閨媛之能詩若文者卒鮮有之自宛玉始宛玉名凝田隨其祖渝齋先生宦於四方幼即慧秀過人先

生愛之倍至生而孤撫自祖母卜謙爻太夫人既長太夫人教之讀刮目成誦耽弄翰墨初學拈韻出語即不凡長復習爲古文然其爲人也性情莊靜於內則女儀嫺習無忝毫不以才藻自矜其於書也無所不博嘗與余論詩法言之切悉雖宿學不是過年十七適山左孔氏渝齋先生與先大父交最善及大父捐館吉林時余年十四侍大母及家伯等奔喪其地值渝齋先生官侍御有差於吉林余以故得晤宛玉而訂閨中之雁序既扶大父櫬南旋與宛玉不通問者越七歲矣丙午之春二月宛玉自吉林寄札于余并以詩稿索序余素誦其詩深歎其能遠宗二南近法三唐今再合讀全集益見其爲詩莫不得性情之正格律之精實足比弋鳧弋雁之

音多有合乎飭紀敦倫之道即或詠物抒興亦必裁其僞體所謂聞之足戒信乎才本於德者哉余生質魯未知詩道而與宛玉女史之誼不可以辭因序其詩并附書其人之梗概而弁名於簡端云

劉蘗畦夫人遺詩序

宛平劉蘗畦顧娩氏爲前詩人字宣人先生之族孫女也年十六歸眞州吳生魯賓魯賓琴瑟甚篤蘗畦幼即工詩既爲婦猶不釋吟詠偕魯賓奉侍堂上無虧職人皆嘖嘖其才德之兼備也不置嫁甫七載不幸稱未亡人唯舉一男始二週於是不復親筆硯矣昔余侍家祖母由都門赴吉林嘗聞蘗畦名惜不獲一面後四年南旋經宛平始晤蘗畦於表姑丈李退

菴太史宅蘗畦蓋太史姨甥女也既見歡如平生盤桓帀月余與之論詩初若不知也者詰之再始唯口誦舊作數十篇長章短什音節入古既乃叩余所作是時余甫能詩偶有記憶者亦錄三四篇蘗畦謬賞之於不合處細爲講正余因益佩服之而蘗畦益自謙遜如不知詩也者自余別還金陵訊問雖時通而不得一再見歲在庚戌蘗畦書忽來自豫章余既喜且訝又不暇即詢郵書者之言狀急展讀之乃知爲蘗畦病亟時伏枕手札書中多悲語決言不復能晤并寄舊作詩詞稿一帙乞爲之序余乃知蘗畦之病而遽未料其死也再詢來伻又以知此書作於臨沒之前一日而蘗畦之死則七月九日時在豫章母舅洪某家也余驚且悼讀其書固腸

迴心碎而讀其所作有若猨聲滿紙者書之尾更附數語曰甫婉不幸少寡自夫子既逝遂絕筆緘口不復爲題詠事計詩起則在十三歲訖在二十三歲可以存者共得一百九十五首詞共五十二首所以欲乞一序而留之者非敢好名也因所作皆平日苦心以成欲一旦焚之固不難而實多與先夫子唱和及筆削者故聊存之以寄余志之所在焉耳云云以是論之則斷斷乎不可因人之沒而並沒其心志也爰其自傷所天而毅然絕筆者愼言之正也身既亡而猶不忍湮其夫子之遺筆者守志之堅也然則彼之欲存其所作於身後豈得漫以好名視之耶當藥畦之守志也姑猶在堂而遺孤子某始週晬吳氏本貧窶魯賓既沒家益困乏藥畦紡織

縫紉易資養姑其子復體瘠而多病既踰毀齒猶不能試步病且篤藥畦抱兒泣涕願身易子俾留吳氏之一綫日夕祝天不少倦玩幾五月餘子病果痊藥畦又未能延師乃自教其子讀課督甚嚴殆母而兼乎父師者未幾姑又衰疾坐臥牀蓐藥畦僅一幼婢未能服勞故每事必躬自侍服居晝夜勤瘁垂三年而始亡因析其居之半以償諸族始得葬姑然其族固知藥畦之賢且苦而實無過而問焉者藥畦則亦始終無怨言其蒙難艱屯不爲不備嘗矣昨冬豫章舅氏憐其孤貧慨焉不忍因迎撫于其家其舅母垂七十餘欲藥畦以爲老年伴此藥畦卒于豫章之由也唯來仟實爲洪氏三代之老僕故知藥畦家之事因余之問也故告之甚悉然則藥

畦之人之品誠所難全余之重其人而與之訂爲閨閣之友者爲不誣矣嗚呼在禮婦人以婉娩順從爲德藥畦之行事固不乖乎訓已昔三百十一篇中柏舟之作首於鄘詩碩人之章譏乎衛什聖人立教之意至深且切今藥畦持乎苦節又能自教其子將來顯揚於世以成其親未逮之志則其於古賢母又何多讓乎或曰彼其沒也在三十以餘固非貞守之可例余曰不然節固非婦人幸事也不幸夫死而守節或中年忽動乎世態易其初心此蓋無才德之流有然使藥畦果即衰老而終固可決其心志如一日則雖沒僅三十餘必無間于百年耳或曰婦人以內終爲正彼其身適異地是舍內寢而外死也無乃不可余曰噫事至處變雖聖賢不得強

以常例也今藥畦貞其心志一其操守出坦白之懷可以四海可以一室況饑軀異國克愼初心雖外死而不必爲其諱而猶之內終焉耳此亦或君子從權之道夫豈凡人可與知者哉獨是天下大矣雖有高節苦行之婦人女子往往沈埋湮沒垂老而不知于人者即或有知之者下有司上憲院安批昧駁非賄不行或一入乎蠹吏奸胥之手任意隨行卒有非貞節者用賄足而竟能上達有實係貞節因不能行賄于有司憲院飽欲于蠹吏奸胥遂至數至而不得與于旌表之典者比比矣此所以藥畦之欲存其所作于身後殆有微意寓之乎余今者序其詩詞而并條誌其生平之言行何蓋余非敢以爲序因不能卻所囑故書片語于卷首一以誌閨中

知己之感而欲其後嗣知此稿之當珍重一以存其節略待異日有撰輯名媛傳誌及詩集者果能上法聖人繫詩之正義必采是稿中之尤佳者冠諸篇首以端風化之本而厲貞淫於斯俗也時在辛亥十一月五日

送蘭畹女史隨宦粵東序

衛姊蘭畹以月之二十日將侍其夫子周令猷太史宦雄州過余言別夫蘭畹姊以梱內希覯之才得從身於名門正人平日事翁姑克盡孝相夫子克盡敬逮下能慈嚴有法兼能詩文可謂賢且達矣尚何待余言以相之哉抑余之贈蘭畹者又有出乎此之外婦人女子處貧賤日固無間言行一旦因夫子顯貴則隱然起驕夸之心及或隨仕四方也陰干陽

政食私營忘聲名可惜甚或司晨預治穢言險事播諸道路倆焉背馳揭揭焉不周於宜則雖有龔黃美政未有不壞于閨閣中人者如此即以大家之才而婦德不修匪特前之言行無間者敗之于後將百年下之傳聞亦且人人道而非之其於目前之輕重又無足論矣名固不重乎哉余與蘭畹雖異姓而契猶骨肉殆不比市俗鬢眉交假託名爲道義其實皆以酒食游戲相徵逐者故告之宜必盡言言之宜必盡道使有可以匡未逮豈不慰甚朔風初勁雨雪載途後晤有期行矣自愛

送白夫人歸大輿序

嗚呼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言耶自古及今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顛沛者庸非命乎吾於是益歎鶴仙白夫人命遇之蹇而才德之難也夫人爲大輿世家女幼撫于叔而叔母薄于德視夫人等臧獲輩既無所以教誨之或少不如意則楚撻酷虐倍至戚黨咸憤之夫人俯侍不有怨意其幼之多難如此少長適其邑之胡氏宗緒先生先生登第後家道中落饘粥不給而夫人紡績佐餐無咨謫之聲如是五年先生始知桂林某縣事甫十有七月又以海盜案牽係得罪乃發坐吉林臺站夫人隨行風霜瘁況備受之初盜案作宗緒先生病甚上官催算倉庫幕僚皆袖手以避夫人不得已乃自取冊簿領卷句稽籌筆不假胥吏手而條理悉詳轉夕而訖內外上下咸聞而重之

既至吉林沛覆貧苦益萬狀一家五口皆賴夫人十指作助日食居七載宗緒先生病亡夫人更難且苦吉林有知夫人者皆推重之及余侍大母至其地賃居適與夫人鄰大母聞其賢命往謁之乃訂交焉久益眞摯而未嘗以貧況告人其溫純之氣復令人可敬可愛其至吉林之二年即受業於卜太夫人謙亥之門太夫人每契而憐之今秋太夫人勸其攜孤扶櫬以歸及其行也特贈以三百緡夫人再拜受吉林之素賢夫人者悉有餽送夫人悉謝而卻之蓋其當困乏時而辭受之不苟又如此余無可贈也而贈之以言然在夫人之才之德固可媲于古哲媛亦何言之可贈哉雖然已往之事既畢以後之事且將有任也夫人年始三十有一耳茂歲孤

子以此身欲負荷胡氏將來則教其後嗣成令名克繼先志而一己則茹苦烈志自㠠立乎閨門不可不謂之遺大投艱之極效嗚呼夫人之蒙難于禍福通塞者深遭遇之蹇者至使處其後而能守身俟命以道相姻正唯夫人自勉也已他若論交惜別執手言情凡所謂魂銷意慘非身心道德之語不具序云

象數窺餘自序

夫天日垂象于上而理與數亦備焉藉口者猶且諉以爲迂以故圖象之奇推步之密算晝之周大都不能得于心目至于考五紀而定六歷鉤較續紬益茫乎莫識即或少有所得又深自矜秘溫有叩之者唯是搖手欠申漫答之而已噫象

數之學豈一人一家之可得而私者哉古君子之教也六藝次乎德行而數則居六藝之末在昔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列以九數鉤索無裂探測無隱夫是以法相傳亦猶之規矩度量可得而共學也第因數之爲用甚鉅於是好之者寡爲理至精故知之者鮮不知者又以日月星辰發斂進退之故以爲艱于習用遂相與藉口以爲六合之外存而勿論夫亦思數者歷之理也固生民日用之所不能廢也唐時以明算取士降自己下雖務乎此者計事不謀而審方面勢叕量高深探求遠近或紀年歲或定星辰或較鈞兩或測形地諸如周髀九章西歷中歷綴術布算等書皆可平時時立方圓謹法度約尺寸定權衡散之不能勝究綜之不盈一握其思極

毫芒表裏相準者微矣僕少小習歷習算諸籍恆廢寢食以求之又研究句股測量方程之術然指示者不得故終屬望洋迄莫精通其奧偶有疑義未嘗不廢書擱筆三歎而興焉唯以好之旣酷未能棄置爰于女工之暇參論所習之已知已解附以鄙見繪之圖象摭拾成一書務求其理衆曉且簡直明晰而不疑於用更不繁引多取以混心思是蓋著其實也雖然歷數之術知之者不鮮矣凡我之所欲作者前人半先我而言之僕亦何敢再掠他美以成己名然僕之是編多半述之而不盡由己作也第婉閨閣見聞有限耳目局隘不能見古人之書而一一考核其失顏其名曰窺餘飯飣之誚知所不免而又捐棄不忍故偶存而訂之聊以誌僕之餘識也可時乾隆乙卯春分之日德卿女士貞僕自序

籌算易知自序

梅定九先生有籌算原本七卷乃參觚棱珠盤之法而作者其目有八曰乘曰除曰平方曰立方曰帶從平方曰帶從立方曰帶兩從同不同立方曰開方分秒橫籌直寫乘除並用於定位之法特詳理精義約實衆中西兩家之長其爲籌也行旅囊槖中固便提佩卽斗室匡坐點筆徐觀亦極便捷乃習其書者或不能卽得其蘊會焉今春余值攜微疾根悶中偶撿架上梅氏書而損繁指奧述成一編使初學朝得暮能習之顯若指掌復截其六法而獨用乘除旣熟除乘則此六法自可貫化而無慮難知語云備其節而存其要余之著此

亦有是志云

歷算簡存自序

世之談理者至象數之學則以爲迂而無當于道艱而不利于習而談笑置之且交引六合以外存而勿論之說以相辯夫象數而斤斤術藝也者則談笑置之也可抑象數而果屬妄誕也者則存而勿論也亦無不可象數之學大而授時定歷正律審音算量分秒達微徵顯用之若此其質習之若此其切也如此而可談笑置之存而勿論將古聖人四時之敬授九章之點功亦枯而不靈之器凡所謂句股測驗何爲也者而以迂且艱而疑之哉歷數諸家至今而習服者頗盛亦至今日而其法益精有如中西各學研考維極即宣城梅氏歷算一書推詳至密雖後起之賢亦不能出其說而另存範位然則已無煩復摭拾枝節于管窺之餘矣況儀一閨閣中人陋聴寡聞竟敢有所論道耶不知儀之錄此者固亦有爲蓋自幼齡習此即知專心一志中饋閑餘輒企及之凡經目藏耳食者并諸編集所載之說每筆之成帙且偶得心解亦記存之久久乃日積大抵歷數算術之書既不勝繁而其理要非易獲儀所筆者有如腋裘引類而伸皆撮其要其義約而達其理簡而顯可相說以解焉是猶述而不作之訓或以歷算之學非閨閣中所宜習而且執其見迂與艱之心而罪且識也則儀亦何敢辭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躔營室金陵女子王貞儀德卿氏撰時年二十有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德風亭初集卷二　　　金陵叢書丁集之二十二

江甯女史王貞儀

傳

姚母張太夫人傳

太夫人姓張氏桐城太傅文端公之女公子其同里湘門姚先生德配也七歲能通孝經九歲熟列女傳諸書幼卽莊重習禮知爲詩舉動合儀則閨門之內不苟言笑少長隨父太傅公官京城就傅宗宮與諸弟昆共讀於是又能文章兼識經術大體巾幗而有鬚眉志太傅異而愛之幼而有式有才也如此年二十有一歸湘門先生張固望族中台兩世閥閱薦紳魚軒翟茀焜耀閭里當太夫人之嫁也裝送爲盛而太

夫人甫帀月卽易服荊布事舅姑怡色下氣羹湯滫瀡就養左右終十二年無少虧職其事上之孝也能謹也如此湘門先生淸望舊族儒家者流也束脩羊不足以具甘旨而好賓客朝夕過從皆君子人盤壺所給咸出於太夫人奩中積件每樽俎雜陳餦餭臛炙胾殽之屬左顧而欬應手立辦務極精潔雖至匕箸必手滌而几席振拂日率視奴婢必使淨無纖塵自奉則不有兼味身親井臼雖老不聞訶病之語人咸難其中饋修嚴故爲合郡邑之家人所不及其內事之勤而有制也如此姓好讀書愛玩器遇古籍舊物雖典裘脫珥貿之無所吝以故湘門先生卽處貧境凡昭陵遺蹟宋唐秘本莫不縹緗玉軸摹寫裝潢至其器玩則雖夏后氏之璜商癸父之尊周孟姜之敦魯侯之雙琥亦能搜置又莫不溫潤潧越斑駮丹黃爲暇日與湘門先生摩娑題品誦讀不輟人有求沽于太夫人者未能以僞製贋本相昧也其學之篤識之博也如此湘門先生累困瑣院太夫人勸慰箴規具至於是先生壯懷落拓作四方游太夫人代理家務井然不紊教二嗣譚經講義攻辯審問有老學宿儒所不可及者迨湘門先生既沒家祚中微太夫人持業教子於迍蒙艱阨中從容擘畫維育時殷伯則擔簦記室季則捧檄郡曹交友天下之賢士長者以名節道義相尙家雖食指日繁而略無武斷之弊強幷之風無蒼頭綠韝衣絲履繡之習無後房炫服鈿車寶馬之奢其教而合禮治而有等也如此曾太夫人登七十之

年次嗣及中外親友議張屏宴爲壽太夫人聞之曰禮云婦人無夫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事不與不爲主名此所謂婦人無外事以遠別也余含辛茹蘖以來闔戶辟績以禮自守今幸女喪成立足慰餘年一旦欲親串以爲吾壽此雖女等私心其如禮有所乖何於是聞太夫人之言者咸以敬姜比之其守禮之正也如此太夫人平居尤樂善好施予恆斥衣食之餘出囊橐之物以䘏姻族收親舊之窮煢撫道旁之饑兒使臧獲皆有恩紀於里巷之疾病者殍殁者則施藥劑給棺櫬五十年無少間其立心之慈仁也如此暮年經營小築節嗇閑襲盆庀內政篝燈宿火以訓課諸孫食布食粟以儉示諸子婦祭祀以虔婚嫁以禮絲枲紃紛家老長妾虔奉教

令不戒而肅少間起坐一室讀書無寒暑爲詩文皆近於古無香匳之派內外諸孫林立含飴授經自用娛老又自號曰蘧窗人之稱者咸尊之以爲蘧窗先生其耋年進德也如此按太夫人生康熙某年月日終於乾隆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九丈夫子二長某次某女三皆適宦族孫某某皆業儒昔儀大先伯父從湘門先生游以是知太夫人事甚悉今於太夫人之歿也乃條節其生平梗槩而爲之傳

女史氏曰教行於家而名信於士大夫此丈夫之姱脩而載諸史牒其至榮也故吾恆思古今來稱述內德者莫詳於范氏之書其間所紀載諸名媛雖或有奇行奇事初不越烹芼盛湘縫紉滫瀡之節而教能垂於後昆其見聞不越諸姑伯

姊姆師保氏之間而名能信於士大夫則當其身後而申明其才德歎美于歌詠較之丈夫之姱脩不更難之乎哉今太夫人抱閨閣中僅見之才有兼人之德相夫教子治家守身各宗乎禮始以貴家女而爲貧士婦毫不敢挾財勢以驕侈至栢舟既賦家道中落極身心之困乏而茹苦不貳及其老也乃見子若孫成名世士雖不越婦女之本志而亦云難矣豈非德副乎才而能乎宜乎其後備集壺福而食報於身歿未艾也

孫節婦傳

節婦姓翟氏爲廬江翟君維燕長女年十六歸邑西之孫處士業楚踰二年處士父卒幸姑無恙姑性嚴厲老年動止必據禮法得節婦爲媳獨親愛之如己女節婦少知大體居恆無媟語戲容操作勤儉一切妝澤服飾不愛華侈其侍姑也奉盥授帨唯謹至其他飲食瑣碎承命皆然處士家產不及中人而毋復好善樂施以故處士亦勇於爲義週里中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疾病者拯療之嬰孺棄遺者出貲顧乳之或兄弟中之困者無不恤也舅甥之孤者無不撫也宗黨戚里之以緩急告者雖不如願以給然亦無不應也凡力之所能者皆克行之每一事也節婦必從旁定其可否而或止之或聳之皆合乎義有時處士力不及給節婦即脫簪典服以助未嘗有德色吝意故里人既稱處士母子爲忠厚長者每逢念及節婦以爲善相其夫云值處士病漸重羣醫投以藥罔

效節婦日夕憂瘁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無已乃私念刲股或可邀天佑因伺夜既半悄至爨下剔其殘槩以利刃橫刺左股肉寸許剸之置糜中以進處士斯時也人無知之者時則燈光若豆綠燄冷逼節婦痛極步輒復力行取竈灰糝封於刀痕而血猶涔涔然出忽舉首見一偉丈夫揖其前而不發語節婦急視之似亡翁也大懼以號姑與婢聞而互起奔視猶及見翁不轉瞬而滅咸大驚詫覓節婦時暈席於地救之醒節婦雖汗沾首而且強作解飾語以對恐因割股事使姑與壻驚也故股血則已透漬衣袂姑再四急詢得其情唯相向哭泣而已後一二日處士已微知之而疾愈篤乃執婦臂於榻前已且泣且叩伏枕而言曰女心盡力竭矣奈我終不

免於就木何然我無他囑我母即爾母我子即爾子爾果能代我養老母撫孤子余固願畢目瞑如殯我而後不可以守則卜之他姓請勿留言已而逝是時節婦年甫二十有三遺孤子二長名傳經年五歲次名傳級年始週歲處士歿後家境日苦節婦以一人守孀姑育乳子率幼婢藉手紡織縫紉易粟肉以供姑飲食略如處士生時當此之際艱窘萬狀所遭益慘切不忍言而節婦則怡然任之茹蘗飲茶無少怨悔久之外人亦有知其刲股事皆瞿然紛然歎息不置口族戚間有餽以錢物濟所困乏必指名爲贈恤其姑者方拜登之否則不少接納其存心之孝謹守志之貞正有如此未幾姑又病坐臥牀褥節婦晝夜扶持奉几進飲食就搔揉以至澣

溲濯垢之役必身親之迨姑既不起節婦悲慘號慟幾絕如喪處士時其族黨公聚餘金助節婦爲殯葬其夫若姑具嗚呼節婦年二十七歲其送夫與姑之死盡哀盡戚必誠必敬一切合禮而又能立志撫孤終其身如一日不更難乎哉今年春節婦亡年六十有三且已有孫若干人內外嘖嘖悉尊其儀行其里中諸婦女稱孝節者必交推孫鞏氏云

女史氏曰自古臣婦之道遇其變也非死即守男女無二理也易曰苦節不可貞非欲人不必貞其節蓋以殺身成仁任乎慷慨過時則氣散而懈矣苦則難久在富貴家之子婦固然而貧困尤不易得此臣婦始終易心唯在一間而節乃以隳矣乃節婦處不可死之境遭獨難守之時割肉以療夫而亡翁現其形理或有所感矣守身以送姑而諸孤得以存事亦有幸矣非徒節可傳孝亦可傳非僅節與孝可傳而才識亦可傳噫從窮獨迫切饑寒凍餒萬死一生中能以高節誠孝百折不迴一間不隳屈指男子凡幾輩於目前哉予是以因之慨然于孫節婦

兩貞女傳

俞貞女海昌人父某官某縣令女許字行人張嵩亭子某結褵有日張子病亡女聞訃奔喪父母以某年幼恐難于終志不欲往女正色曰女之身屬父母女之心屬張氏既受張聘留于室無益不往唯死耳號天慟哭毀容盤旋覓死者屢父母多方慰之不聽乃哀泣而往張門極盡慘怛遂致疾目且

失明五日而死臨死謂張氏曰節苦志也死節樂事也而今而後吾其不失信于地下人乎乃終年始二十有一同時有吳侍御一蜚女名秀婉者幼許字彭少宰之子某子病故女哭告父母斬衰而往于彭誓以必死彭家守護之慮其有變女則窺井投環數次不得遂志乃絕食而卒時年二十有七二女也其各家皆合葬于女夫之墓

論曰兩貞女生則同時各不相謀也而志如出一轍誠可砥厲末俗而重其激烈之行乎或曰女未婚而喪其夫禮有往弔之文孔子云壻衰齊以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然則所行者弔禮所服者弔服不以主道予之明矣今二女猶未成服赴衰而見舅姑居廬而守始志妻道婦道兩居之其過于

禮乎應之日凡弔者出而釋服二女以斬衰妻之本服也必葬而除是有主者道而異乎賓弔之服既已行媒知名聘幣交親親迎有日婦道定也妻道成何不可守之有或曰是矣然周禮禁葬嫁殤禮亦云女未廟見不祔于姑歸葬女黨如之何其可合葬應之曰不然禮有常變二女之守貞以殉夫此其變也而實有合乎異居互穴之道是可以合葬也俞之死年二十有一吳之死年二十有七記云婦人笄而不爲殤況二女之死殉節而非病古三殤疾死也二女年與死皆不在三殤之例也昔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左氏云女而不婦穀梁氏云伯姬之婦道盡矣二傳一予一奪先儒是穀梁而非左氏蓋彝倫道淆女德多不能貞者有守死如伯姬而反貶之何以示勸是故婦道即女道也二女之死於不食猶伯姬之死於火女婦之道兩盡也又何以二女未嫁而殉夫之爲疑也吾特作二貞女傳蓋同時聞之連類而述之也繫之論者辯其實合乎禮且欽其守志之烈也

昌邑兩義士傳

陳志敏周伯言者同爲萊州之昌邑人兩居相距里許伯言少於志敏二年而幼孤志敏母有賢聲而志敏亦頗孝初二人習儒同筆硯者九載交最厚久而益敬因與約爲昆弟志敏一日不見伯言則不歡而伯言亦然伯言家極貧而能自守雖釜甑越日不熱亦無愁餓態或志敏過則相對劇談不倦或助之粟物或餽之食贈之衣不可勝計每不云謝旁人

疑之伯言笑謂曰陳子吾兄也兄有所與敬而受之私心感之耳何敢云謝志敏外雍和而內沈毅遇鄉黨中所當爲之務無不踴躍首倡之伯言性則忠直而復儻易不屑羈檢家雖四壁立視倘來之物如浮雲一毫不敢苟且居心亦知勇於爲義遇志敏有過失則忠告善道之指而不諱人問陳子相待不薄嘗伏首承奉之奈何橫目反加於彼也伯言曰噫豈爵致者流受人一寸金即貼耳事奔走亡其身命以爲盜死者耶夫志敏賢非嚴遂之輩可比而我何肯效聶亡身命以爲勇俠留鴻毛之名于世哉我固感志敏之惠待我厚而又豈能較今世之受人恩徒以諂脅之面目謂之爲赴水蹈火之硜硜爲報效了事者哉我之規過于志敏即我所以報志敏也而志敏知我心矣夫亦爲辯何聞者咸是之且誠其品之正而立身之不卑云志敏與伯言屢試於有司卒不遇志敏乃告於母出貨泉與伯言謀爲賈伯言不可曰人之讀書固非徒爲功名計然上之得以致君下之得以澤民夫即所以爲親志也今一旦忽改儒術而汲汲以阿堵中物是營其如初志何志敏是其言而止又五六年二人終不遇志敏母謂二人曰人子無他孝唯順親爲難我聞周子語已語誠然也第進退大有命在今二子讀書數十年竟不獲雋志良苦矣古人有云士之于時甯學通毋學固女輩所議殆固也況儒者以謀生爲急古之人且有貨殖是學而竟克成其名者奈何以賈之不可爲哉伯言對曰命之矣誠以老母只一

子而志敏則又妻弱子穉吾不忍其遠離母妻跋涉異國耳母未慮及因欲促之行其如後悔何母笑曰是無憂今女等各往貿易我有媳可以侍有孫可以娛幸且健尙體我心以行乎於是志敏伯言各具資以出相訂約歲一返省家如此二十餘年各獲利凡歷不遠數萬里交以往還或志敏歸或伯言出不相負期每志敏之出也則伯言家居照理日必晨昏兩過志敏宅定省其母其敬愼不啻己親也然足跡不入室以內迨志敏歸則伯言出入裏門不時見志敏婦如敬嫂也其遠嫌疑守正直也如此每年志敏固未稽簿子本而伯言亦實無敢私蓄長若兄次若弟秩秩然怡怡然眞同氣也凡鄉里有兄弟背義者咸觀乎陳與周而感化之伯言年四

十餘志敏爲之娶室後二人乃不復出爲貿易矣志敏又以所得利分半與之不受陳母曰爾兄知爾貧也故爲謀乎賈今日之所以與女者皆女辛力所自致非不義物何卻之爲伯言乃再拜而受之摒其資以歸以數百金修先人廬墓外復以金買郭外之田百餘畝偕其妻互相耕種之其餘盡以周恤其親族朋友之貧乏者時値歲凶人共相食志敏偕伯言輸多金買粟米豆麥之屬數千石分賑合郡饑民得以生者甚眾二人猶然業儒術然終不得拾一靑紫後志敏卒伯言爲主喪事極哀盡禮且爲其會計家業侍養老母視其妻子終身至謹人無敢欺其寡幼者一則感志敏之誓行一則重伯言之義也及其母若妻相繼以終其子既長時伯言年八十餘猶健如童稚恆管視志敏孫教誨不少怠且以年來所代經營者積貯者細繕出入之目以付志敏子孫非特毫釐無所私亦且始終無少紊焉伯言舉子三孫五其子業農其孫偕志敏之孫仍繼儒業并皆有名于當時四方之賢士大夫聞志敏伯言之風者僉以義士稱之志敏名懷彥伯言名遜先予舊聞其事近又隨家嚴游京師復徵所聞之非誣也家嚴爰命儀摭其言行爲兩義士傳且用爲世之爲手足者訓

韓園公傳

余家天長之舊居有園地三十畝鄰於屋之旁園中近地西隅拓畦隙爲茅屋七間園以內所蓄果樹蔬菜各半之因無

能爲種植者乃招老圃得韓姓老人忘其名健如五十許人家人未便呼其名因其老也故以老韓呼之韓有妻有子亦少有囊橐之積其爲人頗有躬行幼本富家子後既中落遂多歷患難初本喜花樹因習於育植灌漑事近摒家室賃予園而居之且隱其里閭名字焉其治家也儼有法度雖居數椽屋而終年婦人之聲不聞于庭以外其婦子皆非闤闠鄉村小民之狀灌種之暇則游眺山水否則正襟危坐一室又每以歷本置案頭以書終日所言行之得失似乎功過錄本或問之笑曰此老人迂事耳嘗與先大父言彼幼亦業儒不諳世故又遭迴悔吝事乃日以貧沽鹽乞米不幸爲饑所驅實無所悔恨至中歲養一騾衛每獨策之日游山水間訪古

探奇足跡幾半天下有時歷寒暑險奧極士大夫所不敢歷
不堪處者已則悠然自得然終無安宅故假于園先大父聞
而異之韓知詩詩不求工然不俗當春則糜百花以爲釀冬
則儲芋稷以爲糧暇日或與先大父談論古今通貫條辯無
不周悉每春秋佳日夕則盡醉拍手以歌其歌曰藜藿之食
可以充我饑兮毳箸之服可以爲我衣兮衡門圭竇可以樂
我志兮豈涉險耐陰避深而待霽兮吾無愁之欲問天亦無
憂之欲埋于地兮將存乎眞而自得豈農圃丈人之流兮蓋
其抱負之曠達即一歌而可得其梗槩矣其行義之事尤有
足述者邑有人負土豪某之金者積久不能償將鬻其女爲
妾于商韓素不相識其女之父因聞之急歸謀諸婦婦欣然

以所積餘物代償于豪檢券還諸鬻女者家而豪初不知韓
鬻女者亦不知爲韓及豪密訪得曰彼一野老反行義如此
我亦何不樂爲義遂受本以其息原璧于韓韓不之認詰及
再四韓第曰我非市名者女不受息曷返諸負欠者之家豪
果如其言後其女聘得世族家因悉韓有是舉壻率女親踵
于園以謝韓但支飾以爲誤識并不受謝女與其壻明知之
以語激不敢强唯互相欷息以去於是聞者皆義之羣欲一
識韓爲幸而韓益自晦之又有韓之新交某過泗爲米估探
于園韓款之數日臨行以白金七百貯存者已將暫適他地
道中得時疾卒韓聞之夙夜急躬往彼出貲爲具棺衾以斂
買舟攜所貯金往友家而交其婦子箱衣銀物無少失其家

方感戴之不盡思以報之而韓則連夕以歸矣又嘗値大雪
攜次子游天長之鳳凰岡時已抵暮韓方醉去山漸深遇一
虎伏雪中韓不知爲虎攜子以行過虎前笑而語之曰爾想
亦游者耶然著此裘服奈何臥雪中豈醉耶抑凍餒耶何不
一語我其子驚極呼曰此虎也韓始大驚避途求宿于僧舍
且告之故次日則又歸園中而虎初未少駭于韓也越數日
有僧入城中因徧告韓遇虎事于人聞者皆加詫動色蓋僧
寺去虎伏處才四五十步當韓投寺時諸僧啟扉實互見虎
爲不誣也至其治園事工不少懈每歲計納之蔬菜果豆倍
過曩昔而韓除所分內則不少私存余家欲其休息而使養
其老答曰我雖老猶能躬操力食況我非公家僕何用代養

爲餘年自爲二子納婦婦皆天長舊冑貧家女因韓有義名
于邑人且跡其行事知非爲常人故願以女妻其子也又數
年先大父赴任宣化守家唯留伯叔等一日晨起韓忽詣見
伯叔拱手再拜曰老人居君家園十數年賓主情切太翁復
待我不薄甚感之我今將遠行無他囑我去後妻若子婦亦
使其行矣家伯叔疑信各半韓移時欣然含笑以去甫時聞
園中哭聲家人趨視則韓危坐茅庭無疾逝矣衆始驚異復
詰其妻若子之原委并問其曷還其子始泣告曰吾先世本
宛平今遷于中州吾父志不愛仕進因遺家不造是以隱其
名字地里而賃居圃事耳然父雖無志功名又嘗以顯揚乎
先人爲念故居于園也日則課園夜則課子今父既不幸余

兄弟將攜妻室侍母歸于故里以策名于時矣於是生始知其故知不可留遂厚給以餽其子固不受越月遂扶櫬奉母以去計韓亡年已九十有二迄今聞其子若孫有歷仕版者人咸以韓食德之報宜有是云

女史氏曰韓之來似無足爲重輕者然其人平日行動一切遠異常人乃甘伏處十畝之間數椽之內竟隱其里居名字而浮沈以沒世不重可惜歟余以爲其誠非老圃者流殆隱於圃者耶及聽其二子之言似又實非潔身者比然則其古君子人乎彼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或躬耕以爲食其室家也或力鬻以爲衣飢寒之患不迫于肌膚富貴之榮不擾于心志是非得失不累于中俯仰身世綽然皆給卽不得志亦能遯世無悔或託乎微業畢其生可以不悶在易履之訟曰素履往無咎象曰素履無咎獨行願也韓殆是已爰作韓園公傳

江甯女史王貞儀

記

岱岳游記

泰山尊甲天下諸山而靈秀復過之似非可以一游識其境亦非可以一記識其游者然而儀之登岱也非敢禮也蓋過其地而游之也岳之爲神非敢禮而山則可游也游其一區得其大略是以有記也是行也因事北上抵泰安境家嚴等各欲游岳乃於前一日預覓筍輿六備一日糧爲游計也次日譙鼓始五郎與進餐畢侍家嚴等給伴乘輿入州城南門出北門行始數里遙望宿霧中峯嵐若濃黛環列天半巖巖然矗雖未登也其概畧窺之洵乎爲東南半壁所欽仰云既入山徑行經一天門俗以紅門名之覘途中人則蚤蟻接以行大都爲香客香客進香以旅岱者實皆鄉民庸人無知者流也而僭妄甚矣數里爲萬仙樓自此路漸仄而陡半錯以石級與人側步蟹走以上忽聞有淙淙然之作聲者卒不可見爲何地何物不逾時煙霧漸收星散月落而朝旭始起山巒之色倏紫倏青或蒼或黃雖畫手不能彷彿其狀態也既由高老橋過水簾洞遠望洞上懸流如白練擲於雲表自數仞下注過一石橫閣其間水衝其石分兩流入溪如簾挂蓋前所聞淙淙然之聲者即此水之奔澗作響耳又數里爲歇馬崖絕壁淩空景漸奇聳盤旋而上之爲迴馬嶺嶺勢似乎

下崖而峯危徑逼險實過之又數里見石壁上高鐫七十二君輦路處七字又名曰御仗巖巖之左踞長石一上鐫飛來二字蓋即此石之名也夾道以前漸多長松遠而觀之意狀百出濃鬱翠紛有若偃蓋蟠糾然中有另植五株稍大而高且屈聞同行香客前指而言曰此五大夫松也眾乃譁然拜而過之儀按五大夫秦官名非松名雖始皇有登岱封松事載獨異志然屬小說家子虛附會之談未可指以爲實蹟也過此二三千武有兩崖相對中有飛瀑懸流山上下盡松多至萬餘株遠覩山麓則黛色干霄時而微風乍起松濤遂生聲若洪鐘怒雷震響山谷心耳俱肅倘疾飈之發其聲又不知若何巨振此其名曰對松山云去此十里經二天門朝陽洞在其右又十里至三天門過小龍大龍二口以上有十八盤階級益加斗險儀方目眩心駭而輿人則速步自若捷擬猨鳥不移晷刻而已達元君殿矣殿門深扃門外懸小銅鐘未識其意此時正餧遂憩輿分給載糧與人偶以石叩鐘作聲忽殿門雙啟有小童二出速客家嚴等進內逾時買得沸湯出眾因佐食與夫則亦大餐粔籹矣因詢懸鐘意始知此殿扉常閉內司門者二人凡出入者必由之游人叩鐘則內啟門延客進香供貲夜行者至此必沽燈燭乃知其故食畢由殿而東折上至嶽帝廟香煙騰霱有如蒼靄白雲香客方蟻聚遂共下輿步廟之後峭壁峙立壁上鐫大字作隸書體家嚴指示曰此即唐開化磨崖碑也儀畧讀之大抵其文詞

第一九三冊 104 ½ 版　24 B

典麗過之惜碑下之半損蝕矣西行百餘步有紅樓紺宇金碧曜目去山頂僅三四里許至此覺徑反坦易因再行以進則玉皇殿殿居岱顚樓閣合沓即前所見金碧暉映處也殿外有沒字碑高丈餘厚四尺許相傳即當日埋金檢玉函地特用此碑作鎭乃秦始皇所立者昔顧甯人作論以辯之定證爲漢武時立未知孰是至此皆舍輿徒行入男女各分道而行有乖髫羽童前導登憑虛閣由殿內上石梯二百數級梯仄甚兩旁有石欄扶而行至閣上誠與雲齊矣移時四五童子從閣下各擱筐盒以進其上下如意履仄徑不啻平地啟筐盒則素食供客其時始午刻畧用茶瓜而已復隨意矚目焉斯時也天光若低日大如輪俯視其下則四山峻嶒欲

翔者如禽欲奔者如獸蜿蜒者如蛇虬者如龍伏者如龜負者如虎昂者立偃而耦者如百態人爭奇不可狀擬前人詠岱宗詩有云手摩翠岫似兒孫信不誣也至于遠眺則海宇山河猶培塿溝澮其近也則琳宮法苑松名樹木棊布星羅東則日觀秦觀西則丈人峯孔子崖其上下凹處積雪如瓊府玉田猶有深至千尺者山氣風色兩各峭冽雖著裘服且襲寒成也已而雲霧陣起一交瞬間遂已瀰漫山谷即下視數尺外莫可辨識忽又雨雹片刻落瓦有聲少頃而止復同下閣游玉皇殿靈官殿三淸殿白雲巢淩月觀諸勝地凡上下四旁莫不奇幻駭異蕩目怡心有令人可喜可愕者儀曾有句云谷雲蒸萬岫海日浴三宮非親歷者不知信乎其小

天下也彼刻日漸西偏遂復投靑蚨輿之共轉步登輿下山倒輿以行覺甚疾少時已至三天門適值雲氣陰密欲歛翳翳雷電風雨正作有不知其何自來者因急避元君殿晡時已過唯殘陽在樹間耳肩輿更行時則衆峰如沐而雲氣捲舒有如輕煙敗絮淺深淡濃不知凡幾萬重且有襲人衣袂者眞奇觀也不片刻已及一天門迴不同升高之艱窘未幾半月乃上星光揚輝甫抵城郭則譙鼓猶且未發而回首岱峯依約在空濛隱見間矣計時在五月計日在十二計歷山峰二十有二過諸殿宇十有三閣二洞三橋九是皆已經者計四山不及登者未可以數計題詠止五律一同游者六人家大母也家二伯父也三伯父也家嚴也家大姊也其一則

貞儀也其所以記者記游事之畧也其不及乎拜禱之文者別其非同衆鄉民進香禮岱之行也

重修蓯峰關廟碑記 代徐明府作

漢前將軍關侯廟郡治所祀有四而蓯峰之廟則其一也侯之祀徧天下玆獨以蓯峰繫之者爲一郡所共立也侯名在百世王封帝號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蓋仍乎侯之志也夫關侯忠義塞乎天地皓然與日月爭光雖千古而下猶且振仰奉祀而如見神威聖烈所謂聲靈赫濯者哉蓯峰之廟乃康熙年間爲郡司馬鄭公載颺創建至乾隆十有三年郡守宋公倡修奉祀關侯三代神位於後殿前建門樓左建官廳迄十八年明府貴公倡修完備歷年既深而殿宇漸次坍

圮矣余奉調來宣城甫下邑謁神祠事見茲廟屋支側滐然不安思有以重新之而時絀歲歉未遑遽及也癸丑秋郡紳士某某等謀所以修葺是廟者請諸前任太守門公公欣然許之且爲捐奉倡率余因亦樂助而冀其有成焉於是諸紳士復募捐資費鳩工經始庀材具事不敢告勞正殿後廡修飾荀美凡閱月日而以經費不敷幾欲中止有郡之旌邑汪某者任董事之職而憂之因除所捐募外復助以己鈔三百緡工不旬月遂成規模煥然有加於舊竊唯我　國家追封享祀凡古功臣正士有功佑於民庶者宇內皆奉　勅建祠以彰明德馨香之報蓋懷柔百神之意至矣獨關侯尤崇奉之其祠宇所在皆有上自王公大人下及芸夫牧豎婦人女子莫不尊敬咸奉祀奔走之恐後則知忠義之感人實有莫之至而至者耳今鼇峯廟工告竣崇奉禱祀者無虛日既虔且肅余知侯必將鑒臨而式憑之以庇人民於無既而余特嘉諸紳士人民尙義樂輸重新是廟而汪某之力襄厥成則尤爲難也如之何弗記

舫寄記

舫寄者先大父惺齋公之別業也初大父罷官歸擇家園之隙地二十畝以十七畝疏而爲池蓄以水甃以石養魚數百頭種蓮數千柄東造橋西製亭池之四旁多植花樹又以一畝藎栽以竹餘畝計二以短垣繚之中架數椽屋闊與長稱之圓其脊甑當乎池之上蓋儼然舫形也故名之曰舫寄倚其檻波光交豁蘋藻相漾隄梁互亘有靜鎖之趣無風波之虞其中則有榻有几有琴有書有筆有墨有爐有竈有茶具有酒器可以泛花可以載客其爲地高而且曠故凡金陵之山水皆在眉睫間而又可以吟眺自外而望之者皆以水仙之境目之而不知大父之志念於安危顚覆者深矣舫寄落成之日有客進而與公言曰屋以舫名其舟方乎公曰然曰吾少家江海之上嘗觀洪濤東流浮天接雲間嘗不息而閱往來之舟多矣小者爲舫爲艖爲舸爲艭大者爲舶爲舸爲艞爲艈小而且長者爲艇長而大者爲艕小而深者爲艄大而高者爲艅艎高而長者爲艑艘制實有然而不徒以虛名形也今先生以舫名所居也無楫櫂無篙突無飛廬無橈槽

篙槳無戩板梢颬無一夫之挽無五兩之張而何取乎舫且人亦特患無所乘耳今使先生買一葉之舟挂尺幅之帆蹈江履波涉洋汎海逐漩景泝洄瀾游大獄沸水之區盤渦奔漲之內樂何如之今乃不出此而伏乎三楹之間七椽之內將以利濟天下之懷是寄乎抑以江湖魏闕之思是寄乎將以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乎抑不掘其泥而揚其波乎不然何以不乘乎長風而破萬里之浪乃反以鬱鬱如畏蝟兢兢如履冰而以舫寄名也耶公曰噫是非客所知也蓋舫者浮物同夫舟之名而寄夫水者也善用之亦奔駛千萬里之遠雖奔湖險流怪灘屈汊乙內能掉之避而乘洪濤以入于江海茫洋莫知所之而無阻且害也不善用之或覆淺淵或仆

陂池舫亦豈易犁乎哉今子之教我良若愛我而又若深悅乎我且若婉諷乎我也者而實不知我舫寄之志也吾聞之中則正滿則覆安不危忘坦不忘顛君子守之凜然雖或有中而不能正不滿而竟覆者此又所謂有命在也今子試以一葉之舟臨不測之淵一旦風作之便張帆快然人力不施坐享其功固智者之機宜也與然而心不得其正而入於危陷乎深自且以爲藏身萬人之海放情千尋之江安意滿志矣卒然而遇颶颸之颸漩衝之瀾力不及施巧不及遑遂至覆亡而不自覺曾不若此一舫之寄不墊不浮不止不泛雖寄于水而無慮乎水水雖能使舫而無意於舫其縹然若行泊然不滯水蓋未嘗愛惡於舫舫亦不知有德怨於水也吾

於焉且有以終樂乎此矣客曰先生之安不忘危坦不忘顛其寄志斯舫之旨既得聞命矣而所謂樂者亦得進以語之乎公笑曰余之樂非猶夫人之樂而實自以爲樂焉耳然不必求乎舫寄以外是故柳眼初開桃緋乍起綠波如鏡風約池萍吾舫之寄乎春也碧藕亭亭青菱子子尺鯉佐饌水風送涼吾舫之寄乎夏也桐葉初下雁使乍來紅蓼作花芙蕖濯豔吾舫之寄乎秋也蘆殘葦老池月凝冰梅影橫波雪竹映檻吾舫之寄乎冬也若夫把酒招客煮泉論文中隱水檻風送鏗鏘吾賓朋之寄乎舫也波迴汐轉瀾別源歸墨光流韶筆花漾彩吾斯文之寄乎舫也高唱入雲清波見底金石之聲與水相答吾誦讀之寄乎舫也朝眺遙下暮酬舫間宛然浮家泖此澤國吾起息之寄乎舫也江有三海有四湖有五澤有七推而至於溪汕涇瀨之多吾以一池寄之舳艫千尺艑艣百丈吾以一屋寄之悠然遐然不知崖涘此又吾存危防顛中之至樂也子安得以海艕江艄傲我濠上之枋箄耶夫吾之一身即天地間之一舫也其沉其浮往者既知之來者將儆乎是舫已且處安危之機者莫如易乾坤以下屯蒙需訟師比其辭皆能取乎水也六十四卦言利涉大川者六而片言不取象於舟至于篇終一則曰既濟一則曰未濟詳厥旨也非深存乎覆蹈之懲也哉客瞿然作肅然謝曰誠乎哉先生之寄志于舫也是即小心戒懼之深意也乃欵然而退斯時也貞偎年甫髫齡侍先大父側聞斯言也敬而誌

之及大父既終之二年乃謹述其詞以爲舫寄之記

聽月亭記

亭以外皆水水以外皆山亭不大而峻矣水不深而清矣山不高而奇且秀矣亭立乎山與水之中而吾友劉晴霞女史爲之主人是亭也登眺其上則四時之景具備大抵于夕而有月則尤宜之蓋踞乎荊溪之全勝者是則有月則無不佳也而不必三五之夜有月則無不可聽也而不必秋冬之時然而斯亭也雖無月殆亦足樂而況於有月乎哉或曰月不可以聽也噫月誠不可聽而有附乎月之中以啟乎聽者月於是乎可聽也故記之

虛室記

於家園之東偏灑掃一室方闊以二丈度踞乎水池之曲焉大虛其孔者戶小虛其孔者牖戶牖方圓高下所向殊而其臨諸水也同室之中釐爲二分伏臘所居因乎時也其爲室也無鏤壁畫棟之室無珠簾繡幄之容室內几三不必爲何木也研二不必爲何石也石盂磁盞瓦壺以及瓶罍之器各六七具不必爲何窰也書四櫥不必盡爲三墳五典也畫軸楹帖各數事不必爲古今名人筆也筆數管墨數錠不必爲諸葛廷珪製也繡絨鍼黹之屬各十數具不必越綾蜀錦也余與二妹讀書史習女紅於其中外一醜婢用侍呼使而古今一事一物無益之聚訟號之爲廣博者不讀摭竊勦襲雷同混俗者不作支詞溢語不出諸口淫色惡聲不屬於耳分

徑奇路不引於步非所題吟不感於性情室中則廓然室外則寂然天景將瞑室已有色天影既莫室猶有光雪之積也室則益明月之下也室則如晝雖晦暗風雨室之開爽不失其常其爲室也如此噫嘻無奇矣特無可記亦無俟記之也雖然吾之居其間也有女工之事有誦讀之樂是則可記或曰女工者女子之常務誦讀者非女子事也且聖賢之詩書非女子所宜知而烏可以記嗟乎是非君子之言也人之生也忠孝禮義廉恥名節同具於性而發於行者男女一也經史文章聖賢之心法昭焉而三綱五常之理所由寄千萬世之道統所由繫均是人則各當盡此三綱五常之正道且聖賢詩書亦誰當讀文章亦誰當爲者倫理大端要非無所託

未有能讀聖賢之書之女子而不能忠孝禮義廉恥名節之自盡者若夫司晨亂德陰干乎陽此其必不能讀聖賢之詩書者也而乃固執一見必謂誦讀非女子事宜夫豈知言者哉蓋吾之記是室也女紅其餘也記其誦讀之工不虛也故雖室無可記而有可記也然則虛之名何取乎爾曰虛室可以生白也虛心所以聚益也課虛所以責實也是在學之矣析而言之經傳書史非虛籍也三綱五常非虛託也名理非虛談也誦讀非虛爲也是在讀之矣此虛之所由名其室而虛室之所以記也

薇花記

余生平最愛花木年十七八與姊妹等讀書家園之德風亭

凡園以內本有之木樹花卉一一整理之其所無者則買之市中而種蒔之或植諸畦或置之盆莫不各因其性之所宜四時之交花者不少歇香色互繁豔如也偶游邗江復買得薇薔一本攜歸而種於藕花洲之東歷三四歲其蔓粗僅如大竹循垣而下纏絡牆壁枝幹屈蟠至花時則紅萼綠葉流景池水如障繡屏如濯鮮錦其香尤幽而恬另具風致於穠李夭桃之外余作詞以詠之凡金陵之名媛閨秀游於園者莫不留連賞愛或歌或詩皆有題品有女史李淑華書薇香館三字以爲之額倘亦花之幸耶自後余既長各習女紅事經年至園不過數次時有園丁巫老者初涉理花務適值冬季眾卉盡彫薔薇亦藤瘦葉脫巫老疑其枯也遂伐之且劇

其根於是家姊妹等咸以余詞爲之識是咎余曰不然今薔薇一花雖豔冶可以娛人終爲不材之卉以不材之卉而邀人之賞揚是猶之妄邀福而倖致名也妄邀倖致而材不足以稱之是取菑之由也固宜其見伐矣雖不幸夫何尤乎後有聞余言者喟然以歎啞然以笑而謂之曰彼之咎子之過也子之立論矯也薇非有知之物雖不材而寵之以品題花不自知爲榮阨之以翦伐花亦不自知爲辱今使當世士能淡然於市俗榮辱之過毅然自守其根本不爲杯棬以求媚於人而有如薇花之默然無知以見伐亦云可矣曾是不若顧徒以閭閻之鄙見識薇之不材而嗤其邀倖其末也已矣余以其言有確理而不可以忽之也乃作薇花之記

裕圃記

家從叔棣庵同叔母何孺人居天長邑之東鄉里叔少業儒而兼習農務以故孺人亦知耕種事家宅之東有園圃名曰裕中有亭有閣有臺有池圃以外三面皆田畦其西一面則皆居鄰屋瓦鱗次也孺人本舊族女知書能詩故嘗伴叔讀于圃丁未春大其園之地而拓之復買得鄰家廢圃去舊垣而通之共至二十畝之餘舁其瓦礫磽确去其蕪萊平其崎嶇而鏟其藩蘺芟其荄棘捄之築之穿井於隅四角樹以竹木花卉其側有溷厠箕斂內外圂餘積爲肥壅之本四時之菜類其族而種之窊隆乾溼因或少乖若夫溺水有池洩水有渠或滋或培或叢或分灌漑各具疏稠有法羅之離焉鬱乎茂焉計圃之費權圃之入息殆三倍之一歲之得蔬也木也花也果也則無不裕也而菜爲尤甚薪米衣服器皿之資於是乎出凡此者無園丁菜傭之力而實皆從叔與孺人之培植疏鉏勤懇所致者而性好施與圃之息雖計以三倍已所享蓄取三之二其一則於每歲之餘以少濟親族之貧乏及孤苦者雖惠不及多而咸得濟而感之不置余於是而歎夫圃之重有取爾也春播夏種晨護夕防察土脈之功也風散日暄通渠泝潦相水利之宜也是刈是穫或揚或舂記歲功之成也爨薪茹蔬食粟饌肉守儒家之風也食力資生仰贍俯給勤四體湛土地以親操尊夫子之名品提甕舉案兩無媿于古賢母矣其與從誦讀之暇則以歌以嘯此倡彼和

以爲樂或子爲餉或女爲饁膝下且甜然也況朝而出于圃華華菁菁可以悅目夕而入于室擷芳烹英可以旨腹時而花香時而果熟木欣欣以向榮芽茁茁其抽節且能知讀知耕樂饑適志誠足娛乎哉蓋人裕在物而叔與孺人之裕在我我裕而物從之以裕其眞所以爲裕者乎吾知自開斯圃也金谷珊瑚不爲多西蜀銅山不爲饒陶朱倚頓之積不爲富且通侯牧宰之貴不足驪其志大車駟馬之夸不足紛其情萬鍾五鼎之豐不足傲其貧雖食一簞而飽酒一升而醉無求侈乎口腹而心裕如也夏一絺而涼冬一裘而溫無求奢于服飾而身裕如也誦吾書讀吾詩無求務于盤樂玩好而志裕如也樂吾之善行吾之德無所不足亦無所有餘則

則亦何往而不裕哉故圃以裕名名其實也余偶侍大母回天長舊居過謁從叔拜孺人於圃孺人因悉爲余道其始末及治圃之樂余敬羡之於是乎爲之記且以祝其裕諸後云

江上草堂圖記

甲寅之初冬傒偕夫子歸自金陵抵宣城北郭外澄江亭下迤邐六七里竹樹陰翳風景清幽而市居則傍水而起江流澄淨有如匹練屋瓦鱗次其左則敬亭山橫亙于外信乎江城如畫之句爲不虛也舟次夫子于篷窗間遙指岸際而示傒曰去岸之數十家彼丹楓黃鞠相映帶有枕乎山出乎水中之五架三間青扇白板者則余族叔粹英先生之江上草堂也傒望而異之且羡其卜居之地偏蓋雖處廛市想見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四時風景有不殊于山林之樂者夫子因爲余言先生行三字粹英少齡即負異人之才稟質瓌瑋某歲食餼凡詩若文立筆可數千言才思既捷而議論輒復驚人以是匪特族黨重之凡知先生者皆以大器識之性復孝友事老母承順備至待昆弟必盡友恭之誠而家庭妻孥雍然也夙負高志恆欲挾策爲四方游又因母老故終不果行中年屢應闈科而不獲雋既乃舉明經然猶潛心學業時以勿墜先人之志自厲且復修葺其江上草堂讀書養志日共諸昆弟奉母優游其中以爲樂其爲人也如此傒聞而誌之今年春值先生五十初度諸親友謀製錦歌詩爲其老母介觴先生悉辭獨索畫江上草堂圖于傒之舅翁且致命傒爲之記噫傒何敢記之哉傒竊惟世之稱壽者或侈家聲或贊甲第或頌之以福祿或祝之以期頤而未嘗以晝爲壽者即有之不過以松以柏以竹以芝以雲鳥以仙佛以三山五岳瑤池蓬瀛等等蓋取其有壽徵也亦從未嘗有以草堂致祝而致祝之詞又從未嘗以草堂圖記爲祝者余因是以見先生之爲人其深符乎我夫子文木之語我者也夫當世之士以親爲念者稍於功名未之遂則自傷貧賤者有之當世之自壽者或處貧賤之境則熱中於富貴之拜禱炫頌者有之而先生皆不出此殆不自卑小其志也故唯取乎敝廬可蔽風雨負郭之田足給饘粥堂開三徑以斑衣之戲奉色承歡周旋誦讀不出戶庭亦誰復可及雖在耳目之前豈無高牙華屋其志不存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乃昧昧者汨沒乎性情才智者馳騁乎靡綺名利之場且未幾牙屋零落徒成墟莽以視江上草堂之數椽無恙者固何如哉況先生正及知非之年設能好學不倦則進德之日靡涯將來功名固不足言即其詩若文皆足以壽而草堂又其末焉者耳傒也晚列不敢表揚以微詞而即以草堂之圖之志爲先生壽昔張老於晉獻文子之成室也語之曰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君子謂之善頌傒之與江上草堂亦以是頌進焉而肯堂肯構之興也亦於是爲先生卜之

劉氏義貓記

劉氏義貓者宛平藥畦女士尊人所著也藥畦常告余彼尊人之知與化事時其邑民有畜一貓於業筆者之家睛如金

爪如鋼身白而尾黑性極馴筆工利其毛將爲之剃𢀢適其
尊人方過筆工之門而心惻之急償以金倍其値而攜歸署
中貓雖外馴而內實猛駿有虎勢不捕鼠鼠且𪓐之蓋聞其
聲而先匿之也先生以其能體主人之仁也益珍之里有貴
人某見而愛焉乞于先生不之與乃陰使僕盜之時貴人有
長安行乃攜貓共往載塗閱旬矣一日貓忽踉蹌以歸因愈
奇之亦因後月餘聞其故也於是不使離左右貓亦不遠乎
先生雖過坐衙理事貓亦必隨之後一年先生歸田里攜貓
同行至路投逆旅主人就宿主人伺先生囊橐有疑夜剛進
饌竟鴆酒以酌之先生未之知而貓時臥几側見先生甫執
杯貓起傾之再斟而再傾之先生覺逆夕首諸其邑之宰拘

逆旅主人一訊而服先生益奇貓匪特奇之而且德焉又數
年藥畦之弟始七齡晨起嬉戲園後之石池畔池甚深竟失
足下水幸遇池中先有朽板一遂持之得以不沈然亦不能
起斯時家人無一知者貓忽呼號叫躍又向家人作拱揖狀
咸詫怪之共欲擒貓貓且走且拱直引人至園池適始互見
其弟急救之得免其厄於是咸愛之而且敬之矣殆先生終
貓竟不食而死蓋貓之義有如此是不可以不記也嗚呼知
死而哀人被竊而返主貓其忠耶傾賊鴆酒拯主水厄而忠
死以殉貓其信耶或曰貓以知恩也故援公難或曰貓不能
久蓄者也故値公之終而死之或曰幼子之失水也貓爲之
妖也而皆非也夫毛寶之白龜袁氏之利犬丁姬之雙燕子

厚之義鵠文長之孝鵲皆傳之以文大都其事非誕也蓋物
之生亦具乎民彝者也斯貓可見矣使不知幾之先則雖畜
爪牙靡其身于巨梃亦似可義而謀實無濟矣今觀其事率
皆如出之經營細穩而且就義從容又豈畜類中所可多得
者哉則是貓而以畜呼宜其不應嗚呼人之所以別乎禽獸
以其秉性獨靈而中心不昧耳彼世之爲臣妾僕御者遇患
難而不知援受人恩德而不知報曾是貓之不若亦可深媿
也已

江甯女史王貞儀

書

上卜太夫人書

自謁見太夫人得聞一切高論私心不置既又承刪改拙作續復捘讀手示兢兢然以女德相奬厲幷教以讀書作詩之道諄摯之言令人感悚交至竊唯儀生魯質伏處閨閣幼既失學遂亦無聞女紅瀡瀡之事毫莫能知不肖無似九歲家祖母命之學詩十二教工文章兼習梱事心粗才劣門徑難窺迨先祖父罷官家事中衰家父及伯父等又屢困場屋玉三獻而受刖珠晦投而按劍而且驅人饑寒不暇古學於是

亦無以教儀者矣及侍大母來吉林始得欣遘太夫人及令孫女夫人一見即蒙不棄而收之帨下使儀得執女弟子禮以進知己之感生平銘佩然有達者唯儀稟性堅白雖一女子雅知克己而一皆以道自守凡目前之意所牴牾者輒必攻辯執玉碎之見而閣瓦全之情抱獨醒之癖而悖啜醨之沈遂使近日婉媛之輩有所不合嗜沓背憎傾毀時加或以爲幼而無知或以爲閨中狂士又或疑爲有意作名求知於當世抗行於古之女史才氏嗟乎是豈眞出此哉今設有士大夫以好名是喜則通人長者獨得而賤之嗤之況儀一女子敢不循雌伏之理以道自守而竟敢以閨中之言行播揚道塗以求人知乎默觀目前之女士多半有不守姆教不謹

壼矩不端大體或畧識之無輒學執筆暮即自命爲才女蓋以駑駘梼杌之姿無間殊尤之物目罕逢偉士正人耳鮮聆端語肅誠唯希慕聲華竊相倣傚學卓氏之風流習趙姝之佻倢又或質鵠鶂而羽鳳皇盜無鹽而爲嬙施一專求乎脂粉靡豔之陋習至於有柳絮之才而罕柏舟之操負舜華之媄而多同車之行固無論焉儀蓋未嘗不悼歎恥惡之深得太夫人一爲閨閣振勵而砥柱乎中流實稱夙願也已其足異者唯今世迂疏之士動謂婦人女子不當以誦讀吟詠爲事夫同是人也則同是心性六經諸書皆教人以正性明善脩身齊家之學而豈徒爲男子輩設哉第恨儀既細於中饋烹飪組紃紉縫之事而識又不能窮道理之微才亦不能達

古今之旨雖閒讀諸注疏之書砣砣然終日盡夜以涉心其中異同離合之必證名物象數之必晰義類指歸之必加研求不可謂不專且博也至於既久益擴然若有所見怡然若有所知幾高視一切滿志自喜矣迨一聞太夫人之訓語怳然自失然後自知前所已得者或狃於習見之偏或出於聰明之際求之吃緊於身心者則槩未有合焉乃益思太夫人之言爲不可易矣前者太夫人之訓儀曰無論男女總以德爲本文字篇章其浮名也乃所謂末必後乎本人未有不務本而能成其末者近於閨閣中必深言及此固有所不能知然其人或有從務乎婦女之本則雖末有不足而其人亦足推重于一時旨哉言乎人果能以太夫人之說進而求之上

而事父母事夫事舅姑推之於母儀睦親馭事立言已無可不括儀自奉教後片言隻字不敢自耀非故自珍秘之也實自愛耳竊嘗聞之龍惜珠而畏鐵麝含香而避獵其所以畏之避之者何實愛珠與愛香耳一珠一香在龍與麝猶知愛之況爲人者其當更有甚焉可知也儀之所以自愛亦有悟乎太夫人務本之教也以務本教儀是太夫人本其所學急人之所當學敢不佩之書之受繩削造就之益昔曹大家撰女誡首之以四德三貞次之以女工文字其敬戒相承合之太夫人所教者二而一之已儀於是且有以知夫令孫女宛玉之貞靜端莊其有得乎家訓者深也太夫人乃命與儀訂雁序之好然則儀幼齡不諳並無才德之可引而太夫人之

愛儀亦云至矣嗚呼匠氏之操斧斤以入山林也其取博而用宏自拱把以上及之若高若低孰大孰小未嘗有棄材今夫太夫人坤德壼範相媲古哲母而兼以才識學業之正教後啟者猶之良匠師矣儀不材唯望始終教之幸甚幸甚

寄周夫人

首夏敬呈一函久不賜裁答昨桂婢來詢及始知夫人歸甯日深也音問缺然今且鴻雁賓矣秋熱甚於酷暑夜來一雨洒然涼襲枕簟而儀之病已蘇如脫舫寄外芙蓉漸次作花冷豔幽紅倒映池水不啻濯錦之麗家釀新熟敢裁素箇上訂祈後二日幃軺過臨當釣藕花洲中尺五鯉魚烹以佐飲以洗渴塵幸勿故卻此達不莊

答許燕珍夫人

言旋里門載瞻流火伊人秋水言念奚似伏唯壼祉平善今春之三月鴻便特寄尺書聊抒積忱知已收到第恐鼠璞見投未免識者胡盧奈何近接手翰佳句言詞諄摯格律嫻雅佩服奚如並承遠賜香帕食物多珍莫報赧而之至再讀新什知夫人用心之密可謂既精且細矣然有藥石之言敢告之左右尊作固能掃去脂粉習氣而余猶惜其調高而意率才大而體浮律整而氣虛巧有餘而力不足此四者之受獎何哉以矯造太過摹仿太深也矯造則和平不及摹仿則陶鎔不及來示有云法三百篇又云古不漢魏非古律不盛唐非律斯言固是已而必規規焉倚牆附壁以爲詩詩道果如

是乎余則以爲三百篇者三百篇人之性情也漢魏者漢魏人之性情也盛唐者盛唐人之性情也此所謂詩以言志也後之學者因求所師承故上取法乎三百篇與漢魏與盛唐而究之所以爲詩則無非寫我之志發我性情而已語云分道揚鑣城門一軌此之謂矣譬之嗜物者然其性情之所近有彼此不能相易者如以我之所好强彼之所不好方枘圓鑿其不合也明甚唯平日取古人詩潛心玩味得其解則求會其法會其法則求味其神理與我合者誦之不與我合者置之朝夕玩索境由心生妙由思出下筆得句則猶然我之性情我之志趣而規矩復不相越斯爲善法古者矣如必謂詩非三百漢魏盛唐則不可以爲詩之法此恐見于拘迂不

由解悟而入汨我之志趨局我之性情是賤家邱之易而徒效邯鄲之步舍熊掌之味而求鯨鰲之肉不益遠且難哉雖然匠不爲拙工而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而變彀率三百篇漢魏盛唐詩之繩墨彀率也若夫言志向抒性情會美善於一塗融義理於兩得則化裁之妙原在一心易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唯夫人反求諸己而已臨楮匆匆愚衷莫磬贅作擅敢改其二三禝閱畧識數行槩祈裁鑒

答白夫人

昨擾郇廚謝甚酒間所談某事且轉委作詩集序儀承教多矣然不能無說也大抵今人之弊最患急於求名唯恐人不及知而未定之稿出以示人求片言於大老名公以爲榮在

彼固不自知而一經有識者嗢然置之夫所以嗢然置之者以物之不足當一贊歎且幷不遽因其人之乞求遂柔聲媚態以貢諛也儀智淺學疏雖喜耽翰墨而從不輕易出以示人不敢謂勤慎內脩也亦非自以爲是也其所以甘於隱秘者唯守內言不出之訓以存女子之道耳故凡自閨中知己而外講學就正者無復有他今某某何如人名列庠序乃公然外聖賢之正道而從事釋氏又公然不自知悔一務乎空寂之語而樂爲名教中之罪人嗚呼是尚得爲聖賢之徒而算之齒之哉一旦以其詩集求序於儀豈以眞爲名宿乎抑或姑試之而以儀之文章果無足輕重乎論其人品不足以序之論其所學不足以序之自忖人何如集何如乃欲儀序之乎哉世亦嘗有爲大言者自命千古之人爲之集者乃千古不朽之作夫人非君子之人文非載道之文果亦可不朽乎吾以爲直蜉蝣朝菌焉耳自思生平無足重於後人垂於弗替者從故紙堆中急謀所以延名譽於身後亦誰可以欺今使無病而强呻無憂而强嘆無足爲解頤動笑而强歡欣陶舞者皆非正也學呫嗶之未幾而集裒然成幾爲風尙僉曰法漢魏法唐宋噫此所謂詩之享也豕之白也徒自忘其陋者也故儀平日或亦偶有所作而斷不欲即求序於人蓋有深意存矣今某某之集才誠富詩誠足上追乎三百篇而謬贊昧賞之違心之語則必有不能强之他人者此夫人終不輕書片言于簡端則誠是也世有優孟子弟塗朱粉服女

衣靡音嬛態以貢諛爲心以媚人爲舌而人皆不之恥者以其行與業之所託在是耳苟欲易畧知正道與夫身名自珍者而爲之其能乎其可乎余之不序以儀非序某某之集之人也因便特佈上達狂戇贅直之語本不欲陳以夫人實與儀有同心故揭所隱以告未知高見以爲何如

與劉季容妹

日昨覲吾妹所服諸藥單不覺訝甚驚甚蓋凡治血者當察有火無火氣虛氣實此大端也昨閱藥單後試診妹左右手之脈則實係陽盛陰虛故逼血妄行多由于火盛其猶易治者以身涼脈靜耳是必宜進以清降之劑使血不隨氣上升補其陰抑其陽理有顯然者所用必生地麥冬丹參阿膠之

類又聞夜來心虛多汗又必以當歸棗仁或茯神佐之今所服非升麻即柴胡甚而肉桂附子不唯藥不對症而且以狼虎之劑施于閨中之弱質匪特階之病直速之死此吾天長之邑所以多庸醫之一證也蓋醫之道其要在察脈視人因時論方相地五者而已余非敢云知醫然間嘗亦偶讀諸經按諸理權諸通變雖不敢卒愧以藥而一得之秘試告左右語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鄭重之也今一血隨氣升之病必宜補陰而抑陽則火淸氣降而血自靜所服之劑反提之使上是猶抱薪而救火矣豈其眞能反者反治乎吾因妹之病且特攷諸書如榮衛生篇調經篇其治法亦必升者降爲陷者升爲虛熱者涼補爲大熱者寒化爲風者散爲燥者潤

爲蓄者破爲滑者澀爲等等而已假或宜降反升宜澀反燥宜涼反熱是何異乎見人之墮井而更加之石哉一冰一炭害無踰此此余實有不可以不言者故贅述以達三令叔素精此道時或覓便以余說寄質之必有指正可否處幸勿因其地遠而忘之幷祈吾妹珍重自愛或能善于養息調理即不必服劑亦妙勿藥有喜余竚卜之後晤有期無爲慽慽

答陳宛玉姊

一見吾姊不特知爲才媛即知爲賢媛矣欽仰欽佩別倏而月正爾惆悵忽尺一見報風旨幽靜而詞語古茂腹笥行監但覘此翰僕亳不知古作承令祖侍御公及令祖母太夫人謬譽而吾姊且推稱之名不副實惶愧何如吾姊蘭蕙反羨妻非舍旃而就寄乎哉前者投詩洵美率然奉答强無鹽而並嬙施益見形醜奈何承欲惠然過臨欣喜不勝謹訂月生魄夜當掃竹窗橫素琴俟我美人幸勿過門題字而返也此覆

答表伯某

讀表伯先生寄家嚴書知先生近日虔於守齋又將蠲產以營佛事又親書佛經若干部施各寺院種種善果不可指數即不必質有其事而此心一生宜佛必現六身以祥福於德門無旣矣然家嚴則深知之欲作札上答因事在紛冗故命僕代裁尺一以呈覆之於是得陳所欲言于左右試畧進白之大凡人之行一事也無論巨細必先求合於聖賢之道道

者聖賢之所遵依後人之所率由一須臾而不可離也世之學聖賢之學者旣卓然自命爲儒夫儒何如人聖賢之徒也其固可稍外常道而涉迷於二氏之邪異乎哉自周文孔孟而後聖道不傳又暴於秦火之厄漢魏晉宋以降佛老之徒遂大熾於天下當其時學士大人嗜好虛無喜談淸逸以至二氏之教卓然與聖賢之道相鼎足而小人之無忌憚者乃强合聖賢之道而三分爲教於是儒釋道之名以起其後承訛襲謬忘其本原爭尙詭異至於學士大夫之失其本心者且交口嘖嘖誇佛事爲廣大贊道門爲玄妙不亦憯乎且夫佛老之道何如者特寂滅淸淨之論息天地生育之理失五倫之體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稼不勤勞食人之糧居人之

盧背聖賢之言逆聖賢之行其本不可爲教而强以爲教本不可爲道而强以爲道如此然則其又何以易於惑人若是蓋凡氓之蚩蚩者或爲姦宄不法或窮餓無所依而二氏於此乘其患難困苦而羅致收養之其得衣得食之徑甚捷於他途故使人從之者速且易此在庸愚無知者固不足論而奈何爲聖賢之徒亦奉之如祖宗父母之尊乎今先生或未之察而固出於此乎抑或偶爾游戲以談之乎抑果明知之而故蹈之乎噫異矣而來書中且有引坡公持經好佛證之僕以爲坡公之好佛坡公之偏也病也在坡公當日若忠義若文章若經濟卓卓人世先生皆不知效而唯公之偏與病是好抑又何哉昔楚民好寶玉執固自昧往往過美玉則棄之而玉之有瑕者乃喜而取之今先生之好坡公其去楚民幾何僕夙聞先生明於學問諳于禮義尚其黜此無益之行絕三教二氏之論而尊信聖賢之正道則儒術昌而先生之自負於平日者爲不虛也已昔盧陵歐陽氏之言曰千歲之患徧於天下非一人一日之可爲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此申本論也敢爲先生進之昧瀆之罪口舌之過兩祈宥之

答胡愼容夫人

前歲仲秋奉別帶病以行舟中沈悶時每誦夫人送行之作情辭眞摯格律嚴整較今日之調弄脂粉者何啻霄壤令人佩服歸來日月易邁寒暑三週知夫人近所習於詩學當有倍進於曩昔者然又恐以僕既別復棄置不事念切之私反不能已上年接讀手書得悉平祉慰甚并讀近稿一帙謬委刪汰細品諸作更倍從前始知雖索居而猶討論於詩道不輟也昨月更接令妹夫人札彼即作簡奉答過但令妹夫人似甚訝僕久不相問訊則不知僕近來之況耳僕自昨多將欲隨家父游舊里擬買櫂一過令妹宅少圖良晤不意疾復作偃蹇牀第者幾半載今始勿藥此久疏訊問之故也彼來書中又有論僕之詩太勁潔不免失閨閣本來面目并有意求工等語似令妹夫人猶未深知僕之詩之所以爲詩者竊僕自九齡先祖母教以詩學祖母既逝迄今十有餘年固非有良師爲之指訓初若聾者之問途倀倀乎不知四徑也稍長又分心於女紅中饋事唯暇日或讀或作欣然有得無日夕焉無寒暑焉無寢食焉專志於其道不少自惰及東出山海西游臨潼而復歷吳楚燕越之地經行不下數萬里而山水風景勝槩之助又足以擴達其胸境故性情既加之疏瀹而并不自知詩之何以近乎勁潔又何暇計工拙爲哉至失閨閣本來面目此又僕避之出於有心者蓋詩道關乎風教三百篇中美者刺者幽者達者好色者致哀者敬而貞者靡而淫者一唯人心之近而出乎不容已或可懲創或可感發心異者而聲亦異焉無非皆本來面目而實無一存本來面目者也魏晉而下視爲緣情之作專事綺豔陋俾一出於兒女之私大遠乎不淫不亂之遺至唐以來詩稱極盛然自數十家而外工於賦景者多深於言志者卒少迄乎時下言詩

者更多漫無所志唯專用攻苦之心於酬酢往來中或有吾輩巾幗能工翰墨者又喜鬥競於香匳浮豔求其有先輩識見滌盡柔媚之態而相題成章則百難獲一又何足尙論於魏晉以前之旨乎噫有賦而無比有頌而失風雅四始六義闕如矣儀方深以爲病正自愧不能盡去閨閣之面目而不意令妹夫人之教余者反在是也此則尙祈夫人轉達令妹急留意古歌詩中細爲講論思索其法律格調俾他日樹閨中之幟有其原委使世知脂粉中正不乏詩人儀有厚望焉外尊稿有不合處擅敢評削一二其閨怨六首幷可不存故代刪之諒能割愛肅此藉覆不次

七夕答周夫人

久違顏色忽枉來函貞不啻珠貝之入手也良會追陪本不敢拂第今日寶儀師卜太夫人週忌心喪動哀畧無好況若有新句祈一賜教他日必當和答以補佳叙此瀆

上徐靜雍夫人書

肅啓者儀往歲過晉陵即聞伯姒夫人名久矣近日令夫子黃古香先生與儀夫子訂交故益悉伯姒夫人之爲人正老泉所云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者乃地之相去不數百里失晤之情本可見諒而至於尋常書問亦且缺畧無禮惶愧何如然在伯姒不拘拘於此可知也乃聞伯姒辱慕乎儀兼承輕許得非因聞儀之浮名于諸閨閣者之口而推譽之耶抑或思有進教而故先期之耶而儀竊有感矣

儀自九齡始知學女子之道行有餘力旁及詩書又仰企乎古賢媛哲母之才之德於是頗專讀書稍長侍先大母亦或命操筆學爲文章既又從侍大母及家父游輦北闕中浮海登岱足跡所至凡當今之賢媛哲母引爲知己者僅十數人或與之論古今婦女之道合諸大家之壼範內訓而上下之夫而後益悟婦人女子之所謂才者蓋別有所當服習效法者在儀之訂爲知己其必以德相廸勉我者如是覛逞小有才而薄於德之流其末也已此儀之所望于伯姒所以實有出乎世俗之見之外也嘗謂近世士大夫家侈靡成習而其閨閣中人亦唯專務奢華而不講卑下孫順之理唯以驕陋好尙爲事或有一二才智者則又以風流爲倡率視誠言懿

行爲迂談甚之司晨干政種種不法不可勝道其不知婦人女子之可貴者在氣節而不在才智然目前才智自負之婦人女子不知凡幾而家之不齊也亦多因梱內騁智用才之過是故在古賢媛哲母傳諸紀載者其事不過烹芼盛湘纚紉脩瀡之細而教能行于家其聞見不越諸姑姊妹師姆之間而名信于鄉國達于天下傳于後嗣此豈非以德馭才而致之者乎儀自于歸以後筆墨文翰久已厭事或間有所作亦復深自韜晦兢業自矢婦職自脩常懼有少得罪于舅姑貽譏于內外至忝我所生而紛紛者猶且推許之以爲某也才某也才殆皆取華而不見其實聞聲而不考其眞皆非儀之所望也唯儀也頑拙生平頗以氣節自持又不屑依違脂

粉香豔鄙俗之習是以譽始興而毀旋起而不免忌刻排擠
者匪特閨秀忌刻排擠之而蹙眉之輩其忌刻排擠則更有
甚焉夫豈僕之過哉尤可歎者今人動忽閫政泛立時名謂
爲巾幗光其又不知婦人女子之難非難于僅通文詞知吟
咏而實難于內則之政耳僕聞伯姒之處家事也慮無不周
行無不謹事上無不敬相夫無不恭皆合于大體是誠足以
爲閨坐式而非特僕服且敬已也竊以目前惑于趨向者什
有八九嘻迷乎眞者不啻芎藭之與蒿本也飾其外者必浮
其內現其文者必害其質蓋才非閨閣之正務而足以淆其
德也固不待贅言矣僕尙期伯姒爲之砥柱障其狂波則幸
甚矣至僕不敏年復孱弱諸凡正道在所未諳所自信者素

履耳古人云服玩之器重于千金也忽壞則棄糞壤焉稗草
之叢蔓于蕙蘭也忽食則同穀粟焉此無他習俗好尙之移
人也以僕愚鈍不敢蘄于古人而伯姒之德之賢或有以進
教之匡所未逮實不勝感激之至至於習俗之好尙尤當互
勉焉宓子曰交淺而言深者忠也僕敢即以忠告之言進他
如起居修問之禮謹俟面言不具湞

與劉宗伯夫人章書

敬聞者曩昔在都伏感德被前歲蒙遠錫綾鈿箋墨貢摯之
言溢于簡外逮今五易寒暑鳴謝莫由誠愧誠懼日昨謹接
示函承頒書扇下愛何如兼悉錦軺西至且夕將過金陵幸
見之心疾於飛羽祇候臨晤敷此微忱先牘藉呈伏惟萬福
不具

答青嵒先生

已知詩文二集告成有日然此舉定當留意即使落稿亦不
可便爾刷訂舛漏多則疵摘立聚矣昔人有言良工不示人
以璞此語特眞凡成一集若以屢較必屢進一見故孝標策
事無侈博聞明遠爲文集多累句此足徵也今人眼高手强
志大才疏每著一書東抹西塗譬如寶玩之器其市販之富
者張諸五都光怪陸離無所不有其貴薄者名之曰趁市趁
市之所得雜惡欠缺殘不耐目其欲以之入五都之市與之
相競可乎不可今先生若必欲急於求名固無論已否則請
善藏後出俾屢删時正庶乎一鏤板而可傳于世已斯言雖

微志遠大者諒不以無稽置之

答方夫人第一書　浙江陳三辰觀察室

比承辱命作心經序始固欣然下筆既而思之有不可輕於
立言者蓋文章一道斷不可無故而作必借一事而發之以
稍見其胸中之所寄託必有道以寓乎其中爲文也或忠烈
或節義出吾生平學問見識以附之使讀之可歌可泣起敬
起畏雖歷久而不可磨滅昭然在人口耳於是其所爲之文
章亦遂附事而不朽此所謂文以載道也若夫佛經者叛道
離理者也其經始原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隋唐宋
元以下其言語荒唐其詞義空晦以爲添設須敷方廣[illegible]詮
甚至一窺寶偈三復幽宗舉爲不二之門大千之法或又五

相倡言演緣法於摩謁陀國登寂滅於普光法堂而幽靈幻
變之迹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於是兒女子之妮妮香火
野姑村嫗之口口梵誦彼慈悲膜拜禱祝豈有他哉懼禍之
念深危孽之懲多耳嗟乎大明三藏之內典前寫後譯私增
暗減其刊定諸經未必不僞之又僞而況僞者又供行於世
矣今一旦必欲拈出此部裝潢精錄序而藏之以取重於後
世儀則以爲所作非其文所書非其事則雖上下騁馳譊乎
空虛詭異之詞亦決不及傳傳亦決不及於久遠而徒勞心
費思于無益之筆墨爲無益之文章是無病而呻吟也其於
伐道之義何哉匆匆上達語直且狂無易由言當與夫人共
諒之也

丁二十二 鳳亭四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再答方夫人書

一別五月比來起居日佳壺祉安勝爲慰前命作心經序已
修東奉覆乃猶諄諄委諭復動以報應之說罪過之徵其然
乎其不然乎而儀之一序誠非固辭亦非不能也實不爲也
儀以素日所徵信誠奉者之不在是耳夫以己所不欲而亦
思易人所欲固不近情然不能不再切實質言以匡知己之
失是或不失爲古交誼箴規之遺意焉即如佛老之教今世
盛矣其害惑人心毀滅倫理者老氏少次之而釋氏爲尤熾
天下之陷溺于佛氏之教者上自名公巨卿下及愚夫愚婦
庸蚩之輩推而至於深山窮谷中人皆敬信若狂眞有淪肌
浹髓牢不可破者吾鄉惑其端者已既夥而婦人女子之祀

奉幷加倍之然其邪異之術第可欺不明理不讀書之男子
無德不肖之婦人故即使其勢日張而於聖賢之大道終不
能少損是佛老二教本不足爲正道之害而儀以女子必負
怨而闢之固有所不必然實不忍夫人亦沉溺其術中是則
斷不容不進一詞以解此惑試論之今天下福善禍淫神鬼
報應之說雖不徒見道於佛老之徒其初意與利濟儆俗之
心廸吉逆凶之道尙不甚相遠而人必溺之則弊生而害遂
無所底止況今二氏之徒豈眞所謂佛老之化身後行乎哉
其初或公卿大夫下逮農賈及乎種種不法之民或罹罪惡
或役衣食或入利害困厄之塗勢無可拯而一旦敗壞迷昧
其本心遂相率舍去父母兄弟夫婦子女祝髮披緇而從乎

丁二十二 鳳亭四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氏若夫推之遠君臣棄朋友之倫又無論已於是爲佛之
徒者必主其說於空寂爲老之徒者必立論於元妙或言死
生禍福或矜性命道德或指天堂地獄或談鍊汞修丹總一
持乎虛滅解脫使人若眞有足徵足信者而佛氏又立其輪
迴變相超昇墮落諸法又現其慈悲心以救世有愚夫愚婦
專心其教惑志其術者不免思避禍邀福使陷其身蠱其心
又有學士大夫等或不端不法恐死後竟受諸地獄苦此念
既生乃特爲倡率以神其教而後比黨讙屬庸愚羽翼多在
卿士而且護法施主之名起矣又或捨其本身或捐祖父所
傳之田畝或以子孫寄名於彼以爲銷患折難或做功德因
果焚冥財祇錙之類不惜數百萬錢譊于一瞬或預恐佛老

泥木之體無栖息之所特募鑼𠈁工以百姓勤辛勞苦之資財以爲二氏謀居處或施貨帛以邀二氏餘佑求死者生者免罪過于地下又或絕葷飲斷米粒以求渡于佛求化于仙而坐涅尸蛻之法尊矣甚之父母在堂并不能盡孝而且吝其資養缺其衣食鄙其費用一旦既死又不暇言必誠必敬盡哀盡戚之道先必請僧延道設醮昇天焚資寄冥衆樂華筵演劇會友名曰爲親祈福於冥中又或飾之曰喜喪喜喪云者言老者之死爲宜故子孫各喜以相慰親友各喜以相賀也至於送殯葬也則以亭綵百戲相侚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不見於目不聞于耳唯極奢窮欲於棺槨𢇁蓋之華牛鬼蛇神之巧祭事備御之盛笙歌之音接道紅紫之服載塗巫尼僧道之列于後者以什百計一葬而可費一中人之產者蓋不如是之靡且麗雖弔者亦不悅于心其惑失之害始皆原於敬信二氏而沿流遂至於如此不深可歎可哀也哉昔聖人之言曰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其間未嘗不論報應然以其理而定之也故唯儆之在一心戒之在言行非若二氏之教同流合汙悖義亂德背親滅倫盡產傾室使人奉乎懺悔趨乎清淨持齋茹素甘爲下愚其在婦女則輕出其清白之身日游散寺院與僧尼道流相周旋又或公然使此輩出入庭幃以相悅而不知恥以爲祈福于祖宗父母有如是其孝乎以爲祈佑于夫婦子孫有如是其愛乎以爲祈己之免禍

致福有如是其儌倖乎而鬟眉巾幗乃盲假狂蕩媚禱詔祭頂香放踵裸肉焚修不又大可痛惡而切悼也哉況以夫人出此尤有所不可令夫子三辰觀察讀聖賢書守先生法受朝廷爵出己身以治百姓方冀其崇正學黜異端滅淫祀化民成俗而卒不能刑于家室固失其道而在夫人又幼曾讀聖賢之經籍而能識乎大體者今竟年才五十以象服四品之恭人而下較衆之頂香焚修持其齋供守其粗糲無日無夕非鐘版魚磬之聲相聞答於閨房又常親往寺觀布施之費歲無虛日數無紀算而今歲正值凶年人困于饑饉富厚之室靡不出資公賑乃令夫子陡以七千白鏹專修城北之地藏菴而夫人又自捐五百緡爲廣教寺助香火之費平日遇親戚之貧乏者反視之蔑如甘涉心枯槁寂滅以無益是務在令夫子與夫人方且以爲必致佛老之呵護福祐儀正恐獲譴者之即在是矣嗚呼夫人之行實如人之失足墮井唯急望援者乃又有佞乎二氏者於此且同聲附和以貢諛加之以慫慂順之是既不援而更下之石矣此無他正直者以夫人不足與言仁義而鄙之諂媚者又以夫人之勢與顯宦而畏以承之耳而儀與夫人之好非尋常泛然者比故進衆之諛畏者而箴之以辯其惑且進所輕者而言之以救其失夫人果知以前之事爲無益則猶可進於德禮之正若止之規之而且不自悔自戒則直以入井爲安宅也吾已矣夫

心經原本并繳此覆

奉　家父書

接奉來示知前所寄銀物等已收到地已看就否葬期將近尙望留心大抵堪輿之流多不讀書故只論名勢不理正理專將富貴貧賤禍福休咎語言來攪惑人心以營己利務祈父親斷不可全把堪輿言作準只是辯脈測徑告土驗氣撼龍撥沙定穴放風察水最是要緊儀本不知地理亦半據書半據理而論之近來初涼伏求保重沈元往蘇未回所要衣服容沈元一到家即差送過江肅此請安大女貞儀稟

答大姊書

前兩切圜細注寄閱今接來函并圜內三角切形猶然多誤即如其庚辛綫又誤切圜於甲而乙丙綫切圜內三角切形

與丁戊乙形等角亦復有誤至所圖甲乙丙甲作形內切圜又差按先必于甲乙丙角甲丙乙角各兩平分之作乙丁丙丁兩直綫今所圖自丁至角形之三邊不作垂綫則丁不能爲心戊不能爲界乙丁乙丙直綫復不能遇於丁次是又誤也今特改正并畫二圖寄呈可以梅氏歷算書中論三角法細推之自知

與夏生樂山論詩書

昨細讀尊作麗則嫻雅屢見疊出年未弱冠有此才質是所難及第天分雖高而學力亦不可不到前人云詩學貴書多非虛語也儀受性險劣文質無聞至于詩學尤所不諳乃承不鄙陋闒閣再三問道于盲敢不以一得之見告之左右儀十數年前氣盛志銳女工之暇晷及詞章好取古今諸名家詩誦讀摩揣之日復一日遂有所作當適意時楓復舒楮濡毫覺浩然自得于胸中者雖脂粉靡妮之句亦自以爲是才短心粗務求工麗及少長頗得知解不爲無謂之作故稿中半多寓託諷刺箴譏之語亦間出見者羣疑且訴爲迄于今則每有所賦終日不能脫稿且檢視曩昔所爲篇什理法顚倒格律舛謬首尾斷續字句俗率莫不忸怩悔愧者至竟日即所存德風亭一集亦皆忸怩愧悔之餘而可以示人者少矣平居觀古人之作其可傳者未嘗不才識鍊達旨氣深邃眞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又每疑古詩不知積幾何年可采者備三千餘首自夫子删之僅存三百何其作者之少而存

之者之尤其少耶近世初學執筆甫知平仄即自命爲能詩不自量度動以三百篇及漢魏晉唐自比浮譽滿人口耳只求各成一集而不計其得失又自怙其短而如父母之護子惡唯恐人指摘爲患是以詩道每況而愈下及質究其所作則或有任臆謬訕古人而以爲自出新奇者或有沿襲古人者或有自矜獨得而不知古人已先我而得之者或有意作而辭不能達者或有拘拘乎摹古而不化者蓋多半剽風人之餘唾取大家之皮毛詞在非今非古之間句在可斷可連之際氣在半生半死之中而已曉然曰吾善爲詩古人之詩不吾過是無怪古詩人之少而今詩人之多儀固不敢蹈也而且深恥之儀竊謂詩必出之以性情此固人人知之而不

待言者夫亦知性情之中有兼倘者乎是故有律法焉律法者性情之用也又必備乎體裁體裁者律法之緒也推之志貴其高古卻諠卑也氣貴其渾浩絕薾弱也調貴其噌宏斥嘤嘤也識貴其曠達去隘拘也語貴其和平忌刻薄也律貴其周謐鄙纖佻也意貴其嚴厲黜浮滑也典貴其融新棄腐雜也莫不由性情而推之律法體裁之所由生者視之若繁紆遠雜其實則一也至於喜怒哀樂之發鐘鼎山林之分則又以所處之境別之而非可以概定夫然後本乎性情之說可共明而其爲詩也亦不近乎時失乎俗否則談格律整隊仗校字量句專一擬泥于體制風華音響聲病之末旁騖乎言語之工欲足爲揚風扢雅負爲能詩是猶瞽者高論五色

吃者之紛論九宮亦烏可乎況乎古詩寓意綿長比興悠遠而不必一其格沉鬱蒼健雅淡排奡端莊倩豔相題擇意各執所長而斷不爲可有可無之咏其亦難乎哉自三百篇及騷漢以逮元明前乎此者已有定論後乎此者離散分晰莫或是正必欲學詩者取專家之書窮年盡力一一而求之固憚其煩而亦甚不必統而言之則上而三百篇而下及六朝三唐宋金元明諸作即不必熟誦而亦不可不留覽大畧則唯讀三百篇以端其性情覽六朝以免其枯澀覽三唐以參其變化覽宋金元明以博其旨趣他如離騷之幽婉漢魏之朴雅陶之沖淡亦當涉獵焉庶幾有以知其端倪竟其源流達其通變如是則詩道思過半矣夙附樂山天資勝人及觀詩律亦復有根柢足徵一斑大抵曠泛有餘切實不足聰敏有餘蘊釀不足揚露有餘含蓄不足丰致有餘典雅不足此數者固不見其損然久則詩境必庸庸則熟熟則迂迂則廓廓則淺淺則俗詩乘之而弊斯大而思斯下矣浣花翁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唯能知于寸心斯其事乃可以千古也篇什之傳煌煌矣樂山能歸而求之自有餘師固不煩下問耳昏稿謬加批汰復作此以答之瑣屑鄙俚之論不覺滿牘亦妄欲匡所未逮也倘有可取唯其勉旃狂論大似以口給禦人者嘵嘵瀆聽知我罪我任之而已泛語訣辭則槩屏不摭

江甯女史王貞儀

辨

歲差日至辨疑

天渾然物也一氣運旋本無形迹之可求雖其繫于上者有日月星辰之象可推驗而究之至高且遠之故人輒能坐而致之其果何術哉蓋治厤之家其步有四曰日曰月曰恆星曰五星其具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此司天者之大略也而其最不易知者有二法一曰歲差一曰里差歲差一法故所未知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隋劉焯唐僧一行等物遞推而行之其法亦不一而所算之數亦不一即

如算一差也或以百年始差一度或以五十年始差一度者或以七十五年始差一度者或以八十三年始差一度者又皆未嘗有一成之說至元郭守敬始定爲六十六年有八月差一度回回泰西二厤法之差畧相似考之近厤則定以七十年度始一差時以爲準按厤書歲差者今年冬至日躔之星較之去年冬至之原星微差而東故西法謂之恆星東移其數極微大抵不過六七十年始差一度此即所謂用中星以定時也若古歲差之法以日所躔二十四氣節爲歲以恆星十二次爲天歲漸差而西差西者日躔每歲西移不在原星處也天漸差而東差東者恆星每歲右徙過日躔而東也而近時論厤家多雜以術家之見解或誤考策科彙書竟

有作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者此大妄也夫恆星之行度甚遲其準則必定於日躔唯恆星東移是生歲差必以日度知之而後得其行率焉或謂天歲二周起于太初厤非也考之天周歲周之名乃起于今之厤家而不起于太初此因乎太陽之過宮而有是名蓋每歲太陽以一中氣一節氣共行三十度滿十二氣則十二宮行一周而其度則斷不能足其所不足之度雖微而積欠既久所差亦遂多故曰歲差大抵天上之星辰分以十二宮共三百六十度是爲天周每歲太陽十二中氣共行三百六十度微弱是爲歲周漢時誤定其紀至虞何出而始正其訛謬逮唐一行僧既作大衍厤始守歲差之法如是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近厤學家算天歲二

周多依附徐文定公譯厤書法不知徐之譯厤書多半因仍回厤之宮名欵二周遂至混而爲一如使晝夜平即爲春分晝極長即爲夏至是之謂歲自爲歲也必太陽行至降婁始命爲日躔降婁之次太陽行至鶉首始命爲日躔鶉首之次是之謂天自爲天也此舉其大畧而論之也若星紀之次常有定度而冬至之日度漸移是生歲差若以冬至日躔星紀歲歲相同歲亦安得復有差哉又有謂司天者以某甲子日合宿之度紀某年冬至幷夏至之候分寸布算不差至來年以圭測之始得所差幾許云云此極是影響語蓋圭所測者日景耳日景極短即謂之冬至千古之法如一者而亦何得有差况歲之有差亦必于中星測之豈用圭可以測之者乎

堯典日短之謂冬至乃自夏至之後日自北而南漸生南緯則日景以漸而短至此爲極而日至之推本不依日南至日短之語但依乎星辰位度何以知之曰史記天官書有四宮星其冬至在西宮咸池爲大梁之次奎婁胃昴畢觜參七星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唯冬至則見于南方曰星紀歲有云推小旬大旬而知月至彼用旬紀數閏月推日至也僧一行用進朔避晦法李淳風亦云星無位之可名辰無次之可名獨言日至以日能周天之故此說未嘗不是然星辰之舍即是星辰之位次也若言星辰位次果無可名則凡三垣七舍十二次七府三十六宮二十八宿何以有名且月與日積循二十九日有奇而後會而況五星亦間或出舍又何嘗不周天

其行之遲速并有一定看今月行在何處則知昨月行在何處看今歲行在何處則知昨歲行在何處只其節氣定以日爲宗耳陰陽新論注云今之冬至日在箕度宮在亥此說大妄試以今之冬日推之日在箕度其宮在寅黃道出辰入申日亦出辰入申至春分日在奎婁黃道出卯入酉日亦如之夏至日在井鬼黃道出寅入戌日亦如之秋分日在軫角黃道出卯入酉日亦如之若云宮在亥其度又何得復在箕其黃道何得復出卯入酉乎誠以其不知日之南而北北而南黃道之數本自有昭然可考者在耳有如紫微居北上眾星散居南下有赤道有黃道而赤道則分天之中黃道其半在赤道之南半在赤道之北在北者近北極井鬼之度是也在

南者遠北極斗牛之度是也又據測古法云天體北傾而南高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反退居于下而近乎北者乃居于其上云云此法固然而已不合于近今且亦不合于里差之法今試以里差之法推之則北極隨地不同而天頂亦隨地不同晝夜長短節氣遲早乃由所生也古歙江氏測算有云北極出地四十二度此亦大誤古言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元史測大都北極之高四十度半余以西測徵之亦無分寸之移并無有四十二度之數故言歲差者知黃赤二道古遠而今近此驗之于日輪轂耳日輪漸近地心皆有今昔之差唯北極出地之度不少變焉間嘗稽西人測驗謂黃道之距漸遠此亦可名南北差若東西歲差則恆星東移是已又有謂

天一日一周自東而西七曜之行有遲速皆自西而東此中西法之大同而西法則比恆星于七曜此則古厤之度也考差法自虞喜以後論恆星者又皆云不動唯言黃道西移余謂天漸差而東所謂天者即恆星也歲漸差而西所謂歲者即黃道分至也西法以黃道不動唯恆星東行則恆星固必行而無疑矣又考之唐僧一行以銅渾儀候二十八舍其時冬至在斗十度自牽牛至東井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小於舊經是在冬至以後至歷春分而夏至之半周其星自南而北南緯增則北緯減宣城梅氏所謂去北極之度漸差而少也自輿鬼至南斗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大于舊經是在夏至以後至歷秋分而冬至之半周其星自北而南南緯減則北緯

增宣城梅氏所謂去北極之度漸差而多也蓋恆星必循黃道以行實只東移無所謂南北之行也然自赤緯觀之則有南北之差其橫斜之勢又有如是者也此可以知其在冬至後者漸北在夏至後者漸南之故矣古歙江氏算厤有云黃道無極此語正恐不然古法歲差只在黃道之一綫今以論恆星東移則普天星斗盡有古今之差而黃道亦實有其極唯黃道極乃終古不動黃道之有極乃渾天家因北極而推其有南極即西法所立之黃道南北極是已古人治厤一主乎赤道而從之以黃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皆從分于赤道彼黃道之度雖有三百六十五第有經而無緯故所分者只黃道之一線初不據以分宮雖或有過宮于黃道者其實則

仍分宮于赤道此亦宣城梅氏之說也然觀西法則又從黃道之兩極距黃道四面皆均者用分其宮度使綫上之緯度皆均又逐度各作圓圈漸次以小而會於黃道極至九十度則成一小點矣所以以恆星東移言之則雖北辰亦有動移唯黃道不動蓋恆星東移以黃道之極爲樞也里差者則以日月星辰之行度不同不變而人所居之地面地向則有東西南北正側偏中之不同於是所見亦各有異焉此里之所由差也自漢迄晉其法固亦未嘗有知之者後北齊時始有張子名子信者初測交道有表裏發明三差三差者氣也刻也時也而大衍厤又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時有二十七所定測驗法近世歐羅巴測北極有南北差法月食有東西

差法其北極高度之表則必合之範天圖而亦以日爲之宗按太陽每日東出西沒晨昏晝夜十有二時而爲一日每年春夏秋冬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其理合乎天之行天體渾圓地亦如之正居中央周髀有云赤道之下一年兩春夏蓋以春秋二分太陽俱經其地故其地常熱又云北極之下晝夜爲一年蓋自春分至秋分太陽盤行於天故長日自秋分至春分繞地而下待春分方見日其冬極凍至如南方則北極低冬晝長數刻北方北極高冬晝短數刻夏晝皆反是他若周天三百六十度日道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地亦如之近人有謂南北弦行二百七十里者大訛按梅氏算南北弦行只二百五十里應天一度北行亦只二百五十里此

間分寸不可以訛背而後始能合乎度之數也北極出高一度南行反是故以二百五十里乘三百六十度則知地之大至古云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此非通達以計之特推算者就其所處之地言之耳按地面自赤道起至北極下九十度至南極下亦九十度渾圓一球故無一定之高者以古說爲準則南北居地之晝夜長短悉宜從同矣然豈可執一以論之哉古歙江氏又謂天頂地平差不分于里此語尤謬蓋地在天中體圓而小隨人所之凡目力所極適只見天體之半其與平面無異也唯計里可以定之計里者地差一千里則天頂差五度何得云天頂與地平無差乎况恆星隱見亦隨南北而其晝夜亦遂永短多差由于北極

之高永短差少由于北極之低此其法唯宣城梅氏定九出而彰明之其理益確至如改元者有云以求上古冬至之厤元以厤之歲月日時皆甲子乃爲厤元余按歲差法曰改者厤元而厤法固不改夫厤自黃帝迄今凡六十餘改如四分厤日法九百四十分三統厤日法八十一分授時日法萬分其法固亦改不過歷久必改日躔與月離有差即改而推測日月五星交食治閏之法則不改也有如日法萬分則月法歲法皆由萬分定日法八十一分則月法歲法皆由八十一分定日法九百四十分則月法歲法皆由九百四十分定是所改者非推測之法乃日法月法歲法三者耳謂改推測之法者誤也顧其所以改之者亦因歲之有差也是故太陽日

一周天者小數也歲一周天者整數也自前冬至至後冬至爲一歲而其所躔之宿度數分秒有差所以積而差差之皆無一定試卽由漢而近溯之漢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至于晉在斗十七度宋在斗十四度唐在斗十度宋在斗二度元在箕十度明在箕四度今時冬至仍在箕三度合而計之漢以上至于堯之冬至日起子宮虛一度該差五十六度八分七秒十九微而姚舜輔先輩謂日食汎餘差五百三十一分三秒五纖七毫九絲此誤之極矣考之授時厤法度析爲百分分析爲百秒秒析爲百微滿百則成一整數考之時憲法度析爲六十分分析爲六十秒秒析爲六十微滿六十則立一整數從未有以纖毫絲命數者姚氏謂差五伯三十一分

三秒則幾何分成一度乎又曰五纖七毫九絲若以十成數則當曰八毫不當曰七毫九絲若不以十成數則幾何分絲成毫纖乎卽如周髀所立之度極爲繁重然亦僅度下置里里下置步步下置分從未有以毫纖絲之名立數者豈別有折算之法與抑或他厤書所載與不然或姚氏別有所創見與考證與然而斷屬訛謬無疑矣新唐書厤志有曰冬至日躔退至井鬼之度日長猶之夏至此說也非今法此又因當日不明黃道不解恆星東移之故也宣城胡氏士佺著日至釋義亦因之其間有明白合時法處而訛舛則亦百出卽如中有云今之日短當在東壁此一說遂萬不可解矣夫東壁在箕則中星在東度在東壁中星去日躔之宿每隔三宮此

又古今成法胡氏之說良由讀策彙之刻板陳書而幷不能得其解故誤以成誤耳若竟據胡氏所言日短在東壁以歲差之理推之共差九宮有餘當在萬餘年以後矣大抵不可預知之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烏火虛昴此歲差之根也嵎夷昧谷南交朔方此里差之準也中星者此日至之定法也厤算之學今雖多而精妙考核者甚少又或多出新意不按一定之法一則或視以爲艱深而難之一則或因以爲隱秘而故密之一則或目以爲迂遠而屏之不知儒者固當通夫三才而古之婦女且能知三星之在農圃者流猶能按龍見之時或曰天文之道在所禁例而不可以論然此非禁人之知其推求研測之法也此禁夫私創臆造者之惑

象而亂眞也貞儀幼侍先大父惺齋公公細訓以諸算法既長學厤算復讀家藏諸厤學善本十餘種潛心稽究十餘年不少倦自大父既終則苦無師承幷無所問難質疑者之人雖或有得而終不能精嘗自悵然凡坊間所刻諸厤算本復乖外不勝指屈此因刻書之人本不求詳善至如諸彙書本益不足言其所以必列厤學一條亦唯求備全其名目而已余每覽而煩之暇日偶觀厤書中凡歲星二差及論日至等類除宣城梅定九桐城方涪翁兩先生所著厤算等書而外餘雖有善本然不免訛外者幾半之否則注解不明否則議論非是不得已妄以閨中鄙淺之見據所一得者辯其疑以詳其法則證其得失而著成一篇其中半主梅氏之說爲本亦自知按于實際終鄰影響不免疑詬之槩謹存俟通才俾得指正之則幸甚云

盈縮高卑辯

古厤每日行一度其于天也本無盈縮然在中土之法以無中氣爲閏月以恆氣注厤爲宜而盈縮之理實寓焉或謂古無厤法之盈縮盈縮起于唐厤非也言盈縮者自北齊張子信始也厥後隋之劉焯唐之李淳風及僧一行等亦嘗詳論之盈縮者何即古厤之高卑也日有盈縮即積候而得之者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始覺日行有入氣之差而立爲損益之率又有以盈縮法求虧食者皆謂自淳風而創按以盈縮求虧食乃趙氏道嚴準晷景長短以定日行進退後人不知

以爲步日躔之準誤矣太陽行天三百六十五日唯兩日能合平行 在春分前三日一在秋分後三日此外日行必有盈縮故夏至縮之極每日不及平行二十分之一此相較而得盈縮之宗過此則皆以漸退日天心過北則春分至秋分合一百九十日七時四刻每十日應縮四十三分六秒大共縮八度二十五分秋分至春分合一百七十四日七時四刻每十日應盈四十七分四秒少共盈八度二十五分必如此則差數之算明而後周歲之內列宿無十六度五十分之愆忒且盈縮二厤亦皆以前後自相除補而無餘欠於是回回泰西者起而論之曰太陽在天終古平行原無盈縮人視之有盈縮耳云云夫太陽自居本天人所測其行度者則爲黃道黃道之度外應太虛之定位定位者即天元黃道與靜天相應者也其度均剖以地爲心太陽本天度亦勻剖其天不以地爲心遂有兩心之差而高卑以判所以夏至前後之度未嘗遲以其在本天之高半故去黃道近而離地遠則見太陽本見之度小縮初盈末半周即太陽本天高處在本天有一度者在黃道不能占一度行之有縮者以此冬至前後之行度未嘗速以其在本天之低半故去黃道遠而離地近則見本天之勻度大盈初縮末半周是太陽本天低處故在本天行一度在黃道占一度有餘行之有盈者以此大抵太陽之平行者在黃道唯終古平行斯知其黃道唯其有黃道斯知其高卑以生盈縮不特有高卑而最高之行亦于此定盈

縮之算生于本天之高卑則其極縮處卽爲最高如古法縮厤起夏至是也最高行亦名最高沖古以冬夏二至起算故起二至西法則極盈極縮不必定于二至之度而在其前後又各年不同故最高自有行率古中厤最高行法非特太陽有之卽月五星悉同皆有盈縮在西法則曰高卑視差後世謂日行于天唯以地應中國偏居赤道北北陸近其頂故春分以後日高天闊必多行數日節氣始周其半秋分後天稍仄少行數日節氣亦得其半云若據此說則混歲差卑差而一之抑知最高有行每歲積久移度乃以歲爲差非如晝夜時刻以地而差可擬況西厤最高卑不當南北二陸之極處故盈縮旣不當二至至于五星各有最高卑皆各有所當之

度宿一一與太陽別其太陽最高卑且月月有異謂之轉行梅氏定九云最高卑五行于小輪小輪之法又各不一其極假如最高在南陸則北陸最卑若在北陸則南陸亦最卑以梅說推之東西兩陸又必譏然矣況十九年則太陽之最高且帀于周天此非以地而異者也格致章曰黃道斜絡以亥爲極攷之黃道之有兩極本諸西法卽渾天家因北極而推其有南極是也古人治厤一準乎赤道西法立黃極于磨蝎之初磨蝎者乃羊頭魚尾卽冬至小寒凡二十八星其宮起星紀二十八度止玄枵二十二度西法以初度二十分十六度五十分定之故其初當在丑未今言巳亥是未知西法以四分九十度爲三百六十度也又曰秋分至春分合一百七十四日七時四刻當以十四日零六時五刻爲一節氣此說衍訛日行盈縮每氣不同若細分之則日日不同矣今乃欲以春分至秋分之日而平分之爲十五日七時以秋分至春分之日而平分之爲十四日六時不幾無可爲定算哉王化卿與方中通又以南北陸主于小輪高卑二行主于赤道更不可解蓋南陸卑北陸高者以地平爲之主最高最卑者是以地心爲之主兩事各異若據王與方二說小輪赤道爲主幾是一地有一地之最高矣然則不知黃赤之行度不可以言盈縮不知損益不可以言高卑不知二極之理尤不可與論最高也起算之端不誠難乎哉

經星辨

厤法惟經星之天最不易斷以其必四萬九千之數行一周而初無能候其徵詳于通幾者往往不善于質測遂忽惑于其限故有約二萬九千有約二萬八千夫均列定限分別節度以日所行至者紀于何節之分秒月五星所至紀之經星所行亦紀之乃說者謂天不可見必攷于經星躔次而得不知經星亦自行于靜天也經星之次常移古今宿度分數各異多至夏至闊狹有定靜天有一定之度動天亦有一定之至周靜天之度切動天之至以成其歲歲本不差其實亦因經星周天百十年後稍移分許耳方中通先生云經星之限度定于二十八宿此謬論也按博物志續集臧二十八宿因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之以爲宿而推測者猶且不一如

畢有十七度半觜有半度星紀不當度自不當用爲宿況星
之皆法乎赤道至于黃道則分以斜行直行與赤道相別所
以自觜宿距參漢洛下閎測得二度宋皇祐元豐間測止一
度然則經星之居位由來不一西人分經星之度與班固費
直蔡邕皆不相符可知非二十八宿所能定矣玉曆編云經
星無名余嘗考之天官書等如曰四輔曰華蓋若魁斗所載
之六星曰上將曰次將曰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者則名之曰
文昌斗魁下兩相比之六星曰泰階曰中階曰下階者則名
之曰三台太微爲五帝之坐東壁爲圖書之府執法爲郎官
之象其官明堂靈臺之象其物皆經星也故馬續云天文之
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凡百十八名積數七百

八十三星皆有名者張衡靈憲論亦曰經星天其數萬有三
千一百九十四名咸有繫命觀此則經星又未嘗無名可推
及之也

黃赤二道辯

黃道者何中道也一日光道黑道者何九行也黑道二則出
于黃道之北赤道二則出于黃道之南白道二則出于黃道
之西青道二則出于黃道之東此前漢天文志所謂日有中
道月有九行也月令則于春其日甲乙以爲青道于夏其日
丙丁以爲赤道于秋其日庚辛以爲白道于冬其日壬癸以
爲黑道季夏之末其日戊己以四時之間爲黃道此日有九
行與月同者則鄭康成所用以注月令蓋皆從王朴九道之
法推而出之者也晉書天文志王蕃作渾天法其辯黃赤二
道謂赤道帶天之統黃道日之所行半在赤道之內半在赤
道之外無赤道東交于角西交于奎也余嘗以凹鏡之邊與
心譬之（凹鏡者體圓而凹有如釜狀）渾天與地相應北極當在鏡之中心
南極當在鏡之邊至中心以其中界之周圍爲東西南北一
輪則赤道也腰輪也黃道則太陽日輪之躔路斜絡乎赤道
半出內半出外約周度十二宮而平輪之子午縱輪之卯酉
橫輪之則一矣約爲三輪六合八觚之分自邊至心一百八
十度自赤道至邊九十度蓋法天體中廣之義也夫黃赤道
之分必隨天之動靜赤道之拱架三輪是靜天之極也黃道
之拱架三輪是定日月星經緯度也動天之極半周天爲一

百八十二度半而大統厤日自春分至秋分有空度恆多至
八日秋分至春分有隔度恆少至八日此即因天包圜中日
圜此中爲廣者也此黃赤二道之畧也

江寧女史王貞儀

論

地圓論

古人謂天圓而地方又曰天地本混沌一體此其理固不相左輿然按之周禮土圭之法與唐之復矩圖皆因地體渾圓準驗其南北東西若是言之則地非方矣謂爲方者以地之正平而非以形體之方圓擬地也蓋人之所居附于地目光察遠皆直至其處地雖圓體百里數十里不足見其圓而目之直注四望皆天似地與天皆方際而平不知其平乃目所見之繩直而不少曲之平非地果平而方也陰陽大論黃帝

問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大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又大戴禮記單居離問于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謂之圓下首謂之方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虛辨注云道曰方圓耳非形也近時厤家有天球地球之解夫擬之以球則天地之形皆圓矣在昔周髀以蓋笠擬天象以覆槃擬地象則地象圓可知夫天既包地則天有南北二極地亦當應之天有三百六十度地亦當應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爲南道赤道而北爲北道各以二十三度半定晝夜之長短地球亦當同之莫不彼此相應以著對待之理但天包地爲甚大故其度廣地中又爲甚小故其度狹悉大氣舉之所以地雖渾圓而不憂人之所居傾跌環立此皆因各方之天頂隨其人之環立而異耳是故北極之下以北極爲天頂而赤道適準乎地平何也理固異而所以爲理則各有異耳邵子之說曰天地之體自相依附程子之說曰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闊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天中一物耳周髀外注云惟地體渾圓故人居其周所戴之天頂隨南北東西而移黃赤道之高下即隨其南北之遠近而殊而日食分數晝夜增損悉因之宣城梅氏定九云以渾儀之理徵之地之正圓無疑也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各以所居之方爲正遙觀異地皆成斜立其人立處皆當傾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

地初無傾側不憂環立與合是數說衡之亦以地形爲圓而不爲方也明甚西厤以南北二極出地之數以覈地離幾何而又以二百五十里定直北北極高度以爲地形圓而周圍皆生齒者亦即此理耳或謂寰宇皆水地浮水之上天包地之外又曰靜天方者以圓則行方則止此更失之誕妄夫地似空匏既內虛而外實則圓形亦止何哉況以簡平儀測天星其二百五十里差一度者又昭然可推也哉

地球比九重天論

天體本渾穆合一而厤家辯其層次解其重數於是九重之說以起又有九天之名九天非九重之比也周髀曰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北極下地高四隤而下即今地圓之說也北極

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即今緯度五
度五帶之說也地圓五帶即西法地球之說也而地球之說
不始自西厤昔漢人有海外星占唐一行有鐵勒晷刻宋詹
厚菴有靈圓交測皆極言天地球解而伊川又云天地無適
而非中郭若思云地乃圓體而宣城梅氏亦精辯乎天圓地
方之旨又解乎九重之說夫地球處天中又分之爲地球五
帶凡日輪所照臨之處均可布算厤原曰圜則九重九重者
天輪之約數也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
惑五歲星六鎮星七恆星八有象之天高下重止于八並各
以大氣左旋而九之彼夫居七政之上最大圜最遠于地者
爲恆星恆星之下土星次之木星又次之火星又次之金星

又次之水星又次之最近于地球者爲月而列宿附乎九重
之中此一說也解者各異試即以西法論地球每度二百五
十里推之則知三百六十度爲地一週九萬里又可計地面
至其中心隔一萬四千三百十八里零十八丈地心至一重
天謂月天至第二重爲辰星辰星即水星天也至第三重謂
太白太白即金星天也至第四重謂日輪天至第五重謂熒
惑熒惑即火星天也至第六重謂歲星即木星天也至第七
重謂鎮星鎮星即土星天也至第八重謂列宿天即衆星天
也至第九重謂宗動天此九圜以漸遠而漸大相包如輪然
唯月與五星皆能掩食恆星故厤家謂恆星在上而於地爲
最遠月又能掩食五星故厤家謂月最在下而於地球爲極

近五星又能互相掩食故厤家謂五星在恆星之下月之上
於地各有遠近之距是以西厤亦有九重之論此正梅氏定
九所云以七曜各居其天并恆星宗動重而九也泰西利瑪
竇則有云二十八宿星其上等每大於地球各分一百零六
倍又六分之一又分二三四五六等皆在第八重天又以土
星大於地球九十倍八分之一木星大於地球九十四倍一
半分火星大於地球半倍日大於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八分
之三地球大於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大於水星
三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又大於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
一又云金四當先於水一合太陽之火是以金水爲太陽輪
金水太陽合一而九重減二數共止七重又以五星與太陽

合爲一天共止四重以此論之法因各別不幾重數皆屬子
虛之談奠定其次第之高下遠近而西法毋乃反不能自通
乎此梅氏邈九以七政各有本天以爲之序帶在本天又自
能動於本所則用梅說求之庶乎天之重數可得而定矣

歲輪定於地心論

歲輪何以定於地心哉曰以地心之綫垂自歲輪星以下以
過乎地心而直射諸太陽之心復以五星之本天參之地心
之直綫而於是乎可定也蓋七曜之行另有各星之小輪爲
推步之本推步又不必泥乎小輪而總以三百六十度爲準
按古厤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占法亦據此以紀天度
而七曜之天雖有內外大小而三百六十既同則五星之歲

輪無不可以之爲率而地心之比例相較亦黍絫不失且夫
歲輪者即五星遲留逆伏之謂也而獨與太陽異者因歲輪
皆距日之遠近而生月五星以盈縮高卑即於不同心之輪
而得其度故小輪動小輪之動本乎天而七政之
動又本乎小輪本天移故小輪之心亦移小輪動故七政亦
動其體相連也然皆以半周天之宿度行縮厤半周天之度
行盈厤起于最高漸于最卑而又終于最高五星歲輪一名
次輪悉循黃道西行故土星行十二度奇木星行三十三度
有弱火星行四百零八度奇金星行五百七十五度奇水星
行一百十四度奇而各一周始自合伏猶終自合伏故七政
各重之天唯其高卑兩際皆在本天故可以容小輪小輪與

不同心輪名異而實同蓋小輪之心即平行之度亦非別有
一不同心另繞地綴行而能使兩心之差各一其率而仍然
不渙而統也是故不同心者即測小輪之法不特七政在小
輪體皆連也而小輪之心又皆有退度是何也小輪之心即
輪之樞也樞不動而輪動七政則連于小輪之周周邊也故小
輪動七政亦動唯在五星爲歲輪歲輪者即遲留逆伏以距
日之遠近而生厤家論太陽無輪非無輪也用定平高卑則
太陽有小輪二即所謂小均輪也宣城梅氏定九日月五星
距日有遠近而生異行則日次輪而五星或亦名次輪其實
則眞稱爲歲輪云云又可以知歲輪心遠于地心則見小近
于地心則見大著總原歲輪心不常在最高與最卑而小大

亦復參差不齊有如五星之輪較歲輪則土木本天大而歲
輪小金星本天小而歲輪大火星在水星之上故火星本天
大而歲輪反大水星本天小而歲輪反小此所以七政之天
皆以日爲心者因土木火三星輪大而褁地心金水二星輪
小而不能褁地心乃自太陽之相距以觀反成大圓覺似以
日爲心也大都五星新圖以大輪爲本天而侵入太陽天內
此乃歲輪上周行之迹也不然沖日之時歲輪心既已在太
陽天內矣而星又在歲輪最近豈非竟越地心而過之乎所
以云星天日天各有小輪高卑其本天則皆以地爲心且凡
星之天有大小皆以距地之遠近而知其本天以地爲心至
若歲輪則金水行太陽左右以日爲心土木火又以本天平

行度爲歲輪心因太陽與地心有一定之度距初固無可疑
者此說五星本天皆以地爲心故不爲九重而爲圓形然輪
分遠近不可以不知月天近地能掩日與五星及恆星者因
遠則遲而近則速也若依古測天以金水二星之輪在日天
之下以相掩而推其行度則二曜運旋終古若一豈不幾無
確據乎況太白附日以爲輪而必定之于歲輪何以知之曰
西人論之詳矣謂以鏡測太白有時而晦有時而光滿有時
爲上下弦夫太白附以日輪其行之遠亦僅得象限之半理
不同于月也蓋有時在日之上故其光滿光既滿則體必微
矣有時在日之下則晦其光有時在日之旁則爲上下弦辰
星之爲體也小故去日爲更近其晦與明不易見而其運行

則與太白同其度亦合熒惑在歲鎮內在日外此則因其行黃道遲于日而速于二星木星在火外以其行黃道速于土而遲于火鎮星在木外其行黃道最遲恆星無視差七政皆有視差金水又繞日爲輪水輪近而速于金至火土木又皆過日對衝則必遲留以至于逆近日則伏歲輪象斯論亦大可存試即西洋新說推之所謂以太陽爲心而圜日圓象猶之歲輪之心不能不行于本天之周既行本天則本天原以地爲心新說新圖亦兩不能出乎歲輪之舊術也況地心居天之下而包乎本天之中則東西南朔雖非有一定之所而七曜實有本天本所也地爲九重天之心雖天復不同心而朒朓贏縮皆可用小輪以定其歲輪定歲輪而知其贏縮天

之重數有高下大小之別而星與地心復有分倍遠近皆可於歲輪而推其進退順逆知此可以定歲輪之必以地爲心矣

日月五星隨天左旋論一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說合之中西厤家同乎日同然則其說均是與曰否天左旋是也日月五星右轉似是而實非也常因左右之旋而考之日循黃道之跡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必隨乎大氣而左準赤道爲出沒者晝夜之故也虞夏書以衡寫天(即璇璣玉衡)逸文猶見周髀之本至黃道極亦隨大氣而左旋晝夜一周又過一度是蓋古之治考日月之行以授時表中星以著候不言五步之

術以治厤至漢然後推測五步之遲疾留退見伏之距定以左旋各爲經緯右旋者發斂之軌左旋者晝夜之象夫不知日入次二衡而暑甚出次二衡而寒以漸甚月入次二衡而減夏之暑增冬之寒出次二衡而反是是左行順氣自然而旋日月之贏縮遲疾積驗于既往其高下定而後左旋之規立此以璇璣玉衡順行之氣測天與日月五星之左旋也夫黃道日星左旋之天周而古今推移右旋者乃日月五星列宿旋轉之輪而非其實迹又因未知乎左旋爲大氣所運以成東出西沒之象又昧乎晉天文志左旋右旋之說於是取證周髀蟻行磨上一語儒者往往以左旋于右爲順遂外七衡而疑日月五星亦右旋矣皆原于步算家與儒者各持一

議復執一蟻行磨上之語故右旋之說乃牢不可破夫即以行磨之語解之不唯磨之上石左旋也卽仰石亦左之所不動者唯磨心之樞木耳磨石之中試設一圈斜絡之近上石又設一圈交于中圈半在中圈而上半絡中圈而下上者亦近磨石上側下者亦近磨石下側使蟻右行中圈之交磨動則二圈分疾遲疾者外圈遲者中圈蟻不能行乎疾圈也必隨斜而上至上側中圈而遲繞以行以疾觀遲似有順逆之旋若磨石左旋一周而中圈亦左移分餘人見其遲故以爲右其實非也所謂隨大氣之運而與俱左理則然也

日月五星隨天左旋論二

儀以蟻行磨上之說解其理以辯論乎日月五星右旋之非

是蓋又徵於七曜而實之矣七曜之東移又徵於天之重數而定之矣何也七曜東移不由赤道而由黃道立長短之規今古之南北交差四十有五度故七曜每日不能距仝度而無差唯其有差是以見其平斜之勢而必由本天以帶之雖各自動于小輪不能不斜交赤道之內外以行其東升西沒之距而制動之樞全在動天恆星以內皆相附而行七曜既各有定所而其各動之天亦不能順黃赤二道斜交之處退轉而行於是相差而成動移以生逆度周天恆星行度甚遲而準於日古法歲差在黃道之一線隨動天之西行是右旋惟恆星其東移皆在黃道其所以右向原因天之左旋而成凡以爲七曜右旋者是以進順爲退逆矣梅定九論左右之

旋亦云天雖有層次以居七曜而合之總成一渾體故同爲西行是可以名之爲左旋又曰七曜之行皆循黃道而不由赤道則其與動天異者不徒有東西之相違而且有南北之異向云云如是以論梅氏雖以左與右爲並旋畢竟以左旋爲之宗或曰西人柰何亦以右旋測日月五星噫西厤雖至密亦未能言概準即其言天左旋以爲歲輪不相侵入而能自爲左轉又有水火土氣通之成一球向右旋轉而左旋之天不動又以太陽中旋而地球旋轉于外若此等解說不一而足有所可行即有不可行有所是即有不是豈可例觀乃明史載明太祖問羣臣左旋右旋之說羣臣皆以左旋對蓋用書經集傳蔡氏之說也太祖定之以右旋所以爲右旋者乃以月之行實之耳而後之厤家遂藉爲矩㮣殆亦可云耳食者矣古人云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黃即此以論白與黃既無離合何分順逆世未有牽卵白而黃不隨以轉者奈何天左旋而繫乎天者故逆之而右行哉

日月五星隨天左旋論三

厤家測左右之旋而訖無定論者大抵所用者多以截法而難于厤法耳厤法者以理爲用而必取夫實截法者借象爲用而多近于虛儀嘗于厤家之談七曜而知之厤家以行之最速者屬月最遲者則鎭星（鎭星之說本未誤）而均以辰星太陽熒惑歲星皆右向而旋夫七曜之經天也本順天以運而非背馳者也故每日皆升於東沒於西天有重數則七曜亦層次

因厤次以生微差所以鎭星之行雖至遲亦唯繞地左旋一日而一周積至於一歲之久則不能不退移一宿而終不能及乎天行之健於厤者家多以平面之輪與斜轉之勢窺之遂若無西移之率又因見其積退遂以爲東行皆在黃赤之側周而決以右旋定之夫天球之分輪有九重天之輪亦有動與不動是以七曜之左旋必有遲有速其行之最速者近於動天也其行之最遲者遠於動天也至於七曜之中其行之遲而退度之有可見者莫如月太陰一日之行常不及天三度十九分之七假以今夜月在角宿來夜則至亢宿其退距則十四度以十度餘積至二十有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而會日至十二而乃與天會故厤家見月日太

第一九三冊 104 版 46A

白熒惑歲星之退而以爲東行則以右旋目之不知日月五星之退非實退也正其進也且非逆也正其順行也以不退而反爲退自必以左而爲右皆用截法之所誤耳夫必指日月五星左旋爲確乎不易之說者正非僕所敢臆度而漫證之也自橫渠張子始定之而晦菴朱子闡發詳明其語錄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則曰今厤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五星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爲不可易之論據此而朱子亦主于左旋也僕故曰天左旋日月五星亦左旋蓋觀象者必取實學厤法必準理左旋之象實體也即厤之順理也夫復何疑

江甯女史王貞儀

解

句股三角解

句股之法載諸周髀而爲測量家之所須有絜矩之義焉於是測高者用立矩測深者用覆矩測遠者用偃矩測圓者用割矩測險者用重差測算者用八綫測度者用三角三角八綫一齊圜均線割線天線又生自句股而以正弦作用取正弦之術則又以句股化之言測量之術至西法已入乎深微然不能不求之周髀以立算蓋句股者周髀之算測量之祖也周髀載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方出於矩矩出于九

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趙君卿甄鸞及李淳風等注云此即句股圓徑一而股三方徑一而帀四伸圓之周而爲句展方之帀而爲股共結一角邪適弦五此圓方邪徑相通之率又作圖注云弦實二十五朱及黃朱實六黃實一此句股之起略也夫數圓而規也故理之以方方即所謂周帀也物方而正也故出之以矩矩即所謂廣長也其所以用九九則括乘除之法耳徑者直隅之角亦謂之弦句股各自乘三三則如九四四則如十六減句于弦爲股之實一十六減股于弦爲句之實九環而共盤則取幷減之積環屈而共盤之開方除之得其一面得成三四五之數此句股之釋理也幾何要法之直角三邊亦出乎周髀句股而平觚亦從原之夫西法用三角猶古法用句股句股即三角三角能通句股之理句股之所量在邊邊之大小長短無定三角之巧乃限圓體于句股之內即如西洋厤所言寒暖五帶之說與周髀言七衡者同符嘗聞西人直綫曲綫之平弧三角不同而正弧餘弧垂弧次弧諸法要以八綫爲用而一主夫句股爲之宗然角弧必兩相維而天元之體正斜反側八綫分晰各遇而後句股之法以成句股之端固有四曰句曰股曰弦較以句股弦相併相減以生和較和即併也較即減也句股之法先知二數然後推一見句股然後求弦見弦然後求較句者何橫闊之綫也股者何直長之

綫也弦者何兩隅斜線相去之謂也是故句與股併謂之句股和句與弦併謂之句弦和句弦相減謂之句弦較句股相減謂之句股較股弦相併曰股弦和股弦相減曰股弦較弦與句股和相併曰弦和和相減曰弦和較弦與句股較併曰股弦較弦與句股較相減曰弦較較此所謂生變句股之名義即如句二十七弓股三十六弓弦四十五弓以二十七三十六相減其差九者較也句股相併得六十三者和也股三十六減弓四十五之差九者股弦較也句二十七弦四十五之差十八者句弦較也併句股共六十三六十三減弦四十五之差十八者弦和較也弦四十五減句股之差九其差三十六者弦較較也股弦相併得八十一者股弦和也句弦相

併得七十二者句弦和也句股之差九併弦共五十四者弦較和也句股弦併得一百零八曰弦和和倍弦實自乘得四千零五十減句股和自乘得三千九百六十九餘八十一爲實平方開之得九者句股較也前倍弦實減句股較九自乘得八十一餘三千九百六十九平方開之得六十三者句股和也句二十七加股弦較九共三十六者弦較較也句二十七減股較九餘十八者弦和較也句股和六十三減句股較九餘五十四折半爲句也股弦較九加股弦和八十一共九十者折半爲弦也弦和和一百零八減弦和較十八餘九十者折半亦爲弦也句弦和七十二減句弦較十八餘五十四者折半亦爲句也以上則皆以一百零八之總術舉句股分

合加減得算之例如此假如換數以起句股之算或以句三十弓股四十弓弦五十弓中容圓徑此句股容圓也則以得倍數爲實用句與股相乘得一千二百倍之二千四百弓另以句股弦併得一百二十弓除得中容圓徑止二十弓矣或以句三十弓股四十弓中容方徑此句股容方也則以相乘得一千二百弓爲實另以句股併得七十弓歸之得中容方徑一十七弓一分零矣假如句三十弓只弦多股一十弓則以三十自乘得九百弓復以多一十弓爲股較自乘得一百弓以九百內減之餘八百弓爲實倍較一十得二十歸之得股四十加較十弓得弦五十矣假如股四十弓只句弦相和八十弓則以四十自乘得一千六百弓另以句弦和八十弓

自乘得六千四百弓內減一千六百餘四千八百折半得二千四百爲實以句弦和八十歸之得句三十以和八十內減之除得弦五十矣假如句弦和七十二尺又云弦多句一十八尺則以七十二尺加多一十八尺共九十尺折半得弦四十五尺內減多一十八尺餘得句二十七尺另以句弦和七十二尺以多一十八尺乘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尺爲股自乘數以方開之得股三十六尺矣凡此可云算句股簡易之法矣至割圜之法則以句股之術而申之但厤家所測乃渾圜非平圓以平圓較渾圓則渾難矣自元郭太史守敬以弧矢命算雖出於句股其法視古爲簡且精求弧角之法必佐之以割圜八綫弧與弧割卽弦與弧過八綫以半徑全數爲

弦正弦餘弦爲句爲股此其比例也而黃赤二道之綫因之因其三角三邊共六件以先有之三件求餘三件其與平角不同者平三角形之三角如平三角有正角一必有銳角二弧三角則或兩銳角或兩鈍角或三正角或兩正角不一平三角以三邊求角而不可以三角求邊弧三角則可以三角求邊因弧角邊皆圜度而無丈尺也平弧皆用八綫而平惟用於角弧又可用於邊故用平三角之法易而用弧三角之法爲獨難有以句股用割圜之法中其圜而弧分之截周爲弧背緪弧背之兩端曰弦直弧與弦之半曰矢弧矢之內成相等之句股二半弧弦曰句減矢與圜半徑餘曰股緪句股之兩端曰徑餘亦謂之弦句股之弦圜之半徑句股弦三之

方矩合句與股二方適如弦之大方減矢于圜徑餘爲股弦併矢爲股弦差并差相乘爲句之方減句于圜半徑餘爲次弧背之矢倍股爲次弧減次弧背之矢于圜徑餘爲句弦并其矢爲句弦差差并相乘爲股之方其三弧之截爲句股兩弦之差并及兩句之差并所爲方者等其羃焉同限之句股小大差并互爲方亦等其羃焉此句股割圜之法其測綫之略可攷者又有渾圜之測中其圜而規之二規之交循圜半周而得再交距交四分圜周之一規之翕闢之節也原是經度緯度分而經弧緯弧之度著參其體而兩其用用也者旁行而觀之也以經度爲節者其二規皆緯自交以至徑弧謂之次緯儀以緯度爲節者其二規皆經自交以至緯弧謂之

次經儀凡句股十有八爲互權之率四次經次緯二儀均如之經緯又各有互權之率距經緯之弧四分圜周之一規之謂之外規至以句股弦弧矢御之渾圜之規限正視中綫測視隨其高下而羨惟平視中規背以平寫規限竟半周得圜徑衡截圜徑齊規限之末抵外周得規限所爲半弧弦弧弦易正側之勢以爲平如是命外周之限爲其限凡矢屬于規限之端弦屬于規限之末一從一衡相遇也此渾圜測綫之大略可攷者至三角有垂弧及次形因有垂次而斜弧之算乃可詳而矢綫之加減可推第斜望之形其弧綫與平面而不能如平儀經緯之可以爲實度唯其正形用矢之度則有先數後數蓋凡三角形而平儀者則一邊之兩端皆可作綫

過心爲全圜之徑一主綫一加減綫用銳角則主綫在外用鈍角主綫在內可以量代算之理其法詳備宣城梅氏厤算書中又有立三角法立三角者即句股之法古所謂塹堵所謂借土方之法以量天度也其形虛而與實並用蓋以黃道赤道之割切二綫而成者昔九章以立方斜剖成塹堵其兩端皆句股再剖而成錐體故四面皆爲句股梅氏演其法以爲測量且定以四銳形爲句股錐以底方長爲直方儀以底爲渾圓幕之分爲圓容方直簡法儀三式是誠會通古法西法而爲之者矣以上皆從句股而生故均得以句股名之而特舉其大概大抵三角八綫之法必始于平三角能知平三角而後能伸引無盡然平三角又出之句股故又必先求知

句股以推其餘夫而後可因角以知弧因弧以知弦因弦以知矢因矢以知綫因綫以知正背銳鈍之理焉目下習厤算之學者頗多以前如李治著測圓海鏡顧箬溪著八綫表用及弧矢算術周雲淵著神道大編至如王寅旭先生梅定九先生各集其成莫不思精學博其所演論皆多發西人之未知者至若劉徽祖沖之暅之趙友欽甄鸞諸先輩又可云極句股之神定九先生曰三角之理不出句股故銳角形分之則二句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句股也唯精求不怠自能得其全據此而言之則西術固或有勝于中法者而其所得之數固非西人所別剏實本中國所自有者是則中西固有所異而亦有所合然其法理之密心思之微而未可以忽視

夫益知理求其是何擇乎中西唯各極其衆收之義至使足以通達而高深廣遠之用已參伍錯綜于句股之中亦在人之善會而已

月食解

日月交食之道自來厤家考訂推求至宣城梅定九先生可云至精且密然日食之理固極微而月道爲尤難他本厤學書中亦往往有雜引之處讀者又或未之能詳故茫乎如分徑之莫擇其擬道周嚮爲嘗考月能掩日日能蝕月日遠月近不必立表而自易明而西法則以日月高度各以五十然以太陽表景長于太陽又曰能知其爲五十度之高必不然矣是厤家以爲月道之極環于璇機又斜交乎黃道凡二十

有七日小餘不滿少半日月遂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有九日小餘過日以起朔十有二朔凡三百五十有四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定四時成歲故堯典以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計之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若夫日照月而月乃有光人自地視之唯于望而得見其光之盈朔則日之照月其光向日下人不可得而見餘以側見而闕日月之行朔而薄于交道日爲月所掩則日食日高月卑其間相去益遠故其食分淺深隨地之方所見者不同望薄交道而月入闇虛則月食張衡靈憲所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謂闇虛月過則食闇虛之爲地景故食分（去聲）淺深見者皆同月出入黃道表裡不

及六度是以異于日躔也大抵月體極圓半爲明半爲魄其明魄之界時爲弦直纔時爲弧曲線因其圓也以生弧線而人目所見似爲平而正如平儀然儀之子午圈可當月周皆大圈也儀之極分交圈可當上下弦明魄之界皆直線也儀之時圈可當太陰每日距太陽漸長漸消明魄之界皆弧曲線也月有明魄之界二一爲日所照之界一爲人所見兩圈于定朔相合爲同即西法所謂照與見相反也定望時則亦相合爲一即西法所謂照與見相同也過望朔則漸相離即西法所謂若黃赤二道之距遠度也以是朔前後光魄消長之分數少兩弦前後消長之分數多望前後復少亦此理耳至月又有本輪次輪之分即月離表用二三均數加減立表

也凡推月離之法必以第一均數均其平行自行爲實平行實自行又以實自行爲木表之引數或上或下各有加減之號即如立表月離宮用五則其度爲當二九二八二七二六二五二四二三二二二一二〇也其距日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合一至九而復一〇也其加減必用五度者取整數也梅定九先生復作定交角法乃借黃道以求白道也黃道上兩圈交角以白道黃道之交角損益即成白道交角恆視定交角交滿九十度以上成鈍角即東西相易其法觀近交時白道與黃道低昂異勢定之而其差生焉且亦有東西南北之分如月食八分以上初虧東北復圓必在正西八分以下陽厤初虧東北食甚正北復圓西北陰厤初虧東南食甚

正南復圓西南並以月光體中爲主與日食同其月定均者遲疾差也距弧者平朔與實朔進退之度也距時者平朔實朔進退之時日也即古法加減差也唯西法用于定朔故少有殊加減時即視時實朔時即平時其用又有二一則加減實時爲視時是其正用一則反用加減以變視時爲實時是反其用月離表之改用時爲平時乃據所測視時也所以月之食也天下皆同蓋月球並諸辰星之體望時月或至黃道正對乎太陽故春分至秋分日出地恆在卯正前斯月望對酉正後秋分至春分日出恆在卯正後斯月望對酉正前故月蝕特于望斯日月無俱現地平上之理矣他如月食闇虛之限其表闇虛者圓形也其法以闇虛心爲心併景半徑月

半徑相加度作大圓于闇虛之外是爲食限景與月各半徑相減作小圓于闇虛之內是爲既限凡此又推算月蝕之大概也厤書云日月相會每歲十有二次將會則月光盡闇而爲晦已會則月復光而爲朔乃日月之食東西同道南北同度晦前朔後近一遠三日以斜倚而爲弦與太陽相對則日光滿而爲望晦朔日月之合故月會日而日爲之食矣至望而日月相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則日會月而月爲之食矣而或者曰月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望而正對其光既滿何復至于闇不知月質本陽而其氣則陰唯其陰與陽不相匿故日之精即月之闇虛至望月度行納闇虛故交食蓋日之爲光無所不照臨人在地平觀之則尤倍其大雖僅止一丸

之光使遠照之百步之外則大如盤千步之外則大如箕矣試即從瓦隙而視太陽之光末及一豆也而且隙中之一綫影下照于地者已大若卵何也在近體者小而愈遠則愈大也此日之闇虛小而散射于外其相當者只須一綫之對遂復還其本闇之體而不能侵焉猶憶戊申正月予讀張衡靈憲之文竊疑以亥子之時日入地中月出上中既間隔日豈隔地而會月思之及旬不得其解至上元之夕家宴于德風亭既畢各燈俱上一時燦然亭中區大圓桌一中梁上用繩下垂繫大晶燈一而東西窗際長桌上各大圓屏鏡一其高也與晶燈等燈繫頗低其光亙及乎兩鏡之內儀閒坐四顧其時目注心思忽若有觸于心者因戲移窗西之一鏡下于

地覺桌以上之晶燈其光遂不能及乎鏡蓋鏡爲桌所間也乃引晶燈之垂繩高之尺許而燈光又可及于鏡因光漸散于桌四隅之外也復漸引高其燈而鏡中之鏡光亦愈下下之與上恆若相避上之與下則恆若相望燈引高至梁且移鏡近于中桌之旁而鏡亦不能逃燈之照燈不偏而極其高而桌之面乃不能少隔其高矣于是恍然悟月食之理且可以悟天之內地之外四圍空洞雖日在地下月在地上若不相見而實無不見也又試作一圖于此分以南北東西共三大圈其東大圈而外月道在黃道之上至西則月道在黃道之下又于圈之心作庚癸壬小圈爲闇虛心所行黃道綫丙乙丁己辛爲月心所行白道綫甲圈爲闇虛綫觀月心行至

丙綫則其邊自與闇虛相切而光漸損矣月心行至丁則其邊全出乎闇虛而光見復圓矣若以地平上太陰加臨方向東升西沒而論則不論東西南北唯以月體對天頂處爲上對地平處爲下而其左右前後亦然噫月食起算義甚淵深諸厤書法與說雖備而苦于曼衍今偶拈求其法而不揣妄陋贅以淺解幷不敢以已見少爲軒輊蓋兼采旁蒐庶存管蠡之一得且名之曰月食解其不及乎太陽者以所解非日食之法至如蔡邕之言側匿許愼之言朓朒解以朔晦者大約合朔日食月質掩日有望有月食地求之影隔日平行相距實引交周分時各有算法又豈得一槩論之也哉

江甯女史王貞儀

書後

敬書先大父惺齋公讀書記事後

往者大父得罪後坐吉林臺站遂捐館舍於今將二十年矣慨公見背時手藏書尚有七十五擱家嚴兄弟刻誌詩書以繼先志爲事俟後家難既作困沛無常而先人手澤逸散過半藏書遂無幾矣儀幼粗識之無既長稟訓內則女紅之暇恆延姆師教讀頗攻苦於詩歌文章之藝家嚴知而責之於是不復課佔嗶矣而凡有先大父之著作雖片言隻字莫不什襲乎緘册之中故猶未至散失亦明知女子不能承家學

因伯父等困於坎坷年來又無暇及茲故儀珍之其所以然者亦以待弟姪之長而或知能守能讀耳去冬儀既于歸乃以所藏大父諸著作仍貯笥中不敢私攜片帙往也越八月偕婿歸甯復啟笥而笥且壞所藏卷册盡爲蠹蝕僅存讀書記事一部其後卷已蝕毀共猶存十分之七而已嗚呼此儀不孝之罪也竊嘗聞家父言先大父著述甚富在吉林時遭祝融之厄而焚者十有八九最爲得意而幸未被厄唯記事一部此本乃大父少年時應鄂松崖都憲幕府起及吉林捐館以前止校訂者爲藍鹿州龔天如兩先生殆將刊行而未遂之書先大父嘗歎云我不德遭茲枉禍生平無多作除雜著數卷外唯讀書記事一編皆我精神所寄託倘能傳之子孫亦略知我忠愛深衷也嗚呼大父之不愧于生平於是編得之而非其罪而罹之罪亦於是編少得其端矣儀誦見之下敬孝並起先志未竟尤用愴懷倘冀我弟姪輩奮勉成立則承先啟後有得於家學爲可幸矣甲寅七月二十日次女孫貞儀敬誌

書虎口餘生錄後

明季闖賊之亂猖獗毒慘淫戮無盡生民遭其塗炭每一兵過肆行擄殺掘墓拋尸殘虐已極人人思得而誅之雖髮數不能盡其罪矣然當其時亦唯無可若何聞聲而遯斷無敢攖其逆者而竟獨有一邊長白公出身患難際巨賊餘赫之時卒以奇策掘賊祖若父之冢誅已餒之殘魂戮九原之肝

腦使前明二百餘年之憤消于一旦此非大快人心之舉也哉雖然覆巢之下詎有完卵乃既被賊執即百邊公能無作犧祭之物乎而公則歷履彌堅守身彌固外迫于無援內受夫饑饉復能脫出重險以歸故鄉不特不死其身而并未嘗累及其家是既成其忠而復克全其孝矣嗚呼彼賊之罪雖夷其族不足惜也使其祖若父竟獲安於土室是王法所未及誅也乃王法無及誅者鬼神能誅之而鬼神又不及誅而必俟邊公誅之邊公且以筆誅之蓋誅于邊公之手之筆較誅于王法鬼神爲尤甚何也誅于王法者一時之誅誅于鬼神者人不及見之誅而誅于邊公之手之筆則合王法與鬼神而成千萬世之誅也語云事不處乎至變不足以勵天下

之至常法不明于至公不足以訓天下之至達嗚呼邊公之行至變也而實至公讀是錄者可以爲天下之凡爲忠臣義士者稱快矣時乾隆六十年七月四日德卿女史王貞儀識

敬書家大人醫方驗鈔後

醫方驗鈔四卷乃家父手輯已驗內外時癥之方家父素精于醫而不常臨診偶有乞之醫者亦不辭時既久凡所已驗者必立之案其書之所鈔皆經已之醫而驗之者也其例先錄癥之細原次錄合乎藥性之宜次錄藥方有一癥而參酌更易至數十方者蓋於疢疾之初起及已成凡九候之大要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三建之形情亦云簡而詳矣竊謂人生恂形性命修短強弱肥瘠內外之分天時溫冽燥溼之異地

氣東西南北之別病不同則脈亦不同脈不同則方亦不同昔河汾氏云醫者意也藥者瀹也先明白其理意而後以藥劑通瀹之此論可謂神于醫者矣是則醫非徒以藥視病而亦不能舍藥藥非徒以方全醫而亦不得舍方醫之有方殆猶舟之有柁弈之有譜善用之足以制力不善用之未有不覆且敗者也今世之讀書者或間有一隙見即自命知醫及其治病也則昧于陰陽表裏虛實緩急純雜留匿隱顯轉變諸理每視一病也概執成見又或自出聰明捌一法劑方與藥誤藥與方誤未有不殺人者將責人確守神農子儀之學或定如周禮五醫所治固已非其時然而按方合癥之當用其心此非偏語也今驗鈔諸方必曰即持一方而能愈數十病此不敢知也而變化裁行之即一方而仍可起一癥者又無難也此非方之神方雖驗而要在乎用方之不徒以方試人必有審脈勘癥之確理在也儀侍家父側亦素推究諸醫藥之書又常問習其道故略知門徑然即自有微痾亦未嘗矜所能以自治非故怯也所謂導之以藥石必和之以道德臨癥多然後以藥飲人夫又豈可以一得之見遂恃所長哉嗟乎養身者不可廢醫藥而醫藥非徒恃以養身猶之治國者不可廢兵刑而兵刑非徒恃以治國家父嘗語儀曰雖有神方不如治病於未起斯言也即法存而戒具之深意儀敢以跋此編

跋

許飛雲女史讀詩私箋跋

向來說詩諸家異同離合紛然衆訟考之注詩者齊魯韓三家廢於毛氏毛氏又廢於朱傳然城闕等篇亦未嘗不別存其義而或謂刪詩三百篇止在字句不在章什顧何唐棣茅鴟其先且有倩盼祈招二什笙詩無辭九夏已缺夫豈可穿鑿其說哉況主志主文有美有刺有貞有淫有常有變雖百世而下誦讀詁繹尤且不能悉其所以然者矣有如二南有正風而野有死麕明涉乎變十三國爲變風而柏舟淇澳緇衣明繫乎正且葛覃鵲巢皆錄女子之賢而幸者綠衣日月終風碩人皆錄女子之賢而不幸者然無非詩之正者乃後

繼以凱風雄雉牆茨偕老桑中鶉奔諸詩此可知爲勸爲懲美正而惡邪之義也他如關雎一詩或云稱后妃之德或云刺康侯晏起芣苢一詩或云婦人樂有子或云傷夫惡疾黍離一詩或云閔宗周或云衛公子壽閔其兄伋是又羣注家之各異者至其韻義也宗室牖下則下讀戶音何其久也我行永久則久讀几音實維我儀則儀讀俄音象服是宜則宜讀何音此特舉其略而疑義紛如少不加察文義音韻互舛矣已酉冬偶從胡愼容女史案頭得吳趨女史許天衣讀詩私箋四卷蓋女史手錄之本而待付梨棗而未克就者按卷前有自序其略曰余少篤好讀三百篇長而不憿尋章摘句間有所悟時出己意爲之疏證又用心考稽諸家詩本彙參

其義蘊附以私見聊錄素本久之成帙遂分四卷固知考據多有不合處名之曰私箋俟世之博雅君子有以教政之也云云以余讀之其所辯疑處甚多亦且實有工夫特欽其一女子也而能知讀書如是故跋以片語或他日鐫之問世使學士大夫又知閨閣中正不乏風雅之人也天依字飛雲吳趨王又溟室著有詩文諸集行世

幻情緣傳奇跋

若夫木客花妃藉文心而寫像蛇神牛鬼屬奇手以傳形耳聞蟻鬥傳誌異之書目見天蠶譚詫廣生之譜而且千載佳言樹名連理一時新語獸號比肩三生夢渺石亦能點其頭片月魂歸甕竟知移其腹靑翎墮剖木之胎才人閣筆紅雨

腊飛香之夢樵客傷心對癡人而譫首難言牆壁皆通與道學而低眉豈止肺腸蟠曲然而曹邱生果爲罔兩難遺以桃茢而仍來魯仲連或作齊諧試問於笙歌而亦妙按異調而舞禽政使秋容頓展對羣芳而把盞何妨笑口頻開此情田老農幻情緣傳奇之所由作乎唯老農以蒙莊之巧想運遷史之文心借酒杯而爲侶則塊磊可澆憑斑管而怡情則詼諧間出偶製粲牙之劇遂令花樣新翻戲塡編齒之文頓爾芳華別紀妙不淪風共欸雄才繡虎貞偏取媚已非小技雕蟲殆點金銀于瓦礫現慧業而振庸愚變腐臭爲神奇借空談而爲解悟者也於是纜簡徵文託孤標於庾嶺龍梭織字尋雅韻于小山魂非倩女反爲籠裏書生斧擲吳郎卻化凉

中仙子散彼天香用訂蔦蘿之好描他疏影因聯松竹之盟孰意鍛羽空禍漫招江上之魂忽爾府木遣殀幾墮月中之魄檳榔登頰老牛徒致垂涎帷幄運心野鶴還能化羽李俗桃粗不止富家老翁大抵人情嚼齧風狂浪湧兼憐貴介公子亦且世態萃窮矣嗟乎阿堵中人恨燒琴而煮鶴斯文之士多悖禍而隨緣問散花之地則娥號芙蓉升長恨之天則宮名兜率又莫不是本情根想通幻境此其大略有若斯文者是知東方游戲原似假而似眞南郭滑稽本若無而若有在昔泛泖探幽維楨作杏花小齣渡江迷夢子敬唱桃葉短歌未能數見其新奇亦遂僅遺于優孟而是本之作則黜月露于西崑故搆別題金粉得文章之餘奪幟標于北院特翻舊套草木應氣機之先自有知音妙解不必指傳倘如俗子妄譏且隨鼻聽云爾德卿戲跋

余不善屬詞而雅不喜作四六文章雖偶爾弄筆動輒棄置之以故存稿無此一體今春讀幻情緣曲部畢值作者索題跋復由見獵心喜遂製此付之又錄稿于集之尾端聊用佐他年談柄可耳非有意存之也

文

祭誥封淑人陳母卜太夫人文

仰維賢母實我之師煌煌壼德肅肅內儀孟訓陶範兩能繼之於乎哀哉母也之哲聲聞戚族傳彼遺徽莫不企率雖居宦室敬守坤則秉躬慎勤私餽必黜嗚呼哀哉如貞儀輩志

淺才疏受知帨下授教殷劬女工而外兼示詩書慈誨諄切骨肉無殊匪仰德教且感仁噓嗚呼哀哉葛覃之勤采蘩之敬螽斯之和樛木之信風詩所美母萃毋吝家門既顯章服既華賢哉吾師莫少矜夸康甯富貴衍慶靡涯於乎哀哉可式可揚瓣香百拜戚然心傷淚沾要絰慘怛臨喪用申虔告並寫衷藏於乎哀哉尚享

二妹祖奠文

維大淸乾隆五十八年月日愚姊貞儀謹以茶香牲醴之奠致告于二妹之靈曰於乎今夕何夕几筵在室紙紼在旁爲我二妹歸乎窀穸之期也耶二妹有靈聽姊言否二十年中親姊依姊行必肩隨左右不越棲棲自幼爲手爲足和而有嚴無少乖則及爾少長教以誦讀心維口誦過目不忘中饋女紅尤克勤謹栩德遵率閨訓肅嫻豈意抱疾竟爾就木雙親愛割傷如之何遺憂孔深乃不復顧嗚呼二妹何罹此咎腸斷肝裂淚灑聲吞妹竟罔知果其死耶載悲載問夢耶非耶茲維我妹靈輀啟行撫棺一慟白日黃泉亦既永離非唯死別而今而後已矣焉哉姊懷萬千告妹止此悽愴恍惚神庶鑒乎嗚呼痛哉尚享

銘

題外紫雲研銘

剖取紫雲琢成研石名尚其端德友其直爲澤爲霖涵星鑒日

端研銘爲武進程德媛女士作

知白守黑表質含章麟紋鳳羽闇然彌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賦　　江甯女史王貞儀

浙江潮賦

有薦紳先生觀濤于浙江進東海子而請曰維曲江之有濤也見枚乘之七發今江臯乎放游果洪流兮汨忽若接地而浮天似搖吳兮撼越或澒洞而紛騰亦鯨見而鼉沒馮夷擊鼓兮來臨海若翻波而瀇渤望變幻於須臾兮幾窮覽之怳惚其隱約也游鱗浴鷺之迴翔其鼓盪也金蛇素蜺之飄颻其層起而疊至也若銀臺玉闕之輝煌其突集而忽散也如霜戈電戟之縱衡噓吸坤輪沐浴扶桑弭節乎同陵之口振

厲乎胥種之方紆徐乎嚴瀨之磯洄溯乎桐君之鄉彼光怪之過瞬杳莫得知其京且擬議之多口嗟終等於望洋唯子生長乎海濱盍爲余一指其始卒之詳乎東海子乃示其端倪稽其興息以復先生曰原茲浙水海會津關匯由天目派發黃山界於廣陵而判支從徽婺而還承一脈以曲注經三折而相環緬曲江之賦證錢塘之名灣波撼三千識其往復氣吞八九大其瀼瀁過浮山兮迴伏導漁浦兮滔浸訝巨石之鞭來海門一線比長弩之射去龕赭半彎蓋凡有潮者以千百計獨羅刹爭奇於天地之間夫其[未?]作則陽侯歛波百神息景浩乎如白雲之浸平原殆先生所謂隱約與及其始興則雷車轟淵風師播舞迅乎如飛雹之下天門殆先生

所謂鼓盪與當其盛至則砯巖硠石渦渚衆潛蕩乎如鐵騎金胄之奔殆先生所謂層起而疊至與迄其將退則或吶或吐乍伏乍生沛乎如雪融冰潰之翻殆先生所謂突集而忽散與曠觀之合論之誠六鼇萬馬之騰屯彼天穴之衝開耶低於胡底幾地軸之湧沸兮不可名言驚抗蛟而裂象亦形迷而眩渾晨則日本琉球暹羅高麗諸國航揚而浪破夜則龍神鱣王鮫師海客羣族蟻起而波昏至矣哉浙江之潮羌變化之不盡亙今古而期信斯存則其爲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其爲形也欲乎其沆沆矣卻眾柔之繁溼燥神方之獨抗屹外洶以山立瀑蒻飛以遠泛倏劃礫而翻齦或閎千而壓萬既雄棱之後閎且澎湃其前判一云進退之垠恍與天爲

畔岸至如春夏之差小伊秋冬之旺相其逾朔乃遽長而陡興其過望乃積日而激蕩且浙者折也則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漲也夫腹之左以大江爲覃喉之右有巨澤相灌夾羣山以遠入射一帶而中斷以故唯山石之互觸遂水性之難降小波之淙淙以爲淪大波之奇謪兮以爲浪涌裔兮倪淟逾拓衍溢兮津涯瀰漫其增也其贏也雖窮委極原而實難爲之狀矣是蓋天一之有綱維地六之成主宰嗟水德之昭靈氣化與以默待夫乃由日象之升沈隨月離之隱晦既消長之有恆且晝夜之不改氣上地下而潮溢于子氣沈地浮而汐縮于亥七月漲大數驗乎奇六時陰凝輪從乎倍閏瞥鶴而候堪推辯懸魚而占有在斯又吳越之具區唯極東南

之地脈由然可傳信于千載者也迄今考山海之經覽浮圖之迹徐叔明之錄彰彰余安道之圖歷歷塔名鎮海羣山之景勢特增閣號觀潮八月之波濤尤盛江既異乎瑯琊期且分乎日夕若夫曜靈朝浴金烏西歷謂應朏魄分天上通地間之消息或指旺而指衰或分呂而分律此則虛擧之虛誕鄒衍之誕僻有若滄桑寄慨游眺興嗟溯句踐夫差之興廢憶會稽檇李之繁華是處樓臺相漾東南之水常年宮闕競開千萬之家亦有門對寒潮兮誰縈岸柳樓觀曉日兮空悵嘑鴉然試超彼周季泝厥古遐安得謂鴟夷漂泊雲旗紛拏洵不獨爲江國之保障而亦澤藪之足夸也斯實阻三江之逆上會百川之到東每一日而再四歷四時而皆同沈堡之

歌詎能詳述最純之賦豈足萃窮若夫思患預防之計寓於探奇選勝之中沿江有塘溯功曹之偉蹟鹽官是築傳李濬之豐功而東海子家居江國神游蛟宮欣川瀆之神順撫大觀而淩胸幸少語所知聞諒不河漢是蒙於是先生翻然舒志潸然滌欲恍然發凡愾然醒俗謂子奧論如窺日域指迷去惑洞乎詰屈信潮汐之應天感澡溉之不局亦卻疑而啟悟明往過而來續歎逝者之如斯而有惕乎深曲爾其得言忘象長嘯瞻矚覺海闊而天空極遐賞于心目

怨曉月賦

桐間露下柳外雲收殘星明滅河漢澹浮雞聲催曙雁陣儆秋有美人兮二八當三五兮含愁心耿耿兮不寐奈長夜兮樓頭爾乃芙蓉帳開鴛鴦枕閣玉臂宵寒羅衣曉薄漫開綺窗半捲珠箔對銀缸兮黯銷見蟾魄兮情託鏡分缺影梁映清光一痕纖而欲墮疑朦朧而如霜照玉容兮寂復寂愁銀箭兮長復長故夫心緒無端幽思難綰鬢猙慵梳臉紅微斷春山漸低秋波條散語匳鏡兮欲嬌攬流暉而薄怨倚簾櫳分徘徊乃忽忽其掩面於是望塞北而相思哀江南兮意馳抱雲和兮默指擫玉管兮忍吹又莫不迴身耐倦對影生癡悲深曲兮獨坐空吁咄而顰眉

春柳賦

天涯早春青鳥司辰和風微扇凍意方勻依依楊柳嫋嫋林瀧若夫萬里橋頭三條陌上一痕鴨綠乍見凝波尺五鵝黃

未能濯浪疏宜帶露知素睫兮欲開弱不禁風早短眉之才颺三眠三起一笑一調離情慣綰別思常招青入東君之眼織如南國之腰幸芳年之可恃撫瘦影兮魂銷又若悵春半之飛花看日長之飄縷過灩灩之池塘嗟漫漫之江路綣懷杏花之村傷心桃葉之渡何來雌雄將銜藥而爲童坐倦鳴鳩想裝棉而逐婦於是洲荻吐芽江岸飛花青煙隱鷺碧浪藏鴉沾榆莢之雨細舞楝花之風斜擘晴雲而不已烘暖雪之微加又莫不歎章臺之走馬過隋隄而停車至於青青陌頭鬱鬱園西江南江北離別嘘唏乍牽玉勒遂騁金羈斜陽出樹晚風吹枝盼長亭短亭之婀娜益使游子而悽迷物猶若斯情有未免愁客途兮透迤睇塞垣之獨遠懷故國而心

悲望天涯兮思綣閭光笛之悠揚慨迴腸而宛轉

吉林春感賦

於時條風和律春曦暖延木德維仁孟陽以宣泉汩汩其動於地雲藹藹其散天沐芳晨兮融節泥晨霞兮泊煙納遐情於深曲鬱方寸以傷年況異地之遠適孰殷憂之可捐彼夫吉林之地土堅風勁松花江兮冰凝木葉山兮塵互望黑水之悠悠更黃沙之影影序雖謝乎元冥氣未升乎出震負冰之鱗尚潛啓坏之蟄將蟄眺平原之宿莽馳悲懷而常耿因之憶江南之早春已寒退而暖更蘭澤先襲蘋洲午晴地有山兮皆秀樹無枝兮不榮朱雀橋邊回柳色烏衣巷裏聽鶯聲鶗鴂拂羽而催耜鶗鳩乘時而嚶鳴乃三春令敘萬里家鄉試登高以矚目極雲天之微茫魂一去而欲銷夢徒歸而微行詠紅蘭兮懷青桑思洞庭兮悲瀟湘嗟幽林而燕弔坐古院而苔荒挑尺錦而每倦把一編而善忘何余心之于邑共春色而飛揚思飛揚兮無限惜朱顏兮繾綣送韶華兮日遲對白日而情遠彼流光兮易遷思高堂而不見嗟歲月之久暌空淚下兮如霰

秦淮五日競渡賦

粵若句芒司職薰風扇署初焚芸香午頒艾虎無須避兵之符爭繫長命之縷擬修春禊月已過三快值端陽辰還建午則唯桃葉之渡青溪之渚羅綺含香珠光入戶士女摩肩軒車接武慨三國之山川按六朝之風土原夫競渡者盛于唐

代始于楚室結綵鷁而羣游鼓畫橈以並出錦纜長兮可牽徒侶眾兮斯率而說者曰此蓋弔忠魂于三閭是以競龍舟于五日也千舳其紛雙槳以泛天末牙檣映波蜒蜿水勢鱗鱗歌喉宛宛洵吁且樂竟日之游盍往觀乎樂而忘返樓當結綺門對秦淮紅欄畫敞朱屏曉開掩螺殼之幃排雁齒之階越女隔簾兮小立趙女當窗兮相偕亂衣香于人影喧紈扇兮金釵方諸漢水明璫雜綺羅兮晻靄思彼湘流漲膩窺雲鬟以環迴三隊五隊忽東忽西乘風如箭破浪時迷潮共錦帆上下船依綠水高低其初棹也如燭龍之浴波其盛集也如蜀錦之濯溪蒲酌才酣看蛟魚之特戲楚些歌漫豈牛渚而燃犀則有長安俠邪金谷朋儔攜妓結伴載酒來游看打鼓兮發船水流不競或擊波而拋鴨笑指中洲復有臨波微步皓齒明眸眉描蛾黛髻妒石榴紅兒雪兒晉褭箜篌桃根桃葉肩並蘭舟既詞裁乎卻扇亦錦拚于纏頭殘照在樹夕霞抱月迴乃采騎歸與繡轍指競渡于清流誌幽賞之豫悅聽簫鼓之年收欣錦標兮既得於是歎觀止于游娛且誌勝于天中之令節

七夕賦

今夕七夕天孫停織傳乞巧之靈期爲牛女之是匹正銅儀之改候亦金氣兮迎律若夫烏嗁欲栖涼月生西銀河耿耿玉露淒淒碧落迴潔星光迷離千門萬戶頻相語謎傳此夜當佳期則有綃帷綺閣向晚初開雲鬟霧鬢月地花階鍼穿

九孔瓜泛三回望星河之絡角悵玉露之相催驗珠絲於卍字凝笑靨以低徊唯斯時也余方獨坐夕戶未扃見女隸分三兩處設供于中庭效瓜果之常會深下拜乎雙星互切切以私祝向天上而叮嚀願乞願于所祈易身心之鈍冥更羣請于余曰故事所傳人言有謂鍼縷招靈香煙卜瑞錫年錫福得富得貴心目聰達手口敏慧去逆來順滌闇銷頑曷試棄拙以就巧而一爲祝詞于斯意乎余笑曰嗚呼噫嘻吾且語女夫物之生也定于降質明于賦形賢愚庸智自然之經況復人情萬物之靈形質既判巧拙攸分何深機之不究如尸頑而木停而乃淫嗜奇新思爲妄營至如巧之較拙也方則枘焉圓則鑿也雖公輸之能固不得以强合故材有異宜理無味奪塞不可易乎通分倿不可移乎訥此實限之于天豈斯人之非若今以女言論之將欲心思之巧剞精窮微窒效迂則索隱鉤深起幽作匿則必至秏眊默塞卒自局賊者矣將欲耳目之巧橫雜豎舒天旋地虛鬼神交錯不知所如則必至卑庸撖孳妄念與俱者矣將欲言詞之巧相譸相張相斂相矯飾外悅人隱慝作藻則必至譏賛不閑掄越出好者矣將欲技藝之巧侈乎踰禮刻猴雕龍楮鳶淩霄縛草象容則必至奇淫亂道災指墮躬者矣將欲修容之巧淸揚婉媚脂妍膏燦饒美增姱爲俗所尚則必至傾國漁身敝帚終享者矣將欲歲月之巧延年訪藥茹石服丹含蝎孕蠱外邪中乾則必至窾氣失中遺生不完者矣及其後也毒極佻薄

忠害仁絕悔莫能追巧且思拙反將倥僺崪屼樹卷鯙毻美至斃生精憊神竭手無成策足多背轍靈七難鍼有鍵喉舌茲斯數者天之所界夫亦有先伊巧之不能易拙猶聖之不能加賢而況詭曲之行宜愓拙直之德必宣守本來之形質尙毋中悖于天如是則留我之拙任人之巧巧固可入兮拙亦自好我之所有仁義是寶雖帝嫡之實靈無盱瑣之事禱羌抱樸而固醇兮終無失乎至道守無素以去惑排視聽兮遠靡蹉黃姑之恍惚披幽曖于無知指河鼓而不言特遺形于辰倪聊澄心以辯難敢戕性而外馳凜庸言與庸行俾安貞于素持又何巧之爲乞女其勿復用疑矣

秋鞠賦有序

昨秋重九余別南雄言歸白下董雪瓊表妹賦得秋菊詩贈行其辭淒然而別情溢乎言外也今年又値斯節覽花懷遠慨焉作秋菊之賦曰

時唯九日蕭晨季秋令節露將爲霜薇初應月三逕菊英繽紛斯發低枝圓蜃穎豎卓越秋容逗瀞老圃凝香葉綠蔕紫梗碧花黃泥泥郁郁蒨蒨煌煌稟靈和于一氣標勁節於羣芳靑女輸其耐冷素蘭怯以禁霜爾乃伴茱萸賤蒲柳寫莊金佩輕玫香因淨極而疑無蕊以秋深而倍久因之憶南雄冰署之侶閨閣論詩之友與久離分相思遂搜篋分得詩唯我曰歸之日送我涉江之時偶把黃鞠贈以新詞好語灑灑藉用慰之情眞語斐不蔓不支曾不交睫日月其馳斯時也

秋林暝煙風色蒼浩霞際空青搖落伊早三湘蕩漾五嶺綿邈越南之梅待放江左之楓又老凝望眼以愁人徒余感乎懷抱乃歌曰涼飈颯颯兮吹林園英落落兮蕭森沃葉將脫兮未脫秋容凝陰兮未陰物作響兮應乎商氣特肅兮行乎金悲絲髮兮就稀惜匳光兮淚零對東籬兮暮復暮盼鴻羽兮沈復沈歸去來兮懷故交釆繁葩兮念分襟盟歲寒兮勿渝夙願貞後彫兮君子之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女史王貞儀

詩

幽蘭

幽蘭三兩蕊風暖午香侵餘芬靜可挹相對滌凡襟怡情綠萼篇諷誦紫霞吟意氣本同味晤言擬中林調琴一再操悠悠空谷音即此得玄理怳焉懷素心

中秋夜同女伴作

星河絡角夜三更亭院秋空露氣清坐久不眠因愛月桂花風裏聽調笙

天長舊居別大姊即次送別原韻

閨中憐遠別相送感離羣故國翻如客知心獨有君可堪經月敘又擬隔年分雙淚尊前落關河悵白雲

京口夜泊

秋湖晚起江如海久客時多舫當家急浪船頭喧白馬飛星天際走靑蛇城迴漫道眞浮甕渚遠憑看宛泛瓜遙指三山煙外影故園前路計非賒

水中梅花

冰爲紛影雪調容芳信無須嶺上通清潔似君評位置水品屏外玉壺中

過周夫人飲聽其姬人彈箏

良夜偶然集雨餘秋氣生人將瓊樹擬軒稱石華名勸盞藏花令調箏落雁聲快游須秉燭此會莫言輕

送汪妹歸華亭二首余訊衡蘭畹夫人

楓落江寒蘋作花尊鱸秋好正還家行行送女愁爲別日下潮生雁字斜

不唱驪歌亦黯然片帆無那挂江天故人相見如相問爲道詩懷懶似前

題幽篁逕

種竹數十竿娟娟淨篠簜時有幽禽栖新粉落衣上長鑱每自擕籬根斸玉版彈我風中琴泠然發清響

舟行含山道中

浪到麻湖急舟行駛水灣峴山靑幾疊看盡入昭關

太湖舟泊

浩渺含帆影日高風意和湖天一以改山色濟相過水落魚蝦賤灘危竹樹多好尋停泊處涉險甚江波

山居即事次大姊韻

朝起雨初歇推窗宿霧消晨曦紅到案新漲綠平橋秧把田歌發泥丸燕語嬌喜無塵事至心遠地偏饒

鱸魚四絶句

華亭食品素稱饒秋後鱸魚味獨超向晚魚船聽打鼓破柑時節上江皐

一湖湖水白千頃三泖蓼花紅兩灣赤馬艇齊屑密擺夜來滿挂四鰓還

吳娘少小嬌可憐翠網紅鉤取次牽好備晚餐輕作鱠銀花
爭道試新鮮
笑看潑刺濺香唇巨口纖鱗帶水分一把銅錢隨驗取但須
論尾不論斤
次題雲林小幅
倪迂作畫喜清瘦卻與房山筆法殊一帶疎林幾茅屋遠過
潑墨九峯圖（房山九峯圖幅爲世所最重）
感賦
拔劍欲舞室我非聶隱娘張琴待鼓曲我非漢女滄願言夢
游仙飄然駕鸞凰桃花春浪碧復碧輕雲飛越過三湘如乘
蜨翅下瀛海六銖衫底行鸞鶩朶朶朱闌翠水浦紫瓊盤裏

烹霞光青禽化卻鸚鵡榼金盞翦作芙蓉裳丹顏漆髮獨難
老廣寒天闕隨翺翔吁嗟乎神仙殤去已幾許空勞服食求
瓊漿一時尸蛻等秋草誰治金棺葬玉房不若遯世飲醇酒
醉消三萬六千場
舟泊君山下
繫纜君山下蒲帆又暫停天邊晴月淡江上晚峯青潮汐經
秋迅漁罾入夜星客愁渾莫遣空爾悔揚舲
過邗江晤劉季容妹即別次韻四首
客裏經過話別緣催人又趁下潮船此時倍覺難分手警夜
仙裝亦黯然
故鄉同憶析居遲遷別年來遠繫思誰道交情竟如水閨中

舊雨記當時
後湖水漲雙鯉長修成尺素對魚腸春水綠波望不極山青
雲白來維揚
轉蓬移櫂幾經程閶闔無端事遠征後會相思同別況隋堤
楊柳白門鶯
送大弟之吳門
微風吹短櫂波影逐吳青別遠歌楊柳懷深念鶺鴒片帆遲
落日客夢冷疏星此去無多囑音書寄莫停
同白鶴仙夫人夜語（鶴仙將于是月回大與）
同雲釀雪作層陰燭翦西窗夜漏深論到篇章千古事感生
離別十年心世無天上量才尺篋蘊閨中實繡金莫漫誤名

箋蝸記限前巾幗幾遺音
寄題山陰女史胡愼容紅鶴山莊集後
名閨才女多少年紬青嬧白能齊肩香匳解詠卽鄙世推敲
妙緒思湧泉氣粗語大尙編集背後傾毀當面憐不道眞才
近來少烏絲玉版原贋鐫錦囊好句刀可捉半出勦襲歸陳
編一經巨識遂稱播閨中名姓皆相宣愼容女士我素友三
生契結文章緣胸懷冰雪有夙慧搜羅子史稱腹便才情自
掩守隱德阿誰珍賞留丹鉛平生雅負丈夫志老年隨宦游
迴延名山大川任歷覽俯仰但與詩周旋歸來筍中日以富
長歌短詠遺新篇縱橫排奡有奇氣由情率性何纏綿晴霞
散綺瀲鮮豔怒馬蹴陣枉奔逬筆花燦發不假飾蛾眉淡掃

翻增妍觸目輒歸剪裁麗拾來好景成當前手鈔百紙讀百
徧令人齒頰俱馨然始知實學豈能假含珠韞玉終當傳吁
嗟乎如君才德兩足服紛紛滿眼何稱焉

連雨不止秋期在近欣然作此

已覺秋期近連陰旬日中窗添新紙白壁影夜燈紅菡萏池
塘雨梧桐院落風炎威頓消歇天際有來鴻

對月

片月出雲際微風生樹間空庭秋似水相對伴宵閒

珠網

不向煙波萬頃投張羅屋自補旋休最憐花外風高處絡得
游蟲晚未收

春曉聞百舌鳥

倚枕遙聽囀哢輕隔花幽語快新晴解將一片多情舌學盡
春來百鳥聲

讀陳叟古愚遺詩

老矣先生志窮愁感獨多化機忘蟻夢塵事冷漁蓑名豈耽
交甚詩將奈世何著書留歲月磨蝎勝殘柯

舟過洞庭遇雨

湖勢窮三楚何當小洞庭扁舟浮片葉急浪轉圓靈日月波
心白峰嵐水面青巴陵晚來雨渾似作龍腥

初春雜詩

青鳥初司開條風已微扇登高眺平原春雲薄層片羣卉欣
向榮眾草零露泫冰融魚意和日暖禽聲變延矚繼遐賞微
情逐時見景彼古先哲寸陰託依綣

戲四妹

短髮新梳兩鬢斜解妝也自學盤鴉嬌憨不識含羞意愛打
枝頭並蒂花

喜元妹見過留飲

新霽多君至初春景物嘉東風喜寒薄酒力去愁些鳥啄開
堦樹梅開小盆花聯吟思好句晴月上窗紗

看劍同周夫人作

三尺孤虹影芙蓉淬鍔痕藏來珍玉匣看處引金尊肝膽真
交託風塵壯志存吐芒寒映燭欲舞憶公孫

對菊二首

紫萼黃英白蕊新日怡青眼自精神甃頭正值香醪熟不用
籬邊送酒人

去年種菊花不發今年菊開花可憐屏列萬枝如錦幛鬢簪
一朵似金鈿

舟行過廬山不得泊游悵然賦此

匡廬名勝天下無珠宮貝闕凌高區銀河倒向九天落千丈
瀑布飛香爐平生有志不得遂臥游往往空躊躇今年買櫂
值于役中流隱見浮金芙咫尺欣看石梁在相從直欲隨雲
徂登臨窮眺陟高曠山椒歷覽輕雙鳧水簾之巖任探異鐵
船之岫還追趨詎知山靈不我遇篷窗絡日嗟模餬石尤勸

怨鼓長枕孟婆促客催輕蒲十幅颺揚過飛羽迅遄獵獵如
奔駒江流激湍不可住徒令悵望無良圖吁嗟乎登舟難得
值風便每每阻閒留江湖今覺乘風反怏悒使我游興終迴
紆何曾面目得眞見風景遂爾輸樵漁面目不在此山內東
坡之論無乃迂緬懷意蕭倏已遠臨流三歎思桀踰廬乎廬
乎默相祝回舟他日游欸嶇

同家姊妹等讀書德風亭偶作

讀書偏愛德風亭小隱幽居共止形竹樹當窗閑索句鼎彝
供坐自題銘一春花事留香譜六代山光補畫屏欲擬修園

稽董氏女紅同課戶嘗扃

夜泊寶塔灣值風

扁舟深夜泊愁奈巨風何雁影三江冷鈴聲一塔多篷敲經
夕雨帆滯逆流波莫使連句住勞心怨孟婆

寄懷元妹

解顏無雜韶春氣亦慼哉自與美人別閒庭長綠苔閶闔鶯
可聽激灩酒當開靑鳥須傳信張琴待肯來

登焦山

峯勢長江迴濤翻天外聲潛蚪能護法徵士獨留名塲字金
山寺人家鐵甕城高憑一聳目東望海雲平

苕華軒曉步同雲溪夫人作

春朝嘗早起偶步快新晴芳草迷帬綠幽花襲袖淸竹承餘
露溥蜨夢曉風輕更有怡人處初聞出谷鶯

題架上鷹

縮項坐秋風雄心冷如鶩何時脫錦韝怒翮摩霄去

月下同許燕珍夫人作

桂花香滿露華圓雲影秋空萬里天共坐閒庭風月下嬋娟
何處最分憐

聞大兄有揚州之游詩以嘲之

煙花自古說揚州遲日聞君趁冶游卻笑纏腰無一貫也教
騎鶴續風流

八月十九夜舟泊黃河口

倦遊頻水驛向晚又停艭打皷知淮俗聽潮憶浙江野風時
擊枕急雨復敲窗强作排愁計孤吟對短釭

寄和閬畹衞姊見懷二首

輭紅十丈倦游餘燕市風塵載犢車猶記德州茅店夜共沽
羅酒試銀魚

聞說歸來日閉門著書幽閣寄遐情秦灰漢粕閒摭拾愧我
徒看蠹簡生

重游梅氏挹峯園輓素英妹

名園重到一悽然記得聯吟劈衍箋綠蟻淺浮杯瀲灩翠蛾
低詠句新鮮祇今人杳空憑弔況値花飛劇可憐我欲招魂
製香誄灑殘淸淚隔幽泉

漂母祠感賦

高祠傳盛祀想見古風仍一飯情雖偶千金報枉矜侯功烹

走狗毋德尙養厯不少忘恩者銘心問幾曾

示妹

女豈矜文藝唯教德禮持有才非故晦端慮外人知

秋夜書室坐月

井梧寒葉作秋聲試譜新詞句未成捲起湘簾望晴月麗譙聽徹正三更

詠冰鮮魚

腥風過曉市販艇上冰鮮名勝斑鱗鱖形殊縮項鯿性柔灰用洗肉散線搏聯去甲還留肋抽丁更漉涎不須羹作鱠獨可腊成腴葱汁微微入芹芽細細煎何妨食餐頓端覺異肥羶自是嘉魚品應教列饌前

京口

南徐恢霸業北固拓雄關山勢蟠增險江流擁作環夕陽懷轉戰漁笛引孤閒形勝看無極推篷一解顏

富春道中時値荒旱感成一律

千田無復有青黃赤地空遭旱魃殃村舍幾曾煙出戶富家聞說粟陳倉逃民大抵塡幽壑野哭安能達上方蒿目可憐塗殍況官人猶是急徵糧

寒食廣陵

寒食揚州路春風吹柳花可憐芳草色靑徧玉鉤斜

臥病過江都劉季容妹見貽越游草因贈

篷窗人病廣陵城戩艇先煩地主迎相對論心愁覺遣開顏傾釀醉難成錢塘潮好添奇句西子湖深動遠情從此一編攜作伴不教寂寞感程行

自箴

人生學何窮當知寸陰寶所難在踐實所尙在聞道貧賤安足憂戚戚喪懷抱名理非空談訓詁戒浮造術業分戶門聚咏特煩擾狂言發迂闊行樂極思早祇知及時樂不省過時老乘厥中心求修途空渺浩志力不能奮身名等秋草道裕守其眞外務盡屛掃男女非相殊彝德各宜保爲惡苦日多爲善苦日少人能幾長壽百年不終好實至名自歸愼勿事冥渺

舟過淸江牐口號

急皷爭開牐江聲洶巨流又過三板石回望浪悠悠

過黃河

曉日浴波出風催一葉舟地形通海脈天勢接河流古廟臨沙險神鴉向客投魚龍增壯㨿浩渺豁奇眸

下邳夜泊

黃石城頭雨不乾晚風吹送角聲寒扁舟不道小如葉載得春愁分外寬

彭城

漫憶三軍事人傳此地豪望雲吟漢氣行地紀神濤宅歎仙人死城留帝子高誰言老彭祖今已等萊蒿

登泰岱作

巨鎭標齊魯崇巍俯大東谷雲蒸萬岫海日浴三宮靈氣乾
維宰神根地軸通高平天下小身世等空濛

武城阻雨

岸岸垂楊處處村雨多銷盡客中魂扁舟又泊絃歌邑茅屋
人家晝掩門

景州道中

紅杏花將發綠楊枝已生景州城北路風雨近淸明

題石濤畫用古韻

石濤之畫有神韻濃皴潑寫任毫端試看下筆異人處如鐵
樹枝如扇山

過虛溝橋

黃葉寒雲秋氣蕭霜高疏柳下長條渾河兩度經行處又趁
輕車晚過橋

出喜峰口

萬里秋空迥長行出喜峰黃雲天濟濟紫塞路重重乍見邊
關月遙聞淨寺鐘前途經薊野山翠撲衣濃

過灤河孤竹城夷齊廟次壁間韻有序

灤州有孤竹城城極小中立夷齊廟殿宇崇肅座上塑二
像皆服冕旒蓋自祥符中加封侯爵云然殊失其初志矣
廟後有請風臺廊宇窗楹高據懸崖之上平臨灤水松柏
蒼翠流影與波光相掩映其南則永平府按永平古孤竹
國秦漢時名右北平即其地也考書傳所載其立廟處唯
灤河爲正因敘其事而附記之

古廟臨灤水維舟上石磯賢人思舊德淸聖仰遺徽恥食原
甘餓逸名志未違只今憑弔者空歎首陽薇

過姜女祠詩以弔之有序

出山海關外數里有姜女祠祠前土冢爲姜女墳望夫石
即在其側至今猶存過者憑弔甚多

海畔荒祠在人傳姜女墳羅幂上苔色石碣對斜曛歎息長
城役空教炬火焚爭如一坏土千載誌遺芬

出山海關外雜詩

既過山海關險奧路莫測回首關內雲已遠千里白勞勞幾
經旬山蹊日以仄越嶺何悽惶關東三里有悽惶嶺一名歎喜嶺言入關則登嶺而歎喜

出關則上嶺而悽愴也僕痡車轂扼身小略如蟻峯頭任轉側路經十
三山十三山在大凌河東按遼史燕王淳討武乾至乾州十三山下即此地也風景亦遼闊遠
見醫巫閭醫巫閭山在廣寧縣城西五里山極峻而秀雲表漾晴色危石絡懸崖
夕陽晤廣澤深樹嘯鵂鶹行人悚魂魄從征事尊長瘁況敢
辭釋作此當紀游聊以述遐役

感賦二律寄呈許翠珍夫人

前輩風流盡後生多易量守愚嘲失馬作僞效鞭羊蠟嚼書
尋味沙蒸學俗方擊壺尊處仲心志太生狂

節時驚過眼懷富意空睽疥馬休低樹勞人羨暮鴉漫言年
似雨須識鬢成花欲覓安貧樂怡情詠歲華

枯柏歎有序

予路過松花江見岸際有枯木一株橫臥其上盤屈數十丈遠亙有如浮嵐舟子云此柏樹也昔欲修吉林城將裁爲棟因其不能材遂棄之不數月其樹自枯而仆迄今五六十年矣余聞而感之乃作枯柏歎云

昔聞大別山虯枝淩白日骨立飽風霜云是夏后植又聞丞相祠森森上千尺剝落封古苔云是武侯澤豈非棟梁材特向山林立蒼古拔萃姿盤根而錯節天日留貞心不受螻蟻蝕出世蟄坤輿詎敢施刀匕尙彼後彫幹神奇壽金石至今千載下見者猶太息我行松花江過眼覩異質枯幹若浮嶼叉枒突撐崪遠觀象覆釜一蓋團交密疑彼新甫根偶移當水驛豈唯不成材怪醜實無匹對之詫其形偶向榜人詰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是六朝本年久遠盤屈雷火幾經焚江濤任衝洪老蠹食層膚虛心作風室生成無良株棄置百靈律欲取無所用工師復何術我既聆是言深懷發省慄嗟哉彼蒼心畀質初非獢美醜任其天用舍亦難必唯人別愛憎取裁乃各出嘉樹多招尤斧斤或先聿既以醜得全何乃自摧剛君不見山中輿祠前葱鬱尙如一抱此歲寒心堅勁不少折嗟哉材不材此理係造物

吉林雜詩二首存一 并序

吉林建木爲城界木爲街人皆倚松花江而居一名烏喇雞林又因造船於此故又名曰船廠江滿言松阿刺烏喇是也松花江源出長白山湖中北流合灰扒江至海西流合混同江入海金史名爲宗瓦江按康熙十五年春移甯古塔將軍鎭於此統滿州各兵並徙直隸各省流人數千戶居於此其地極豐阜云

板屋臨江萬竈居遐方時叙紀聞餘產成土物名多異（如樺木箱魚皮衣柳斗滿洲水木板鞋麻布紙等物類）住久流民籍未除路轉黑河修艓艋潮通青海阜鹽魚經行莫漫悲歧徑大好風光畫不如

苑玉𤇆以桃花米粥見惠賦謝二首（桃花米吉林所產）

香秔細瓣煮新紅浪沸柔桃玉釜融霞散比鮮雲漾粉也教傳食出閨中

銀匙啗滑試嘗殘窮我雙弓較食寒從此儂家留秘法待君他日共分餐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環翠園十詠爲卜太夫人作

綠陰窗

萬綠擁虛窗暑翠冬亦碧中有把卷人坐此悅晨夕

大雅軒

三百與十九元音眞大雅後來商羽分誰爲繼聲者

松石汫

誰種松花石玲瓏曲沼分閒來堪煮服片片切成雲

來夢閣

小閣枕淸渠夢蝶每栩栩朝來紙帳涼知有過溪雨

餐松亭

昨夜山風生亭前落松子餐取五粒餘幽香編貝齒

叢桂坪

依稀擬小山叢枝發古桂千層香晚花招隱樂幽娟

古梅園

種梅成古幹淩冬耐霜雪索笑正昏黃巡檐詠香月

采芳逕

春草綠三逕春花紅一蹊采芳乍回曲不覺空步迷

竚月臺

抱琴橫石臺中宵繁籟歇冷然時一彈桐梢下晴月

素心室

塵境一以遠焚香讀秋水逍哉虛室中獨有素心侶

白鶴仙姊海角樓讌集

多君招雅集相過暮潮平渡向柳邊入樓宜海角名佐羹秋雉美供饌玉磨清拈韻還移席殷殷見古情

過宛玉姊二律

春雨乍過市細辛初作花小園容我訪雙槳到冰衙酒綠釀松子餚香烹蠣芽一名蠣戶吉林海物也牆東重進酌新月上青霞山名

慙我不勝勺還須醉主人命多難計字園暖易爲春香靄梅初落陰輕柳漸勻天涯休歎息猶喜暫相鄰

題小蓮女士行樂二首

菡萏風微麝靄香午餘清夢竹方牀亂頭粗服偏相稱不是殘妝是懶妝

園林長日靜無譁一曲琴聲譜落霞儘有名閨生俗輩只將俗耳付箏琶

吉林雜作

落日雲光冥暮色起莽渺風細黃沙飛林昏失墟道編木結板街築室聚幼老炊煙田家白樹影村陌小牛羊下來多虎彪出山早遙望海氣生模糊隱諸島暝闔眺不極倦眼滋幽討勝情固亦樂何如故鄉好

同鶴仙姊圍棊二首

松附閒坐理楸枰方罫隨看應變生笑我曾無衡奪手底須黑白數分明

也知計算等閒機翻局徒嗤用雪衣勝固欣然敗亦喜蝸爭原自共浮危

宴卜太夫人杯海亭次韻

亭開杯海帶春潮十二闌干雪未消梅影有香飛玉斝兔毫分彩落銀貂徵歌聲滑筵篌冷拈韻思深蠟炬驕良會追陪初不拂漏長遮莫聽寒譙

放雀

掉舌誰憐空好音恩多難絆白雲心只今放女須高去莫更輕飛失舊林

長城懷古

拋殘地脈快圖成鋒鏑咸陽任報驚山鬼哭多埋匠骨人膏餧冷塹儒生雄心空歎六王畢伯業徒輸二世傾難發可憐傳炬火金湯何事費經營

送白鶴仙姊還大興
濁酒一杯詩一篇閨中相送淚潸然故鄉此去得全志孤櫂
扶回大可憐教子但聽稱國士鍵關唯勉證泉緣袁枚詩他年有婦證泉緣
行行前路憑珍重辛苦和丸令德先

偶題
由來疏瀹性靈中詩道無須較異同省識元音本天籟如何
言志競求工

秋杪卜太夫人邀飲官署之聽桐軒出家姬演劇遲吳小蓮
女士不至酒後各成一律兼寄小蓮
醉來還把菊花杯次第吟聯擊鉢催金縷曲終簫乍歇水晶
簾捲席重迴品泉再汲亭邊溜愛月還登樹杪臺問訊彩鸞

應夙駕可能高逐片雲來
過吳姬小蓮影畫山園
畫裏園亭一逕賒偶來閒向美人家長成榛子齊牆葉開到
櫻珠滿樹花月塢巖前烹石乳雲屏窗下飯胡麻品題幽興
茲方愜疑是春明隱絳霞

吉林塗中
侵晨起夙駕駕言歸故鄉顧此本逆旅留滯安可常于役已
有時徂謝驚流光山川一以隔杳若參與商歲聿忽云莫道
路何悠長朝歷鳳台峰夜栖木葉崗買櫂渡黑水登車涉栗
梁行邁歌靡靡憂心慨湯湯有滁從東來畢景指西亢雨雪
感載塗溼我征衣裳衣裳豈足惜徒御多彷徨旋歸固可喜

殿程殊未央
都中立春偶次唐人應制詩韻
太史書雲日皇都春意融賜袍天上暖舞象闕前工殿霽芙
蓉雪樓和鳷鵲風土牛迎日北繡仗出郊東官酒屠酥綠宮
花彩勝紅長安逢令敘熙攘卜時豐
過樂毅故里
片言四國盡連兵伯佐才華重樂生不道田單空一會大功
微策竟成名
阜城縣有華陽臺相傳爲稽康學琴處
漫言當日愧孫登雅操堪憐絕廣陵猶有華陽臺址在授琴
今日復誰能

白溝河感賦
白溝河畔思無窮日薄沙黃暮靄中石碣獨多新冢壘戰場
空說古英雄斷戈人掘爲耕具殘骨秋將厲鬼風前路聊從
呼晚渡悲歌無限感飛鴻
德州
行到青齊接壞州白雲回首去燕幽好沽薄釀春風店買取
紅酥佐晚甌
舟次淮安
江光一色碧天低竟日長淮挂席飛兩岸霧多迷雉堞半篙
潮上沒漁磯歌行秋把孤村過實綻梅枝宿雨肥遙指到家
剛午節畫奩重理送寒衣

送朱海月閨秀返華亭

忽起故園思何當返櫂游離情橫落日鄉夢趁扁舟去去吳淞水依依白下秋蓴鱸應正好風味念清幽

謝句容駱秋亭女士寄惠洋箋

東洋薄繭白於綿絕勝雲間五色全淨拂麥光鋪几處不教浮碧傲魚箋

硯北臨池慙結蚓匳前試墨笑訛魚多君裁取雲千片免向蕉窗翦葉書

曉過巢湖

一水迢迢碧巢湖路轉遥星稀況曉月霧散見青山小泊菰蒲市恰當楊柳灣雞聲三唱罷此際客情關

問表妹張薇星病

念子身常病經秋竟若何藥醑知味苦詩好足生魔魍魎問形賦顛當守戶歌書方空肘後居止瘦應多

李姊英和以畫蘆雁扇見寄作二絕句答之

江鄉風急起寒笳歷亂煙光淸淺沙正是秋高菰米熟相攜新侶伴蘆花

古來畫鴈妙林良今日閨中得李孃六角忽傳霜月下令人那不憶瀟湘

春日偶成

東風又是數番吹落盡梅花雪滿籬鶴子庭前看學步柳條牆外午舒眉弄晴作雨時難遣感事言懷恨不支遙憶閨中同調者素心經歲繫遐思

題方覺如夫人拈花懺佛圖二首

繡佛終年禮偈臺陀羅尼轉華清齋蒲團坐破拈花笑定向阿難聽法來

禪心了悟參同契超越凡生色相空獨奈君家有夫子未應常守寂寥中

題擣練圖

垂楊院落銀蟾小芙蓉池館驚秋老寶鴨不爇香縷殘曲檻圍屏更漏悄美人睡起帳函掀中宵倦瑣雙眉尖徘徊羞共素娥語啟戶鉤上眞珠簾迢迢河漢帶千里青山無雲淡如水西風吹透羅衣裳欲步不步行且止攜將雪練篋中團晧

腕輕揮翠袖寒弄水照見水中影蟾光墮手難團團似緒心情不堪說擣杵敲砧感行跡深閨腸斷擘箋書絕塞夢遙盧雁帛高牽側下重復輕可憐盡是淒涼聲冰絲皎潔漾秋沼鐵甲辛勤猶邊城冰絲未翦鐵甲敝寢戈裂旆悲行隊邊風著肌慘不驕遙盼寒衣天上寄腕弱力弛響忽沈含空總筑匪琵琴旋環紆鬱間疏亮調非常律無定音仰聽哀鴻俯看練練剖波容隨月見征人目遠大刀頭欲託遐心翻掩面斂彈烏雲雙鬟蓬一擣再擣哀丁東淚痕競和月影墮不辭待曉如兼工歸來猶趁殘星映啞啞烏啼霜滿徑織成匹帛手自裁縫紩留心銅斗暈君不見東鄰顏色矜如花一顰一笑人爭誇日高三丈睡未足鴛枕鸞衾籠碧紗又不見西鄰嬌

女自尊重曉日初酣遮錦鳳嘵殺晨雞不肯醒柔情飛逐江南夢嘆息圖中擣練人役勞不及東西鄰容光日斂謝膏沐一水盈盈空苦辛

初夏雨窗雜賦二律同外作

輕雷殷殷動羲陽雨後殘苔欲點牆洒掃庭除心共淨遣排筆硯課無妨裁將黃葛單衫輭炊得青芹午飯香即事消閒閒更甚晤言時物任相徉

暫息勞形好自便倦來翻覺日如年游閑蜂殷愁花盡滯澀鶯喉耐雨延試土恰宜秧菊地飼蠶剛近熟梅天頻揮短麈煩蠅絕抽架圖書理舊編

迴文二首戲贈雲姬

微醉帶酣春態豔密愁牽夢午情多飛花落暮香消篆乳燕歸梁畫捲羅

香蕊散蜂含重露月華凝牖似微霜長宵怯枕分鴛侶遠路愁書寄雁行

江甯女史王貞儀

詩

贈別維揚女子朱梓娟時在乙巳七夕

客裏發孤櫂當筵奈爾何來宵分水驛相望隔天河遠緒邀明月離思逐素波寸心憑錦字應寄別情多

梁谿晚泊

晚涼還小泊星斗淡晴秋聲隔煙中寺燈明水上樓雁聲生遠思波影豁雙眸萬里清暉皎三更露氣浮叩舷聊短酌倚醉忽長謳漫感天涯況偏消逆旅愁冰壺堪鑑濯胸境亦含幽

過新城縣謁黃太夫人村塾

炊煙依樹直沙岸抱村斜曲徑無辭遠幽齋即村塾名特少譁香寒瀹茗椀冰碎響魚叉雅誼憑親串翛然偶過車

由青駝寺至郯城朔風吼烈几坐車中氈帷四蔽作詩排悶

北風吹面起沙黃軀瘓經程互戒裝弱質天涯頻跋涉饑年盜賊儆流亡輪轅露滑青駝寺棘刺途穿白鴨莊山名行過臨沂景蕭索氈帷卷曲倦輿梁

德州道中觀伎走馬

駿馬難爲力佳人不勝情龍駒誇異種燕女鬥身輕乍看攀緪上旋疑逐電行爭馳剛欲墮賈險故留驚體弱愁翀舉鞭移虛下傾汗沾雙鬢溼風入四蹄平撥叱形何迅翻騰解莫名忽然飛立地含笑倚銀鐙

清口驛

小驛貧官無馬騎徒步來稽行客齋詎知客比官貧甚書卷詩囊任檢搜

舟泊東光縣

落日高風動戍樓前灘迴曲暫停舟關山笳管聲偏壯江海波濤容易愁夢近天南懷白髮程行直北過青州勞心五兩他鄉夜歸思銜寒路倘修

過新泰縣

前路花園鎮人家雞午喚暫停城下店偶作客中題正值雪初霽相看柳乍黃東風吹料峭寒意犯重綈

晚泊偶賦

春冷舟維斷岸沙柳枝低漾浪紋斜風聲吹作樹頭雨雪瓣飄來江上花短笛孤村歸野犢晚晉腥水過漁艖篷窗閒坐吟新月薄飲香醪饌菜芽

詠懷

老柏厲後彫寒竹翠晚塢卓卓幽蘭花凡卉不敢伍讀書貴適用浮詞亦何補盤根實成材固窮乃玉女睢言守誠意遜志知所取奉身如奉璧畏名如畏虎展卷對賢聖爲徒尙與古

毛榴村女士畫折枝牡丹見寄題二絕答謝

瓊枝低亞玉闌干魏譜新描墨未乾好是日斜風細細素霜

搖曳紫衫寒白紫二色闌閣名高勝畫師欣傳小幅寄華麥珠簾香淨葳蕤鎖想見臨納下筆時

過鄱陽湖

一櫂歷風波湖聲吼怒濤遠涯人跡少晚日盜船多雲鎖高帆斷天粘野樹羅客途驚未已空闊奈愁何

過嚴子陵釣臺論古

犯座客星明帝腹竟加股狂態固難拘驕名在漁父歸來釣危灘羊裘自千古雖然矢素懷無乃太矜許分即忘君臣道亦失賓主論心或可原論事特無取不見磻溪翁蓋忠佐文武

潼關

路過秦州口關雄控九州重門嚴柝鑰盤嶺據咽喉白日千巖下黃河一塹流東南標險界行旅亦難游

醉蟹三絕句

誰道甕中天太小橫行應不憶江皐獨憐爾實無腸者拚與輕身一湫醪

已識名須醞釀眞流黃中熟味彌醇酒泉風味高團腹公子稱當署醉人

登太白樓

繫纜還來此地游十岑翠色俯江流樓臺自占無雙景詩酒人推第一儔幾點輕帆指天末數聲晚笛識漁洲憑欄極目

增吟輿卻愧先生在上頭

題乘輿鍾馗圖

鍾南進士名爭諱神荼爲爪鬱壘牙平生啖鬼如啖蝨淋漓赤口塗丹霞手擘山狸笑後怒眾醜役服憑紛拏楚龔猶老非所侶拔河之戲負豕車道子寫生偶入畫咸呼馗髯稱辟邪二鬼肩輿振四膝二鬼前導行同蛇一鬼勃窣負長劍一鬼託幘顱交叉一鬼擔橐等尸走肌肉乾瘦骼骨痂老馗屈坐醉兀兀袍破帶散身傾斜于思飄忽目閃爍奇形厲色何所加人與仙與了莫辯藉君鎮宅謀孔嘉吁嗟乎白日之魅方掄揶揄元奮夢原虛夸

廣陵懷古敬次 家嚴韻

二分明月冷游槎別館離宮影落霞爭道珍珠紅豆社不如香豔玉鉤斜吹簫曾照橋頭水剪綵空成苑裏花歎息迷樓存故址燕城重憶不堪家

莫春雜咏

乍驚夢醒窗初曙無那詩成日又斜紅殼螺頭傾竹葉青錢鴉巢葬桃花

天涯綠盡王孫草杜宇啼殘乳燕飛惆悵年年三月晚煙花零落送春歸

游清涼山侍家大母

登山鄰女約踏翠上深林斜日挂松樹天風落梵音龍潭澄水毒旁有烏龍潭脂井寄香心署風亭相傳爲李後主宮人遊署處今故址尚存胭脂井即在其

內臨眺逅岑外□□□□□

新秋同二妹作 拈得心字

井梧初葉下秋氣日蕭森睡鶴有仙意斷蟬起道心檢方因較藥按譜學彈琴幽趣茲偏愜非關愛苦吟

附二妹靜儀詩 拈得聲字

曲逕殘苔碧迤山夕照明掩書開繡幌對菊出銀罌虛室囂塵遠新涼翰墨清晚風吹雨過蕉葉作秋聲

舟行對月懷家姊妹

絕岸蒼茫景懷人正九秋月光隨櫂轉江永帶星流何處漁人笛他鄉夜半舟更憐天際雁叫叫下灘頭

再過廣陵

一別邗江又隔年水流花放尚依然平山堂上人何往余舊曾同家姑母遊平山堂今姑母逝已七年矣揚子津頭月乍圓淮北塵沙迷去轍竹西風雨憶歸船愁看景物家鄉遠閒坐篷窗草素箋

漢江雜詩

侵晨出漢江西指天際頭有物如浮山隆然矗晴秋既抵武昌郡知是黃鶴樓緊纜閒登臨雲水蒼茫流俯視晴川閣下眺鸚鵡洲放眼極高曠長征亦何求因風溯慈親而起鄉里愁安得鶴復來乘我歸故邱

五色鸚鵡

鏤錯奇毛共訝看隴禽一種致應難羽儀浸混朝陽鳳空有文章眩外觀

吉林途中作

風雨客思家征途感歲華青山連木葉黑水漲松花古渡冰猶結長川日易斜故鄉回首處相望各天涯

再用前韻

遼海逢春暮東風換物華小舟迷渡口遠樹映山斜尚有浸天雪而無過眼花韶光等閑擲鄉夢竟靡涯

岳陽樓和壁間韻

百尺高城四望通層樓空自斂峻雄山嵐冶秀羅湖外天水鴻濛泛眼中巫峽暮吹神女雨瀟湘晴起大王風登臨忽動鄉關思愁聽漁歌意不窮

白秋海棠二絕次許燕珍夫人作

低叢含露綻幽葩縞袂歛煙玉少瑕自是天然憑素質不同妝飾愛鉛華

是誰遺淚灑芳根玉砌徐開月有痕十二闌干晴雪裏西風招得阿環魂

重過荊溪

重游陽羨境風景卻如前命駕正三月相看又六年雲中仍洞府花裏識樓船欲覓蘭亭醉河橋奈雨天

過樟樹鎮懷古 王文成公督師處時有蕭庾雷濟並贛人佐文成以靖亂者

昔年奇策豹房揚此地曾經鼓角場露布晨風來海嶠羽書星夜下南昌艱危計協將軍誓憤激仇同國士傷更歎婁妃無罪者孤墳千古葬迷岡

章江二首

一水章江路帆行每過洲神鴉嚇廟樹饑鷺上漁舟山色青於黛波光碧似油推篷頻野望斜日淡溪頭

好雨欣消熱霏微小泊舒綠多沿岸橘白聚唼波魚古寺連雲暗逝村帶水疏長行饒逸興幾忘是舟居

早過梅關

南雄纔過即梅關路入支岈曲曲山石壁兩分雲裂絮筍輿終日學投閒

過庚嶺見早梅數枝偶成一絕

不知花到何時盛已覺香從天外來身在梅花香國裏沁脾真已絕氛埃

雷州除夕

除夕客愁滋宵分歲又辭遠鄉空記夢多病愛吟詩此地如春暖開筵餞臘卮尊前還習禮拈韻一舒眉

雷州正月望後始微雪

雷州初見雪重疊幾曾加細霰飄風片微冰雜雨花禦寒憑酒盞拈韻去尖叉亦有陽春調空為詠物華

同董雪玫表妹賞芍藥二首

不論魏紫共姚黃冰署初開百和香為憶豐臺曾賞處枝頭連露折紅洋（芍藥名）

春風著意殿春鮮亞檻翻階似鬥妍薄飲微酣歌短句一杯分酹向花前

得衛蘭畹女史雄州書卻寄

三年未見衛夫人忽讀長箋字字新花鳥棘鍼傳繡譜雲山水墨得詩神舟隨絲柳斜階夢香破寒梅庾嶺春蜒雨蠻煙無限意口口勞爾寸心頻

雷陽見黃牡丹

勞家移種一枝枝占得中央絕妙姿賴有詞人曾奪幟不教辜負詠花詩（珠江黎斐周先生題黃牡丹詩名盛一時人皆以黃狀元呼之）

粵南春詞

初春楊柳已成陰南粵東風故國心鬥莫人歸黎母嶺踏歌聲和郭公禽

閒作

湘簾為幙紙為屏檢點晴空任息形魚細卻跳春沼綠竹疏還露曉山青好香入座花爭放古帖臨箋筆懶停最是數聲吹鳥語風前輕轉呢人聽

廣州元夜二首

廣州元夕暖無冰列炬鉤簾月滿稜為憶故園諸弟妹分杯圍坐詠春燈

火樹長街天不夜春雷高爆地多聲未須燈市香車往此地金吾卻禁城

過漱石女士別墅

閩中樂高寄林下獨尋幽花樹葉初脫湖田稻正收圖書宜古處天氣已殘秋差擬西園集清吟誌勝游

石鐘山阻風不得上游

舟行四月未踏地客心覽勝殊不同奇山每每倏經眼石尤轉歎何昏懵推篷終日但兀坐憂來百端還相攻偶爾一吟遣煩悶細聲眞似號寒蟲前此泝流九江樹欣然望見廬山容雖已過眼覩眞面峯嵐未陟心難窮花宮百五付想像何曾一一淩磴峒後來乘風渡京口又値瘧病侵身伺金焦在目不可上但看突兀撐晴峯生平恨事此其二至今耿耿常留衷揭來一櫂過彭蠡五更起碇安檣櫳颸颸飽送片帆去倏忽已向湖口東遙望石鐘數餘里今朝快擬相追從急呼榜人落蒲葉好覓小艇循山蹤豈意湖飆忽狂發退飛十里如鷁翀船頭有纜不得繫打頭掠尾吹顚風瞬時風烈轉前

促片刻已遠青芙蓉是時[illegible]正暄熱炎威頓覺皆飄空雨師助力亦狡獪雷聲電影騰蛟龍大點颭颭下如霰跳如打浪看橫縱欽坎鏜鎝大響作噌吰澎湃相迴衝江豚逆波拱鬐鬣眾人失詫看篙工蒼鷹鉤脫馬羈溜回旋湖面難爲功逝波力勁不可競有如猛箭初離弓震濤萬疊巨鯨吼峭壁千尺洪鐘洶悔不豫事買繯瓠或可縛膊存微躬相顧共笑比鶼鰈何爲狼狽同飛蓬一息不知幾百里輕舟掀簸浮鷺鴻向午偶過淺沙閣恍惚生氣方回融拭艙理柁整亂篋抵涯立杜支危篷舟子仰面指天末十丈爛熳垂長虹轉顧湖口杳莫辯石鐘山影皆迷濛吁嗟乎山靈與我似相忌茲游又使行匆匆他時再買過湖櫂驅箕眞欲箋天公

玉闌次韻

雜佩凝妝夜雪天麗華三閣門春妍自來澹素芳香重不涴胭脂別井泉

舟中午日時阻風珠江

珠江此日逢端午瘴雨蠻煙惱客途身健不須長命縷時平何用避兵符榴花爲憶家園放艾酒聊從客裏沽莫漫天涯憐弱質慈顏還幸得承娛時侍大母

哭劉藥畦姊二律時歿于豫章客中

細柰春盤餞客身臨岐執手別情諄大江西去風波惡庾嶺南來詩句新藥畦有粵南紀游詩勁節一生心獨苦淸操廿載運常迍丸熊漫道空辛隱有子他年是席珍

交來屈指歷經年歎息紅埃過眼邊一慟斯人竟何往九京知己更誰憐藥畦昔贈余詩有知己獨君憐句窮途旐翽空低首薄命韶華漫怨天定有勞名著彤管後彤猶結歲寒緣

送家五兄回舊居

入春剛七日奈爾忽云歸客久世情淡才高名望達艱難毛義檄珍重老萊衣此去定優學無將隱少微

題沈侍讀江村圖畫册四首

水檻風亭八九家郊居擬取藥方賒牆邊添買朋田畝半樹桑麻半種花

如此幽居不可多浣花溪上嬾翁窩矮垣排架齊眉短日便鄰家送酒過

第一九三冊 104 ½版
28 B

柳岸松橋綠水灣籬編六枳護柴關主人無事出門去晚坐
漁舟擢月還
莛苗烏犍共鷄豨閒著農書靜息機閉戶輭紅塵不到朝衫
輸與芰荷衣
送別徐姊裕馨回錢塘
此別人千里云離恨不支可憐芳草色況値暮春時胥口湖
初下秦淮柳正絲行然若自愛前路各天涯
幽篁矮屋圖爲許夫人燕珍作
矮屋幽篁翠覆簷悄無塵外足音添閒來終日增吟輿經滿
琅玕架滿籤
新枝老幹映窗虛玉版香生細細舒春秋如此好佳日輸與

深閨靜讀書
舟中望銅官積雪
千尺銅官雪凝寒尙未消篷窗坐相對雙目冷瓊瑤
過毛夫人知止軒
閒來過幽境路識板橋東編枳三條徑誅茅半畝宮藕塘秋
水碧瓜架夕陽紅坐語神俱正茶鐺熱晚風
詠梅花一絕句
揚州仙樹洛陽花豔煞春風萬口誇爭似寒梅挺高格雪中
霜裏見淸華
太湖罛船曲四首
萬頃湖波匯具區罛船點點傲輕鳧舟居莫笑如螺殼安穩
由來陸地輸
十五小姑能趠風艙梢帆腳露霜紅一聲皷打千舟出急櫓
爭搖白浪中
晚起腥風過上灘販魚人至共呼讙銀鱗錦鬣昏昏滿留取
斤餘計入官
蓬跡萍移一葉舠漁兄漁弟日相遭東溟大艑知多少怕浪
籌風事太勞
寄游閣詩 有序
侍大母董太恭人過湖州寓家孝庵兄宅孝庵攜妻女貿
於其地遂家焉特居大母並僕一小閣憑窗四矚江城風
景歷歷可觀頗適旅況大母命題因作是詩并名其閣曰

寄游蓋孝庵兄之寄家大母及僕之寄寓兩存其意云
差同仙子愛高閑似岑樓百尺憑虛景三層豁遠眸鴈歸遼
海月楓老洞庭秋我欲書新額他年憶寄游
舟行錢塘夜大風雨曉起作二絕句
臨安城外暮潮狂胥口寒聲遠角揚無計移舟石湖去滿江
風雨泊錢塘
似墨寒雲似雪濤短檠殘燄冷江皐夜來孤枕聽澌渤旅思
如魴夢亦勞
舟泊錢塘喜晤衛姊蘭畹得二律
忽喜逢蘭畹猶疑夢裏看不須悲聚散且與訊平安世態碁
翻局交情水旋瀾浮雲生舊感情淚下闌干

我輩雖巾幗而多浪漫遊寸心疏子舍孤櫂泊江頭黃菊開
新釀青燈話晚秋並舟當十日此會亦難求
杭城啖鮮荔支色味皆未少變因寄二餅回金陵偶成二律
直擬福州產圓丸劃蜜房輕紅傳異種挂綠品新香珠海差
堪憶瀘川豈足方端明誇舊譜不似酒人嘗
冰盤初競擘翠籠愛分持雪瀹一囊滿燕脂兩頰滋甘漿消
渴暑香露沁心脾封帶還鎔蠟家園寄莫遲
杭城重過汪巽爲女士山居二首
林泉深處盡環山竹屋茅亭足解顏一櫂不辭遙過訪重來
猶認舊柴關
霽月光風樂事眞紅窗幽曲隱深春女工翰墨同兼課姊妹

君家並解人（謂巽爲妹姊）
浙中喜晤胡愼容姊即次見贈原韻
京華一別思方切浙水相逢意倍慇似爾才眞詩博士大堪
名署女參軍看花回憶三更月織錦新成五色雲不易美人
欣見止論心莫漫感離羣
渡曹娥江二首
輕帆未過稽山廟急雨斜飄孝女江歎息殘碑空對岸只今
寂寞隱寒矼
泛泛寒潮環古祠芙蓉荒冢葬香脂徒聞鋏而成謠語誰向
江干起孝思
再過嚴州

飛湍東下入桐江兩岸晴峰翠滴窗記得綠陰環合處前村
曾此暮停艘
過梅姨母園亭
白髮老姨母高年林下居教孫還識字作伴每擱書石溜穿
花綴山光入牖虛一經容我問侍坐話因餘
題夏生樂山所藏東坡馬券碑後二十四韻
夏子嗜古窮搜奇琳琅金石常紛披牙籤甲乙滿鄴架終日
探討忘飢疲就中尺幅最欣賞摩挲未或斯須離絹包紙裹
若懷璧云是新藏馬券碑裝潢之妙倍精密揭來索我留題
詞夾紗蟬翅兩光怪文辭字勢皆淋漓展卷一再不忍釋怳
然把卷生遐思想其落紙破科臼腕力不肯毫芒岐婀娜亦

復雜剛健瘦勁偏爾殊威儀中多臥筆特間出卻疑書自彭
城時馬輕友重契交道至今古誼傳襟期穎濱拈句喜豪邁
涪翁跋尾饒丰姿向聞原刻世希覯當年砌石宣公祠風吹
雨渤歲既久半歸湮沒無人知後來版榻補贋作蛇盤蚓曲
徒堪嗤目非罔兩煙雙碧眞偽莫辯隨乖離此本何時更璧
合使我創覩驚且疑押署銜印各完好偏旁點畫非增虧豈
眞時異遂失考千徵萬校平町畦閱豎忘言得斯意番然太
息心情怡吁嗟乎唐碑漢帖半散泆煙雲過瞬空名遺蠶頭
燕尾笑傖物爭如善本無差移願言藏此勿弗廢古香也實
唯珍持
秋夕用平湖女子陸蘭垞韻

三五虛堂上蕭然涼意輕銀河秋有色玉漏夕無聲古鼎茶
煙細空階月色清坐來渾似畫何用剔殘檠
歲暮雪霽同外聯句
晴門閒坐啟窗紗貞僎銀海搖光冷韻加鴛瓦雪殘疑素月文木
狻爐煙燼裊青霞香傾竹葉開新釀貞僎凍破梅枝發古花歲
晚風光眞大好文木排愁聊復咏年華貞僎
落花詩戲和四律
九十光陰餞卻春芳菲爭說買比鄰荷他青帝栽培力負爾
紅閨愛惜人大好文章銷慧業無邊風月記前因紛紛五色
愁朝雨傾國傾城總幻塵
楚魂湘血竟全休薄命摧殘不再留埋豔玉關徒賸冢寄情

金谷幷無樓青天碧海誰能遣綠水黃沙各自由日暮東風
剛作惡怕聽羌笛起深愁
逝水流年瞥眼過舞衣歌扇可憐生櫻桃賦就瓊窗怨蛺蝶
圖成錦字情湘女瑤箏調錯落鮫人珠淚和縱橫無端闌麝
歸塵土緩緩空歌陌上行
回首繁勞感物華祇將榮落自矜誇看餘杜曲情千疊話到
蘇臺事一涯鶯語嘵殘香早散鵑魂招罷月將斜六朝舊恨
休重問金粉飄零鏡裏花
飼蠶詞
布穀一以鳴蠶子出滿筐初眠身尚細再眠頭漸昂此時蠶
腹肌所需在柔桑蠶婦擱筐出采采遵隄旁大兒牽衣步小

兒索椹嘗兒嘵母且拋無致蠶工荒人以食爲天蠶以桑爲
糧一葉一寸絲歸來步踉蹌有蠶不早飼臨時空傍徨迨天
未陰雨良葉先貯藏片縷逐刀切撿拭猶加詳及其三眠時
復懼青蠶殃忍倦夜守視添換終宵忙力盡蠶始老計時須
上箔刺手截豆萁蓬蓬編蠶牀覆茅虛屋漏簇箔作馬行吐
絲已成繭累累分白黃繭多蠶婦喜繭少蠶婦傷當風支釜
竈烹繭釜中央理緒巧懸指湯沸繅車揚爨煙任迷目雙淚
隨眸汪軸聲弄絡繹皓腕高低將流汗滴如雨葵扇不暇颺
所喜絲下杼可以織衣裳衣裳備老幼禦冬免風霜嗟彼蠶
婦心屈計何愁長願此蠶事畢女紅幸無妨經營雖歷時辛
苦已相忘

丁巳夏日雜句四律
卷幕開屏一室中北窗叉手坐當風每因懷古稽班史聊復
消憂倒鄭筒得句未能除粉黛讐書翻笑類冬烘平居近慣
耽岑寂不是餘時廢女紅
輭塵觸熱每愁牽塞北江東思渺然黑水峯迴沙外月黃河
帆影浪中天山川回首虛行跡舟轍勞形憶往年爭以投閒
匳鏡底葛衫蕉扇擬游仙
石銚茶鐺手自排支離積抱一時開調冰差喜驅煩溽守璞
須知異斲裁出岫密雲將釀雨當簷烈日忽聞雷由來造化
捐成象空遣簾前燕雀猜
漫感長貧食力微好尋眞樂守知幾庭帷養志慚難効閨閣

如賓幸不違小伏鳳麟憑訕笑新裁松竹謝芳菲拈題偶爾
供酬唱遠卻炎蒸靜掩扉

新秋口占

閒庭積雨翠苔滋一縷湖生潤被池鎖日陰晴殊不定早秋
天似熟梅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德風亭初集卷十二　　金陵叢書丁集之二十二

江甯女史王貞儀

詩

寄勉弟姪輩二律

幼儀端莫負光陰誰道儒冠誤起沈品果無瑕貧豈賤名如不立辱方深危灘舟上三篙力志士齡頹一寸心信宿年華原過隙家門唯望嗣遺音

漫教生計苦紛如世業由來重讀書把臂接交徒酒食矜心時望戒聲譽文章有實堪追步技道無爲致曳裾太息寄君韓子語成龍不得恐成豬

嶺廣道中

崎嶇無奈客心愁四月征車過嶺頭一路鷓鴣嗁不住冷風淒雨入連州

寄懷史秋容女士二首

小別經年似散鳧鴛湖風景足淸娛羨君畫手兼詩筆應自摹成點石圖（秋容善畫能詩常自作點石圖小像）

涼露西風葉漸斑竹樓迴曲水雲灣幽閒盡日憑吟眺坐敞晴簾對碧山

懷白夫人

凍雲啟朔暾晴光上簾箔終風三九餘霜枝感彫落懷人嗜飛鸞文燕憶林巒淸言傾數卮欽尙共酬酢流光不可挽羽稀歎淹朔寄行訴幽衷瑤箋慰睽索

粵南竹枝三十首

嶺南時敘最稱奇臘月天如四月時燕子正雛花正放暖風吹過鑿冰期

一冬無雪有飛螢（名耐冬螢唯韶州仁化縣有之）三九陽驕起怒霆偶眺屯雲山下路菜花黃偏麥青青

湟流直下緊關岐炎裔朱方海嶠支鱷浪欲生番舶定高帆齊掛夜珠旗（一名鎮水旗用以制浪上有明珠七顆）

小春時節徧開梅楊柳千株綠又回正月觀音燈廟裏膽瓶芍藥一齊開（雷州正月城北大觀音廟燈節多供牡丹芍藥）

粵東靈秀屬羅浮不獨山中蝶種幽（羅浮產蝶百色俱備有重至五十斤者載郡志）四百三十峰奇特七十二溪水倒流

黎母嵐頭大海旁競春兒女競燒香邱文莊廟輸金滿海忠介祠賽祭忙

插網畦邊竹滿渠沿江多是蜑人居晚來風送歌聲起船上人人唱木魚

瓊南猺類知多少派別生猺與熟猺更有一支唉子老聲音如鳥賤如泥（生猺居中熟猺居外南瓊州縣又遠於外而枕於海咲子老亦猺稱甚徹賤派下諸猺）

東風晨起散蠻煙白衣兒搖翡翠船打得江魚不自吃市中換酒醉江天

並山窰戶揭陽西素碗花磁玉碧溪山下人家稀種植排門兒女學摶泥

峻靈山峻少平坡石筍棱棱洞穴多空響如雷氛瘴起樵人

銜水出山阿 岐雲山在昌化縣界山中多洞穴人語足音應弊如雷山多毒瘴中有神井井水夏涼冬溫樵
者過瘴起即銜井水可以解毒避瘴氣
水花未出江邊子 水花魚苗也 菝草已生盆裏芽 茶名菝草粵人多種作小景
買得冰糖堪拌菜節瓜 冬瓜 滋味勝蒲瓜 瓠子
鳳眼鷄心木器光 海南鳳眼木紋如鳳眼鷄心木有黑紋作器具極光潤 紋多圈點號
桄榔 桄榔木花紋凹圈尖點式 如奇香看取死生結 沈香在活樹結者佳號生結在死樹者下
號死結 不比外洋番墨裝 番墨裝亦木名出外洋用作假香
紅葉紅莖一種芽清芬撲鼻勝蘿巴 土人呼茉莉爲蘿巴 看來老幹渾
難識鐵樹而今也作花 鐵樹紅枝葉開花如茱莉而香烈
鳥名倒掛詫梁懸 倒掛雀每夜銜樹枝倒宿 口蟲吐金絲異樣鮮 金絲蠶生楓樹
吐絲作繭其色如赤金 獲可知風魚善鬥 定風獲知風四向海船必著之鬥魚長寸許鬥時通身生

雲斑 鄉人覓取買洋錢
荔枝嘉種出新紅品數新興自不同市上綠包如樹幟色香
高價滿城中
蛀蟲偏喜蛀端石蛀得深坑石面平此硯百金難覓得硯旁
鐫記宋時名 端硯有蟲生石中蛀孔穿横無數者土人名曰宋硯言舊也
鷄鳴湖水雀鳴更 湖水鷄湖上便曬知更鳥夜鳴五次 蟲號藏光死後明 藏光蟲喜
飛上人衣擦死有光 更怪貪財是螻蟻食金端不慮身傾 有長腹蟻好食金銀礦土
人多尋其穴取而煎之仍得金銀只數少減耳
藤纜蒲帆竹片柯小舟裏海去游多 凡江皆名裏海 艙頭榕葉編成
瓦雨後葵衣當作蓑
裁披青箬卻蛟涎 粵人謂竹皮曰箬其地池塘江港中往往有伏蛟能吐白涎人行水者爲涎所制多

不得去遂沒唯以青箬裹腰間上釘以鐵片可解蛟危 裝取鵝毛禦臘天 嶺南凡外海溪洞不產綿
獠民多以木棉茀花及鵝毛爲被服彼處家家多蓄鵝二月至十月絨其輭氄積以禦寒 峒客殊音多不
解只持鷄骨拜占年 其地峒客每持鷄骨卜年于水神之祠頗有如鼠卜名曰占年歲
椎髻式奇連滇北黃茆峒險近江中 近滇以北婦女者梳髮作高髻有如椎形其民
多半居山穴崇峒間者 漁家能識射工影 嶺表有射工蟲長一二寸有弩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又
名曰蜮子又名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死石投水中令水極渴然後入漁 旅客尤愁颶母風 南海
秋夏之交雲物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大烈風發日午至夜止仆屋偃樹飄瓦掀舟是年一起或一歲再三
甕鼓蘆笙鬧海頭踏歌吹樂看春牛女郎結隊容如玉寶絡
珠花翠罽裘
貧家婦女披葵帽換米沽鹽算長除聞道十三開積市村村
都趁亞婆虛 嶺南人呼市爲虛蓋市之所有人在則滿人無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大

約猺種村市唯每月十三日一開
珊瑚高樹似長杠瑪瑙鑲盤玉作缸赤金打就龍頭釧一盒
珍珠換十雙
試劍峯頭墨蜨飛棲龍洲畔白魚嘶 洲中出白魚能昂首水上長鳴如鳥聲之婉麗
人家爭喜馴寒狖 狖小獸似猴善緣性頗馴 不及鯛鱅出水肥 鯛鱅短狐類狀如犁
牛音曬如蠶鳴皮有斑文海魚也
香風吹偏化州城城裏城外柚子生 化州橘紅異者只二株其餘則皆係柚子非橘
子皮也 收得家來壓成片瓣紅賣與做人情
湖州爆竹留名久一管千錢買各忙社裏會中看蒂落齊聲
願與卜家祥 正七九月每社叅會一日輪逐以及花費者侈不下數十萬金最尙爆竹大者有泥和草作蒂
日止放一管有如江南高陞起火之類放後蒂落誰家即華來告知社會下次乃推作主會社外人會友即各往賀以爲

（卜寺祥）

荔奴（龍眼名）上市賣新黃椰子心鮮吸嫩漿三皮老栗爲名石（石栗殼厚三層有如胡桃形）六棱園桃號是羊（羊桃有六棱）

蚺蛇大小百餘種何事多生好色心唯有長籐能制服握枝行處不相侵（蚺蛇喜聞婦女髮香唯有一種野籐可制蛇一見籐汁即輭伏聽拽回取其皮膽與眼）

疾病從無問藥醫夜中唯跳鬼娘旗跳罷敬求神火供一身俱灼艾沾皮（瓊海地雖有醫家不過備官府之用而問病絕少猺獞峒客之有病者其家則延鬼婆跳五方紙旗跳畢即可愈若病重者則又於跳旗之後復以草藥和乾艾作小團灼病人通身艾沾皮則可救否則不可救謂之神火供）

清明值雨

風雨過清明春雲弄寒薄曉起捲珠簾滿樹桃花落

游越秀山

層巒迥互白雲齊越秀山頭望眼低嶺岫上方穿水過（山頂有廣泉水溫下產硫磺）樓臺高處有神栖（山腰有神栖臺高十餘丈計）巒煙壓峒猺村

小瘴雨連天海國迷此是粵南靈勝地不辭重險一攀躋

辰沅道中書所見二律

百戰黔東地扁舟一櫂行祀傳金馬盛闕伏石龍驚猺子人形怪蠻姬鳥語輕經過多舊跡相問不知名

楚塞三千疊蠻溪水百灣野籐留鬼帶老竹號龍斑霧氣昏崖底猿聲咽樹間土風渾莫辯强半記游還

五溪雜詩

換舟過武陵汎櫂進原口涉險歷危灘灘聲作雷吼夾岸千仞山嚴高插星斗時見麋鹿羣三五似結友忽爾來猩猩向人若張手赤脣儼如盆嘻羅弄奇醜隔水作人言大約是乞酒離異足隕魂競行一月久亦欲成詩篇柰何無一首吾家老龍標共聞曾此走當日五溪形借問頗同否

關中偶占

長途三月竟無詩兜子經行病不支今日殘秋西陝路萬山紅樹捲吟詩

游華山登雲臺觀諸勝處敬次外王父韻二律

陳摶舊隱跡堪尋（陳摶曾隱居雲臺觀）臺觀巖居衆樹森下視星芒垂島嶼平看鳥道異晴陰萬年花發蓮香岫六月風高雲滿岑不信昔人驚險絕遺書存諷好奇心

紅塵界斷任翺游接目山川盡曠高石鼓有聲通帝座（太上泉池北雨石鼓每雨時先有大聲）玉漿無影下天槽（玉漿泉在太上泉下首亦名天槽）巨靈生面開南軸神女仙爐起上阜（上阜峯有毛女室室內煉丹爐竈尚存）落鴈峯頭懷李白驚人無句首空搔（昔李太白登落鴈峯曰我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

玉河橋外柳

玉河波冷逼新秋橋外斜陽隱暮愁水落一灣飛絮顫霞殘十里翠煙收高風北地鄰疏影別夢江南柰遠游最是他鄉感搖曳寒鴉霜意晚樓頭

自趙北口至滹沱河二首

鄚州前路勝城基（本漢縣即公孫瓚所築易京也明永樂撤其城今王基猶在）煙柳長橋水護隄貪看秋來風景別不知行過白溝西

落照天寒暮角哀褰裳曾此抱薪催眞人白水今何處空向荒津問渡來

抵舍喜周夫人過問卽次見贈原韻

剝啄來扉外經過忽枉君江南剛積雨冀北乍停雲促膝開新醞論心出近文幽蘭花未已相對挹淸芬

附周夫人素修原唱

數載相思切來過一訊君歷苔蒼破土看竹綠生雲燈撥窗前雨囊添客裏文淸談抒積愫深慰企餘芬

過如如庵

偶向草庵過悠然遠世塵支龕嗟佛壞乞食見尼貧窗攬羣峰秀梅開雪幹新三空多實地誰與話凡因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秋日閒居二首

半牀書卷一筒詩讀罷晴窗愜素思閒汲淸泉煮香茗藕花洲畔日斜時

小步庭階碧蘚侵偶然叉手一尋吟幾人闤闠傳風雅師古空懷隔世心

送季容妹之武林二絕句

武林山水舊西湖湖上風光是處輸此去冶游春正好飛花香撲酒家罏

南浦蹋歌歌可憐送君帆挂嫩晴天來年中夏江榴發待爾同開午節筵

和人送春之作

匆匆春去冷錫簫花蕊無端逐雨飄畫棟巢乾生燕子芳塘波暖下魚苗荼蘼佐酒愁相餞楊柳編車不可邀此別又將懷隔歲綠肥紅瘦總魂銷

過漱玉山

此間成隱樂來往亦相尋淑女閨中伴山房林下心萬花藏徑曲高柳及春深昨夜過新雨窗中溼翠岑

十三夜對月同大姊

待月空階坐橫琴興不闌漫添微缺恨喜値未圓看殘雨銷秋熱輕風起夜寒淸輝河漢迴相對語盤桓

雨後

一雨消煩熱天邊有螮蝀鳥歸驚急電龍過識腥風溪漲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偏壯山嵐影漸濛閒庭涼意足餘響滴梧桐

小院荊棘中見寒梅一株

惜爾生非地蕭疏欲斷魂寒煙空綠萼瘦影自黃昏欲折傷手將移怨託根芳華一相對悽絕與誰論

寄大姊書尾作此

聊將尺素代抒衷每擬傳詞下筆工紙短意長書不盡臨緘依舊又匆匆

宛玉以古文近作寄質于予欣爲點定幷答以詩

文章貴體裁取用本經史朝學莫誇能習俗殊迷詭所以古才哲函養抉精旨胸搜萬卷書乃可備驅使羣賢旣彫謝浮僞日爭起恃心作解人前師置不齒家各立其宗人各分其

體妄言肆無稽嬉笑列粗鄙往往論學術斷不重女子或且
忌才深喇喇交相詆或且忌名成一妒生百毀遂令巾幗流
不敢事筆紙蛸縮屏柔翰幾忘四德始豈知均是人務學同
一理㪅道統所尊無分彼與此云何昧厥義徒以論形似大
抵尙修詞立誠以尊軌煌煌秉正志非禮勿云美蹈轍羅陳
言擅能質所恥願與則古昔勉旃去渣滓

初夏德風亭作

筆研新涼雨後加繁陰深處啟窗紗紅香乍拂蓮開瓣綠粉
初調竹綻花繡得鴛鴦還檢線夢回鷓鴣慣呼茶幽齋即此
添清課好句吟成日未斜

丁未至日周素修張亞雲陳淑蘭三夫人同過冷韻軒留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聯句

鑿鑿冰開岸柳舒張 日傳添線應非虛傾卮似擬消寒會周
抽架閒翻下酒書古處深懷時敘迅陳 淡交偏合禮儀疏論
心莫漫聽樓鼓王 花外同歸有竹輿張

送蘭畹隨宦粵東二首

蠻煙路疊五羊城書畫閨裝壓槖輕此去嶺頭梅信早折枝
應念故人情
四千里外看山色十八灘頭紀勝游我亦昔曾南廣住送君
清夢越羅浮

九日强起病復作

秋來支病態對鏡嬾相看菊影同人瘦詩情較酒寬薄糜餐
耐飽重繭著猶寒空有登樓興□□□□□

周夫人見過

扶牀新病起恰喜故人來顚倒著衣出支離遣悶開苦嘗空
藥裹渴解倩茶杯屏啟香生膈窗虛月入懷晚秋秔釀熟寒
露菊花開小飲無兼味臨溪釣四腮

立秋日偶成

歸來理殘帙拈繡偶排愁況落一聲葉而驚萬戶秋晚蛩鳴
竹塢微月下蓮洲何處初橫笛詩情動小樓

癸丑九日哭二妹絕句二

如何今歲過重九姊妹隨肩少一人痛煞斷魂招不得暮煙
孤冢亂秋燐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佳節相思暗悼殤無端骨肉忽拋行含悲百度吞聲泣恐使
親聞又斷腸

秋夜病中讀吳中女士陸瑛懷女伴詩內有不堪多病逢長
夜況復懷人正暮秋一聯極有神韻因略用其語而另續
成律

懨懨無力怯依牀壁影青燈漏未央正値懷人秋又暮那堪
多病夜初長雁鴻聲裏醒殘夢碪杵敲餘傲肅霜伏枕幾回
排夢緒不教塵慮惱詩腸

病後

病後形銷減支頤百慮煎容光悲鏡影詩思冷爐煙悽絕翔
霜雁哀鳴吸露蟬何堪憔悴況排寫入瑤箋

金陵廢寺
六代餘荒寺殘基宿草深簷頭枯老樹佛面落殘金振鉢無僧過聽經少客尋石龕斜倚地偶對一微吟
勉弟輩
學冶與學弓當念裘與箕先人以貽厥後業良在茲吾家有隱德儒習常相持流芳矢不墜令緒恆警之嗟余固爲女無能光門楣纖聲在爾輩高遠荷肩仔何以慰先靈所重弗棄留守素肯播稷敦行唯書詩兢惕互相誡俾勿壞其基倘彼古昔人典學日孜孜榮名豈不美卑賤夫何爲勉旃毋終替奮發自有期
題天長奮居藏書閣
萬卷遺先澤牙籤歷世披編摩開手眼友尙得師資逸種標完帙珍藏博廣知陶匏聊復誌堪敵百城奇
鄭板橋蘭幅
綠萼冰心絕點塵寫來尺幅墨痕勻鷓鴣啼罷瀟湘晚冷雨寒煙愁煞人
梳頭歌
東風斜峭吹清曉爐添沈水寒煙裊隔窗何處來啼鶯一聲驚破香魂小起來翻覺倦難支斜欠纖腰常自持惱亂巫雲夢來足金盆和淚洗殘脂細沐微薰溼雙鬟芙蓉綃髻開雌鏡香肩嬌嚲半擡頭照見枕痕留薄暈須臾菱花浸寶光紫鸞弄影當空翔麟梳緩逐青絲掠鳳篦斜隨弱縷揚纖纖玉指盤翠色雲鬟半偏描不得花鈿貼罷成新妝腰肢已自慵無力調朱弄粉襯盤鴉青入眉峰黛色斜梳罷背人還對影一枝簪得海棠花
同二妹作
皓月疑如雪流光鑑碧波寒聲咽樓鼓清影下庭柯塵事愁中盡詩情病後多談深不須寐豈問夜如何
秦淮
秦淮勝地舊留名贏得清溪太豔生兩岸樓臺才子畫四時風月美人評歌調玉管鶯喉膩燈結瓊珠雀舫輕誰道飄零惜金粉繁華猶是六朝情
兩樹
庭前植兩樹榮枯竟不倫一樹榮生花一樹枯爲薪樹已分榮枯吾因思若人嗟人定天性同形而殊身何以論命理而乃異升淪窮與達不侔此意初未申始悟樹與人賦畀各有因善惡具後覺亨蹇憑蒼旻息心以循道四序皆如春
江行値風泊舟江甯鎭
江甯鎭上阻風波香爐磯裏停泊多舟輕浪急渡不得此夜客心愁奈何
月下敬懷家大人
遠別殘冬候思親獨倚欄可憐衣上月同照不同看
讀黃山志偶作
黃山天下名奇秀觀止矣往往遊山人裹糧走千里登臨無

遠近跋涉亦心喜或以文記傳或以詩篇紀謂此作游章遂
多應制體專集苦滤漫舉一遺百美磐石高題名只宜風雨
洗我耳黃山名未能躡輕屐空結臥遊思神往竟無已展卷
讀山志有若窺半指再觀圖畫形大略得起止頗有山椒篇
可以代雲史筆端覆冷翠眼底霽淡紫玲瓏羽蓋張巖空寬
旋峙幻海盪遐心古松排石齒巖巖萬疊間疑有神仙侶倦
書起踟躕無乃得其似安能儘幽探歷歷窮所趾三十六峰
雲擫歸供研几

讀吳中女士金仙仙遺詩感賦二律

把卷悲同調名媛易得不新詩傳鉢擊甌夢兆仙游句可追
于雅懷偏淡若秋寄言搜蓋篋珍重衍箋留

身後思名字（女士名逸字仙仙）傷哉亦讖因前生定仙史小謫向紅
塵慧業娜嬛侶清標姑射鄰無緣一言而讀能獨含神

水車（按水車創製於魏之馬鈞）

收泉昔有詞見稱在周易後人創新製本從匆幕鬪鑿木以
次盤前輕後且勒斷彼方員輪審曲乘引直其中立闕鍵其
外按樞極用置畛畦間實為稼事德副以龍骨名取乎車轂
則人巧合天工心思亦已刻扶持升彼巔或揚而或抑川流
搰搰上壤脈涓涓泒大激水如奔小轉水如汲隱隱寓循環
軋軋少傾踏有若磨旋溪聲應自不息砯砰走瀑布唆畝已
洋溢恍疑龍在田爲霖降其績非關密雲生別有致膏術服
底百流匯日下九穀殖行訝曲水多反覺平津洪舁地禾苗
與繞膝麥甲出槁者得以蘇萎者得以渫未耜有時徂藉此
功不忒居然驅旱魃造化卒難扐奇創通乎神匠心不可測
水利既習便民勞緩孔急嗟哉雲漢句農苦艱殫述此雖四
體勤已代百倍力

素心臘梅次丁明經韻四律

玉屑新傳素簡來梁園佳句賦細梅未探嶺上春前信卻殿
江南臘後魁密瓣乍含欺雪豔檀心疏破飽霜培寒香一種
休輕視綠蕚看他作樣開
搓酥涵露等閒看占得中央色相安細蕊漫疑金粉薄濃馨
不比蠟丸殘樓頭玉笛吹應誤世外冰妃號已單幾度巡簷
叉手處可同山意詠衝寒

肯如凡卉動憐人別有高標不借春海鶴眠來支瘦骨江花
開處認前身點妝省識容爭媚嚼蠟何嘗味得眞排几磁盆
憐太素菊裳相憶轉神親
領略低枝足贊皇嚴冬獨趁吐幽芳含酸自不同流翠惹妒
生憎諷裏黃脂粉空嗤鄰女豔瓣香端藉隱君光花開歲晚
供幽賞休笑平章比濫觴

憶親

憂來未能寐起坐待清晨殘月疏窗曙寒梅小院春別離歸
夢遠生計念家貧不盡懷親意難爲膝下身

春日雜題三首

東風吹徧已芊芊芳草晴畦綠更妍盼到王孫懷夜雨瘦餘

中婦怨朝煙春愁南浦剛三月夢別西堂又一年偶向平蕪
凝望處燒痕新長淨堪憐 春草
萍根消息暗中施裁翦何心耐所思形迹難捐詩過眼寒溫
相送笑乘時餞春慣逐漫漫絮假草還隨嫋嫋絲二十四番
空轉遞吹噓誰更辯雄雌 春風
一春春事又匆匆不盡愁中證病中亂點落紅香暗墜新描
長黛瘦難工幽窗夢惱梨花雨小閣衫寒燕子風鎮日相親
唯藥裏那堪消歇怨芳叢 春病
題畫牡丹小幅
憑誰尺幅寫天香紫姹紅嫣百寶妝寄語東風桃李樹漫將
繁豔競春陽

夏夜寄懷周夫人
雨餘煩暑歇小坐寂寥中月白微螢火簾疏透晚風病添詩
客債愁藉睡魔功忽憶閨幃友良宵意自同
懷天長女士劉湘衡
已是十年隔相思空爾情豈知南北別竟見死生盟 余往與大姊同
湘衡訂爲雁序今大姊已故湘衡又移居邗江故云 孤夢人千里殘秋雁一聲關河歎
修阻愁對月華明
甲寅立春日雪和銅陵章敍堂先生韻
綵仗迎郊出犢肥試鞭生事到農扉千倉預卜瞻雲兆三白
欣看入歲飛薦能玉盤寒翠甲朝回瓊砌點朱衣題詩爲誌
春頭勝笑擬梁園賦筆歸

起燈夜偶作二首
不待燈成市喧闐任擊摩今宵已若此來夜更如何士女羞
遺鈿兒曹競踏歌有人妝閣伴思起故園多
舉國狂如是衡門處寂然常貧輕節敍良夜罷賓筵月暗梅
花冷人酣竹葉眠繁華雖竟夕無那白雲邊
水仙十首次韻
移出瓊根異翦萊莫將芳信問紅埃楚香零落江皋冷又見
湘娥降渚來
誰把兄偏喚作梅幽姿羞與媚春裁由來骨相多仙格漫混
蒼葭怨結胎
斷無塵態入擅鄉姑射肌膚漢女妝擬對晴窗理瑤瑟可憐

江館憶臨湘
好如泉石挹丰裁雪蕊徐舒不待催露冷月明香細處隔簾
應遣素兒猜
評到濃纖羨體閒不教波外共鷺攀清芬靜挹隨題品位置
還宜斗室間
水雲深處記儂家尊綠盧傳第一花賴有司香矜素豔不將
顏色鬥鉛華
翠袖年翻憐弱質黃裳初著護重臺丰神一種殊凡卉蕙圃
江蘺空自開
鳴璫拾羽動經年微步而今憶阿娟試聽馮夷舊時曲莫疑
撈月似青蓮

分泣臨沙點石盆珊珊璟珮影冰魂遙知涵粉搓酥際玉面
香融獺髓痕
東都幽夢未全癡醉倚晶屏倒玉卮花事日酬清賞願好將
新句續陳思
佛浴日作
事佛非不誠燒香非不喜嗟彼佞空虛終滅聖賢理
甲寅初秋苦雨
苦雨自朝暮重陰散幾曾農功經月斷米價遂時增處志貧
無慮攢眉强未能殷憂妨歲事箕畢柰因仍
見仲妹靜儀遺字感賦（古韻）
嗟乎我二妹聰慧本性成平生愼言笑守矩懷先型九齡教

學書楷法知撥鐙十二學詩文亦間知其扃十四嫻刺繡遂
能習女紅（烏横切）淡墨出花譜枝葉皆玲瓏又能善削斵匠心
獨自營當造滴漏鐘翦銅準方程樞機獨如式盈寸可轉鳴
未曾得師法一出人皆驚（有易小自鳴鐘于余家者以價不遂妹乃竊其式以筆畫按其中樞細形象分毫微樣欵識手心遂以銅片鐵線自依爲之閱一月餘製成宛有洋式雖不能準定時刻而撥之亦傳聲響人皆驚以爲獨慧云）
家少負郭田十口空罍瓶雖亦役僕婢操作必自
行以兼諳中饋烹飪辯粗精或時務紛績軋軋對青檠命理
有光兆偶測徒悲生（家嚴精命數之學偶授妹妹一數即悟其理平日每自推究己星命成一然知不）
（能過十六嘗悲泣之今乃果如其所言）生年止十六忽爲弱痔刑先猶藥可起
後乃絕勺藥鳴呼溘焉逝竟爾頹芳齡如何鬼伯禍偏劇少
好年（奴京切）念之肝寸裂亦且腸九縈豈眞二豎讙患遂降其

躬（汪横切）祇今檢匳物物在人已冥對此殊難堪哀泣翻吞聲
戚然亂心曲遺恨塡我胸（居叢切）壽夭固有定我意終不平
次李石泉先生詠雪絕句
尖叉拈韻太紛譁潔白徒勞點竄加賴有新詩謝煩豔不教
雙眼障塵花
題余秋農文學詩集
大儒秉元化萬象見性眞抗懷發歌嘯唯以葆吾淳俗學各
有尙紛逐隨埃塵文字多浩劫書庫皆湮淪篇章蝕風露傳
世眞堪嚬再讀余子作其言何雅純清聲出金石立意多苦
辛琅然破喧寂選體皆鮮新中感一以觸或且忘喜嗔志士
負既大豈徒支浮輪轡彼棟梁器不復拱把珍抵口讀百徧

悠然移遠神
白桃花三首和張涵齋太史韻
種出瑤池別有根花開如雪亞枝繁誰將釅面妍華咒襯得
朝天淡掃痕十二樓臺晴過雪三千粉黛夜歸魂凝脂漫道
春無色絳服原輸縞帶尊
卻教淺白勝紅嬌珊珮初迴詠女夭雲母屏前和露折水晶
簾外帶煙描休談玉樹歌聲歇無那霓裳舞力銷歎息問津
迷渡口對花空爾藉綜調
初含宿雨滌朱脣錯認枝偃步李塵似向紅埃辭俗眼故勞
青帝幻前身浣花村裏新妝淡濯錦江頭素豔陳省識麗娟
羞灼灼好於姑射結仙因

題李陔華先生種花圖

鑿坯未可遁學圃聊怡情偶寄幻輿志小隱非謀生樹德去蕭艾遠市恆惜行平居癖花事辯類不厭精閨畦斂隙地蒔本當縱橫呼兒每荷耡苦蕣茲繁英竹石羅四週淸陰覆門衖宛擬謝庭秀至樂隨題評君不見淵明藝籬鞠子雲珍江蘅名士不俗偶晚節尤遺聲先生大雅儔卓犖超塵傖鯢桓與雀躍抱負誰能縈行脫薜荔衣翻然出柴荆育彼九畹枝取次看後榮

春晚

忽忽春將半悠悠日正遲嫩苔沾蝶粉高樹下蛛絲愛讀班家史還嗤謝女詩尋芳隨較晚猶待海棠詩

閉戶已經月投閒別有天花枝發新雨竹筍迸晴煙翠岫窗排髻靑荷沼貼錢地偏堪適興莫訝日如年

題吳中任生蘇庵詩稿後

平生事章句細響嗤寒螿立詞務皎潔制體別笆篹上追三百篇淳音何洋洋大雅既罕覯咄嗟心轉狂吳門任仲子翩翩列俊行趨庭重承訓家學能流芳（蘇庵尊人文田先生素有博雅之名著述亦甚多其介堂張遊闓夫人著詩有稿行世）問年未弱冠遠俗珍琳琅性靈自疏瀹咳吐皆珠光有句常自得遂盈李賀囊逸情獨排奡眞意偏安詳樂能不及淫哀能不及傷深得風人遺雅調來鏗鏘加以養到功造境誰能頑莫非間氣集才志殊難量我欲評一辭讀之已兩忘

題女中丈夫圖

君不見木蘭女娉婷弱質隨軍旅代父從軍十二年英奇誰識閨中侶又不見大小喬陰符熟讀諳鈐韜一十三篇同指授不教夫壻稱雄豪得毋記載眞非果誰把虛聲讓婀娜當時女傑徒聞名每恨古人不見我揭來忽覩傾城色靑娥冶貌憑調墨恍然驚詫女票姚擲戟揮戈情自得梅肢柳頷芙蓉面裳緊鬟環腰寶劍莫邪爲婦干將夫霜花繡出龍斑豔乍看疑是虞兮妝對面猶疑聶隱娘翩翩體態輕堪舉叱咤應生口舌香鳩綬鳳履襪無塵意氣昂藏絕少倫豈是綵旂出女帥還猜錦織來夫人冰盈犀甲寒凝鐵紫塞黃沙風慘烈美人小隊出郊原笑指晴皐鷹集劣習武歸來不挂弓臉

波愁膩粉光融丁香雙叩錦袜纈羽衣未脫胭脂紅因思畫工大有意偶假娥創作游戲不然拔舞豈無人何須更倣公孫器時平將士老良材徒使閨媛歎落埃可憐學書不學劍途窮斫地歌不哀我觀此卷翻然失百事不能較人一伏雌縮蝟徒自慚壯情往復懷芳姞憶昔歷游山海區三江五岳快攀途足行萬里書萬卷嘗擬雄心勝丈夫西出臨潼東黑水策馬驅車幼年喜亦曾習射復習騎羞調粉黛逐騎靡歸來換我襦衫輕幼車重開亦有情復爾貞吉事中饋猶然佔畢如書生（余年十一侍先大母蓋太恭人之吉林遂偕白鶴仙陳宛玉輿小運諸女士讀書于卜太夫人之門復習騎射于蒙古阿將軍之夫人十六回江南又侍大母及家嚴等自都中至關西又由楚之粵十八歸泗州天長舊居十九復回金陵二十五適外子歸宣城迄今計二又十三年矣蓋）滿耳紛紛聽揚播未必名聞

可慮座秦姬趙女詩姸華相逢大抵嬌無那吁嗟乎畫圖中人孰能同丈夫之志才子胸始信鬚眉等巾幗誰言兒女不英雄

嘉慶元年歲朝試筆

今日東風至年老駘蕩過層陰還釀雪薄暖欲融波園柳含芽淺瓶梅放蕊多門闌傳彩燕鬢鬢鬧輕蛾栗甲春盤嫩糟醅臘甕和高堂逢吉敍稱祝醉容酡

新正十三日偶成

十日春陰凍不乾晚來翻復動餘寒巡檐雪壓梅仍瘦繞戶星稀月未團人少踏歌燈市冷我因新病醉情闌紫姑懶逐從空卜閒展緗牋試墨丸

題美人便面

春雲鬟膩釵頭玉美人娉婷愛妝束日高深院悄無人十二闌干逕迴曲楊花初落乳燕忙拋鍼擱卷花底行鴛鞋小步苔輭滑支頤無那清晝長一點幽情未能訴翠袖輕寒暮復莾羞殺東鄰自炫媒韶光徒趁容華逗偶然倚石憩蕉陰蕉葉斜舒寸寸心得句欲題雙鳳尾凝思聊復成閒吟漫擬如花較姸醜冰懷雪意幽居久本來不解蹙脩眉底事芳非動回首低徊吟誦韻幽輕羅衣稱體涼風生此時此景得眞趣何異淵阿賢士情君不見眼前閨閣大生俗脂粉驕矜態百出學書辛苦學繡勞只喜彈絲與吹竹筆墨慚余半不知扇頭戲草畫中詩寄語名閨諸士女日長端好讀關雎

過張薇星表妹墓感賦

孤冢埋香寂經過拜墓門秋風吹宿草燐火亂黃昏未聘芳名隱相思雅誼存九泉悲永隔懷舊欲招魂

春日香雪亭登眺三首

微雨滯雲光朝來起晴色高亭一以眺山翠望如滴佳氣泛林端叢蘭弄芳越曠然生幽情已與塵慮絕

生年稀百歲況有世事紛情近柰習遠僕僕摶心身萬物各榮暢余懷亦自新得暇且尋樂來日迹已陳

好鳥鳴和風疏花溼晨霧碧草媚遠天青嵐影山樹淑景眞不窮觀涉足成趣至理難言宣悠然獨領悟

寄題鴛湖趙閣素女傳芳品豔集後四絕

裁雲翦綺鬥韶華香韻爭傳出絳紗賴得名閨矜豔品筆端留取四時花

偶譜羣芳第一編寫來丰格自天然漫將賦物輕林下詠絮詞成別樣姸

倡和丹鉛並玉臺美人香草寄幽懷可憐衛女吟紅句不數蘇孃織錦才

珍重新題付遠鴻分遺繡帙愜深衷慚余亦有耽花癖蕙圃荘籬擬未工

題畫芙蓉和當湖屈鳳輝女士韻

偶擬江頭豔翻成筆底花生綃輕著粉秋水淡拖霞錯訝淩波影眞如浥露葩美人懷日莫采采動長嗟

觀徐姊裕馨作畫偶成一章卽次其題畫原韻
東風輕拂春雲繞畫匳晴旭江南曉江窗有美耽林泉江山
眞面留新稿煙情水態樹枝柯暈嶼揣嵐山岫岛空翠濡毫
水墨姿金碧樓臺皆淡掃品題亦復自幽奇落落沖容見懷
抱卽此尺幅不易求六法神全殊足寶
送衛蘭畹姊再隨宦粵東二律
又赴祝融鄉離心冷夕陽後車隨宦地前度熟蠻方海市成
詩料榕陰覆繡牀他時梅信早重寄一枝芳
炎州前去路過嶺巽晴陰山似江南秀途如冀北平雲窗春
夢遠雪幄曉寒輕爭羨宦游樂應循戒且情
哭毛夫人
閨中詩博士遠勝畫眉儔家住芙蓉里人稱翡翠樓留題鶯
好句寫韻擅風流迴憶初謀面慇勤正暮秋
不意雙星祟眞教二豎臨駐顏無藥老對鏡嘆塵侵命已蜉
蝣比魂空蛺蝶尋風前徒灑淚長別恨難禁
雪夜讀書懷用鹽字韻
晚來風勁怯寒添六出紛飛影逼簾白髮慈闈慚莫慰青春
味且戒常嚴病餘攬興惟詩酒家計牽愁到米鹽自是抱懷
偏耐冷不教塵慮上眉尖
東山棋墅懷古
竭來偶向東城東崇墩遙望當晴空伊誰卜築愛林麓太傅
遺跡懷高風舊隱擬將會稽勝翩翩杖屐輕羣公蒼青快藉

松陰偃賓伎追從山澤遠豈知憂患託閑身公輔襟期嗟算
蹇當時高臥尊龍蟠蒼生望重難休安徵書再下出邱壑幡
然五十初服官桓公擁兵久延佇籌畫新亭耀旗鼓犯視不
堪幕下居百萬淮淝耽虎旅秦兵一掃定淮淝從子江上傳
班師捷書飛報若無事聊將碁局諳營施勝負胸中誰足亞
三分籌策頻煩下喜怒相忘兩不驚巖棲性本宜寬暇松底
殘棋賸石枰至今勝地空遺名西洲不比羊曇恨賭墅徒教
負矯情
游獻花巖
初登亦無奇漸高自可喜卽景成遐觀置身圖畫裏巖谷何
逶迤雲樹望中峙牛首環西偏合沓互百里塔宇晴雲間映
日耀青紫孤亭名留雲軒窗歷可視傑閣障芙蓉大觀號堂
阯結搆依壁中登頓一聳企溪水流潺潺石梁見齒齒小憩
坐星槎犖确徑堪倚高原異陰晴平疇列遠邇林木生微風
響答四山起清磬出林端游蹤俯巖底異地無常情塵心歎
止止曠覽窮山椒當境得眞理
嘉慶丁巳春季懷金陵諸女伴
落紅飛絮滿閒庭小徑苔生戶晝扃風雨春寒二三月別離
人夢短長亭垂簾撥鼎焚沈水倦繡拈題倚畫屏支頰不關
情獨懶相思空爾惜勞形

江甯女史王貞儀

詞

如夢令 漁歌

月下一溪煙淡溪裏漁叉夜響知有小漁舟叉得寒魚初返同伴同伴櫂向白蘋花港

憶秦娥 春暮錢塘舟中

春雨歇楊花兩岸飛晴雪飛晴雪江途渺渺揚舲三浙 湖來胥口聲悲咽煙波一櫂真浮葉真浮葉篷窗閑坐書翻越絕

長相思 偶作

雁南歸客難歸一紙家書寄每遲愁心沒盡期 曉風斷曉星稀夢到家園覺後非鄰雞喔喔嗁

生查子 閨怨

宵來風雨多應妒花嬌姹豔穠一時空忍煞芳華謝 無語倚闌干悶對花枝下紅淚落雙眸斂斂如花灑

菩薩蠻 病起

日長深院垂簾幙夕陽芳草愁心閣才換夾衣裳輕紅杏子衫 匆匆春去候人病偏銷瘦不敢歛雙蛾含顰對鏡多

卜算子 夏晚

雨後晚涼多衫葛含風細小摘庭前茉莉花弱縷穿連蒂團扇葉裁蕉閒坐荷花砌剝取池荷帶溼看蓮子生還未

南柯子 詠螢

水氣烘晴靄何殊吐蜧腥赤城曾道爛奇形最好落隨孤鶩下煙汀 日腳成丹紫天衣疊綺青微風吹碎斷雲停記否曼卿傳飲自天庭

解語花 詠梅

暗香乍襲冷豔亭亭丰韻真無比十分依旎羞並語東園桃李香含雪瓣別自有一般嫵媚只須看空色凝妝在黃昏影裏 長想煙霞湖上聽啾啁翠羽清夢初起佳人絕世淩縞袂卻勝朱紈綠綺此情難擬且相伴雲階月地對仙姿玉骨兩神清作閨中知己

眼兒媚 舟泊江浦道中

小泊行艖路偏賒雲影雁行斜數株疏柳一抹殘照幾點歸鴉 蘆花兩岸如飛雪湖汐下寒沙水國西風竹篷夜月人在天涯

菩薩蠻 惜花次季容女士韻

嫣紅姹紫開偏早看來顏色同人好花貌媚於人春光正十分 雨風難作主浮豔歸塵土灑淚怨殘叢無端減玉容

明月櫂孤舟 悲秋

到得秋來愁便闊悲風又剪桐枝落天際哀鴻林間[illegible]葉跡送秋光寂寞 賸對黃花憐瘦索淡容冷豔枝枝弱一盞香醪半簾殘月強把詩情咀嚼

秦樓月 自秦州至張夏鎮作

東風峭一車軋軋長安道亘天青岳雲對嶽嶠　輭紅撲面
飛沙罩客塗空惹梅花笑梅花笑家園回憶玉窗冰照

滿江紅 過平原縣東門謁顏魯公祠

殘照城東風急處暮笳聲咽正卸轂平原祠外前行瞻謁作
郡回思天寶日九重樂極金甌缺蕎然間鼙鼓起漁陽霓裳
歇　衛彈邑千秋節爭坐位千金帖只拒降斬使是何忠烈
猶有祠堂傳俎豆更存心跡書碑碣羨雙雙姓字弟兄香常
山舌

調笑令 閨情

白露白露結作清霜彫樹樹頭愁殺烏棲隔個窗兒亂唬唬
亂唬亂驚醒羅幃夢斷

江城子 夜雨

無端寒雨促秋光晚風涼野雲蒼才有梧桐助響落銀牀窗
外聲聲渾不住愁絕處夜偏長　況添低砌又唬蛩亂迴腸
更心傷爐內寒煙銷蕭水沈香敲枕難堪聽到曉心滴碎怯
空房

浪淘沙 吉林秋感次鶴仙夫人韻

關塞冷西風沙霧迷濛可憐秋去又匆匆凝望亂煙衰草外
離恨無窮　最好故園中黃菊丹楓盤鬘雙攣洒盈鍾此景
那堪回首憶愁見歸鴻

浣溪紗 梅魂次吳小蓮女士韻

庾嶺煙迷夜寂寥羅浮月冷路迢遙可堪空色不相遭　風
笛吹殘渾欲斷霜笳聽慣能銷依依脈脈迴難招

風流子 春草次陳姊浣玉韻

日色暖平津鄉夢杳尋履武愁人想金勒驕嘶夕陽煙淡玉
樓人望廣陌痕新碧影萋萋三月暮南浦獨傷神蜀魄叫殘
楚魂招罷瘦餘中婦眉黛空凝　淒涼青冢上香坏埋豔骨
偏自成茵更有長門參差輦路徒親卻幾多縈得新愁舊怨
天涯故國泣雨迷塵腸斷芳晨繡幃日掩青春

減字木蘭花 感作

搆思下筆漢魏齊梁求並立底事心忙才學韓蘇又柳王
拘牽潦草面目何曾收拾好縱效西顰沒奈生成嫫母形

踏步行 松花江望雨

黑水驚流黃雲隱霧曉峰新翠埋千樹片帆剛渡半煙江不
知何處吹來雨　歎雪濤飛搏沙風駐翻盆掛瀑橫空佈風
波如此櫂回船星紅一綫雷車舞

滿庭芳 冬夜吉林作

楊柳枝疏枇杷花落天涯別有時光朔吹如箭草白與沙黃
九九寒凝回憶轉眼處飛雪鋪霜重簷冰斂堪數隨溜掛簾
旁　含情成小立戍樓更冷野柝聲揚看庭中殘月已上東
牆此際感縈懷抱空打疊百結迴腸淒涼煞江南塞北萬里
家鄉

玉樓春 夜雨有懷蘭畹姊

春來開得花成綺遙憶美人暌萬里天涯同是客中身好夢

何曾空度擬雙魚未寄雄州水欲整瑤琴愁待理夜來吹
雨散芭蕉故作寒聲驚客耳

小重山 燈花

玉樓傳聲月白時青缸光隱約發新蕤金葩璀璨細開遲飛
丹鳳搖曳故留姿　雨露不須滋蕊生火樹花映銀泓朝來
先報好音知輕霞暈應是吉祥枝

清平樂 由平原過東方朔墓故里

衛河西去斜指沙洲路此是歲星名里處大隱金門堪慕
懸珠編貝空游書生欸息封侯歸念細君分賜詼諧竟爾風
流

桃源憶故人 再入都中留別翻上許燕珍夫人

浮波又泛扁舟去來日故人何處後會迢迢愁數夢也難憑
據　美酒高懷還小住拚醉盈尊紅玉北地風嚴日暮腸斷

幽燕路

沁園春 過羊叔子故里

路指前途汶水之南太傅江鄉羨戈戟臨戎輕裘裝束旌旗
領隊緩帶飄颻談笑兵符風流將術卓識誰能與抗行還回
想想東吳信壓西晉功揚　偶來此地堪傷蓋世才華百戰
場勝麥穗千畦實垂宿雨棗林萬樹花發新香舊里曾存殘
碑可讀揮淚何須上峴岡而今事推賢已矣更謬青蘘

行香子 過一笠園賞桂

繡屋初涼寂寞秋光正整斜雁字成行遣愁無計桐落銀牀
柰曉來風朝來雨夜來霜　連蜷古幹花發鄰牆恰相邀女
伴尋芳蕊含金粟衣製天香趁月當軒人滿座酒盈觴

歸朝歡 詠雁次吉林鶴巢青太史韻

水落平沙潮下渚瑟瑟蘆花飛白雨江南秋好恰長征塞天
霜冷攜新侶漸遠聯素羽檢關朝發看無數下江皋斜斜整
整煙月滿湘浦　落日況當人逆旅草帛書成思寄語聽到
淒聲不忍聞誰家夜靜調冰柱天涯悲歲暮故鄉望斷雲迷
樹歎嗷嗷留心增繳空爲稻粱苦

臨江仙 哭汪夫人

豈料賢媛眞死別不堪淚下聲吞同思相見話寒溫孀聲悲
苦節噩夢愴離魂　欸息交情流水逝傷懷卻共誰論天涯

知己幾人存容華芳歲盡霜雪晚心尊

漁家傲 鎭南作

海上風高吹瘴雨時過十月猶炎暑零落紅蕖花滿渚愁正
聚一撾初起樓頭鼓　修得書成煩雁羽家鄉程遠如何許
壁影青燈人閉戶懷似緒夜深怕聽寒蛩語

虞美人 粤東九日

金風向晚颷颷起時敍如流水盤盤初滿菊初黃又是一年
秋老過重陽　龍山誰是登高客負了家園節廣州九月似
春中梅放桃開千樹映丹楓

月中行 游湖心亭戲作

樓臺高矗水中央倒影漾湖光晝船歌舫聽如狂多半載紅

妝　偶來雨後翻成趣尋勝跡罩袷迎涼水雲滌蘢粉脂香
清況慨詩腸
桃源憶故人 游姑蘇臺
館娃舊日沈歌舞闔閭城邊鼙鼓月冷宮梧幾許夜夜嗁烏
苦　麋鹿可憐羣走去霸業銷磨何處響屧空存舊語草色
侵廊廡
菩薩蠻 過貞娘墓和韻
春來繞墓飛蝴蝶芳草青青渾未歇此地葬傾城偏縈過客
心　香魂愁斷絕鵑叫泉臺月玉貌冠三吳風流曉夢孤
惜餘春慢 同許燕珍夫人登燕子磯即次原韻
嚥水霞蒸黛痕煙亂百戰濤聲天半多情燕子何處飛來雖

伏一磯高闕爲問當年風流王謝華堂雪消冰泮漫回思舊
日烏衣簾幙似曾相見　只眼底碧樹晴江滔滔鬱鬱催人
夢斷山靈應笑玉樹幷神逝浪關情誰管虎踞龍蟠且休空
壘輸將自成奇雄北南邦二水三山天塹巢成絕險
滿江紅 甲寅冬至日雪
至日陽回剛好趁歌調白雲侵寒起玉堆階下無聲騷屑斯
桂未妨才女詠披闌欲動先春色較當年醲而幷熏衣風懷
越　三巡外琅玕折一室裏珠簾揭喜六出紛霏正在梅開
時節香複金爐煙篆漾茗烹石鼎詩清徹只工掤組繡線新
輕寒絕
念奴嬌 祀竈

行廚煙散剛入夜炊餘寒徹爆竹鄰家初競響正是交年節
牀腳燒燈灰堆擊帚五祀辰方接底須祈報但教香水無缺
不學致富陰家封羊供酒叩禱紛煩熱餅豆一年慙一餞
言事憑君朝闕再拜尊前非緣求媚文字嗟薪積封塵莫笑
爨火每自清潔
浣溪紗 閒題
院落才晴日又西紅香初綻有薔薇小窗閒坐偶拈題　蟬
翼乍成雙翠鈿鳳頭新繡小紅鞵嫩陰天氣怯春泥
南鄉子 春莫
長晝鎖無聊閒坐拈鍼倦又拋捲上湘簾看小苑芭蕉綠擺
櫧牙葉漸高　燕子護兒嬌風細楊花冉冉飄眼底韶光留

不得櫻桃紅顆枝頭鳥啄消
沁園春 題柳如是像
彼美人兮河東舊氏名姓爭傳問底事蛾眉愛才念切改裝
巾幘擇士心堅翠袖相投紅鸞難認老去尚書已可憐休記
取恁背城詩句久地長天　只今回首當年蘼京口扁舟杼
鼓閶更不較顧娘泥塗容面羞他卞女淚灑蘭陵道服隨身
青絲畢命含笑章臺質獨捐尤堪歎便平康如許若個名存
訴衷情 秋望
偶然乘興一登樓江色俯晴流試看千山楓老無那又殘秋
雲影碧晚峯浮雁聲悠欄干倚徧地上天涯何處銷愁
踏莎行 題梅花水仙芝草合景小幅

庾嶺春遲洛川波迴一般幽思誰能領箇儂同住水雲鄉黃裳絳服欣聯影　世外芳姿寰中仙品靈根堪結芝林隱好將三秀擬三香襟期冰雪偏宜冷

跋

德風亭初集文九卷詩三卷詞一卷金陵王貞儀德卿撰知府王者輔惺齋之女孫宣城詹枚文木之室也惺齋遣戍吉林德卿年十一侍祖母董氏於塞外能讀書兼習騎射年十六回江南又隨父自都中至關西由楚之粵東年二十五適詹年三十而歿數年詹亦亡無子德卿精梅氏天文之學有星象圖釋二卷及籌算易知重訂籌算證訛西洋籌算增刪女蒙拾誦沈痾囈語各一卷象數窺餘四卷文選參評十卷其卒也以書託於吳江蒯氏蒯之姪嘉興錢儀吉衎石序其術算簡存五卷備詳其事余向牧海昌嘗從衎石之弟泰吉警石索觀之時衎石主講大梁書院驛書求之未獲也今年乙卯始見此初集十二卷其二集六卷繡紩餘箋十卷罷顏山有其書余未見也雜文如句股三角論日食論歲差日至辯疑盈縮高卑辨經星辨黃赤二道辨地圓論地球比九重天論歲輪定於地心論五星隨天左旋論籌算易知自序歷算簡存自序皆足以見天文算學之大略其讀詩私箋序韶學正訛序論史偶序葬經闡異序醫方驗鈔序原原本本見聞該洽詩五古如吉林塗中頗近選體七古如飼蠶詞擣練圖枯樹歎皆有篇法近體佳句亦多可采其書先大父惺齋公讀書記云吉林捐館手藏書七十五櫝德卿護持而涉獵焉可謂女子中能汲古者矣上元朱述之跋

德風亭初集跋

右德風亭初集文九卷詩三卷詞一卷並江甯女士王德卿著德卿名貞儀歸宣城詹枚年十一祖者輔戍吉林德卿侍祖母董客於塞外十六歸江南復隨父自燕而秦而楚而粵二十五適詹三十而沒無子所著託之吳江蒯氏蒯以與嘉興錢衎石侍御侍御以歸朱逌之先生是本則鐵梅丈鈔之朱氏者也德卿於書無所不窺工詩古文辭尤精天算貫通中西自古才女如謝道蘊左芬之屬能爲詩矣未聞其能文章也曹大家續漢史矣宋宣文傳周官矣未聞其通天算也德卿以一人兼之可不謂彤管之杓魁青閨之收弁乎獨其所著他書見於朱氏跋中者七八種今並不顯於世即朱氏所稱繡紩餘箋十卷瞿穎山有之者亦不知瞿氏何許人是書倘迹得否邪蔣國榜

小謨觴館文集註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若曾受知　先師張肖莽先生自乙酉始逮庚子春先生夢奠若曾既卒哭思有以傳　先生如李漢之於昌黎者而遺著若王伯厚困學紀聞補注二十卷彭湘涵小謨觴館文集注四卷疏稿二卷皆在遺篋中長君詠霓方煢煢在疚泣告若曾曰先君子不以文章聲氣表襮當世君之意善矣留俟他日聆其言若不勝嗚咽而又不欲遽刻以其事屬諸及門者若曾益歎　先生之有子也越三年癸卯春出守辰州道經歙浦得與詠

霓重相敘時予京游粵幕詠霓且將有潁州之行皆博升斗以養母也然拳拳於遺著之刻久矣疏稿由予京手錄困學紀聞注由詠霓校錄小謨觴館文集注題綴書楣殆徧每一篇注畢　先生自爲寫定顧寫定之稿無多則由詠霓倩友補寫之且告若曾曰所注或詳或略一遵原稿不敢增益蓋詳於經史源委而略於山川風景云若曾泝江而上詠霓偕行舟中受讀斯注益景仰　先生好學不置竊思　先生篤守紫陽者也紫陽注羣籍說者謂重義理固也然何嘗不重攷據詞章於昌黎文則爲之攷異紹熙閒趙汝愚永州安置則爲之注離騷以寄意　先生孝著於家忠顯於朝攷據詞章固餘事焉顧於湘涵之文則爲之詳注蓋亦紫陽意也湘涵重氣節者也觀其再答李洪九書鐘采埋光韜精隱耀必有合於　先生者而經歧牘案讀史偶鈔二書僅見其序未見其書尤爲　先生深惜者也故於斯二序注之獨詳且手爲寫定焉湘涵晚年讀黃陶庵日記懍然有省因作懺摩錄而姚春木善之然又雜釋氏語春木頗獻疑以進湘涵遂刪黜大半於是春木稱其權

詞以證吾道之廣大嗚呼吾道之廣大烏所用其權詞乎　先生易簀之日猶執詠霓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所以守先待後者固負乎有不可及矣故讀斯注可以見　先生之博文讀困學紀聞注可以見　先生之約禮詠霓昆弟善承家學尙其體諸若曾無似受　師教十六年深用愧疚謹就先生所自得者著於斯焉時光緒癸卯春正月受業劉若曾序

小謨觴館文集序

海內談者相與揚搉百六十年來人文蔚起獨士能爲古文者加少以是歟憾子學者余竊不然易堂甬東桐城諸家各持其古文以行天下雖學或有至有不至其傳固緜延而未已也惟排偶之文則幾于曠絶又匪啻百年矣蓋南宋後陳義愈高講于文者愈略坐令漢魏風流一墜不可復自近二三十年老生巾箱中物稍益不靈其爲說益不足以困魁岸之士于是湛博絶麗之才稍稍閒出余少歲亦嘗攘臂其閒蹉跎中嚔去而從

業旣默默內自慚惋私以望諸同人妄謂斯文無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何其宜見而久弗見耶鎮洋彭子湘涵方今魁岸之士而湛博絶麗之才之一也爲善有暇篤耆文業其爲文專力排偶夫文何有奇偶哉九州四隩見于書斷壼叔苴詠于詩其文奇歟偶歟莫得而離判之也班揚極其盛于漢韓柳起其衰于唐其文奇勝歟偶勝歟莫得而輕重左右之也蓋奇偶之用不齊而一眞孤露吹萬畢發氤氳于意象之先消息于單微之際上者載道下者載心其要固一術爾湘涵少長邊塞多接通流精求緣起熟析利病有山川以助其奇有風雲花鳥以壯其思又不幸久困有羈愁騷屑摧撞拂鬱以激宕其中之所存繇是佹觽異采匪意横發長篇短章隨變雜施持原以往扶氣以立陽開陰闔神出鬼沒而一皆以自載其心湘涵不自知其文之爲偶爲奇讀者亦且忘乎其爲排偶之文焉余胥疏江海所默默悵望于海內同人者遇湘涵而快然一慰又憮然深惜其能歎其猶未焯然見畏錄于當時也雖然湘涵年未四十鍥而勿舍計必且恢之彌廣異日推其所潤身者以

華于國何遽不鼓鐘一世將余所謂英絶領袖曠百年幾幸見之者亦在湘涵所自命何如而已會其所刊小謨觴館文集告成過辱不遺謂序斯集非余莫宜燒燭循覽輒不自禁爲夸詫慫恿之如是嘉慶十有一年長至前十日長洲王芑孫序

小謨觴館詩文集序

太室之山嵩邱之下有謨觴焉蓋上帝之册府羣真之祕閣吾不逢仙客不覩異書俯仰世間嘗以爲憾及與君交觀其所作頓驚凝俗始歎靈奇譬如窺朱鳥之窗中爛然甲帳駕彩虹於霄半麗矣瓊樓洞庭張樂何有箏笛之音瑤池命宴故非煙火之食足使江東袁淑賦藏鸚鵡關中庾信詩遜鳴蟬曾燠序

傳三　　錢寶琛

彭兆蓀字湘涵禮子少隨父宦甯武神雋有聲年十五入太學歷試不遇後値本省鄉舉旣成行闈所知者主試遂不赴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不就旋卒兆蓀天才亮特爲文章閎博沈麗力追漢魏尤長於詩少務琦瑰中年後鑪錘衆有才調益雄乾嘉以來邑中稱詩者無出兆蓀右後乃講求心性詩境益澄澹孤夐恬與理會先是父歿於潁川教授任遺債甚鉅人曰得彭君一言券可折矣兆蓀不欲負人卒盡斥家產以償之遂客遊江淮爲侍郎胡克家校刊淳熙本李善注文選元刻胡三省注通鑑薈萃羣書多所辯正爲世善本侍郎任江蘇布政時大吏以國用不足議加賦兆蓀力言於侍郎寑其事其友婁縣姚椿作墓誌盛稱之（壬癸志稿列傳）

傳二　　徐元潤

彭兆蓀字湘涵號甘亭監生刊有小謨觴館詩文集甘亭先生駢體文沈博絕麗與胡徵君稚威洪太史北江項背相望諸大府重其名爭延掌書記先生以道自守翰墨外一無干請大府甚重之晚歲州刺史舉孝廉方正先生固辭所著懺摩錄鑽仰理學切近身心邵虞文延烈嘗爲刊行其詩采濃思淡骨健氣雄而諷諭纏綿深得風人之旨（婁水琴人集小傳）

傳一　　　王寶仁

先生姓彭氏名兆蓀字湘涵又字甘亭鎮洋縣人父禮以乾隆三十一年進士令山西甯武治行詳先生所撰事略引疾歸請爲校官改潁州教授歿先生年九歲從之甯武甯武古樓煩地爲雁門三邊之一西極河湟北鄰火篩瓦剌諸部先生隨侍十年習其山川形諸歌詠苕發穎豎已自卓然既歸鄉縣旋之潁州潁又淮北雄郡晏呂歐蘇遺風斯在先生時與篤雅之士聯裾接席互相研摩遭喪南還傭書於外由京口而淮南近者茂

苑吳淞先後凡數載更歷維揚重游淮郡繼至皖江其學問文章爲賢士大夫所心折有非其意者延以厚幣卒不往既蚤以能詩鳴又探索漢魏六朝駢偶之文悉其源流精熟選理所作以博麗稱究其宗濃思淡與詩無異旨也平生砥厲廉隅雖飢驅奔走束脩外無苟取達官爲所心識者有闕必諍別則貽書規勸所言中國計民瘼佐人撰述不苟爲爲必精且核胡公克家延校湻熙文選別成考異多所糾正中歲而往自悔讀書作文與治心行已爲二作懺摩錄一編閒居旁涉梵行不墮虛無以國子生兩試京兆七踏省闈嘉慶丁卯主試者爲所知欲收之門下先生遂絕意進取道光初元州牧許公乃來以先生名應孝廉方正之詔先生爲書卻謝有斷不可居者一萬不能就者二時論高之年踰五十無疾而歿配蔣氏時菴少司馬女以弟兆蕙子爲子所著有經歧臆案讀史偶鈔刊者詩八卷文四卷續刊詩文各二卷詞一卷歿後有人刊其遺文若干嘗自爲詩文箋注十逮七八今借刊他氏者補其一二云

系曰余外舅邵樂山先生先生兄子壻也故余與先生

有連始未及禮謁暨先生爲近地游歲時旋里常造請焉城南街無囂塵先生所居小謨觴館在旱涇橋北雙扉扃閉庭戶闃如座右經史紛列皆手自點勘本聆其言論沖然以和退而竊謂如先生者使遇國家有鴻博之選固當然且抑若此也嗚呼邈矣　舊香居文稿

彭甘亭全集序

詞章之爲道惟有至性至情者爲之而後可傳歷觀往古靡不若是求之於今則吾友彭徵士甘亭其人也徵士少奇穎甫出即聲滿名場迫成老宿世尤交手推重累居鉅公幕府其詩文皆沈博絕麗見者固以爲金玉淵海卿雲糾縵矣抑其於親孝於弟慈於伉儷篤於交遊信終身韋布而拳拳世事有慶也忻有憂也思浩瀚千言者性情之發露者也驅使萬卷者性情之摶結者也有集如此而焉有不傳嘉慶丙寅在邗江刊初集曾

命作序予以君年猶未艾學方日進不欲遽爲論定辭而弗爲又一週星丁丑在郡城刊續集君識益高不復索人序道光辛巳改元之歲於其家遇疾俄卒時方往來孫古雲襲伯所古雲旣經紀其身後仍取未刊之稿同吳江郭麐祥伯定爲遺集詩文各一卷與先此其弟元培綺塘子長熙壽伯所商搉纂輯詩文集續集注十六卷又懺摩錄一卷將合之成全集後二年屬予於江甯付雕且爲之序古雲之所以謀傳君者至矣予自識君到今卅載而近其閒戊辰己巳同校李善注文選壬申癸酉甲戌同校胡三省注通鑑兩書獲成盛行於代大抵多賴君力嗚呼茲乃以溝壑餘生而荷君後死之責言倘尚新斯人不作豈非大可痛哉君晚年頗深釋學絕儒每以爲病予獨謂君一生遭遇多所失意非特抱才負器無分立功甚至骨肉凋零親故衰薄貧賤難居繼嗣竟乏方復世機俗態日夕相溷屈漓剛雋上之心胸爲和光同塵之面目中有所遇莫可告語則其所謂至性至情者安得不鬱轖沈滯慼慨哀傷神爲之枯命爲之損唯有竺西書宏闊勝大之談暫一消磨耳豈

等尋常溺惑彼教卑者徇因果利益高者如陸法和不睎釋梵天王邪後世讀君集者儻能知之至其鄉里家世立身本末之略有松江姚椿春木所作墓志在顧廣圻序

繆朝荃按孫古雲襲伯未久即世故先生全集並未刊成序中所謂遺集詩文各一卷亦無從投訪也

傳四

彭兆蓀字湘涵又字甘亭江蘇鎭洋人少負雋才隨父宦晉中文名噪甚年十五應京兆試名公卿爭欲招致之然屢躓棘闈竟無所遇嘉慶十二年劉金門侍郎趙笛樓侍御典江南試兩公皆先生至交侍御尤莫逆必欲得先生而先生竟不赴試集中有貽友人書卽此事也未幾父寧武君由知縣改官教授旣歿家貧積逋甚重議將斥產以償人曰得彭君一言毋問前事先生不可卒破產盡完所負而隻身客遊以爲養諸大吏多賓

其才傾身內交時國用不足江南議加賦先生力沮之事遂寢曾賓谷先生轉運兩淮主持風雅一時名士皆從之遊先生最後乃一至邗上詩文外無他語道光元年將以孝廉方正薦舉而先生已於正月五日卒年五十有四先生文章鴻博沈麗力追六朝三唐之作尤長於詩始務奇瑰晚乃益慕澄澹孤夐深得古人意恉中年後務觀儒書復耽覽竺氏籍研究覃奧世之爲內學者莫能闚其際也所著有小謨觴館詩文集十二卷 清代學者象傳

儷體文自三唐而下日趨頹靡清初陳維崧毛奇齡稍振起之至胡天游奧衍入古遂臻極盛而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輩繼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後數十年而有鎭洋彭兆蓀以選聲鍊色勝名重一時兆蓀字湘涵少有才名久困無所遇舉道光元年孝廉方正胡克家爲江蘇布政使客其所時總督以國用不足議加賦兆蓀爲克家力陳其不可事得寢又偕顧廣圻同校元本通鑑及文選世稱爲精槧晚依曾燠兩淮鹽運使署著小謨觴館集燠點定之 清史稿

彭甘亭墓志銘

姚椿

今天子卽位之元年推恩海內遺佚之士命郡邑舉孝廉方正例視古大科於是太倉以吾友彭君兆蓀應詔而予邑亦謬以椿充其選椿以書論於君君言盛名難居宜熟思之用再書辭邑使者作書報君而君先一日書來論次其事語及他故不少亂則與訃君之喪同日至矣君字湘涵又字甘亭少隨父官山西祁雋有聲年十五應順天鄉試諸公卿爭欲招致然竟十餘年無所遇嘉慶丁卯所知者主江南試必欲得君君聞之遂不

復應其集中所爲貽友人書者也君父甯武君由知縣改官潁州府教授既歿家貧累甚君兄先歿議將斥產以償人曰得彭君一言毋問舊事君卒獨破產盡償所負而自鞠幼弟隻身客游以爲養諸大吏多賓其才傾身內交君未嘗有所私請於義所不可辭如也胡侍郎克家爲江蘇布政使時總督以國用不足議加賦君力贊侍郎白大吏寢其事君每與予言輒推侍郎之賢未嘗以爲功曾侍郎燠轉運兩淮尤禮才士君最後乃一至邗上詩文外無他語兩侍郎平居議論頗不相合於

君皆無閒言君於兩侍郎交稱其長意亦不以爲忤也君文章鴻博沈麗力追六朝三唐之作者尤長於詩始務琦瑰晚乃益慕澄澹孤夐深得古人意旨中年後務觀儒書復耽獻竺氏籍研究覃奧世之爲內學者莫能闚其際也予嘗微諷之爲一軌於正君瞶然不以屑意卒之前一日答各書皆有條理夕赴友人飲酒歸而足微痛曰吾殆有疾入定彌甚遂以辛巳正月五日寅時卒年五十四弟兆蕙經理其喪爲之主嗚呼君之學務博而屢遷既卒不能用乃始自放於異氏其所爲經卷

課誦將以馴服心性涵濡道命使加之以年則君脫然自進於古者殆未可量抑亦朝廷所急欲登用如古畸人貞士克副其實者君眞其選矣君所著詩文集十二卷已行於世其先世詳予所爲甯武君墓表妻蔣氏先卒兆蕙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阡來徵銘銘曰

旣阸其仕復艱其子鼎玉折趾萬古泥滓維其文史卒以千祀

小謨觴館文集注目錄

卷一 賦

五臺山賦　雁門關賦 并序

托邏臺弔楊太尉賦 并序　䑳箭賦

苦寒賦　廣問大鈞賦 并序

江上愁心賦 并序　鐙舞賦

卷二 序

經歧膽案序　讀史偶鈔序

選注引書目錄序　紅蕉山房唱和詩序

畢季瑜詩集序　陳藹人詩序

亓南林詞序　徐企范詞序

雅樂精義後序

送先祖望學博膺薦入都序

張子白進士入都謁選送行詩序

錢可廬徵君六十壽序　江甯金石志序 代

贈汪孟慈序　周易疏義序

淮海神弦曲序　送樂元淑歸臨川序

卷三 書

答汾陽李洪九進士書　再答李洪九書

答郭祥伯書　與李石帆書

答徐企范書　與李刺史書

與甯榕塢書　與吳龍皐書

與沈文起書　與姚春木書

卷四 記碑銘雜文

天池記　泛穎記

題襟館記　甯化定河村臺駘廟碑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鎮守山西提

督雁門等關總兵官左都督周忠武公夫人劉

氏廟碑

安徽廬州府巢縣何烈女碑銘

陳宋谷墓碣　檄城隍神驅貓鬼文

祭風伯文　告楚元王廟文

甯徵君誄

翰林院待詔徐君妻吳安人誄

祭陳生宋谷文　祭龔母查太宜人文 代

葉竹孫印譜題詞　飲和軒讀畫詩跋

潘榕皋虞山秋眺詩卷跋
花兜紀遇詞跋　陶兜鄉四影詞跋
黃孝子贊 并序
曾母羅太淑人七十壽辭 并序
吳中畫舫錄小引　臥看滄江亭記
文學金君誄
國子監生陳生妻周氏誄

小謨觴館文集注卷一

清鎭洋彭兆蓀湘涵著

清鄞　張嘉祿肖莽注

賦

五臺山賦

仡中區以退矚睇孱顔而聊浪海浮鼇而棲聖嶽作鎭而莫方誇五城於鴻烈紀三百於蒙莊二韭石室四明玉堂九嵕九曲七榻七籍是皆振靈鶴出梟陽集松偓韜琳琅紛總總以轇轕羌難得而具詳曾何若蘊眞萃

異迓屬車而演大乘若代北之清涼原夫五臺之爲山也左鄰恆嶽右接天池邈三萬仞而標峻廓五百里以爲基雁門礴昇而承踵飛狐嵂峷以分支蓋雲中上黨固天下之脊而茲山之隆崛崔崒乃更什佰而過之是以孕煙霧障娥羲橫臨朔漠藩屏甸畿雖禹貢職方莫之載而寶首甯媼以稱奇在漢明代有竺法蘭飛錫震旦以慧眼觀謂文殊之眷屬祝三乘於茲山於是精藍建紺墖構供鐵輪規靈鷲侶集黃緇房開靑豆封刹竿而雪肥耿佛幢而鐙瘦鐸鳴風而鳥驚鉢洗潭而龍守

合八部於人天悉五峯之宿留其東臺則池俯滹沱峯聯插箭華林櫹爽以捎雲溫泉泌瀄而曳練妙吉祥所徵集陀羅延所游衍盼溟渤於滄瀛渺洪波之如綫忽明霞之盪胸晃朝陽而閃電其西臺則厓峙蘼堆巖幽祕魔竹古滴翠石怪成螺一優曇鉢遺其跡八功德水澂其波眺斜月之在樹挂圓鏡之新磨林壑特秀厥惟南臺嶔巖倚傾勢若覆盂香閣金燦神鐙夜來爛八臂之寶相涌一成之聖堆雜花夥以彌布伊錦繡之誰裁北臺岧嶢云協斗杓黑龍潛而閟雨紫霞深而斷霄截

半麓以爲界乃羣靈之所朝氣靉靆而足不能上兮神閃屍疑可招風雲雷霆皆出其下兮夫何論乎野衲與山樵至若中臺勝境稱最仙餌菊而徑香獅踏花而林馥玉池妍嫮而敷華髮墖晃朗而吐怪結萬載之寒冰當九夏而不壞環空靑之四圍拱一峯而如帶此其表大士之五智合性源之五陰淸五濁之災世運五乘之道林是以首冠五方之髻頂建五佛之簪旃檀上浮歌利下臨夥郁絪氳雲氣如輪莊嚴七寶中游化人耀紅炬於陰壑吐黃光而燭垠證祇洹顯應眞師利演說冋

育化身靈止如陶侃之所夢與裴休之所陳載稽前史
崇建紛然魏文則十二置院開皇則三僧設筵鑄金容
於貞觀之代錫玉劄於景德之年於以祈嘉祉申祝延
歷元明而弗替永法炬之綿綿迨乎我國家之奄有天
下也天岱發靈宗河啓籙緬風山之訪道繼崑峯之刻
玉列聖相承句陳載夙上爲慈宮祝釐下爲蒼生錫福
山旋妙相之螺輦繞銜花之鹿虎一矢而無聲鵠翻飛
而下矚固已揚金奓與玉璦遍臺蜂與苑鵠今皇上紹
天闡繹冠德卓蹤月窟日域來享來同乃戒甘泉之鹵

簿復徼巡乎五峯斯時也鈴旺番徒婆羅法侶雕題冒
耏之倫木壘花門之旅榆欓函開羊皮紙古鐘魚唱而
海潮翻笳螺鳴而佛香聚羃華旗以釁雲霏招搖之花
雨天子方且皇然以思泊然以慮覩唐魏之儉風撫華
戎之卽敘閔雪窖與冰天莫咨寒而怨暑是以宸章摛
藻念典學也毗曇心印示先覺也福田厲善宏普樂也
殊俗咸臻懷沙漠也是蓋建中和勤遠略遐純禧顯於
鑠豈徒洗秋眼於神區契心倪於道籥追弇山之樹槐
效岱宗之薦帛而已哉風舉雲搖儀川藻野六飛還兮

香煙留初地寂兮嵐靄惹聳五朶之蓮花燦大千之蘭
若歷萬古兮長青其祥雲而上下
五臺山隋藝術志盧太翼閒居味道不求榮利隱居林慮山茱萸嶺請業者自遠而至憚其煩逃
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華嚴大疏清涼山卽代州五臺山也積
冰仍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特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佇中區以遐
矚陸機文賦佇中區以玄覽孱顏李商隱望荊山詩壓河連華勢孱顏聊浪揚雄羽獵賦儲
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注聊浪放蕩也海浮鼇而棲聖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
有山常隨潮波上下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嶽作鎮而奠
方抱朴子五嶽六柱以時靜作鎮宋史樂章維山及川奠宅幽方宋史鼎樂章法乾剛兮鑄鼎奠方

涓嘉日兮齋明迎祥誇五城於鴻烈淮南子鴻烈禹乃以息土墳洪水以爲名山掘崑
崙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脩五尋注掘猶平也地
或作池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紀三百於蒙莊莊子名山三百支川三千二韭石
室四明玉堂宋書謝靈運傳遠東則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注韭以茱爲
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也晉書張駿傳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
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九嵕九曲七榻七箱漢書地理志谷
口縣九嵕山在西唐書薛頤傳頤固丐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嵕山林曰紫府宋史辛棄疾傳棄疾常同朱
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櫂歌段成式酉陽雜俎積崖山高三百由旬有七榻七箱振靈鶴抱朴子逸
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鶻振羽玄圃之峯以違罻羅之患出鳴陽山海經鳴陽國

在北胸之西揚雄羽獵賦蹈飛豹羂鳴陽注鳴陽郎
佛狒也與鳴同淮南子山出鳴陽水生罔象注鳴陽
山精也 集松偓史記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抱朴
鳴音交 偓偓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 韜琳琅子峻
山不極天則不能 紛總總以轇轕 屈原離騷經紛總
韜琳琅播雲雨 總其離合兮張衡
東京賦闢 蘊眞萃異 聖祖仁皇帝御製菩薩頂大文
戟轇轕 殊院碑蘊眞萃異信爲靈跡之
所 大乘傳鐙錄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
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
代北之清涼 柳宗元箏郭師墓誌郭師名無名慕浮
圖道自髡緇入代清涼山注代謂代州
明喬宇游五臺山記又過嶺曰金閣殿唐太宗 所 天
建今已廢下嶺爲清涼寺遠望宮殿綴附半巖
池 山西通志天池在靜樂縣東北俗名祁連池潛通
桑乾水元好問詩天池一雨洗塵埃全晉堂堂四
塗 雁門山在代州東北江淹別賦雁山參雲水
開 雁門 經注雁門之山雁出其間連山隱隱東出遼

塞 檮昃 西京賦敺婆駘 飛狐 史記酈生傳距蜚狐之
溼蠹昃括桀 口守白馬之津注蔚州
蜚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 律兕 司馬相如
西南有山俗號蜚狐口蜚一作飛 子虛賦隆
崇 律 雲中上黨天下之脊 漢書地理志瑯琊郡雲縣
崒 又雲中郡又上黨郡秦置
嚴并州有上黨關蘇軾人參 隆崛崔崒 西京賦隆
詩上黨天下脊遼東眞井底 崛崔崒 富
媪 前漢禮樂志后土富媪說文老女之稱張晏 竺法
曰坤爲母故稱媪海內安定富媪之功耳
蘭 大藏一覽後漢明帝遣博士王遵等往西域迎佛
法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將白氈
畫釋迦像四十二章經白馬馱之 飛錫 釋氏要覽遊
遨至洛陽此中國有三寶之始 行僧爲飛錫
安住僧 震旦 臥游錄西竺千歲和尙與行腳僧書曰
爲挂錫 三藏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
山也西域稱中國之名楞 文殊 法苑珠林佛告文殊
嚴經葱河以東名震旦 過是年已汝持我刁

塔至震旦淸涼山 三乘 法華經三乘者一曰聲聞乘
金剛窟中安置 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
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 精藍 傳鐙錄
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 普岸禪
師宴寂林下爲四衆所知 靈鷲 六帖佛國有精舍五
創建精藍號平田禪院 給孤園二靈鷲三
獼猴池四菴羅 侶集黃緇 鄭嵎詩會昌御宇斥內
樹五竹林園 典去留二教分黃緇 房
開青豆 梁簡文與知澹法師書辨論 剎竿 五燈會元
青豆之房遣惑赤華之舍 阿難尊者
一日問迦葉曰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 佛
迦葉曰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剎竿著
幢 殷文珪詩破 寺 池俯滹沱 清涼山志東溪之水北
荆榛擁佛幢 注滹沱東南四十里接
直隸阜平縣境西北 峯聯插箭 插箭峯在南臺東二
二十里接繁峙縣境 十里宋太宗北征至
此見菩薩現八 華林 在東臺東南二 橚爽 西京賦鬱
臂相插箭而還 十里即古華嚴 蓊薆薱櫹

爽櫹 溫泉 在東臺東南七十里蘊 金沙 上林賦
槮 之氣蒸爲醴液浴之除病 㶑瀄 偪側泌
瀄音 妙吉祥 翻譯名義文殊師利此名妙德西
筆櫛 域志云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 陀羅
延 那羅延窟在東臺畔僅容入身側入 盻溟渤於滄
洞中風甚寒盛夏有冰鐙光時現
瀛 東臺高三十八里東望明霞 如 厓峙薩埵 薩埵崖
陂若鏡皆滄瀛也名望海峯 在祕魔
巖之西古有代州王氏女逃至此食薇飲露父
母强之歸女投崖飛昇而去其地因名捐身巖 巖幽
祕魔 在西臺西四十里 竹古滴翠石怪成螺 化竹林
木火和尙所居 即東臺
西南支山去臺二十里昔人遠望萬竹森森近則失
之遂於此卓庵六螺頂在化竹林南亦曰黛羅盤旋
險仄登者絕少古曰青峯有僧至此 一優曇鉢 文殊
久立不語不坐叫人以立禪呼之 洗鉢
池在西臺東昔有老母洗鉢於此云自中臺乞食而
來言訖忽隱惟見光映林谷梁書波斯國傳國中有

優鉢曇花鮮華可愛法華經如是妙法諸
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花時一現爾 八功德水
在西臺北 斜月在樹圓鏡新磨 西臺高三十五里舊名栲栳山後改名挂月峯月墜
峯巔儼若懸鏡 嶔巖 甘泉賦深溝嶔巖而爲谷 勢若覆盂 南臺高三十里仰若覆盂山峯
聳峭煙光凝紫金蓮日菊燦發如錦因名錦繡峯 香閣金燦 金閣嶺在南臺西北昔人見空
中金閣湧現因建寺擬之 神鐙夜來 清涼山志張商英來遊至眞容院僧曰此處有聖鐙商英
乃稽首默禱西沒見黃金寶階戍初北山有大火炬僧曰聖鐙也朱子方廣聖鐙詩神鐙照夜惟聞說皓
月當空不用尋 一成 爾雅邱一成爲敦邱 聖堆 龍宮聖堆龍母聞法化去龍池即湧成堆 雜
花 雜花園在大塔前唐時築戒壇於此 北臺岩嵬云協斗杓 北臺高四十里山勢最高
上薄霄漢因名叶斗峯亦曰掖斗峯風雨雷電惟在半麓蓋龍帝之宮也 黑龍潛而閟雨

北臺南畔有池名金井亦曰天井池有龍神祠禱雨輒應 紫霞深而斷翳 紫霞谷在北臺
南土人呼爲北臺溝此清涼最深處 靉靆 廣韻靉靆雲布 閃屍 海賦帆像晉曉而閃屍注暫見
之貎 野衲 成廷珪春日遊上方寺詩野衲下堂留午齋 山樵 林景熙山中早行詩山樵半掩
扉 仙餌菊而徑香 梵仙山在中臺東三十里亦曰仙山昔有五百仙人餌菊於此
獅踏花而林馧 獅子窩在中臺西南嶺昔人見萬獅游戲其中 玉池 玉花池在中臺
東南麓昔有五百梵僧於此休夏池生白蓮堅瑩如玉因名亦曰雨花池 髮墖 法苑珠林佛告帝釋
汝將我髮欲造幾塔帝釋一白佛言我隨如來髮一螺髮造一塔如來以神力故一食頃髮塔皆成又文殊
髮墖在大墖東相傳昔菩薩化貧女遺髮藏此 明神宗時方廣道人修墖見髮色若金光彩無定 萬
載寒冰 萬年冰在中臺東麓有冰數丈九夏不消桃李樹生於冰孔夏初盛開 空青 唐書

地理志淮南道揚州廣陵郡土貢空青 大士 五燈會元釋迦牟尼佛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
士 五陰 梁簡文帝大法頌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 道林 方輿勝覽道林在岳麓山下距
善化八里王周道院詩雪雀聚道林 冠五方之髻建五佛之簪 五臺列爲五者
唐觀國師云表大士五智已圓五眼已淨總五部之眞祕洞五陰之性源故首建五佛之冠頂結五方之
髻運五乘之要清五濁之災 旃檀上浮 酉陽雜俎一木五香根曰旃檀節曰沈花曰雞舌葉
曰藿膠曰薰陸 莊嚴七寶 雲笈七籤道教本始部最上一天名曰大羅在玄都玉京之上紫薇
金闕七寶騫樹麒麟獅子化生其中梁簡文帝文多設莊嚴盛修供具 中游化人 列子周
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 耀紅炬於陰
崟 陸游宿上清宮詩金丹定解幽人意散作山椒百炬紅注夜中山谷火煜然俗謂聖燈意古藏丹所

化也終南十志期仙磴歌曰霏微陰壑氣騰虹 吐黃光而燭垠 鄴侯外傳李泌游衡山嵩
山遇神仙童相眞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 證祇洹 南史
范泰暮年事佛甚謹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顯應眞 天台山賦應眞飛錫以躡虛注應眞羅漢 陶
侃所夢 晉史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
墜地折其左翼 裴休所陳 唐相國裴休字公美棲心禪道廣德間代宗命河東節度使李詵詣
五臺請觀國師入京詵至京裴公問曰清涼之遊樂乎詵曰黃沙紫塞何樂之有公曰甚矣子之謬也夫
清涼界者初非別有也不離當處物莫能閒無寒無暑匪塞匪通風吹不搖雨打不濕故劫火不能燒毗
嵐莫能壞無諸災患是謂清涼子持一片妄心而入聖境求其感通如蚊子打鐵牛耳 魏文十
二置院 後魏孝文帝再建大孚靈鷲寺環寺復建十二院 開皇三僧設筵 隋開

皇元年下詔五頂各建寺一所塑造文殊豫度僧三人令業焚修鑄金容於貞觀之
代唐太宗貞觀二年下詔五臺山等名山大刹聖道場處修齋七日錫玉劄於景德
之年宋眞宗景德四年勅五臺山眞容院建重閣供奉文殊聖像自太宗至仁宗所頒宸章御容凡
三百八十軸申祝延漢書外戚傳傳昭儀爲人有才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
延之注祝延祝之使長年也法炬梁簡文帝重請佛講啓智林法炬人人並持天岱發
靈宗河啓籙宋書禮志天岱發靈宗河開寶風山訪道崑峯刻玉晉書
地理志序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峯振轡風山訪道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臣聞
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游河句陳載夙天文志鉤陳六星在紫宮中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
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神靈執萬神圖星經後句四星爲四輔其句陳六星爲六宮亦主六軍祝

鼇史記漢文帝紀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山旋妙相之螺
大螺頂在化竹林南亦曰黛羅盤旋險仄登者絕少虎一矢而無聲射虎川在五臺山東
南麓流入淸水河康熙二十二年聖祖仁皇帝西巡還鑾循長城而東有虎伏林莽間親挽雕弧射之虎
應弦立斃因撫臣請賜名射虎川鴿翻飛而下矚法苑珠林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
鷹逐鴿鴿飛來佛旁住佛影覆鴿上鴿身安穩怖畏卽除不復作聲揚金叜與玉瓌後漢
書馬融傳廣成頌羽毛紛其髟鼬揚金叜而拖玉瓌注金叜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叜前瓌馬帶以
玉飾之徧臺蜂與苑鵠樊忱詩把燭坐蜂臺樓贊寺觀音殿聖祖御書額鷲苑文西臺
法雷寺碑鷲林蜂臺不少水晶之域紹天闌繹班固傳闌繹紹天注闌開也繹陳也冠德
卓蹤王應麟蔔室銘炳諸典謨卓蹤冠德月窟日域揚子雲長楊賦西厭月窟東震日域

戒甘泉之鹵簿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
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尙書御史乘之備千乘萬騎出長安祠天子甘泉有
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徼巡五峯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鈴眊番
徒婆羅法侶隋書赤土傳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門懸金花鈴
眊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雕題冒耏管子
南至吳越巴牂牁腿不庾雕題黑齒後漢書章帝紀冒耏之類注字書耏多鬚貌音而言鬚鬢多蒙冒其
面或曰西域之人多著冒而長故舉以爲言也榆欓函開水經注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
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欓
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羊皮紙古梁書滑國傳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

胡書羊皮爲紙華旗司馬相如上林賦建華旗鳴玉鸞鬘雲大寶塔寺乾隆十五年御書額
曰攬妙鬘雲寺前有橋曰西巡橋花雨庾信詩香煙聚爲塔花雨積成臺毘曇晉書王珉
傳有外國沙門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尙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又大文殊寺乾隆年間聖駕五幸寺中
御書前殿額曰心印毘曇福田牖善雜花庵在北臺東南乾隆十二年御書額曰無量福田
洗秋眼金史樂志天眷三年駕幸燕京導引曲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
光裏今日見天顏心倪道篇文殊殿御書西齋室聯曰心倪參有象道篇契無形弇山
穆天子傳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注弇弇兹山日入所
也岱宗薦帛書孔傳岱宗泰山四嶽之宗風舉雲搖西都賦遂風舉雲搖浮游
晉覽儀川藻野顏延之曲水詩序靚裝藻野袨服縟川六飛漢書袁盎傳今陛下騁六

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雁門關賦并序

雁門關在代州西北三十里雁門山上雙闕斗絕一名西陘予自少歲遊晉道出此關俯仰今昔輒形歌詠意有未盡復援筆而賦之辭曰

凜凜凋歲巉巉塞垣黃蘆匝地層冰射天斜日奄忽薄於虞淵一徑入雲有關屹焉爾其俯滹沱通廣運隔六角障全晉圭峯夏屋承其趾龍河豹突流其潤望虎落之周遭壓龍堆而稱峻厓巖壁立闔闢洞開堠火星燦

堞齒鱗排風緊馬縮天空雁來飛樓矗其縹緲凍旌紛以毰毸西顧丫角偏頭東睇紫荊倒馬山川鬱而相繚泉石渥兮成赭渺幾代之烽煙判何年之夷夏緬漢唐之糾紛獨蒼然而涕灑想夫奉春既逝韓王殞身谷蠡方伉孤塗弗賓元光之代發卒萬人修土橧以遏衝儲藺石而拒壓終何險之能塞徒膏野而化燐況乃大黃不發太白當中將軍失李賢守悲馮戊己屯撤東西尉空凡夫五原吏卒三河美丰荆楚劒士蕃漢勑僮莫不攖白刃冒霜鋒飲羽有技橫草無功壯士骨白佳人淚紅嗟此嶕嶢而摧隺幾經猿鶴與沙蟲若其就輦庭辭蘭苑驅玉輪張油幰明妃去番翁主嫁遠走䟕䟦之明駝感芳華之婉娩覩此天蒼野茫露宿星飯角起哀來雲黃春斷能無琵琶不和襛袘失暖長吁白登之臺彈淚紫濛之館更有雄主阿虆奇兒黑鵶千乘萬騎獻豵射豝銀槍駐隊玉帳開牙刀奪霜皎風吹帽斜此皆蓋世之傑如博得梟力鬬士宇威懾天驕奈何長星易隕霸業煙消離宮敧兮蔓草白影堂寂兮靈風飄惟雙闕之如斗猶亭亭而岧岧於是棄繻傀人龐眉書客駐鞭

於句注之巔探符於常山之脊歎射虎之無人笑食雁之奚益聊煩冤而攄懷弔什一於千百關石兮峩峩關榆兮冐蘿迴飈颯兮生粟戍卒暇兮枕戈據鞍攬轡爲雁塞之歌歌曰紫厓高兮九邊伊阻遭時清兮一夫何禦折邊花兮醉邊酭吟勅勒兮悵無侶獨絞汩而徊徨兮感英雄與兒女

按古雁門關唐時所築在雁門縣西北五十里今關爲明初所移非古雁門關也人多傳會附識於此自記

虞淵 淮南子日薄於虞淵是謂黃昏 龍堆 漢書匈奴傳諭白龍堆 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

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全晉地理志全晉時自厜㕒
說文厜㕒小顛也爾雅崒者厜㕒郭璞注謂崒頭嶢巖毾㲪集韻毾㲪張羽貌一曰鳳舞也韓愈
雪詩與與灑毾㲪王安石鵾詩晴天鏡裏雪毾㲪大黃漢書李廣傳[illegible]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
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東西尉空揚雄解嘲東南一尉西北
一侯注地理志在會稽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尉侯於西東霜鋒裴夷詩蓮花生寶鍔秋日
厲霜鋒嶕嶢班固東都賦別風嶕嶢摧嶉揚雄甘泉賦雲譎波詭嶊嶉而成觀猿鶴
與沙蟲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沙蟲奇兒五代史唐本紀李克
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亭亭而岧岧西京賦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岧岧徊
徨揚雄甘泉賦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

托邏臺弔楊太尉賦并序

寧武關東陽方口西高山有臺名托邏一曰橐蓮相傳爲宋王侁望楊業軍處閒嘗驅車過此案諸圖經揆以當日情勢雖未見其必然要爲近是予悲業以驍勇捍邊之才爲庸帥所制一誤於潘美之沮議再誤於王侁之撤兵卒致王師敗衂身殉敵國當時名將如曹成王者何不能與契丹角而邊患益滋燕雲永棄浸成孱國自此始矣業之死實有宋全局所關爰作賦以弔之蓋不僅爲太原降將表其區區忠烈也辭曰

夫何登高而望遠兮地膊膊而無歧杳不見十幰與九帳兮何有於三交駐泊之旌旗昔在天水之初葉兮合南北皮室而內窺寰應既復而旋失兮又歧溝之喪師惟君侯素號無敵兮殲咄李如摧枯敵望影而引退兮獨持重乎老謀謂宜先出乎雲州之衆兮我以騎攻其中堅謂兵盛而勿與爭兮爲三州保其萬全詎護軍之沮議兮轉相譏以畏鹵鑿凶門以促行兮動北川之鉦鼓知犯忌之罔濟兮奈奸邪之子侮猶懊咿而望生兮指陳家谷以張弩羌重性以貽繆兮欲爭功而望之誤

戰敗以爲勝兮緣交河而速馳迨君侯之至斯兮谷口呀以無人遂拊膺而大痛兮殘卒疲而再振張空弮以反鬬兮日慘慘其西下深林密以馬蹶兮望袍影而發射竟宛轉而就禽兮空喑嗚而叱咤占三日之不食兮問盡忠其誰鴛嗟有宋非無人兮顧邊才之難再彼曹田潘王之嘵嘵兮何遇梟羅而輒敗時得將如公輩兮足籌邊而敵慴既不能犁庭而封狼居胥兮亦何至澶淵之後悔固知奇才之必遭嫉兮不見謗書之潛上何偏裨之能從死兮獨庸帥之不諒猶開基之英主兮尚

長城之自喪彼鄧善而害能兮夫何戜乎中興之諸將徒悼恅以感予兮陟崇岡而涕漕既悲夫猿臂之不封兮又惜乎都尉之沒番與君侯茫茫其同恨兮雁山淒其暮煙賦之以代薤露之歌與符鴣之曲兮流哀音於九邊

地膊膊鶡冠子所謂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謂地也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注膊形埒也音博重柸以虺繆魏都賦兼重柸以虺繆張空弮漢書司馬遷傳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叱咤隋書煬帝紀顧盼則山岳傾頹叱咤則風雲騰鬱嚄唶史記信陵君傳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注嚄唶謂多詞句封狼居胥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謗書後漢蔡邕傳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長城自喪宋書檀道濟傳初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悼恅集韻悼恅心亂也

骲箭賦

柳外場圍幕南地空城曦欲斜戍角初動令方秋而氣澂弓折膠而濟重颯霜颸之載颺泙垌雲之低擁爾其材翦楛楚羽量篩搏三鐮鏃卸六角工劉倣鷚鶡之嘉製等彤旂之美觀雖芒頓而質脆亦外雕而體完作貢嬀州齊倫夏服宛庾公之去金異耿恭之傳毒弦鳴冒頓之庭的畫道成之腹於是上郡材官期門羣弁野無控鏑之驚軍息汰輈之戰高牙乍閒芳酒欲薦埒直堂寬身輕藝練發疾音高抨孱韻顫各望審而心平要巧貴而力賤中宮中商或疾或徐怒偶號竅樂眞出虛類風蕭之感召分天籟之于喁耆桴停而歌作留遺響於烏烏則有都軍馬邑飛將龍城居安慮危嚄唶屛營薄陵飆之一吷究實效於五兵願勵砮而淬鍔長樹侯而設正羌枒中而乏用亦何取乎虛聲

三鐮鏃卸方言凡箭鏃三鐮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鐮謂之錍或謂之鈀夏服子虛賦右夏服之勁箭注服盛箭器也夏后氏矢良故曰夏服弦鳴冒頓史匈奴傳冒頓乃作爲鳴鏑樂眞出虛莊子內篇齊物論云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類風蕭之感召淮南子化之逮下若風過蕭忽然感之各以淸濁應矣分天籟之于喁莊子齊物論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聞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苦寒賦

圉落馭辰項冥殿歲霩虛虹藏暄序雹逝値枚生之在楚喻列子之嫁衛仰胚渾之曾穹俛芒氂之緜地疊閶罕漫慘廩悽慄曜靈韜輝屛翳弭節風弸彋而飈帷霰

揣封而殺物潛鱗改其蝹蝓翔羽戢其聱耵惻棫楸懀經宛鬱律葉變變而奪林氣溓溓以砭骨山含瘁色川涸靈源吟階潛蛬繞樹驚猨蓬孤或振沙走難摶月小逾苦霜嚴不繁軫寥泬之凋歲感駪征之未還則有冽冽辰水滔滔武溪精夫睢刺姎徒侏儒連營鳥避積甲山齊箐密林邃星積鏃飛盤瓠之首雖蒧新息之師尙羈砦險旌涷牙高鼓希鳶無毒而亦墮馬長征而不肥殺黽阸陋荆沔上游烝徒則僰道巴道天險則雍州益州肆吼磨於貘貐逞肩髀於蚩尤援桴者九節度攤鐸

者四姓侯蕭摩訶之擲鋭毛葨樂之擒矛拉捽摧藏颮紛擾捔烽煙澒洞宙合墋黷戈淬鍔而指偃甲裂裳而虜粟幼平之四體刻劍充國之全屯轍瘃蹶突將於靑羌盼哀歌於黃竹嚮之大隄歌舞武陵川原白鹽赤甲淸灞藍田歇銅鞮而無曲蹂桃徑以奚仙竭嘉魚於丙穴喑鳴雉於秦川悽嚶冥而鬱岪猥惏悷以煩冤別有鯤鼇翻鯨牙厲乘崩雲鼓飛枻天霄忽幽陰火失熾憧邀路之盧循恫衝波之孫泰紛馬銜與海童渺戈船兮下瀨聞颶母而神悚禱陽侯而心戒至若瓠子隄潰宣

房跡淪萬手畚鍤千石茭薪冰岸剷鐵澌淩甓鋃魚頭戢戢鵠面萃萃蜷局蜎縮蠖屈鱗皴尺溺垂鼻寸禪掩身爨冷突而無火泣荒榛而有人疇弗撫徂年而悼恅擊淸涕於蕭晨迴眺閒閭紆懷故家磬陳平之糠籺蔽仲蔚之蓬麻剩腰襻而妻瘦索襦而弟譁苦等倉雀號同樹鴉紅灰秋炭靑逼缸花愀自濟以乏術嗤康衢之願耆萬緒會悲百緣赴感徊徨齋閤斥廢鉛槧顏瘠瘠而變腴視矍矍而辭覽籠爐暖不能蘇久侵之肌秫酒釃不能融已銷之膽詩歎其雩爻占習坎漢揚雲之

牢愁楚屈平之顑頷鳥虖常貞者七曜代更者四時候無剝而不復事無陂而不夷矧泰階之如砥屬易奕之昌期會吹律於黍谷逐羣生以春祺系曰二儀斡運若鼓橐兮擎斂棣通迭相乘兮杓迴斗旋德喜贏兮晻哼闇昧耀光明兮嘔咐醞釀慶萬生兮負暄飲和夫何慮營兮

頊冥（禮月令其帝顓頊其神元冥）霩虛（淮南子天文訓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胚渾（江賦類胚渾之未凝）曶穹（謝惠連詠牛女詩瞬目曬曶穹穹天也）芒㲦（吳都賦芒芒㲦㲦慌忽奄欻㲦㲦絕遠貌許阮切）慘廩（甘泉賦下陰潛而慘廩兮慘廩寒貌）曜靈（歸田賦於時曜靈俄

景弸環甘泉賦帷弸環其拂汩兮普萌切音宏揣封長笛賦冬雲揣封平其枝注揣與團古通蝠蝓郭璞江賦神蜧蝠蝓以沇遊注蝠蝓行貌聱耴左思吳都賦魚鳥聱耴聱耴眾聲也
惻惐愀愴笙賦愀愴惻惐韡煌熠注悲傷貌鬱律甘泉賦雷鬱律於巖窔兮溓溓
潘岳賦冰溓溓以微凝注冰一作水溓溓薄冰貌寥泬九辨泬寥兮天高而氣清砭骨歐陽
修賦其氣慄冽砭人肌骨滔滔武溪崔豹古今注武溪深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
善吹笛援作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兮多毒淫令寄生吹笛以和之名曰
武溪深睢剌南都賦方今天下之睢剌積甲山齊後漢書劉盆子傳樊崇遣將盆子及
丞相徐宣等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張說郭知運碑積甲山齊而有餘牧馬谷量而不足阸
陘上林賦赴阸陘之口蕭摩訶之擲鋧陳書蕭摩訶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明徹飲

摩訶訖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而仆拉捭摧藏左思吳都賦莫不衂銳挫芒拉捭摧藏捭
比買切颮紛西都賦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颮古颮字俾姚切攙搶張衡西京賦叉蔟之所攙
搶註攙搶貫刺之也澒洞杜甫詩澒洞不可掇註相連貌宙合嵺顥漢高祖功臣贊芒芒
宇宙上嵺下顥注嵺顥不清澄之貌顥蝶也皷豗趙充國傳將軍士寒手足皷豗大隄歌舞
古今樂錄襄陽樂者宋隨王誕之所作也誕始爲襄陽郡仍爲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謠因而作之又有
大隄曲出於此亦銅鞮曲樂府解題都邑二十四曲有白銅鞮歌亦曰襄陽白銅鞮竭嘉
魚於丙穴酈道元水經丙穴中嘉魚春末游渚冬初入穴悽嚶冥而鬱怫左思
吳都賦其山嚶冥鬱怫注山氣暗昧之狀猥魏都賦誰勁捷而無猥廣韻猥不安貌又作偎惏悷
高唐賦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懂懂憂哀也颶母國史補海風四面至名曰颶風颶風將至

則多虹蜺名曰颶母瓠子隄潰宣房跡淪漢溝洫志元光中河決於瓠子上自臨決
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注湛讀曰
沈沈馬及璧以禮水神鵠面海錄碎事侯景之亂所在荒飢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莘莘
高唐賦縱縱莘莘生於鬼若出於神若蜷局屈原離騷蜷局顧而不行注蜷局詰屈不行貌不磬
陳平之糠粃史記陳丞相世家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
亦食糠覈耳蔽仲蔚之蓬麻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
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腰襻韓愈詩妻瘦剩腰襻複襦晉書韓伯傳母殷氏方爲作襦令
伯捉熨斗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倉雀蘇伯玉妻盤中詩空倉雀常苦飢杴炭本草稀薟
草一名火杴康衢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譻譻易震卦龍

爐南史梁南平王蕭偉傳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揚雲之牢愁漢書揚雄
傳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屈平
之顑頷屈原離騷長顑頷亦何傷爲奕班固典引爲奕奕乎千載吹律於黍谷
劉向別傳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生宜黍故謂之黍谷若鼓桴兮管子夫天
地一險一夷若鼓之有桴擿擋則擊晻𣈆吳都賦旭日晻𣈆晻𣈆亦闇也房昧切嘔咐醞釀
淮南子本經訓甚酌萬殊旁薄眾宜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羣生

廣問大鈞賦 并序

唐劉夢得領郡不調孤居慮靜有感於老則易至否不
終傾上問大鈞述而爲賦予幼稟庭誥忝竊浮譽漸冉

濩落志業弗進今年三十有七室不謀饔飧名不登舉選流轉顛躓與書傭游惰爲伍疾疹侵陵精爽日去思涸慶井智憯挈瓶豈阨塞之遭并神明亦靳而不與乎煩冤紆鬱其視夢得蓋又倍蓰過之仰觀元化不能無疑呵壁有辭悉之於夢聊爲廣問大鈞賦倣其體不襲其辭以自廣焉

龐鴻宕冥兮倒景曬瞐瓊宮眩眃兮無爲而尊淸陽苞物兮疇相因昷常羊虒迢兮大鈞所垠是佐帝而持樞兮佩琳縭之尊神陶埏密移贏斂莫測太清不言工則

或譏賤臣有疑惟工解惑曰噫吁嘻郁乎蕃哉喙息蠢動蒙生其閒微塵一蠓或跖而安或夷而阽或董而衺或尉而潛反仄相仍錯迕執制上規千齡下察並世纖皃猥徒丹紆紫曳以蒙相儕胥靡臺隸小夫黯伯持粱饜脃以蒙擬之瓢覆簞倣坎壈無誉或貽聰明踔厲奮發以蘄德威不角而翼神怡體輕何又靳之錮智刓精惉茹委靡善病若酲芒芒天漠疇則徑濟膊膊下土孰則高厲思窮宙而達幽兮懼司命之莫喇羌天網之紘覆兮樛黃靈而是筮於是熒焉魂交霅兮形開恍有化

工翩然下來赫盱揚休顧而咍曰何下士之昧於幾也橐鑰司柄吾處其一芒芠主宰爲汝略悉乘流得坻雖曰命定孰堪孰否亦視其性樕樕力致蠠沒心兢渾元鑒誠精至斯應賦形汝同方足圓顱孟晉逮羣所性獨殊衆輻所輳歧情備趨世態所豔孤懷弗愉非狷非狂似文似儒於事則廢於途爲迂進退兩失被嗤大愚汝自不驚何咎於吾越裝千金侏儒囊粟曳裾大第抵掌華屋求知搆門買聲持牘贈徧八口仁及三族是皆脂韋不辭趑趄沾弊餘瀝冀光宵燭汝又弗爲色赧容蹙

周行易遂汝故曲之生事萬端汝故鞠之徒色瘠而思綿兮守刓編與齹筩眎睒瞲而踧踖兮宜矐晦而光劇且夫不齊者運至變者機彼孟娵之深帷兮遯龐廉之自媒憲修潔而屢匱兮桑心計而豐貲蘭數溉而不茂兮艾無霖而亦滋介鳥飢而塌翼兮林鴟飽而翔嬉爰居何福鐘鼓雄尊羊豕何辜鼎俎炮燔何櫟而保何美而髡朝菌何怨冥靈何恩囘遹轇轕曷可殫論苟尺度而寸絜將疲神而促魂吾哀汝窮用黜汝聰精膽汝鑠痎痁汝攻手足脩瘇膚色昏瞢雖無醴酎而醉比於醇

醲雖在盛年而耄並於龍鍾是蓋俾汝壹枯菀泯榮辱
袪躁妄安恬漠忘熱烈與卑碎任騰超與拓落平客氣
之債興消亢衷之歎薄解嘲奚煩於子雲嫉邪免賦於
元叔昏昏嘿嘿冥冥蹎蹎隨世俛仰與化推遷其遇誠
蹇其天則全錫汝孔厚夫何疢疾之爲患焉工語未終
悚然意下惑渙曚發曲踞而謝幸三靈之無譴悟六極
之匪咎俟河清以秪憂從元謀以自守雲霞燦而可被
兮沆瀣清而易茹毋澳涊以改初兮長遺形而寡侶修
心齋兮規坐忘泯將迎兮鐍旅拒始自今茲終極倚杵

世有蒙生永事斯語
漸冉思玄賦恐漸冉而無成兮廢井賈島戲贈友人詩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挈瓶
左傳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龐鴻宕冥張衡思玄賦踰龐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注見
文選倒景曣晅曣與燕同說文日出無雲也史記封禪書至中山曣晅前漢武帝紀作晏晅
瓊宮張衡賦覲天皇兮瓊宮眩眃集韻眩眃疾視貌音縣混後漢張衡思玄賦儵眩眃兮反
常閒無爲而尊莊子無爲而尊天道也清陽管子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注清
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苞物管子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
日月疇相因畾慎子相因而爲畾相畾而爲畾常羊虒通淮南子東南爲常羊之維
西北爲虒通之維注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西北純陰陽氣

閉結陽氣將萌漲始通之故曰虒通之維大鈞所埏漢書賈誼傳大鈞播物坱圠無垠持
樞鬼谷子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琳縭思玄賦佩琳縭以煇煌陶埏鶡冠
子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埏無形刻鏤未萌嬴斂子華子朱明長鬝不能盡其所以爲
温也必隨之以揫斂之氣而爲秋太清鶡冠子故其德上及太清下及泰甯中及萬靈注太清天
也喙息蠢動淮南子跂行喙息蠉飛蠕動傳奕陽春賦出蟄蠢動萬物樂生休一蠓
葛長庚詩過眼榮光一蠓閒或董而袞或尉而潛反仄相仍思玄賦尉
龐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慮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仄而靡所注見
文選小夫莊子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坎壈無瞢宋玉九辯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
平注坎壈不平也左傳不與於會亦無瞢焉黯伯顏氏家訓晉中興書泰山羊曼頹縱任俠飲酒

誕節兖州號黯伯俗閒有黯黷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顧野王玉篇謑爲黑旁沓語所見數本並
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厚積意從黑更無意旨惢茹吳都賦神惢形茹注形屈曰槩物自死曰茹
膊膊古兩頭纖纖詩腷腷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窮宙而達幽幽通賦乃窮宙
而達幽司命之莫嘒思玄賦天網班孟堅幽通賦觀天網之紘覆兮黃靈
思玄賦芒芠淮南子精神訓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棟極後漢
王延壽王孫賦扶欵盎以棟極注一作陳掾史記貨殖傳楊平陽陳掾其閒蠠沒蠠音密爾雅釋
詁蠠沒勉也注蠠沒猶黽勉也渾元班孟堅幽通賦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方足圓顱南史
陳高祖紀芒芒宇宙喋喋黎元方趾圓顱萬不遺一案圓顱方趾出莊子孟晉逮羣班孟堅幽
通賦盍孟晉以迨羣兮注孟勉也晉進也言何不勉進及羣早得進用也大愚莊子大愚者終身不愚

靈淮南子不小慧不大愚越裝千金史記陸賈傳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
侏儒囊粟漢書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對上曰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
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求知掃門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
欲求見丞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蚤夜掃齊相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
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脂韋屈原卜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
韋以絜楹乎趦趄韻會趦趄局小貌張衡東京賦狹三王之趦趄沾斝餘瀝冀光
宵燭宋劉峻廣絕交論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斝
之餘瀝睆睞矈而踧踖王延壽王孫賦睆睞矈而踧踖注皆言形狀垂戾睞音軟矈同瞯
集韻濡純切音犉韻會輸閏切音舜孟娵莊忌文璋珪雜於甑窐兮隴廉與孟娵同宮注孟娵好女

也自媒曹植求自試表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心計漢食貨志桑宏羊洛陽賈人之
子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注心計不用籌算介鳥思玄賦過九皐之介鳥兮注介大也爰居
鐘鼓庾信小園賦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朝菌潘尼朝菌賦序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莊
子朝菌不知晦朔冥靈莊子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痎痁顏氏家訓
左傳齊侯疥遂痁說文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手足惰窳枚乘七發手足惰窳李善注窳
弱也昏瞢劉基詩使我一見開昏瞢龍鍾廣韻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杜
詩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枯苑優施暇豫歌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熱烈抱朴子生
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拓落揚雄解嘲意者元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平客
氣之僨興消亢衷之歎薄南史顏延之傳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

無愧畏豈可復融亮五教增擢台階解嘲揚雄解嘲序云人有嘲雄以元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
嘲嫉邪劉知幾史通賦有趙壹嫉邪元叔後漢書文苑傳趙壹字元叔作刺世嫉邪賦上
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執其手延至上坐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吾請爲諸君分坐悚正字
通同慄音牒矇發應瑒書登芒濟河曠若發矇三靈羽獵賦方將上獵三靈之流注日月
星垂象之應也沆瀣列仙傳陵陽子春餐朝霞夏食沆瀣洪溷博雅洪溷垢濁也楚辭遠遊洪
溷之流俗倚杵易緯是類謀日民衣霧主吸霜閒可倚杵於何藏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
下千歲之後天可倚杵困學紀聞卷二十元圻案通攷易是類謀一卷鄭元注或作筮謀類

江上愁心賦 并序

江上愁心唐人賦之予自毀齒迄乎壯強南北塗經奚啻百度言愁始欲愁矣孤舟燒燭遂成此段體雜辭尨有識勿哂賦曰

揚子江頭揚子津無賴楊花愁煞人千年江水只東去四月江南猶好春年年歲歲江如故歲歲年年雙楫渡人歌人哭水聲中不覺不知元髮素江草兮低迷江煙兮憯悽或江橈之齊發或江颿之迅飛或涉江而綴綰或連江而賓賓如室有閾如戶有扉旅出旅入旋即旋離閔予生之尠特具勞人之百憂歎非宦而非賈乃風愁而水愁綿歲歷辰自髫迄壯揚舲坐歎擊楫孤唱徘

侗江岸之旁躑躅江樓之上耿瓜步之鐙明咽南徐之笳愴如雲蓬蓬乍西乍東如九張機往來憧憧非麾扇之吳猛非橫江之阿童非宣城之賦練非馬當之助風地迴天長蹤孤野曠蠡古悲於寸眸入新愁於遐望高山低山近渚遙渚蕭蕭叢蘆隱隱孤嶼丹黃兮平林青蒼兮極浦悵亭亭兮夕陽忽濛濛兮細雨白馬銀濤裏長檣鐵鹿閒吳歈不入耳櫂謳難解顏朝色㥏墨暮思縣攣挺伏枕而撫寐復伸眉而倚舷眠鷗嬉汀浴鷺依藻亦有安居樂羣馴擾豈其吾生不如江鳥唼啵瀺灂作隊蝹蜦自得其天悠然此身豈其吾生不如江鱗愁心欲遣愁轉縣一天暝色催歸鴉傾江作酒不成醉落月搖情江樹斜

麾扇吳猛 晉書吳猛傳猛豫章人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橫江阿童 晉書五行志王濬小字阿童吳童謠阿童復阿童銜刀復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 宣城賦練 謝朓詩澄江淨如練 馬當助風 名勝志馬當川在彭澤縣東北有馬當廟唐王勃舟過其下遇神人助以順風一夕而至洪都 瀺灂 閒居賦游鱗瀺灂注出沒貌

鐙舞賦

踆烏暆暉顧兔生魄廣場面花妍爨當夕憐素習之仙伶詡全新之晚飾南油西漆桂馥蘇煎長稱鳳脛短號螭盤覆金枝而吐秀藏鐵鋏而浮煙千影萬影風裳水裳棚高焰舉釧動衣香簾彈日而齊俯或扶輪而上揚反腰蜿蟺聯臂揮霍珠樹梭穿紅蓮綺錯豹肩芬淳蛾飄花落泊微飔之弗颭燭繁星以四灼荆苑纓絕齊臺髡醉閒愁欲萌餘歡將墜感瑣院之炬移澀曲江之毬會撫華夢以眩眃忳中宵而興喟若夫羈孤袂連江湖侶嘯廬篝狐之伏鳴軫澤雁之哀嗷瓜廬之曲突誰黔績女之鄰光不燿各當筵而柔欷願分輝以下照庭樂息奏牆雞發聲依依綺座黯黯朱榮還紅薔之館寂倚冰除而氣清香羅九華撤屏風六曲橫惟餘短檠在應知楚客情

踆烏顧兔 何遜七召踆烏始照官槐遠而欲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就蓊 南油西漆 梁簡文帝燈賦南油俱滿西漆爭然 鳳脛 韓偓詩鳳脛燈清照洞房 螭盤 西京雜記漢高祖入咸陽宮秦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銜燈然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盈盈焉 鐵鋏浮煙 庾信對燭賦銅荷承淚蠟鐵鋏染浮煙 金枝 顏延年郊祀歌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注金枝謂燈以金飾之也 豹肩 洞冥記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肩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

光不滅蛾飄庾信燈賦蛾飄則碎花亂下纓絕漢劉向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飲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績女之鄰光不耀列女傳齊女徐吾東海貧婦人與鄰婦李吾合燭夜績徐燭不屬李吾請無與夜績徐吾曰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闇去一人燭不為益明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牆雞溫庭筠詩翠羽花冠碧樹雞未明先上短牆啼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謨觴館文集注卷二

清鎭洋彭兆蓀湘涵著

清鄞　張嘉祿肖蒓注

序

經歧臆案序

古之學者三年一藝但以存大體玩經文而已自金鏡
亡於暴秦珠囊埋於炎漢百家鋒起支葉繁滋一經之
義言至百萬一師之門人或數千遂有折角摧鋒操矛
伐異魏晉以降詮釋益多男子有笄劉芳腸華林之辯

慈母無服貞素發內則之文發難正譌羅絡旁午簡策
所載毛舉莫勝王仲寶答陸澄書云易體微遠實貫羣
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善哉
言乎餘經可類推矣今世儒業約分兩途浮學守株祧
唐宗宋上昧賈馬鄭王之是非下襲濂洛關閩之糟粕
蒙存淺達陋說膠其心詁訓傳箋大師絕其系及第取
於帖經而專門之業遂廢此有唐歸崇敬所以歎也其
有饕書嗜古習性文身蔡竹背傳說有鑒於安度讓師
立異解致戒於賈逵直欲父康成兄子慎甯道孔聖誤

諱言鄭服非是又元行沖所詆也反是二者以佶謏人
博存眾家實事求是自我心極爲之主宰難乎哉昔在
弱年婁經研索包并總統不拘滯於隅角搜揚剪截各
參伍其端倪或辨析幾微或詳考名物數說殽列不免
乖疑閒以臆推決其得失單詞隻句旣遜延君之說書
小辯瑣言復慙叔重之異義巾箱扃鐍久付皃蟫衣食
驅遣十更涼燠羇雖多暇輒復繙帑譬之竹馬鳩車不
能無戀惜已聊錄副墨以實行縢顓家見之必當大噱
要以踵蔣氏蠡測陳氏稽疑步趨後塵或未多讓每條

冠以某案猶仍東京許氏例也

三年一藝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鋒起魏書李郁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支葉繁滋一經之義
言至百萬一師之門人或數千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成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折角摧鋒操矛伐異鄭元傳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著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漢書朱雲傳少府五鹿充宗與諸易家論雲連拄五鹿君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宋史職官志有摧鋒軍選鋒軍按蕭選序云眾制鋒起此云摧鋒乃叚借

詞也**男子有弁**魏書劉芳傳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惟婦人有弁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弁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弁如此則男子不應有弁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弁言俱則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弁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弁稱且互言也

慈母無服南史司馬筠傳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詔禮官議皇太子慈母之服筠引鄭元說服止卿大夫不宜施之皇子**發難正譌**宋史藝文志許奕九經直音九卷又正譌一卷元史許衡傳發難完闕蓋非一事左傳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王季友酬李岐詩千賓揖對若流水五經發難如叩鐘**羅絡旁午**柳宗元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苞幷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又爾雅鳥罟謂之羅注謂羅絡也韻會一縱一橫曰旁午猶言交橫也前漢霍光傳注

旁午紛布也**毛舉莫勝**子華子毛舉其目當不勝爲數也**施孟異聞**馬貴與文獻通考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田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瑯邪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漢書施讎字長卿沛人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並從田王孫受易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易則施孟**周韓殊旨**九江周氏所次古易爲五家之一見困學紀聞韓郇韓衆伯**浮學守株**唐書元行沖傳狎學守株眾非非正自古而然**濂洛關閩**按宋周程張朱爲濂洛關閩四大儒**糟粕**韓詩外傳輪扁曰此眞先聖王之糟粕耳莊子作糟魄同**大師**史記儒林傳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及第取於帖經**舊唐書歸崇敬傳自艱難以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先取於帖經遂使專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授義絕請以禮記左傳爲大經周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饕書嗜古**宋史王欽臣傳性嗜古藏書數

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習性文身**魏書常爽傳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菉竹背傳說有鑒於安度**文獻通考熙寧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試菉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記敘載淇澳之竹正衞產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讓師立異解致戒於賈邊**洪邁容齋三筆仁宗時賈邊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爲眾謂其背先儒訓釋特黜之**父康成兒子慎**唐書元行沖傳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兒子慎甯道孔聖諱言鄭服非**調人**晉書劉兆傳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眾家**後漢

書鄭康成傳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實事求是**漢書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昔在弱年**梁書劉遴之傳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包幷總統**荀悅文施之常時爲道德垂之後世爲典經皆可以總統綱紀幷立王業**隅角**元史儒學傳戴表元字帥初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閒事摹畫而隅角不露**翦截**孔安國尚書序翦截浮辭**端倪**莊子大宗師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乖疑**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單詞隻句**司空圖柳州集後序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延君說書**桓譚新篇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小辯瑣言**漢書東平王宇傳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叔重異義**後漢書儒林傳許慎字叔重汝

南召陵人也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叔重異義扃鐍莊子胠篋篇惟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注扃鐍篋前缺處也貟蟫唐書馮懷素傳有詔句校秘書時文籍盈漫皆貟朽蟫斷籤縢紛舛懷素顧召宿學巨儒就校繆鈌涼燠唐李善上文選注表載移涼燠羈雌七發龍門之桐暮則羈雌迷鳥宿焉古詩羈雌戀舊侶繙帑莊子天道篇孔子繙十二經注繙帑亂取之也廣韻帑音篇竹馬鳩車杜氏幽求子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副墨莊子大宗師篇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注副墨文字也洛誦謂誦讀也行縢詩小雅邪幅在下箋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疏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顚家唐書薛稷傳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大噱前漢敘傳談笑大噱師古曰噱笑聲也文選陳孔璋書恐猶未信邱言必大噱也躞蹀雌蔣氏蠡測四庫全書目錄五經蠡測六卷明蔣悌生撰陳氏稽疑又經典稽疑二卷明陳耀文撰後塵應瑗與桓元則書敢不策駝敬尋後塵

讀史偶鈔序

今將由叔末以遡循蜚捃殘竹以求提地狙神千五百歲皇王六十四民庸成冊府之所藏戎夫左氏之所紀雀籙蘿圖渺不可見矣乃若古籍求諸帝魁寶書得於子夏九月經立三傳文垂久已列諸學官揭若日月至於勒成一書分爲五體龍門而下較並列眉綴學之士善文之徒莫不泛涉津涯兼綜得失然班馬殊體貴審其異同臚彪台刊易淆其志傳裴注以補而彌博晉贊以駢而可刪迨乎宋齊中多闕佚姚氏一家之作亂例者兩朝元魏百卷之書不完者廿九百藥遺策補綴所餘德棻殘編斷爛尤甚延壽綜述四朝而南不逮北李唐新舊一體而昫終勝邠五代必歐辥同參三史惟遼金差善凡諸綈袠匪易盧牟鉛槧所及去取攸繫予以弱齡仰稟庭訓研經之餘纂記前典愧陸倕之夙慧暗誦五行慕知幾之析疑通覽羣史於是剔毛攬翮窮酉極辰露鈔雪纂紙約需乎八千月緯年經稾不盈乎兩

屋或考訛糾繆旁釆劉攽吳縝之言或互證參稽閒附貞觀咸淳之注略紫陽所已載補涑水所未詳體例各準乎原書繁簡一定以己意蛩謀止於善草蠹策擷其朝華緇千帙於一囊臂肘可繫橐長編於小牘巾箱易藏味有等於嘗黿誚無嫌於斷鶴於以稽鏡前哲網羅舊聞三千年之事巨細略可睹焉淮南有云心所悅毀舟爲杖心所欲毀鐘爲鐸竊取斯義以備遺忘藏山傳人兩無所冀盍不欲與楊侃之博聞沈樞之總類較短長字句閒也

叔末後漢書黨錮傳叔末淺訖王道蔑缺循蜚通鑑前編有循蜚紀凡二十二氏言其時德厚
信立人循其化迹若蜚也路史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矣捃逸殘竹鮑昭河清頌窺列崩
石捃逸殘竹劉禎魯都賦采逸禮於殘竹提地路史人皇出於提地之國狟神千五百
歲路史人皇氏沒狟神氏次之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狟音巨皇王六十四民賈公
彥周禮正義序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閒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册府所藏路史因提紀羣
王之山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册府也左氏所紀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
要戒見困學紀聞卷二之六十八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雀籙史記周紀
述贊丹開雀籙蘿圖淮南子往古之時援絕瑞席蘿圖注蘿致圖籍而席之帝魁東京賦昔
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李善注帝魁神農名寶書得於子夏公羊

疏孔子制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春秋孔演圖曰孔子
作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三傳文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
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
異端名失其眞因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何休公羊序疏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子
地地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隋書經籍志子都授嬴公嬴公授孟卿孟卿
授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范甯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
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按困學紀聞
集證穀梁有四名又劉知幾史通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
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

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學官漢書劉歆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皆立於學官揭日月莊子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勒成一書分爲五體
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夾漈鄭氏曰司馬氏父子世司典籍工於制作勒成一書
爲五體本紀記事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龍門
史記序司馬遷太史談之子生於龍門故稱龍門之史列眉戰國策吾信汝也猶列眉也綴
學之士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
泛涉津涯書徵子若涉大水其無津涯班馬殊體審其異同四庫全書
簡明目錄班馬異同三十五卷宋倪思撰劉辰翁評點大旨以漢書多因史記之舊而篇章字句時有竄
改因參合兩書證其異同以求史家筆削之意睦庬合刊淆其志傳四庫全書簡明

目錄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注志三十卷則晉司馬彪續漢書之文梁劉
昭注之唐以前各爲書宋乾興中判國子監余靖建議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亡諸家徵引多稱後漢書
某志失之遠矣裴注以補而彌博宋書裴松之傳字世期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
志又四庫全書目錄裴松之注引據博洽至今爲考證之資中多補正事迹而不及音義與故實然亦閒
注數篇疑欲爲之而未竟也晉贊以駢而可刪四庫全書目錄晉書一百三十卷唐
房喬等撰以陸機王羲之二傳太宗製贊故卷首題太宗御撰考典午一代不乏名臣而御製贊者僅一
工文之傳一工書之傳風旨可知其略實行而獎浮華忽正典而取小說蓋有由來世僅以駢體爲譏未
中其根株之說也宋齊闕佚四庫全書目錄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據約進表稱紀傳合表
志爲七十卷今本一百卷而無表考史通所述與今本同則由來已久中有闕卷補以南史則自宋已然

又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原本六十卷至唐已佚一卷北宋本載有進書表見晁氏讀書志今其
表已佚又文學傳無敘州郡志及桂陽王傳均有闕文無從校補姚氏一家之作亂
例者兩朝同上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篇末題陳吏部尚書姚察者凡二十六蓋思廉此
書因其父之遺稿也又陳書三十六卷雖亦因其父之稿而其父所撰僅二卷餘皆出於一手故列傳體
例秩然盡一惟江總袁憲之屬已仕隋而列之陳書殊失限斷蓋姚察亦入隋爲祕書丞思廉欲移其父
入陳則不得不先入總等此足見一涉私心鮮不自亂其例者元魏百卷之書不完
者廿九同上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撰宋劉恕等校定稱其亡佚不完者二十九篇百
藥遺策補綴所餘同上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殘缺不完
今本列傳之中無論贊者十九卷有贊無論者一卷有論無贊者五卷傳文亦多似補綴而成非其本書

德棻殘編斷爛尤甚同上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是書殘缺亦甚多取北史
以補亡又多所竄亂而不著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德棻之原本遂不可辨諸史之中惟北齊書
及此書斷爛最甚延壽綜述四朝而南不逮北同上南史八十卷唐李延
壽撰是書與北史出一手而義例頗爲兩歧大抵因四史舊文稍爲刪潤補缺者少削繁者多不及北史
成一家之言又北史一百卷較南史用力獨深如周則補文苑傳齊則補列女傳皆不似南史之缺略出
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亦不似南史之因仍殆家世北方見聞較近故綜述特爲詳密歟李
唐新舊一體而昫終勝祁同上舊唐書百卷晉劉昫等撰自新唐書成此書遂
廢然其本流傳不絕表昫之長攻歐宋之短亦不絕質則互有短長不容偏廢五代必歐薛
同參同上舊五代史百五十卷宋薛居正撰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大旨以春秋書法爲

宗譬之三傳薛近左傳而歐近公穀不必執此廢彼亦不必執彼廢此也三史惟遼金差
善同上遼史一百十六卷元托克托等撰遼制國人著作不得傳於鄰境故五京兵燹蕩然無存托克
托修史之時無可考證僅據耶律儼陳大任二家所紀以成是書國語解一卷仿古人音義之意其例甚
善又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托克托等撰金一代典制修明圖籍亦備又有元好問劉祁諸人私相綴緝
故是書有所依據較遼史爲詳贍承修者明於史裁體例亦爲嚴正又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撰其書
倉卒而成最爲草略碑誌之語案牘之文往往不及修改順帝時事雖經採補亦復不詳綈袠後漢
書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臨命戒其子統曰我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盧
牟淮南子盧牟六合混沌萬物鉛槧漢揚雄傳雄嘗懷鉛提槧遠訪殊方之語郎以鉛刺之於
槧按斷木爲槧後人通用鉛槧用以書經籍弱齡魏書彭城王勰傳挺德弱齡誕資至孝庭

訓晉書孫盛傳盛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斑白而庭訓愈峻前典揚雄劇秦美新衛前典巡四民
迄四嶽陸倕夙慧暗誦五行梁書陸倕傳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
之略無遺脫知幾析疑通覽羣史唐書劉知幾傳年十二父藏器授左氏逾年遂
通覽羣史剔毛攬翮抱朴子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淩虛之用露鈔雪纂黃溍
題李氏白石山房詩露鈔雪纂久愈富何啻鄴侯三萬軸紙需八千見三卷沈文起書月
緯年經元史姚燧傳著國統離合表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橐盈兩屋通考馬端
臨曰先公云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稾兩屋黃魯直閱數百卷無一字草書考訛糾繆
旁采劉攽吳縝之言陳振孫書錄解題劉漢書標注六卷侍讀學士清江劉敞原父
中書舍人劉攽貢父端明殿學士奉世仲馮撰奉世敞之子也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公非貢

父自號也又四庫全書目錄新唐書糾
繆二十卷五代史記纂誤三卷宋吳縝撰互證參稽閒
附貞觀咸湻之注四庫全書目錄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其注爲元戈直所作又咸
湻遺事二卷不著撰人名氏詳於典禮制敕而略於時政疑宋之遺民掇拾諸司案牘爲之也蛩謀
止於善草劉峻答劉之遴借類苑書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按孔叢子北方
有獸名蹷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駏驉二獸見人來必負蹷以走蠹策擷其朝華陸機
文賦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縹千帙於一囊臂肘可繫王嘉拾遺記浮
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純漆灑地及石皆
成篆隸蝌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彙長編於小牘巾箱易藏南史衡陽王傳
蕭鈞字宣禮高宗第十一子嘗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答曰巾箱

中有五經檢閱既便且更手寫永不忘諸王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味有等於嘗黿左傳
宣公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勿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
出陸游讀老子詩管窺那見豹指染僅嘗黿誚無嫌於斷鶴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憂
鶴脛雖長斷之則悲稽鏡前哲左傳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網羅舊聞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見上三傳文垂注心所悅毀舟爲杖心
所欲毀鐘爲鐸淮南子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心所悅毀舟爲
杖心所欲毀鐘爲鐸藏山傳人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不欲與楊
侃之博聞沈樞之總類較短長字句閒四庫全書目錄兩漢博聞

十二卷宋楊侃編摘錄前後漢書之文不依篇第不分門類惟簡擇其中字句故事列爲標目而節取顏
師古章懷太子注列於其下往往可訂正注文之訛又通鑑總類二十卷宋沈樞撰取資治通鑑之文仿
冊府元龜例分爲二百七十一門每門各隨事標題略依時代爲次亦閒采司馬光議論附之門目頗嫌
瑣碎然較原書爲易檢尋

選注引書目錄序

總集有選肇始昭明唐初江都李氏善與許淹公孫羅
並承曹憲爲文選學轉相教授而李注獨行方雅清勁
舊書品其飭躬敷析淵治新書稱其撰述有初注覆注
三注四注羅鞶玉之總總該百氏之云云非秖騁博爲

藝林山淵兼擅析疑資通儒考鏡若桓譚譚拾之殊張
釋釋卿之誤厥次無縣漢志偶疏思晦非竊梁典或謬
牛子爲從而譌後鴻飛何篡而舛慕策邵不可爲嘗部
史岑不得頌和熹骨母爲胥溢溢作衍九遷以一月爲
一日永始以四年爲三年葛天之歌張揖錯其文蒜昧
之曲左思復其字守闕乃廣漢而非延壽黜殯屬史魚
而非柳莊丁亥丁未辨日辰之差中郎侍郎證官制之
異是皆稽覈豪芒鉥摫紕繆略舉數端要可隅反苟非
精博絕出何以臻此顯慶三年始進定本開元六載益

以五臣呂延濟翟𤩽昧質學迴非善倫李匡乂資暇錄辨寒饑與芳蓮邱光庭兼明書訂雲棨與藻棁蘇氏志林嗤三殤之妄解洪氏隨筆斥宗袞之誣說其所抨擊炳炳矣竊謂善注定宜專行其所徵引祕牒墳委唐書藝文志遺佚已多馬氏經籍考十裁一二單辭有同於玉屑隻字不殊於金版宋深寧叟閎覽博物卓躒古今然九星三略之說夏屋仁里之訓翠粲官錦之文跖蹻巢許之辨率皆鉤剔疑互藉爲資糧非徒物析天雞精擅試士地詳茂苑博誇巽宰而已予自童少迄於壯齒

偏歷寒燠鉥心研摩涯涘莫窮津逮無盡嘗欲取注中羣籍已未佚者分部列之挈秘典之綱維便汲古之檢閱入事錯迕忽忽未暇近閱武林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中列目錄二卷計經類自傳訓以至小學緯候圖識凡二百十六種史類自正史以至別傳譜牒地理術藝凡三百九十五種子類自諸子以至兵書道經釋論凡一百六十九種集類四十八種詩一百五十四家賦二百八家頌僞銘贊六十八家碑三十三家誄哀辭連珠五十家詔表牋啓三十八家書八十九家弔祭文六家序及雜文一百六家舊注二十九家其卽入選之文互引者不與焉種別部分秩如瞭如學者校古籍稽舊聞寸簡在手按圖可索是亦眾絲之繫鏤散錢之貫繩也近刻有孫志祖箋語中有未盡覆加訂正手錄一冊弆之巾箱或補或糾分繫於下汪書自有單行此本取便尋討蓋倣七略之義條其眾篇校四庫之目斯爲獨古云

總集有選肇始昭明四庫全書目錄文選注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編唐李善注據李匡乂資暇錄稱善注文選有初注有覆注有三注四注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此本所

注甚詳當卽絕筆之本也文選爲文章淵藪善注又考證之資糧一字一句罔非瓌寶文選學大唐新話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宏文館學士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方雅清勁舊唐書李善江都人方雅清勁注文選表上之敷析淵洽見贈汪孟慈序初注覆注三注四注資暇集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新唐書曹憲傳云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李邕傳云父善注文選成邕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該百代之云抱朴子該河洛之籍籍博百世之云云山淵抱朴子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其中桓譚譚拾劉孝標廣絕交論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注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

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喩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喩交疑拾誤爲桓遂居譚上耳張釋釋卿范蔚宗宦者傳論乃以張卿爲大謁者注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涫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爲釋卿誤也厭次無縣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晉注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思晦非鶱任彥昇爲蕭揚州薦士表竊見祕書丞瑯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注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元之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鶱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爲鶱碑亦云鶱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牛子爲從阮元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注戰國策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爲鷄尸不爲牛從注曰尸鷄中主也從牛子也

從或爲後非也按此說顏氏家訓引之鴻飛何篡范蔚宗逸民傳論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篡或爲纂誤也策邵不可爲營部任彥昇王文憲集序自營部分司注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爲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今以策邵爲營部誤也史岑不得頌和熹史孝山出師頌注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侯頌並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骨母枚乘七發通厲骨母

之場注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越絕書曰闔閭旦食鮰山晝游於胥母疑骨母之誤也溢溢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注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匹寸切古漢書爲溢今爲衍非也九遷以一月爲一日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雖千秋之一日九遷善注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千秋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爲月字之誤永始以四年爲三年揚子雲甘泉賦序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葛天之歌司馬相如上林賦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韋昭

曰葛天氏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氏春秋善曰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三曰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闋爲曲以民爲氏以遂爲育以建爲徹皆誤韎昧之曲左太沖魏都賦韎昧任禁之曲李善注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孝經鉤命決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然韎昧皆東夷之樂而重用之疑誤也守闕潘安仁西征賦丞屬號而守闕李善注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黜殯陸士衡連珠是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善曰韓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惟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爲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丁亥丁未潘安仁藉田賦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於千

畝之旬李善注晉書曰丁亥藉田令爲丁未誤也按何云禮月令疏云耕用亥日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又王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然則丁未之誤明矣**中郎侍郎**沈休文恩倖傳論東方朔爲黃門侍郎注漢書曰東方朔初爲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爲庶人復爲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爲同誤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鈲攦**鈲與鈲同音霹亦音拍按揚子方言鈲攦裁也梁益之閒裁木爲器曰鈲裂帛爲衣曰攦左思蜀都賦鈲攦兼呈**顯慶三年**李善上文選注表顯慶三年九月日上表舊唐書高宗紀永徽七年正月改元爲顯慶**開元六載**呂延祚進集注文選表云往有李善成六十卷臣乃求得衢州常山縣尉臣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

臣良處士臣張銑臣呂向臣李周翰等記其所善名曰集注幷具字音復三十卷開元六年九月十日

辨寒鼈與芳蓮資暇錄曹植樂府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尙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膾鯉臇胎鰕因注詩云炰鼈膾鯉五臣遂改寒鼈爲炰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寒芳苓之巢龜五臣亦改寒爲搴何以對下句之膾耶**訂雲粢與藻梲**兼明書靈光殿賦曰雲粢藻梲臣向曰粢梁上梲叉手也明曰按爾雅釋宮云桷謂之粢郭璞曰薄櫨也薄柱頭也櫨斗也又云宲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郭璞曰侏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爲其說且上文枝扠枒而邪據周翰曰枝牚梁上交木交即叉手也何得更以梲爲叉手兼明書五卷五代邱光庭撰**嗤三殤之妄解**東坡志林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也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暴秦無道戮

及孥稱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荒陋者乎**斥宗衮之誣說**容齋隨筆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爲荒陋予觀選中謝元暉和王融詩云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元安石於元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衮而李周翰注云宗衮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元亦同破苻堅者夫以宗衮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至以導與謝元同破苻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惟李善注得之**九星**囷學紀聞文選任彥升曰不敢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即九紀也**三略**同上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言三略者始見於此**夏屋**同上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作遷遷按李善注高也**仁里**同上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蓋

古文云然**翠粲**同上愚按稽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班倢伃賦紛綷縩兮紈素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爲翠乃古語**官錦**同上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誤爲官錦按魏都賦綿纊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跖蹻**同上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蹻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蹻蹻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此又一莊蹻也**巢許**同上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爲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爲一人應休璉謂之山父**天雞**天中記張佖知進士試不知爾雅有二天雞**茂苑**困學紀聞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文選理學權輿**錢塘汪師韓撰八卷仁和孫志祖撰權輿詳論一卷李注補正四卷文選考異四卷

紅蕙山房唱和詩序

嘗聞劉彥和之言曰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玩
澤方美豈非以根同富媼而肸蠁者悅魄事歸晏娛而
娛文者揚徽蓋索胡繩之纚纚則都梁迷迭不能敵其
芳也雖皇墳之賾賾則芝房菌宮不能掩其雅也若今
袁子紅蕙山房其殆勤思兼兩矣乎初崑山健菴司寇
開書局於洞庭東山戢晉羣籍鋪棻鴻藻厥有紅蕙蕸
蒨其旁星霜代移莼茂無改於是洞庭鈕子匪石效疏
麻之折作文無之贈而楓橋袁子壽階爲築墢而蒔焉
憶夫承接茵憑薰染煙墨府羅羣玉室啓謨觴湘雨方

歌朱顏酡些萬籤錦贉煥色同百軸油拳流香香雜
門疑通德作帶縈書地似羽陵代芸走蠹或上公簪筆
露眼旁窺或羣士哦松頫容流笑此紅蕙之前塵也至
乃巖暄野淑波麗帆開辭石戶而下單椒入菣閭而就
小築東皇載豔紅影搖雲有美移家狂香擁櫂性殊橘
化踰淮益艮予有蘭心雜佩以贈草上君遷之號室同
善人而居此紅蕙之受遺也精廬杳祭旋房便娟培以
隱士泥清潤以仙人水綠珠點夕露金然曉光亭風汎
馨竹月搜豔動則奪目靜則襲人丹榴酓能無此靡顏

朱榮熙曜遜彼滔潁此紅蕙之振奇也雖然木夫土伯
懷蘼芷而不芳辛桐藥房入娜嫚而增美在昔一茅三
脊藉泰岱之金繩百莖孤根任孔林之玉策眷言珍卉
例近文章然則人非天士曷稱靈華地乏書城難安香
種今袁子汲古得綆眞想在襟讀百二十國之寶書禿
千五百皮之毛穎丹函壓地彩帙照天千年脈望竹素
成園一片心香人花同氣侔色而珊枝架赤鬭采而蕤
火搖青露稱研朱秋相吹息是又紅蕙之諧際而文字
之緣深故也時則大雅鱗萃八風棣通齋開塵橫夜寂

琴暢一唱百和總總撙撙錦瑟湘波之韻瑤情左徒之
篇各爲傳神不辭書葉而僕則因之有感焉以彼巖隱
挺秀非不貞萋也而糞壤雜之荺芩宗生非不荃奇也
而艾蕭浼之霜巖影獨山空跡孤雖余情其信芳渺斯
世其焉託豈有廁巨公册府登通士墨莊薰沐儒林始
終文囿紅絲潑濬吐齊爭輝彤管飛花流丹角豔若此
蕙者其出處豈偶然乎國香國華載服載玩猗歟袁子
斯之謂已爰繼叔夜𧶘香之賦代小草聲言即倣揚雲
篆刻之文爲羣公糚導

嘗聞劉彥和之言曰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
玩澤方美文心雕龍知音篇富媪前漢禮樂志后土富媪說文老女之稱張晏曰坤爲
母故稱媪海內安定富媪之功耳肸蠁左思蜀都賦景福肸蠁而興作注韋昭曰肸蠁溼生蟲蚊
類是也大福之作如此蟲騰起又師古錄肸蠁言聲繁會如蟲飛肸然響赴也肸與肹同司馬相如上林
賦肸蠁布寫晏娭前漢張安世房中歌神來燕娭燕通晏娭音熙戲也索胡繩之纚
纚離騷索胡繩之纚纚注胡繩亦香草纚纚索好貌都梁迷迭香譜都梁縣有山山上有
水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香形如藿香按廣志迷迭香出西域焚之去邪又南齊王鈞詩奇香發迷迭迷
迭香名出大秦國皇墳韓愈詩陰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贊贊贊音纘美好貌芝房
漢書武帝紀詔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兼

兩沈休文恩倖傳論至皆兼兩按李善注孔安國尚書傳云車稱兩戢孴孴音擬又音翊籀作
孴或作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芝栭攢羅以戢孴杜甫朝享大清宮賦羅詭異以戢孴鴻藻東都
賦鋪鴻藻信景鑠蓲蕍左思吳都賦異荂蓲蕍注爾雅曰蓲華也又蓲與敷同字彙補茝漢隸同
蓲莌茂莌音銳揚子方言莌小也凡草生而初達謂之莌左思吳都賦鬱兮莌茂疏麻之
折楚詞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文無之贈古今注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
歸也承接羅隱投鄭尚書雁影相承接龍圖共始終茵憑史記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爲忮
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伏漢書作馮薰染煙墨梁昭明太子詩惠義
北琮瓊薰染等蘭菊梁書庾肩吾傳徙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府羅璿玉穆天子傳璿玉之山
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錦贉米芾書史隋唐藏書皆金題錦贉注金題押頭也贉

簽頭帙綾油拳王明清揮麈後錄余家之所有幸而僅存者蓋自吾祖田曹始畜之至余三世矣書
多用油拳紙方冊如笏一頭青縑爲標字體工拙不一流香洛陽伽藍記含風園露流香吐馥門
疑通德後漢書鄭玄傳字康成杜門修業孔融深敬之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名鄭公鄉號通
德門作帶縈書三齊記略鄭康成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人號康成書
帶草地似羽陵代芸走蠹穆天子傳蠹書於羽陵注謂暴書中蠹魚因云蠹書也
簪筆漢書張安世持橐簪筆以備顧問露眼漢書王莽傳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單椒
水經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注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
黛菆閭西京賦咸市閭之菆井搖雲西都賦風舉雲搖狂香揮麈後錄艮嶽海棠
屏詩清風微雨欲開時收拾狂香付整齊橘化踰淮周禮考工橘踰淮而化爲枳草上

君遷之號左思吳都賦木則平仲君遷又劉成注平仲之木實如白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
精廬後漢書姜肱傳盜就精廬求見注精廬即精舍也杳篠班固西都賦步甬道以縈紆又
杳篠而不見陽旋房便娟靈光殿賦旋室㛹娟以窈窕隱士泥庾信哀江南賦秦中
水黑關上泥青清異錄秣陵孟娘山土正白色日白墡土周護始調塗其四堵因呼隱士泥仙人
水綠王勃秋日遊蓮池序隱士泥清仙人水綠珠點夕露金然曉光于邵游花
藥園賦密葉層映虛根不搖珠點夕露金然曉光窋咤王延壽靈光殿賦窋咤垂珠注物在穴中
貌音窡咤靡顏楚詞靡顏膩理遺視矊些朱榮熙曜曹子建七啓綠葉朱榮熙天曜日
潛穎吳都賦精曜潛穎硩陊山谷木夫土伯楚詞招魂篇土伯九約文心雕龍木夫九
首土伯三目懷離芷而不芳離騷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辛楣藥

房楚辭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入娜嬛**伊世珍娜嬛記張茂先博學強記嘗遇一人於
途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一天地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
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華問地名對曰此娜嬛福地也**一茅三脊**史記封禪
書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金繩**舊唐書高宗封禪玉策以金繩連編玉簡為之**孔林**
闕里志元武宗至大元年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孔林依舊例致祭牲加太牢又廣輿記孔陵在山
東兗州府曲阜縣境其闕里有檜樹高五丈孔子手植**天士**見畢季瑜序**書城**李謐傳每日丈
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太平清話李德茂環積墳籍名曰書城**千五百皮**唐書藝文志序
元宗置修書院於著作院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林**千年脈望**酉陽
雜俎續集書生何諷嘗得古書一卷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

作髮氣道者曰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脈望**竹素成園**風俗通劉向為
成帝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張景陽雜詩游思竹素園**心香**韓偓詩一炷心
香洞府開偃松皺澀半莓苔**藜火搖青**劉向別傳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吹
杖端煙火與向說開闢以前事曰我太乙之精也**露稱研朱**高駢詩滴露研朱點周易**棣**
通漢書律麻志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注棣音替謂通意也**總總撙撙**揚雄
甘泉賦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葛兮**書葉**張詠詩書葉招鄰彥黃庭堅詩北窗風來舉書葉程大昌
演繁露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糞壤**晉書孫惠傳海內名士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
壤形骸捐於溝澗**余情其信芳**楚詞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巨公**漢書
郊祀志羣臣言見一老父言吾欲見鉅公**册府**葛洪傳論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墨莊**陸游

筆記唐彥猷硯錄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乾張邦基墨莊漫錄序僕性喜藏書隨所寓
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海錄碎事劉式死其妻聚書千卷指示諸子曰汝父嘗謂此為墨莊令
貽汝輩為學植之具**儒林**史記太史公自序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惟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如
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文圃**蕭統文選序歷觀文圃泛覽儒林**蘼香之賦**稽康蘼香
賦及覩蘼香生蒙楚之閒**篆刻**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
為也

畢季瑜詩集序

夫豫章瑰姿必攢柯於穹谷金銑茂器類耀珍於鼎門
稽古一颺一朏繼宋南都四括四黃紹芬北代過江瑯

琊之集成家者百人彭城祕書之族能文者七十咸席
華閥互挺雅材而簡札委於臭蟫年禩悲其飄電豈非
聯肩抱玉而冠倫為難眾手操觚而壽世卒異若夫廁
優鳳之列獨號歸昌擅宗騊之名尤推符拔既卓躒乎
羣雅斯照燭乎三才是足以奴命封胡走僵養炬矣畢
子季瑜攀雲肇夢啞地成文生崇蘊穹窿之門奮銳銀
旭厤之學七誘十醉盧牟乎羣言五志四名曲暢其精
旨穿溟涬龐鴻以立幹喻厥淵深融瓶盎斂釧為一金
方茲辟灌遂乃飛走文翰吐噏芳華伯歌季舞聯藻盛

乎襟誩前于後嗎獨秀壓乎花萼推原得力匪秪才雄抑亦有天相焉蓋其世父弇山尙書以列緯之身作八州之督鋒車所莅珊網肆張方聞之天士編削之儒梟大師宗高密之裔夫絕業闡丞元之洨長弦詩者說窮五際呈藝者人集八能纓緌景從俊傑麻列季瑜屆尾其際淬厲有加珠林彙而詞飆聿興學刃攢而文鋒益峻往往一篇跳出鴻律駴乎幄賓九變樂成龍文歎乎家相斯豈後門之寒畯白望之么麿所能比跡也況乎輪踬供其睇眄嶽瀆助其襟靈挹蓮峰神女之漿汎灑

豪素聆緱嶺王喬之奏協應宮商凡鶉首所以興秦鴻溝於焉啓漢魚羊雲擾之地羆貉兵爭之區莫不聚山河於掌中發符采於馬上落落清嘯竦韻流蘇門之音茫茫古懷塡胸貯廣武之淚是又非蜷局枌榆嘲弄風月者可方軌齊鶩矣且也陟榮朱紫則綈槧之功妨勒勳柈盂則藻詠之道損業不兩進自古爲昭以季瑜合袞右宗藹鬱光譽使就任子之令繼保釐之規若崇祖之於豫州幼度之於太傅何難蟬蛻淬濁擢景神塗而乃志阻高箱業同白屋囊素橐筆力倦庚郵之鐵折牙

摧橦僅射乙科之策未免靑霞鬱抱金錯言愁對明鏡而惜娥姣坐空山而擕冰雪煩腸沃酎則迷藻吐其洪爗妙心煉年則刻葩同夫神匠故能妍茂鶱擲騰逴飛超辭放瓊琚靑玉琢文之字手爲鑪鞴吉金冶定之功以覗收偉績於折屐纘宏緒於擁騶裔彼豐茲成此英絕尤不可謂非元造已兆蓀閣左寒悴世講末行倣應瑒之文論懵識於照隅誦張衡之仙詩躍心於觀綺屬當寫定誣諉弁端雄或軋霄崢麗或洗晴雪劇鉥心腎拔萃孺紈諒哉餐防風七日之香餘味未歇嗣會昌一

品之集別本孤行悠繆諛詞非敢相涵聊撮指略用代穅粃若謂宙合廓然瓌材有數雄文非桓譚不知好雌霓非王筠不能讀則是豆盧序首秪有蘭成臨淄傾心僅推德祖是誠王微所云瓦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

豫章　南史王儉傳幼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瑰姿　傳毅舞賦軼態橫出瑰姿譎起

金銑　晉書職官志南金北銑用處茲秩

鼎門　舊唐書盧簡辭傳論盧簡辭之兄弟雲摶水擊鬱爲鼎門謝朓詩驅車鼎門外思見昭邱陽

一颺一朏　宋書謝莊五子颺朏顥嵸瀹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四括四黃　北史李士謙傳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

興漢桓靈閒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先定字文義仕魏爲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爲樂
平太守機字仲括爲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
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茉勁戭輯字獲宗晃字仲黃茉字季黃勁字少黃
叡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雅材**禮樂志河閒獻王有雅材**奐蟬**
見經歧序負音臺或書作炲**聯肩抱玉**鍾嶸詩品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操觚**陸機
文賦**優鳳**南史王僧虔傳王家門內憂者龍鳳劣者虎豹**歸昌**張協七命追逸響於八風采奇
律於歸昌**符拔**後漢書西域傳符拔形似麟而無角**羣雅**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
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照爛三才**梁書鍾嶸詩評序欲以照爛三才暉麗萬有
封胡劉義慶世說賢媛王凝之妻謝夫人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而釋之曰

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
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養炬**南史王泰傳沈約嘗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炬泰小字養筠小字也
攀雲文心雕龍序志篇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唾地**馮贄雲仙雜記有人見李
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成文者三篇**銳銀旭歷之學**黃香九宮賦盼旭歷而銳
銀注猶鑽研也**七誘十醉**北史陸俟傳暐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按暐
俟曾孫**五志四名**文中子辟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
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誡於家也凡此
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溟涬龐鴻**帝京譜天地初起溟涬鴻濛注涬小
頂切**瓶盤釵釧**裴休禪源諸詮序融瓶盤釵釧爲一金**辟灌**張協七命楚之陽劒乃鍊乃

鑠萬辟千灌**吐噏**陸倕新刻漏銘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噏同吸**伯歌季舞**易林伯歌
季舞燕樂以喜**前于後喁**莊子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義喁五恭反徐又音愚**獨**
秀歷乎花萼宋書謝莊傳袁淑見莊賦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花萼集見李乂傳**才**
雄盧照鄰詩公業負奇志結交盡才雄**列緯**馮子振賦百泉赴于瑤池列緯懸於玉繩**作八**
州之胥晉書陶侃傳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
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版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
督**鋒車**白帖晉宗室義陽成王望有才學時高貴鄉公好士性急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虎賁五
人每有燕會奔馳而至**珊網**唐書拂菻國傳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船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
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而赤枝格交錯鐵發其根繫網船上絞而出之**天士**李尋傳拔擢天

士任以大職注天士知天道者也**儒梟**莊子世固有服而誠者儒梟之流也後漢書董仲綬智爲
儒梟見錢序**洨長**東漢許愼**五際**詳見困學紀聞詩部**八能**後漢書禮樂志日冬至夏
至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八人自端門就位易通卦驗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
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五德陸卬高明樂歌辭士備八能樂合六變**纓緌**
郭有道碑文纓緌之徒**景從**賈誼文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屈戾**集韻屈戾前後相躡
也屈戾音捕芟**文鋒**劉長卿贈別章羣詩心鏡萬象生文鋒眾人服又按張說姚文貞公碑有云學
刃攢植文鋒迅驅**一篇跳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末孔疏此爲後年修成法常繼前年之末
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是傳寫者失之也**龍文**楊愔傳字遵彥兒時風度深敏從父兄黃門侍
郎昱特相器重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後當求之千里外**後門**傳咸集河南郭泰機

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役以詩見激切幺麽麽與座同前漢敘傳又況幺麽尚不及數乎
禖鬉韓休蘇頲文集序漢揚孫靈導揚隱伏陸雲贈顧尚書詩五嶽降神四瀆炳靈蓮峯神
女婺虞荔鼎錄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
天酒又盧思道賀甘露表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華山有蓮花峯緱嶺列仙傳王子晉好吹
笙浮邱公接上嵩山後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鶴首庾信哀江南賦以鶴
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掌中張說詩北闕連天頂南山對掌中符采傅休奕乘輿馬賦目
若曜星符采橫發清嘯世說劉越石爲胡騎所圍窘迫無計乘月登樓清嘯晉書阮籍傳籍嘗於
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其聲如鸞鳳之音響乎
巖谷乃登之清嘯也竦韻齊書張融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茫

茫世說衛洗馬玠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曰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塡胸晁補之詩壯士志屈
羞塡胸廣武晉阮籍登廣武楚漢戰處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蜷局蜷音權蜷局詰屈不
行貌屈原離騷蜷局顧而不行枌榆漢書高帝置枌榆社於新豐後同里之人皆謂枌榆嘲弄
蘇詩付與騷人發嘲弄方軌東都賦豈特方軌幷跡紛綸后辟齊騖晉書文苑傳序總金
羈而齊騖綈槧晉書文苑傳序西都賈馬擢靈蛇于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槧柈盂呂氏
春秋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藻詠魏都賦圖以百端綷以藻詠高允答宗欽詩藻詠風流鄙
心已悟台衮北史豆盧雄傳論觀德王位登台衮慶流後嗣得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崇
祖之於豫州南史垣護之傳徙豫州刺史弟子崇祖有幹略護之謂之門宗幼度之
於太傅晉書謝元傳字幼度少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蟬蛻滓濁後漢書陽

球傳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高箱後漢書郭丹傳
贊少卿志仕終乘高箱白屋說苑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摧檣
海賦決帆摧檣青霞鬱抱江淹恨賦鬱青霞之奇氣入修夜之不暘金錯張衡詩美人贈
我金錯刀媌娥揚子方言凡好而輕者謂之娥關東河濟之間謂之媌速藻宋書自序璞嘗
作舊宮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曰卿嘗有速藻舊宮何其淹耶璞沈約父洪煇晉書夏侯湛傳染形
管吐洪煇煉年文心雕龍煅歲煉年奚能喻若刻葩同夫神匠文心雕龍鏤卉刻葩
同乎神匠辭放瓊琚韓昌黎祭柳子厚文玉珮瓊琚大放厥辭靑玉瑑文吳越春秋
金簡靑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寒悴晉書張華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
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也案卞劉卞末行晉書

束皙傳皙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道睽而通士不同處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李商
隱詩謝傅門庭舊末行張衡之仙詩文心雕龍明詩篇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
謌雅有新聲又紀評謂仙詩緩謌今已無攷諈諉爾雅郭注以言相屬曰諈諉劌鉥心
腎韓昌黎孟郊墓誌銘曰先生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
餐防風七日之香金鑾密記白居易在翰林上賜防風粥一甌食之口香七日嗣
會昌一品之集唐書藝文志李德裕會昌一品集二十卷通志一品集鄭亞爲之序皆會
昌制誥表狀外內冊贊碑序文也悠繆謏詞莊子天下篇繆悠之說荒唐之言穅粃
世說孫綽習鑿齒並行綽在前謂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習鑿齒曰簸之揚之穅粃在前一作王文度范
榮期言雄文非桓譚不知揚雄傳贊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

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雌霓非王筠不能讀梁書王筠傳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蘭成名周書庾信傳蘭成射策之年小錄有天竺僧呼信爲蘭成德祖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略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曰卿何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僕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

陳鶴人詩序

自四聲肇始韻事方滋百緣叢生溺音騰沸要歸於暉麗萬有獨瑩心靈停雲繞風不必號鐘濫脇也吹葉嚼蕊無取夔吼鵬爭也韓非云豔采辨說揚子云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知此者可以讀陳子鶴人之詩矣鶴人少席華胄壯飲香名息土人姣有嫣族大擁書靈檀之几角藝長楸之街吐文萬牒莫非夜光淬鋒十年鬱成宵練固已極旭歷銳銀之志將以贊密清易奕之休而乃牉跛不前魚登屢困飛蓬作鬢青草爲袍言愁則金綫年年吐恨則春蠶寸寸不無勺藻有待經冤況以通俛風裁便嬛逸思爲洞簫作論取腰鼓纏身鼎祉環開甕精鱗萃花飛釧動夢窄春寬得無一聲河滿輒呼奈何

十里前溪偷歌阿子至若文簫靈匹匏爵芳緣善法堂開楞嚴眷集通絮語於華鬘天上證藺因於耨達池頭瑤想瓊思流波不息金迷紙醉綺緒紛來閒作奩詞半歸側體逮乎紡磚別鶴金屏擁愁以玩婦高柔作誄亡孫楚雖復金釵阿杜難解胸春繡褓舒祺祇增眉蘸是又歌離弔夢望窮紨絕陰宮啞月推煙恨裂坤靈扇牒者矣於是擒風裁興效騷命篇根情苗言孳甲新意或金相玉式豔溢錙豪或霜辛露酸聲逾脆竹此蓋都尉鴛鴦之什展商曲清聲而非魏收蛺蝶之儔掉蓮花輕薄也今春予聯薇金閶出觀瓊什拊髀雀躍勸付琬鐫鶴人方且黎收以辭懊慄而謝謂翡翠蘭苕之製慮薔薇芍藥之嘲幾將以歌詩高厚自繩引開卷王昌為戒則豈不知宓妃娥女誕詞也而三閭以忠稱浩水育魚麗語也而甯戚以行顯平子樸學數詠美人休奕直臣善言兒女賦朱幃者泉明乃高士作金樓者蕭繹實眇僧廣平梅花昌黎銀燭致堯骨鯁寄意香匳和凝俠腸託詞帷薄司馬之鉛華寶髻大范之濁酒殘鐙忠簡梨渦歐陽江柳歷稽前哲綺障如斯類皆真宰不存翩其

反矣藻詞諷喻又何傷焉彼區瞀瀉猶矜激偏解必謂
屛閒色於紅紫耀正采於朱藍作法秀之詞爲泥犁之
警則是康成所謂曉一孔之人而彥和所謂東向而望
不見西牆也讕言未終徊徨已失用排目論付彼手民
馬腹何愁死珠在握君如溫尉將金荃命名我愧徐陵
爲玉臺作序
四聲梁書沈約傳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溺音騰沸文心雕龍樂府
篇自非聲浸微溺音騰沸暉麗萬有梁書鍾嶸傳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
序曰欲以照燭三才暉麗萬有獨瑩心靈梁簡文帝玄圃園講誦序晃顯藻井獨瑩心靈停

雲繞風齊書樂志朱絃繞風翠弱停雲號鐘濫脇淮南子修務訓鼓琴者期於鳴廉隅
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夔吼雕爭舊唐書昔黃帝爲警衞故搁鼓有靈夔吼雕鶚爭等曲
豔采辨說文心雕龍引韓非子綠衣三百色如之何揚子法言綠衣三百
色如之何矣注曰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華胄何昌寓傳爲吏部尚書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
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曰遙遙華胄壯飲香名李白文以弱植早
飲香名息土人姣家語息土之人美有嬀族大左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
齊侯使敬仲爲卿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
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靈檀几玄觀手鈔謝霜同有七室靈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隨意所及文
字輒形隸篆眞草亦如人意讀書偶忘一句一字無不現出霜同寶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

長楸楚辭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曹植名都篇鬬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吐文萬
牒見送尤祖望序淬鋒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鍔宵
練列子衞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又駱賓王
上兗州崔長史啓靈臺弘遠馳宵練于霜鐔旭歷銳銀見上畢季瑜詩序密清東京
賦京室密清罔有不韙牂跛在前史記李斯傳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
百仞而跛牂牧其上陷壍之勢異也魚登屢困李商隱爲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啓再困於魚登
一慚於雁序飛蓬作鬢青草爲袍許逢上宰相啓膏沐之餘則飛蓬作鬢銀簪之
末則青草爲袍金線年年秦韜玉貧女詩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勺藻張平
子思玄賦心勺藻其若湯經冤馬融長笛賦經冤蜿蜒通倪韻會倪音脫魏志王粲傳劉表

以粲貌寢而體弱通倪不甚重也便嬛上林賦靚妝刻飾便嬛綽約洞簫作諡王褒
賦幸得諡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同洞簫釋名簫肅也其
聲肅肅然清也腰鼓沈約宋書蕭思話年十許歲不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貪精清異錄蝶
川人何畫薄有文名而屈意於矦鑄尤善飲酒人以貪精誚之五花飛釧動文身錄色見聲
聞俱能證果花飛釧動盡可棲神一聲河滿杜陽雜編文宗時宮人沈阿翹爲帝舞河滿子
調詞風態率皆婉暢然則亦舞曲也張祜詩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阿子前溪宋書樂志
阿子及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謌畢輒呼阿子汝聞不後人演其聲以爲阿子歡聞二曲又前溪歌者
晉車騎將軍沈玩所製文簫裴硎傳奇鍾陵西山有遊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太和末有書生
文簫往觀覩一姝甚麗吟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彩鸞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盼相引

至絕頂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彩鸞以私慾泄天機罰爲民妻一紀姊乃與生下歸鍾陵 **匏爵** 眞誥匏爵分味離衾結裳 **芳緣** 沈約爲齊竟陵王發講頌求茲上果承導芳緣 **華鬘** 法苑珠林切利天人天女往來戲樂第五名華鬘市 **金迷紙醉** 淸異錄癡醫孟斧昭宗時嘗以方藥入侍後徙居蜀中宅有一小室窗牖煥明器皆金紙光瑩四射金彩奪目可親見之歸語人曰此室暫憩令人金迷紙醉 **側豔** 舊唐書溫庭筠傳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 **紡甎** 詩載弄之瓦傳瓦紡甎也箋紡甎其所有事於紡績也 **別鶴** 崔豹古今注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爲改娶妻中夜悲嘯牧子感之作別鶴操 **金屛** 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廔攡金屛奠令愁攡 **玩婦** **高柔** 隋書高柔娶泰山胡毋氏女姿容滿惠柔旣罷令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 **孫楚** 世說孫楚妻亡爲詩悼之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見此使人增伉儷之重 **金釵阿杜**

南史周盤龍傳上送金釵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 **難解胸春** 易林解我胸春 **舒祺** 國策趙左師觸讋謂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 **眉蘭** 陸龜蒙詩雙眉初出蘭兩鬢正藏鴉葛長庚琴樂序七絃淒涼使我眉蘭 **歌離弔夢** 羅隱詩眉成有勳歌離弔夢 **紂絕陰宮** 眞誥闡幽微篇羅酆山有六宮第一宮名爲紂絕陰天宮凡人初死者皆先詣此宮受事 **唾月推煙** 李商隱詩推煙唾月拋千里 **坤靈扇牒** 陶穀淸異錄朱起有邪思道逢靑巾朶藥者謂之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臨去以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此自蔽人皆不見 **摛風裁興** 文心雕龍宗經篇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 **效騷命篇** 文心雕龍定勢篇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 **根情苗言** 白居易曰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李甲**

新意 文心雕龍李甲新意雕畫其辭 **金相玉式** 文心雕龍辨騷篇贊 **豔溢錙豪** 同上辨騷篇贊豔溢錙豪豪一作毫 **都尉鴛鴦** 李陵贈蘇武詩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駱賓王和學士閨情詩啓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漢書李陵傳武帝以爲有廣之風拜爲騎都尉 **淸聲** 張衡觀舞賦展淸聲而長歌 **魏收蛺蝶** 北齊書魏收字伯起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爲驚蛺蝶楊愔思出其短往復數次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窟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途恐翩翩遂逝注當途者魏翩翩者蛺蝶也 **蓮花輕薄** 江總詩長安年少多輕薄淸異錄輕薄蓮華舌也 **金閶** 吳志金閶亭在閶門外 **拊髀雀躍** 文心雕龍樂府篇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按拊髀雀躍見莊子外篇在宥十一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拊髀雀躍而遊 **黎收** 傅毅舞賦嚟畋而拜注音黎收言舞罷斂容態而拜也 **㥏墨** 魏都賦弛氣離坐㥏

墨而謝注面色變黑而慚也 **翡翠蘭苕** 杜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薔薇芍藥** 元好問論詩詩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倚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高厚** 左傳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王昌** 詩話總龜崔灝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李邕叱而去 **虙妃娀女** 離騷求虙妃之所在又見有娀之佚女 **三閭** 王逸注楚辭自序云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 **浩水育魚**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魚水喻人配偶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 **樸學** 漢書儒林傳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一篇寬倪寬也 **美人** 文選張平子四愁詩一思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二思曰美人贈我金琅玕三思曰美人贈我貂襜褕四思曰美人贈我錦繡段 **休奕直臣** 晉傅玄字休奕詩長樂府其明

月吳楚等歌皆言閨情而爲司隸貴游晨讌蘭臺閣生風幸益日劇朱幛陶淵明閒情賦褰朱幛而
正坐汎淸瑟以自欣金樓南史梁后妃列傳元帝徐妃無容質不見禮於帝二三年一入房妃以帝
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與後堂瑤光寺知遠道人私通帝左右暨季
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太淸三年逼令自殺妃知不免乃投井死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又南史梁元帝紀
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鑪稱託生王宮旣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風
回裙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寄意香奩滄浪詩話香奩體韓偓之詩皆裙裾
脂粉之語有香奩集和凝俠腸全唐詩話香奩集和凝之詞貴後嫁其名於韓偓寶髻
司馬光西江月詞濁酒范仲淹蘇幕遮詞江柳歐陽修江南柳詞眞宰文心雕龍
情采篇眞宰弗存翩其反矣藻辭譎喻文心雕龍見上摛風注區晉漢書五行志貌

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溝猶荀子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注溝讀拘
拘愚也瞀暗也嚾嚾喧囂之貌屛間色於紅紫耀正采於朱藍文心雕龍
情采篇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屛於紅紫法秀之訶涪翁別傳時李伯時工畫馬法秀上人謂
曰子設想不離馬腹當墮牝馬腹中伯時乃改而畫佛山谷喜作豔詞上人訶之山谷曰不過他生墮馬
腹耳秀曰豈獨馬腹當墮拔舌獄泥犂翻譯名義集地獄梵稱泥犂王若虛詩阿師自墮泥犂趣
更笑春風梛絮狂一孔禮記反古之道注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而彥和
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文心雕龍知音篇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
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讕言藝文志讕言十篇注不知作者廣讕讕言逸言也目論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謂越王曰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手民淸異錄木匠總號運

金之藝又曰手民手貨馬腹何愁見上法秀注蛇珠在握魏志陳思王植傳注
臨淄侯植與楊修書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君如溫尉將
金荃命名唐書藝文志溫庭筠金荃集十卷我愧徐陵爲玉臺作序
隋經籍志玉臺新詠十卷徐陵作序

亓南林詞序

紗廚夜靜雲開流璧月之輝花徑人來袖底出金荃之集謂謝傳中年多感祗憑絲竹傳將謂周郎少日知音試盥薔薇讀去於是鬭關送客剪燭開編擷寶蕤之千行勝珍珠之百琲淒切則乳鶯雛鳳華年彈錦瑟之弦豪雄則鐵馬金戈壯士下銅琶之淚鏤心貯雪嚼齒生風拈豪而海水羣飛擊節而天葩欲散織綃泉底去塵眼中夫何愧矣慨自讀曲人稀倚聲道廢情殊杜牧豈解傷春客老何戡誰工作譜溫魏三於筵上冷落紅牙弔柳七於風前淒涼仙掌豈非其風肆好何爲響絕人寰得無不平則鳴要在情鍾我輩亓君南林以吐鳳之淸才値雕蟲之多暇桃波柳浪春題漢上之襟蠟淚鑪香秋動畫堂之思碧雲日暮未免有情紅豆江南詎能無贈況復平子工愁馮唐寡遇跳雙丸於天上白髮催

愁闢八米於風檐青衫殢夢瓊樓玉宇空翻水調之歌斜日西風怕聽山陽之笛此所以湯休寫怨色雖好而非淫中散揮絃琴以哀而愈促者也獨是秋雁橫汾李嶠應呼才子春風紅杏宋祁曾號尚書宮中噪元相之名塞外播稼軒之曲固知搓酥滴粉合翺翔供奉之班不則縱酒判花亦跌宕笙簧之座而奈何鶴只語寒蟲惟習苦似近彈棊之局心最難平渾吟伏櫪之詞壺眞欲缺君誠好事恍留遙響於鈞天僕本恨人忽觸前塵於昨夢憶賤子垂髫之歲正家君作宰之年馬支塞上

漢月臨關拓跋岡頭秦雲歷幕時撫懷於秋色亦莫按夫春情往往墨染弓衣黃衫停舞箋分紈帕紅粉驚迴南山射虎調拈馬客之題北里停驂句入鯤弦之譜迨乎琴鶴東還鷓鴣南向吳宮花草不解埋憂山下蘼蕪誰能蠲忿溯醉紅於綺歲酒冷香銷託望帝於鵑聲弦幺柱促撲金鈿而無緒看紅豔以奚堪今誦新篇恍逢故我相見爭如不見倍添美人芳草之思言愁我始欲愁能無病鶴傷鴻之感所幸白社依然黃花無恙偶緣星聚得識眉山須趁月明同酬子野但風流之足樂卽

顑頷以何傷檀板節而銀箏調峨岫聳而鶯簾卷他日秦青按拍冀裁蜀錦以酬歌此時劉白傳觴且作漢書之下酒

甯止齋云賓主錯綜無一筆漫下是選體得古體結搆者故節愈高神愈遠但以壯麗目之猶屬皮相

此乾隆辛亥歲客潁州時作甯徵君止齋極賞之予以音調入時詞滑而氣薄久屏不存今止齋已歸道山念良友之云亡感知音之永逝不忍終棄聊復錄之并係止齋原跋於左以無負故人見推之雅云自記

紗廚王建詩青山掩幛碧紗廚璧月高啓詩狎客曾陳璧月詞金荃見陳讓人詩序謝傅晉書王羲之傳謝安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周郎吳志周瑜傳瑜少精意於音樂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顧曰周郎顧寶蓰千行韓愈調張籍詩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珍珠百琲拾遺記石崇屑沈水香爲塵布象席上使所愛妾踐之無跡則賜眞珠百琲若有跡者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鐵馬金戈李襲吉諭梁書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踩踐於明時海水羣飛揚雄劇秦美新神歇靈繹海水羣飛天葩欲散虞集詩蘂寶函騰玉氣說詩瑤席散天葩織綃泉底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常寄去賣綃臨去泣珠以償倚聲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客老何戡劉禹錫與歌者何戡詩舊人惟有何

戲在**魏三**魏野贈北都妓女詩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柳七**江南通志屯田郎柳
永墓在儀徵縣西七里山下新城王士禎分甘餘話以爲王和甫葬之於仙人掌並有詩云江鄉春事最
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煙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其風肆好**詩小雅**不平**
則鳴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情鍾我輩**世說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
之王悲不自勝山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吐鳳**
西京雜記揚雄著太玄經夢吐白鳳**漢上之襟**唐書藝文志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溫庭筠余知
古**蠟淚爐香**溫庭筠詞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未免有情**世說衞洗馬玠
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紅豆江南**
詩話王維有詞云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李龜年於湘中筵上歌之**平子工愁**後漢書張

衡字平子由機密出爲河閒相郡中大治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馮唐**王勃滕王閣序馮唐
易老**雙丸**杜牧詩一笑五雲溪上雨跳丸日月十經秋**八米**北史盧思道傳文宣崩當朝文
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
爲八米盧郎或謂米當作采詳見困學紀聞卷二十第二十九**青衫**白居易琵琶行就中泣下
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瓊樓玉宇**蘇詞水調歌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山陽笛向秀思舊賦序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見法余逝將
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
賦云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秋雁橫汾李嶠**
應呼才子唐書李嶠字巨山少時夢人餽雙筆自是有文名天寶末明皇乘月登花萼樓有進

李嶠水調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祇今汾水上年年惟有秋雁飛帝淒然曰嶠眞
才子也**春風紅杏宋祁曾號尚書**古今詞話宋景文過張子野家將命者曰
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內應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宮中喚元相**
之名舊唐書元稹傳稹樂曲穆宗嘗稱其善宮中呼爲元才子**塞外播稼軒之曲**
辛棄疾有稼軒詞**搓酥滴粉**詞話左譽字與言與錢唐名姝張穠善如盈盈秋水淡淡春山
及帷雲翦水滴粉搓酥皆爲穠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供奉班**
唐會要每遇入閣差二侍御史各綴供奉官班共爲糾察杜甫詩憶昨從容供奉班**縱酒判花**
韋莊詩到處因尋緣酒病一生惆悵爲判花**習苦**鮑照歌行蓼蟲避茶堇習苦不言非**似近**
彈棊之局心最難平李商隱詩莫近彈棊局中心最不平又曰玉作彈棊局中心亦

不平**壺眞欲缺**晉書王敦傳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
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遙響鈞天**西京賦天帝說秦繆公乃饗以鈞天廣樂志林
秦穆公夢天帝奏鈞天樂**僕本恨人**江淹恨賦**前塵**首楞嚴經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
分別影事**垂髫**魏志毛玠傳垂髫執簡累勤取官**作宰**王勃滕王閣序家君作宰路出名區
漢月臨關王昌齡詩秦時明月漢時關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弓衣**六一詩話
蘇子瞻於清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黃衫**唐書禮樂志明皇嘗
以馬百匹施三重榻舞傾杯數十曲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於勤
政樓下**紈帕**詩話唐學士善賦詩者宮女以扇以手帕索題之**紅粉驚迴**本事詩杜
牧爲御史分司洛陽李司徒大開筵席女妓百餘人皆殊色杜瞪目注視問李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

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自飲三爵朗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
座兩行紅粉一時迴琴鶴宋史趙抃知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鷓鴣禽經鷓鴣晉安曰懷南注
其志懷南不北徂也鄭谷詩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聽鷓鴣吳宮花草不解埋
憂李白詩吳宮花草埋幽徑山下蘼蕪誰能蠲忿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
嵇康養生論合懽蠲忿萱草忘憂李善注出神農本草醉紅孟郊詩醉紅不自力狂豔如索扶
酒冷香銷曹唐小游仙詩香殘酒冷玉妃睡不覺七眞歸海中程垓詞悶酒尊難盡閒香篆易銷
望帝鵑聲蜀記昔有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爲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
子規鳥皆曰望帝也李商隱詩望帝春心託杜鵑埤雅杜鵑苦啼弦幺杜促後漢侯瑾箏賦
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陸機文賦猶絃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爭如不見詩話總龜嘉定中一

名公大拜好上而不能用客諭之曰外間盛唱燭影搖紅詞問何故曰幾回相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
言愁我始欲愁晉書王湛傳湛子安期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病
鶴張籍詩夕陽悲病鶴霜氣動飢鸇白社晉書董京傳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嘗宿白社
中時乞於市星聚續晉陽秋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淑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
人聚顑頷何傷屈原離騷長顑頷亦何傷注音坎菡秦青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
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響遏行雲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蜀
錦杜詩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劉白洛陽記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因以白
墮名酒又曰鶴觴

徐企范詞序

自端伯編雅詞鮦陽輯復雅倚聲一道率崇標格泥牽
治音草堂僞體滌瑕蕩垢若振槁焉其弊也寔詒無節
皮傅相因排焦鏤脆既涸其心波搴芳擷腴徒襲其郛
郭盌脫何取粟陳可嗤閒或矯之又流靡宕燕女溺志
不登於大晟猛起廣賁有乖於小雅分流侈馳於道益
偕去此兩失方足言詞崑山徐子企范健庵司寇裔孫
也三戟望峻九能學成出其餘波韻諸比竹漱海雨而
入類斠江流以澣腸遏雲雲停鼓宮宮動感羈孤則潛
蛩語砌抒騷屑則寥鴻唳秋年年木瓜之山酸心自領

寂寂然鐙之炷有油難明往往十斛量愁一升儲淚其
或酒香黏袖人嬌當花左徵揚而右宮沈命嚴春而使
叔子看朱成碧狂言展其眉青判白批紅秀語奪乎山
綠亦復箏牀箋落梨頰渦生要皆劌鐲心神疏瀹靈府
媟不墮於馬腹雅不類於虎賁鉤弦而爪甲塵清按拍
而纖聲影雖舉秀韶瑕庶幾近道矣君嘗謂予一生趨
詣首在玉田予竊疑焉夫玉田以烏衣貴游擒白雲麗
藻屬丁叔末寫厥牢愁感深者語長弦急者柱促君蟬
嫣鼎望遭際昌期會當獻靈夔歌朱鷺譜箾韶之奏中

莖韶之宮豈與夫眄睇山河聊浪琴酒者同年而議豐确哉嗟乎五百車歡喜之丸情緣曷極廿四宫眞靈之座慧業誰多所願淸角調高紅杏聲貴雲門舞而箏琶洗咸池陳而鞀鐸和於以揮綽三雍襄佐七德紹庥家乘協律太常則是編猶椎輪之始也

端伯黄叔陽花菴絶妙詞選序曾端伯所編樂府雅詞鮦陽同上復雅陳氏鮦陽居士所編𡚶詬無節漢書賈誼傳𡚶詬無節燕女溺志禮樂記宋音燕女溺志大晟宋樂名猛起廣賁禮樂記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倏馳淮南子說山訓分流僻馳三戟崔琳傳琳與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張儉傳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稱三戟張家九能詩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以有德音可以爲大夫遏雲雲停列子秦靑善歌能使聲振林木響遏雲停陶潛停雲詩序思親友也鼓宮宮動淮南子調絃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則他商應之潛蕃李洞詩苔砌塔陰濃朝回尚叫蕃木瓜李白詩客心正酸楚更對木瓜山然鐙古樂府然鐙不下炷有油那得明叔子宋玉笛賦命嚴春師叔子看朱成碧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判白批紅李廌洛陽名園記李衛公有平泉草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秀語奪乎山綠蘇詩秀語奪山綠梨頰渦生王周詩梨頰抹生紅靈府莊子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注靈府者精神之所宅也媒不墮於馬腹見陳諧詩序注人舉秀韶瑕韓愈文投父魚之短韻媿韶瑕而舉秀玉田山中白雲詞西秦玉田生張炎著烏衣南史謝弘微傳叔父混風格高峻與族子靈運文義賞會居在烏衣巷麗藻郭璞爾雅序洪筆麗藻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牢愁漢書揚雄傳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蟬嫣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枌榆蟬嫣不絕貌昌期柳宗元牒天啓昌期神功畢集靈鼗舊唐書儀衞志鼓吹部有掆鼓十曲其第五曰靈鼗吼朱鷺晉書樂志漢時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相傳鷺鼓精也吳王夫差時建康宮之端門有雙鷺從鼓飛出中莖韶宮子華子步趨中乎莖韶之節聊浪羽獵賦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宙琴酒南史張充傳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歡喜之丸法苑珠林五百鹿車載種種歡喜丸眞靈陶宏景有眞靈位業圖序揮綽三雍莊子黃帝曰夫至樂者其聲揮綽注揮綽悠揚發越之意後漢儒林傳初建三雍注謂辟雍明堂靈臺也椎輪之始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甯有椎輪之質注呂向曰椎輪古棧車也書斷夫椎輪爲大輅之始以椎輪之樸不如大輅之華

雅樂精義後序

嘗讀班志藝文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師中趙定紀述其鏗鏘制氏竇公布陳其爪指樂書之獻頡頏聖經自古籍湮淪史志襲繆搊箏擘阮之事濫列乎儒家伶工技師之言錯附於經術識者興歎於道悖矣逮考鄭子

敬氏書目謂儀注不得附禮編年不得附春秋後之樂
書宜各爲類直齋陳氏遂援斯義凡諸琴說退置雜藝
之前以姬孔之雅弄下儷巴渝昧牙曠之神解概同部
伎道藝不分古俗淆亂偏激之論甯復有當乎我外大
父蔡能一先生玄漠秉質恬敏宅心辭榮就枯削迹捐
勢橐筆西邸開爲鄒枚之遊繫情北山力謝孝獻之辟
獨以覃思研究琴旨上探空積忽微之數下及摟搥擽
捋之法因流泝源斥哇去鄭彙集成說葺爲全編總統
古今辨析同異末附新奏所謂神而明之之事樂出於

虛技進乎道宣揚中聲羽翼經義蓋非墨客之師傳箏
人之譜錄所可齊眂也伯仲兩舅嗣芬早世兆蓀生晚
未瞻西州顧於騎竹之年獲聞折葼之訓矣我母氏慧
發髫齓智周徽章在野之馬帘中之牛離羣之羊登木
之雉審其和繆鳴其廉隅得物符手得手符物嵇心羊
體獨精其傳春徑晝淑秋堂夜闌風暄拂巾月大當戶
茗甲欲坼鑪香方酣挂指鉤弦輒作數弄愔愔乎穆穆
乎導和宣情悟靈感物信然哉嘗手是書顧而嘻曰此
攫醳之津梁雅歌之統會昔濟南弱女能傳父書陳留

才媛克上遺籍予齊斯志欽欽如何兆蓀敬而聽之弗
敢忘諗風木銜恤燧穀愴懷悔恨蒙心失肄疇曩厲有
女弟犓解轢弦邃旨玄文未授十一緬追絲桐養德之
義深抱蓼莪罔極之哀遠惎陽元宅相之言近軫廣陵
絕弦之感遺佚滋懼爰校錄而傳之補缺訂訛將以竢
諸達者登六藝之略郎無覬於蘭臺調五音之鈞或遠
軼乎簫譜爾

樂六家漢書藝文志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師中同上雅琴師氏八篇注名中東海人傳言
師曠後趙定同上雅琴趙氏七篇注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制氏同上漢興

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竇公同上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鄭子敬書目直齋
書錄解題目錄類鄭氏書目七卷莆田鄭寅子敬以所藏書爲七錄云音樂類題曰劉歆班固以禮樂著
之六藝略要皆非孔氏之舊也晚得鄭子敬氏書目其爲說曰儀注編年各自爲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
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今從之而著於子錄雜藝之前部伎唐六典凡大燕會則設十部之
技於庭西邸齊書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鄒枚漢書梁孝王文帝子也賓客有鄒枚
之屬技進莊子養生主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墨客宣和畫譜宋迪洛陽人以進士擢第爲郎嗜畫好作山水
運思高妙如騷人墨客登高臨賦當時推重往往不名以字顯謂之宋復古箏人李賀詩箏人勸
我金屈卮西州世說羊曇少爲謝太傅所重知太傅亡羊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羊

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騎竹晉書殷浩傳桓
溫每輕浩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劉禹錫詩騎竹兒新童折
萲揚雄方言傳曰慈母之怒子也雖折萲咎之其惠存焉注言教在中也在野之馬窮
中之牛離羣之羊登木之雉管子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
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鳴其廉隅淮南
子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修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鼓琴者期於鳴廉隅修營而不期於
濫脇號鍾得物符手得手符物張仲才文始眞經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
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嵇心羊體南史柳惲傳初宋時有嵇文榮羊蓋者并善琴
惲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嘗置酒後園有謝安鳴琴在側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

臻羊體秋堂西溪叢話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
堂三月忘味白居易詩八月秋堂琴攫醳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曰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
欽欽詩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吳志朱然傳然內行修絜終日欽欽蓼莪
晉書孝友傳王裒字偉先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
業者竝廢蓼莪之詩宅相魏舒傳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
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廣陵絕弦嵇康傳康將刑索琴
彈之曰昔袁孝尼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六藝之略漢書藝文志劉
歆七略有六藝略

送尤祖望學博膺薦入都序

夫繁弱登御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而降神之曲成
士有懷榦翮備方圓日下粲爛部分如流陵雪褒穎貞
柯於焉振芳練素表名油帛因之書績吾友尤子祖望
殆其人歟夫其黃中通理潤古雕今肘書一壺吐文萬
牒凡夫天口聖譯之製瑰偉連犿之文四聲八病之詩
五角六張之賦罔不溺苦於學瓏玲其聲傲試席而孤
羆隱叢繪國圖而天馬在手試僕射策杜正倫誠好秀
才署行義年丁子禮得冠貢籍遂乃圜橋觀聽觚稜對
揚亞賢良科作文學掾非補履以干將實開瑩以荆玉

也獨是文者身之藝藝優則幹局疏筆者情之苗苗繁
則智源涸剞心焠掌之士難與識韜詡振翰摛藻之才
不可論鯑摘其有彈豪落紙槃槃鴻章而又當官理人
衎衎辯舉自非齒角兼與誰復白黑分明而祖望則大
夫九能君子不械精越暝士迂嗤粟入李普濟程材入
麤入細管夷吾用智一龍一蛇短檄召而青油開長史
辟而丹籍判黑頭王掾廣宣六條詔書白馬公孫總說
數曹吏事花飛牘背風旋筆端視夫蝴蝶階閒芙蓉官
冷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人世婆娑祇堪碎職豈非俊雄

者熱烈幺麼者務微鳳舉鴻飜青雲貴自致耳何怪乎
三蟬八座虛襟而款賓王十緊六雄交牘而推齡石也
哉維著雍敦牂之歲祖望登上計之章列焚香之表擢
諸比校舉任典城蓋將以甄賢能勵綱佐也論者謂抱
龍淵椎成之資天流虹電奏苓落朱干之曲子有簫韶
金馬嚴徐待子久矣何必汲汲驅鹿車馳耶不知柜格
之松依乎日月不若取以蔭塗也吉雲之露盛以琉璃
不若濡以被草也彼夫蕭杌作相郁樸登朝轉恐立筐
懷慙陸沈自隱豈若一城如斗史書大大之功五等爲

侯手造元元之命鴻烈之言曰以所修而遊不用之鄉
猶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也祖望其知之矣於時素秋
屈節天風隕霜爰飭裝衣爰祭軷道衡流方羊將泝北
而上焉雙鳧東來人看短簿一時西笑盡望長安小侯
入覲六弢金版之才天語臨軒一丈緹油之錫由此拜
腴壤綰銅符領第一清助登三化報二十七最署三十
六曹以古況今如竿取影僕也援孤地絕羽落心傷詩
詠塤篪及爾如貫人非桃李豈得無言所願靜以養和
節以行惠憮俺憐牟愛也愛則網疏椎拍宛轉嚴也嚴

則民扐銁距不廢而禎魚莫傷響妯乃煩而害馬必息
權通介而於道大適合夷惠而與物爲春用晦爲明鮑
永不妨彎綬以文喻治士衡祇患才多縣者弦也易之
而已嗟乎雲龍投分恐無逐影之期秋雁隨陽尚有呼
羣之戀途遙力弱情滿庭虛去馬歸軒人閒天上結飛
霞以爲佩遙聆仙吏聲清望綺雲於層霄莫使故人書
斷禱慼張老義附僕夫聊助清風使無忘諗
繁弱孔叢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高墉朱异弩賦應機命中射隼高墉孤竹周禮春官大司樂孤竹之管陸士衡與趙王倫薦戴淵啓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

後降神之曲成見世說注幹翩蜀志糜竺傳竺雍容敦雅而幹翩非所長備方圓北史濟南
王彧傳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時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
南備員方日下燦爛周書裴寬傳寬弟漢字仲貫理識明贍決斷如流相府爲之語曰日下燦
爛有裴漢部分如流蜀志李嚴傳嚴字正方諸葛亮與孟達書部分如流趨舍罔滯正方性也
其見重如此陵雪褭穎貞柯於焉振芳宋書陸徽傳字體猷薦朱萬嗣表陵
雪褭穎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源斯挹黃中通理易君子以黃中通理潤古雕今
北史文苑傳序潤古雕今有所未遇肘書一壺王嘉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
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純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蝌斗之字記造化人倫
之始吐文萬牒王充論衡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其

吐文萬牒**天口聖譯之製**王符潛夫論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瓌瑋連犿之文**莊子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四聲八病**文中子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百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之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五角六張**嬾眞子錄五角六張此古語也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開元傳信錄天寶初元宗幸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上奇之將加賞中有五角六張句命改去朝霞不肯上遂停賞曰眞窮薄人也**瓏玲其聲**揚子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玲其聲者其質玉乎注玉之瓏玲其聲亦猶君子清泠其德音**孤羆隱叢**韓愈寄崔立之詩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繪國圖而天馬在手**梁書裴子野傳敕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於

海表凡二十國眞誥手爲天馬鼻爲仙源集仙錄楚莊王時有乞食翁歌曰清晨案天馬來詣太眞家乞食翁者西城眞人馬延壽周宣王時人也天馬手也以手按鼻下杜絕百邪李商隱爲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啓手爲天馬心繪國圖**試僕射策**北史杜銓傳銓族孫正元少傳家業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尙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惟正元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元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杜正倫**隋書杜正倫字愼徽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楊素負才傲物正倫訖辭酬對無所屈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召正倫使作賦援筆立成異

之國令擬雜文十餘條又皆立就而辭理華贍乃歎曰此眞秀才吾不及也**署行義年**漢高帝求賢詔署行義年按行謂籍貫義同儀謂狀貌年謂年歲今之結冊履歷也**貢籍**齊東野語庠先生吳之老儒誚問該洽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膺薦然垂老連蹇未嘗預貢士籍**圜橋觀聽**後漢儒林傳序明帝初建三雍而躬詣講學諸儒執經問難冠帶縉紳之士圜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觚稜**西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賢良科**遼史道宗紀設賢良科詔應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文學掾**後漢書楊倫傳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爲郡文學掾**補履以干將**劉向說苑雜言干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開瑩以荆玉**宋書臧燾傳高祖與勸學書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幹局**晉書王恬傳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情之苗**謝觀得意忘言

賦言者意之苗得意而根源有據又舊唐書白居易傳根情苗言**刳心**莊子夫道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也**焠掌**荀子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韜諝**劉劭人物志智意之人以原意爲度故能識韜諝之權而不貴法教之常**振翰摛藻**抱朴子振翰摛藻德音無窮則貴矣**蜄摘**劉熙釋名蜄摘猶譎摘也如醫別人脈知人病之意見事之稱也**彈豪落紙**魏書宗欽傳彈豪珠零落紙錦粲**粲粲**續晉陽秋時人語曰大才粲粲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衎衎辯舉**蜀志楊戲傳贊費賓伯曰當官理任衎衎辯舉**白黑分明**漢書薛宣傳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注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槧人**法言或問叔孫通曰槧人也注槧猶牘也言以牘事**入麤入細**北史李裔傳李普濟學涉有名性和韻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麤入細李普濟**一**

龍一蛇管子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一則為龍一
則為蛇喻人行藏九變故曰五化青油李正封鄖城聯句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丹籍
趙冬曦詩學開丹殿籍名與石渠賢黑頭王掾晉書王珣傳珣與謝玄為桓溫所敬重嘗謂人
曰謝掾年四十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六條詔書蔡質漢儀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
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白馬公孫魏志公孫瓚傳瓚為
遼東屬國長史乘白馬又選數十白馬為騎士號曰白馬義從烏桓甚畏之相告曰避白馬長史又按傳
注典略曰瓚性辨慧每白事不肯稍人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蝴蝶階閒洪邁
容齋四筆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為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閒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
芙蓉官冷南史蕭緬與王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此

家疏誕魏志杜畿傳注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為功曹常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
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人世婆娑梁書止足傳論顧憲
之陶季直引年者也寵所嘉則宦情鮮焉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碎職北史劉桃符傳
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芻微隋書潘徽傳降情汲引擢善芻微鳳舉鴻飜周書沈重
傳高祖徵之曰所望鳳舉鴻飜青雲史記范睢傳須賈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三蟬八座
南史何戢傳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褚曰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
十緊六雄戰國策蘇秦陳六雄之利害以拒秦又按唐開元中以近畿為四輔餘分六雄十望
十緊及上中下之差推齡石晉書夏王勃勃據咸陽劉裕以朱齡石代鎮長安齡石才資敵給常
日發八十函又宋書劉穆之傳穆之與宋齡石并便尺牘嘗於高祖坐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

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窮上計之章漢武帝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
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原注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焚
香之表東軒筆錄謝泌諫不宜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所薦雖少無不顯
者舉任典城後漢書章帝紀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綱佐魏書
李元護傳元護病前月餘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苓
落朱干尚書大傳虞時八伯貢樂羲伯之樂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干和伯之樂歌聲比小謠名曰
苓落驅鹿車馳魏志蘇則傳注舊儀侍中省親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
仕宦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吾誠不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不
知桓格之松依乎日月不若取以蔭塗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

方山上有青樹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子華子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吉雲露
洞冥記東方朔語武帝曰吉雲之國雲氣若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乎方朔東走至夕
而返得元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以獻蕭机作相干寶晉紀總論曰是以目三公以
蕭机之稱李善注云蕭机未詳纂注蕭机言時名目三公皆蕭然自然机爾無為也或改為蕭杌夫安郁
樸論衡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
又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植笮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陸沈自隱莊子方且與世
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注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又史記東方朔傳詔拜為郎時坐席中酒
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大大之功孔叢子嘉言篇夫以少少之眾立大大之
功元元之命鍾七濟檄蜀文庶宏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唐書張九齡傳六合元元之眾

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鴻烈之言淮南子隕霜國語驪見而隕霜爰祭軌
道周禮夏官大馭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氏曰軷軓前也左杜子春曰軹當爲軏鄭衡流方
羊左傳衡流而方羊釋文方蒲郎反莊子逍遙篇彷徨乎無爲之側崔本作方羊方又讀如謗雙
舄東來後漢王喬傳喬爲葉令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密令何之言其臨至輒有
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隻舄焉短簿晉書郗超傳時王珣爲桓溫主簿府
中語曰短主簿遙望長安桓譚新論關中俚語人聞長安樂則西向而笑六弢金版
之才莊子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緹油漢書循吏傳黃霸爲揚州刺史
宣帝賜車蓋特高一尺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腴壤上官儀詔冊井州都督文
汾陽奧區鎭龍山而控遠冀方腴壤接鴈塞而疏疆銅符孝文帝紀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

符領第一清魏書辛雄傳雄疏曰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宜簡置以康國道請上等郡縣爲
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二十七最唐書職官志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三十
六曹北史崔宏傳宏字元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節以壹惠禮表記子曰先王謚
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憮俺憐牟愛也方言憮俺憐牟愛也椎拍宛
轉莊子椎拍輐斷與物宛轉民勀集韻勀弊也力乏也魏志蔣濟傳雖勀之民鉤距漢書
趙廣漢傳廣漢精於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注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示若不問而自知衆莫
覺所由以閉其術爲距也害馬必息莊子牧馬者亦去其害馬而已矣於道大適
李白送趙四流炎方序僕西登天門望子於滄江之上吾賢可流水其道浮雲其身通方大適何往不可
亦何戚戚於歧路哉與物爲春淮南子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用晦爲明易明夷君

子以泣衆用晦而明鮑永不妨彎緩後漢書鮑永傳字君長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
永迺緩其銜轡示誅彊橫而鎭撫其餘百姓安之按注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士衡祇患
才多晉書陸機傳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嘗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
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雲龍韓愈詩吾願身爲雲東野化爲龍結飛霞
以爲佩韓愈詩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仙吏古今異傳鴻漸之資神仙之吏岑參選江
陵泉少府詩神仙吏姓晦人吏待君來故人書斷杜詩厚祿故人書斷絕禱悳張
老義附僕夫聊助清風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詩穆如清風

張子白進士入都謁選送行詩序

嘉慶己未五月華亭張君子白以綠衣籍久赤牒符來
將謁選人用邀除板弭檝吳下稱娓而前凡在撫塵不
遠數郡莫不鱗集麕至張飲於虎阜山房爲之錄別禮
也維時鶴蓋成陰魚遊認隊麥風吹以衣舉梅雨浥而
酒香效團雪散雪之詞賭大山小山之什驅煙使墨旃
檀遜芬流珠吐霞松篁亦韻文枯樂奏鳥囀歌來雙丫
喝盞眉招柳路之風一笛迴潮星爛菱塘之火至乃車
子雜坐饗姐當筵氣暖吹蘭眸清射戟花邀佛笑詩雜
仙心樂哉斯遊忘其別矣樂舞既闋衆詞迭陳各吐心

聲問為目論約有數端盖可得而言焉或謂莊揚墨晏家各殊科靡范嚴徐致難合轍以彼雅文辯慧逸思雕華不以之簉承明侍溫室潤色鴻業校理祕文而乃呢呰以走風塵陳掾而領赤望能無崑岡玉賤鵲抵生愁枳棘風多鸞飄起怨也乎且夫錦不為幍者才之限戈不舂黍者器之殊今之令長古異清流上仰宣明之面則腰笏趨之下迎陽橋之魚則扱綸汲之山民樸而市民玩綵慮其芬一清望而二清才射懸其鵠君以風逸煙高之致讀司空城旦之書未免埃壒嫌煩神鋒慮峻

蕭育是杜陵男子何肯詣曹裴秀實儒林丈人不習為吏但使哦松署牘拄笏看山庭延風月政倦戴星詞吐虹霓訟難掃電此則絃歌雖奏轉求謠詠之聲桁楊不施無當亭疑之法是又官方所排進而執友所憚悇也凡此嬗言要皆讕語倖色揣稱蒙竊惑之夫目上耳下哲士之鑒澄轂圓軫方通人之用大子白元慮速捷中叡外明古懷抗雲書眼若月無三釁五交之失有博分致眾之心不軥錄以檢身竊比和者好粉偶跅弛以諸世非同怠政曰穊今者低頭入中依方銓引試當官官

辦作夏雨雨人何羨乎清華何嫌乎凡悴是故於其測交也信其獲上於其鑒古也信其燭機於其壺士也信其活人於其悅情也信其和度天弢能解必不閃揄以苟全金心在中必不愉縱以尸職佳乎吏也俟其禕而蒙則更有進焉者非於策名之日先為招隱之詞實以投分之深常有停雲之戀苟當徽明未耗譽業方籍最報吳公祠唒石相遂迺繹霄在望黃鵠高飛理東山之舊懷踵南瀕之逸志一行鷗侶寤後之往夢重尋七里鶯花春餘之墜歡再拾豈非落落焉其有風飆者哉我

之懷矣異乎人斯借曰贈言如是而已若夫璅慧者圖其淺利齷齪者覬為篤誠計階級之崇庳量壤土之肥瘠謁府則頭搶據案則心盲褌蝨自跳綢蛛坐結必沾沾焉反以杜蟣為疏誕斥王衍為清談是自處於桎梏疏屬而笑夫帝之懸解也眾客聞之盱衡而笑三爵既盡四聲遂歌即用荒言以為前馬計送行詩若干首詮次於左

赤牒 舊唐書劉祥道傳父林甫貞觀初遷吏部侍郎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林甫隨材銓擢咸得其宜

選人 張籍詩老向城中作選人

除板 魏書

世宗紀景明二年詔曰州府佐史除板稍多方成損弊無益政道弭楫陸雲頌弭楫水沚瞻仰山
川稱妮後漢書中山簡王焉傳稱妮前行所以重藩職也撫塵東方朔與公孫宏書大丈
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又應璩與曹公牋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
麕至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作懷仁憬集抱智麕至鶴蓋成陰劉峻廣絶交論雞人始唱
鶴蓋成陰魚游認隊韓愈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麥風白居易詩麥風吹冉冉稻
水平漠漠團雪散雪之詞唐書魏國憲穆公主傳下嫁王士平主恣横不法帝幽之禁中
爲士平於第門下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爲主作團雪散雪詞狀離曠意大山小山之什
楚詞章句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各竭才思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之大雅小雅也驅煙使墨梁書庾肩吾傳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

吐霞張融海賦典曰吐霞吞河漱月松篁梁昭明太子六月啓不從州縣之職聊立松篁之間
文枯樂奏李肇國史補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
則奏樂神全則綴文鳥囀歌來庾子山華林園馬射賦雙丫陸游詩山童雙髻丫喝
盞輟耕錄天子凡宴饗上飲畢授觴眾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喝盞一笛迴潮
潛居錄崔文能吹返潮之笛吹已積潮橫下險於廣陵之濤博物志賈客李筠卿吹笛君山有一父老袖
笛而吹笛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沆瀁舟人大恐父老遂止風始定而潮始回車子繁休伯與魏文
帝牋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薛訪車子姓名車子御車之
子謇姐繁欽與魏文帝牋左顯史妠謇姐名倡注文帝令杜夔與左顯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
其史妠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氣暖吹蘭郭憲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

吹氣勝蘭眸清射戟韓愈詩豔姬當筵舞清眸刺劍戟花遨佛笑五燈會元世尊
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寂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詩雜仙心文心雕龍明詩篇正
始明道雜仙心始心聲法言言心聲也承明漢書嚴助傳爲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厭承明
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潤色鴻業班固兩都賦序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校
理祕文西都賦啓發篇章校理祕文呢訾楚辭卜居陳掾史記貨殖傳赤畿唐縣有赤
畿望緊上中下七等之差崑岡玉賤鵲抵生愁鹽鐵論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枳棘風多後漢書仇覽傳王渙謂覽曰主簿聞陳元過不罪而化之得毋少鷹鸇之志耶覽曰
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志韓愈詩鸞飄鳳泊拏虎螭錦不
爲帽者才之限晉書袁甫傳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戈

不春黍者器之殊荀子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猶以指測河以戈春黍也宣明
之面宋書劉穆之傳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已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脩之
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
耳迎陽橋之魚說苑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
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
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諾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
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鱎一作橋山
民樸荀悅申鑒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清才魏氏春秋孔融有高名清才
射懸其鵠禮記射者如射其己之鵠風逸煙高文心雕龍驚才風逸壯志雲高司

空城旦之書史記儒林傳竇太后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又陸游詩默讀司空城旦書

埃𡓲嫌煩班固西都賦埃𡓲之混濁軼神

鋒慮峻得烱碑文孫子荆之天骨亮拔不𦍑王爽甫之道心神鋒太峻蕭育是杜陵

男子何肯詣曹漢書蕭育傳字次君望之子為茂陵令扶風怒其為左右言令詣後曹育曰

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裴秀賓儒林丈人魏志注傅暢晉諸公贊曰帝常

與裴秀等講宴東堂名秀為儒林丈人哦松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丞廳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博陵

崔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拄笏看山蘇詩朝來

拄頰看西山風月唐書白居易以左拾遺貶江州司馬曰今得青山綠水中為風月主人幸甚

政倦戴星說苑巫馬期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訟難掃

電宋史錢勰傳復知開封府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訟庭響答筒詩

亭疑之法史記張湯傳張湯為廷尉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

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注亭平也均也使之平疑事也憚悇博雅悇憚懷憂也讜言左傳又為

能進是讜言也讜語宋史竇偁傳太祖嘗謂宰相曰近朝士竇儀質直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卿

無讜語諸弟不能及侔色揣稱謝惠連雪賦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祕思騁子妍詞侔

色揣稱為寡人賦之蒙竊惑之揚子雲長楊賦蒙竊惑焉目上耳下揚子目上於天

耳下於淵轂圓輈方子華子夫子軨方而轂圓者也通人論衡博覽古今者為通人

中叡外明劉劭人物志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書眼宣和書譜羲之七子獻之能嗣其

學則知用此以求古人庶幾天下書眼同一綱經耳又蘇軾詩讀書眼如月罅隙無不照三釁五

交中說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注廣絕交論勢交賄交談交窮交量交凡斯五者義同賈鬻博

分致眾管子守委閒居博分以致眾軥錄荀子孝弟原慤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

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和者好粉韓詩外傳師襄子曰

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怠政曰穅謚法好樂怠政曰穅又前

漢諸侯王表有中山穅王銓引陳書世祖記隨銓引庶收力用才當官官辦晉書劉惔

傳孫綽為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夏雨雨人說苑管仲曰吾不能以春

風風人夏雨雨人吾窮必矣凡悴晉書賀循傳著作郎陸機上疏薦賀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歷

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通濟敏悟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測交戰國策魏

使惠施至齊犀首至趙將以測交壺士管子壺士以為亡資注每以壺滄濟士以為亡去之資若

趙孟之為閃揄後漢趙壹傳榮納由於閃揄孰知辨其閃揄注閃揄傾佞貌金心在中

管子金心在中不可匿注金之為物彌精心之為用彌明故比心於金又補注云言人心之靈明如金之

精光也故曰金心愉綖呂氏春秋百官愼職而莫敢愉綖注愉解綖緩又話餘必讀愉悅也綖緩

也佳乎吏也後漢書馮勤傳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

帝輒顧謂左右佳乎吏也招隱左太沖有招隱詩吳公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

下第一祠留石相史記萬石君傳少子慶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

治為立石相祠黃鵠高飛漢高祖黃鵠歌黃鵠高飛一舉千里鶯花春餘梁元帝宋

蓮賦夏始春餘葉嫩花初風飆晉書羊祜傳論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礪袂同歸

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飆者也贈言家語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

乎賜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崇庳韓愈進學解計班資之崇庳頭搶戰國策布衣之怒亦
以頭搶地耳心盲韓愈代張籍與李浙東書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禪
蝨阮籍大人先生傳不見蝨之處禪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然炎邱火流焦城爇都羣
蝨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中何異蝨之處禪中乎網蛛金樓子楚國龔舍隨王朝宿未
央宮見蜘蛛網蟲觸之不得出因悟仕宦猶人網羅挂冠而退時人笑名爲蜘蛛之隱沾沾史記
魏其傳沾沾自喜杜譏見送尤祖學博鷹薦入都序清談晉書王衍傳出補元城令終日
清談而縣務亦理桎梏莊子德充符不知至人以是爲己桎梏耶帝之懸解莊子老聃
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曰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盱衡廣絕交論任昉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

注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漢書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
也荒言韓文莊生以荒唐之言鳴前馬越語其身親爲夫差前馬

錢可廬徵君六十壽序

緬惟泰上成鳩之族紃道以修齡殷家斟雉之賢研典
以度紀其時瞑蹎職植滄固罷鴻無康爵以祝曼延嘉
頌以光魁碩洎豳雅歌夫稱兕遷書紀其希講義取媚
玆事殊覽揆歲歷綿曖俗尙伊優乃有盍介僎以騰觚
繡鞶帨而致語霜豪領滿卽曰綺季之儔霞漿手斢動
侈祈淪之齒是爲蔓辭修禩飾走肉以佺喬華說嫓嫺

謬靈光於草木卽或位躋夔禹齒過商耆引田相以小
車繁羅城於大甯餐物十七騋馬宣綸賓從三千珥貂
獻犨斯誠極國耇之光榮仰宗樸之照攤矣然而地靈
無對天爵不存子金張以鶴算何當鴻儀加粱竇以鵠
年終同躋昏古有不鐘鼎而名似渤瑕書未旋期而齒
可齊貞石紹金鏡珠囊之業則炎皞契其精神永丹文
綠牒之傳則彭聃遜其綿亙是非經神學海貫串九流
義府儒宗皋牢百氏其何以副禮文於高密道彰德事
之更協中論於偉長美著聲聞之壽若今可廬錢先生

者乃眞可跨躐眉黎掞張艾耋者矣仰惟先生上德若
谷大方無隅管子五官之技翦角而卽通軒轅九行之
臣褆躬而咸備滂仁彍義八埏不嬰鑽堅研微六府如
燭凡君魚失傳之經臣瓚未析之史館陶丞嘉之本魏
郡安釐之簡以逮春卿緜蕞武安槃盂三摹九据之瑰
奇六甲五方之細瑣罔不偏探坎井洞啓鈐鍵寸策釋
旨無八十宗之訛稽古詮辭逾三萬言之富鄭君作答
義據通深獻王耽書實事求是凡諸箸饌略可臚陳蓋
自牟貫傳詩三家寖佚賈崔集與二籍無徵卽浚儀博

攷墜文鄱陽開明古義枓木畷郰之字關雎離黍之詮
亦韓說稍繁而魯齊多略先生蒐百代之遺說掇兩京
之緒言匡直朱鳴鳩於荀卿證碩鼠於甯戚剟彼陋宏
農之注覃兮引樅令之篇要使微學匡扶佐義荃於劉
氏異聞羅絡補詩故於廣川爲詩古訓十二卷又以學
覽譚輿孔徒纂其源爰歷叢殘淸河摭其緒而犍爲文
學名在而籍淪江都祕書音存而注軼乃薈稡墳典鉤
稽緇繩擴景純之拘識嗤蘇敖楫檣之疏作稚讓之功
臣絕柳卯桃棶之舛爲爾雅釋文補三卷廣雅疏義二

十卷唐釋元應有云說文在漢字止九千六文挺生代
加繁廣是以江式論書之表致辨於巍鼉謙中銘墓之
碑力爭夫魏魏抗心晞古必宗汝南尙已然法求尉律
僅舉方隅學紹永元未稱統括先生究八體之宧奧積
二紀之勤劬匯往牒而證義奚止持弓舂槀之文本古
讀以審音幷糾神石羽鹽之失驗唐初之善本昜好同
聲訂宋代之新增緅纔別體類斯旨要十例攸分彙文
字之鴻圖表言音之藻鏡稚川仙令無此淹通廣陵哲
昆謝其洽孰爲說文統釋六十卷庾言未已乙部尤精

謂班范記繁摩研靡䃈劉吳刊誤漏略滋多於是博綜
縹囊兼參石墨闡幽抉滯上裨乎應服如蘇補闕校訛
旁徵乎華袁謝嶭蓋長安洛下之古語悉本周秦顏監
章懷所未詳尙存金石惟能殫功於蒼雅探祕於翠珉
故得別篇跳出富倍倣攽巨袟結成功逾靖悠爲兩漢
書辨疑四十四卷昔蔚宗之作史也蠟車遭棄志表無
聞司馬續書藝文獨闕追迪功十表之補條例嫌其闊
疏平原八志之注冊典忘其甄錄因復磨丹握槧覆簣
成山斜上旁行直踵邊延之墜緒條篇撮旨略依歆向

之前規爲後漢書補表八卷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他
若白水眞人拓跡開統璽綬長相下體臨民三邊戶狹
而置令南陽人稠而設長或以湯沐改號或以水土屆
分斷次糾紛鉥摫匪易官儀不爽體原於應劭衛宏碑
拓堪憑證及乎蕩陰酸棗爲後漢郡國令長攷一卷至
於巴西載筆裁斷略擅三長河東引書遮羅殆逾百種
而蕞殘玉屑亦待補苴巇抵隙乘不無栞校爲三國志
辨疑三卷下至蠏匡郿諺貍首吐詞狋吽大隱之諧落
索阿姑之詬悉爲推求雅故剔抉淵源閈介婁羅入深

盌之掌錄哭欒鄭酒助景文之筆談爲邇言二卷猗歟盛哉是皆採羣前聞洮汰後惑禮堂寫定之本萬流仰爲山淵玄亭解剝之編六際歸其綴橐浮滄升嶽方魁士而無慙書肆說鈴見大師而坐廢此雖鳳輝隱曜麟德寡諧發策決科羌數奇於秋賦併名比牒僅一應乎徵書而董綬儒臯劉臻漢聖學林捧手寰海承風傳五經六緯於緇壇名高汗竹萃三才九疇於逢掖貴壓台槐漆園所云博大眞人仲任所云鴻儒金玉先生之謂已且夫述學者以門業爲歸衡福者以倫常爲大兄儒

弟墨或綏翟之交訌武達文通究壎篪之未協雙丁兩到競爽斯難而先生之於伯兄竹汀詹事公也瓛璡齊聲棻丕並著景通之授班史偕仲氏爲宗師玄正之發易題引四公而申助劉孝儀黃經相勵徐伯珍白首同歡何家大小之山瞻如喬嶽陸氏東西之屋迴若神霄此其難及者一也古者霸陵峻節賃廡揚芬司隸清風挽車修義曩賢相室尤重女君儻使賦撲棗於王陽訴腐腸於馮衍則高明莫遣少文無協趣之期淄蠹將深孝標有轗軻之慼而先生德配周安人端操有蹤善心

曰劦厄業寢門之內課功臧獲之班紅燭持籌雁稅魚租之無乏青裙押佃瓜區薑稜之咸供先生乃克壹志朱黃專精典素答樊英之拜氣總祥和箋焦贛之爻占符宜吉此其難及者二也況乎鄧侯諸子六藝分通戴碩三兒萬錢足敵桓君章句仲恩將繼於太常騶氏春秋中尉定傳於京兆以視南郡長郎僅擒華於魯殿崇賢館士止纘學於選樓不又河漢之於涇渭乎此其難及者三也福兼百順之名椿陰正茂譽有億齡之播葉語難休無論郡下封軺殿頒梯几細陽太尉將講藝於

元和重席侍中會論經於正日盈庭薦牘臧綰稱師異日舒翹韋匡繼跡例茲榮遇三壽可卜於作朋卽論光名五福已徵其戩穀今者曜躔析木侯啓玄英歲符甲子之周辰值庚寅之降高陽里彥攢弁如星通德門徒聯裾成幄均將駐羲轡肆賓筵酹圓公之樽納伏生之履下徵幃語用侑觴行兆蒸皮傳心懵膚受學陋效讀書於臼季忍聞終虛修雅拜於龐公杖函初撰欲使濡豪繪日撮壤崇山政恐賦成六合適彰劉子之愚頌到九如秖等越巫之祝是用力破崖岸盡斥游談舍雲屛

天保之浮夸轉盧牟乎迹譔蘭臺儒林之旨意兼紀
敘其家傳以爲傾汲郡孔堂之瀝液則酈泉菊水不足
當也希賢闕聖域於門庭則福衛壽軍若能媲也然則
鋪陳鈿軸卽鴻朋之千函斟酌謨觴抵鶴尊之百酺山
澤挺芝英之兆定先眾瑞而華敷鼎彝靳綰綽之銘敢
首諸賢而喤引
成鳩之族鶡冠子泰上成鳩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注成鳩天皇之別號也斟雉之
賢楚詞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些注彭鏗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事帝堯瞑顛職植文子其民
視瞑瞑行顛顛子華子其民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夫是以難老康爵詩酌彼康爵箋康虛也希

韝史記淳于髡傳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䠊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原
注帣音卷收衣袖也覽揆屈原離騷皇覽揆余於初度兮歲歷綿曖文心雕龍宗經篇歲
歷綿曖伊優趙壹窮鳥賦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騰觚儀禮燕禮主人盥洗升媵觚於
賓注媵送也今文媵皆作騰曹植古樂府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繡鞶帨揚子法言今之
學者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言用文飾於不必用之地霜豪頷滿王仁裕開天遺
事宋璟求致仕表云霜豪生頷雪刺滿頭綺季史記留侯世家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
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人者四人各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霞漿洞冥
記東方朔生三日鄰母拾而養之三歲忽失朔經年乃歸母問之朔曰兒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
漿兒食之太飽悶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卽醒手斠詩小雅賓載手拘注拘讀曰斠說文挹也玉篇

酌也張平子思玄賦斠白水以爲漿祈淪之齒拾遺記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俗淯和人
壽三百歲蔓辭戰國策夫從人飾辯蔓辭高生平之節行漢書司馬遷傳蔓辭自解注美也修
褉班固幽通賦張修褉而內逼注褉表也媥斕元稹詩文章甚媥斕翳禼金仁山通鑑前
編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之爲禼又見正韻田相小車漢書田千秋傳車千秋本
姓田氏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築羅城北魏書羅結傳
結年一百十歲世祖詔聽歸老賜東川爲居井爲築城卽號曰羅侯城餐物十七前漢書孔
光傳徙爲太師稱疾辭位太后詔賜餐十七物駷馬公羊定公八年陽越下取策駷馬而出乎孟氏
原注駷音竦捶馬銜走也珥貂宋之問詩來接珥貂行國耇師丹傳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
黃耇宗模照離晉書劉實傳國之碩老家之宗模李商隱昭曜作照離地靈無對

王勃秋日餞別序天璞自然地靈無對天爵孟子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金張漢書
蓋寬饒傳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注金金日磾張張安世也鴻儀宋史禮志鴻儀昭舉
鵠年陶宏景水仙賦龠自安於蜉蝣細無美於鵠年蜉蝣毛詩注蜉蝣朝生暮死不能久存
琅書白帖太霄琅書鑄金爲簡刻玉爲篇又陸龜蒙幽居賦讀仙氏之琅書安能解慍傾洛公之金
醴餞得消憂金鏡珠囊唐實錄開元十八年八月丁亥以千秋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囊縑
綵丹文綠牒文心雕龍玉版金鏤之質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經緯
學海王嘉拾遺記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貫串韓詩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弗注弗
音產肉汁也九流漢書敘傳劉向司籍九流以別注應劭曰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凡九家藝文
志諸子十家可觀者九家而已義府左傳詩書義之府也禮[illegible]則也羣輔錄天下忠誠寶遊平

天下義府孔文舉儒宗漢書劉向傳董仲舒爲世儒宗皋牢後漢書馬融傳彌綸阮澤皋牢
陵山原注皋牢猶牢籠也聲聞之壽徐幹中論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
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
壽也眉黎揚子方言眉黎耋鮐老也東齊曰眉燕代之北鄙曰黎宋衞兗豫之內曰耋秦晉之郭陳
兗之會曰耇鮐掞張蜀志郤志傳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注孫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上
德若谷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德若谷注不德其德無所懷也大方無隅同上注方而不割
五官技管子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
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九行臣拾遺記黃帝使
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德之臣八疵戴安

道閒遊贊謚八疵於元流鑽堅研微晉書虞喜傳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
志君魚孔叢子左氏傳義詁序幸問孔君魚注孔奮字君魚臣瓚宋祁筆記易家有蜀才史記有
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臣瓚者于瓚也館陶永嘉之本魏書徐遵明傳知陽
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安釐簡晉束晳傳太康二年
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闕不復詮次
晳在制作得觀竹書隨疑分析各有義證春卿綈袠見經歧聽桼序綈袠注武安檠
孟史記田蚡傳封武安侯學槃孟諸書注孔甲槃孟二十六篇雜儒墨名法三摹九据漢書
揚雄傳旁則三摹九据六甲五方漢書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八十宗後魏
徐遵明聚徒教授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解其僻如此三萬言

漢書丁寬傳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義而已鄭君作答後漢書鄭康成傳馬融答北池太守
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獻王耽詩漢書河閒獻王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牟貫傳
詩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孔子刪詩授卜商卜商爲之序以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
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毛萇按據此傳爲亨作文獻通考孔穎達詩正義
四十卷其自序云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
之於後三家寖佚隋經籍志漢初有魯人申公授詩於浮邱伯作訓詁是爲魯詩齊人轅固
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列於學官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
雖存無傳之者賈崔集異毛詩賈逵異同崔靈恩集註關雎困學紀聞近世說詩者以關雎
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伯喈未詳所出鄭漁仲六經奧論三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以關雎爲

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於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
本之衽席關雎作黍離詩攷黍離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作黍離之詩
韓說稍繁漢書儒林傳韓嬰孝文時博士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殊然歸一
也魯齊多略中說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鳲鳩荀子勸學篇曰不兩視而明耳不兩
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
兮故君子結於一也碩鼠宋洪容齋四筆五甯戚飯牛歌高誘注全引碩鼠三章光爲可笑呂氏春
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云歌碩鼠也箌彼釋文甫田倬彼陟角反明
貌韓詩作箌音同箌卓也爾雅釋詁箌大也郭璞注云箌義未聞䨄兮顏師古匡謬正俗一鄭詩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爲之漙

字讀爲圍圍之灣按呂氏字林雨下作霩訓云露貌陳振孫書錄解題小學類字林五卷晉呂忱撰
劉氏義詮文選李善注引劉芳毛詩義證按太平御覽作義詮隋志劉芳後魏太常卿廣
川詩故書錄解題二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
毛詩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經義考云佚學覽潭奧晉郭璞爾雅序誠學覽者之潭奧
孔徒者文心雕龍爾雅孔徒之所纂爰歷魏書江式傳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犍爲
文學困學紀聞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犍爲文學注二卷緗繩徐陵玉臺新詠
序開玆縹帙散此緗繩景純郭璞傳璞字景純注爾雅別爲音義圖譜釋蘇敷栶樝
困學紀聞卷八之廿二然爾雅不釋蘇敷字書不見栝楷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稚讓功
臣張揖字稚讓清河人魏太和中官博士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今惟廣雅存柳卯桃棻

見困學紀聞卷十九字止九千釋元應衆經音義序說文字止九千⿰需兒蠶魏書江式傳追來爲
歸巧言爲辯小兒爲鬼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謙
中銘墓書錄解題復古編二卷吳興道士張[illegible]謙中撰有專本說文書林據母碑魏字[illegible]山汝
南後漢書許慎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尉律漢舊篇名八體困學紀聞說文敘尉
律試八體原注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淹通韋湊碑體識沈正量宇淹通廣
陵哲昆南唐書徐鍇字楚金廣陵人與兄鉉齊名精小學著說文通釋鍇卒逾年江南見討比國
破其遺文多散佚至宋太宗雍熙三年鍇兄鉉始復校成定本進上計相去約四十餘年洽孰後漢
書鄭康成傳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乙部臧榮緒晉
書李充字弘度爲著作郎分典籍爲四部五經爲甲部史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賦爲丁部班范後漢

書班彪傳彪斷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漢書敘傳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
位於冀州天下雲擾著王命論有子曰固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官乃追述功德私作
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緝所聞以述漢書後漢書列女
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兄固著漢書未
竟和帝詔昭踵成宋書范曄傳曄字蔚宗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遷尚書郎左遷宣城太守乃刪衆家後
漢書爲一家之作劉昊書錄解題正史類三劉漢書標注六卷侍讀學士清江劉敞原父中書舍
人劉攽貢父端明殿學士奉世仲馮撰奉世敞之子也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公非貢父自號
也又兩漢刊誤補遺十七卷國子博士吳仁傑斗南撰補三劉之遺也按今本十卷而西漢居其八卷似
論東漢者尚佚七卷應服如蘇史通外篇說漢書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注應劭服虔並後漢人

如淳蘇林並魏人華袁謝晉書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起光武終孝獻凡九十七卷改名
漢後書奏之袁宏傳撰後漢紀三十卷隋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吳謝承撰後漢記六十五卷晉薛
瑩撰顏監章懷舊唐書經籍志漢書一百二十卷顏師古注後漢書一百卷皇太子賢注蒼
雅史記自序旁究蒼雅翠珉李商隱上河東公啓必貢乎鴻筆麗藻刻于貞金翠珉敞攽
晁氏讀書附志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劉攽撰困學紀聞卷十三第十元圻按攽字贛父其書云
佚略見於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靖佖宋史藝文志余靖漢書刊誤三十卷張佖漢書刊誤四卷
又按余靖爲刊誤備列先儒姓名二十五人師古所列二十三人外添師古及張佖也蠟車高似
孫史略初范曄令謝儼撰後漢書志搜次垂畢會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志乃補注司
馬續書史通書志篇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外

篇二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于光武終於孝獻綜爲紀志傳凡十三篇號曰續漢書
平原八志
梁書劉昭傳劉昭平原高唐人注後漢一百八十卷按其自序云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歷二篇仍乎洪邕車服之本卽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范志全缺序例所論頗褒其美迺借前志注以補之分爲三十卷以合范氏
邊延
後漢書文苑傳邊韶字孝先桓帝時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又延篤傳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條篇撮旨
史通正史篇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之子歆及諸好事者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閒猶名史記漢書藝文志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帝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
白水眞人
後漢光武紀論曰王莽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氏爲白水眞人
墨綬
漢官儀邑宰墨綬銅章秩六百石後漢書蔡邕傳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三邊
見續漢書百官志注
官儀不爽
後漢書應劭著漢官儀故事四庫全書目錄漢官舊儀一卷補遺一卷漢衞宏撰原本久佚永樂大典錄出所記西漢典禮本曰漢舊儀後來輾轉傳寫與應劭漢官儀混淆爲一遂妄增官字於書名中非其舊也
巴西截筆
漢末曰安漢隋曰巴西晉陳壽字承祚巴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張華愛其才舉孝廉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三長
唐書劉知幾傳知幾曰史有三長才學識兼之
河東引書百種
史通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爲本宋書裴松之傳松之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
叢殘玉屑
見選注引書序
蠏匡
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蠏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
鄙諺
文心雕龍諧隱篇蠶

首鄙諺貍首淫哇
貍首
檀弓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狋吽
見漢書東方朔傳
落索阿姑
顏氏家訓婦人之性率龍子壻而虐兒婦諺曰落索阿姑
閒介婁羅
困學紀聞十九閒介出馬融長笛賦閒介無蹊婁羅出南史顧歡傳蹲夷之儀婁羅之辯閻按日知錄婁羅蓋聰明才敏之意一作僂羅蘇鶚演義曰樓羅者幹辦集事之人
突
欒容齋隨筆世人語音有以切腳而稱者亦閒見之於書又史中如叵爲不可團爲突欒是也
鯽溜
西湖志餘杭人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以秀爲鯽溜是也
景文
書錄解題雜家類宋景文筆記一卷翰林學士宋祁子京撰祁謚景文
洮汰後惑
後漢書陳元傳洮汰學者之累惑
禮堂寫定
後漢書鄭玄傳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皆腐敝不得不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
萬流
顏延之詩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六際
鶡冠子原聖心之作栽六際而不絞注六際六合也
浮滄升嶽
揚子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峛崺也況介邱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
魁士
呂氏春秋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有也
書肆說鈴
法言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原注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
鳳輝
賈誼弔屈原文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隱曜
七命沖漠公子含華隱曜
秋賦
宋史選舉志寶元中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
併名比牒
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以書戒子曰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注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
儒梟
莊子世固有服而誠者儒梟之流也
漢聖
隋書劉臻傳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
捧手
謝承後漢書董春立精舍遠方門徒從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問難者百餘人
承風
家語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是以

四海承風五經六緯漢書李尋傳五經六緯尊術顯士注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台
槐晉書史臣曰晉氏中朝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博大眞
人莊子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門業南史賀琛傳梁武帝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徐勉
曰琛殊有門業兄儒弟墨莊子而緩爲儒使其弟墨武達文通齊書王僧虔傳檀珪
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雙丁兩到梁書到溉傳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
世祖贈書曰魏氏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以陵寒竹又魏志丁儀丁廙俱有文才人稱雙丁
競爽左傳公孫竈卒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殆哉瓛璡劉峻
辯命論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皆一世之秀士也恭丕袁宏後漢紀安帝永初三年魯恭年八十
餘終於家弟丕以篤學質直稱仕至侍中三老景通授班史舊唐書秦景通傳秦景通常州

景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云景通爲大秦君暐爲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
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宏正發易題陳書張譏傳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
宏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宏正第四弟宏直亦在講席譏與宏正論議宏正乃屈宏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
譏乃正色謂宏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劉孝儀黃經相
勵梁書劉潛傳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兄弟相勵勤學徐伯珍白首同歡南齊書徐
伯珍傳少孤貧書竹葉學書積十年遂究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兄弟四人皆白首時呼爲四皓卒年
八十四大小之山南史何胤傳胤字子季胤二兄求點並棲遁若耶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
小山陸氏東西之屋世說補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任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
頭士衡住西頭霸陵峻節賃廡揚芬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同縣孟氏有

女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後乃更椎髻著布裙操作
而前鴻曰此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
舂妻具食舉案齊眉挽車修義司隸清風後漢書鮑宣字子都妻桓少君悉歸侍御
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又闕內侯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女君劉熙釋名妾謂
夫之嫡妻曰女君夫故名其妻亦曰女君賦撲棗於王陽漢書王吉字子陽東鄰有棗樹
垂吉庭中吉婦取以啖吉吉乃去婦東家聞之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
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詬腐腸於馮衍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衍與婦弟任武
達書惻惻焦心事事腐腸協趣南史宗炳傳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緇蠹後漢書后妃傳
序恩隆好合道忘緇蠹端操有蹤後漢書列女傳贊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善心曰

窈方言善心爲窈善言爲宛臧獲司馬遷傳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注方言
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青裙押佃五代史楚世家周行逢性勇敢民過無大小皆
死夫人嚴氏諫行逢怒嚴氏紿曰家田佃戶恃勢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
租入城行逢強邀之卒無留意典素北史高道穆傳部秘書圖籍及典書緗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
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樊英之拜後漢書樊英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
陳寔怪問之英曰妻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答鄧侯諸子後漢書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
敎養子孫爲後世法戴碩三兒宋書恩倖傳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爲業法
興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
敵陳戴三千萬錢桓君章句後漢書桓郁傳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

其質及榮入授頌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
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按桓郁
父子爲太常　南郡長郎　文選注王延壽字文考有隽才父逸欲作靈光殿賦命延壽往圖其
狀延壽因韻之以獻父父曰吾無以加也　其纘學　見贈汪孟慈序　福兼　禮祭統福者備也備
者百順之名也　億齡　晉書樂志保萬壽延億齡柳宗元孝門銘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葉語難
休　淮南子稱譽葉語至今不休　郡下封軺　漢書平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及以五經
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所在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　重席侍中　後漢書戴憑習易正旦朝
賀帝令說經者相難詰義有不通者奪席憑遂重坐五十餘席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韋匡　漢書
元帝本紀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注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
玄英　爾雅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　甲子之周　范石湖詩祝我蹉週花甲

子　庚寅之降　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　攢弁如星　詩會弁如星
通德門徒　後漢書鄭康成傳國相孔融告高密縣曰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
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曰通德門　園公　漢書王吉等傳序漢
興有園公綺里公夏黃公甪里先生　膚受學陋　東京賦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
者也　讀書於臼季咫聞終虛　國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
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杖函初撰　周禮秋官伊耆氏共其杖咸原注咸
讀爲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旣事乃授之　繪日　通鑑晉王李存勖欲
稱帝求唐舊臣梁遣蘇循詣行臺循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呼萬歲晉王大悅　賦成六合
北史劉晝傳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

文又恐於六合　越巫之祝　史記孝武帝紀令越巫立越祝祠而以雞卜　游談　戰國策趙
策二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　汲郡孔堂　陳書江總姚察傳論九流七畧之書
名山石室之紀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奧徧探坎井　酈泉菊水　風土記南
陽酈縣北水旁悉芳菊水極甘香飲者多壽　賢關　漢書董仲舒傳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錢起詩
幾年深道要一舉過賢關　聖域　韓愈進學解優入聖域　福衢壽車　清異錄太清草木方
餌鍾乳者福衢壽車　登芝英　宋書符瑞志芝英者王者親近耆老養有道則生漢章帝元和中芝
英生郡國　綰綽銘　困學紀聞卷八之三十一博古圖晉姜鼎銘用蘄綰綽眉壽伯碩父鼎銘用蘄
丏百祿眉壽綰綽孟姜敦銘綰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
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喤引　通雅引喤卽騶唱也梁制令僕中丞各給威儀十人武冠絳鞲皆呼

入殿引喤至階

江甯金石志序 代

古者銘勒金石質之乾坤不刊之典鑴刻是賴而山谷
遷貿剝蝕無時於是振奇鬻古之士綱羅散佚紀載與
焉子尾犧尊甄邯威斗敦鬲之細寶均璆琳豈況垠堮
所沕義倣槐眉宮刹所遺文裨竹素千劫炳然耿光丕
顯者乎原甫承叔明誠伯思凡諸篡集完袟具存至若
紀方隅儲掌故地專乎一郡跡羅乎千祺著於目者自
宋北平田概京兆一錄而外作者用希陳暐吳中新編

祇載有明無當稽古近惟葉封嵩陽集記盧牟該博為世所稱金陵帝王故宅貞珉翠墨應倍他州鍛牧礪牛存者什一某君抱彥遠之閎覽居建康之右壤剔隱搜遐排嵓磨蘚舉夫窺剞樂石挈劃異文小不遺瓦磚瑣不遺韻語上溯嬴漢下泉宋元椎拓所及悉歸掌錄具登文字例沿乎鄱陽間附參稽核逾乎夾漈物質有時而盡斯卷歷久不渝其視郭髯趙崡之史籍隸西秦地多古刻難易不侔用心蓋彌瘁矣猗昔鄴中宮觀洛陽伽藍東京夢華桂林風土雖有輔於翰藻或無涉於學林方聞之儒留舍彼取此抑又聞之元代徐碩撰志嘉禾碑碣一門卷至十一攄幽抉粹識者韙焉世不乏陳思王象之其人者例斯譔述引而伸之廣徵勝流各事剬緝山巖屋壁所祕必有盡發其藏者於以證延閣之墜備禆內史之方書是編非層冰之積水歟

振奇中說揚子雲古之振奇人也甄邯威斗南史何承天傳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服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大司徒必邯之墓俄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埌塄困學紀聞卷十第四十七莊子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埌塄勒石凡千八百餘處原甫

書錄解題本朝諸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按原父名敞說見金石錄下永叔宋歐陽修撰集古錄十卷明誠趙明誠撰金石錄三十卷伯思黃伯思撰法帖刊誤二卷掌故詩品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陳暐吳中新篇吳中金石新篇八卷明陳暐撰四庫全書是編獨取明初諸碑葉封嵩陽集記葉封嵩陽石刻集記二卷封精爾雅說文金陵廣輿記江甯禹貢揚州之城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越後屬楚楚威王置金陵邑因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貞珉汪道會墨賦鑄鐵貞珉點畫斷楮翠墨蘇軾詩旋揉翠墨濡黃緗鍛牧礪牛韓昌黎石鼓歌牧童敲火牛礪角建康廣輿記秦始皇改金陵曰秣陵屬鄣郡漢屬丹陽吳自京口徙都此曰建業晉曰建康東晉曰丹陽晉宋齊梁陳皆都此隋平陳郡廢改曰蔣州唐曰江甯曰昇州宋曰建康元曰集慶明初亦都於此曰應天郭髯趙崡郭宗昌金石史

趙崡石墨鐫華鄴中宮觀鄴中記見隋經籍志及書錄解題四庫全書攷之甚詳洛陽伽藍郡齋讀書志洛陽伽藍記三卷元魏羊衒之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洛陽伽藍記後魏羊衒之撰魏自太和以後洛陽佛刹甲於天下永熙亂後衒之行役故都感懷興廢因摭拾舊聞追敘故迹錄成是書以城內及四門之外分敘附逸事足資攷證案揚或作羊東京夢華簡明目錄云東京夢華錄十卷宋孟元老撰乃南渡之後追憶汴京之盛而作自都城坊市節序風俗及當時典禮儀衛靡不記載桂林風土同上桂林風土記唐莫休符撰今佚其兩卷凡四十六條今亦佚火山探木二條其敘述風物頗為雅贍所載諸詩亦多他書所未及學林見再答李洪九書山巖屋壁隋書牛弘傳漢興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層冰積水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注增同層

贈汪孟慈序

冬官之工三十築冶梟㮚段桃韋裘鐘㡆十者獨以氏稱鄭君謂人以事名氏學世業雖在曲藝緒必有承語其煒赫則伏理之於湛曹充之於褒王吉之於駿桓榮之於郁此析經之重光也談之啓遷彪之啓固察之啓思廉德林之啓百藥此研史之累徽也乘皋揆辭羣紀敦行莊朏標華善邕稽古此又文苑之門基學林之弓治也終文之綸漆園所美視士事火廣川所稱父者矩子者挈奉承續行因而非創蓋於道也易於理也恆焉

廣陵汪先生容甫以洗博閎覽陵轢當世游百氏而窮訓囊九流而暢旨以蒙來叩煥若星辰以疑相質洞若蓍蔡所著述學若干篇薄海希風萬流仰鏡中壽怛化楹書裒然哲嗣孟慈終賈綺年沐浴庭誥辨藉稻賦靈光聚爲玉海擲爲金聲日開月益慆伏儕偶鍥而不已爲文宗爲儒師曩所謂重光累徽門基弓治蓋於是乎在歲惟閼逢辰次龍蛻壘車在門儐籩於豆孟慈當大昏之期同人爲巹酌之侑啐醴建栖無取繁辭爰述門業載陳穀貽顯顯宗子克懋先基爲鄭益恩禮堂紹芬

若周奉叔業擅萬人席恢世業用啓後昆至於渾戎峻閎瓌頍舊勳橋梓軒輊堂構輪囷此世俗之所㷀非所語於斯文也

伏理之於湛 後漢書伏湛傳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傳別自名學 曹

充之於褒 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王吉之於駿

漢書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 桓榮之於郁 後漢書桓郁傳見錢序 重

光累徽 晉書韋謏傳謏謂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按伯陽謏子 彪之啓固 後漢

書班彪傳彪旣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顯其業顯宗召除

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 察之啓思廉 唐書姚思廉傳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初察在陳

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高祖即位改著作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

德林之啓百藥 唐書李百藥傳百藥隋內史令德林子也所撰齊史行於時按蓋承其父

德林之業 乘皋 漢枚乘字叔淮陰人景帝時宏農都尉子皋字少孺年十七上書梁共王授爲郎

羣紀 世說陳太邱子紀紀子羣並有高名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 莊朏 齊書謝瀹傳世祖嘗

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案朏父莊 善邕 唐書文藝傳李邕邕揚州江都人

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顯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

淵治邕傳其業號文選學 門基 陳書陸瓊傳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 弓治 禮良治之子必

學爲箕良弓之子必學爲裘舊唐書趙道興傳太宗嘗謂之曰卿今克傳弓治可謂不墜家聲 終文

莊子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注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漆園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視土事火董仲舒春秋繁露為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父者矩子者孳白虎通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奉承續行春秋繁露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九流漢藝文志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家者流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希風後漢書黨錮傳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仰鏡顏延之詩萬流仰鏡楹書晏子晏子蹷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終賈潘岳傳字安仁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按終終軍賈賈誼綺年宇文逌庾開府集序綺年

而播華豔歲而有俊名沐浴班固答賓戲沐浴元德庭誥南史顏延之傳延之閒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以訓子弟藉稻嬾真子云李百藥父與友讀徐陵文有刈瑯琊之稻之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預謂在瑯琊客大驚靈光見錢序南郡長郎注玉海齊書張融傳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從上善金聲晉書孫綽傳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日開月益山堂肆攷宋綦崇禮幼而穎邁不好嬉弄讀書學文日開月益儕輩莫敢望慴伏王褒四子講德論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慴伏不已荀子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文宗唐書陳子昂傳子昂始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龍豩文選東京賦注國語日月會於龍豩國家於是乎蒸嘗也賈逵曰僭龍尾月令孟冬日在尾漢書曰東宮蒼龍墨車儀禮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乘墨車

注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卒醴建柶儀禮士昏禮賓以柶祭醴西階上北面坐卒醴建柶注建猶扱也先基南史袁彖為宋武陵內史舉秀才歷諸王參軍父顗曰史公才識足慰先基矣史公彖小字鄭益恩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又按隋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後漢書鄭玄本傳稱門生相與撰作鄭志八篇四庫全書有詳考禮堂見錢字縈攪萬人齊書周盤龍傳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眾不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虜眾大敗渾戎晉書王戎傳戎字濬沖父渾涼州刺史瓌頲松窗雜錄唐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

嶠子進見二子皆童年上曰爾自憶所通書可奏者為吾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橋梓劉向說苑軒軺魏書崔浩傳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嘗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

周易疏義序

易自鄭宗費學析傳附經魏王晉韓重復釐定分篇舊牒體貌遂更宋董楷既截朱以合程明胡廣爰踵訛而幷帙荏苒百禩循誦習傳甚至試官發策題聯爻象塾師釋訓義羼姬孔不知三聖淵奧遞加引伸十翼發揮漸臻彰顯畛判軌別絕弗容淆我聖祖仁皇帝御纂周

易折中衡驗卓越悉遵古第至於課士仍襲正義用便學林佔畢生徒人有疏解陳因坊刻多於泥沙要宜如紫陽所云卦辭略舉大綱象傳乃宜疑滯俗說陵亂複衍繁蕪駢拇枝指識者爲病嘉定陳君安猷高恪寡素殫心道眞嘗輯疏義一書抑黜蔓言演暢微旨健順明詁不侵乾坤之繫辭通固詳詮不涸亨貞之古義於經傳之界如氾畫塗如錐印泥章句沿今申析契古允俾區霿小儒闇然而服已念夫鼎祚集解派列卌五審權義海說綜百家漢唐遺文千載未墜眇茲講說誠難上方顧近儒攻經類崇漢學閩洛名理轉尠窺研斯編雖微要亦本義別子也陳君尚有四書就正錄及析疑二書其弟子王定山將彙刊問世屬予弁端或冀里䣊黃小由此以上尋祖本不狃俗傳撮壤崇山涓流益海是豈宜以簡略廢乎

鄭宗費學析傳附經（文獻通考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文言等參卦之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後漢書陳元鄭衆皆傳費氏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王（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

皆列於學官又文獻通考魏代王肅王弼並爲易注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寖微今始絕矣）晉韓（山堂考索魏尚書郎王弼字輔嗣注上下經六卷晉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宋董楷既截朱以合程（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宋董楷撰以程子之傳朱子之正義合爲一書又博采程朱之說附錄其下使互相發明惟割裂本義以附程傳自楷此書始舊傳始於胡廣等修周易大全者非也）明胡廣爰踵訛而并帙（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周易大全二十四卷明永樂中翰林院學士胡廣等奉敕撰其書因莽而成僅割裂董楷董眞卿胡一桂胡炳文四家之書餖飣成編以其爲一代取士之制故錄之以見經學盛衰之由焉）十翼（易通卦驗孔子作上彖下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紫陽所云（朱子曰伏羲當時偶然見一是陽一是陰從而畫爲十翼文王見其不可曉作彖辭周公又爲之作爻辭又不可

曉孔子爲之作十翼）駢拇枝指（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移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移於性又文心雕龍鎔裁篇）抑黜（漢書董仲舒傳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演暢（舊唐書趙宏智傳演暢微言備陳五孝）健順明詁（易略例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如氾畫塗（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區霿小儒（荀子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又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鼎祚集解派列卌五（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撰凡採子夏易傳以下三十五家之說鼎祚自序稱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發明漢學者也）審權義海（又熙甯中蜀人房審權病易說多歧摘取專明人事者由鄭玄迄王安石凡一百家其爲一百卷名周易義海）撮壤崇山涓流益海（唐李善上文選注表撮壤崇山導涓宗海）

淮海神弦曲序

淮海神弦曲者題襟先生與同人消寒分課詩也時維
玄英急景濛汜匿菲稜生霜威凌鐙沼鏡茎倩馨逸撫
凋年而失愉詞條繁廡對贏林而亦悴冥想閒作靈談
是資茲邦禋秩所存昌丰所矚祀不分陰陽典不區正
誕遴作神樂以代祼縣蘅繚芷緝荔丹蕉黃先生旣敷
衽以瞰羣客亦傳芭而舞九昊馳爽八方蜚精華鐙曖
幔靈風弸而欲開清商汎堂飄雨颯以成夢明明如月
山阿有人霏霏似煙景朵若質文翰之事有呼嘯之偉
焉煙墨所驅有砰隱之感焉閒攷蕙殽陳醑肇始荆巫

竹枝經詞沿波巴僰淮海於周季亦楚分也揚枹之歌
呵壁之問恤乎湫乎信騷人之別子矣昔巫咸降夕懷
申椒而相要舒姑流泉聞絲竹而自涌感召之理通乎
幽遐屬者甃集騈闐篝鳴芽蘖或此箋札達諸精祇則
若瑤姬搖佩煙鬟下巡羅睺燀威弓刀自動澹菑鵝祜
斯非六祝之遺乎

玄英爾雅冬爲玄英濛汜列子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於濛汜又文選注濛汜日入
處凋年舞鶴賦窮陰殺節急景凋年靈談晉書夏統傳其從父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
從兄弟紿統往觀入門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舞靈談鬼笑統驚愕而走昌丰蘇軾詩夾岸女子爭
昌丰荔丹蕉黃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擊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敷衽以
敶屈原離騷敷衽以陳辭兮傳芭而舞九歌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原注芭與葩同巫所
持之香草也又柳宗元詩楚舞舊傳芭九昊劉勰封禪贊樹石九昊泥金八幽靈風雲笈
七籤靈風揚音煙墨所驅梁書庾肩吾傳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砰隱
前漢禮樂志休嘉砰隱注砰隱盛也蕙殽東皇太一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荆巫王安
石詩荆巫詩堂下又劉禹錫詩荆巫脈脈傳神語竹枝樂錄竹枝之音起於巴蜀唐人所作皆言
蜀中風景後人因其體於各地爲之效揚枹之歌楚詞九歌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
呵壁之問王逸楚詞章句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屈原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山
川神靈琦瑋僪佹因書其壁呵而問之巫咸降夕懷申椒而相安離騷巫咸

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又謂申椒其不芳舒姑流泉聞絲竹而自涌宣城
記昔日有舒氏女與父析薪蓋山忽坐泉處牽挽不動父遽告家比來惟見清泉湛然因名舒姑泉白居
易詩舒姑化爲泉牛哀病作虎駢闐王勃晚秋游武擔山寺序龍鑣翠轄駢闐上路之遊列檄崇闉
磊落名都之氣羅睺燀威下隋書周羅睺傳時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
卒於師是年秋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座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有人帶持之狀
澹菑鵝祜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灑沈澹災六祝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
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代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司農云順祝順豐
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甯風旱也筴祝遠罪疾

送樂元淑歸臨川序

梅熟蒸夏絲橫網天羈侶孤於餘花客愁然於朱火樂子元淑有噬指之行瑲札之寄總轡首路將歸臨川夫孫竹葥管空桑琴瑟繁指競響同聲合宣當其鏗鏘自忘和會及夫一器離則樂節詘一音睽則羣奏乖況乎形影騑服肝膽蛩駏而東羽西翼單倩不雙六旦五晨獨弦無儷契闊之戚尤倍苦岑宜矣雖然河梁之義以較陟屺則輕凫雁之情以方伐木則切樂子椓蠡懷訓於堂北尉體軫念於中闈負米道遠而陔蘭損歡上計期遙而簞瓢失樂縱復握抱荆璧孕含隋珠扇馥江湖之上振聲宙合之際返之淵衷蓋慊慊焉及茲良日拊衿倚檣雲扶風承遄返衡華投懷笑粲宛然嫛婗披幃欵存什百宴爾婉娩稙熟進子舍之匜漿塤篪伯仲話已日之陳事青山几前流水屋下鄰人牆頭夜闌而相要田父酒間月出而未去斯垓壤之至快恬聚之極致覗夫依傍韜沂波蕩綺座聞河滿而淚溢承睫眄雲停而歎息彌襟悲愉之懷相去億萬吾黨又何戚焉且夫無恆者綦跡遠遊者騷人使樂子田有負郭材同社樗遺金門之步蹈霸陵之軌遂得翦茨守畦飲谷擁照偶

影麋鹿長謝舼轅則此分張便成永阻而樂子有必不能者槐燧易換蓬心終飛慎護波濤珍愛金玉盟以息壤拾此墜歡是固樂子所祭歎而又吾黨所竊幸也

朱火 傳毅舞賦朱火曄其延起兮耀華屋而熺洞房 噬指之行 搜神記曾子隨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嚙指又孝行傳蔡順少孤事母至孝出薪客至母嚙其指順即心痛 瑲札之寄 李商隱春雨詩玉瑲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 總轡首路 文選趙景眞與嵇茂齊書總轡遐路 孫竹葥管空桑琴瑟 周禮春官大司樂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原注孫竹竹根之未生者 東羽西翼 劉琨文永戢東羽翰撫西翼 六旦五晨 蕭綜悲落葉樂府一霜兩霜猶可當五晨六旦已颯黃 契闊 詩生死契闊 河梁 李陵詩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 椓蠡 曹大家東征賦諒不登櫟而椓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 尉體 世說荀粲字奉倩與婦至篤冬日婦病熱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尉 負米 家語子路曰由侍二親之時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 陔蘭 束皙補亡詩循彼南陔言采其蘭 宙合 管子宙合篇天地萬物之橐宙合者有橐天地 慊慊 曹植九愁賦愁慊慊而繼懷 倚檣 王粲從軍詩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 笑粲 春秋穀梁傳昭公四年軍人粲然皆笑范甯集解曰粲然盛笑貌 嫛婗 說文嫛婗人始生也 子舍 史記萬石君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 雲停 陶潛停雲詩序停雲思親友也 負郭 史記蘇秦列傳秦喟然歎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霸陵 梁鴻事見錢序 分張 顏氏家訓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側愴數行淚下 蓬心 莊子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小謨觴館文集注卷二終

九五四

四明棻書
約園刊本

第一九三冊　1041版

34B

小謨觴館文集注卷三

清鎭洋彭兆蓀湘涵著

清鄞　張嘉祿肖莽注

書

答汾陽李洪九進士書

月日某白離索以來南北僻左歲月易得忽復五稔虛想之積過於陵阜辛歲伍伯西來榮問遠賁發函信紙情波徐興丱兮併侶難登再少之年拓跋關河重觸三生之夢彼汾之曲有美一人環誦周諄益增懸遲即欲

擘牋裁報而入洛之書附犬未果遡風之翼北鴻已翔吳天一角雁門萬仞雨絕雲乖庭虛情滿足下俊偉人望奮飛天衢以三十之年登進士之第燕壘泥成龍鬚功奏雖木天未上而花縣將封已償立鵠之勞可免退鷁之歎乃來書愴恨氣涌如山身登兜率陀天目豔員靈位業正如陶侃排雲歷八重而覬一裴優吐霧見五里而嗟三既乖樂道之心亦違知止之義不宜大雅有此褊衷故略陳其愚惟君子督焉夫慕學士以頭廳誡縣令爲嗇道此晉唐之陋習非儒者之宅心但謂清職

靈官仙凡路別不知文章政事報稱道同揆厥脉由乃根立志彼自佔畢幼學考校中年即視藝圃爲榮梯擁書林作利網朝光夕露秋蟀春鶊欲得任公之大魚必以孔書爲香餌言泉沛於腕下祿火然於寸心無食熊之肥有望羊之瘦一旦綠衣通籍紅研宣豪既出泥而入脂貴依天以宅照志不逾乎食肉而禁臠尤甘樂止在乎尋春而苑花獨麗是以得如甘醴失若秋荼枯菀攻心悲愉易狀其實蓬山雲閣蓋延良直之材東觀西清豈侈名銜之美詞頭易作史筆難操君子懷稱職之

憂俗目競登仙之豔不過身依香案超千佛而名尊路近紅雲領瑤員而澤渥防風之粥五合三辰之酒萬車杏葉飛龍蓬池斫鱠稱榮炫異如是而已所謂本外者末乖源淆者委濁可爲齒冷無足涎流者也足下書味覃心道腴澤體即區區者子畀於我何加心搖搖如旌懸詬天已晚勿忘盱豫之悔自同垂翼之傷更有片言爲君前箸夫窮經致用事豈一端學古入官任隆百里方今入埏粲晏七曜遵度足下美除不遠墨綬將膺正宜乘此泰和抒其夙抱得尺得寸著手皆春爲雲爲龍

隨方作雨拔一本之薤賢於成檮杌溥十緊之潤賢於
志河渠赤堂之治不必白樸之傳也寶書之貴不必縣
譜之賤也一爲備位之枝官一爲宅生之長相循良文
苑何去何從是又哲人所當審擇已若僕者拙計成鳩
雛聲負鳳江南草長瀼西田蕪遙盼管州之山追惟承
蓋之樂塞垣風黑官燭窗紅過風渺於前林往夢斷於
旣寤自分甖灰耐冷柯竹誰調貧爲轉轍之魚寒作依
簷之雀萊蕪釜畔塵垢一甏臺駘廟旁晨星三五地遐
心邇苔異岑同用敢肆其狂談幸勿屛爲怪侶士各有

志任鄧禹之笑人予欲無言恃惠子之知我
離索以來禮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注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范靜妻沈氏
晨風行風飄葉落永離索神往形返情錯漠又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離絶以來於今三年僻
左魏文帝與吳季重書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歲月易得忽復五稔魏文帝與
吳質書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左襄二十七年不及五稔原注稔年也熟也穀一熟爲一年虛想
之積過於陵阜晉皇甫謐答辛曠書榮問李陵答蘇武書名清時榮問休暢發
函信紙吳季重答東阿王書發函信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丱兮詩齊風總
角丱兮拓跋後魏始爲拓跋氏北方謂土爲拓謂后爲跋孝文改爲元氏彼汾之曲
詩魏風彼汾一曲擘牋北夢瑣言羅紹威擘牋起草下筆成文入洛之書附犬

未果晉書陸機傳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齎取消
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遡風之
翼北鴻已翔張子平西京賦咸遡風而欲翔雁門西京賦南翔衡陽北樓雁門注漢書
有雁門郡雨絶雲乖張載詩雲乖雨絶心乎愴而庭虛情滿晉劉琨答盧諶詩逝
將去乎庭虛情滿俊偉北史盧思道傳論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落雖日窮通抑亦不護細行
之所致乎天衢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濯鱗清流飛翼天衢進士唐選舉志其科之目
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燕壘雲溪友議章孝標下第爲歸燕詩留獻庾侍郎曰舊壘危巢泥
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龍鬚馮贄雲仙雜記郄詵射策第一
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木天蘇易簡翰林志內諸司舍屋唯祕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

傳謂之木天花縣庾信春賦河陽一縣併是花注潘岳爲河陽令偏樹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
立鵠高啓詩院門辰開官燭爛白袍鵠立人五千退鷁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又漢書終軍
傳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又許棠獻獨孤尚書詩退鷁已經三十載登龍曾見一千人愴恨
廣雅愴愴恨恨悲也又邱希範與陳伯之書撫絃登陴豈不愴恨氣涌如山三國志孫權傳
近爲鼠子所前卻令人氣涌如山兜率陀天法華經若持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兩舌惡
口綺語得生兜率陀天眞靈位業陶宏景有眞靈位業圖陶侃排雲晉史侃夢
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
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裴優吐霧後漢張楷傳楷字公超性
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大雅漢書景十三王傳贊夫惟大雅卓爾不羣

詆縣令爲畜道宋錢希白南部新書縣令爲畜生道清職麗官葉夢得避暑錄
話太宗敦獎儒術除張洎錢若水爲翰林學士諭輔臣云學士清切之職朕恨不得爲之又北學預言唐
尚書薛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鬱鬱歎息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麤官也似真抛卻賴有
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爲麤官也佔畢幼學禮樂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原注佔視也畢簡
也但吟誦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也考校中年禮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朝光
夕露見紅蕙山房序秋蟀春鶊徐陵文春鶊始囀必具籠簧秋蟀載吟競鳴機杼任
公大魚莊子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
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言泉沛於腕下祿火
然於寸心能改齋漫錄無食熊之肥李賀詩食熊則肥食蛙則瘦有望

羊之瘦後漢書甄宇傳徵拜博士注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
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
所在京師因以號之一旦綠衣通籍紅研宣豪范攄雲溪友議元公德秀明經
制策八仕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豪各別牀出泥入脂太玄經錯於靈蓍灼
於龜資出泥入脂依天宅照沈約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臣以萊蓐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
海憑欄禁臠晉史初元帝公私交窘得㹠以爲美項上一臠尤佳輒以薦帝呼爲禁臠苑花
王維詩閣道迴看上苑花蓬山芸閣舊唐書劉知幾傳嘗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
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東觀唐書百官志後漢東觀藏書之室亦著作之所西清史記
司馬相如傳象輿婉蟬於西清詞頭宋史林光朝傳時謝廓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

立封還詞頭能改齋漫錄仁宗時胡文恭公宿武平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爲
和州都監未幾召復故職宿封還詞頭翼日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
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封還詞頭按唐制給事中亦草制防風粥馮贄雲仙雜記白居易在
翰林賜防風粥一甌別取防風得五合餘食之口香七日三辰酒同上明皇置麹清潭砌以銀磚
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等杏葉飛龍葉庭珪海錄碎事李德裕詩借騎銀
杏葉注學士初入院例借飛龍馬蓬池研鱠同上李德裕詩荷靜蓬池鱠冰寒郢水醪注學
士賜食皆是蓬萊池中鱠夏至後頒冰及燒香酒嘗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齒冷南齊樂預謂徐
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道腴荀子味道之腴郎區區者子畀左傳
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心搖搖

如旌懸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盱豫之悔易豫卦盱豫悔註上視也
垂翼易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百里後漢明帝紀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
其殃粲晏揚子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
注粲然明盛晏然安和七曜遵度抱朴子七曜遵度舊邦維新墨綬通典漢成帝時
令長墨綬泰和揚子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注泰平和樂之
道拔一本之薤後漢書龐參傳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以薤
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
強宗也十緊唐書百官志裁定天下州府爲兩府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志河渠
史記自序維禹浚川九州攸甯爰及宣房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白樸元稹詩白樸流傳用轉新

注白樂天與書詔批答等詞撰歲程式暇日號曰白僕寶書之貴見讀史偶鈔序縣譜南史傳弈傳弈爲山陰令縣內稱神明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埋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枝官韓子和氏篇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原注謂非要急若樹之枝也宅生唐書張九齡傳六合元元之眾懸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文苑困學紀聞考史文苑傳自東漢始拙計成鳩白居易詩傷心鳩自歎鳩巢拙雛聲負鳳李商隱寄韓冬郎詩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江南草長邱遲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瀼西實宇記夔州大昌縣西有千頃池水分三道一道南流爲奉節縣西瀼水官燭謝承後漢書巴祇爲揚州刺史與客暗飮不然官燭黃庭堅詩風櫓官燭淚縱橫爨灰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請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名焦尾琴柯竹蔡邕長笛賦序柯亭之館

以竹爲椽仰而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其聲獨絕轉轍之魚莊子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之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爲活爾君言如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依簷之雀王渥詩棲棲活計依簷雀冉冉年光赴壑蛇萊蕪釜畔後漢書范冉傳冉爲萊蕪長遭黨錮不到官有時絕糧人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臺駘廟旁塚廟記臺駘神廟在晉澤南苔異岑同郭璞贈溫嶠詩及爾臭味異苔同岑士各有志任鄧禹之笑人南史王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及爲中書郎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予欲無言恃惠子之知我曹植與楊修書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

再答李洪九書

某再拜辱來書教以專力時文先務進取博雅好古勿以閒之是何愛我之深而知我之淺也三復循省不知所裁故又貢厥迂言申其愚悰惟足下圖之側聞正文字者惟學林通古今者曰選士義歸一轍道匪兩歧在漢諸生試家法褫虛實於端門光祿舉茂才辨異能於公府皆以廣延鴻達非俾妄生羽毛是故奏書家令不聞衣鉢之傳上第江都別乏揣摩之術以今況昔時異勢殊然明試求賢心同翩俊有司發策志在魁能惟偶體之時文乃一王之定制苟其探源星海搜柢珠林體選舉之本懷奮經生之絕業則將伐山刊木登本捐枝採擷春華鬱爲秋實幸而珠能照乘璞不返荊雖此時文特爲羔雁眷言小技無妨弁髦然根茂則實昌膏加則光遠郎或潤色鴻業別使斧藻隆平上無愧得人下無忝稽古此爲上策抑有命焉不則鏟采埋光韜精隱曜玉在匱而無色金委沙而不祥亦將砥業名山寄身汗簡食盡神仙之字脈望千秋遊思竹素之園乾螢不

老此爲中策窮士以之凡此二端要由厎蘊植基不厚則進退惟谷培根既固則隱顯皆榮非迂誕之浮詞實報施之不爽也若夫弋獲希心好官錮志操僞法以求仙籙奉豚蹄而祝篝車雞毛三寸兎園一冊黃花誤讀孤竹不知問太傅之爲誰辨孟堅之非固我將愧而入地彼猶懵然坐雲是卽秋賦濫登春闈竊吹魚目可混瓦釜易鳴飾金章於走肉被朱紫於行尸生同羣項之烏歿作一邱之貉古今衮衮不乏其儕得倘非榮失而何冀此爲下策無用三思足下憫我積雲慮其鎩羽以

讀書爲紓軫開捷徑於終南舍南面之百城屏油素之四尺欲以一卷骫骳作我三冬課程是使駿愁道遠旁求縮地之方鳳苦天高降學搶榆之勢航斷港而求通塞天河而丐潤見愛則切爲謀已疏又何傎也不甯惟是夫來書戒以鶩博則視僕爲汲古之人勉以制科則視僕爲忘名之輩揆之下走均有未符某束髮從師挽鬚承訓裹白袍而踏省燒樺燭而呈藝佹得佹失十稔於茲初未嘗仰屋著書鑿坏遁跡侈葩華之蓱流薄帖括而不事也乃足下遽以爲奇駴而陳戒良由三堆塞僻巾字寠寒士習麻沙戶安彫剗覆元文於醬瓿鶩南華爲僻書見有牿識漢唐閒嫻辭賦遂乃魚愕雞睨鷃視鷹瞵居嫫母之村庸姿姝麗入豚牢之廐凡馬空羣究之如某下材何足僂指是又足下之過慮也且也十擲輒韃非關博拙一呼成雉豈曰人功苟學海之既探卽命宮之是繫足下義心淸尙好學深思茲之出手得盧亦是投壺中雋本非襲取別有旁門而諄諄以此相規者得毋金門既入遂謂祕籥能探幸登衆迷之津謬詡獨醒之筏則是寄奴得采屬劉毅以呼梟李蔡封侯

勸北平之學射用情良厚其如舛何夫天幸數奇命途不一盛名厚實彼此難兼祇當力穡求豐不必拔榛覓路三千里外言盡於斯至如聖賢立心豪傑自命以科舉爲一厄甘墨水之三升昌黎應科目之書紫陽戒門人之語前型具在不復更論足下聞之益當河漢子甯以他規我竊自比於鄭僑也

正文字者惟學林 漢書敘傳正文字惟學林

諸生試家法 後漢書左雄傳雄上言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 原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

光祿舉茂才 後漢書黃琬傳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

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非俾妄生羽毛後漢書王符傳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進
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衣缽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和魯公凝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
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缽揣摩戰國策蘇秦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
太公陰符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伐山刊木王銍四六話有伐材語伐山語伐材語如已成
之杜栴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則搜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伐山謂生事也登本捐枝
晉書殷仲堪傳仲堪每語子弟云貧者士之常焉能登枝而捐其本珠能照乘史記田敬仲世
家魏王與齊威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璞不返荊韓非子楚人和
氏得璞玉獻之厲王以爲誑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又獻之又以爲誑而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璞
哭王使人問之曰吾非悲刖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所以悲也王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

命曰和氏之璧羔雁白虎通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雁脈望千見紅蕙秋山房序
乾螢不老杜詩案頭乾死讀書螢籌車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
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雞毛三寸揚雄答劉歆書雄自
言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異語兔園一冊五代史劉岳傳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
且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教
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按詳見困學紀聞卷十四第三十九黃花誤讀文選葉星
衛附注張季鷹雜詩黃花如散金按唐人以此命題試士士多以黃花爲菊合式者不滿數李白詩張翰
黃花句風流五百年即指此也孤竹不知洪邁容齋隨筆唐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敕文
以爲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文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問太傅之爲誰齊書張敬

兒傳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
勁敬兒曰太傅是誰吾不識也辨孟堅之非固劉肅大唐新語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
累歷臺省嘗於眾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
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闕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我將愧而入地彼猶懵
然坐雲顏氏家訓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
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秋賦宋史選舉志每秋賦自縣
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之又按漢書晁錯傳文帝詔有司
舉賢良文學之士親策詔之錯對曰今臣錯等迺以臣充賦不稱明詔求賢之意注賦猶言備數也呂溫
祭座主顧公文三司秋賦五掌春詮春闈宋史選舉志制下中書省同貢院關黃覆奏之俟詔敕下

關報南曹都省御史臺然後貢院寫春關散給注籍而入省謂之春關又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
敕新及第進士有春關宴竊吹孔德璋北山移文竊吹草堂濫巾北岳魚目可混參同
契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櫝瓦釜楚辭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走肉行尸拾遺記任末臨
終誠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墨項之烏世說支道林入東見
王子猷兄弟還人問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一邱之貉漢書楊惲傳古與今
如一邱之貉頹雲傅休奕西都賦起若翔電降若頹雲鍛羽劉峻與宋元思書賈生懷琬琰
而挫翮馮子握瑛瑤而鍛羽開捷徑於終南唐書盧藏用傳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
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慚屏油素之
四尺揚雄答劉歆書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骫骳漢書枚乘

傳其文骫骳注骫骳屈曲也骳五瓜切骫音諱縮地後漢費長房有縮地術鳳苦天高
降學搶榆之勢莊子逍遥遊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于地
而巳矣航斷港而求通法言猶斷港絕航而望至於海也束髮大戴禮束髮而
就大學挽鬚杜子美詩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仰屋著書南史蕭恭字敬範封衡山
縣侯時元帝勤心著述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懽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
誰傳此者勞心苦思竟不成名鑿坏遁跡揚雄解嘲士或鑿坏以遁注顏闔魯君欲相之使人
以幣先焉鑿坏而遁坏屋後牆也帖括唐選舉志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填帖故爲進
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巾字峯山西通志巾字山在靜樂縣東一百
二十里士習麻沙老學庵筆記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

生乃懷監本至廉前請云先生恐是麻沙板若監本則坤爲釜也彫劾見尤序覆元文
於醬瓿揚雄傳著太元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
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驚南華爲僻書唐詩紀事令狐綯嘗問事於溫庭筠對曰出南
華齊物論非僻書也綯大恚後宣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庭筠以玉條脫應詔上喜命處以甲科綯奏庭
筠有才無行遂不得第嘗有詩曰須知此恨消難得悔讀南華第二篇又王楙野客叢書攷飛卿集有題
李羽故里一詩尾句云終知此恨消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
數處所載率有異同閑嫺辭賦吳季重答東阿王書此邦之人嫺習辭賦魚愕雞睨
鮑照謝隨恩被原疏大喜卒至非願所圖魚愕雞睨且悚且慙十擲輒鞬非關博
拙南史張沖曰環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又南史卞彬傳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

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呼雉宋書劉毅於東府聚摴蒲毅亦擲得
雉大喜劉裕惡之因援五木既而四子俱墨其一子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投壺中雋
見左昭十二年傳幸登衆迷之津梁昭明太子錦帶書登山失路涉海迷津不必
披榛覓路晉書趙至傳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按文選趙景眞與嵇茂齊書
李善注干寶晉紀以爲呂安與嵇康書墨水蘇軾詩麻衣如再著墨水眞可飲足下閭
之益當河漢莊子逍遥遊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子甯以他規我
見左昭十六年傳

答郭祥伯書

走之欽遲足下素矣朋往款接輒盛口不置承風遙羨

未面自親顧墜雨秋蒂邈焉莫同佇軸深衷形留心往
豈意君子之光猥照幽寂輕昔魚網爛然先貢逌素矜
假華譽誦復紙緩彌用顧言走固庸性人辱二三諸賢
相架累此者痴等耳羊公不舞之鶴自知夙明惟三益
之好政復深摯寄荆以來跡同仲宣貝書獨擁善談無
析何幸清顏密邇雙情交映是有因緣非浮寄也郡閣
蕭閒閉置類車中新婦又素抱王徵不好詣人之癖悠
爾來儀仍望諸足下昔范雲訪休源胡母過孝孫少府
不聞見阻護軍亦自欣矚何嫌何疑而尼止車轍況徵

集非偶脫搏沙散去又隔兩塵豈不惜哉佇慰渴瓊想

無金玉鶴望團蓋以代萱蘇

欽遲晉書刺史王宏以陶淵明高尚甚欽遲之未面自親蕭子良與荊州隱士劉虬書未面自親風如舊聞墜雨秋蒂南史謝朓傳朓辭隋王子隆曰服義徙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秋蒂似耆痂南史劉穆之傳劉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貽邕羊公不舞之鶴劉義慶世說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氅氄而不肯舞良書獨擁善談無析蕭子良與劉虬書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雙情交映陸機贈馮文羆詩雙情交映遺物識心范雲訪休源南史孔休源初到都寓于宗人少府孔登范雲深加褒賞命駕到少府登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饍祇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及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胡毋過孝孫晉書王尼傳尼字孝孫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入坐馬廐下與尼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鶴望蜀志諸葛亮傳注郭沖五事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討日以代萱蘇王朗與魏太子書萱草忘憂皋蘇釋勞無以加也又徐陵玉臺新詠序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

與李石帆書

甲歲廣柳東歸辱大君子閔憐孤露鎰賻兼金麻衣就道銜戢何極朅來歲星四周景瞻高躅邈焉千里秋閒復枉赤牘郇雲絢施垂露在手又不啻承下風接清揚也閣下巖巖清峙湛若神君濯纓清流牽絲壁立而又大雅宏達游思竹素仲宣公幹翔集左右黃初正始之音不墜於譙國扶輪承蓋千載輝映英孱然立骨耳少匪通惠長益區咎虛慕終軍豹鼠之辨實無正平鸚鵡之能頻歲支離淤更多故學殖益落饑來驅人幸舍谿先生振拔于垂絕之時厚施於不報之域謬委授經課其仲嗣三年以來送抱推襟有如一日顧影慙仄惟有謖台戟寢蕭閒藉得少理舊業號寒之蟲時復一呻濡墨既多頗比筍束恨不獲一陳執事爲下走指迷殊恨

恨爾襄樊蟻聚以時勢揆之正如捧海澆螢芟夷蘊崇踴足可待惟是閣下地交嵩少飛檄星流鬭白艻之軍遮黑山之眾不無蔓顙仰願珍宜款襟既遼覼縷莫罄時有南風更冀良訊不宣

廣柳史記季布傳注廣柳車喪車也朅來張平子思玄賦迴志朅來從玄謀注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疏赤牘揚子巵言漢以前赤尺通用郇雲唐書韋陟傳常以五采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爲郇公五雲體垂露柳宗元謝李相公示手札啓今則垂露在手明月入懷下風左傳羣臣敢在下風虛慕終軍豹鼠之辨爾雅豹文鼮鼠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實無

正平鸚鵡之能禰衡鸚鵡賦序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不學殖益落左傳夫學殖也不殖將落注殖生長也饑來驅人陶潛詩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送抱推襟南史張充傳充與王儉書曰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號寒之蟲輟耕錄五臺山有鳥名號寒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當盛暑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深冬嚴寒毛脫如鷇遂自鳴曰得過且過笥束韓愈詩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悢悢蘇武詩悢悢不能辭捧海澆螢齊書陳顯達傳信次之閒森然十萬飛旍咽于九派列艦迷于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芟夷蘊崇左傳隱六年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遮黑山之眾魏志張燕常山人慓悍捷速軍中號爲飛燕自黃巾始亂燕賊河北眾至百萬號曰黑山

答徐企范書

日者金閶接草快遂欽遲元譚淸論移晷忘倦加以推襟辱聯僑札攀嵇慕呂獲副雅懷館宇淹延喜樂無量嗣借子白友之歷探林屋眞蹵諸勝梯飇抗雲落落陶陶山情放曠惜足下小極失此嘉游而僕亦以登頓過勞心疾遽作形蕊神茹煙鶩雲裝索然遄返雖寒山騰吹較勝漳濱然墜雨飛蓬松寒鶴怨其爲乖情一也比知履絇安豫君子惟宜別來藥餌兼施稍稍起立鼠鬚側理色動思御忽拜箋繒眷言記注推奬逾分恧不自安夫石髓易凝芝田難駐此關福命非曰人爲況某素昧攝生節宣無序今之萎腐勢有由然足下乃以筆鑴墨劃山靈見忌欲援然犀之例目我太眞俾弱子孱夫得假善名蓋其羸劣愛我則摯無乃過乎秋氣深矣急欲辦嚴龍豩初旬定過破楚門一申交繫瑣什草草酬次都未愜懷惟摘瑕敎之幸甚香溪一曲吾家數峯重過有期鶴望計日

接草說苑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欽遲見答郭祥伯書按荀子修身篇遲彼止而待我僑札吳志魯肅傳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攀嵇慕呂顏延之五君詠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小極顧和傳嘗詣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形蕊神茹吳都賦神蕊形茹墜雨飛蓬南史謝朓傳朓牋辭隨王子隆曰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蒂杜詩江湖飄短褐霜雪滿飛蓬屨絇安豫君子惟宜徐孝穆與李那書君子惟宜福履多豫石髓易凝神仙傳王烈入太行山忽見山破石裂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之如飴然犀之例目我太眞晉書溫嶠至牛渚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按燬或作然嶠字太眞辨嚴王楙野客叢書明帝諱莊爲老嚴以辨裝爲辨嚴或者以爲傳入當曰辨嚴自稱曰辨莊不知辨裝即辨嚴也龍豩見贈汪孟慈序

與李刺史書

竊惟俠牀設披孝子所以比化傾褚輟馬仁人所以濟
葬是以蔡順號坐韓崇遺車而助曼卿謀歺堯夫付舟
而歸王少林鬻金以殯書生劉長史傾橐而霾孤姥按
鄉爲邱壟掞雲居之義聲代子葬賈人目津長爲君子
是皆陽施長世陰德遐紀與物爲春幽顯咸暢古則然
矣今獨無其人乎某以萊孱辱承盼飾近自袁浦弭檝
姑胥實欲謀丙舍以掩親相庚泥而卜兆淮陰營地庶
可從軍士行尋山方能應辟人之情也義之宜也惟是

鮑防窶孤朝霞貧薄營庾郎廿七物之鮭菜已竭餐錢
植沙彌百什秫之橡松安求樹價況乎王畿陸海畝號
一金圖始居終山愁八字脫無赤仄誰讓紅簫且也乞
郭有道之碑亦須布幣會范巨卿之葬不廢留賓凡此
飾棺置翣之有待盧牟必非炊覔舂遂者所能陳掾握
張悛守冢人之表無當縉錢展周官墓大夫之文奚裨
窆緈仰惟閣下德進如日義高於雲魏成子食祿千鍾
十九在外宗元饒助課一郡三千散租揚鍾離葉陽之
仁風具罕樂景惠之心行無居官官事有春風風人倘
可假以濃陰蘇其悴葉分廉泉一勺之水成寢邱三尺
之封贍北郭騷之單寒哀程俱羅之力盡佳城鬱鬱得
癸午眠德海汪汪便同鞶戴豈非蜡人掩骼亦王政之
所先阮裕焚車笑濟人之已晚哉而說者謂竭忠盡歡
君子所惡予求予取將汝瑕疵甲歲歌虞殯路泛潁扶
輇已叨十笏之頒不應再三之瀆則是地士之厄言非
人天之清尚夫博分以致眾者此夜行也施物而能忘
者此天布也樊南有云醫門投足永念倉公竇肆迴腸
只期和氏分粱沾瀝振古如斯是用干冒尊嚴忘其款

欿茲者休夫舉鍤以待輴車辨域而臨圓石未立樵蘇
可虞脯腑增哀性靈共惻閣下其有意乎拯水火者援
之以手諒無嫌將伯之呼爲浮屠者必合其尖敢復作
發棠之請

俠牀設披孝子所以比化（儀禮士喪禮士舉男女奉尸俠於堂幠用夷衾注俠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禮檀弓孔子之喪設披注披柩行夾行棺者葬設之於旁所以備傾虧也孟子公孫丑下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傾褚輟馬（唐書樊澤傳舉賢良方正次潼關而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蔡順號坐
韓崇遺車而助（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字君仲母畏雷亡後有雷震輒環塚泣曰順在）

此太守韓崇爲差車馬到墓所曼卿謀麥堯夫付舟而歸冷齋夜話宋范堯夫
少時文正公遣往蘇州取麥五百斛見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葬留滯丹陽堯夫即以麥舟付之單騎竟歸
至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因道曼卿事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王少林
鬻金以殯書生後漢書王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
吾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即鬻金一斤營
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劉長史傾囊而瘞孤姥晉書劉驎之傳去家
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驎之乃身往營棺殯送之按鄉爲
邱壟掞雲居之義聲李肇國史補大歷初關東病疫死者如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
者每鄉爲一大墓以葬棄屍謂之鄉葬鄉里號曰雲居先生代子葬賢人曰津長

爲君子酈道元水經注昔漢桓帝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隨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
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求父喪發冢舉尸資一無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
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曰君子津是皆陽施長世陰德遐紀見後與物
爲春莊子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丙舍鍾繇帖墓田丙舍欲使一孫於城西一孫於都尉府此繇家嫡正之良者也庚泥管子
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淮陰營地史記淮陰侯傳論韓信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
貧無以葬然迺行營高敞地令傍可置萬家鮑防窆孤唐書鮑防傳防字子愼襄州襄陽人
少孤窶彊志於學善辭章朝霞貧薄見尤序五角六張下營庾郎廿七物之
鮭菜南史庾杲之傳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

有二十七種植沙彌百什株之榿松南史庾沙彌傳母亡水漿不入口晝夜號
慟墓在新林忽生榿松百許株枝葉鬱茂異於常松王畿陸海畝號一金張伯緒謝
東宮賚園啓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圖始居終山愁八字晉書
戴洋傳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按亮即庾亮脫
無赤仄漢書食貨志郡國民多姦鑄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誰讓紅簫馮贄雲仙雜記烏重胤葬先世掘得石牌有云牛領崗前紅簫隴下葬用丙日手板
相亞重胤依而用乞郭有道之碑後漢書郭太傳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皆來
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惟郭有道無媿色耳會范
巨卿之葬後漢書范式傳元伯寢疾篤歎曰山陽范巨卿死友也尋卒式夢元伯玄冕垂纓呼

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式悅然覺寤馳往赴之喪已發引柩不肯進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
來其母曰必范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于是乃前炊莧舂蓬元史李德輝傳適歲凶家儲粟
纔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莧而食之張悛守冢人之表晉張上然有請湯武諸孫置守
冢人表見文選周官墓大夫之文周禮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正其位
掌其度數德進如日莊子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義高於雲杜甫彭衙行詩故人
有孫宰高義薄曾雲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史記魏世家魏成子食祿
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宗元饒助課一郡三千散租南史宗元饒傳遷南康內史以
秩米三千餘斛助人租課揚鍾離葉陽之仁風戰國策具罕樂景惠
之心行宋書顧顗之傳罕樂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無居官官事晉書劉惔

傳孫緯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濃陰雲溪友議于頔鎮襄陽鄭大穆以書
投之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蘇其悴葉陸士衡漢高祖
功臣頌悴葉更輝枯條以肆成瘦邱三尺之封呂氏春秋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
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如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荊
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惟此也贍北郭騷之單寒呂氏春秋士節篇齊有北
郭騷者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
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哀程俱羅之力盡唐書侯程傳侯知道程俱羅者居親
喪穿壙作塚皆以身執其勞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李華作二孝子贊曰顧後絕配
贍前無鄰佳城鬱鬱史記夏侯嬰傳注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掊地悲鳴得石槨有銘

日佳城鬱鬱二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得癹牛眠晉書周光傳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
忽失牛一父老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汪汪後漢
書黃憲傳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淸淆之不濁鼇戴杜牧文泛大鯨之海每覺魂搖戴巨鼇之
山未如見重一作蘇軾表蜡人周禮秋官蜡氏有死道路者令埋而置楬于阮裕焚車
笑齊人之已晚晉書阮裕傳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
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人予求予取將汝瑕疵
左傳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人天因果
經此生利益一切人天又李商隱上河東公啓然後可以充足人天發揮龍象夫博分以致
衆者此夜行也見張子白序天布莊子列禦寇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樊

南有云醫門投足永念倉公寶肆迴腸只期和氏李商
隱爲崔從事寄尙書彭城公啓分粱沾瀝劉峻廣絕交論分雁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欿
欿集韻欿欿貪貌体夫舉銛以待通雅輀車之夫曰体夫唐懿宗咸通十二年葬同昌
公主賜酒倂餘因十槖駝以飲体夫体蒲本反讀若盆輴車禮雜記諸侯之輴有褑大夫以布士
以葦席註輴載柩將殯車飾也殯謂之輴葬謂之柳圓石三輔決錄趙嘉年三十餘有重疾七年不
藥乃爲命敕兒曰丈夫生一世處無箕山二公之操仕無伊摯呂尙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聊立一圓
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病愈樵蘇任彥昇爲范始興作
求立太宰碑志樵蘇罔識其禁注本國策顏蠋謂齊王語肺胕史記武安傳建元六年田蚡以肺胕
爲丞相天下士益附武安曰天下幸無事蚡得爲肺胕爲浮屠者必合其尖五代

李崧傳崧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浮圖者必合其尖
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

與甯榕塢書

榕塢足下別來三年中疊枉手牘申以詩歌途遥勢阻
報章末由紆軫之情白水知狀春初得蔣司馬書驚聞
止齋怛焉殂化悼心失圖流臉沾膝回念曩日撫塵之
好一文一句必共研讀亦莊亦元相與上下茅齋三楹
近在城郭黃葉尺許積於風櫺鐙凉酒溫書古談治此
景此人時復入夢猶望孤筵或轉散沙再摶豈意乖離

便成永訣王微告弟之書曰卿哭友之淚其爲哀痛竊有差哉欲作一文聊附哀誄詞藻緒多憤所從始素車白馬既隔於川塗楚些大招復慙於翰墨拊膺負負呼譽何極惟思哀其述作授諸木工而所存不全仍望足下此舉脫復可辦稍得不負宿心晚近文人貴名賤實所謂賁五履二兩爻無聞正當以此君行誼文章爲學者鍼砭耳某客吳門已越二稔謝章所入不足當卒歲之半長卿褌鼻平仲楹書都爲易米之需漸逼生塵之患性復嬾拙不好干人世態日諳益覺寡味聲華以喧

寂爲軒輊戚屬以榮悴爲親疏倘訴南山之饑必致西華之辱此所以閉口匿貧抗懷希古雖顑頷而不悔者也新知比亦不乏要契斷金其僕僕懷刺門門買聲者無論已或有侈口經神高談漢聖則又土苴辭賦滅棄風騷性情既殊蹤跡亦闊至於韻語自謂夙習然操翰者牛毛惬心者麐角羣絲寡和幺弦獨張亦彈不成聲矣課經之餘頗留意六朝偶體欲復俳俗歸諸古音曾選百篇已付剞劂舊所作詩亦先刊二卷統俟蕆事寬人寄呈體羸多病意興迥非昔時言念哲昆又弱一個

文能傷命憂難永年既悲逝者行自念也擲筆汍瀾奉報萬一別紙所具幷希鑒裁

泫臉沾膝 周宏讓答王褒書開題申紙泫臉沾膝 撫塵之好 應璩與曹公牋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 孤蓬 古詩孤蓬轉霜根 木工 淮南子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 此舉脫復可辦稍得不負宿心 周宏讓與徐陵薦方圓書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宿心 宿心 任彥昇表宿心素志無復貳辭 賁五履二兩爻無聞 周宏讓與徐陵薦方圓書比幽貞道鈌考槃絕詠賁五履二兩爻無聞 謝章 周書冀儁傳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 長卿褌鼻 司馬相如傳相如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于市中 性復嬾拙 嵇康絕交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 南山 晉書張翰傳翰謂同郡顧榮曰吾山林間人無望於時榮執其手愴然曰與子采南山蕨飲江水耳 西華 南史梁任昉傳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友 其僕僕懷刺 禰衡傳初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門門買聲者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操翰者牛毛惬心者麟角 太平御覽蔣濟萬機論學如牛毛成如麟角 文能傷命憂難永年 文心雕龍養氣篇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孔文舉論盛孝章書若使憂能傷人則此子不得復永年矣 既悲逝者行自念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與吳韻皐書

一昨伏奉手畢垂示和章擣霆裂月接宏響於夔牙噴露吹霜挽頹瀾於翰藻以咸池酬北里舉樸樕廁翹薪此實慧命所云溢目致歡而拊膺多愧也心路咫尺事阻山河浮雲色曉悵然魂越足下醇粹秉質貞亮挺姿通經爲高密之兒問絹走胡威之傳致能騷牢金石摛掖風雲變醕養瘠氣往轢古剗刓反僞鏡能照神大雅之材茂矣美矣竊念斯道久雜榛芃原其大端厥有五弊鄉曲猥子章句鄙儒手未窮緗繩目未營邱索終朝點綴不過人閒小書分夜呻吟乃類筐篋瑣語謬襲妙

悟可棄筌蹏直謂別腸無關故實是謂庖廚不修欲延大賓山木弗度徒詡良匠其弊一也任力耕耨縱心丹鉛鶩博適以溺心矜文遂致滅質徵名有同於點鬼比事或等於補衲縟采繁辭貽譏疥駱舉綸桂餌轉笑失魚是曰詅癡終慚妍手其弊二也汎坳堂者怯浮海之航搶枋榆者昧垂天之翼局趣轅下取媚一時粉黛飾壯士之容囁嚅學兒女之語略涉宮體嗤曹劉爲古拙習爲俳俗視齊梁作後塵自棄高聽無涉文流其弊三也祖述曩哲尸祝前徽語必黃初書删唐後凡屬賦別

即云攜手河梁思工發端必曰大江日夜百年萬里落日西風見哂藝林比之優孟襲貌遺神其弊四也文章遇物成象各有體裁春江不必學歸藏江水不能同大傳崩豁霄礙之句非所施於山林泫崢蕭瑟之音難以登諸韶濩核量文質貴集眾長必据曾清而薄韓豪斥謝巧而慕裴質執一隅之解忘萬端之變其弊五也五者沿流更生三惑無邁古之志抱獵名之心闊扁一函希榮田賓之里油素四尺獻業金張之門謏言入則色飛毀詞來則氣涌圖分朋甲互相詆諆魂魄一去同歸

秋草此一惑也義絕規諷感乏心靈題圖與宴之作累牘連篇介眉悼逝之言抗塵走俗四聲豈縞紵之具六義非巫覡之倫返之寸衷了無所涉去道益遠雖多奚爲此二惑也品貴自立詩歌亦然隆赫譽望不皆振奇之賢沈落光燿非無英絕之士乃有魚貫鳧躍附翼攀鱗誤習辟支之禪遂致橫流之酷此三惑也今欲掃五弊之叢滋祛三惑之積俗爲百川障扶九服輪舍執事外誰可語此哉歷下亭古濟南士多子舍納宜履侯無爽他日振策鳧繹停鑾鵝城得復擊銅鉢圍籠爐白雪

樓高錦湖秋麗南音繼作當互唱乎黃鸝東閣許窺諒
弗施乎行馬心乎愛矣青鳥明之
手畢爾雅簡謂之畢疏古未有紙載文於簡謂之簡札一名畢山谷題跋子京別紙多云伏奉手畢
南人謂畢爲筆因效之撐霆裂月司空圖與王駕書吾適自編一鳴集且撐霆裂月劫作者
之肝脾接宏響於夔牙梁書王筠傳又嘗爲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
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悲孔翠羣翔豈不多媿噴露吹霜劉勰文心雕龍吹霜
噴霧寒暑筆端溢目致歡拊膺多愧北周高僧慧命酬戴先生書醇粹左思
魏都賦宅心醲粹高密之兒後漢書鄧禹傳天下平定封禹爲高密侯禹欲遠名勢有子十
三人各使守一藝可爲世法氣往轢古劉勰文心雕龍故能氣往轢古詞來切今驚采絕豔

難與竝能矣剗刓反僞唐書韓愈傳贊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反刓以樸剗僞以眞鏡
能照神司空圖詩品空潭寫春古鏡照神鄉曲淮南子主術訓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
不譽後漢書和帝紀科別行能必由鄉曲章句鄙儒漢書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筌
蹏莊子筌者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蹏者所以取兔得兔而忘蹏原注筌者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
一云魚笱也蹏兔罥也又云兔弶也係其腳故曰蹏庖廚不修欲延大賓齊書王僧
虔傳僧虔戒子書且論註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曾未
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山木弗度徒詡良匠左傳山有木工
則度之文心雕龍事類篇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任
力耕耨文心雕龍事類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丹鉛韓愈詩不如覷文字丹鉛事點勘

徵名有同於點鬼朝野僉載楊盈川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號爲點鬼簿比事
或等於補衲朱子名臣言行錄楊億爲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
紙錄之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謂之衲被又庾子山謝滕王集序啓又以雜用補袍爲時覆醬綺
采繁辭貽譏疥駱北史劉晝傳晝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
愚文又愚於六合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翠綸桂餌
轉笑失魚劉勰文心雕龍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以失魚
是曰詅癡終慚妍手詳見困學紀聞卷十七第二十二又顏氏家訓人無才思自謂
清華江南號爲詅癡符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有異巧心終愧妍手局趣轅下漢書灌夫傳上
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粉黛飾壯士之容宋祁筆記大抵史近古對偶宜

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宮體梁書簡文帝紀雅好題詩其序
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曹劉爲古拙詩品輕薄之徒笑曹
劉爲古拙齊梁作後塵杜甫戲爲六絕詩句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大江
日夜謝朓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春日不必學歸藏江水不能
同大傳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遲遲春日歘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泫崢
蕭瑟之音劉義慶世說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泫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
輒覺神超形越核量文質南史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書莫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斥
謝巧而慕裴質南史同上吾既拙於爲文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
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按梁書庾肩吾傳同執一隅之解忘萬端之變

文心雕龍知音篇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者也闚扃一函方回瀛奎律髓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爲謁客者干求一二要路之書謂之闊匾油素四尺揚雄答劉歆書雄嘗自言常把三尺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異語累牘連篇隋書李諤傳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抗塵走俗北山移文六義毛詩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英絕之士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魚貫梟躍劉峻廣絕交論魚貫梟躍鳳沓鱗萃附翼攀鱗法言攀龍鱗附鳳翼辟支之禪滄浪詩話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也漢魏晉與盛唐之詩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小乘禪也晚唐之詩聲聞辟支果也百川障韓愈進學解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扶九服輪周禮夏官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注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也每服各相距五百里南齊書樂志南郊歌辭月衛按星節驅扶輪子舍納宜履候無爽任彥升爲庾杲之與劉虬書籠爐見卷一苦寒賦黃壚唐書五行志如意初里歌曰黃壚黃壚草裏藏彎弓射爾傷東閣許類諒弗施乎行馬北夢瑣言李商隱依令狐楚楚歿後子綯繼有韋平之拜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題詩於廳曰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何曾得再窺心乎愛矣青鳥明之江文通與交友論隱書誰謂難知青鳥明之

與沈文起書

臯廡爲別嗣音久虛枕葄勤功亮隨日積五十紙袁峻之課八千章崔慰之書引首元亭何嘗不睿刊校兩漢

想有端緒班范之學宋凡數家文子天麟祇詳規制林鉞洪邁但標辭華錢時筆記頗病空談王氏紀年間嫌佚脫至若楊大雅所采擷深甯叟所證明體例各殊漏略不免求其貫串全書刊落謬誤泌靖而外三劉功多顧斗南一老繼作補遺其所考訂乃轉嬴於舊可知討論勝帙後勝譬於積薪看聚標緗力劬同夫掃葉足下遂能支若月之眼炳朝日之光衆著而外別精覆審鉤稽朱墨踵延年之決疑搜剔豪芒倣吳縝之糾謬豈非大少顏之諍臣章懷劉昭之畏友哉不朽之業良在於斯斷手何時拭目以竢比聞小試被放咸相詫歎僕固謂無足異也秀才一科名實久舛漢若賈傅斯舉方膺魏有孔昭尚悲不遇觀永明策文杜銓傳載其爲賈董蓋無等倫治至宋元以名靑領流品日下偸薄相仍習至易之技爲雷同之言瑟僩了解便稱都士學而麤誦即目雅材至於四子之餘八比之外三史同於挂壁百家任其迷塗繆種流傳迄用一律或有周流儒墨殫極邱墳將目之爲大愚甚或招夫醜詆故黃小可以及格而魁碩不必中選鍥而不舍是煎水求冰也以足下所

業倪就有司大海納於牛跡褫壞耀以龍章擇術既乖
淪棄復何恥乎敬勖光彩毋忸前修世有桓譚不憂寂
寂輒陳往翰以寫款懷
五十紙袁峻之課梁書文學傳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
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八千章崔慰之書北史崔逞傳長謙爲青州司馬賊圍城二
百餘日長謙手鈔八千餘紙拔長謙名慰崔寅子文子天麟四庫全書補漢兵志一卷錢文
子撰宋史藝文志陳天麟前漢六帖十二卷四庫全書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宋陳天麟撰
林鉞洪邁宋史藝文志林鉞漢雋十卷洪邁漢苑羣書三卷錢時筆記四庫全書
兩漢筆記十二卷宋錢時撰王氏記年同上西漢記年三十卷宋王益之撰楊大雅

宋史藝文志楊侃兩漢博聞十二卷按侃更名大雅深寧叟同上王應麟漢制考四卷靖泌
同上余靖漢書刊誤三十卷張泌漢書刊誤一卷三劉同上三劉漢書標注六卷注劉敞劉攽劉
奉世斗南四庫全書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宋吳仁傑撰仁傑字斗南決疑舊唐書經籍志漢書
決疑十二卷顏延年撰吳縝四庫全書新唐書糾繆二十卷宋吳縝撰大少顏舊唐書顏
師古傳師古叔父遊秦撰漢書決疑師古注漢書多取其義遊秦疑即延年章懷劉昭同上
經籍志後漢書一百卷皇太子賢注後漢書五十六卷劉昭注秀才一科史記賈生傳年十八
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杜銓傳載北史杜銓傳族孫正元誠好秀才瑟僩韓愈
贈張籍詩解摘子瑟僩學而朱文公曰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挂壁舊唐書楊綰傳
三史則皆同於挂壁牛跡白居易與濟法師書所謂大海內於牛跡也龍章文選趙景眞與

嵇茂齊書表龍章於祼壤敬勗光彩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愛護波潮敬勗光彩

與姚春木書

秣陵執別隻更涼暄數從同人處寓書奉訊動止而瑶
華不嗣疾首滋彰足下削跡家街縱情墳素湘東金管
定逾千豪張融玉海行滿一尺聞服之餘委心無量僕
劣質等於腐芥阨境阽於焦原始爲子桑之閉門繼學
禦寇之嫁衛奪鬲於涂舍乞漿於蟻邱後乃敷衽郡邸
移牀使廨行慙江革損宣城之半氊望非王符辱度遼
之屣履攬環結佩不乏逢迎此邦禺筴所掛羅冠蓋之

輻湊腥腐所在喙吞隨之而今昔勢殊贏絀力判向之
珉簪珠履金鋪玉碣夏侯四馬之奉河間廿區之館今
且碧雞息譚阜螽罷躍西園清夜明月潛以收聲東閣
凝塵梅花寒而自落加以體性疏放酧酢僻寂餒饑鳳
而無實噪倉雀以有聲雖在戟門無異蓬戶不知者猶
謂信陵折節則薛公改其單寒齊嬰下顏則涙午增其
寵飾毛卵鉤鬚無足當一笑也惟幸所主志行不後古
人文字之閒尤極神契鐘釜雜奏獨抒夔曠之聰[illegible]
竝遊弗眩離朱之目音實難知知實難逢東堯所歎[illegible]

乃獲覯以此自慰差勝羈孤爾近佐軺騈體正宗一書欲以矯俳俗式浮靡中閒進退權衡皆係所主裁斷僕雖覩成僅司校勘且鄙文濫廁尤不便置喙其閒然意恉所存蓋可略述大要立準於元嘉永明而極才於咸亨調露文匪一格以遠俗爲工體無定程以法古爲尚其有新聲滌濫煩手慆堙雖在顯門固從芟薙或乃淺材薄植學之本原齵齒折腰意圖貌襲珠礫之似亦勿容滑若唐堂集唐一首則變例收之尤陸吳章諸家則別裁汰之攬翮剔毛具存微指至於玉堂淵雲之巨製名山崔蔡之副壘或限於見聞或艱於搜採篇簡遂約著錄無多要以揩拄哇淫植立軌範正無取乎繁富矣脫遇庸目不免詆訶屬在雅材所宜審聽輒附一分奉塵几席尊選古文他日斷手所謂異音合奏殊塗同歸者跂予望之已秋風淒厲謹護眠餐帶水可杭當復相見不宣

瑤華不嗣周宏讓答王襃書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銜離騷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銜湘東金管梁書元帝爲湘東王時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張融玉海齊書張融傳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從上善腐芥吳志虞翻傳年十三客有候其兄不顧翻者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阨境阽於焦原尸子莒國有焦原人莫敢近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齊踵焉所以稱于世又張衡思元賦阽焦原而跟止子桑閉門莊子大宗師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禦寇嫁衛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不足將嫁於衛奪鬲於涂舍戰國策蔡澤見逐于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乞漿於蟻邱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行慙江革損宣城之半氈南史江革傳謝朓嘗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乃脫其所著襦並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禹筴管子禹筴之商日二百萬原注禹讀爲偶對也毛卵鉤鬚韓嬰韓詩外傳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弗眩離朱之目曹植車渠椀賦雖離朱之聽目由炫燿而失精東莞所歎梁書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篤志好學除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人文體引而次之煩手慆堙左傳昭公元年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崔蔡沈約宋書傳論班楊崔蔡之徒異軌同奔柳宗元傳昌黎以子厚文似子長崔蔡不足多原注崔駰年十三善屬文蔡邕少博學好辭章

小謨觴館文集注卷三

小謨觴館文集注卷四

清 鎭洋彭兆蓀湘涵著

清 鄞 張嘉祿肖蓀注

記碑銘雜文

天池記

出甯武城而西四十里古甯化軍所屬地碎石犖确岡巒晻靄山原之上有池奫潫方廣百頃皎焉沖照旁注汾水下承桑乾東連元池津脈潛引溹涫之辨見於道元之書祁連之名傳於佛助之史渟泓瀲澈徵奇效靈

歷有年所以逮李唐資其水草置牧設監車騎所集流杯以嬉蓋亦旋鴻神泉之亞也閱千餘齡雷迅飈逝原隰遼迥素波獨瀲邊風淒厲起於厓谷韡文鱗獵淪漪竟川秋花數叢雜無名目傍渚照影流媚送馨厥性潔蠲不受斥草時有琴鳥銜汙其中激素飛清尤足異巳巖棲谷汲山夫蕘豎習焉相忘過而不睨邑鮮詞人兼乏好事頒斌之樂坲霓之勝槩爾闕如予以嚴辰肅月命疇嘯侶嫈婳池上天鏡落目心波湛然長空卷雲俯仰一碧太清不滓啻無行舟梟雁有聲足代漁唱簡文帝云禽獸魚鳥自來親人王司州云人情開滌日月清朗斯池有焉夫影娥太液滉瀁於禁籞高陽昭華淼漫於坰野皆以勝遊騰人口頰斯池地鄰甿塞人稀獸繁緬道武稅駕之所爾朱聞樂之年今昔代更喧寂亦異顧不以寥闃改其淵涵陽焊不耗陰霖不溢是非含貞蘊素有符潛德者乎瘦日將匿玻瓈漾霞倒載接離彌望廣潒濡豪記之可俙然感矣

甯武一郡萬山環抱實無名勝足稱惟天池在縣境西林檗森秀最顯於元魏之代北史水經注諸書紀

載特詳郡志有秦雄褎記一通嫌其摹繪未盡因踵成之 自記

天池 通鑑地理通釋天池在嵐州靜樂縣北燕京山上周迴八里陽旱不耗陰霖不溢故老言嘗有人乘車風飄墮地有人獲車輪於桑乾泉 奫潫 左思吳都賦泓澄奫潫奫廣韻於倫切集韻紆倫切音贇潫音彎水深廣貌 溹涫之辨見於道元之書 水經注漯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縣西北上平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溹涫水者也 佛助 北齊書魏收傳收小字佛助 旋鴻 玉海旋鴻魏地名 神泉 北史魏孝文帝紀太和元年起永樂游觀殿于北穿神泉池 竟川 魏明帝善哉行輕舟竟川初鴻依浦 簡文帝云禽獸魚鳥自來親人 世說簡文帝入華林園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閒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

親人影娥西京雜記漢武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因名曰影娥池太液漢書武帝紀帝作大池漸臺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陽焊不耗陰霖不溢廣韻焊同熯見上彌望廣潒張衡西京賦

泛頫記

乾隆壬子之歲予客汝陰已閱三稔地當頫尾水波瀲灧上流直清下流曲漪和仲所歎近在眉睫近窗不遨悔且次骨乃以伏日傳箋召朋蕉衫葛履出自北郭艖䑿五尺隔水招手薩鞹一席當舷展風兩鬐不言背立鳴艕窡搖波開燕尾細翦火雲彤彤覆頭半陰清風習習兩腋徐舉白鷺前起沒於蒼煙紅藕作花近在舵尾岸柳什百或垂或斜時有微颸送之蘸水汀曲叢草香來不名渚閒鳴蛙聲出無跡科頭倚窗俯覗綠淨照見鬓影誤驚游魚半川以上純爲黛色及至前浦乃皆松陰原縈潋迴西湖在目錢唐羅浮名足相埒老葑十頃蒼龍卷空荒祠三閒殘扉沒水淪漣半規環若鏡匳別出一泓又似初月爰止槳牙衡流方羊穿茭拂蘆聽其所泛狂朋園坐諧笑狎洽酒氣溫磨溢於蘋藻雁鶩唼啑旁窺尊罍伊誰烏烏葦閒微吟忽聆悠揚舵樓一笛

蔫雲於日既成嘉遊柳癭藤輪或發遐想撫茲古郡壤聯州來羣被出狩楚王侈功白亭拒吳愼人勞役於鑠霸業咸歸劫輪不隨世移祇有煙靈豈況名哲晏呂歐蘇星堂柳亭鬱爲蔓草清景一失不如漁夫勝集匪常感我羈士借水洗貌攄文志遊樂而不書抑慭也時同泛者山長華亭進士張君若釆郡人明經甯崇禮問禮劉澤菁任鯤化秀才亓炌劉含任之琦郝濬凡十八人

艖䑿揚子方言小舸謂之艖短而深者謂之䑿薩鞹唐歐陽詹詩薩鞹一席眠還坐窡搖波開窡丁滑切酒氣溫磨磨奴昆切

題襟館記

淮左腴壤三司嘉除廣麗饒樂汨其外形軺縉均輸役其內慮至於宮商發緒雅歌興賢主宰一心品隲百氏陶冶所被悉爲祥金弦酌之餘韻此樂石自非澡元瑩素蕩累超神勝情獨標事殊浮慕欲使播扇芳風肇興盛軌難矣今都轉南城曾公峻玉標節星芒掞文出承明之廬凭度支之任挈持綱維眾職具舉泊乎其懷沖乎其神惟述作之嗜根於天倪不以埃垢淆不以纓紱易戟寢蕭暇文儒景從公寬以納眾流鑒以區羣族明

月入抱唾皆瑶華陽和貯顏物歸藻鏡簪履所盍賓館用開顏曰題襟志雅契也碎石紆徑約纔百弓露檻繚花乃有數折虛白啟牖時來草馨孤吉篆爐俄領香氣月話方狎棐歌載賡妍手發藻則思酣茗餘才語陽煙則聲墮竹外橫塵偶落老梅粲容饜心之篇擢鶴亦舞才有宲柟獲石不遺兮無雲泥轟豖一致此蓋浮世之豔微塵弗攖振奇之衷千古如在土石侯卿性命文字平津東閣竟陵高齋以方斯遊亮無忝已夫處紛耽素至道之符也虛衿頤賢上哲之懿也美而不書曷以昭

示前軒納霞眾星聚德豪翰飛走風猷允塞龢生後來辱廁幸舍命牘申辭用詒來者

三司宋職官志有三司使戶部度支鹽鐵也 才有宲柟韓愈進學解夫大木為宲細木為柟 獲石不遺漢書揚雄傳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注服虔曰獲古之善塗墍者也 眾星聚德續晉陽秋

甯化定河村臺駘廟碑

伊昔天流洪洞炮媧奏績於蘆灰地判潢洋白阜貢功於窾木疏宣豐物元圭錫石紐之聖隨刊佐治阜旅啟峭函之封類以神靈力殫奠乂是故梅梁做殿犧尊肅

其明禋玉女婁姚鶉首隆其胙鍘凡以中瀆獻廷靈祇崇德報功昭融於赫也況乎金天衍裔勤勳於庚辰同木之先黑帝分符効績於元律蒼牙之後者乎惟神業世元冥官承顓頊五行以水為本實主其靈長太原於晉為都肇建其封域粵稽汾水發源武州由濛流而成巨浸逕狠孟而注大鹵南入河東之界別有洮水之亭厥為二川轉汎三晉羊腸石臼之險神奠其弇湍華谷黍葭之腴神宣其利澤凡武靈之所鬪棐賈辛之所射雉周王流彘之邑襄子拜神之區寶鼎獲而甘泉作宮

白兔儛而竹書紀市綿周歷漢有幹有年咸仰神功俾成樂利所以重該修熙紹其統位躋乎靈咸赤熛之班沈姒蓐黃薦其馨祀同乎夷鼓青陽之胄國僑祟疾配之以參星酈元注經系之於涑水唐宋以下享祀勿忒奏橫汾之簫鼓足代神弦瀉碧玉之清泠堪當明酌叔虞舊壤妥侑古矣茲甯化定河村者左接汾墳右鄰谷口北山經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此地當山之趾控汾之源舊有叢祠翳神是祀李唐垂令狐之碑文石晉著昌甯之封號春秋報賽暘雨應時勤事禦災實符祭法

而說者謂神之宣障不在此邦黍稷匪馨義同附會不
知撫晃芴而念禹績不必定至塗山過唐魏而憶堯風
詎在尃歸蒲坂此境既屬上游卽當來格猶之嵎峽濫
觴之江式禋奇相析木歸墟之海載祀陽侯豈同夫泗
水之祝支祈巫夔之祠瑤女白龍絹綬李冰惟蜀郡稱
神屭贔夯流巨靈獨華山効異也哉用新瓴甓特薦牲
牢盤鵰之雲下垂疑飄芝蓋旋鴻之池遙注取潔椒漿
帝首五官以命正派夯形魚昌僕之儔水利萬物而不
爭功超大騶虞余而上銘曰

參星之區有神司寒少昊之裔高陽之宫力宣汾洮疏
川砥灂并州之祠松柏丸丸惟茲僻壤近鄰管州實當
汾源萬禩安流闢無穀洛產有琳璆於彼於此莫非神
庥神之來兮風馬雲車神之逝兮雅雅魚魚案圖考經
豈曰子虛如謂不然請徵寶書

甯武縣西甯化所定河村舊有臺駘廟及冢墓郡志
以爲臺駘宣汾洮初不在此其冢廟應在太原汾州
識里俗附會失實予謂甯化近鄰管涔汾源在焉臺
駘汾神立廟固宜特不可言冢耳論者欲并廟而誣
之亦拘墟之見矣金太和八年有同知甯化州軍事
張守愚碑竟斷爲神墓殊失考據且詞不雅馴先君
子官此日命擬此文正舊碑之失廣郡志之拘以備
修邑乘者采擇焉 自記

天流洪洞妼媧奏績於蘆灰 淮南子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原注平地出水爲淫水 地判潢洋白阜資功於簃木 路史炎帝紀命白阜度地紀脈水道簃木方竹杭潢洋而有亡達 疏宣豐物 路史夏后氏疏道滯鍾水豐物 停石紐 揚雄蜀王本紀云禹生于石紐括地志云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里按今四川龍安府石泉縣北有石紐村 金天衍裔 左昭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

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之汾川 勒勳於庚辰 古岳瀆經禹治淮水搜獲淮渦水神名巫支祈形若獿猱授之庚辰庚辰不能制徙之淮陽龜山之足下淮水安流 五行以水爲本 漢書李尋傳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 襄子拜神之區 史記趙世家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白兔儛而竹書紀市 竹書紀年宣王三年有兔儛鎬 重該修熙 左昭二十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爲五官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此其三祀也 靈威赤熛 河圖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南方赤帝神名曰赤熛怒 夷鼓青陽 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 管涔之山汾水出焉 山海經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而西

流注陽侯戰國策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於河漢書揚雄傳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注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也泗水之祝支祈盧軏瀆州七絕其第一首筌山詩川鎖支祈水尚渾注異聞集載古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祁善應對辨淮之淺深原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屭贔分流巨靈效異干寶搜神記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利河流今觀手跡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腳跡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是也水利萬物而不爭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鎮守山西提督雁門等關總兵官左都督周忠武公夫人劉氏廟碑

星環斗極天孫聯上將之垣兵洗蚩尤元女授軒皇之策小戎知義女子嫻軍厥風古矣若乃馮嫽持節於昆彌呂母稱戈於海曲虞潭之妣撤佩珥以餉師張茂之妻率部曲而討亂荀灌嬰突圍取救潘將軍同幕從戎或先命婦以建旌或合侍姬而教射是皆軍園壯女城號夫人膺崇義之封加貞烈之號鬚眉巾幗前史美焉然未有際海水羣飛之日佐一柱以擎天當敞雲山壞之時蹈六丁而入地冢赴紅羊之劫孃子軍熸力窮蒼兕之呼美人虹起如故明周忠武公夫人劉氏之奇烈者也夫人系分龍豢作配虎臣冰霜瑩其蘭心翟茀莊其褕飾爾朱發射盤雕不飛雍容搴裙金鞍慣控久已取韜鈐為膏沐易釵鑷以兕牟矣當忠武公之移鎮三關也地接飛狐峯鄰落雁公以麟振龍驤之國帥屬當烏頭馬角之窮邊朝廷以道濟為長城羣醜指敖曹為地虎夫人撤環練士絣甲同仇挑刀走戟都兒亦使受兵窅褭蠻韡扈養皆能成隊儻使蒼鷙勿出青犢無驚

六纛風閒九邊塵息閫外則歌騰大角閫中則侯號雌亭房敖和鼙鼓之聲兒女吐風雲之氣豈非獨張錦繖平分譙國麾幢對樹牙旗復見平陽幕府者乎無何玉弩芒生金甌國破雁門司馬失律於輿尸晉陽中丞致身於握節遂乃焦黎嚙棗猰貐磨牙合黑山張燕之羣犯白棒王羆之眾蓋李自成既陷全陝進圍代州時則懷宗十七年二月也忠武公雪涕登壇投醪誓眾始扼忻代繼守樓煩發碻磝之礮蟻子頭飛鬪鞬轒之丸騈鄰膽落九拒九攻六矢不動十盪十決一軍皆驚固將

妖走羅平褸傳焦度而運當元二難揮返日之戈星燦
旄頭望斷洗兵之雨兩甄鼓死百雉城積公猶搏人以
投張拳而戰達奚手皆見骨常山齒欲穿齙萬鏃晨飛
大星夜落爰以二月辛巳罵賊而亡事具史宬忠傳婦
孺固可得而詳焉於時夫人孤不怯兵危不撓勇健兒
雖盡尙有蒼頭竈婢知兵非無紅線驅蠶母齋娘以拒
敵合奚須臧獲以當鬬賊餤千屯牙門一角夫人身凭
鵰尾手挽烏號戟圍闔而突騎不前星鏑驋而欃槍四
散地鳴鼓角舞樓上之梯衝宮似修羅下空中之刀雨

殷戰血於鈴閣結蜃氛於虎衙月羽弦開肉飛仙倒蓋
其繼公而與賊伉也如長離去而宛虹來耀靈淪而望
舒睇一息猶在百戰何辭扞衛侯遮雙煙一氣奠哉尙
已迫乎董澤之蒲莫繼綠林之刃交攻乃退守危樓積
薪自爇闔門不辱婢僕偕亡嗚呼痛哉絳雲飛而玉碎
赤熛怒而香銷追忠魂於風馬雲車完勁操於炎煙烈
雹此則魄成精衛將憑朱鳥歌招火及天元足令須彌
山動者矣會當改玉未極褒崇雖亳社之殉共悼乎伯
姬而石窌之旌不聞於齊女茲者治隆粲晏典舉明禋

乃修廟食之儀用旌表忠之觀既祔公廟復設專祠嚴
幃閟幄楹桷聿新桂醑椒槳春秋匪懈某備官斯土敬
仰明威倣度尙之文當巫咸之祝爰鐫文字樹以穹碑
葢將銘勒金石質之乾坤禮也黃絹有慙丹誠可鑒庶
幾叢鈴碎佩靈風滿聖女之旗萬禩千春石馬壯桃花
之色銘曰

時值鴟張運艱龍漢百萬封狼孤軍鶖鸛牙梟不鳴紙
鳶信斷引決全家致身一旦巍巍宮廨屹如九闕婉婉
紅顏嚴於泰山賊馬縮蝟賊面著瘢力盡一炬隨公九

天昔聞睢陽有陸氏姑又聞梁國江中援桴是皆知兵
壯士無殊烈烈霜心方斯蔑如載展祠宇載薦溪毛女
隊夾侍綸巾繡袍寒月如鏡塞草如刀靈兮來歆視此
石高

甯武周忠武公廟與夫人合祀碑題歌詠甚夥而夫
人貞烈專祠獨闕焉太守盛公屬予爲文以補之據
事敷陳其原碑議論所及槩不贅述避複也 自記

馮嫽 漢書西域傳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于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

呂母 後漢書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

呂母密聚客規以報仇自稱將軍攻破海曲執宰殺之荀灌嬰突圍取救晉書荀崧小女灌傳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困欲求救於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得詣覽乞師賊聞兵至散走城號夫人漢書漢軍絕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蒼兕之呼史記齊太公世家師尚父誓師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美人虹起異苑古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俗呼美人虹麟振龍驤晉書段灼傳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按艾即鄧艾屬當烏頭馬角之窮邊論衡燕太子丹朝於秦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朝廷以道濟爲長城宋書檀道濟傳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孽醜指敖曹爲地虎北史高昂傳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經趣商洛昂渡

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絣甲戰國策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蒼鵝晉書懷帝紀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色蒼者沖天白者不能飛青犢後漢書光武帝紀別號諸賊青犢等各領部曲閫外則歌騰大角唐書禮樂志講武之日六軍吹大角閫中則侯號雌亭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碚礧之礮韓愈征蜀聯句投奓鬧碚礧奓礮石也碚礧石落聲也鞬韇丸後漢書南匈奴傳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遺遺單于注方言云藏弓爲鞬藏箭爲韇駢鄰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柏至以駢鄰從起昌邑以說衛入漢以中尉擊籍侯千戶又漢表師古曰二馬曰駢鄰爲並兩騎爲軍翼也索隱曰姚氏鄰聲近駢鄰猶比鄰也九攻呂氏春秋公輸般爲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設爲守宋之備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兩甄鼓死晉書周訪傳達奚手皆見骨隋書達奚長孺傳爲虜所

歐突且戰且行戰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虜氣奪解去大星夜落通鑑建興十二年丞相諸葛亮卒於軍先夕司馬懿見大星落於西其大如斗蒼頭史記陳涉世家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索隱曰韋昭云軍皆著青帽故曰蒼頭鴟尾陳書舊制三公黃閤聽事置鴟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爲大將軍詔開閤門聽事寢室並置鴟尾地鳴鼓角舞樓上之梯衝後漢書公孫瓚傳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城上鼓角鳴於地中宮似修羅下空中之刀雨法苑珠林阿修羅與帝釋戰空中雨刀戟肉飛仙倒隋書沈光傳光口銜繩索拍竿上梁繫繩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時人謂之肉飛仙宛虹上林賦宛虹拖于楯軒原注宛虹屈曲之虹也扞衛侯遮國語盟于宋侯遮扞衛不行京注扞衛謂羅閣徇附也二十人爲軍去壘三百步紲其中或視前後或視左右大綠林漢劉聖公傳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于綠林中原注綠林山在當陽縣赤熛怒揚雄甘泉賦注熛闕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熛怒又隋書禮樂志夏則赤熛怒紙鳶信斷獨異志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簡文縛紙鳶飛空告急于外景令左右射之及墮皆化爲禽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在

安徽廬州府巢縣何烈女碑銘

烈女何氏巢縣人也父業漁城南瀕河結茅撈蝦拘蠏以供資糧女年十歲清英潔白誕含柔範許字同里李氏子承宗特雉雖聘昏酌未薦躬勤澼洸自課牙尺越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日承宗病歿女時年二十得報慟絕即撤環瑱欲奔其喪父母阻之女益悲號勺漿溢

米不入於口姑姊姪娣媞媞東廂輕塵弱草綢繆慰喻女終不怡乘夜自絞家人覺救而甦十一日父母他出勅衛稍懈女乃伺隙沈身於河濤瀾渺瀰網撈不獲乃慾逝魄永淪重淵乃以十三日夜二更尸忽浮出水面適當壻門壻家亦瀕河違距半里逆流而至止泊不去殊生存紉帶裳而周身爲窮綺以自潔矢心堅定之域風波動盪若牢繫然引而出之髻鬟整娖膚理玉色不抗軀頹瀾之中盱卓赫哉昔之刑耳剺面毀髮截鼻縷纏巢燕之脚粉書陰字於扉勵節明白聿爲禮宗皆以

諸偶感激恩義若乃守報板悼髡髦女而不婦義以勝情秉瓊懷以自持捐瑤質而相赴於禮爲過在人斯難宜乎精誠所感河伯爲之效靈英爽攸寄逝湍不能蕩幹矣濡江霜酣巢渚月苦想像貞魄明明千秋大府既以事上荷綸綍之錫苟無元石曷以昭示跂瞻聳慕龔成此文銘曰

貞木之性不以稺移女子有懷不待結褵伊彼英淑安矜其姿二十春風心存我儀忽彈黃鵠涕下如縻繫纓有屬誓心相隨百折靡慝沒身清池婐婧玉雪潺湲素流飛精入淵逆波而浮左相馮夷右扶陽侯乘風驅雲依魂九幽素裕靡靡如川之瀛女以身砥障其東下巍巍禮防高門或繇豈況庶賤植節無愆白水秋月空山猗蘭陵谷或遷貞珉不刊

褸纏巢燕之脚 南史張景仁傳王整姊爲衛敬瑜妻年十六敬瑜亡截耳爲誓所住戶有燕巢後忽孤飛女以縷繫脚爲誌後歲復來猶帶前縷 粉書陰字於扉 後漢書陰瑜妻傳潁川荀爽女采年十七適陰氏瑜卒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既到郭氏乃令左右具浴入室掩戶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成懼有來者遂自縊 黃鵠 烈女傳陶嬰夫死守義作黃鵠歌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陳采谷墓碣

采谷諱若芝姓陳氏元和人采谷其字也祖初哲以乾隆己丑進士第一人由翰林院修撰官至湖北荆宜施道父兆雄候補鹽課司大使采谷生五月而孤七歲復遭母衛氏憂邊讓乾蔭早傾鶵鬌之年韓康復孺不暖豚釘之日其從祖某與其再從叔某共鞠之分餘飯於郄公假生衣於氾毓桑附枝而漸沃草寄生以昭蘇迨十一歲復歸其室與叔兆賢同就外傳慧心朗解踔絕常兒揚烏詮易通義於蒼頡裴駿誦詩悟旨於鳴鹿以

方幼智諒無惢焉編劘摩研稍長益勵千五百潁筆禿於條鈔八十一家心識其流別猥以清羸恒患佁𤺺學勤焠掌體苦列黌年十九疽發於尻溘焉遽逝嗚呼衕窮剞殺空讀姬聖之書集號童蒙未竟德輿之業天閼之痛昔賢所同兆蓀竊啓寡聞謬忝師授抽衣解髻多負於蒙心紆軫摧弦永絕夫元賞茲嘉慶八年某月日將葬於某山某原遣車速駕叔兆賢屬爲銘辭爰述厓略碣諸墓左志長殤之石例倣渾滂慟不秀之苗感深蘭玉已君生於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嘉慶某年月日以

未婚不得嗣嗣從祖之孫某爲父兆雄後云

假生衣於汜毓晉書汜毓字稚春敦睦九族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揚烏

銓易通義於藩羝揚雄別傳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擬羝羊觸藩久而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裴駿誦詩悟旨於鳴鹿北史裴安祖傳安祖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曰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嘗獨食焠掌荀子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集號童蒙未竟德輿之業舊唐書權德輿傳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爲文數十篇編爲童蒙集十卷不秀之苗揚子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世說新語王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

檄城隍神驅貓鬼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昭告於城隍之神曰昔者魚脯鯢殺齊君立五吏之祭欒亶禺馬漢后啓三垓之壇長陵宛若亦奉神君雲陽䝧鄭尤崇巫祝迎年畫法前典攸存逮觀右賢左戚之朝虎武龍文之治天鏡照而黎邱滅跡乾暉煜而靈場失威六席六䊵郊社無愆諸逐諸嚴牲牢悉罷苟有慶忌於蝸之窟倍阿鮭蠪之嬈嚇覡嗾巫骨葷爚餅必將驅甲作命量侲棒用拾櫨物窮五酉行鑿齒疇華之𣨛落白蜺嬰茀之仙未有嗚陽罔象忝竊瑱茅澤豕山魚賁儀金累者也茲邦地

匝岑嚴風成甃果桓葱莊胷頗擅五兵楚鬼越禨無聞比屋惟有貓鬼之祀實類豬都之妖獨孤陀奉而稱神徐阿尼憑而爲厲流傳弊俗漸染巫風像倣煙蘿沈水藁而纔似飾叨芝蓋羽葆合而華敷敦脥血拇矎睒蒙倛之面女丁婦壬眇睰冶夷之容子夜寂而䕢膏明丙符焚而荆幡動遂乃挾邪作蠱鬼笑靈譚不杌戶𧀼遽遭篪首直排欃闥有類儀身羅帷卷舒人醉摩那陀果楚雲誕幻春酣毗琵敠天浹席蚻生流庭猋走似丹朱之憑房后甚公嫗之娶唐山幾使戶飲淫泉家芟貞樹

女媧七十二化有此閃屍洛陽千五百神無其妖露際
此金科照律玉燭含光凡夫東陵聖母石印郎君駱曜
緬匿之法黃公粤祝之傳罔不匝宇潛蹤綿區戢影由
庚載作左道咸誅豈茲小鬼之神乃假巨人之跡某職
當守土氣涌如山慼帨驚尨久淸陰訟妖雲悖雨詛逭
王章業已盡械婆羅窮搜聲鐸率鶩父亭公之衆奮桃
更茭索之威祝融一怒繒畫飛煙金布三申米師褫魄
猶恐沈㒓竈髻陽律難施騰餶強梁冥誅攸賴用修蘋
藻冀降明靈伏望彈壓氛祲剗開聲勢爲忖留惡覘爲

長房厲訶淬刃於度朔之山傳札於葛陂之老務俾邦
驢山鼠悉就殲夷天狗羵羊同歸枷紲庶幾脅言婏孌
救月弓彎齦其豩猖獲雄兆協鄉社絕八通之道閭閻
開六慎之門畏子不奔分奠下民之疵癘助我張目不
求神聽之和平

甯武俗祟於貓鬼巫者緣以爲利先君子宰是邑械
衆巫至搜畫像盡焚之出示嚴禁風遂絕此告神文
蓋命兆蓀擬作初稾也久佚不復省記嘉慶丙寅春
日偶於大牛篋中檢得之因稍刪潤繕錄如右 自記

貓鬼 隋書獨孤陁傳好左道其妻母先事貓鬼因傳入其家上令高熲等雜治之 昔者魚
脯鯢殺齊君立五吏之祭 管子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
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殺 欒車禺馬漢后啟三垓之
壇 史記封禪書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又壇三垓 長陵
宛若 同上 䣊鄭 漢書地理志雲陽注有越巫䣊鄭祠孟康曰䣊音辜磔之辜鄭音瓌 迎年
二 漢書郊祀志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候神人于執期名曰迎年 虎武龍文 魏書衛操傳桓帝功
烈桓桓龍文虎武 黎邱滅跡 呂氏春秋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
靈場失威 揚子靈場之威宜夜矣乎原注吳祕曰靈壇鬼神之威施于暮夜則見悚 六席
六綵郊社無𣦸 漢書郊祀志注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

慶忌於蝸 管子水地篇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涸川之精者生於蝸 倍阿鮭
蠪 莊子達生篇東北方之下倍阿鮭蠪處之騶 甲 後漢書禮儀志 𡰥侲 路史黃帝創𡰥侲
一棒用拾櫨 古今注拾櫨木曰無患者昔有神巫曰瑤眊能作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棒杖殺
之物窮五酉 干寶搜神記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
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而已夫何患焉 白蜺嬰茀
之仙 楚詞天問白蜺嬰茀胡爲此堂 嗥陽罔象 淮南子汜論訓篇山出嗥陽水生罔象
忝穪瓊茅 梁書張纘傳庶觚吐馨香祀瓊茅而沃酹 於澤豕山魚 晉書禮志及山
魚登俎澤豕睽經 彙儀 齊書樂志彙儀飾序 金累 抱朴子登涉篇又或衣衰戴笠名曰金累
風成蠶果 廣韻蠶果猶果敢也 桓葱莊冐 荀子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公

之胥也皆古之滇劍也頗擅五兵管子定三革偃五兵楚鬼越禨見與李刺史書
成服上三尺之封注又見列子說符篇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將死戒其子有曰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辭請寢丘與之豬
都之妖段成式酉陽雜俎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五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
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都皮骨爲豬都婦女爲人都在樹樹根居者名豬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
樹尾者名鳥都獨孤陀奉而禰神徐阿尼憑而爲厲見上猫鬼注隋
書獨孤陀傳又云會獻皇后及楊素妻俱有疾皆猫鬼疾也陀婢徐阿尼言常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
也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于畜猫鬼家敦脄血拇楚辭招魂瞜睞木華海賦
瞜睞無度蒙倛之面荀子非相篇仲尼面如蒙倛女丁婦壬蘇詩王公飛空女丁

蔵眇睧冶夷之容木華海賦羣妖遘迕眇睧冶夷子夜宋書樂志子夜歌者有女
子名子夜造此聲晉瑯瑘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鬼笑靈譚見淮海神弦曲序不枕
戶橉遽遭蹠首淮南子氾務訓枕戶橉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按橉里忍切玉篇楚人謂門
限曰橉蹠足履踐流庭蔡走國語丹朱之憑房后國語惠王時神降于莘內
史過曰昔昭王娶于房房后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韋注憑依也亦作坋儀匹也公嫗
之娶唐山後漢書宋均傳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
改易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取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女媧七
十二化淮南子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又麻姑仙人紫壇
歌女媧練得五方氣變化成形變天地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處其位洛陽千五百

神後漢書光武帝紀注續漢書曰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爲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凡一千五百一十
四神東陵聖母後漢書郡國志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國以其處爲祠號東陵聖母石印
郎君吳志孫晧傳注江表傳曰歷陽有石山七穿相傳謂之石印神有三郎婆羅齊書林邑
國傳謂師君爲婆羅門米師後漢書郡國志注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修療病愈者雇以米五
斗號五斗米師柎留水經注渭橋舊有忖留神像絕醜嘗班令其出首以腳畫地欲圖之忖留覺
便沒水度朔獨斷海中有度朔之山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也葛陂後漢書費長房傳汝
南有魅僞作太守章服長房呵之即成老鼈付其一札以劾葛陂君魅叩頭死邦驢山鼠晉書
郭璞傳宣城有物如水牛璞卜之是爲驢鼠巫曰此是邦亭驢山君鼠天狗羵羊後漢馬融
傳廣成頌云枷天狗緤羵羊鄉社絕八通之道史記封禪書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

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閶闔開六慎之門宋書竟陵王誕傳誕
問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云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

祭風伯文

年月日某謹以庶羞之奠致祭於風伯之神竊以桐生
茂豫必噓以涽其枯異蕃蘆蒻賁撓以宣其氣其有翹
莖濩葱含萌抽芽滋液滲漉既邀屏翳之恩被靡披離
尚仰蜚廉之力所慮鼓簸怒號焚輪起勢吹山作地回
海生瀾異雎水之圍沙石羣走非昆陽之戰屋瓦皆飛
以致角瀁彤縈辰畦失秀懸黃一敗抄白無期今者膜

稷告登綏田書有惟神佐流天澤俯祐歲功五日無譽八節咸應經堂汎瑟宮商和而錫金吹花送香罷亞翻而蹴浪不徐不疾中精洄夫大元唱于唱喁羣方悅其吹萬歡康見助昭賽宜酹敢偕戊己之尉祭倣蘭麻虔告丙戌之神儀修柳燎聖曰時若永清礮車之雲靈來肅然請卷歸旗之雨

桐生茂豫（漢書禮樂志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原注旉古敷字桐讀爲通草木皆遂達而生美悅光澤又桐始華也）湣（古括切音刮）異荂蓲蘛（左思吳都賦）以宣其氣（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于天日月所出名曰折丹處東極以出入風注曰折丹神人節宣風氣時其出入）翾莖瀵蕊（郭璞江賦）滋液滲漉（司馬相如封禪書）屛翳（山海經注雨師謂屛翳也）被麗披離（宋玉風賦）蜚廉（楚辭後飛廉使奔屬注飛廉風伯也）焚輪（爾雅焚輪謂之頹）八節咸應（易緯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列子夫獨葉之風不應八節）經堂汎瑟（梁費昶入悅風詩經堂汎寶瑟乘隙動浮埃）唱于唱喁（莊子前者唱于而後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吹萬（莊子子綦曰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天籟子游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歡康（東京賦君臣歡康）丙戌之神（應劭風俗通戌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礮車之雲（唐國史補暴風之候有礮車雲蘇詩礮車雲起風欲作）

告楚元王廟文

彭子兆蓀以嘉慶丙辰之元客於淮陰府舍宴閒覊緒不怡閒游市廛有漢楚元王廟焉緬懷緇衣好賢之誠遠追甘棠思德之義瑣旅下士伏增悽戀乃以香楮敬謁祠宇而俾祝讀文曰側聞魏文既逝游西河者愴懷信陵亡云過夷門者出涕豈非吐捉所被白屋感其揚仁盼接之殷素士因而慕義者乎惟王連枝隆準作輔炎精受浮邱之經淵源乎荀況從藍田之戰發跡乎景駒始膺文信之封繼受彭城之縣赴善若渴說士尤甘性好讀書手爲次傳亨蕢嬰固遜此專家賈鄭匡劉紹其絕學以穆生申公白公有同學之誼授中大夫之官歌白駒而逍遙賦呦鹿以式燕降宗英之重執贄而親布衣忘穆屬之尊禮顏而登俊士乾餱不失醴酒常清當時若園綺之於漢惠鄒枚之於梁孝淮南之招致賓客河閒之篤嗜藝文類皆承稟王風以爲則傚厥後異代世有令藩南皮飛蓋之游東閣翹材之館籠爐飲扇供具盛乎芳林刻燭弦詩優禮加乎西邸凡所以做盧襟延韋素勢等於浮雲士歸如流水何莫非王之哲範啓之於先哉夷王郢客嗣爵靡愆亡何驕裔承祧作奸

忘道遂致胥靡刑傅賢辱赭衣昌邑衂師身膏白刃凶終隙末論者惜焉豈知歎夏屋者秦士乃康公之不承疑昌國者惠王非燕昭之失德古今賓館禮衰權輿興慨大都釁成於怙侈識昧於頤賢未可以朱均之朋淫議勳華之棄士也世越千禩廟寄一廛屬有觚生來棲烏幕弔古韓侯之里傷心漂母之祠國士伊誰王孫孰飯桃人土梗竊歎愚衷玉几金牀恭聞故實爰倣初明天臺之表載繹孟堅弧史之文作歌有等於告哀薦楮敢希於邀福嗚呼王如來格鑒九原尙友之心我恨生遲灑千古依人之淚

案漢分楚地爲二以在淮北者封元王交以在淮南者封荆王賈後轉封吳王濞楚封東海彭城薛郡三郡三十六縣是時淮陰射陽先屬荆後屬吳絕不在楚封境內其祠墓流傳蓋皆附會不足深信也 自記

楚元王 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同母少弟也 吐捉所被 漢書王褒傳昔周公躬吐捉之勞 白屋 曹植娛賓賦云揚仁風于白屋兮 受浮邱之經淵源乎荀況 浮邱伯齊人漢書楚元王交傳好書多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 從藍田之戰發跡乎景駒 見本傳 始賸文信之封 見本傳 繼受彭城之縣 見本傳 以穆生申公白公有同學之誼 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授中大夫之官 見本傳 降宗英之重 漢書敘傳 禮樂自修爲漢宗英案謂河間獻王也 執贄而親布衣 漢書孫寶傳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 俊士 劉向說苑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醴酒 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爲穆生設醴 鄒枚之於梁孝 酈道元水經注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游於其上 東閣翹材之館 漢書公孫弘傳開東閣以延賢人後漢書班固傳東平王蒼開東閣延英雄 籠爐飲扇 南史梁南平王偉傳寒暑得宜冬有籠鑪夏設飲扇 刻燭弦詩 南史王僧孺傳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則刻一寸 虛襟 南史孔休源傳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 遂致胥靡刑 本傳 昌邑衂師 本傳 桃人土梗 荆楚歲時記於是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索虎書於門戰國策趙策土梗與木梗鬭曰我乃土也 玉几金牀 葛洪神仙傳見玉篇

甯徵君誄

維嘉慶五年月日故徵君吾友甯君止齋以疾終於汝陰里舍君居江北我居江南聞信駴悼爲位而哭嗚呼痛哉君諱問禮字景陽一字止齋潁州阜陽人也陶正之系蟬嫣乎有熊簿閥之華冠冕乎潁尾貧也非病家有賜書正而不宅代傳長德君生卽愴定幼稱茂良人

貌而天役德勵冠雲之操視歲若月修業無息版之時少失乾蔭奉母而居與兄崇禮明禮皆以都明經爲時模楷何家三隱尤數小山賈氏一門首推偉節有讓瘦推肥之誼無緩儒弟墨之嫌眴眴乎莊莊乎出爲人師入奉子舍酌生徒問奇之酒以壽眉黎分博士賜餐之錢以辦甘滑太夫人顧而樂之雖三釜之悅口六珈之彰身無以過也性鄙浮薄不濫約歡苟有投分必罄衿抱得何遠妄語足賭一縑爲元伯結言不遠千里測交敦行義盡此矣生平研閱所及約下萬籤咫聞弗尚必

稽仲尼之心躡滑可羞博頞容氏之掌發爲翰藻動符經術削柿以寫閎意入於大爐據梧而吟精思應於鳴鏑雖復中年考校遂隊充賦所性不存守學彌篤會詔徵孝廉方正之士今河督王公時爲郡將熟聞義聲獨以君名上於大府植範下士驅傳而舉幼安郭祚進賢列表而推高緯人謂披泥抽玉沈川掇珠將命封軺之駕入承明之廬矣君乃晦不圖榮道不偶物遠慕漆雕未信之語幷無田生致親之懷公府三辭弓旌虛賁幾將如劉訏挂檄而逃學夏統拘蝀以養豈非赤石不奪

節士之必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彼懷軸覓舉掃門求知買聲闊扁之書希榮黃素之冊者伊何人哉伊何人哉予以弱冠客游茲邦獲奉函憑遂聯僑札焦陂雨霽西湖水澄雪旦風朝暄辰肅月步屧相逐琹酒互賡賞一卉之豔則聯情發藻晰半簡之義則騁詞飛辨執古之醅聽勖我以葆眞離世之垢濁引我以元曠古之人所謂組織仁義琢磨道德形應影隨如蘭如芷者斯之謂已飄蓬轉風遂成離索譜牘問訊七稔無閒不謂一旦奄焉長逝嗚呼痛哉後事之託有愧於鍾君潁川

之碑何裨於陳寔要惟哀情不能已已乃作誄曰

四海朋交誰心誰面充路儒冠誰眞誰贗角靡皮流經離道畔障瀾而東以一砥萬惟君貞德不然涬皓素帷不開黃經自抱伯塤仲篪蜚聲掞藻有母聖善怡顏忘老愉愉內行肅肅文林其風肆好明月在襟壓架萬帙挂壁一琹操翰落紙鏘然古音潛德自曜幽光不蘊召南行義聞於淝淮鶴書下莅元纁載來聿爲辟首登諸蘭臺君曰否否是豈余慕遺榮盡倫安我緇素亦緊難爲蒼生恐誤非敢嗚高煙霞疾痼惟君之志介石比堅

知自守黑披莊莭元憶予交君庚戌之年迄於甲寅月
六十圓舺宜作客書劒三秋士衡老屋東西兩頭秆簡
同炙紅螺對浮分花鬬句隔燭燒愁及爾如貫單情得
雙牙弦迭和洪鐘㢒撞自予南歸楚水吳艭玦判璋分
盈盈一江予作勞薪君高衡華少微煌煌寥天之一何
圖崇朝鵬鳥鳴室報書遠來驚聞輟琵嗚呼痛哉君質
如水進德如火以火鑠水知其不可嬰疴幾時服藥幾
裹津㩼遙遙懵然雲墮嗚呼痛哉憶予喪親時客君土
君爲經紀立我於戶憫予孤露謂予毋苦宜紹清芬勉

旃力努及乎分張𥄉問綿絡勸加餐飯飭止梧酌刺刺
千言𡡉予體弱豈意長星先隕君腳嗚呼痛哉君有毋
在白髮垂垂下無遺孤寥寥繐帷孰爲君嗣孰贍君餐
寸涕不止阿兄可知君之遺文予有半箱舟車出入或
存或亡誰爲裒集闡其幽芳如椒斯馨從風以揚言笑
在耳酒痕在衣雁雲潁波仙耶是非實以誄華表之素
旃用儆頑懦淸規批稀嗚呼痛哉
家有賜書漢書敘傳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游學家有賜書而足於財人貌而天
莊子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役德勵冠雲之操莊子孝弟仁義忠信貞廉

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又抱朴子逸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鄰緬然棲九元之端覩歲
若月晏子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修業無怠版之時管子
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少失乾蔭南史袁昂傳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
何家三隱尤數小山序見錢賈氏一門首推偉節後漢書賈
彪傳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眴眴乎莊
莊乎管子小問管子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
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出爲人師漢紀童子魏照求師郭泰供給酒掃泰曰當精義講學何
勞相近照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欲以素絲之質附近靑藍入奉子舍見樂元淑序酌
生徒問奇之酒揚雄傳雄嗜酒時有好事載酒肴問奇字以壽眉黎序見錢

六珈詩鄘風副笄六珈約歡史記燕召公世家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壽
何遠妄語是賭一縑梁書何遠傳每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何之
不能得元伯結言不遠千里後漢書范式傳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千里結言必
稽仲尼之心文中子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
之道昭昭乎削柹以寫顏氏家訓削柹削札牘之柹古者書誤則削之左傳云削而投之即
此意也據梧而吟莊子內篇齊物論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
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又德充符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注梧琴瑟
也守學彌篤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
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披泥抽玉沈川掇珠抱朴

子自所明並照象元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璽冊授流瑞哉將命封軺之駕見錢
序入承明之廬見張衡白逸舒詩序田生致親之懷顏延年陶徵士誄遠
惟田生致親之懷注詩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君之與父孰重過曰殆不如父宣王忿曰則易為去親而事
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
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劉訏挂檄而逃南史劉訏傳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主者檄召訏
乃挂檄於樹而逃夏統拘螊以養晉書夏統傳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采相求食星
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蠘以資養赤石不奪節士之必揚子赤石不奪節士之必
注石不可奪堅猶丹不可奪赤也國爵屏貴家人忘貧顏延年陶徵士誄殆所謂
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注莊子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又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

貧覓舉唐薛登傳時選舉濫甚上疏曰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
奏記誓報故恩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掃門求知前見組織仁義琢磨
道德劉孝標廣絕交論四海朋交誰心離面法言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
心面友也儒冠杜甫奉贈韋左丞詩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素帷潘岳寡婦賦易錦茵以苫
席兮代羅幬以素帷煙霞疾痼田游巖傳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士
衡老屋東西兩頭世說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
士衡住西頭汗簡按以火炙竹簡令汗取青勞薪晉書荀勗傳勗嘗在帝座進飯謂左右曰
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舉世服其明識鵩鳥鳴室前漢賈誼
傳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自輟瑟任昉哭范僕射

請寄知安歌曰非君撤瑟晨注君子有疾不撤琴瑟服藥幾裹李郢詩藥裹關身病豈藏
長星先墜君腳晉書孝武帝紀太元二十一年七月長星見帝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
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實以誄華顏延年陶徵士誄夫實以誄華名由
謚高

翰林院待詔徐君妻吳安人誄

歲在昭陽升維建巳吳江徐待詔達源執訊萬書以其
內子吳安人之喪來赴於予瓊範收華瑤光掩彩摽辟
之慕感均古今豈況同心斷穗失蘭臭於房敖緝雅制
風斷琴絲於伉儷此尤黃門永逝之淚霤滴晨檐希逸

哀誄之辭風鏘楚挽者矣安人諱瓊仙字子佩一字珊
珊前身嫦月生具圓姿夙世璇星長工織句九梁卻飾
惟裝琲瑁之書四葉開屏只綴珍珠之字迨乎笄總歸
於吾友徐君鶼翼齊心螢瓏儷影剔金釭而唱韻排鴻
朗以分篆賭側體於雲藍曉黛顰展聯秋吟於霧幌夕
蟾娟來園壁花深一樓香重勝趣既協閑作雅遊嘗夫
蘭芳邁入嵐氣入野輒復攜鏡具命爐舫磨薜石而畫
釵痕刻槐眉以銘亓跡草木晻藹如帶香煙衣裳飄搖
若負星月是雖玉簫吹鳳瑤裝駐鶴不是過也徐君嘗

宦京師半載而返王覓夢想之勞高柔愛玩之志雖有華袞不以易蘋蘚已維時惠問川流勝儔麕集成陰接軫靡閒弦晦安人魚鱗以召之雜佩以贈之一枝松麈蔽障談元十樣蠻牋隔屏授簡陳局星晚奠爵露初堦異蓮波恆隨碁跡人如劉柳服到心形蓋青鳥翡翠無以喻其婉變矣無何恆幹不居舜華忽謝彩鸞委世遙天之笙鶴如聞紫玉成煙樂府之妃豨孰和嗚呼哀哉徐君煩冤紆鬱涕下如縻檢故物於瑶匳搜殘箋於蠹篋乃得己未歲手書題拙集詩二首絹素欲裂煙墨猶

新曲飾蘭言兼憐桃泛琅璈冕罷偏留賞於孤桐瓊簡緗餘訝垂光於塵札半格獨詠一鐙自怡徐君蓋未之知也逮及今茲方始緘寄嗚呼哀哉倘使綠字不傳縹囊終閟尺波電謝淸都路遙則豈知華鬘天上尙餘不櫛之鍾期朱鳥窗前乃有審音之涓子其爲僾愾更何言乎月苦攻砧既悼焚乎芝蕙風傳玉度敬撰德於旐旗其辭曰

結璘誕秀琯朗降芬冠戴明月髻梳積雲宛宛麗質託緒讓君光啟幼德如蘭斯薰裁衣織素弄藥爭花修詩

賚道其儀孔嘉白家金鑾宋氏若華咳唾珠玉卷舒雲霞施襟東海侍姆北堂威姑怡顏元鳥承筐姜發高詠郎裁報章三春花柳一門宮商寫韻樓高行窩日麗葛歌分箋栗典閒隸鶴蓋團賓鴦漿汎齊脫環佐餐刻燭呈藝彫陵凡質折楊孤唱久拚補袍或用覆醬何圖中閨乃覯牙曠百番赫蹏十讀怊悵銀管妍製鳥闌細書閒評香南自賞花餘愔愔琴德沈沈綺疏緘縢二年玉佩瓊琚栢館春歸瑶田路絕返眞絳河昇靈霓節琱璫殘言發諸扃鐍尺幅函馳千行淚掣嗚呼哀哉組帳空

兮簫局寒落花寂兮青苔斑掩珠櫳兮罷吟雨泝天潯兮睇乘鸞何慧業之邁等嗟長年之獨難要塵網之滓濁非神躬之所安匪留遺馨巾見餘軸粉痕簡青字跡綈緣明明琅書眇眇法曲奩麗金繩裝之寶籙嗚呼哀哉彼嫈嫇之彩件兮猶痛乎珩佩之徂音況文簫之珍偶兮兼文字之緣深松扃閟兮白日遒蟲絡絲兮長篁愁飈車逝兮太霄路簾影累兮珊瑚鉤蘭馭風兮芬遠悵瑤情兮千秋嗚呼哀哉

瓊範收華瑤光掩彩謝希逸誄揜彩瑤光收華紫禁斷琴絲於伉儷

左傳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黃門永逝之淚霤滴晨檐文選潘安仁哀永逝
文注此岳傷妻之詞悼亡詩晨霤承檐滴又希逸哀誄之辭風鏘楚挽南史
殷淑儀薨謝莊爲哀策文帝臥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文曰鏘楚挽於槐風注楚辛楚也
挽挽歌也前身司空圖詩品明月前身娥月王僧達祭顏光祿文娥月寢燿旁趣既
協協趣錢序見玉簫吹鳳瑤裝駐鶴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
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雖有華袞不以易蘿
薜張說詩不將薜荔易纓冕問川流顏延年宋文帝元皇后哀策文悲問川流芳蘭
塞連波困學紀聞評詩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連波竇滔
字也按唐武后見圖製記人如劉柳服到心形晉列女傳謝道韞嫠居會稽家中莫

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
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髮整帶造於
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
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頃所未見瞻察言
氣使人心形俱服舜華忽謝詩顏如舜華傳木槿也彩鸞委世見陳謌人傳
紫玉成煙搜神記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玉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而欲嫁之不得乃結
氣而死重游學歸往弔之玉魂從墓出顧重延頸而
歌云云重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玉曰願勿推治夫
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煙然樂府之妃豨孰和古樂府有所思妃呼豨秋風肅肅晨
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注妃呼方言豨走也王阮亭
池北偶談江南士人擬古樂府有妃來呼豨豨知之
之句蓋樂府妃呼豨皆有聲而無字今誤以妃爲女呼爲喚豨爲豕湊泊成句成何文理尺波電
謝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不櫛劉訥言諧噱錄鬭圖有妹能文每語

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敬撰德於旒旗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敢撰德於旒旗
庶圖芳於鐘萬結璘黃庭經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上清紫文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
月之仙修詩貢道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修詩貢道稱圖照言元鳦列女傳狄浴于
元邱之水有元鳥含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含之而誤吞之遂生契焉鷰翾汎齊山海
經解縣南有壇道山山下有水潛出渟而不流俗爲鷰漿發於上而潛於下厥頂方平有良藥久拚
補袍或用覆醬庾子山啓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愔愔
琴德左傳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盧鴻嵩山羃翠庭詩神可谷兮道可冥有出入兮張素琴皇徽兮
綠水陰德之愔兮澹多心天潯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散靈魂於天潯巾見餘軸謝希
逸宋孝武宣貴妃誄巾見餘軸匣有遺絃珩珮之徂音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綸

徂音平珩珮文字緣深白居易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老償文債負宿結字因緣
蟲絡絲唐白居易舊房詩隔壁秋聲蟲絡絲入簾新影月低眉長簟愁晉潘岳悼亡詩
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蘭馭風謝希逸宣貴妃誄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

祭陳生采谷文

維嘉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鎮洋友生彭兆蓀敬以冥楮清酌致祭於陳生采谷之靈曰嗚呼桂以芬蠹膏用明煎之子察惠竟夭天年撫今怛化感昔周旋反袂拭面能無泫然子之地望華儕右宗大父早第彯纓宣風王氏鎮惡鄭家小同緊子是賴清芬後陸子之秉質慧

祓若殊萬鍰紛披雙睡水鳥如蜩之翻如蜓之爲翩躚
珢珢颭數行下子失怙恃事自暘齡赤子扶扶孤露倅
仃蓮脆其幹清羸爾形送曖昽哭誰哀嚬聲歲在屠維
子年二三五我來授經槃辟相語葉公子高行不勝衣若
周閎天面無見肌諡子銷鑠程課輒儕天性所存學忘
其癒春簾雨餘秋堂鐙背綢繆羣言囊括細碎三史陟
潘六經上口旁窺莊騷下聲韓柳閒出臆論進退可否
呢嗜小儒或賦而走張純投筋雖尠詞華曆奉談典多
聞早誇數畣桓穆辯析瑯琊鍥而不舍將希作家自我

別子歲陽栽貝今秋相見揖我東榮癡瘵柴瘠我心私
驚勉爲廷言勸以令名子緣沈疴早謝奔競捐棄俗學
爰清爰淨卽難梯榮簪笏餘慶或能著書禮堂寫定豈
非盛事轉敗爲勝子顧而晙怛焉神傷多負明指精亡
學荒一把孱骨三卒夕陽苦語依依心知不祥霜嚴野
枯天寒晷促頤隱支離柳生介叔上藥力窮中醫手縮
奄然千春噭爾一哭荆玉將剖碎其瑩姿芳華欲茂猶
飈瘁之亦知悴質難斬髮皤弱弄而殞傷如之何惟子
篤嗜曰詩古文鈔撮制緝羅絡放紛叢殘遺篋有草有

眞子未成寔發極無尤零札誰護碎金孰珍吳我區晉
銷聲隳曜繆爲子師三稔言笑我非攝雲予其侯芭身
後之託舍子誰耶詎謂之子乃先我徂潰潰清淚悽悽
冥想聞子獨留神觀瀲潡或隨修文海山兜率文闕地
下多古賢豪子儻見之應無鬱陶絪帷寂颸朔吹將作
金鹿才難元龍旂薄茄酸寫哀拉雜參錯子其鑒歆用
侑明酌哀哉尙饗

棲以芬蠹鸞用明煎之子蔡惠竟夭天年漢書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歎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三國志魏鍾會傳注王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惠華僑齊書江謐傳敕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僑然甚有才幹堪爲委遇王氏鎭惡宋書王鎭惡傳鎭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見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鎭惡高祖謂諸佐曰鎭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鄭家小同後漢書鄭元傳元子益恩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慧發髫辯謝靈運曇隆法師誄慧心明識發于髫辯瞳水翦鄞縣志賀知章傳李泌少時一見輒曰孺子目如秋水神仙中人也赤子揚子赤子扶扶父母瞻也孤露嵇康絶交書少而孤露母兄見驕葉公子高行不勝衣荀子非相篇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若周閎天面無見肌亦見非相篇數畣桓穆唐書武平一傳時崔湜張說素知平該習勸令酬請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日一

魯三桓鄭七穆柰何荅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七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座驚服
辯析瑯琊見貽汪孟慈序鍥而不合荀子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禮堂見錢序
荊玉將剖碎其瑩姿芳華欲茂獵飆隨之潘安仁楊仲武誄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燿毀璧摧柯又文子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弱弄左傳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子未成室發楹無人晏子晏子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竆不可竊也碎金孰珍晉書謝安傳安少有重名靜退溜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諡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我非揚雲子其侯芭揚雄傳雄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浪浪屈原離騷霑余襟之浪浪修文王隱晉書蘇韶既死而甦云顏淵卜商地下爲修文郎金鹿才難潘岳有金鹿哀辭金鹿岳幼子也

祭裴母查太宜人文代

嗚呼玉縝則摧芰枯斯折湘竹凋霜華蓮殞雪揚徽有形弭蕙無菂穗帳哀銜松門涕屑猗歟令公母教弗怠鄭賓經神何惟學海孟草心傷萊斑罷彩春暉既傾芳猷宛在緬惟宜人門華胄清燕雲鍾淑謝雪蜚英四德允宜三星爰卜服縞鞶鐙屛珠御玉祁祁令媛嚴嚴贈公一行作吏八口乘風贛水如煙廬山似黛桂楫將雛桃花詠醴鵰堂斯莅魚軒載歡佐陶霈翟訓柳惟韓仙吏頻移慈雲屢展合鏡燭奸分棠蔭善鴻案方對鯨波忽奔搴芰擬漢沉玉勞尊救惟民先避惟身後雪浪環飛危樓獨守民歌元亮士感班姬十年梅尉千載蘭儀苴杖催歸芝輀遂啟風送滕王波翻彭蠡元雲下覆驚飈繖羅天低水白月黑舟摧危地能生呼天是禱作善降祥終邀神保宜人燕詒我公鵲起千佛登名芻尼送喜蠨蛸塞案雞鹿山青經傳紗幔禮秉萱庭烏化梟飛鳳將子往百里饑鴻三秋魍魎典環餉士脫珥賙氓斥堠無燧夫人有城爰自山桑量移泌郡陶鮓封書鍾儀誌訓潘輿正暇騂馬驚來龍門脫箬瓠子隄開會驥陽侯頻虞河伯月府飛精星娥返魄嗚呼宜人卓爾女宗薦蘩職理賦茗才工令茲畫雉昔日丸熊嗣徽則孝佐治惟忠懸罔川流梛幬音寂侃卜眠牛歐悲晝荻絳帳敹生椒漿敬瀝靈兮來歆降茲揄翟尙饗

玉縝則摧芰枯斯折顏延年祭屈原文蘭薰而摧玉縝則折松門涕屑文選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搴悲蘭宇屑涕松嶠注松嶠墓所也春暉孟東野名郊年五十始成進士

爲溧陽尉嘗作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綫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謝雪聟英 晉列女傳王凝之妻字道韞謝奕之女也聰明有才辯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
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
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一行作吏 嵇康傳山濤將
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吾聞道士遺
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
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
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桃花詠靧 虞世南史略北齊盧
士深妻崔林義女春日以桃花靧兒面合
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 鴨堂斯莅 壁
事類孟郊爲溧陽尉 魚軒載歡 左傳歸夫人魚軒注夫
好養鴨開射鴨堂 人車以魚皮爲飾
訓柳惟韓 見後丸熊注 蘭儀 謝希逸詠誕發蘭儀 風送滕王波翻彭蠡
名勝志馬當山在彭澤縣東北山有馬當廟唐王勃
舟過其下遇神人助以順風一夕而至洪都詩云時

來風送千佛登名 摭言張倬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芻尼送
滕王閣
喜 許彥周詩話記人作七夕詩押潘尼字衆人競和無成詩者後因讀藏經呼喜鵲爲芻尼乃知讀書
不厭多 經傳紗幔 晉列女傳苻堅憫禮樂遺闕博士盧壼對曰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
得周官音義年八十視聽無闕可以傳授後生於是
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八隔絳紗幔而受
業號宋氏爲宣文君 鳧化鳧飛 見尤祖望序 陶鮓封書 陶侃母湛氏傳侃少爲尋
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
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
憂矣 潘輿正暇 潘岳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陽侯河
伯 漢書揚雄傳陵陽侯之素波兮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神自投江其神爲大波 女宗妝樓
記宋鮑宣之妻不妬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丸熊 唐書柳公綽傳子仲郢母韓郎皋女也善訓子

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 惠問川流 顏延年誄見吳安人誄 侃卜
眠牛 見上與李刺史書 歐悲畫荻 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
地學書

葉竹孫印譜題詞

芝英白素百封之斗檢齊開麝酒朱罄十里之雲香不
斷擷元山犀匣羅蒼史螭文波欲迴鸞翰眞顧鵠可謂
鐵藏胷臆巧發豪銛者矣夫自變撥蠟爲車渠易範銅
而花乳人搜青田之寶家貯蘭金之泥顧乃手劣體三
心盲書六尾缺五而非馬丞下四而爲羊得無齒冷美

王見揮吾趙乎葉君竹孫珠吐霞含書神畫聖十八才
藝萬里莽蓬旁及蟲雕尤工鵠刻瑑滇黔之石髓玉色
脂凝鐫衞霍之金章銀黃斗大霜波淬刃剸雲則薤葉
紛披勾漏移砂印紙則桃花欲笑莫不琱鍑山骨劖剔
雲根手彙一編藝超百代如得王休之璽靈光燭天犀
開張顥之椎金精溢地是蓋棱神沖穆刻意凡將遂乃
兩史皇而鬬能四鄭虔而稱絕得言忘象精蜚郢石之
斤泥跡求神想見工倕之指僕一丁未識二酉思探瑑
玉鎔金夙昧心於妙技秦碑漢碣頗馳思於名山君於

鑑古之餘兼述援蘿之樂點蒼石潤岣嶁文奇覩此璽璽予懷渺渺誠恐六丁下取盍藏諸玉檢之封苟其五嶽能從請佩我黃神之印

麝酒硃礬十里之雲香不斷擷元山犀匣 余寅同姓名錄唐陳茂昭爲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搗硃礬澆麝酒匣以鎭犀養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千里香不斷 車渠 查慎行詩車磲瑪瑙犀角及象齒苟適於用俱牢籠後來摹刻忽以石其法創自王山農 花乳 元末諸暨人王冕自稱煮石山農始用花乳石刻私印 青田之寶 考槃餘事青田石中有瑩潔如玉照之燦若鐙輝者謂之鐙光石 蘭金之泥 拾遺記浮忻國貢蘭金之泥常以此泥封諸函匣 體三 後漢書儒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

相參檢樹之學門 尾缺五而非馬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愼雖他皆如是 丞下四而爲羊 後漢書馬援傳注東觀記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開張顯椎 後漢書靈帝紀注張顯爲梁相雨後有鵲飛翔近地化爲圓石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六丁下取 異人記唐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遠知曰所泄之書何在上帝命我攝六丁追取遠知據地旁有六人已取書去 黃神之印 抱朴子入山者佩黃神越章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泥封著任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進

飲和軒讀畫詩跋

右古今體詩三十四首合續題詩共六十八首蓋華亭張君若采以乾隆乙卯薄遊淮上與兆蓀郡齋讀畫兩人倡和作也維時九月暮月庚辛處躔山鄰桂樹訟閣秋清塵捉松枝雲亭彥集學山之情既洽德海之波載遊觀察王含谿先生履德養空澂懷味象退食之所顏曰飲和畫戟撤衛燕寢凝香掾盍六曹花催十酒乃開米舫下陳榻坐清獻之堂出嫏嬛之祕排比顧陸左右判闢披圖按牌劾異山海蒿筆秀而元牝靈眞宰訴而

上帝泣莫不應會感神怡身蕩累於是退居理氣止觴臥遊煙霞滃於豪素岳瀆引其曠思繩窮匣開信紙和墨八荒坐究四聲閒作釭花燼夜而筆陣方圍雞聲唱窗而心兵互鬬張彥遠評泊所已及趙明誠金石所未收皆將衛其山川託之藻詠手無寒具詩有秋心可謂吟披嘯卷同幽共深歌焉于而聯袂讀法言而拌帙者矣惜也張君以事旋歸予亦獨唱寡和桓元一廚目不及半少文四壁詠未獲周流連抉判之辰惆悵卷還之際遂刵日來所作合寫付裝評書之什亦閒附焉夫妙

於神者匪言象所滯過於眼者惟煙雲可懷道由境深
故楮皆融趣之物心入水淨塵札亦棲貞之資可以安
百骸可以遺萬慮可以悟衷散賞可以應目暢神何必
逍遙蘭山游盻春圃然後爲退標特立哉發淸識於煩
城邁仙骨於俗境他日訪道貝茨晛目羽人氣上乎白
雲形超乎朱紱指圖爲盟息壤在彼矣

米舫黃山谷題米家書畫舫詩滄江夜靜虹貫月知是米家書畫船陳榻漢書陳蕃爲豫章守
罕所接見惟設一榻以待徐穉來則下之去則懸之顧陸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國朝吳道元古今獨
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又與型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調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荆關

元好問王都尉山水詩自是荊樓畫眉手不能辛苦作荆關又圖繪寶鑑荆浩博雅好古尤長山水又闗仝畫山
水師荆浩晚年有出藍之美信紙和墨宋史宋祁傳知成都帶唐書一篋每宴罷開寢門垂
簾然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望見者皆知太守修唐書也寒具續晉陽秋桓元好書畫客至出觀
之客食寒具油污其畫後遂不復設寒具歌爲于而聯袂唐書元德秀傳元宗在東都酺
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于蔿于者德秀所爲歌也
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讀法言而拼帙謝靈運曇隆法師誄茹芝术而共餌披法
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文緬念生平同幽共深桓元一廚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嘗以一廚畫糊
題其前寄桓元元發廚後竊所畫而緘閉如舊以還
之紿云未開愷之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
之登仙了無怪色少文四壁南史宗少文傳好山水愛遠遊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

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惆悵卷
還李易安金石錄後序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擕還之惆悵者數日過於眼者惟
煙雲可懷浙江通志雲煙過眼錄二卷宋周密撰
潘嶽皐壤出秋眺詩卷歟
失調暢襟靈非蔵蒸所可囿森鏡林瀲惟鑴豪爲有神
者有抱滄元森辻若侯卿釋衮而襲蘿衣策梧而窮巖
趣謝答所約孝藏新林屐齒所臨符采溢發豈直志一同
日之澤森風前柯賓亦發五臺之幕廊情外域也椅皋
農都含元精之和氣秉陵戚之雅姿儒林丈人振跡乎

綺歲會稽內史味道於耆華雖復朱輪一門金花四壁
獨謝銀艾殫心寶書偶以家衙之閒肆探山水之篇虞
山北比瀛甸俯臨何湖獨峯探雲衆壑送籟疏篁奏而
水綠錦樹烘而谷赬車推丸日蕭辰平原影色紅縛雙
馬健支一笻披蘿徑仄層閒翠生馱騃人來煙中語響
秋色寸寸貯之虛襟山情陶陶寄於蕭月迫乎煙篤意
勸萬春景斜蹇斧雲藍疊成暈句椽煙出谷既極宛模
菁筆秀靈加之圖繪眇眇焉逸逸焉可謂邱壑夔龍衣
冠巢許矣兆蓀采藥有志梯霞無期十讀循環三百起

躍過此以往或得丹泉之術終慰紫芳之心山圖赤斧引與爲曹若邪雲門將從此始巖探十祕賦裁九能襄糧請隨斯卷其約劑也

抱浴元素張融海賦陶元浴素謝客斤竹文選謝靈運從斤竹澗越溪嶺行詩註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儒林丈人魏志三少帝紀注裴秀爲儒林丈人丹泉盛宏之荊州記宜都夷道縣西南有望州山內有湧泉欲雨輒有赤氣又名丹泉又曹唐漢武帝宴西王母詩長生碧字期親署延壽丹泉許細看

花兜紀遇詞跋

白堤蓮花兜者要紹所駙羅宴娭之結轃人皎若月水行皆仙紅幺和牖耶之歌青荷支中婦之鏡靡曼柔些頒斌咸戾武林何子夢華高子爽泉以雪鴻圜爪聊浪前川一日過予槃談豔稱所遇則有昭惠妙裔絡秀綺齡函菱蕻以娭風嬉旌旗而耀質鬟雲垂領尺腰飄煙曼睩蒻秋南浦凝碧清靜愔嫕堪可薄妝朱衣當風桃李皆俗於是抽觴泛釀迴潮命笛手玉混塵眉煙繚花歌緩橈輕鐙涼話暖不自知其宕往也酒闌分張惘若有失勺藥之懷均不自已互灑蘭藻抒其綿攣恤恤乎思深哉夫嬋娟此豸波蕩芳華浪人之遊雅士弗尚要

以情塵不祛綺障攸託鏤刻空花掁撓羇緒張愛網於柔翰寄瓊思於輕菩原其指歸迄於麗則陰淫案衍之譏非所語於此段矣曳萝牽雲闌風擡絮資其疊拍鬭此雙情異時拾春餘之墜歡溯紅情於末簡二詞蓋左券云

清靜愔嫕宋玉高唐賦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

陶舃鄉四影詞跋

贈影始於泉明賦影聞於謝偃鏤塵畫冰工矣未也吹葉嚼蕊通幽入元自非妍心鬯克斷手陶子舃鄉麟鳳其釆雲霞爲胸詩歌之餘旁及琹趣固已祖鄱陽而禰玉田矣閒以繪聲之才奏刻玉之巧四影詞出五光爛如躡靈胎於香國追魄奴於眾芳織綃去塵課虛叩寂遐哉技至此乎釆眞九神誕而不實子野三語約而未詳以息相吹映月而弄傒之繪事蓋東坡畫類也懵者或虛幻求之爲罔兩之問夸父之逐傎夫

贈影始於泉明陶淵明形贈影詩賦影聞於謝偃唐書文苑傳謝偃嘗爲塵影賦二篇課虛叩寂陸機文賦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釆眞九神酉陽雜俎道士郭釆眞言人影數至九九影各有名子野三語樂府紀聞子野曰何不謂之張三影

客未喻子野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墜絮輕無影此生平得意者

黃孝子贊 并序

夫勉心景跡夏侯流詠於子騫閒風永懷遐叔旌善於知道皆以篤行湣備克守天經播之雅歌用附惇史淑靈所稟載籍具昭顯顯江夏實超古烈沿及苗裔至性益敦以彼生業未耜導之典墳而代閭左之役旄期獲安反轉前之風鬱攸退舍封臂以箋岳籙沈痼爲蘇椎心而守堊廬擗踊無數道首百行誠感三靈宜乎獨楓改里入袁愉之表章六闕樹門牓楊炎之世德矣孝子

黃氏名機字聖猷吾邑人事詳州乘時越百年屬有孫枝子忝戚末以前邑侯長沙劉君暐澤所爲家傳潢治傳眎用揚前休誦循陔之什雅慕采蘭繹式閭之文尤敦敬梓爰作贊曰

二儀肇建人紀聿興粲粲門子景儀閔曾粹和鍾毓匹庶烝烝外繇顧山躬當踐更滫瀡柔滑必絜必誠侍疾謁醫嚙足數程引刃默禱殘骸委形九地哀勤三年算增輇車在室祝融猝嬰大呼帷堂精潡隱冥颷迴燄熄百神効靈州里欽式冠裳敬生日月雖邁誦說猶馨中壘宏製樹之風聲懇懇賢裔永葆先型匹休文彊垂芬億齡

遐叔旌善於知道見唐書侯程傳道首百行隋書高祖紀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誠與孝最爲其首誠感三靈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不肯移禍於人是夜熒惑退三舍獨楓改里入袁愉之表章南史孝義傳孝子郭世通居獨楓里文帝勑改爲孝行里六闕樹門牓楊炎之世德唐書楊炎傳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循陔之什雅慕采蘭晉書孝友傳集苞思藝黍之勤循陔有采蘭之詠束晳補亡詩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粲粲門子束晳補亡詩粲粲門子如磨如錯注引周禮小宗伯正室謂之門子

曾母羅太淑人七十壽辭 并序

粵惟旃蒙赤奮若之歲月在孟冬辰在析木曾太母羅太夫人七袠壽辰時次公轉運公以稟料之頒絜齊其膳豸繡之服嫛婗其容羣僚從官罔不龢會韜沂塡門觚爵爭介率將蚪酈泉之水爲聖善綿齡進華岡之枝爲眉棃篤祜於是代舍賓從絳帷生徒咸鞠躬再拜奉觴而言曰夫松茂柏悅安貞本於地符震出坎勞成功資乎坤德是以京陵毓彥貽謀推鍾媛之仁母儀流徽書法首都水之傳世之膺揄狄御安輿延鄉石窌之封

朱鳥斑麟之祝此浮俗之所尙非令儀之所存葢福堂壽車致之具其本禔流慶衍持之厚其基旗翼之算匪假乎頤眞騈蕃之庥必源於行義今於太夫人可得詳徵焉方其鍾慧綺齡宅衷彤史紘綖獻功之訓口熟於紹繩釵鈿辱金之倫不留於眄睞弄藥爭花之侶獨以讓果稱廉銘椒賦茗之餘要以硏經畜德逮歸於贈公文木公也羃酒承顏鳴璜佐理輭土擊車之會晝維韜衣木天禠草之辰聆雞警旦及乎虎符出守魚軒莅治太夫人問俗齊風觀政魯甸沈香弗御成吳隱之淸操

丹書對披識崇公之苦志姑臧孔奮茹茱而同恬丹陽李衡得柑而不植神君之望壼助爲多爰以鍾祥大啓宗慶今轉運公緯躔協度銑社抽英慈訓夙漸胎養多豫讀范滂之傳卽勵風裁授韋逞之書早儲典誥繼乃東堂射策西垣掌綸復以詞臣遷領版使維時東南均幹之地江淮禹筴之邦高宗純皇帝以經垓耆國之紀租庸者民之天非得駿雄弗能効職爰自禁掖出典度支追今天子嗣統紹衣倚畀屏藩十逾歲律公峻節壁立惠風春揚靑冥聳榦梯接胥窮白水盟心脂膏不潤

屬當調遺絡繹餫饋頻繁而鈇壯無冤銀手如斷偉績屢奏吏民大和此固公之經國謨猷蓋亦庭誥有素焉時則太夫人含飴就養作賦之官崔五原臨政秉母敎而始行雋不疑行部問活人而乃樂豢無子發之饗庭絕田稷之金芬馥之譽仰夏侯者溯羊姬塞淵之休頌魯公者稱壽母赫奕焯往美矣備矣然且貴能遺榮儉以葆泰處靡麗之會泯屛姸華被翟茀之飾弗忘儒素慈渥之溥旁逮於賓僚苛嬈之微不施於臧獲此則龐洪介祉肇啓固有端爲奕降祥純常甯有艾乎屬當設

帨之旦羣修奉簋之儀三山傳婉姈之書九重問齊賢之母花名晚節山曰後隆凡申錫曼羨之方來屬榮曜徽華之必得而兆蓀等獨有進焉者則以聆與人之臚祝卽是瑱璈傾衆士之心波足斟雉鼎何待雲屛綺幃繡槃帨之華言婺彩星芒卜春暉之常湛也哉時俗誤禱不足以恩賢明按古者嘉禮必有祝辭秦漢以來類以歌辭爲壽揚舉令言稱道洪燉甚盛事也不揣拙僿敬獻頌言爲太夫人侑爵其辭曰

熙陽毅旦壽觴踞陳四德含章是法是遵惟德之尊惟

福之存黃髮有慶成此禮門穀旦陽春壽觴再侑常珍鍾釜前席加豆中梱嘉樂自天祐之羣流感仁自心壽之三爵旣具穀旦熙陽令儀烝烝保艾北堂永錫難老純嘏爾常戩穀罄宜以蘄於世昌

斗斛酈泉之水爲聖善綿齡後漢書郡國志酈侯國注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卽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爲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松茂柏悅陸機歎逝賦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福堂壽車陶穀清異錄餌鍾乳者登福儒壽車釵鈴辱金之倫酉陽雜俎金曾經在邱塚及爲釵釧洩器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煉玉篇鈴小釵也銘椒晉書列女傳劉臻妻陳氏亢日獻椒花頌賦茗陸龜蒙小名錄鮑照妹字令暉有才思亞於明遠著香茗賦集行於世魚軒杜預左傳注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沈香弗御晉書吳隱之傳隱之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沈香一片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孔奮茹菜同恬後漢書孔奮傳奮字君魚事母孝謹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讀范滂之傳卽勵風裁宋史蘇軾傳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授韋逞之書早儲典誥晉書韋逞母宋氏傳經姟集韻音荄十兆曰經十經曰姟脂膏不潤後漢書孔奮傳守姑臧長姑臧稱爲富邑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而不能自潤含飴就養後漢馬皇后紀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崔五原

臨政秉母教而始行後漢書崔寔傳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也雋不疑行部問活人而乃樂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婉衿之書酉陽雜俎西王母姓楊名回治崑崙西北隅一曰婉衿齊賢之母宋張齊賢傳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數被召見輦輿出入帝目送之曰阿婆老福花名晚節朱子名臣言行錄韓魏公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全公又有重陽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山曰後隆宋史劉沆傳祖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活幾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琅璈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心波駱賓王啓心波湛漢詠魄曜於黃陂情岳干天韞風雲於稽嶠含章庾子山周譙國夫人墓誌銘七德含章

吳中畫舫錄小引

藻野縟川之俗畢舟疊舸之鄉扇薄衫長珠搖釧動水明樓直照影皆雙日裏風中吹香盈路俠嘉夜含蘞扶迴羞而送態蕩魄而悅魂蓋廣微吳地之記士衡昌門之謳芳澤弗陳靚縷未及矣於是西溪山人選練妍華甄綜衆婷北里之志妝樓之記孫棨張泌撰述重新莊士非之達者韙焉夫采唐秉蕳並錄輶軒鳴瑟跕屣亦登地志觀政者於以別貞淫采風者於焉寄懲勸況乎

感舜英之易謝道人因而悟禪彰風絮之漂流僑士緣玆慨過或指爲導欲詞以蕩情過矣僕王琨避面略異拘方散愁入室頗能繕性玆不辭而爲之引者亦以君非女閭之曹邱蒙何妨爲麗情之元晏乎

藻野縟川之俗（顏延之曲水詩序靚妝藻野袨服縟川）廣微吳地之記（崇文總目陸廣微吳地記一卷）士衡昌門之謳（陸機吳趨行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王琨避面（南史王琨傳尚書僕射顏師伯設女樂邀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之禮每令置于牀上回面避之）散愁入室（北齊書廢帝紀助教許散愁曰不入季女之室）

臥看滄江亭記

丹徒五州山者江介之嶽靈郊坰之奧府左瞰浮玉右挹鍾阜丹霄仰熙則呼吸辰漢淥水俯澡則飲吞荊揚襟衛吳甸抗衡日觀昔在蕭梁顏監嶠路獻其謳亦越趙宋蘇公滄江銘其字歲序颰截貞珉電掃精藍既陊琹壘旋剝今都轉運使曾賓谷先生九能蘊才千仞立槩偶以政隙命儔昇眺天風浩浩振蕩乎珮裾地靈羅羅涌現乎眉睫排煙覓霧擴宏襟於岑寂盤渦峻湍契淵衷於潰漾感此名蹟沈薶榛蕪爰諗郡人構樹亭榭即用文忠題語揭諸楣端蓋以標舉曩軌昭式來旌甚盛事也緊昔子淵陟岳凝神於繫練定公臨河致歎於端委自非具稟仁智孕抱瓌奇渟峙之閒鮮克協趣先生以酒負之胸會吐納之境觸岫延賞耳虛目開宜乎素訢遐矚神心妙達者矣矧夫眄神臯睇康阜邑社之駢坒淵邱之粲晏山祗奠安水若息警必將敬念魏闕肅仰懷柔於以塡撫川塗宣布德意所謂江壯野茂非徒如延年所稱者彼襄陽倒載之歌僅訢風物峴首嘅息之語祇戀聲名以昔衡今未可齊眡礱石介壁於是乎書

觸岫延賞（酈道元水經注吹畦風馨觸岫延賞）

文學金君誄

金君諱鳳翔字虛谷蘇州長洲縣人叡哲之姿發於髫辮敦悾之性孚于州閭掌錄舌學以墳典爲笙簧鏤心織詞以理致爲心腎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儕咸少長學門筲輅早稱黌儁作六儒之論藻掞璧流摹三體之經手皸橫卷爲諸生祭酒署儒林參軍固將公車發策寵逍典以徵書器服充庭酬桓榮之稽古矣而乃禿落英曜摧殘羽儀元和遐義大經雖通程子中謨屈聲屢

振蓋應鄉舉者凡十有七次奇隻不耦坎壈孤飄成夏侯之詆疑著子羽之頭貲無怪乎荆璆獨抱泣刖足于卞和瓊瑰盈懷類涉洹之聲伯已生平篤嗜宋學希風洛閩鄙王夷甫之談元慕崔伯深之闢佛剸心約志安子桑之笑歌戰勝體肥被曾參之縕緒嚴嘻嗃之戒掉磬所必懲寬僮媼之失覆羹而輒恕所著有四子書義及詩文若干卷通平叔之訓詞盡毛兼索薄安仁之綃縠布帛是敦人範經師揚馥鄉術而心殫義府既損沖襟趾阽焦原終傷憂患遂遘脾疾告終里寢年六十有

八麥麴無效褚幕遽張痛王烈生前之行應罷相舂慰方干身後之魂尚虛賜第嗚呼哀哉聿有三子森然丈夫學潮學蓮尤喙時譽凡所箸纂皆親指授貽謀諄復惟以忠恕二言此則顏黃門之庭誥謦欬猶存晏平仲之楹書牂兢自寶者矣兆森情聯元季交忝紀羣修牀下之拜熟聞義聲讀枕中之書備觀法誡誄德之作誼不當辭忘其黯淺泚淚命筆辭曰

易占素履書稱耇成國紀人望惟賓典型鴻羽弗用鶴鳴有聲含眞蘊璞身晦道亨先生潛德鍾美縱總克岐克嶷克振克竦滔繩手披鐵檛口咗夢爻吞羲執丹隨孔初舞象勺允升膠庠釋菜蕭穆擷芹芬芳文曜膏雉廉徵瘦羊英聲茂實風從雲翔六月槐花三條樺燭侶逐游鱗詩肆鳴鹿闕異摩烏袍盧立鵠遼海文章秋風自哭嗚呼哀哉先生之文反眞剗僞先生之質金貞玉粹丹甑屢塵翮骨不媚鹽阪困車天衢絕轡章甫韋布美霤桑樞蹋壁戢影哈藜著書鑽灼竹素吹咀道腴操貞蜚遯論倣潛夫通德儷門淹中方駕風成鄒魯業淩陶謝脆悲秋蒲甘無味蔗季梁謁醫莊生怛化嗚呼哀

哉遇儕黠裏謚待展禽禮堂風蕭瑟居雨霾申椒蘘葹歎息彌襟湘水衡山鑿茲苦心嗚呼哀哉元覽洞照蘊光棲華運蹇而屯報豐可必懸懸才子琅琅辭筆芷昌其門用慰泉室嗚呼哀哉

叡哲 唐書樂志克生叡哲祚我休明

掌錄舌學 洞冥記董謁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籜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蕅掌錄舌學

以墳典爲笙簧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筐篚六經笙簧五典

鏤心織詞 文心雕龍鏤心鳥跡之中織詞魚網之上

以理致爲心腎 顏氏家訓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

傳咸少長學門 晉書禮志傳咸表臣雖頑蔽少長學門

管輅早稱黌儁 魏志管輅傳注琅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黌之儁欲

得見輅**六儒**北史儒林傳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馬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又劉峻世說注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幼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三體**見葉竹孫印譜題詞註**手皸**漢書趙充國傳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又明史劉崧傳崧七歲能賦詩家貧寒無鑪火手皸裂而鈔錄不輟**橫卷**後漢書翟輔傳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祭酒**史記荀卿傳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注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尊者一人當祭後因以為官名**參軍**南史梁元帝紀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趙典徵書**後漢書趙典傳建和初四府表薦徵拜議郎**桓榮稽古**後漢書桓榮傳榮字春卿習歐陽尚書世祖召榮為議郎入授太子拜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禿落英曜摧殘羽儀**晉書夏侯湛傳英曜

禿落羽儀摧殘按即夏侯湛抵疑文詳下**元和墨義**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禮部舉人罷試口義試墨義十條**大經**舊唐書歸崇敬傳請以禮記左傳為大經周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程子中謨**趙璘因話錄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謨三卷韓文公一見大稱歎及赴舉言於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下第大振屈聲**夏侯抵疑**晉書夏侯湛傳湛字孝若譙國人也幼有盛才文章宏富泰始中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責其辭曰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子羽頭責**頭責子羽文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荆璆獨抱**見再答李洪九書注又後漢書郡國志臨沮侯國有荆山劉昭注即卞和抱璞之處**瓊瑰盈懷**左成公十七年傳魯聲伯夢涉洹食瓊瑰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希風**後漢書黨錮傳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王夷甫之**

談元晉書王衍傳衍字夷甫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為事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崔伯深之闢佛**晉書崔浩傳浩字伯淵少好文學博覽經史元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嗔浩取而焚之按淵唐改深**削心約志**六韜削心約志從事於無為**安子桑之笑歌**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不得也**戰勝體肥**韓非子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袚曾參之縕緒**韓詩外傳子路曰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按篇海緒亦作紵綿絮裝衣**掉磬**陸德明經典釋文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許為掉磬**覆羹**後漢書劉寬傳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令恚伺

當朝會嚴裝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距阽焦原**見魏都賦注**麥麴**左傳楚伐蕭蕭大夫還無社呼楚大夫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褚幕**禮記檀弓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相春**禮記又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慰方千身後之魂尙虛賜第**盧氏雜記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沾一命於聖朝徒作千年之恨骨如方干李賀陸龜蒙等皆有奇才伏望追賜進士及第上從之**顏黃門之庭誥**南史顏延之傳閒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以訓子弟**紀羣**紀羣見卷二汪孟慈序**牀下之拜**三國魏志荀攸傳曰攸字公達文帝正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三國志麗德公素有重名諸葛亮每至其居獨拜牀前**枕中之書**漢書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

兆秘書 克岐克嶷 詩傳岐嶷岐茂之狀 鐵鑰口哆 抱朴子祛惑篇有古強者云孔
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某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按困學紀聞卷十原注撾一作撾此方士寓
言也 夢爻吞義 注三國志吳虞翻傳注引翻別傳曰翻初立易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
被髮披六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執丹隨孔
梁書劉勰傳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英聲茂實 司馬相如封禪
文蜚英聲騰茂實 六月槐花 錢希白南部新書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不出京謂之過夏多
借淨坊廟宇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三條樺燭 程大昌演繁露唐試連夜以燭
三條爲限白樂天集試日許燒木燭三條燭盡不許更續 鳴鹿 詩序鹿鳴宴羣臣嘉賓也韓昌黎序
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袍鵠 高啓詩院門辰開官燭爛白袍鵠立八五千 反員

劖偽 唐書韓愈傳贊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反刓以樸劖偽以眞 翻骨不媚 虞翻傳注
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 鹽阪困車 戰國策驥服鹽車上太行
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 莠窗桑樞 抱朴子葛洪家貧蓬莠塞乎階霤又莊子原憲居魯環堵
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 蹋壁戢影 隋書薛道衡傳道衡每至搆文必隱坐空齋蹋
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 㕮咀道腴 廣韻㕮咀嚼也方書藥之粗齊爲㕮咀荀
子味道之腴 論傚潛夫 後漢書王符傳符字節信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
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淹中方駕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出於魯淹中注蘇林曰里名也 季
梁謁醫 列子季梁得疾其子請醫矯氏俞氏盧氏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
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矣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疾自瘳 莊生恒

化 莊子大宗師篇無恒化 遇儋黔婁 陶潛詩安貧守賤者自占有黔婁注黔婁先生死其
妻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能斂何樂於此而謚曰康其妻曰昔先生君
嘗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不戚戚於
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謚曰康不亦宜乎 謚待展禽 列女傳柳下惠既死
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
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遭三黜終不易兮豈弟君子永能
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惡惡才子 韓愈詩惡惡江
南子

國子監生陳生妻周氏誄

孺人諱素字契蘭故祠部郎長洲周君約齋女也臨川
惠宣之息惇敏蚤聞南陽叱羅之門詩禮夙習玉臺貞
氣本具靈源金井微行弗譬跬步寘釧菼俎之職女師
德象之篇淇泉瑳儺之容蔡國纂組之巧壼德允全嬪
則咸仰時同里陳生兆賢以大第之小男屬下逵而擇
對禮協反馬歡闡射雉孺人下御臧穀上承慈姑薑苴
免薧之養孝絶勃谿筐筥錡釜之司敬修享饋姒娣秉
教姪娣感仁相夫以德潛於浮榮生影纓之族羨投畚
之軌天桃九華能明其政稌狄七朶弗慕其寵自非秉

智上流勘臻斯識已莫序斐易蕣華旋萎香無聚窟悲
同姓邱以某年月日小疾長巽年二十有七陳生靈歎
積息不能自堪屬爲累旌之詞以紓長簟之痛辭不獲
已藉達其哀乃作誄曰
茂苑土沃葑溪水香光啓令淑誕鍾姬姜瑤光毓秀玉
德含章祥協菩萌節諧瑀璜平津鼎門仲弓賢裔緇袘
迎相元端作儷繭館春桑鱗塍秋稅纖微手區呢昭心
計色柔衿纓獻儲茝蘭敦牟佐餕芼羹視餐中閨曾閔
內主邯鄲汝南方馬勃海希桓煙視媚行義親恩合結

縷心連裁紉響答繫肘甤芬衛霜幬疊簟展無風朱開
有蹹境極欣愉年方華茂晷戾虞淵候催鐘漏美疹侵
肌銀臺蜚宿葶藶夏凋菖蒲莫遘嗚呼哀哉兗修蘋於
季蘭兮乏紫草於昌容撤趙瑟與秦簫兮羌泣露而悲
松悟人世猶閱水兮倘才嗇而年豐彼擅嫩於七德兮
早理會乎三空嗚呼哀哉絡緯兮南榮星河兮秋夕感
芳菲兮不長撫蕭辰兮竊息睇靈匹兮中宵滴方諸兮
背溢爍電影兮偉偟追昔悰兮摽擗嗚呼哀哉境傑偭
而不齊兮情昏懵而爽曙或力痒於辟纑兮或體癉於

擘絮緊攻苦而食啖兮有長年而協趣何席泰而履亨
兮轉流光而不駐嗚呼哀哉柳園杍塵洛濱月墮珉柙
晨扃銅鑰書鎖埏窈墳香房冥滅火彤管有煒明徽永
播嗚呼哀哉
詩禮夙習洛神賦羌習禮而明詩錟俎錟說文从炎从熱省或作錟按廣韻同錟燖爓
腊集韻或作錟燂煔本儀禮有司徹乃錟尸俎女師德象之篇蔡伯喈議郎胡公夫
人哀讚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又漢書外戚傳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
則古禮注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勃谿莊子外物篇室
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原注勃爭也谿空也影纓之族南史張充傳影纓天閣投畚皇甫

謐高士傳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王去其妻
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萊
子亦隨至江南而止蕣華韻會朝華暮落者陸佃云取一瞬之義亦作舜詩顏如舜華悲同
姓邱寰宇記沙麓在元城縣東亦名女姓邱時穆王東征至此喪盛姬其女叔姓過之思哭因名
長簟潘岳悼亡詩長簟竟牀空茂苑見文選引書序鼎門見畢序繭館蔡伯喈胡
夫人黃氏神誥手三盆于繭館者蓋三十年獻儲茝蘭禮內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
悅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芼羹禮內則芼羹疏芼菜者按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牛藿羊苦家薇
也煙視媚行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欣愉稽康琴賦其康
樂者聞之則欣愉歡釋抃舞踊溢葶藶夏凋爾雅釋草蕇葶藶注實葉皆似芥一名大室一

名丁歷西京雜記葬藍死於盛夏**昌容**魏都賦昌容練色注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蓬蔂根二百餘年顏色如二十歲許人故曰練色**三空**後漢書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又梁簡文詩方知恋四辨奚用語三空按三空謂生法俱也**偉偟**楚詞九思遑偉偟兮驅靈犀偉偟驚恐皃**境傑傂而不齊**揚雄甘泉賦傑傂參差

協趣序見錢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謨觴館文集注卷四

小謨觴館詩文集跋

婁東彭甘亭徵士篤學工文詞閎博奧衍其所著小謨觴館詩文集久爲海內所膾炙通人碩士胥無異辭顧其隸事屬偶既富且僻弇淺學子有未易津逮者徵士嘗假館下齋不鄙微陋時許請益而從弟元培兒子長熙復於昕夕捧襶承敎啓迪之際所得滋多綴輯編摩浸以成袠此於徵士文辭誠不足爲輕重顧予私心勿獲自已吾友顧君澗薲於徵士爲執友逝者之感弗忘於懷允爲勘謬正訛兼敘其事茲特紀其刊梓所自始云孫均跋

小謨觴館文集跋

儷偶之文運意遣辭與古文不異椎輪既遠源派益歧悼先秦之不復則弊罪齊梁陋駢格之無章則首功蕭李自是而降殊用異施判若淄澠辨同涇渭嗟夫臨頴劍器曲舞公孫河陽豬肉案參荊國不有子美子瞻孰辨其波瀾之莫二妙諦之無上哉高文典册漢用相如韓碑柳雅集言鴻苑咸能鏤介邱之泥鑱燕然之石亦可知自命作家奄有百禩必無有專執記序小文隂何雜體以懲羹吹齏是丹非素者矣唐人號稱熟精選理崇賢之業冠時獨出珠囊金鏡哲匠挺生驅染爐錘搖襞紙札雖復文章淺盲不拘糟粕而當其卓然合作猶足書之萬本入人肝脾又況穎達序經房喬論史貞元之詔會昌之集鴻筆鉅製包嬴越劉者乎甘亭先生小謨觴館文集鬱律沈雄陽開陰闔俯蹈宗軌仰稽前則鴻序兼於衆體謚議美於碎金誄掩安仁書休曹植論屈靈運士衡銘齊陸倕班掾遠思前比矯矯西京自王筠曹手蕭愷才子方茲蔑矣又昔人恨仲文讀書未半袁豹先生則器辨服匿字析凡將校讎落葉無慚中壘

經田擷秀不讓康成洵所云異人間出今日始見者歟東樹世傳經術肄業無忘追尋平生頗好詞藻而學步知慙翹肩自恥雖經殷侯之譚屢被陳王之誚高文載覩傾佇何如堂下駿明未能歇息豈謂一共商摧解讀郊居類彼汝南論玆月旦也哉方東樹跋

後序

小謨觴館文集爲鎭洋彭湘涵先生作也湘涵淹博而不遇晚依南城曾賓谷燠於兩淮榷署賓谷工詩古文詞自漢魏六朝三唐以及近世閩人專集皆辨析微芒因爲之點定長洲王念豐芑孫序之以爲不自知其文之爲偶爲奇讀者且忘乎其爲排偶之文焉　先君子自庚辰授編修時天下無事詞垣職典文學將欲盡心詞章如王念豐所謂潤身以華國者喜其文一一循覽註其所自出題綴於書楣不足則更別箋以誌之時仁和孫君培元之註固猶未也每一篇註畢則自爲寫定顧寫定之稾僅得五六篇耳而題綴之原稾與別箋一冊完全無闕斯註蓋在補註困學紀聞之先以其時考之辛巳至甲申閒也去今五十有餘年矣　先君子生平以姚惜抱義理考據詞章三者覃心冥追以求合於爲文準則壽鏞趨庭之下更默窺先君子爲學次第甲申以前在詞章丙戌以後在考據訓詁庚寅以還旣入臺諫則屏棄一切益講求經世之學而義理則終身以之者也天不憗遺年五十六卒微特學未竟用卽徵求

海內文士題詠　先祖母苦節所謂寸草廬贈言者亦編而未之刻焉壽鏞無似日懔懔乎家教之或墜既一再刻印寸草廬贈言十卷又刻奏疏二卷困學紀聞補註二十卷今更刻小謨觴館文集註四卷斯註或詳或略一遵原稾不敢增益壽鏞讀之蓋詳於經史源委而略於山川風景此又　先君子守實事求是之經恉也因拜手而識於後男壽鏞時戊寅夏四月

九水山
房文存

咸豐二秊
秋九月刊

敘

九水山房文存二卷九水先生著述之僅存者也先生山東之文登人姓畢氏初名以珣改名以田嘉慶丁卯領鄉薦累困春官又改名亨道光丙戌大挑一等籤分江西署安義補崇義卒官字恬谿雯卽墨勞山九水之幽勝因號九水先生從休寧戴東原先生遊精漢人故訓之學尤長于書雖爲帖括家言非其意也以國子生主東郡啟文書院郡中搢紳無敢以年職陵誚者然遠于利祿之途莫有傳先生之學唯增業師葉亦園先生

敬雯備至以爲吾東學人莫之或先陽湖孫淵如觀察以巍科涖東土臬攝藩臬事擅博雅名爲先生舉主然折節下交久而益敬觀察每有所疑必質之先生先生就其手稿塗抹或至不可辨及觀察彙梓所纂叢書凡先生所乙改悉仍之不易一字說者謂觀察易書二經疏義精當處多本先生說匪直孫子敘錄一卷爲先生所誤也桂未谷先生說文解字義證引先生篤論至數十百事先生嘗修東郡志未卒業繼之者時有竄易補綴不能必其主名先生每與友朋談譏技摘經史疑義

多人所未聞然一皆引伸古訓無拾唾之論亦無憑臆之談道光三十年先生長嗣文昭存增于南河署詢求遺書僅存此冊而傳鈔不無錯誤因屬嘉興高君伯平詳校付之梓人篇不過三十文不過三萬而考核精審詞意淵茂內有湯居亳一篇正文旣醇粹注尤博辨若正文屬先生則注當得之諍友或先生箴良朋之誤抑或學隨年進自立兩說疑不能明故仍其舊先生之學出于休寧休寧猶時有據孤證意改故籍之弊先生則非集衆證不肯輕下一字近世名流述作率槃富唯江

都汪容甫明經晚年有述學二卷爲自定眞稿與先生遺書篇帙略當論文則明經之雋朗駘宕過先生論學則識力俱相若而明經身後且六十年名稱益盛先生乃寥落至此然好學者得先生遺書果能精心推勘觸類而長則先生之說藏見他氏者皆可別識是先生之學久而彌光先生亦可以無憾也咸豐二年八月旣望

聊城楊以增敘

後序

致用本于窮經治世之術也窮經將以致用尙志之學也自利祿途歸帖括而應試與讀書分爲二閒有績學好古之士出其中又以說經爲名高游談射利而治經與涉事又分爲二乾嘉中漢學盛行南北知名健者十數其人有達有不達大都世臣弱冠時所嘗親近然匡居則求爲可知見知則持此以往其人未嘗見其語未嘗聞也故以世臣之寡陋數十年資多聞以自澤而拳拳服膺益亦靳矣嘉慶辛未赴春明二月杪始至德州

停驂草棚下遇九水先生同席各飯談次知先生來自濟南因詢東省風氣先生言通省所苦在知府無權益不事事恃節壽爲生涯叻州縣浚閭閻而已世臣心折其持論得要領而先生飯畢先行世臣至都晤舊識之姚秋農尙書朱玉存宮贊語及先生乃知爲二公丁卯所得士二公皆極口稱先生爲當代經生世臣以經生多不解事詭奇之詢得寓所遂頻數往返談讌常至夜分深服先生之學主于闡許以通鄭尤長于書然博學而擇善不肆肊說如說詩無擇與毛斯士爲有斁無斁

虞鄭氏之義而夏圓足說書剛克柔克本杜氏說孟子山徑之蹊閒介然爲山之直麓有蹊如界推許氏說而徑蹊路不重疊訾宋儒好鑿空以俗訓訓古經其尤甚者自春秋至唐書策所載皆子糾兄而桓公弟顧于千載下意變其長幼以伸己議凡先生立說必有根據皆此類也嘗告世臣曰故訓句讀爲治經始基此處不明則不能疏通古人文法而意義無以饜吾心一旦涉事迂疏無效僕所爲殫精擊究實欲由末以揆本然半生事此尙多難以自信又已老恐未足以詶初願已及道

光丙戌先生以大挑一等分發江西瀕行問居官之要世臣曰先生年已七十雖清健似五十許人而實未足供馳驅先生到彼需次多暇牽念尙書爲政書而向少善說者縱未遑句比字櫛于大義所存逐條疏記付梓以餉後來則功行比還變一邑爲大先生首肎之委署安義值

赦令邑有兄殺胞弟之案先生列之不準援赦上游駮斥先生執不念鞠子哀泯亂倫彝刑茲無赦之經義以諍之大府怒已定劾休適歙程春海侍郎主試廣東取

道豫章大府款之侍郎問先生起居甚悉事乃得解嗣補崇義崇義俗悍地瘠會匪所叢集長官經月不能數日在署治事先生年且八十遂積勞卒官而書竟未成先生夙具服古入官之志而臨事未見經術飾吏治爲吾黨生色者以見用已晚筋力不任故也至可悼惜已酉夏世臣客揚至堂侍郎南河署晤長嗣文昭茂才詢遺書唯前後雜文一冊侍郎珍藏至壬子秋以屬嘉興高伯平茂才校而刻之僅三萬餘言先生爲學之宗旨具在果有好學深思觸類而長之儒善讀之則先生之學不患其無傳侍郎此舉非唯篤念耆舊已也其嘉惠來學豈至深遠世臣故歷敘締交始末並略紀所聞以告觀者咸豐壬子季秋安吳包世臣書後

九水山房文存目

卷上

禹貢兗州地理考
漢武塞河復禹故迹考
湯居亳考
澹臺墓考
賈萌考
關雎說
說迪
說觚
說瑕

卷下

音韻
史例
三通
三皇五帝
朱虛侯劉章論
新刻十三經注疏敘錄敘

送孫淵如觀察南歸敘
方通甫詩敘
讀先曾祖府君墓志銘書後
跋孫氏平津館藏淳化閣帖
答友人書
重建瑞州府東嶽廟記
魯仲連射書臺記代

文登畢亨恬谿著

禹貢兗州地理考

禹傅土任土作貢先述冀州者帝居也其次則及兗州兗州爲諸水下流地汚下難役作故名兗兗之言台經亦云作十有三年乃同是也兗州之界著于經文者甚明經云濟河惟兗州釋地亦云濟河閒曰兗州故鄭君曰言兗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閒也今所傳孔傳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孔疏因云據謂跨之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其言與經文違異不可從所以爲此說者彼特以濟河之閒其地頗狹故有此論亦據當時河水言之耳非禹之行河考禹貢兗州云九河既道則九河皆兗州地自大河榦流徙駭以東直至濟水皆兗分其地非狹無可疑也春秋寶乾圖尙書中候竝云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又云齊桓公塞之其言與經頗不同所以然者此緯書亦出漢人特以當時行河爲禹行河又以當時十三州之兗州爲禹貢兗州不加審度臆爲此說故不合耳考九河之迹在今德州西北其最南者爲鬲津即

德州西北之故鬲縣又西北二三百里至故成平縣則徒駭河在焉案漢志勃海郡成平縣班固自注云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東光縣自注云有胡蘇亭平原郡鬲縣自注云平當以爲鬲津總之九河故道當以許商所言爲定溝洫志云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其言甚審齊固不得而有之齊又安得而塞之緯書之言不足信也漢後學者或誤以見行河爲禹河又誤以黎陽山爲大伾既失禹河之迹而兗州之界亦因以致混考大伾在成臯即春秋之虎牢一曰武牢是也禹導河因河水觸于大伾之勢鬱潒濤怒釃二渠引之北載高地鄭所云二渠在修武武德閒是也且案之經文華陰以下皆言東大伾以下皆言北若以黎陽山爲大伾則是未及大伾河已折而北矣戾于經文其不合一也河自大伾以下其地西南高東北下故河水皆東北流若以黎陽山爲大伾則河自大伾更西北流始至大陸謬于地形其不合二也且殷時祖乙居耿河亶甲居相皆傅河若以黎陽山爲大伾耿相豈得有河水其不合三也

又漢志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若以黎陽山爲大伾鄴東安得有故大河其不合四也嘗稽之鄭志趙商問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則自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于兖州安得有九至何時復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此或于兖州之界誤以當時兖州爲古兖州故不可通旨鄭荅曰覩子所言徒見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分之故疑之爾旣知今亦當知古所云青冀分之者漢勃海河閒屬冀州平原屬青州皆九河所經也所云旣知今亦當知古者言旣知漢十三州又當知禹貢九州畺土不同不可據今以疑古也學者讀書要貴心知其意會通以得之然後案之地形稽之古籍可指掌而論之也至周之兖州則又跨濟而過之與禹貢異職方云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皆故徐州地葢周無徐州兖實兼有徐州境故云不得疑禹貢兖州爲跨濟過之也

漢武塞河復禹故迹考

史記河渠書言孝武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其後二十餘年始卒塞決河築宣防于是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漢溝洫志因之考元光河決時武帝命汲黯鄭當時塞之輒復壞于時武安侯田蚡爲相蚡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南決則鄃無水患收入多因言于帝以爲河未易以人力強塞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于是止不塞其後歲屢不登梁楚益甚帝迺命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起龍淵宮計自河始決時已歷二十餘年所始由故道故云復故迹云然史以此故迹爲禹之故迹則不然漢司空掾王橫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時人或以見行水爲禹之行水故又以黎陽山爲大伾皆非是考禹之導河禹貢華陰以下皆言東大伾以下皆言北如以黎陽山爲大伾則是未及大伾河已折而北矣其不合一也禹貢下文至于大陸大陸卽鉅鹿在今直隸平鄉縣界黎陽則今濬縣在大陸東南如所說是河由黎陽耍西北流始至大陸謬于地形其不合二也又河水東徙之文著

于周譜如以漢時行水爲禹行水則定王五年之徙又將徙于何所乎其不合三也河水未徙已前殷王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皆傅河若由成皋遂達于滑臺黎陽耿相豈得有河水其不合四也禹之行水本由西山下北達史所云北載之高地是也若如漢行水由成皋遂東北至滑臺黎陽白馬繁陽以達館陶皆平衍柔脃之地曷云高地其不合五也又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禹時故迹由耿相逕此以至大陸也若如漢時行水鄴東安得有故大河其不合六也難者將曰

春秋寶乾圖云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尙書中候同故鄭氏亦云齊桓公塞之是也今言自成皋北下河水不及齊地齊桓安得而塞之也曰此緯書亦出漢人其意以禹貢九河既導之文隸于兖州漢平原屬靑州勃海河閒屬冀州惟東郡以南爲兖州故遂誤疑九河當在齊地曰考禹貢兖州畺土不止于此傳曰兩河閒曰冀州河東曰兖州謂自東河徙駭以南如勃海河閒皆兖分兖州土地污下信都勃海淸河河閒諸郡國皆污下難役作故經亦云作十有三年乃同也答予鄭志之答

趙商也商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兖州安得有九至何時復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其意疑兖州在大陸直東及東南不當有九河亦據漢之兖州言之也鄭君荅曰觀子所言似徒見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靑冀分之故疑之爾既知今亦當知古所云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則齊地無九河明矣所云靑冀分之則自勃海河閒以及平原是靑冀分九河之故迹也所云既知今亦當知古言既知漢之十三州又當知禹貢九州畺土

不同不可據今以證古也要之九河之迹當以許商所言爲定商言古記九河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成平屬勃海其最南鬲縣屬平原與鄭君靑冀之說合其言審矣難者又曰漢代有二渠其一爲北瀆王莽時空竭一則漯川豈非禹之二渠乎曰此出孟康注漢書酈元因之亦以當時二渠爲禹二渠不及子長孟堅遠矣考河渠書溝洫志述禹導河至大伾始云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實以成皋大伾以下

地夷坦難行水于是因河流㒸于大伾之埶釃渠北流陽嘉閒司馬登碑亦云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囘流北岸鬱滃濤怒故禹因勢以利導之也其迹當在修武武德界中非漢之二渠河渠書溝洫志于下始云過絳水至大陸則二渠又在絳水大陸之南明甚何從及于北瀆漯川乎且所云釃二渠引河載之高地謂禹所以釃二渠者爲欲引之于高地也若北瀆漯川以下當及于平原千乘勃海界中謂之高地可乎其拚謬之故不待智者而後辨也然則史云復禹故迹何也

曰武帝河決時自元光迄于元封歷年久又其時歲屢不登梁楚地尤甚爲害大帝既用事萬里沙還親臨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窴決河又作瓠子歌以悼之其情亦孔亟矣于是功成羣臣頌之以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此特出當時臣工頌美之辭爲然非實錄也馬遷親武帝時人作史豈敢異辭然其述禹釃二渠文自明讀者不加察耳酈元注水經云河水于濟漯之北別流注海又云今所輟流者惟漯川耳然則孟康以河所行即漯川亦少誤後之言河者誠能由成皋大伾因囘流之埶厮二渠引之逕西山下過安陽邢臺以至大陸然後復分播之同爲逆河以注海此功一立復禹故迹萬世賴之以視漢武之塞河又不足言矣

湯居亳考

湯居亳之地有三前代聚訟不已迄今尚無定論以亳都爲在河南偃師之尸鄉者漢書地理志之說也是謂西亳（古書傳皆稱亳殷無名西亳者）鄭康成孔穎達司馬貞皆從之以亳都爲在濟陰之薄縣者臣瓚及杜預之說也是謂北亳一曰蒙亳近世儒生之解多從之（薄縣之說非獨薛瓚杜預也皇覽亦云然裴駰伏滔司馬彪劉昭諸人皆從之）以亳都爲在宋州穀熟者皇甫謐之說也是謂南亳北亳南亳之名于古無徵惟至皇甫謐始創爲異說分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以坿會三亳阪尹之文考之經義殊不然也案湯居亳卽漢之濟陰薄縣也杜預所謂亳城

水經注所謂薄伐城皆是也亳薄同故周秦諸古書言湯居或云亳或云薄其文甚多見又或云郼薄者郼卽衛帝邱也今薄在曹縣帝邱在濮州甚近故云湯居之在薄縣考之古書傳無可疑也○穀熟從無亳稱惟皇甫謐彊名之考之于古皆不合案孟子云湯居亳書序云湯始居亳又云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皆作亳未明言其處所也周書殷祝解云以薄之居又云湯放桀而復薄墨子諸古書言湯居皆作薄呂覽亦云湯約于郼薄班固亦云湯止于薄此薄縣之名所由起也故漢之薄縣杜預謂之亳城水經注謂之薄伐城水經注又云汳水又東逕貫城南俗謂之薄城此卽漢薄縣故城也至穀熟之名南亳乃皇甫謐自我作古不得以一人坿會之私言廢漢魏以來諸儒之公說并廢周秦一切古書也○案鄭康成釋三亳阪尹以爲遷亳之民分爲三尹之者居險也若如謐所說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則經文阪尹二字已不可通矣○東晉枚賾所上古文書中有僞篇先儒皆疑之朱文公亦疑之至閻百詩則明辨其非天下共聞之矣考湯征葛事據書序史記并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是湯征篇文也而謐則云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與今本古文同則知枚賾所上古文僞篇卽謐所作也作僞之人豈可據以考古乎○上謐又引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亦與今本古文同與殷本紀所載不同○今之亳州特後周武帝時所名沿襲皇甫謐南亳之言也穀熟既屬商邱而商邱之名頗古雖不可易因取與商邱相近之譙縣地名之曰南亳之名既無徵則後周所名之亳州更不足據○又案湯居亳故葬亦在亳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有湯冢薄卽亳猶如顓頊都帝邱故顓頊墓亦在帝邱皇覽曰顓頊墓在東郡濮陽廣陽里是也濮陽故帝邱也至于帝嚳葬狄山之陰在今開州境帝堯葬狄山之陽在今濮州境皆古濮陽地也是謂歸葬○書百篇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考薛瓚漢書注云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皆爲邛墟漢薄縣己氏縣及晉蒙縣皆古亳地也故云案百篇序所言既葬伊尹于亳者卽湯所居之亳也故寰宇記亦云伊尹墳

在宋邛縣西北十四里是也今必欲以從無亳名之穀熟爲湯居然則伊尹之墓亦可遷之穀熟乎漢之薄縣己氏縣及晉之蒙縣亦可遷之于穀熟乎此不待辨而明者矣水經注括地志以下皆從之（水經注又以薄伐城爲亳矣）三家之說各有證據而于當日之情勢及各國之地形參考互證其理不能相通于是歷代志家及言地學者或偏主一說而不免于臆斷或並存諸說而不能有所折衷今請得一言洩之湯居始與實先居于南亳湯地僅七十里夏都安邑而居實在河南偃師乃夏都畿封之域距亳畿九百里湯安得居之及克夏之後平定海內河南之地已入版圖始能遷居

于偃師曰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湯所都也宋州卽今之歸德府穀熟縣卽在商邱境之東南湯與葛爲鄰葛伯國卽漢志甯陵縣之葛鄉皇甫謐謂湯征自葛始計甯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北亳在蒙南亳在穀熟然則穀熟湯所都也上既平引二亳下云然則穀熟湯所都也似尚須辨明孔穎達亦知斯言之近理而釋孟子湯居亳必以偃師爲殷都者彼欲曲從鄭氏不得不如此也孔穎達未嘗作孟子疏其尚書疏內釋書序湯始居亳則先引鄭氏說曰夫以湯爲專都偃師

其説始于尚書孔傳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傳云契父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案帝嚳之都孔傳亦止言亳偃師尚有亳殷之名若穀熟則從無亳稱也而未實指其所在後人因帝嚳曾都偃師遂以孔傳所稱之亳爲專指偃師不知帝嚳未爲天子之前亦嘗封于南亳元和郡縣志等書雖有明證況孔氏書傳出于東晉先儒多疑其僞不可據爲典要卽實指帝嚳所都成湯所居爲偃師之亳且不可信也而況混言都亳安知所謂亳者非南亳乎卽湯都偃師之言眞

出于孔安國且不可從也況其爲僞孔傳乎盍偃師之亳卽春秋之鄭地其界在河洛之閒未嘗非帝嚳之故都未嘗非殷之京邑而以湯所居之國爲卽在此則萬無是理何以見之史記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偃師在四者之中正夏桀所居之地桀都安邑卽今平陽府之絳州東南距洛陽五百里偃師西南去洛陽七十里地界鞏洛東有成皋之固南有轘轅伊闕之險西連太華崤函北枕黄河岳鄙夏雖定都河北而所以據形勢壯皇居者

實在大河以南成皋崤函以內卽洛陽與偃師境也由殷及周皆指此爲夏居周本紀武王謂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司馬貞索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舊居夫自洛汭以至伊汭此非偃師之境乎又徐廣引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望于有河夫偃師所在非卽三塗之北河之南乎夏氏所居實在于此所恃以爲固者亦存乎此湯安得奪之以爲都也明其既有天下始遷此矣不獨此也徐

廣云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在陽翟孟子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劉熙云今潁川陽城也趙岐孟子註云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潁谷中元和郡縣志告成縣本漢陽城縣嵩高山在縣西北二十三里陽城縣西北至洛陽僅一百七十里嵩山之下去洛僅一百四十餘里而偃師又在洛陽東北七十里其去嵩山更近是禹所居之陽城實與西亳之地相鄰也漢地理志陽翟下云夏禹國括地志以爲禹所封夏伯蓋禹受封之國在陽翟也故其地今尚號禹州其去洛二百四十里其去偃師不

過二百里又太康爲羿所距乃居河南夫一偃師之地旣在邦畿之中而有夏一代天子迭居之都又皆羅列于其側帝室京城蠭聚此一二里閒而湯能遷都于其際乎是不待辨而知者也曰公劉之遷豳太王之遷岐何也曰非此之比也彼僻處西陲避戎難而遷邊境土曠人稀又無他國爲之閒隔故得任其擇居然亦限在一隅不出三百里以內若湯本在中土列國犬牙錯處是時天下諸侯存者尚有三千餘國各私其地各阻其險豈有七十里之諸侯能越他國之境遠出九百里外

而定居乎有以知其必不能也然則史記書序所稱（史記不得書序）先湯始居亳不在偃師而在穀熟之南亳審矣（不在偃師固也何以知必在穀熟乎）然自來解遷亳者不獨亳地有誤并所從遷之商邱亦失之（此說尚書孔疏已辨明之矣）案契至湯八遷本于史記非書序所創（此以書序爲承用史記乎考史記孔子世家漢書藝文志及鄭康成書贊并云書序孔子作豈書序之言不足徵信而史記之言反足信乎）其言最可依據惟是十四世之中八徙國都而湯以前所徙之地可考者僅得其二契封于宏農之商相土居商邱他卽契居蕃昭明居砥石其事皆無可考所足取信者唯商洛與商

邱耳而湯仍從商邱遷亳是湯亦先居商邱承相土之舊緒乃自商邱遷亳耳然則自契至湯何得有八遷乎是可知孔傳自商邱遷者不得其實矣書正義辨云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邱遷也此言可謂得閒眞能疑人所不疑者矣然則從先王居果何指也曰先王卽指相土也從先王居者穀熟與商邱逼近謂依相土之故都而處耳葢自契以後再傳而居商邱自相

土後國凡數遷必稍遠先王之舊居迄湯之時八遷至亳始與相土之故居相近故曰從先王居也非謂契父帝嚳所都之偃師也如以從先王爲必屬帝嚳則帝嚳之都雖在偃師而初封爲諸侯其國亦在穀熟元和郡縣志穀熟縣云高辛故城在縣西南四十五里帝嚳初封于此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地理志梁國穀熟西南有高辛城帝系譜帝嚳年十五佐顓頊有功封爲諸侯邑于此是非帝嚳先居南亳之證乎以依相土之境爲從先王之居于史記文意更順卽以從帝嚳之居而論南亳自有嚳之故邑同爲帝嚳舊境安見居西亳者爲從先王而居南亳者不可謂從先王耶況偃師之亳湯爲諸侯時斷不能居雖欲從嚳而無由也而必以書序之居亳孔傳之都亳爲專指西亳何也是亦惑之甚者也吾嘗遍考載籍參之地勢而定湯居爲南亳之地除前所論辨外又得證十有四焉漢寍陵縣東至今商邱縣五十九里穀熟縣西北至商邱五十五里元和郡縣志載之甚明而南亳又在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太平寰宇記故葛城在寍陵縣北十五里又云湯居亳今寍陵

界有葛城相去八十里是湯都之距葛國僅八十里合之孟子與葛爲鄰之言確然相符證一也史記殷本紀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此亦當引書序史記特承用書耳）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作湯征其後又云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詳味史遷文意前後事迹皆有次序不亂所敘湯之居亳在十一征以前匪徒未嘗克夏並其時未嘗征葛何能北至偃師以畿內之境爲都是可知南亳之是而西亳之非（西亳之非固矣何以必知南亳之是乎）證二也國語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墟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也莘地旣在陳留縣陳留西去汴州五十里東與宋州相距二百餘里湯居穀熟自東南而征西北故桀與韋顧之君拒于陳留之莘墟以扼其衝若自偃師起事渡河卽近安邑豈有變生近畿兵已西入而反拒之于東南之遠地乎詎信湯居當在南亳（據國語亦知偃師之非然何以見湯之興師不自薄縣而自穀熟乎詎信湯居當在南亳之言不確不得以此遂定爲穀熟之據也）證三也左氏傳云夏啟有鈞臺之享杜預云河南陽翟縣南有

鈞臺陂盍啟饗諸侯于此元和郡縣志陽翟縣鈞臺在縣南十五里是夏后啟之朝會諸侯在陽翟縣也陽翟爲禹始封之國後有天下遂以此爲會諸侯之所史記言桀囚湯于夏臺皇甫謐以爲地在陽翟夫陽翟去夏都安邑七百餘里爲畿內極遠之地而四方之朝會必集于此啟以之饗羣后桀以之用威刑而況偃師去安邑止五百餘里較之陽翟尚爲畿內之近地乎而能使諸侯據其地乎湯居亳之非偃師不待煩言而解今此所論皆不過辨偃師之非耳證四也尚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

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湙聽樂聲遂去夏適湯是湯既居于亳而後夏人慕德有歸亳之歌伊尹聞之自夏復囘然則居亳在伊尹去夏之先桀尚未亾湯何能遂居偃師證五也水經注睢水又逕新城北又東逕高鄉城北南亳也卽湯所都矣此則沿襲皇甫謐之言耳睢水又逕睢陽縣故城南又東逕穀熟縣故城北是酈注明以南亳在穀熟者爲湯都證六也漢書地理志偃師縣下云殷湯所都而敘列國風土于宋地又曰湯止于亳穀熟亦宋地也班固言湯止于亳在宋地是也然所說宋乃說宋地之亳若穀熟則古無亳稱也夫既以宋地爲湯所止之亳是班固之意亦不專以偃師爲湯都後儒之主西亳者皆祖述班固地理志今地理志言湯之居尚不專主西亳其餘紛紛宗偃師者可不攻自破證七也史記索隱注湯始居亳不引地理志之尸鄉湯亭而但引皇甫謐梁國穀熟縣爲南亳湯所都也史記索隱正義皆襲用皇甫謐之言也裴駰亦引盂陵縣之葛鄉以徵史記亳都爲在梁國裴駰欲證亳在梁國謂在梁國之薄城耳故又云湯冢在薄縣後漢郡國志梁國穀熟有新城左傳曰文十四年諸侯會新城春秋之新城與所謂南亳無與帝王

世紀有南亳可知諸家所見大抵相同證八也孔穎達詩正義引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于洛以亳在梁國居于洛東不得東觀于洛不知中候言天乙在亳其下卽繼之曰諸鄰國襁負歸德然後乃言東觀于洛夫襁負歸德而謂之鄰國是非湯爲諸侯時乎爲諸侯而居亳非穀熟之南亳而將何託乎非穀熟之南亳而將何託乎此言殊不確其後言東觀于洛者乃朝桀之後自安邑而歸東觀于洛耳非自偃師而東也此釋東觀于洛亦未免曲爲出脫矣其實緯書之言未可盡據也孔穎達不詳中候之上下語義獨割裂觀洛一語

以助讖評豈知中候所謂天乙在亳者以文意考之其地仍宜南亳總不宜硬坐穀熟硬坐穀熟非論古之道證九也且穎達爲孟子正義焉有此書如有之諸君無不徵引之矣蓋有之則恐出于僞作矣○穎達受詔作五經正義見唐書本傳所作各正義俱詳唐藝文志○鄭康成嘗爲孟子注未聞孔穎達作孟子疏也○天下事我所不知者固多然豈人人皆不知之乎○邵二雲先生晉涵因孫奭孟子正義不足據嘗欲爲孟子正義若有孔穎達正義或亦可以勿作也既宗鄭說以駁南亳矣而尚書正義乃竝列皇甫士安之說以爲未知孰是是其心亦明知梁國亳都之說爲優尚書孔疏先列鄭注次列薛瓚語其最末列皇甫謐末見以謐說爲優也故爲兩可之辭而不定主西亳證十也張守節夏本紀正

義引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臣瓚曰斟尋在河南蓋後遷北海尚書序太康失邦攷于洛汭此卽太康居之爲近洛也然則太康所居蓋在河南近洛之地又正義引括地志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也夫河南近洛之地旣距偃師不遠而鞏縣西至洛陽一百四十里其西南之故鄩城去洛陽較近而去偃師更近是二地者桀嘗親居之則偃師卽爲皇都逼近之區何能使他人立國于其地乎此仍是駁偃師目偃師之說毋須多駁證十一也杜佑通典穀熟漢舊縣

卽殷之南亳湯所都元和郡縣志穀熟縣春秋時爲穀邱亦殷謂之南亳太平寰宇記亦言古穀城殷謂之南亳亦嘗都之此皆沿襲皇甫謐之言也然雖沿襲謐言而所載又不止謐言卽如元和志旣云穀熟縣亦殷之所都又云偃師縣湯所都成湯居西亳自相矛盾元和志如此寰宇記等書亦無不如此蓋由晉宋以降諸地記論述古蹟往往一事數見無論其眞贋純駁是非皆載之記述之濫習尙使然也卽如鄭元一水經注可稱善本矣然所論古蹟亦如是如舜耕歷山一書內凡七見亦不考其得失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也○又案諸書言古蹟旣一事數見不得表其與己合者匿其不與己合者殊非論古之道也○諸書所言旣不止穀熟則所云足見人心之公殊不然矣是雖沿士安之舊而亦足見人心之公證十二也

國朝顧祖禹方輿記要誠爲傑思奇搆然其論殷之都邑亦宗括地志穀熟西南爲湯都而以偃師之地爲卽位以後自南亳徙都焉方輿記要一書言形勝頗可取至于考證古蹟疏舛特甚大約十失其七八也證十三也更可據者殷本紀夏師敗績湯遂伐三㚇俘厥寶玉孔安國曰三㚇國名桀走保之前言孔氏書傳出于東晉先儒皆疑其僞不可據爲典要所言誠然然今此桀走保三㚇云云卽僞孔傳之言也又欲據爲典要乎○桀旣敗走遂伐三㚇猶伐桀之前先伐昆吾也大抵昆吾三㚇皆助桀爲虐之大國故相繼伐之俘厥寶玉者俘其寶玉也卽俘三㚇之寶玉也桀旣敗奔焉取寶玉今定陶也定陶卽濟陰縣定陶卽濟陰縣此須說明言漢之定陶卽唐之濟陰縣元和志云濟陰縣本漢定陶縣地隋開皇時于其

地置濟陰縣若薛瓚之時豈得有濟陰縣乎。瓚所云亳今濟陰縣者言亳即薄縣地也以其爲濟陰郡之屬縣故云亳今濟陰縣是也古人文義往往如是不止此一處也漢地理志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然則臣瓚所稱之亳即北亳也杜預云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故亦謂之蒙亳亳與薄通皆在濟陰縣即漢定陶境此所云亳與薄通其界皆在濟陰縣即漢定陶境此言大謬大謬薄自是漢薄縣非漢定陶縣不煩言而可解也若薛瓚所言濟陰乃濟陰郡其時豈有濟陰縣名乎不可以歷代更易之郡縣名互相混淆也定陶當夏末之時即爲三㚇之國桀敗後尚走保定陶以拒湯及湯伐三㚇然後桀棄寶玉而奔南巢湯未克

夏時何能據以爲都也是則湯居濟陰之說又不足憑矣而或者謂杜佑通典稱北亳在曹州之考城縣定陶在曹州之濟陰縣疑古三㚇之國或專在定陶而定陶西南之考城其地自爲湯有亦未可知不思考城與濟陰相去亦止數十里其中無險可以固守若湯眞都考城桀戰敗後不走保他處而特至定陶反依湯所居之國以自速其死乎揆以情事殆不必然然則北亳亦湯爲天子時之所居然則北亳亦湯爲天子時之所居此言大不然矣湯居亳即漢之薄縣南至商邱西南至甯陵皆不及百里惟居亳故與葛爲鄰惟與葛鄰故有饋餉殺童子征葛之事曷云爲天子時所居乎　謂湯都在濟陰縣者固非謂湯都在考城者亦非也夫偃師之西亳湯既不得而居濟陰縣之北亳閻濟陰郡薄縣是亳也若唐之濟陰縣豈得有亳乎又非湯所有之境即有亦在克夏以後然則湯居亳國非穀熟之南亳莫屬矣證十四也

以此十四證斷湯居爲南亳確不可易而亳州舊志乃奮其臆見竟以南亳爲烏有之名此言頗不誤于是歷代所傳之三亳竟刪去一亳尙書立政三亳原非謚所附會之三亳也異矣且謂漢甯陵之葛鄉爲春秋之葛人而洩其非葛伯之國抑思葛國在甯陵縣班固志之司馬彪載之酈道元記之

歷世方輿之書衆口一詞莫敢異議今乃以爲非葛伯故國而直指爲葛人此何所據而云然邪舊志固不足責也至席趙岐注孟子之誤過矣又據元鳥詩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謂湯始終都偃師之殷地不知盤庚既遷河南始號曰殷此詩乃殷人祀高宗在盤庚之後故以國號追稱前世統謂之殷土且安得以後起之名改前時之地而謂湯之亳都即爲殷土是歷代之史記不如一人之意見矣有是理乎余非好爲論辨乃據古人之言核當日之情勢參之以各國之地形必有徵而後敢出

之世有通儒顧以此言質之可也或曰南亳既得聞命矣敢問孔穎達謂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其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遂以居亳爲商有天下湯征諸侯以下乃事後追錄然乎（此孔穎達之誤說也唐人之疏何暇湊辨固有辨之不勝辨者矣）曰今姑不與湊辨卽以孟子折之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是定居于亳在與葛伯相交之先是時湯固一諸侯也因居亳而後與葛國相近因近葛而後有往耕饋食之事因饋食而後有攻奪之事因爲童子復仇而後有征葛之事所敘諸事皆在湯居亳之後

今謂遷居于亳乃商有天下之事湯征及汝鳩汝方乃事後追錄之辭然則湯先有天下定居于亳而後與葛伯爲鄰乎且湯十一征始有天下初征卽自葛國今謂居亳乃在既有天下之時然則湯先得天下而後十一征乎此眞說之不可通者矣夫湯不居亳不得與葛爲鄰不征葛伯及諸侯不能有天下孟子敘事之法與史記次第皆同孔穎達顚倒史記文意而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之言遂不可解所失非淺鮮也是知湯之居亳斷在爲諸侯之時與葛爲鄰斷在南亳之地（斷在穀熟之言不雖）

孟子史記眞不我欺正不必牽改馬遷立言之序以就己說也夫班固爲西亳說之所祖（班固何嘗有西亳之言第言偃師曰）而固之言亳亦前後異議而不徒在偃師孔穎達乃善攻南亳之人而穎達釋經亦彼此牀辭而不能力排穀熟可見理有固然心有同是雖異己者莫之或奪（既云孔穎達釋孟子極言穀熟之非釋尚書先引鄭氏之說所謂理有固然心有同是者如是乎所謂莫之能奪者如是乎）學者于此可以知所從矣曰孔氏穎達以居亳爲商有天下之事既明辨其非而知其失矣然云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意者湯之

遷亳或亦奉時王命乎曰斯言也出于意揣不但事無明文卽或有之亦斷無居偃師之理況桀方積怒于湯召而囚之久之乃釋何得有遷都之命也是則孔說之不可從者矣然必謂湯始終皆都南亳而無遷居偃師之事此亦皇甫士安之偏夫論古者貴折衷于至當是故西亳之說不盡非然遷都當在既有天下之後而不可以論未有天下以前南亳之說雖全是然定居實在爲諸侯之時而不可以論爲天子之日如此則居亳之解各得其平矣夫是此則非彼乃說經考古者之通病

竊不可效也或又曰湯始居穀熟繼遷偃師南亳西亳各得其解惟是北亳之得名果何自也濟陰之蒙亳既非湯所得而都而北亳之稱何以抑之蒙縣邪又皇甫謐以北亳爲商所受命三亳阪爲湯居何以北亳爲受命之地此其故亦不可通顧閻其略曰其詳蓋不可考竊于史記得之殷本紀言湯伐桀桀敗于有娀之虛奔于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㚇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蓋湯伐桀時夏師敗績桀雖戰敗而地未全失夏祚尙未亾矣桀于是乎奔至三㚇走保濟陰之定陶伐桀之後伐三㚇謂是桀走保三㚇伐桀之前伐昆吾亦謂桀先保昆吾乎以圖僥倖及湯又伐三㚇桀勢竆力屈乃棄其寶器而南奔于巢湯因而放之蓋至是天下始定而夏亾矣夏于此時亾湯卽于此時興其機全在三㚇之克三㚇卽定陶地克定陶而四海乃一大命始集于躬故後世遂以濟陰之亳爲湯受命之地也湯旣勝夏于濟陰俘其寶玉四方諸侯畢至湯于是卽其地大會諸侯故括地志以亳爲湯所盟地也夫湯伐三㚇而俘寶玉本在濟陰克夏而受天休命亦在濟陰朝會諸侯又卽在此濟陰其後卽天子位

遂以爲受命之重地駐蹕之京邑是則濟陰之稱亳都有自來矣此北亳所以得名歟然未克三㚇以前濟陰尙屬他國之地何能便爲亳都也晉之濟陰縣漢定陶縣地也闞駰漢之定陶是三㚇未聞漢之薄縣亦爲三㚇地也今乃以晉之縣名混漢之郡名以證濟陰薄縣不得爲湯居用心太苦矣舊志疑南亳而信北亳不知何謂吾故爲之斷曰南亳者湯爲諸侯時所居之國也西亳者湯爲天子時所遷之都也北亳者湯克夏時所會諸侯之地也三家所據各有其是亦各有所偏今爲考其源委證其異同參之于衆家核之以經傳庶幾三亳之說各得其條理而不至相格矣曰三亳之論旣定人皆知湯居爲在穀熟然穀熟係河南商邱之境先輩諸家及舊志皆以爲與亳州無涉然乎曰非也穀熟之南亳與今亳州接壤酈道元之言可徵案水經注過水又東逕陽夏縣西又東逕鹿邑城北又東逕武平縣故城又東逕廣鄉城北過水又南東曲逕苦縣故城南又北逕老子廟東又逕譙縣故城北後漢郡國志武平下引左傳成十六年諸侯侵陳鳴鹿杜預曰縣西南有鹿邑是鹿邑卽在武平縣境武平在鹿邑東北過水過鹿邑廣鄉卽東逕苦縣譙

城已在今亳州之地考商邱城距鹿邑界僅七十里而譙城在商邱之西南鹿邑之東南止與當日之穀熟逼近安得謂湯都之南亳于州境全無涉乎況今歸德府之商邱縣卽古之睢陽也穀熟故縣在睢陽東南四十里今爲穀熟鎮括地志所稱南亳故城又在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是湯所居之亳北去商邱已數十里矣而亳州北去商邱止一百二十里其距南亳計不過數十里而元侯有造爲孝烈將軍祠像記將軍名木蘭亳之譙人睢陽境東南距八十里曰營郭卽古亳方域孝烈

之故墟也案營郭今爲營郭集在商邱東南七十里侯有造以爲卽古亳方域孝烈之故墟孝烈譙人而故居在此可見營郭之地今屬商邱者昔皆屬于譙境而東鄰界溝西至宋家集北近杏岡鎮者皆當爲亳州之地而譙境北距商邱之界蓋不止五十里之土橋郝矣夫州治之去南亳止數十里而亳州之北界且越數十里而有餘安知南亳不卽在亳州境乎且穀熟既省入睢陽則譙境以北去睢陽愈近則所占穀熟之地愈多安見今日商邱之地非昔日穀熟之界邪安見昔日穀熟

之界非卽昔日亳州之地邪夫有意坿會古人之迹固失之鑿矣憚考索之功于古迹之疑難者悉置之不論而以爲與此無涉是亦畏難節勞之一術也竊所不取

學者論古貴于實事求是如方志諸古蹟須當于信者表章之疑者存之非者駁之雖非而有前人之說者則引其說辨明之如此則可以信于今著于後矣文章千古事豈可因人轉移以取悅于一鄉之人乎乃此條以皇甫謐坿會之言遂據爲典要執定謂在亳州若爲商邱志則穀熟正商邱之地更當謂在商邱矣若爲偃師志既有班固鄭康成諸漢人之言更當謂在偃師矣廸屢轉移伊于胡底所貴于君子之博綜古今循名以覈實者如是乎如此不但以非爲是其言亦不足據矣且所爲取悅于一鄉之人者亦一鄉之俗人愚人爲悅耳若有識者聞之正恐不以爲悅而更以爲非矣奚取焉

穀熟之名南亳雖出皇甫謐坿會之言但既有其說必當引其說辨之舊志失引亦非是

澹臺墓考

今江西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有澹臺滅明墓而進賢門亦曰澹臺門葢始于宋漕使高遹題曰魯澹臺子羽之墓後程大昌築祠于旁堂曰友教知府范淥重修後人遂以爲眞子羽之幽宮也考陳留風俗傳陳留縣裘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民祈禱焉京相璠土地名今泰山南武城縣有子羽冢括地志子羽墓在泰山南武城縣葢子羽本泰山人故葬于南武城則裘氏之墓亦屬坿會而或以史記南游至楚之言遂

謂子羽居楚而卒葬于此則大謬也有難予者曰子以此墓爲非子羽則所謂澹臺者果何人也曰此葢漢之澹臺敬伯也敬伯名恭爲會稽人受業于淮陽薛漢習韓詩爲博士此必由會稽栖遲至此歿而葬之妄人遂以子羽當之相沿習非不知是正耳江城名蹟記以爲南平王鍾傳入洪州命掘墓塼修城傳夢一人古服頎長覺問軍吏賓客有市老羅通以爲子羽先生墓此乃後人影撰之說曷足信哉地志言姑蘇城外有澹臺湖亦豈子羽游釣之所乎葢皆出于坿會也

賈萌考

今南昌章江門外葢有漢賈萌廟云案謝承後漢書賈萌爲豫章太守王莽篡漢舉兵誅莽不克而歿雷次宗豫章記賈萌河東人漢更始二年爲郡太守謀王莽師敗歿卽日顯靈于津人爲立祠酈善長水經注賈萌與安成矦張普爭地爲普所害卽日靈見津渚王孚安成記豫章太守賈萌與安成矦張普爭戰于新茨之野歐陽忞輿地志漢豫章太守賈萌與安成矦張普與兵討莽普乃詣莽自陳萌遂伐普于薪茨之野據謝偉平雷

仲倫記賈萌事乃漢之忠臣也而酈道元王烈之則不言討莽以爲爭地而歿輿地志則合兩事爲一是從謝氏說矣然班固漢書王莽傳云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是萌乃莽黨也覈而論之萌葢初坿于莽爲其連率見人心不與始與之攜貳與張普謀共起兵又與普不協爭地爲普所害故曰爲漢兵所誅葢普後亦坿漢者也又考 謝承漢書豫章嚴豐字孟矦爲郡主簿太守河東賈萌與安成矦張普約舉兵欲誅王莽

師興之日有飛蜂叢坿萌車衡豐曉占候諫以爲不祥之徵萌進兵不從會張普負約不援遂戰歿是萌果爲王莽所誅也然漢兵所殺之賈萌又是何人祗緣謝書載萌起兵于莽篡國之年班書載萌歿于更始二年年代有誤或遂以爲二人同姓名者矣在莽言之則曰九江連率自漢言之則曰豫章太守亦不得以官職而疑之

關雎說

序云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箋申其義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是能得詩之意識序之指歸者厥義審矣然恐後之學者卽承用序說而未能深明其故則于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視爲尋常無關輕重之事而后妃之德不見亨謹案周官冢宰掌邦治而于王之居處膳羞菹醢醬酒淸醴酏之屬以至司服司裘追師屨人及夏采之掌復凡王所御用莫不謹其職掌愼選其人以處之所以導王于善而惟恐陷王于不善者是冢宰之職也故其官名曰天官今后妃寤寐勤求憂在進賢則自閨門以內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之屬凡進御于王者莫不旁求賢淑愼選其人以處之凡以導王于善而惟恐陷王于不善故曰后妃之德也至卷耳篇序云后妃之志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兔罝篇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此二南所以爲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後之說詩者或不明此義乃至力詆序文以爲當歸美文王不當專言后妃夫詩之美文王者自當在小雅大雅周頌篇內此乃二南之詩閨門之事而作此說何也且經文美后妃後人必云不當美后妃又何也或又以關雎文王求后妃之詩也考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是文王嗣位爲君年將五十矣方求后妃之時正當文王爲世子之日于時王季爲君太任爲夫人求后妃者自有王季太任爲之豈待文王自求乎此不待辯而明者也且卽如所云文王求后妃之詩求之不得乃至于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豈不甚乎至卷耳篇又云后妃思文王至于陟彼崔嵬陟彼高岡以望所懷而欲從之豈不叜甚乎是言也未免褻侮于古聖王矣如使所言誠然則是二南者不足以爲風之始不足以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矣豈足信乎又案詩序辯說引南豐曾氏云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敎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

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斯言美矣但曾氏所言乃古者敎人之法此經所說則是后妃求賢輔佐君子之事曾氏美言與此經全不比坿不識紫陽氏引之何意宋人解經往往如是

說迪

尙書中多古文古義今伏生馬鄭之注已不傳所傳孔安國傳又出于東晉閒人僞托故其說多與史遷異後之學者弗能好學深思稽古以觀其通則三代之籍不可復讀歲丁巳余主講敀文書院病後學者無師法又或拘于其方不能深明訓詁之指偶舉一字爲尙書中數見而難通者條而辨之以作一隅之舉諸生儻能由是以通之則全經之文可誦而聖人之意亦可得而詳言之矣七月戊寅文登畢亨識

迪道也

案義見釋詁尙書皐陶謨云允迪厥德史記作信其道德是迪爲道也又云迪朕德史記作道吾德是迪卽道也但諸儒習知迪道之訓凡遇經文中迪字皆欲以道釋之于是曲解經文支離詰屈致不可通今條辨其非著于後

又行也

案迪從由由行也迪訓爲道道亦行也故迪又有行之義也詩云踧踧周道周道如砥又云寘彼周行示我周行是道卽行也書傳或偁道德亦或云德行是道卽行也僞孔傳釋虞書允迪厥德以迪爲蹈不知道與行有通義而以蹈字易之非其旨矣尙書微子篇詔王子出迪猶言道王子出行也孔傳云我敎王子出合于道必欲以道訓迪故曲解之其說支矣又君奭云無能往來茲迪彝敎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言惟行此常敎則文王幾微之德乃得降于國人也茲迪猶言迪茲古者語常然旨孔傳云五人以此道法敎文王以幾微之德迪訓爲道彝訓爲法固有之然

如傳所謂則大不可傳以茲迪彝三字絕句非也而以迪彝二字連文訓爲道法尤爲臆斷且既云五人以此道法敎文王以幾微之德則下文降于國人句成贅詞矣由其狃于習俗常用之訓曲解經文其不可通則割裂破碎之謬已甚矣

又長也

案迪卽由字說文㽕木生條也引尙書若顚木之有㽕枿是長之義孔傳以由爲用非 又禹貢厥艸惟繇厥木惟條說文繇崑崙山河隅之長木也蘇艸盛也皆長大

之義繇與由古字同亦通作攸書多方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馬融本作攸是也說文攸長也盤庚王播告之修修亦長也詩淇水悠悠悠亦長也故中庸亦云攸久也尚書盤庚云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言無能久長也下文亦云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又下文丕乃崇降弗祥石經作崇降不永也孔傳云汝無能道言無辭是言天降罰于汝汝不能以言辭自解免于天其說支離不可通

又進也

案迪惟爲長故又爲進也爾雅云迪進是已唐石經尚書盤庚云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迪自怨曷瘳不迪猶不進也言譬如乘舟汝不同濟而敗壞其舟爾忱不屬于我則相與以沈溺自既不其或進雖自怨又何愈乎孔傳以臭厥載謂舟在水中臭其所載物非也臯陶謨予乘四載舟車皆可以云載也孔傳又以不其或迪爲不其或稽釋云不考之先王亦非也又微子云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言不進用之也孔傳以爲不接之以道

此曲說也酒誥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言惟殷所進用之諸臣工其湎于酒勿殺之而姑教之以別于上文其殺之義孔傳云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孔意以迪爲蹈卽如所說而蹈惡俗諸臣可第謂之蹈諸臣乎不詞甚矣孔傳又云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于酒此又拘于乃字之義案爾雅伊維矦也矦乃也特詞之助不必其爲難詞也

又作也

案爾雅浡肩搖動蠢迪俶厲作也亦作妯爾雅又云娠蠢震戁妯騷感訛蹶動也蠢妯皆訓動蠢迪動皆訓作是妯卽迪字詩云憂心且妯是也又方言妯擾也亦動作之意臯陶謨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言五服四海之諸矦各作起而有功惟苗頑不就其功也工與功同弗卽工猶云不成功也孔傳以爲三苗頑凶不得就官非

又由也

案由字古或借迪爲之從辵與不從辵音訓同論語

行不由徑說文引作遻又迪訓道猷亦訓爲道其義皆通君奭云武王惟此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肅將天威咸劉迪有祿者猶云尙由有祿也故鄭注云言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是其義孔傳云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其說迂曲不可從君奭又云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其迪字皆由也孔傳釋之云蹈知天威斯語卽令作傳者自釋之不可通矣傳又云言能明文王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于天其說皆雜亂不次至以覆冒下民釋冒字又非冒聞之義又立政云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迪亦由也

又用也

案上言尙由有祿由語詞也由惟爲語詞故又得爲用也如言由是亦或云率是或云用是義轉相訓又史記依古文尙書語迪多爲用是迪有用義也多士篇云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言今爾又云夏之多士用簡在王庭有事在百官也孔傳云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王庭如所說是以夏迪爲一讀簡在王庭爲一讀謬甚又多方云我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孔傳云我周惟其大大賜汝非但憂憐又乃蹈道大在王庭案所云大大賜汝者不詞又云非但憂憐于經文亦無當蓋其意以迪爲道而大大賜汝之言與道字不相貫故紆回其詞以牽合之謬也

又猷亦訓爲用尙書猷告爾四國多方用告爾四國多方也猷告爾有方多士用告爾有方多士也孔傳謂順大道告之非也其他猷訓爲用見于經文者尙多有不具載蓋迪與由猷音義通故猷亦有用義也

又乃也

案乃亦語詞轉相訓又說文有卤字讀如攸義亦與乃同也尙書洛誥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言四方乃治尙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安也公功乃助其後以監官而保民也孔傳云四方雖道治未定于尊禮以爲有治者非也又宗禮謂宗伯掌之大夫士亦有宗人故云孔

傳以爲尊禮亦非也

又適也

案迪卽由字由適也亦語詞（爾雅適由皆訓自故由亦得爲適也）但諸儒說經往往不達古人詞義臆爲訓解遂不可通如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率亦適也僞孔傳云言夏王之君若臣相率而遏衆力案經文明云夏王傳必易之曰夏王之君若臣臆增經文謂之何邪由其不達率字之義故憑臆增飾經語以成其相率之曲解㠯又立政云亦粵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誼德言適惟敉安文王之功不敢廢其誼德也訓亦爲適又如盤庚丕乃崇降弗祥丕卽不也不者詞之助也注者或云不乃大降之不善乎信如所說則爾雅夷上洒下不漘亦當訓之曰夷上洒下者不亦漘乎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亦當曰左倪者豈不類乎右倪者豈不若乎其不達古人訓義可知（王君引之曰宓不齊字子賤賤卽齊也不詞㠯厥誼甚然）立政云亦粵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陟之言格格治也釐理也丕亦詞㠯言治理上帝之光命卽虞書所云陟天之命維時維

幾義正同孔傳以爲成湯得升君位此又以亦粵成湯陟五字絕句正與多士篇夏迪一讀簡在王庭一讀其割裂經文同一病也又洪範云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言人之性不大偏倚于剛柔者名曰平康則治之以正直之德也人性或過柔是爲剛友則宜以剛克之彊剛也弗者詞㠯人性或過剛是爲柔友則宜以柔克之燮和也和亦柔也又其雖不過柔而厥性深伏亦當以剛克之雖不過剛而厥性高明亦宜以柔克之此經所說正與舜典教冑子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臯陶謨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云云者義意皆同所謂乂用三德也舊解以爲彊弗友是彊禦而不順孝敬者則剛克之謂刑亂國用重典也如所說則先當改易經文云乂以三德不得云乂用三德矣舊解又以燮友爲中和夫中和者成德之名又何事與沈潛高明同居剛克柔克之目乎厥誼非矣

又案迪訓爲適者立政云古之人迪惟有夏猶云適惟有夏也舊解以爲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天子其說

不詞不可從也酒誥云其在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迪畏者適畏也注者又云在昔殷先哲王之道此又以迪字絕句割裂經文尤不可從也酒誥又云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迪者詞旨猶云我民小子也孔傳以爲文王化我民敎道其子孫此由以迪爲道故又以小子爲子孫牽合聰聽祖考之言旨案上文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傳云正官治事謂羣吏是也然以爲文王誥敎民之子孫有官治有吏事則不可通近日蘇郡江聲作尚書注洨明

孔傳之非于是易之曰正長也事謂服勞之事也言文王誥敎民之子孫有長上有服勞之事者勿常飲酒勿論其言迂贅且下文又云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敎江氏于彼又僅以爲衆士衆官不申上文有長之義夫經始言少正御事又言有正有事又言庶士有正其義皆互明今以意解之令其各相背馳可乎其他如大誥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迪知者適知也無逸云玆四人迪哲玆四人適哲也舊解以迪爲道或爲蹈皆非

又疾也

案迪與攸音義同易其欲攸攸馬云攸攸逨也說文逴疾也又倏亦疾走也皆急疾之義尚書康誥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迪屢猶云亟疾也言今民不治未定其心亟疾而未和同明惟天其罰殛我也知迪屢爲亟疾者案爾雅屢暱亟也又云亟屢數迅疾也是其義多方又云爾乃迪屢不靜言爾乃亟疾爲不靜也傳釋康誥云敎道者屢數而未和同釋多方云爾所蹈行數爲不安皆

其不達古訓也

又案尚書中古義不可悉舉今更述其一二如食哉惟時食事也爲也（爾雅載謨食皆僞也僞卽爲）言舜咨十二牧論帝德行其言曰帝之所事者惟天行也注者不明古誼釋之云不違農時是以食爲飲食之食謬甚也又柔遠能邇能讀如怡訓爲和也康誥不能厥家人者不和其家人也左傳不能其大夫不和其大夫也故後漢書亦云柔遠和邇江氏注亦知孔傳之非然引恣也伽也之訓多爲纏繞而尚不得其畓又天壽平

格格治也言天壽此平治天下之臣以保乂于有殷也知格爲治者方言云格正也正亦治也故書云正厥事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倉頡篇云格量度也謂格量之格度之亦治也故書又云惟荒度土功商書惟先格王正厥事言恐王不知修德惟先格治乎王以正其事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言一曲之知不足言知惟能知性知天始可謂之致知也然道不虛懸傅于事物必于事物能格治之而後知可以至舊解謂格爲至非也然或知至物之言不詞又轉一解云

窮至事物之理古人必無此訓義矣又惟天陰騭下民騭格也猶云正治也（爾雅騭假陟格躋登陞也騭亦卽陟假卽格格亦爲升騭亦爲格古人之詁如是）史記作陰定下民猶存古詁馬氏注云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其說多爲迂迴而尙不得所適主也又亦克詰爾戎兵陟禹之迹旁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與詩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愓蠻方意正同舊解以陟爲升釋云禹五服方萬里般九州方三千里周公時復爲萬里故曰升禹之績其故由于一字不察故爾多爲詞說于詁無

當不可從也其他如陟方乃死陟天之命陟丕釐上帝之耿命義皆同又荒度土功荒謂闢治之也毛詩太王荒之傳云荒治也是己舊解以荒爲奄非言曰從從順也馬云發言當使可從非爽惟天其罰殛我言明惟天其罰殛我也孔傳以爽爲忒然則爽邦維哲何以說之典祀勿豐于昵豐字誤當作豊古者禮字或祇作豊目言祀惟常典不可祭以亟數卽祭不欲數之意也舊解以爲勿豐于親昵謬甚史記云勿禮于棄道厥詁然矣又堯典光被四表舊解以光爲

光燿非也戴徵君謂是橫之誤字言橫誤爲桄桄又誤爲光光亦非也案光者橫之假借字也橫卽廣也古讀音如光以音同故假光字爲之漢書橫橋師古曰橫音光後漢書橫門章懷太子曰橫音光此皆古音之尙存者如羮字古音郞後轉爲今音而不羮地名則仍音郞猶存古音目又漢書多云橫被亦多云光被明光非誤字也又案迪字當訓爲道者孔傳旣知之矣然所訓說復多舛誤如康誥爽惟民迪吉康言道之以吉則安也鄭氏以迪字屬下讀是己孔傳云

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以民迪二字連文訓爲民道吉康爲善安謬也大誥弗造哲迪民康言弗遭明哲之人道民于安也孔傳云不能爲智道以安人亦謬也又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言天道順子也猶云天之歷數在爾躬也保面謂保向之周禮撣人注云面向也是己言夏先王保向以稽天道也此云保面稽天若與虞書曰若稽古逸周書奉若稽古語意皆相類下文天迪格猶言天道至也保爾稽天若言般先王亦保向以合天道也孔傳以天迪從子保絕句釋云天道從而子安之此由不達從字之義故謬爲之說也或又申之曰天開道之使有天下又從其子而保安之其說愈謬至以面稽天若爲句釋爲面考天心亦不可通下文又以天迪格保絕句釋之曰天道所以至于保安湯者亦如禹尤爲支離紆謬不達之甚也

說觚

嘉慶元年陽湖孫淵如先生以兗沂觀察行山東廉訪使彈擊無所避踰年以鞫治首輔和公撫軍伊公家奴詐譌事罷廉訪將行同官康方伯荊廉訪丁轉運同餞于泲南濼泉上舉方爵以贈厥名觚亨案特牲禮記爵觚觶角散廣雅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其說葢出于韓詩今詳其制有首有腹有尾有翼有足皆如爵惟所容如爵者二且其體方足亦方禮圖云漆赤中兌下方足是其制予嘗稽諸故訓觚也者方也一言觚而方之義已具猶之一言爵而爵之形如覩也方者觚棱四出故名曰觚至于六觚八觚皆有觚棱亦言觚然猶別之曰六觚八觚者不可以亂方之正義也史記破觚爲圜曲臺記云毀方爲圜是觚者方也記又云毀方而瓦合兩瓦相合適圜義亦同後漢書杜林傳云破矩爲圜是觚卽矩也矩亦方也自應劭注漢書以六觚八觚始名觚俗書因云觚者鈹角也失其旨矣凡物之方者始可爲法周髀算經云數之法出于圜方圜出于方又云方法爲典以方出圜故大學

言絜矩論語言不踰矩不云不踰規也地惟爲方故亦
言㳒易曰仰觀象于天俯觀㳒于地又曰崇效天卑㳒
地是也古者伯益作井其制方說文云井象構韓形罋
象也井惟爲方故亦言㳒易曰井㳒也是已予嘗遊曹
濮閒猶見其遺制若如今人作井皆形圜則周易井㳒
之文不可通矣又荆之字訓爲㳒亦从井得聲義取諸
方也觚惟爲方故亦言㳒史記所云破觚卽毁㳒也㳒
者正也亦道也論語正而不譎漢書引作㳒而不譎是
㳒卽正也又論語觚不觚觚哉觚哉何氏注云以喻爲

政不以其道則不成與上章齊變至魯魯變至道之文
義相連及也斯言得之若如今人言六觚八觚始名觚
則注義不可通且于經文連逮之義失之益遠矣聖人
嘆觚哉非謂政之多醜也亦非言㳒之不可遵蓋誠惡
夫世之名爲方而實不方者也後之考古者如宣和博
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皆以卮爲觚既亂其制又名之曰
花觚稱名亦不古乃是器經百千年之久出以僞亂眞
之後巍然猶存觀察得之予復說之用以明其義于齊
魯之邦孰謂古道不至今存也

第一九三冊 104

說毈

雞鴨卵謂之蛋案蛋俗字也正字作毈从卵段聲太元
經云以毈投石是其字也又春秋蘩露云政令和則民
不夭札物不瘵癘胎卵不段段卽毈不从卵亦是也古
以卵之不能成雛者爲毈後世沿襲乃通謂之毈目其
蛋从疋从虫義無所取考其故乃蜑之變文目案蜑蜑
人也晉但說文云蜑南方夷也晉常璩巴志曰涪陵郡
諸縣北有獽蜑後山叢談二廣舟居人謂之蜑人范至
能桂海虞衡志蜑海上水居蠻也入水能視合浦珠池

蚌蛤惟蜑能入水采取陶宗儀輟耕錄廣東采珠之人
懸絙于腰沈于海得珠則撼其絙舶上人挈出之有司
名曰烏蜑戶元史張珪傳有蜑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
是也其蜑之變爲蛋者古者篆文變隸亦變艸隸又變
楷艸亦變楷此字則由艸書蜑字變楷作蛋目此類常
有之如卞莊子卞字本弁字也艸書弁上作一點下似
大字于是變楷爲俗卞字又北魏高珣碑發淸輝于載
卡卡本弄字艸書上作匕似上字下似大字變楷乃有
此俗卡字此類頗多不可悉舉肯六朝以來別體字或

者不知乃以爲鋟版譌誤非也㮇宗元饗軍亭記云胡夷蜑變是唐人用此別體字也非譌誤明矣或又云蜑蜒蜑義幷通此又不然考蜑卽蛋从虫从蚰異耳若蜒則爲蜥蜴別名爾雅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是也不得與蜑同今所傳說文本或譌蜒爲蜓从廷非也考蜓乃蜓蚞蟲名爾雅方言廣雅諸書皆載之不得爲蝘蜓字陸德明經典釋文載六朝以來音義竝云蜓音殄徒典切是眞文部非庚淸部字焉得从廷又蝘蜓疊韻蜥蜴亦疊韻叓可證从廷之非矣或又引池北偶談

以爲从延蜑人字从廷蝘蜓字此王阮翁之襲誤沿譌未能是正不足引以爲據也至民間食卵則周禮夏官掌畜掌祭祀共卵鳥注謂其卵可薦之鳥史記子思言苟變于衛侯曰變嘗賦于民食二雞子是食卵之文有明徵也又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飮亦是也

九水山房文存卷下

文登畢亨恬谿著

音韻

古者未有文字之先先有聲音聲音傳而訓詁立而後文字形聲音者文字之本所由生也古未有四聲然入聲職爲七之類入聲錫爲五支類偏旁及用韻之文秩然各異絕不相紊蓋之咍台能等爲一部支部則與歌部相入不可合而一之也古雖無四聲然秦時避始皇諱讀政爲正月之正則其緩急輕重開閉固有分矣至

高誘注淮南有合口開口急氣緩氣之殊則已爲韻書之權輿矣至古人用韻之精有非後人所可及如葛覃詩首章兮與凄飛喈爲韻而二句谷與五句木隔句爲韻至二章仍用首二句原文而韻法已變首句不入韻次句以下皆爲韻又如卷阿前數章猶是用韻常法至歌詩將終鳳皇鳴矣章鳴矣與下生矣韻于彼高岡與于彼朝陽韻不獨岡陽爲韻高朝亦爲韻也下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萋喈爲韻菶雝亦爲韻卽其音之緊可想其聲之急也末章韻又不密以緩收之學者當讀詩于

千載下察其音韻之疏密以考見其意象之緩急不已如見古人乎外此甫田詩首章驕驕與忉忉爲韻次章桀桀與怛怛爲韻而驕與桀忉與怛又爲雙聲蒹葭詩首章蒼蒼與二章淒淒三章采采皆爲雙聲又如下泉詩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首句與三句韻洌與愾彼與我下與寤泉與歎皆句中字字爲韻二句與四句韻浸與念彼與彼苞與周稂與京亦隔句字字爲韻固不徒連句韻開句韻三句見韻五句見韻之有異已也江陽之合韻唐人文已有之元人作中原音韻施之詞曲皆江陽合韻者也兔爰以爲韻羅吪則

爲本讀譌譌本從爲得聲伐木以簋韻牡舅則簋本讀九故重文卽從九聲也此又可以考字體如橫廣古皆讀光見兩漢書注而書卽云光被羲古讀鄺見左氏釋文及急就章注而豆羹之文卽與陽唐爲韻易之用韻亦多通變故坤卦爻詞皆以首二字爲韻下文則爲占詞初六履霜六二直方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六五黃裳又可以證直方下本無大字與象傳同至說文諧聲大徐不達其聲則刪去聲字如元從兀聲嵐從風風亦聲

第一九三冊 104 ５版
39 B

之類是然又有以聲考字之處如碫從段聲篤公劉釋文引說文又引字林工喚反可證從段之誤說文無斳字偏旁有之案爾雅釋文云斳古芹字則斳乃芹之重文故彝鼎銘旂字亦多從斳說文無免字偏旁有之案左傳有㝃字乃皀之重文今說文皀下有免字當是免之正文傳刻者因其脫爛遂以爲籀文字且凡此之類觸處生義所賢淺思而自得也

史例

從來纂言賢鉤其元紀事必提其要竊經而不知其意猶之蔑經也讀史而不明其例猶之無史也夫史之傳尙矣夷考其體厥有六家尙書家者孔子觀書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取其善者定爲尙書百篇宣王道施敎令故其所傳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又有周書者卽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凡七十一章至晉廣陵相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尋常人事何足備列乃刪訂諸史取其言之足爲龜鑑者定以篇第纂

成一家由是有漢尙書漢魏尙書至隋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以爲隋書稽其義例皆本尙書春秋家者案汲冢瑣語有夏殷春秋晉春秋國語之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云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外此如魏之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至太史公著史記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魯春秋左傳家者其先出于邱明晉梁資追乎戰國策太史公書撰春秋後傳荀悅又輯遷國書著漢記三十篇自是厥後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諸人代有其書皆準左氏以爲的焉國語家者

其先亦出于左氏然至孔衍作春秋後語司馬彪作九州春秋或州自爲卷或國自爲篇考其義例亦後代之國語也史記家者其先出于司馬遷厥後梁武帝敕羣臣爲通史六百二十卷魏王暭業又爲科錄二百七十卷唐李延壽又有南北史歐陽氏有五代史皆依遷例漢書家者其先出于班固紀表志傳著成一代之史後之作史者多依之夫紀表志傳其體有自昉也攷之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篇目之大者誠莫過于此矣至司馬遷著

史記列天子行事以爲本紀後代因之然有不應稱紀而稱紀者即有應稱紀而不稱紀者夫項羽僭盜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至于范蔚宗之紀后妃其實傳也而謂之紀陳壽之志劉孫二帝其實紀也而謂之傳外此魏書于帝紀內載沙苑之捷齊書于帝紀內述淮南之敗劉子元謂其雜載臣下兼言他事全爲傳體有異紀文信矣且作紀者必編年以故漢氏之初興也猶假秦年光武之繼作也且稱莽朔至陸機作晉書列紀三祖竟不編年年既不

編何紀之有凡此者皆不明紀體者也史記之作世家如陳勝起自羣盜六月稱王而亡無家可宅無世可傳而稱世家非也田齊沃野千里抗衡西秦乃沒其本號惟言田完世家亦非也至如漢代諸侯與古不同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編爲世家實同列傳班氏知馬遷之失釐正其非故自蕭曹而下一概稱傳時勢宜然非矯枉也然如齊書北編魏事周史南紀蕭詧亦言世家而稱列傳則又拘于班氏之例未得其通者也表之例以紀年月也如春秋戰國之時羣雄鍇峙各自年世若

申之于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又如晉氏播遷之時諸僞十有六家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嘗讀太史公自敘將相名臣年表之賢者記其志不賢者彰其事則又加褒譏之義矣至于班固作人表生不同時族非一類劉子元謂其品隲既不能確當事不與漢彊廁漢書之內則又表之變例者矣志之例肇于馬遷之八書班氏因之其所合併者二皆可合者也而五行藝文二志又足補子長之闕自是新唐書有交聘百官輿服魏則有釋老隋則有音樂遼則有

營衛兵衛答沈約有言曰作史莫難于志鄭樵申其說是己然考鄭樵所作通志舛誤實乃累累即如小學諸類是樵書之善者而以杜林蒼頡訓纂爲訓詁以顏延之詁幼爲詁幼本之唐（三字[illegible]）不知林作蒼頡訓纂又作蒼頡故是兩書也延之作詁幼荀揩又有廣詁幼同一名也至千字文周興嗣次韻蕭子雲書之者而以爲子雲作誤矣崔瑗飛龍篇固與李斯蒼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班固十三章揚雄訓纂篇司馬相如凡將篇史游急就篇李長元尚篇蔡邕四史篇同爲小學類者而以列于法書則又淆亂其例矣列傳之作或易循吏爲良吏能吏良政或于儒林外別爲文苑文學文藝或又于儒林文苑外別立道學其意特以儒林誌箋疏之士不得不立道學以別之然考揚子雲之言曰通天地人謂之儒班氏藝文志曰儒家者流游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其道爲甚高作者不明儒之爲儒又不明箋疏之士特坿于儒家之後而創立道學傳以志之亦可謂自淆其例者矣要之必明其例而後可以讀史必明乎例而後可以作史雖史家有三長五難三等四患

之說而其要必歸于知道柳子厚云退之立守中道而忘其直曾南豐曰良史者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義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勝其任其言可謂切要矣

三通

有唐給事中劉秩采古事之有益治道者摭百家侔六官排爲政典三十五卷房琯稱之以爲才過劉向至貞元閒淮南節度使杜佑又廣其未盡者爲通典二百卷本傳謂其博而能約左補闕李翰亦言其至精至粹厥道不雜其言爲不虛矣自是而後宋淳熙閒鄭樵漁仲倣諸表志爲通志廿畧鄱陽馬端臨貴與當宋紀受終之時不干仕進因通典成規又輯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凡此三書鼎楻角立皆可謂經制之集大成者矣

通典之前詳名識度代有其書莊子天下篇曰其載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是其事已今得而博考之書允征載政典曰先時者不及時者殺無赦晉語曰陽人有夏商之嗣典周禮司書大史掌邦之六典春秋左氏季孫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又晉士伯曰吾視諸故府又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又曰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周語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楚語曰士亹傅太子申叔時曰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而戒懼焉呂氏春秋曰荆王發平府而視故記戰國策曰蒙穀獻典五官得法又曰周有故籍兵有常經史記蒙恬傳曰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書其他如殷之有冊有典見于書多士篇殷彝又見康誥篇周政周法見于漢書藝文志周制十八篇述于河閒獻王者皆當時藏于官府各循其職守而勿敢忘者也自漢以來諸言故事舊事盛事會粹會要舉要雜注諸書條流派別制度漸廣然古書流傳至今蔽亾日甚使非有通典諸書之尚存于後其何以證于今而達于古邪至各書之目次可考者通典則隸八門見于李翰

序及佑所自爲序甚詳而舊唐書本傳及會要諸書或以爲九門者誤也佑自敘云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教化之行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僞立樂以和其心故職官設然後禮樂興教化墮然後用刑罰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外敵焉故首食貨次選舉次禮次樂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其或以爲九門者則以兵刑各爲門抑知大刑用甲兵兵自統于刑內不得而臆分之也通志始氏族終蟲魚凡二十畧通考自田賦至四裔十九類又益以經籍帝系

封建象緯物异共二十四門葢亦本杜氏而推廣之者也杜氏深明治道援古證今經世之籍固可與唐開元六典及後所纂之理道要訣皆所以佐治而出化會要謂讀通典一書識者早知其爲公輔之器可謂深明著作之本矣而經籍志乃列之類書不已疏乎雖其開敘選舉孝秀與銓選不分敘典禮經文與傳注相混于二百卷中摘其一班之失片語之差未必無所遺襲而卒不害其爲精覈之書也通志一書馬氏譏其天文地理服器失之太簡而職官選舉禮刑食貨五畧天寶以前

襲通典全文天寶以後竟不復續又以通典細注稱爲己意坿其商而亦無所發明又如刪小序信三墳譏史遷排班固等其見譏于馬氏者無論己至氏族六書七音藝文諸畧人多稱之然其中舛誤亦復累累卽以小學諸類言之唐志顧凱之啟疑卽隋志顧愷之啟疑記也今分爲兩書一列小學一列文字張揖古文字訓卽隋志古今字詁也今亦分兩書一列小學一列古文又隋志顏之推家訓僞文字畧小學類也而列音韻蔡邕聖草章崔瑗飛龍篇小學類也而列法書凡此之類遽

數之不能終其物也然其倣志爲譜倣志爲畧貫串百代綜覈異同雖馬氏亦稱其考訂詳明議論精到其志亦云不朽矣至文獻通考一書順續通典上下數千年貫穿二十五代往復縱横援據通達固又遠出鄭氏右矣總之唐人之學博而大明人之學疏而信宋咸平中宋白等廣杜氏之書續修通典其書卒不傳樵子翁歸會續父書當世亦鮮流布至明嘉靖閒雲閒王圻作續通考譏馬氏之書以爲詳于文而畧于獻究之其書卷帙雖多而重複淆雜名儒不窺遽欲以追君卿而軼賢

與適以自明其不知量而已矣外此如王伯厚之玉海黃東發之日鈔强撲而力索博學而多聞亦皆可以輔翼經制傳之不朽者矣

三皇五帝

問之皇者始王也帝者諦也王者天下所歸總也三皇之世最爲久古故皇字從自自始也說文云始王者三皇大君是已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號荒遠難稽史家闕而不述有由然矣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史遷本之以作五帝紀故始自黃帝然考五帝德篇所載特統論五帝德行非專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也且其書帝舜之後兼載帝禹不止五人足以明之矣俗儒或執于後世二帝三王之說又以爲禹不當稱帝故俗本大戴禮禹上刪去帝字不達謚甚考古之天子皆帝王通稱自其稽古同天言之則曰帝自其天下歸德言之則曰王故殷帝乙帝太甲帝武丁帝辛皆言帝非有異制也自周武王謙德不敢稱帝但稱于王見史記周本紀前此固未有也竹書紀年亦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則又本于五帝紀之文考紀年一書既曰紀年覈其名義固當代相因年相次乃因于史記黃帝之後不載少昊謂之紀年可乎蓋紀年本魏一國之史故托始殤叔水經注引紀年語皆殤叔以後事是竹書本文也其乘載夏

商周者晉人之僞作兼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又宋人之僞作也何以明其然也如顓頊都帝邱夏后相又居之夏伯昆吾又居之卽衛成公自楚邱遷此者也故左傳述衛事云衛侯夢康叔謂己曰相奪予享又云夢人登昆吾之觀是也殷王遷都又居之故其地亦名商邱見漢書地理志但此所謂商邱于天文屬水所云元枵之次一曰天黿一曰北陸一曰顓頊之虛是也非宋之商邱宋商邱于天文屬火所云大辰之虛是也陶唐時閼伯居之相土又居之宋又居之二地絕不相涉今紀年云夏后相居商邱又云相遷于斟現商侯相土遷于商邱是不明兩商邱之爲二作僞時誤合爲一也又如寒浞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見左傳處澆于過處豷于戈亦見左傳今紀年云寒浞殺羿使其子澆居過徙欲襲左傳處澆于過之文而忘殺羿之時尚未有澆也其舛謬之迹作僞者不能自掩矣紀年之不足恃如此又可據之以證五帝之始終乎然則五帝之名究何居曰五帝者五行之帝也五天帝爲木火土金水五人帝爲太昊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周禮曰祀五帝月令曰春

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夏盛德在火其帝炎帝季夏盛德在土其帝黃帝秋盛德在金其帝少昊冬盛德在水其帝顓頊是也自家語孔子荅宰我問以及呂覽淮南皆同此說厥義審矣太昊爲木帝都陳天文角亢應之木宿也又太昊長于五帝角亢長于二十八宿故角亢名壽星之次應太昊也神農爲火帝亦都陳左傳云木爲火房是也黃帝爲土帝周行天下無所專居象土無正位分王四時也見史記少昊爲金帝都魯奎婁應之金宿也顓頊爲水帝都帝邱女虛危應之水宿也五帝之

後又有帝嚳帝摯帝堯帝舜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後世又有二帝之稱皆不在五帝之數也知三皇爲天地人皇五帝爲五德之帝則後世儒者或囿于史遷之誤說而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或以夏商周三代爲三王而逆推其上爲五帝又逆推之爲三皇諸說紛紛不足云矣皇必三而帝必五者正如三正五行各取義類若如後儒言是三皇可益而四五帝可增而六矣豈足信乎至唐司馬貞作三皇記考其德行世系說多舛誤唐人之疏又不足以是正矣若夫易繫辭言庖犧神農黃帝堯舜迭王天下則特取于制器尚象之義因制作之人言之非詳五帝之事也

朱虛侯劉章論

漢孝文之初諸呂攝難將相大臣共誅之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其時計功若曲逆侯平絳侯勃皆位至鼎足富貴壽考以沒世毋論矣其以宗室立大功者曰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章首斬呂產大臣從之遂滅呂氏功最大而興居亦與太僕嬰入清宮故大臣初議欲以趙地王章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其謀立齊王故黜其功各得一郡越歲章薨興居聞帝之代發兵反濟北漢誅殺之國絕論曰二子者皆未聞君子之道也昔

禹南濟江黃龍夾舟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養民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于是二龍弭鱗掉尾而去彼固死生之際也而夷然不動其心卒用自全然猶曰此聖人事不可及有宋子程子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將覆舟人皆號哭程子正襟安坐如平時世多以宋人不足議然如此者豈可以強勉行之彼其心之識性之德何如哉夫人惟能不動其心以全其身而後可以修德可以就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老子曰亾其身而身存大傳曰龍蛇之蟄以全身也彼龍固神物使當鬬之時自暴露于原野天且凍凝之人將俎醢之鳥獸百物皆為戕虐又何望其不崇朝而霖雨徧天下乎若章者誠能不動其心而反身以自立其修德也使此心如日之方升詩曰夙興夜寐洒埽庭內其持身也月以定體足以處謗書曰貌曰恭其遇事也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論語曰敬事其得為于國也則致功德于民其可建立于朝也則委蛇和允以達其剛健文明之德如是則天必祚之子孫之享國久且安不與諸王等不甯惟是從來天命與人事相感而成者也使章果克自立則為之上者

或未必如孝文之賢或數載而殂彼齊王者又或以僭亂廢當是時漢家多難大臣擇賢而立章天命嚮之人心歸之天下事曷可知也計不出此而幽憤以隕其身君子惜其不終若興居者自以誅諸呂功少乃入清宮挾少帝出之彼少帝者何罪乎即當死亦何必興居死之也則其後之反漢以自覆滅也固宜或曰章功大上疑之又上既絀其功必有從旁譖之者曰不然漢文仁人也觀其于淮南厲王之亂不加誅道死扶風又悔焉豈于章竟殺之乎且人有大功而殺之不祥故曰二子

者未聞道也

新刻十三經注疏敍錄敍

古者敎人之法崇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人才之興隆于百代誠以積之厚者其流長貯之充者其光盛道有固然已自暴秦焚滅典籍先王經世之法蕩然無存漢興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諸儒蒐討緒論修明絕學守師法以相傳述于是易有田何書有伏生孔安國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之學禮有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而聖人之大法大訓燦然復明于世蓋漢人當近古之世先代典禮及古文古義皆能明之非後學所可並論也但傳注文簡而旨奧誠恐傳之又久古義漸隱後之人將無以辨其文字識其會通則又何以通先聖之經而能言其義乎隋唐儒者重爲此懼于是輯爲義疏穿穴六籍廣引博辯以伸其義其著于後者如孔賈諸君之所述作可謂獨擅矣唐末道喪五代亂離浸至趙宋而後去聖益遠微言益絕古學亦益晦後之讀傳注者既不能淹通古義讀義疏則又苦其汪洋浩博猶河漢而無極也讀未終篇頭眩目瞶于是有人趨簡易之思矣臨川王文公介甫捌爲新

義立于學官天下學者未辨其經義之得失利其淺近而便俗也翕然趨之而古學一變矣新安朱文公晦庵又注四書及易詩亦立學官及王氏新義既廢而朱氏之書遂獨行于世

國朝定鼎之初雖立學官以試士者猶循明代之舊專用一家而

特命儒臣廣印十三經注疏普頒天下各府州縣學以廣其見聞而開錮蔽誠以經之不易明而古學之不可廢也是以

御纂諸經既引立學官之說又引古注疏之說又博取先儒一切釋經之言論定之蓋謂聖人之大法大訓著于經者猶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必賓稽古以觀其通折衷以求其是不可專徇一家言也世之務科舉業者或專任立學官之一說以外束書不觀無論已然

國家造士百八十餘年人才應運而生者必不乏矣誠恐窮鄉僻域不覩全經欲求于十三經而無其書雖欲觀之孰從而觀之注疏之書卷帙浩繁誠難家喻而人給今取諸經中序文及鄭氏詩譜六藝論之類具載之又取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叙古先儒傳授源流臚著于篇用以啟幼學之盲目通經術之津梁以扶

聖朝作人之化雖今之所錄僅啟其緒然啟其緒則發其志發其志則篤其學異日之通經致用賦天保奏采薇以充輔于我

國家者未必非是書之導其先也

送孫淵如觀察南歸序

嘉慶三年九月兖沂觀察使前行山東廉訪使陽湖孫公將奉其母太恭人之喪南歸營葬事所舉士文登畢以田送于泲上既致賻將歸顧念公在東三載凡所施行皆以田所目覩而深悉者而世之傳聞或不得其實又或務爲傅會以爲可驚可愕雖古名臣未嘗有卽公他日行事亦將無以過之嗚呼此豈知公者乎公之初涖觀察使任也簿錄閩督臧物車數十乘發篋陳于庭料檢珠玉幣帛胥吏丁役不能絲毫有所隱一日夕具

稿申部大吏稱之及後終觀察使廉訪使之任人皆稱其亮節清風舉世罕有然不知公以有守成其有爲廉名不足盡之也曹南有以匿名書誣鄉民邪敎者公研訊被誣者有怨家某拘問得挾仇誣告狀立釋獄繫數十人及行廉訪平理刑獄出死罪已下十餘獄更正所屬成讞謬誤凡數十條向使公久于其任其所全活當百千萬人所更正當百千萬讞而不久輒去何也然天子知公廉正敬事方將畀之以重任利澤及于無窮矣抑公夙好學凡有所考正必深思以得其意故其爲

文則閎深博大其爲書則懸諸日月不刊之作也在東有岱南閣集二卷嘉穀堂集一卷明堂考三卷皆有益經術之言然吾謂公年方强精力未衰卽其覈正經義亦必不止此公遇事多隨分盡職歲丙辰單父河漫溢公偕康廉訪隄塞旬日功成省費無算踰年濬曹南新河分工二十里量視工役絕去弊規濬工中程視他處獨省鉅二十餘萬兩方公之行廉訪以防河工回任及其兼理河務時又以諳習刑名調任然公皆不計惟切切以急公有濟于事爲念又常陳請疏濬河渠修輯古

陵墓兖泲閒有明魯王運河常欲高其橋梁築隄堰以通商濟運及濬金鄉魚臺趙王牛頭河故道以瀦積水訪曹縣湯陵魚臺伏羲陵又辨閔子墓當在范縣郴下季墟當在泰安在臬司任欲奏請伏鄭立五經博士具稿移督學又衍聖公府祀田在南陽湖爲民占種數百頃檄飭查勘鄆城屯戶入稅以充祀事久之爲吏所據皆爲釐復舊規凡公三載中所施行求之他人得其一二端已足自立然吾謂公之所行不止是者誠以以田侍公久知公最深公之好學也不倦其執事以敬事之

有裨于
國家者行之鮮畏忌秉日星之誠沛長江大河之氣豈其所就僅至于是乎爰序其事以爲傳聞不得其實者告并敢妄托風人之旨以贈公之行云

方通甫詩集敍

予自髫齡時見近人所爲詩雖格調不同妍媸不一大抵習于風雲月露之詞爲五七言近體深求其故鮮可稱述以故予不習于詩并不爲人作詩弁言誠識夫今之詩非古之詩也今年夏予至歷下得交于績谿方君通甫時通甫以都轉判官奉檄來東相與晨夕過從盱衡古今意甚洽暇時因出其華陽詩集見示并問敍予受讀之見集中古體爲多清雄俊逸力造古人且能深悉古人體格聲調心知其意而變通之于詩中開拓境

宇君其有過人之識乎憶予往嘗與通甫尊君道坤先生締交廿年今通甫年甫弱冠而詣之精至此求之古人如漢蘇李魏曹劉及唐李太白長句此其嗣音所謂君身有僊骨者殆其然乎殆其然乎昔揚子雲問相如能作賦心慕之爰殫心力以造宏章所播照耀今古及其後年益長學益進深明作賦之非故其言曰上好神僊術相如作大人賦以風上反飄飄有陵雲之氣其卓識如此今予不習于詩者數十年而獨于通甫之詩心契焉儻亦可謂知詩之意者否文登畢亨書時嘉慶二

十有一年太歲在困敦季秋朔月丁未

讀先曾祖府君誌銘書後

以珣自童子時習聞先曾祖考澹菴府君行誼甚高持躬有法私心追慕之久矣稍長欲實求其梗概不可得因侍坐先大父范園府君從容言及之先大父曰爾欲求爾曾祖行誼有劉培南大令所作誌銘在珣謹而識之夫自俗之敝也子孫欲傳其先祖者往往不擇其人第假諸高爵膴仕者爲之銘欲以傳之而適以晦之也而高爵膴仕者之爲文亦或出己手又或屬之遼遠不相知之人故其文支而不切汎而寡當即有行誼可稱

而悉取公家言以充之其有可傳者鮮矣譬之欲言室家之好而竊取于三都兩京以侈其美其實于我何與邪若夫能擇人者又不僅求其人之工于文而已每見世之文士所作誌銘夥矣不必盡可傳而獨其懇懇殷殷馨香獨注之一人則不覺其言之親切而有味何者情之至者文自生也培南劉君自幼弱時處屢空之中以通經爲文受知于先曾祖甚深故其爲公銘也若有取諸其懷而腕然不能自已者雖歿而如在逾遠而不能忘先大父既以是屬之而又以是告于珣其擇之者

者愼矣然珣受讀是文曠然如接僾然如見若忍賓親見之尙不能如此之詳且盡者則不僅繫于文之能傳入也由其心之追慕者久而又重以先大父之命故至性通而精神出也歲壬子先大父䏶逾年矣每取是文覆誦之愈覺字字入人脾裏俾令小子珣之立身操行語默作止循循然莫不有所法珣吞矣然追念曩者侍坐時語曾未幾時言猶在耳不禁泫然泣下也爰謹而識之不敢忘

書孫氏平津館藏淳化閣帖

淳化官法帖宋時已多摹本刻于紹興中者爲國子帖刻于淳熙中者爲修內司帖又有魏府帖魏王所刊戲魚堂帖則劉次莊摹刻于臨江後復刻于謚昌爲利縣帖至其舊本流傳歐陽永叔時已言難得顧從義朱彝尊輩所見有文嘉本華叔陽本孫氏本皆頗殘闕潘允諒所得袁褧本有裂文補文黃長睿云元祐中親賢宅僧板搨百本分遺官僚有木裂文據此則諸本皆元祐以後搨也此帖前有賈似道印悅生葫蘆印後有秋壑印長字印皆著于后其裂補錠文悉同潘本然考卷內唐太宗書釋文云故謪二行文本頭上木板殘闕不全今此二字上不空白紙皆作鉤勒痕是後人重摹時爲之非原本也又使至辱書帖釋文云潘本華本復何似時氣五字殘闕今此帖不闕旁亦有鉤勒痕鍾繇書釋文云謝書二字閣本殘闕今不闕王羲之書進修小園帖施宿云淳化本作慶慰大觀作慶至今此帖摹正作至不同原本卷內此類頗多又第五卷古法帖標目無帖字顧從義云余新刻本失摹帖字搨久不復補完是

此帖為顧氏重摹無疑故胡文煥帖考亦載上海顧氏新刻本即謂此也顧氏精鑒賞所作淳帖釋文參互訂正頗詳審勝于劉次莊此帖每卷有顧從義印乃其手摹本較祖石原帖亦一等且後來諸刻遜之遠矣尤伯悔評劉潛夫所藏閣帖云他本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此卷數版數字連屬與原本同今此帖亦然足徵顧氏摹勒之審不以己意妄改又案顧氏有蝕損本亦名夾雪本後歸蔣氏及宛平劉氏朱彝尊稱為善本獲覩鉅錠未檯以前面目今此獨取于潘本者或重摹時尚未得

有蝕損本耳嘉慶十年十一月書

答友人書

前侍大教言及杜工部詩有來如雷霆收震怒之句以為收字誤當作扶此甚當不可易蓋扶字俗不經用又與收字形相近世俗傳刻譌作收爾而不知出于揚雲羽獵賦師古云言所扶擊如鬼神雷霆也足下讀古人書于一字一句悉心體察能使古人之文數百年後得覩本來不勝欣奈昨又承示史記司馬相如贊以為雄字誤當作惲以愚所見則有不盡然之言敢據恐誠用質左右惟足下采擇焉贊云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

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采其可論者著于篇案前所云褒之也揚雄以下云云貶之之辭也與前文大不類雄傳云雄顧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以故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逮其後淚悔作賦之不足以風靡麗

多而風諫少于是詆譏相如公而作元故傳又云雄以爲賦者所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閎侈鉅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以此而言則贊所云靡麗之賦勸百風一者固信知其爲雄言非他人語也傳又言往時武帝好神僊相如上大人賦以風帝反飄飄有陵雲之氣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若此則雄之詆譏相如又可知矣故蘇長公曰揚雄獨悔

于賦以爲雕蟲篆刻也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是其事也然其所以竄入于史記蓋亦有故案漢書司馬相如贊首言司馬遷稱云云與史記文正同下無采著于篇句蓋固之作史多依于遷故首稱司馬遷言而意不主于司馬氏故又稱揚雄言蓋一襃之一貶之也所謂揚雄以爲者與前司馬遷言反正適相應世俗學者但知史漢文相出入遂據此以增彼既令史記之言屈彊不可通而班氏襃譏之旨亦復隱而不見何其謬也足下第見後人所竄揚雲文無是語而不知其以漢書入史記此則足下之疏也竊嘗以爲學問之道古今之通義也故鄭康成東州大儒學者宗之閒有舛誤後儒不妨援據經文指摘而是正之非以難鄭氏乃以爲鄭氏功臣也且惟于鄭氏之誤能明正其失然後能于鄭義之精有以湥見其所以然而表明之也今足下以垂暮之年好學耆古不勸于勤又不以亨之不屑殷勤而致詢焉亨敢以誠對惟足下鑒察之不宣

重建瑞州府東嶽廟記

瑞郡有東嶽廟葢𠂋始于宋歷代修葺之在南城西安門内每歲三月廿八日都人士于此賽會致血祭焉案唐六典以每歲立春日祭東嶽泰山于兗州宣木氣順東方春令也而後代史志又云以春月土王日祭泰山泰山本地祇以土王日祭之義亦協則今之三月廿八日或其遺制與俗傳是日爲岱嶽帝誕辰未知其審東嶽廟又名天齊廟者唐開元禮云開元十三年封東嶽泰山爲天齊王宋志云眞宗封東嶽爲天齊仁聖帝然

考開元以後續封諸嶽南嶽爲司天王西嶽爲金天王北嶽爲安天王中嶽爲中天王此獨云天齊文疑倒或故書傳寫致誤且今天下郡縣無不有東嶽廟祭岱嶽不及他嶽者岱嶽屬仁主生王者受命燔燎祀天告代之地非諸嶽所同故曰岱岱之言代也又岱嶽爲五嶽之宗天下衆山皆主之故又曰岱宗宗尊也風俗通云東嶽泰山尊曰岱宗言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正如禮有大宗所以收族百世不遷卒則族人爲之服餘子不得擬也然則郡縣無不有東嶽廟固其宜無可疑也廟重修于

國朝康熙閒距今百餘年殿宇傾圮廊屋垣墉多頹敗郡人睹而傷之爰相與籌議捐金六千餘庀材鳩工廓大而更新之制甚壯麗有大殿一區後殿一區左右皆有旁殿大殿前有朝謁亭一其前爲川堂又其前有茶亭一又有憩雨亭東西各一在朝謁亭後東廊十三楹西廊如之二門外地勢開廠有戲樓一其外爲大門工始于戊子歲之秋迄于己丑歲之冬旣落成諸君乞予文以記之予因憶昔年遊泰安謁岱廟外爲紫禁城廟

中殿陛巍峩而肅穆其前後樓觀亭館及亭中樹木無不精美異他處今見都人士鳩衆集工廟制壯麗而宏廠庶幾乎可以降神可以祐民可以引年云道光九年赤奮若之歲仲冬朔月辛丣

魯仲連射書臺記 代

予以
今上御極之二年奉
命出守東昌抵任之始見東門外數十步有臺焉詢其故僉曰此戰國時魯仲連射書臺也予考聊城故城在今府治西北十五里戰國時故聊邑漢聊城縣也其後遷于舊州陂爲隋唐博州治再遷于巢陵城三遷而後及于今城今郡城豈得有魯連臺且所稱爲射書臺者古有臺門之制臺卽門門卽臺也燕將據聊城不下魯

連自東門射書喩之後人思其事名其地曰射書臺故水經注云聊城故城東門有層臺秀出魯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者也詩鄭風亦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次章云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闉闍臺也臺卽門故云出仍指前章東門言之耳今于東門外迤東更數十步造以臺謂之射書臺令起古人于今日能勿訝然而笑乎案之舊志所載有高士臺文二篇明言此臺爲萬歷三十五年前守陸夢履所建非故臺矣抑更有異者本非其地傳以僞蹟而眞蹟所在又誣之以爲顓頊

冢考顓頊都帝丘其後夏后相又居之夏伯昆吾又居之春秋時衛成公復自楚丘遷居之及秦滅衛置東郡治濮陽其地在今濮州之西開州之東爲直隸開州界也顓頊惟都濮陽故葬亦在濮陽山海經云鮒魚山顓頊葬其陽九嬪葬其陰皇覽云顓頊高陽氏葬濮陽頓丘門外廣陽里中考鮒魚山一名廣陽山故其地有廣陽里也帝王世紀云顓頊葬東郡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水經注云白溝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元和志云顓頊墓在頓丘縣北三十五里

歷觀諸書旣詳其郡縣名復詳其里名是顓頊之葬確在開州境距今府治二百六十餘里豈得及于聊城故城乎其所以譌傳于此者古東郡治濮陽是東郡有顓頊冢也隋唐以後移治聊城流俗因以顓頊之葬亦傳會于此謬之謬者矣考水經注所云聊城故城東門有層臺秀出是謂射書臺非謂顓頊陵也一統志所云古聊城有臺高七十餘尺亦謂射書臺非謂顓頊陵也今乃滅其眞蹟傳以僞蹟沒高賢之勝概遷古帝之山陵一誣再誣何可究詰今旣博取古書傳證明之庶幾有

世之下聞風嚮往猶有流連臺畔慕曠古之高風而慨
然興起者乎爰爲文以記之著諸貞石用告來者

重刊崇雅堂
駢體文鈔

光緒己亥
刻鵠齋梓

崇雅堂駢體文鈔序

家書農先生通才碩德照耀於嘉道間入則㢘著獨行之風出則講道論藝致友朋之樂上之迴翔祕府成館閣鴻裁下之跌宕名山作私門箸述葢先生前以撰杖而見袁吳梁嚴諸老風流嗣以掉鞅而失陳曼生汪小米查梅史屠琴塢諸子位業厥後庚辛之變先生嫡支盡室赴難一門俎豆自有千秋使非義方之訓笁於敎忠安能臨大節而不奪慷慨成仁如是哉先生考訂圖書搜輯亡佚積卷過尺曩曾自刊數

種今則簡斷篇殘得單種者已足稱雄藝苑至詩文集尤爲先生生平精力所貫注往往在舊肆購得一帙珍祕玩索逾於球琳竊謂先生詩文綏轉流麗語妙天下有若宜僚弄丸越女試劒容易而艱辛非身歷甘苦者不辨顧或疑其域境於唐能事未畢爲先生遺憾是不然矣夫以先生之才識學力豈不足篤齊梁而驅漢魏但慮當日作者非恃揣摩拗句爲長卽取捜砌僻字爲勝漢書甫讀已將侈擬都京說文未通便復高談史選不幾使燕許笑人元白短氣乎由是觀之先生亦何負於斯文今者異言敗道橫議成風卽後思前變本加厲謬以千里旣忘返於江河自成一家惟乞靈於鐘鼓誰能距放是在聖人之徒就此範圍或謂先民有作則以斯爲正聲庶可當乎大雅念修爰謹舉先生駢體文鈔重付棗梨冀存典則世有知音能盡舉先生箸述而悉梓之斯文幸甚士林幸甚

光緒己亥春日宗後學胡念修謹序

侍講學士胡君書農傳

儀徵阮元撰

胡君名敬字以莊號書農浙江仁和人先世自歙遷杭曾祖三聘（字繼尹以字行）祖錡食貧樂善父濤工詩好結納與梁山舟吳穀人袁簡齋奚鐵生朱朗齋何春渚嚴鐵橋諸先生爲詩酒之會月一舉祭三百篇詩人於庭謂之瓣香吟社著有古懽堂詩集四卷三代皆以君貴贈公娶於沈繼以丁乾隆三十四年冬十月丙寅丁太恭人夢人擔書兩匭闖入卧室寤而生君

君幼穎異贈公教之嚴每集吟社輒令侍座隅聆緒論以是邃於詞賦之學嘗仿元和詩體爲嚴憐春曲名噪江浙間弱冠補縣學生員修身踐行以敬自範雞鳴起危坐讀書課子弟至昏無跛倚容汪文端公過浙館於君舍見君器宇奇之以爲非常人丁父憂哀毀骨立家事一稟命於母恂恂如孺子嘉慶元年余督浙學見君水仙花賦瑩若冰雪雋逸絕俗首擢之是爲余識君之始五年余撫浙建精舍於西湖之孤山延浙士之能詁經及爲詞賦學者君所爲輒冠於曹作會稽大禹陵碑文四千餘言氣息淵懿似王子安余爲設醴酒招飲縱論文體辨六朝文與筆之異君曰不獨此也即律賦四六亦自不同唐人四六多平實隸事不厭繁律賦則選辭選句以情生文其佳處不在多今人以四六法爲律賦故辭費而韻乏旨哉言乎六年以選拔貢成均是秋舉于鄉十年會試中式第一人

殿試二甲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總裁朱文正公英煦齋先生

互相賀以爲得人十二年散館授編修君之在翰林也前輩重之推爲大手筆時

朝廷開館延方聞之士校纂書籍君歷充武英殿纂修文穎館纂修全唐文總纂治河方略總纂明鑑總纂所輯皆精審唐文小傳出君手者爲多進唐文表數千言裔

皇典覈爲君傑作

睿廟耳其名每有

制敕碑板文字輒傳

旨命胡敬擬撰又
命入
上書房行走授　阿哥讀君方病熱以耳聾辭乃改
命入直
懋勤殿編纂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時溽暑內監捧卷軸倉猝
展示君君衣冠端立諦視執筆錄其文記載尺寸印
章日至百十卷率以爲常同人見畫像古衣冠或不
能辨以詢君每隨問輒答援据淹博永樂大典簡冊

繁重同人憚之君披閱不倦有所覆覈記其籤帙命
史胥檢之無不獲者同僚七翰林皆服其學嘗和
御製九言詩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九言須截不斷如胡敬所作乃
佳又嘗患臂疾不能作書經進卷冊屬人代書之
上曰此非胡敬書朕識之胡敬不善作楷然頗古拙
可喜以後著其自寫數年間經進文稿多至盈尺疊
被克食書畫文玩定磁漢玉衣裘蔬果之
賜上元日
命預重華宮茶讌及山高水長觀燈即宴聯句賡颺
喜起
褒賞再三翰苑榮之性耿介嫉惡崖岸嚴峻纂唐文
竣發兩淮槧板兩淮大吏知君爲
朝廷所重有以數千金餌君者君怒卻之同僚有失
面諍無所顧忌以是忤俗貧甚無可貸窮居東華門
內之賃屋泊如也十五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
一年副瞿君昂主河南鄉試時余巡撫河南見君所
取士皆老宿無少年新進者二十三年授詹事府春

坊贊善二十四年督學安徽有汝學問好故使汝往
之
諭君衡文察弊法嚴而鑑精時有生員二百人三次
不赴歲試例當除名君念寒士謀食於四方者曠試
非其罪乃疏請寬免得
旨俞允二十五年升侍講
仁宗睿皇帝升遐君坐草哭之慟道光元年升侍講
學士太恭人年八十餘迎養於官廨日夕思歸君念
鼎湖弓劍不可復攀而事親之日又短也秩滿入都

復
命卽乞養歸未踰年太恭人卒慟哭誓墓終其身不
復仕君有二弟義禮禮早殤義爲叔父顯後君以家
產讓義又分俸益之曰吾寡兄弟可以後諸父而疏
之耶篤於鄉戚之誼有荒政及關於風教者必竭力
贊成之不以嫌怨阻十三年兩浙大歉君率鄉老籌
資以賑明年歲豐乃購地於鐵柱宮之右造厫倉數
十取賑餘之布易穀儲之視歲之上下以程糶糴民
咸以爲利主講崇文書院二十餘年選拔寒畯振興

古學得君教者多以文士爲名臣書院在西湖蘇隄
跨虹橋之北君購其隙地瀕湖啟樓顏曰仰山與院
中佳士講道論藝以爲娛樂作詩寄余曰千古師生
齊不朽仰山樓對相公墩余撫浙時嘗濬湖築墩於
湖心故君戲及之所箸書有
南薰殿圖像攷二卷西清劄記四卷
國朝院畫錄二卷又從永樂大典錄出李義山佚文
四百餘首淳祐臨安志十六卷皆直
內廷時所成賡科目記十卷先友記一卷皆致仕後
所成崇雅堂集二十卷皆生平詩文其子理所裒集
也二十五年九月己未朔卒於家年七十有七初娶
於施生子理施亡聘於吳未及期卒又娶於高高故
大家女亦能詩生子琨琮理道光癸未進士官刑部
主事琨以優行貢成均甲辰舉于鄉琮杭州府學生
孫二慶曾曜曾

仁和胡　敬以莊箸　宗後學念修右階重刊

闌干賦

玉階迢遞金鏁葳蕤微雨宵霽和風曉吹戸暗虛掩簾長正垂望遠情怯憑虛境危何緣徙倚得暢追隨則有十二闌干橫斜位次疎不遮風長還竟地亭畔橫陳池邊低置凝竹斜通妨梅巧避苔點香浮露含光膩倚徧迴廊寒生半臂爾其碧玉珍奇回文形勢石氏新樣楊家奢製七寶裝成百花繁綴掩映璇閨

周遭瓊砌盡態極妍增華崇麗南朝隋帝之樓西漢王根之第窈窕瓏玲際簷傍檽値物賦象任地呈形接芙蓉之行障連翡翠之迴屏春老則飛絮如雪人去則涼蟾滿庭至如鬬草閒娃吹簫侍妾戲罷秋千慵移步屧院古苔新徑回林接小立花陰低垂星靨同凭如玉之春纖微露留仙之裙褶若乃巡簷索笑負手吟詩茶煙漾際雨花散時黃絹千首紅藤一枝繞百匝而未厭愛四圍之竝施屈曲扶偏欹斜步遲況復層巖翠滴飛閣丹明虹霓迴帶井榦崢嶸夾翠磴以直上亘丹霄而乍橫盤空陡豎倒景孤生眩轉難定攀躋屢驚與夫鬬鴨聲喧流螢光炯點綴紅橋迴環金井藥苗煙叢石涵秋影莫不采錯熒煌雕搜完整護金谷之穠華助玉津之芳景沈香亭北倚多時無限春光心已領

水仙花賦

爾乃冰堅曲沼雪積閒庭凡卉凋景仙葩吐馨籍玉盤之瑩潔貯金屋之娉婷芳心綴黃稠葉敷綠豐質纖金幽姿琢玉揚秣陵之素華展淩波之芳躅含脈

脈之深情隔盈盈之一曲顧影徘徊將開未開移春有檻避風無臺似妃逢洛浦曳輕裾而乍來日暄煙藹搓酥洗黛珠璣綴裹瓊瑤結佩似神來洞庭迷婥約而多態碧紗文石淺步無塵閉門獨笑幽懷泥人恍如神女逢交甫於江濱冷豔涵虛澄波微瀁神光陸離芳悰惝怳又如湘靈鼓雲和而來往羌窈窕兮纚綿濯寒波兮色鮮暎玉壺而莫辨照銀蟾以增妍羅襪淩風銖衣疊雪與畹蘭以比貞同庭梅而齊潔洵含芳以待時終出塵而抗節件歲寒於吾廬兮對

形影之清絕

翠雲草賦　爲蔡木龕作

華豔芳萋清而不汙翠色如染雲光淨鋪冉冉而遮來欲遍生生而望去難摹箋樣拖藍袍痕讓綠鳳彩離褷螺紋拳蹙羅浮之羽訝飛來越鄂之被憐覆獨郁郁紛紛似雲非雲潤涵積靄煖帶斜曛如天青雨過散窯彩而煙氳最喜風晨偏宜露夕觸石浮青蘸波搖碧如藹藹春空映蔚藍而留迹既滌淨以難唾復流英而耀芒潔癖有契於元鎮鄙懷早消乎狄粱

編蒲葉密倒鬣條長如活雲腕底潑翠墨而流香薝蔔林深旃檀香閟神仙眉嫵釋迦螺髻拓兜羅之綿布給孤之地如翠鷲慈雲吹一朵而清涼徧被若乃鬟光鬢影徙倚徘徊鬭閒妝閣蹴損弓鞵明月入戶春風滿懷傳無竹粉墜有松釵如行雲人去遺翠鈿而和雨深埋如卷如舒如䌷如罽如縠之輕如綃之麗如鸞翹尾如鷊引吭如神女之整佩如天孫之織裳羌小草兮芸生泥幽懷兮秋靜蘿引蔓而風菽桂著花而露冷一庭皆金支翠蕤半畝有天光雲影煙橫霧斜三徑周遮斑剝銅鏽空明石華裁雲翦翠與逸情賒行傍小橋河渚來尋隱士人家愔愔門巷曲曲籬笆草香深處領幽趣以無涯

聽鶯賦

戴仲若風流標準林壑怡情愛雅音之獨奏厭繁吹之紛爭每值條風時麗淑景春明于于焉蠟屐以出支笻而行度雁齒之橋小俯魚鱗之浪平垂柳則千縷萬縷流鶯則三聲兩聲爾乃白露零晨黃雞唱曉一徑寒深千門春悄油碧車稀軟紅塵少三五枝斜

一雙雛小初學語兮緜蠻乍淩風兮縹緲無何日度花甎花明欲然簧無待炙梭不停穿舌脆音滑吭清韻圓百囀上花閒之席數聲墮柳外之船已而古渡催歸斜陽送暝煙乍模糊顏微酩酊尙復繾綣芳菲流連光景響已絕而仍留步欲回而未肯拌乘宵月之涼立盡桃花之影至若雨絲風片雪泣花愁寒多調苦溼重嚦幽罵東風之飄蕩勸西日以遲留惱癡雲兮不散嗔宿靄兮慵收時則篷遮孤槳簾下重鉤有客方閑闢而臥何人與載酒而游故當夫殘臘初

融靑陽始布細草侵階雜花生樹香霧濛濛兮溼衣
游絲裊裊兮橫路于以商略開闢丁甯來去管領陰
晴評朝風露催回萬戶之春陽喚醒千門之花霧暨
乎條空馬繫絮秖風縷紅雨昨日綠陰今朝聽之使
人元鬢易朱顏凋感遲暮悵飄搖任千呼而萬喚難
紫姹而紅嬌欲留春住無那魂銷況復夫戍遼陽妾
家吳市鴻書不來繡牀慵理枝上流鶯怡怡嘑因風
吹度蘭閨裏午枕夢初醒幾回人倦起起彈紅淚五
三行夢斷黃河千萬里夫豈無覿書廣內珥筆明光

當茲波暖太液春回建章玉珂鳴兮朝巳集銀箭浮
兮夜未央莫不分曹寂靜待漏彷徨選溫樹而一枝
棲託賦早朝而七字琳琅聲滿蓬萊之闕恩分鴛鷺
之行胡爲乎嘯傲雲山栖遲林藪逸調自娛卑枝空
守君笑曰然子知之否傳翼者飛戴角者走千駟無
稱雙柑不朽春何生而不榮物何求而非友吾將濬
辭枯集苑之情長伴此出谷遷喬之偶

花金屋賦 并序

甲子春隨劉少宰信芳師按試金陵風雨回舟繫維
邗上覩落紅之成陣感春事之闌珊枯坐無聊卽境
有託良以朝華夕秀色相原空墮溷飄茵遭逢靡定
蘇臺佳麗曾傳浣紗漢宮倢伃又泣團扇升沈榮瘁
先後異同各隨境遷難可理準然則金屋之貯不如
瓦盆之栽繡幄曾何加於羣芳枳籬亦自遂其生趣
況復饗爰居以鐘鼓衣孤犢以文繡羈逸材以皁櫪
閉豔質於璇宮性情既乖枯菀同悼因花推類乃取
袁中郎瓶史語衍賦斯篇

爾乃小萼舒紅芳條匝翠嫁杏時逢買春人醉枝帶

煙攀露和香墜攜歸繡幕之幾重巧置名花之一穗
則有雷紋剝落膽樣瓏玲土凝斑紫銅蝕痕靑供宜
棐几移傍雕櫺掩映芙蓉之栫周遭翡翠之屛七寶
臺中九華帳底豔重須扶憨多慵起小立嬌癡橫陳
旖旎聘從濯錦之江訪自浣紗之里枝橫影斜深籠
淺遮紫絲步障金谷人家雌蝶空戀游蜂任譁墮懷
有幸飄絮無嗟幾回歌舞何處風沙幔重頂以虛設
檻移春而濫誇九錫頒題一枝獨秀紅唾凝壺紺華
著袖冪冪重幃遲遲淸晝明珠則十萬平量白璧則

一雙爭購以彼暈碧裁紅鏤金錯繡直欲使朝朝之瓊樹常新歲歲之春風依舊然而銅雀春深長門賦就昨日青垂今宵紅瘦等閒過吹篴之風光容易到墜樓之時候彼夫風鬟霧鬢土暈苔斑子繁貪結條密從刪徘徊幽壠憔悴空山感華年之易暮望閬苑以難攀莫不日炙風欺蘚封蟲齧高冐蛛絲卑營蠬垤牆角欹斜籬根排列有徑荒蕪何人攀折倚竹寒多牽蘿愁絕回憶燕嬌鶯姹玉城金鋪密邀鈴護酣倩欄扶徒使人芳悰惝恍舊夢模糊惱風姨之輕薄

悵月姊之單孤則何似檐低茅短瓦老盆麤植翠柏之尺幹栽黃楊之寸株傍蘆簾兮紙閣長伴我以操觚

惜花春早起圖賦并序

孫君華海讀書小眠齋中齋面閒園欄檻杳深水木明瑟雒陽之豔九畹之秀夭桃穠李朱櫻碧柰甘蕉苦楝荼蘼芍藥之植雜蒔乎其中陽葩陰敷星爛雲縟華海樂焉而又惜其朝華易凋韶景難駐也爰繪斯楨屬余賦之

爾乃羯鼓催頻繁英破早杏靨妝嫣棃雲夢悄憨影嬌春啼痕溼曉候最難逢開當恰好錦幄圍深金鈴綴小賞趁春酣遲遭花惱幾日青垂一階紅埽則有煙霞逸士詞賦名家題橋意氣入洛年華閒步仲蔚之徑偏種河陽之花時值香飄屋角春轉天涯壓檐葉密妨帽枝斜吹芬簾額寫豔窗紗絳雪低繞紅雲偏遮愛破曉之清寂抱探春之興奢意自相關睡何能穩風遞驚摧雨敲愁損艮夜迢迢芳悰耿耿一往情癡幾回夢醒錟冷香銷漏殘心警絳蠟停燒黃鸝

遲請聽來窗外之雞聲盼斷簾間之旭影徐拋半枕起闢雙扉林靄猶羃朝煙乍霏破夜氣之岑寂攬晨光之熹微殘月則欲墮不墮涼露則將晞未晞捲幔而宿燕驚起攀枝而游蜂未飛天澹拖藍室微生白徑轉林圍砌幽苔積整整斜斜疎疎密密四照花光一庭曉色蘭友未來塵緣都隔許寒則頓減於曇游品豔則較穠於昨夕倚畫闌而倦靨慵開臨鏡沼而新妝初拭于焉就曲檻以披襟遻濃陰而布席數聲之羌笛淩雲三尺之孤桐橫膝春扶殘醉以尋來詩

第一九三冊 104

憶前吟而和得若夫花空解語春慣撩愁遲遲西照
莽莽東流提壺苦喚秉燭拚游詎待靑陽改節華髮
驚秋憶來成夢簪去增羞悵花開之易落惜春過之
難留況復煙消紫玉塵滿紅樓齊奴金谷杜牧揚州
重門題護古觀過劉莫不愴懷遲暮銜恨沈浮花事
則怕逢婪尾春光則須占遨頭至如蘭採盈陔讙栽
近牖花䔥玉谿之編柳絮謝庭之偶拈毫而解賦陽
春對景而頻開笑口忙嘲待漏之人逸羨灌園之叟
因之寫麗景於丹青寄雅懷於梅柳花徑敞兮三三

花信回兮九九任歲歲兮年年長春風兮在手

窮村賦 并序

若夫躬耕自得負郭安顏生之貧家釀足支種秫適
陶公之願九月築場於南畝三農告予以西成言徵
溝租定山之北行程卅里孤櫂沿流遂乃延攬山川
愴懷今昔揚舲漁浦謝客之句空存繫馬嚴花坡仙
之蹤已杳況復問宋家之酒庫絕少當罏進雪表於
山僧難徵舊事巳矣風流閴寂憑弔無從至於飲蜡
歗豳黃童白叟守拙則潘中郎之賦雜興則王右丞
之詩亦足豔羨郊居流連風景迺復靑黃靡繼藜藿
難充獨嘑飢於豐年負含哺於
聖世風移俗易斯固責在艮有司也
羅刹江上茲山最尊壓捺鯨浪突兀龍門禱雨潭淨
練兵臺存往古遺迹於今莫論我行其麓黯然消魂
何圖樂土有是窮村南則小山窈然崎村之口樵多
而童石巖以醜荒邱四圍喬木半朽匪靈秀之所鍾
嗟茅塞之巳久北則溝塍流潦豬爲洿池鮒涸難活
甕汲不支煮茗味變澣衣色淄石梁橫而中斷魚笱

敝而不施牛鼻飲兮噴沫豥蹏涉兮流澌東有鄉塾
兒童聚讀蓬頭歷齒豬汗跣足僉坐縱橫逃學徵逐
先生據案睅目皤腹弟子授餐酸齏脫粟詩吟杖杜
之篇史改金根之目西有茅庵表社一方貝多經亂
香積厨荒磬盋絕響琉璃消光僧捫蝨以就日佛避
淋而戴笠槃稀燒蠟鑪但然穅中乃碎石疊牆亂茅
蓋屋墐戶無葦縛門有竹以立室家亦聚骨肉雜杙
喧卑豕檜齷齪淤泥濺骭埃壒眯目三徑荒而人迹
寥寥四壁靜而風聲簌簌鵲面鳩形男吟女呻醜訝

人無勞踰鬼薪拾橡栗以樵悴嘶飯籭而酸辛禦寒則翁有敗絮迎客則婦無完裙睠斯窮村追維古昔爲黨爲州相賓相卹戶盡可封用無不給田皆百畝之授家有九年之積任水毀與金穰而民無菜色念大化之流轉胡斯鄉之運屯睹旱乾之頻告豈風敎之未純悟物力之宜惜稔民生之在勤安情游以成性宜饑饉之洊臻與余身其有警遂抽毫以成文

可軒賦并序

春塍梁子所居有園林之勝嘗取陸劍南只向君心

可處行詩句名軒乞其祖山舟學士書額今將補官京畿乃取學士書裝褫成卷補圖於後屬余賦之

惟韋平之別第爲許鄭之舊廬牀積遺笏家饒祕書軒亭虛敞花木扶疏有柴可鶴有池可魚松可蓋倚藥可欄扶可管者竹可絃者梧可觴可弈可賦可圖爰取放翁之詩意爰摹漫叟之林居斯蓋符讀承韓荀稱憐庾訓深作室學殊爲圃是用買夏名園藏春表鴟堂聚星以仰歐溪浣花而屬杜齋何取而標韋橋何爲而題午蘭眞屈子之佩梅是逋翁所樹彼夫寂寞窮愁閒關羇旅蹤狎鷗羣巢分燕侶暫浮博望之槎曾寄伯通之廡因君是圖感余所處爾其廿年之宦半畝之宮程卓堵西金張宅東有車流水有馬猶龍一窮措大蝨乎其中椽長漬雨檐不遮風獲衝霜而履敝蹇叫月而槽空然而松煙晨翠藜火宵紅萬卷過眼千秋在胸甘終歲之經經緯史任比隣之鼓鼓考鐘其所可在脂韋少骨而金錫持躬若乃濟巨川陟層阜叩船脣瞻馬首浪湧雪以帆馳風揚沙而蓬走曉發聞雞宵行見斗經春涉秋忘卯昧酉察

吏胥之社鼠城狐防士習之蠅營狗苟花方發而掩關月正圓而扃牖然而溽暑祁寒停驂召友山崖探耐冷之梅池岸蔭招涼之柳饌足溪鱗壺盈村釀雪消而東閣聯吟秋爽而北堂稱壽其所可在簿書鮮來而旨甘恆有至於解脫塵縛棲遲水涯屋五楹以如舊屏兩版而仍開整繩牀之亂帙拂棐几之浮埃埽素壁以懸幢步荒砌而除苔同蝸居之偪仄苦蠻觸之喧豗留客則有軒乞花而無地堪栽重以陔蘭告瘁風木銜哀嗟欲養而親不逮傷失恃而天

降災人生到此尙何言哉然而敝廬是先人居止遠道而游子歸來書則仍儲鄴架榜則猶揭蕭齋草敷階而卽荻樹繞屋而皆槐其所可在得蒙遺業以留養不才而如君者文譽駪駪家聲奕奕拔地奮其瓌姿排風展其健翮枳棲匪鸞鳳所欣芻束豈驊騮所惜乃猶悵悵於清散之琴戀戀於奇礓之石怡神披仲長統之幃容膝撫管幼安之席繫懷乎南陽諸葛之廬何必乎西漢王根之宅是知可感者舊德可慕者童年廉頗思趙樂毅辭燕彭澤解組陽羡買田思

歸季倫之引閒居騎省之篇當夫時移勢異情留境遷臨風怊悵卽物流連莫不寄興於輞川圖裏寫景於王官谷前方今獨樂園開延英館啟通德增鄉鳴珂記里擢稽山而有餘斯筠蒐湘澤而無材非杞況復長安爲首善之區京兆觀化行之美好侶鵷鸞休懷桑梓願在王前請從隗始其將大有爲乎可以出而仕矣

品茶圖賦并序

南卿周君見示品茶圖二冊上冊首圖茶具繼錄茶經茶箋水品殿以顧況茶賦下冊爲諸名公題詠留後幅屬余賦之余荒落何能踵唐賢芳軌惟是南卿足迹徧天下凡山川奇麗足以推拓襟袍者一皆寓之於詩余旣讀而許之今披是圖益信南卿嗜好之專性靈之眞已近世品茶推吾鄉龍泓所產爲最君之圖其亦蒓鱸同斯寄興欵𤔡用遺翁韻以應諈諉爲品茶賦乎抑借以品南卿之詩也

序方故乎嘉平風信猶凜梅條未榮迺春霆之倏振響兮已先百草而抽萌與凡卉以殊稟傍靈山而託

生足使鴻漸解頤玉川前席斟酌露華評量雲液快索解人怕逢惡客備色香而雙笑雜蘭麝以生嚬擷石髓之餘潤噈玉腴之芳津沆瀣非擬醍醐比珍脣霑錫渴腸滌回春此品茶之殊俗子也爾乃榜衝霧以莘開屐穿雲而苔膩掀蓬而候火高吟適館而煉湯遲𩐌絲楊江北之城紅荔海南之寺羌載具以無多隨行蹤之所至此品茶之宜旅人也苦節君曰子好游乎吾與子游通人行徑名士風流貯以茗溪青色之蒻泛以定州白色之甌借僧寮兮一枝藤煮漾

第一九三冊 104
41 B

漁艇兮幾縷煙浮紙閣通明燕市月霜林蕭瑟洞庭
秋長與君為游伴兮夫又何求

秋聲圖賦為金聽泉作

悲哉秋氣秋氣難繪而尤難繪者其聲蕭蕭槭槭鏦鏦錚錚應商之律逾夏而鳴非夫胸蘊造化思通杳冥何由寫騷人之襟抱殫藝苑之筆精是故秋不一聲聲不一致其中悲歡各從心志以彼模山範水者膚肖菊圖蘭者滯斯皆渲染之恆工未極丹青之能事試望重關榆白絕塞草黃平沙莽莽落日荒荒孤

雁叫月饑鷹厲霜天低野闊風起雲揚數聲敕勒一曲伊涼悲笳溢耳羌笛迴腸拊琵琶而弔青塚馳撥叱而射黃麞斯則曹吳斂衽荆關擅場亦有旅客長途征袍漬淚野水消藍遙山失翠衝風且行聽雨無睡鐘沈寺剎更斷亭隧其昏鴉兮投村先荒雞兮攪巒聞秋杵以徘徊感秋蒲之憔悴斯又擅范寬之精能與董源之幽邃若乃樟亭啟幔胥江上潮素車白馬驚奔怒號奮靁鼓之千疊瀉銀潢之一條浩浩汗汗刁刁調調飈迅而萬檣辟易練明而八陣周遭震

其聲者莫不耳聾心駭色沮形消圖咫尺於萬里藝營邱之獨超暨乎秋雪晴鋪買舟河渚菰蘆著花蚱蜢如雨鳥影遮篷雁鳴曳櫓作涼颸兮披拂倏萬穗兮軒翥既蕭屑以悠揚亦含商而激楚聆其聲者為之滌煩襟引幽緒清夢縈回泠吟容與摹取葦與荒榛品惠崇之堪取至如關山人遠枕簟秋單蟋蟀階戺轆轤井闌檻飄露葉池展風瀾漾鉤銀之宛宛響簷鐵之珊珊砧擣霜而晨急翦裁月而宵寒妝孅成兮佩長解夢未穩兮漏已殘貌蕙心與紈質推周昉

之染翰然而狀秋則易工繪聲則少可夫惟攷石觀空囊琴枯坐水木明瑟雲山澹沱樹黃岫雰梧碧階墮明蟾半規涼穗一顆于斯悟飄風者榮華浮漚者坎坷界超色相之天業證聞思之果爰召畫史授喻麾斗室虛敞尺縑紛披神閒與逸目想心儀雙管疾下萬籟呈奇斯圖中聲在而聲與秋期何必登山臨水賦別傷離始足狀秋宇之寥廓傳秋士之鬱伊也乎若夫聞聲夜起感慨係之金石膠戛風雲騁馳則有歐陽子之賦在而余又何辭

河東君妝鏡賦　明柳如是藏唐鏡背銘曰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點妝成　國朝查初白題云宗伯匳清世莫知菱花映日月臨池點妝巾帽俱新樣不用喧傳鏡背詩　今藏汪又村處

爾乃膏殘馥膩蘚剝苔斑紅顏已矣照膽猶寒一片模糊之秋水幾稜瀲洽之春山灼灼其花明明如月悟徹虛空恥隨圓缺豔影消霞冷光披雪思姹女之憐才悼文人之嚬節簾幙重重絳雲樓中移來瑩質安近雕櫳則有赤文綠字金題玉封木難火齊柯竹孌桐莫不駢羅棐几寫入青銅幽恨則眉峯聚翠別

約則臉潮暈紅曾幾何時龔都失守尚書則竊妻以逃懷璧而走愛其一握霜明二分月受記取當胸時拈在手鐵甕城邊金陵渡口鳳翥重新龍盤依舊鑄定從揚子之江照又徧章臺之柳勤王勉郎學健兒裝雉尾耀采錦袍啟行想其洗蛾翠拭花黃搯窄袖解明璫把菱花而流盼試袴褶之新妝幾回顧影無限端相俄而烽火淮連樓船江檥天實爲之事全去矣君乃斂容而前含淚盈眦拚妾微生與郎偕死謂夫秦鏡已失漢妝愁理死則如朗鏡兮耀魄臺前生則如昏鏡兮韜光匣底料既破之難圓願重輸之心已奈何節慚彼婦識昧先機不水之鑑而色之迷君於是辭妝閣啟禪扉易雲鬢以椎髻換羅襦以戒衣從他匳中鵲化檻外鸞飛金膏罷淬粉絮慵披歎有才其無行悔昨是而今非終以家難頻仍人言交競白首同歸朱絲畢命少曾桃葉之名晚乃蓮花之性淨而此寸銅也製自良工伴從芳徑風月消多滄桑閱竟雖鴻影之驚飛尚脂痕之留映將鑒觀風會於前朝且看取河東之遺鏡

蟲窠賦　金雨叔先生詩序略云長約二寸如大棗然色赤首微銳而有出入之穴徧體玲瓏不按經緯隨意作冰紋自然工妙乍見直謂髮結小花囊耳有黑文一道貫徹首尾附著樹枝之迹宛然以是知爲蟲窠其質堅緻捻之拒指不陷色澤精采歷年既久曾不枯朽雍正間嚴十區吉士得之梁葭林先生以圍碁賭勝往復數四卒歸梁氏

蜎蜎者蠋蟲蟲可憐亦足以庇自全其天物微而賦形惟肖時至而遺蛻如仙製既伴囊色還類棗別具靈機肯矜繁藻質與文宣華仍樸抱藏身羃纖縷之幾重著樹界直紋之一道撓而不詘澤而不枯虛不匿景潔不受汙空洞其腹溫潤其膚如丸陋漢嬖之

彈小如甕笑園客之繅繭匪髮編成匪纓絡就堅緻勻圓玲瓏通透亦緯亦經非雕非鏤有筋緣督有穴容脰髼塗儼新丹渥依舊抛認鶯梭探疑雀㲉自添綫以成文誰買絲而爲繡盛露難滿颭風欲飛月光穿徹花影紛菲五雜成組九張運機纚鷀紘之勁直做蛛網之纖微映燕頷而色混較蟬翅而痕肥是耶非耶化同脈望恩斯勤斯織從女匠巢埽舊痕杼翻新樣佩結懷中環留枝上蟻何事而壘營蜂何爲而蜜釀購從燕市以傳覩留作蕭齋之供養紅蠶別種

黃絹妍詞槁科上而誰曾見賞握掌中而價乃不貲名卿因之賭墅詞伯於焉賦詩凡以狀化工之靈異濬髦士之才思也而之蟲何知

吳定生東亭唱和遺稿序

夫千花競芳而均悅於視六律遞奏而並諧於聲何者音韻互宣姿製各出也至若榮華憔悴心有感以皆呈月露風雲境相沿而不改而昨是今非者其迹歲新月異者其詞豈非以挹取從人元音之在天壤杼軸自我雅言之本性眞哉吳君定生抱淹通之才負登進之望夙充秋賦名盛李程屢上春明命同羅隱憶曩歲燕市月明之夕豐臺花發之晨君寓市南我居城北相逢草草話別匆匆一樽甫唱乎驪歌千里遽驚夫噩夢草堂吟就遲裁人日之箋廣陵散亡怕聽山陽之笛悲巳今夏仲氏聽山出君東亭唱和遺詩屬敘讀之覺山水契隱雲霞淬靈風格內操藻采外振其間寫景之幽邃體物之瀏亮詠懷之卓犖投贈之纏綿莫不韻含宮商馨襲蘭芷三伐三洗難喻灌辟之勤一鋻一卭自饒明瑟之致然後知縞帶

當日未爲神交文章寸心獨與古會也余外舅兼師濬珍施丈篇詠擅韓豪之勝翰墨得晉賢之傳嘗館君家君爲其甥讀是編每至寄託之遥吐屬之雋未嘗不歎苦心獨抱如昌黎之賦秋懷妙手偶拈同逸少之書褉帖葢其心領神會于渭陽者深巳惜夫梁木易摧重泉難作未爲刋集深慚李善之報師曾與書裙空慕羊欣之似舅

明湖送別序

許子青士有都中之行同人餞飲於湖上時方立夏

越六日也信風廿四春巳全歸遠道三千人還將別感芳華之易逝惜良會之難逢聊駕言以出游且及時而行樂紅雨吹盡快游騎之不來白袍綴行集聞鷺之幾箇拖靈運登山之屐喚樵青擫笛之船維時宿雨初收全湖如拭漲添岸闊波與隄平山含笑以爭迎林經洗而逾凈俄焉蒼靄捲清風輿峯鬟黛浮波縠藍染空水一碧罨畫四圍曦光漏而水氣升萍漲開而篷影落遂遵赤山之古渡小泊黃皮之浮圖孤寺藏山疎鐘隔竹丹凝石罅翠撲衣棱偕坐臨水

之樓還汎浮梅之檻掠三潭而徑北沿六橋以徐行望南屏以漸遙就西陵而小憩泉訪六一挹泠泠之清風焉祠瞻紫陽仰巍巍之道岸焉已而畫舫集游人繁柳緜散空日昃停午於是移櫂孤嶼愛此清陰柔艣一枝劃破寒碧浮荷則一點兩點修竹則千竿萬竿路轉橋迴亭寒苔古山空而語輒響答人去而鶴不歸來爰命酒於林間各敧坐於石畔櫻朱入饌生紅可憐梅豆飣盤新綠無數愛麴生之風味挹觥律之森嚴煩襟滌而爽氣生芳醞醉而離思攪念攀條之欲別遂臨風以縱歌歌曰桂楫兮蘭舟打兩槳兮中流中流兮延佇望白雲兮悠悠白雲兮何心忽飛去兮青山頭清歌既終洗盞更酌人影在地禽聲滿林尙有懷而未伸重抽毫以爲亂亂曰叩舷兮高唱日銜山兮理歸榜風嫋嫋兮白蘋雲溶溶兮青嶂青嶂兮綠波酌桂醑兮金叵羅飲復飲兮朱顏酡念夫君兮離憂多留君不住兮傷如之何歌闋酒闌橈回風緊林煙送暝山磬催歸輿未盡而遽返山陰之舟游亦佳而奈抱河梁之感嗟乎良朋難得勝事不

常顧後會之茫茫抱孤悰之耿耿望天際之黃鵠一去如君指波間之白鷗離羣似我雖復題橋乘司馬之傳入洛少士衡之年君於以趨庭而學詩君於以聯牀而聽雨方詫游樂那解離愁而折楊柳於風前無多握手寄梅花於驛裏未省何年敘別一尊明發千里輿言及此能無愴懷爲君送行放庸音以足曲佗日請念將有感於斯文是日也餞之者九人人各有詩王子木齋繪爲圖而屬余綴之序云

李林橋游徑山倡和詩序

君如黃鵠跳身爲天目之游我負青山閉戶抱秋心之感一則舉頭天外語帶煙霞一則緘口秋來吟窮風月蓋穿雲裂石斷推空谷之音頌酒判花絕少驚人之句也或者謂呑來雲夢牛屬憑虛賦就天台何嘗親到臥游足樂羇旅堪悲登樓感多行路難甚雖洵美而非吾土將至樂之在家庭騎省閒居敬通卻埽伊可懷也而何以游爲不知變而無窮者其境觸而後發者其才閉以雕籠青鸞爲之停舞矣羈諸皁櫪紫騮爲之罷嘶矣龍性難馴鶴鳴在野使不有水

木清華之氣何緣發雲山韶頀之音哉林橋散人三竺兩峯游都踏徧千詩百賦寫不留餘磊落英多風雲氣壯攜妓作伴羨安石之隱東山投書刖親笑昌黎之登西嶽方將溯潯陽之九派挹太華之三峯北眺峨眉東炊羊胛而徒以循陔蘭茂逸足長羈破浪風高壯懷未副以爲樂不必陳六代幺絃亦可移情鯖不必享五侯小鮮亦堪悅口況復靈雞冢古喝月巖高峯署白雲菴留明月迹表一雙之劒法降五百之龍訐程則百里非遙徵候則九秋最爽得儕僚之接引有酒伴之追陪萬杉蔽空雙徑中闢遂乃攀蘿直上縱目遐觀腳下雲生耳邊風起低頭以視飛鳥仰面而餐流霞江湖收一覽之中咳唾落九天之外登高能賦逸興遄飛於是煙墨淋漓隨風亂灑蘭言雋永觸緒紛披拈雙管之生枯寫萬重之蒼翠語豈人間之所有句從天半以飛來三宿戀深百篇賦就更無煙火都是性靈今者歸臥林泉尋盟鷗鷺出宋玉悲秋之什彙河梁送別之言都爲一編藏諸二酉倡予和汝異曲同工何須身在山中匡廬已識想見

輿酣筆落五嶽皆搖此日尊前令我讀終神往佗年海外看君游徧歸來

閨秀凝碧軒詩序

碧海難塡千古華年之恨紅顏不朽一編幼婦之辭瀞園大兄任達殊莊多愁比岳三年玉映一夕珠銷抱温岐獨宿之悲製孫楚縩情之什重增伉儷悽入心脾乃復錦瑟抒哀玉臺訂集相邀作序我愧徐陵卻讀終篇才驚蘇蕙原夫經橫緯帳少承嚴訓於扶風衣曳纁衵長奉淸塵而戒旦鮑令暉椒銘菊頌雅

擅諸長楊容華釵鳳鏡鸞尤工近製爾乃䌷飄月墮鏡檻花明翡翠簾櫳琉璃硯匣高揎纏臂半彈搔頭蘸蘅莖之香展靈飛之牒莀蘭發越冰雪聰明霓裳辨三疊之圖拍拈紅豆玉枕寫雙鉤之帖欄界烏絲揮毫則江管生花聯句而謝庭飛絮香生字裏韻繞梁間林下風和房中曲正加以倩深愛玩壻似高柔才劇清華郎眞荀粲雕龍譽早濯柳姿妍直是吟朋匪徒賢偶妝與畫眉而助豔病還熨體以分涼擁髻燈前支頤酒畔雙聲疊韻送抱推襟才華成連理之

枝思緒是同功之繭管含簧以迭奏鸞比翼而和鳴分擘紅箋代吟白蠟倡予和汝屈豔班香以視紈扇秋拋璇機夜織圖成薛媛嫁得王郎彩鳳隨鴉明珠抵雀相提並論未許同年洵所稱福與慧兼才同情擅者矣不謂曇花偶現萁葉潛摧方璧合以珠聯竟芝焚而蕙歎忘憂少館捐忿無犀所幸雲雖散而影尙飄霞蘭已凋而香猶蘊室輯新妝之妙詠粉剩膏殘拔香茗之遺編綺交繡錯樂昌有集都出焚餘道韞多才自堪垂遠絳帷此日操離鸞別鵠之絃彤管佗年傳醉草香蘭之句

歲暮懷人詩自序

雲連野黑到濃陰釀雪之天炭熾鑪紅虛密室消寒之會圖披九九徑掩三三艮友不來素心如結崢嶸晏歲聊將柏葉澆愁琵縮幽廬剩有梅花伴我藉攄懷抱爰述篇章爾乃昔月趨庭謬誇謝樹髫齡識面叨對家禽鄭當時交多大父之行嵇中散游半忘年之契月泉吟社悵繼起以無從魯殿靈光幸前修之尙在行逐先生之杖屨座傾諸老之風流綜厥生平

形諸歌頌敢謂寄情夫雲樹還憑寓慨乎風蘭暨夫鴒序清班鴈行舊侶沉浮縱異心迹還同名非冀附青雲誓願無渝白水雖諸公袞袞未必思窮士蘆中而寒雨瀟瀟能不憶故人天際聊寫停雲之什原無心寄向金閨難忘舊雨之情或異日報煩瓊佩佗若仲宣遠道曲逆長貧白髮愁多青衫塵滿關塞登高之賦河梁送別之章看明月之當頭音塵遠隔幸陽春之有腳驛使頻來至如逐隊同魚聯盟比鷺羌無離索長可過從而乘舟訪戴以行可堪輿盡冒雨過

蘇而飲無那慵何阡陌紆迴參商錯忤嗟乎百年易
盡況長懷千歲之憂一日無多已如抱三秋之感悼
人生之多故勞我輩之鍾情當兹茶熟聞香酒醒餘
渴孤燈向壁寒柝連宵霜風吹裂帛之聲冰沼寫征
鴻之影榻凝塵而虛設門臨水以常關隨輸寫於余
懷破寂寥乎晚節宮商不中難回寒谷之春攻錯如
加卽在佗山之石

孫雲壑瀹茗庵詩鈔序

歲庚申僕因選樓獲交孫君雲壑見其丰標翹鷺神

淸以臞語言蘊蘭味澹而雋固知身有仙骨必非蓬
蒿中人胸無俗塵自多泉石閒意暇日攜所著瀹茗
庵詩見示受而讀之其寄懷蕭澹其取徑幽微如春
雲之藹空如木葉之微脫冷冷逸響孕之孤桐采采
蒼葭沐以涼露一編水淡萬箇鈴圓此境良難知音
不易嗟乎雲壑其將抱冰雪之卷以取悅箏琶之耳
抑自安敝帚之享而任膺覆瓿之嘲乎蒙不能詩竊
嘗持論以爲驚四筵易娛獨座難彼夫揚光蜚文弸
中彪外或艱僻以冒古或塗飾以悅今或詭奇以示

難或冗長以矜博當其標榜門戶淩越範圍家家自
以爲握靈蛇之珠人人自以爲抱荊山之璧也試與
之流連光景疏瀹性情賡隴首之淸吟仿田家之雜
興我知薑芽斂手才盡文通蕉萃抽心思窮長吉矣
何則聆繁會之奏者未遽審音淡遠之中飫肥甘之
烹者難與辨味酸鹹之外美無兼擅而多以見長爾
雲壑天眞獨全家學有本撓之不濁唱而愈高世方
相尙以春華君乃獨標其秋幹盍胸中之邱壑自闢
町畦斯腕底之煙雲別成杼軸佗日有建月泉之社

操谷音之選洼韋孟之合集輯江湖之衆家者行見
懸金帛以購焉

孫秀芬女士銜蟬小譜序

茶煙體物舊傳樂府之題錦帶名篇新續妝樓之記
璇璣譽擅絜閣才高閒徵白雪之名銜蟬輯錄妙倩
黃筌之筆撲蝶摹圖（女士藏有子母銜蟬圖）爲於菟以寫生點
睔麋而絕肖金昆雲壑過訪山齋出是瑤函屬爲蕪
序時也歲逢淹茂序逼嘉平當豳風熏鼠之辰正蜡
祭迎貓之候端居多暇高會消寒暇復摒擋圖書編

排諧鋏凡屬茶箋香乘盤略禽占味潄之編諧皋之載以至景純異魚之贊浮邱相鶴之經莫不標以牙籤陳之棐几所奈凝塵榻滿向壁燈昏貍奴不來社君横甚方欲護斯黃絹聘假紅鹽呼以烏圓飼之白小裁籬落花陰之麗句綴堆縣搦絮之新辭而乞竟無詩相徒有法撥蕒拙計食字難仙讀爾雅以空勤疏蟲魚而多失披斯冊也未嘗不歎二難才並絕勝徐家隸事之工十玩圖傳不數張氏稱名之夥

蔣村草堂圖序

蔣村草堂圖者蔣君葆存睠先人之敝廬念喬木之留蔭寫此以表舊德景前徽意彌厚也披而讀之爲圖凡四涉筆成趣匠心不同而野水當門疏籬繞屋藤枯樹老岸遠橋平各極雲霞之思以傳邱壑之意翛翛乎其視右丞之栖輞水漫郎之染瀼谿殆或過之彼夫鍾山以次宗著迹成都以少陵得名千載而遥尤深企止巳近如吾邑南瀕江滸有錢思復曲江之居焉西接谿流有江元祚横山之築焉當其寄懷泉石攬勝湖江標奇獅巖極望漁浦亦極一時之盛哉曾幾何時而遺趾都湮舊山空峙荒寒苔徑寂寞瓜廬有烏呼風無觴醉月縱廢興者物之理亦表著之無其人也若蔣君草堂今雖移屬佗人而所居在一鄉之中相望僅數武之隔碧澗斜通夫巷尾綠楊分蔭乎牆頭自上洄以溯下洄猶南阮之與北阮過從正易易爾若君之承堂構聚骨肉者固巳七百年於斯村矣夫清穎移家終累歐陽之德斜川作室羣推蘇過之賢豈非以故土可懷先疇宜服乎昔之賢者於請廐辭以舊業於近市託之先臣下至半硯之儲藏一甎之微細猶殷殷三致意焉而況王官谷古莊名尙存書帶草新里居無恙也耶佗日汝田歸魯荊玉來秦購以萬錢置爲別墅招呼我輩欣賞風流嗣好音於嚶鳴追芳軌乎曩哲將見奇礓之石永豐之柳重歸白氏之里仍題到公之名蕪芟陶令之田園燕識烏衣之門巷占斷寒梅之萬樹卜鄰則勝地西谿崢嶸老屋之數椽問姓則舊家南宋僕雖譾陋猶願書張老之頌牓諸其堂右云

重修濮氏宗譜序

按濮氏居連鉅野裔出高陽派別爲熊文譌作僕繫
奠壚邱之地基留顓帝之城曰宛曰曲曰陽與河接
壤同姬同嬀同姒以水得名則夫譜牒之修當自唐
虞而上然而滕葴僖姞有世功者秪一十二人疏佐
循蜚無主祀者至六十四氏銅川不改王通之門第
何存石宰空傳文翁之風流巳墜不少諸公之袞袞
其如華胄之遙遙語焉莫詳書缺有間巳而乃紅羊
刼後白鴈飛來蹕駐吳頭讖成浙臉遺氓一百隨七
校以南遷遠道三千護六飛而東下則有宋駙馬都

尉雲翔公鳳者班躋衛士宿應郎官沁水園亭平陽
爵秩不傳何郎之粉竟乘簫史之鸞榜花爲天下所
同推禁臠豈人間之能近固宜名高許史鄉表梧桐
濮鳳扈蹕南渡賜第崇德之梧桐鄉見裔孫銘序　憑是甲門定爲鼻祖時也
江山半壁仙源開玉牒之圖冠蓋三朝睿藻署丹楹
之字若則累登宰輔若則再擁旌旄莊定之柳猶存
安奉之椒正茂百年鳳闕晃家昭德之坊千頃漁莊
鄭氏明謨之閣豈獨賜叨玉帶流譽中興疊上鑾坡
榮觀南渡巳哉而公家以方雅之族甥舅之婣簿閥

自高蟬冕相襲但看修竹總屬楊家共指甘棠以懷
劉尹洎乎滎陽離而氏愈盛鈒鏤別而望更隆屋則
列夫東西洞乃連乎上下彬彬乎一榻置笏六闕標
門遞及元明代生賢哲蓋綦盛矣今夫踬峇乏徑寸
之鯉部婁鮮盈丈之材山惟高也而祈羊至澤必廣
也而沈玉來甯甘醴之無源何飛蓬之能植是以犢
韋駝李別單族於新門五馬三狐記華宗於上郡諸
葛三方之鼎盛杜陵五派之支分黃頭誚而阜囿儕
之烏衣號而巾拂屬之異姓稱祖難憑仁傑之告身

高門降衡遂挂休文之彈事甚至華資足重李稹惟
署郡而不銜著姓自矜江斆竟移牀以遠客也乃者
有亢宗之令裔抱睦族之深情以爲欲芘本根須明
似續堂開晝錦韓侯之肖像雖湮園剩平泉李相之
宏規尚在胡交倏修一門之盛遇集纂絲綸岑文本
定四姓之艮家志成氏族考門資於既往傳家乘於
方來繩貫珠聯燦若星辰之著宗收族合油然孝弟
之思耆英社而將相鄉履道坊而通德里比似表成
世系書誇小宋之重修若其圖列簪纓說具老蘇之

自序僕氏歷代繪有簪纓圖式見自序

孫華海月湖琴舫圖序

西湖以柳影蘋香之地值鶯嬌燕姹之天而疾抱幽憂忙慴稀襳間陳絲竹半屬箏琶檀板金樽沿故都之遺俗高山流水鮮中散之清音重以有客招涼無人卜夜遂使曉風殘月滅沒煙波宿鷺眠鷗流連光景華海憾焉此月湖琴舫圖所由作也渺渺一葉汎乎中流泠泠五絃響入寥廓睨黃鵠於天際迴陽春於指端韻流金徽情寄玉宇不殊彥伯繫纜吳中如

過成連移情海上樂何如矣猶憶曩歲買櫂明湖延攬秋光招邀吟伴時值林暑初滌水波生涼游舫爭歸羣峰就暝少焉皓月飛上清風徐生欸聲啞然盪入空際荷氣清絕吹來暗中翹首則星河在空澹若無迹側耳則風水相拍時還作聲潤生履綦涼沁杯斝迺復移船就岸選地開尊觥籌既交諧笑間作客有叩舷發唱抗喉高歌韻諧松風聲振巖谷林間之宿鳥繞枝而飛蘋底之潛鱗跳浪以出漁唱互答菱歌迭輿菰蒲亦瀉露以作聲鐘磬復穿雲而送響客

顧余而笑曰子知之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高張洞庭之樂朗奏雍門之琴何似此空外之音泠然而善乎勝境如昨素心難期把玩是圖悵觸前夢何日偕子亭過問水檻喚浮梅抱三尺之孤桐弄一丸之涼魄君彈再鼓我歌且謠艮燕不常飛鴻延佇

仁和胡　敬以莊箸　宗後學念修右階重刊

花落燕歸圖序

更生旲子以澹定之識極纏緜之思栖神藝林標悟禪乘終以拈花笑果擺脫爲難如燕身材遭逢匪偶中更離合遂雜悲歡爰假物情以宣衷曲取晏元獻詩意爲花落燕歸圖出以屬題維時元陰釀寒倢景匿彩落葉墮砌鏗然作聲哀鴻厲空瞀爾流影延攬庭卉萌芽未敷仰睇茅檐故壘斯在無花何落無燕

何歸迺披是圖動我遐想夫使名園金谷舊巷烏衣燕不辭巢花長著樹映春草之碧色雜羣鶯以亂飛兩兩紅襟重重寶帳朝朝瑣樹夜夜雕梁共碧月以長新託朱門而終老不藉春風之吹放不煩秋雁之代飛不墮芳裀不逢冷社亦足以神游離恨曲唱無愁也已胡爲乎紅雨池邊綠陰簾外塵封徑冷泥落梁空悄悄拋舊日之房櫳去去傍誰家之門戶逐逝水而不返託浮雲以遥征僕本恨人於斯之時直欲借天地以爲樊倩雲煙而作幄吹落英於芳砌重上瑤臺招逸翮於空山待藏雕籠碎柘丸兮林外罷羯鼓兮階前打起黃鶯拈來紅豆休驚好夢苦訴相思蠟融蒂而丹注顔翦裁襟而繩繫足庶幾歲歲交開連理之枝比似鶼鶼長爲共命之鳥此在僕空言寄恨綺語撩愁而未免情癡猶難理遣也況復花花葉葉相對相當燕燕鶯鶯雙飛雙止雄蜂慣抱彩鳳同棲者乎所幸舊侶追尋芳華依舊相逢一笑如夢三生重入門來輕倩認當年之影慢隨風去飄零關舊主之心從知栩栩蘧蘧可亦花而亦燕轉覺盈盈脈

脈又非燕而非花花自多情還如燕兮解語燕應惜別莫如花兮亂飛指明月兮前身笑離魂兮倩女爲君歌花落日花枝兮裊裊我所思兮在遠道餘響未畢翩其來遲又爲歌燕歸日燕尾兮涎涎與公子兮時相見若是者以離合之殊致感悲歡於乃心斯誠彼氏所稱因緣吾徒所爲結習者焉他日三徑過從一篇寫似尚願識瑣枝於庭畔聽絮語於梁間君信達觀亮其許我

殳積堂桐陰覓句圖序

余以桐華之月訪積堂殳子於清平山之拂塵庵入門則半畝閒園數椽老屋短籬夾徑綴之疏花叢篁蔭階承以纖草佛香禪榻寂寥乎吟魂江影湖光掩映乎林薄階側有稺桐一本花繁似雪葉小於圭時値斜陽挂簾清蔭滿几翠撲眉宇光浮在空綠生衣袂色淨如染其下則積堂讀書所也東野琢句西園繪圖屬以餘閒綴之小序觀其離離短幅著墨無多渺渺幽懷據梧若瞑想見林煙上後山雨收初一片秋聲乍傳檐際三分月色忽墮牀前於焉拍銅斗以

長謠凭石闌而寫望吟安一字步遶千回固宜咳吐生珠別成霞想齒牙霏雪半雜仙心矣若乃枝可裁琴葉曾栖鳳嶧陽貞榦含太古之希聲爨下餘薪入中郎之清聽知音固自易易而豈積堂命圖之意哉小窗聽雨深夜無眠爰起挑燈用酬雅屬維時高樹送響流螢弄輝一穗搖秋涼生疏篁之上四檐飛瀑住疑深山之中遙企幽人亮符斯趣還因吟社來聽秋風

西谿秋雪圖序

壬子歲與客言遵北郭汎櫂西谿低篷打頭脫帽以入趺坐促膝凭窗而觀時則孤花表春萬綠延夏宿雨新霽漲添半篙晴煙藹空遙入一碧杯中山色白浮而藍襟上苔痕青易以翠境入逾邃谿迴更通風度竹而磬聲忽聞日透波而魚影可數深樹一顆綴之櫻紅小橋半環繚以蘿綠斷竹續竹時聞筍香三家五家偶露茅屋采采陌上桑小於錢離離隴傍麥蹙成浪隄柳吹絮如雪漫空岸蘆擢英先秋作響相與顧而樂之客笑謂余曰子亦觀夫秋雪乎當夫清

商戒律玉露凝寒蒹葭著花皎潔彌望芳隴高下望如白雲夕陽淺深色作明月小艇刺入蕭然作聲白鷗飛來杳若無跡余聞而喜相與重申後約同續清游俗緣苦深雅抱終負奈塵事之涸我致山林之笑人披是編也恍坐我於谿飲之巢水香之墅佗日兜尋蝦球院訪龍歸覓雨庵之舊居賡廣宇之高唱喚彼短櫂放乎中流定知蘆中有人呼之欲出

巴明府鹿城贈行詩序

丙寅歲余以警齋太守楊君之聘就講中山鷗盟乍

聯魚素屢至冬烘結習抗顏自慚夏課因緣識面爲
快未嘗不歎此邦人士崇尚風雅跱厲騷壇彬彬乎
姚江之遺愛猶存清獻之餘徽未渺及讀鹿城贈行
詩册而知賢宰之宣布德意奉揚仁風設免首以興
賢紹鴻都而講學者蓋七年於茲矣立堂先生以經
世之才任專城之職牛刀小試鹿邑分符當甌越之
要衝襲龔黄之舊治在昔右軍秉麾而出守謝公伐
木以通山南郭清游北亭高餞一時父老相與攜壺
勸飲攀輪泣留傳西晉之風流作東甌之名宦先哲

雖遠清芬足承先生自下車以來爲之崇修敎條疏
瀹水利開鄭白之沃畝穫一鍾宏黨庠之規士嫺四
未已也更復垂憫夭札繫憂雨暘白鷺未刑而甘
澍沛澤赤子在抱而再生蒙恩噓煦偏乎羣生惠愛
加乎寒畯獄訟衰歇士女昌丰是用于蔦之歌既聯
臂而發唱吉甫之頌遂因風以矢音於其行邦之人
咸賦詩歌以紀功烈一編雪淨萬首珠圓選逾劉父
之錢銘作韓陵之石謂非蒲鞭之警繼美夫曼賢桑
雉之馴徵祥於庶類曷克臻此哉今者我帆東溯君
彎西臨潮上桐江梟飛吳地陳蕃已去而挂壁之榻
猶存郭伋不來而迎騶之歌未輟佗日於吹笙臺畔
華蓋峯頭晤村童以課詩書偕耕叟而談晴雨遭逢
仁恕之椽邂逅道德之儒其於君侯猶必津津稱道
不置云

秦淶漁燕吟合草序

爾乃千門萬戶三輔圖傳神雀黄龍兩都賦就伽藍
記在洛陽之規制如新風俗通成里巷之貞淫入採
然而華陽作記難媲京都禁扁成書第詳宮室他如

劉劭之志人物宗懍之表歲時宋子京方物之編吳
自牧夢粱之錄於以述名勝採風謠備載興亡足深
觀感矣所惜條華雖茂金石難宣資考訂則有餘播
音聲則不足但詳風土疇賦帝京哉淶漁先生以研
練之才華極纏緜之思致煙波萬頃梁谿汎棹之辭
脂粉千場代郡校花之錄固已吳趨慣賦流譽江東
春草成吟蜚聲日下者已乃者金臺懷古燕市嬉春
翻樂府之新聲寫長安之古意樓臺金碧裁雲琢玉
之篇兒女青紅鬭草拈花之事重三下五盡入吟編

太液昆明偏搜遺跡何其樂歟而如僕者勞勞車馬暫寄都門戀戀蒓鱸旋歸鄉國記蘭襟之共訂值春景之方熙菖葉青垂杏花紅綻禁煙冷節修禊佳辰浮杯影於波間聽簫聲於市上浴佛啟精藍之會踏青喧油碧之車以至觀象壇高呼鷹臺古千畦芍藥一斛葡萄僕於此時亦妄思採輯舊聞摭摭遺事歌成水調體雜吳腔總以玉樹青葱繁徵寡當雪泥蹤跡留滯無多遂爾因循不圖君侯之能先我也茲者忘其椎魯屬以弁言爰綴蕪辭藉申遐想祇今紙價頓高十手之傳鈔他日旂亭定入雙鬟之低唱

湘蘭遺譜序

爾乃戲翻葉格傳來相國之家表進象經出自才人之筆杜少陵許身稷契不廢呼盧謝東山繫念蒼生無嫌賭墅是知論申博奕韋宏嗣之嫉惡太嚴名昧摴蒱葛稚川之居閒少樂然而捶丸傷雅蹴鞠輸工繞牀大呼既蠱豪之已甚側巾輕拂又神妙之難傳較握槊而少蔗竿試藏鬮而非酒地夫惟璇閨妙製彤管新裁騁奇於分曹比耦之中角勝在鬭草籖錢而外織成雲錦樣翻帝女之機驍激迸花巧博天公之笑既同條而共貫亦別類而分門足使製就迴文蘇若蘭同斯慧悟賦成打馬李清照遜此才思者矣鴛譜相傳蛾眉如靚奉同玉律度與金鍼雖小道必有可觀於此中得少佳趣時值疎桐送雨涼簟涵秋卯飲微醺午眠乍醒案圍青玉琤瑽落葉之聲蠟爇紅霞豔激飛花之影莫笑看囊羞澀白打無錢須思擁被孤寒黑甜少夢偶逢場而作戲還卜夜以為歡樂此不疲猶賢乎已

女士高佩文琴鶴軒詩稿序

憶去秋鏡裏翔鸞盤中奠雁迎來蘇蕙賸以璇機吟就令暉題之香茗和有催妝之什覽先飛絮之詞歡讌之餘出其令姊所貽便面見示觀夫寫生妙墨派仿龍眠密字眞珠法傳蠆尾擘窠嫌拙沒骨輸工固已才擅二難藝矜雙絕者矣乃復鏤雲雕月句裏香生暈碧裁紅行間花粲其間懷古不少名篇幃房無鉛粉之姿兒女有英雄之氣昔李清照漱玉編集繪事無傳管夫人寫竹擅揚吟篇罕覯說者謂古今人

不相及豈其然歟今夏內兄志仁復攜錦帶之編遨作玉臺之序翫梅一萼驚壓羣芳覩鳳全身信兼五德緬想香燒銀鴨篋爇銅荷簷鐸微搖簾旌半拓一雙班管三九韶華箋漾雲光心含蕙馥擁搔頭以佇想摩纏臂而沈吟憶母裁章懷兄琢句肥泉興詠大雷答書翛翛然林下風清房中曲正也以彼鏡鸞釵鳳閒有清才醉草香蘭不無雅製或憑魚達柬佇燕通緘破鏡傷離寒衣寄遠望陌頭之楊柳採山上之蘼蕪盼斷刀環含將石闕角枕粲而錦衾爛羅幬掩

而金釭寒緱山之鶴望歸來茂陵之琴傷老去而孺人則鶼成比翼梔是同心花賞春晨尊開月夕堂前暉永膝下雛多撫玉雪之嬌兒課平陽之幼女膠青刷鬢黛綠妝眉固宜雅奏和平清詞絡繹自成馨逸不解牢愁者已所願聯詠光裒談詩共妹一門英憲呼姊爲師他時鏘佩歸安拈毫指示簪花授格織錦拋梭書摹美政之碑詩和暮春之詠（二句用高氏事）金針度與花樣分將庶幾倦與客談可代設青綾之障笑爲才盡尙替吟白蠟之篇

再題西谿秋雪圖序

辛未秋余曾偕法梧門陳雪香諸先生置酒於陶然亭亭在都城西南隅入朝較近官舍不卜去市已遠民居亦稀部婁之山下俯平楚尋丈之室徧周曲廊軒窗洞開葭菼彌望雉堞遠映參差若峯龍鱗遞連平遠疑水秋光生於衣襟宦跡感乎羇愁回憶棹泛西谿侶招北郭一水縈帶四山浮螺鴉軋之櫓穩於輪蹏芰荷之衫裁以疏練風柔凡緩蘆著花而不飛秋深尙暄林帶葉而未脫每當西日薄崦涼蟾耀林

遥青畢沈淡白彌著非綿非絮如屑如袍映烏桕以增明綴青蓑而覺冷空明蕭瑟惝怳迷離蘆中人蘆中人爲窮士以何傷悵淸游之難再披斯雅幀棖觸前塵雖客游之信佳終鄉味之足戀一篙淺碧負負空呼十載輭紅勞勞奚爲而君亦饑驅遠道名綴末僚手版向人腰纏訳我酒酤燕市楓冷吳江縱鷗盟之擬尋明明如月同鴻跡之未定望望三秋庵中老人得無西笑

丁曉樓漢晉甄文考略序

甎刻自五鳳紀年西京製古千秋鎭宅東雒模留吳起昭明之宮文鐫寶鼎晉餘大令之跡跋證平園溯夫摶埴載於攷工題識表其成藝歷世旣遠金石或渝其堅貞因人而傳泥沙可重乎瓊玖曉樓承學有素嗜古能專剔殘甓於敗垣檢奇字於破冢彙爲一帙享以千金其中毋追拓形辟邪臚狀武梁漢祠之製文翁蜀室之圖五銖帛布之模萬歲吉祥之語辨反文之非乏證加辵之爲隨莫不元本史編旁參籀隸分爲跋尾頭若列眉洵可謂徵信於微能詳所忽

者已嗟乎鄴都古瓦相州澄泥嚋證香姜濫傳秦武太倉舊築豈有銘留后土空壇更無篆在荒郊委夫抛墒高屋碎其建瓴痕藉荆榛薙沈苔蘚不有好事誰爲庋藏所資同心相與攷訂黃初之鼎非贋二月奚鐫赤堇之土猶存七陶堪譜破壁而索可怕龍飛探珠自眞不教魚混從此半鱗片羽蒐羅歸二酉之藏須知殿址城根採訪擅雙丁之識

屠琴隖同年是程堂倡和投贈集序

夫人當少年豪舉勝地登臨良朋沓來雅詠閒作剬稿如葉揮毫成雲於斯之時亦不甚惜及乎悲歡異其枯菀聚散感夫萍蓬偶檢叢殘動深馳溯是以草堂人日吟社月泉賦止一題製纔數韻尙復愴懷時序追賞風流矧夫彙千百章成二十帙其閒金臺之彥玉堂之英吳下名流江左畸士莫不煦嫗氣類標牓聲華大雅扶輪清風作誦如斯集者乎潛園同譜性情邁往結納宏通羔雁之投贄以行遠騷雅之什唱而愈高溯自通籍以前暨乎歸田而後交徧海內酬答綦多編存篋中瓊玖同視棃棗之壽金石之契

存焉已爾乃覃思著述息影巖阿古樸當門疏篁映牖一時敧笠支筇之侶枕流漱石之徒望柳攀嵇抽蓬訪戴僧寮覓句則盍爲催成漁隱塡詞則樵能唱出浣花而明月在手踏葉而白雲滿身檀欒室開蹤跡若笋陔華堂敞臭馨如蘭於以記友誼於苔岑頌師資於名宿編集凡七著緣起也若夫强臺直上祕省初登偶題壁而歌徹梁閒未碎琴而名喧都下沆瀣之合契均歐蘇襟期之超游盡郭李秋蘆挈榼銘紀重陽春水挐舟序傳上巳紫藤雙綰翠墨千番添

客囊以詩箭盛祖帳於詞府匪直麔肥爵美招燕市之酒人潭柘溝蘆狀薊門之風景編集爲二慶遺際也至於才號謫仙蹟彰循吏瓊樓玉宇光價雖留手板腳韡塵容詎免得毋簿書督責遂閒步兵之廚撫字辛勤致停中散之操而乃佩韋尋繹座揭爲銘從政然疑懷處若谷湘館輯寄情之什鑾江攄懷古之篇名改孟亭署栘仰希於前哲記求滕閣馳書脩敬乎通侯暇呼米家之船攜皆勝侶愛畜到公之石載作歸裝至今勸織傳樓璹之新詩詰盜守張綱之成

法編集有六詳宦跡也迺者解組中年養痾故里名園暫借貲百萬以難償雅集如摹人十六而應倍鬢絲禪榻茗盌爐香邀彌勒與同龕假維摩而示疾回思舊雨大半晨星逝者如斯慨當以慷而乃

主上鑒白蘇之爲政

授赤緊之提封兩郡量移一麾遲把卽家

詔拜異數身叨君以爲露冕專城難勝贏瘵刀圭量藥冀得俞跗參苓助乞夫同儕鞭策報期於異日編

集成五書病侯紀

恩遇也嗟夫人生百年事會萬變易遷者境難沒者才所貴白水尋盟勿渝其素他山攻錯能葆其眞此日四靈姓名分附他年一品集序重哀發潛德之幽光誌下臣之榮幸因君豹蔚嘅我龍鍾悔不學早入山書成仰屋從人非笑呼以馬牛與子徜徉訂爲鷗鷺效天隨之採杞罷廷尉之張羅蘭艾別其町畦松筠參其通介縱匡濟之無策尙文章之有神可奈人事相牽歲華空邁社翁無酒何以治聾莊子生楊竟於左肘祀虎林之耆舊徒抱冬心憶鸞掖之交游遂

如春夢守遺編以終老覽少作而增慚無已請歌君耶谿樂章爲我起幽憂之疾可夫

沈芝塘莧園雜說序

蒞自數馬傳萬石之家聲畫虎著伏波之庭誥崔子玉銘題座右準以持躬房元齡誠集屏風鑒茲保世溫公家範何殊曲禮之文眞氏齋規可補少儀之鉠前賢有作自古爲昭巳芝塘徵君居愛閒園種耽野莧菜根皺得滋味儒風蔬食蕭然性情禪悅仿灌畦之暇語成野客之叢書助讀法於州黨鄉閭樹芳型

於豆觴衽席觀人觀我立德立言因俗祛疑爲時辨惑引伸其說博參九流百家嚴正其辭約取五經三史其令人發深省也如欲覺之聞鐘其遇物無遁形也如虛堂之懸鏡人之情僞既已周知筆有生枯又能分寫看朱成碧憫流俗之愚迷儷白配青託深心於毫素拈出古謠俗諺都化神奇纂成玉律金科所當崇奉慨自熏香傳粉顏黃門輯勸學之篇三疊五流劉越石廣絕交之論巾拂執而家皆王謝姓名記而人盡淵雲爛羊關內之侯封怒馬里中之年少淩

侮則禮帷交質貪汙則王滿連姻孝廉舉而父別居矣糟糠棄而妻下堂矣凡斯往古之澆風當亦後賢之昭鑑也君以觀空慧眼普度慈心發海潮音偏欲振聾而啟瞶闢拘盧舍因之暝寫而晨鈔既燭照之靡遺復瀾翻之不竭要使妍媸畢露頑懦移風匡俗憂深示兒編就甕牖之閒評如是琴堂之諭俗同然垂家訓於將來不殊元晦繼筆談而有述何忝存中憶曩時此老風流爲題綴玉編珠之集（曾爲作格致韻言序）顧他日諸郎官貴無忘斷虀畫粥之年

孫燭谿先生碧山棲詩集序

自來鐘鼎山林各殊賦性溫柔敦厚方可言詩相感在心不同如面是以得水木清華之氣結撰自超奏雲山韶濩之音塵凡斯遠集裒長慶和平徵白傅之遺逢體矯西崑雅正識歐陽之品概燭谿先生承家簪紱養素林泉奉慈訓於髫齡借師資於碩彥蜚聲蕊榜通籍薇垣當蘭成射策之年抱潘岳閒居之志歸來舊里棲有名園花木扶疏房櫳窈窕古松如蓋高柳成帷周遭薜荔之牆清淺芙蓉之水時值春秋

勝日風月佳辰情往興來騁妍抽祕荆樹之樂偕乎子瞻竹林之游參以道韞時序移而感慨係天倫序而悅豫多莫不沁妙香於圖書儷古色於尊卣眼前有景能道爲難頰上添毫傳神斯在偶亦西園罷讌北郭拏舟湖汎鴛鴦樓登煙雨淞長泖曲蕁滑鱸肥雲霞盪其靈襟魚鳥助其生趣詠名勝而無題不古寫風景而有句皆仙故其爲詩也如秋水之貯澄潭如春雲之列遠岫如芳草落花之藉地掩映生姿如游絲飛絮之裊空纏緜多態最工體物細入秋筋雅

善言情剃殘春繭以是知紐幽鑿險者貌為古而神韻遺也排比鋪張者務為多而性眞淺也夫惟大雅獨出冠時盡得風流自成天籟不摹臺閣之新樣不墮江湖之小家不雜溫李之穠纖不形郊島之寒瘦俾讀之者神怡心曠躁釋矜平其氣沖和宜受神仙之福其懷淵懿宜躋耄耋之年清腴占境遇之亨瀟散證宦情之澹驗至性於稱先追遠著深情於感逝傷離仁人之言藹如靜者之心多妙別裁僞體提倡元風洵所稱無負師資克承慈訓者矣晉五十七年

之作半就芟除於二十四品之中足當沖淡

魯雲峯同年詩集序

乾隆歲丙午今相國朱石君師來視學吾浙以兩漢之經術為當代之龍門睞盼所加聲價頓倍己酉歲所選拔士皆一時名彥玉衡炳曜鐵網收英時余跂望諸公不啻如游鯤之騰赤霄威鳳之翔丹穴匪明經之足貴難拔士之皆尤雲峯同年為石君師所特識者也雲峯少而孤露長乃窮經屢空自甘積學不勌淵淵乎笙簧六籍寢饋百家述東西京之緒餘刪南北朝之流派以之提倡絕學黼黻清時厠身著作之林無媿承明之選已而乃藤牀坐圯席帽離難冰鑒雖逢蓬山終遠每值寒宵聽漏孤館看花青衫破帽之游綠酒明燈之讌淋漓筆落感慨歌成拔佩劍以長謠擊唾壺而盡碎冰甌影裏筆滌千回銅盞聲中詩成五字然而香山樂府縱破傳鈔長吉詩囊已多散佚擇雞千蹠窺豹一斑雲峯詩鈔一編乃摭拾叢殘之餘訪求故舊而得雖篇帙僅存百十而氣象自擅萬千盍自王粲依人鄒陽作客徐穉之榻屢懸

於郡衙子昂之琴再碎於都市江流三折帆帶春雲峯影雙高屐黏花雨以至明月二分之地中洽第一之泉聽雨邗江看山京峴俯眺河水自天而來仰瞻岱雲觸石而出晨駕則滹沱之冰尚合夕舍則督亢之風正寒凡茲名勝之區莫不剔蘚留題披荆覓句昌齡畫壁增韻事於伶筵阮籍臥鑪寄閒情於酤肆先生之游壯矣先生之句豪矣爾乃天邊數雁日下班荆縞紵情深苔岑契密舊雨離而新雨合詩人去而酒人來雒誦一周恍置身於白社門前黃金臺畔

也嗟乎宦游落拓負我初心文采縱橫望君低首將見柯亭之竹異縶響於箏琶楚畹之蘭表幽姿於蕭艾方今名公卿在上率愛才猶永叔薦士同昌黎他日讀君此編得知已必有如石君師其人者長安居大易易爾

慈柏山房詩集序

僕總角之歲識余慈柏於奚丈鐵生之翠玲瓏山館惟時君硯田尚腴畫禪爲悅借室如斗啜墨以升眼福既饒心穎斯發遂乃飲蕉三葉寫梅萬枝香生毫端春入腕底不朽之業於是在焉爾其訂素交於菰蘆寄靈襟於篇什息影蓬戶忘懷桂科駝嶺鶯峯閒吟則倚筇以徧了谿長水冷宦則買舟而游逮我歸田值君嬰疾尚復見獵心喜每於花前作花看山與濃還從屋上架屋（事見集中）豪情勝槩不減少時既而夢兆膏肓災罹輔頰艾艾莫辨荷荷而終傷已今歲令嗣淮輯其遺編句爲作序余於詩未嘗學問豈敢品題竊見今之論詩者任天眞則曰脫手彈丸圭乎易矜人巧則曰鉤心鬬角圭乎難因是參商遂成冰炭

此中同異還請以詩證詩可乎夫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匪易也以通乎禮故雅登之十畝之閒桑者閑閑匪難也以適乎情故風載之苟非奏賦何取研京鍊都別有會心乃在高山流水難易之判存乎其人以彼隴雲秋飛羌無故實澤水春滿疇爲嗣音到此艮難談何容易然則平淡匪易造高華匪難能與其沒骨成圖璀璨眩目傳神有筆姚冶蕩魂何如疏影暗香淡描清供之爲勝也悟斯指可以知慈柏之詩與其人矣

沈鹿舫話雨草堂詩集序

昔休文之論文體有曰飈流所始同祖風騷以賞好異情意製相詭又曰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致今於話雨草堂詩篇悟厥旨趣焉草堂集者吾友沈芝塘亡弟鹿舫遺什也引南朝之墜緒振西泠之雅音方駕近賢宗法遠祖謂夫古體必妥帖排奡逸豔蒼涼大放厥辭搀有羣雅庶於同祖風騷之旨有當也今體必和婉諧適清麗芊眠杼軸於懷宮商赴節庶於音韻天成之旨有當也至若獨闢

町畦絕去依傍有戛戛之獨造無陳陳之相因斯爲賞好異情意製相詭也羌無故實純任自然如鳥之鳴以春如風之行乎水斯爲暗與理合匪由思致也鹿舫以後起之秀與古爲緣其於體裁已能符契況乃探奇乎禹穴挹勝乎蘭亭揚舲乎大江觀日乎滄海稱四明之狂客占一曲之剡川而且丁字褰簾錦涇泛櫂絲竹則齊梁金粉詠歌則吳會鶯花山川淪其性靈風雷盪其胸次金石諧其聲律波瀾助其老成於以游著作之廷備承明之選方將凌轢顏謝激

昂應劉而不幸中年以憔悴終此卷成廣陵散矣悲夫古之人或千里命駕或半面論交猥以同心失諸交臂嗚嗚難已負負空呼因敘簡端以銘軫結所冀零縑斷璧光氣常新大邑通都流布斯遠名山傳不朽之業人琴慰俱亡之慟芝塘其尙爲表章手輯而無徒瘦損腰圍也歟

姚春漪東河櫂歌序

東河貫會城數里地耳而北通潞水之帆南集漢陽之估百貨捆載直達幽燕三板蓬抽偏走荊楚唐匯江瀨潮汐患其浸淫宋界城闉濠塹鞏其基址圍練分寨則環以旌門馬德壽築宮則跨夫葦滸焉占形勝者七百年之久溥利濟者三千里而遙浩浩乎與漸江競流聖湖爭長已爾其艘積鹽筴千纜翼張岸排倉儲萬瓦鱗戢

國息所入民生所資憑是轉輸控爲襟帶若乃豚圈雞栈菱角筍苞月塘販鮮鼎湖運糴吳興織纊海昌甘瓜禹航貧篙魏塘瓴甋論擔東門之菜計艙東筧之麻來魚苗乎九汀下木栫乎三峽與夫露夕蓮炬

霜晨菊船水嬉賽神香市贊物以及㡛氏之水湅草人之物宜莫不風舉雲搖星羅棊布爭壩而篙師勇奮敂鬭而津吏威尊豈直皐亭種桃因之喚渡越客行李於此攬維已也僕家居河步地名宿舟以南渡船官設廠於此得名乃在普安橋西崇新門北壞堞留雉背郭結廬修梁亘虹面河啟牖見夫來檣去櫂飄忽雲煙擊榛鳴鉦送迎冠蓋亦欲仿洛下園囿泰中歲時作扣舷之歌成小海之唱所奈人事牽掣年華遞遷書仰屋而著未成網臨淵而結有待昔樊榭

序東城雜記有云隣翁野叟拙樸無可與言僕之謂矣春漪先生學裕心傳文嫻掌故新年著詠早窺豹斑遺賦傳鈔共許麟角曩曾摭拾瑣語編排麗辭所收碑史圖經自行箋釋村謠里諺借助波瀾例參桂海虞衡備甄物產義取襄陽耆舊詳述人文終以剞劂未遑韜軒遲採豐獄劍氣豈久光沈清皋鶴聲自然響答今者令嗣邦憲重裒先集來屬弁言不揣荒蕪略加訂證嗟乎老成徂謝已枯海上之槎文彩長存如倚禾中之櫂是詩出將見都城紀勝武林舊事

客杭日記諸輯不得專美於前矣乎

屠倚伯盟山堂詩集序

葢自一家詞賦才擅當塗七葉聲華緒承開府西蜀杜陵之什斜川蘇過之編莫不馳譽鳳毛齊名麟角豈直竹林競爽花萼聯輝已哉然而白傳後身文葆僅誇秀美昌黎哲嗣金根難免譏彈李嶠無兒虞昶作匠自昔歎之矣今觀盟山堂初集見夫乘皋衍緒莊朏聯芳邁乎時流傳自家學其閒贈答諸作縞紵所交多半誼聯紀羣望崇郭李赴蓮社之禪約集煙波之釣徒相與痛飲以讀離騷澄觀而論唯識麈累不染襟期自超年華則雲間之士龍才藻則山陽之王粲自風雅外絕鮮兼營於儕輩中允稱稀覯僕趨庭曩昔稍解吟哦珥筆承明終淪平鈍竊謂詩無派別人有性靈接時而生此事本關運會學我者俗從人各闢町畦修伯其尚襲采家雖呈材天驥敦本茂實卽流窮源於以畫仿元章書追逸少蜚聲蘭省廣愛棠碑乃翁定亦爲然生子固當如是白師子超於黃師子須知其駿在神雛鳳聲清於老鳳聲可怕後

來居上

閨秀湯德媛玉臺畫史序

德媛湯夫人吾亡友汪小米之賢伉儷也生託名門幼耽翰墨嘗仿厲太鴻玉臺書史踵其義例別爲畫史一編麤具端倪未窮蒐輯曁乎來歸吾友樓前日出姚村之山色嫣然林下風清謝絮之才華藉甚時則香桃瘦削已染沈疴落葉埽除藉伸幽抱偕吾友摭撏遺佚商畧甄收蠟炬代吟茶甌笑覆拈出一花一葉指亦生香訪來某水某山眉爲飛彩相與焚香

展讀喜可知已終以祟入膏肓神傷奉倩元家蓋篋空賸釵痕蘇氏璇機尙留錦字名襲徐陵之舊序珠璧聯輝樣翻衛鑠之新圖雲煙變態託深心於毫素傳韻事於丹青蟇尾百番蛾眉千古自來蕙心蘭質彤管摛華菊頌椒銘瑶閨挺秀然而裁雲鏤月閒述篇章蛛帙蟫函鮮工討索疇其績表志於前漢學媲孟堅分筆硯於太沖才侔左蕙況復簪花有格鍾陵女之寫韻流傳鈐印無蹤奉華堂之署題罕覯是非擢古光於片羽閱神駿於庶閑窺豹別班選雞留蹠

其能該備若是乎嗟夫枕中鴻寶可信者名柱上鴛弦難逃者數使當日縷纏續命香爇返魂雞骨重支涼回熨體蠶絲再吐曲譜同功畫舫題軒既揚芬於韶齒妝樓纂記復馳譽於茂齡信乎玉茗家聲水雲才調相莊健在其樂靡涯可怕藳砧云亡歲越無幾卷葹獨活心傷若何夫人倘存手是編得毋姹紫嫣紅都成鵑血金題玉躞徧灑鮫珠有類卷中所紀之湯尹嫻夢讖接琴身隨徇葬耶先驅狐狸於地下長留姓氏於人閒披展零縑如散花之偶然幻影睠懷墜雨經宿草而尙有餘悲

高小垞千巖萬壑接奇圖序

大瀛海之外有鐵圍山環焉昆侖山之墟有星宿海出焉攬方壺圓嶠之衢而五岳成部婁矣挂咸池弱水之席而百川猶蹏涔矣豈非以身處廣虛則見彌遠大哉是故抱兔園冊者未足與論孔鄭之學術班范之體裁莊襟老帶之淵涵陸海潘江之津逮也限雞飛地者未足與觀羅浮之合離匡廬之面目三湘九疑之奧衍太行王屋之險巇也小垞茂才郎境澄

觀心希於古因圖寄趣目極其游以爲百家騰躍夫環中千里權輿於足下名山大澤何阻乎梯航丹邱福庭別有其天地鑑湖一曲可泛也而不堪終身徜徉也盤谷一椽可棲也而不若馳神廣莫也枳棘豈鸞鳳所棲孔翠匪樊籠可閉匏繫之士石隱之流詹詹焉居處僅在槃阿交游不離鄉曲宛委之祕文靡攷酉陽之逸典罔窺守藏鮮龍威之丈人通經乏虎觀之閎論奇將從何得接耶且夫望遠知難濟勝之無其具也登高能賦攬勝之存乎人也以彼村豎析

薪偕雞探藥亦嘗危攀鳥道遂闢蠶叢而曾無邱壑於胸中空有煙霞於眼底寶山雖入徒手而歸則以導之仙靈游偕鹿豕也剡谿返棹衡嶽投書非不賞景孤蓬抗懷絕巘而武陵之迷津莫問孫登之長嘯空聞乘興方來自厓而返則以心存退葸形役凡囂也不知奇者既失諸交臂之閒其知奇者非出自中心之好從此高山流水廣陵散遂絕塵寰金檢紫泥瑯嬛書空緘石室岣嶁之碑殘難訪蓬萊之水淺虛傳予欲學山期至於山學海期至於海乎尙願少安

毋躁與古爲徒揚鑣詩書之林稅駕仁義之府沈酣於九邱八索騁鶩於百賦千詩仰高俯深日新月異納五岳於方寸導百川以朝宗於焉汎瀛海陟崑墟折瑤華以招偓佺佩瓊琚而餐沆瀣斯亦擅人生之樂事極天下之壯觀也已若夫白雲在天明月獨舉荒庵古院訪衲尋眞雨笠煙蓑偶樵侶釣著東山之屐攜北海之樽約尙平以山游遇成連於海上則請從異日以追踐是言可耳

春江話別圖序

孫君兩人負顏鮑之逸才明許鄭之實學京華塵夢能澹於懷博士冷官偏賞其趣剡夫山水首數永嘉是我舊游爲君追述以當持贈以代畫圖憶昔買舟樟亭待潮沙岸擁衾無寐拓蓬以觀見夫白江魚紛紛夜市波盪疑活風來亦腥人聲互譁燈影如織俄而漁艇解散榜人起呼千霆萬雷一瞬而過鷺汀鷗渚四望無垠君於此時定當命酒回眺漁浦朗吟謝詩如畫富春緬懷子久遵桐廬以上泝經嚴瀨而少休水調起乎蘆中炊煙騰乎木杪大魚跳浪仰吞

日華白鳥橫空點破山翠攀子陵之遐躅挹皋羽之清風君於此時定當作賦過瀨以後江如峽束灘比江多牽挽以前叫呶不絕縱饒名勝頗妨嘯歌自西徂東捨舟而陸雙竹軒輊千巖屈盤行行重行行如是百里偪仄復偪仄乃至一村爲阮窮途無翟歧路平地盡矣高山截然於是乎山如螺旋人則蟻轉下臨絕壑旁逼危崖坡陀忽回陡落千丈趾踵相攝垂外二分魚復蠶叢殆不是過忠臣孝子畢竟如何中有村居可供旅宿谿流汩汩瀉乎檐端嵐氣蓬蓬塞

入窗鎛曉復命駕惘然首塗小憩茅亭以避風雨陰霾四冪如墮甑中疾雷一聲起自腳底飛電軒掣時漏光明溼雲往來近可摶弄少焉雌霓東挂一峯放晴涼颸北吹萬樹如沐變幻千態顯晦一時未審君行亦嘗覯此奇勝否既下仙都之坂還泛惡谿之流栝蒼插天其石刻露港汊瀰海有潮浸淫一舟搖搖三宿信信應接不暇勝游山陰道中雞犬皆仙疑到武夷深處若乃白晝昏曀洪波沸騰颶風怒號猛雨殳集長年入水拖舟力爭老僕望崖呼樵言救襆被

半溼樽酒全空江神見憐布帆無恙眞從破冢而出難盡大雷之書未審君行幸得免此奇險否行抵州治候交夏初士女昌丰雲山清淑人少傖楚之習戶蕘青蠅匪棘則樊無塊亦國惟時海寇方熾郡人戒嚴樓船雲齊礮石林列與諸生譚藝之暇歎盧循之負固思岳鄂之重來徑欲米浙矛頭艦燒雉尾飛羽檄於揖江亭畔營戰壘於積穀山前而蒿目徒勞拊髀自哂今者狠烽席卷鯨浪鏡清我值其屯君遭其

泰若夫射堂追靈運之讌墨池訪逸少之蹤哀陳君舉之諫章表葉水心之經術愧我匆匆其未暇想君綽綽乎有餘問字酒多束脩羊美山川借助著述大佳他日歸來尚希寫似

六橋草堂圖序

明徐江山字伯仁錢塘人祖籍三衢正德辛巳進士官尚寶卿有書名以忤時相罷官於西湖建別業即竹閣舊址改額六橋草堂身後止一女與繼室施宜人同葬湖址

因橋結屋選當雲水之交借地爲名隱寓鄉關之思在昔章禹避敵播遷荆揚達夫守官營建榱桷徐偃

之族蕃是宗支江郎之山表其郡望伯仁先哲占籍姑蔑移居武林經義唐科符璽漢秩簪毫殿上草就蠻箋掌制禁中送邀蓮炬傳來墨妙潭絳神同比似金華姓名屏列斯囿博陸見憚牽更賞音者已而乃生不逢辰容難直道羣賢在野衆枉盈廷時也鈐山之毒燄方張潁水之清流盡濁羅鉗吉網大獄將興雲篆天書神仙屢告藁街紫綬誰明鼂錯之寃御苑青詞競效文成之術公獨赫號露上爭訟奇章白簡風生首彈靈素五體怒纖兒之投地一誠代孤子而

額天終以焠掌難明轉喉易觸幾回抗疏臣罪當誅尙許歸耕聖恩如海遂乃紉蘭製芰匿跡銷聲作湖山之寓公飭忠節之祠宇公遠祖應鏕宋贈祕閣脩撰諡忠節明宏治間建祠乃祖於咸湻末造爲太學諸生登樓自燔與子偕徇忠蓋之後篤生英才節苦而貞晚安肥遯始家江滸額仿松風繼徙湖濱基仍竹閣虎頭巖秀居眞安樂之窩蠆尾書工夢斷承明之値火珠詠而一星表曙薤露唱而雙塚留阡以視同列之碧血燐飛黃腸蔴束招魂瘴海埋骨邊關者其幸不幸爲何如也族孫

楙表以丹青徵諸傳載淸芬若揭光景常新更十世能守家傳爲六橋重添掌故溝開學士通虬院以栽荷梁認詩虹共水仙而薦菊用補志乘以闡鄉賢

周南卿西谿丙舍圖序

西谿之西余外家祖塋在焉歲時扶版輿埽楸徑遵趙宋之輦道指秦亭以首塗見夫雲煙盪摩林木虧蔽如陟盤谷如游輞川方春夏則曲箔蠶登機絞之聲互答平疇麥秀臺笠之影浮空梅豆櫻珠青紫炫目松脂竹粉芳馨襲衣際秋冬則楓葉丹凝菰房綠卸葭吹白雪橘鑄黃金晨霧斂而潭水鏡澄暮雨霏而屏山眉列斯誠東臯惜其曼衍北墅讓其邃幽者已思將賃屋數椽灌畦半畝養池魚之一尺割隣竹之三分煮泉作醪置舫代騎優游偃仰可以自娛如仲長統之樂其志也未審處願得遂何時耳君於是鄉兆域躬營松杉手植穿壙以處文貞之行自敦挾策而游逸少之願未遂曩者羈棲五嶺悵望兩峯憑霜縑以攄懷寫風木而銜感妙畫通靈而飛去故鄉省墓以歸來重摹是圖以誌雅尙從此十千酤酒百

萬買隣瀼隔東西阮連南北白鷗招我同爲物外閒身黃鵠如君豈是蘆中窮士仿西泠而欲爲結社恐北山之早有移文他時改表豐阡莫移家淸潁之上此日卜居勝地應置身廉讓之閒

孫雨人傳經圖序

吾友雨人少長通德之門博取明經之第鯉庭承學鱣堂育英家弄所傳師資有在於洒掃則申明管氏之訓於音義則推闡許君之文籯金讓珍盧米同價暇取沈雲卿一經傳舊德詩句寫以爲圖遠託郵籤

屬為弁語楹書無恙劭清德於豚肩祖武是繩厘詒謀於燕翼本房相屏風之誡作文翁石室之圖炳然丹青彰厥慈孝（李伯時有慈孝圖）匪矜藻績徒侈游觀溯夫經籍紀纂於成周經訓發明於炎漢鄭典鄭眾緒開禮堂之先劉向劉歆代窺天祿之祕以及草元之輔揚子輯志之有小同莫不規矩守農堂構師匠豈獨于長襲太史之掌故思廉編尚書之舊聞已哉頤谷先生學萃古今思覃著述匡謬正俗沿波討源糾王學之乖違訂選注之同異輯孔叢而廣為疏證補應

劭而綴以佚文貫串羣言塡郛眾說一時媚學之子抱經而來率皆示以津梁奉為圭臬何其煒歟惟君歡顏昔奉緒論飫聞道味自腴早澹華膴官況惟冷足期進脩吹臺之山水方滋謝客以雲煙作供三嗣君叔出季處柳往雪來幼者推許白眉慳未謀而長各遭逢青眼夙所傾心相偕展省晨昏質疑几杖時值巖岑霞起浦潊潮平庚子辰逢丙丁籤啟近接羅峯之黛色遠涵雁蕩之嵐光官齋洞開子舍星聚君於是席盤石手遺經招使來前剖析疑義肅若立雪

喻同拈花鄂含跗承喬仰梓俯頤指口詔其樂如何側思嗣君輩當縹葆離懷瑤環在耳追隨乃父陪侍阿翁見夫鑷白雖衰汗青忘勌或字賞麒麟之諾或飴分芍藥之甘至今鳳咮之硯長存龍鱗之松漸老勘書柳在補史亭閒半珪蘸筆之池丹黃猶漬幾疊護松之石蒼翠如新快一鶚之先翔睎三槐之舊植未嘗不歎清白之貽逮遠詩書之澤流長佑啟後人端貴積習名教也僕老矣一字不識幾同劉敞之暮齡兩書並行難希李善之博學然而伏波凜誡諸臯

輯編亦思成一家之言緜五世之澤徒以少務泛覽志謝專精邇復耄忘學漸荒落間亦涉獵鄭許之畦徑窺測孔賈之藩籬所奈承乏蘭臺官局之書既以校勘疲其精力竊名藝苑鄉曲之譽又以酬應曠其居諸雖先友有懷曾續柳州之記而大雅不作疇繼松陵之盟披君是圖發我深喟夫珍錯駢列而不適於口不如一臠之旨也絲肉雜奏而不諧於耳不如一曲之高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君子多乎哉欲劭清芬在食舊德一夔已足君其先得我心也夫

翟氏書巢倡酬詩册序

嗟乎蘭亭繭紙重出昭陵峴首羊碑竟沈荒水難淹者神跡易觸者名心以彼晉府收藏墨林賞鑒珍同拱璧擁若專城曾幾何時而玉蹀塵埋錦縚蟫斷付彼質庫不値半通有如告身僮博一醉可慨也已若夫書不必蘇黃詩不皆韋柳自然邁俗聊以寫懷其閒遠或聞名近猶識面斯固售無贗鼎賞有眞詮者也晴江老人著作等身才華驚代以名進士爲冷學官與游皆文章鉅公武林耆宿一時抽簡授牘研精

覃思月泉之吟社重開金谷之罰觴準舊桃蒸霞而穠聯北郭蘆吹雪而舷扣西谿每當花下吟成酒邊書就靜含毫以縣邈狂潑墨以淋漓至今儲藏雖止夫零星縑素尚多於束筍吾友倉伯交敦古誼購付裝池名仍王氏之家傳字長丁君之紙價書嘗楹納讀已篇亡巢共泥傾埽還痕在鼠薑銜賸蠅紙鑽餘門外空張翟氏之羅室中尙庋放翁之櫝見陸游書巢記投贈則百行百琲摭捋則一字一縑奚煩主客之摹圖比似雲煙而綜錄自昔共倡予和女淸華追韶護之音流傳到代遠年湮珍重等王羊之刻

寒閨病趣圖序爲汪小米作

爾乃香消艾納窗鎖葳蕤階前之月色鋪銀檐外之風聲裂帛梅花寫就手未施朱柳絮吟餘膚還生粟則有新昏初諦嘉耦相遭抱舊病之纏緜値嚴寒之料峭三眠三起身竟如蠶五會五分醫難逢鵲貂訶襜褕之重羹嫌芍藥之酸心不捧以眉顰房非空而膽怯然而神明澹定梳裹矜嚴擁髻燈前仍陪夜讀看花陌上有約春歸側理裁箋代賡白蠟明光奏賦

期唉紅綾瘦骨支離深情繾綣愛藥香之淺遞頻屬徐煎嗔酒氣之濃熏莫敎狂醉因嗔倍喜爲愛翻憐當情緒之無聊覺風流之獨賞此中佳趣領畧方知可悉餘寒逗遛未已俟光風轉蕙芳樹飛鶯寒威頓除病魔全卻定知繞膝添有嬌兒從此齊眉依然健婦蘭閨日暖長留玉茗之香琴趣圖成宜續水雲之譜

閏七夕聯吟圖序

靈夕無雙好秋有兩百年過半僥倖重逢七字成吟

牢愁藉遣可奈門空擲玉機少投梭形骸則逢厄黃楊智慧則霑泥碧藕瓊瓏失斂蕉萃呈姿烏鵲禿而河難再塡匏瓜繫而星原非匹鳳將老去那更翎添桐已飄殘復何珪在而欲强衰顏以拜新月攬凋鬢而插繁花未免騰笑天孫增癡河鼓已君脩許子以士衡之歲擅江夏之才詞織金梭藻鋪雲錦倩大癡之墨妙寫小謝之風流徧索和章并甄俚製序齒占羣公之上壽考庶幾披圖多乞巧之文才華藉甚

李西齋亡女問字圖序

女名壽宜年十八以瘵亡時西齋方客淮陰聞訊歸已不及見爰爲圖屬序之爾乃根蟠天上月墮懷中淸照名門平陽嬌女小漏人天之影暫留文字之緣傷已想其作語牙牙當窗皎皎偷聲減字晨滌硯以隨耶潑墨研朱宵篝燈而共嫏續漢京之衮史班氏才多授孔壁之遺經伏生老去斯固膝前玉倚掌上珠明慧比彩鸞愛逾雛鳳者矣而乃衣牽暫別夢兆長離騎鶴歸來驚鴻化去足信頻伽之鳥薝蔔之花有色皆空無生不滅況復靑箱舊學可傳玉雪之兒紫石新題已勒金鑾之字原堪理遣其奈情何見夫綫帖依然囊編猶是湘紋簾畔織錦機荒金縷箱中簪花格在展薛箋以塵暗翫唐韻之姿妍爲之淚瀉瓊瑰箋停爾雅哀集而祇教腸斷入門而仍挽須無誰問奇來草元掩閣又逢寒甚風絮飄庭披是圖也如聞寄寄之呼文傳商隱憑駐珊珊之影畫倩龍眠

崇雅堂駢體文鈔卷二終

崇雅堂駢體文鈔卷三

仁和胡　敬以莊著　宗後學念修右階重刊

游靈隱韜光記

閒偕同伴借地繙經肯負佳辰隨僧行腳小集如魚之隊同登選佛之場維茲香火之清緣亦笄入天之小果則有長齋蘇晉說法維摩支郎先把臂以在林陶令亦攢眉而入社是日也湖如明鏡不動纖塵山若定僧自含眞性朝旭懸正法之炬明明在空水藻漾恆河之沙了了可數衝波一葉憑作慈航清風半帆送登彼岸於是牽枝引手捨筏抽身安步當五衍之車指迷遵八正之路枯竹代錫一枝飛空生衣染緇七條略似無一由旬之地到給孤獨之園唄響魚山林圍鷲舍琉璃瀉地篤耨吹香慧日照而池湧金沙慈雲蔭而巖飄花雨千佛崖際檘葉爲衣五夜山中蓮花當漏洞口列點頭之石波面浮聽經之魚爾乃華開陀羅自然微妙剎峙阿育不假莊嚴半榻茶煙一聲山磬漾此空色悟到無聞日於初池以增長人至諸天而彌靜遂穿靈鷲而旁出還卽冷泉以少

休焉或結跏趺或捉巾拂或觀空以得意或內照而忘言翛翛然洗心臨功德之池忘身在苦惱之海矣已復辭下界叩元關躋最上之乘探無盡之藏縱復石頭滑甚竿頭進難而作平等觀離諸恐怖無退轉念具大神威枝拳寶樹以徐行徑繞金繩而直上四圍竹色無非薝蔔之林一帶禽聲卽是頻迦之鳥谿流播廣長之舌側耳泠泠山翠示淸淨之身舉頭歷歷於斷竹續竹悟接引之因緣於上方下方現須彌之世界又何必登極樂國歡喜纔生入舍衛城聲聞始證哉惟是未離結習空託經行笑我逃禪徑欲凌風而浮白從渠演法何須肆口以雌黃但容米汁三升陶然中聖甘守蒲團一箇老去爲僧所願寄一椽於彌勒之龕占十笏於華嚴之界飽餐香積飯閒看貝多經參禪而不逞機鋒呈佛而時多詩句於此細草長松之地猨啼鶴唳之朝送客過谿拈花示衆洵足樂也終以三明未澈五濁難捐暫憩祇洹還歸塵網晚鐘催客三生空約重來歸路然燈一瞬便成過去未知何日與諸公共登兜率之天祇恐他年偶失

足便墮泥犂之獄冀超凡而入聖敢援墨以證儒同游者葉子熹葊張子震軒汪子選樓及趙子雩門與余凡五人三君子皆熟精浮圖經者爰摭梵筴之緒餘以壯山游之行色并以示雩門云爾

小檀欒室讀書圖記

圖爲奚丈鐵生所寫讀書是室者查梅史范小湖屠琴隖吳積堂家秋白凡五人

丙寅春暮余將有東甌之行輪蹏告勞稅駕方定山水攬勝游情復濃家秋白出是圖屬題見夫紙上雲煙如甫脫手卷中姓氏多半知交酒感存亾愴懷離

索憶自壬戌之歲五君讀書山中余以閒居偶一過訪山徑孤寂寒尨吠人石磴盤空旋螺到頂柴門不正倚巖而開拓窗以觀大江當面其上則古殿陰森下有蛟窟風雨遝至時聞吼聲自顧此身懷璧何有所恐佗日挾山而飛折而南老屋數椽爲五君偃息之所虛牖不掩列楹凡三對牀而眠與佛成六磬盍絕響禪逃而儒琉璃一燈夜以繼日指蒲團而坐客雜梵筴以攤書其旁花木蓊然則小檀欒室在焉芳草敷砌綠陰滿窗據之而吟有碧梧之一樹涉以成趣有紅薔之一籬中則牙籤雜陳墨瀋狼藉稿置几上因删未全幢懸壁間就覩猶溼解入此室諒無俗塵能來共譚便成佳士後接蕪圃繚以城垣小池一泓積水明澈池中有蜥蜴五色云通神靈閉置盎中還入波內旱熯之請可借土龍冤苦之呼無畀壁虎春夏時届草木怒生修蛇盤盤大以丈計尾掉屋角身蟠礎間居侯爲言地復多魅陰晦之夕羣來赫人時嘯一聲或露半面五君恃膽如斗恆以夜半乘茲酒酣譁然啟門相與捉鬼或復朱墨塗面跳浪漫山

逞儇舞於天魔效變相乎地獄余性雖怯試誠援以白挺數尺沃之清酒三升尙能爲諸君助一臂也惟斯荒寂之境游屐望而不前誕妄之談迂儒聞而卻走而諸君樂此以數晨夕散襟顏倘傳後來定謗勝事昔愚谿以柳子著蹟小園由庾公得名地以人傳豈不亮哉今者奚丈墓木已拱楹書不存葛巾衝寒并乏西華之嗣絮酒一握疇奠北邙之壁留落人間秖此墨妙梅史以就試京兆羇栖長安固知春草工吟卜居易易其奈屋梁明月相望迢迢積堂少年維

揚遠客睠彼玉立跨鶴何難借無脂行曳裾不慣小湖苦所居湫隘妨此嘯歌馬融之帳借開揚雄之字待問雖頗齒未邁健飯依然而莊缶再歌其心傷矣屈指儕輩所能俯仰自如睥睨一切探陔華以養志賡原鴿以悅情者獨琴隖與秋白耳嗟乎人生百年豈當如麋鹿之聚男兒墮地要自懷四方之心而青春不長知己難得茫茫人海機穽藏多苒苒年華星霜侵易世味如此山游信佳僕行矣春水一江布帆千里嚴陵之瀨栝蒼之山龍湫雁宕之奇觀右軍康樂之遺趾筆不能述行綴以圖佗日攜與歸來諸君其能以片言持贈否

慈柏記

葢聞擢孤芳於勁節木乃稱貞解新籜於寒林筍因表孝誠感庶類德徵殊祥如吾友慈柏余君其母若子兩無愧矣余君儲竹箭之秀抱蓼莪之悲栝棬慕深搖落感繫撫斯遺植繪以成圖憑雙管之生枯寫一枝之榮瘁君太夫人當穠李之載含貞松之姿暇於閒庭藝斯珍木培尺寸之幹勢已參天勤灌溉之功生而得地上襲芳蔭下承清芬星霜屢遷柯葉逾盛嬿彼葵藿長抒向日之心庇茲蘭蓀即號恆春之樹前此太夫人六旬開秩二豎嬰災柏亦憔悴可憐根株垂朽碧梧落早先驚一葉之秋黃楊厄深難過三年之閏已而太夫人冲養有素神明再完迺復欣欣向榮鬱鬱彌望天邊之若木向晚會凋海上之枯查經春復茂三眠三起靈和之柳依然半死半生龍門之桐長在暨乎桑榆景逝松菊庭荒而此樹婆娑悲風蕭瑟生意盡矣攀條泫然寸草之心報春暉於地下丁蘭之木留手澤於圖間慈蔭長垂孝思不匱若是者豈非草木之性多依於人感通之機先應乎物是以祥桑示警於商室樛木發詠於周詩庭槐植而公輔興園荊瘁而昆季睦矧茲風木所寄陔蘭是循比類嶧山之蔓同符潁水之荻在昔王裒攀樹表異恆枝樊衡倚廬垂蔭廣畝至性所感方斯略同堂北萱枯君自抱終天之恨山南橋圮我亦懷孤露之悲

梁弓子鳳麓讀書圖後記

梁君弓子紆汲古之遙念拓乎泉之舊莊千峰繞廬萬卷在握巖谷之勝既傳以圖箕裘之思復述以記居乃別墅讀惟賜書披君是編發我深喟憶當乙巳之歲奚叟以沖澹之致契心林泉吳丈以休沐之閒訂盟鷗鷺與先子猗裳連襼選勝尋幽觀潮曲江弔古斯麓敬時以應門之暇操杖而從見夫豪飲瀉淮清言霏屑醉墨橫灑則雲日麗輝高吟入神則林壑答響俗殊金谷之譏雅比蘭亭之游歲月不居星霜屢易雲林墨妙與身俱仙玉局風流點鬢有雪而先

子之秉養蓋忽忽十有八年矣彭澤逝而蓮社衰童烏存而草元絕墓木已拱空懷結廬楹書尚存曾未卒讀貧賤役於境憂患傷其心而學業遂以無成也暇尋舊游追憶諸老眄逝水之不復數晨星之寂寥未嘗不泫然久之嗟乎門望不同堂構無別君績學髫穉得過庭之訓深奇情煙霞耽負郭之境僻禽鳥娛其觀聽水木助其清華桐材本清彈海上而彌逸蘭質既粹値山中而自芳研覃以深領悟斯遠於焉續班氏未竟之緒成倉山一家之言炳輝當時紹美前哲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家聲之隆世德之厚具載前記不煩贅言

梁星子陵茗精舍讀書圖記

出郭門遵縈纜之石望棲霞之山眄夫丹成而飛井尙傳葛鶴去不返梅仍屬林仰仙翁之遺蹤訪隱士之舊宅水木明瑟雲烟往來朋招白鷗舫檥青雀厓畔紫藤垂蔓垣瀕綠波青豆開房扉樾白板則文莊公之別墅在焉雜僧廬門麗衲挂錫曲徑幽絕蓬蒿不芟閒庭翳如花木殊茂沼貯澄碧通以平橋籬遮

疏紅閒之修竹梅屈奇幹半皆成苔松蟠怒枝堅欲化石有陵苕百尺附松而生蛟龍攫拏纓絡繚繞施比蘿蔦扶殊蓮麻當夏斯榮著花可翫映日成紫與槐同黃此精舍所由得名爲星子讀書之所也列牖不掩雕欄四周中爲佛龕右闢僧舍捉鼻成咏諧乎梵聲冥心造思警以鐘響旁有隙地建之層樓窗虛納雲檐迥接月峰影綽綽徘徊鏡中波光濛濛浮動几上前面孤嶼後枕危巖游船不來菱芰彌望幽鳥嚦換老漁唱歸風漪一區煙景萬狀君絃誦之暇登

斯息游清華之資擴彼襟抱行見經術遺緒紹美匡劉典冊高文嗣音燕許也已在昔槐蔭流美桂馨表奇故家之存望重於喬木遺澤所在愛先乎甘棠昭德傳坊明謨啟閣況復宗祏所寄庭誥是承十年百年歸本於樹德一草一木留貽乎後人者哉茗華正繁隄望白沙而識處書讀不輟堂躋綠野以聞聲

厲樊榭徵君栗主移奉交蘆庵記

古賢者沒而祭社設有監祠以奉烝盛以司宗祏魂魄戀此枌榆儼然矧夫笠澤游多輞川圖在碧雲青

嶂遺壠非遙白露蒼葭伊人所契者乎徵君樊榭有子承祀無孫紹宗嫠婦靡依小姑相逕棲神何所載主而行偕令威以來歸效浮屠而寄宿分索郎之釀咏叨清閟之桐陰憑是墳鄉比乎友殯而乃窗窺朱鳥刻認丁蘭捏佛奇生通靈化去豈眞委莽未免傳譌於是名流譜以清詞碩彥廣其新語爲位置馬塍里畔山谷祠旁薦少寒泉庋從高閣縈鼠跡蛛絲而幾徧與牛衣龍具以相參飽嘗牆角之酸風冷照屋梁之明月可慨也已今春趙雲門刺史與蔡木龕李西齋諸君商以先生墓在西谿主宜近祔乃擇交蘆庵之塔院諏日遷奉焉中爲先生其右則先生側室朱氏也同龕彌勒成換骨之神仙相伴維摩有散花之天女閱春秋而兩祀蔽風雨於三楹想曩時選石開尊叩舷度曲一笻拄雪雙屐拖雲路宋輦以苔封山秦亭而翠滴新詩幾許舊夢難尋賸秋水之彎環對林梅之蕭瑟莫不流連光景仿佛生平從茲勿務增華以期垂遠守斗酒隻雞之約勝事可常共掎裳聯襼而來扁舟徑渡相與整齊肴蔌拂拭壺觴蘆中

人蘆中人庶其靈爽式憑苾芬來享也夫

明東林諸賢墨蹟記

士大夫之以翰墨流傳者取其工乎抑重其品乎工則寫經之體太學之徒比類胥鈔騰議卜筭矣懿夫羲獻嗣蹤於晉室褚顏邁跡於唐英其人皆義薄雲天忠貫金石心正筆正自古爲然是以蔡元長名重宣和不預四家之數賈平章帖摹修禊曾無一字之留愛憎在人豈不諒夫慨自黨錮傳於范史黨人籍乎宋碑李杜齊名蘇黃方駕莫不忝其氣節毀及詞

章到於今聲稱儗以八元碑版照乎四裔他若李牛恩怨朱陸異同君子有爭相臣無度然而衞公遺刻至咸湻尚貯禁中元晦留書與魏武同其筆勢即儲藏之久遠證身世之遭逢觀過知仁於斯益信明季黨禁比乎漢之甘陵宋之紹聖爲禍加烈與國皆亡一時起而攻者有諫垣忩其毒者爲奄寺三案反覆七錄鉤稽始因門戸之分爭終致根株之痛斷碧血淋漓於讞牘丹心炳燿於封章書寄柏臺詩吟柴市可勝慼哉斯冊所載其行誼具詳明史及東林傳中

而二泉邵寶號爲黨魁時推墨聖擅顏柳之筋骨闢董文之徑途寸楮偶存尺璧齊價其他若涇皐顧憲成小范安希范叔美吳桂林參之葉茂才或箴或銘爲箋爲牘崇論宏議筆飛墨騰綈躬則崔瑗銘座之辭修業則張華勵志之賦設教則昌黎進學之解挽俗則文山正氣之歌維繫人心主持世道淵源鹿洞尸祝龜山徒以託足清流挂名鉤黨斥逐相繼齎志以終詞翰流輝斯人長在嗟夫文德門前之石安民尙惜其名元祐罪黜之人司馬乃居其首以是知歐陽子之持論猶守常經中屠蟠之得全不關晦跡藝之工者遭恆甕品之峻者忌益深諸賢之坎坷一生諸賢之流傳千古也僕蕫牙斂手馬齒驚心曾抽錫山之帆叨編湻父之鑑亦欲知人論世表微闡幽況乎墨妙筆精照燭簡外淸風亮節流露毫端豪奪不能假歸尙許爲之評量出處綜覈平生期踰十日之留欽遲無巳名附三王之後榮幸何如

康熙丁卯浙江題名錄記乾隆嘉慶兩丁卯吾鄉周在清梁山舟兩先生前後重讌鹿鳴周鄉舉於康熙二十六年梁鄉舉於乾隆十二年皆丁卯歲也先是學士

於城南方姓家見壁上裝挂康熙丁卯題名錄一紙爲署名紙尾並作詩紀之暨學士膺贖

典邀　異數復作書後及跋語以誌吾鄉佳話在清先生之曾孫堅白索學士書冊一時諸名公題識殆徧今學士書巳失去堅白從頻羅庵集中錄出欲倩善書者補書而余爲記其顛末云

羣仙高會分綴班行千佛名經同深頂禮元晦紹興之舊錄兼署小名慈恩古刹之重題例添前字眞靈結習誇鐫名玉簡之中香火因緣同注籍羅天之上則有望崇泰岱輝麗文昌當玉兔之年華到銀蟾之宮闕時也嘉賓讌集有老皤然古殿靈光於斯仰止

心香一瓣得瞻茂叔之風儀緣分三生竟荷昇卿之題跋葢學士以家山歸早翩倦高騫因省墓於春雪晴餘泥尋舊印偶經三拜之宅頓興五噫之歌見夫故紙猶完素屏高揭科名年遠榜帖天留鳳是呂安題來鶴已令威飛去爲之摩挲舊刻拂拭新埃黃絹栞成碧紗籠出憑長洛陽之價眞同脈望之仙豈知前事堪師後塵追步當年法曲邀顧周瑜此日醴筵爭看梁灝泥金影裏仍簪君實之花蓮炬光中特晉子瞻之爵始信後來居上重換頭銜早知修到

非難果傳衣具是翁矍鑠又偏聽佳話流傳野老收藏原留作此時印證竟規重而矩疊雖苔異而岑同倏然二二老之風流籍甚三朝之掌故今者人雖求舊識應龍蛇書復通靈走同珠玉久羇代北失窺卷裏之驚鴻有約城南來訪壁間之殘蠹爲拈湘管以寫退心欲仿蘭亭奈無好手溯乃祖庚寅覽揆已再周絳縣之年喜文孫丁卯名編可重補青箱之記

張母王孺人苦節記

閨門之最難處者其在丁單族鮮夫亡子幼時乎外侮之所易萌內憂之所隱結宗祏之所恃以守世業之所賴以全吾於孺人有深慨巳孺人系出烏衣蓬詣鳳卜漢皋解佩來奉清塵燕夢徵蘭早符佳兆學生似祖骨相宜男時南臺公以貨殖起家權會從事示儉於縕袍脫粟訓勤於燈影機聲孺人當弧矢門懸煩撋躬理擁樹寒夕礦桃芳晨牙牙語而繡葆繞離雁雁行而曇花乍坼葢藍田之產原雙璧而鄧林之留僅一枝以是葛細綿溫量時裁製荼甘熊苦佐

讀賢勞傃從問字以延師盼至請期而授室養成毛羽季隗則廿載身劬景迫桑榆陸展則七旬年邁俄而宵幬捲蕙曉幕嘶烏憐新婦之初來病難操作愍孤兒之失怙學就荒蕪勉執牙籌俾嫺心計韓康入市守價不移陶朱避名治生爲急然而米鹽淩雜牖戶綢繆家少添丁事多旁午竟伏戎之在莽將入室以操戈孺人倚任老成申明約束情辭慷慨禮法森嚴雖糾紛與虞芮之爭終出納守蕭曹之律甚且焚香清夜哀籲神明髮髩蓬飛麻衣雪滿卒使豆分瓜

剖案悵重氈摑載橐垂貿遷如昔不有健婦誰爲保
家哉嗟乎五角六張家庭多有茹荼含蘖壼範宜然
所難門戶凋零屈節作周家之婦宗支維繫半生存
趙氏之孤手挂口經家方再造腸迴骨出人又云亡
內絕期功彊近之親外迫風雨飄搖之勢蔞是永訖
蕉乃側生而竟支廈將傾完巢已覆信由矢志果慮
患深誓慰朽魄於主翁貽息幣於孫子也以彼頳椒
吟絮才雖美而濟變則難化石磨笄志雖貞而教慈
則未夫惟苦節乃得甘臨若孺人者卓然能亢女宗

無慚家督者矣

黃蔭人秋江采魚圖記 事蹟詳薌泉序見清尊集中

嗟乎金粟前身曇花小影離離短幅墨瀋如新采采
扁舟煙波無際此余友薌泉仲父蔭人遺翰也藝本
神悟慧由夙成但覩敗牆已徹懸解偶弄芳萼便嫺
寫生傳其隱扶風之帳中貌丁鶴以神似如彼周昉
見稱令公底須劉琨更問老婢以故一時耆舊三經
過從歎未易才呼爲小友山次何點雲隨陸機同游
通德之門獨賞營邱之筆至今贍佩愴懷於渭水挂
劍遺恨於秣陵倘容假年應在魏舒以上豈期早世
難冀顏回復生茗華不留玉埋何速彩筆初授花燦
無多觀其值江上之峰青識濠閒之魚樂含毫緜邈
攬景澄鮮蒼葭接天白露猶溼樵爨綴其墟落浦溆
狀其瀠洄翛翛乎腕底雲霞卷舒在望人閒煙火吐
棄無餘如游武陵之源已入迂倪之室足使崑崙悔
其故習摩詰訂爲知交者已而乃縑素空存風流頓
歇悲者秋氣渺矣江波宜薌泉之睠懷竹林珍重繭
紙合浦驚徙延津感分也乎所幸塞馬馳還楚弓求

得竟大癡之筆妙因小阮以名彰贈我錯刀報人瓊
玉張圓嶠於藝海昔峙峰三搜妙香於墨林今留枝
一持多易少心殊怏然由半得全意在兼取庶幾趙
璧更從閒道以歸來愼莫顧厨再致通靈而化去

羅君 榮光 廬墓圖記

古之人遭親喪成壙而歸倚廬於外地則牆東戶北
身則枕塊寢苫別其名爲菰廬差其等爲堊室載在
通德之論見諸曲臺之經有謂居廬在門祭墓非古
幽明道隔未可瀆神窀穸禮修奚取越制不思端木

反築獨居者三年窆石留封聚處者百祺謂非廬墓之前事乎羅君榮光既祔塟其母孺人於先塋爰繪是圖請余爲記甘露屢降來徵舊史之言飛梟在池宜續先賢之傳按吾友陳君善所撰誌銘知孺人以尊章告終夫子偕逝死貞死孝奇變驟嬰身亡與亡藐孤誰託是用撤其環瑱佐以組紃穅覈晨炊機絞宵理井竈葱蘺取備十指之勤行潦蘋蘩無缺四時之薦卒使門戶再造室家繼成孺人之心可稍慰矣而乃娶婦兩世喪孫八旬嶧陽之桐早枯卷葹之草

因萎其在蜀志載李密之書曰母孫二人更相爲命孺人有焉榮光幼承葼訓長讀楹書蜚聲膠庠紹聞詩禮感茲孤露屢廢蓼莪之章操彼奇觚克傳爾雅之學榮光之志可謂勤矣而乃鰥魚數奇童烏笄促西河之痛曷已恤緯嫠窮東野之願莫償攬暉春短霜露瘁至日月有期攀松楸以寫哀營兆域而盡瘁其在唐孝友傳載元讓之葬母曰營築其墳不役僮僕榮光有焉嗟乎瑯琊淑媛痊兩母而結廬會稽菀阡標三女之遺構圖凡二墓其一盎孺人縞衣節食手据口瘏鬟鬢涕零麻衣血漬以成焉者也榮光力耕少田傭書自給雖挽須之有女尚拜後之無人荼蓼苦集於丁年谿山戀深乎丙舍成母之志傍祖之原牛宮一區馬鬣三板以視世之綽楔霄揭贔屓星連華表梢雲翁仲列隧者其難易勞逸何如耶昔吳明徹以葺修舊埏稿苗爲之秋實金安藏以棲止先壠禮李因之冬華至性感乎休徵昭著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怪榮光他日其將致馴兔之異羣鹿之祥芝草叢生醴泉瀵出如史策之前

載者歟敘馬少監三世娩乏昌黎之才表梁文貞一門願桀季友之石

梁園大招圖記

梁園大招者汪容甫先生哲嗣孟慈悼風木於前人表金石之先友丁蘭寫象丙舍撫圖託離騷誌永感也先生之學本末淹貫有良史才其文淵懿精深不諧時好其行風骨稜厲動與俗違抱經盧學士祭文伯升王尚書行狀言之詳矣晚年應謹使之聘延校閣本僑寓湖濱梁丈山舟喜匡鼎之來游闞平泉以

相待藝譚許鄭交聯紀羣俄以末疾偶嬰怛然遷化一時耆倫碩彥相與視含斂爲位而哭者無慮數十輩生芻一束清酒三升寄林宗之愴懷想公明於疇昔孤嶼送影朗如禪智之山涼波作聲悽絕廣陵之散在昔康成之沒赴會者加經而來元伯之喪執紼者剋期無爽長沙悼鵩之讖山陽聞笛之悲得此九原可以無憾善乎馮敬通之述志曰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槪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明之路此先生

以之自況而吾鄉士夫共信先生之能以終身名爲後世法者也或者不察猥以南交被放跡類虞翻西蜀痓亡名湮胡絹傍要離而作冢空弔侯光荅秣陵之遺書不聞劉峻傳聞失實斯固居是邦者所宜辨正也爰書圖後以俟後之志寓公者有所攷焉

章次白西谿補梅圖記

西谿當湖山之陰擅林木之秀千峰屏列靚冶如妝一水環回清泚可鑒傳聞夾岸徧植寒梅耆舊於斯觴詠藉盛花隝遺址徵諸梵隱志中秋雪殘時引入羅浮勝處近以樵采不禁荆榛相摻孤蓬偶經游屐罕到安得林逋閤外偕鶴歸來已同禹會梁空隨龍飛去遂使丹崖掩嫭碧磴懷慚翠羽欲集而徘徊清谿漫流而嗚咽嗟嗟幾生修到蕩焉已若雲煙何地無才遺之偏在草澤夫豈無雪晴揮翰玉照題楣百萬買隣三分占水其人亦欲攀援雅尙依附名流於金迷紙醉之鄉備清淺橫斜之致一時獻諛者擬諸東閣誌美者詡以西岡然而閉靜女於叢臺不若晒佳人於空谷飾華軒以寵鶴不如闢淺渚而眠鷗所

貴物土之宜補天之缺貧簹署谷種宜萬个之琅玕豐樂名亭鋪稱千畦之穲稏使以姚魏藝諸茆舍則神采爲之不揚矣松櫝植諸市廛則根株因之痛斷矣惟梅宜倚修竹宜託微波以古而奇以野而壽不役於物自全其天位置當巖壑之中臭味在酸鹹之外以彼園丁狡獪意匠經營慣換羽以移宮竟桃僵而李代闕竅鑿而混沌死鐘鼓饗而爰居驚是知絳英紫英不入柴桑之徑爲臺爲品不宜茂叔之池艮以矜奇炫能無關眞賞因利乘便自在解人也次白

章君向汗青以乞靈知鄭白之爲沃分金淡竹既濬其源疏影暗香思返其舊謂夫乞來檻木杜少陵堂就題詩裁偏平泉李衞公墅成作記緬靈芬於庾嶺馳驛使於揚州遠憑健步而移早雜吟肩而待千樹萬樹擇地分添多華少華隨人作供底須守價君原非賣杏之仙人待到初春我來看散花之天女

答許青士書

敬啟前日不揣檮昧蒙示大集雒誦之下如與君對醇意所發實獲我心竊窺諸作五言雅馴近體流麗

歌行元本太白規橅靈均時於行間流露眞氣眞氣所在情韻生焉僕嘗論之發言爲詩如彼動植鼠姑憔悴猶尙愛翫蜀葵絢爛不加睞盻一有韻一無韻也圖成佳麗遠勝姑射謀篤寢席不如齊女一有情一無情也是故推襟送抱崇必在在膠漆而情深者無淺語風雲月露豈必忿忿忠孝而韻逸者無凡響使才士著犢鼻滌器市上依然風流强市儈捉麈尾以助譚柄祇益醜態此又雅俗之所自分也方今論詩率以詞勝求諸前達未悟斯指夫琴瑟專一誰能聽之文章不同有如其面縱不能謝朝華啟夕秀以戛戛獨造亦奈何是末師非往古而陳陳相因豈有攘取秦樓楚館片言即可稱玉谿再生覓得步搖條脫佳對遽自詡金荃麗製哉僕固舊坐此病所苦欲改未能君信別出新裁應歎斯言不謬耳附上次韻詩如干首小令如干首統希鑒別伏俟箴規見軍中鼓琴已早心怯聞市上擊筑又復技癢然魯酒寡味知稍嘗輒止賜牆及肩早一覽無餘矣燒燈節近新吟定多賀歲人忙遲日過訪

答吳聽山書

于鴻叫月如坐深山一鶴銜書忽來遠道發函驚喜深慰離悰勸我加餐知君無恙中敘園沙易散戴笠空盟飢驅少閒學植如昔我聞斯語能無愴懷人之相知貴在情愫猶憶曩歲歡敘生平野寺尋碑孤篷聽雨把蔗竿而起舞撫石鼎以聯吟態笑余狂詩嘲君苦一旦判別三年於茲羲馭不停萍蹤難合悲已僕頻年夏課忙過半生獨對春風舞來六度妻孥竊笑路鬼揶揄嗟嗟殺青難窮還白無術齒少潘安仁

之歲已見二毛命如羅昭諫之窮竟慳一第有時欲盡焚筆硯而蠹魚自放紙外更何處可覓生涯讀書原不爲功名而啖蔗入老境來於此中得少佳趣徑欲摒棄一切發憤三餘解脫因緣破除煩惱日錄五千紙口誦八萬言則又語不驚人夢少投懷之錦簿空點鬼胸無記事之珠雖儕輩悠悠誠亦未肯多讓而如石落落其將何以爲情重以門戶支持米鹽淩雜護麥田而成黄鵠之賦情隨境遷向秋風而感白頭之吟歲不我與辭典雅足傳於後惟君宜早圖之

臣少壯猶不如人其他類可知矣離期後會還憑夢裏逢君忽發狂言所恃友能知我

寄施陶村書

小別半年相思千里前於月朔接奉手函得悉佳安藉慰離索僕依人作計勞積如薪追暑言旋倦飛猶鳥所幸師門寄跡文字爲緣脫略形骸埽除結習席帽竟月不著於頭絺衣終朝嬾被於體無人責備容我疎頑所居當使署東偏屋凡五楹入占一室竹牀髹几蘆簾紙窗南榮碧梧北牖修竹古柏如蓋森挺於隔垣高槐蔽牛分蔭乎旁舍堂虛以敞淸風時來庭寬以閒明月得早東接佛刹午聞齋鐘西排吏衙晨聽官鼓以宴以息朝斯夕斯爾乃西北之隅有圃一區有池方畝赤欄横亘橋低壓波紅蕖挺生花高過葉旁則小山累上翼以茆亭虛廊繞垣建之傑閣列雉如帶凭闌而觀浮圖一尖穿樹以出每當曉露晞後斜陽下時乃偕同儕此焉登眺花木麗而風日美性情洽而詩篇陳蓋亦一時之樂也雖然僕竊自慨矣僕年未强仕而比來布指以計衣帶覺寬努力

思加餐飯反減非疾而體常不快多慮而夜輒忘眠攬鏡鑑形元髮改素對酒强飲朱顏易酡當兹壯年便徵衰態若是者良由襟抱不曠境遇多艱事未來而先憂境已往而輒悔兼之智慧有限嗜好不專徒泛涉乎百家鮮擅場夫一藝處世則絕無樹立爲學則鮮有師承落落半生茫茫千古才質如此分非功名中人就令優孟衣冠時而爨演京華塵土身如周旋而米價長安欲居匪易世情翻覆行路大難正恐蠻府參軍無時作郡馮唐白首猶是爲郎彼夫攀附

風雲迴翔清祕朝策道旁之蹇夕唱車前之騶彼何人斯實命不猶健羨亦何裨哉但使田耕負郭廬枕清流池魚足以養親楹書足以教子爲善克承乎往訓成立得見乎後人樂以忘憂是亦拙者之爲政也足下方當按圖待索挾策逢時聞此迂談得無訕笑故鄉歲歉如何如何長夏風炎珍重珍重

與汪選樓書

選樓足下與足下別後裘葛已更梅霖積旬涼燠不定眠食何似思之爲勞僕自抵暨陽因佐校悤悤出

行遵埊鐵甕之城弭櫂金陵之邑渡長江以徑北指滄海而徂東平生壯游莫之過矣爾乃棲霞山色釆石磯形朱雀航頭烏衣巷尾落英滿地芳草黏天三月煙花六朝金粉形諸歌詠正什不得一二耳至若酌中泠之泉味聽浮玉之潮聲攬轡白下之門尋春緑楊之郭名園芍藥計畝而栽畫舫笙歌溯風而聽弔辟彊之故址則雉皋暫留訪成連之遺音則狼山欲上徑思槎浮博望身到蓬萊揚舲中流挂席千里志雖未果而一時遘往之概足下當亦聞而壯之若夫新雨聯牀校文中夜房如蜂次火似螢青眀月鑒幃捉筲不置殘漏就枕閒雜又與燈影幢幢筍束戢戢多以尺計爭此寸陰而貧馬百賚逢豆絶少春蠶千箔食葉皆僵閒有詞旨麗都體裁溫雅庸中傑出相與賞此奇文喜極妬生還思貼以如意然吾見亦罕矣語云千里一聖百里一賢小道且然安必其爲賢聖耶嗟夫文章如面而自識爲難得失寸心而可信安在攬鏡自照頭顱已斑仰屋而思歲月空擲植松柏於籬下久無干霄之心閉孔翠於籠中時存霞

外之想重以羈孤遠道冥莫重泉舊雨多疎故人難作雖復苔岑密契訂有知交縞紵爲歡不無篇什一時高曠之論瑰奇之文亦足拓人心胸攄我懷抱所奈文通賦恨平子工愁偶衆則少捐孤處則交集每當涼雨灑幔悽風動帷宵長鼓沈窗暗燭滅心鹿鹿其有觸目鰥鰥以無眠未嘗不悄焉傷懷欷歔累息也此情此景惟足下能知我焉側想足下沈酣載籍排斥百家契心益深名世斯遠寒家瑣屑老母與居還望時相過存以慰懸念涼秋在即聯蘉匪遥不盡

所懷伏惟垂詧

與葉壽菴書

別未半載杳如三秋契彼苔岑通以寤寐僕貪看風景頗倦輪蹏四月下旬始克返自維揚消此長夏澄江小邑試院閒居簿書不來吟詠適殊寬鞵瘦襪不異田園之居翠竹碧梧頗饒林木之勝所患地隣滄海颶風易生時際黃梅霖雨不絕一庭積水五月披裘麥刈而漂禾栽以萎此閒荒政已羅常平之倉其尙有年無傷晚熟之稻比聞浙右同此饑劬免羅頻

羅雁戶彌望如何如何日來陰霾漸消熱毒殊甚望前猥以校文之役又有觸熱之行秋陽逼人暑行可畏亦知入世大抵如斯爲擬行蹤足資嘔噱爾乃一肩書擔六幅蒲懸由揚而通自春徂夏北飲淮水南眺鍾山迎潮長江觀日巨海櫂衝雨而晨發篷映月以宵征此如老僧打包行腳若夫崇轅一閉短垣四周柝以警宵而當晝發響樓以眺遠而有窗盡扃啟行悤悤途昧南北飽食頓頓晷忘晨昏輒鱗同池中之魚決眥望天半之鳥此如靜女深閨寂居至於握槧懷鉛論白道黑十行齊下五官並用筆不停綴目無留瞬眾美集而熊魚難兼羣醜呈而蕭艾亦錄同披榛以揀取疇探驪而得多獲焉而譁又如漁父兼是數者既以自笑行復自慚要之行路大難知音不易非箇中人曷由信之側想閣下庭闈密邇弟子來前康成之草敷階茅容之饌敬進暇復棲心禪悅祇事金仙婆律之香一枝楞嚴之經十品心如水定身與雲閒此境難修於君可惜倘願轉移恬澹之志馳騖進取之途俟他日闐苑歸來香山社啟於以從維

摩而說法晤支遁而談元未爲晏耳歲月駛驟轉瞬秋來眠食佳安臨風軫結

答葉燾菴募輯釋典韻編書

敬啟某月日奉到尊札維誦之下五體投地不知所云自顧何人敢膺斯任伏維三十六母闡韻學於沙門二十萬言譯梵本於皮牒翻切所起部分之嚴探厥由來斷由彼岸矣先生精覃內典提倡元風以慧業之文人作詞壇之禪伯搜劉向西京之錄得浮屠七十四賢繙靈運南本之經演妙義六十二卷良以

釋法顯則躬繕薩婆多律謝慶緒則手輯楞嚴眞詮嫌密行經卷帙之繁慧遠親加刋削恨首品經章句之闕土行遠出尋求以至南安擅轉讚之工東安矜習誦之博莫不因緣文字觸發思惟祇樹林殘鐵門限檄況復九十六種杜衆邪之門一十二緣開先覺之路爲迷津之寶筏爲法苑之金繩爲藝圃之旃檀爲詞宗之衣鉢也乎是用乘參最上會啟無遮建精進幢浮淨覺海發勇猛願生歡喜心遂解髻珠開梵筴分我等以摩訶之第十九大品之第十三琅函始

披鷲觀大千之世界戒建先定同遵不二之法門或謂談空空者契元關味如如者歸寂照彼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邪悟風幡之本無散天花而盡落總由悟入匪恃言詮不知給孤獨之園黃金布滿阿育王之塔七寶裒成鬘帳千重祥輪五色現法相而纓絡圍繞甃層階而琉璃合成豈有曳壞色衣猶說一絲不挂入衆香國甘心空手而歸哉惟是三寶流傳恒河沙數一音演說浩劫塵多欲裒小品之櫝函須資正法之眼藏所貴鉤稽宗旨勘落繁條斗藪俗氛破除魔障心香一瓣信手拈來柹葉三間然燈寫偏哺小兒一千道之乳胞胎本同綴牟尼八百顆之珠貫穿不絕金鈴箇箇玉磬聲聲於無盡藏得小三昧編大藏而都爲一帙寫阿吡而奚俟三年至若曇延涅槃之箋襄陽般若之注校從他日鈔望後人甄解析疑美先現於彈指澄覽博映多無取乎摶沙從此含衞城中不勞乞食靈山會上便悟拈花要使一粟微茫廣開無量之功德半盂澄淨消納兩戒之山河霑溉自布身施大衆君之宏願我所深參敢

不借法炬以照迷敷貝多而分輯如乙如巳體仿佉盧之橫行多華少華暇從迦葉以參究因述我聞之如是未知君意之云何

卜居對

客問主人曰子亦知枳棘非鸞鳳所棲潢潦非蛟螭所萃乎士君子曠覩宇宙之大蟬蛻塵埃之外所當判嫩惡於薰蕕區清濁於涇渭豈可領羣仙而儔威施佩芳澤而褋蕭艾哉子昔嘗陟清要登明光校書天祿之閣探委宛而挹譔鵠乘輶軒督膠庠臚行館

於都邑坐駐節之堂皇行將歷崇班膺顯秩希金紫之階側身槐棘之列而乃歸田早賦卤未桑榆互鄉與語窮巷是居不爽塏之徙而湫隘之娛安神無離垢之園比從有逐臭之夫後列肆則朽蠹斷爛冠纓履綦截袍成襦指韓爲皮前溯港則鹹潟疆槃草人物宜爲句踐所嘗廉頗所遺望衡對宇則宋廇榭比細逮屐屧爲子厚所賞敬宗所譏徑術闤溢埃壒紛披乘軒者過而顰蹙安步者望而嘔咿奈何下喬木而入幽谷豈欲化臭腐以爲神奇夫百萬買宅千

萬買隣此宋季雅之擇仁而處也書庫池北琴亭池西此白居易之適情而賦也今縱未追高閈閎侈牖戶釣置舟射除圃亦可借別墅於右丞割小園於開府冬無峭寒夏無煩暑庶幾邯鄲不失其故步也奚必傲林處士之所不能犯楚大夫之所深惡哉主人曰水至清則無魚人知足則不辱走者無翼飛者無角山澤納汙聖賢諧俗老聃同塵卞和守璞誠不能市良田營美祿同仲長統之恣其所欲余之居此有年矣昔丹其顏今白其顛考志乘之所載述耆舊之緒言其東宋有船官之廨時則施知言樞實守是職[illegible]以橫舟編集焉其西明有方伯之里時則應太室朝王實[illegible]故满尙澆花存蹟焉南則應丈叔雅澧莞裘是守舊第易主留室如斗書摹松雪詩亦富有乃祖乃父壽臻耆耇北則陸丈古漁夢熊遺有舊業詞雄而肆源瀉三峽潛德不曜于將韜匣游半天下近乃苕霅又北則張丈訒齋姚成宅相兆祥連收科第薇省迴翔文衡屢司發舒所長校士一錄流譽湖湘又北則許丈小范學范祖基延慶作宰清廉

後昆鼎盛五代堂開一品集訂簪纓之華冠冕全郡而余是宅介乎其閒伊昔俞丈理究心簡編於詩書畫三絕擅全此其恆產因災而遷余父營此愛隣水邊及余旁拓勿華勿姸起瓜廬於左側闢蔬畦於右偏斯誠大隱所鄙而不游豪士所遐而不眠乎然而是居固西沐吳穎芳松屏余大觀春渚項琪秋子項墉鐵生奚岡諸老所盤桓而談經評史也繼又簡松張雲璈鷗盟嚴杰蕭葊葉之田闓齋龔麗王選樓汪家禧曼生陳鴻壽琴鳴屠倬小米汪遠孫諸子所過從而敦詩說禮也六

十年來文采風流萃於是矣客何獨以地穢相誚耶噫嘻哲人雖亡故居可考敢存鄙夷時毁則倣信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澤必有香草承學則家爲儒宗砥行則人爲師表方氣治乎芳荃何腥聞乎癘鮑且夫涼軒燠館連闥洞房綺疏雕櫳刮垢磨光安宅而居者命也蓬戶早困蕉田晚收置身通衢附名清流卜宅而居者運也運命不可妄干鬼將子室之瞰人將子室之尤是故梓澤之歌舞未歇而寵姬墜樓矣平泉之草木方長而太尉貶崖州矣南園之

賓客正盛而太師函首傳郵矣近市不改晏嬰之樂環堵不增老萊之憂而傳載表爲高士功烈顯於諸侯一彼一此孰恩孰讐艮由枯與苑之所集各異用與心之所冀不相侔也而欲希富貴之儻來占身名之並泰不亦悖乎若夫廁牏滌而家萬石竹木貯而位三公其人皆處溷濁親奧渫克卑厥躬以視許史之赫盱嵇阮之高抗胥無足蔕芥乎胸中然則彈冠振衣抱潔癖者非盡名流胼手胝足趨下風者或通治具斵輪陳諫而齊桓納操鋟進說而昌黎許末聞因其業鄙其人而望望然去之泂數椽之老屋乃先人之敝廬羣從子姓同巷其閭黃卷千帙流輝座隅青楊一本分蔭階除洵無忝芝蘭之室乃轉以爲辱在泥塗客殆見夫汶汶者衆皎皎者汙懸我身之寮察謀寘我於夏屋之渠渠是猶强麋鹿而被以文繡恐爲爭道之擔夫所揶揄也

崇雅堂駢體文鈔卷四

仁和胡　敬以莊箸　宗後學念修右階重刊

六朝經術流派論

溯自當塗代漢之後以訖開皇垂統而還隋書著經籍之編唐賢有序錄之輯經術興廢授受之原班班可考已當塗去漢未遠師說尙存大儒多出康成之門羣籍未罹晉懷之亂陸績述易元本京房王基說詩義在申鄭其最著也惜乎子雍無識倡爲聖證之論輔嗣解經流入老氏之言提暢元風詆排鄭學何

其謬也典午承魏厥風尤熾杜預僻左竟掩服虔之名梅賾獻書徒承梁氏之僞雖荀崧建議表章鄭易賀循創論竝立三傳而以時多難虛言莫行兩都流風幾幾欲絕矣永嘉而後南北遂分南朝諸儒義宗簡約乃退孟子于術數斥鄭學爲支離專己守殘因陋就寡後儒騁性道之虛悟置象數于勿言其端實肇此焉河洛殫心詁訓獨守師傳遵明括其全獻之衍其派安生兼資夫眾說焯炫競爽于一門惟時古文尙書服氏春秋毛公之詩鄭君之禮各自名家流分支析以視江左殆未可同日語矣夫六朝雖屢經喪亂而朝廷猶多向學之主草野不乏傳經之儒誠能兼採異同廣立學校遵鴻都之遺經暢石渠之崇論用以繼軌建武追蹤西京豈不偉歟奈何信俗學而是末師致使四氏之易遞亡于西晉三家之詩不傳乎漢初揆厥由來良多遺憾矣然而公彥疏禮綜括陳邵沈重之說沖遠解書裒集顧彪費甝之言凡諸義疏多所徵引則諸儒之所以統承漢學沾匄唐儒者其功又曷可沒哉

王尺魚抱影集題詞

蓋自羅幬長夜抒哀騎省之篇錦瑟華年結響西崑之體而人間此恨不少流傳地下埋憂遂多吟詠吾友尺魚王子纏綿成性綺麗多才金粉南朝分華徐庾焉支北里合耦姬姜當其白璧輸來元霜搗就鯉佐餐而替爲掄釣螢照讀而先與縫囊燕燕于飛鶼鶼相比樂何如矣彩高易飛香烈先燼終以能羆不兆芣苢爽靈蘭徵夢以花凋燕投懷而玉碎而孺人則已腸穿束竹骨瘦香桃曾幾何時便成永訣嗚呼

鏡安臺以仍在紅函花鈿衣挂桁其猶新綠飄錦帶分明疇昔擁髻燈前依約生平吹簫樓上儀容何處悵觸闕情以至秉燭帷中夢見珊珊之影癡心陌上望歸緩緩之車然而香少返魂草難蠲忿青春易去況經紅雨之千番碧海難遥未抵黃腸之一寸愁憑豪素慨想徽音抱影而吟吞聲以泣君於此殆有情不自禁者也乃或謂莊生鼓缶未哭亡妻曾氏烝藜但傳出婦彼遺簪其奚惜何故劒之難忘執是達觀未爲通論今夫女子閨房獨處貴賤從人或終風成

怨女之花或遠道化望夫之石又或摽梅剛賦寡鵠旋彈風饕雪虐之天烏啼夜夜飲蘗茹荼之苦花落年年彼丈夫者許續鸞膠慣輸玉鏡絳羅襦舊從拋昔日箱中紫玉釵新又戴佗人頭上甚至婦啼蜂螫兒履霜行柰樹風多蘆花衣冷不思前日疇分半臂以遮寒但愛新人與畫雙眉而增豔讀是編知牛衣恩重鴻案神傷因情文之相生合伉儷之增重關雎之旨蒙楚之義也曷爲過哉嗟嗟人生多故偏在中年我輩鍾情難辭薄倖君自詞擣夫黃絹我兼符寫乎黑心所願他年勿渝斯旨

高穎樓冷月吟題詞

冷月吟者穎樓高君悼其亡妻葉孺人作也爾其素娥慣耐宛在中央虛幌猶懸憑誰雙照衣上溼盈盈之玉露樓頭升穆穆之金波鰥魚少眠別鵠成操託深心於毫末傳內助之賢多由詩覩之知孺人潔抱冬心慧許春月珠懷淵媚玉倚葭明蓋自一秣齊心雙絲絹臂繭同功以抽緒禽比翼而蜚聲喜可知也瑤草不逢曇花易萎長捐錦瑟永閉蕊宮嗚呼悲矣

雖然聞孺人病中手進羹湯則膝前佳婦躬調藥裹則堂上慈姑桐華早歛葭蔭猶襲舍湧泉而有鯉筍解籜而皆龍側想孺人正當含笑地下爾君之爲此無乃過情獨是君碧鶴神淸黃童譽早生三代以下恥不好名在百人之中勇而呈技荆璞終獻龍梭必飛所難者得意歸來重尋舊雨之房櫳追想流風於曩昔見夫機空倚壁簟竟埋塵佐讀之燈尙篝乎矮几代謀之酒早罄於前宵記否當年璅璪空回忸怩相對深情慰藉輙語商量教翻花樣之時新勸理兔

園之書冊有約汎雙枝之櫂爲子送行相期酬一瓣之香待郎登第言如昨日事有今朝君於此時得毋腹痛夫豈無銀缸笑對綾袖親裁代白蠟以成吟擁黃羅而貪睡者乎然而其室則是其人則非兩度看花終灑劉郎之淚一坏酹土難招齊女之魂雖經匝月以仍圓恐照重泉而長冷秖今納采已聞輸白璧之一雙佗日營齋幸莫靳俸錢之百萬

書孫雲壑詩後

既序雲壑詩於集外復見觀瀚汎湖二篇其結響也宏其取材也博韻險逾穩詞縶不支乃知前序所稱未足以盡雲壑也雖然美兼眾製大家所難經垂四詩爲體自別遠古無論矣有唐作者自李杜而外如長慶之鉅集歌行絕稀以昌黎之雄材律體無取雖韓碑傑作亦自擅義山之長而石鼓短篇究未盡蘇州之勝善乎陸士衡之論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博觀古人近證儕輩而益有味乎其言之也雲壑性情自眞塵俗不染集中大致在於崇尚風格擺脫凡近未知與古造詣何若當其得意名家不難乃復

下採芻蕘重加芟刈但鳴天籟自成空谷之音無取詞條以爲明月之類虛懷若此進步益高僕學植素荒獲落無似屬序大集遲至經年歉然於懷非有所慳思助膽氣苦無淸酒之三升顧視頭顱早盈白髮之千丈邇來栽答并廢過從日疎一室塊然百端交集難忘過庭之訓已半杖國之年行衛前修詞悔少作見獵而喜奈此結習之未忘知人則明幸無易觀而相笑

書輟耕錄載林和靖墓被發事後

和靖祠與唐宋三郡侯比肩成四和靖墓與宋明兩少保鼎足爲三嶢峻雙峯留芳千古田氏所載以爲宋經社屋藏發楊髡僕夫之泉以枯學士之溝竟斷遂使壙中藏硯同晉代之蘭亭陌上遺簪等漢陵之玉椀夫以北邙蔥鬱南渡繁華埏隧雲連松楸林列珠襦玉匣帝后園陵天祿辟邪王侯墓道縱使金椎如雨石槨飛灰當亦心豔含珠災生懷璧也豈有生前破屋補藉人貲沒後遺骸留須友瘞而乃金刀兆夢竹杖疑仙致令華表歸來悵望令威之鶴空梁飛

去凋殘再會之梅須知嬴博之閒本無兆域何異要離之塚竟被生穿宋史無徵元碑可按神奇附會尸解荒唐斯眞小說之流傳未免大方之貽笑焉

書馮實庵先生遺墨後

禮記云選士之秀升於司徒造士之秀升於司馬故國家設立庠序則簡儒生以督之法言云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故州黨陶淑子弟則延鄉先生以董之郊南有學國之所以造士也閭左有塾鄉之所以育材也統於國者歲有試其責寬隷

於鄉者月有程其功密書院之立蓋與學校相輔而行以佐文衡之力所不逮者也漢崇經術各有師承教授一方生徒千計白虎講論鴻都書丹炳炳麟麟于斯爲盛唐循八代之緒設明經之科雖抗顏爲師韓柳相誚而北面受業藉湜皆才宋明以來經舍遞開寰宇周徧自嵩陽嶽麓建而正學懋自東林復社倡而流弊滋然而宋削不亡實緣儒學之力持於下明社終屋半由講舍之被廢而然豈非道觀於鄉化行自近哉惜乎沿襲既久規條不修委任既輕流品亦雜佻達之風熾茁軋之體行冬烘之笑騰夏楚之威熄泄泄鞜鞜泛泛悠悠惜無人焉如吾師實庵先生者以振興而率作之也先生積學少歲策名中年負蘭臺之英聲擢鷹繡之清秩立朝諤諤聞風者振其儒頑善誘循循熏德者化夫稂莠其來主西湖講席也許與氣類詮品人倫講堂徵鸛雀之祥門生絕鮭䱟之議嶽嶽者其道貌溫溫者其德容時則周南卿茂才當舞象之年具食牛之氣芥視靑紫心儀古先高朗拓其胸襟森挺出其頭角先生一見傾許三

生結緣爲之延譽公卿品藻文字呼李泌爲小友許孔融以通家如扶風之識鄭君比明道之得游酢少安毋躁諷以涵養之功深有美在中誡以虛憍之氣盛知己之遇聞道之早端在是矣今者寢門之慟已踰廿年楹書之存尙守一帙在昔彥先傳餘慶之業身自持喪李漢出昌黎之門沒爲裒集以今視古豈多讓耶抑聞漢代師資之益匡劉而外首推仲舒時有弟子呂步舒襲其名稱用誌嚮往後因災異之對致興矛盾之攻知乃大慚悔之已晚若是者將先生

所謂不務其實而徒陟於虛者歟南卿淹雅之才綜博之學器識之遠到行誼之老成其於先生固已登其堂而嚌其胾矣程朱相勉在道德不在文章孔賈所傳以經訓不以位望況乎晩成者器大有志者事成令聞既彰則國家之詔糈及焉敦行不怠則州黨之美譽歸焉南卿其尙服佩師言以掉鞅文苑之場而勉入儒林之傳也乎

石屋洞銘

屋以石名功謝土木石不皆洞洞不皆屋形惟特肖名乃專屬高容建旂廣任旋轂石樓異洛石室同蜀雜花飄英芳草舍馥東闢巖扃紆迴而複西懸岫幌窈深而曲裁雲作屏招月爲燭何須低頭大可容足清泉珠瀉且蘸且掬殘碑苔蝕且捫且讀游山客佳題名我俗屋下架屋一笑捧腹

于忠肅公像贊并序

道光丁亥冬十一月忠肅公十三世孫銜奉公神儀屬敬題贊敬惶悚避席盥沐展觀按像公闊面微髭神釆炳若團領窄袖蟒玉燦然佩有牙牌文曰少保

攷明制窄袖爲武臣之服佩牌乃常參之儀公以總戎兼督京旅戎容暨暨特異製於朝班象闕巍巍藉通名於門籍觀公像而當日九門捍禦之策十營團練之勤廟堂倚任之專宵小猜嫌之隙胥恍然於心目間遇之夫明堂繪像昉自周公艮金鑄形聞諸句越公於恐懼危疑之日倡大義以定眾志正其善輔成王也於戎馬鋒鏑之交斥邪說以奠神京豈其功輸少伯也此在西漢當署名麟閣東都應首列雲臺矣且以唐之馬燧渾瑊尙圖形淩煙閣上宋之趙鼎張浚亦寫貌景靈宮中信乎生有大勳沒宜崇祀英廟之配殿與饗祫禘肖形丹青者非公誰屬哉奈何南內車駕東市朝衣徒借目以明寃竟碎身以成讖一腔熱血斑斑痕漬於緋袍千載孤忠凜凜光留於素壁贊曰

赤山表墓清河建坊公塋公宅公靈斯藏恒代之原瀍澗之曲公澤長留公尸公祝太弟內立上皇外歸公忠公勇公身以危收京如郭汾陽兮而天不祐殲寇如岳家軍兮而功竟就班聯特進兮牌獎殊勳爲

錢越王之賜券耶抑平原之告身靈爽式憑兮像還後族其狄梁公之遺容耶是丁蘭之刻木銜藏公像有年為族子借摹遂燬於火會朱孝廉葉雲購得公及夫人遺像二幀送貯水星閣之佛龕銜聞而奉歸公靈所憑亦銜孝思追遠所格也故贊末及之

奚鐵生先生像贊并序○像爲顧洛西楳寫

奚丈揮灑詞翰自足千秋跌宕風流不可一世當夫岑連苕合鼈作鯨吞揶揄貴游擺脫凡近卿自難識白眼睨之我醉欲眠玉山頹矣嬉笑怒罵衍之即成文章牙慧唾餘拾之已邁流俗游方之外與古爲徒

襟期既超造詣自遠不徒胸中別具邱壑腕底饒有雲煙已也顧君西楳追憶風裁爲摹楮素三毫添頰神采欲飛半面寫生須眉如覿嗟乎陳濁醪於短几歎若生平想故態於當年邈猶河漢贊曰

古稱三絕曰晉曰唐唐鄭廣文晉顧長康顧癡已甚鄭貧自傷安貧而樂易癡而狂夫惟我公兼二子長湖山蘊奇天地洩祕在宋襄陽在元清閟有兒能讀有廬足蔽祝融遘災童烏隕涕閒生之才造物所忌憶昔髫歲我嘗侍公隆隆者準爛爛者瞳粲花言論槁木心胸如爨後桐如澗底松如林下鶴如天際鴻先友之中如公蓋寡盛名不朽大年難假公去不還我淚盈把買絲以繡鑄金而寫於意云何後無來者

中大夫與齋金公像贊并序

原夫尊祖敬宗收族小戴垂文孝弟任卹睦婣司徒立教倫紀飭而後家道正本根篤而後子姓昌伊古以來未有豈弟之風不先門內詩書之澤能劭家傳者也與齋金公幹濟懷才沖和毓德黃山白岳遠繫宗支梅市柯亭近分流派緬稽侯之翊漢郡望巍巍

法管子之通商客游歲歲江鯉有寄薆幃時其旨甘原鴒載鳴棣鄂均其榮瘁置義田而貧得所養文正襟期敘族譜而疏者皆親明允論斷散財重積慕少伯之爲人輸粟因公奉西京之故事跡其赴義若渴從善如流固已廣譽徧於公卿芳型樹於閭里矣是用承天貺獲神祜先後感應章灼著明公祖塋卜兆新安前明聚葬暨值桑田改易枌社播遷遂至高曾未安窀穸遺乃祖乃父憾以終身訪若堂若防塊然淺土一坏待掩三板增封習氏阡荒幾失魚池舊地

滕公壙久難摹石廓遺銘卒傍父老語以殰存聲生
指其瘞處俾得昭穆分序松楸列行同唐伊愼之衙
哀比晉周光之獲吉斯誠敦本之念鏤自肺肝追遠
之懷縈諸寤寐者焉尤可異者公像生前所繢題皆
鉅公儀型式瞻詞翰徧灑一時蔡中郎著作羣推有
道之碑文中子生平補載無功之傳謂宗族所題曼倩畫
在贊之者有夏侯清閟圖傳銘之者爲文氏嗣因繭
紙遭損於暗檻標綾待整於良工爰出舊藏俾蕬完
美詎料鬱攸煽虐歷肆成墟神欲攝乎丁丁烏乍呼

其出出融風熾而誰濡馬褐崑岡燼而分圻雜碑僉
謂椽筆失其三長飛煙付之一炬已而乃燎原張甚
竹簡仍留落水依然蘭亭無恙足信廬陵阡表蛟龍
留爪趾之痕肯教李杜文章丁甲掣風霆而去欒巴
噀火匪方術別有神奇劉昆返風乃冥漠爲之呵護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不諒夫
文孫芸舫述清芬於前烈彰懿行於來茲羞牢醴以
告虔保丹青於奕禩孝思不匱永含刻木之悲像設
長留用表佩韋之度贊曰

三天子都漸江所出天目東來扶輿蔥鬱猗歟我公
鍾靈毓質占籍臨安治生於越溫溫者貌蒼蒼者須
春藹秋朗金貞玉映纓組不飾從乎遂初巾拂不御
契乎貞如九朽呈能三毫謝補如範良金肯種焦土
虎頭神肖馬鬣封古慶集厥躬蔭承自祖石人之隖
秦亭之原桐鄉心愛潁郡支傳梅花萬本萩宮數椽
賢峯分幹歙水同源

羅節母何太孺人傳

太孺人姓何氏神仙華裔水部清門謝氏才華不矜

道蘊班家史學能續孟堅其來歸山友羅太翁也舫
載青廬匳攜黃卷憶母詠鼉江之月色瞻兄懷鷲嶺
之溯聲晉代留丹谿同訪葛唐賢表緒宅尙傳羅峯
卓筆以當眉山餘航而在目愛平陽之道近安廣漢
之家貧時則太翁孤露餘悲含飴承蔭依劉如李偶
孟同梁太孺人以不獲逮事尊章親供滫瀡勉顯揚
於君子虔調膳於皇姑每當繡帖停餘紡磚閒後相
與裁箋隸事秉燭評文釧影落乎行間茶痕留於襟
上蘄眞良友堪共論心所嗟觴珩淸贏崔駰勞瘁丹

鳳匹鳥而雄飛一朝黃楊貞枝而閏厄三載呱呱者襁中之穉子皤皤者堂上之衰齡太孺人謂烈易貞難言可證諸汗簡仰事俯畜身當代彼泉臺肆書則井荻是資貧惟四壁孝養則江魚入饌供有兼珍暨乎萱感霜凋菽嗟餅罄更無歲入何以家爲於是攜羅舍白鳳之雛寄何妥青楊之巷證成宅相族黨相夸徙居信安舅甥不刖取惟諸史清操蒙賞於少文詠就閒居雋句追蹤乎小謝卒使五鹿馳譽貢乎成均三鱣兆祥議有都講通經守其蔆訓奉檄償以冰

銜因之官領文翁軒扶潘令栝蒼山畔雲煙迎問字之車靈運祠旁絃誦啟宣文之帳餐青芝以駐景頌紫朮而怡神亦足味慰蔗甘養娛蘭絜也而乃瓠詞方奏鼙唱旋聞華表之鶴不歸束脩之羊空饋婦歎於室傷兩子之尙孩吾謂之甥太孺人娶女兄汪氏姪爲子婦竟二人之同命太孺人謂我心可諒天道難憑旣攜持保抱而不假之年惟困苦艱難而自安其遇遂乃歸廣柳於梓里戢短椽於虎林將澆麥飯以憑誰雖覓菟裘而終老坎軻備歷値此桑榆荼蓼分嘗倚如卬岠小樓燈影婢媪跡屏乎親隣深院棊聲婦姑誼均乎師弟分甘一𧙗解憂惟就藝之童茹苦半生入夢有同耕之耦斯固染瀟湘之竹未足抒哀化精衛之禽無由塡恨者已豈知霜雪薦至嚴寒倍顯乎松貞羽毛漸豐令譽自徵其鵠起孫年逮壯能繼起以象賢子舍雖虛爲撫孤而慰願紹清芬於課士秀擢桐枝著茂績於考功榮膺花甸芸香三代慈烏殫覆育之恩樾蔭千尋鉅鹿懋追崇之典系曰

湖山鍾秀邦媛代生識資學劭境彰志貞白華粲粲

黃鵠聲聲無忝女憲偕子成名鍾郝均賢紀羣不祿機空宵斷髮惟晝哭追想儀容愴懷顧復蓼莪之詩丁蘭之木莫報者德猶慕者心鐫華琬玉揚芬藝林紫泥章采彤管嶶音不有苦節焉兆甘臨

高母許孺人傳

孺人錢塘國子生許人龍之次女孝廉高鳳詔之繼室也承太嶽之華裔齊美姬姜奉渤海之淸塵垂型韋柳女憲夙秉儒風代敦弱末勝衣解賦庭絮生當毀齔遽萎堂萱勉事新幃晨昏修其定省愛憐少子

長養別其榮枯竹因苞異以失慈烏縱巢移而仍孝鴛機織素嘗嫌三日之遲鴉鬢堆青有待十年之字淑行徧聞於媦郤好逑遂締於名門年二十三歸於高氏時也膝前紫鳳雛剛試飛掌上明珠纖已耀彩孺人念昔年之柰樹守有兄祥防今日之蘆花寒生兒閔縮衣節食痛旣定以還思就涇推乾愛有加而靡替鳳詔因嘉耦得助內顧忘憂結褵後遂屏跡塵囂覃思著述攻苦則鎮瓜自勵專精則漂麥全忘以乾隆甲寅舉於鄉秋賦旣充春臺欲上暫違梓里預

約刀鐶可信者天邊之月重圓難憑者海上之風引去暫爲六月之息鴻爪仍留拚作三年之淹霓裳定詠不謂鳳麟榜發李膺終遺龍蛇讖成子雲見阨難逃河朔之暑未卸雪川之帆嘉慶丁巳歸自京師卒於練市舟次距廬舍止一由旬之近緬音容成千歷劫之遙班定遠絕塞生還尙躬到酒泉之郡王子安洪都歸省竟魂銷彭蠡之津寸晷難延尺波空謝孺人聞訃之下慘不欲生磨笄所甘顱髫稚以何託化石空望竟死生之永分勉視息於人間代服勞於地

下重以後先荆棣季嗣叔而呼皐遲暮桑榆姑痛兒以成瘵相偕下世曾未踰年急景窮陰遭冰雪之洊至新愁舊恨禁荼蘖之兼嘗遂抱沈痾纏緜牀第緬求靈散量料刀圭如是者荏苒十年不逢秦越倉皇一夕將入膏肓束手醫宗徒檢方於肘後皈心禪悅忽示兆於胷分託旃檀以返魂同蘆菔之現夢從此伊蒲供饌鮭菜蠲除薝蔔開林榆欓崇奉海枯石爛不聞遼鶴之歸來伏雨闌風又見靈椿之老去蘋蘩敬薦是曾逮事之尊章筦鑰分司惟與同媚之娣姒

蓏卷心以苦節蔗歷境而甘臨婚嫁遞完於焉稱老馨潔相戒長此含飴每當綵帨門懸畫屏堂列茝蘭紉佩芍藥調羹微雨新晴迭奏潘安仁之絲竹艮田廣宅新遷仲長統之園林以玆福祿之膺宜享期頤之壽終以環瑱久撤半生之憂患頻仍門戶勞持百歲之神明易盡里動蒿唱宵沈婺輝年止五十有三悲夫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想芳徽其如昨知銜恨以何窮懿訓千秋佇建潁川之表豐碑百尺誰刊少室之銘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稽古六十四民之祀秩宗以無主而推恩七十二代之君祭法以有功而望秩是以龍髯攀墮橋山護劍舄之陵鳳竹斑深梧野奏英皇之樂序星辰而郊嚳臺野西連均刑賞以宗堯穀林東峙大陵享帝欒櫨留啟筵之亭有畀稱君俎豆偏象封之國而況鬒河著蹟歷八載以成功嗣子消爭冠百王而立極者乎會稽有大禹廟其來舊矣迺者閱歲既遠建議重修風雨連朝梁瓸梅而亦化春秋何祀山有木以宜刊

於是邑之搢紳率諸耆老申請大吏遵奉

詔條鳩材庀工斲樸塗塈於某年月日經始某月日落成禮也或謂白衣砥礪故居指崑石之鄉丹殿陰森遺址列盟津之岸過中條之廣野避暑留宮訪五嶽之名山封泥表堠湘潭磯上虹光騰鶡帝之金鐇冢巖前珠滴瀉扁池之水建叢祠於夏邑金柳城高耀華廡於巴江石泉都遠豐碑炭業蚘靈銜岣嶁之文斷碣摩挲蝌篆認崆峒之記倚梯崖險魏都之貞石留銘望國雲遙蒲郡之清臺置驛固不獨禁明脩鼈丹忱輸東海之民殃免爲魚靈覘荅南浮之洞已也不知捍菑禦患澤無遠而不留崇德報功神所依而倍切溯自磬石探神符之祕涬息滔天釜山懷州鎮之功耄因留越慰劬勞於聖妣爰開修己之宮配饗祀以賢丞勿替少康之世逮及仍孫創霸猶嚴樵採於陵山支子分封永奠烝嘗於越會豈不以巡方不復魂魄長戀乎茲鄉穿壙猶存衣冠不同夫假葬哉獨是不矜見稱於虞舜無間遠歎夫宣尼後之人溯澧水而念貽謀景梁山而懷舊甸推崇匪易贊美

奚從所希秦望留巖蹕記祖龍之駐史遷好古穴傳司馬之探則謹就於越之遺勛以歌詠聖神之丕績焉試觀斬高喬下導滯疏停梳三門而厮二渠纚扶風而沐淫雨濟巨浸則黿梁跨遠踰翠岑而蛟馭騰空遂乃南修彭蠡之防北掘崑崙之地期愆癸甲少整冠納履之閒輔藉庚辰得斬石疏波之助撫蠻夷於窮髮山造積冰追羲馭於扶桑淵臨沸水山檋泥橇偏績構攢樹之鄉形瘦神勞奠丹栗黃支之宇罔勿親程畚築界別瓜離赤埴青壚十二襄之條繇異

種擊閭出瑱三千里之筐篚同風禹之平成大矣然
而栽梨蔽畝標青玉於衡巖望柳回車慘元魚於渾
渚裸入狼䰍之國縉竟忘垂迷登壺項之峰泉還共
掬民傳飲露荒渺難稽山到搢天迷茫莫辨曷若三
江歷歷南條留疏鑿之蹤九山峩峩東治著隨刊之
烈了谿流水舍仙澤以浮藍嶕峴荒城仰神功於頽
雉石船猶在遠想乘蹻度弱之奇畫甬仍鳴如聞濁
水傷枝之歎是則赤帝之巖鑿而懷襄之災始平蒼
水之使來而山川之理乃得此會稽之所宜崇祀禹

也爾乃蓋地披圖鈐天造歷以南至六十日爲正歲
紀甲寅步東極二萬里而遙算操豎亥感金符而制
崇白乘木德而服尙青任賢使能公卿修五等之制
貴爵尊齒學校宏二序之模定考績於三年修巡方
以五載聲爲律而身爲度左應繩而右應規夫且五
行開聽朔之宮堂修二七九等定惟貞之賦歲歷十
三夏呂春斤民力厲畋漁之禁史箴瞽誦臚言納者
艾之規元卷延垂受寶籙靈符於文祖白菅朱純瘞
精稰吉玉於名山巖俎山罍𠹀牟追而光燦雞彝龍

勺施彤勒而輝生牲用黝而先薦心祭以闇而其祀
戶禹之禮制備矣然而東南巡守獨傳大計之名中
外共球共輯維揚之地探雙珪於碧岫日月光華夏
四帙之黃圖河山流峙羣神用致祠上帝於北阿陽
翟忘歸泊餘航於南鎭用以調權衡而平斗斛見耆
老而納詩書至今白璧騰光穿土啟千年之瑞青山
望幸負扆留萬古之稱是則百六年化制之隆莫盛
於茅山之會七千國聲敎之訖最著於玉泉之朝此
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若乃駢三聖制九招奏六英

舞八佾洞庭張樂作大訓大化以颺功夏籥成章先
大濩大武而致物由是憲道陳鼓復獄揮鞀設五器
而銘以垂奏九原而功惟敘命扶登以拊石六府孔
修韶大業以賡歌八風丕應階前浮磬遙分山敦之
輝堂上孤桐旁接龍章之色大鹿巽而喬雲現元珪
錫而康歌輿禹之樂章明矣然而帝乃持衡竟退虞
韶於賓位啟因嬪女遂傳天樂於人寰嬰一壁於熊
山儛干儛晃擁三層之雲蓋操翳操環未免神奇難
從徵信何似狐來自遠妾待其歸成室歌興發響嵞

山之麓候人野望始基南土之音述洪水之愁民襄
陵作操幸赤衣之既我覆鬴成吟似螽追存刻水覩
棧鐘之制如嗥樂奏防山聞截竹之吹是則聽厖尾
之歌乃以驗大夏之勤而不德觀被髮之舞益以信
九歌之董而用威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佗若玄
龜負文青太授簡六甲陰陽之道八卦勝負之符黑
書示兆乎臨洮綠字呈祥於濁水象垂括地韜以丹
緗圖啟開天檢之元印爰乃岳瀆輯記山海編經臨
流沉祕景之符衍範闡眞靈之要蚍神現而天帝賚

寶文之冊龍闕鑿而河神獻金版之編牧德符傳杼
山銘勒舉凡衡華空同之上霍灊嵩岱之間莫不龍
畫旁分螺書匾刻禹之文章蔚矣然而白銀青玉是
封石碩之中金簡紫文猶貯瓊樓之上元夷使者授
圖在宛委山前青虛眞人傳道於陽明洞側是以吳
宮啟宇書隨赤雀以銜來越女纚絲繭託白魚而化
出向使二五九跡之術徒授玡風一十二卷之經未
探巖石東南有柱不傳黃帝之中經靈寶無書空遇
淸都之元女將見青泥欲記而古篆難求白馬空刑

而名山莫攷符絕龍威之獻河空馬頰之疏說地無
書冀州何載仲舒淹雅終難名異鳥於重常子政宏
通且莫辨枯骸於貳負是則虔齋巖嶽爲十三年受
命之原倚嘯苗山開四百載同文之治此會稽之尤
宜崇祀禹也至若通九術五勝而師徒其輿定弱守
强攻而城郭用作臏辟宮辟劓辟墨辟律乃制爲三
千條象刑宮刑敎刑贖刑罰無過乎二千鍰詔血涂
以正訟建鼓朝端命天老而肅兵樹綏車右蒼梧泣
罪寓忠厚於刑誅元戊誓師震威明於步伐因之乘

駱馬以御戎事駕鉤車以整軍行戮相柳於崑墟澤
谿三仞鎮支祈於渦水鐵鏁千尋鼎鑄雌雄金寫神
姦之象階陳干羽壘降反背之苗囚鴻蒙而走鴟脾
肉穿胸而墟有扈赤枝被石遠攻雲雨之欒獨木浮
船肆伐尼陳之梓雲中紅袜盡佩刀衷甲以來朝江
上黃龍且掉尾弭鱗而聽命禹之刑威赫矣然而專
車節大防風伸後至之誅焚甲仁施大越驗諸夷之
附當其舟航甫捨玉帛方陳而遽攻曹魏以徇羣侯
伐屈驁以威逆命巖埋銅劍鵠膏含列宿之輝地桀

刑塘沙觜閟巨人之跡夫豈若嶽臺凶舜吳刀出啟
罡步檄鬼狂章命神附會無憑浮夸難據哉是則奉
辭伐罪有綏服奮武之明徵先祿後威亦禮家右文
之過論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爾其好綠惡馹先
信賤文七表承風九埏復璞胼胝均勞於厮養儉勤
秉教於甯貢總細布以爲衣斠明水而薦廟龜貝銀
王五品從輿茅茨土階三等勿越瀍投饋而勤捉髮
輕尺璧而憐寸陰顧絕遺簪延任雀羅之設歎聞折
頷醪終帝女之投雖蔣席袖韜器創縵緣之飾而彤

牆峻宇訓還典則之垂大輿柔利之臺爲居羣帝偶
鑄麻陽之幣祗給諸侯允宜合把元宮膺司祿司金
之福猶且問周下士切爲驕爲汰之憂禹之儉德昭
矣然而玉色封蒲甘醞著仙經之品珠光造粉增華
傳墨氏之言啟安邑之離宮丹庭紫殿醉鍾山之華
宴玉柰金漿說總違經言眞罔聖豈若土覫掩壙千
人圍封樹之壇窆尙留銘七尺聳巉巖之石斂形骸
於終古桐可爲棺開都會於當年門惟橫木伐山易
竟改畝無煩是則隧道之不及泉淵實垂明訓無余

之不修宮室乃紹前徽此會稽之又宜崇祀禹也至
其尊墨如以作師引睪子而爲佐立十二嬪以輔內
治得七大夫以贊宏猷奚仲則車正是司昭明則人
時敬授學於西王國而聖德懋鑒於東里槐而政令
明舉大費於陰方之中避商均於陽城之下忘有過
人之質染以皐陶本無私啟之心讓於奇子瞻耕式
耦通方外以求賢入水詢漁秉虛中而適野虞黃童
律資爲禦侮之材橫革直成訂作同聲之侶夫且賜
成光以豢龍之氏封相土以牧馬之勤掌火焚林瞶

敱擅百蟲之號分流闢華巨靈留雙蹠之蹤五臣備
黃帝之官黑風會紀九土奏黎民之粒稷契宣謨禹
之旁求切矣然而巫岫神遙空任雲華之謁天官書
獲竟煩風后之咨溯吳越而泱江流曾偕六子共益
爽以求川脈同受五符歲以犧供賞伯翳匡襄之績
帆仍石峙仰聖姑翼輔之勳是則卿士之配明堂尙
傳越絕昊蒼之賜神女獨在塗山此會稽之又宜崇
祀禹也至如廣柔啟聖高密鍾靈驂明之世胄非遙
女狄之徽音不爽參效瑞而星貫昴月降精而珠墮

懷遂乃越十四月而降生歷十二年而佐治鈐星首
戴瞳韞禾以河渟墨斗朐羅骿蜚文而玉立參漏紹
達聰之聖偏枯徵行遠之勞稻雨天來木禾地出乘
船八月早名懸玉兗之旁夢日湔河終圖受堯壇之
上執梟亩以度地沒爲紫庭眞人入空巖而遇神呼
作華胥聖子以至神鹿行水元龍御雲祝融降乎崇
山騶駼出於方澤禹之符瑞顯矣然而石坳石紐地
旣傳僞女志女嬉名還互出石傳開母化熊之說無
徵坪號刳兒剖脅之言尤謬蚰身可骸荒唐御寇之

詞龍冢難尋幽渺青城之記以至通女台桑之野解
身陽旁之河欲弭患而戕生竟合昏而非禮有崇何
在神其跡於薏苡之吞重華未升示其文於璿機之
握此與夫黃能入水朱羆窺屏難以言詮同其語怪
者夫惟栖神築館鳥耘昭咸若之仁庶子儕民燕喋
感非常之瑞覩參耕之千畝麟想游庭酌菲飲之清
泉鳳疑栖樹是則玉簣書藏之地實鼎湖龍去之鄉
越棲甲楯之山正舜葬蒼梧之野此會稽之又宜崇
祀禹也夫是以有宋開基置守陵之五戶前明定禮

修告祭以三年丹雘重施新茸在紹熙之歲山龍作
繪呈圖自洪武之朝我
國家治繼三王文敷四海
翠華親謁薦歆昭
列聖之虔
丹誥新頒膺籙展明禋之典
特遣皇華之使昭告明神恰逢輪奐之新重開廣厦
當春令布星槎拂漢以遙臨不日功成虹棟排雲而
上出繞砌列蒼官之仗表社仍松壂墉依世室之規

夾窗有蠡法遵矩度陰陽向背以咸宜訓濮卑宮
絕玉碣金鋪之華飾圖九州於廡下大匠咨般模五
嶽於楹間遺經披瓮展雲旗於枅栱敢諫幡懸栖金
爵於觚棱伺風鳥肖冕旒秀發紘綖垂亥旣之光階
陌嶙峋畚揭效子來之職不是武梁之殿曲尺還操
試摹鍾鼎之書琱戈重扐貢如任土垂橘柚以盈庭
鳥尚隨陽飛鴈鴻之滿野用以迎神祜體
皇忱刻桷丹楹輸三品惟金之利薦腥饋熟酬萬邦
作乂之勳仰復廟之巍巍陽開陰闔等佳城之鬱鬱

人往風留朋德長懷竊效巴峽無功之賦煩言何補
竟同相斯沒字之碑銘曰
茫茫禹跡畫爲九州立極鼇足拯民魚頭丕冒所訖
含生之儔罔不鼂藻頌厥鴻猷緬昔中天洪流研宕
舜華掩重堯勛辭放緡淵莫塡息土虛障玉牒天啟
金精宵降往求平定宿嶽麓庭八年於外四載是乘
心剔形瘵仰高俯深植嶽以峙刷河而渟南踰北過
西延東造如風之熏如雨之膏通脈百川回光二曜
大夏歌成九天功告鼛乎鼓之軒乎舞之光華復旦

卿雲爛施龍蟠於野龜游於池迺伸德讓迺總帝師
於帝陶眞畀而天祿彼微者理彼危者欲形期於緣
德誠以率心傳既授坤珍乃握五玉三帛來巡自東
升禋泰岱輯瑞侯封震澤底定江漢朝宗爲綱爲紀
成允成功巍巍四明迢迢五泄有阜惟鐘有水惟夕
鏡湖帶前爐峯環側萬古存陵一抔表穴丹崖拔地
蒼松薇天玉笈山下龍瑞宮前銘搜穫勒碑剔蘚鐫
爰究爰度有爲有極奉璋峩峩新廟奕奕旌揚其綴
豆羅其揭階敷筱簜琖盛黍稷維揚之產厥包之錫
禮崇祀典
睿藻頻頒千秋萬古帶江礪山虛室生白飛閣流丹
宏規大起密石重刊

贈湖州府同知徐公墓誌銘

公諱禧字煦亭先世籍江右之臨川始祖哲四公於
前明嘉靖初游滇樂之遂遷焉效清纈之移家方文
翁之教蜀詩禮以訓雲仍乃繇再傳思正公萬歷戊
子舉人官灤州牧一麾出守韋紱自箴七葉詒謀軒
冕相襲祖龍山公德業懋修藝林推重多文爲富以

道得民父遜夫公中乾隆壬戌明通榜授雲龍州學
正累官徽州府知府岷峨秀毓黟歙流淸嵩華仰其
風裁廉讓挹其襟抱歲己巳公誕於雲龍官署韋齋
僻地篤生大儒博士冷銜獲書上考遜夫公旋膺保
薦作宰河南出身臨民單車就道寄孥梓里樹蹟棠
陰公隨母王恭人家居文葆甫離絳紗授讀冬褌阻
製夏箑屏揮稍長以將父情殷俶裝言別華年入洛
羣慕陸平原之名遠道依親侚少蘇叔黨之歲踰年
歸里杜門卻埽爇柴著書蜚聲膠庠延譽耆宿難奪

者昭諫之命可信者孝穆之才篇成則十手傳鈔思
涌則百家騰躍其學之綜博有如此者公束身儉約
而雅好施與孫金盧米瘠家肥人蘇譜范田敬宗收
族與人晉接醰醰乎味醇如醪持己謙沖淵淵乎懷
虛若谷其行之謹厚有如此者歲丙申遜夫公由郡
守致仕歸田之樂繼軌〻一疏數馬之風同符萬石公
侍奉昕夕調和滑甘履道建坊參陪乎文讌通德標
里秉承乎經資歲壬寅遜夫公感患沈痾時公方遭
母王恭人喪迷惘之中刲股以進介推前事訓臣效

忠緹縈上書褒女爲孝身尙可徇何惜乎肌膚天且
不違[illegible]踰於藥石譬秦醫之術能起死陋宋儒之議
謂[illegible]生越九年遜夫公考終同時公從父母亦相繼
下世遺二從弟纔弱齡疾痛偶嬰夜爲數起衣襦分
給視如所生束髮勉以從師連襼因之游頖竹林競
爽花萼成編綜公生平爲世模楷門內之行無媿乎
隱微身後之榮宜邀乎寵錫積善有慶全受而歸以
嘉慶丁巳年某月日卒享年若干歲德配向恭人梁
魏望族郝鍾令儀鏘佩嶶音聞乎昧旦納楹書冊課
以寔宵後公十六年棄養以某年月日卜葬於阿科
衣之原禮也子五人長雲笈庚申舉人仕至湖州府
同知次恒仁縣學生次雲伯太學生次雲驤雲耕德
星所聚賢萃於一門燕山復生八擬乎五竇信足嗣
媺往哲垂裕後昆者矣　敬
　諈託苔岑花邀枌社夙聞
潛德用勒貞珉久乃表阡待書崇國公之爵成無媿
色竊比中郎將之碑銘曰
猗歟我公基德孔厚溯源西江炳耀南斗世累甲科
家駢組綬公生其間守先待後惟公之行如璞未剖

嫗物慈祥禔躬孝友衣縕不恥指囷任取秋月襟顏
春風軒牖惟公之學如海兼受經研鄭服文述韓柳
著奇三壬探賾二酉章迴雲漢奥抉淵藪學行交勗
金石齊壽宅兆卜幽庭訓傳久貽芬子姓藏神岡阜
鐫翠書丹永垂不朽

明經崔君墓誌銘　代

君諱脩士字獻廷常州荆谿人也蟬冕之華著族望
於山左龍紀之末衍派別於江東十二世祖璩元至
正閒通籍在朝遺愛在邑嘗建二石梁於其里人德

之號兩橋公繫名陳公之隄誌美蕭家之渡祖至倫潛德不耀敦行不怠有古風節為鄉典型父燦文詩書淑身愷悌成性與其季推肥代瘦前襟後裾風雨之夜聯牀郊墅之居會食君志尚恬裕襟抱沖和眉宇翹秀於五常躬行奉敎於萬石弱不好弄長而通方甫冠游乎上庠積餼貢乎太學表聖成均之諷子玉座右之銘身為師資心紹家學年三十一遭母徐太孺人喪以伯魚之恫誠兼步兵之至性泣繼以血毀不勝衣問安飾容恐重太邱之慼退居讀禮無間

仲郢之哀既免喪遵過庭之訓言作都講於家街閭左置塾耕餘肄經重肉饋以銅槃聯鄂蔚其珠樹劉孝綽之羣從少長能文孔平仲之諸昆後先擢第暨悲風木旋感人琴懼通德之門衰遂高陽之祠建東眷西眷范氏之義莊長存上泗下泗蘇公之譜序可按君持己以約接人以寬見容覆羹王褒為之毀約聞戒折檕許武因之讓財進取既澹於心閒居以適其志待客懸孺子之榻藏書建元龍之樓叔度之量淵然啟期之樂全矣乾隆四十九年某月日卒春秋

六十有一配許孺人少揖高志來歸淸門逮事舅姑薑荁生盡其養助營葬祭蘋藻沒竭其誠猶子應書痛蓼莪於弱齡悼琴瑟於中歲孺人代理凌穉俾專進脩卒使袁象懋乎先基疏受挺其亮節成半千孫之譽無第五倫之私士族女孤貧無依孺人撫如所生既笄為擇壻嫁之焚彼券質竟歸羅讓之奴輟其匳資先遺鍾離之女方諸前烈無多讓焉五十三年某月日卒春秋六十有三郎以其年某月日合葬於均山鄉西堰之原禮也嗣子錫芬錫華芬以鄉貢秉

鐸黌序華以解首釋褐春官雖星霜序遷而屺岵慕切緬游景之不返慮先德之就湮求誌平生託行久遠某誼均孔李才謝郊祁爰不辭所請而為銘曰

博陵遠裔瀦源自姜衍華晉宋均美潘楊望崇海岱支分李唐陽羨名邑均山表鄉罨畫谿淸善卷洞古西峙凾亭東連申浦澤貽棠甘歌罷匏苦以啟後人厥惟遠祖懿歟崔君强識博聞八米馳譽一經紹芬義方鍾郝名譽機雲血賫爾悴淚枯荆分秉誠與宗繫懷敦族課勤絃誦祠序昭穆翩翩八龍嶽嶽五鹿

緗芸世承科桂歲擢愛耕石硯鄙執牙籌化爭而讓摧剛以柔暴惟理遣誤可情求雅談宗謝淵度師婁淑愼孺人同心合耦案影齊衡機聲達牖布被於躬荆植其首不愧萊妻允稱陶母感深同氣代撫遺孤貧憐弱質忍例傭奴訓勤家督垂範宗姑存沒尸祝閭閻楷模穆行不虛爲善足恃緒承前脩昌兆令子瀧岡之阡百瀆之涘重勒貞珉永垂奕禩

項甥女哀詞

壬戌秋蓮峯以哭女詩見示甫越歲其次女又以疾

卒嗚呼紫石移文之勒尚有餘哀青谿小妹之殤何當再遘女幼而聰穎長更幽閒按孝娥江上之碑齒踰其四數織女天邊之宿序屆乎中方將屬婢牽羊隨郎挽鹿衣裁遺嫁啟展求婚何圖珠碎掌中燕飛懷內秦簫未引謝絮先零嗟嗟蓮峯何以遣此蓮峯錦瑟之斷悼乎英年春草之生感以噩夢爾乃西堂之痛未已東野之悲兩嬰莫不賦有篇章寄斯哀怨陸機老去大都歎逝之文吳質多愁不少言情之什遭際如此亦云窮矣而乃星燧纔更鶴靈復設傳來臣妹才亞班昭祭又女孥神傷韓愈一摘瓜少經再摘以何堪小孤山傾逐大孤而飛去蓮峯哭之有句云舊恨未經秋雨洗新愁又見曉蟾斜抑何悲也嗚呼人到中年情關兒女事難如意樂數家庭蓮峯骯髒半生艱辛一第數椽老屋突兀橋東萬卷殘書編排硯北所賴病妻持戶弱息牽衣孤館歸來迎門笑語憐耶耗目勸少讐書代母供炊爭先饋食於以繞牀看平陽之戲挽鬢忘杜老之嗔亦足稍慰窮愁藉娛遲暮也奈何團欒燈火猶記前宵闃寂書窗已成

崇雅堂駢體文鈔 卷四 刻鵠齋藏板

隔世埋憂有地離恨無天落落此生區區不畀雖行路猶爲之欷歔累息悽愴傷懷已而況戚屬如僕者乎稱誄非禮爰哀以詞

蕭艾挺秀兮蘭荃萎芳樗散則壽兮桃嫣而僵冥冥者數兮悠悠彼蒼昔也迎門兮挽手相將今也入室兮遺挂雙颶愁添白髮兮痛撫黃腸歸來歸來兮父母之旁

第一九三冊 104 下版

悔菴學文

久未得聆塵論正淡飢渴之思忽奉手函如親謦欬循環雒誦欣喜無已大兄胸羅七略博而能精所有劄記弟匆匆未即竟讀大抵皆有關經史之言而以娛親標目尤足徵弓冶箕裘之自善門餘慶可敬尤可羨也弟今歲仍在吳門婁東則述菴司寇現在假館來札乃傳聞之誤耳長夏無事當以尊著消永日冀衰鈍健忘得受緝珠之益承委弁言容徐握筆但恐不足爲三都增重尔蒙惠硯墨法帖並古香可愛而翰苑集尤爲希有之本昔蒋齋中遂尔綦富感媿豈有既耶率筆致謝兼候近好不誠尊大人前希候安九能大兄先生弟大昕頓首六月五日

季夏承示雅言三卷攷證精核不媿作者茲復誦弟四卷益欽譔述之勤拙序已經脫藁緣付來紙格一時檢尋未得另寫一本呈上俟尋得後再錄一本奉寄何如大製諷誦再四其中有芻蕘之見粘簽以備采擇於糾正宋儒處尚希詞意含蓄爲妙弟於經典詁訓篤信漢儒不喜後來新說然亦未嘗輕議宋儒者是非久而自明專尚攻訐非長厚之道徒足取駭於俗目併望同志共守此約耳夷堅志弟向未見善本今聞尊架有之快甚道遠不敢告借乞大兄將每集自序各鈔一通寄示弟曾爲三洪公年譜故欲得之以勘文敏蹤迹耳專此奉復不盡覼縷尊大人前希請安九能大兄先生弟錢大昕頓首七月廿七日

得手札知去月所寄已到弟前所製序稿本擬載入拙集中底稿見存毋庸寫寄外附到廿二史攷異全部及通鑑注辯正其中或有舛謬希校正見示順候九能大兄尊大人前希致候弟大昕頓首七月十一日

別後即擬往嘉興月初忽得寒疾今已全好然烈暑可畏不敢出門近惟九兄侍奉多福已抑心試舉子業否承命跋娛親雅言苦無精思率具別紙未知得繩削存之否拙詩奉到十本又九域志五本別有跋語呈教抑有請者尊著或有道及是書者望隱約見是書所由來弟勿鑿鑿言之可耳雲貞書附繳即請尊大人福安闔眷近好愚弟吳蘭庭頓首六月十七日

同學愚弟段玉裁頓首上九能九兄先生執事自與
抱經遊目吾兄名上年臧在東道及大箸憾不得見
箋意虛懷賜讀感何如之弟自正月杪赴金壇至四
月初乃歸得三賜手書何下而恭也再披二冊觀之
觸目琳琅美不勝收爲之狂喜惜弟祖塋訟事未終
而賤內又病臥以致家務棼如亂絲不能專心細讀
然又不忍捨也故遵盛意留此以俟卒業先馳陳佩
服鄙意於左右惟鑒原之新冊竹汀未送來竹汀近
日閒居定矣如駕來吳弟住下津橋上塘打銅弄艸

艸作札不盡勞積也敬請尊大人近安並吾兄近安
四月初六日玉裁再拜

段玉裁頓首上九能九兄先生執事初歸時曾泐一
札意欲留尊著細讀而家冗紛紛又兼先塋事未了
須至金壇完結恐稽延多日而又無暇從容展玩也
輒仍送高橋貫友處奉還祈察收爲幸蕘弟精力早
衰又苦俗事故耳倘駕到蘇希相晤爲囑敬候近安
不一一玉裁再拜四月十六

月之十日接奉手教敬悉種種閉門避暑捧誦尊製
鄙人又得聞所未聞此二冊已經三巨眼鑒閱弟何
敢再妄下一語只就其中尤精闢者加一圈於下方
以識佩服之誠偶附小籤一二知不足當壁露輕塵
之助也大兄鴻著已有十六卷何不抽取精確之條
詮次前後另錄清本以待剞劂不亦善乎廣伯兄還
著至今未得一見不勝惘惘以抱經先生督望其文
集經諸人斟酌其付梓經諸人佽助尚不能到眼細
讀何況餘子吾輩當以此爲棒悟窮年鑽紙也是一
番辛苦若不手自校檢知復何冀大兄以爲然乎否

乎拙著暫記惜不能呈政左右容晤時叩懇誨益也
肇敏一條已補入揮汗草草不莊不備順候近安九
能大兄先生師事學弟梁玉繩頓首六月十六日

伏讀大著議論平正攷訂精詳堪與鍾山龍城兩札
記方駕而文繁理富則過之矣乃蒙嚴諭督責必欲
弟獻其管見竊不自量間有附注謬發記於各條之
右淺苦無書檢閱又爲日期所限其於大著實無所
發明不過聊以塞責已耳弟所注有大紕繆處乞九
兄即爲揭去以滅其迹幸甚感甚專此奉復并候近

祉不一芳茱九兄足下教小弟期周中孚頓首廿五
日
讀大著幾及兩旬始得卒業固由弟之魯鈍亦以吾
兄攷據精詳援引奥博迥非尋常說部可一覽而盡
者比也管見數十則淺陋疎略恐不足備采擇惟高
明審定如有甚可笑者即刪去之滅迹之言在周君
則爲虛心在弟則爲實願也其間冗辭累句亦祈翦
削禱切禱切專此布候福安不旣茱堂大兄先生我
師教小弟徐養原頓首十二月六日

札　五

久不見表弟深切繫思得來札奉稔近履安和端居
力學與進前修覃思攷索甚爲欽佇尊著娛親雅言
雖尙未得見然以竹汀宮詹之文觀之推挹甚至非
甚精審何以得此於前輩哉即望惠示以豁蒙滯爲
幸其書名鄙意稍有所疑雅言與娛親似不甚融洽
或足下別有所本則可鄙意以爲不如竟名娛親錄
何如望爾之至垂詢愚之近狀殊無足爲表弟道者
學問一事雖不甘爲俗間蕪陋之業而讀書不多見
聞有限縱有所見亦姑存之以俟它日審定自分非
五六十歲後不敢出以示人博學精思如足下愚所
極欲就正者而無如於心先不能自信又安敢質之
高明耶家君近在邑中時多冬底或一到省耳表弟
何時來省得一暢譚耶順泐敬候姑夫大人起居并
候表弟文履弟婦閫祉九月初五日宗彥頓首

札　六

第一九三冊 104 下版

亡友悔盦先生工詩古文精六書故訓之學早年著娛親雅言見稱於耆宿既乃成爾雅匡名二十卷丙子冬手稾本示余曰爾雅近邵氏撰正義注解精當而於俗本之誤及載籍所引文字異同闕焉不錄因著此書以補其未逮是亦讀爾雅者之所資也余許爲之鋟版遂以手稾見畀丁丑夏先生歿乃校理授梓藁草既列汗青斯竟校讐之頃略得數端案釋言祺祥也邵氏据詩維清傳以爲祺當作禎先生据山井鼎攷文謂作禎者係崔靈恩本陸孔皆不遵用石經始依崔本然說文禎祥也同於爾雅則崔亦有所本矣華皇也引盧學士說郭氏釋草注作皇華也考今本爾雅實作華皇也葢盧氏誤引耳釋天扶搖謂之猋文選放歌行素帶曳長飈注云爾雅或爲此猋兩字古通也風與火爲庉釋文庉本或作炖說文無炖字法苑珠林日月篇地動部引作忳廻風爲飄珠林廻作回與說文合釋水汝有濆陸氏新義濆作墳所云新義俱据舊鈔本今本已多改易與雪囪本同今本詩汝濆正義引作墳案正義又云彼濆從水此墳從土所云彼書卽指爾雅知今本從土係是傳寫舛誤案詩正義引李巡注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則從土非誤特與郭注重見之說不合耳釋蟲姑蟹強蛘蛘新義作蛘云楚姓也說文有蛘無蝆祝注意似原本作羋不從

虫也蟰蛸長踦釋文云詩作蠨考廣韻一屋引詩蟰蛸在戶息逐切又音蠨是詩本亦作蟰也蟓桑繭說文無蟓字新義作象釋魚鱀是鱁新義作暨與集韻類篇合釋鳥鷩白鷢說文五經文字無鷩字廣韻十月白鷢一名揚鳥揚从手旁與新義合中華古今注亦云揚鳥白鷢也似鷹而尾上白則雪囪本及通行本亦有所本也其貇嗦說文無嗦字新義作素與史記天官書合釋獸貍子隸新義作貄貄見集韻然非正文凡此數科皆所未及糾正徵引故附識之聊備一說惜不得起九京而質之助余訂證校勘者爲德清徐明經養原同縣趙秀才坦繕錄督梓者同里朱秀才以升也嘉慶二十有五年歲次庚辰六月乙酉朔十有四日戊戌仁和勞經原識

釋詁辜辟戾辠也下引釋文案語全脫又毖神溢愼也下引詩作祕宮者乃文選魯靈光殿賦注非玉篇釋艸菥蓂大薺下引說文語意未竟不榮而實謂之秀下一切經音義五字下似當有脫取嚴先生手稿檢之已然姑誌其疑於簡末光緒乙酉端陽後一日　潛園先生屬校謹記烏程李宗蓮

悔菴學文序

表弟嚴子九能生一歲誦詩作徑尺字不教而能十齡於屛風上爲四體書擅是藝者莫能及四方號曰嚴氏奇童比長治經史務實學其爲諸生受知於先師朱文正公江以南鄉先生有學者聞其名咸折輩行引以爲友予與九能爲內外昆弟予侍先大夫嶺外歸始見九能談論竟日夜九能才辯犀利每杜予口不得出予甚畏之是時九能已刻厲爲古文薄舉子業不欲爲則絕意進取世遂無以知九能而九能亦不樂爲人知視富貴泊如也故居歸安石冢村意有所忿舍而從德清獨與其妾居頗繚悷不自怡又所識老成半凋謝無出遊之樂則益楗戶肆力於文嘉慶辛未六月裒其文八卷貽書予曰子庶幾能爲我序之又曰凡文之作將以明道濟世吾於二者皆微之奚文爲餝好之又業之不忍焚之散之子愼毋譽我予於九能文不多見今乃得先它人盡讀之竊私自喜顧受性憒闇於文尤拙實無以測九能學之所至焉然九能之以明道濟世二者自歉則予以爲毋庸也夫爲文者孰不曰我以明道乎哉其果有明邪否邪士不得聖人爲之師而又蔽於數千載是非交錯同異襍糅之說非十倍往古之才智者固無由知道之所在而明之矣若濟世之文又有難焉伏居一室未嘗聽覩當世事以審俗知弊酌古今之得失凡行政難易輕重緩急人情所畏所安財用之盈絀事可成與否槩弗曉而徒搜索故籍爲迂遠難行之論則不如其已也且夫道非言所可明而言有時足以明道世非言所可濟而言有時足以濟世作者或不自知而後世讀者乃獨得之意表遂以歸功於其人之言者往往有之則九能之文又烏知不爲明道濟世之文也耶德清許宗彥譔

悔菴學文八卷目錄

第一卷

書

奉學士盧抱經先生書
奉侍講梁山舟先生書
奉少詹事錢竹汀先生書
奉錢竹汀先生書二
奉段懋堂先生書
奉段懋堂先生書二

復楊傅九書
與梁曜北書
與臧在東書
復內兄許兵部周生書
與汪漢郊書
與汪漢郊書二
與族子梁甫書
寄許周生書
寄何夢華書
寄戴刑部金溪書
復沈春泉書
荅朱次雲書

第二卷

序一

送族子梁甫入都序
送梫緗甫會試序
輯古周易音訓序
夏小正箋序

爾雅匡名自序
娛親雅言自序
同文要覽序
白雲小言後序
蠶書序
寠鈔靜志居詩話序
細萬齋集序
梅邊笛譜序 原缺
贈周商尊序

傷寒答問序
悔菴隨筆自序
刻大學翼眞序 原缺

第三卷

序二

壽巖詩存序
松屏詮藁序
南雪草堂詩集序
孫編修遺詩序

宋助教集外詩序
悔菴學詩自序
悔菴學詩自序二
願言集序
酒邊花外詞序
笙巢詞序

第四卷

傳

高烈婦傳
徐烈女傳
沈節婦嚴氏傳
沈貞女傳
施烈婦吳氏傳
方氏二烈婦傳
吳烈婦楊氏傳
張節婦朱氏傳
族母節婦徐氏傳
烈女孫秀姑傳 改馮氏景作

費翁傳

書事

書凌忠介公軼事
書沈東巖事

論

秦楚論
明三案論
周忠介公論

第五卷

墓志銘
吳胥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國子監生缾城王君墓志銘并序
靑田縣儒學教諭朱先生墓志銘并序
先妣權厝誌
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葆林嚴君墓誌銘并序代
周處士墓誌銘
家傳 行述
先曾祖始旦先生家傳
先考半菴先生行述
祭文 哀詞
過餘干祭明儒胡文敬公文
亾友蔣高士哀詞
記
塘西宋氏祠堂碑記
秋鴻館記代
夜績課兒圖記

北山旅舍圖記
香照圖記
杭州南菴放生池記
榆蔭樓記
淸續堂記
第六卷
書後
書手錄宋本東萊先生書說後
又書宋版書說後
書手錄尙書古文疏證後
書宋版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後
書手錄春秋張氏集傳後
又書影鈔元版春秋集傳後
書手錄宋本儀禮要義後
又書宋版儀禮要義後
書儀禮注疏詳校後
書手校汲古閣儀禮注疏後
書明刻本儀禮後

書讀論語叢說後
書唐石經爾雅後
書雪牕書院刻本爾雅後
書大人手錄爾雅新義後
書爾雅參義後
書爾雅正義後
書孔刻本孟子章句後
書孟子音義後
書傷寒續論遙問後

又書後
書王立甫遺文後
書明御史長興葉公墓誌銘後
又書後
書東選甎文拓本後
書泰甯磚文後
書八月廿日磚文後
書卜氏郟甎文後

第七卷

書後二

書五經文字後
書十一經問對後
書四書典林後
書手錄宋本法言注後
又書法言注後
書集韻後
書類篇後
書五代史記纂誤補後

書手錄太常因革禮後
書元和郡縣志後
書校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後
書宋版吳郡志殘卷後
書吳郡志後二
書吳郡志後三
書吳郡志後四
書舊鈔本邵氏聞見錄後
書校本容齋隨筆後

書明活字銅版本容齋隨筆後
書手錄宋本夷堅志後
又書夷堅志後
書新刻小版夷堅志後
第八卷
書後三
書學林後
書甕牖閒評後
書履齋示兒編後

書新刻示兒編後
書手錄雲烟過眼錄後
書手錄雲烟過眼別錄後
書閑闢錄後
書責備餘談後
書潛邱劄記後
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
又書盧先生札記後
書宋版史載之方後
書宋版王荊文公詩注殘卷後
書宋高宗賜岳鄂王手敕墨蹟後
書湖州石塚村青蓮院記後
書顧端文公鄉試墨卷手蹟後
書凌忠介公辭父書後
書嚴公遺愛碑後
書霍邱縣重修儒學碑記後
書長蘆鹽運使嚴公行狀後
書安葬贈言後

九能之文簡淨有法非知古文者不能也
壬戌六月同居湖上蘇公祠因得讀之題
此段玉裁

予學文十餘年矣年過三十未有進步間
以之與古人較輒恧然慙欲死長夏無事
聊取舊作排比存討若干首世有劉季緒
吾之幸也癸亥夏六月元照自題

僕自未冠時即學爲文於今方二十年矣
才既庸下讀書苦不多所居之地又僻甚

無良儔侶若是而學爲文甯有得邪顧以心之所好在是㤀其醜而爲之終不肯釋歲在昭陽大淵獻會錄存一冊自後草藁凌亂未暇詮次山居養痾無以自遣因取前後所作汰擇之得百有廿七篇別爲八卷明知不足以言文也存之聊以著吾好之所在耳客或讀僕文而善之輒謂僕以此心力移諸科舉之學以之致顯榮非難也徒秏神智於此何益僕不知當日以學

文之力學科舉於科名之得失果何如如其未能得也則無益正相等耳苟必得之是僕之不偶於世徒以學文之故而學文之爲益正在於此矣何以言之僕之難以涉世也自知之審矣以僕之昏闇疏率一家之事尚不能理至於魚爛鳥駭而不可救顛蹇困頓爲世所僇笑如此猶幸得自有此身故得蒙詬忍恥冀以自救若一出而問世則凡顛蹇困頓爲世所僇笑必有

甚於今日者而此身既不自有雖欲蒙詬忍恥以自救有所不可得矣以此言之則僕之學文雖無成未可謂之無益也緝錄既竣乃題識於日後以明僕之夙好如此并學文之非無益又如此云

大清嘉慶十五年歲在上章敦牂冬十二月辛巳朔越十日辛卯悔菴居士歸安嚴元照書於德清北城外靚吉堂

悔菴學文卷一

歸安嚴元照

書

奉學士盧抱經先生書

接奉長書并賜以解舂文鈔敬謝敬謝拙文得賜裁定感不可言第嘉獎太過至謂循是而求雖司馬賈董不難到何閣下言之易也推閣下之意不過曰是子也年財弱冠顧有志於斯道吾姑以大言歆之俾之喜兼示以塗軌之所當遵者而已然實虞有以輕

許爲閣下病者元照思有以雪之繼自今敢不竭其駑駘希尺寸之進以報閣下樂育之盛心乎馮先生非文人也集中上魏總憲書陸丞相論辨如漓漢書注駁魏叔子論策諸篇皆有功世教餘文亦多非苟作者知閣下之文章學問淵原於外氏者亦不淺矣竊嘗患夫工於攷覈之學者文率平衍無生氣而尙議論長於馳騁者于攷覈又必多疏略如馮先生殆兼之矣元照雖無知敢決其文之必傳傳之必廣且久也抑有請者第四卷憫烈記載某氏嫠婦五產之事言之似近於許且旣人所共知不足爲誅姦佞於已死也況乎表揚貞烈而與彼較重輕亦似失文體鄙見如此唯閣下裁之元照再拜上

奉侍講梁山舟先生書丁巳

曩以手校說文繫傳見賜喜快何如伏聞閣下校勘精到無比復備錄盧學士孫監察校語不媿爲叔重之功臣楚金之諍友矣元照初苦此書多譌脫未嘗卒業比因繕寫校語乃爲覆勘一過初意是正字畫之誤已爾而一開卷譌書棘目傳刻貽誤十之三而

元書之誤居其七於是始浩歎自宋至今嘖嘖稱賞此書者悉耳食之論也此書唯部叙爲佳通論三卷亦平平爾祛妄之篇未能發許君之義通釋卅卷外繆實甚數之未易悉也姑擿其尤者一瀆尊聽請閣下裁定焉一曰妄改經典也漢經師授受各有家法文字訓詁各不相同故許君引經多異文楚金疑其改易以就己說者乃從而效之不知自有正義石經以還經義已歸於一漢魏諸儒異同唯經典釋文所載者信而有徵此固不容以臆見定也此書於蔣傳

引尚書敷重蒻席茵傳引詩言采其茵昵傳引易笑
言啞啞咆傳引詩咆哮于中國此雖於義無失而徵
諸於古無所依据至若敗傳引左氏齊與晉越敗此
久矣改欲爲販而文義遂不可通扈傳引屈蕩扈之
改戶爲扈而許君又未始以止訓扈也二曰小學不
明也示部稰祭具也米部糈糧也稰傳曰楚辭懷椒
糈以要之祭神之精米故或从米祭神故从示則誤
合爲一矣農从晨囟聲傳曰囟非聲當爲囟字乃得
聲不知囟故有聰音也木部楈榛二文並列楚金以

爲楈簡榛字而曰說文無榛字揬从突聲突从火从
求省與突字从犬者了不相涉楚金音突爲脫殆誤
認爲突而不知突之非聲也曶从日月之日故籀文
作𦧇傳云曰音越則誤認作曰矣三曰援引不典也
凡引證宜求諸古經典方可發明許義正無取乎緐
博楚金於蕿傳不引詩而引邱遲詩輕荑承玉輦徵
隱行也不引左傳爾雅而引國語設微薄觀之及洛
神賦微芳蘭之芳藹簭傳不引周官而引招魂汝筮
與之招魂故不作簭也篙傳獨引韓詩外傳攖竹籠

而潰出之文而實非笞字也以騶虞爲獸名始於山
海經毛鄭皆宗其說傳皆不引而引六韜博物志束
字見經典多矣傳必引淮南道應訓荷纆釆薪釆之
與束義亦遠矣癈傳引律有癈疾不知癈疾之出於
周官左傳也睎傳不引毛詩而引古詩朝露待日晞
蹙頞字出孟子不引而引史記零傳不引詩而引孫
楚詩零雨被秋草妁傳引媒妁之言不曰孟子而曰
毛詩注醴傳不引經而引史記楚元王爲穆生設醴
此非欲衒博而適形其陋歟四曰攷覈失實也徑傳

引澹臺滅明行不由徑以爲巫馬期閭傳引閭閭如
也以閔子爲冉有又引左傳冉有之事以證其閭閭
儹傳引漢書宣元六王傳淮南王爲張博償責二百
萬事而以爲史記復隱括其文曰代王償債暘傳云
漢高祖所隱亦曰暘山案漢書高帝紀隱於芒碭山
澤之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間有山
澤之固則芒碭乃二縣名也今截取暘山二字復改
碭爲暘非矣爝傳引莊子爝火不息乃堯謂許由之
言而以爲許由自言奊傳曰齊有慶奊名繩不知慶

繩之字是臾非臾矢部故別有臾字也灊傳引漢書地理志廬江灊縣沘山灊水所出案之漢志灊水出巴郡宕渠與說文同若灊縣沘山所出之水乃沘水也沼傳引詩潛雖左沼既并二句爲一復誤以昭爲沼堀傳引詩傳云掘閱蜉蝣之掘地使開閱之也增飾傳箋之文至不可解銍傳引爾雅云鑊也爾雅無此文且鑊必钁之譌也鏺傳引稽康曰鸞翮有時鏺此顏延之五君詠詠稽康之詩也而豈康語哉隕傳引東京賦若己納之於隍而誤以爲尚書曰若己納

諸隍巴傳引山海經巴蛇食象而曰博物志其於漢魏諸賦解名十誤七八尤難指數五曰箋釋多謬也說文以詐訓諼諼傳不引公羊而引詩終不可諼不知爾雅大學已明訓爲忘矣又可以訓詐乎弄玩也从廾持玉傳曰戲弄之璋璋玉也然而載弄之瓦亦卽此弄字也驪傳引爾雅小領盜驪盜字本不可解而楚金訓之曰淺殊可一笑彼見桼屬竊脂虎竊毛謂之虦貓景純訓竊爲淺意盜竊一類字可以移用而不知竊之爲淺義從音出盜之與淺則絕不相涉

矣六曰傳譌弗審也兩徐所見說文不同猶陸德明孔穎達之於五經也楚金於書中衍文譌字初不致詳曲爲附會桴注云棟名與爾雅棟謂之桴合楚金本誤作棺棟以爲棺卽楣字案爾雅曰楣謂之梁非桴也且說文例寫正文何獨此楣字省去木旁耶衮注云一龍蟠阿上鄉言龍首向上也鄉誤爲卿傳曰所謂上卿卽周公禮也覞注云旁視也誤爲內視傳曰今爲睨內視自視也案中庸睨而視之孟子睨而不視則非內視之義且內視自有䚃觀等文不可溷

也汶水出井陘山與史漢水經注悉合楚金本誤陘爲陵遂力以陘爲非而不能有所證以自申其說妹注云女弟也誤衍夫之二字傳曰卽曹大家所謂嫂妹也七曰徵引太支也戴傳引陳平割肉事晨傳引孟子鷄鳴而起得傳引詩如彼築室于道謀二句牖傳引詩束矢其搜喜傳引左傳公喜而後可知也辟傳引左傳諸侯會于澶淵櫟傳引潘岳射雉賦涉青林以遊覽楹傳引古詩迢迢牽牛星四句偕傳引左傳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此於本書皆

無所取汎濫牽引不審其意旨之所在也以上七科所摘但十之二三意必有放吳廷珍新唐書糾繆之例別成一書其繆庶可盡抉也許君之學當時無師説楚金表章其書得不失傳功固不可泯耳然楚金之學有盛名專精著書不應荒陋若此殆亦不免爲人所竄亂邪元照所校者至淺率閣下不惜教正之幸甚元照再拜上

奉少詹事錢竹汀先生書 戊午

秋間蒙遠寄尊製廿二史攷異全部見賜領到敬謝

此書浩博精諦實自古攷史者所未嘗有荒陋如元照宜無從贊一詞矣唯漢書鯛陽一條曾肄業及之敢布其説於左右案鯛陽孟康音紂師古章懷皆從之玉篇有直久一音廣韻上聲有部紂紐亦收鯛字蓋魚名音童地名音紂本判然也左襄四年傳杜注有鯛陽字釋文曰鯛孟康音紂直九反一音童或音直勇反非此尢爲確證矣謂孟康本音紂紅反而脫紅反二字者其説始於方以智之通雅夫以顧野王陸德明陸法言師古章懷諸公所据孟康之本舉不之信而信明人臆造之説似未安也若夫鯛从同聲而讀若紂紂非同聲也此誠不能無疑元照昔嘗聞諸亾友錢君馥云詩鬷假無言中庸引作奏假毛詩衡從其畝韓詩作衡由鬷爲奏從爲由與鯛之讀紂正同不必疑其非聲不知閣下謂此説何如也又案古以太和紀元者六魏明帝晉帝奕後魏孝文成李勢趙石勒吳楊溥而唐之文宗則是大和非太和也孫季昭示兒編始誤以爲太和相承至今抱經先生始攷正之閣下亦以爲然然取徵無過於當時碑刻

而非多見唐碑者大都不能無疑且以孫季昭宋人爲解案唐劉遵古大和中節度東川借人書千餘編值涪水泛書盡濡濕方曝之得易一冊題云上元歲閱此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八八千口大水飄溺遵古召賓客示之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號一八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沈明遠寓簡載此事是大非太斷無疑矣臧在東過訪遣舟送之還常州謹附小箋藉陳鄙悃因風不勝虔切元照再拜上

次年六月先生惠書謂絅可讀紂特不當如廣伯之引例其說甚精今在潛研堂文集弟三十六卷自記

奉錢竹汀先生書 辛酉

尊製荅問春間從何夢華得一冊讀之攷覈之精確論議之平允謝山之書萬不及也其中有鄙意所未達者數科敢罄所懷仰祈裁示大畜彖傳輝光日新此鄭君讀法王輔嗣則以日新其德爲句愚案漢書王莽傳陳崇奏莽功德有亹亹翼翼日新其德之文

疑西京已有此讀不必刱自輔嗣也說文所稱書詩或不標書曰詩曰尊意謂標書詩者乃古文孔毛本不標者乃今文歐陽夏侯齊魯韓本愚案書詩有今古文之異而爾雅則無許君引爾雅亦或標或不標則又何也恐許君於此初無定例論語孝哉閔子騫一條細審問詞似小有誤案漢儒皆以子騫喻親以道人無可非間其父母昆弟爲說漢書杜鄴傳後漢書范升傳論衡知實篇皆然陳長文始以不間子騫爲說故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皇侃義疏曰凡人物論無有非間之言於子騫者也長文之說正朱子集注所本今問詞引長文注脫去首句故以爲同於漢儒而異於集注此似宜改正者孺悲欲見孔子据皇疏乃召孔子來見準之論語書法儀封人則曰請見陽貨則曰欲見今孺悲不書請見而曰欲見則皇疏信而有徵矣邢疏固不足憑而儀禮疏謂不由紹介故辭而不見亦臆說也孟子若崩厥角稽首趙邠卿以若崩爲句故其注曰百姓歸周若崩後人惑於古文

尚書以若崩厥角爲句訓厥爲其則趙義終不可明矣爾雅犬生三獀說文無獀字閣下据玉篇謂是猥字之譌案說文猥犬吠聲義亦不協且玉篇不僅訓猥爲犬生三子也其於獀字亦然又有⿰犭畟字音郎其訓亦同獀⿰犭畟二字皆不見於說文叜畟畏形皆相近將何所適從愚攷周官大司馬注曰豕生三豵釋文曰本亦作豵然則獀即豵之俗書不必取玉篇之猥字矣許鄭肩羆之異說者紛芸以愚攷之實則爲陸氏釋文所誤耳扛鼎之物許本作羆鄭本作肩其

覆鼏之具則當作幎說文曰幎覆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幎人儀禮扃鼏之鼏本當作幎幎人掌共巾幎鼏覆正其所掌釋文於周禮禮記幎字皆作冪僅小異於正體耳獨於儀禮則盡誤作鼏開成石經亦然讀者疑即說文鼏字而不不知實冪之譌也周頌絲衣箋有舉冪字釋文曰本亦作鼏此誤同之明證張參五經文字序亦云鼏冪同物禮經相外也又案冥鼏二字皆从冂聲鼏讀如密亦可讀如冥與扃音近故許鄭各異說文鼎部元未嘗有脫文也惠氏禮說云

說文冂覆也冂從鼏爲鼏則鼏非覆鼎之物乎揣惠意謂覆鼎之具从冂下鼎於義更切而不知鼏从冂聲此形聲之字不必求其義如宦字亦从冂聲而其義爲飯剛柔不調相箸於義亦無取也且鄭本作扃說文訓扃爲外閉之關於舉鼎之義亦無取也友人徐新田始不以鄙說爲然既而改從鄙說更爲推求詳悉今亦采用其言以上愚管之見明知無當稽古之暇更有以教之則幸甚元照再拜狀

奉段懋堂先生書 壬戌

日前道出吳閶進謁台階藉慰半年企渴之意承許序爾雅匡名感甚元照於漢魏至北宋人所引爾雅有異同者廣爲甄錄校其離合惜所見之書不必皆善本然通行之本猶非盡劣唯太平御覽一書明人刻本譌闕宏多夏閒先生來杭行笥中攜周氏所藏宋版殘本一函元照幸得寓目中有一條甚佳尚記憶能言之釋天四氣和爲玉燭不但諸書所引皆作氣即石經及陸農師新義與凡宋本皆作氣其作時者直監本之譌不足深辨者唯下文四氣和爲通正

則自石經泉宋本無不作時者攷文選注及白帖所引則亦作氣以義推之氣字爲勝論衡是應篇引爾雅四氣和爲景星即此文也宋本御覽引亦云四氣明刻本作時是淺人据今本爾雅改之後見何夢華照校之本於此字未經改正凡校本之不能無漏略如此翻閱非難事相去二百里不能借讀是可惜耳袁氏所藏宋版爾雅疏單行本向在第一樓校過兩冊經文大致與石經雪牕本相同尚未終卷未知可轉假一閱否鄙著凡例數條并所引書目各家姓氏

別紙錄呈祈察入不宣元照拜上

奉段楙堂先生書二 甲子

月前于役姑蘇兩謁函丈大慰二載願言之意承許序畫扇齋秋怨詞懇速成見寄企渴企渴前於尊案見所寄某公書藁詞氣激直大致似歐陽公與高司諫之書歐公之所論者國事之是非然後之君子於歐公不能無遺議今先生之所爭較之歐公其大小何如而凌厲揮斥令人無所措手足傳有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受之者豈遂能甘此今尊意若曰彼雖

不甘吾何懼之有夫懼不懼亦何足深論且非懼顯要也懼失儒者謹厚之風耳更就此事論之在先生始亦失之輕信夫既身據要津欲爲朋好栞行箸述固非艱大難勝之事也苟非力所能及則竟寢其事有何不可而乃委曲躊躇募助集事其始也如此又奚怪有今日之事乎然而先生之責之也又已甚矣人之知此事之顚末者不能不謂先生處之失其平不知者傳聞失實不過曰段先生因某公不爲刻書薦書院作書罵之耳如此則先生之品詣亦少損矣古人有言曰伸於知已屈於不知已今先生之於某公旣不以爲知已矣而乃直言觸諱若是豈屈於不知已之道乎元照於先生有知已之感又思宿昔從遊之耆舊如抱經竹汀諸老悉已物故其健在無恙而還往親密者惟山舟侍講與先生耳高年多事致損天和非區區頌禱之私願也元照之直言觸諱盖出於不得已唯先生諒之先生不以鄙意爲非則乞潤色元藁微詞緩諷使之自悟焉可矣芻蕘之言伏希采納天寒欲雪呵凍臨池不妨學宋廣平之賦梅

花愼弗效稽叔夜作絕交書也元照再拜上

復楊傅九書 癸丑

孟秋廿日奉所惠書正當侘傺之時發函伸紙爾爽眼明比想高堂健飯都下承歡不匱之孝令人生感如弟有六十老親須髩蕭衰齒牙零落頽然如大耋之年而不能侍奉起居無故挈其妻若子二千里水陸長征遺吾父以思子之勞每讀昌黎歐陽詹哀詞舍朝夕之養而來京師云云未嘗不爲之撫膺歎息嗟乎如弟者何所爲而來此此間風物甆器外一無

所有亦唯有新出之甆絕無古器也弟心境殊惡寢食不安張佩蔥先生集未曾寫得一紙經義考亦無心細閱唯將宋本隋書檢點一過所補者與吾兄大同小異隋書錢景開所託售者故攜之行篋中也錢所藏趙孟奎分門纂類唐歌詩宋版殘本弟已以白金八十兩買得之案孟奎字文耀號春谷昌陵十一世希懌之孫與𥲅之子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書凡百卷分八門天地山川卅二卷朝會宮闕八卷經史詩集三卷城郭園廬廿卷仙釋觀寺十二卷服食器用十一卷兵師邊塞二卷草木蟲魚十二卷凡千三百五十三家四萬七百九十一首今所存首尾兩門中十二卷耳其咸淳元年自序并目錄是毛斧季從絳雲樓藏本補錄者後有斧季手跋及王善良唐宇昭手札二通皆可觀弟前閱鄭芷畦湖錄藝文志載此書而卷數門目及孟奎之爵里字號皆不詳湖州府志因之得此可以補其闕矣來書言毗陵有謝承後漢書姑蘇有韻海鑑源不知此說何自得之謝書据吳淑進事類賦表明言其亾是北宋初已無其

書故宋史藝文志亦不載閻百詩述傅青主言其家有永樂中揚州刻本遭亂失去明季有人在史館見方從哲以內府藏本攜歸德清後訪之方氏後人不可得此二說均不足信前　詔徵遺書范氏天一閣書單列其目而實無其書故書終不出姚之駰後漢書補逸采集謝書僅一千餘字耳今云四十餘卷不敢信也韻海鑑源元三百六十卷崇文總目宋藝文志皆作十六卷殆是後來刪本据困學紀聞則十六卷本亦已失傳今云七大冊豈十六卷尚未亾歟吾兄之說書得毋東坡所云說龍肉耶徐宏祖之於地理出自目驗宜非案圖指索者比承教論河源主遊記以正東樵之誤甚善但弟於斯道夙未究心它日歸當商請益也涼風至矣歸思彌切良覿匪遙先此奉復吾兄上有兩親下無子息千鈞之重繫此一身其勉自愛哉弟元照拜白

與梁曜北書　己未

於周生處得尊刻瞥記伏讀一過佩服良深中有數說不無尚有可商請質言之以取正焉雜卦傳晉晝

也明夷誅也孫季昭疑晝誅不諧於韻欲改誅爲昧爲亭林所譏尊意以卦義反對之故復有取於孫說案篇中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諸卦反對義皆不甚顯確安見誅之不可對晝乎孟子引湯誓時日害喪趙邠卿訓害爲大害之訓大誠無徵於傳記今謂大乃盍字誤脫其半則非也邠卿明云言是日桀當大喪亾豈可謂邠卿不以害爲大乎二女果邠卿云果侍也說文引孟子作婐云女侍曰婐果乃婐之省文趙許義同無可易矣

僞孫疏本不足述今奉合於周官宗伯載果之義則是虞帝祭天二女助祭近於鑿空傅會某嘗言漢儒詁經非有大違錯不可輕議吾曹立說非有確徵不可自信好異喜新宋以後儒者之病賢者固當力矯之耳尊說爾雅鸕諸雉一條尤不確說文數雉之名日十有四種悉取雅訓盧諸雉居其首盧諸之爲雉名無可疑矣今本爾雅盧旁施鳥準諸說文則鸕鷀字也今截取鸕字置於鷺舂鉏之上而曰黑爲鸕白爲鷺復何据乎又謂諸雉二字乃總冠之名則爾雅未嘗有此文況有說文爲明證乎以上數科幸更審之漢書地理志引邶風河水洋洋龍城札記謂洋當从楚姓之芈即㳚字此論甚精尊意疑即碩人之詩謂邶乃衞之譌似不然也班氏云邶庸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衞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此言三國之詩皆有淇有河也碩人之詩明冠以衞曷嘗有誤此一檢元文即可瞭然者蓋錯晉灼音厝小顏据叙傳錯故爲韻以證晉

音其說甚確西征賦讀爲入聲亦不爲誤何也皆昔聲也而尊意謂故字从支亦可讀入聲而不知支爲部首形也非聲也在支部而从支聲則凡支部中字悉可讀入聲乎某學術淺陋本不敢插齒牙於著作之林以相厚之意故不揆檮昧冒貢芻蕘言而無當勿吝往復爲望某頓首

與臧在東書 乙未

一別又十旬餘矣自足下之去吾益孤子讀書有疑義未由質問有所搬獲又惜不得與足下抵掌劇論

其相欣賞天涯旅館靜夜校書想足下之念我亦同此懷也足下天性戇直有言必盡欲少宛委一字而不可得坐是不諧於俗吾則較足下少黠尙能俯仰隨時而意所不可究不能飾貌爲歡終不可以涉世天之使我沈淪不遇正乃所以全之而非厄之也足下宜深悉此意足下去年在杭州書局局中人皆不悅足下此亦不可盡責於人亦足下有以召之也夫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學問亦猶是矣一出言而莫之逆雖聖人弗能也而謂吾曹顧能之乎讀書有得果

自信不繆於古人則雖舉世噪罵曾何足以動吾心於此而苟動其心是自守之不固矣又臧否人倫尤宜謹愼而足下且肆然見之筆墨之間輒曰某某不足道此大失儒者謹厚之風姑無論其爲人所憎惡矣古人交友以箴規爲先斯道也今亾矣足下以盡言見惡於時然吾深知足下眞能受盡言者吾之直言不貢之於足下將安貢乎昔吾與足下極論處世交友之難足下輒歎息受吾之益過於諸老斯言也亦可謂懇到之至者矣然則吾不極攻足下之短乃所以深負足下異日持何面目以見吾良友也足下見吾脆弱憂吾不永年此誠愛我之至者日暮懷人言念及此曷勝悵悵然吾不自以爲憂而以足下之所以憂予者爲足下憂也何以言之吾年未及冠一病數年幾死矣然竟不死以至於今天之所以留我於世未必無意年來遊心圖籍假日媮樂榮名利祿淡然不攖於懷更無死法何足憂也古語不云乎翹翹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剛美德也然剛之過者或近於躁或近於愎愎與躁非特難以處世亦且損於養

生斯二病足下皆不免焉吾之諄諄苦口固不專爲足下陳處世之宜也曾子曰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二千里寄書不以規諫又將何言足下其以吾言爲煩否春寒唯自重不宣元照叩頭．

報許兵部周生書　癸亥

承爲序禰雅匡名收到謝謝尊序大指爲糾段君序中轉注假借之論而發以弟之檮昧何足以定之而承諭以虛心察兩家之是非用敢反復尋繹稍得要領段君之說轉注用東原之說以訓詁當之此本不

敢輕信者兄之所辨當矣至糾段君之論假借此在段君不免有語病而兄求之過深遂相抵捂耳叔重之說假借也曰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說文非無令長二字又如兄所舉韋字解云借以爲皮韋字明皙如此段君治說文四五十年而曰說文無假借宜疏不至此弟申其意蓋謂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以爲之者六書之假借也固有其字而形侶聲近得通借而互用者經典古文之假借也請以哉字明之哉不訓始其訓始者字當爲才爾雅訓哉爲始是借哉爲才也而說文於才哉二文各還其本義不以始訓哉是之謂無假借也更請以嚥字明之然否之然本从口爲嚥經典相承則省其口而漢隸又以肰爲之在說文則三義判然是之謂無假借也段序云說文與經傳爾雅訓詁有不能同者由六書之有假借也若改曰由經傳爾雅之多假借則無語病矣今當存兩序於篇端而附弟此書於後以俟明者定之可也外弟嚴元照叩頭謹復

與汪漢郊書 戊辰

僕之傾倒於足下久矣特以足下謙謹過甚僕雖欲請益恐足下未相許故自相識以來未嘗敢以文史相商搉也昨同王丹生過尊齋始得與聞高論虛往實歸大愜於懷僕於學問之事非所宜言也然竊嘗論之彼湛溺於帖括之業者既不足以言學矣若夫慕好古之名而徒務乎零星餖飣識小而遺大終爲俗學之歸其與帖括所異者面目而已足下之好古僕之所佩服而其所見者大尢非尋常人之所能及也足下之說經深思其義而務貫通之以僕之陋劣又何從贊一詞乎讀所作文堅凝精卓又甚愛之而有一言竊欲就正於足下前者丹生讀足下之宋遺民錄跋而不以爲然卽僕亦不敢甚以爲然也昨率所見言之足下顧唯唯不知足下眞以僕言爲然邪抑或未以爲然而不欲深辨而姑置之邪繼而足下論及張蒼水頗致不慊之意僕於蒼水舉事之始末不甚詳故不復與足下相反復今試綜而論之若蒼水者非世所謂賢者邪足下議之非所謂責賢者備邪僕以爲責賢者備春秋之法也修春秋者誰孔子

也孔子何以責賢者備也孔子聖人也聖人操大公至正之道以衡量賢者賢者之行不能無過不能無不及而其過也其不及也所爭在豪釐秒忽之間唯聖人知之亦唯聖人處之可以無此豪釐秒忽之過不及故可以起而責之知此則知責賢者備聖人之事而非吾曹之所當務也葢以去賢者之畛域尙遠也去賢者既遠而乃以其行事少不槩於吾心輒從而尤之而曰吾責賢者備也得毋思之未熟乎且夫事莫難於處變而古來忠臣孝子之所處者大氐皆

變境也聖人處之則無弊賢人處之固不能萬全虞舜終能化其親而申生唯從事於一死職是故也然而謂申生非孝子不可也虞舜可以責申生矣僕之愚見如此今使當蒼水之時處蒼水之境不爲蒼水之所爲夫豈曰不可而僕獨不喜足下議蒼水之後者何也葢恐斯言之出於名教無益而先有損也僕又嘗論儒者之學在乎明倫五倫之義有變有不變不變者何父子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變者何君臣也夫婦也曷言乎變也古者夫之於妻有故則可出

也不以爲不仁妻之於夫死則可嫁也不以爲不義臣之於君不合則可以去而之他國不以爲不忠也居今世而有人焉以去就之義論君臣夫婦非愚即誣耳是以士君子立言不可不愼也吾曹之言豈其必傳於後然而不傳則已矣或者傳則恐其言之弗當而新奇可喜足以蠱後之人是則深可慮也僕之狂言蘊於胷中者久藉足下以發之冀足下有以益我金谿刑部議論不隨人轉移與足下相若何日得同聚一堂聽兩君劇論竟日衝風之振僕雖無竅或

者爲之一號也讕言袞袞不顧抵觸此足以見僕傾倒之誠若以僕爲好辨以自衞者則殊負僕矣縷縷之意伏希鑒察不宣元照叩頭

與汪漢郊書二 庚午

辱惠書兼所書摺扇慰我於飢渴之中喜弁不可言扇頭所書尊製周秦以來學術辨其原遠其言簡以之斷千古未了之公案可也僕又何以益之無已姑爲足下作吹毛索瘢之論相較於字句之末或者可備一說請足下裁正之始僕讀足下之文服其氣味

滔古特微病其韻短而節促無抑揚紆徐之致初未審乎致之之由熟復數過久之乃寤盖病於用助字太少也夫文無時古之分分時文古文爲二者非也以助字多少爲時文古文之分者尤非也遷馬殺犬於道宋初爲古文者之言也然準其例而爲之則無文矣今以歐公文論之則當憒然書錦堂記成已送韓公矣既而又取去云欲重定其重定本初無大改易唯於首二句各增一而字耳峴山亭記一置茲山之上一沈漢水之淵初云一置茲山一沈漢水因章

子厚言而增改焉今試取兩本較之元本勝耶改者勝耶足下之病正與歐文未改者同僕更就足下文而飣餖論之足下之文曰學之歧其在昭定以降乎僕請爲足下增一字曰學之歧也其在昭定以降乎何如如此類者尚多幸足下更審之足下且弗謂鄙論之所係者淺也夫言者心之聲也心欲其平心平斯氣和氣和斯辭達達之爲言通也韻短而節促其弊近乎窒窒則不達矣士不得志於時重之於憂戚貧病則其胷中常若有物焉下上於其間爲語言文

字之累不漸以消之不可也消之如何抑平其心而已矣夫人之心何以不平也其於天道人事泥於常而不通其變顏何以夭跖何以壽宣尼何以畏於匡厄於陳蔡不能測知消息乘除之故必有致疑於善不必福惡不必禍者矣疑之既久遂掓爲天道無知之說而心之不平滋甚故欲平其心者不可不以其變者而深思之也夫心不平者氣必戾氣之戾者必召殃心豈可以不平也哉僕因論文而縱言及此亦自知其煩矣雖然於足下吾安能忍耶足下書尾所

言援吳丈胥石之例欲僕爲足下作傳僕爲之駴咤彌日凡僕文之不足以不朽足下與夫足下之不朽無藉乎他人之文舉皆弗論昔者吳丈年已七十平生志業至此一無所就無聊之極欲章實齋生爲之傳實齋不爲而僕爲之僕何以爲之悲之也今足下境雖困然年未及壯或出或處要皆可以自見於世何乃作此日暮途窮之言將毋困於境而爲境所奪有以招暮氣之乘耶如是則僕之氣且爲足下一言而消沮盡矣尙何文之能爲僕之不爲足下諒之足

下它有所屬當無不承命頃者僕思哀所爲文寫成一通以自怡悅聞足下旣爲之序矣請以示僕當珍重手錄以弁其端幸甚望甚元照叩頭白

與族子粱甫書 甲寅

足下去故鄉萍飄梗泛不能作歸計亦可云失意矣吾雖居局外然一念及足下輒惘惘不能自已足下身當其境誠難堪矣雖然從來人才卓卓者皆不出於輕肥飽暖之中孟子所言苦其心志云云又誠可味也吾雖不及見吾兄然聞宗黨言吾兄居官廉正綽有古循吏風至今蒲臺曲阜尚有严嚴明府之遺愛者足下而終身淪落吾知其必無是理也在足下勉之而已矣足下誠能頃步不忘其親痛自刻厲不苟安於淺近則今日之流離困頓庸豈非天所以玉汝於成乎苟不然習於客路輕躁浮薄之風不復以讀書立身爲念則非吾之所望於足下者矣吾於兄下疏屬也所以不能已於言者以足下之愛我耳其勿以老生常談目示幸甚元照白

寄許周生表兄書 辛未

來敎謂拙著娛親雅言與古文必當爲作序聞此言爲之欣弁又云欲俟它日爲之則終不知得兄之文在何日也又爲之惘惘者累日雅言非稱意之作已有錢段諸先生之序兄雖不序可也唯古文非得兄序之不可經史百家之學至近日可謂大備矣獨古文一道非唯能者尠也卽好而言之者亦寥寥矣當吾世而無吾兄則已當世而旣有兄幸得側承緒論又重以內外兄弟之親而弟之文竟不得兄一言以弁其首甯能慊然於中乎來敎謂近益知作文之難益不敢輕率下筆諒哉斯言苟非深造自得何以見及此弟竊謂不輕率下筆是也因是而遂不下筆則似非也百工之藝唯熟故精殆未有未熟而能精者文何獨不爾今夫筆譬若刀劍然置之久而不試則繡澀生之繡澀日生芒鍔日盡乃求其利於一割不可得也多讀多作之說爲爲時文者言之爲古文亦若是而已矣不多讀則古人之長不見而妄以爲吾已得之矣不多作則雖見古人之長而吾終無以及之其獘之相去殆不甚遠也今兄於古人之長旣已

悉見之矣尤願吾兄騰踔奮迅以赴古人所到之境毋徒退然自沮甘爲古人所詘也弟所寫定之文八卷今寄以請政遇所不當意掎抉而詆訶之是所深望世無劉季緒非學文者之幸也弟幼而失學經史大部無能成誦者年財過壯游更家難無暇理故業根氐既薄筆又劣弱意所欲宣筆弗能啚也故集中無論說之文素嘗持論謂文之不可已於世者有兩端一以明道一以濟世舍是勿貴也之二者古人於論說見之居多然而爲之略有二難雖有一孔之明

而所照不周知其一不知其二若是乎明道之難言也出位而言事徒以駴人之觀聽有類於孟氏之云橫議者未有益於人先有損於己若是乎濟世之難言也故就八卷之文考弟意之所在實楞然其無有也天假之年異日或藉楮墨以自見一二然不敢必也兄能爲弟道此意則受賜多矣若夫唐言衰響既非分所應然亦古文之法不宜爾學古之文正當存古之道豈可以世俗之所尙者而輕徇之乎謹列丹慊唯鑒不備

復何夢華書 壬申

人日前得足下元日所惠書命僕作南菴放生池記僕况味殊惡久不作文而放生之事吾先人志念之所存也重以台命不敢怠忽謹屬草就正僕謂譔此題者類有兩端章甫逢掖之徒諱言放生恐人誚其溺於異端之說也故必別求高論以緣飾之修詞縱極其工而已不足發人之惻隱矣又或者立意崇佛盛陳因果報應之說以相怵特可爲鄉里小兒說法中人以上卽無以猒其心而關其口適足以滋疑謗

耳拙文欲去此二病并欲明孔孟所以不言放生而今之放生不背於孔孟之意此下筆時大指也惜筆力弱言之猶未啚耳唯足下削正爲幸僕聞水樓言此事非三百金不能舉一時殆未能卽集僕意先將此文刊一木版傳布友朋卽以代勸募之啟未必無小補如其刊之乞厰數十本見貽爲荷

寄臧刑部金溪書 癸酉

辱惠賜鮚埼亭集力疾讀一過於其所譔子劉子祠堂配享碑不能無遺憾敢陳其說於執事按蕺山門

弟子之最醇者莫若桐鄉張先生楊園蕺山受業於吾鄉許恭簡公淵原出於陳湛其所持不必盡同於程朱楊園之學以程朱爲歸其所持又不必盡同於蕺山比諸前儒師弟之間若敬齋之於康齋也楊園雖不墨守蕺山然終其身言必稱師兢兢焉不敢失墜遺書具在可覆按也乃何以獨擯之不得與於配享也文中言弟子之見於遺書者甚多未必皆眞儒勿敢濫也又言有負盛名而不得豫配享者是非指楊園而言之歟然則楊園之不豫非漏也是謝山未

槩之也其未槩之也必非無故此其故僕乃今知之矣謝山平生推重黎洲黎洲楊園同出劉門不無枘鑿葢黎洲博涉九流以文章著作自命而楊園悃愊無華不欲以文采見黎洲晚年應聘講學參議史局不能不干涉世事而楊園匿影村社悉力農桑遺世而獨立學術志行皆不同故兩家遺書均未嘗有一語道及蕺山立學之基在於堅苦刻厲楊園躬耕終老眞堅苦刻厲無媿於蕺山何以見其非眞儒也若以其學不合於蕺山而置之則黎洲之汜濫雜綜亦

非蕺山之家法也且其同門如陳乾初則以大學爲非聖經矣惲仲升則以蕺山所說意爲心所存有疑議矣此豈能與師說若重規而疊矩然者且仲升被緇出世嗣法臨濟其於師門臭味果何如然猶諒其志節不加貶若陳章侯之蹤跡詭誕其於蕺山臭味又何如然亦置諸弟子之列而獨於楊園若無其人也其果有說以處之乎冉有聚斂宰我短喪聖師訶斥明著簡冊後世議禮者不聞於二子之從祀有異言然則親炙之門人茍非有干犯名教操戈入室之

迹皆不得而輕黜也謝山表章先正用意甚勤乃不免存門戶之見啟後人之疑論是可惜也執事何以解之病滋甚何時更過我

復沈春泉書　丙子

壬申一晤忽忽如夢別後未幾即染沈痾于今五年雖猶未登鬼籙已成廢物久矣辱惠書并示以永嘉甎文拓本知足下假榻僧寮寄情汲古極爲歎羨足下以永嘉無七年爲疑此不必疑也劉聰之陷洛陽在永嘉五年辛未至癸酉二月懷帝始遇害四月愍

帝即位改元建興則是癸酉四月以前乃永嘉之七年也通鑑之例一年之中有兩元者据其後者書之故於癸酉書建興元年也而此甎造於八月在建興改元之後而仍云永嘉者則以其時中原俶擾南北梗塞發號施令不能遠届吳興距洛陽二千里而遥改號四月猶未及知揆之事勢宜有然者凡紀元若此類之错互於金石文字往往見之殆不足怪也至漢冲帝之紀元自來相傳以爲永嘉而不知嘉實憙字之誤其說見於史繩祖學齋佔畢言之極詳玆不復贅附呈絕句一首用博一笑不悉

序

歸安嚴元照

送族子梁甫入都序 乙卯

予頃爲族兄葆林先生纂香照圖記徇兄子梁甫之請也先是予赴鄉試與梁甫同寓於西湖昭慶寺過從二旬梁甫別時約季秋歸里省墳墓過予家迨揭發兩人皆被放梁甫以病不能來予不悲予之下第而悲梁甫也予亦不悲其下第而憂其病也今梁甫

以書來道疾已瘉明年將入都乞予言以行嗟乎予與梁甫無服之親也而予與梁甫不翅如手足也於其行又安得無言吾家自從高祖參政公暠弟遷居府城子姓繇衍遂與石塚族人疏而予與梁甫獨密予十歲時始至梁甫家梁甫雖幼而舉止如成人予心儀之歲戊申予以試事入城又覯梁甫梁甫甚親予告之母氏馮宜人留予於家相驩甚是年予名入縣學而梁甫不與宜人與梁甫但以予之獲爲喜也嗟乎予與梁甫無服之親也而梁甫與予眞不翅如手足也迨予游南昌歸過梁甫會梁甫將奉馮宜人之甘肅恖恖別去吾於宜人丁甯之語至今如在耳也梁甫敘別之情至今不能忘也梁甫出遊以後時時以書抵予以尉予心梁甫亦諒予之不能忘梁甫也噫吾與梁甫皆無親弟弟吾苟得與梁甫終年聚首稽古讀書必均有所益吾盍不挽而留之雖然梁甫今茲之行其心將有所求以慰其父母也予所望於梁甫正在於此若蠖伏而不出勢且無以自立吾又安能挽而留之是梁甫之行吾之所欲也然而離

羣之感吾未能釋然吾且無以自慰嗟乎梁甫亦思有所以尉我者乎計吾兄之下世廿有三年矣馮宜人之鞠梁甫也勞矣樂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梁甫之奉宜人不可有豪髮傷其心也此事親之宜孝一也儒者之於書猶衣服飲食也布帛菽粟所以養身書所以養心心苟失所養則縱而不能自主矣此讀書之宜勤二也吾家世相傳主乎務本儉素者立身之本也成家之本也梁甫其毋慕紛華而失吾家風也此家法之宜守三也記曰

相觀而善之謂摩又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梁甫遊歷四方遇賢豪宜求友以爲助然苟失其人則無益而有損此擇友之宜端四也古之君子愼起居節飲食所以愛其身者至矣身也者親之枝也愛吾身正以愛吾親也以梁甫之孱也三千里跋涉關山蒙犯霜露少不自愛則病疾生焉此體氣之宜養五也噫吾所欲爲梁甫告者未可以悉數也梁甫能念吾言而并得吾所欲言而未及言者其必有以尉我矣嗟乎吾與梁甫無服之親也而不翅如手足也是以吾言若是其緐也梁甫而不予忘其能不念予言乎予且有以自尉矣

送楊緝甫會試序 甲子

秋八月予避喧入城秋榜既發得江南題名錄讀之其六十四名楊希之注籍無錫是吾友楊緝甫也爲之喜然緝甫名熙之非希也疑其誤刻又疑其易名又慮或其昆弟之同行者不釋然久之既而有無錫便姑以書敂之報書未返會予于役蘇州遂紆程出關往無錫訪王佩青緝甫來見予始得徵實焉乃喜甚初緝甫未嘗識予於佩青所見予文詞好之介佩青通書於予申殷勤予賦詩報之厥後予至無錫緝甫輒過從絫日夕顧恂恂然不肯多出言予誘而與之言亦終不言予愛其謹而微嫌其過於謹也予涉世以來閱人多其能不與境遷者蓋尠予今見緝甫察其狀亦不易乎其素是非亦舉之足以動其心者矣予尤喜之佩青近采爾雅說文之義字緝甫曰籀倣倣始也籀之爲言讀書也其所以勉緝甫之意甚遠而吾於此竊有質於緝甫今天下之號讀書者非

無人也究未知其所讀者何書也抑未知其書之若何而讀也讀書豈易言乎吾嘗奉教於金壇段先生若膺矣先生精講六書詁訓之學而其言曰讀書務明大義乃克適於用徒屑屑於經義之小者雖精何益矧詞章之末又不足言矣先生之言如此吾不敢自私於緝甫之試禮部也無以贈其行敬以先生之緒言爲贈自茲以往緝甫其務明經史之大義以斳適於用以斳不負所讀書以斳副良友之所望緝甫其勉之異日成進士或入館閣或分部或爲知縣有

以自見於世斯吾與佩青之意乃大適己吾之所以爲緝甫告者如此緝甫爲吾示佩青其必有以廣吾之所未及者矣

古周易音訓序 戊午

朱子說經皆出獨斷中庸大學更定章句不屑謭謭拘拘就先儒之成范而於周易獨栞王韓之誤離析經傳以還孔門之舊其所据依乃呂成公所編定者也成公於易但編定之未嘗爲之訓釋朱子因之而作本義是宋易之合於古雖定於朱子而肇端於成

公成公之功偉矣明人修大全乃取本義附於程傳而程傳用王輔嗣本與本義經傳不相合乃割裂本義卷次以彊同於程後來坊刻栞程存朱以程傳次弟爲本義之次弟相承至今今本義僅有 內府重彫宋本其通行誦習者皆沿俗本之譌莫之是正而成公之書則已久佚音訓一篇采陸德明鼂以道二家之說而成之者朱子因之故於本義不復譔音朱鐫刻音訓於本義之後今亦亾矣然其書猶存於董眞卿周易會通仁和宋君咸熙者古學借學者不得

盡見也輯錄成裒完然可讀予案音訓經文大書從陸氏釋文釋文有通志堂抱經堂兩本周易則又有汲古閣雅雨堂兩本皆据宋刻抱經盧先生校栞者頗糾正舊誤然尙有未盡藉此書以正之者如屯如邅如釋文本作亶亶古文也云亦作邅今諸本大書作邅而刪亦作邅三字先生門人武進臧君鏞堂嘗据此校之而先生之書已刻成不可復改矣鼂氏之書久佚藉此存其梗槩鼂所引有陰宏道說二科考唐書藝文志陰宏道周易新傳疏十卷陰唐初人鼂

猶及見其書故得引之此亦臧君告予云爾宋君此舉不僅存成公書也因是而鼂書亦存因鼂書而陰說之僅傳者亦存豈不懿哉苟栞行之附本義原書而行庶幾朱呂二子復古之功不沒矣

夏小正箋序 乙丑

夏后氏之遺文存於今者在尙書則有禹貢甘誓在大戴禮則有夏小正尙書立於學官學者誦習弗替獨大戴一經沈晦滅昧前修所勿傳後賢所勿逮其爲之訓釋者自漢以來二千餘年間唯盧景宣一人

而已矣而小正一篇闕焉無說不知景宣之注久而失其傳耶抑不知景宣苦其難而未之注耶是則羣經之中大戴最晦而小正在大戴之中又爲獨晦斯非其尢不幸者歟迨於有宋始有山陰傅崧卿者得關滄所藏舊本與集賢大戴相參校釐正其經傳文字錄成四卷然亦未能推闡發明勒成一書也　昭代肇興昌明經學儒者皆務精研古義治小正者有若濟陽張氏爾岐北平黃氏叔琳秀水諸氏錦鎮洋畢氏沅錢塘黃氏模曲阜孔氏廣森諸家皆有成書

然而瑕瑜不揜醇駁互陳未能盡合乎古仁和宋君咸熙專治此經歷有年所乃綜覽各本网羅舊聞而爲之解放鄭君箋詩之例命之曰箋既成之後削藁數四用心良苦其以書中大正所取法謂大正爲官名嗇人不從讀嗇人當爲商人字之譌也凡若斯類斷制犂然皆出之以深思而非苟以示異者比洵可以補景宣之闕而無媿矣參攷同異其從其違非片言所能了則又放經典釋文之例條舉件繫爲書以明之又取大戴元文與傅氏之本附錄以存其舊此書歷三千年至於今綱舉目張始釐然大備豈非幸歟盍嘗惜二戴之書漢儒傳小而遺大於是乎月令行而小正廢曾子之書宋人表章大學而十篇之文莫或過而問也斯皆不無有待於後之人理而董之者也今浙江巡撫儀徵阮公嘗爲十篇之注而宋氏此箋同時又出予讀兩家書心欣欣焉樂之粵稽兩漢之世詩以齊魯韓顯春秋以公穀顯毛左之學不絕如綫然後世之立學官者卒用毛左晦於前而顯於後有如是者異日承學之士遞相講授愈久而愈

盛安見大戴之終不立乎又安見非兩家之箋注爲之兆乎

爾雅匡名自序　戊辰

僮時在塾讀書周易書詩論孟而外三禮三傳皆不能卒業於爾雅則僅知有此書名而已生年過二十始得注疏合刻之本讀之苦其文字多誤思有以是正之乃據釋文石經暨槧俗本之謬以爲得之矣反復久之知釋文所載諸家之同異尚多漏略而瑕瑜並陳淆無折衷學者既無以定一是之歸間有是非

又往往不能合乎古予於是博稽載籍自漢訖宋凡有徵引此經者片言隻句錄而存之以備甄別復進而求之許祭酒說文解字之書以究其離合前輩之緒言同學之講說有可以裨益此經者一一收錄罔有遺佚歲在辛酉讀禮之暇整比校語寫成藁本命之曰爾雅匡名名文字也匡之爲言正也吾於爾雅爲之正其文字而已矣爾雅之文字正而後可以治經爾雅者經之匯也治經而不治爾雅如射之無的也未有能通者也是以孔子之告魯哀公曰爾雅以觀於古可以辨言矣辨言者治經之要道也嘗攷漢儒之訓詁大半出於爾雅而毛詩之傳箋用雅訓者尤多然而毛鄭所讀之爾雅視晉唐人之所讀者蓋大不侔矣吾讀毛詩傳箋往往有不見於爾雅而循其形聲以求其義灼然知即今本之某字者然而唐人之爲義疏者忽焉而弗省則其假借貫通之故久已失其傳矣自宋以降小學日微爾雅一經久爲學者所不道是以說經之儒新義臆說日傾月滋晚略詁訓成書甚易書益多而經義益汨則不讀爾雅之

弊也晦冥既深久而當復　本朝儒者務申古義

國朝諸老開其端至乾隆中而特盛餘姚邵氏乃爲此經作正義義例精識解嵩較邢叔明之書過之不翅倍蓰惜其於文字之異同亦未能詳也吾是以作此書以補之初予寫定是書之時安居尙無恙越二年而蕭牆之釁起有同姓之親覬覦吾者利予有敬通孝標之累乘間生隙以訟相尋訟不直則怨愈甚欲甘心焉而門內之鬩亦日以甚値歲又大祲寢食不得安所生子既長大其趣尙出人意丙寅孟陬予一病幾不蘇則吾所生之長者爲之也吾以輕脆之軀爲無父之人無昆弟姊妹之助轉側於內外交訌之地不惜以身殉者忘其力之所不及而重去其鄉也迨於丙寅一蹶所望始絕精力消亾不能復振念徒死非先人之意而幼子遷生已半歲又不能無所屬望乃託諸外兄德淸蔡君景光買屋以居之遂於是冬安葬先考妣事既畢乃毀吾家以弛吾擔自兹以往偷息人世知復幾時修短不足計自甲子以後盡餘生也昔蘇文忠注易書論語擕之渡海元符三

年六月之晦猶大海中幾不免公撫書而歎曰天苟未欲喪是也吾儕必濟已而果然古之人自信其學如此也予書無益於世不敢援此例以自詡然處顛危之際已度付灰燼久矣今日者猶得從事於斯不可謂非甚幸已繕寫既定乃自爲之序其詳別有例言與金壇段先生之序在可勿綴矣

娛親雅言自序 丁卯

元照幼而惷愚獨學無友僻於學問之道乾隆癸丑始得親餘姚學士盧先生先生不惜教誨示之軌則

元照徵有知於古人訓故之學實基於此往還兩載而先生殁其時已識嘉定少詹錢先生願未偟請益嘉慶丙辰端居多暇放古人掌錄之意掇拾所聞得書四五十番時先君年六十有三患利下之疾思有以娛之因以娛親名書其曰雅言先君所賜名也文選注引孝經援神契之文曰矜莊嚴肅出言必雅先君葢取諸此也既而繕稾寄錢先生求正定之先生爲之指瑕糾謬且畀之以序記當日錢先生書返元照就先君牀頭誦其序先君聽畢大喜起坐諭元照曰錢公文眞良藥也吾疾且半瘳矣自時厥後日從事於茲每成一卷輒走使傳觀冀聞闕失積槀既夥寖芟寖改藁凡數易如是者五年而先君之疾卒不瘉遂有庚申六月十三日之變苦凷之中不復問所業又三四年而室家之戚漸生骨肉嫌猜外虹內潰元照孑然以孤露之餘生憂惕疢疾相嬗乎終歲稽牡門戶既已艮苦而所生之不才子日從而撓之元照自顧救死無策奚偟更問其它然蒙先君之芘休使親知之匡濟此身竟至今存而遷兒之生正在乙

丑之秋元照處風雨飄搖之境而不敢謝去人事置身於空山絕谷之中者徒以先考妣之未葬吾母之尙存也而能自慰安此心忍而至於今者則以吾遷兒在也外兄德清蔡慶占憐元照之窮乃於丙寅之春挈遷兒母子置其家既而爲元照置屋俾遷兒母子居之元照於其冬乃買地川三圩安葬先考妣五壙并營母氏生壙一歲之中再舉艱重心神告顇然而眞亾安生始念已不及此區區之心於焉少慰苟安媮樂刪次舊藁擇凡說經之語出於己而不背乎

古者寫定六卷於是元照年卅有五去先君之棄養二百有卅四旬矣豈不痛哉若夫學問之事非元照所敢議也　昭代百餘年閒名儒輩出探索鉤稽巨細精嫺罔有不盡其著者無論已同儕中元照所得聞緒論者若同縣楊傳九海甯錢廣伯德清徐新田元和顧千里李尙之武進臧在東德清許子詠之流其學皆倍蓰於元照然廣伯以早世無書傳九嬾病未及成書餘數君雖有書皆鄭重不肯輕出元照之不敏獨先以書自見甯無汗下然而不能自已者有

兩端焉元照生四歲而入塾計在塾之年十有四此十四年之中知秏我先君之心力幾何而元照之所以潰我先君十四年之心力者一矜之外僅此數卷書燬而棄之則先君之心力盡擲虛牝此寫定之故一也盧先生始發元照之蒙一見卽曰吾畏友又曰足下定可傳甲寅之秋親扶病來石塚留連數日而去時年七十有八先生歿後元照通書於金壇段君段君荅書曰自與抱經遊耳吾兒名知先生生前遊揚賤名如此錢先生不苟稱許人獨於元照不惜假借再三元照於兩先生雖未嘗侍函丈稱師弟子然而推原求委不敢忘所自也今兩先生皆已謝世元照方以廢學負知己爲媿此書不存益懼無以報兩先生且諸君商搉之功亦隱而不見矣此寫定之故二也若夫遷兒之讀父書固所願也然非元照涼德之人所敢望也寫旣竣乃書其緣起於簡端以志吾痛云

同文要覽序　癸亥

講文字於今日之世而欲盡改千餘年承用之隸楷

以還許祭酒之舊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呂忱之字林繼許君而作者其書今不傳姑就後儒所徵引者尋之其指已大異於許自是以後俗字日孳學者不能深究六書之元往往兼收並蓄偏旁點畫繆戾相仍至宋之集韻類篇幾同於貝葉之梵文羽流之符籙嘻其甚矣五十年來名儒輩出發明六書訓故之學許君之書大顯於世然其義精微非可以徧曉習俗之蔽仍弗能革也在昔字書若顏氏之干祿李氏之字鑑雖未能盡合乎古而於辨别雅俗不務甚高之

論俾學者易曉誠不可謂之無功梁溪黃君蘭谷悼時俗之失思有以正之而又慮駭人之聞見姑爲校點畫之差譌與夫疑佀之當辨者斟酌損益成同文要覽一書殆顏李之亞歟介其友丁君育菴郵予索序予於小學雖嘗津逮焉而未有得也其何以序之予與黃君未有素丁君謂其書曾見賞於抱經盧先生先生生平以小學迪學人宜於此書有深契也今先生不可作矣先生平日相與切劘所極推重者莫若嘉定錢曉徵金壇段若膺兩先生黃君試謁教於兩先生其必有以進乎此而廣君者矣予不欲孤黃君遠來索文之意彊不知而爲之言奚足爲是書增重乎

白雲小言後序 乙卯

白雲小言者六世從祖一醇先生之遺書也先生諱正邦字範先七世祖贈刑部公靜菴先生之子贈刑部公生五子先生最幼萬歷十四年進士補太常博士十年而遷刑部主事歴員外郎郎中因災異上疏出爲江西廣信府知府未任而卒貧甚同邵人之官

於京師者醵金斂之事見府縣志此書卷首有韓止修陳鈞塘兩先生序韓諱敬與先生同年子文學諱士鉉者爲僚壻陳諱幼學無錫人曾爲湖州知府稱循吏最先雜說二百餘科次四書講義卌五科次文三篇次詩十三首先生身後遺文散佚掇拾成袠故編次殊叢脞予數年前入城於書肆亂袠中得之驚喜購歸讀之語多名雋可自成一子殆有得於道者竊念吾家自明初竹堂公居易公以醇行厚德基之於先運使公以進士起家居官廉慎著爲家法先生運使公之來孫也承累世遺澤爲時名臣性恬退不務躁進故官不甚顯然其風流節概後之人稱道之久而弗衰非所謂善繼者歟案災異之疏上於萬歷三十三年時官刑部廣西司郎中府縣志並言以員外郎陳言誤也其時朝政廢弛專務礦稅災異疊見先生蒿目憂心不忍默默流涕太息有賈太傅風二百年後讀其諫草光燄猶奕奕紙上也然先生平日非喜作危言激論者又落落無依附乃一旦觸發侃侃不暇計利害如是是誠不得已於言而言之而豈可與輕於自見者比乎書之以白雲名也則以

官刑部故中有改南途中思親之詩是嘗改任南京不可詳已元照贈刑部公長房之後非疏屬也故譔序於書後以諗吾宗人云

蠶書序 己巳

府城蓮花莊之水東匯爲池渟漾澹演若鑑若空水之陽有廬焉門對城南羣山岡巒蜿蟺緜亙如張大屏障門之內有隙地廣二畝許植桑數十本編雜樹爲籬或開花或結實丹黃朱碧紛騈悅目登其堂則圖史書畫粲然畢具筆牀茗盌一一精好是爲吾友

高君文衡之所居也君故善讀書又工書及繪事能鑒別古人翰墨眞僞高下多所蒐致於世間事未嘗不通曉而不欲爭世人所爭之事而凡世人之所競爭者一若於君遂無分焉坐是不得志於時不得已賣蓺以自給祁寒溽暑往往爲不知誰何之人所促追竆日力役筆墨非其志也然君能自安其素無不平之鳴無無憀之色退然自抑若將終其身於此而無憾此則其不可及也予每入城與君恒相過從日者出所著蠶書示予曰吾家貧賣蓺不足以自給家有桑聊使家之人育蠶吾於此取贏也吾旣以身親之歷年久自謂稍得其要領是以筆之於書有圖有說其覼縷無用之言不急之辨或少有間乎予受而卒業爲之喟然者久之予與高君性情雖不同要其不適於世用則一也予洊更家難析家屬居於德清所居鄰石壁山屋後有小圃數弓課老僕治之豆麥瓜茹菜蔬四時之種不絕可以療飢又可以悅志吾樂此有終焉之志獨惜不獲與君結比鄰相與過從也異日吾苟少安得務蠶當傳錄君書藏於家與家人

共講貫君宜勿吝也

竊鈔靜志居詩話序 乙丑

秀水朱氏靜志居詩話散見於明詩綜餘姚盧先生抱經曾采錄成裒編爲廿二卷序而存之先生旣歿藏書散盡此書不知落誰手予嘗讀其序猶未爲知秀水之深其能知秀水之深者庶幾吾家之梁甫乎梁甫之言曰秀水徵前人以門戶之見說詩毀譽胥失其當故其所衡量務持其平洵學詩者之指南車也然秀水著此書其意不盡在於詩以說詩稱其書

第一九三册 104 版
48 B

可以謂之知詩而不可謂之知秀水之詩話何以言之有明三百年間朝政之得失人物之臧否舉凡遺文軼事史書所不及備載者悉爲甄錄不厭絲瑣俾後之人可以資攷鏡徵故實其用意如此蓋欲以裨史也秀水以世家子負良史才多聞廣見捭絕一時其在史館時上總裁之書至六七而不倦議論娓娓足以覘其概及其退而論詩意猶未忘乎此也名之曰詩話然不可以阮閱胡仔之書並舉而論也梁甫之言若此誠爲知秀水之深者梁甫居予家時已曾

彙錄成冊予亦助之繕寫今者終歲窮居米鹽凌雜復矻矻從事於斯自非知之甚深豈能好之如此其篤乎錄既完予爲題其簡端如右

細萬齋集序 壬戌

德清蔡蒿牀先生諱環黼字拱其予之族姊壻而先莊氏妣之繼母蔡安人先生之妹也先生長君文學星查又元照之師予家與蔡氏故多姻好而先生與先君交較深先生學富而才盛平居拈題作詩賦下筆纚纚數千言頃刻立就尤長於鋪陳排比苡𧮪作見者莫不驚歎以爲奇絕然以時藝試於棘圍輒不利以口貢生選授仙居訓導而歿未幾予師亦客歿山東先生詩賦未經手定其兄子棲丹搜集校錄與先生子星□請吾邑吳先生胥石甲乙之而爲之序得詩賦各若干首編成若干卷星□復索余序憶予生兩三歲知學作擘窠書盈尺先生來面試之嘖嘖稱奇童便賦長歌以贈先君繼而館予家課予從兄輩得朝夕追隨日暮出塾輒叩先生齋猶記几上置綠松石硯二三枚硯微坳先生晨起摩墨汁盈其坳

可供一日用興到哦詩屬藁作草書飛動可喜自嫌惡札詩成則命學徒錄以行楷書詩之爲予作者居大半也既而京師貴人招先生校書先君攜元照送至蘇州而別別後尺素往還無虛歲留京師數年歸歸即訪先生又賦詩見貽後在仙居値予二十初度先生以十詩寄予勸勉之意視昔有加然自此遂不復相見矣十餘年來予漸得見當代老宿耳目擩染微有所解差不孤先生期許之意而先生當日屢語予以順時取榮以慰高堂而予之不才卒不克淬厲

以圖進取浮湛庠序無以殊乎曹九京可作定爲俛歎摩娑遺集悤然不自禁其汗之流也集經吳先生論定末學不敢妄有論說且世非無知之者亦無藉於予言聊舉曩昔之雅以誌感戢之私所以報先生者如是而已矣痛夫

贈周商尊序

癸酉五月余養痾許氏書堂平湖薛君受祺來訪投余平林義塾志三冊并爲余述周君商尊之行事甚奇義塾周君之所剏也周君早年雖讀書以貧故不

能卒所業一旦忽忽念世之以貧廢學如吾者何限吾既無以自處其尚有以處人乃剏意建義塾於嘉興之新坊鎮有湯袁張三姓皆捐重資勷事事乃克舉妥人者百計撓之不爲慴復於新坊鄰近地别剏三所故今新坊有義塾四計其始事至今財十稔而義塾生徒之列學官弟子員者已三四輩矣規制既大經費漸絀君將謀於四方之有力者乃於今茲孟夏啟行先之會城瀕行告其友與其子曰事不濟吾其野死矣其立志確然遂至此嗟乎豈不異哉緇流

羽士奔走道路沿門索金錢以莊嚴夫土木者踵相接也世習見之不以爲怪周君一貧布衣獨奮然以衛道勸學之心爲摩頂放踵之舉斯亦奇矣越日周君過余信藹然君子人也叩其會城所與相識者則了無一人周君鰓鰓焉慮莫之應者余謂周君其無慮斯世不患無好善之人特患無以誠感之者耳以君之誠也而所爲之事又非若二氏之徒無辭於世教者比吾知從而從臾邪許者之不無其人且多人矣志之必諧可豫定也於其行乃力疾綴詞畀之以

代募疏云

傷寒荅問序 壬申

往余居里門時里中相與往還者唯吳君硯耕一人君與吾家有連余以兄事之幼時資稟特異凡所經目久而不忘家貧甚尊甫就里閈聚村童授書不足給朝夕有從子官於天津而即家焉者乃遣君就之時君年未二十也既至天津念卒儒者業未易遽即慰其親而平日所受於尊甫之醫學已有端緒乃以其術佐遊幕者若干年而歸始可以供饘粥顧不

善綜理屢舉重事不數年所挾之金盡依然落度而
母夫人老矣不敢委而遠出乃仍以醫爲生計其於
醫尤精者傷寒之科招致者無虛日藉是以養其母
以及其昴若弟端居閒燕以母夫人之鞠笑爲欣戚
唯懼傷母夫人心窮年黽勉不敢告儀是以其母安
之其昴若弟安之烏乎可謂賢矣歲月侵尋五十之
年忽焉已過思以其術授其兒之子俾繼其業講貫
既久筆錄其語都爲一袠名曰傷寒荅問何以專言
傷寒也傷寒者醫學之總匯也明乎傷寒而十三科

之能事畢矣其書不務緐詞而於臨證察脈處方之
要罔有不賅蓋匪特初學之津梁實金匱之匙鑰也
中附綴醫案若干秖敘次筆力多可喜又見君於文
事非餘録者容或見而惜之謂以君之才使其早年
不爲飢所驅得肆力於學今者說經考史發而成書
必大有可觀者所就豈僅止此而吾意不謂然說經
攷史窮日力著盈尺之書出而問世求其言之有益
於世者弗可得也著書而無益如勿著而已矣夫連
城之璧照乘之珠非勿貴也然吾病之病其無用著

書雖工而不適於用類夫珠璧已不足貴況乎其未
必爲珠璧也君書雖非說經攷史而言言皆適於用
幸而安居無恙視之一錢不值一旦迫於死生呼翕
之際此一書也雖等之連城之璧照乘之珠有不翅
矣而又奚惜乎君之務此也哉君書初成郎索余序
會余疾困逾十旬而弗蘇歲云暮矣乃力疾而書其
端如此

悔菴隨筆自序 辛未

人之生尠得百年者大氐以六七十爲率耳重昏眊

荒無可言者神智之用多不過三十寒暑索然矣重
以痾疾事故損耗大半一日知一事卽所知已無多
卯且嬉游燕㒒翫歲愒日以廢吾學者不知幾許事
也而人壽之登六七十者亦不數數覯也農工商賈
執一業以資其生勞心殫力窮年不暇給士人端居
一室安其四支號尊重顧參然自意歲月日增一無
所慊意將何爲乎入世所競致顯榮立功名而已於
此既無意退而思託豪素以自別於草木亦人情然
矣僕於榮利非不耆也第未盡力乎致之之術亦好

讀書得請業於長者承緒論顧用心殊鹵莽經史大部㓜能成誦冉冉二十年於學卒無端緒亦曾寫定數冊書非吾意所存也乙丙以還遭家多故屏居德淸于今六年矣憂心如惔齒髮衰落向所肄業都不復省憶生年財逾四十便已如此過此以往從可知矣山居幸無宂劇涉獵所及間有啟悟命吾四友用備遺忘等博奕於用心勝務參之悅口紲繩之責豈無同學若析衆言以明道闡經術以濟時僕嘗有志焉而未逮也茲事體大請以俟大雅逴躒之君子云

悔菴學文卷三

序

歸安嚴元照

壽巘詩存序 辛酉

先君半菴先生少受業同縣壽巘朱先生先生諱山字懷仁自號壽巘本姓施乾隆十二年本省鄉試中式十六年成進士任福建泰甯彰化知縣歷直隸灤州知州降補房山知縣而終館吾家時尚未舉鄉薦也先君言先生高邁黨朗爲諸生不屑意舉子業案

頭不蓄兎園冊子喜作詩工書善畫山水松鶴尤善水墨牡丹酒酣落筆初不經意草草點染墨光浮動尺幅間盎然有生趣閣筆拈鬚卽題詩其上亦不自矜重田夫野老就乞其畫欣然應之伸紙潑墨數十幅立盡逮其爲知縣也大吏索其畫則掉頭不應彊之則逌然笑曰官可棄畫不可得也卒不肯補房山先生愀然曰山吾名也而房之之其不祥乎生平吟稾多散佚元照求之久始得此藁是先生在泰甯手書付刻者乃辛未至甲戌四年中之詩計五十有三首自爲之序元照復搜輯題畫詩若干首附於後仍舊名曰壽巘詩存先生詩淸雅蘊藉可以息人之矜氣而憂歲憂民媿不稱職之意時時於五七字發之韋蘇州邑有流亾之句爲名臣大儒所稱道先生寥寥數十首其中類此意者正復不少題畫之作層見疊出雋妙不數元明名家予家舊日延師多一時名宿而先生尤其選也桑梓耆舊風流宏長高山景行之思後生小子固有不能自已者而況於有淵源授受之雅者乎先生歿數十年來湖之人知重其牡丹

罕能傳述其政績者唯錢塘袁先生枚曾有文記其事夫先生不肯爲上官作畫則其風力之峻已見一端求畫猶不可得求貨財顧可得乎吾知先生所涖之地其必有歌詠稱頌歷久而弗衰者矣又必有零章賸簡流傳藏弆珍若球圖者矣顧安得有心人不憚險遠往而問之

松屛吟藁序 辛酉

松屛先生與予交始嘉慶三年先生長予五十有二歲一見如故舊與予談娓娓竟日不倦嘗向人稱道

予謂此君不慕榮利浩浩落落殊彊人意讀予文又愛之謂予曰卿文直抒胸臆不務粉飾故自快人時作詩投贈并示以吟稟八卷俾為之序先生詩和雅妥貼不好異不矜才經營慘淡求無病乃已然讀者不甚覺也平居好述耆舊故事雍正及乾隆初年杭州諸老輩性情行事所接於耳目者稱說歷歷如見眉宇促膝傾聽輒為神往先生於鄉之前輩尤推重周穆門乃樊榭堇浦所兄事者以不過故名稍晦先生舉穆門詩文連篇累牘背誦如流水與人談次未

嘗一日不說穆門也穆門詩予未之見先生殆得詩法穆門者歟先生生無須眉終身不娶年雖耆老風神奕奕然髮長及地善飲啗好佳山水嘗曰三百六十日日日有招我上西子湖舫者欲我一日辭而不赴不可得也其興致如此然天性伉直意所否者王公大人前不能少變其詞色也與先生別一年矣音問不時得思之不能已因書此寄先生即以當吟稟之序可乎先生先世本柯陵史氏後改姓余名大觀改名正觀字容若仁和人中乾隆廿一年鄉試副榜

南霅草堂詩集序 辛酉

胥石先生生四十有一年當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之歲裒其自少至壯乾隆十四年始至二十九年凡一十有六年之詩芟汰而栞之計各體詩二百有五十有三篇為卷四名之曰南霅草堂詩集計刻詩之時去予之生也尚四年予生兩年而先生舉鄉試遂遊京師比予少長知先生名然不得見其文詞又越二十有二年先生南還始獲交焉得覩斯集再請庚寅以後二十五年中之詩讀之則大半散佚蓋又不知

其幾何矣先生長予四十有三年長先君且四年予固不敢與先生輩也顧先生雅厚予予以不敏獲從諸老後所績納有年八十以上者以齒論先生居第五予年來杜門息交五十里而外往往有經歲不通問者獨與先生密先生家邑之十八都曰前邱予家十五都曰石塚相距二十里朝發夕可以還或檥小船或遞尺素談次藝論心素留連往返久而不厭五六年於茲矣先生詩法古人而不徒襲其貌意思深格律細抑斂才氣使帖然於字句間妙處殆得之

唐人居多讀之猶藉以見先民槩蒦也集中所錄皆以餘名教表風義述祖德報知己牽率疇應之作十不存一其去取甚嚴少詹事嘉定錢公見之謂非苟焉作者洵知言哉先生今年七十有二多疾予往候之猶呼坐牀頭作劇談然每悤悤歸不能一昔留也秋深夜涼讀斯集數過此中似欲有所言乃篝燈疾書漏三下而畢寄呈先生宜有一言以教我矣

孫編修遺詩序 乙丑

同邑孫遲舟編修當乾隆三十七年試禮部中式第

一奉 廷對 賜一甲第二名及第入翰林院孫氏世居城南菱湖鎮其先代在康熙朝有以一甲第二名及第官至二品者故里人號編修曰小榜眼云編修入詞館未幾年即下世遺詩若干首其季子憲儀校錄成袠而請其友人嚴元照為之序序曰詩以道性情也天下無無性情之人即天下無不可作詩之人固不以境異也而論詩者大率歸其事於寒人野士一若詩之為道宜羸於山林宜絀於臺閣若是乎郊島之作必非元白所能逮而永叔介甫致能廷秀諸公皆不宜以詩見矣此豈足以持其平乎雖然有說焉山林之人其離俗也遠故得長葆其真以發其清音妙響若乃營利祿患得喪憧憧惙惙其役於物也甚易往往不能自有其性情不能工於詩無足怪已予雖不及見編修側聞其平生寡欲而靜和歆然不以巍科膴仕易其素雖置身於鑾坡鶴禁意猶在乎紙囱竹屋間也如是以為詩又安得而不工頌其詩歎其工轉惜其榮於遇顯於時不得窮年盡氣彫鎪風月與古人爭勝以之自鳴其勝也斯表章之誠不可以不亟矣予故徇憲儀之意而為之序惜乎予

於詩未之或知也予之言不足為編修重也

宋助教集外詩序 乙丑

國子助教塘棲宋先生左彝自定其詩為學古集四卷於生平所作存者十不及一宜興吳仲倫序之既捐館舍其子咸熙時熙為刻以行世又裒其所芟去者料簡之附刻若干首俾予為之序予既卒業乃歎助教之定詩其識甚不可及也夫文人之病莫大乎能疵人而不能自疵人之清詞麗句以我法繩之吹

其毛而索其瘢彈射無完膚然後快於心而於己之
所作雖未盡美視之若盡美矣雖未盡善讀之若已
盡善矣撫卷反復吟諷嗟賞存之唯恨其不多此豈
故欲自留疵累以招世之詆訶乎其識之不精無可
如何耳以離婁之明苟非鑑何以見其面學者之鑑
安在在乎求諸古而已矣旨哉助教之以學古名其
集也其得鑑矣得鑑則於己之妍蚩向所不得見者
今乃盡見之存其妍者去其蚩者又何難也然而助
教所自以為蚩者猶勝夫人之所自以為妍者多矣

聽其散佚而弗存可乎且使世之人讀所芟者益以
見所存者之不苟而助教斷斷學古之微意庶幾可
見矣則是刻之為功於讀助教詩者豈其淺哉元照
辱助教知將十年於咸熙昆弟之索文又安敢辭

梅菴學詩自序 戊辰

鼃之鳴至濁矣或者曰此鼓也蚓之鳴至微矣或者
曰此笛也僕之五七字至無節奏矣而或者曰此詩
也天下不虞之譽故多出於意外而人之嗜好品評
往往有如此者僕未冠時喜學為古文詞又好言六
書詁訓之學其於詩未暇兼營也偶有所作旋即燬
棄朋儕中不乏能詩之士未嘗敢與之應酬倡和僕
雖不才甚深知恥也丙寅以還境遇日困中心鬱紆
無所控告感事述懷輒以詩發之如病夫之呻吟如
被榜者之呼謈此豈有意媚人之耳目者然間出以
示人亦或以為可喜里有女奇醜撫鏡自照知其醜
之弗可以飾也屏粉黛絕華炫椎髻布衣謝媒而勿
嫁此僕之詩品也客之好僕詩者果何所見邪往者
嘗以詩質之內兄許周生請其政定久之弗應强之

則曰君詩無可毀亦無可譽不能有所言也若周生
真深知僕詩者

梅菴學詩自序二 戊辰

僕今夏收拾殘稾系之以序既而攜之至會城王丹
生方選錄朋好詩為願言集索僕詩擇取若干首戴
刑部金谿又為僕點勘一過謂僕詩品在廬陵半山
之間僕之詩不足以言工拙兩君乃欲引而置諸論
議之列殆不可謂之知音也然僕與兩君締交之始
末則有足以述者季夏之月巡撫儀徵阮公招僕校

書僕是以來杭也寓於天漢洲橋之興福寺丹生錢
塘人也流寓太倉因秋賦還鄉寓於天后宮兩寓之
相去劣百步許僕是以得交於丹生也金谿開化人
丁母夫人憂服闋將入都留杭未發辱枉訪亦締交
焉其時相與過從往還者嘉興丁見堂仁和王復宋
德輝李允升汪漢郊諸君秋冬之際文讌特盛未幾
予將歸里展墓見堂王復思返嘉興丹生還太倉漢
郊有揚州之行金谿北上諸君感良會之難再惜雅
集之易散見堂賦滿江紅一闋屬而和者六人名曰

秋鴻館詞比予展墓畢復至杭唯漢郊已成行諸君
皆未散留連讌集較盛於前乃請梁學士題秋鴻館
額懸於天后宮之別室復為文記之而鐫諸石其時
倪穀民居憂在家無所事時時與允升夜中試茗招
僕同遊自是茶肆酒罏往往有僕之蹤跡矣金谿聞
而亦來遊也霜月之淒警風雪之酸寒無不共之狂
歌痛飲不至漏三四下不肯散如是者又匝月穀民
乃命畫史作寒宵試茗之圖久之見堂王復先行丹
生亦行穀民于役姑蘇　允升母喪妻病

不復能出獨金谿與僕猶遲遲不忍去歲行盡矣僕
欲歸告金谿金谿慨然曰吾之不行為諸君也今可
以逝矣遂約僕同離杭行有日矣許兵部周生復留
祭蘇公臘月十九日風雪中三人至湖畔蘇公祠次
日具舟部署行李是夕與金谿遍走街市比登舟已
五鼓矣城門開乃發至德輝家辭司命之前一夕也
猶作一日留夜分始別蓋至是而秋鴻館之集始畢
金谿通籍已二十年交遊滿海內然而歎吒茲遊以
為平生希遇況僕之落穆寡耦者耶僕抵里門歲事

已無可問料檢近作別為一序錄而存之皆經金溪
所點定者丹生約來年上元前過餘不溪訪予當出
以相示又當別寫一通寄金谿京師云

顧言集序　庚午

顧言集者吾友錢塘王丹生之所撰也丹生流寓於
太倉歲在戊辰以秋試歸籍會予傭書於杭乃納交
於旅館見其方遴擇師友之詩放中州集之例人各
為小傳系之顧人數殊不多蓋丹生性慎密既不輕
結交人而與之交者又不必皆能詩人也自與予交

友之纍至者幾十輩游從燕集誇一時之盛名其所
寓之館曰秋鴻詩學士梁公題額又請記之以文丹
生悉梁諸君之作入諸集中其不入會而能詩者亦
采之彬彬乎可以觀矣予歸之次年丹生敎授於杭
所續采者蓋又不少詒書於予乞爲之序丹生非不
能文者序宜自爲之而乃以屬予何也人之讀是集
者於丹生之篤倫類親騷雅莫不知也然而丹生之
之爲此別有大不釋然於中者或未之能盡悉當以
予文見之丹生既寡交遊平時與之游者獨有一人

曰汪君隆煇隆煇字照庭亦杭人之寓太倉者少孤
學未成而輟既無可以表見於世年財廿有五而歿
其歿也於戊辰之夏值丹生在杭不克視含斂哭之
慟與予書言說照庭不去口故與丹生往還者無人
不知有汪照庭久之見丹生亦如見照庭思丹生亦
思照庭也照庭苟有單詞片言之存宜無不登此集
而照庭無之丹生思所以示其名者展轉不得其方
此丹生之深痛也烏虖友朋吾性命也吾自弱年鄙
出而求友於世當世之碩德名彥撰几杖者有之邈

乎若晜弟好者有之二十年來物故者既不可復見
存者輒數閱寒暑不通音耗予亦嬾甚視百里程如
在天上山居暇日感念存歿亦思効丹生之所爲而
懷之數年卒未及舉予怠而丹生勤邪亦予於篤倫
類親騷雅二者皆不如丹生耳而若汪照庭者終將
附丹生以傳然則人之喜交游者渠可不與丹生交
邪而予既得交於丹生矣予之幸也

酒邊花外詞序 戊辰

米樓十許歲時即有翦雲樓詞刻行世吾友楊秋室

嘗爲予極道其工予固未識米樓亦未嘗見其詞也
顧秋室於時人少許可獨心折米樓知米樓下筆必
有絕人者思欲一見之而徙還虎林終不得覯今茲
予倩書來言會米樓丁母憂居家亦暫爲人傭書過
從累日夕索其翦雲一刻則曰此少作吾悔之久矣
問爲予誦其近作大愛之翼日出其槀三種畀予長
調多者曰蘋中秋瑟譜曰夢噫詞淸眞婉約掩絕流
輩番陽一瓣香舍米樓其誰與歸又裒其小令別爲
一卷合取向薌林王碧山之詞名命之曰酒邊花外

詞麗而不婬雅而多姿意不盡於句中情彌永於言外草堂數聲十解視之殆有媿色近世詞家長調多而小令少猶作詩者之無五言四句也若米樓殆能出入南唐北宋者矣米樓小予一歲年十四五即見知于大興朱文正公繼而試順天舉而蹶者再讀恨無聊跋涉江湖思謀微官以養其親頗有有力者推挽之亦卒無所就久之自顧才力不足與世爭得失乃以黃冠加其頭托迹北山若將終身焉年財三十餘耳嗟乎士人閉戶讀十年書出而問世致顯榮立功名者何限乃亦有天賦俊才醮領困頓未老而竄如米樓者吾不知其故也予於朋耦中有勝人之具者無在不傾心而於米樓猶不僅重其才也米樓本吾鄉晨舍凌氏實忠介公之五世孫也忠介與上虞倪文正公同殉甲申之難倪凌故有姻聯米樓之先世遂冒姓倪寄仁和籍今忠介之後在本宗者已無人矣予豈能於米樓不睠睠耶米樓索作小令題詞僧廬夜雨佛燈熒然固抒所懷不自禁其言之諷已

笙巢詞序 己巳

予嘗欲於城北蒼弁之間擇泉石絕勝處築二妙祠以祠姜堯章周公謹二公二公非吳興產也而皆流寓於吳興南宋之詞人莫或能先二公者其流風遺韻宜歷久而不渝吳興人之詞雖甲於天下可也然近者大江以南長於倚聲者不可一二數而吾鄉無聞焉谿山之淑麗蘋芷之芳馨自姜周以還幽情豔藻寂寥而不發者且五百年抑又何也吾於吾友倪笙巢不能無望也笙巢長予一歲其尊丈與先大人善笙巢生八歲曾隨尊丈至予家予與之嬉自茲以後遂不相聞往歲予入城相晤於梁甫家握手道故如隔世事年皆未盈四十而不相見者已三十年矣予與梁甫喜言詞非笙巢素所習也今茲梁甫出遊招笙巢課其子予於暮秋過之笙巢出新詞一衰示予慢詞小令天然合拍進而求之繼姜周之遺響也何有梁甫落魄遠遊無以贍其家於笙巢之供億薄矣笙巢顧安之曰吾於梁甫非所計也終不可舍之而去其篤於友朋蓋如此美才而深於情宜於斯道有深契焉予曩者亦嘗學為詞甲乙間曾為書扇齋

秋怨詞一寫處㣝鬱之境發酸楚之音讀者爲之減

歡笙巢之作和雅清婉可以悅人心意予又於此卜

笙巢之不終窮也

歸安嚴元照

傳

高烈婦傳 乙亥

文人不能無僞言誌傳其甚者也以誌傳之文述壼德表閨範尤僞之易者是以立言之士每重爲之然以李文公之文其所自許以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者乃獨在高愍女楊烈婦之碑傳則豈非以行諸閨壼而無媿詞者爲倍可重歟平湖周君士漣乞

余傳其妻高氏余不辭而爲之以高之賢余知之稔故余生平足跡未嘗至平湖周君納交於余勵再更寒燠曷由知高之賢余之知之也葢以周君吾觀周君之所務其亦闊於事情之甚者矣家本不饒乃不自謀生計無故剏建義塾集生徒百人延師以教其讀書終歲奔走供其資糧其家之事更無以暇及也生四子唯長者曾娶妻餘皆成長不復能授室而其子皆能順承其意弗敢幾微咈也則知高氏於君之舉不以爲非也義塾之舉世皆賢周君而不知其藉乎內助者固不少矣歲癸酉周君家既毀乃以家屬居於塾高氏於生徒之脯歠澣濯櫛縰料檢無弗周竟以勞瘁故踰年而歿實嘉慶十九年三月九日也年五十有八嗟乎爲人婦而不撓其夫之爲善更能左右之以底於成賢可知矣周君思所以傳之固宜惜乎余之不文也高氏生四子長維新娶陳氏孝婦也有傳之者故不書餘三子皆未娶女一人嫁胡國英庠生

徐烈女傳 壬戌

國初時吾鄉朱先生心以古文辭名文已散失其族孫某以所搜集者幾五十篇示予大率醻應之作行文亦不遵古法其傳烈婦海事予已芟次成一傳又檢得徐烈女傳一通其事可傳也亦爲綴緝之如左曰徐吳江盛澤里賈縉人女也幼字同里仲某仲少孤依外舅居既而患固疾歸久而弗瘳仲乃告其季父俾告於外舅請更字女女自其壻之歸也即茹蔬不御膏沐鬱鬱無歡悰及是聞仲言遽自經救之蘇嗚咽告父曰郎不欲兒死者願長侍耶以終兒年然

亦不忍以衣食累耶父乃爲置織絍之具於樓樓之上終日機聲軋然父耆酒夜販絹歸女爲治酒饌俟父寢然後敢寢有小妹教之女紅妹既嫁女遂獨處有說之歸空門者弗應後壻疾日殆壻之季父又來告曰若女誠賢然所以守死不變徒以壻存耳今必不生矣吾將爲若女擇所歸父以語女女默然仍夜治具如故更闌登樓自經於機側救至已絶矣乃奔告於仲壻之季父馳至見屍而歎曰吾爲汝計憐汝耳不虞汝遂至此汝今死亦仲氏鬼矣女忽張目一視而瞑年廿七其壻亦卽死康熙七年事也至嘉慶之七年已百有卅五年矣

沈節婦嚴氏傳 壬戌

節婦嚴氏曾祖諱玨心貢生贈承德郎刑部廣西司主事祖諱錫萬歷十六年舉人刑部廣西司主事父諱爾琮崇禎十六年進士吏部文選司主事歸安人嫁烏程沈璇璣旋卒立璇兄子承銓爲後家赤貧値歲大祲公私逋負且以百計時節婦年十九毀容泣血誓以身殉沈躬紡績償逋責延師以教其子子長爲之娶婦生男女各一而婦死續爲之娶又死乃爲孫娶婦嫁其孫女凡四舉婚嫁咸盡瘁將事沈先世多大官祭祀特侈盛雖貧必謹遵先制於戚黨鄉里無失禮無廢事而承銓不肖以博敗先母一年死承銓之子又甚於承銓康熙五十六年九月廿一日節婦歿年六十有六歿之日已無立錐地矣

嚴元照曰節婦贈刑部公靜菴先生之元孫女吾曾祖行也靜菴先生有三女長嫁朱公元睦次嫁沈公輔次嫁鄭公天來沈氏姑年十七而寡甚貧撫遺孤長而又夭又撫孤孫守節六十有六年而歿浙江通志暨府縣志皆載之而家譜不言靜菴先生有女故牽聯書之若節婦蘖苦四十餘年目擊其子孫之破敗而後死又天道之不可知者吾弗敢論矣

沈貞女傳 壬戌

烏程馬要村國子監生沈瑄之女小字曰萊幼端靚喜讀小學嫺禮法字予族祖諱德行者越一年而予族祖歿女聞訃不食者累日私於其嫂以將奔喪告其嫂曰此非女叔之所宜言也女頳顏頓首不復有

言然自此屏華飾絕燕閒數年之間未嘗見齒後有
求爲婚姻者瑄將許之女方屬疾小瘉微聞之又私
於其嫂嫂又曰此非女叔之所宜言也女疾遂甚瀕
死時口切切如有所語叩之不荅固問之則曰嫂氏
知予遂瞑時康熙四十七年閏三月初七日也年廿
有五
嚴元照曰女子幼從父兄未嫁而奔夫喪賢智者之
過也先儒論之詳矣沈女格於嫂氏之一言六七年
而不敢發卒以身殉斯女也其於禮庶幾乎德行予

從高祖吏部主事諱爾琮之孫女也

施烈婦吳氏傳乙卯

烈婦吳氏烏程之晟溇人適同邑董家田施佩琛珮
琛母憐少子於珮琛弗善也吳曲盡婦道得其姑驩
又相珮琛盡子職家無閒言閭黨咸難之一日佩琛
水死吳奔赴水涯慟哭欲與俱羣救挽之比舁珮琛
屍歸衆方襍沓閒忽失吳蹤索之則已投水死矣年
廿九
嚴元照曰吳故農家女也初未嘗習姆教閑梱範而

其成就乃卓卓如此可不謂賢乎夫家庭憎愛之際
賢者猶難處之吳一尋常女子耳而能化孝以成慈
是操何術歟非純孝而能之乎吾於是而知其一死
非血氣之勇也夫固有其本矣吳之死例當得旌
而莫爲之請有吳君遴封者爲文記其事予特隱栝
而爲之傳其事當在乾隆中年吳君之文不載年月
不能詳已

方氏二烈婦傳辛酉

歸安縣十五都墳前村方氏有二烈婦謝氏金寶妻

金寶少失母其繼母惡金寶謝既歸姑虐之已而金
寶病以身後之無以處謝也憂之甚謝慰之曰第彊
自寬即不諱妾亦有以自處其無爲我戚戚矣乾隆
四十五年四月廿八日金寶死金寶之將死也謝忽
就枕臥女叔以兒垂斃告不應又以告又不應家人
怪之少選宛轉欲絕始知其飲鹵以藥解之拒不受
竟死年廿六金寶族昆弟聖麟娶於姚姚壯健善操
作聖麟未婚前已患瘵既婚半年而死姚以哭夫致
毀未幾舅姑欲更嫁之姚勿聽然勢不可已乾隆四

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縊而死年廿五皆無子予聞諸姚之母弟爲苾芻者乃并爲之傳去姚之死則已十有九年矣

嚴元照曰一姓而比鄰居而婦人之以烈聞者三年之中且再見焉不可謂非極盛事也然不幸而出於窮閭下里既無人焉爲之請於　朝而旌之又不得學士大夫詠歌而傳述之雖其捐生赴義初非欲有聞於時然而表揚風節吾黨固有責也矧地之相去不過五里事之相去廿有餘年而可聽其湮沒乎傳之又安得不亟亟也

吳烈婦楊氏傳 辛酉

楊氏歸安人同縣重湖村蔡家橋吳位寶妻位寶之母亦楊氏於婦爲姑姪家貧少養於吳結褵未久位寶疽生於腰婦夙夜侍疾奉湯藥卒不起婦曰夫死矣吾何聊生然而未忍引決以吾姑在耳語頗聞於人人未之信未幾其兄公以貧故議欲嫁之婦知之縊年十八嘉慶三年七月廿九日去位寶之死七旬有奇

嚴元照曰傳有之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足以嚇庸人而不足以動志士然而輕生以徇名者君子弗與也惡其賊仁也楊非不能死者然不卜死於夫死之日而死於議嫁之時義之至也惜其事莫爲之傳述業醫者何翁爲予言其略予復令人往訪歲月其閭左述楊事與何言符獨其兄公諱之謂與其姑反脣而自盡耳且力白議嫁之非實此其說明者自辨之

張節婦朱氏傳 辛酉

節婦朱氏歸安人父諱大來縣學生嫁同縣人張禮祥年廿七而寡又卅有四年當嘉慶五年卒年正六十節婦年壽合　旌例而莫爲之請予從祖母張孺人禮祥之從姑也節婦行事予猶知其概乃詮次之如左張氏素封及禮祥好博家中落節婦夙夕諷諫不少懈然終不聞詬誶聲也禮祥死有幼子三節婦撫之皆成立而長子死禮祥有母弟禮祥死後其弟夫婦相繼死遺男女各一節婦與同臥起出入唯謹比少長男則督之耕桑女則教之箴黹曰吾不忍詒地下人憂也然家日益落而第三子又死煢然於里

黨親故間問遺賻賵終不以衰薄故廢禮楷家政良
苦然而人見之若懷抱間未嘗有憂虞也者既而其
次子長爲之娶叔之女長又爲之嫁而貧益甚嘉慶
二年次子婦死又三年次子又死其年秋節婦亦歿
孫男女各一人
嚴元照曰從一而終未足稱奇節也凡少習禮法之
家莫不以改嫁爲恥苟或從一而終而行事不能合
乎禮庸足重乎以予所聞節婦之行雖欲不謂之知
禮安可得然而遭逢困苦老而彌甚卒無以醻其勞

抑又何敢吾嘗聞之爲善無不昌斯言而苟非誣也
吾誠何以爲節婦解乎

族母節婦徐氏傳 壬戌

嚴元照曰再嫁非聖王之所禁也蚩蚩之氓夫歿而
去之有至於再三者吾於吾家之節婦徐有感也徐
之夫諱永麒吾父行也服絕者七世矣與元照同出
運使公公四子元照次房之孫永麒四房之孫四房
丁少於次然率百有餘人四百年來專務農詩書之
澤微矣永麒歿時徐年廿有八耳方盛年又無子有
以再嫁之說進者則謝之曰姑老矣吾去將安依比
姑歿又有以爲言者則又謝之曰予齒長矣終不嫁
養叔之子以爲子黽勉五十年可不謂難乎然家貧
甚其子年三十餘猶未娶徐今年七十有九猶操作
矻矻不能休予嘗一過其家察其舉止皆合於榘度
信乎其質美者俗弗之能移也若徐之老且貧雖庸
庸者族之人猶宜有以矜恤之而况乎五十年一老
寡婦乎然而不聞有議及之者亦足以徵吾嚴氏之
衰矣元照謹摭實而傳之庶幾將來有知徐者云

烈女孫秀姑傳 改馮氏景作

秀姑者孫氏抗之錢塘人也毀齒時刪閩二字左揚刪鼎元聘
爲其子六字文龍聘爲增二字婦秀姑父母亾歸於楊待年
未成婚文龍隨其增四字刪鼎元二字父刪子字賈浙東秀姑獨
依其姑侯氏居刪今康熙戊寅年十五矣九字秀姑容貌端麗動必
以禮楊故貧家本作家貧家增一字無五尺童鄰人本作而與閻
士積者增一字刪鄰士積三字素頑很養博徒爲弄兒有胡起
龍者尤嬖士積嘗穿壁隙窺秀姑刪美遂敢淫心五字時叩門
以求火一增一字刪三月八三字日者値增二字刪士積又乞火五字侯氏

病不得已命秀姑與之士積潛躡入爨下以言挑之(增一字刪秀姑二字)秀姑正色曰得火可速去毋多言士積傫然睨而笑直前摟秀姑秀姑大怒嚙其指(刪士積二字)負痛去侯氏(刪問之二字)畏其橫(改二字本作強鄰)不敢有責言既而(增二字刪六月望日四字)士積又(增一字)從檻下掫手持秀姑踵秀姑叫驚四鄰日已夕矣詰朝鄉三老詣讓士積率詣楊家謝無狀奉盌茶爲禮秀姑怒舉(本作擲)盌擲之地(增三字)誤中起龍(刪面字)潑茶淋漓被面(增二字)起龍(刪怒字)拭且罵(刪曰今故謝之反怒爲小賤殊不可禮也十五字)士積亦大怒(刪祖拍胸指四字)罵秀姑(刪曰狗婢何敢然吾寢處之反掌耳不姦誓不歇十八字)羣博徒譟而出(刪鄰人咸嘈嚻不平然畏士積莫敢攖其鋒者十七字)士積乃(增一字)日與羣變敲壁喿譸以辱之不可聽聞(刪至十九日四字)秀姑慟哭曰我尚可活邪一孱女子旦晚不能禦強暴有如倉卒失防則何以自處(增五字刪羣邪逞凶汙吾世七字)遂以頭撞(刪擊字)柱手擣其吭曰天若祐我速死爲幸侯氏灑涕撫(增一字)而慰(本作勸)之曰兒無然翁歸徙而避之耳秀姑(刪則含哀三字)噢咿不能自禁者(增一字)良久佯應曰諾姑休矣侯氏寢漏下三刻秀姑篝燈縫衣裳上下聯

悔菴四　二

綴遂飲鹽汁而死年十五時康熙三十七年夏六月十九日也(增十七字刪及旦侯氏怪其戶扃蔵牀而視之赫然死人也十八字)侯氏(增二字)乃號呼里鄰控縣申(本作徧)報上官巡撫(增四字刪羣有司三字)張公(增一字刪中丞二字)提(本作親)鞫得實遂杖殺起龍(刪於庭血士積臂六字)而論斬(本作辟)士積(增二字)如律并笞羣博徒之從罵秀姑者上疏請旌

制曰可

孫秀姑傳向推馮山公先生作者爲最今刻於解舂集予讀之未愜於懷向曾刪改一過今錄存藁中并著其元本異同以俟明者定之元照記

費翁傳(辛酉)

費翁宗光予同縣人世居田上村爲農翁少孤顧喜文事天禀絕異有塾師館於田上當講藝時翁從門外聽一過即了其義師異之引與語察翁意不屬於舉業又貧甚乃教之讀醫家者言凡所流覽悉能成誦遇危痾投藥立瘉即不可救者輒豫知其時日有招之者風雨寒暑無所避道遠則跣而纏行滕迅走至則視疾定湯劑甫畢即迅走去又樂道李虛中之

悔菴四　十三

說多奇中喜讀史從予家假宋史讀之意甚得每談說汴京臨安三百年間事勢人物掀髯抵掌齒頰間衮衮不能自已廣坐多人翁被短衣曳草履踞坐大言旁人瞪目傾耳莫不嚄唶相顧吒爲奇絕翁不娶從子不肖無所依乃投老岕山僧寺予再三過訪之引坐曲磴間猶爲予縷縷論劉光世事云

嚴元照曰翁吾父執也齒少長先君先君甚重之嘗歎息謂元照曰費先生非常人也士之囿於俗學伊吾一生而不知朝代先後者有矣一田間老而能談

史如說平話不亦難乎先君今已捐館舍翁下世亦有年矣念翁既奇士又念先君之重愛翁也乃爲之傳

書事

書凌忠介公軼事 乙卯

公之在兵科也同縣人温體仁正當國欲去異己者造款數十命客造公臃彈之公陽諾受其藁後三日客復來問狀公曰始吾以其事爲信今訪之盡僞耳若之何而彈之客大窘索還藁公曰吾已布諸同科皆憤其誣藁惡可得也客怒去告體仁體仁大望出公爲山東參議其爲蘇松道也迎父來會有以珠燈餽者燈麗甚公始不受而察父意悅之乃留之張燈爲樂三日後乃還其燈嘗治巨豪豪使人至吾鄉求救於茅某公之親家也進千金爲茅壽茅爲言於公公弗聽竟置之法冬夜閱案牘至夜半覺奇温顧已身衣狐裘驚吒問則几前有伏服叩頭者叱問何人對曰囚也即牘中盜魁某欲從公乞命公衣薄慮公中寒敢以裘獻公取牘覆視此曰若罪不可赦乃敢

干我以私吾肯爲若枉法乎雖然若今至此可即持吾頭去擲裘還之盜伏地曰以公故不敢逃乃敢害公邪公非嗜殺者是某自無生理耳某終不忍以失盜累公遂仍就係卒殺之公殉於甲申三月二十日公門人李森者已降賊矣來止公勿死公叱之去李涕泣跪不肯起公大罵立逐出遂作書辭父云云投繯死死未幾閭門外呵殿聲家人驚疑出視乃歸安張嶙然來爲賊招降嶙然少時與公同學知公死吒曰我薦駿甫且大拜矣何駛至此揚揚入門見公死

大驚五體委地良久不能起公匱與海鹽吳貞肅餘姚施忠愍之匱同設宋姓家皆白木椑也有包漆匠者獨轉側兵刃間求得漆爲髹之匱既歸貧不克葬康熙中江都吳公綺知湖州過公家謁見公夫人閔秋深矣夫人衣葛衣練裙出見吳公再拜階下歎息去爲卜地驤村之北葬公爲文祭之公孫有名祖孝者幼而負氣年十三學文塾師所授者意勿慊也棄去爲磨麪傭見紙囊上字讀而悅之問之人或曰先輩文也乃求先輩文讀之大喜曰如是然後可以爲

文矣遂能文論者謂得公家法然不肯應試亦聘於閔閔汝舟淄祖孝貧婢虐其女女無怨色既又搆蜚語以撼女將更字之汝投水死祖孝遂不娶張嶙然者亦進士與溫體仁暱殿試時體仁欲以辛未第一名處嶙然嶙然面青如藍思陵顧而笑因是盧杞也安可冠多士抑置二甲嶙然由是銜帝劾平陽知府降賊請爲內應至京師詭言逃脫復授官後開城迎賊請毀諸帝廟主賊許之嶙然割諸帝后主金屑懷之歸曰所以報盧杞之讎也嶙然死其家貽當路

大嶙然鄉賢祠莫之誰何乾隆中沔陽李公堂知湖州一日大雪公忽召諸生集府學鄉賢祠公登堂周視諸生鵠立階下屏息不敢請公卒指嶙然主罵曰賊奴持何面目踞坐於此叱從者趣命斧碎而擲諸地立焚之諸生大喜至今傳以爲快云

書沈東巖事 庚午

予生甫周晬已識字名字歲半喜握大筆作徑尺書猶憶四五歲時閭巷傳言有丐者能書新來吾里越數日至予家先君見其貌閒雅無寒乞狀問君儕伍

中誰有能書者君得毋是邪曰是也僕聞君家郎君幼而能書僕願一親睹郎君書先君命予對客書客立案旁觀之歎曰此亙古未有之奇也咄咄者良久先君乃張大幅請客書客即捋袖拂紙援筆直下如風雨交集草書遒逸頃刻盈幅署款東巖二字其自言沈姓先君問之曰君訓童蒙亦可以自給何甘自辱於泥塗也則曰僕嘗陷入厭之舍是無可爲也乃貽以錢米而去不知其所往迄今卅有餘年矣當時貌若四十許人嗟乎異哉以沈君之才出而有求於

世節於功名富貴所得不能奢要之求一餬口之策以免於爲丐定不難也然而 安於丐而不悔者其意以爲出而有求於世其勢不能不有所屈有所屈則必有所喪均一屈也無甯屈於千萬人之下庶吾之素猶得以自全夫抱絕異之才而能屈於千萬人之下者其人必豪傑之士也彼其所負者殆未易遽測其量矣以予平生所遇之人更無若沈君奇者爲書其事以詒吾黨愛奇之士云

論

秦楚論　辛亥

吾讀屈原列傳至楚懷王客死於秦未嘗不爲之流涕及觀項燕之破李信項羽之殺子嬰又未嘗不慨然歎息也嗟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懷王庸弱之主非虐戾之君也師出而屢衄於秦楚人怨矣比其客死怨深矣三戶亡秦之語非自怨生乎夫項燕非將才也李信非懦人也負芻之弱又非懷王比也而燕也處積困之餘當馮陵之衆顧能擊破二十萬之軍而走其大將以泄楚人數十年之忿遂爲亡秦之機此豈小故哉且項羽之破秦不可謂羽之能也恃匹夫之勇當章邯數倍之兵徒以死力相搏斯危道也而卒能奏功者藉楚人數世之怨動其故君之悲使之報君之讎如報父母之讎夫豈有報父母之讎而不出全力者乎繇是言之秦之亡實亡於秦昭之四年君臣撫掌稱快以爲得計之時也嗚呼可不畏哉

明三案論　癸丑

明三百年間有三大案成祖之靖難英宗之復辟世宗之議禮是也自來論者皆不得其平吾是以不能

無言論靖難者罪成祖是矣然而不聞有議罪於建文泉齊黃諸臣者何歟太祖崩而建文立諸王皆叔父之親也建文當推誠待之俾各保其封土而豈可信讒間之言以自戕其枝葉乎建文嗣位一年耳周齊代岷湘五王相繼得罪當時諸王人人自危慮將盡斃於其手而論者猥以勿使朕有殺叔父名一語謂爲仁厚之主吾不知五王建文之何屬也五王得罪之時不聞得以叔父之親少從末減何燕王之叛兵已發於告太廟廢爲庶人之後反緦緦然以叔父

呼之也且燕王稱兵犯闕大逆無道而猶以叔父之故戒兵士不得傷之則五王之反狀未真是更得以叔父之故保其世祿明矣建文之嚴於五王而獨寬於燕渠果有說乎漢景帝時朝錯建議削弱諸王卒召七國之變而錯亦因是被誅微條侯景帝亦危矣燕王之才倍蓰吳濞而盛庸耿炳文之徒於條侯無能爲役齊泰黃子澄不聞有嘉謀嘉猶而徒導其君於刻薄鼠乎燕兵之來尸居餘氣又不能建一策以制其死命何其庸也建文不用齊黃之言則吾無責

於建文矣齊黃能除大憝則吾亦無責於齊黃矣論復辟者罪石亨徐有貞而不論及於景泰未爲篤也英宗復辟之心萌於景泰易儲之日徐石特迎其所欲耳景泰奉太后詔輔憲宗爲監國纔而即天位英宗縱沒而不復景泰義當傳位於憲宗而顧可廢之乎憲宗在景泰三年財四歲耳雖欲廢之何忍廢之英宗止此一子雖欲廢之何忍廢之景泰忍於兄之子矣何有於其兄傳不云乎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英宗固嘗君天下子萬民矣目覩其子之被廢而不能

出一言以振之其能無動於中乎英宗之積忿於景泰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它日復辟廢爲郕王殁而薄葬錫之惡謚天下莫不謂英宗薄待其弟而不知景泰薄待兄子所以教之也論議禮者其所以罪楊廷和者非也所以罪世宗者亦非也廷和奚罪邪武宗崩而無子廷和當求武宗之子屬而立之不當援世宗也世宗武宗之弟也世宗立不可以爲武宗子不得已乃彊使之父孝宗然而先王制禮爲大宗無後者立後不聞爲有後者更立後也孝宗傳位於武

宗孝宗未嘗無後不待世宗爲之子而後有後也此其與禮意大左矣姑就其意欲以世宗後孝宗亦非難也武宗遺詔當曰立興獻王子某爲孝宗皇帝子然興獻王不可以無後更以某爲後以奉興獻王祀如是則世宗雖欲崇其私親將何說之有今不重以遺詔而爲人臣子顧欲力奪人主之父母而使之爲它人子不亦疎乎若夫世宗之罪則奚若興獻王無它子世宗不得爲人後世宗而果賢也則當被召之時必力辭大位請別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己代而乃

晏然即安足以知其不賢之甚矣其後之任情乖禮何怪也若張璁桂萼者苟合人主之意指以取富貴足矣其人本無所知不足道也

[illegible]周忠介公論 乙卯

市有狗臥於中道瘈且癘太過之者咸斂手避或憎之甚以足狗嘷然起噬人人立斃噫狗誠不足責矣人之觸之者一何不自愛耶周忠介公以罵奄賈禍吾未嘗不深惜之嗟乎宦寺之禍至於明尚忍言哉禍至於魏忠賢又忍言哉凶燄滔天倍蓰振瑾其鋤

誅善類如張密网以羅雀竭林覆巢未爲饜也雖冥冥之鴻猶懼不免而乃翾飛以赴之其庸獲免乎忠介生昏濁之世宦幸不達又不仕於朝杜門寂處留其身以有爲可也而徒欲以一罵褫逆豎之魄計亦左矣若曰吾方樂死而惡生明知之而不懼也是亦非中道也而況乎所損者實大或曰公與楊左同受奄禍然則楊左非歟曰否不同楊左身爲大臣移宮之議主之力羣小所日夜切齒腐心者其及禍也譬如街行逢瘈狗雖欲避不可得非若公之可以免也

可以免而不免君子不爲也不可免而求免君子亦不爲也吾聞魏忠節之擊魏廣微也謂黃忠端曰事即不濟亦是史鑑上一大事忠端大息曰國家大事豈可爲兄博名節乎旨哉斯言其亦可以深長思矣嗟乎宵人之去異已唯恐不盡而正人君子復踊躍以赴湯鑊人之云亡而宗社隨之論世者於此不能無議於諸公之不慎也雖然當日士大夫甘隨瘈狗之後食其穢以爲榮者多矣忠介目擊心傷力不能振而去之則雖欲已於一罵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歸安嚴元照

墓誌銘

吳胥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辛酉

前耶吳氏歸安之著姓代有文宋爲鄉國稱重胥石先生其尤也予垂髫時聞長老述吾鄉名宿於先生首屈一指心慕之甚時先生客京師不可得見嘉慶元年南還又二年先生來予家始得見焉與予論說相契往還恆數嘗託予爲傳一通先生既歿予乃改

剏以爲誌墓之詞云謹案吳氏譜言本貫嚴州之淳安元泰定間有諱壽甯者始占籍歸安之前耶先生之曾祖諱景運貢生　貤贈承德郎吏部文選司額外主事祖諱湘縣學生　封承德郎吏部主事父諱聯珠乾隆元年進士官至刑部陝西司郎中曾祖妣沈　貤贈安人祖妣凌　封安人妣既先生刑部君之長子諱爾庭字鎮南一字胥石嘉慶元年　國家循故事開千叟宴先生年六十有七得與宴遂自號千一叟以志榮遇中乾隆三十九年本省鄉試遊歷三十年得盡交當世賢士大夫聲譽日起貴人多有欲致之出門下者先生終不肯以苟得也七試禮部卒不遇先生熟精乙部書淡懲夫言史者之喜以空腹高心妄論得失而不復實事求是徒以逞其一時之快也思有以矯其弊其讀史也尤究心於地理職官於其沿革建置紛拏稽亂卒不可理者鉤稽探索盡得其條貫上下千餘年瞭如指掌少詹事嘉定錢公大昕史學冠當代嘗見先生所著五代史纂誤補四卷歎其精覈以不得一見爲憾國子監典籍會稽

章君學誠亦善史不輕許可嘗言今之可與言史者惟二雲與胥石耳二雲餘姚邵學士晉涵也其爲名流推重如此讀古人書會心甚遠能得其用意肆力於古文詞栞落浮艷務簡伕自喜不肯以無當之言徇俗人意少時即工詩顧不苟作乾隆庚寅刻成四卷名南雷草堂詩集凡舟車所經山川關隘輒記之以詩其它醻應之作十不存一識者矜之先生之居京師也朝貴歲致幣物乞代作詩文初不少靳至乞其校定之書刻以行世削先生姓名友朋知其事者

爲之呼憤先生弗校也暮年所作不自收拾愛先生者慮其湮而弗彰也勸其排纂始亦頷之然嬾甚卒不能自力既而所主弗戒於火囊匧書冊悉熸焉繇是益頹廢無意於硯削間矣先生交遊大半多貴而先生終不得當於禮部試充然無慍色以爲吾命固爾奚足恨貌臞削面目嚴冷廣坐高會衆口噂喈漠然若不聞者間吐一語以諧出之牽屈一坐人俗士甚畏之相戒不敢近然先生實謙和有所作喜人彈射南歸後會吳氏有事於譜諜先生獨任文字之役

既乃集錄序傳誌表琹之名曰族譜藁存予爲之塗乙改竄先生見而大喜增芟修繕不以爲煩其虛懷如此先生娶於方繼娶於施皆先卒有自撰誌子男三長小同早慧能讀書未娶卒次二同亦前卒孫男四人長蘿初縣學生次某某孫女四人嘉慶六年十一月廿八日卒年七十有二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地

銘曰

貌何醜吃其口緊何人斯千一夌吁嗟無藉展所負獨以未契託小友我今銘之兩不朽

國子監生餅城王君墓誌銘 并序 壬戌

無錫離予家四百里程予歲或一往稍得交其邑之賢士夫王文學芝林兄事予相見輒過從絫日夕尤好予文詞得必手錄之嘉慶七年季冬予至無錫芝林承尊甫命乞銘其大父之墓予不敢辭君諱穎銳字秉成一字餅城金匱人姓王氏考諱均國子監生

贈奉政大夫候補府同知妣周氏 贈宜人生四子君其長也父歿時積逋絫萬金拮据十餘年始盡償之既而家漸裕議析居君曰吾與季弟皆止一子

而仲叔弟有子男四人有所苑則必有所枯矣析而四不若九之請於毋竟如其志葬考妣於邑之西管社山結廬墓側掘地得泉清冽而甘號之曰永思侍講吳公鼎爲之銘尙書鄒公一桂遊覽至山中樂其靚勝爲繪山圖之景得十六幅君賦詩如其數禱之君於諸弟愛之篤諸弟亦事君恭君嘗疾困仲弟侍疾一夕須髮盡白其風義可尙也君十四世祖耐先先生諱達者明永樂中翰林侍讀學士與解縉輩稱東南五才子遺書散佚君蒐訪數十年得景仰撮書

梅花百詠及篳疇諸書盡栞行之唯天遊集爲曝書
亭藏書得之晚未及刻其弟述先德如此援例入國
子監試南闈有欲爲之地者笑卻之試不利或以爲
惜君曰桯而飛吾甯直而蹶也五試不雋卒不悔初
嘗豪飲承母戒不得過三爵嗣是朋好燕集三舉輒
止雖長䠶彊其更進弗聽也能詩有聽雨樓詩集若
干卷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卒壽八十有二配
鄒氏子男一人日注國子監生女三人壻曰楊麟趾
蔣起元張沛霖孫男二人蕙林國子監生芝林常州

府學附生女三人皆適人曾孫男三人女二人以是
年九月廿二日葬於西管社山之新阡越八年歸安
嚴元照乃爲之銘銘曰
友于弟孝于親述祖德詒後昆宜壽考宜子孫襲貞
石鐫斯文千萬年永不泯

處州青田縣儒學教諭朱先生墓志銘并序 甲子

先生姓朱諱炳元字理端一字䆳齋歸安人烏程籍
以恩貢生任處州青田縣教諭嘉慶八年十二月初
六日卒壽八十有五考諱禮縣學生 貤贈修職郎
青田教諭妣吳 貤贈孺人妻吳繼妻吳子男三人
長士林次九齡舉人皆前妣次震爲弟後女一人適
國子監生楊奐孫男一人功鎬尙幼先生年逾四十
而喪其妻以子長矣不復娶既而士林死乃更娶生
三子而妻又死先生欲得 朝之敕命以榮其先人
乃於乾隆六十年就選補官年已七十有七恭值
覃恩得 貤贈父母九齡既舉於鄉試禮部卒於道
嘉慶三年先生乃告歸士林之死也未娶九齡之死
也又無子既而震生子功鎬爲九齡後於是先生之

後始有人而年已逾八十矣先生雖多壽計其一生
所遭戚戚無可爲歡者而先生抑抑繩繩恭愼以自
將無怨尤無悲恫不言而躬行以化其家以逮於鄉
里六時承學之士語及先生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舉
手而相謂曰此有道之士也此盛德之君子也先生
殆庶幾所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者歟先生教授於
邑之荻岡章氏先後五十餘年章氏羣從出先生門
下成名者多矣而先生終不當於鄉試比九齡獲鄉
舉人咸謂俾先生之屈者在是然先生無喜色或叩

之則愀然曰吾家衰甚矣而小子成名非福也九齡
果卽下世先生交予未幾遂寢疾疾病猶時時道予
不置且以身後文字屬予以予之無狀而得此於先
生予滋媿甚又思十數年來往還老輩幾半物故與
予同邑者唯先生與吳公蘭庭昔年銘吳公之墓今
又哭先生而銘焉吾邑之耆舊略盡矣予之嘅傷又
豈僅以交游之故也歟震將葬先生於菰山之西承
遺命再拜謁文元照謹案狀序之如右懼孤夫誣諛
之意也故勿敢以諛也并爲之銘銘曰

言行祖顧尤侮寡薀棺論定宜祭社銘幽慚予後死
者詞不以諛意爾雅可以信諸千載下

先妣權厝志　乙卯

乾隆四十四年大人卜地於歸安松亭鄉十五區川
字三圩舉我先妣四匶同厝焉越十有七年元照以
誌請大人大人諭之曰汝四母之事吾也皆不失婦道不
幸皆早世吾素不欲鋪張虛飾以求觀美故遲至於
今今汝長矣其譔次汝母家世年歲以示子孫可也
元照既承命謹誌之如左先妣許氏德清人考諱家
駒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九年明通衢州西安縣學教
諭　贈通奉大夫廣東布政使妣柔嫕有德幼嫺姆
教乾隆癸酉歸大人時大人患痎妣入門未三日卽
爲視絜湯藥唯謹少暇則課箴黹體羸多疾是年仲
冬十八日卒年十九先繼妣陳氏仁和塘棲里人考
諱湜國子監生妣居父喪哀毀滅性飦粥三年甲戌
來歸善持家察而不苛女紅之事勤而敏事先大父
母並得歡心大人患痎垂九年妣調護久之竟瘉曾
生一姊殤丁丑夏有娠而痁作誤投藥遂不起卒於

五月廿八日年廿五時溽暑棺衾未備三日夜面色
如金體堅不壞先繼妣陳氏同縣東林山人考諱鉷
雍正七年烏程拔貢生戊寅妣來歸辛巳夏得疾明
年疾篤彌留時告大人曰我生無益於君而可以死
累君乎棺衾但粗具可矣勿過費也正月十三日卒
妣與許氏妣同年生年廿七先繼妣莊氏江南震澤
人居十都考諱基永廣西桂林府通判　封承德郎
布政使司理問妣於癸未年歸大人久不育爲大人
置媵二人旣而元照生母范生元照妣奇愛之憶元

照兒時嗜食魚飧妣必爲含咀去細骨然後飤之元
照甫三歲知學作擘窠書大人日必課數十字戊戌
季夏閏六月日元照據小几緣幽作書南風甚妣北
面立爲鄣風移晷始已遂得疾日殆卒於十一日之
晨年卅八子男一人卽元照歸安學附生孫男一人
女一人元照卽不逮事三母生六年而莊氏妣見背
不克悉懿行之詳僅於過庭時得此一二於大人口
授而謹書之弗敢少有緣飾也葢我先妣之恭順有
禮戚黨無間言昔人所稱勤正潔行精專謹慎殆均

無媿焉乾隆六十年春王二月男元照謹誌

山東曹州府同知葆林嚴君墓誌銘 并序 代 丁卯

君姓嚴氏諱文典字維穆一字葆林歸安人先世有
諱遂卿者明洪武初自平江之嘉定徙居歸安是爲
桂林嚴氏之始遷祖遂卿生毅毅生敬長蘆鹽運使
敬生齡齡生宇宇生茹茹生而泰貢生贈刑部郎中
而泰生正心廪生贈刑部主事正心生錫刑部主事
錫生爾琮進士吏部主事是爲君之高祖爾琮生鴻
綸貢生鴻綸生德湆國子監生德湆生二子長延元

縣學生　贈文林郎蒲臺縣知縣次廷選國子監生
　貤封文林郎君本廷選長子爲廷元後曾祖妣閔
祖妣閔妣姚沈　贈孺人本生母費　貤封孺人君
中乾隆九年本省舉人十七年中禮部試十九年補
　殿試　賜進士出身分發山東補蒲臺縣知縣廿
九年調曲阜卅一年陞曹州府桃源同知卅七年告
病歸卅八年九月廿九日卒年六十有一配高氏馮
氏子男二人翼未婚卒章傑國子監生女四人　封
文林郎高世鑽候補府經歷王若海縣學生沈鑾工

部員外郎吳邦基其壻也孫男三人孫女一人皆幼
君性警敏過人然自初試至成進士幾三十年轉以
科名之遲得肆力於讀書日久多所通曉不僅工文
詞釋褐之時年已逾四十所知益廣得知縣不得入
館閣咸惜其文采而君以自此得盡心於民事頗自
喜其治蒲臺也重學校平獄訟卹凶荒簡繇役除姦
蠹蒲人畏而愛之治曲阜一如治蒲曲阜之人又愛
之曲阜知縣本以孔氏子孫爲之乾隆中始以流官
代至君財第二任前任者張意主裁抑所爲多不便

於孔氏君始至知狀乃大驚亟反張之政凡事涉孔林者殫心究力敬謹以將事自衍聖公以下盡輸心焉陞桃源同知大吏題署東昌府知府時以諷言制辦一案蔓延數省東昌所轄十有六縣因係纍多君力爲之平反藉以得活者二百餘人而卒以此牾大吏意君勿卹也時君年已六十以　封君年老已又無子意忽忽不樂乃告病奉　封君南歸歸逾年而卒赴至山東兩邑人設位哭祭者逾千人致賻幾千金入曲阜名宦祠曲阜人又爲立專祠至今弗替

君疾篤猶蒐其平生著述今所存唯制義若干篇所脩濟寧縣志若干卷曲阜縣志修而未成君有小像十幅曰香照圖者自爲題詞餘姚盧學士文弨見之歎君之善於古文而深惜知君之未盡也君卒之七月而章傑始生予與君會試同年生未相識而章傑與予往還十有餘年今以誌墓之文謁予予雖衰眊不文不忍辭也君墓在湖州府城南道場山之塔塢銘曰

峨峨道場松耶柏耶鬱鬱佳城君之宅耶裕厥後昆詒清白耶子子而孫孫分洵循吏之澤耶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直大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

特恩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錢唐梁同書譔文

故處士周君墓誌銘

嘉慶甲戌八月十日處士周君卒未葬吾友周君中孚奚君疑王君勵詒書元照以吾家章傑所譔狀來豫乞文銘其墓余有負薪之憂生理殆盡廢文事久矣其何以銘君然余與君相識十年君既不娶無子

自始寢疾以至於死擇醫藥視含斂謀窀穸皆三子者任之余既不克相助爲理唯是區區文字之役猶可以力疾從事以少紓吾憾者其又奚辭君姓周氏諱農字西疇一字七橋烏程人也先世皆隱德弗燿君植根孤遠不撓於俗讀書不習舉業愛哦詩又愛畫梅胷次無俗累故詩畫品皆天然爾雅年來客江淮間得山水之助所業乃日益進性恂謹不以能自多羣處粥粥若無能者視世之挾技以遨佚蕩而不自檢者不可同日語也嘗於估肆得鐵瓢二皆斑然

有古色奇愛之乃自署曰鐵瓢道人云城南道場山之麓有僧廬曰歸雲菴明太初山人孫一元之挂瓢堂也菴之外山人之墓在焉吾黨同志相約以雞黍奠其墓歲一集君以出遊故嘗不及與今年以營先世葬事在家得與於祭祭既畢君復舉巵酒酹地而言曰僕喜讀先生詩耆好酸鹹自謂不甚殊於先生脫一旦委蛻人世得以一坏土附先生墓側吾願足矣是日飲極歡家居無聊意忽若不樂規復出遊會疾作自知不起出所儲古金石器分遺友朋年五十

有二嗟乎人生於世上患莫大乎所以取於世者多也於世既多取得之不得憂悲愉佚胥足以役其心而勞其生若君之一生其所取於世至約矣縱心乎文藝放懷乎豪素自適其適以全其天雖壽至期頤可也然而年甫逾艾一病遽化何歟或者曰科名室家之系天之所以困夫人者也君既盡委而棄之則其所得清閒之福亦已奢矣其不得大年也亦宜理或然歟三子者於君後爲買地一區將於明年三月二日窆君於太初墓旁從君志也所藏鐵瓢一貽王獻一以殉遺詩若干篇三子亦將爲料檢栞木若三子者之於君亦庶幾無謝於古人者矣銘曰

曩者杭州高士金農其詩孔嘉畫梅又工以今媲昔
匪唯名同吳興山水清遠第一道場之陽於焉埋骨
白雲歸來護茲幽室

家傳

先曾祖始旦先生家傳 辛亥

先生諱船逢元諱允昇字始旦歸安人姓嚴氏先世平江嘉定籍明初有諱達卿者始遷歸安六傳至貢

生贈奉直大夫刑部郎中諱而泰者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正思府學廩膳生祖諱欽府學生父諱爾珙縣學生母羅氏王氏配尹氏陸氏生四子先生八歲而孤讀書知自飭勵少長就德清蔡氏塾自課尤嚴冒蔡姓補德清縣學生旋食餼於庠爲文醇雅有法禮部尚書蔡公升元先生之姊字也待先生恭尚書予告後時至石塚問起居先生顧不肯數數往家嘗遭飛禍或曰盍以告尚書先生弗應既而尚書偵知之力爲申救事既寢乃以告先生頷之而已嘗寢

第一九三冊 104 版

疾術書以珍藥饋力卻之其介如此從弟某以文學負重名雅重先生每引以自親先生心勿善也後果不令終與之遊者咸不免焉有來從學者居三月遣之歸曰可以售矣久學於老夫且不利再三言乃涕泣辭去是年其人即舉於鄉人皆服先生之哲有族子患癘於廟宿先生過而哀之招之徠爲醫治之既活而去未幾遇諸塗則欲甘心焉問之乃以貧故先生瞿然曰嘻何必爾又與之米先生嘗貸人金八十兩無以償遂毀所居室賣木石償之遺石根二至今猶存云

曾孫元照曰吾鄉有舟居擊柝之丐大人人給米一升給之數十年矣所給米歲十石有奇嘗諭元照曰此汝曾祖之志也不可忘也昔汝曾祖貧歲收米不及十石然樂賙卹每聞柝聲自遠至輒令汝祖取一杯米躡水旁俟其至而與之今吾易杯以升所以繼汝曾祖之志也不可忘也康熙中蔡尚書烜赫甚吾家藉其力以得官者有矣汝曾祖雖甚窮不少勤其心不少渝其節是豈矯而致然耶是無所得於學而能然耶烏虖吾祖之遺澤遠矣吾媿未能述也吾與汝交勉之期毋墜家法元照既譔次家傳并述大人訓語以示子孫云

先考國子監生半菴先生行述 庚申

嘉慶五年夏六月十三日先考國子監生半菴先生捐館舍既踰十旬不孝男元照將求當代大君子錫爲銘墓之文乃謹詮次家世行實稽顙抹血而書之曰先考姓嚴氏諱樹萼字茂先自號半菴歸安人先世籍平江之嘉定明洪武初有諱達卿者避亂至歸安之石塚村遂占籍焉是爲桂林嚴氏始遷祖達卿子三次諱毅鄉飲大賓毅子一諱敬永樂十九年進士歷官河間長蘆鹽運使敬子四次諱齡齡子三次諱宇宇子五次諱茹茹子二次諱而泰恩貢生贈刑部廣西清吏司郎中而泰子五長諱正思縣學廩膳生正思子三長諱欽府學生無後以仲弟縣學生鎰長子爲後諱爾珙縣學生爾珙子諱鉊逢元諱允昇德清縣學廩膳生冐姓蔡鉊逢子四弟四諱秉謙府學廩貢生配嵇孺人生子四先考其季也幼有至性生九

齡弟三伯父天然號慟不食者三日少長習帖括下
筆鋒日課兩藝未亭午構寫都畢善書模顏魯公
多寶塔碑文數百過端勁尊貴能背誦碑文年十八
患痰積九稔始瘉年十九援例爲國子監生自以爲
學未成緘口不肯談藝然先考天稟高所師事者房
山知縣朱公山內閣侍讀學士費公南英所友事者
文學愼公朝正擩染之力尤深尋常操觚天然簡快
不煩辭費而意已達愼丈多著書於毛詩左傳四書
皆有成書時館於吾家先考佐之謄寫嘗爲節其緐

先愼丈輒如所說更定揚推獎意每稱許先考眞讀
書種子不孝近學爲古文詞脫藁呈先考過當意時
略爲竄改雖不孝所百思不到者而一經指示恍在
目前不孝謀娛親雖言於儒先成說排擊多過當先
考痛訶曰此非僅處招忌患所以損吾德者大也流
覽文字遇詞意和雅者呼示不孝使學之又數舉儇
薄無成者以相警爲虖不孝至愚極陋仗先考之芘
休幸不見棄於有道究其一知半解皆得諸先考訓
誨之所及而先考深自韜晦未嘗以學問世世亦遂

無知先考者不孝旣庸駑不能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以顯先考又不能取科第以邀祿養與俗浮湛進
退無據以詒先考羞豈不痛哉先考事先大父母竭
力盡子職家世故甚貧先大父辛苦儲蓄出納筦鑰
悉以畀先考先考弗敢纖豪苟大父嘗賜金千兩後
大父患瘵先考陰買人蔘日進湯劑歲餘疾且殆瀕
危時知金已盡呼先考行歎息久之孜大難吾疾脫
瘉當更償汝先考作喜色應曰敬諾大人復初當更
賜兒金也退而哭先考已知大父不起不敢辭懼傷

老人心也嵇孺人春秋高不孝猶及見先考遇嘉肴
精幣不奉孺人不敢先遇意外有譙讓未嘗置辨唯
唯引咎而已大父母殯葬事宜先考獨肩之兩從祖
祖父母皆無後先考爲卜地并弟三伯父同葬焉莫
年多疾然值大父母生卒之日必扶杖蹣跚親進酒
食藹然爲先考不解治生黨䣊尚義親戚朋好之貧
者無不賙也有來告者十無一不應值乏時則稱貸
典衣物不惜手口之勞爲人娶婦嫁女割地以葬人
墳墓之無主者歸己戶貫爲之輸納貧子賣其邱木

使歸於已不損其枝葉戒殺生命見輒買放施衣衾
幬帳棺槥錢米藥物求者無虛日力所不及者慼頞
咨嗟不勝其憂雖尉解無益也先考雖窮居而樂人
之樂憂人之憂繇衷而生爲人排難解紛治酒食斥
錢帛甚則雪涕頓首期必息爭乃已閭黨有違言得
先考片言立解葢其誠足以感之矣年三十外嘗被
命案牽涉案內要人乃吾家佃曾受先考活命恩獨
力傾先考恃之急幾不免未一星終佃老病來見語
次自述往釁頫首流汗淫淫下先考曰此亦吾命於

若何尤問胡爲乎來有所求卽與之人尤以爲難先
考生平不以小人度人卽曾受其侮弄猶曲爲之解
済更患難終無悔恨兩伯父雖分居值外侮悉仗先
考先考楮柱門戶艮苦然覯家庭之變所向不如意
謠諑譎罵萬端叢集此先考所不欲人知者書之懼
傷先考之心故不敢先考四娶無子年四十始舉不
孝甚愛之然督課極嚴接人以和而治家嗃嗃晚年
頗學慈氏法嘉慶元年秋患河魚之疾不能祝然今
年暑甚體微倦然起居如故歿之日猶彊起日問歡

04

粥三甌少部署身後事黃昏食百合一盂就枕諭家
人曰吾此時聲息大異汝曹聞否俄頃而逝距生雍
正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年六十有七烏虖痛哉先考
抱彊幹之姿終身處約無所藉以自見粤自幼年險
阻顛蹶隻身亍亍心驚魂揺者幾六十年四十歲已
前慮郝下之無人旣生不孝以還慮其孱而不能長
也又慮其長而不肖隳我家聲也展轉懷抱憂虞日
揩精力日秏年方及耆須髮盡白齒牙無一存遇問
年者輒笑荅吾年八十有幾至今斯言猶在耳也痛

哉古人悲子欲養而親不待如不孝者卽吾親壽至
期頤亦安能養乎孰使吾親老而不能逸以自虞者
非不孝之罪歟而又何以自解乎先妣許氏陳氏陳
氏莊氏家世行事具不孝自譔權厝誌不孝生母范
氏子男一人卽不孝元照歸安縣學附生孫男一人
均孫女二人不孝男元照謹述
賜同進士出身
敕授承德郎兵部車駕清吏司額外主事加一級德
清許宗彥塡諱

祭文　哀詞

祭胡文敬公文　癸丑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昭陽赤奮若陽月元照自浮梁還浙道出餘干之梅港艤舟登岸見道旁植短碑一通審眡篆額乃明儒胡文敬公墓田記詢諸土人梅港乃文敬里居文敬墓去梅港尚六十里元照以行急不及謁墓歸舟解維設位爲文以祭之曰

道出自天宏之在人孔孟旣遠羣言紛芸漢唐諸儒判厥疵醇逮乎兩宋篤生五子講道明德後先一揆

制裁設科吾道中否猗歟先生布衣奮興篤信好學不驕不矜守過乎師學勝其朋敬齋之集居業之錄言簡詞平義精理足禦之布帛飢之菽粟從祀　聖廡千載馨香前有文淸後有文莊互相暉映爲國之光末學小生景行有素舟過梅港停橈訪故摩挲殘碑裘裒日莫問公之後適嗣彫殘財餘一人影隻形單天不祐善是用永歎言歸念切一宿卽發墓遠在山弗暨過謁設位以祭儼如對越

挽友蔣高士哀詞　乙卯

高士蔣氏諱仁字山堂杭之布衣也予未嘗與相識而心慕之久高士顧識予時時向人道予予不識高士而以友稱之以是故也高士善書能得晉人用意當其得意下筆遒美痛快直與海嶽相上下閒作詩歌亦淸逸無凡近語家貧性不肯干謁與人交不作翕翕熱或相對終日不發一言揚州人有聞其名欲以禮聘之旣許之矣旋聞其家用繡茵惡其奢辭之彊之掉頭不復應有以家世文字求書者云是汪若文作以其文不見於汪集且不類不肯書蕭以嘗物

不顧也其介特如此嘗託友人售墨其人攜墨去久無耗或曰盍以書問之高士曰彼售去自以書貽我我安用書其待人以誠又如此嗚呼予交遊雖不多而相與遊者多一時之俊獨不得一見高士予之所以不急求一見者徒以高士年未老旣交相慕終必得一相見以疇其願而初不虞其遽死也甲寅之冬糧儲道張公映璣見高士書而慕之迎館於官舍願執弟子禮歲終受其饋得不窘今年仲春病卒年若干無子烏虖天之於高士深挫之使之困頓無俚旣

自以其孰能動當路可以少休而遽視其生豈高士
有遺行獲罪於天歟將貧賤之人天亦厭之歟乃爲
文以哀之以攄予懷其詞曰
厚富貴兮如塗塗附刻貧賤兮如晞朝露攸閶闔兮
問其故天公默兮無言吾涕泣兮欲返其魂而無策
兮槃貧人世兮寡歡茫茫泉路兮差可以安孰愛君
兮爲君買山雲漫漫兮蔽白日欲見君兮不得哭君
以詞兮我思何極

記

塘西宋氏祠堂碑記 戊午

季秋之月元照訪宋君大機於塘西宋君暴弟以其
家祠堂碑記相諈諉辭之不獲因敂其詳宋君言曰
吾先世自南宋時居臨安元時提領葵軒公始遷塘
西今吾族之在塘西者皆提領之後吾族舊有祠堂
久廢提領八世孫泰宇公慨然而興曰收族之義不
可以不講也而收族之重係乎祠堂無祠堂則何以
妥安先祖而訓式子孫乎然聚族而圖之則慮或有
異議竭不及吾力尙裕之時而獨任之爲善於是於
康熙八年剏建祠堂於芳杜洲之南堂成未有爲之
記者自泰宇公剏始以還迨乾隆初年堂將圮矣先
大父毓峯公復慨然曰成先人之美責在後人念吾
曾祖之建之也一身任之不以累族人予亦曷敢不
獨任重葺之事然事未舉而先大父棄世又十餘年
堂竟毁先君訪漁公乃於乾隆廿二年匇工庀材搆
堂五楹視舊制加宏焉堂成又未有爲之記者於茲
又卅有餘年矣慮後嗣不知泰宇公泉吾祖吾父於
斯堂有如是之功也思有以記之烏虖祠堂之舉廢

非一人之責也而宋氏兩世一則獨建之一則獨修
之汲汲焉如恐不及非孝子慈孫而能之乎夫旣已
獨建之矣獨脩之矣旣託於文辭以鋪陳其事亦誰
曰不宜顧皆不思有所撰述若曰吾非以此傲族人
也又非以此自以爲功也吾特盡吾所當爲者已爾
任其事而不有其功尤人之所難是皆爲子孫所當
法者又曷可不爲之表章宋君暴弟懼先德之弗耀
拳拳焉思所以傳之者亦可謂善述者已而惜乎元
照非其人也吾嚴氏之祠始建於前邱繼建於石塚

今前邱之祠久廢而在石塚者又將圯矣昔亭林先生以持祠未建不肯為李中孚母祠譔文今元照爲朱氏祠堂載筆思亭林之言有餘愧焉

秋鴻館記 代 戊辰

秋鴻館在城北之天后宮吾鄉王槐流寓太倉州素與住持羽士洗某習其還鄉也必寓於其中初無所謂秋鴻館也今年夏歸安嚴元照來寓於興福寺會槐亦還杭兩寓相去幾百步許因相與締交其時談蓺之友有若嘉興丁子復開化戴敦元錢塘何元錫

仁和王崇本宋咸熙李堂倪稻孫汪家禧代州馮振孫諸人此十一人者宋君兩王君杭產也而皆不居杭其居杭者則有何李倪汪四人此十一人者互相往還無虛日會集之地則於天后宮居多流連既久漸將散去因爲之名其室曰秋鴻予既爲之題額諸君復丐予爲文以記之予固弗能文也然予於諸君皆夙好亦有不能已於言者諸君既非生長於一方出處仕隱之不同其性情行事判然各異攷其所志與所學亦未嘗出於一途且其爲數又不少矣而卒然會合盡歡彌月是誠希覯之事也諸君之不能忘情宜也而予於此顧竊有說焉以予觀於諸君出處仕隱性情行事所志所學雖不同要皆各有所以以自見其所以功名可也經術可也文章亦可也吾願諸君共黽没也積學以勵行立身以揚名相勉於德相輔以仁以斬有以自見於後世則今者之一聚庶其無負爾予老矣辱諸君之謬譽何以益諸君聊書相期之意如此或不以予言爲繆歟嘉慶十三年歲在著雍執徐冬十二月八十六老人梁同書記并書

夜績課兒圖記 丙辰

夜績課兒圖者蕭山汪先生輝祖念其母訓而作者也先生生十一歲而孤繼母王生母徐兩宜人共勵貞操教之讀書以底於成先生爲名進士爲良吏爲孝子人之稱美先生者翕然無異詞矣先生喟然大息曰嘻以輝祖之不敏而克黽沒全厥家聲不貽先人羞者輝祖豈敢自多非吾兩母之善教其何以至此吾欲使當日難狀之景時時如在目前宜眞圖若干幀日者就外傅讀書出塾歸兩母輒自課鐙下相

與續麻交戒督之如是者且十年今吾母不可見矣非續畫之將何以示我後昆於是屬仁和嚴孝廉誠爲之圖圖中外鄉坐而手執紡車者王宜人也西鄉立而奉竹葉者徐宜人也東鄉據几而誦書者汪先生也圖附刻雙節堂贈言之後摩娑久之如聞機聲之軋軋也如聞書聲之琅琅也如聞秋聲之溧瀨凄切相間而作也爲之蠹然慘然裴徊感傷而不能自止嗟乎它人之觀圖者且猶如是矧當日圖中之人乎然而觀斯圖者宜更有進於此夫先聖之制禮也

闈閫之內之起居莫不有一定之榘度以爲之準然而婦人女子之能遵而行之者或寡矣方兩宜人課子之時孤釐弱息形影相依而其於坐立之微一準於禮而不敢紊烏乎可不謂賢乎彼徒致慨於所遇之奇窮而爲之咨嗟歎息者猶淺之乎其爲見者也元照幼年辱先生知名慕先生風義久之去年始覯於杭州今惠書徵言元照不敢辭顧念先生數十年來所徵求賢士大夫傳述雙節者無不備元照雖有言未能有加矣唯斯圖尚未有記謹齋沐爲之記以復於先生云

北山旅舍圖記 己未

金匱華秋查先生官於吾浙既罷官賃屋居於錢塘門外之德生菴予聞其名久然未之識乾隆癸丑予自浮梁歸有屬予致先生書者始一登其堂然未之觀嘉慶戊午始與相識往還雖未久自謂知先生獨深當夫朋侶招要流連湖舫遙望段家橋輒低回不能自已非獨風物之可戀也以先生之旅舍在焉石門方君薰爲作北山旅舍之圖予觀圖而歎天之所以待先生者誠不可謂薄矣先生當盛年奮志功名思有以自見於世而中道一蹶匏繫瓠落放浪於山

顚水厓之間困矣使先生耽閒逸而厭軒冕則始不宜出既出矣而挫抑之宜非先生之所樂也此天之厄先生也然而天之獨厚於先生正於是乎在先生之寓於此也二十年矣當其服官時簿書陵雜舟車來往計終歲之閒居於此者無多日境雖裕而心不適也迨夫罷官以後使其可以家食亦何必久羈於此故姑使之極不得意而後以湖山之美友朋之樂

藝界之而不吝千載後之嗜古賞者必有於北山之前聞禹公之陣迹相與指點懸弔悵不與之並世而但生此則他人之所不能得者而先生得之可不謂天之獨厚於先生也哉先生曰吁予之言亦夸矣其爲我書之遂書之於卷尾

香照圖記 乙卯

族兄葉林先生與予同出於贈刑部公靜菴先生兄以名進士爲時循吏殁於乾隆三十八年殁之明年遺腹子章傑生章傑少予一歲與予厚自痛不得見父實藏吾兄之香照圖雖謹出入必與俱頻年奔走吉齊魯閩蓟之地舟車南北保護如頭目茲來石埭省墳墓奉之以示予圖凡十幅自少時讀書遊歷泉宦蒲臺曲阜事蹟略具各以四字標目兄自爲之題識章傑作而請曰章傑不天不逮事先人詩文遺著易簀時悉燬諸火唯此圖存章傑欲得叔父之文以寵之予唯唯章傑又言曰先人中乾隆十七年會試十九年補　殿試成進士初宰蒲臺蒲故山東之小邑先人曰是亦可以爲政也其地多盜始下車訪獲其魁知盜有母諭之以不宜爲非以貽母憂盜大感動請自新卒爲良民蒲俗黠而善訟居一年民情大安留蒲十年廿九年調任曲阜章傑嘗聞先人之去蒲也祖送者數千人蒲之城不及百雉先人陵晨自東門啟行日下稷始得出西門去去數日猶有具酒榼追送者圖中濕沃攀轅一幅卽此事也先人之治曲阜也如治蒲士民爲建生祠三十六年以曹州同知署東昌府知府時以姦民譌言割辦一案驟興大獄囚係纍纍先人舉東昌所轄十有六縣以疑佀見

收者悉釋之或爲先人危之先人喟然曰唉吾憂吾官其若無辜何不聽是時山東饑未及請賑兗州一帶民不甯居大吏以先人素得民心檄往安撫之旣至則萬人擁馬首不得進有父老數輩熟視叱曰是非前任蒲臺嚴使君邪從者曰然衆皆驩曰使君來必有以處我儕矣相率散去明年以疾告歸又明年捐館舍訃至山東兩縣之設位哭祭者逾萬人前日章傑至章邱離蒲且六百里蒲之人知之尙有來問訊者遺愛之入人深也如此予作而歎曰吾家自運

僕祭以甲科起家居官清慎著爲家法垂四百年仕宦以貪墨敗者未之有也吾兄自以清白子孫重自滌濯官雖不甚顯而聲稱著於時實爲宗黨光吾卽舉吾兄在官時諸圖爲世之膺民社者示之準庸豈不可耶章傑再拜曰叔父之言信請書之以示後之人俾弗敢諼予曰諾遂書之以爲香照圖記

杭州南菴放生池記 壬申

放生池肇於唐乾元之世其時天下各道置之其八十有一所是固惻隱之心及於愛物而仁政之所尙

者歟宋儒蘇文忠公暮年尤樂道斯事岐亭之詩言之至深切而斯世貪昧之徒各有說以間之貪者謂天之生物所以給人食也食之不爲過斯言也近乎肆其昧者以爲是出於浮屠氏之教而非吾儒之所言也斯言也近乎誣夫生天地之大德也好生人與物之所同也古者庶人無故不食珍所謂珍下羊豕一等今則市廛無業之氓藉宰割弋釣炮燔以資其生者不可勝計矣古之人七十者衣帛食肉今則未及兒齔便厭腥膏莫之禁矣口腹之欲日以肆鱗介毛羽之生日以蹙仁人愍之思所以救之者於是乎放生之說興焉是矯枉也是矯枉而不失其正者也會城武林門內有僧廬曰南菴南菴者故明季沈澤民所捨宅也菴之旁有池廣百有卅步亦捨以放生旣而屬諸他人其子八公復之今又湮廢久矣吾友何君元錫家與南菴鄰乃與同人謀醵金先復其三之一冀以漸及其餘詒書徵文於元照元照弗敢辭蓋吾先人於放生夙嘗盡心矣元照不肖不克纂述用爲內疚聞何君是舉有感焉乃爲之書其歲月并

告何君勉成之愼勿爲貪昧之說所搖而中沮也其同人姓名泉銀錢之數具列於碑側嘉慶十七年歲在元默涒灘仲春之月

楡蔭樓記 乙亥

出郡城南門越驛西橋而南有樓翼然從不過丈許衡倍之當樓有大楡數章春夏之交扶疏蔽虧樓中茗盌香鑪書秦之屬皆蓊然作黝碧色吾友奚君虛白之所居也以楡故名其樓曰楡蔭云君喜交游凡四方人士有一長者旣見旣覯則必挾之登樓披衿

領契故吾湖之有是樓也遠近頗有知之者君亦足以豪矣余與君同爲湖人固宜識君而余處晋偶中獨無所長不知君之所取於余者何也始余不能無疑於君以爲士生斯世思古人而不得見不得不求並世之賢彥納交結好仗其切偲箴砭以輔吾仁以匡吾不逮所以資乎朋友之力至重也於是乎責善通財古人之所以待吾友者亦至重也故善求友者貴得其人不以多爲尙今君之心若將徧識大江南北之有才名者得毋近於平原之豪舉而難免於面

而不心之譏乎旣久而後知其不然君於交遊間有片善揄揚不置口或有闕失則感嘅頓足爲之減歡嘗有失志於場屋者至爲之霣涕其有物故者爲之庀葬爲之傳其文風雨霜雪之中郵災急難類有終始非苟焉以徼逐爲事者而乃於其餘閒招要勝引飲酒賦詩皆在於斯樓樓之在吾湖也他日遂爲掌故未可知君亦無負於斯樓也已雖然苟君於氣誼無所闕而徒夸遊從之盛欲致樓於不朽難矣然則樓之傳君自爲之非藉他人力也君屬余爲文以效一長余復何辭君名疑家有酒肆因自稱酒奚其標致亦足尙也

清續堂記　乙亥

余避地德清北郭外於今十年矣棄鄉曲違墟墓顧獨而來此於余心欣戚何如也十年之中藉以釋侘傺而慰寂寥者緊吾老友郎西厓氏是賴西厓之居痺陋與余居相等顧有堂三楹風物殊勝堂東嚮前瞰清池池在桐家山之麓方廣畝許微風生瀾曠若千頃傍岸幽竹數十竿宗生族茂澶欒蓊藹淸漣翠

莖激鮮映發池之東有灌木翳然遙山如黛從林隙中來啟南扉則吳羌山蜿蜒其前昏旦寒燠百態呈變堂前盈丈地蒔卉襍糅素萼絳敷繽紛狎獵自余昔客西湖徧走南北兩峰所見山居景物之清曠舉無足以媲斯堂者余爲名之曰淸續紀實也西厓身在黌序中窮老不遇口不言文常荷鉏衣短後衣結束頹力作者然閭黨之匱乏甚者猶思以餘潤及之其姿度不可及也有賢子文學森惜其父之勞思所以休之乃出遊以謀養西厓亦老矣漸簡人事紆體

養眞以自全其天西厓信能無慚林壑者千古高世之士莫若陶淵明吾嘗讀其移居之詩不能無疑焉其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夫素心人得一二且不易南村何地乃更多耶顧聞之耳固未必得而又曰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眞得之矣陶公曠世之才文至高其所奇之文所疑之義非易賞而易析者彼鄰曲果何人乃能相與上下其議論其人殆必陶公伯仲間人物而姓名寂蔑初無聞焉豈不深可惜歟予之志行文章於陶公無能爲役善病長貧生理殆盡唯玆鄰曲過從之樂不遜陶公私竊自幸會西厓索余作詩乃爲此文以貽之庶幾異日有知之者

書後

歸安嚴元照

書手錄宋本東先生書說後

通志堂經解所刻呂成公書說乃成公門人時瀾增修之本時氏之序曰東萊夫子首慮是書之蘊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版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其後又曰記憶舊聞伏而讀之芟夷繁亂翦截複雜俾就雅馴則是成公書說召誥以上固已有版行之本在時氏之前者迨時氏增修之本行而原書遂晦今已不復有見之者矣予去年僑書客杭有人以東萊先生書說求估者自堯典至武成共十六卷前無序目首卷題門人鞏豐仲至抄以時氏書校之蓋即其序中所稱版行之本時氏所据以芟夷翦截者也然一經删潤往往不如原書之曲鬯甚矣增修之爲言非易也且成公之門人多矣而此書専題鞏氏則成公尚書之學栗齋實受之而時序中但云門人識錄之陋世遂不復知有栗齋之書唯

元人魯應龍序王天與纂傳曾一道及之耳此書宋刻本字畫精整紙墨亦善然自洪範以下悉已闕佚人故莫之售卒歸於予竊以爲幸今茲杜門無事模寫此本起手以仲春之月憂怒疾苦旁午交作閱四月餘始克竣事計二百十有七翻行款字畫悉依宋刻書中有禹貢圖一紙圖旁有小字一行云丁未年六月蔡清刊案宋孝宗淳熙十四年理宗淳祐七年歲皆在丁未此葢淳祐間刻本也

又書宋刻本書說後 庚午

戊辰之歲從杭州購此書歸越一年手錄一副既爲攷其本末書之後矣書中避孝宗諱凡愼字悉改爲謹雖經文亦然於說中遇謹字或改爲遜謹字之在經文者乃不闕筆餘諱亦皆不闕筆此自是付刻時疏於讐校之故予所見宋刻書凡大字工整者避諱缺筆唯謹其小字本出坊刻者往往不爾而世之翻宋刻反謹於避諱世人不能辨識宋刻眞贋唯核闕筆之字失之遠矣予恐觀此書者於此不能無疑故書此以釋之吾藏此書異日欲以付遹

書手錄尚書古文疏證後 丙辰

僞古文尚書出魏晉間其僞也誠無可辨而莫或致疑自宋吳棫始開其端而朱子亦屢言之顧未敢決也元以後論者漸多明人遂有著書專攻古文者太原閻氏古文疏證之出攻之尤力疏證刻於乾隆乙丑凡八卷五六兩卷分上下百二十八篇今存者百篇後附宋于古文書疑一卷有黃黎洲胡東樵序予向人借錄此書大寒呵凍兩手生瘃矻矻硯墨間百日而寫竣此書搯擊古文不留餘力而悉本諸古經典不作

武斷非郝敬梅鷟之書所能及也然駁古文而遂講今文攻孔傳而并譏蔡傳因尚書而及它經因經而及史子集讕言長語失著書之體裁爲可惋惜耳同時錢塘姚際恆亦攻古文所著書不顯於世閻氏引用極多藉以存其厓略予欲芟此書之繁蕪別錄爲一書而卒卒未有暇姑識於此以俟它日云

書春秋經傳集解宋刻殘本後 甲寅

右宋刻左傳第十八第廿二廿三廿四四卷中有數翻有直學葛熙靖監修字又有直學王錫校正重換字莘古齋主人錢景開所貽也予案困學紀聞引襄廿八年傳武王有亂十人閻百詩云今左傳有臣字今攷此本固未嘗有也昭廿年傳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田予之杜氏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南宋本有作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困學紀聞据之以爲生而賜謚之徵何屺瞻得宋刻殘本始正其誤此本正無未而三字蓋郎何氏所見者景開名時霽湖之書估也寓於蘇州能詩善鑑別宋元版刻并法

帖書畫以此書貽我畀以錢不受亦稱有雅尚者

書手錄春秋張氏集傳後 甲寅

宋張文憲公洽春秋集傳一書其詳見抱經盧學士跋語予攷勝國臮 國初藏書家皆不箸錄聞常熟人家有之後燬於火竹垞健菴諸公未有見此書者客或言杭州汪氏藏此闕本試往求之索直二百金有奇不果買歲壬子以海寧錢廣伯爲之紹以四十緡錢得之乃元延祐元年臨江路學刻本後有文憲曾孫庭堅題識知其刻貲出自教授李君李君能表

章先儒遺書誠賢者惜其名不傳耳此本每冊有曹溶顧汝修名印書廿六卷已亡其七文憲采輯衆說三傳而外於晉取杜於唐取啖趙陸於本朝取二孫復覺二劉敞絢伊川程氏襄陵許氏武夷胡氏之說最多餘若蘇氏呂氏雖取之不多也於諸家之說互可證明者以一家爲主而餘說夾注於下文憲亦閒附已說今存者卌有餘條大氐視所著集注更條晰而字句皆同者亦有之其於春王正月公卽位辯析至詳夾注僅千字皆集注所無學者當參攷之明初以集注取士後以胡傳易之而張書寖微然集注尚有通志堂所刻而此書世遂無二本予是以竭四旬之力手錄此以爲之副且識數語於末俾後之得是書者善視之

又書春秋集傳影鈔本後

予昔年手寫本已贈仁和宋助敎左彝元刻尙留予家歲乙丑錢塘何君元錫以十三經注疏一部易之去後歸巡撫阮公問已入　天府久矣何君命鈔胥影錄數部歸其一於予何君鈔書求速不求工雖影

寫仍多誤字予亦至今未暇校也

書手錄儀禮要義宋本後　乙丑

諸經之疏各自爲書元不與經注相連屬後人與經注合刻則不能不有所併省故諸經疏之分卷多非唐宋之舊如儀禮之疏本五十卷而今則依經之篇目合爲十七非賈氏之元第矣蘇州黃氏藏宋景德刻儀禮疏五十卷猶存賈書之眞惜亡喪服經傳第五至士喪禮計六卷書遂不完此魏文靖公儀禮要義乃其九經要義之一分卷一仍賈舊且卷袠完具景德本旣闕其分卷起訖今猶可攷見者唯賴此書此書載於聚樂堂書目朱錫鬯所未見者予財弱冠好宋刻書杭州汪氏藏宋刻本廿冊索值五百金予必欲得之求之急議直廿六萬錢議旣定顧無所得如千錢乃盡賣家所有書得錢畀之書遂歸予而予書癖之名遂播於一時向曾手錄一副元和顧君廣圻借去三年矣年來資用日絀度此書不能長爲我有故又寫此本校而藏之它日不得見中郎猶庶幾見虎賁也初予得此書時唯汪氏有副本近則友朋

中浙有傳錄者計世間亦有六七本矣予未見景德
本心豔之甚未知此生得一寓目否寫始於去年三
月之望到今四百有四旬矣饑饉荐臻流離困頓亟
以家禰强之無方憂惶駴愕之中矻矻作鈔胥雖欲
不謂之騃也不可得也

又書儀禮要義後 乙丑

始予之愛是書也徒以其宋刻耳不惜高價置之徒
豪舉耳非眞知其美也藏之十年遇元和顧君廣圻
爲予道卷第之妙始稍知之此書於經注删十之九

於疏存其半所錄之疏悉据景德本無所同換非若
朱子通解多所删潤也立秋以還暑風轉劇取以校
汲古閣注疏一過補轶文若干改譌字若干聊擿數
科以見厓略士冠疏夏殷質則積仲周文則積叔若
管叔霍叔之類賈引二叔爲積叔之徵積之爲言重
也絫也今則譌爲稱仲稱叔士昏疏引詩翟蔽以朝
以蔽爲茀鄭氏周禮巾車注所引亦然茀之訓爲蔽
易婦喪其茀鄭氏云車蔽是其徵也翟蔽字疏中凡
三見文靖識於上方曰疑當作黻非也聘禮記對曰
非禮也敢唐石經已闕梁補者敢下有辭字張忠甫
識誤据疏云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證經之辭字爲
衍文此與忠甫所据者同今本已於疏中增辭字矣
喪服記衣二尺有二寸注云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
之四尺四寸加闕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
四寸疏云加闕中八寸者闕中謂闕去中央安項處
當縫兩相總闕去八寸文義顯然今悉譌而爲闊中
何可通也旣夕牾受疏云牾卽遻也對面相逢受也
案爾雅曰遘逢遇遻見也疏說取之於此今本遻作

逆校者欲改下逢受爲迎受而不知逆之本爲遻也
今本又有不明當時語氣而臆改者數科士冠禮禮
辭疏有一辭不許後辭上許再辭不許三辭上許云
云上之云者語氣如此今人猶有之近本則改上爲
而又鄉飲酒疏有上來字上來者指前事而言猶以
後事爲將來也今則直作上文矣其疏士昏禮之筥
簠蘆也云其肰無以可知於燕禮記又云饔禮亡無
以可言兩用無以可字今於前則改曰已無可知於
後則改曰無以攷證此類雖無關於大義而古人之

語氣以漸失之亦大可惜凡此倡是而非者非以舊本相校未易正其繆其它佳處又見於德清徐君養原之跋可參攷也乾隆乙卯學士盧抱經先生刻儀禮詳校曾借予手寫本去乃曰與近本大略相似先生是時篤老且病急於成書實未暇細讀也

書儀禮注疏詳校後 乙丑

抱經先生所校儀禮其先刻於羣書拾補者冠昏兩篇乾隆乙卯始盡以付刻刻甫成而先生殁矣其書大段以官本注疏爲主而輔以它本則浦氏鏜之正字金氏曰追之正譌也宋景德刻單疏本在蘇州當

時浙人無知之者獨予家有宋本要義予所錄副本先生借去未幾時卽還予問之則曰絕少佳處與近本相伯仲耳予於是時亦未能詳也今茲以要義校汲古閣注疏因取此書相參校然後知官本所增改合於要義者十之七八浦金兩家合者十五六先生但注曰官本增改浦金增改而已未嘗云要義如此則先生於要義聊一寓目未之細攷也先生是年七十九歲夏秋閒已患病時予以試事在杭猶記一日者謁先生先生正覆校此書見客至驟卬首離坐執手唏噓不辨爲誰某高聲通姓名乃悟蓋其時已衰甚矣以篤老之年校難讀之經繭絲牛毛句櫛字比欲求其一無可議難已往時元和顧君廣圻頗掎摭此書之失予告之故顧君乃不言今適追理及之距先生之下世十有一年矣不及先生之在也相與商較之惜哉

書手校汲古閣刻本儀禮注疏後 丁卯

宋景德元年所刻儀禮疏五十卷今藏蘇州黃氏吾

友元和顧千里廣圻有校錄之本辛壬之閒儀徵阮公元巡撫浙江延客校十三經注疏任儀禮者德清新田養原也又以顧校錄出一本予既以家藏魏氏儀禮要義校疏一過復向新田借所校本勘對大略與要義相伯仲儀禮素號難經賈疏亦謷齖不易讀天獨留此二書以況學者豈不幸哉

書明刻本儀禮後 庚午

宋張忠甫校儀禮其所据者嚴州本本之最善者也其本今尚有流傳明人鍾人傑所刻者雖未嘗明言

其所自實則嚴州本之耳孫也嘉定金氏曰追作儀禮正譌据之以校經注之舛駁惜孤行之書世人既多不得見或有見之者亦往往忽之不知其可貴予生平僅一見未及傳寫年來簃居德清北郭外與倪君寬衡宇相望言及于此倪君出藏本相示乃借讀一過明人多喜刻書刻書之人不必皆有學者故未嘗知讐校之事然去宋猶近善本猶多照本翻刻不復措意其得與失皆出於古人中間小小譌錯不過傳寫失眞循其形聲而求之不難反其眞邇來學士

大夫攷古之業非不遠勝勝國然其栞行古書必先之以校其用意誠美然求之過深或且出肊見而改易之顧其所改易者必有說以處之讀者且不覺其誤故其本眞一失遂不可復校之病與不校之病相衡焉則寧弗校矣鍾氏此書正以不校而存其眞之爲善也爰書於端以復於倪君俾十襲之與宋本等重也可也

書手錄讀論語叢說後

白雲許氏讀四書叢說總八卷論語三大學一中庸二孟子二朱錫鬯未見其書經義攷据一齋書目云二十卷誤也今　四庫全書所收中庸僅存其半論語全佚德清徐君養原家藏元板論語予從借觀其書不載經文標題章節二十篇中有說者十之六七其所偁引朱子語錄而外胡氏之通釋金氏之辯證而已許氏無已說但多爲之圖予謂名物度數有非圖不足以明者若夫書理何必圖之斯陋矣然其書雖無甚裨於經義猶較愈於明人之空腹高談者故以暇日錄存一副行款悉遵版本中卷有斷版

二番僅存下截下卷末葉存字無幾無從補訂案此書刻於至正六年見張樞讀書叢說序許氏別有讀書叢說說尚書與讀四書叢說非一書也

書唐石經爾雅後 癸亥

釋文所云本今作某者與此刻合者十之七八云本或作某者與此合者十二三亦有不見於釋文而甚佳者數科釋詁豫射厭也厭作猒案說文厭訓笮猒訓飽此作猒得之釋言揞拰也揞拰皆从木釋訓繇麃也麃从禾旁皆合於說文釋水厓內爲隩外爲

鞫鞫作隈與左傳疏所引者同据說文澳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之義則隈字非誤釋蟲鼅鼄四見鼅皆作鼅蛛戚委黍蛛作蚜以說文校之皆正體也顧氏金石文字記指其誤者十五件顧氏未見釋文所据者明監本注疏故多以是爲非近儒已駁正之可弗論矣其所舉木謂之虡枧州木魚尾謂之丙三件則唐石已闕明人所補刻者顧亦弗能辯也十九篇中有小題者七篇題皆系於後獨釋親篇小題系於前所見宋本盡然唯此不誤釋畜篇末小題六畜

二字周禮左傳疏屢引之則此已脫去矣釋言篇自邑至𥳑其百字筆畫輕俊與前後不類殆亦補刻者然猶在元明以前也釋鳥鳥與鵽鶨釋文云與樊孫本作鸒玉篇廣韻引亦作鸒蓋卽卑居一鳥而異名耳此誤爲與後人遂沿之顧氏弗能糾也桑扈竊脂兩見諸本皆同近邵氏晉涵斷其一爲衍文立七證以明之說見於邵所撰正義

書雪牕書院刻本爾雅後 戊午

爾雅注三卷首葉有雪牕書院校正新刊白文正書長印不誌年月亦不知書院之所在也審其彫刻殆南宋之本景純注爾雅別譔音義書已久佚其注又自有音陸氏釋文每爲郭音作釋邢疏亦爲申明監本汲古閣本譌脫甚多邵氏正義搜輯亦未備郭音有一字者有二字者有三字者三字者僅一見釋草出隧蘧蔬注音氈氍氀釋文於此三字皆有音釋俗本改氈字爲同釋文氈字之音遂無所附麗此本獨不誤友人武進臧君鏞堂將有遠行予許以此書爲贈因校存其本經文大半與唐石經合可以正俗

刻之譌而如釋鳥鵽與不作車輿字則勝於石經矣又如釋詁嗟咨𧹞也𧹞字作髮則并勝於釋文矣釋畜四驓皆白首初學記藝文類聚所引與石經皆作首此獨作騚雖不見於釋文然玉篇廣韻皆有騚字訓爲馬四蹢白知爾雅古本有別作騚者不可謂誤也又知木堇之堇从艸堇聲自隸楷行書誤認廿頭爲艸頭故更不从艸傳譌至久此本獨从艸爲堇校勘字畫茲爲最勝矣釋畜騋牝驪牡此本作驪牝案說文騋下引詩曰騋牝驪牝今本誤牡亦卽此文也

引爾雅而云詩者爾雅釋詩者也說文又引不𥟖不來亦俾詩不俾爾雅景純於此從說文作騋牝驪牝何讀則與鄭康成異文字則與孫叔然異若作驪牡則景純不應釋騋牝而置驪牡臧君之高祖玉林先生嘗論及之惜不得是本一爲之證也釋木篇注引孟子養其樲棗宋刻單疏本與此本皆作棗齊民要術玉篇藝文類聚皆同俗本改作𣗥非也釋畜注引公羊傳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何劭公本作周狗景純所引與博物志宋本皆作害俗本作善或作畜皆非是其它注中文字小異以釋文校之往往與所云本或作某者相符它如鸒白鷢分鸒爲楊鳥二字之類亦爲小誤擇而取之是在善讀者

書爾雅新義後 丙辰

陸氏佃爾雅新義自來藏書家絕不著錄經義考云未見初聞徽州有此書道遠莫能致同縣丁教授杰藏舊鈔廿卷殆陳振孫所稱其曾孫子遹嚴州刻本也　大人從丁君借觀手錄一本五旬而畢命元照校之前有元符二年自序文極詭誕其注履帝武敏

引武未盡善大者謂之棋引大舜有大焉比傅經義殆同兒戲陸又號通小學者顧殊不識字鬩鬩字皆从鬥釋文石經从門者相承繆體如是陸不知正其誤於鬩恨也注反附會之曰門內之事蚕他典切與蠶字音義迥異唐時俗借作蠶行之已久然固未有以蠶解爾雅之豎蚕者陸注之曰蚕老而後眠是直以蚕爲蠶矣不知篇中蟓桑繭乃是蠶也釋鳥與鶂鷊樊孫本與作鸒見於釋文蓋卽卑居也一鳥而異名耳石經誤作車輿字陸又附會之曰輿載也此皆甚可笑者又若狄臧槔貢綦景純云未詳釋文廣韻以狄臧槔爲句陸以槔字屬下讀蟔蚼豎蚕陸於豎字句絕以蚕下屬莫貈爲句不知何所本也注中多引荆公字說當元符時王氏新說已奉明禁而猶欲鼓其頹波疑誤學者良可怪也予嘗聞之抱經盧先生曰古人之於字義不因音讀之異而爲區別爾雅台朕賚畀卜陽同訓爲予不必分予我賜予兩義也予因先生言推之見爾雅如此例者尚不少陸於爰粵于那都繇於也注曰於一名而兩讀於台朕賚畀

卜暘予也則曰予亦一名而兩讀於昌敵彊應丁當也又曰嘗一名而兩讀注中唯此義爲至精所謂先覺者也其經文本於釋文石經可以校近本之誤亦間有異於釋文石經者如勴助也勴作勵据說文玉篇元未嘗有勴字嗟咨𨁀也釋文云𨁀本或作䟣二字皆不見於說文此書作鬐始知𨁀䟣皆鬐之省此二科皆勝於釋文石經北宋時舊本猶未盡佚故所据不僅釋文石經也

書爾雅參義後 丁巳

八股盛而六經微亭林蓋有激而云然非篤論也雖然是亦惡可厚非丹陽姜兆錫喜說經有九經補注盛行於時閒予取其爾雅所謂參義者讀之眞經之蠹也爲之廢書大息信亭林之言非過其於經文傳譌不能是正更證成其繆釋訓忯忯愛也忯从氏說文玉篇忯皆訓愛俗本忯誤从氐姜据玉篇有怟字訓悶曲爲附會不知玉篇忯怟別出一訓愛一訓悶未嘗淆也援引注疏任意塗改初不顧文義之窒於景純所未詳者補之盡臆說也其所偁字書不知何

書以之改經文糾郭注又喜据朱子詩集傳以證雅訓小學淪喪至此極矣而村夫子樂其便易靡然奉之疑誤學者當何如也彼殁身以務帖括者旣不屑措意於經而若姜君雖頗有志於古惜乎鹵莽滅裂不唯無益而重有損也故爲書其後以砭之

書爾雅正義後 癸亥

餘姚邵學士晉涵爾雅正義箋釋允當徵引博贍較諸邢叔明之書不翅倍蓰過之且於景純之注誤者糾之闕者補之信此經不棐之典也此經自開成而下尙有宋本存於人世卽明人如郎奎金鍾人傑吳元恭　國朝王朝宸諸人所刻皆遠勝明監本汲古閣本注疏又自漢魏下到北宋典籍徵引頗有異同學士於此尙未能博綜以資參訂然非大疵可勿論也間有巨繆恐滋疑誤敢竭一得之愚用裨千慮之失說文解字與此經相爲表裏許君之義可以證明雅訓者在所必援而踳駁甚多俅戴也說文訓俅爲冠飾皃引詩戴弁俅俅其義正同邵不之引而云說文作絿夫糸部之絿於義爲急商頌不競不絿是也

於此何與十羽謂之縛說文訓縛爲白鮮色非其義不引可也而乃引縛束也且曰十羽可以束也是不識專尃之辨矣素錦綢杠綢乃韜之假借而引說文綢繆也綢繆之義於此奚取諸所誤引誠足齒冷然猶有其字也亦有說文無此字而誤仍它字以當之者其於玉謂之雕引說文琱刻也又援左傳剝圭以爲之徵案說文琱治玉也彫琢文也則琱彫皆可用从刀者俗書也其訓剝者乃是割字形相近佀漫不措意又皮傳引文以證成其繆過矣它若賑之訓富

僁之訓聲債之訓僵弄之訓玩忝之訓辱釋水滸水厓釋器草中絕謂之䋖說文皆同顧或引玉篇或引說文它訓一若說文無此字者何也又其所引書籍改竄以就己意者十之七八而於釋文尤甚算數也引盤庚釋文選卽算也翿纛也引陳風宛邱釋文翿作纛音義同所以止扉謂之閣引左傳高其閈閎釋文閎本或作閣皆未嘗有其語又於釋水外爲隈云唐石經及宋本俱作鞫宋本吾弗知石經固作隈也釋畜篇末小題六畜二字石經無之而云据石經補

是於石經未嘗讀也景純之注監本譌闕可以宋本補正邵於釋山篇据詩禮疏補注若干字乃宋本所無者中有宜音之字釋文無音則知是音義之文而非注也以之補注失之專輒景純既別譔爾雅音義而注中仍自有音宋本已多漏落監本删汏尤多邵所增者未能賅備且有不明句讀而致誤讀者釋木欇虎櫐注云今江東呼爲欌欇音涉欌字句絕欇音涉景純之音也監本删音涉二字而欇字不删邵遂誤以欌欇連文此則一檢邢疏卽可憭然者其文字

沿監本之譌者尚多而所引書篇中卷數多錯案籍求之輒不可得校勘之疏尤未易悉數學士當日校官書旣竆究而人就之講時藝者且以百數退直講肄之暇以餘力成此書其不能甚精固所宜耳當其草藁未定雖朋好不得見歸安吳孝廉蘭庭德清許兵部宗彥與學士往還最久皆未之見也刻成後亦時時修改惜改之終未能盡學士又有孟子正義書未成而殁藁在今大學士諸城劉公家

書孟子章句新刻本後　乙丑

諸經漢學之存於今者鄭氏詩禮而外何邵公之公羊趙邠卿之孟子而已邠卿孟子章句爲宋人作疏者所亂其書前有題辭後有篇敘每章有章指如論贊語作疏者去其篇敘復改削章指爲已有學者不得見邠卿元書蓋數百年矣猶幸有宋刻流傳毛氏扆何氏煌皆得据以補正譌脫休寧戴編修震得兩家校本而傳錄之曲阜孔氏以之刻入戴氏遺書其正文與今本異者合於宋高宗御書石經注之與今本異者合於日本國攷文所据之古本洵異寶也予

案公孫丑第二章伯夷伊尹何如其解曰伯夷之行何如下又曰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則經文伊尹蓋衍文也又許行章是率天下而路也其解曰是率天下之人於羸困之路也予攷孫宣公音義大書羸路不曰羸困則宣公之本無困之二字且音義於經文之路也曰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傳記中羸路字多作露而孟子則作路故云同以明之羸路者劣弱也作疏之人不明斯義誤以道路解之故妄增困之二字以就其繆說耳又任人章於答是也何有其解曰於音烏歎辭也漢儒無直音之例音烏二字亦非邠卿元文此數科傳譌甚久故與今本同誤其它舛駁處殊不多見則毛何兩家之功居多也

書孟子音義後 癸亥

是率天下而路也邠卿云是率天下之人於羸困之路也予讀之而竊疑經文之不詞今案此書曰路也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曰羸路力爲切始恍然於邠卿以羸路訓經之露字而困之二字則邵武士人作疏之時不得其解而妄增之者也羸路之義傳記屢

見之孟子作路故曰與露同也注中困之二字當据此刪之宣公所釆唐人之音丁公著張鑑兩家其說亦多歧梁惠王上放辟邪侈丁作移是罔民也丁作司民滕文公上與此文同則又引張云諸本作移誤也或作司誤也予謂移侈皆从多聲古通用少牢饋食禮侈袂釋文云本又作移是其證也古無伺字以司爲之司民猶言爲阱以待民若狙司然也何誤之有宣公於前則引丁後則引張無所折衷亦疎於檢照書爾于茅或作苗案士相見禮草茅之臣鄭康成

曰古文茅爲苗則茅苗古今字也此宜以之補王伯厚之詩攷者而張又以爲誤蓋丁張皆不通小學而張爲甚也又案逢蒙之逢从夆卽逢遇字丁謂當从夆臆說也訑卽說文訖字它也也二字之涸久矣今以說文訓欺不合於邠卿謂當借讀爲訑不知訑乃訖之傳譌訑又訑之俗體也篛正本多作蒲案古無从竹之篛从艸則得其正而反以爲誤諸若此類皆當糾正書前有宣公撰進序邵武士人作疏託名宣公卽以此序弁首其可笑如此

書傷寒續論遙問後 壬申

吾邑徐還園先生諱行字周道明諸生也名在復社府志有傳精於醫著傷寒續論遙問一書卷袠緐重先生後人文學某者貧與先考善先考歲貽之錢米文學嘗以遙問槀本求售議未成而先考歿今其槀不知何在矣里中莊丈敏來娶先生孫女嘗手謄兩卷未及全莊丈歿後其子以畀余藏之廿有餘年矣洊遭家禍圖籍散亡不可僂數遯者歸里檢笥於叢殘中得此冊爲之驚喜徧索前一冊已不可得府志不載先生所著書吾鄉人尟能舉先生姓名者況其書乎手槀既末由見藉此副鈔少存厓略不忍聽其散亂也莊丈生同里閈亦業醫先考以兄事之余幼年撰杖屨焉手寫此書累數萬言始終精整無一字率密札細字戢孴行間於此可想見前輩風範爰付工裝護而書其後

又書遙問首卷後

今夏歸里門檢校故書得此書第二卷重是鄉先哲之遺箸而繕書之莊丈又吾父執也乃攜至山居裒繕而跋其後念上卷之亡輒爲邑邑無意中屬人旁求之秋冬之交其人果攜以來儼然完好蓋得之數百里之外也爲之喜劇亟爲重裝與次卷同匧藏之

書孔堂集後 癸酉

吾鄉先輩歸安姚玉裁長興王立甫二先生在雍正乾隆閒以詩文相雄長其遺書皆隱約吾友楊傳九鳳苞旣贈子孱守齋遺槀復以王立甫遺文一冊見借孔堂初集二卷計詩七十九首文十篇孔堂文集一卷計文十有七篇孔堂私學二卷則隨筆紀聞之

類也有姚先生之序余屬蔡秀才逢春錄存其集三卷又力疾手錄全謝山先生所譔壙誌銘一通置諸冊端先生詩文務精練不率意下一筆手自料檢所芟薙者殆過半矣然所存雖寡能令人嗟誦不忍置先生年財四十成就便已如此天苟假以老壽定掩茅順甫出其上惜乎其死之遽也此集刻於乾隆己未轉眄八十年若滅若沒鄉之後輩知先生文者尠矣獨余以久病垂死之人展轉一瓻傳謄副本不可謂無意於先生者又惜乎余之力已止於此不能更

有以張先生也

書明御史長興葉公墓誌銘後乙亥

長興葉瞻山先生勝國之末為南福建道監察御史吾鄉之名賢也先生正色立朝所託契皆一時端人國變時先生正居父憂聞變慟哭絕而復蘇支牀咄咄不一年而卒年六十其家藏倪文貞元璐史忠正可法黃忠端道周楊忠節廷麟四公手簡徐球曾從其後人借觀錄副本畀元照讀之觀乎四公之厚先生卽先生可知矣頃者王巘以所藏先生墓誌銘六幅見示譔文者與先生同年同官文工甚惜不知其名氏書者亦不署名筆陳殊險譎疑出蔣羽靈明鳳手蔣有書名亦長興人也此文未見墨本殆未曾入石而此六紙支百有七十年之久神明煥然了無蠧蝕苟非有神物撝訶殆不及此還思思陵殉國之時使先生在北必與十九公者同遊天上病死牖下志節不大顯白論世者於此轉惜先生遭遇之不偶矣先生之子彰吉娶吾家廣信公孫女元照之從高祖姑也廣信當定陵時以部郎中因災異上疏極言時

政出知廣信未出都而歿貧不能斂同鄉京朝官醵金歸其喪亦名賢也附識於此徐球議撫四忠遺墨與此文同勒諸石以為桑梓之重其意良善書之以告我同志

又書後

徐球為長興朱氏贅壻故稔葉氏後人元照以此誌示球球卽馳書其妻舅詢諸葉氏還書謂先生誌銘有二本一出太倉吳祭酒偉業手一出錢塘吳中允太冲手皆蔣羽靈書載於家乘中允之文蔣書墨蹟

尚藏於家因謄副本以來始知此誌爲祭酒之筆文格良類不可以梅村集不載爲疑也中允亦先生進士同年有詩載明詩綜并書以告王勵云

書漢元鼎甎文後 丙子

古甎之出於近日者兩晉爲多漢魏不少概見吾鄉丁氏所藏有漢元鼎一件雖非全者其左側元鼎五年八月六字獨完好篆體端扁分布亦勻整淯古之意藹然非語言所能擬議葢殊品也以建初尺度之厚二寸廣四寸面有錢笵文二各有五銖二字銖則

左聲而右形其端有萬歲二字字畫不甚佳葢工匠所爲與紀年非出一手者西京遺文之存於今而甚工者五鳳二年石刻建昭鴈足鐙款識與此而三篆隸各極其妙紀元歲月歷歷可攷非它物所能及也余所見甎文之佳者烏程王二樵之寶鼎及吳興東遷二件仁和趙寬夫之興寧爲最然皆未可與此並論洪氏隸續所錄甎文五件皆東京之物今生洪後五百年乃得昭宣以前者而錄之是亦足以豪矣

書東遷甎文後 丙子

右甎文吳興東遷孝濡瑾造八字年月不具歲乙亥王二樵於城南道場山麓得之攷宋書州郡志孫皓寶鼎元年始立吳興郡領烏程永安晉改武康原鄉故鄣安吉餘杭臨水晉改臨安於潛八縣晉武帝太康三年分烏程立東遷長城二縣東遷廢於隋時其名至今存在城東五十里此甎文字秀整有古致蓋晉物也所見兩晉甎大都識其年月或姓名而已具書郡縣名者唯此一見其云孝者葢孝字也孝从爻聲於義爲效孝从老省善父母爲孝形聲相近厥義不同魏晉

俗書溷而不別此殆墟墓間物故稱孝子不別出者蒙孝之下體爲之也二樵既得此甎旋於鄰近地復得一殘甎有寶鼎三年字背拓以示余余初謂相比附者仁和倪穀民驗其字畫謂寶鼎尚沿繆篆遺意此則有波磔斷爲二品余猶未深信今以東遷立縣時代覈之知此在吳亡之後始服穀民書鑒之精非余所能及也二樵今又得寶鼎甎之全者其文云寶鼎二年歲在戊子造造下又有一萬字余爲名其室曰寶鼎精舍云

書泰寍甎文後丙子

右甎文云泰寍三年八月一日作其文反書泰字唯存上體若王字然沈春泉於城南山中得之不能詳其紀元余爲諦審久之定爲泰字古無泰寍紀元泰與太通蓋東晉明帝之太寍也孝武帝紀元太元會見晉泰元九年甎二件皆作泰元宋人書太平興國尙有作泰平者

書八月廿日甎文後丙子

今年春余以事力疾入郡時吾友數輩正以訪古甎相尙槪其文相傳視既返山居余之小奴子於屋後坑厠間搜得此件拓之得八月廿日起五字雖已闕其紀元審是典午之物無疑眞几案間月餘邑侯順德何君藜閣之弟過余見而愛之乃以移贈小物之顯晦自有其時有足感者甎文之紀年月榦支詳略不一例其紀月者唯八月爲多七月九月間亦有之春夏及冬則絕未之見造甎之獨宜於秋度必有說然未之悉也姑書以俟知者其云起者與作造之義同

書卜氏墎甎文後丁丑

右甎文存者八字云卜氏墎大元廿一年分書秀逸可觀吾郡陳氏所藏徐子尹輔以拓本見示疑墎字之義余以說文玉篇廣韻覈之則皆無之唯見於集韻類篇二書集韻以墎爲亭之別體證之說文亭即今城郭字也於此義無所施殆未足爲據余以爲此壙甎也墎即壙字耳凡文字所从以爲聲者聲之所近得以互借廣郭一聲之轉而義皆爲大壙之从郭雖曰俗書實有理致若集韻之墎則俗書之無義者不可竝論矣大元廿一年晉孝武帝之末年也是歲在丙申

第一九三冊 104

歸安嚴元照

書後二

書五經文字後 癸亥

此書載經傳文字不止於五云五經者總其凡也字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分部一百六十視說文部分少二百六十取其易檢不得不并省之耳部首字皆用說文其自立者獨一爿部此非字書也毋庸以說文之例繩之然其所分合有不可省而省者若孫𢇇縣

三字从系不別立系部而附於糸有可省而不省者構溝遘媾講覯六字不以分隸木水諸部而特立冓部以統之皆其例之可譏者也所引經典釋文有與今本異者知釋文爲後人竄改者多矣序中引論語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亾矣夫節去一句葢本諸漢書蓺文志說文解字序古人引書不嫌節改不可謂漢唐人所引如是而遽疑今本有傳譌也并附論之

書十一經問對後 乙卯

是書元人何異孫著通志堂刻本亾其自序後二卷闕文甚多抱經盧先生從元刻錄得一本序文特全而末卷猶有闕字玆舊鈔本乃更勝之其以四書書詩三禮春秋孝經標爲十一經或頗疑其杜撰案其序云撰六經四書十七史左傳通鑑綱目之可助蒙訓者緝爲小學問對則是書本名小學問對後人專取其說經者彊以今名名之非何氏之全書也此書特爲初學者設故經義初無發明首卷論語一貫章以子出作曾子出其對語亦作曾子出解予攷漢唐石經及皇邢兩疏本皆無曾字不知所据何書翟教

授灝四書攷異亦失載聊書於後以諗來者

書四書典林後 辛酉

婺源江先生永近代名儒也著書數百卷多未授梓海内學者憾不得見而所盛行者鄉黨圖考四書典林二書圖考尙有裨於經義若典林則兎園冊子之下者也驅一世之人使之務剽竊而不復讀書其力足以亾經村塾傳授之祕笈若此書者何限何足深惜吾獨惜此書之出自江氏耳吾邑沈徵士炳震所著書亦多散佚獨所纂唐詩金粉行於時鐫刻精致

紙墨良好亦徵士之不幸也夫合乎古者必倍乎俗合乎古者晦合乎俗者行物理恒然無足怪者若夫既志於古矣而又逐逐焉以趨時尚則吾誠不喻其意之所在已耆古者鑒之

書手錄法言注後 乙卯

楊子雲作法言以儗論語後世遞相祖述爲之注釋晉李宏範之注其最古者也明人并柳子厚宋咸吳祕司馬溫公之注合刻之闕譌致多何屺瞻小山昆弟用南宋國子監翻彫官本校之闕者補譌者正始

知宏範於當篇題下皆有注而明本則盡亾之抱經盧先生有傳校之本予從之借錄一過中有數條宋本無而明本有者疑或別有所本不忍棄也問神篇述而不作章注中有十五字係宋咸注誤攙入者予斷以文義正之盍至是而李注庶復其朔矣序十三篇元總列於後宋咸升序於各篇之首妄也茲悉復其舊宋本別有音義一卷何校本未錄出故闕焉

又書法言注後 丙辰

吳師道曰晉李軌注法言錢佃用國子監治平中舊本栞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四注本校之李注簡宋注詳凡李注本其文詳者皆所增入也其明注咸曰而誤以爲李注則佃不考之過也如正文淵騫篇脫三十六字注字譌誤甚多或問提行處或然或否亦有文未斷而復提者其校定豈得爲精耶吳之言如此今何校所据正錢佃本也予讀修身篇注莊周與韓非云云百四十有九字明本作宋咸注而此本歸諸宏範文義不類初甚疑之今得吳說乃知明本非誤其它尤長之注當亦不出於宏範惜吳

校不傳不敢以臆定也所云淵騫脫文無從補譌字亦無從正又文選注所引宏範注亦頗有不見於此本者然則此書之在宋時闕譌固已不少矣

書集韻後 癸亥

曹氏刻集韻類篇二書行世不多集韻尤罕見近始購而讀之其分部與廣韻同而目錄下同用獨用小異於廣韻若平聲鹽與添咸與銜嚴與凡廣韻各二部同用此則合添嚴於鹽合銜凡於咸廣韻去聲隊代同用廢獨用（顧本隊下代廢同用後人所改）問與焮皆獨用此則

合廢於隊代合燉於問入聲物迄二部廣韻皆獨用此則同用葉與帖洽與狎業與乏廣韻各二部同用此則合帖業於葉合狎乏於洽盇以禮部韻略之例改廣韻也然韻略於平聲合欣於文上聲合隱於吻合儼於御名下一字合范於豏檻去聲合釅於豔㮇合梵於陷鑑則此又不同不可詳已所收字多於廣韻而注釋尙簡故卷袠不餘凡漢魏六朝人於六經莊子音讀之異載於經典釋文者及丁公著張鎰孟子之音無不備采故有一字而一部之中再三見者其例

所云經典字有數讀先儒傳授各欲名家今並論著以稡羣說是也此亦用廣韻之例然廣韻於其字下必云又某某切讀者檢一字卽知此字凡幾見此書不然故頗費尋檢又其例曰凡古文見經史諸書可辨識者取之不然則否其意甚愼重然唐開成石經其字體未經釐定偏旁如宀穴木手之類當時俗書溷而不分石經亦爾此書有爲石經所誤者姑舉一二論之左傳楚師輕窕爾雅窕肆也窕閒也字皆从穴石經於左傳及爾雅窕肆字誤从宀攷諸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羣經音辨皆無此字而此書於彼部分窕䆻爲二窕徒了切引說文深肆極也一曰閑也䆻土了切引爾雅肆也夫說文之訓旣合於爾雅則安得別有从宀之䆻爲諸書所漏脫者乎又爾雅釋草傳橫目石經橫字从手筆誤爾此書於唐部列橫擴爲二引釋草爲徵云或从木是不知从手者爲謬體矣凡一字有數體者則並載之其例云舊韻字有別體悉入于注使奇文異畫湮晦難尋今先標本字餘皆並出是也然儷於六書之義其所取之奇文

異畫不出許叔重所謂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故或有形而無聲或有聲而無形或所从之字非其聲皆不能識也豈能免於蕪雜之譏乎唯所引說文博雅有足正今本之誤者故未可廢其書則不足貴也蘇州有汲古閣影宋鈔本予曾一見之

書類篇後　癸亥

類篇卷弟同於說文每卷離而三之爲數四十二後目錄一卷亦離而三之總計四十五卷部分亦遵說文而艸食木水四部又各分上下故得五百四十四

其例有九見於序尚有條理凡部首之字下錄說文元文部內字以韻爲次字有平上二音者見於平則不見於上東冬二部皆有其音與一部之中兩紐皆有者見於前則不見於後字有別體並出之如集韻之例注云文若干有數音者必曰重音若干部末亦然此書如說文玉篇以形爲統系而乃注意於重音何歟其書纔集韻而作奉集韻爲規矩末有出入援引經典無不相合者注釋少緐故卷袠視集韻較多漢儒六書故訓之學至宋而盡晦今人讀此二書聊

以備參證耳非以其有辭於小學也然其病特在承譌而不能是正固非若後人之武斷是非以蠱學者古今人之不相及於此亦見一端已

書五代史記纂誤補後　癸亥

宋吳廷珍五代史纂誤從永樂大典錄出長塘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右纂誤補四卷同縣老友吳胥石先生所撰書成於乾隆四十三年後刻於京師錢曉徵少詹見而極賞之鮑氏亦刻於叢書此其晚年重定本也嘉興馮氏所刻與鮑本不同先生此書承

鄧二雲學士所屬而作此重定本屬草未成先生歸自京師嬾不肯寫定予從臾之乃始稍校錄之財盡一卷即染疾幾殆予往候之握予手曰子幾殺我矣又曰吾家人皆以爲吾爲子校書而勞憊也相與一笑既而疾瘉乃校寫成書先生攻史之學自錢少詹外殆少其匹自言不通歷算故司天攷不能詳校也書中稱引它人其姓名綴當條末者皆已說而分屬於友朋帝紀中有一條託諸元賜其篤於氣誼若是先生所校元豐九域志最平生用意之作畀人刻之

不存已姓名其不屑屑於名可知此書不託名它人偶然爾殊非先生意

書手錄太常因革禮後　庚午

老蘇先生所修太常因革禮始總例廿八卷次嘉禮九卷次軍禮三卷次凶禮三卷次廢禮一卷次新禮廿一卷次廟議十二卷總計百卷卷首列歐陽文忠公著宋敏求周孟陽呂夏卿李育陳繹姚闢蘇洵表銜名書前進表列銜名者文忠居先次則李東之呂文不見於歐蘇集不知出誰手後有李文懿跋案宋

之禮書在嘉祐前者有開寶通禮禮閣新編太常新禮是三者皆此書所採用而又佐以禮院之儀注例冊又參以實錄會要若封禪記汾陰記鹵簿記廣樂記慶歷祀儀諸書則隨類而宋之嘉祐以前之典章粲然備矣當時有叔麗正之議者老蘇不以爲是有書評之老蘇平日工文章喜議論而於此書專務編輯排纂不肯妄下一語非良史才得著作大體者不能如此厥後政和五禮新儀行而宋初之書皆微文獻通考玉海皆詳於政和以後而略於宋初宋史亦

然通禮諸書得少存厓略者胥賴此書惜乾隆中四庫全書未及收錄予內兄許兵部宗彥嘗從杭州故家借鈔副本歲戊辰予僑書於杭始獲見之卷袠緐重不能卽錄次年乃往借鈔其間自五十一卷至六十七卷皆闕其十有七卷崐山徐尚書讀禮通考所引之凶禮適在闕卷中爲寫補入其餘悉不可考矣予屏居德淸友朋遊從之暇所藉以遣餘年消永日者唯寫書一事溽暑祁寒未嘗少輟若有督之者許本亦多譌字其中輿服數卷尤甚予以通考玉海宋史參校始可繕寫行密字緐寫時以多爲樂傷於中指無名指之骨節幾不能卒功然而矻矻者廿有五旬指病未瘉居然告竣乃爲之書其後凡文懿之跋所已詳者不復言也

書元和郡縣志後 癸亥

第六卷河南府河南縣中橋咸通三年造唐懿宗紀元咸通或疑此條後人附益予讀唐書顏杲卿傳祿山縛杲卿於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胡身之通鑑注曰中橋天津中橋也則中橋非建於懿宗時

矣吳胥石先生教予曰嘗考唐會要中橋咸亨三年韋宏機造舊唐書韋機避諱去宏字傳有移中橋事正在高宗時李吉甫避肅宗諱故以亨爲通通典諸侯卿大夫諡議袁思古議許敬宗諡亦在咸通三年此其例也書中稱咸亨者皆後人妄改中橋一科改之未盡者耳今陽湖孫氏刻本徑改爲咸亨失之矣又曰此書四十卷見謂無闕者三十四卷然首卷京兆府下卽不見昭應縣沿革疑之當在新豐故條之上書中如此類者恐不少也

書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後 乙丑

是書當靖康之時已亾其圖故爲卷四十而篇幅甚約勝國時海鹽鄭氏有刻本譌闕宏多今鮑氏叢書本悉已補正然尚有未盡者予借得毛斧季校本補十七卷與國寺五字二十七卷西郊亭二十字末卷儒學二百五十三字又改譌字若干始完善可讀斧季所校底本字極陋劣譌闕與鄭本相等斧季於康熙甲申從宋中丞借宋版校正裁割補綴用力甚勤紙之黏接處皆以朱文長印鈐縫甚精好其文曰虞山毛扆手校卷後斧季有題字此本今在錢塘何氏夢華館

書吳郡志宋刻殘本後 丁卯

吳郡志五十卷此宋刻殘本所存五之二宋既庭藏書也今爲吾友何夢華所得憶去年與夢華同買此書于大受書估之侮今復觀之不覺一笑

又書吳郡志後

乙丑夏考市夢華來湖時予亦入城兩人同赴書坊檢書得此六冊估人居爲奇貨卬其價不肯減予語估人吾湖人未必有愛殘編若吾兩人者失此售主將安歸估人大怒言我不售此書遂不啜飯耶終不賣與若兩人然而以之求它人卒無應者書終歸夢華夢華今又贈予展轉不出予兩人手書淫書癖誠未易多得耶俗估何知橫加白眼眞大錯也

又書吳郡志後

一昨客杭過訪何氏夢華館主人出此書屬爲之題語以予有欲得之色乃輟以相贈蓬囱清暇臥讀一過怪其倫次失當反復諦審乃知其中有七卷實在三十卷之後而剜補其計卷之數以羼入者剜補之處覆以印章以揜其迹又細觀第二卷前十一番末行剜去七字間以空紙一番其自顧歡起者乃二十□卷之文今剜去十□二字充第二卷之後半零星散亂不易整理舊書殘闕初無損於光價一經書估手必務僞完好冀以欺人眞書之大刼也宋刻之全者蘇州尚有之不可得見汲古閣刻本異日當求得校之以還其舊今以剜補之卷列後以便稽覽

卷一　卷二　卷四　卷九　卷十　卷十二　卷

又書吳郡志後 庚午

此書用故紙廠印紙背間有字札或箋啟或詩草皆古香可愛夢華未購此書先得宋人手蹟一冊釐四五番審視紙背乃吳郡志也蓋俗人從此書取出別裒成冊者夢華亦以贈予矣予觀此書尚有數番有字者其一云右謹具奉申呈五月日奉議郎新除宗正寺主簿董劄又其一云右謹具申呈七月日朝奉大夫幹辦行左諸軍審計司陳 其署名作小草

書所謂押字也不可辨識陳劄尚存大半可讀又其一條詩草一首尚存可讀者九句云日月如隙駒我家錫山下梅竹應已蕪躊躕來帝傍孤忠愧訏謨北門一盃酒淒其念江湖扁舟會且歸君當煮蓴鱸甲午季春書于道山堂字大徑寸點畫絕工詩蓋送別之作其人則無錫人也案甲午在北宋者湻化五年至和元年政和四年在南宋則湻熙元年端平元年此詩甲午疑湻熙元年近之道山堂在祕書省宋人詩文屢見之名流翰墨反賴作故紙用之印書而得留至今日予疑是尤文簡之遺墨也猶冀續攷得之

書邵氏聞見錄舊鈔本後 乙卯

聞見錄廿卷邵伯溫撰而其子博排比之者也末三卷專記康節言行中一條言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山行於雲霧中見黑猿有感遂孕而生康節嗟乎伯溫何其妄也不經之言儒者所弗道此事在它人言之猶且不可而爲之子者顧可肆言之而無忌且筆之書乎彼豈不以天命元鳥履帝武敏載於雅頌姑從而效之而不知猿之不足爲重適以差先生不見夫

唐人之白猿傳乎一言以爲不知其是之謂矣然伯溫少侍康節得盡聞當時賢俊所記故實頗資攷鑑未可盡廢也虞山毛氏津逮祕書曾刻此書所据非善本中脫四番遂并兩條首尾爲一而自譔數語以聯綴之其妄如此又顏之曰前錄亦繆甚邵博聞見後錄欲別於父書故曰後此書何容豫下前字乎毛氏刻漢書顏曰前漢書其謬正同此舊鈔本予從錢景開購之有天歷元年清溪楊英蘊璞氏一跋云其友羅道生所錄羅不知何如人楊跋云道生嫁娶畢

爲五嶽之遊當亦奇士而字跡甚劣且多錯譌景開以葉石君藏本校正之卷首闕十餘番亦据葉本鈔補天歷至今五百七十年矣紙墨無恙羅楊兩人竟藉此以傳亦幸已

書容齋隨筆校本後 癸亥

洪文敏公邁以卓絕之才得賢父兄之助讀書多歷官久其所著容齋隨筆五集爲卷七十有四總千一百七十餘則古今人物之賢否禮樂兵刑政治事勢之得失以及諸子百家遺文軼事莫不於書中見之而於汴京臨安典章制度言之尤悉凡所論說皆平允明通無苛細穿鑿之弊名儒之學與淺見謏聞之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固不侔也此近時翻彫明末刻本予從同縣章文魚借宏治八年活字銅版印本校之補錄嘉定中邱楳洪伋二序紹定中周謹跋宏治中華燧序校既竣題而藏之

書容齋隨筆活字本後 癸亥

近刻容齋隨筆字畫粗劣可厭此翻宋紹定間所刻提行避諱一仍宋舊每番中縫上方有宏治歲在旃蒙單閼八字下有會通館活字銅版印八字書後有邱楳洪伋序周謹跋後有華燧序皆近本所無紙墨甚精顧亦多譌奪隨筆第十一卷合九十兩則爲一奪字二百七十九續筆第三卷又合九十兩則爲一奪字百七十九第九卷末一條奪三百有六字誤竄於十一卷之首條凡書中所有夾注皆不具葢銅版無絕小之字又凡文敏自書名處皆失去邁字不可解也予十年前於蘇州得宋版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共八十卷乙丙丁志有文敏自序爲世所未見今又得覯此本予於文敏書何多緣也此本固章文魚藏本章君幼子苞予之次女壻也仲冬之朔日媒妁傳言此書與之偕來今校畢將還之乃識其後而以香修小印鈐於簡端云

書手錄夷堅志後 甲子

洪文敏公夷堅志以十干爲次爲卷二百支志三志亦以十干爲次爲卷三百四志止於乙爲卷二十綜四百有廿卷古來小說家言未有若是之多者也其書久已殘闕存者多僞後人竄亂非其原書 四庫

全書所收支志自甲至戊五十卷不可得見徐氏傳是樓宋元版書目載有八十卷乾隆壬子見於蘇州山塘錢氏萃古齋昇以錢萬四千得之自甲至丁八十卷冊端有玉蘭堂辛夷館諸印知出自長洲文氏又有季振宜印記季氏藏書後悉歸於徐則此雖無健菴印記知即徐目所載者無可疑也此係宋時閩本元人以浙本修補見卷首元人一齋沈天佑序序末紀年一行則已剜去蓋書估之爲也書內尚有闕葉其所補有以宋版補者有元人所栞補者宋版所補皆其元文元補者多襍取支志三志之文羼入之如甲志所載無紹興以後事而補者乃及於慶元此其徵也陸務觀有詩推重此書而陳伯玉則極譏之要之論以伯玉爲正其間有可以裨風雅資攷鏡者當別擇之此書每集文敏自爲序序各一意趣與昔嘗撮其大恉載於賓退錄今甲志序已失餘三序存野處文集久佚是三序可寶也近世所栞行者非此本世人莫得覩此故手錄一本以爲之副行款闕葉一遵元文自去年初秋始至今年上巳後乃畢功此八九月中以痾疾輟者月餘以憂思輟者又月餘計無事以擾吾懷而從事硯削間曾無幾日追維往事撫卷興歎而況乎宵寒鐙青有依予於鵙呼鬼歗之中之一人乎後之君子見此書者其將謂予何

又 乙丑

嘉慶十年之夏霪雨彌旬豆麥盡壞蠶事不及十分之一支吾艮苦又與族孽搆訟不無虛耗錢物至六月中已囊無一文錢矣錢塘何夢華過予取此書元本以示巡撫阮公遂以銀錢五十枚易去中郎往矣虎賁猶存撫茲手書不得不倍加珍惜夢華亦將影鈔一本予又託夢華借鈔　文瀾閣所藏支志夢華雖諾之然未可必也

書新刻袖珍本夷堅志後 庚午

此本非元書蓋後人得殘帙竄亂割裂別分卷目妄以十干爲之編次今不復可攷正矣書則眞文敏書也或疑爲僞造者不然予之宋版聞已歸蘇州黃氏黃氏所藏別有宋版殘本數冊予以道遠未遑借鈔也

悔菴學文卷八

歸安嚴元照

書後三

書學林後 丁巳

學林新編十卷宋王觀國彥賓著辨𨽻文字音訓徵引頗博贍宋人說部之佳者唯其用意區別過於拘泥若留流二字古以音同通用故流落亦云畱落彥賓乃以飄流零落爲流落畱滯遺落爲畱落彊爲分疏不知烏名流離亦曰畱離草名流夷又作畱夷更將何以解之宋人不省小學所論說往往自出新意固不止一彥賓然也六經遭秦火簡策錯亂摩滅兩漢經師授受同異滋多生於千載之後而出己意懸斷是正知復何當此書弟七卷有衍文一條專据當日經文而於它書所援引或多一字二字者悉指爲衍文專己守殘陋實甚矣又言史記引用經典多改其正文不知史公以詁訓代經文非所謂改也且又何以知今之經文即史公之所見者乎此聚珍版本仁和孫頤谷監察以予近譔娛親雅言以所評本見寄良多朇益閒以所見著於簡端中有夾簽乃亡友海甯錢廣伯之筆廣伯小學至精所以糾彥賓之繆非予所能及去冬以瘵疾下世覩其遺墨良用黯然

書甕牖閒評後 辛酉

質甫敘述耆舊軼事可資瀏覽所自爲論說亦婉約可喜唯其攻覈經典未能允當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上弟一人弟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此用趙邠卿孟子章句之說也質甫不知顧訾其鹵莽誤矣一士人謝及弟啟有頓挫場屋語質甫援後漢書孔融傳音情頓挫爲徵謂頓挫猶言抑揚予謂困頓挫折亦可云頓挫古頓又與鈍通不必拘一端也其講小學尤多可議自許叔重之書不行學者競用私智穿鑿凡文字於六書屬形聲者本無義可尋而妄求其義則無往而非繆不知六書自有會意指事二類也宋人論字大率因此致謬而質甫特較甚耳今略摭數科正之云忍字藏刃於心是能忍也夫忍與訒仞皆从刃聲訒豈藏刃於言仞豈藏刃於人乎云稟字有當从禾者有當从示者不知亩部未嘗有

从示之文也云涕洟二字从弟从夷弟者弟也夷者姨也有同體之義夫涕从弟聲洟从夷聲同體之云何迂也云鴝鵒交則以足相句故其字从句然則鴝當讀如鉤不當讀如具矣且如此名之曰鴝可矣曰鴝鵒何也且鴝又何以从瞿爲鸜乎斯皆無理之甚者其論霈字尤可笑霈从而聲亦形聲字也而曰當從天從雲省援象傳雲上於天爲證師心自用不憚改易經文不明古學之弊有如此者

書履齋示兒編後 戊午

乾隆乙卯秋予來杭屢謁抱經先生一日者先生手一編示予曰此宋孫季昭示兒編也近孫頤谷監察校此書屬吾重校者吾子試讀之予時草草讀數條不能出一語以相質既而先生以書還孫君遂未由再覩先生是年主紫陽書院講席鹽院無禮於先生先生遂辭講席將於是冬往江甯年七十有九矣已有疾予微諫之先生大息曰子不知我貧乎吾豈得已予心憂之然實無力能尼其行十一月先生竟行予家奴自無錫歸遇於滸墅關先生傳呼問訊且訂歸舟過予家俟之不至十二月梁山舟侍講書來道先生病踣於龍城書院予時以家人病不克往常州先生竟以初六日歿於書院先生之亡海內學士大夫所同聲歎惋者而不肖受先生知愛至深其痛亦較它人倍深也先生既歿之明年予向孫君借覩此書孫君所校應友人之請非其自蓄不能卽得今茲復來杭孫君轉借見示旅館展讀紙簽盈冊皆先生手迹復有亡友海甯錢廣伯校語廣伯之歿距先生不及一年廣伯始患癥醫者以甘寒之品藥之癥轉

劇向予借困學紀聞猶力疾作數字手已戰矣予寓書勸其靜攝屏藥物書未達廣伯已下世今先生與廣伯墓皆有宿草矣摩挲是編爲惙惙者久之季昭之論說喜出新意其論伊尹放大甲放爲教字之譌爲後人所賞然實非也予嘗辨之又論竊比於我老彭彭音旁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過於求新失之穿鑿書中若此類可笑者尚不少也

書示兒編新刻本後 庚午

始予年廿六從仁和孫監察頤谷借讀是書後遂不

復見嘉慶庚午長塘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弟廿五集八月中徐新用省試購歸急往假讀展卷惝怳葢予之不得見此也十三年於茲矣當盧學士校勘此書一時同志若孫監察海甯錢廣伯蕭山徐北溟皆相繼從事於此所据之本明人潘方凱所刻其後元和顧千里復以舊鈔本重校乃在庚申之歲予不及知今見刻本備列諸家校語予亦有校語附厠其間忽忽不復省記葢戊午之秋承監察所屬而爲之者也計自乙卯初見此書迄今已十六年此十六年

中學士監察廣伯北溟先後霣謝獨予與千里在耳予與鮑翁亦曾締交已而不相中故鮑翁跋獨不及予知宿憾至今未平也然予於此見鮑翁猶古道非浮薄者比以予向日鄙淺之見大可芟除者尚復存諸卷中不沒其名可以風夫人之以愛憎而顯晦人者因之轉媿一知半解無足禆益古人又念點校諸君若錢若徐年皆未老悉已物故不及覩是刻之成而予洊更憂患不自意此身之存至於今猶得重讀其書一過也

書手錄雲煙過眼錄後 癸亥

中夏下旬自武林歸路經塘棲里訪宋茗香助教觀所藏書借得數種中有丁龍泓先生手鈔雲煙過眼錄一冊愛其記述清妙新秋始涼以楷書謄之錄中湯仲謀葉森文璧三人皆有附注之語丁鈔或別行低一格或徑雜於各條中皆非也其提行分段亦多焯知其繆者予悉正之然譌字脫文尚不勝摘佚訪它本校之寫既畢以寶顏堂祕笈本校之補入鎮江張萬戶一段其它譌舛相等此本卷分上下祕笈本

爲四卷皆非其舊据錢遵王所藏元人夏頤鈔本則祗一卷耳艸窗引林石橋語謂當時名琴樊澤卜氏之弃雷居其一樊澤距予家不五里有琴堂菴相傳爲藏琴之所也又載賈秋壑祭器銘乃景定三年錫家廟於行都而造者案似道家廟在西湖葛嶺之西有摩厓大八分書云景定三年正月八日賈似道蒙上恩賜家廟第宅於行都辭勿獲因集芳園鄰舊居就賜給緡錢使營葺焉用謹欽承子子孫孫其毋忘忠報其五十四字故臨海知縣華君瑞潢寓於北山

近年始搜得之志乘諸書未有載之者幷載於此

書雲煙過眼別錄後 癸亥

宋氏所藏丁徵君手錄雲煙過眼錄後有別錄二卷前錄以所藏之人爲目而此則記某年月日觀於某所多參錯不同自壬辰至乙未計四年乃至元廿三年至元貞元年也其年次亦雜亂無序徵君謂是艸創初稾殆可信也

書閑闢錄後 癸亥

朱子語類載象山死先生往哭之旣罷良久曰可惜

死了告子楊愼丹鉛錄据此以譏朱子胡應麟筆叢曰此朱子門人胡泳所記然不謂耳聞而云此說得之文卿蓋亦有疑也凡語類中門人雜記皆箋所自聞而此云爾則其說之譌可知竊意朱門好事者爲之朱子必萬萬不然予謂筆叢斯言朱子之功臣也朱子與文安所爭在學術文安之亡正朱子所悼惜者哭人之喪而詬罵之豈大儒之所爲乎新安程氏瞳閑闢錄錄其語以爲仁之至義之盡可謂無識又曰以答趙道然書觀之知非記者之誤案答趙書云

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彫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讀此書正足以明此語之非眞而乃傎倒是非横施武斷殆卽可以覘其爲人矣

書責備餘談後 甲寅

韓子云小人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吾觀責備餘談而知著此書者眞其人矣此書明崑山方鵬著專取前賢之行事毛舉過失條分而件繫之唯恐不盡大多淵原於宋胡寅之說而以己意附益之吾不知其以此爲推繩古人耶古人往矣不能起九京而一

一改之以此爲訓式後人耶則古人之嘉言懿行可則可效者多矣鵬何不旁求故實推闡發明勒成一書爲世道人心之助而顧出於此乎孔子曰樂道人之善程子曰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鵬此書豈聖賢之所許乎責賢者備談何容易苟其盡當於理吾猶歉焉而況其所論如謂顏魯公不得其死之類實害義傷教之甚者斥而火之不爲過也

書潛邱劄記後 癸亥

山陽閻氏潛邱劄記六卷前四卷雜采典籍及所作

雜文第五卷皆簡札第六卷則所作詩賦也近時崇尙實學此書稍行前此二十年村塾挾兎園册子者未之知也其攷證經史頗多僻窔然於己所知者雖甚微必鋪張而揚搉之且有矜色於人所不知者雖甚微必指摘而痛詆之務求勝乎口齒閒而不覺失儒者謹厚之風矣論者以日知錄比之予謂亭林所見者大議論有條貫閻氏非其倫也書中於同時人排擊尤力者長洲汪苕文雅負時譽而所得於經者淺顧好議禮多臆說排之非過然才不逮苕文

遠甚故雖足以折苕文而終不能反俗人之好尙也予讀此書閒有彈駁而於所論地理水利予則未能津逮往年錢塘張仲雅嘗爲予言其表兄梁山舟侍講入都阻風泊舟與嘉定錢辛楣少詹舟相並推篷快談者七日侍講携此書行篋中少詹借讀隨筆爲評注十數科還之予後叩之侍講則曰所評注皆地理水利二者其本已畀曜北叩曜北則對以在仲雅所予終不得見也殊可惜末附左汾近稿一卷乃閻詠之詩不足存

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 戊午

抱經先生喜校書自經傳子史下逮說部詩文集凡經披覽無不丹黃者卽無別本可勘同異必爲之釐正字畫然後快嗜之至老逾篤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也竆日力於此不暇自著書文集而外僅此兩札記耳鍾山四卷生前自付梓龍城三卷則身後所栞也書院之在江甯者曰鍾山在常州者曰龍城先生歸田後主講兩書院最久故以名其書總計若干目元照讀此書不下數十過矣愚管所及輒題字上下方

乾隆六十年先生歿於龍城不能起九京而質之爲序以元照爲求勝於先哲者非知我者也不知我之痛心於此書者亦非知我者也

又 壬戌

先生所校書自付梓者逸周書白虎通等是也它人出貲者則不自署名若荀子則嘉善謝呂覽則鎭洋畢韓詩外傳則武進趙唯以書之流播爲樂不務以劉向揚雄自詡也已之文集則無暇力以及垂歿之年始以付梓未及五之一卽下世錢塘梁山舟侍講

出白金五十兩布告同人佽之年餘桒成五十卷予
家離杭百里而遙不獲與校讎其編次芟汰有不可
解者姑以序論之凡所校梨書之序皆存而獨芟獨
斷序論語義疏翰苑羣書等序亦宜存者而皆芟之
解春集先生外王父馮山公之文也先生編刻而爲
之序其序豈可芟乎更可異者此書自序亦不存於
集予嘗問之編校者則曰藁中無之疑已芟去不知
此類文固已附各書以行故不更寫底本耳而豈芟
也哉又以記袁孝子割肝事列於記而不知記事之

文乃傳之別體也先生爲祖父行述及其配三人者
欲別編家乘一卷嘗爲元照言之今則一篇不存予
向先生二子借手藁將爲更定一本以報先生二子
固不肯未幾卽散落書估手不復可聚已矣復何言
使先生遲一二年歿得手定之豈至於此幷書札記
後以諗世之讀抱經堂文集者

書宋版史載之方後 辛酉

史載之以紫苑治蔡京秘固之疾事見施德操北窗
炙輠錄此書見宋史藝文志而世罕其傳乾隆癸丑
予將往南昌有書估來言於江南人家見宋槧本可
購也乃畀以五金使購之比予歸則已插架矣上下
兩卷分爲四冊字畫精嚴紙色深黃鬱鬱然與染色
作僞者自別宋刻書籍予經見者多南宋刻本若北
宋本僅見此耳卷首有圖記二一朱文朝易鳴鳳四
字一白文奐放二字放古文魯殆明以前人也上卷
末有一跋其文不全今錄之云載之治病用藥初不
求異炮炙製度自依本法以銖計者葢其審證精切
不過三四服立愈踰是而不效乃察病按方之不當

便當改轍不可泥也此皆親試而得之非敢夸大其
說六銖爲分四分爲兩共七十七字疑其自跋也四
分爲兩語必有誤柯氏宋史新編有史戩之方二卷
戩字誤

書宋版王荆文公詩注殘卷後 庚午

李文懿公壁注王荆公詩五十卷宋史藝文志失載
本傳載其所著書甚備亦獨闕此書近世華山馬氏
藏有元刻海鹽張宗松得之爲重開行世失去魏文
靖序幷弟廿卷弟五十卷兩末葉乾隆乙卯予從友

人借得宋刻本兩冊卅四至卅七卅八至五十共七卷每葉十四行行十五字卷端有晉府書畫之印卷後有敬德堂圖書印又子子孫孫永宝卽寶字用印蓋明晉藩藏書也五十卷之末葉在焉并有嘉定甲申中和節胡衍跋知是撫州刻本每一卷後有庚寅補注數葉卷內修版版心亦有庚寅換三字案嘉定之十七年爲甲申實寍宗之末年也庚寅則理宗紹定之三年宋史謂文懿卒於嘉定十五年則初刻之時文懿已歿二年矣庚寅補注之刻及修版不知誰實

所爲後來得魏序更爲致之彼時此兩冊留予所久之末及得校既而還其書越數年偶於書坊又得廿七廿八卅五卅六卅五卅六卅七共七卷字畫行款一同晉府本閒取馬刻較之始知馬本之譌奪殆不勝紀念晉府本不復可覩思之輒邑邑繼而謀諸錢唐何夢華訪求得之以宋槧史載之方貽何君易之歸甲閱三十五六兩冊何君復索之去計予前後所得合之僅十一卷半於全書五之一耳又續得七卷中卅五六七三卷皆舊人寫本字畫劣甚不可以目

然所据是宋刻不失本眞當與刻本同寶之予以此十一卷補訂馬本馬所闕者不特庚寅之補注與胡衍之跋也書中注語大篇長段悉被刪落五十卷哭張唐公詩馬本失之卅五卷八公山詩注引宋子京抵仙賦卅七卷黃花詩注引劉貢父芍藥譜序卅八卷題王光亭詩注引鄭轄記尼眞如事皆錄其全篇纍纍千百言者馬本各存一二語耳其它注語繇重刪去一二百字者往往有之計此十一卷以之補馬闕者無慮萬餘字宋元刻之相懸乃如此聞浦江戴

氏蘇州顧氏各有宋刻殘卷惜莫能致之然就予所得傚帚之享亦自云足憶昔弱冠之年頗有佞宋之癖偶有所遇百方購獲始快於心既遭家難散失汰半避地以來資用時絀性又拙於營求時斥賣圖書以供山居薪米向日所藏儀禮要義夷堅志等書已皆非己所有矣此書既殘闕人無欲之者故得相隨至今它若東萊書說吳郡志皆宋版精好者雖非全書私心愛之甚意將以付還邁兩兒顧兩兒之嗜好予不能知亦留以爲山居解痾醳愁之具也可矣

書宋高宗賜岳鄂王手勅墨蹟後 己未

右紹興六年五月賜岳鄂王手勅一通王是年居母喪服乞終制降詔不許此其一也岳珂未見是勅故金佗粹編續編皆不見王之後裔某得諸故書鋪中藏之秘近始出以示人今年仲冬元照客西湖與前臨海知縣華君瑞潢同謁王之祠墓而得見焉紙本横卷四圍闌以龍文字有闕蝕後有一璽文曰書詔之寶草書遒逸墨瀋如新筆法與唐文皇屏風帖相類攜歸華君之寓展讀再四相顧歎息勅中有人臣

幹蠱之語序卦傳曰蠱者事也朱子本義始以蠱壞爲說南宋之初尚無此訓也并識於此是日又見岳珂所造家廟銅爵一乃桐鄉金氏所藏歸於王廟者今杭嘉湖兵備道無錫秦公瀛爲之記

此文已刻於馮給事培岳廟志略今改削錄之

書湖州石塚村青蓮院記後 乙丑

予家家於歸安之石塚村四百餘年矣與青蓮寺爲鄰而谿流回旋限以三橋望之則近在肘掖閒也寺始建於唐大順二年至乾寧中賜名報恩禪院宋治平二年賜名青蓮院紹興二十六年慈濟大師齊岳重修請鄉人行簡劉公爲文記之今其碑莫知所在予讀苕溪集得此文亟錄以補紀載之闕行簡自述其年七十有九耄而能文洵可尚也予欲補書刻石而二三俗僧既不足言里中亦無可與言之人姑識其後以諗後之從事志乘者

書顧端文公鄉試墨卷手蹟後

乾隆乙卯予於無錫弔嵇文恭公之喪見顧端文公之族孫甘涼道晴沙先生予就叩端文軼事先生爲

予言端文疾作高忠憲公日侍疾端文臨終執忠憲手字謂忠憲曰存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忠憲之狀端文也未載斯語世之論東林者或且歸咎於端文艮可歎也端文生廿三年中萬歷四年鄉試解元

國朝康熙中其曾孫梁汾先生於禮部得其墨卷裒緝成册世守之勿失題跋積百餘通弟三場已佚二場亦佚其半卷首履歷三代書法極工端文字畫草率草稾不假竄改卷無横格長短可任意卷不足即雙行書之又不足復書數十字於雙行之間以

筆勒之題有譌字徑行塗抹當日功令之廢弛如此
予從其家借觀請為題識乃以端文遺言書之以告
世之議端文者

書淩忠介公辭父書後 癸亥

盡忠即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含笑入地下矣但父
親衰年無靠病妻弱子不堪回想耳十兒尤放他不
下七弟可善撫之然兒可以此情達之皇上使知孤
臣一腔熱血也三月廿日男義渠百拜

右明大理寺卿淩忠介公崇禎甲申殉難時辭父絕
筆也元照於鄉先輩詩集中錄得之忠介烏程人也
崇禎中烏程有居相位而媚君以誤國者歸安有知
府投賊而位至一品者皆為世所指名微忠介吾湖
幾不國矣鄉邦後進讀此七十五字光氣如新慶幸
者久之莊烈帝於三月十九日殉社稷忠介遲一日
死而云達之皇上者時居外城倉黃中聞譌傳南幸
不知帝之崩也忠介長子偉燈先生名文然苦節能
文竟以貧死書所云然兒是也元照曾纂忠介軼事
一篇此書未載入謹錄而書其後以增桑梓之重案
凌姓字當从水為淩與凌人字从仌者異見廣韻後
人溷而一之予嘗見凌雲翰書其印記亦从仌則此
字之譌久矣姑附辨於此

書嚴公遺愛碑後 壬戌

嘉慶七年季冬元照在德清親故家留宿晨起見几
上有霍邱縣志思吾十一世祖運使公曾任霍邱有
惠政意志中必有記及之者急假歸讀之於祭祀志
載名宦祠祀勝國時知縣四公居其首於藝文志得
遺愛碑一通伏讀再三過忻抃不能自已謹案公於

永樂十九年成進士宣德元年知霍邱縣正統二年
擢貴州道監察御史七年丁母憂去職服闋改湖廣
道監察御史十一年出為河間長蘆鹽運使次年卒
於官此碑立於成化十一年碑稱公廉重勤慎公平
正大急先務尚力行鉏彊獎善庶政畢舉尤注意學
校作新士類云云又稱成化辛卯監察御史貴溪公
駐節霍邱閭邑民歌思嚴公令立碑記之譔文者教
諭張鏞也蓋距公之去霍已卅有五年去公之歿亦
卅有五年矣政之係人思也歷久而逾新豈可以倖

致者乎吾家子姓末有見斯文者昔從曾祖逸山先生遊歷嘗經霍邱以不得從容訪問爲恨元照無意中得讀此碑若默有以相之者豈非深幸而惜乎吾家之能讀者今已尠矣安得起逸山先生於九京而共讀之

書霍邱縣重修儒學碑記後 壬戌

元照於霍邱縣志得先運使公遺愛碑既謹錄之而跋其後矣又得正統四年國子監學錄李奎重修儒學碑記一通學宮亦運使公所修也正統三年公擢

監察御史時江南巡按彭勛至霍邱美公之績乃命徵文立石謹案公行狀公於宣德丙午令霍邱實宣德元年也而遺愛碑則屬諸己酉是宣德四年也此碑亦云宣德己酉似灼然無可疑矣然下文云明年講堂成己酉之明年則庚戌也又云辛亥夏建東西兩齋則庚戌之次年也而下又云己酉秋建戟門及兩廡年代倒置定有蹐錯未可据碑而遽謂行狀誤也此二碑皆積以攷公之德政者故并錄而藏之以示後人云

書長蘆鹽運使嚴公行狀後 壬戌

運使公行狀同里丁參議澄所譔公第三子賜一品冠帶諱寍者參議之壻故其狀曰予與公爲同鄉又有姻聯之雅也官至通政司右參議英宗復辟科臣指爲王文于謙黨乞正典刑遂罷爲民此文譔於正統十二年時官湖廣道監察御史謹案湖州府志胡公承謀所修者其志人物於運使公列傳有于忠肅公爲作行狀一語其志陵墓於運使公墓采行狀亦署忠肅姓名李敏達公修浙江通志陵墓門亦云于

謙行狀案忠肅與運使公皆永樂十九年進士公母費孺人墓志銘忠肅書丹初未聞狀公之行也元照嘗見族祖戸部主事德泳手錄此文改去姻親等語末署忠肅銜名然後知府志致誤之由竊謂參議實譔文而削其名誣參議矣文不出忠肅手而假忠肅名誣忠肅矣誣參議誣忠肅即誣吾祖矣參議吾鄉名臣安見不足爲吾祖重而乃托名德望效俗子之所爲乎且忠肅自有文集傳世非可以謟爲也運使公父居易處士行狀亦參議所譔今不傳志運使公

墓者戶部侍郎翰林學士廬陵陳公循與行狀皆存
舊譜後之人可攷也

書安葬贈言後　壬戌

元照生四歲始能步值清明孟冬隨先君展盛二圩
墓六壙並列不封不樹墓對城南道場山其南又有
一冢去六壙不及卅步皆西北向少長問先君始知
其南一冢吾高祖王父之父府文學成所公諱欽與
配沈孺人也六壙則吾高祖王父之本生父縣文學
完嶼公諱鎰與配褚孺人吾高祖王父縣文學中含

公諱爾珙與配羅王兩孺人也共五壙其一則吾曾
祖王母尹孺人也吾祖廩貢笠亭公於乾隆元年四
月中所築越五十餘年而不壞樹者則以形家言故
元照請於先君欲啟壙易棺而壞樹之先君將許之
或曰易棺難盍封之先君曰然遂封之乾隆五十口
年事也嘉慶七年七月二日從兄芝於故匧得一寸
字示元照乃吾祖葬完嶼公時族人以之贈吾祖
伏讀數過而事之顛末始詳而吾曾祖暨吾祖有
之苦心竭力亦綦詳矣謹案七世祖贈刑部

泰生五子長府文學省弦公諱正思次口次
部主事涵春公諱正心次體吾公諱正位次
惟石公諱正蒙次刑部郎中廣信知府一醇公諱
邦元照省弦公之後也公三子長成行公次完嶼
次行素公諱銃成所公無後完嶼公之子長中含公
次府文學序輝公諱爾瑋中含公爲成所公後吾曾
祖於康熙廿八年葬成所公葬王父母也完嶼公有
後吾曾祖之不葬本生王父母非過也而序輝公後
人竟不葬完嶼公停其匱九十餘年吾祖葬之吾祖

之葬完嶼公葬本生曾祖王父母也讀此文始知吾
祖卜葬時一身任之未嘗以纖豪之費分屬序輝公
後人迄於今序輝公之後不來展完嶼公墓是成所
公始以完嶼公之後爲後而其後完嶼公又若以成
所公之後爲後者噫亦可以深思已此文稱調羹等
乃涵春公之曾孫變齋公嶽亭公之名與先曾祖爲
緦麻昆弟文中言吾曾祖安厝完嶼公中含公之時
左韓公爲文以贈左韓公諱爾琦廣信公次房孫吾
曾祖之從父也吾曾祖貧而無昆弟竭蹷經營宜有

足以動族人者惜其文不傳矣先君半庵先生生平
行事敬謹守家法先曾祖生四子長芑仕公諱燕詒
配錢次山萊公諱禧配張皆無子次諱之禎早夭次
吾祖笠亭公諱秉謙先君畢葬吾祖即舉吾從祖祖
父母四匱葬於北山五、圩并以第三從祖祖父及
第三伯父諱樹德祔焉亦一人肩之吾始遷祖竹堂
公墓在盛　圩十二世祖居易公十一世祖運使公
十世祖友石公九世祖慕聞公同葬之二圩即初葬
時棺已多後之祔葬者冢纍纍以十計歲久多圮先

君嘗議獨出貲修之已集矣族之人有撓之者事乃
寢久之塋遹壞元照請於先君願以身任告先君大
說急筮日勼工數十人三日而畢事乾隆五十九年
之季冬也烏虖先君之捐館三年矣元照不肖無以
承先志得此文謹書其後以志先德而以先君二事
牽連書之以示我後人於以見先君之孝行非無所
自且以訓爲子孫者之當尊祖也先曾祖諱躬逢元
諱允昇字始旦冒蔡姓爲德清縣學廩生多隱德詳
元照所纂家傳

陳烈婦海氏傳 壬戌

烈婦海氏徐州陳容妻也容家貧海有兒子某任松江把總容欲往依之海意弗欲也諫不聽鬻所居室得數金攜海往至松江則某已遠出乃還至常州過之金已盡矣某爲賃屋居之而去常州有楊二者瞷海美陽結驩於容海心知之終日鍵戶課女紅楊二不得間乃以宅事匿名呈容於縣卽又帥鄰人爲容申保且代容出錢以陽厚容覬得當意而海彌自飭楊二無若之何其徒有林顯瑞者旗丁也故嫖惡多貲乃繩海于顯瑞教之以延容爲書寫醻之金且爲好語曰若夫婦客居無益從我歸徐便道也容信之顯瑞卽出所醻金不以授容而爲容償楊二海知顯瑞意惡不肯從而楊二已挾金去欲弗往無以償顯瑞不得已仍前議既至船顯瑞數使其私人致衣飾於海海拒不受乃爲優歌媟詞以蠱之海拚篷不之覷顯瑞知不可奪乃與楊二謀將劫之乃使容往蘇州索逋負止之曰君必不聽我言此行不復得相見矣容又弗聽去去之夕漏二下顯瑞以鑿穴倉入一燈熒然海尙擁爐坐顯瑞遽滅火海急擧爐力擲顯瑞頭大呼林顯瑞殺人顯瑞遁去海卽雉經死時康熙六年正月廿七日也顯瑞埋其屍米中賄水手藍九廷俾往蘇州刺殺容九廷卻其賄首於官官檢海屍單衣三襲牢綴如裹革面如生論顯瑞如律顯瑞搴楊二官欲輕楊二罪杖而遣之時觀者數百人謂海之死楊二實致之羣撲殺楊二常之人立祠以祀海容守祠不復宅適祠至今存

嚴元照曰往予讀錢塘馮氏景解舂集有贈義士藍九廷序其述此事甚略既得吾鄉朱氏心所撰海烈婦傳而顚末始詳然而海之里居與死之年幾何均不載也陳容亦不知何縣人也容庸奴也其字曰有量林顯瑞馮序曰林九功此皆不足深攷者予以朱傳過冗而不雅且文已散佚故刪成此傳以備采擇海之死固已足以震暴千古無藉於文字若乃藍九廷者一篙師耳而確然不爲利誘不誠足多哉得馮氏一序可無憾已

費君墓誌銘 癸酉

烏程費君南煇之父孝子也南煇狀其行來求文以表之會元照寢疾文未成而疾甚中輟久之少間乃爲畢書曰君姓費氏諱榮春字華書烏程人系出宋崇政殿說書文端公諱若之後曾祖諱之圻進士選徽州府推官祖諱宏灝候選教諭父諱承家縣學增廣生妣馮君生七齡而其父出遊至湖南當事者聘主鎭筸書院其時苗民新附鎭筸在萬山中郵傳不能達家之人不知其在湖南也貧甚君年十二卽强

授兒童句讀次年欲出探父耗其母憐其幼未卽許君請之力親好亦多尼之君一弗聽以授徒所入錢二緡分其半遺母遂行既行念鄉人多客蜀者疑其父亦客蜀乃規至蜀泝大江上達漢陽有同載者王傻詢邦族及所事歎吒久之既而曰吾鄉客沅辰間問辰士大夫稱有書院山長費浙人也得毋若翁邪君遂渡洞庭達長沙解衣付質庫懷餺飥從陸行轉側蓁篁密箐間或竟日不得食十餘日乃抵辰之鳳皇廳鳳皇廳同知鄉人也遣人導之至鎭筸見其父

遂奉父歸未幾父歿君乃棄舉子業援例入國子監出佐幕數十年然家終不豐其營葬父母以錢鋪券若干緡畀陶戶購甎甓陶不以時取比往取則已逾期而鋪已敗矣陶乃以券返君或曰券已逾期咎在陶弗償也君曰然然吾不欲以葬吾親而累人卒償之君晚年屢蔬食或以爲不宜老疾君曰雖然母命也烏乎君之過人遠矣君以十三歲童子足跡未嘗出戶庭一旦跳身走水陸四五千里程安穩無恙卽其時已通曉世事可知年既長大多所更歷其才何

患不絕人以絕人之才懷用世之具寄身于高牙大纛之間此其勢若負重而過涉然甚易溺也君甘淡泊以守其素落然不以溫飽爲念非有得於學殆不及此曾子之論孝也大而忠于君信于朋友下逮斬一木殺一獸之微胥以孝不孝論用見孝道之廣非一端所能盡君立身潔白涅而不滓以令名貽其親乃見其孝之至而早年尋親一節特其跡之著見者耳斯亦足以應銘法矣君卒于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年六十有八妻錢氏子二人南煇南燿女一

適淺錢虞生孫三人孫女三人於某年月日葬於某
鄉之某原銘曰
孝乎惟孝兮華終厥身闡厥幽光兮藉賢後人勗以
續詞兮類彼貞珉續君家之季史兮庶有徵於斯文
楊膚齋覘藏悔菴手稿十餘番中有此篇補錄附
後紀年是癸酉歲作光緒己卯閏月劉履芬附記